

宋云彬 著

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亲历红尘，看天下风雨如晦
傲世冷眼，载笔端今是昨非

山西人民出版社

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宋云彬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宁志荣
助理编辑：李　新
复　　审：贾　娟
终　　审：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冷眼/宋云彬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3
ISBN 7-203-04472-6

Ⅰ．红…　Ⅱ．宋…　Ⅲ．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659 号

红尘冷眼

宋云彬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16　印张：47　字数：68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203-04472-6
G·1828　定价：68.00 元

深深的怀念

宋剑行

我的父亲宋云彬逝世已有十九个年头了。今年8月16日是他的百岁诞辰。自他1979年逝世以来，我不知有多少次曾在梦中与他相聚，多么亲切，但也无比惆怅。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深深地怀念着我的饱经风霜的父亲。

父亲幼年上学不多，纯属自学成才。我的祖父早逝，留下一家出售作冥锭用的锡箔店。祖母想让父亲这个独生子能继承父业，把店管起来。然而父亲却无心经商。晚间他经常在床头点一支蜡烛读书，至深夜蜡烛点完才闭眼就寝。他很喜欢看新文艺作品，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对他影响最深，使他接触了新文化、新思想。1921年他24岁时，终于跳出了祖辈在家乡浙江海宁营造的生活圈子去了杭州，先后担任《浙江日报》和《新浙江报》的编辑，并开始写一些散文之类的作品。1924年，在杭州经宣中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从杭州到了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编纂股股长，参加《黄埔日刊》的编辑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周恩来同志。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父亲遂从广州到了武汉，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并在武汉政治劳动部任秘书。不久，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合流，屠杀共产党人，父亲也被他们列入了60人的通缉名单之内，于是他离开了武汉，在庐山牯岭停留了20多天后就回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安顿下来。从此他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馆外编辑，做《资治通鉴》的选注工作，后又为开明书店做《开明活叶文选》的选题和注解工作。当时，父亲的老师朱起凤有一部近300万字的大型辞书《辞通》要在开明书店出版，此书篇幅大，内容专，引证繁富，僻字较多，只有通晓古籍的人才能对原稿进行编辑校订。父亲是作者的得意门生，在学问上也能胜任，于是就被聘主持此项工作，父亲也就正式进了开明书店。他本着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周振甫和卢芷芬先生协助下，历时三年多完成了编辑校订工作，对原书的分卷和条目作了调整，还写了跋，有些内容也作了订正。故《辞通》的得以出版，父亲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同时，他通过这项工作，也加深了自己在古籍研究方面的修养。以后，他参加了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还参

与编写了《开明国文讲义》和《开明历史讲义》。开明书店在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等人的主持下，积极扶持新文学作品，认真出版教育青少年的书籍，是一家开明进步的书店，很有自己的特色。父亲自 1931 年进店至 1937 年抗战爆发后离开，在稳定的编辑生涯中养成了具有开明书店特色的认真、严谨、热诚、朴实的工作作风。

抗战爆发后，父亲带着我和母亲从上海回到家乡。家乡沦陷，又在难民群里辗转逃难月余，最后到了姐夫工作所在地的湖南衡山，母亲与我在那里安顿下来，父亲则独自去了武汉，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宣传科工作。以后从武汉撤退，他又到了广西桂林，与胡愈之、陈劭先等人创办了桂林文化供应社（胡愈之后来未在文化供应社任职），父亲任出版部主任。那时除文化供应社的工作外，他还在桂林师范学院讲课，并参加《中学生》和《野草》两个杂志的编辑，工作相当繁重。《野草》于 1940 年创刊，任编辑的还有夏衍、聂绀弩、孟超、秦似等人。父亲本来就十分推崇鲁迅的杂文，参加编辑《野草》后，便促使他写了不少杂文，后来将其中一部分编成《骨鲠集》出版。桂林当时有“文化城”之称，尤其是香港沦陷后，在香港的有些“文化人”辗转到了桂林，使桂林更加活跃起来，父亲参加了不少文化界的社会活动，这是他在抗战时期生活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段时间。

1944 年秋，日军进攻桂林，我家又从桂林辗转到了贵阳，最后到达重庆，一路极为艰辛。不久，党派张友渔同志来找父亲，说要请他去延安讲授中国文学史。父亲欣然答应，并提出我与母亲也同去延安的要求，张同意了，要我们在重庆等候去延安的车子，因为带着家眷，不便轻易成行。父亲便开始作了一些准备。但等了两个月，也没有合适的去延安的车子可搭乘，父亲有些焦急。这时，父亲早年在黄埔军校的同事张今铎听说他在重庆还没有合适的工作，便连连打电报、发快函，约请他去昆明到英国心理作战部任顾问，是个闲职，但可解决战时一家的生活问题。父亲由于对该部的情况不了解，而且又已讲定要去延安，所以不敢贸然答应，于是便将张今铎的来电和来信托人转给周恩来副主席，请他决定是否要去。周副主席约父亲去重庆曾家岩 50 号谈话，陪同的有夏衍和邵荃麟，周副主席说他了解张今铎的为人，延安既然一时去不成，就去昆明吧，还指示父亲去后应当留意什么。这样父亲和母亲便去了昆明，我则到浙江大学继续上学。因为这是父亲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许多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去昆明当了英国心理作战部的顾问，所以我将经过情况在此作了如上说明。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昆明回到重庆。那时国民党政府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一面又发动和平攻势，局势十分复杂动荡。1946 年 1 月，民主同盟中央在重庆创刊《民主生活》，由父亲任主编。这是一个周刊，父亲既组稿又编辑校对，还写社论，

他全力以赴，很是繁忙。到该年4月，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形势已十分明显，《民主生活》也被迫停刊。于是父亲又回到桂林文化供应社任总编辑。不久，昆明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父亲遂到了湖北大冶（那时姐夫和我都在大冶工作，母亲也在那里养病），在家编写《中国近百年史》。1947年，他去了香港，担任香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并参加民主同盟在香港的种种活动，还在香港达德学院教课，继续编写《中国近百年史》，又为上海书店编写南洋华侨学校的语文教科书。

1949年初，中央统战部约请父亲等一批在香港和上海的民主人士去北京参加工作。3月，他与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等数十人由香港启程搭乘英国商船到山东，然后到北京，任华北政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兼编辑。9月，被推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出版总署编审局后，他任第一处处长。后又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1951年10月，父亲被调往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副主任等职。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杭州期间，父亲挂职不少，环境变化较大，要处理的关系也较复杂，像他这样比较单纯的“文化人”可以说是难以胜任的。所以他虽然努力工作，但心情并不很舒畅，对有些事情他有不同的看法，但要改变状况却很困难，因此他不免有些意见。1957年整风开始，他便被作为首批对象进行批判，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0年10月摘帽，1979年2月按“错划”得到改正）。

反右后，他决心发挥自己的所长，潜心搞整理古籍的工作，于是写出自己的工作计划，上报有关部门。那时，中华书局正在筹划组织《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周总理得悉父亲有整理古籍的打算后，便通知有关部门将父亲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父亲负责点校的是《史记》和《后汉书》，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教课。1959年，他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三届连任，直到逝世。父亲搞《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孜孜不倦，连星期天与晚上也不休息，对这项工作他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可是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父亲又遭受到了很大冲击。那时我们做儿女的都不在他们身边，无法照顾。有一天晚上，“造反派”带红卫兵去抄家，并对父母百般凌辱，父亲曾对母亲说：“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我们一起死了算了。”这时母亲却坚决地说：“不能死，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如何向儿女与亲友们交待！”母亲虽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旧式家庭妇女，但关键时刻却很清醒，真是父亲的贤内助。1969年初，父亲被送往文化部设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那时父亲已年逾古稀，身心也已极度疲惫，在干校被安排看鸡鸭、掏大粪，其艰难处境是可以想

见的。1970年，他在干校病倒了，患的是黄胆肝炎，由姊姊的儿子去领回北京。病虽然是治好了，但人也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连写信也很困难了，整日闭口无言。当中华书局再次送来一部分《二十四史》点校的复审工作时，他已完全无能为力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父亲从广播中听到公告后伤心落泪。1976年11月3日母亲病逝，他也默默流泪。这是我们见到的他两次伤心落泪。1978年全国政协开会时，他虽由我儿子照顾去参加了，但他已发不了言，连走路也很困难，这是他最后一次形式上的参加国家政治活动。1979年4月17日，他病逝在医院，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他82岁。父亲一生孜孜不倦，勤奋好学，勤奋工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全凭刻苦钻研，自学成才，终于成为颇有名望的文史学家、作家与资深编辑。父亲记忆力强，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写作时构思成熟，便握笔写来，一气呵成，很少涂改。有人形容他“文思潮涌，下笔有神”，能做到这一点，要靠深厚的功夫。

父亲平时做事从容不迫，谈话娓娓动听，又带几分幽默，常常口衔烟斗，有时还带一支手杖，神态潇洒，颇有些名士风度。他胸襟坦白，宽厚大度，待人以诚，但他针砭时弊，嫉恶如仇，在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毫不含糊。他生性耿直，不会见风使舵，有时不免令人不悦，以恶言回报，他也坦然处之。父亲一生交游颇广，很有几位与父亲情谊特深，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父亲与人交往，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求坦诚相见，不论地位高低，不问名声大小，一视同仁，绝无市侩气。他喜欢与朋友对酌畅谈，无拘无束，古往今来，引人入胜。他对子女的教育大都在欢声笑语中进行，而不扳起脸孔来说教。在家里很有民主作风，他尊重大家的意见，而不以父辈身份唯我独尊，固执己见，因此，他得到我们由衷的敬爱。

父亲早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炽烈的革命环境中奋斗过一阵，虽然在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但他始终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坚持为发展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而勤恳工作。他积极参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欢欣鼓舞，他也受到党的信任与很好的安排，因此他一心一意地用心学习，努力工作。他也常常畅所欲言，不怕招怨，不怕贾祸。后来虽然在反右运动中遭受冤屈，但他只对自己进行检查、总结，在我们家人面前从未有不满发泄。回到北京进入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后，他振作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而乐此不疲，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工作，以后又因病而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可以说他是以毕生的精力投入了进步的文化事业。

终其一生，父亲是一位正直、温文尔雅的知识份子，是一位爱国、爱党、进步并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类似父亲这样的为人与经历的何止千万，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宋云彬先生与他的民主言论

陈修良

宋云彬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他生于1897年，殁于1979年，享年82岁。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辞世，未能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新时期发挥他的专长，这是令人惋惜、沉痛的。

1957年，宋云彬任浙江省文联主席、省民盟主任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宋老给我的印象是鲠直，爽朗；谈吐文雅，文质彬彬，有文人学者之风。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在上海，但因工作的范围不同，未能晤面，1955年我与沙文汉同志自华东局调到浙江省委工作，这才时有接触，殊有相见恨晚之感。在闲谈中得知先生经历，令人敬佩。

一

宋老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小学时得国文教师朱起凤启蒙，钻研中国文字与历史，造诣颇深。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他受新时代的影响，又努力阅读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逐步理解到中国的贫困落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统治。一介书生，十年寒窗，并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因此下决心投笔从戎。1924年他离开故乡只身去广州，投奔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在那里他认识了中共著名活动家恽代英、肖楚女、安体成等人。为了发挥自己的专长，他参加了《黄浦日报》的编辑工作。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又被调到武汉任《民国日报》的编辑，兼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的秘书。汪精卫叛变革命，宋云彬被通缉，他不得已逃到上海，改名宋佩韦，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校点古籍。这时他系统地阅读《史记》、《汉书》以及许多历史方面的古书。1930年宋老在上海开明书店任编辑，把朱起凤先生的遗著《读书通》加以注解、校订，并写了跋，书名改为《辞通》，在开明书店出版。这本《辞通》当时与《辞海》、《辞源》齐名。他除了编纂《辞通》之外，还编写了《开明国文讲

义》、《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玄武门之变》、《中国近代史》等历史书籍。在反动统治时代，他努力写出了这些以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和教材，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

二

上海“8·13”抗战后，不久沦为孤岛。宋老和许多著名人士不能安居上海，流亡到武汉，参加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总政治部第三厅的宣传工作。后来武汉又沦陷，宋老随大伙流亡到桂林，同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共同创办文化供应社，他任出版部主任，同时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同夏衍等同志编辑《野草》杂志，发表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杂文，抨击国民党当局抗战不力、反共和极右的错误政策。这些杂文，后来编成《骨鲠集》和《破戒草》出版。

解放前夕，宋老同一大批革命文化战士、民主人士一道进入解放区工作。解放以后，他担任了很多要职，如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一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在政协繁忙之中，始终不忘笔耕，解放初期他精心地写了7万多字的《康有为》一书，此书1952年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畅销，1954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宋老对近代重要历史人物康有为作了公正的评价，并不因其晚年成为保皇派而否定其初期革命的业绩。他说：“康有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又指出了“戊戌政变”失败的原因在于康有为没有前进一步，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路，而是妄想“托古改制”，写了《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不合时宜的倒退落后的书。他所依据的不外乎中国封建士大夫的论述，如把孔孟之道作为救世之言。无怪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一蹶不振，逐步堕落成为反动的保皇派，甘心低声下气地向废帝三跪九叩首，执君臣之礼，而根本无视封建皇朝是中国社会的反动支柱，是社会进步的障碍物、人民的大敌。作者指出了康有为的要害问题是别有见地的。他写《康有为》是为了摧毁反动的保皇思想，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三

宋云彬先生是在民主革命中过来的，他希望在解放之后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建设尽力。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感召之下，他的雄心壮志油然而生，知

识分子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另一方面他又自恃是进步人士，不免有自傲思想，因此难免有时出言过激，而且因为生性鲠直，心有所思，不吐不快。他对现实感到不满时，就直言不讳，不顾客观条件，任凭个人的意愿讲话，这样终于遭到了平生最大的不幸，由著名的“左派”错划为所谓“右派”。1958 年宋老离浙江北上，担任中华书局编辑，住在北京翠微路的一所平房内。当时他很高兴地说：“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他在北京渡过六七年比较平静的生活。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六十年代初就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使他如释重负。

“反右”斗争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认为这是消灭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力量，因为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知识力量。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同属于一个范畴，放在一起说。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与逻辑，像宋云彬这样的人，他的学历、资历都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在看来并不令人觉得稀奇，而在当时倒反觉得令人吃惊。宋云彬先生由于长期以来自以为是“左派”，是党所信任的。同时他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信条，因而凭他的一股热情，在“反右”斗争前夕，在大鸣大放时说了一些逆耳之言。不料他的言论竟然被看作“大毒草”，他惘然了。宋老说话的确尖锐，片面主观因素是有的，也许研究文学的人喜欢夸张渲染，使人听起来更觉刺耳。但认为他对领导的批评意见全是“毒草”，是“向党猖狂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却是不实之词。对此，历史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

四

宋云彬先生在“反右”前后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正确性怎样？根据他当年在大小会议上的“交代”来看，主要是下列问题：

第一，他认为解放以后的 7 年，浙江省的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使人满意。他在 1957 年 4 月 30 日文艺座谈会上公然说，“省委领导同志不懂文艺，不重视文艺，把省文联看作文工团”；“浙江号称文物之邦，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不如内蒙古”；“浙江的气候虽不是冰天雪地，也算不了春暖花开”。这些批评是很尖锐的，于是被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

第二，关于保护文物问题。宋老当时兼任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他对名胜古

迹很重视，这本来是他职责之内的事，但他并不知道提倡“精神文明”谈何容易。如1956年春，某县拆塔事件，他要求对负责干部给以法律制裁，结果被认为是“恶意攻击干部”。还有西湖边古墓被拆除，他勃然大怒，并电告周总理要求查办此事。周总理给省人委来长途电话，指示查明修复。省长沙文汉对此事并无所知，也不便追究，只好代人受过，立即进行检讨，并令工匠修复。关于拆墓案传闻颇多，其详情不赘。

还有所谓“借省农业厅在徐锡麟墓场举办农业展览会亵渎先烈”问题。他对此事很气愤，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憎恨呢？悔愧呢》的文章，他说：“追根究底，还是由于居于领导地位的同志文化水平太低，不懂历史而又一贯自以为是，不肯接受别人意见之故。”这样说法，就被作为“反党”言论进行批判。

第三，关于文艺方针问题。宋老一贯对文艺方针主张“创作自由”，反对行政过多干涉，主张“文艺爱好者自由地组织各种文艺团体，广泛展开文艺活动”。这一主张不料被看作是“明目张胆地要求党委放弃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其实宋老是最拥护党的“双百”方针的，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导致文艺创作的繁荣，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中，宋老的主张就被看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的。

第四，宋老提倡“内行领导外行”，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文化，要有专业知识。他对于知识分子政策也有一些意见，他说：“领导人对党外同志尊重有余，信任不足。”他甚至公开说党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不重视党外知识分子，甚至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尖锐的批评文章。

宋老除了正面提出重视知识分子的意见以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批评，特别是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作法。1957年7月13日宋老同沙文汉、杨思一正副省长去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团长是沙文汉。在大会期间沙文汉同志并不知道杭州方面已在报上点名批判宋云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有人责问他说，在杭州各报已经热火朝天批判宋云彬了，代表团为什么“按兵不动”？当时沙文汉认为宋云彬是民主人士、民盟的中央委员，如要公开点名，应经中央统战部的批准，因此他就没有随波逐流在代表团中进行声讨。沙文汉坚持原则，请示了中央统战部，没有明确的答复，他就只好顶着不办。在代表团中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他仍然以老朋友态度对待宋老，以善意相劝，要他作些解释与检讨。不料回到杭州之后，宋云彬遭到了狠狠的批判，宋老写了一封信给沙文汉，申辩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助党整风”，同时也承认了一些错误，说了不该说的一些话等等。沙文汉看了他的信就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劝宋老对别人批评要“撑得住气”，要实事求是等等。不料此信又成了沙文汉的一条罪状，说是同党外右派内外呼应、“情同手足”、共同反党云云。

大约在1961年，宋老摘掉了“右派”帽子后，参加人大代表的视察工作来到杭州。宋老惦念沙文汉同志的病情，有一天他忽然来到沙文汉的寓所，前来探访。正好那一天我也在家，因此得与宋老见了一面。1964年1月沙文汉病逝杭州之前，谈起宋老时，总是十分感慨。今天我怀念宋老，写此短文，但愿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团结在党的周围，不计个人恩怨，心情舒畅地投入伟大的“四化”事业，使祖国早日繁荣富强！

日记与史学

罗以民

我推荐出版《宋云彬日记》(下称《宋记》)，是我觉得它对于今后治中国当代史——无论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甚至是物价史，再甚至是小至酒价史——的人都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书。山西人民出版社能在出版并不景气的情况下推出此书，自然是功德无量的。

胡适序董康《书舶庸谭》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宋记》堪属琐屑，事大至为何毛泽东选票会少了一票，事小至买几个酒杯价几何，皆记。然宋云彬官曾至副省级，又骤成"右派"，其间之巨大落差，使这位熟读经史的人感慨良多。今天在电话上听本书责编说这本日记书名将定为《红尘冷眼》，极雅亦极贴切。宋云彬曾任过建国后浙江省历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后来又校注过《后汉书》，我们多少可以从《宋记》中看到一些史家眼光。《宋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真实。宋云彬喜欢直抒胸臆，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一部可以见到真性情的文字，甚至字里行间还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一点"名士派头"。1957年之前，他基本不用曲笔。他30年来的日记基本不说假话，无谄媚之语。实在说真话又不行时，那就只能不记日记，如打成右派后的一段时间他就不记。但从他在杭州罢官后一连数日敢于赤脚走到河坊街的记事，完全可以感知他当年内心的痛苦和愤怒(虽然他在日记中巧妙地记为因为患脚气而赤脚，但这也似乎是为了应付当时的检查作一借口)。宋云彬不是完人，也有不少缺点，日记中也有不少错话。但他记下了在"文革"开始时，他为了保全自己，竟然一连贴了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版本学家陈乃乾十几张大字报的事。惟独这种"血淋淋"的真实，方使我们感到这种真实的力量。

那是一个使人疯狂的年代！这样的日记方配为正史作注脚。

封建社会的正史多是"为尊者讳"，因此要弄清历史的真相，不妨多读些日记。

一

第一，日记可纠正史之误。

1900年庚子之战，从大沽守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直至清廷的宣战诏书皆称八国联军首先开炮，而八国联军则称清军首先开炮。我国史书向持“联军先开炮”说。但根据当时中外报纸的报道（有部分记者亲临观战），及俄国《新边疆报》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斯基的战地日记的记载[①]，可以确知系清军首先开炮，只不过试射和第一群炮弹均为远弹。当时联军军舰已侵入中国内河，清军首先开炮并无不当，何况裕、罗早已接到了要求他们切实阻击的“严旨”。清廷当时称对方先开炮，主要是为了唤起内外舆论的同情，而罗、裕则出于某种个人的考虑。

第二，日记可补史籍之不载。

如《曾国藩日记》载清军攻下南京，“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②]，可见洪秀全50岁死，已非常衰老，或者洪原本就是秃顶。此种记载惟曾氏可记，因为洪秀全久居深宫，头又戴帕，即使天国将士亦很难知道他们的天王是否有头发。

又如，《圣祖实录》多记“上行围，射殪一虎”或数虎，但皇帝仆从甚众，实不知康熙是否能亲自射死老虎。读《张诚日记》方知康熙至少用火枪亲自射死过三只老虎，并且有详细的描写。而且康熙射箭亦极准，还能左右开弓，骑术过人[③]。张诚为法国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随侍康熙多年，但其记载并不示之于清廷，受众仅是法国或后来译传的欧洲人，因此就较为客观准确。如康熙至古北口阅兵，张诚就认为“像这样八百人一营的步兵（按：配备有五六十门小炮），肯定抵挡不住我们的一百人组成的骑兵中队（按：指法国军队）的冲击”。这样的记载肯定要为清廷所不高兴。明清两代有不少西人来华日记存世，这实在是我们以往较少进入的一个史料库。

第三，读日记可见出历史人物的习惯。

如读《林则徐日记》则可见他常记“见客数起”，不记见谁，谈何事。而《曾国藩日记》记见客亦多不记见谁，议何事，然是“坐见”还是“立见”却一定记得

---

① 这部日记1902年于彼得堡出版时书名为《在停滞的中国城墙内外》，1983年许崇信译本书名为《八国联军日占记》，福建人民出版社，详见该书第150页。

② 《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八日所记。

③ 《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辑，中华书局，第166页。

很清楚，岂非咄咄怪事。而王文韶亦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官与曾国藩平，所记日记则清清楚楚记录某人来[①]。其实，记日记多由个人习惯使然，以文网森严来解释林、曾未必确。而读《郑振铎日记》则知其虽为文学家和著名版本学家，亦好"雀战"，且屡屡于日记中发誓戒赌，然又再作冯妇。由此亦可知为何今日麻将打遍了全中国，而且还走向了世界！青年郁达夫逛钱塘江畔花牌楼和杭州拱宸桥，便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两地的妓寨和妓院。读《郁达夫日记》尤知其对男女事格外留意。

第四，读古人日记方可走入古人之内心世界。前些年笔者曾撰文万言批评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有一条便是说他的创作未能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实不仅是文学，历史研究亦有一个进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问题。史学并非仅仅是研究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事件都是历史人物去进行的，所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亦非常重要。如来正确把握历史人物的心理，虽遇真史料亦可导出错误结论。试以《林则徐日记》[②] 为例。林则徐与琦善之关系早有蒋廷黻[③] 和茅海建[④] 说得很清楚了，但考《林则徐日记》还可知林、琦关系很好。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林则徐奉诏入京，行至定州地面。琦善虽在京，却专遣才官赵永年往定州迎接林则徐。越二日，林则徐已过保定（琦善节署驻地）抵安肃县，"静安（琦善字）节相京旋到此，启请圣安后，谈至夜分而别。是日未刻冬至"。（"谈至夜分"事小，然请注意林则徐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一天是冬至，而这一天查证历书也确为冬至。）[⑤]

史书记载事件，可日记可以记载心灵感受。

第五，读古人日记可知百姓之心态。

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百姓作如何想，常常事关重大。如 1900 年之"庚子事变"，虽有义和团之"扶清灭洋"，攻打使馆，但是否全体百姓都热血沸腾，皆愿保家卫国？为何攻入北京城的首批八国联军还不足万人，就可以迅速完全地控制住这座数百万人口的中国首都？陈恒庆"时服官京师"，住北京西四牌楼迤东，其记载"予在北城见各户皆插白旗，上写'顺民'二字。殆仿闯贼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为日本分区，传谕各户撤去'顺民'二字，涂一红日于旗心"[⑥]。而《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记："城内日人所占领之界各店铺，每家门首均悬挂'大

① 《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 年。《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年。以下引《林则徐日记》均见此两书。

③ 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 年 11 月，第 6 卷第 3 期。

④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 年，第 1 页—23 页。

⑤ 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第 649 页。

⑥ 陈恒庆《清季野闻》，《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639 页。

日本顺民’等旗号。他国所占领之界内，甚为荒凉，亦无悬旗等事。所遇华人，均手提一旗，上书‘日报顺民’等字样。呜呼，惨矣！痛矣！[①]”至于德国占领区内，店铺纷纷易名为“德发”、“德昌”、“德兴”、“德法长”者，亦并不为奇。

民心何以如此？有一部《王大点庚子日记》最能说明问题。此本日记主人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吃皇粮的衙役，其职责相当于今日之警察。当义和团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大杀教民和白莲教时，其终日之乐事是看别人，或是熟人被杀头，看义和团杀义和团，看甘军与练勇局互杀，看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三大吏被砍头。真是看得好不逍遥，优哉游哉，谁被杀死了，他便“瞧看尸身多时”。如六月十六日，他记：“至平西时，瞧看黄家店团上（按：指义和团拳坛），由北宫园地方拿获抬杠五奉教。又擒得金台书院地方居住之剃头庞九，亦主教。伊妻被获，取保释放。不大时，焚表不起，在坛根恭设香案、鞭炮、钱粮等仪，将五捆绑，赤身诛之（于）祭坛。我在坛坡上看的真切。回（头）又将剃头庞九搀出，仍在原处乱刀砍毙。我并无瞧彼乱砍（按：原文如此）。”这种日记正配给鲁迅的“中国最多的就是历史的看客”作注脚。

北京城破，他居然又趁火打劫，二十二日，他记：“闻五道庙宝全被劫，我至其处，人纷拥挤，抢掠衣物，得皮衣二件，持家。少顷，将彼后院坑埋放瓷锡器。同院邻赵家、韩家、北迤范家，推一小车，彼此逃命出城。出口外，不料与众失散。我又至宝全，复（得）旧皮衣二件。行西草厂胡同，至顺治门大街，见沿途逃荒男女，纷纷不顾东西，信息太紧。

凭心而论，与汉奸比较，王大点还不算最坏。他的自私贪财在旧中国司空见惯，但他的麻木却是惊人的。国之将亡，他浑然不觉！如此之国民岂知有国？这便是大清国当时国民的精神状态。义和团的气焰万丈在“刀枪不入”的神话破产之后便荡然无存，而从梁启超、孙中山直至鲁迅的中国两代思想者都无不以国人不知有国为愤！考察庚子战争，只知义和团之豪言壮语，而不知王大点日记，就无法理解北京100年前的“顺民”旗。

第六，读一位思想家的日记可以提高自己的历史知识。

当今最优秀的一部日记乃《顾准日记》。这部日记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震动已毋庸赘言，可以引起我们一系列严峻的思考[②]。仅举一例，《顾准日记》记录了自己这样的学者在1959年的“大饥饿”里也要偷萝卜花生吃，“偷其实普遍之至”。他的日记还有一种照相式的精确：“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毛厕，心里

① 同上书，第174页。

② 可参阅《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是腻烦的。不是死蚯蚓，是蛔虫。”

“在商城农场，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那是蛔虫。”

“蛔虫甚多，有一堆粪便，粪极少，蛔虫倒有七八条。”①

这样的“大特写”记录令人震撼：极度的饥饿已经使人连正常的大便都拉不出来了！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可惜这种可以使历史知识提高的日记并不多见。

二

清末之张荫桓以为西汉的苏武、张骞均有出使日记，不过“史佚之耳”，今人可考中国日记最早者为唐宪宗时李翺的《来南录》(元和四年，808年)②，已为学界共识。这样中国有据可查的日记已有1200年的历史。天下的日记大约可分为六类：

其一，如鲁迅言，“是写给自己看的”，“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其二，自然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那是“以日记为著述的”③。这样的日记鲁迅、郁达夫都写过。

其三，是开始写给自己看，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的，如我们现今看见的《周作人日记》手稿影印本，那上面记着周作人曾作过三次校改（1949年以后一次）。周作人曾为汉奸，晚年并不知自己的日记还有可能问世，然他却对自己的日记如此重视，足见日记之重要。

其四，完全伪造的日记。如所谓《希特勒日记》。

其五，即所谓真假掺半者。如袁世凯《戊戌日记》。

其六，在某种特定的年代（如“文革”），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检查，不得不写一些“违心的”日记来保护自己，如顾准的《息县日记》④。这样的日记不应视为“伪日记”（如沙叶新言⑤），或是生了“猩红热”（如林贤治言⑥），而应视为穿了

① 《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3、37页。

② 李翺《李文公集》，卷十八。

③ 鲁迅《马上日记》，见《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

④ 《顾准日记》，第132页。

⑤ 《顾准寻思录》，第250页。

⑥ 《顾准寻思录》，第251页。

“迷彩服”（如陈敏之言[①]）。即使真有一部分属于“猩红热”，这也不足为奇，战士生存于世上，他就也有生病的可能，但那“迷彩服”里的躯体依然是战士的躯体。“迷彩服”是为了战斗而穿的。

日记如此复杂，那我们读日记时实在还应注意一些情况。

三

第一，读日记应先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切忌枉自穿凿。

眼下这部《红尘冷眼》，常记到一个王若水，但此人决不会是那个写《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王若水。因为《宋记》中的王若水在“反右”后期便自杀了。

又读周作人《戊戌日记》，可常见其单独使用一“去”字，或言“兄去”、“偕兄去”，而不言去何处。这一年周作人才13岁，在杭州。我们读他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便可豁然开朗：“那时祖父介孚公因科场案系杭州府……日记上遇着去看祖父的时候，便简单的写一个‘去’字。”周作人小小年纪便知避讳，真是早慧。

第二，可找相关的书来对勘，以求互有发明。

鲁迅的日记学界一向以为严谨可信，动辄征引。可鲁迅却说自己的日记“是不很可靠的”。今天拿《鲁迅日记》和他发表于《世界日报》上的《马上日记》来对勘，就有天差地别。比如同为1926年6月28日的日记，从字数上后者就为前者的七倍多，但应该说两者都是真实的。因为两者的受众不同，即使同记一事那记法也很不一样。鲁迅在《马上日记》中狠狠批评了一家药房，抱怨了L君家的佣人和L君的太太对自己很不客气（见了鲁迅的名片也不让鲁迅进门等一等他家主人），但因为是登在报纸上就不能随便点名[②]。但以《鲁迅日记》校勘，便可知那药房是信昌药房，L君为刘半农。如果刘半农看见报上这篇文章，大约可猜出L君是谁。刘半农当时住在北京东城北帅府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③]。鲁迅与刘半农很熟，却不料刘半农太太明知来者是鲁迅还是将他拒之门外，鲁迅自然不高兴，又不便对刘半农说，只好登在报纸上。此事可以推知，刘半农几乎没有跟自己有文化的太太谈到过鲁迅，虽然他们是青梅竹马的夫妻。但那天鲁迅有一件事不便登报，那就是“濯足”。

---

① 《顾准寻思录》，第267页。

② 《鲁迅全集》第14卷第6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③ 刘小惠《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第三，读前人日记也可能会遇见一时读不懂而又无从查考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确实没有典籍可考，因此只能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凭经验去逐渐领悟。二十年前我始读《鲁迅日记》，常见鲁迅每隔约二十日便记一次“夜濯足”，心中大惑不解，难道鲁迅忙于笔战便可以二十日才洗一回脚吗？也曾鼓足勇气将此等小事请教过几位师长，均以为鲁迅卫生习惯可能较差。有人还告我：“天才都是有怪癖的。”我心忐忑，便存疑二十年。直至今年国庆，一位昔日一同插队的同学请我去街上的“洗脚屋”洗脚，这才知道所谓洗脚实为脚底按摩，是一种被动的运动，对终日伏案工作的人尤为需要。于是我便顿悟。鲁迅平日较少体育活动，二十日去做一次“洗脚”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余生也晚，大上海的“洗脚店”早就销声匿迹了。因无一本民国的《百科全书》来考此等小事，害得我等几疑鲁迅有怪癖二十年。此类小事，大约总无现成的书查，只能凭自己的经历去理解。

就此打住！是为序。

编 校 说 明

该书包括《桂林日记》、《昆明日记》、《北游日记》、《北京日记》、《杭州日记》、《甲午日记》、《乙未日记》、《日记》、《昨非庵日记》、《深柳读书堂日记》等等，全书约60余万字，宋云彬撰。1994年由宋先生之子宋剑行及孙宋京其捐赠给家乡浙江海宁，现归海宁市档案馆收藏。

宋云彬（1898.8.16—1979.4.17）我国著名的文史学者、作家、编辑、教授、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全靠刻苦自学成才，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长期从事抗日宣传和民主爱国活动。1949年春，他和其他一些民主进步人士，从香港回到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参加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出版总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不久调浙江，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点校《二十四史》。1960年10月右派摘帽。“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被下放湖北咸宁参加劳动，1970年因病重回北京。1979年2月错划右派得到纠正。同年4月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宋云彬先生毕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东汉之宗教》、《王阳明与理学》、《明文学史》、《鲁迅语录》、《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近百年史》、《玄武门之变》、《玄奘》、《康有为》、《项羽》、《刘邦》以及杂文集《骨鲠集》、《破戒集》、《宋云彬杂文集》等。

宋云彬先生的这部分日记，原用毛笔书写在印有直行格子的簿子上，由他自己亲自分订为25册并分别题签。起讫时间自抗战中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其间稍有中断），时间跨度近30年，这次整理校点出版是现存日记的全部。除早期和晚期未见记录外，基本上较完整地反映了他在这近30年间的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和思想情况，以及亲身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所见所闻，其中包含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这时代的洪流中一个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

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历程。由于宋云彬先生一生辗转南北，工作几经变动，又加生活上极不安定，因此这份日记得以侥幸保存至今，确实弥足珍贵。

为了尊重和保持日记的原貌和真实性，做到对历史、对作者和对读者负责，我们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尽可能不作删改。属原文夹注，以（ ）标明；对原稿中有个别空缺处或字迹模糊不清的，则以□代替；对其中有明显的脱漏、笔误之处，则以〔 〕补正。“星期日”略为“星期”。

由于日记写作年代较久，限于阅历，在整理校点过程中，倘有谬误不妥之处，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在本书整理出版过程中，承宋云彬先生之子宋剑行先生及孙宋京其先生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罗以民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指导，陈伯良、虞坤林两同志负责具体整理、校点，谨在此致以谢忱。

海宁市档案馆
海宁市政协文史委
2001年7月

海宁市档案馆
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参加本书编校人员：
韩海军　许树刚　张冰瑜
邵惠年　陈正强　石晨阳
陈伯良　虞坤林

责任编辑 宁志荣
助理编辑 李 新
清晨阳光（谢成）工作室设计制作

本书包括《桂林日记》、《昆明日记》、
《北游日记》、《北京日记》、《杭州日记》、
《甲午日记》、《乙未日记》、《日记》、
《昨非庵日记》、《深柳读书堂日记》，
真实记录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涉及到300余位现代名人，
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红尘冷眼

ISBN 7-203-04472-6
9 787203 044727 >

ISBN 7-203-04472-6
G·1828 定价：68.00元

目　录

桂林日记 …… 1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九四〇年八月）
昆明日记 …… 81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九四五年六月）
北游日记 …… 105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
北京日记 …… 155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九五一年六月）
杭州日记 …… 239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九五三年二月）
甲午日记 …… 313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乙未日记 …… 367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日记 …… 401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九五七年六月）
昨非庵日记 …… 451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
无愧室日记 …… 513
（一九六〇年二月—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深柳读书堂日记 …… 613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桂林日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九四〇年八月）

廿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写日记。于此立愿，愿无间断。时客桂林。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十八日　星期　阴

上午八时半出席政治部驻桂办事处第三组会议。讨论参加筹备庆祝元旦事。午与卢鸿基、王鲁彦饭于广东酒家。下午与季平等商讨编印历书。晚与鲁彦饭于柳州饭店。夜校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毕。

校《告全国国民书》

十九日　雨

上午办公文两件。午与鲁彦、舒群、巴金、杨朔、张铁弦、丽尼在桂南酒家午餐，商讨出版文艺综合半月刊，定名为《一九三九》，拟于明年一月五日出创刊号。傅彬然来信。致胡愈之、孔雪雄信。复彬然信。购手提藤箱一，桂币三元五角，折合法币一元七角五分。夜，大风撼窗，天黑如墨。

二十日　雨

上午拟征文信稿一。午与吴渌影饭于腴川菜馆。访庄智焕。复校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夜，风大作，大寒，非裘不暖矣。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办公文两件。午后头痛大作。舒群自两江返，携彬然函来。张季昌来，相偕至张阆声处，阆声为余开药方：银花二钱、薄荷二钱、白杏仁三钱、建曲二钱、桔红钱半、茯苓三钱、连翘二钱、霜桑叶钱半、生草梢八分。夜煎服一剂，即睡，发微热，多梦。阆声夫妇明晨动身赴渝。阆声以近作山水横幅相赠，作临别纪念云。

二十二日　雨

今日向办事处请假休养。上午服煎药一剂，金鸡纳丸二颗。下午，张季昌来，谈颇久。晚饭后，服煎药一剂。以灯油罄，八时即睡，雨声淅沥，转侧不成寐。

二十三日　晴

下午，去办事处销假。西南行营政治部送来出入证一。晚，张志让科长邀吃西餐。访《扫荡报》编辑主任，商谈元旦日编印特刊事，由副刊编辑钟期森接见，允让半版地位。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为《国民公论》撰短文一篇，约千字。向办事处庶务室领到由衡阳来桂林车费津贴七元九角五分。与朱光暄偕往新知书店，访华应申，为崇德书店介绍批购书报。即与光暄在附近味腴川菜馆午餐。闻警，吐哺而走，避郊外山洞中。敌机

在市区狂炸，有数处起火。一时余，警报解除，返桂林中学（政治部驻桂林办事处），惊悉同事张曙在其寓所被炸死，其爱子亦罹难，其夫人以外出幸免，孑然一身，悲痛欲绝。三时半，行营政治部鲁主任召集同人训话，颇恳切。五时，第三组组长张志让召集本组同志开会，讨论工作进行办法。七时半，应《国民公论》社之邀，饮于天然酒家。明日起，行营政治部开始办公，每日工作七小时，上午八时起至十一时半至，下午一时半起至五时止，张组长叮嘱再三，须准时签到。寄重庆家信，航快发。

二十五日　星期　阴晴

上午八时，赴西南行营政治部签到，开始办公。军委会政治部驻桂办事处尚未结束，须彼此兼顾，甚感麻烦。零点三十分〔按：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忽来警报，正与张组长等在粤菜馆午餐，仓皇奔走，避城外山中；二时余警报解除，再回菜馆午餐，坐待许久，餐毕去办事处办公，时已四时矣。夜，赴《扫荡报》社代“广西各界庆祝元旦大会筹备会宣传部”接洽于明年元旦在该报附印特刊事，该报前只允让半版地位，经与商谈结果，允让出全版地位，惟须于本月二十八日以前交稿。去《扫荡报》社时忘携电筒，天黑，误辨方向，竟闯入特察里。特察里者，桂林城内特辟之烟赌区，为自好者所裹足，军人涉足其间，尤有违于军风纪，急循原路返。归与友人言之，皆失笑。

误入烟赌区

二十六日　晴

早六时起床，天犹未明，因今日七时半须在行营政治部集合，出席纪念周也。纪念周于八时开始，九时完毕。午后在办事处，拟新闻稿一、信稿一。张曙今日出殡，送赙仪五元。生活书店转来十六日家信，知吴欣木夫妇由辰溪走贵阳，已转辗至重庆，暂在磁器口小住云。

为张曙送葬

二十七日　阴晴

上午拟工作日记簿式样，排定第三组值日官名单。十二时闻警报，一时半解除。二时，去省党部，晤黎展材，商谈“纪念元旦慰劳伤兵特刊”集稿事。五时，去办事处，出席“前敌士兵编辑委员会”临时会议。夜撰宣传文件一，题为《二期抗战中的元旦》，约千余言，代白主任作。十一时睡。大风，雨雪。

二十八日　阴晴

上午编辑《元旦特刊》。下午，整理会议纪录。其他琐碎事甚多，栗六终日。夜与张组长等饭于桂南酒家，菜味淡，而价甚昂。发重庆家信一封，航空寄。赴《广西日报》社，晤编辑莫、沈二君，赴《扫荡报》社，晤编辑钟君，皆为接洽《元旦特刊》事。今日午前十时往省立医院访李幼真女士，彼将去贵阳。

二十九日　晴

下午一时半，闻警报。一时五十分，紧急警报。二时零八分，隐约闻机声，移时敌机盘旋上空，向市中心投弹多枚。余躲行营后山洞中，甚安全。三时另五分，警报解除，即与鲁彦等出外视察，时正大风，全城黑烟迷漫，天日无光，沿城南行，至桂林中学，晤唐锡光等，忽又谣传有警报，急越城墙而走，颇形狼狈。五时返行营政治部。七时许，与朱光暄等沿桂北、桂中路南行，火势已杀，在桂中路见一危墙倾圮，尘烟蔽目。至《广西日报》、《扫荡报》接洽元旦特刊事，返寓已十一时矣。接胡愈之自重庆来信，谓生活书店决设法扩充，颇望余加入，但恐余目前未能摆脱行营工作云。



胡愈之动员加入生活书店

1937年抗战前夕，宋云彬夫妇与女蕴庄及外孙于上海

三十日　晴

上午至《广西日报》社访编辑莫君，又至开明书店。闻昨日崇德书店被焚，店友周君等暂寓开明，但至开明时，周君等已外出，托开明某君代致慰问之意。在行营晤秘书黄启汉，余告以生活书店将于元旦举行义卖，颇望白主任购书如干种，以资提倡。黄君谓白主任对此等事素极热心，但请生活书店来一正式笺函，当为转呈。即以此意，函告生活书店。午后，生活书店严长衍持函来，黄君允即转去。为新知书店义卖特刊题字。夜九时赴《广西日报》校特刊，至晨一时方竣事，又送白主任《元旦告军民书》至《扫荡报》，归寓已二时矣。今日领到第三组事业费五百元，藏大衣袋中，回寓时街灯全熄，道无行人，颇为惴惴。

三十一日　阴，入晚雨

上午，十时往《扫荡报》社访钟期森。校白主任《元旦告军民书》毕。午后二时，再至《扫荡报》社访钟期森，为元旦特刊事。至桂南路照相一张。办公事一件。夜，《广西日报》编辑孙冶人邀张组长及余在大华饭店晚餐，西菜量少、食不饱，复与张组长在某餐室吃白果羹、莲子羹各一碗。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一月

元旦　星期　雨

晨五时十分起床，六时十分赴行营政治部，六时三十分整队赴体育场，参加元旦庆祝大会及阅兵典礼，细雨迷蒙中兀立三小时许，未敢露怠容。午后照常办公，办公文五件。夜在鲁彦家小饮。今日生活书店及《广西日报》举行义卖，余买原稿纸五元。又以桂币壹元购《广西日报》一份。日本广播消息，汪精卫离重庆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主张接受日本要求，与之议和，余特为《国民公论》撰短文一则，以秦桧拟之。晨间匆匆赴行营，天未明，途中遗失布质行营临时出入证一枚。又铜图章一枚，亦遗失。

以秦桧比汪精卫

二日　阴

上午出席行营纪念周，白主任主席，报告汪精卫向中央提出主和意见，倍极愤慨。十时阅报，中央于元旦日决议开除汪党籍。签注公文一件。下午一时，与张铁生、骆湘楼赴环湖旅馆访阳翰笙，接洽范寿康家眷赴重庆事。理发。夜，与生活书店同人欢饮，大醉。

开除汪精卫党籍

三日　雨

昨夜酒醉，不能早起，请病假半天。上午陈部长在行营召政治部同人训话，并点名，张组长代余声明因病假未能出席，盛意可感。下午二时参加本组通俗宣传品编纂会议。陈部长交编《卖国叛党之汪精卫》小册，集中央开除汪党籍决议文等若干篇，先付油印，余校对蜡纸写稿五张。七时回寓，八时半即睡。今日新知书店及《新华日报》举行义卖，余购《新华日报》一份及新知书店稿纸若干，各付法币两元。

四日　雨，下午雨止，夜大风

上午编校《卖国叛党之汪精卫》。正午赴生活书店接洽印刷小册子事。下午轮值部值日。三时，赴科学印刷厂及《扫荡报》社，为接洽印刷小册子事。签注公文一件。拟笺函稿一件。夜应《扫荡报》蒋君等之邀，赴新苏饭店晚餐。

五日　阴，大风

校书三十二面。昨日正午起至今日正午止，轮值部值日，琐务特多。签注公文，拟代电各一件。天寒，睡不甚安。莫芷痕自柳州来。何梦三自重庆来信。

六日　阴

上午出席本部编制会议，提议第三组增组员二，中、少校级，通过。下午出席文书汇报。拟代电稿一件。夜，彬然自两江来，与同榻，谈甚快。

七日　晴

开始与季平等编第三组概算，头绪纷繁，颇有无从着手之感。代白主任拟电稿二，一请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一复陈诚等，均照发。签注公文一件。下午五时半，赴好莱坞照相馆取相片，摄影技术极好，颇满意。在开明书店与彬然、舒群、鲁彦及张梓生等晤谈。归寓写短文一则，八百字，交张铁生。十二时睡。

通缉汪精卫

八日　星期　晴

昨拟之电稿已照发，并决定送中央通讯社发表，但今晨鲁副主任传林参谋长意旨，嘱不送通讯社发表。同事中大都不以为然，有极愤慨者，张组长嘱余往参谋长处请示，往返两次，卒决定发表。今日公文较多，均办妥；惟本组概算之编制则茫无头绪。夜，鲁彦招饮，座有彬然、舒群及唐锡光，畅饮剧谈，快甚。今日起已租定生活书店栈房前楼二间，与张铁生、沈叔羊合住。寄重庆家信（附致阆声函）航快邮寄。致郑晓沧函，挂号发。

九日　雨

上午出席本部纪念周，林参谋长主席。今日仅办公文三件。接重庆上月十九日家信，知阿林伤风发热，颇念之。九时，濯足，睡。

十日　晴

昨部发通报，自今日起，逢星期二、四，增加早操，全体官佐须于七时半前到部集合。晨六时即起，匆匆漱洗毕，即赴部。早操、练习跑步，约十五分钟。鲁副主任讲敬礼姿势及立正、稍息等初步常识。今日仅起草函稿四五起，无重要公事。张季龙来，嘱函丰子恺索画。三组有一新同志报到，姓李名哲曦。购公文皮包一，直法币十五元。《救亡日报》今日在桂复刊，送来一份。

索丰子恺画

十一日　晴

上午十一时许，敌机来袭，投弹甚多，但未投烧夷弹，损失较前次为少。办公文二件。为《救亡日报》写短文一，千五百字。晚六时，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留桂同志在乐群社聚餐。归寓，与张组长秉烛剧谈至十时半。

十二日　晴

晨六时半起床，七时半到部，八时早操，约二十分钟即完毕。十时半有警报，

敌机来袭，在北门郊外投弹。为舒群主办之文艺刊物写短文一，未完稿。今日回寓特早，与陆凤翔等饮三花酒，下酒物为牛肉、花生。大司务特为余煮洗脚水一盆，濯足后即睡，甚舒适。

十三日　晴

整日整理第一组事业费收支账目及第一次会议记录。章仲文来。签注公文一件。夜续写未完之文稿，毕，约二千余字。寓中器具渐购齐，皆生活书店职员潘君之力也。

十四日　晴

上午出席政治部第三组组务会议，任纪录，拟代电一，签注公文二。晚六时，赴开明书店，又赴涌泉街七十号访舒群，大门已上锁，似空无人居者，怅然而返，至战地文化服务社，将文稿托力扬转舒群。十时，得通知，明晨在省府举行扩大纪念周，本部校官以上官佐均须出席。

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到部集合，赴省府参加扩大纪念周，白主任主席，演词甚长，痛斥汪精卫，连及陶希圣之流，谓陶等以历史家自命而不了解历史，以为此次对日抗战，将为宋明历史之重演，殊不知历史乃进化的而非循环的，今日之中国决非宋明时之中国，今日之日本，亦非宋明时之蒙古、满洲也。又指出一般无政治常识之科学家，但知计算中日两国之军备武器，以为中国不能与日本抗战，殊不知吾国战胜日本，不仅恃军备武器，而持政略与战略战术也。语多警辟，听者不倦。今日仅办公文一件，拟笺函稿四件。夜，在寓所对门桂林浴室洗澡，设备简陋，而定价甚昂，共费大洋六毛五。连日天晴，和暖如春。

十六日　晴

今日所办皆琐屑事，栗六终日，而天气燠暖，头昏，至感不适。晚七时，张铁生在南京饭店宴客，座皆熟人，谈笑甚欢，饮三花酒半斤，精神焕发，回寓与铁生等五六人谈狐说鬼，至十一时半方睡。沈春晖自重庆来函。李宝钰来函：彼于去年七月底考人航委会电讯队，八月廿七奉命调驻衡阳，留衡四月，随队赴渝，因公用车辆不准携家眷，将其妻子留衡阳，迄今音讯杳然，而从他处得讯，知其妻已离衡来桂，恐流离中途，进退两难，托余就近代为探访。

谈狐说鬼

十七日　晴

六时半起床，七时半到部，八时早操。办公文二件。下午出席部务汇报。舒群来。至法政街五十二号，访李鲁子，代李宝钰探其夫人行踪，但已人去楼空，据邻居言，李等于昨晚动身赴渝矣。入夜大风，气候转寒。黄达三、覃必陶来。致子恺、彬然函，交鲁彦发。

十八日　晴　大风

近日所办大都不甚重要之公文，不足记。今日起，于办公文外兼写宣传小册《义卖运动》，但在办公室中栗六终日，颇有无从下笔之苦，同组张友慈与沈荷子女士结婚，在桂南路维他命酒家宴客，颇热闹。归途未携电筒，天黑如墨，渡浮桥时，甚感不便。表机件坏，付修理费法币四元。蒋凤徽送来《进步英语周刊》合订本，足供自修之用，拟寄阿龙。

参与组织义卖运动

十九日　晴

写宣传通俗小册《义卖运动》，成第一段，唱白兼有，事属尝试，不知能成功否也。下午轮值部值日，十时才回寓所。

二十日　雨

办例行公文多起，接洽琐事多件，无足记。接重庆家信，附有吴欣木信。

二十一日　雨

早起因天雨未赴部，请假三小时。下午五时，赴党部访黄同仇，接洽扩大纪念周事。途遇金树培，知三厅第二批赴渝之官佐家属，在距贵阳四、五里处覆车，伤八人，详情未悉。范寿康之夫人及其岳母亦附第二次车行，亟致函寿康探询，不知受伤否也。致吴渌影函，托抗敌演剧队第九队某同志携去。在桂南路西南饭店独酌，炒腰花一盆，三鲜汤一碗，三花酒六两，饭两盂，沙田柚一只，只费法币两元一角，视战前奚翅倍徙也。

抗战初花销

二十二日　星期　雨

前日所接重庆家信，知姨甥婿苏君，曾由沪致函阿庄，报告蛰居故乡之戚友情况，颇堪婉叹：舅嫂已去世，所遗孤子，不知依谁为生。姨甥德润之爱子，亦已夭折。襟兄松夫被迫作保长，现敌人正抽壮丁，不知如何应付。松夫本商人，无知识，今若此，诚可恶亦复可怜也。又附有欣木一函，云彼在湖南芷江，曾邂逅平湖人姚积禄，当上海敌军未突围前，杭嘉方面盛传，浙江已有人向朱主席接洽，如敌人南进，愿出任维持地方，并提出名单，为张载阳、徐光溥、金润泉等。按，徐本硖石土豪，此次出任海宁伪县知事之谭裕卿，即为徐之走狗，蛛丝马迹，似姚之所言不为无因也。今日鲁彦家眷动身返浙江，范荣根护送前去，准备由温州转赴上海，为写介绍信两封：一致开明同人，一致马君松。（温州壮丁出海口，悬为属禁，恐鲁彦家眷及荣根前去，发生阻碍，特为修函李伯涛，请其设法予以便利）下午出席组务会议，连日天雨，气候转寒。

二十三日　雨

上午到部稍迟，未及出席纪念周。办公事如干起。夜，写《义卖运动》唱本成，约二千字。致吴欣木、范寿康函。

二十四日　雨

上午修改唱本，整理组务会议记录。下午，办公文多起。晚，行营假乐群社大礼堂，举行公余联谊会，参加表演者有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及电影放映队、新安旅行团等，礼堂窄小，来宾拥挤甚，迟到者大都徘徊门外，不得入。余任招待。自寓所到部，有一捷径，度两木桥，沿城脚行，约十余分钟即到。连日天雨，漓水涨，每日渡木桥，必赤足涉水而过。

二十五日　雨

办例行公文如干件。今晚行营继续举行联谊会，余未赴会。晚，《国民公论》社宴客，座有夏衍、巴金，谈甚欢。夏衍言，雁冰已赴新疆，其眷属则留居云南云。接胡愈之自香港来函。顾作之来函。李宝钰来函，云其夫人已返衡阳。

送沈雁冰行踪

二十六日　阴晴

办例行公文如干起。审阅通俗小册子。复顾作之函。与作之别十年矣，约期晤谈。接阿庄信，诉说伯宁短处，并谓自己已大彻大悟，将努力求知识，俾将来能自立云云。当作长函复之。夜，孙师毅请吃夜饭。师毅自己烧菜，味甚适口。

二十七日　雨

昨午后四时许，由第四组俞匡时交来付还第三组暂垫费二百元零五分，当点收无误，藏入手提包之小夹内，后又取出二十元付李之圃，尚余一百八十元，今晨携皮包来组办公，马彦祥向余索还垫费二十五元，当开皮包交付，则此百八十元已不翼而飞！按昨日余自取得该款后，未离办公室（间或出外小便今已不复能省记矣），而张组长亦未离办公室。五时后余与马彦祥、王鲁彦同赴孙师毅寓，此皮包亦未离身。归寓即睡，皮包亦在身边。今晨携皮包来组，亦放在手头，人未他往。此款被窃，必在昨四时后至五六时之间，而窃此款者，决非勤务兵，因勤务兵不敢在余办公桌边彷徨也。前在武昌墨华林时，愈之亦曾失去巨款，蛛丝马迹，同志中颇有可疑者，但未得确证，亦无可奈何也。寄家信，附致毛祥生、沈锦如函各一。晚九时，顾作之来，今日心绪不定，办例行公文数件而已。

百八十元失窃

二十八日　雨

校《白崇禧将军最近言论选集》三十二面。欲写一文，致周作人，未成。夜，科学印刷厂宋乃公请吃饭，在味腴酒家。夜，彬然来，谈至十二时。

二十九日　星期　雨

连日心绪不佳，欲为《国民公论》写一长文未成。办例行公文如干件。夜，在味腴酒家宴子恺、彬然，座有舒群。子恺将于下月赴宜山，任浙大教授。

饯送丰子恺

三十日　阴

办公文如干件。今日回寓较早，为《国民公论》写论文，成三分之一。

三十一日　晴

二十七日午后，“一·二八”纪念筹备委员会送来通告一件，秘书室移第三组办，余在拟办栏内批明通报行营各单位，而未注明应同时通报本部各组室，鲁主任亦未注意及此，即加批准，办理此公事之朱光暄（第三组组员）虽曾将通报送请各组室负责人阅看，以办公时间已过，组长主任大都已离办公室，到二十八日纪念会中政治部无人出席，主席夏威颇示不满，今日邱代主任特郑重为余言之，按是日余因所管公款被窃，心绪不宁，思虑因之未周，可见办事之不能不谨慎也。每日在组所办大都例行公事，不足记，后当略去。

办事不能不谨慎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二月

一日　阴，入夜大雨，约一小时

查仲坚由上海杜美新村七号寄来航空信，备述其抗战最后胜利信念之坚定，而一年余来，不为人所谅，或指为汉奸，或指为日探，颇感苦痛。按，仲坚子南强，曾一度随殷汝耕赴冀东，仲坚虽曾声明脱离父子关系，然丝牵藤攀，至今未已，其矣教子之不可不严也。仲坚函中又述及韩楚原病没沪寓。回忆十年前在杭垣，每夜与楚原饮，非醉不归，曾几何时，楚原已作泉下人矣！曹□□自香港飞来，相晤于大华饭店，彼携有愈之函，已交范长江，未转到。子恺、彬然来函，子恺愿画军民合作公约，彬然则愿试写通俗读物云。彬然函中附有两江师范教员赵建勋函，对通俗读物编印有意见提出。

二日　晴

校对白主任言论选集，毕。复仲坚信，航空寄。范长江转来愈之函，寥寥数语，云数日后即起程来桂。夜与长衍等闲谈，睡甚晚。

三日　阴晴

今日办公文较多。晓沧自宜山来函，附所作旧体诗四首，《枕上闻雨》七绝云：

晓沧作诗感慨

> 繒缴盈天百粤哀，投荒孤雁几时回。
> 梦回万瓦萧萧响，明日应无警报来。

末两句颇可诵。《救亡日报》载吴佩孚已就伪职之新闻，林参谋长认为失当，批交政治部办，为拟警告函稿送阅。

四日　晴

上午十时三十分有警报，与鲁彦等避入附近水龙洞，至下午二时许方解警报。二时正进午餐，忽隐隐闻炸弹声，相率惊逃，有一同志手持饭碗，至中途摔去，窘惶可知。后知此声来自城外某村，其地有汽油库，忽爆炸，全村被毁云。夜应科学印刷厂经理之请，赴秀峰酒家，座有闵志达、陈此生、千家驹暨张组长张铁生、严长衍等，商谈科学印刷厂请官方接办或合办事，稍有头绪。昨日拟就之警告《救亡日报》函稿，第二组组长丘某代副主任批回重拟，并批交广西省党部办理，窥其意旨，大有借此机会向言论界施压迫手段之意，经张组长力争，并由余拟一措辞更严厉之警告书，彼始勉强批准。按，数日前同组组员潘天觉，其侄儿侄女因不堪虐待，私自出走，潘疑被其前房东诱拐，报警察局拘究，警局将房东夫妇转送法院，潘乃私具报告，越级呈丘，请用政治部名义，致函法院，代为开说，丘竟批照办，并在拟稿上亲笔加“请予以便利”字样。此函稿幸为余发觉，力请张组长向潘查询，结果将原函捺住不发。丘某盖并三权分立之常识而无之，殊令人齿冷也。天气转暖，如江南二三月时。

齿冷丘某所为

五日　星期　晴和

上午十时半有警报，敌机未入境。终日为琐碎事奔走接洽，累甚。夜，续为《国民公论》写论文，题为《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本国史教学问题》，竟，全文约四千言。漓水又稍涨，早晚度木桥时涉水而过，水深及膝。目前愈之托人带来香港《南华日报》编印之《和战问题之讨论》第一辑，内除照录汪逆艳电等文件外，并有林伯生、陶希圣、胡兰成、李圣五、古泳今等之论文，其目录可作汉奸题名录读也。

六日　晴

上午出席行营纪念周，林参谋长主席，报告对于敌人今后动向之推断，颇扼要而正确。彼谓敌人企图使中国分裂，在中国赞成若干割据式的地方政权，而设一有名无实之中央政府。敌人今后之动向，必先政治而后军事。彼在两湖拟成立一伪政权，怂恿吴佩孚出任傀儡，一旦成事实，必开始攻取长沙等地。两广亦然；敌人如在广东方面觅得一傀儡，则必开始进攻广西。现在所以按兵不动者，除上述原因外，敌人在国内一时无法增兵，欲进取湖南、广西，则原有兵力已感不敷，必须在各地抽调，故敌人近方致力于建立伪军，以便抽调其一部分之精锐部队前往两广、两湖作战，但必有相当时日。连日天晴，和暖甚，入晚有云，且下骤雨，夜，风作，明日当转寒矣。昨日宜山浙大被炸，当修函慰问晓沧。张履绥来。吴渌影来函。

日寇动向

七日　雨

上午赴七星岩旁圆贝村访第四组李组长及无线电总台吴队长，接洽拍发《每周

政治报告要点》事，道途泥泞，几倾跌者再。下午代张组长赴党部出席“庆祝元旦大会筹备会结束会议”，至则会议室仅有两人，方闲谈，问之，则云今日会不开，改期本星期五。余当告以本部装有电话，既改期开会，似应用电话通知，毋令人徒劳跋涉也。彼等似不省，瞠目相对而已。夜，赴新华戏院听广西音乐会演奏，乐器只三种：钢琴一、小提琴三、大提琴一，节目偏重歌咏，可谓名不符实。

八日　雨

上午九时，又赴圆贝村访吴队长，尚高卧未起，促勤务兵至其寓所催促，始匆匆然来，眼惺松，似睡眠犹未足也。发重庆家信一封，并附致圣陶函，又汇款五十元，托生活书店划。夜，与铁生等谈闲天，甚欢洽。铁生以余失巨款，愿资助数十金，余却之，告以将来办报销时如有不敷，当再商借。铁生之盛情可感也。接徐调孚、王伯祥及志行自上海来函，复吴渌影函。为张履绥介绍一司书职，已成，惟阶殊觉太低耳。

九日　雨

下午轮值组值日。八时赴南华戏院看桂戏。所演《梨花斩子》《楚宫听琴》等，与京戏相仿佛；大抵桂戏之于京戏，犹海盐腔之于昆腔耳。回寓已十二时，泥涂，且多积水，而天黑如墨，大有行不得也之感。八日，接骆湘楼自贵阳来函，云彼于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时平安抵贵阳，何副官负责护送之车，因由马场坪赶夜路经贵定，无车灯，趁前面设计委员会之车灯光行，于距贵定六公里处翻车，勤务万少山重伤身死，李雁宾妻伤口发炎，已入危险时期云。

评桂戏

十日　雨

上午张履绥来组报到。下午代张组长出席庆祝元旦大会结束会议。理发，费法币六毫。六时，赴战地文化服务处编辑部访力扬等，饮茅台酒约半斤。九时半回寓，倒头便睡，酣畅酣畅。

十一日　雨

彬然自两江来，晚，与舒群、彬然在天南酒家吃饭，并饮三花酒约半斤。舒群先回其寓所。彬然偕余回寓，巴金、鲁彦亦相继来，谈至十时始散。日海军昨日上午十时在海南岛登陆。

十二日　星期　雨

下午轮值余休息。与彬然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午餐。舒群来。彬然五时回两江。严长衍买来咸蟹带鱼，即在寓所晚餐，饮三花酒少许。九时半即睡。

十三日　阴晴

上午出席纪念周，林参谋长主席。鲁彦得讯，其眷属过温州，仗伯涛之助，得安然乘轮赴沪。巴金亦将去上海，特为介绍信一封，致伯涛。夏衍来，云将赴四战

区，并由海道赴三战区，请领军用证明书，四组已拟照发，而丘代副主任拒之。丘本为第二厅处长，过去专以压迫思想前进之知识分子为事，今犹未改其旧作风也。邵宗汉、冯乃超、鹿地亘来。夜与郑南宣、廖体仁围棋。

天昏已金

十四日　阴晴

李伯涛来函。下午轮值部值日，即留部住宿。与廖体仁围棋。九时半即睡。值日官室布置简陋，仅一榻，别无他物。久不接家信，甚念。

十五日

昨宵雨声响万瓦，晨起则已放晴，桂林天气与江南殊，故江南人初来桂林者大都患类似疟疾之寒热病，但久住则习惯矣。吴渌影来信，云宝钰夫人已来桂林。为《广西日报》副刊《南方》写杂谈二则，睡稍迟，颇不安。

十六日　晴

今日下午三时有空袭警报。桂林警报向来都在午前，下午发警报，此为第一次也。五时赴图书馆，拟查《宋史》，而阅览室双门紧闭，询之卫士，始悉依例须待警报解除两小时后方开门也。访舒群，不遇。独赴长沙酒家小饮，三花酒甚清，羊肉面亦可口。开明书店转来李士筠函，知已安抵贵阳。又转来孙鹰若函。今日仍未接家信，阿庄度已分娩，不知安全否也，念之念之。

十七日　阴晴

接家信。伯宁有去新疆之意，果去新疆，岂能携岳母、舅弟并妻儿一起去邪，真正梦想！当去函开导之。夜与舒群在长沙酒家小饮，酥油饼甚美。舒群言，彼曾与某女士结婚甫一月，而以党狱同受逮捕，彼有人援救，拘押五月，未判罪，某女士则判刑十年，解济南执行，彼曾由津赴济，与某女士作一分钟之晤面，此后音问杳然。最近得某女士之妹来函，知某女士已在游击队中工作，但亦无法通讯，言下不胜怅惘。在舒群寓晤白微，容颜甚好，人言彼有隐疾，何也？

十八日　晨间雨，午后渐放晴，风起，气候转寒

今日为旧历大除夕，前年此日，方挈妇将儿，徘徊衢州客寓，进退维谷；去年此日在长沙，欣木邀吃年夜饭。八宝鸭、红烧肉、白切鸡、鱼球，均家乡风味也。晚与朱光暄、张丽水，聚餐新苏饭店，菜价甚昂，每味直法币一元左右。今日各机关下午大都非正式停止办公，为明日扩大纪念周发通知及布置会场等事，赴省党部访晤黄同仇（常务委员）不值，并值日员亦不在，可见办事精神之松懈也。

感慨流离生活

十九日　星期　雨

上午七时三十分，出席扩大纪念，白主任主席，报告五中全会开会经过。十时后大雨倾盆，四时后渐止，且放晴，风大作，漓水骤涨二三尺，流甚急，水东门浮桥被冲散。夜与光暄饮于美丽川菜馆。欲渡河返东江路，无渡船，未果，而两足已

沾湿，狼狈返部，廖体仁留有空榻，即和衣而睡，仅覆薄被一，无褥。因忆数年前为朱雅林（后更名朱新繁、朱其华，近又更名柳宁，在西安，专以破坏抗日联合战线为事）所卖，拘押上海市公安局，其情形盖相仿佛云。

二十日　阴，时有雨

昨宵雷雨交作，至今晨始止，而天寒风急，阴云密布，大有江南雪天景象，奇已。夜，李晢曦约观桂戏，旦小金凤、正旦金小梅表演甚佳，余评小金凤乐而不淫，金小梅哀而不怨，盖皆深得诗旨云。浮桥已搭成，黑夜未携电筒，渡桥艰险已甚。十二时睡，盖鸭绒被，倍感舒服。

看桂戏名角

二十一日　雨

徐培根有电致林参谋长，云《大公报》记者邓名方女士，系留德学者，并受军令部密令，侦探外国记者行动，近由桂赴渝，于元日为桂军警督察处拘留，邓君忠心爱国为徐所深知，恳即查明释放，并请见复等语。林参谋将此电批交政治部办。余奉命赴军警督察处调查。并赴国际宣传处访邵宗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访陈农菲，问及邓氏平日行动及思想，彼等皆表示不愿作具体之答复，盖邓氏以汉奸嫌疑被捕，旁人自未便有所表示。给伯宁信。范寿康、姜冰心来函。按，邓名方，四川人。民十六曾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受训，后留学德国。近来桂林，住乐群社。省会警督察处据密报，云其形迹可疑，即派暗探侦察。十四日晨，邓饬人送衣箱一、被包至某旅社，交其同乡张廉骏，张携行李至南门乘去渝汽车，军警即加检查，在藤箱内搜得符箓二道，日文标语一纸，加以严诘，云系邓名方所托带，即押赴乐群社与邓对质，邓亦承认，遂加以逮捕，拘押军警督察处。余赴军警督察处调查，处长唐纪，出示证物：所谓灵符两方，皆布质，白地一印“天地正气”四字，一印不可辨识之符箓，皆盖有朱色篆字方印。唐处长谓，此布符两方，邓氏供称从南岳祝融峰寺观中请来，其印“天地正气”之一方，系受母命请得，将寄回成都家中，即符箓之一方，则备自身携带，作辟邪之用，但后又供称其母去世已久。证物中之日文标语，文为“暴力派军人倒也！人民之自由日本万岁”，下署“中日国民亲善同盟”。张廉骏供称在平江拾得，邓则供称彼在前线拾得，后又翻供谓系张廉骏之物。督察处以其供辞先后矛盾，认为有再加侦查之必要。余细察日文标语，似系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汉时印制交航委会备飞机散发者，当以此意告知唐处长，但声明容或系记忆之误，待回部查明。唐处长又出示电文多通，皆署“培”字，似为徐培根所发，内有“我此次调差，因有人攻讦你第三党”云云，可见徐邓关系之一斑。余回部向廖体仁同志调阅对敌标语样张，果发见该项标语，余之记忆力尚不坏也。

邓名方事件

二十二日　雨

上午作邓案调查报告书。白主任召开江以南各整补部队及战区直辖整补部队会

议。师长以上及政治部主任皆被召出席，下月三日报到，会期自五日起，预定六天。政治部本拟召开政工会议，即趁此时机，同时举行。下午，鲁副主任召各组长开会，商讨筹备事宜，余代张组长出席。

二十三日　雨

上午出席组务会议，下午继续开会。邓案已由军警督察处移送行营军法处讯办。下午三时，军法处来公函，请派员参加会审，张组长派余前往。参谋处亦派鲍参谋（不知其名）参加。先至军法处阅卷。五时开庭，七时审讯毕。归与张铁生言，相与抚掌，盖以余非法官，亦竟高坐堂皇，审讯嫌疑犯也。今日录审之军法官为陈可侯，字叔恒，浙江台州人。

二十四日　雨

今日工作甚忙，皆为筹备政工会议事。复姜冰心信。晚，在战地文化服务处遇舒群。舒群言，有人注意其行动，且有一似暗探者常追踪其后，甚可厌恶云。余谓舒群不修边幅，易启人疑，但日久自然疑云消散，不足虑也。

二十五日

早七时十分，冒雨到部，路少行人，多水潭，橡皮套鞋帮过浅，水深处不能行，遂赤足而往，颇爽快。九时后雨止。军法庭送来邓案全卷，阅一小时始毕。就所得各种证物而论，汉奸证据不充分。邓盖受军令部密令作特务工作者。邓与徐培根有染，故自邓被捕后徐屡来电请释放。邓有自录被捕后感想一篇，历述黄季陆、王世和、王芃生、康泽、邓锡侯、潘文华、朱家华、何应钦、陈立夫皆与之相识，可见其交游之广。又看一四七号函电一件，内有“你如将李□、何□等行动查清即可回渝旅费不再发”等语。一月十一日廿一点二十分自重庆发来电一件（第六十三号）内有“关于监视李蒙已由调查统计局办理”等语。按，李蒙原名 LeonLimon，系法国有名记者，上月由渝偕其夫人来桂，曾受热烈欢迎。后去三四九战区视察，行营特给军用证明书，且电战区军事长官妥为招待。一月二十六日，林参谋长忽交下军令部密电一件。电云“据报李蒙夫妇形迹可疑请饬属严密注意”。林批，先与蒋诚一君一洽。蒋诚一者，中央调查统计局驻桂负责人也。后经部派员持电与蒋接洽结果，认李蒙夫妇不无可疑之处，惟无确证。部方据报告，即拟致三四九战区司令长官电稿，令其严密注意。此电稿即经核准照发。最近李蒙夫妇又来桂林，据云过长沙时曾受严密检查，颇感不快。彼等此次来华，实受顾维钧之邀请，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董显光亦预知其事，中宣部且派人招待。今以军令部一纸密电，遂使同情我国抗战之国际友人，横受诬蔑，实为憾事。军令部所据之投告，前颇有人疑系邓名方所为，今果不出所料。且蒋纯一事实上与邓沆瀣一气，遂铸此大错。然则邓纵非汉奸，其对于工作不切实，投告多捏造，已百口莫辩矣。今日军法官陈可侯出示

林参谋长交下之徐培根最近来电，请释邓。林批照办。邓氏今日或可交保出外。惟被牵连之张廉骏，不知何日得恢复自由也。整日忙碌。审阅邓案案卷，此军法官事也，写签呈一件，此司书事也；接洽本部所属团队购军米，此副官事也；修改通俗故事原稿，此编辑者事也；拟公文稿，此文书事也；接洽印件，此庶务事也；校雠稿件，此校对事也；七小时内工作之性质不同如此。又今日在邓案证件中发见郑太朴致邓氏函两通，一函且附有相片。与太朴一别十年，不通音问，不意于汉奸嫌案卷中见其手书与相片，亦趣事也。又有胡兰畦与徐培根合摄之相片，胡戎装，笑容可掬。入夜，大风起。

二十六日　星期　雨

上午参加军法处讯问张廉骏。邓名方已准交保，此案不久可告结束矣。下午休息，与光暄饮，并至战地文化服务处与锡光等谈，甚快。七时半，出席国际新闻社主催之时事座谈会，张铁生报告西班牙问题及海南岛问题。十二时睡，时大风雨，且闪电。

二十七日　雨

上午七时十分冒雨赴办公处。八时出席行营纪念周。下午二时，鲁副主任集全体官佐训话，并介绍新到差之主任秘书黄某。黄亦讲话，面目语言皆粗犷，其人似行伍出身，未尝读书者。伯宁来信，阿庄于阴历年初二（二十日）晨四时生一女，大小均安。渝文艺界抗敌协会来函，催交会费。

二十八日

凌晨大雨，七时十分，冒雨到部。十时后忽放晴。夜与光暄、文圃饮于长沙饭店，酥油饼大佳，每盘法币八毛，无乃太贵。归寓时便道去战地文化服务处。鲁彦有望远镜。星月满天，以远镜窥七姐妹星团甚清晰。英法均于昨日正式宣布承认西班牙叛军佛朗哥政府。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

一日

晨间晴，十时后忽又下雨。终日为筹备政工会议事忙碌。夜赴新华戏院观朝鲜义勇队演《朝鲜的女郎》，以主角金炜女士表演最佳。归途中吃云吞一碗，适遇陈一之，陈为付法币一毛。云吞者吾乡谓之馄饨，音相同也。桂林小吃，以云吞为最价廉物美。吾乡不及也。写致李伯涛函。复傅彬然函。写家信，拟汇款五十元，由生活书店转。

二日　雨

清晨以现款二十元连同《国民公论》社稿费收据（计二十元五角）托生活书店陈君代汇，致李、傅两函亦托陈君付邮。整补会议政工分会文书组事余负总责，甚繁琐，夜十时方回寓，倦甚。

三日　雨，午后放晴

整日为整补会议政工分会文书组事忙碌异常。接重庆家信，附有凤玲姐自沪来函，述别后年余中所经忧患，备极哀挚。大众书报社送来创业计划草案，嘱签注意见。夜读许地山编之《道教史》上册，无甚创见。

许地山《道教史》

四日　阴

为整补会议文书股事，忙碌终日。夜，监视写印席次表。十时半，与李之阗、朱光暄、邹也鲁饮于附近酒家。回寓已十二时。

五日　星期　阴

上午出席扩大纪念周，白主任报告，鹄立两小时半。下午二时，列席整补会议。出席人员约二百二十余人。军师长报告，至五时半方毕。诸务蝟集，开明书店分店经理陆联棠招饮，未能往。九时半回寓，见有彬然留片，知祖璋、又信都已来桂林，亟至战地文化服务处访问，则已他去；又往东旭路纪姓家，则彬然、祖璋、又信都在，相见欢然。又信长成了，气色也很好。

六日　阴

上午列席整补会议，各军师长继续报告。报告程序约分四项：一，奉命整补经过，二、整补状况，三、训练情况，四、意见或请求。兵员器械，都感缺乏。士兵逃亡，亦成严重问题。在席次表中发现同乡人蒋汉槎之名，任一九九师副师长，休息时特趋与晤谈。相别十余年，两鬓已斑，几不复相识，又新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王皓明，与余相识，据云曾在开明编译所任职，然余健忘，不复能忆及矣。下午继续列席会议，四时宣告休息十五分钟，余即退席。去科学印刷厂催印件，无结果，颇感愤懑。夜与子恺等饮于大中南，座有张梓生及嘉兴人鲍君等。祖璋寄宿余寓，相偕归，顺道至锡光处，锡光饮余五茄皮，甚美。

七日　阴

整补会议内容

今日因事冗，未能列席整补会议。午与鲁同作主人，宴子恺等。六时半应鲍君等之邀，赴大中南。八时，复返部工作，归寓已十一时，微有雨。

八日　阴

上下午均出席整补会议政工分会。各军、师代表分组报告。最后本部各组室报告。第一组组长黄铮报告最不得体。第二组组长丘某，为私人意气之争，竟托故请假，不出席会议，尤为荒谬。昨宵锡光赐余以五茄皮，回寓以馄饨鸡子下酒，津津

有味，忘却一天辛劳矣。夜中雨声淅沥，睡不甚安。

九日　雨

今日文书事忙，未能列席整补会议。午前十时，昼晦，约十分钟，继以雷雨，但不半小时，杲杲日出矣。入晚则又雷雨交作，桂林天气变化无常如此。夜，监督写印提案等，十二时半方回寓，时大雨，无雨具，呢大衣湿透。

十日　雨

上午七时半即到部。八时，出席整补会议政工分会。下午，整补会议举行闭会仪式，余以事冗，礼成后即退席，未参加摄影。连日事太忙，疲倦甚。前数日彬然来桂林时，赠余马一浮手写诗稿一纸，颇可爱。诗题为《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友》，其诗曰：

故国经年半草莱，瘴乡三月坐莓苔。
地因设险成攻守，云自无心任去来。
鹿女能容千子乳，蚕丛力遣五丁开。
苞桑早系安危计，莫待胡僧辨劫灰。

马一浮诗

十一日　阴

上午梁主任邀政工会议出席人员开谈话会，余以疲倦甚，未参加。梁邀午餐，亦以病辞。午后请假返寓，即睡。晚八时鲁彦、锡光偕同章雪山来，谈甚快。雪山主张恢复开明之《中学生》，余表示赞成，但无适当编辑人。愈之自海防来航空快信，云自香港去海防，原拟搭乘金仲华戚江君汽车至柳州转桂林，不意到海防后，江君接昆明电，须由昆明去重庆，不由桂林转，因此无车可搭，不得已由海防赴河内，拟去谅山，因谅山离桂边近，或有便车可搭，嘱余向广西当局方面接洽，尽量予以便利。

胡愈之拟恢复《中学生》

十二日　星期　阴

上午到部办公。黄启汉转托为白主任撰一文，费两小时，约二千言，题为《从历史上观察二期抗战之必胜》，亦抗战八股也。下午出席张曙追悼会。至《广西日报》遇总编辑莫宝坚，坚嘱为该报特刊撰一文，须明日午前交卷，漫应之。夜与雪山、梓生饮于美丽川，费法币五元，舒群亦在座。

十三日　阴

上午到部稍迟，未出席纪念周。应《广西日报》莫君约，撰一短文，约二千言，题为《通俗宣传应如何写作的问题》。午后，《救亡日报》林林君来拉稿，须明日午前交卷。鲁彦忽于昨递辞呈，张组长特邀鲁彦吃夜饭，劝其打消辞意，余与季

平作陪，从旁力劝，但无结果。接重庆家信。重庆文艺抗敌协会来函。复愈之函，告以已与行营方面接洽妥当，可由谅山乘船去龙州，到龙州后，即来电由行营电致边防督办署派车送其来桂林。又致彬然函，告以《中学生》复刊事。

十四日　阴

上午为《救亡日报》写一短文，约千五百言，题为《二期抗战的目标和方略》，亲自交去。下午，出席部务汇报。张组长忽吐泻，盖因连日忙碌，应酬多，加以鲁彦辞职，未免耿耿，遂影响及于身体也。鲁彦来，见张病，亦为感动，余劝其明日照常到部，似有允意。

十五日　阴

连日积压公文甚多，竟日清理。鲁彦已照常到部办公。张组长病亦全愈。夜，白主任在乐群社宴请文化界，余与鲁彦、舒群均被邀列席，归寓已十时半矣。连日天气恶劣，患感冒，颇感不适。

十六日　阴

今日公事稍清闲。晚五时，白主任训话，严禁官佐赌博，违者将以军法从事，处以死刑云。六时半归寓，顺道赴中山公园，桃李盛开，春意盎然，徘徊移时，身心俱适。又赴东江路一三六号访顾作之，谈颇久。

将赌徒处以死刑

十七日　晴

数日前接家书，阿庄产后身体衰弱，颇为系念，今日始作复。晚，赴作之寓所小饮，菜多家乡风味。天气晴和，倍觉舒适。写短文一则，约千二百字，拟寄艾青。舒群转来楼适夷函。

十八日　晴

法币十元，购土布一匹，长六丈九尺有半。舒群来。

十九日　星期　阴

邵宗汉将去渝，特来辞行。为白主任复皖妇女界一电，白谓措辞得体，文亦简洁。舒群邀开座谈会，在小迦南咖啡馆，到者有艾芜、杨朔、林林、艾青、杨晦、丽尼；讲座题为《文艺上的取消主义与公式主义》，各人颇多发挥；晚七时起至十时半始散。昨撰短文一则，约千三百字，面交艾青。在小迦南遇邢桐华，方饮牛奶，而时作呕吐，面如死灰。按邢为部中同事，亦为三厅同事。习俄文，曾留学日本。或谓系李大钊子，李被杀后，变姓名东渡留学。近患病甚重，桂林省立医院断为肺结核兼喉头结核，又染间日疟，喉已失音，其能久于人世耶？为之惆怅不置。

二十日　雨

早起觉疲惫，托病请假一天。为《国民公论》撰短文两则。午后去七星岩闲步，路滑，一不慎，即倾跌，大衣为泥污。吴渌影来，为新闻记者工作团募捐，助

法币两元。渌影送来柚子两只，干不可食。

二十一日　雨

照常到部办公。夜，李则芬来，谈《孙子兵法》。季平因病，拟请休养两月。今日中午，特邀张组长、廖休仁及鲁彦与余午餐，婉转向张组长请求。彬然、祖璋来函。

二十二日　阴

昨午晤长江，云接愈之电，将自南宁来桂林，待至今晚仍未到，颇切念。数日前潘养光自港来函，附有照片多张，中有愈之、仲华等，不啻晤对一室也。附有君松函，述徐申如为其孙完婚，假上海国际饭店，乡人群来大嚼，笑态百出。又述朱文昭及其夫相继病死，惟语焉不详，暇当函丹九师询详情。

二十三日　阴，时有微雨

李则芬、戴郭、郑南宣均将离桂林去渝，张组长特约之小饮，邀余作陪，地点为桂西路美丽川菜馆，菜七、八味，费法币拾五元，昂贵已极。今日至战地服务处视察，主任（桂林总处主任）林其英办事甚糊涂，夜与张铁生及张组长商整顿办法，十二时半始睡。连日天时潮闷，寓所已闻苍蝇嗡嗡，可厌可厌。

二十四日　阴

思写一短文，题为《谈抗战八股》，构思未纯熟，写三四行即了无余意。昨宵睡眠未足，颇思早睡，晚八时半即就寝，而张铁生、张组长返寓，携有柚子邀与共啖。十一时，愈之来，好梦方酣，又被唤醒，直至晨一时始睡。今日上午天气燠暖，且潮湿，晚，风大作，万窍怒号，入夜，天黑如墨。

二十五日　阴

昨宵睡不甚安，九时方起床。叶圣陶来函。夜，张组长宴愈之，余作陪，座有李任仁（重毅）。愈之赠余美国板烟一大匣，与鲁彦平分之。愈之言，雁冰尚滞兰州，待飞机赴新疆。

二十六日　星期　阴

下午休息。欲撰短文，而文思不能集中，卒不果。赴作之寓，小饮。同往观桂戏。小金凤演《桂枝写状》，灵珑活泼，可爱也。十时半回寓，有微雨。食酒肉太饱，多噩梦。

小金凤演桂戏

二十七日　阴

接家信。敌军薄南昌，去金华客货车均停开。今日纪念周中，林参谋长报告军事甚详。复圣陶函。

二十八日　阴

子恺、彬然先后自两江来。开明《中学生》决复刊，请彬然任编辑。晚七时，

并明经理陆联棠宴客，座有愈之、子恺、彬然、锡光、舒群、雪山及余，饮酒甚多。陈农菲因招待新闻记者去衡阳，忽失踪。最近长江接陈自衡来信。略谓“余被迫离衡，此去生死未卜，死不足惜，但恨许多工作未了耳。此函得达左右，虽死亦瞑目矣”。此何事也？作之去渝，晨间来辞行。

二十九日　阴

上午七时半出席黄花岗纪念大会，梁寒操代白主任主席，讲演一小时，不脱“八股”气息。下午轮值部值日，宿部中，与宋灼灵围棋三局，一负两胜。许瑾女士来，索新闻。

三十日　阴

值日官室设备不周，被褥尤脏，今日在值日勤务簿意见栏中详陈总务组（即第四组）之失职。昨宵梁主任总值日，来巡视一周而去，其人举动言语，颇带官僚气，不若郭厅长之尚不脱书生本色也。到差甫一月之秘书主任黄鹤，已奉命调部，亦一快事。黄字萼楼盖以鹤萼同音故，骤听之，几疑为江湖术士之流，观其名，可知其人矣。给阿庄、阿龙信。阿龙来信，文句精通，思想亦甚前进，可喜也。下午八时，渡江访舒群，不遇，与杨朔谈半小时而返。汇重庆六十元，托生活书店转。天气骤热，宛如故乡五六月，被褥太厚，明日当设法更换。

与杨朔谈话

三十一日　阴

午后有阵雨，奇热，雨后未见凉爽。作政治报告要点，对南昌失守及西班牙马德里陷落，颇感难于措辞。马彦详领抗敌宣传队第一队去南宁。战地文化服务处奉命撤消，前敌士兵编辑委员亦随之撤消，郭厅长来电，调编辑人员回厅，锡光及覃必陶表示不愿去渝。锡光或可任《中学生》编辑事，明日当与雪山切实一商。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

一日　晴

中宣部、政治部所发第二期抗战第十一次宣传要点（三月二十四日），指示我言论界对于德国吞并捷克应取之态度与主张云，态度方面除表示惋惜外，暂时仍应避免露骨攻击德国之言论，免被日方引为对德宣传之材料，尤应避免将捷克之灭亡为罪于英法之评论。主张方面，应着重于集体安全制之恢复与和平不可分之理论，例如苏俄能否在东欧方面放胆参加防御侵略之集团，便须看各国对于远东方面之侵略者有无共同制裁办法，英国亦有类似情形，吾人应即主张与远东有关系爱好和平诸国，亦应召集一种国际会议，共同援华制日。又，三十日敌方广播，称有田外相

对德国态度

决定于三十一日在外相官邸接见英、美、法三国大使，对外交问题将有所恳谈。天气奇热，穿薄衬衫犹汗下。晚七时，《国民公论》社在秀峰酒家宴客，杂有新官僚一二，余幸与舒群同席，谈甚快。中夜，大风起，窗被风吹落，余从梦中惊醒，披衣起视，大雨夹雷电俱来，桌上书报尽湿，气候骤凉。

二日　星期

上午冒雨到部。天气转寒，未穿绒线衫，冷不可耐。夜七时，出席时事座谈会，稍坐即去。省立图书馆有桂树，已开花。昨晚庄仲文言，彼植有菊花多盆，已含苞欲放，而公园中之桃花，尚未零落净尽，斯亦奇已。

三日　阴

上午七时半，赴省政府广场，参加国民公约宣誓典礼，白主任主席，宣誓条文本有十二条，而本部所分发之条文只九条，梁寒操当场质问主持其事之邱毅武，瞠目不知所对，可笑也。林林来，为《救亡日报》索稿，允撰短文一篇。

四日　阴

上午出席行营联谊会筹备会。天气寒甚，而总务处已中止供给木炭，无法取暖，亦一苦事也。中午，刘清扬女士来，张组长邀往国际大酒店午餐，余与鲁彦作陪，谈甚畅。夜与光暄、文圃饮于国际大酒店，饮老米酒过多，回寓已十一时，为《救亡日报》写纪念台儿庄胜利一周年文，信笔挥来，几乎不知所云矣。

五日　晴

耳疾复发，昨宵睡不甚安。上午请假休养。纪念台儿庄胜利一周年文写成千二百字，送《救亡日报》。近数日来颇感疲乏，工作亦少兴趣。夜与履绥在国际大酒店小饮，谈小学时代故事，颇畅快。

六日　晴

上午仍请假休养。午后一时三刻有警报，二时一刻解除。陈部长到桂，集全体同志训话，颇琐碎，无甚精义。晚与鲁彦、铁生在开明同下象棋。今日为清明节，天气晴和、中午与愈之、铁生、长江及杨东蓴夫妇游七星岩，在附近饼店小吃，杨夫人亲煮豌豆，味最鲜美。

七日　晴

上午撰政治报告要点初稿，十时始到部。下午三时出席部务汇报，梁主任力促读书会早成立，并指定《礼》、《大学》、《中庸》及《礼·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一节即所谓《大同篇》者，为必读之书。祖璋自两江来，雪山宴之美丽川，余被邀作陪，愈之、鲁彦亦在座。散席后，复与张组长及愈之、鲁彦往大华饮咖啡，作长谈，回寓已十二时，倦极。

八日　晴

昨与祖璋约定，星期日同赴两江，借游览以抒心胸。今日清理未了公文约十件　午后，军法处又来邀出庭陪审自柳州区民团总指挥部解来之韩人权一重、方顺伊（又名方顺熙，系一女子）。权、方均为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团团员，在柳州因推销游艺会（为慰劳伤兵而举行者）入场券，赴柳州乐群社求见俄顾问（方曾留学苏联，能操俄语），即被拘留。三月初曾奉交下欧阳春圃上白主任一电，报告拘押权、方二人之经过，张组长交余拟办，余以该电语焉不详，即拟一电稿，告以在华韩人大都抱光复祖国之宏愿。同情我国抗战，此案应慎重办理，不得操切从事。此电去后，又接柳州寄来该案讯问口供及证件。所谓证件，仅权一重名片一纸、方顺伊求见俄国顾问之俄文字条一纸及游艺会入场券一纸而已。同时又奉交下韩国国民党理事长金九致白主任函一件，请即释放权、方二人。余又拟电一稿，致柳州区民团总指挥部，饬其早日审结，如无别情，应即释放。此稿参谋处不表同意，认为应押解来桂讯办。不得已又改拟一电，着柳州区民团总指挥部即将权一重、方顺伊押解来桂，并命其沿途应妥予优待，此电去后，次日即接中央调查统计局来文，请即转饬柳州区民团总指挥部释放权一重等。余即拟一急电，大意谓如无犯罪情事，应速释放，不必押解来桂；此上月中旬事也。不料相隔十余日，权等已被押送来桂，而全案文卷中，独缺最后之一电。未有奉到矣？抑有意搁后也？细阅全卷，权等实无犯罪情事。而所谓欧阳春圃者，系一上校参谋。彼有致黄总指挥（民团总指挥）私函多通，力持非将权等拘押不可。其人似刚愎自用，不明事理者。任意逮捕同情我国抗战之韩国青年已属非是，而逮捕后既无犯罪证据发见，各方又电请释放，而仍坚持非将权等拘押不可，玩法弄权，一致于此，欧阳本身实应受处分也。今日开庭结果，军法官陈可侯亦力主应即予释放。夜，与张组长及鲁彦、铁生等饭于维他命菜馆，愈之作东。

九日　星期　阴晴

早七时卅分偕祖璋、力扬同赴南门汽车站乘车，而座位已满，怅然而返，仍到部办公。陈军法官持签呈来请盖章，呈文中言权一重、方顺伊并无罪证，应予释放。余向陈提议，由余等联名呈请白主任惩戒欧阳参谋，陈谓我们与欧阳氏谊属同僚，呈请惩戒，恐伤感情云云。下午零时，复去汽车站，而力扬不来，盖以上午车未趁成，游兴顿消矣。二时车开，四时方到两江。两江距桂林约二十八公里，因汽车改烧木炭，不能速行，路又崎岖不平，途中抛锚者四五次，故费时两小时。晚与彬然、祖璋、又信在两江酒家吃饭。八时半即睡，食太饱，多梦。

十日　阴

向张天翼索稿

昨宵睡甚早，与祖璋同床各被。早起写信一，代《中学生》向张天翼征稿。午饭在彬然、祖璋寝室中吃，厨子所制一鸡三味甚佳。二时半乘汽车回桂林。在公共

体育场购得旧砚子一方，价法币一元。夜，撰短文一则，题为《谈读书》，一千余字。

十一日　雨

上午请假不到部，至东郊外闲行，虽有微雨，泥路不甚滑，约行十余里始返寓。下午到部销假办公。接阿庄信。

十二日　雨

下午轮值总值日。给阿庄信，夜，循例宿部中。近来本组同志工作情绪极颓唐（余亦如此），张组长颇感苦闷，与余作长谈，拟从调整人员入手。

十三日　雨

今日撰公文稿多件，积压公文为〔之〕一清，亦快事也。续撰短文《谈读书》成，送艾青。夜，张组长约往维他命吃饭，并邀愈之、季平及鲁彦，谈今后工作方针与态度，回寓已十二时。

十四日　晴

近来颇感无书可读，向两江师范图书馆借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拟详读一过，并作札记。天气奇热，入夜，大雷雨。

十五日　阴

圣陶来信。《中学生》复刊第一期原定今日发稿，但余文乃一字未着，而又不能交白卷，焦急之至。晚六时半张桢在乐群社请客，座有谭辅之，其人言动酷似柳宁，可厌之至。

十六日　星期　阴

晚与愈之、铁生在民生饭店小饮，葱油饼大佳。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自治会成立，愈之强余列席，并作十余分钟之讲演。

十七日　阴

时有微雨。抗敌演剧第九队与广西省府举办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晚七时假乐群社大礼堂举行联欢会，余被邀出席参观。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学员皆苗瑶子弟，擅歌舞，是晚所表演之节目如下表：

节目	名称	表演者	籍贯	族别
一、木叶合吹	一、可爱的新广西	林文秀	南丹	白裤瑶
	二、桐花谣	赵定初	灵川	板瑶
	三、征兵歌	黄元经	蒙山	板瑶
		蓝贵藩	平治	白瑶
		敖文昌	西隆	偏苗
		蒙振贤	都安	西山瑶

		赵贵芳	尤胜	板瑶
二、孟获舞		黎克明	镇边	傈僳
		梁廷贵	镇边	傈僳
三、芦管合吹　抗日歌		杨明发	三江	白布苗
		莫　文	三江	白布苗
四、铜鼓舞		侯玉宽	东兰	蛮瑶
		蒙庆纶	东兰	蛮瑶
		蓝光辉	隆山	西山瑶
		韦端文	平治	白瑶
五、芦笙舞		杨明发	三江	白布苗
		莫　文	三江	白布苗
		周世福	融县	白布苗
		韦建基	三江	白布苗
六、板瑶歌	一、当兵歌	李成辉	桂平	板瑶
	二、送丈夫当兵歌	覃荣奎	武宣	板瑶
		黄元经(饰女)	蒙山	板瑶
		冯万泰(饰女)	荔浦	板瑶
七、口技	一、画眉鸟	何方才	南丹	白瑶
	二、布　谷	周文明	兴安	盘瑶
	三、催春鸟	李成辉	桂平	板瑶
	四、竹　鸡	李成辉	桂平	板瑶
	五、草画眉	班金贵	隆山	西山瑶
	六、苦鸽鸟	班金贵	隆山	西山瑶
	七、清明鸟	周世福	融县	白布瑶
	八、功劳鸟	周世福	融县	白布瑶
	九、杯杯证	谭荣昌	田东	黑瑶

所演奏之音乐，以芦笙较复杂，纯取自然音调，殆庄子所谓人籁欤。按广西境内有瑶、苗、侗、僚、侬、傈、伶、生僮诸族，今统称之为“特种民族”，人口都凡三十余万，分布六十余县，居山谷间，与汉人鲜交接。广西省府本年度省地方岁出预算教育文化费项下，列有特种教育区域设校补助金一万四千元。按乡村设立国民基础学校。至特种师资之训练，曾于民国二十四年举办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本年上半年除由该所续招新生一班外，后于东兰、凤山、天峨三县联立国民中学，附设特种教育师资训练班一班，俾该省西北部偏远部分之特种子弟便于求学云。

彬然自两江来。

十八日　雨

《中学生》战事［时］半月刊，将发稿，催稿甚急，但愈急愈写不出文章来。夜与愈之、彬然晤谈，并吃常州馄饨。

十九日　雨

早大雨倾盆，而昨晚未吃夜饭，仅食点心，晨起腹饥甚，冒大雨度浮桥赤足行，至小迦南饮咖啡、面包，在小迦南洗足穿鞋，至部尚未及八时，而衣履未透湿，同事皆异之，初不知余乃赤脚来也，一笑。欲为《中学生》写卷头语，仍未果，焦急之至。

二十日　阴

部中成立读书会，规定第一次必读书为《民权初步》及蒋委员长南岳训词四种，每人须写书后各一篇。取《民权初步》读之，未能终篇。购南枣酒一瓶，直〔值〕六毛，与叔羊对酌，尽其大半。致艾青函。

二十一日　晴

上午特向部请事假，为《中学生》写短文，未成。下午六时半，邀艾青、艾芜、杨朔、舒群、鲁彦在桂东路昌生园小饮。舒群去瑶山半月，谈瑶民生活甚详。饮毕，复至大华吃咖啡。

二十二日　晴

赴开明书店晤陆联棠，云《中学生》复刊号二十五日可看清样，但余文未交卷，恐延时日矣。夜，愈之来，作长谈。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今日依例休息。上午写《中学生》卷头言毕，送交锡光。中午，力扬来，邀往广州酒家小饮。彼明晨即动身赴渝，余邀彼晚餐，杀鸡为黍而食之。千家驹、陈此生及愈之、履绥、光暄等来。

千家驹等来访

二十四日　雨

上午出席纪念周。为《中学生》写一长文，题为《认识你的祖国》，分期刊载，成第一节。

二十五日　雨

为《中学生》写长文，续成一节，连前文约三千言强，送交开明陆联棠。阿龙来信，并附短文一，刻意写作，反多不通处。此儿头脑尚不糊涂，可喜。夜，七时，赴开明，又往南门外闲行。中南路有基督徒在废墟上张布幕，燃汽油灯，摇铃布道，强余坐听，所讲说庸俗肤浅，不值一听。回寓，取子恺所赠《泰和会语》读之。《泰和会语》者，马一浮去年春在浙大讲学之记录也。宋学本空疏，马亦未能

评马一浮及宋明理学

例外。宋明理学为封建时代之产物，基督教则已市侩化，二者在社会科学面前皆黯然无色矣。今日下午二时半，出席部务汇报。

二十六日　晴

整日为第三组事业费报销事，与四、五两组商榷，弄得头昏脑涨。最近总部规定本部事业费仅五百元，此外列宣传费千八百元，似有意限制本部事业之扩展，此亦政治上矛盾之一端也。本部第四组组长自李则芬去职，易宋灼灵，宋不识大体，无可与言，有数种单据，本代第四组付出者，彼乃置之不理，其待人接物之态度，尤令人可厌。据其属下云，宋仅识之无，曾任公安局长等职，故对上谄，对下骄，其态度颇为人所不满云。余乍观其名，即失笑，古代龟卜，以龟甲薰灼，视其裂纹，以定吉凶，故龟称灵物，宋以灼灵名，殆以龟自况欤？又彼之亲信组员姓刘名恨我，盖鸳鸯胡蝶派人物也。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因病请假。下午仍为办报销事忙了半天。领得防毒面具一副，须负责保管，亦一赘累也。夜，写所谓《书后》一则，盖部中读书会规定须人写一篇者，余特以文言书之，中引《汉书》东方朔传《抵掌树颊》语，预料所谓主任或秘书之流，必不知其出处也。严长衍自浙返，贻余虎骨酒。我军攻入南昌。

二十八日　晴

今日部务汇报，鲁副主任报告抗敌演剧第九队将拨归第二组管理，其事甚突兀，汇报散后，张组长与鲁副主任力争，未决。田汉携京戏班来桂，已开演多日，马彦祥送戏票两纸来，因出席部汇报，未能往观。

二十九日　阴

时有微雨，去年郭沫若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资格，致手函于余，邀人第三厅，因编制名额已满，以中校服务员名义呈部加委。余于四月二十九日赴厅报到，匆匆已一周年矣。是时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余报到之日，天气晴朗，□午□时忽来警报，余兀坐办公室，若无事者，未几敌机来，我机亦升空迎战，敌弹落昙华林天主教堂附近。霹雳一声，屋瓦为震，余急仆地，同事朱光暄至今尚引为谈资云。下午六时半，艾青邀作小饮，座有舒群、鲁彦及杨太阳。饮毕赴愈之寓闲谈，回寓已十二时。

三十日　星期　晴

今日照常到部办公。主任有训令给张组长，抗演九队为三组管理，二组则协同指导云。张铁生因足疾卧病省立医院，特往访之。接莫芷痕自重庆来函。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五月

一日　晴　　为《广西日报》五四特刊撰短文，成三分之二，高扬自南岳来，寄宿余寓。接仲坚来函。彼曾代表张暄初、吕戴之登报声明，并未与吴佩孚往来，将广告剪寄。函中又述及仰高为债累，经假执行查封财产，余寄存仰高处之书籍，已转交仲坚，凌乱一箝，尚无暇代为整理云。

二日　阴晴

为了文债，请假一日。但只成短文一篇耳。天气闷热，精神不振。午与高扬小酌，晚与愈之小酌，略饮三花酒五两而已。余立意脱离政治部，愈之亦同意，惟因张组长埋头苦干，不便向其提出，奈何。甲原来函，附小说稿一篇。

三日　晴

给阿庄信，并汇法币六十元，托生活书店转。复圣陶信，复甲原信。夜，月食，以望远镜窥之。附近居民竞放鞭炮，敲铜铁器作声，亦有燃香烛，烧纸钱，望空礼拜者。

四日　晴

中午赴省立医院视铁生疾。校《国民公论》十页。《中学生》装订已毕，明日准期发印七千份。夜与联棠、锡光饮，过饱，睡中多噩梦。

五日　晴

连日督同李文辅造报销。前被窃去公款一百八十元，已先后赔垫五六十元，但昨今两日结账结果，尚缺二百元之谱，是一百八十元之外，又须赔贴七八十元矣，账必有误，当细细查之。管账实非我所长，自己所有的钱尚管不清楚，如何能管公款，以前实不应贸然接管，今啮脐莫及矣。沈锦如自玉山来信。

六日　上午大雨

六时半跣足赴部，沿途除小贩外，甚少其他行人。午后放晴。彬然自两江来。夜与彬然、联棠饮于四五六菜馆，女招待送来枇杷一碟，云今日立夏，例须吃枇杷也。重庆连日遭轰炸，磁器口恐亦非安全地。

七日　星期　晴

在寓休息，整日未出门。天热，欲为《中学生》写文，未果。致志行、君松及开明夏丏尊、章雪村、王伯祥等函。复锦如、仲坚函。夜与高扬、覃必陶饮虎骨酒，微醉。

八日　晴

上午出席纪念周。正午起轮值部值日。下午三时参加小组会议。夜与光暄、文圃，谈辛亥革命前后故事。

九日　晴

正午把总值日勤务交与张友慈。高扬今晨乘八路军办事处车赴重庆。舒群来。高扬介绍电影放映一队徐苏之来，携有所撰剧本，当托舒群为之审阅。

十日　晴

报销尚未妥好，烦闷已极。夜应何鼎新之招，赴其寓所宴饮，闹酒，鼎新饮三花酒约十余杯，酩酊大醉。晨二时许，大风雨，梦中惊醒，亟闭窗户，头痛甚，盖三花酒作祟也。

十一日

上午雨未止，请假半天，为《中学生》写文。中午，雨仍未止，雨伞套鞋均在部中，赤足往七星岩吃面两碗。一时后放晴，到部办公。六时往访愈之，谈半小时，即返寓，倦极，倒头便睡。

十二日　晴

李文圃、张履绥连日帮同办报销，大致楚楚，明日可送出。夜，在何鼎新家吃寿酒，被摊派筵资叁元五毛。舒群昨送来朝鲜义勇队李达所作文一篇，嘱介绍给《国民公论》，今晚去开明访愈之不遇，忘将该文交开明同人留交愈之。

十三日　晴

报销册送出，亦了却一桩心事。上午开小组会议，争辩三小时，无甚结果。下午出席部务汇报，又费了三小时，甚矣开会之浪费时间也。莫芷痕自重庆来函，附有阿庄信。重庆三四两日遭狂炸，芷痕夫妇携同两孩子，步行到磁器口，宿余家。其幼孩仅五月，因病在医院中，医院附近落一弹，藏腑被震伤，不饮不食，势将不救。阿庄信中，惊恐之态毕露，云将迁居离磁器口一里余之山谷中。阿龙在沙坪坝，亦非安全区，可念也。力扬来信，已到重庆，正值大轰炸后，谓悔不留桂林，并谓如无决心上前方者，桂林实为最佳之后方云。夜与愈之、季龙、鲁彦饮于东坡酒家，愈之作东道主。为《中学生》写稿，十二时半睡。

十四日　星期　晴

脚趾间患湿症已久，俗所称“香港脚”也。昨夜右足小趾间微觉涨痛，今晨更甚，且小有浮肿，不以为意，仍到部办事，至午，痛甚，肿亦愈甚，不能穿皮鞋。今日星期，省立医院停诊。忍痛办公事若干件。复芷痕、阿庄信，致范寿康信，又复力扬信，并附致蓬子信。重庆此次遭狂炸，死伤万人，侵略战争本为最野蛮最落后之战争，然亦初不料敌人无人性一至于斯也。晚六时雇车至水东门，下车渡浮桥至寓所，一步一跷，苦痛已极，入晚，寒热作，岂疮口有丹毒菌侵入与？

重庆大轰炸

十五日　晴

右脚痛甚，肿亦加甚。上午十时许雇轿赴省立医院，费法币一元五毛。欲住医院，以无空床，不果，但轿子已回去，无法再度浮桥回寓所。电商张组长，允为在新生活宿舍觅一空房。包扎后，即雇车赴新生活宿舍。茶房皆愚蠢冥顽，呼唤不灵，幸勤务王梓斌为余取被褥蚊帐来，布置稍妥帖，倒头即睡。未吃夜饭。入夜，热度甚高，头痛欲裂。鲁彦来。

十六日　阴

时有微雨。上午热度已减，但疲倦甚，不思食。下午二时，雇车赴省立医院。医言确系丹毒，但热已退，肿已减，无妨也。换药包扎时，大痛，额汗涔涔下。归过皇城饭店，吃鸡面一小碗。黄包车夫索重价，仅来回一次，坐待约三刻钟，付与桂币一元六毛，方悻悻而去。张组长谈抗战前途及本组同人工作态度，颇有感触。连日读左舜生编《中国近代百年史料续编》终卷。《救亡日报》高颢女士来信，嘱为写时论一篇。有白怀民者，主编《旦华》半周报，在五月十四日出版之第十号中，对余破口大骂，不值一笑，当置之不理。昨张组长转述陈此生、千家驹言，亦望余取不睬态度，盛意可感。

对破口大骂者置之不理

十七日　阴晴

足疾稍愈，仍去省立医院换药。耳疾复发，久不愈，省立医院有耳鼻咽喉专科，顺便也请一看。晚与鲁彦在长沙饭店吃饭。为《救亡日报》撰《时论》一则，十二时方睡。雨大作。

十八日　雨

昨晚所撰文，太浅露，不宜发表，弃之。午后到部办公。三时，去省医院就医。晚与鲁彦吃排骨菜饭，家乡风味，大佳。定制广西式制服一套，值法币八圆五，约定二十一日取。愈之来。

十九日　阴晴

足疾大愈，明日起可不请医师包扎矣。耳疾仍继续诊治。六时与光暄饮于东坡酒家。评剧宣传队在桂北路金城大戏院演剧招待行营人员，凭证章入场，以天闷热，场子小，未往。赴开明书店，与锡光谈约一时许。龙□□送来所编《逸史》半月刊第一号一册。

二十日

上午大雨，午后又放晴，闷热潮湿不可耐。浮桥仍未通，为往便利计，仍暂住新生活宿舍。晚六时，赴开明书店，彬然本定今日来，但未到，定为上午大雨所阻耳。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今日余轮值休息，整天在新生活宿舍中。晚六时，去《广西日报》社访艾青未遇。彬然已来，在开明剧谈至十一时。今日为《中学生》写文，成二千言。

二十二日　阴，时有阵雨

上午因足疾未出席纪念周。晚六时去开明访彬然，则已偕愈之下乡访杨东纯去矣。天气闷热，不舒服之至。

二十三日

上午有阵雨，仍奇热潮湿。今天本想搬回东江路去，但上午未及搬，到了下午，大雨，只得再住下去。

二十四日　上午大雨

由寓所到部，衣尽湿。大便不通四天，忽头痛，口腔及牙龈肿痛甚，下午即请假回寓休息。服泻剂，大泻四次，疲倦甚。整天未吃饭，只吃鸡球面一碗耳。

二十五日　阴

疾少愈，仍签到办公。数日前得通报，政工人员一律申请入党，不申请入党者须说明理由。张组长颇望余能入党，允加考虑，明日作复。

二十六日　阴，上午有微雨

昨晚为入党问题，详加考虑，决拒绝申请入党，并说明理由云："余向未加入何种党派，犹忆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友人沈剑侯自粤返，衔命组浙江省党部，讯余入党，愿任绍介。余谓入党犹之处子适人，一朝加盟，终身以之，非审思熟虑不可也。剑侯深以为然，不复相强。厥后余入书肆为编辑，日埋头故纸堆中，于政治雅少兴趣，入党之事，遂亦淡焉忘之。'八一三'沪战骤起，仓皇反乡里，故乡陷，辗转至汉皋，得友人之介，入军委会政治部任事，去年冬，又奉派来本部，以迄于今。最近奉命，政工人员一律申请入党。自维才短，于分内事尚感不能应付，若更加以党内工作，势必捉襟见肘，用是踌躇，未敢遂奉命。然余非不愿入党也；余今之主张犹与十年前同，以为入党犹之处子适人，一朝加盟，终身以之，非审思熟虑不可。若在至短促之限期内贸然加盟，于己于党皆失轻率。语有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正以举事之初，未能详思熟虑耳。余雅不愿以至郑重之事而轻率出之。敢请稍加时日，俾得从容筹虑。谨案通告第二项'不申请入党须说明理由'之规定，申明理由如上。"

拒入国民党

二十七日　晴

因足疾移住新生活宿舍已十二天，今日搬回东江路寓所。十二天未洗澡，脏甚，皮肤为之发痒。四时半，偕同生活书店店员赴七星岩前江中洗澡，水清见底，凉快之至。今晨参加早操，本部实行早操已两周，余因足疾未参加，今日为最后一次，此后行营将实行军事训练，为期三月，每日一小时，未尝受军训者皆须参加云。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照常到组办公，晚六时。陈一之邀作小饮，饮肉冰烧约半斤，味较三花酒为佳，但含有玉桂气，品不高。正举杯谈笑间，鲁彦、舒群亦来。为《中学生》续写《认识你的祖国》，成三千言，今晨送去。张天翼自湖南溆浦来信。

二十九日　晴

军装方付洗涤，上午因之未出席纪念周。下午六时，邀舒群、必陶、鲁彦、锡光饮，鲁彦、锡光未来。天热甚。购游泳衣一，直法币二元八毛。沈春晖来信。连喝两天酒，脚疾复发。

三十日　晴

鲁彦因他事受刺激，又提辞呈，张组长坚留之。晚，愈之邀张组长、鲁彦及余在天然酒家吃饭，谈鲁彦辞职事，愈之似表同意，甚奇。饮后，同至开明书店，他们将在愈之房间内作长谈，看来非谈到一二点钟不可了，余不耐，与张梓翁等谈些空事，悄然返寓所，时已十一时半矣。

三十一日　晴

昨夜有风，天气转凉。《中学生》卷头言昨已交出，如释重负。午后六时，与鲁彦在中山公园饮龙井茶，咬西瓜子，大舒适。八时半返寓。忽有阵雨，约一小时即停。十时后，云破月来，夜凉如水。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六月

一日　阴

部内饭菜愈来愈坏，且多凉拌者，如何能够再吃下去，万一染了伤寒及霍乱，如何是了。今天起决计停止包饭。中午和张组长及鲁彦，在中山公园吃小笼馒头，很可口，但价太贵，二十只要大洋六毛，大有“吃不起”之感。晚上在开明书店吃夜饭。鲁彦也来了，同去看艾青，谈得很久，又一起去吃点心。回寓已十一时，遇雨，衣服都湿了。今天到开明，原意是找祖璋（祖璋今天从两江来），可是祖璋出去了，没有碰到。脚趾间又作痒，看来，“香港脚”又要复发了。

二日　阴

下午轮值部值日，照例应该在值日官室里宿夜。值日虽不是苦事，但二十四小时内不能外出，那便等于坐拘留所了，所以同事中间轮到值日的，都要皱眉头。阿庄来信，说四姊有来桂林的意思，征求我同意。她来，我是欢迎的，但这样长而又危险的路，她如何来得，还是写信去阻止她罢。八时即睡，人声嘈杂，风又大，睡

得不大舒适。

三日　阴

上午还是值日，到正午方交卸。二十四小时的值日，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值日官室在收发室的背后，昨天六点钟后，收发室里似乎没有人了，今天早上就发觉他们昨晚有件重要公事没有送出，就是第三组里发的“政治报告要点”，这样不负责，大大不应该。写一封长信给阿庄，有三四千字之多，十二点钟方睡觉。

四日　晴

整天在寓里，实行休息。脚病又发作了，今天特买一双草鞋式的皮底鞋来穿，怪舒服的，只是赤脚穿了走出去，人家都要瞟我一眼，怪不自然的。我真羡慕那些穿草鞋的，他们不生脚病，真康健。昨夜写的长信，托生活书店寄，又汇了五十块钱去。

五日　晴

脚趾肿痛，未出席纪念周。平日懒写信，重庆炸后，张阆声、孔雪雄、贺礼逊、顾作之均无信息，颇以为念，特在重庆各报联合出版之日报上，登一启事，问安否。今日阆声及作之夫人均有信报平安（作之已去陕）。汪允安来信，为言礼逊无恙，已迁居城外。惟雪雄尚无信来，可念也。采真自上海来信，为所编《中流》半月刊索文。姜冰心自湖南来。急欲谋事。

六日　晴

脚疾又作，上午请假休息。办事，看书，都无心绪，疲倦已极。

七日　晴

脚疾昨经省立医院诊治，渐痊可。晚六时与愈之等在公园饮茶，吃蒸笼馒头及水饺子。冰心事，愈之允为设法。

八日

连日天气奇热，今晨忽转凉，九时后大雨倾盆。晚与陈一之、戴丹山饮，吃北方菜，家常饼甚佳。去开明，与梓生、锡光等谈闲天，十时回寓。大风，不能点灯，即睡。沈春晖来信，云许志行在沪抑郁无俚。

九日　晴

冰心谋事，有成功望，甚慰。晚在东坡酒家与陈亦卿、汪廷咏、曹雪深及冰心、履绥等小饮，皆同乡戚友也。廷咏为挹清之侄，颇能敏。挹清墓木已拱，其妻乃余表姐，贫困甚，今在故乡，不知作何状也。致张天翼函。

十日　晴，入夜大雨

张天翼、谭丕谟来函。丕谟著《清代思想史》，拟交开明书店出版，开来目录，嘱为转寄。夜七时半，欲为《中学生》写文章，而大风起不能点洋灯，未几，大雨

至，窗上玻璃已破，雨自北窗打入，其势不可当，以被单遮之，风雨终宵，夜凉如深秋矣。

十一日　星期

向晓雨尚未止，八时后渐放晴。星期日公事较少，抽暇为《中学生》撰文，并与王心恒博棋两局，皆胜。夜与季平夫妇在味香园吃包饭，菜甚可口，且清洁，决自明日起包中晚两餐，价每月十四元。

十二日　晴

足疾未痊愈，不出席纪念周。《中学生》文已写成，亲自送交锡光。彬然昨自两江来。朱佩弦来信。晚与黄启汉，千家驹、范长江及愈之、铁生、季龙饮于太白酒家，季龙作主人，谈甚欢，下次轮由愈之作东云。偕家驹、铁生回东江路，大黑，以桂币二毛购八卦灯一，家驹、铁生各携其一，灯光惨淡，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与范长江等相聚

十三日　晴

冰心与愈之及国际新闻社李君接谈后，李君等嫌其暮气太深，彼欲去国新社工作，恐不成。昨晚长江问余与冰心关系密切否，余告以祇同乡关系而已。今日以此情形托履绥转告冰心。萧而化来。国新社来函，为“七七”两周年纪念征文。艾青来信。

十四日　晴

代王心恒搜集“七七”以来敌对我物资榨取政策之材料。晚与愈之、季龙在中山公园饮茗，吃馒头水饺，谈至十时方回寓，鲁彦亦在座。志行来信。

十五日　晴

此间将有《桂林晚报》出版，主持者为行营政治部第二组组长邱扬武　第三组职掌宣传，而事前无所闻，事后亦不参预。季平言，初发起创刊《桂林晚报》者，为钟期森、汪止豪等，汪与王心恒有旧，邀之参加，王献媚邱扬武，怂恿邱出任社长，并以行营政治部名义刊行。汪等闻讯，大懊丧，然已无及矣。按王为行营政治部上校秘书，不识大体，平时与二组同志不甚接近，往往因公文之分配不适当，引起组与组间之磨擦，若《桂林晚报》事，不特侵犯第三组职权，且使地方与中央机关因此多一层隔阂也。晚，愈之招饮，地点为天然饭店，除启汉等外，多一杨东纯。

十六日　天气闷热

昨日愈之坚嘱为《国民公论》写一长三千字之论文，论甲午战争失败之原因，今日须交稿，午后特请假半天，预备动笔；而午觉醒来，已钟鸣四下矣。头昏脑涨，一个字都写不出。五时许，忽降阵雨，而闷热如故，六时，进城理发。六时半，

启汉招饮，仍在天然酒家。九时回寓，凉风起，急篝灯作文，至晨四时脱稿，计三千余字，如愈之约.

十七日　晴

上午请假，睡至十一时。中午与千家驹、张铁生及愈之、鲁彦在金龙酒家吃茶点以当午餐。二时，同赴定桂门外漓江中游泳，长江亦来。四时乘汽车至广西地方建设干部训练学校参观，在东纯家晚餐。九时，徒步返，十时一刻回寓。未几，大雨倾盆，屋漏，以雨伞当之，仍有蒙蒙细雨吹入我床，睡不安。阿庄、伯宁来信。

十八日　星期　雨

昨宵整夜大雨，今犹未止。写家信，长一千言。中午穿草履撑雨伞出门，拟赴味香园午餐，而浮桥已断，街面水深没踝，遂折至鲁彦寓所，约鲁彦、必陶、而化同赴桂东酒楼午餐。昨晚已感不适，午后身热大作。

十九日　潮热，时有雨

宛如江南黄梅天气。热仍不退，但幸腰背不酸痛可决其非肠窒扶斯也。舒群来，手按余额，大骇，彼亦少见多怪耳。夜多梦。鲁彦来视余疾。

二十日

热仍未退尽，但精神尚佳，胃亦促。愈之来。舒群偕立波来。服中药一剂，方用去年十二月阎声所开者，颇觉有效。天仍潮热，时有阵雨。彬然、祖璋来信。

二十一日　晴

热已退，继续请假两天，以资休养。今日为阴历端午节，生活书店备有粽子，粽子本为余所喜吃，小病初愈，未敢恣意啖食，只吃了一只，总算是应景也。生活书店同人开全体干事会，邀余列席，会后有余兴，余告奋勇，歌昆曲《惨睹》一支，面红耳赤，窘不可言，殆所谓自讨苦吃矣。愈之，鲁彦来。

二十二日　晴

身体已恢复健康。午后约同鲁彦及萧而化练习游泳，遇陈此生，颇多指示，惜余未能领会也。

二十三日　晴

照常到部办公，积压之例行公事，大多已经邹也鲁办妥，亦大快事。复张天翼、谭丕谟信。祖璋自两江来，午后六时特去开明书店访之。鲁彦亦来，谈颇久。

二十四日　晴

午后起轮值部值日，桂林自前数日起改用陇蜀时间。夜间二时，余正酣睡，总值日来巡视，唤余醒，谓应巡视全部一周，余漫应之，转身又熟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正午交卸部值日职务与张导民，下午四时即返寓，携游泳衣赴江边，单身入水，鲁彦、而化、必陶等均在，见余大呼“勇敢”。日光不足，江水甚冷，入水不一小时，已觉不可耐，急登岸，赴广东酒家吃鸡球面一碗。邢桐华肺病日深，请假已三月余，张组长嘱余讽其辞职，并告以当为筹划四五个月之生活费。

二十六日

上午有阵雨，脚有湿气，一个月来常穿草鞋式之皮底布鞋，今日因出席纪念周，改穿皮鞋，站立一小时，即痛不可耐。天气潮热，精神不振，欲为《中学生》写论文，几次提笔伸纸，不能著一字。

二十七日　晴

萧而化决意进行营政治部，惟为编制所限，只能补一上尉缺，意有未惬，张组长特邀萧午餐，详述困难情形，萧表示谅解。必陶亦将入政治部，补鲁彦缺。下午回寓已晚，不及入水游泳，在七星岩前江中洗澡，所谓聊以解嘲也。

二十八日　天时转凉，有雨意

晚五时广东酒家小饮，忽雷雨大作，霹雳一声，宛如炸弹爆发，座客皆惊惶起立，行人有仓惶避入店铺中者。未几，舒群偕特伟来，遍身淋漓，如落汤鸡，邀与共饮，饮青梅酒半斤，微有醉意。归与鲁彦、叔羊下象棋，意兴勃发。张组长请委派萧而化、覃必陶为第三组组员之签呈，今日批回，云“查明是否党员，再核”，此白主任所谓关门政策也。

二十九日　雨

上午特请假为《中学生》写文，题为“两年来抗战形势之发展”，约三千余言，所谓抗战八股也。午后，到部办公。五时，饭于广东酒家，遇第一组组员陈伯康，招余共食。陈近为同组所排挤，鲁副主任以陈不愿入党为借口，下令免职，陈谈次颇多牢骚云。新安旅行团派一小朋友来，云定于“七七”纪念日献蒋委员长、白主任、李司令长官、黄省主席锦旗各一面，嘱余为撰拟词句。

前日接到潘养光转来君松函。报告故乡琐事甚详，云郑樊候、张信甫及孙霭堂已作古人。宋同曾毕命时，大呼“要为余复仇”及“再补两枪，快点结束”等语，似被执行死刑者，不知因何事一至于此，当去函询之。李致中已沦为乞丐。仰高返乡，与吴桐生合作，大开烟赌场，堕落至此，曷胜浩叹！前据欣木来信，云仰高在硖石任烟酒税局长，果尔，则不惜作汉奸矣。此君小有才，惜读书不多，终于走入歧途耳。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七月

一日　阴　时有阵雨

足疾有复发之势，晨六时半，赴省府出席国民月会，白主任主席，历两小时始散会，足面浮肿，行走渐感不便。晚，摘录鲁迅语录若干条。十二时睡。孔雪雄来信。

二日　星期　阴，时有阵雨

今日余轮值休息。上午欲写短文，未成。下午，彬然、光暄、锡光、必陶、鲁彦及季平夫妇相继来，谈甚久。足疾大作，不良于行，而彬然强余同赴美丽川吃夜饭，情难却，允之；剧谈至十一时，畅快之至。顾节安（作之）自西安来信。

三日　阴，时有阵雨

足疾转剧，行动困难，上午未出席纪念周。天时热，漓江水清，正学习游泳之大好机会，而足疾大作，不能下水，焦急之至。

四日　阴晴

足疾加剧，奇痒不可耐。晚六时，舒群、艾青、立波三人出面，邀在桂文艺家在南京饭店聚餐，商筹备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事，出席者三十四人，当场推出筹备员二十一人，余亦被推在内，余非文艺作家，亦所谓滥竽充数也。乐群社文化部邀作晚会，以时间冲突，不果往。

五日　晴

第三组请委覃必陶、萧而化为组员，因履历表填十四年入党，鲁副主任批“暂缓”。冰心来桂将匝月，找职业无着，履绥颇为着急，欲余为之设法，其奈爱莫能助何！夜，鲁彦来，谈至十二时方去。

六日　晴

上午因疲倦未到部。足疾仍未见减轻，皮肤发炎，痒且痛，医生亦感束手。为《南方》撰短文，题为《略谈文字游戏》，凡千言。夜有阵雨。

七日　晴

足疾依旧，勉强到部。传言总部有调张组长为设计委员之说，恐非无因。在开明书店吃晚饭。七时，雇车赴水东门，为游行队所阻，坐待一小时，方得通过。来桂林后，第一次见群众执火炬游行也。大江以南战利品展览会今日开幕，会场假乐群社

八日　晴

因足疾请病假一天。上午赴省立医院换药后，雇车往开明书店，在开明午餐后，倒头便睡，为警报声惊醒，锡光扶余步行，足趾皮肤溃烂，不能穿鞋，赤足行，狼狈万状　下午二时半返开明，足肿痛，人亦疲倦。晚，张组长来，言被调为设计委员，已有部方来电证明，余与季平亦调重庆总部服务。今夜不返东江路寓所，即假榻开明。

九日　星期　晴

力疾到组，预备办交代，欲住省立医院，以无床位，不果。晚仍寄宿开明。与愈之等谈四度空间，及其他哲学问题，不觉夜深。给阿庄信。

十日

上午赴省立医院，医生言已有床位，但须今晚方可入院。赴部与第五组组长纪万德商办经手之印刷费交代手续，大体均解决。朱光暄上辞呈。李文圃亦准备辞职。七时，入省立医院，床位为“普东十三号”。雨声淅沥可听，不半小时即入睡乡矣。

十一日

晨四时半，看护小组就来把我的帐子掀起了。看鲁迅杂感文，选录二十条左右。到下午才换药，足趾皮肤全溃烂，痛极。光暄偕陈一之来。一之言，此次余等被调，完全为不肯入党的缘故。又说，这消息他早已知道，并且对王文彬说过，王颇为重视，即专电香港《大公报》报告云。因为没有接到部方正式命令，名义上还是行营政治部中人员，所以特地做一报告，说明因病在医院休养。这报告上午送去，下午鲁宗敬即批回，写“准假一周”四个字。履绥来。

十二日

早上换药，不用油膏，改用药水纱布。上午李文圃来。光暄偕陈一之，汤养吾、蒋匚丨来。下午，张季龙、张铁生、林其英、姜冰心、许瑾等先后来。选鲁迅语录若干条。入夜雷雨。

十三日　晴

选鲁迅语录数十条。何鼎新自河内返，为余购到衬衫、汗衫裤及安南土烟，共计法币十二元有余。《扫荡报》及《广西日报》均载余等奉令调部之新闻。铁生、文圃、其英及锡光、祖璋等先后来。

十四日　晴

足趾间溃烂处渐愈，但又奇痒不可耐。冰心来。沈叔羊送来饼干一盒。科学印刷厂送来饼干一听，香烟八罐。写家信。张天翼来信。乐群社文化部来函征文。张铁生来。转述姜君辰言，嘱写《中华民国的故事》一书，可长至十万言，每千字至少致送稿费四元，允之。今晨八时半有警报，避入山洞，至下午方知是防空演习也。

十五日　晴

零时三十分有警报，一时四十分解除。陈伯康、朱光暄、沈叔羊、李文圃、张履绥、林其英等先后来。足趾溃烂处渐痊耳。

十六日　星期　晴

铁生来，云愈之恐余需钱用，嘱送来法币五十元，婉却之，并道感谢之意。愈之拟创办文化供应社，邀余任专任编辑，征余同意，余表示愿意担任。叔羊携围棋来，与之战数局。光暄、文圃等先后来。晚有阵雨。

十七日

为《抗战文化》撰短文，未完稿。汤养吾携《新华日报》三份来。光暄、文圃来，下象棋数局。时有阵雨，气候转凉，夜须盖薄棉被。

十八日　雨

足趾间奇痒，流黄水甚多，问医生何日可告全愈，则笑而不答。续为《抗战文化》撰短文，竟，约三千言，派勤务王梓斌送去。陆联棠、覃必陶、萧而化来。《救亡日报》社林林、立波、易庸、翁从六联名请吃夜饭，辞以病。作报告，呈主任梁（寒操）、鲁（宗敬）。

十九日　阴，时有阵雨，且发大风

因足趾间流黄水过多，今日换药两次。光暄等来。十四号床一病人，经施手术后，彻夜呼痛，为之不能安睡。

二十日　阴，风未全息，时有微雨

移十二号床位。林其英送西瓜来。前数日《扫荡报》登有出售马铃瓜，定价每磅法币一元云。接文协会通知，明日召天筹备会。冰心、铁生、光暄、文圃等先后来。今日行营政治部迁七星后岩办公，避空袭也。

二十一日　晴

腹饱胀，未进早餐。下午一时半有警报，三时始解除。唐锡光来，携有圣陶自乐嘉来函。《中学生》因集稿太迟，本期不能如期出版。铁生、光暄来。为林其英作报告，呈厅长郭沫若。

二十二日　时有微雨

零时十五分有警报，铁生适来，同避入岩洞中，不一小时即解除。鲁彦来。连日摘鲁迅语录，近百条矣。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为《中学生》写文章，题为《谈气节》，未竟。陈伯康、朱光暄、张履绥及彬然、锡光等先后来。与彬然、锡光讨论今后《中学生》编辑方针，甚详。开明书店每月送《中学生》编辑费百金，彬然主分余二十元，却之。

二十四日　晴

彬然偕锡光来，适医生为余注射虎列拉菌苗，余劝彬然亦受注射，彼怕痛，强而后可。续为《中学生》撰文，仍未完稿　许璀、光暄、履绥等先后来。大便不通已三日，夜服红色清导丸两颗。

二十五日　晴

大便仍不通。林林偕其弟来。锡光来，传愈之言，希望余能早日出院，因文化供应社拟自八月一日起办公也。续为《中学生》撰文，已完稿，仅近三千言耳。服泻剂。

二十六日　晴

冰心来。前后辑鲁迅语录已近二百四十余条矣。大便已通，精神大爽。

二十七日　晴

经医生许可，签出院证。与账房结帐时，因彼态度不逊，呵斥之，几至口角。晚六时，王梓斌来，为余雇车搬行李，移住开明书店。计住医院前后十八天，足疾仍未痊愈也。

二十八日　晴

晨八时，文化供应社在环湖路十九号开会，曹伯韩、秦柳方、张健甫、张志让、张铁生、陈此生、胡愈之、王鲁彦、朱光暄等，议决分组办法、八月份编书计划及专任编辑人数。曹伯韩、张天翼及余皆为专任编辑，天翼未来前，由鲁彦代理。夜八时有警报，余与锡光、光暄同逃，迷失途，不知山洞所在，而飞机声已隐约可闻，急伏河边草地上，锡光闻机声断言只一架，决非敌机，仍为防空演习无疑，余初不信，既闻飞机盘旋不去，而高射炮不发，则亦大慰，知为防空演习也。未几，警报解除，循原路回。购西瓜食之，淡而无味，但亦解渴。回开明后，愈之又购大西瓜一只，五六人分吃之。王伯祥来信。

二十九日　晴

终日无所事，吃饭，看书，睡觉。今日迁住环湖路十九号。

三十日　星期　晴

上午文化供应社开会，重新确定八月份编书计划。复王伯祥信。

三十一日　晴

上午，去东江路七十二号寓所，选鲁迅语录。十二时一刻有空袭警报，偕鲁彦躲入七星前岩小洞中，敌机投弹，声甚厉，空气波荡，风自洞口入，妇孺惊呼，一时骚扰甚。三时，警报解除。省立医院及广播电台均被炸。七时回开明宿。无街灯，十字路口瓦砾堆积，电丝纵横，颇难行。《救亡日报》来函，约明日午后二时，派记者来访问，征询对于英日谈判之意见。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八月

一日　晴

文供社本定今日开始办公，但办公桌尚未送来，无法工作。经公决，明日上午在东江路四十二号集会（东江路四十二号为鲁彦寓所），顺便往舒（施）家园等处找房子，将编辑部迁移彼处，便躲警报，且可安心工作也。彬然、祖璋来。接阿庄来信。连日脚仍浮肿，每日换药。

二日　晴

上午，愈之等十余人集鲁彦寓讨论编辑事宜。施家园无适宜房屋，鲁彦寓所亦不合办公之用，决暂时仍在环湖北路十九号办公。中午，吃绿豆粥、大饼充饥。以书面答复《救亡日报》问。

三日　晴

吴觉农来。中午，愈之宴觉农于新生菜馆。饭毕，同往七星岩看地皮（李重毅有地皮若干亩，愿无条件租借于文供社及国际新闻社，搭盖房屋，作办公处所）。愈之导觉农游岩洞，余与陈此生坐候于岩洞外，忽大雷雨，历两小时始止。归途路泥滑倾跌，手背皮擦破两处。孙世扬来函，并附章氏国学讲习会及《兼明》月刊编辑沈延国启事各一则，嘱为登报剖白。昨日《救亡日报》载有谭辅之文，特致函该报，请将昨日寄去之书面答问交还，以示羞与为伍之意。

四日　晴

上午办公。十一时半，赴东江路七十二号寓所，为便于躲警报也。十二时二分，果来警报，躲七星岩大洞，拾级而上，挤轧特甚，衬衫为汗湿透。但洞中特凉爽。安坐吸烟，不闻炸弹声。约二小时，始出洞。遥望城中及东门外火起。甫下山，见数百人向七星岩反奔，则亦随之而奔，如是者凡二次，初不知其为何因也。至七十二号寓所，登露台望，见科学印刷厂排字房附近有白烟，疑已被炸。四时半，至九良上街江中洗澡。还开明，问科学印刷厂排字房消息，则言人人殊，或言全部被炸毁，或言只震倒铅字架，盖皆未经目睹也。潘雁声自渝来函。寄重庆家信，附复雁声信。

五日　晴

上午十时过江。选鲁迅语录若干条。致《救亡日报》函，嘱登沈延国等之启事，并为之剖白。

六日　星期　晴

上午十一时过江。三时，偕阿康、阿咪入漓江浴，特伟教余蹴水法。

七日　晴

上海青年救亡团自□□步行来桂，当局未能为之设法妥善安插，致有绝粮之虞，愈之为之募集捐款，余捐法币五元。栗六终日，未能下水洗澡。晚阅上海青救团团员所撰自传，为之评定甲乙，受愈之嘱也。　胡愈之募捐

八日

龙隐岩附近有房屋出售，晨十时，偕诸祖荣前去观看。午后二时半，单身下水，适遇大雨，眼镜落水中，遍觅未得。六时，偕朱光暄、司马文森在金龙酒家饮酒甚畅。

九日

晨十时，偕诸祖荣赴东旭路长沙商店，谈判购买龙隐岩附近房屋，言定屋价法币三百元，当付定洋十分之一。三时，入水习游泳，手脚较为灵活矣。五时归，遇大雨，赤足路行，衣裤尽湿。

十日　晴

昨买定之房屋，地为公产，近省府有岩洞附近不得盖屋，已盖者亦须拆卸之令，晨十时，特偕诸祖荣过江，赴月牙山县府，查询该屋是否在被拆之列，查无结果。午后二时半，换军装，赴行营政治部第三组组长王心恒，请领七月份薪。王殷勤招待，且申诉不得不接任组长之苦衷，巧言如簧，一笑置之。

十一日　晴

县府已有回音，我们所买定的房子，不在被拆之列，上午遂偕诸祖荣前往长沙商店付款交割。午后，与阿咪同下水，凡历二小时有半。

十二日　晴

上午八时，迁入新居。新屋为三开间，两旁折为四，客堂后附搭小屋半间。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食雇大司务料理，虽无肥鱼大肉，但尚不致以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充饥云。下午，入水游泳。六时，愈之等在南京饭店聚餐，座有伯阳后人，谈甚畅。此间乡下多毒蛇，往往啮人至死，不敢回龙隐岩，仍借榻开明书店。

十三日　星期

未明即起，赴新居办事。上午有警报，入龙隐岩躲。张季龙、欧阳凡海、姜君辰及愈之等来。下午入水游泳。晚餐在天然酒家。今日中午有大雨，且下水过久，稍有不舒服之感。

十四日　晴

正午有警报，躲七星后岩。张梓生、立波等先后来。发热，服中药一剂，方用去年张阆声所开者。

十五日　晴

愈之等来。下午入水习游泳。晚餐在姜君辰家。姜太太烧酱夹肉甚佳。君辰有两男，皆可爱。商写《中华民国的故事》，君辰颇望余能二十月上旬写毕，则亦漫应之。

十六日　晴

近防空司令部规定，敌机入省境，则在独秀峰点红灯一盏，敌机有袭桂模样，则悬红灯两盏。寓所适对独秀峰。中午，张梓生偕其二子来，愈之亦来，而余等于十时前吃午饭，彼等来，已饭尽菜光矣。未几，见独秀峰悬有红灯两盏，亟与梓生往七星后岩躲，而警报始终未发，愈之大引为笑谈。季平来。

十七日　晴

上午，文化供应社开编辑会议，愈之筹皆出席，下午入水游泳。

十八日　晴

房屋用竹盖，一雨便漏，今日雇工加盖稻草，并平门前地。夜有雨，屋子还是漏、今年如何过得冬季来也。阿龙来信，附有渭滨表弟国藩内侄及老仆顾锦松等自故乡来信。今日下水游泳。致叶籁士函。请其代领储蓄金及前三厅所扣各费。

十九日

彬然、锡光、季龙等先后来。下午，下水游泳。晚在天然酒家聚餐，座有夏衍。堂倌送来臭菜汤一碗，不可向迩。夜，大雨，宿环湖路开明书店，十二时方睡。接陈伯康自重庆《扫荡报》来函。

二十日　星期

晨六时，回龙隐岩。施家园有新屋出租，中午，愈之来、同去看那新屋，尚未竣工也。谢声纮寓所与余等望衡对宇，彼特来访问。下午入水游泳。写《抗战建国手册》编例。夜，大雨。今日《救亡日报》登出沈延国等之启事。

二十一日　晴

林林、孙陵来。下午入水两小时。写家信，附复陈伯康一函。致孙鹰若函，请其即将已出版之《兼明》月刊寄来。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去行营政治部，领到七月份薪。下午游泳二小时余。为《中学生》写论文，题为《怎样认识孔子》。

二十三日　晴

编《三民主义要义》。下午游泳二小时许。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买鸡一只，亲自动手宰杀。愈之、艾青来。下午习游泳。晚，愈之等约天

然酒家聚餐，讨论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事。《救亡日报》出版两周年纪念，假乐群社招待文化界，餐毕，偕愈之等前往，杨东莼亦接踵而来。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彬然来，饭后小睡，即相偕下漓江习游泳，彬然下水不及十次，已能浮水矣。

二十六日　晴

上午九时一刻有警报，避七星后岩。午后彬然来，相偕入水，晚在广州酒家小饮。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供应社开编辑会议。下午续开座谈会，讨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愈之发言为最多。愈之观察英法德目前不至开战。四时半下水，历一小时余。六时，与愈之、彬然、季龙及千家驹在中南路国民饭店晚餐。流言余等被总部免职，命令已到，留行营政治部不发。此消息由李文圃传至锡光处，而季平亦得到同样之消息。饭后，特偕季龙访锡光，锡光谓文圃所闻确如此；再访季平，季平发红癍痧初愈，殊憔悴，据言此消息来自某君，而某君则闻诸周令钊云。按余等甫于本月上旬奉到调委命令，遽行免职，绝无此理。然人心叵测，世事变幻，殆所谓理所必无，事所或有欤？

二十八日　晴

叶籁士来函，谓已向第三厅会计处交涉领款前扣之嘉乐社费可发还，又发还医药费，两共计法币三十余元，储蓄金则尚未发还云。上午九时二十分有警报，偕张梓生及彬然等躲入七星后岩，梓生被窃法币三十元。十时二十分警报解除，于洞口遇李文圃，言日前所传余等被总部免职之消息不确。初，余等声明暂缓入党，颇为特别党部负责者所不满，曾密议，由鲁宗敬呈总部，免余等职，但结果总部调余等回三厅，未有免职处分，又颇为特别党部负责者所不满，则流言来自何方，可想而知矣。午后下水两小时，晚，在金龙酒家聚餐，到者：彬然，达三、必陶、锡光、光暄。

二十九日　晴

黄达三来。彬然来，同下水，约两小时。晚与彬然在广东酒家吃夜饭，邀逅季平夫妇，邀与同餐。今日上午九时二十分有警报，躲七星后岩。

三十日　晴

今日三次警报：一在上午七时三十分，一在上午九时三十分，一在下午二时半，均躲七星后岩，疲于奔命矣。阿龙来信，问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事甚详，此儿头脑尚清楚，可喜也。四姐、阿庄疟疾又发，可念可念。夜与舒群在广州酒家小

饮，酒酣耳热，无话不谈。酒后赴乐群社草地会饮茶。

三十一日　晴

上午行营政治部第五组组长纪万德派勤务王梓斌来，云有要事待面商，速余去，告以有事，未往。下午，下水两小时。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

一日　晴

下午下水两小时许。晚，约履绥、汪烺晚餐，在金龙酒家，光暄亦偕往。饭后，偕光暄赴乐群社记者节晚会，节目颇多，抗宣一队歌咏大有进步，最后，刘筱衡唱《纺绵花》，男扮女装，大不自然。十二时半返。

二日　晴

昨纪万德来信，邀往一谈。上午赴行营政治部，仅晤第五组组员方某，云印刷费实支数与前报部呈文所开小有不符，请余签注原因。晤王心恒，据言鲁宗敬被调为第六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被调原因，则彼推为不知云。下午下水两小时。晚与鲁彦同赴乐群社，因今晚前线出版社韦永成在彼招待文化界也。德军进攻波兰。

三日　星期　晴

上午，文供社开会。梓生、祖璋来。德拒绝英法最后通牒，英法德进入战争状态。

四日　晴

文供社干事王穆夫于前数日返湖南益阳原籍，二日向九良下街公安分局请注销户籍，据称现在办理兵役时期，王为适龄壮丁，出境须有街长证明，否则户主须负匿报之责云云。今晨特与光暄同往九良下街访问廖街长，廖赴省府开会，不遇，约下午四时再去。还赴公安分局交涉。亦无结果。下午有两次警报，迨第二次警报解除，已五时左右矣，不及往九良下街访廖街长，拟于明晨往。

五日　晴，午后小有风雨

清晨偕鲁彦去九良下街访廖街长，又未遇。晚六时再去，廖仍未回家，其家人言，可至施家园访陈副街长，复回施家园，找陈副街长，他答应明天午后一点钟给我们盖章证明。

六日　晴

上午，送一申请注销王穆夫户籍书给陈副街长，下午一时往取，廖街长已盖了章，证明他确于上月三十日离开桂林。即派干事田君往公安分局登记，总算毫无留

难，把这小小事情结束了。午后下水，遇愈之，言今晚在天然酒家聚餐，库有王造时，邀余加入。前报纸传王已病死，妄也。余与王初次见面，聆其谈吐，似对中国现状、国际局势，均不甚了了者。饭后，往国新社，参加座谈会，稍坐即退席。毛泽东有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将在明日《救亡日报》上刊出。

七日　晴

毛泽东之谈话，《救亡日报》报已刊出。他的谈话是九月一日发表的，那时候还没有得到英法宣战的消息，但他肯定欧洲战争一定要爆发的。他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是这样的：目前国际时局已处在新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战争，已进到第二个阶段，在东方虽然情形不同，亦将是一种新阶段。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迫在眉睫。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会不顾羞耻地宣传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争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与地中海沿岸。只有非侵略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威逼利诱之下，正在发生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踏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谋与德、意一房一户的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将降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但在这种情形下毫无疑义的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战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除了上述两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至少现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对于世界和平，还能与苏联呼应。有更促进美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不参加战争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与平时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更加困难，其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法西斯军阀仍想与德意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挤英、美、法出东方之目的，但自由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英日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资产阶级竟然想以共同瓜分中国，及在财政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以便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戒，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及防御美国。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更大了。但是他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与其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其疯狂的军事“扫荡”。在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以达到其灭亡中国之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大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增加了他帮助世界和平运动之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战及世界任何民族与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力量。

八日　晴

下午愈之来，季平夫妇来。五时，赴花桥堍吃烧买，计十枚，国币五毛，味大佳。

九日　晴

上午有警报，旋即解除。下午三时，于游泳场遇阳太阳，云将往湖南教书，艾青也去。六时半，特在广东酒家为太阳、艾青饯别，鲁彦作陪。艾青偕其爱人□□女士来。则作不速之客。饭后赴乐群社吃茶。抗敌宣传队第一队成立周年纪念，假乐群社大礼堂表演歌咏戏剧，特往参观，稍坐即去。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张履绥、覃必陶等先后来。张健甫自干校来。午后偕必陶下水游泳。六时，与必陶在小乐天小吃。

十一日

上午进城，赴青年会宿舍访张季龙，赴天然酒家定饭菜，赴开明书店访陈此生，未遇；赴国新社访愈之，未遇。午后，下水游泳约三刻钟，大风起，亟更衣返，旋下雨。六时进城，在天然酒家聚餐。邂逅闵志达，邀与同餐。饭后本拟讨论国际问题，而闵志达忽大发议论滔滔不休，言多未中肯，好好的一个座谈会，被他乱了。

十二日　天时转凉，下午有雨

愈之、季龙来，并介绍杨彦英来社工作。

十三日　晴

为《中学生》写论文，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开及其前途》，约成四分之三。祖璋来，同下水游泳，彼习练期间尚短，而技术较余进步也。大便闭结已三天，不舒服得很。

十四日　晴

上午访张铁生。未遇。写《中学生》论文，竟，约五千言。晚六时，陈逸卿邀往大华饭店吃西餐。王伯祥、徐调孚来信，云上月十九日乐山遭狂炸，圣陶家全毁，人则安全，现住贺昌群家。调孚信中云开明将于九月中创刊一《文学月刊》。由七个编辑委员编，实际则为调孚及振铎负责云。

十五日　晴

舒群送来《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三、四两期合刊，载有余前为《一九三九》所撰《杂谈三则》，印刷模糊，错字百出，几于不堪卒读。下午一时余有警报，避七星后岩。七星岩中已装电灯，低洼处皆铺地板，平坦易行，且宜小坐，惜匆匆忘带书报，枯坐几两小时，无聊之至。必陶来，预约小饮。六时许，偕光暄同赴所指定之东华酒家，则不见彼之踪迹，遂与光暄赴广东酒家小饮。又同赴开明，访唐锡光、不遇。

十六日　晴

今日工作最努力，编成《抗战建国手册》三四节。欧阳凡海拟在《救亡日报》编刊《介绍与批评》，约一周或旬日出一期，来函索稿。黄蜂数十头，飞集不去，颇有企图在屋内筑巢产卵之意，以火攻之，死三四头，即散去。夜，大风。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往东江路访张铁生、沈叔羊，携回被单及衣服数件。下午舒群、文圃先后来。五时半，偕舒群赴广州酒家小饮。光暄自季龙处得来消息，塔斯社公布日苏在满蒙边已停战，且订有协定，国际形势变幻，大有令人难于捉摸之感。六时半偕舒群去乐群社饮茶，遇熟人甚多。十时睡，为日苏停战协定事，思索探究，展侧不能成寐。

十八日　晴

报纸公布日苏停战协定消息，而苏联军队则已开始进入波兰边境，国际情势益加复杂。午后，覃必陶来，三时许，同往某酒家吃清炖牛鞭，大佳。又往青年会访季龙。六时，偕往潇湘酒家，应愈之之招也。八时，去国新社，看敌方广播记录，敌人对日苏停战协定，大肆宣传。又偕季龙、光暄往五美路访田汉，不遇，留便条而返。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一月

一日　晴

文化供应社循例休假。午后警报未入境。彬然来。晚，在开明吃饭，雪雄亦在座。上午访李达，催《中学生》稿。顺道访宋之英。

二日　晴

上午有警报，敌机未入境。文供社开工作会议，代陈此生主席。彬然来，午后二时方去。晚饭后忽感疲惫，六时即睡。读李何林作《五四以后的文艺思潮》，叙述扼要，观点亦正确。

三日　晴

中午有警报，隐隐闻机声。前编之《抗战建国手册》，经省府于旬日前发还，附有审查意见书，旬日来为之增补修正，颇费心力，今日午后将全部稿送省府，统计三十万言有余，如能于二月中出版，当不无销路也。今夜本有晚会，但本社同人杨彦英因事进城，农村经济研究会各同志亦未出席，遂作罢。

四日　晴

上午有警报，我机应时出动，机声轧轧，无从辨别我机与敌机，躲儿童保育院之防空洞中殆一小时，送去《中学生》稿两篇，交唐锡光。夜写《鸦片战争的故事》成三节。

五日　晴

上午有警报，但闻机声，仍莫辨为敌机抑我机也。续写《鸦片战争的故事》，成三节。傍晚，文圃来，同往七星前岩访李达，不值。去开明书店。九时半，邀文圃、雪光同赴鸿运楼吃面。临睡时觉喉间干燥，且作痛，夜半痛更甚。

六日　晴，有浓雾

上下午均有警报，敌机未入境。李达来信，云《中学生》之文，须缓一二日方可着笔，再去函催促之。愈之自渝来信，云本月十日前可返桂。喉间燥痛，大便闭结，镇日未吸烟，吃橙子十余枚，柚子半个。

七日　星期　晴，仍有雾

上午读书会，陈此生报告辩证法中之“否定之否定”，报告毕，大起辩论，至十一时余方散会。文圃来。午后有警报，历三小时方解除，敌机未入境。昨向广西图书馆借到江宁李小池（圭）著《鸦片事略》两卷，将前日所写之《鸦片战争的故事》重加修改，送交锡光。七时许，与光暄、文圃在桂北路豫丰泰小饮，店夥云有绍酒，价每斤一元六角，饮之，则长沙土酒也。阿庄、阿龙及伯宁有信来，云均健康愉快。

八日　晴

上午十一时半始开工作会议，草草开会，草草终场。午后方欲作午睡，则警报声作矣。开会与警报，一日之工作时间所剩尚有几何耶。生活书店到有《鲁迅全集》，售价六十元，售与余允打九折，今日先付三十元。

九日　晴

上午即有警报，久不解除，而机声则隐约可闻，莫辨为敌机与我机也。为《国民公论》写一论文，题为《鸦片战争中的鸦片问题》。但参考书缺乏，除向广西图书馆借得《鸦片事略》两卷外，仅左舜生编之《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及陈恭禄之《中国近代史》及李鼎声之《中国近百年史》而已。文长，仅成三分之一强。晚六时，去六合街访李达，谈时局，约一小时。左腋下皮肤病复发，去省立医院诊治，敷药后用绷带缚之，不舒服之至。 访问李达

十日　晴

上午有警报，历四小时余方解除，敌我机发生空战，有人闻机枪声云。续为《国民公论》写论文，成，约六千余言，易题为《从鸦片战争说到禁烟》。又为文供社撰辞典条目十余条，皆关于中国历史部门者。腋下昨敷药后，痒稍愈，今日仍换药一次，两日未大便，胸腹胀闷。

十一日　晴

上午有警报，敌机未入境。写家信　晚与锡光在豫丰泰小酌。赴南华戏院看桂戏，演欧阳予倩改编之《桃花扇》。庆丰年饰侯方域，小金凤饰李香君，均佳。末幕饰柳敬亭者歌《哀江南》一曲，慷慨沉郁，惟字句多增删，非孔尚任原文矣。

十二日　晴

上午有空袭警报，但无紧急警报。愈之于昨日自渝飞来，彼在香港时为余购得板烟斗，但尚在行箧中，不知形式如何，价若干也。三日来大便不通畅，天又闷热，头昏昏然，晚饭后啖广柑三个，即睡。孩子剧团寄来第二次通讯，称“亲爱的云彬先生”，拟作一恳切之长函复之。

十三日　晴

连日上午必去月牙山省立医院换药，腋下痒渐止，但药味浓烈，油膏渍染衬衣殆遍，殊感不快。大便仍未通，请医生配泻剂，于临睡时服。上午千家驹等来。下午，与愈之商讨文供社本年工作计划大纲。宋之英介绍张煌来。张天津人，为国新社特约通讯员。

十四日　星期

上午读书会，陈琼赞报告苏联新宪法。愈之新游香港、重庆还，报告观感所得，颇扼要。中午，沈同衡邀去吃饭，有清炖鸡、红烧肉。午后校文稿一篇《谈谈鲁迅风》。开始为开明《文学集林》写稿，题为《桂林杂记》。晚，九时半，风雨交作，连日燠热，当有大转变矣。昨宵服药后，今日大便两次，颇畅快。

今日文供社第二组为约写《国民必读》，召集作家商谈，到陶晓光等十余人。又今日午后有警报，敌侦察机一架入境，盘旋移时即去。

十五日　阴雨

上午文供社工作会议。有警报，约二十分钟即解除。致李达函，催《中学生》文稿。中午，铁生邀赴金龙酒家午餐，座有愈之、季龙。李达偕一熊姓者来，值余等外出，即去。晚五时，赴开明。祖璋自两江来，适外出，未晤。儿童座谈会假乐群社开成立周年纪念会，函邀列席，六时半，遂去乐群社，适桂林十余团体亦假乐群社慰劳自前线归来之文艺界、新闻界前线慰劳团，遂合并举行，长江报告桂南战局，颇扼要。有中央通讯社之沈某，来稍迟，有人阻其入场，大起冲突。余不待长江报告毕，即约季平出场，在桂中路吃酒酿蛋。天黑，购一“八卦灯”回。旬适生来信。马雪痕寄来《海风》一册。上海开明转来沈瑶珍致阿庄函，自宁波骆驼桥柏墅方培玉小学发。

十六日　晴

上午，祖璋来。中午，访李达，适有警报，与李达同避簸箕岩，三时方回社。夜，杨承芳邀赴豫丰泰小酌。

十七日　阴　晴

为《广西日报》副刊《漓水》写杂文一则，题为《观桂戏〈桃花扇〉有感》，偿宿债也。夜与光暄在豫丰泰小酌，复与锡光等看电影，为一历史片，述俄皇彼得一世故事。王西彦来信。欧阳凡海来。

十八日　雨

为萧敏颂改编高级干部训练丛书《抗战形势讲话》，第三节成。写《桂林杂记》一则。下午开读书会，愈之列席。买柑子一元，十四枚。复沈瑶珍信。

十九日　雨

写《鸦片战争的故事》一节。复吴曼华信，寄於潜《民族日报》马锡恩转，挂号发。

二十日　雨

李达交来《中学生》论文一篇，论述鸦片战争，对英帝国主义抨击甚烈，恐触时忌，为加修改后送交锡光，十六期《中学生》稿已发完。连日雨，天气转寒。

二十一日　星期　阴

天气大寒，仿佛江南严冬时节。晨八时半开读书会，张健甫报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历两小时。午后与季龙围棋，让六子，余大负。陆联棠邀作晚餐，在南京饭店，餐后复打弹子一盘，回开明歌昆曲数折，欣然回寓，过体育场，忘跨门槛，跌出丈余，幸未受伤，仅上唇微擦破伤皮耳。季平为尚仲衣遗族募款，捐五元。

二十二日　阴

天气奇冷，竟如故乡严冬矣。上午工作会议，十二时方毕。午后注辞典如干条，晚饭后，以天寒，即睡。

二十三日　晴

天气稍和缓，上午因睡起稍迟，到社已八时半矣。整日注辞典，无他事。

二十四日　晴

天气转暖。整日注辞典，约四十条。上午有警报，不久即解除。中午，张铁生费法币五元，添红烧肉两大碗，但以疱丁不善治疱，味不可口。阅报，知敌陷萧山，大为彬然夫人及其子女担忧。夜去开明，购橙子一元回，明月如昼，敌机大有夜袭可能也。

二十五日　晴

天时和暖，陈此生言，前数日之奇寒，为桂林三十年来所未有。铁生送来《生活日记》一册，邮寄重庆，阿庄、阿龙当有一番争夺矣。给伯宁、阿庄、阿龙信。今日不知何故，忽忆念妻子儿女，大感惆怅，散工后赴中北路津津菜馆独酌，邂逅张煌，彼偕一王姓者（名伯寅，字向征）同来，邀与共饮，费法币四圆余。去开明，与梓生、锡光谈，甚快。

无端忆及妻儿

二十六日　晴

腋下湿症又发，晨八时去省立医院换药。精神疲惫，工作不起劲儿。晚与光暄在豫丰泰小饮，喝了六两三花酒，精神就振作起来了，到开明去，大唱昆曲、小调。

大唱昆曲

二十七日　晴

晨八时去省立医院换药，看护女态度傲慢，申斥之。连日饮酒，精神愈感疲倦。晚，邀同事顾前夫妇聚餐，餐后唱歌，大乐。渌影亦来参加。

二十八日　星期　雨

上午读书会，杨彦英报告民族问题。彬然来，午饭后即与彬然去金龙酒家吃茶。祖璋亦自两江来。夜，祖璋请吃饭，在上海酒楼，愈之亦在座。归途天黑，地又泥泞，防跌交，跣足而行。

二十九日　雨

上午工作会议。下午四时，李鹤鸣来，商拟编撰《中国近百年史丛书》，目录大略拟定，晚睡甚早，天寒，非生炭火不暖矣。祖璋、彬然、雪光于午后来文供社，谈甚久。江帆夫妇动身返沪。

三十日　雨

为文供社编《文化通讯》稿，并撰文一篇。晚，《中学生》编辑暨开明职员在上海酒楼聚餐，菜甚美，一桌共费三十金。

三十一日　雨

曹雪深来，云将赴重庆，赠与法币五圆。十七期《中学生》稿大体已编好。司

马文森来，交来小说稿一篇（题为《狗》）。前数日张煌交来小说稿一篇，尚可用，舒群认为须加修改，遂于今日交舒群转张。调孚、均正均有信来。重庆已二十多天未来信，不知何故。傍晚与彬然、祖璋、梓生、联棠、锡光同照一相，又独摄二寸相一张。途遇林其英，云文供社所编《国民必读》，有若干种由省府编委会分送教育厅审查，彼即为审查者之一。赴南华看桂戏小金凤演《妓女从良》，甚佳。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

一日　雨

上午高其安来，云第十预备师汇来款一千五百圆（自歙县汇），以无铺保，此间中国银行不允照付，欲请开明书店盖章作保。余允代向开明接洽。午后迁入开明书店栈房，略加布置，尚觉舒适。夜为《中学生》写论文一篇，约四千言。

二日　晴

昨夜雨声终宵，且杂雪珠。七时，邻人呼“下雪了”，披衣起视，果见雪降，惟雪花甚小，未几即停，天亦放晴。午后，李重毅、夏孟辉、万仲文来。晚与舒群在豫丰泰小饮。去开明。重庆仍无信来，不知何故。

三日　阴，入晚雨

午后去开明，问重庆有无信来，仍失望而归。自上月七日接家信后，已经一月，鱼沉雁杳，实不解何故，特去一航空快信，诘问究竟，并嘱妻即设法偕同汪允安来桂林。晚写《桂林杂记》一节。陈一之邀作晚餐，其夫人所煮菜皆精美。

四日　星期　雨

昨宵多梦，盖思家也。上午读书会，萧敏颂报告辩证法。午后进城，邀何鼎新去豫丰泰小饮，光暄、文闻亦在座，共费十金。归途泥泞难行，易草鞋，虽觉冷，然亦爽快也。晚，生火盆取暖，并修改论文一篇。重庆仍无信来。

五日　阴

上午工作会议。《文化通讯》第一期已出版。彬然来信，云接到阿庄上月二十六日发出之信，报告平安，为之大慰。

六日　晴

下午高其安来。高为八十六军第十预备师副营长，去年十一月间率领士兵五十余人，来桂向行营军政处兵务科领取马匹，迄未领到，最近该师部自歙县汇来一千五百圆，此间中国银行以无铺保不允照付，余为转托开明书店代领，已于前数日如数领出，特偕高去开明，由高出具收据，向开明领取，余作证人，亦在收据上签

名，今日为旧历小除夕，何鼎新邀作晚餐，在政治部制版厂。

七日　阴

今日为旧历大除夕。国新社先一日来函邀请聚餐，汪允安之父亲，亦预备绍兴小菜，在开明吃年饭。宋之英、沈同衡亦先后来邀。晚五时，去开明，吃绍兴酱鸭、鱼干，均佳，白鸡亦好。六时一刻，赴新生菜馆，应国新社之邀。餐后，参加国新社联欢会，余已小醉，歌昆曲，大笑，不觉酒涌上来，醉态毕露。杨彦英、丁务样、林山挟予归寓，倒头即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八日　阴

昨宵醉态毕露，传为笑柄，晨起尚觉头昏，吃橙子两枚。今日旧历元旦，文供社停止办公一天，并邀国新社同人午餐，长江、秋江、药眠、绿影等先后来，午餐后有余兴。余大感疲倦，三时后小睡一小时，五时略进晚餐，改论文一篇，八时许即睡。

九日　阴

文供社已照常办公。午后宋之英来，张季龙约他晚餐，定在美丽川菜馆，余与愈之亦被邀。晚餐后，余请愈之、季龙看桂戏，季龙不耐久坐，仅看两出半，即去。余与愈之十一时半始返寓，未携电筒，天黑如墨，且微雨，路很难走。愈之过一条断石块堆成的桥，一失足，便倾跌。

十日　阴，有微雨

彬然自两江来，决定就文供社编辑之职，惟留祖璋在两江，不免使他寂寞耳。晚注辞典多条，十一时半始就寝。家信已到，大慰。前此所以久不接家信者，因一月二十五日由渝发出之航信，全部被焚之故。云裳已返重庆，在余家小住。

家书抵万金

十一日　星期　雨

上午读书会，傅彬然报告《封建主义是什么》。余以上夜睡稍迟，八时始起床，又因腋下湿症大发，去省立医院疗治，十时方去出席，则报告已将终了矣。午饭，由季龙、愈之出资添菜，红烧鸡夹肉，杂以鸡蛋，味颇佳。晚，《国民公论》社请客，在天然酒家。愈之等提议为各刊物及国新社写论文，应有全盘统计，每月约须六十篇，先由在席诸人自认每月写若干篇，再组织一委员会，由委员会分配各杂志，一致赞成，余认定二月份写三篇。长江报告桂南军事，夏衍报告政治，均极精辟，此次桂南挫败，政治原因重于军事。彬然虽已决定进文供社，但愈之为郑重计，拟先与陈劭先一谈，视其态度如何再行决定，并请彬然再加考虑。

范长江、夏衍报告均极精彩

十二日　阴晴

上午照例开工作会议。彬然来，余以愈之之言告之，彼亦踌躇，拟暂不进文供社，仍在两江教书。余自迁入开明书店，颇觉清静，可多多写作，乃自南路战事吃

紧后，柳州疏散人货，开明柳州分店运书百四十包来桂林，余乃不得不迁回五十八号。同居朱光暄，自余迁出后，亦大感舒适，见余迁回，颇为不悦。晚在开明书店小酌，汪少奶奶亲制鱼圆，大佳。今日天气大暖，宛如初夏，而潮湿特甚，归途经九良街，满街泥泞，且多水潭，穿布底鞋不能走，只得跣足而行。寓所附近蛙声阁阁，饶绕意趣。桂林天气变化甚快，今天这样和暖，明天只要一起风，就变为寒冬气节矣。不仅天气如此，政治环境亦可作如是观。

十三日　阴雨

昨夜发风，今日天气转寒。夜开晚会，顾前主席，决定以后逢星期三、星期六集会一次，讨论或报告各人读书心得，并可检讨工作，甚至相互批评各人之日常生活，星期六之晚会，更可添余兴节目。复阿庄信，并附致沈春晖信。

十四日　阴

彬然已决定进文供社。晚，社长陈劭先在大华饭店宴请全体同人，董事长李任仁亦出席，陈、李先后致辞，愈之代表编译所致答辞。宴毕去“一乐也”理发，又去开明，十时半方回寓。彬然将于明日清晨去两江取行李。沈锦如来信，自上海发（西门路润安里二十九号）。

十五日

庄子良昨夜在开明约定于今日午后五时同作小饮，准时往，则彼临时有他约，深表歉意。遂在开明晚餐，饮三花酒半斤，微醉，与张梓生等大谈故事，十时半回寓。

十六日　雨

舒群将于二十日动身去渝，午后五时，特邀伊作小饮，在豫丰泰饮三花酒四两。回寓无手电筒，购八卦灯（桂有一种灯，可折叠，名八卦灯，以前每盏连蜡烛售大洋五分，近则百物昂贵，已涨价至大洋一毛矣）不得，颇有行不得也之苦。今日桂林师范校长唐现之为挽留彬然，特来访愈之，辞意颇恳挚，愈之表示，彬然来本社已经决定，遂无结果而去。

十七日

彬然自两江来，已决定进文供社。今日盛传敌军退出南宁，并有敌国发生政变之说，市内爆竹声不绝。晚，文供社同人有晚会，各人报告本周工作情况，并提出检讨。

十八日　星期　阴

上午读书会，张铁生报告《费尔巴哈论》。昨传敌国发生政变之说，证明无稽，但敌人似已退出南宁，其用意何在，大费猜疑，倘含有政治作用，则殊可虑也。许士仁（杰）自广东连县东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来函，邀余任该院文史系教授，授西

洋史，言辞极恳挚，并谓该系主任陈守实希望余能即决定前去，因现有人介绍某报编辑，如成事实，恐多不便，已设法延缓云云。王贯三来函，并附高小历史教本稿一册。马锡恩自於潜来函。午后三时，文供社假建设研究会开第二次编辑会议，到李鹤鸣、万仲文、张光长、张铁生等。六时，陈劭先、李重毅代表文供社在乐群社宴客，被邀上四十余人，包含省府各厅长及编审委员暨绥署政治部图书杂志审查会等。行营来函，明日午后二时，白主任召集本市文化界谈话（在乐群社），邀请出席。

十九日　晴

上午文供社工作会议，愈之报告，拟调余任出版部事。下午出席白主任所邀集之谈话会，白报告国际形势与敌人桂南撤兵事，认国际形势于我有利，敌人撤兵则因给养困难云云。今日确讯，敌军并未退出南宁。晚与彬然及其友人赵、张二君小饮于金龙酒家。又赴功德林，与庄子良饮三花酒少许。归途月明如昼，而天气和暖，宛如暮春矣。今日复许杰函，告以不能离此他往，且于西洋史素无研究。

二十日　雨

昨宵风发，天气骤寒。舒群于昨日动身赴渝，我就搬到他的屋子里去住了。这屋子有一种便利处，晚上，任何时候回来，只要自己把锁一开就行，以前住在开明栈房里，晚上回来稍晚，就要叫王梓斌在那里等门，真正麻烦。家里有信来，说大家都好，只是阿庄和她的妈妈都发一次疟疾，阿林三足岁缺三个月，聪明得很。

二十一日　阴

天气甚冷，大风撼窗，须生炭盆取暖矣。今天文供社同人有晚会，愈之作报告，把编辑人比之电影导演，颇娓娓动听。

二十二日　阴

午后有警报，敌机未入境。替《中学生》写文章一篇，题为《三月里的纪念日》。彬然昨日起未到社，必系疟疾复发。五时去开明，视彬然疾。赴豫丰泰独酌三花四两。复去开明，与梓生等谈甚快。

二十三日　阴

张煌受《力报》（桂林版，定下月一日出版）聘，编辑副刊，昨来拉稿，为写杂感四则。季龙索论文稿，无以应。晚与光暄饮于广州酒家，顾客拥挤，待十余分钟方入座。赴开明，视彬然疾，热稍退，张友梅医师谓有伤寒嫌疑。

二十四日　阴晴

上午有空袭警报，未几，隐约闻机声，高射炮声继之而起，越十分钟，始闻紧急警报，但无敌机入境。连日注辞典条文，已近百条矣。晚，文供社同人有晚会。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天气大暖。早文供社开读书会，林山报告《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并重排报告人秩序，又推定张铁生、陈此生为副主席，正主席仍为张季龙，吴渌影来。午睡至三时，赴开明视彬然疾，热未退尽，大有伤寒嫌疑。夜，祖璋、锡光同宴开明同人金君，为饯行也。邀余作陪，在豫丰泰。饭后赴湘鄂旅社洗澡，十时回寓。午后五时与锡光同去科学印刷厂，请汤养吾估印《国民必读》价。汤怂恿余印《鲁迅语录》。

二十六日

昨宵归来，买酥糖八包，放饼干箱内，晨五时起床，欲取酥糖食之，箱盖甫开，奇臭触鼻，原来大司务所调好的糨糊放在里面，酥糖全被浸透了。大雨，穿草鞋赴同人宿舍，吃稀饭两碗。十时后天渐放晴，奇暖。今日工作会议未开。为出版部定计划。锡光来信，彬然昨宵热未退。夜，锡光又送信来，云彬然入防疫医院，该院设备不甚完美，惟医师看护均为熟人，应否移省立医院，征求余之意见，并附有张友梅医师写给省立医院的介绍信。为忆念彬然病，睡不甚安。胡伯恳自昆明来信（滇越路可保村站明良煤矿公司）。

二十七日　阴

上午工作会议。晚四时半赴第二防疫医院视彬然疾，精神尚佳，惟验血未得结果，热亦未退。在正阳路--常州点心铺吃汤圆、排骨面，汤圆尚可，排骨面坏极。去开明，光晴亦在，同赴安乐吃百宝饭、酒酿蛋。八时半回寓，写《桂林杂记》一段。天热如初夏，夜半大风起，殆将有剧变矣。给阿庄信，并附致圣陶及春晖信。

二十八日　大风雨

上午命大司务（周官雨）购母鸡一只，重一斤半，价法币两圆，挖胸子肉为彬然煮鸡汁。锡光来信云，彬然验血结果，未发现肠窒扶斯菌，热亦稍退，夜六时，文供社同人有晚会，余主席，讨论青年处世态度问题，颇有结果。大风撼屋，急雨打窗，睡梦中亦提心吊胆也。

睡梦中亦提心吊胆

二十九日　晴，大风未息

昨宵大风雨，过漓江，渡桥尽被冲断。天寒，须生炭盆取暖。校阅某君《中国近百年史》稿，抄缀成篇，了无新义，而“氛围”、“魔手”、“神圣”、“光荣”、“灿烂”、“刺戟”、“暴露”、“飞跃”、“动摇”、“搏斗”、“怒火”、“怒潮”、“洪流”、“高潮”、“巨浪”、“浪潮”、“血花”、“浪花”、“序幕”、“揭幕”、“动摇”、“幻灭”、“扬弃”、“王座”、“宝座”、“前夜”、“前哨”、“岗位”、“空前”、“伟大”、“残酷”、“狰狞”、“无疑的”、“显然是”、“划时代”、“划时期”、“神圣的”、“开古今未有之纪录”、“绝古今未有之大伦”等流行滥调的形容词句，充满全书，亦金圣叹所谓“恶札”也。黄源来信。彬然检血结果，无伤寒菌。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三月

一日　雨

文供社出版部开始工作，发《国民必读》稿二十五册，《中国近百年史》稿一册付排。愈之、季龙逼写《国民公论》文稿，成四千言，题为《四十年来宪政运动的回顾》，但结论未写完，大寒手冷，甫九时即就寝。“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将演出话剧《三兄弟》，特组织筹备会，定于星期日招待文化界人士，今日来函，请余为宣传委员。

二日　雨

早起，将《四十年来宪政运动的回顾》一文写完。许士仁（杰）来电，云“如不能屈就，希为推荐相当人才”。金树培来信。省府编译委员会派张俊民来，接洽《国民必读》买稿事。夜，文供社同人有晚会，写文章一篇，题为《建立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未完稿。

三日　星期　雨

上午九时起床，因今天读书会停开，乐得多睡一刻也。续写《创造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未完篇。午后司马文森来，同赴防疫医院视彬然疾。彬然热已退，人则消瘦不堪矣，但已断定非伤寒症，为之大慰。二时去乐群社，应“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之召也，天雨，到客稀少，由吴石主席、板本秀夫作报告（板本为知识青年，因反战而自动奔赴我军者，言辞慷慨扼要，且极得体，余深为感动）。末由梁寒操致辞，冗长未得要领，认过去日俄战争为日本民族求自由平等之战争，尤为可笑。六时与司马文森同赴广东酒家小饮。孔雪雄来信，述临浦情况甚详，信自永康发。孩子剧团傅承谟自重庆来信。

四日　雨

上午工作会议。昨日大雨，漓江水下流甚亟，附近木桥被冲断，浮桥亦拆去，入城须绕道马坪街，再在东旭路江边雇船摆渡，大为不便。晚，看黄源介绍来的稿子数篇，描写军队生活，甚好。续写论文，仍未完稿。彬然病况未得锡光报告。

五日　雨

为《中学生》续写论文，以参考书缺乏，且连日大便不通，头昏昏然，恐终不能完篇，索性把它停止了。附近大桥已搭好，午后四时半渡江去广东酒家吃面。晚写《陶渊明传记中之问题》，拟交“逸史社”。阿庄来信，附照片。

六日　雨

复黄源信。拟写《悼蔡孑民先生》一文，嘱顾前向图书馆借《蔡孑民言行录》，未借到，无从着笔。晚文供社同人有晚会，愈之报告时事。

七日　阴晴

大气转暖。彬然已出病院，暂住开明。晚，过江赴开明，与彬然谈甚久，渠精神尚佳。在环湖北路遇吴渌影，立谈二十分钟，伊与文朴似有隔膜，“结婚乃恋爱的坟墓”，此言信然。余劝其不可执著，任其自然发展，即不幸而告脱辐，亦以达观处之，总以保持自己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八日　阴

致徐调孚、王伯祥、许志行函，并寄去《桂林杂记》三则，约万言。给阿庄信，附致戈宝权信。晚，代彬然写《半月时事展望》。

九日　雨

为文供社编《文化通讯》第二期，稿大部已交到，只缺陈劭先一篇。晚，文供社有晚会，且有余兴。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读书会，千家驹报告上海经济情况，语多警辟。午后二时，干部学校周钢鸣、张健甫、司马文森等来，商谈文供社如何与干校编辑部联系事。夜与光暄赴豫丰泰小饮。去开明，与彬然谈甚快。回寓，为《国民公论》撰短文，题为《蔡元培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约千五百字。十一时睡。

十一日　晴

上午工作会议。下午赴省府编委会访黄景柏不遇。晚赴南华观《桃花扇》（桂戏）。

十二日　晴

上午十时有警报，十一时许解除。十一时半，与文供社同人赴尧山旅行。尧山距桂林城十余里，有寿佛寺二，一在山下，一在山巅，每年阴历二月朔起至初八日止，进香者颇众。一时许，抵尧山，在寿佛寺抽签诗，得第九十三签，复上山巅，在寺中抽签诗，又得九十三签，签诗词句相同，可谓巧合。三时半下山。张志让等定六时在天然酒家聚餐，迳往天然，刚好六点钟。十时回寓。今日虽步行三十余里，尚不觉疲倦。晚九时许去开明，接伯宁信，知妻女均在渝患疟疾，嘱转托沪友购“扑疟魔星”，远水救近火，亦非办法。不得已托锡光先在桂林市购求。

十三日　阴晴

下午二时有警报，隐隐闻敌机声。迨警报解除，已近四时，亟赴省府编委会访黄景柏，在门口相值，彼有事须进城，约明日上午后来文供社商谈一切。夜文供社同人有晚会，讨论学习与工作如何联系问题。补选鲁迅语录。

十四日　阴

补选鲁迅语录。夜与季龙同请戴郭（丹山）、沈冶公吃饭，在天然酒家，并邀铁生作陪。八时许大雨，皮鞋虽旧，被水浸透亦可惜，遂赤足回寓。祖璋自两江来，拟进《力报》社当编辑，征求余等意见，殊难代为作主也。

十五日　雨

看《中学生》投稿数篇。写宪政运动通俗唱本，成一节。夜，雷电挟风雨俱来，欲写短文，不果。

十六日

大风雨，附近木桥被冲断。夜，文供社有晚会，每人报告本周工作，以余最无成绩，殊惭愧也。

十七日　星期　阴

上午，文供社读书会，刘锡蕃（介）报告苗瑶生活状况，多闻所未闻。刘著有《岭表纪蛮》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任特种师资训练所所长。饭后午睡，胸腹涨满，至二时三刻方醒。渡江赴开明。开明于三日前失窃账簿，登报访查，居然已有人送还。在开明夜饭，九时返寓。

十八日

上午工作会议。文供社同人昨宵起大半患腹泻，独余反以大便畅为快（大便闭结已三日，今晨忽畅通）。夜，为同人煨山查灰及鸡内金炭，嘱调蔗糖吞服。写短文，约千言。十时睡。

十九日　晴

昨宵十二时后腹涨满，晨起腹泻一次，查系厨子所购生油，搅杂桐油所致。文供社同人皆腹痛水泻，尤以丁务朴、杨承芳为最甚。彬然病初愈，所受影响更大。派人携余剩之油，向公安局报告，则来报告者已有十余家矣，公安局拟处油店“三百元之罚金”云。十时左右，又泻一次，稍觉舒适。午后三时，偕彬然进城，在天津馆晚餐，饮三花酒四两，吃花卷儿四个。夜睡甚安。圣陶自乐山来书，录示去秋所作《浣溪沙》四首，写野居情况。其词曰：

叶圣陶词四首

几日云阴郁不开，远山愁黛锁江隈。乡关漫动庾郎哀。风叶飘零疑急雨，昏鸦翻乱似飞灰。入房出户只徘徊。

野菊芦花共瓦瓶，萧然秋意透疏棂。粉墙三两欲僵蝇。章句年年销壮思，音书日日望遥青。可堪暝色压眉棱。

尽日无人扣竹扉，家鸡邻犬偶穿篱。罗阶小雀亦忘机。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细推物理一凝思。

曳杖铿然独往还，小桥流水自潺潺。数枝红叶点秋山。渐看清霜欺短鬓，稍怜瘦骨怯新寒。中年情味未阑珊。

二十日　阴

文供社同人腹泻均已止，余亦告痊　晚，文供社有晚会，余告假，写纪念蔡孑民文，成二千言。十一时睡。

二十一日　阴

早五时一刻起床，洗短裤三条。纪念蔡孑民文送交国际新闻社，分发各地报馆杂志社。中午，熊子明来。晚，陆联棠在上海饭店请客，除开明同人外，有范高平、汤养吾。范老先生年逾七十，精神矍铄，经营农场，往来桂林、武宣之间，今日下乡视察药用植物农场归，步行三十余里，无倦容。

二十二日　上午大雨

午后去省府编委会访黄景柏，不值。夜选鲁迅语录四、五条。

二十三日　阴

下午赴省编委会访黄景柏，谈颇久。夜，文供社有晚会。给阿庄信。

二十四日　星期　阴晴

上午读书会，张铁生主席、余报告《图腾主义》，一小时毕。下午参加蔡孑民先生追悼会，盛成读祭文三四次，怪声高唱，令人不能耐，此公殆有精神病，其所送挽联，句辞怪诞，似通非通，记之，亦一话柄也："遗教当行，五四潮流，当以勤工俭学之归宿；先生不死，万千校院，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又邱昌渭演讲，谓"蔡先生中举人，成进士，正途出身，才是模范青年；今之青年，只知喊口号，写标语，实在要不得"云云。设有人反问："中山先生未中举人，未成进士，早岁即致力革命，然则不得称为模范青年欤？"不知彼将何辞以对。晚六时，在天津馆小吃，费法币二圆。范长江明日赴渝，今日上午来辞行。

追悼蔡元培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工作会议。下午去开明，在开明晚餐。今日工作会议决定请锡光帮助出版部计划一切，当与锡光言，允每日来社工作半天。

二十六日　晴

锡光来文供社，助出版部计划一切。夜为《中学生》写论文，题为《注逆伪组织成立声中知识青年的责任》，成三分之一。八时，与林山、杨彦英、查云庆在花

桥吃宵夜，三花酒甚恶劣，饮之头痛。今日午后刘甫琴偕范高平来。

二十七日

上午大雨，锡光未来。下午锡光来，云《广西日报》拟请彬然任社外编辑，每月撰评论四篇，每星期作时事报道一篇，彬然犹豫，余力劝其担任。续写《中学生》论文成，约二千余言。晚文供社有晚会，彬然主席，大请客，余饮三花酒半斤。今日为大华书局撰呈文一件。

二十八日

上午大雨，刘甫琴偕联棠来。臧克家来信（第三十二军邮局一二〇号信箱发），云又到前线跑了三个月，稍暇即当寄稿来。端木蕻良致艾芜函，希望余辑之鲁迅语录，交香港大时代书店出版。林林来，为《救亡日报》讨汪专号征文，当写一短文付之。

二十九日

上午大雨，十时后渐放晴，漓水骤涨四五尺，水势汹涌，顿成壮观。整天计划出版部事，颇忙迫。夜为张梓生饯行，陪客有李诵邺、刘甫琴，李自重庆返，将赴浙。梓生去重庆，任新闻检查所事，梓生本受《广西日报》社聘，每周写时事报导及评论一篇，去后推荐彬然继续担任。

三十日　上午大雨，下午晴

估印刷图书价单，整日忙碌。夜，文供社照例有晚会。彬然为《广西日报》写一周时事综述，忙碌了一整天。发重庆家信，汇款五十元，由开明转。

三十一日　星期　晴，燠热

上午读书会，季平作报告。甫琴、诵邺偕一冯姓者来，偕游七星岩。中午，在广东酒家小吃，稍饮酒，即昏昏欲睡，急赴开明，假榻作午睡，至四时方醒。晚，赴天然酒家聚餐。十时回寓，倦极，即睡。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

一日　雨

上午文供社开工作会议。中午汪允安夫人邀作午餐，偕锡光、彬然同往，至则仲邺、甫琴已先在，见余赤足穿草鞋，则大笑。二时偕曹伯韩赴省府编委会访黄景柏。晚大雨倾盆，写短文一则，未完稿。

二日　侵晨大雨，狂风，天骤寒

午后偕锡光赴建设印刷所，访李道阶不遇。漓水大涨，浮桥断，渡河水势湍

急，虑有危险，遂借宿开明。以法币二元购油鸡、酱肉、烧饼作下酒物。

三日　晴

黎明即起，渡江返寓，风已止，水势亦渐退。昨晚在“大时代”书店见有《鲁迅先生语录》一书，已为王一青购去，云寄到数十册，霎时即售罄。余自去年四月起，即已有鲁迅语录之辑，十月中已将付印，忽欲加以增补，因循迁延，遂为捷足者先登矣。今以此事为彬然言，彬然谓余一生大病即在作事因循迁延，此良友药石之言也。晚，文供社有晚会，千家驹临时参加，兴会甚好。上午有警报。

一生大病在作事因循迁延

四日　阴晴

上午未进早餐，食油条三条，烧饼两个，十时后顿觉恶心，欲呕吐，颇疑油条中又夹杂桐油矣，忽解衣小睡，午后渐舒服，实则天气骤热，着衣过多之故也。锡光来，商讨书籍定价问题。高其安、汪廷荣、张履绥来，同赴豫丰泰饮酒，又赴湘鄂旅社洗澡，归寓已十时半矣。今日上下午均有警报。臧克家来信。

五日　晴

艾青自新宁衡山师范来信，云将赴渝，托物色一国文教员为之庖代。接家信，并寄来成都板烟二十二盒。

六日　晴

彬然与余约定，《广西日报》每周时事述评，由余担任国内时事，栗六终日，未暇预备，午后五时，方动手写述，至八时始完毕，紧张之至。晚，文供社有晚会，请假不出席。

七日　星期　晴

上午读书会，未出席，整理《逶迤集》稿，拟即寄端木蕻良。正午司马文森、周钢鸣来。一时偕愈之去建设研究会，复偕陈劭先等到丽泽门外看地，文供社预备自建房屋也。晚《中学生》同人在美丽川叙餐，商革新形式，充实内容。孩子剧团自重庆来信。

八日　晴

上午工作会议。下午特忙，皆为出版部事。晚饭后，偕彬然、光暄等闲步花桥，拟饮茶，吃小点心，忽遇萧汉禹，误为余等未尝晚餐，强邀入酒家饮，再三说明，无效，遂与共饮，萧竟破费了国币八圆云。今日高其安偕履绥来，嘱余转托开明陆联棠代向农民银行领汇款千四百圆。

九日　晴

出版编辑两方面工作皆紧张，而头绪纷繁，颇难处理。记得张闻声曾批评我缺乏办事方法，甚确。今日本允为《广西日报》撰评论，但头脑中烦乱得很，不但找不出题目，也写不出一句文章，只好临阵脱逃。入夜雷雨大作。给调孚、志行等

信，附去李仲融稿。

十日　上午雨未止，九时后渐放晴

本星期日购置新装一套，又于上星期定皮鞋一双，脱去草鞋，换上新皮鞋，穿上新装，大家说我翩翩年少。正午乘车赴干部训练学校，参加时事座谈会，愈之报告国际形势，刚好今天德军占丹麦进攻挪威的消息传来，大家似乎很兴奋。五时半回寓。新皮鞋太紧，擦破了脚后跟，又转卖给朱光暄了。近来穿草鞋太舒服，脚解放惯了，就很难受约束。《透迤集》稿整理已毕，明日可付邮。

酒脱洽

十一日　晴

上午十一时许有空袭警报，匆匆午餐后，避入樟树药栈所掘之山洞，十二时半，见独秀峰悬警报球二，表示敌机已飞出紧急警报圈，便回寓小睡。一时三刻醒来，登厕大便，见行人慌忙逃躲，知独秀峰之警报球已下，敌机复飞入紧急警报圈内矣，急往附近黄金岩躲避。二时余，闻敌机声，或言有十余架之多。三时，警报解除，赴城内，换眼镜框子，又以新制服装太小，嘱裁缝放大，邀锡光来社晚餐，今夜愈之作东，并为晚会主席。六时半，晚会开会，温涛报告木刻漫画发展史，锡光报告校对书籍的技术。

文供社的晚会

十二日　晴

出版部事务渐紧张，终日忙碌。下午有警报，敌侦察机一架侵入桂市，略事盘旋即去。熊子明来。

十三日　阴，入晚大风雨

高其安来。夜文供社有晚会，余为《广西日报》撰一周时事综述，请假半小时。同人对愈之均有批判，晚会愈开愈有兴趣了。文协会、桂文会及诗歌座谈会均有来函。

十四日　星期　上午阴，大风，天气骤寒

六时渌影来，谈颇久。秋江来，十时走访宋之英，饮菩提酒，昏昏欲睡，借榻假寐。即在宋寓午餐。二时去开明。接南雄《民生日报》函出，汇来法币十元，求历史小品，稿费先汇，亦别开生面之征文方法也。《中学生》社送来编辑费一百二十元，即以百元汇重庆，由开明转。夜与彬然在天津馆小吃。今日午后放晴，天时又转暖矣。孙陵自昆明回，今日来访，未值，留有卡片。

十五日　阴晴

上午工作会议。出版部工作甚紧张，发排《国民必读》十七种。张铁生来。臧克家来信，附诗二首，并介绍伊湛散文一篇，投《中学生》。前介绍杨晦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师，今日许士仁（杰）来电，催速去。阿庄来信，云重庆物价飞涨，白斜纹布每尺一元七八角，被单每条二十四元，阿龙制制服两套，四十元，但

不到一星期，涨至六十元。夏布去年此时每尺三元余，今则涨至二十元左右矣。金树培寄来连锁函一件。

十六日　晴

复王贯三信，并寄还高小历史教本稿一册，均挂号寄广东大埔湖寮虎山公学。下午赴建设研究会约开明、生活、新知三家书店商榷发行事。在豫丰泰晚餐。

十七日　晴

大华书店请客，辞以有事，不赴。夜文供社有晚会，在门前草地举行。今日感疲倦，入晚尤甚，夜发微热。

十八日　阴晴

晨八时方起床。编《文化通讯》第三期，稿全部发齐。夜，为《广西妇女》撰论文，未竟，王贯三来信。

十九日　阴，时有小雨

为《广西妇女》写论文竟，题为《五四前后的妇女解放运动》，送国新社，或可由该社复写多份，送登其他妇女刊物也。陆凤翔来。芦狄来信，嘱写短文。

二十日　晴

汪允安自重庆来，在途中只旬日，并无危难，悔不早去函邀妻与彼偕来也。为《广西日报》撰《一周大事综述》（限于国内）一篇。六时半方蔵事，急赴美丽川菜馆，应生活书店诸、徐二君之邀也（为汪允安洗尘）。归途月明如昼，忘却一天疲劳矣。

二十一日　星期　阴晴

上午读书会，特请雷炳南报告。渌影与文朴因误会几至脱辐，余为调解，今晨渌影来，云彼此误会已消释，可喜可喜。下午，姜君辰邀去商讨《中国化科学丛书》编撰事。马锡恩来信，报告故乡汉奸活动情况，云两曾、曹鹏等俱已附逆，作汪贼走狗，在海宁组织伪党，而尤以沈锡九、孙元琮为最卖力，前袁化区长金季襄亦已附逆云云，又云汉逆沈洪熙，系拆屋斧头沈歪歪之子，确已授首。按两曾当指曾祖熙及其弟祖衡，彼等本系浮滑堕落青年，不足道也。给阿庄信。今日杨晦来，云定后天动身赴粤。

汪逆且事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工作会议。下午，汪允安、杨晦、艾芜等来。晚与允安、锡光在广东酒家小吃，菜多可口。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六时，访庄子良。子良患咯血已近一月，形容憔悴，盖半日饮酒过多之故也。七时去开明，偕锡光赴建设印刷厂，商谈四月份出版书籍种数。晚在允安寓所，

饮茅台酒。今日为允安父亲六十寿辰云。

二十四日　侵晨有阵雨，八时后放晴。

子良昨夜送来世界书局出版之《资治通鉴》、《明纪》、《龚定庵集》各一部，午后，子良来，出示世界书局所开书价：《通鉴》定价十二元，《明纪》三元四角，《龚定庵集》二元，统以八折计，外加邮费六成，汇水费二成五，共计实得三十一元三角二分。若在战前，则七折八扣，约需七八元足矣。夜在天然酒家公宴汪允安之父亲，庆六旬生辰也。八时回文供社，晚会未散，愈之报告时事。九时半，秋江步月而来。

世界书局书价

二十五日　晴

连日与彬然开玩笑开得很厉害，今天午后，我指摘《力报》常常登谭辅之的文章，彬然颇不以为然，双方争辩颇烈。端木蕻良来信，云余之杂文集，“大时代”老板以为没有销路，不愿出版。晚，陆凤祥在亚洲酒家宴客，亲来邀请，不获推辞。座有宋乃公，甫由香港飞来也。夜半大雷雨，屋瓦漏，起坐三次，睡大不安。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四时雨犹未止，起，篝灯写文章，约成千言。七时半，彬然来，出一函交余，里面写道：“云彬兄：想起了‘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的话，深切觉得最近对你‘半真半假’的开玩笑的态度不行，并且深感不安。然而这种态度发生的根源，却是为想给好友一种劝告。就今天的争执而言，问题不在谭某、宋某（指宋扬），而在你平时‘足以使人误会你看不起人’的那种态度。你一无城府，自己并不知道，可是却自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于公于私，都是有损无益的。还有你看人，有时候，往往以别人对你个人的态度而别好恶，而且必见之于辞色，也是很吃亏的。这是一点。其次，你以自己目前的趣味为中心，而没有理会到‘旁人’，没有理会到‘事’，没有理会到将来，不能够吃苦，也值得注意。这一些态度，若在太平时代，也许不但无损而反是可爱的，然而现在却不行，而且危险的。”

诤友蒯然的信

“自己无一技之长，至今把握不住一定方向，然而却希望朋友们个个都上进，对学问、事业有成就。对于你，总希望能用一点苦功对中国历史有一番系统研究，我断定对社会一定有很大的贡献的——此外对于祖璋，希望他专心于生物，对于秉珍，希望他专心茶叶，勿再改变。我自信对每一个朋友都很忠实，不带一点敷衍的手段与态度。”

“要说的话似乎很多，每次想当面规规矩矩的谈，然面不知为什么，总是说不出口。这样简单的写了一点，同时希望你能回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语。”

读了三四遍，使我非常感动。平生就缺少这样的诤友；同时我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晚应蒋本菁之召，饮于潇湘酒家，忽有一中年妇人闯席，与蒋大起交涉，

可谓杀风景矣。

二十七日　雨

昨日所写的半篇文章，看看大不满意。近来文债山积，而文思迟钝，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大概是才尽了。晚，允安、祖荣招饮，婉辞却之，替《广西日报》写《每周时事报告》（国内部分），草草了事，遗漏甚多也。

二十八日　星期　阴晴

上午读书会，姜君辰作报告　新安旅行团新迁观音山，邀作草地会，以与读书会时间冲突，未往。午后两时，姜群辰邀谈编辑《中国化学术丛书》事，前天写的文章太不行，重新写过，题为《当前的文化运动》一文，成千余言。

二十九日　晴

早起续写《当前的文化运动》一文，勉强成篇，即送锡光付排。八时半有警报，未几即解除。九时余又有警报，偕宋乃公、诸祖荣去七星后岩。午后锡光、允安来，泳影来函，云曾于上星期六伪造一女学生函，邮寄文朴，约其往开明书店晤谈，及期，于附近侦之，果见文朴施然来，当复一函，告以以此种手段对待丈夫，容易破坏感情，后勿复尔。

三十日　晴

上午参加文供社工作会议。近来文供社出版部工作甚繁多，而头绪纷繁，助理无人，殊感棘手。夜，拟写《国民必读》一册，而文思索然，掷笔惆怅。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五月

一日　晴

今日劳动节，午后休息半天。连日天晴大热，头昏脑胀，食量大减，疑将害病矣。二时半，偕林山人漓江游泳，大为畅快，约半小时即回寓，精神抖擞，与上午判若两人。晚上动手写《国民必读》之《鸦片战争》，成大半。

二日　晴

上下午均去三户印刷所校文化供应社广告样，去三户须涉水而过，可省三分一强之路程，好在入夏后在乡间常穿草鞋，涉水很便当也。穿草鞋为避免“香港脚”复发，别无他意。然据某君告余，彼亲见陈一之（嘉兴人，行营政治部第三组组员，以前余在行营时，彼任少校秘书）作秘密报告，云余在桂林继续活动云云，彼所谓“活动”者不知何指，恐怕将来连穿草鞋也要被列为罪证之一了，以后还是不穿的好，然而衣服穿得太讲究，也容易被人拿作把柄，呜呼。今晚同人开读书会，

穿草鞋的罪过

情绪颇佳。

三日　时有阵雨，天气转凉

出版部事甚忙，但亦抽空续写《鸦片战争》，至晚九时写成，全部不满五千字也。夜半大风雨，雷声甚恶。

四日　阴，时有小雨

出版部事大忙。午后抽空为《广西日报》写《每周时事综述》，每为他事搁笔，至五时半方竣事，彬然已着急万分矣。科学印刷厂在南强请客，时间为下午五时，急急赶去，则来客已坐待一小时矣。去开明，遇李文圃，相偕回寓。履绥送来纱袜、牙膏。

五日　阴晴

上午四时半起床，烧开水一壶，煮鸡蛋四枚。写一长信给彬然。今日读书会停开，满想写成一册《国民必读》，结果只写成三分之一。肠胃不太好，消化阻滞，午睡至三小时，总是不肯醒来。履绥本约定今日来，但等了一天，不见他的影踪，大概他找不到我的寓所也。晚，偕林山、朱光暄在花桥塊小吃，然亦费去法币五元。食猪肉过多，夜半腹痛，起如厕，大泻一次。

六日　晴

上午八时半即有警报，旋即解除。九时一刻又有警报，文供社方开工作会议，不一刻即紧急警报，会议停止，避入附近山洞，十时五十分解除，续开会议。下午二时半又有警报，即解除。覃必陶前向行营政治部借支薪金九十元，迄未归还，该部急待结束，托李文圃来向张志让及余催取，今日决定由张志让、张铁生、愈之分摊垫还。晚续写《国民必读》，渌影来信，邀定期作小饮，彼与文朴仍多隔膜云。履绥来。

七日　晴

午后二时，去建设研究会，与教育厅代表商编印小型图书馆书籍。五时，偕林山去建设印刷厂。六时，愈之邀往天然酒家吃饭，座有《星岛日报》营业部主任何藻鉴及虎标永安堂调查员胡文锐，饭后偕愈之、林山赴中北路桂戏院看桂戏，十时半散场，愈之遗落国新社特派员自天津等处寄来之汉奸报及杂志，亟往觅取，则文艺杂志一册已被他人取去矣。此种汉奸报，本是绝好参考资料，无端遗失，大为可惜。徐调孚、王伯祥来信。调孚信中，报告龙榆生、章克标、傅彦长均已附逆。

章克标等附逆

八日　晴

《国民必读》写成，约四千字，题为《甲午战争》。复阿庄信。华嘉来信。致蒋杰人、陈如流信。

九日　晴

天闷热甚。上午发出《国民必读》等十余种，交建设印刷厂排印。午后入漓江游泳。五时半，去开明，邀渌影小饮，饮山西汾酒，味甚醇美。理发。购府绸衬衫一件，直八元五角。

十日　阴晴，有微风，闷热稍解

续发书八种，付建设排。汪允安来。开始读丁·斯脱拉奇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济篇，何封译，新知书店版。全书分经济、政治、社会运动、社会变革四篇，今仅经济篇已出版耳。大司务周官雨，患眼疾入医院，医生断为淋病菌侵入眼球，恐有盲目之虞，须注射血清，为向开明借一百五十金，作购买血清之用。

十一日　上下午均有大雨，气候转凉

上午十一时一刻，中午零时半，均有警报。为《广西日报》写《每周时事综述》（国内部分）大感困难，下次当商恳彬然一人为之，彼驾轻就熟，且可前后一贯也。

十二日　星期　阴晴

上午读书，因社中急待发稿，未能参加。王纪元自重庆来，言宋庆龄已飞返香港。宋至重庆时，中央委员曾开一盛大茶话会欢迎，宋致辞，谓第一次全大宣言，及总理遗嘱，皆为总理之遗教，此三年来，吾党同志曾切实奉行否乎，语极沉痛。继起发言者历述总理生平历史及其精神，闻者感恸，有泣下者。是日惟上世杰等不发一言。午后参加文供社召集之座谈会，讨论出版通俗刊物事。晚，《中学生》社同人在东坡酒楼聚餐。祖璋自两江来。

十三日　晴

上午参加文供社工作会议。中午履绥来。昨日医院传来消息，谓周官雨经注射后，病已大减，眼睛可望不瞎矣，大慰。晚为《民生日报》写杂文。今天在庭院中两度看到四脚蛇，甚可厌恶，出资桂币一元雇人将院中杂草，尽行芟去。

十四日　晴

上午欲为《广西日报》写评论，诸务猬集，未成。中午有警报，旋解除。金树培来信。晚为《民生日报》写杂文，成一节。致陈亦卿函，为履绥谋工作。孙陵等组织“创作出版社”，先出一文艺综合刊物，名《创造月报》，今午张煌特来约稿，并出国币十元，云先付稿费，却之。司马文森寄来小说稿。

十五日

昨晚甚潮闷，但十二时后，忽起狂风一阵，继之以豪雨，雨点大，来势骤，打瓦片欲裂；耗子又时出骚扰，整夜未能安睡。中午又有警报，午睡亦不甚安。社中杂务多，欲为《国民公论》写论文，亦不果。晚校《新水浒》十余面，看《中学生》稿一篇。致华嘉函，退随笔稿一篇。

十六日　阴晴

上午有紧急警报，于时雷声殷殷，乌云密布，料敌机必中途折回，遂亦不出屋躲避。李克农来信。为《民生日报》写杂文，成三节。入夜，大雨倾盆。 李克农来信

十七日

大雨不止，狂风时起，所有浮桥板桥尽冲去，低洼处尽被水淹，江水暴涨，龙隐岩附近省党办事处几被淹没，附近居民，纷将箱笼搬入龙隐寺。晚饭后，偕光暄、云卿涉水绕后山，过马坪街，凭花桥看大水，又去江边，但见人头攒动，语声亦庞杂，遥望江中完工之桥墩上，有一工匠蹲踞着待援救，江水滚滚下，无人敢往援，警察亦作旁观。有人索代价百金，旁观纷纷议论，亦不能决。据人言，此工匠，自中午起，因船覆，即避墩待援，已历六小时，饥寒交困，今晚如无人援救，不溺毙，亦将冻饿死矣（今日天气骤寒，余穿卫生衣裤，加毛线衫，尚觉冷也）。回寓后，念之不置。

十八日

上午尚有阵雨，入午渐止，江水骤退七八尺。愈之于前日进城，著白哔叽单衣，以不能渡江回寓，寓旅舍中，而昨日骤寒，衣白单衣出外，人皆注目。今日上午狼狈归来，相怀大笑。为《广西日报》写《每周国内时事综述》，交彬然进城带去，晚饭后与光暄渡江饮茶。

十九日　星期　阴晴

连日受风寒，昨宵似有微热。上午七时起床，洗衣服三件，疲倦甚，复睡。午饭后，例睡午觉，至三时方醒。偕林山进城，去开明，访孙陵于文协会，六时应《力报》聂绀弩之邀，去美丽川菜馆，来客甚多，与夏衍等畅谈。《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已出版。辞典校样亦已开始送来。晚有微雨。

二十日　阴

头痛，有微热，但照常到社工作。浮桥已搭通，午后五时进城，应夏衍之邀也。在东坡酒家小饮，商谈出一专载杂文之期刊，座有王石城、秦似及聂绀弩。上午文供社有会议。

二十一日　晴

张季龙来，云江西最近有两兵团哗变，粤省有张某者（据云一师长），竟公然通电响应所谓“和平”，事虽得诸传闻，真相如何不可知，然亦大可忧虑也。为《广西日报》写社评一篇。昨日颇感不适，昨宵与夏衍等饮酒畅谈，霍然愈矣。

二十二日　晴

上午有警报，敌侦察机一架过境。大便已四天不通，头昏胀，购药服之。阿庄久不来信，报载敌机连日袭行都，甚为忧虑，去函询之，并附致欣木函。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大便甚畅。下午接家信，家中人均健康，甚慰。端木蕻良来信。三时半下水游泳。

二十四日　晴

下午三时半，与丁文朴下水游泳，约一小时半。晚，文供社同人开读书会，张铁生亦列席。履绥来。

二十五日阴，有微雨

天气骤凉，似深秋。为《广西日报》撰《每周大事综述》（国内部分）。复端木蕻良信。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读书会，愈之报告《宪法问题》，历两小时毕。午后去开明。访孙陵、张煌，谈创作出版杂文集事。晚与文圃、锡光、履绥饮于豫丰泰酒家。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文供社例开工作会议，以愈之等有要事，改明日上午开。下午四时，偕丁文朴、杨人鸿、林山人漓江游泳，文朴已能浮水矣。

二十八日　晴

上午参加文供社工作会议。拟六月份造货计算表，甚麻烦。下午六时科学印刷厂宋乃公请客，在定桂门秀峰酒家，菜甚丰美。八时去开明。九时半与彬然同返寓，购柚子一枚，法币七毛。致夏衍信。

二十九日　晴

上午续拟六月份造货计算表，毕，交陈此生。下午四时游泳。五时去天然酒家，应建设印刷厂厂长周敬之之邀也。座有李重毅等。

三十日　晴

锡光下午来，《新水浒》已出版，携来样书两册。《新水浒》者，为谷斯范所作章回小说，写太湖游击队之形成，运用旧形式，颇为成功。今日上午有警报，敌机入境，且闻炸弹声。重庆连日被炸，今日报载孙寒冰被炸死，磁器口闻亦被炸，深以家中人为念，又敌机以学校、文化机关为目标，化龙桥曾被炸，阿龙读书之学校在沙坪坝，离化龙桥约二十华里，沙坪坝去磁器口又十里，不知安全否也。午后接阿庄二十六日信，云化龙桥被炸，磁器口、沙坪坝均无恙，然敌机连日不断袭渝，不知这几天怎么样，念之念之。四时偕愈之赴江滨游泳为乐，藉纾结念。秦似来信。

敌机轰炸重庆

三十一日　阴

中午有阵雨。午后四时偕林山、杨人鸿进城参观美术展览会，同赴酒家小饮，

又偕林山去启明大戏院看桂戏，返寓已十一时矣。复秦似信。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六月

一日　晴

为《广西日报》写《一周时事综述》（国内部分）。晚，文供社同人举行读书会，推余主席，讨论题（1）思维与存在之关系；（2）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3）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寓所低温，数日前常闻一种奇异之臭气，认为来自附近菜园，不以为然。今晨早起，举行大扫除，发觉一死鼠，已腐烂过半，蛆虫蠕蠕动，掩鼻移去，作恶几呕吐，又无臭药水，仅以滚水浇地消毒，晨餐因之未进，午饭亦减少。此间鼠辈最猖獗，无法驱除。入夏后，到处见蛇，亦可厌恶。昨日文朴寓所发见一两头并生之毒蛇，多人追捕未获。今日中午文供社附近有长约丈余之花蛇四条。



文供社读书会内容

宋云彬与文供社人员在一起（宋云彬站在桥边，左三）

二日　星期　晴

上周读书会议决定以后两周举行一次，今日照例停开。早起，眼皮肿胀，昨夜似有微热。中午仅吃饭半碗，颇感疲倦。四时进城，约孙陵、张煌同赴天津馆吃面，饮三花酒四两。归途向药铺购苍术、艾蓬，回寓燃薰—

小时。

三日　晴

上午文供社开工作会议。今日身体较昨天舒服得多了。寓所经烟熏后，留有苍术余香。据锡光说，从前开明书店曾发现三头死鼠，命大司务彭桂标移去之，彭即中毒，面目肿胀了好多天，那么，我昨天的眼皮肿，也是中死鼠秽毒之故也。四时半下江游泳。晚与朱光暄、张西朗在天津馆吃夜饭。

四日　晴

中午王平来。下午谷斯范、秋江来。三时半即下水游泳，历两小时，甚为畅快。杨承芳代愈之撰一论文，三千余言，得稿费五十元，即在潇湘酒家大请客，费去三十五元，谷期范等均被邀。阿庄来信，报告平安。

三千字稿酬50元

五日　晴

读韬奋译《高尔基》，四时半游泳。

六日　晴

上午游泳。新安旅行团假乐群社招待各界，表演新歌舞，文供社同人皆被邀。彬然约余等先在豫丰泰小饮后，同往参加，余与林山、光暄、锡光先后应约赴豫丰泰，王鲁彦亦来。十时返寓。

七日　阴雨

晚，文供社同人开读书会，报告《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张铁生亦出席。

八日　阴

昨夜睡不安，似有微热。头痛，喉头亦微痛，当系感冒所致。为《广西日报》写《每周时事综述》（国内部分），至晚九时半方脱稿，而热度骤高，疲惫已甚。

九日　星期

身体大不舒适，热度亦未退尽。午后四时，勉强进城去，因为开明书店今晚有吃局，菜甚佳，不便放过也。六时开始大吃，饮葡萄酒及三花酒少许，而热度又增高，亟返寓所睡觉。汪允安赠余阿司匹林一片，服之大有效，至夜半，热已退尽矣。

十日　阴晴

早起热已退尽，大觉舒适。文供社开工作会议。今日为午节，中午文供社备有酒菜，甚佳，余不能饮三花酒，仅饮葡萄酒少许。晚，广西货运稽查处处长徐祖善请客，居然有陈年绍兴酒，大喝一顿，颇动乡情。秦似来信，为《中学生》写短评一则。

十一日　雨

中午愈之邀往大华饭店吃西餐，为工业合作社孙主任饯行也。晚在宋之英家喝

酒，喝了半斤多三花，颇有醉意。今日去政治部制版所访谢宝森，有锌版十二幅交他们赶制。

十二日　晴

意大利已参战。敌攻宜昌甚亟。连日敌机大批轮流轰炸渝市，愈之打电报给重庆朋友问平安，而电报不通。国际国内情势都臻严重。昨夜饮酒过多，大不舒适，伤风亦加甚。今日中午与杨彦英同为严希纯饯行。严于今晚动身赴渝，将在歌乐山工业合作协会办事，歌乐山去磁器口不远，特写一信，托他带去，并托他设法使我妻来桂。

十三日

重庆仍无信来，甚为想念。晚，彬然邀往潇湘酒家小吃，座有愈之、锡光，商谈《中学生》今后编辑方针。

十四日　晴

为《中学生》写短评一则。晚，文供社同人有读书会，彬然、顾前、光暄分别报告，至十时半散会，疲倦已甚。十一时许，突降大雨，彻夜未止。给阿庄信。

十五日　雨

早起大雨未止，穿草鞋进办公室，容易把地板弄湿，索性赤了半天脚。午后雨渐止。为《广西日报》写《每周时事综述》（国内部分）至晚九时方脱稿。接家信，妻与阿庄及其儿女已避往离磁器口四十五里之虎溪河，与欣木同居。阿龙仍留校读书，云该校凿山壁为防空壕，颇为巩固。朱宇苍托其戚祝锡麟带来短简，云在沪生活困难，近又新丁母忧，愈感烦闷云云。田培方来，彼将去重庆。重庆生活书店及国新社均被炸毁。长江来信，报告国新社被炸情况颇详。陈劭先送来《建设研究》一册。

重庆生活书店、国新社被炸毁

十六日　晴

上午文供社开读书会，秦柳方报告，余以赶编《抗战形势讲话》请假未出席。谷斯范来。下午二时，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与国际宣传委员会共同出面召集之座谈会（在建设研究会），讨论题为《最近国际情势之展望》。晚与张季龙、傅彬然在豫丰泰吃饭。

十七日　阴晴

上午文供社开工作会议。改编《抗战形势讲话》已蒇事，如释重负。国新又来催稿。为文供社出版之《新道理》写短文。

十八日　晴

为国新社写专论，题为《所谓外交路线的检讨》，成半篇，明日还须赓续写。四时半，游泳一小时。履绥偕萧汉宇来，晚饭后同往江边吃茶。

十九日　阴晴

继续为国新社写专论，毕，约三千言。晚，与林山、愈之纳凉谈闲天，九时半方返寓。

二十日　晴

读《反杜林论》，张仲实译，译文颇多不能达意处，难读之至。这本书现在的青年，差不多人手一编，我很怀疑他们能够看懂几分。午后四时半有阵雨，不久即止。

二十一日　晴

下午三时半游泳，有阵雨，两次前后共约一小时。五时进城，与彬然在天津铺小吃。六时，应汉口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之邀，赴凤北路三十四号讲演，题为《白话文的应用与白话文的写作》。八时去开明，访锡光未遇。八时半返寓，与履绥同路行，颇不寂寞。

二十二日　晴

明日复旦同学会桂林分会联合各文化团体及出版界为孙寒冰开追悼会，为撰祭文一篇。午后三时半游泳，五时方返寓。为《广西日报》写《每周时事综述》，九时脱稿。写给圣陶信，长三千言。

追悼孙寒冰

二十三日　星期

昨宵大雨，今午方止，漓江水涨，流甚亟，午后游泳，顺流而下，其疾如驶，惜技术太拙劣，不敢涉深处一试耳。三时半去省党部参加孙寒冰纪念会，到会者不满四十人，则筹备者事前未妥善布置故也。余代表文供社致辞。五时偕同张季龙、千家驹去国际宣传委员会，该会为欢迎唐柯三，特开座谈会。王皓民报告桂南军事情况，彼甚善讲话，而颇多浮夸。盛成发表其对于国际形势之观感，而颇多想入非非之谈。七时偕季龙等在美丽川吃饭，与千家驹同归，漓江水大涨，附近木桥虽未断，但有数处须涉水而过。十时后又有大雨。沈春晖来信。

二十四日　上午有雨，渐放晴

十时开工作会议，温涛因前数日愈之对于其所绘之《新建设》封面表示不满，大发牢骚，且其间偶因彼此言语不通，颇有误会，经愈之解释后，即又释然。午后游泳，漓江水大涨，不敢涉足深处，而林山则顺流而下，飘然远去，至可羡慕也。晚写随笔，未完。陈守实来信。

二十五日　阴晴

上午为《广西日报》写社评，汪允安、陈此生先后来，谈出版部工作调整及购买土纸事，为之中辍。午后续写，至四时半方写完，仅一千五百字耳。午后偕愈之去建设研究会，商讨总务部工作分配事，陈劭先特备饭晚餐，菜颇丰盛。八时半归

以土纸出版刊物

寓，为工业合作社出版之刊物写论文，成三分之一。夜有阵雨。

二十六日　雨

为工合写论文，竟，题为《合作制度在中国》。夜大雨。

二十七日　雨

为《中学生》写论文，题为《抗战三年之总检讨》，成三分之二。履绥来信。

二十八日　雨

昨宵至今晨，雨不止，漓江水大涨，所有板桥均冲断，交通大感不便。续为《中学生》写论文，未竟。夜七时起，文供社同人有晚会，至十时半方散，大感疲倦。

二十九日　上午大雨，午后渐放晴

接伯宁、阿庄信，报告平安。为《中学生》续写论文，竟，约四千言。

三十日　晴　上午出席读书会，张志让报告《国父的国家论与革命论》。午后偕林山、文朴、云卿去游泳，漓水深且冷，流甚急，不敢久留，仅半小时即登岸。写随笔一篇，题为《谈做父亲》，约三千言。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七月

一日　晴

上午文化供应社开工作会议。下午三时半有阵雨，未几即止。游泳一小时，五时进城访夏衍，偕往天然酒家小吃，座有彬然、华嘉、紫秋。

为李宗仁提刀

二日　晴

上午为李司令长官写“七·七”三周年纪念文，约二千言，送陈此生转发各报，盖受此生转托也。下午四时游泳，五时大雨倾盆，赤足而归，狼狈之至。

三日　阴

孩子剧团来信。下午大雨。五时半偕林山往花桥边小酌，脆味鸡大佳。

四日

许杰来信，谓杨晦久不去东陂，院方已另聘他人。当复一函，并附复陈守实信。下午游泳。

五日　晴

前天文朴问我：“海宁人张庭桂，是渌影的亲戚，你认识他否?”我说：“不知道这个人，也许见过面，但我忘记了。”昨晚文朴又告诉我，张庭桂今天在大华饭店结婚，希望我也去吃喜酒。我想既是同乡又是渌影的亲戚，不妨送一个礼，吃喜

酒去。因此，今天上午托渌影送了法币六元，作为贺礼。下午游泳完毕，即去大华饭店，可是来宾中除渌影、文朴外，一个都不认识，新郎也不是海宁人，而是江苏金山人。这也算是一椿可笑的事哩。今晚文供社有晚会，因此不能出席。

结婚贺礼六元

六日　晴

下午游泳。晚偕林山去花桥边岭南酒家小酌。天奇热不可耐。

七日　星期

上午七时访姜君辰。君辰本邀余于今晨八时商谈《中国化科学丛书》编辑事，因须赴丽泽门外看新屋，未能应约，特先时前去知照，俾免等候。九时进城，看文供社所建新屋，又去建设印刷厂。中午在建设研究会午餐，饭菜大佳。三时下水游泳，凡历三小时，畅快已极。晚为《中学生》写问答一则。

八日　晴

上午文供社开工作会议。下午四时半游泳。日来校对工作大忙，晚尚校对《文化通讯》全份。吃西瓜，味尚佳。愈之有离桂意。

饮酒十二两

九日　阴雨

午后五时半，应丁文朴邀，赴广东酒家小酌，杨人鸿、吴渌影亦来。饮三花酒约十二两，颇有醉意，去开明，坐约二小时。归途遇雨，跣足行。

十日　阴，时有雨

下午游泳。晚，邀杨人鸿、温涛、杨以廉、顾前、查云卿，在维他命吃饭。饭后商讨出版部及资料室今后工作问题，颇有结果。

十一日　晴

午后四时游泳。五时半赴维他命菜馆，应彬然之邀也。饭后，偕同愈之等去七星岩饮茶，商讨一二两组工作事，十一时方回。天热，看书数十页，一时始入睡。

十二日　晴

下午一时半起文供社召开会议，讨论今后工作方针兼及工作分配等等问题，愈之主席，至六时半方散会。天热，长时间讨论，倍觉疲倦也。

十三日　晴

抽空为《广西日报》写《每周时事综述》，至午后四时仅成三分之一。四时半游泳。晚饭后方欲续写，而宋之英忽来访，坐谈至九时始去，匆促续写毕，饬周官雨送去，时已十一时半矣。

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督饬周官雨、潘月成将余之行装搬至三十四号，因开明栈屋已让一姓施者居住，期满，不得不迁出也。午后一时半，偕林山等去漓江边雇得一船，停泊江中，下水游泳，并购西瓜两枚（价法币三元五毛）分啖之，邂逅文朴及其友某君，

遂共桌，计餐费不满五元，可谓便宜之至。去开明，与锡光等剧谈至十一时方回。

十五日　晴

整日整理物件，预备迁入新屋。因疲倦，未下水游泳。晚与光暄去七星前岩饮茶，购西瓜一枚，重四斤，价一元四角，共吃立尽。

十六日　晴

今天文供社迁入新屋，早五时，即有挑夫来，不能安睡。前昨两夜，睡不甚安，颇感疲惫。七时，偕丁文朴去花桥堍吃猪肝粥两碗，至丁寓所小睡。十一时半，张铁生邀往花桥堍维他命菜馆吃午饭，姜君辰亦偕往。夜为《国民公论》写补白一则。发一信，给叶圣陶。伯宁来挂号信，诉说阿庄时与冲突，颇感苦痛，望余能去渝，加以开导云云。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八月

一日　阴晴

日记中断了半个月，足证我做事缺乏坚韧性，持久性。这半个月内有几桩值得一记的事情，愈之于上星期五飞香港，此去回桂无期；而文供社前途亦颇黯淡也。此间当局对于时局估计，颇与我们不同，无论什么机关、个人都在作退一步的打算，文供社虽为公司性质，但基础未固，因之也受了相当影响。这半月收到不少朋友的来信，替秦似解决了《野草》月刊的出版问题，替国新社写了一篇论文，也看了一点书，出版部的工作也相当上轨道了。昨天高其安来，托向祖璋借一百五十金，今午特去开明看祖璋，他一口答应了，归途遇其安，问他一百金够不够，他说也好，就给他百金，因为这事我须负责追还，少借他五十金，责任可以轻一点。前为江逴女士介绍到科学书店做事，午后四时江女士来，即写一信给陆凤翔（科学经理）请她带去，和陆君当面接洽，洛甫有一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报告大纲，很好，特地把它抄下来，抄到十一点钟，还只抄得一半。愈之自香港来信——去港后第一封信也。

文供社前途黯淡

二日　阴雨

上午有警报，躲附近岩洞，泥泞满足。中午偕祖璋、彬然和萧而化的太太到美丽川吃中饭，祖璋定今晚动身回浙江，总算是饯行的意思。文协会来信，要求二事：（一）明天为鲁迅生日，假青年会开座谈会，以资纪念；（二）文协和木协办理文艺讲座，要我去讲两小时关于鲁迅杂文研究的。其实鲁迅生日是阴历的八月初三日，非阳历八月三日也。南雄《民生日报》副刊编辑者周崇实来信（笔名斐儿），

纪念鲁迅生日

托为在桂林谋事。这信是写给愈之、鲁彦和我的，我们都不和他相识，但他对于我们却很熟悉似的。萧敏颂来信。晚上继续抄那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报告，总算抄完了。蒐集关于吴检斋的材料，得两种。

昆明日记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九四五年六月）

一九四四年九月，余避寇离桂林，沿黔桂路西上，至十二月十五日始抵重庆。留重庆两月余，应友人张今铎之邀，挈妇作昆明之游。

一九四五年三月

六日

前昨两宵，为候飞机，均宿渝市两路口陈壮飞寓所。今晨三时半即起床，五时半到飞机场。送行者有陈云裳、沈丽娟。阿庄亦送至机场。十时半起飞。初飞时，机甚平稳，妻素有晕车之病，乃亦神色自若。不意两小时后，机忽上下升降不已，乘客十九呕吐，余亦不能自持，妻则更狼狈万状矣。一时半到达昆明站。三时许至商务酒店，今铎外出未返，成竹在寓，相见欢然。五时许看定四〇八号房间，与妻外出，在附近小饭馆吃烧饼四枚，鸡丝面、排骨面各一碗，共付法币一千元。妻疲惫甚，回寓即睡。余与今铎伉俪同晚餐。今日已与贺德明君晤面。与李公朴别已七年，亦在寓中邂逅，彼约明日中午请吃饭。晚与今铎伉俪在史公载君房间内闲谈。史君以法币千元购桔子十二枚享客。今日在渝起飞时天雨且冷，到昆明则风和日暖，宛若江南暮春三月矣（贺德明君系北欧人，原名为 B·A·H hartman）。

与李光朴相别七年

七日　阴

昨宵睡眠甚好。晨九时起床。午，应李公朴约，去北门路，在公朴寓中午餐，座有光未然、田价人及今铎夫妇。三时半去开明书店，访卢芷芬，相见甚欢。给阿庄信。致函渝开明同人及吴欣木、甲原、陈云裳、陈壮飞等。六时半回寓。林涧青来。今日天气转冷，余无大衣，颇觉寒酸。

八日　晴

上午卢芷芬偕曹建章（前生活书店职员）来，同赴一本地菜馆午餐，菜甚佳，四人共费三千八百元，便宜之至。下午章士敢来。晚，山东同乡招待方先觉将军及今铎夫妇，余夫妇亦被邀，方将军因事留曲靖，未能赴宴。主人有丁龙垲（字爽诣，山东博山人，滇缅铁路军法执行监部督察官兼驻保山飞机场军法办事处主任）、龚介民（山东掖县人）等，客人有熊庆来（字迪之，云南弥勒人，云大校长）、李诚毅（昆明《扫荡报》社社长）等。

九日　晴

上午偕同今铎夫妇访丁爽诣。重庆携来呢料，拟做中山装一套，索工价二万元以上（连里布在内），太贵，暂作罢。曹伯韩来。周钢鸣偕谢加因来，谢在云大附中教书，衔校长命，请余教国文、历史，余允考虑后作复。下午一时半，孙起孟介绍邱文郁来谈，携有起孟亲笔函，云下午八时左右偕同陆浮来，余以另有他约，托邱君转告，约定明晨十一时左右余去兴隆街职教社晤谈。三时半，卢芷芬偕时宜新

（上海银行昆明分行襄理）来，谈一小时。晚贺德明招饮。今日寄圣陶《扫荡报》一份，复章昌黎信。

十日　晴

昨晚饮于贺德明君寓所，同座有戈略尔（G·N·GAWLER 昆明关税务司）、亥兰（A·O·HYLAND 邮政局副邮务长）、赖廉仕上校（驻华英军服务团团长兼陆军总部参谋）、瓣克（美国新闻处）及丁爽诣、史公载暨今铎夫妇。戈略尔等皆能操华语，宾主谈笑甚欢。余饮酒大醉，归途从吉普车中跌出，幸未受伤。今晨三时半大呕吐，整日未起床，亦不思饮食。谢加因来，余告以无时间去云大附中兼课。胡伯恳来。周钢鸣介绍叶露茜女上来，邀看《离离草》预演。史公载来谈一小时，云彼之第一个夫人为黄文霞，即安存真之爱人。今存真已墓有宿草，文霞恐亦垂垂老矣，回念旧事，感慨系多之。

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半胡伯恳来，同去吃早点。路遇陈介眉，伯宁在衡山时同事也。偕伯恳访孙起孟，起孟适外出，与伯韩谈一刻钟。由伯韩介绍，去《评论报》社访李昌庆，托他代找房子，因自今日起，商务酒店房饭费已增至七千八百元，虽由盟友招待，总觉太费也。去开明访卢芷芬，卢亦外出，未遇。下午傅雪涛偕其友曾冶品来，曾任云南省军队联合特别党部中校股长，曾与何家槐、沈振黄同事云。卢芷芬来。七时半去昆华女中观《离离草》预演，遇孙起孟、杨人鸿、瞿白音、李何林等，回寓已十二时矣。写给阿庄及阆声、逖声、彬然、晓恩、光暄等函。

十二日　晴

上午八时洗澡。今日决定迁出商务酒店，共住六天。房饭费及小帐等计四万元。中午今铎宴客，主要来宾为李弥（字炳仁，陆军第八军副军长，云南人）、梁筱斋（原名桢，陆军第八军参谋长）、王伯勋（八十二师师长，贵州安龙人）、李彦宣（第八军辎重兵团团长兼昆明办事处处长，字青松，资兴人）、汪波（号安澜，荣一师师长）、邱清泉（字雨庵，浙江永嘉人，第五军军长）、李瑟乐（LT. COL. A. J. LESEELLEUR. 陆军中校，英国陆军副武官昆明办事处）等。下午三时半，雇车连同行李迁居武成路开明书店。芷芬特备鸡、牛肉等请吃夜饭，同席有唐兰、曹建章、谢棻及世界书局俞君。作叶子戏，赢八千金。给阿龙信，快递。

十三日　晴

上午十时许，偕妻赴职教社孙起孟约，过福照街，向服装店定制卡其布中山服一套，价一万八千元，赴职教社已近十二时矣。起孟清吃午饭，备有腊鱼、腊肉等，颇可口。一时半，赴绥靖路访周新民，谈十余分钟即出。又赴巡津街商务酒店看今铎夫妇。晚读夏衍著《离离草》毕。

十四日　晴

今晨三时许雷雨大作。八时起床，，则已天朗气清矣。写《看〈离离草〉预演后》一文，约一千二百字。晚读杨人楩著《德国民族之侵略性》毕。

十五日

今晨雷雨交作，但不久即放晴。为昆明《扫荡报》写星期论文，未成。午后三时去商务酒店看今铎夫妇，遇雨。晚赴《扫荡报》李社长之宴，座有郑庭笈（字重生，广东人，陆军四十八师师长）、郑希冉（字雍若，廿四集团军兵站分监）、罗幸理（廿四集团军少将副参谋长）、鲍静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等。连日大便不畅，夜多梦。

十六日

晨起腹泻。为《扫荡报》写星期论文，题为《历史的教训》，未竟。晚赴方先觉之宴（巡津街商务酒店），座有蒋经国及随蒋来昆之黎东方。黎颇以史学家自命，实则一曲学阿世之徒耳。接云裳自渝来信，十四日发。贺君送来国币五万元。

十七日

昨夜脚趾间作奇痒，晨起发见左足大趾间起一水泡，“香港脚”大有复发之势，急用石榴皮、金银花及枯矾煎汤浸洗。此方治“香港脚”极有效。然此间海拔二千尺以上。患“香港脚”者殆绝无仅有，即不用药水浸洗，亦无妨也。曹伯韩来，今铎偕丁龙凯来。《扫荡报》星期论文已脱稿，午后二时半送去。晚应今铎之邀，在商务酒店晚餐，座有公朴夫人及张老先生（公朴之丈人），罗隆基后至，谈甚欢。归途遇雨。

与罗隆基谈甚欢

罗隆基谈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恋爱经过甚详。又谈此次昆明文化界对时局宣言起草经过，云已四易稿矣。余告以重庆文化界人士宣言起草及签名经过，谈至华林最初自告有勇，列名宣言，后忽翻悔，致函《中央日报》否认事，罗谓此与写悔过书何异，相与大笑。

十八日　星期　晴

睡起甚迟。午后偕妻至正义路一带买衣料，理发，费国币五百元。晚饮五加皮约半斤，即昏昏欲睡矣。

十九日　晴

伯韩编《进修月刊》，第一期将集稿，为写《五四运动与青年》一文，千二百言。午后五时脱稿，亲自送去。与孙起孟谈时局，起孟谓敌人有窥昆明可能，对于此间报纸评论之乐观论调，颇不谓然。晚应今铎之邀，在商务酒店晚餐，主要客人有廿四集团军副参谋长罗幸理等，回寓已十一时半矣。

二十日　晴

上午偕妻约同芷芬在小西门外吃牛肉，颇可口，共费一千六百元。访朱佩弦、杨承芳、尚钺，与尚钺谈最久。补写《中国文学史简编》最后一章，未毕。妻连日觉疲倦，午后五时许，忽发冷，继发高热至三十九度五，十二时后渐退。

二十一日　晴

清晨为妻量体温，热已退，惟疲倦甚。朱佩弦来，谈半小时。去巡津街商务酒店访今铎，适今铎夫妇均外出。返寓已逾十二时。炒蛋饭食之。下午尚钺来。补写《中国文学史简编》最后一章已毕，再写叙言一篇，即全部告竣矣。夜十二时睡，今日今铎夫人凌成竹来。

朱自清来

二十二日　晴

《中国文学史简编》末章及叙言已脱稿，再看一遍，加以修正后，便可付邮了。下午谢来及张太太来，作雀战，胜万金。晚应贺德明之邀，在冠生园聚餐，座有罗幸理、王伯勋及英国新闻处主任马丁（H. A. MARTIN）等，谈甚欢。晚十时回寓。又与芷芬作叶子戏，负二千五百元。

二十三日　晴

《中国文学史简编》末章及叙文付邮。张阆声来函。章昌黎自四川渠县三善中学来函，并汇国币五千元，盛意可感，但决设法退回。晚与谢来、曹建章、卢芷芬作叶子戏，负二千余。妻两日来未发寒热，但今晚又觉不适。

二十四日　晴

今晨二时，妻又发冷，继即发烧，至五时许，热渐退，十时半赴市立医院诊疗，验血结果，未发见疟原虫，惟白血球增至一万五千，较平常不啻倍蓰，恐肋膜炎复发，医生特为配“沙发捉亚乍”药片，并止咳补肺药水，共费医药费五千元。午后赴商务酒店访今铎。罗幸理偕同一〇三师谭冈铎来，并约吃饭，余以妻病婉辞。胡伯恳来函。给阿庄信，未寄。晚喝绍酒一斤，兴致大浓，与芷芬剧谈至十二时。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妻病稍见减轻，因天热，又患头昏。上午去商务酒店访顾葆裕，并访今铎，即在酒店午餐。晚写信多封，分别给朱达君、傅彬然、胡绳、戈宝权、陈云裳、夏衍、吴子藏等。十一时睡。雷雨大作，气候转寒。今日报载敌人在豫南鄂北蠢动，大堪注意。

晚写信多封

二十六日

妻病渐减，能小坐，吃午饭少许。前定做之卡其布中山装，做得不称身，与服装店交涉，允为改作。午后访罗幸理，不值。今日天气转冷，时有风雨。晚五时许以法币二百元购白鸡、猪耳朵下酒。读朱佩弦《背影》。九时即睡。致圣陶书（昆

字第二号)。

二十七日　晴

阿龙来信，由今铎转。上午偕妻至市立医院看病，验血，白血球已减至七千五百。昨宵甚寒，今日又和暖如江南暮春天气矣。午后访云南实业银行总经理徐绍谷，不值。去商务酒店看今铎，与今铎夫妇缓步当车，至翠湖边饮茶，今铎大谈其未来计划。今日妻买母鸡一只，约二斤余，价一千六百元，炖食之。逖声来信。

二十八日　晴

李朋来，携有贺德明致王佐才将军英文函一通，略依原意，为写中文信一通。昨宵写信给龙儿，长二千字，今晨付邮，快递。又致光暄书。晚今铎请客，座有郭安宇（四十八师副师长）、宋大夫及李副旅长等，饮酒甚多，散席后又与今铎夫妇长谈。回寓已十二时矣。午后至云大访尚钺，问田寿昌踪迹。又与尚钺至北门书店访光未然，不遇。给阿庄信（云字第四号），又致刘甫琴函，均航空寄。汪允安来信。

二十九日　晴

上午九时半芷芬约余及宋易吃过桥米线，别有风味。腹过饱，未吃午饭。下午与芷芬、谢来、曹建章作叶子戏，无胜负。晚在李何林家晚餐，饮“升酒”一杯，微有醉意。吉家甫自贵阳来，彼又改名吉少甫矣。

三十日　晴

晨九时曹建章约去乐乡吃早点，共七人，费法币五千元强。偕芷芬去云南实业银行访徐绍谷，以阎声来函示之，阎声有近作字画多幅，拟在昆展览。彼谓昆明书画展览，市府定有限制办法，但如何限制，则未明了，如昆明不能出售，可运往大理展览云云，意殊诚恳。开始为贺君写心理作战文字，成千言。妻以四百元购鲫鱼五尾，作下酒物甚佳。伯韩送来《进修月刊》创刊号，内容甚佳。阅报，老河口似已为敌人占领。

三十一日　晴

继续写心理作战文字，成一篇，长二千五百字。阿庄自重庆、阿龙自遵义来信，均以母病为念。阿龙亦曾患菌痢已痊愈。浙大全体学生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下列各端：

浙大学生发表对时局宣言

一、确切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通讯等之自由，废除军事秘密以外的一切检查制度。

二、确切保障人民身体、集会、结社之自由，停止一切除了对敌人和汉奸以外的特务活动。

三、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措施，切实保障人民思想与学术之自由。

四、无条件承认各党各派之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

五、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六、军队国家化，改善士兵生活，使全国各部队获得平等之待遇，以增强反攻力量。

七、废除二十六年前所选之国大代表，并从速公布国大代表之选举法，在新选举法中不得有“指定”、“圈定”、“当然”之类的规定。

八、裁撤并严惩一切腐化官吏，以刷新吏治。

九、取缔一切囤积操纵，严惩奸商，开发资源，以挽救财政经济之危机。

十、党务费不得在国库中支取。

颇为扼要。赵晓恩来信，谓“据端芬（金仲华之妹）言，愈之先生已于去年九月上旬病逝苏门答腊某山谷中，此消息初传至泰国，再传来重庆，十之八九可靠）。呜呼，愈之竟长逝矣乎?！平生知友，寥寥可数，倘愈之死耗非虚传，则余今后之岁月，将愈增寂寞矣。彬然来信，但云甚忙，未提及愈之事。晚饭后默坐沉思，念念不忘愈之，潸然欲涕。拟外出排闷，而谢来与曹建章偕来，强作叶子戏，勉为应酬，负二千金。

一九四五年四月

一日　星期　晴

今日为耶稣复活节，商务酒店特备丰盛早餐，今铎函约余夫妇同往早餐，座有李何林夫妇等及自百色飞来之何家槐兄。午后与家槐兄及今铎夫妇游大观楼。家槐在余寓晚饭，饮绍酒约一斤，谈至十时许方辞去。家槐云，张炎为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已遭枪决矣。

二日　晴

写给阿庄（云字第五号）、阆声、甲原、阿龙信。今铎转来国币四万元。夜，妻煮鳗鱼一尾佐酒。饮酒稍多，昏昏欲睡。八时半去云南服务社洗澡，以无水，空跑了一趟。孙起孟来信，云青云路丁字坡一号有空屋出租，嘱即前去说定，但以目前收入过少，不能雇“娘姨”，妻每日买菜烧饭，病体必不能支持，且无熟人同居，万一余因事出门，妻将不感寂寞耶，故决意暂在开明住。今日意兴殊不佳，自己也不晓得为了什么缘故。

三日　晴

午后出门，访杨昌辉君，为看青云路丁字坡一号房子也。杨君已上“奥非司”，

没有碰到，由郑伯华代为接洽。房子仅一间，且甚小，决意不租，托郑君转告。又去北门路七十一号看朱佩弦、浦江清，谈《国文杂志》事。又去云大访尚健庵；去北门书店访李公朴，购《群众》十卷三、四期合刊及《民主周报》副刊。阿庄来信，云徐维伦之女公子嘉宝，在中大社会系读书，今秋毕业后，将赴美留学。托卢芷芬汇两万金，交重庆开明朱达君。读郭沫若《孔墨之批判》，竟。

四日　晴

上午访伯韩、家槐，又访今铎，在商务酒店午餐。给达君、彬然及王知伊信。又致圣陶（昆字第二号）吴子臧信。晚饮升酒，颇佳。唐兰来。夜与芷芬、王建章作叶子戏，胜八百金。

五日　晴

家槐于今日凌晨飞百色，昨宵特送去信一封，托带交李重毅。今日为清明节，此间亦家家插柳。夏衍自渝来信，谓“此间一切如旧，虽有九曲三回，但从大处着眼，则已有柳暗花明之感”。又谓“平素乐观，今则乐观胜于往昔”云云。妻购猪肉斤半，计国币千二百元。晚与芷芬、谢来、曹建章、曹庆森等小酌。酒后作叶子戏，赢九千余金。

六日　晴

晨九时许，江帆来，邀往□□处围棋，□君棋术较劣，连负四局。午后刘瀚才偕黄益耀来，皆联大学生。刘曾肄业桂林师院，为余及门弟子。范洗人、朱达君来信。《进修月刊》社送来稿费千三百金，以每字一元计算。

七日　晴

晨九时偕妻赴商务酒店访今铎夫妇，余即在商务酒店午餐。王福仙携围棋来。余适外出，未能对局。茅盾、巴金、金兆梓等联名来函，谓“拟乘此湘桂文艺作家内徙，同志群集之机会，成立一种机构，为同仁之写作及出版谋便利”，邀请参加。并谓“弟等所邀请共同发起此事者共十一人”，计开：老舍、宋云彬、洪深、柳无忌、孙伏园、章靳以、叶圣陶、郑振铎、吕淑湘、朱自清、闻一多。今日开始为《云南日报》写星期论文，题为《察变》，未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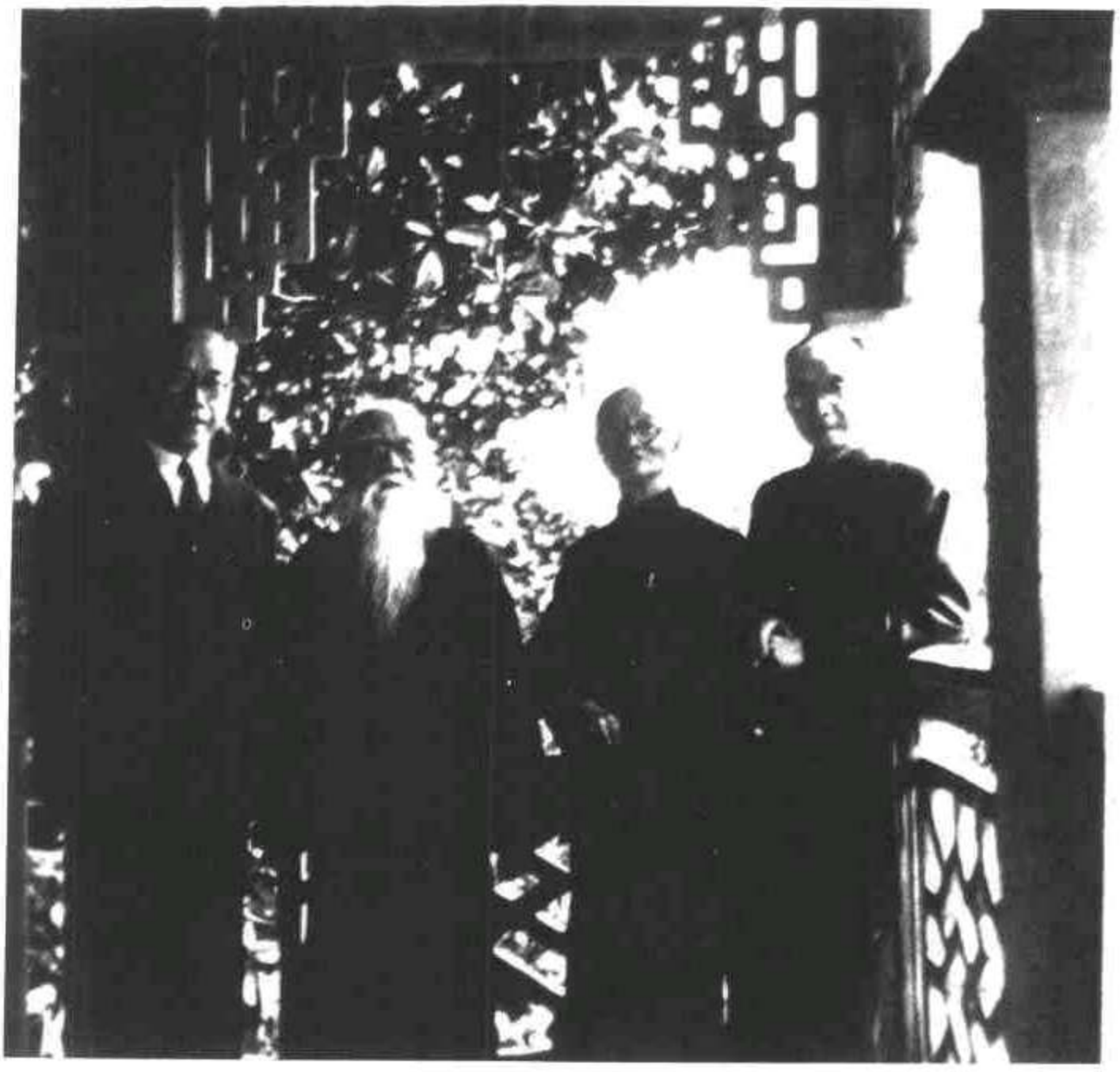
茅盾、巴金来函欲成立一种机构

八日　星期　晴

八时起床，续写《察变》，文思滞钝，竟未能成篇。重庆开明转来方学武来信，云沙玉琴在贵阳时曾向渠借国币五千元，迄未寄还，去信亦未得复，欲余代向沙索取，亦可谓孟浪矣，决置之不理。晚饮升酒，微醉。李何林来。

九日

上午伯韩来，嘱撰纪念愈之文章。致伯恳函，询愈之生平事迹。章昌黎来信。开明书店总店寄《中学生》（八十一、二期合刊）一份来。江帆来，云明日动身返



宋云彬与张大千等人在一起（左一宋云彬）

渝，当写一信致彬然、端先，托其带去。晚林涧青来，言外间对京兆颇多微辞，亦有牵涉及余者。要皆周钢鸣之流对京兆旧恨未消，故作危言，耸人听闻。京兆作风固有可议处，但吾人应善意看人，认清人家的缺点，同时须认识人家之长处。人有缺点，如果你已觉得和他够得上朋友，便应婉加规劝，否则默尔而息可也，切切察察何为哉！犹忆在渝晤公旦先生，谈及京兆，公旦谓京兆为人，认识甚是，意志亦坚，虽有可议之处，然瑜不掩瑕。君可去滇，加以臂助，使彼之事业得以发展云云。公旦度量宽宏，且有知人之明，盖于此可见。朱光暄来信，颇多忧郁语，当去函慰之。写《察变》仍未完篇。

吾人应善意看人

十日　晴

续写《察变》，已成十分之六，只差结尾一段了。张阆声来信，云彼之书画六

十余件，已交张良珍女士带昆。彬然来信，云接廖伯华自广西河池乡下来函，全家平安，想来后方找事情做。其通信处为广西河池下坳萧长顺号转带河乡帽村。当以此函遍示诸友好。下午访田汉、安娥、李广田及起孟、伯韩等，均见到。晚今铎在商务酒店请客，主要客人为罗卓英（字尤青、青年军总监），同座有王了一、潘大逵、秦作梁（贵阳医学院教授、皮肤病专家）、雷声普（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少将参议）等。回来时，今铎送至金碧路，且谈且走，谈了不少话，回寓已十一时矣。

十一日　晴

睡起甚迟，午后曹建章偕同车载春、曹庆森来，作叶子戏一小时。三时半赴南屏街为妻送衣料至鸿翔服装店，趁便参观赵墨龙“口书”及“双手书”技术表演，江湖气十足，一无可取。张良珍女士送阆声所作书画六十余幅来。晚曹建章君等又来，再作叶子戏。今日先后胜三千五百金。刘瀚才送来联大全体学生对国是意见书一纸，其意见为：

一、立即停止一党专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集合各党派代表及资望与能力为国人所崇敬的无党无派进步人士，举行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施紧急的战时措置，然后筹备召开真正能代表全国民意而不是一党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

二、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所有爱国政治犯，确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身体等自由。立即取消有关军事秘密外一切检查制度，确实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

三、立即以断然手段，没收因人民的饥饿与死亡而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没收在美冻结的三万万美金存款及一切逃亡海外的资金，以充战费。立即停止通货膨胀政策，采取一切有效步骤，使富人负担战费，改善人民生活。

四、立即成立联合统帅部，平等提高全国抗日军队待遇，确实保障出征军人家属生活。

五、立即根绝党化教育，实施战事教育，确实保障公教人员生活。

六、加强与各盟国合作，目前尤应从速敦睦中苏邦交。

十二日　晴

晨起已十一时，未及将阆声书画送交徐绍谷。午后二时今铎来，借有吉普，邀游郊外。在商务酒店晚餐，座有罗努生（隆基）。日前涧青转述公朴言，谓今铎曾对人说，此来系受省党局之招待，既非事实，亦近夸张。余既为今铎力辩，决无此言。前晚特为今铎言，无非望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而今晚今铎忽在努生前大发牢骚，不仅使余为难，今后人家亦不敢以外间批评今铎之言告余矣。此今铎平生短处，然余不能安于缄默，亦咎有应得也。

十三日　晴

上午九时半尚未起床，傅雪涛来，谓美总统罗斯福已逝世，《中央日报》正在赶印号外，闻之震惊，急披衣起，盥洗甫毕，而叫卖号外之声已至。罗氏突然病逝，其影响之大，殆难想像。十一时携阆声书画六十三幅交徐绍谷，赴商务酒店看今铎，今铎患腹泻，未起床，余以罗死耗告之，则矍然而起，谓此乃天般大事也。在商务酒店午餐后，与今铎谈四小时。晚饮升酒四两许，读《延安一月》。

十四日　晴

熊佛西自遵义（水井湾廿二号）来信，云有燕大老同学滕砥平，国文英文均极好，尤擅翻译工作，颇有意来昆明，希代为设法照顾一切云云。给阿庄信（昆字第六号），又给阿龙信。看《延安一月》已毕。晚饮酒微醉，与谢来、曹建章，卢芷芬作叶子戏，负四千五百金。

十五日　星期　晴

午后与妻缓步当车，沿翠湖堤至翠湖北路转北门街等处访友，仅见刘思慕夫妇，余如林涧青、杨承芳、朱佩弦、浦江青等皆外出。余问思慕，听到外间对今铎有何流言。他说，多得很。我问他，讲些什么，他说，外间疑心今铎在替英国人做情报，他又补充说，这是他平时居起阔绰，外间对他不了解之故。又说，他也听到今铎对人家曾说过龙主席招待他等等的话。照这情形，外间对于我的流言一定也很多，不过思慕没有对我说罢了。我真不懂那些所谓“文化人”者，为什么无聊到这样。但我最好能离开这个是非场，以免受闲气也。晚为《进修月刊》写纪念胡愈之文章，成四千言，至次日晨二时方睡。伯恳来信，述愈之少年时轶事，颇有意思。彭桂蕊来，他为缅宁师范教员，在联大训练班读书。

十六日　晴

上午十一时携昨晚所作纪念愈之的文章访伯韩，伯韩已去大观楼玩，没有见到，当将文章交给他的侄女。又访李广田，谈颇久。中午伯韩来。下午至储汇大楼访陆浮，未遇，留一纸条而出。至商务酒店看今铎。晚与车载春、谢来、曹建章作叶子戏，胜三千四百金。由李广田处转来《国文杂志》文稿两篇，皆傅懋勉作。

十七日　晴

上午为《进修月刊》写短评一则，题为《养成读报的习惯》，下午亲自携去，交与伯韩。与起孟谈颇久，起孟谓外间对京兆起居阔绰，颇多误会，余为解释一二，起孟亦释然。阿庄、阿龙、汪允安、吴欣木均有信来。

十八日　晴

下午与妻赴南屏街鸿翔服装店取旗袍，终因衣料不够尺寸，未能剪裁。访今铎夫妇，茶房言已去西山，即折回。购茶叶等日用品数种，归。曹建章、车载青来，

作叶子戏，赢千五百金。王知伊、傅彬然、叶圣陶来信。林润青送来“沈振黄子女教育基金募捐册”一份。伯宁自黄平来信，共两封，同时送到。叶凤梧自印度来信。下午三时在储汇大楼晤陆浮，谈甚久。

十九日　晴

上午九时半赴商务酒店访今铎，以熊佛西及伯宁来函示之。余告以外间对他颇多流言，其原因在长住商务酒店，人家看来未免太阔气，遂妄相猜测，最好能租一住屋迁居，则流言自息。彼谓租房子安家，非数十万金不办，无此整款。且此来系受盟友招待，每月房饭及其他费用亦只四五十万，在盟友方面看来，并未浪费，悠悠之口听之可也。理发，费六百元。晚，应孙健毅大夫之召，在同仁街厚德角宴饮，菜甚佳，有海参等珍品。食过饱，夜多梦。朱自清来信。贺君送来食住费五万元。

伯宁来函，谓黄平工程将于五月中旬结束，结束后决定来昆。今晨特与丁龙垲商谈。丁谓：如伯宁拟移家昆明，则工程结束后可即来，如来昆明的目的在包工，则俟有工可包时，当去电邀之来；如黄平等地续有工程可包，而伯宁愿意续包者，彼可去电关照。又晤伯宁同学袁相尧君，袁谓昆明物价天天在涨，如手头无千百万现款而承包大工程，则非蚀本不可，又谓此间大工程多，小工程机会较少。

二十日　晴

十一时起床。下午写致阿庄信（昆字第六号），又致熊佛西及伯宁信。胡伯恳来，留他吃夜饭。林润青主编之《青年生活》将复刊，特发起在北门书店开一座谈会，时间下午七时，以《中原》第三期所载《方生未死之间》一文为讨论中心，到有曾昭纶、楚图南、光未然、刘执之、李公朴、钱间及林润青，余亦参加，发言者大都冗长而噜嗦，回寓已十一时半矣。

二十一日　晴

给阿庄信（昆字第七号），又致熊佛西、汪允安及伯宁信。胡伯恳中午未来（本约他午餐）。下午偕妻去南屏街定制衣服。访今铎，略谈片刻，至北门街杨承芳寓，因杨于两日前曾来函邀吃晚饭也。座有刘执之及某科长。沈丽娟、宋之英来信。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柳无垢、胡伯恳先后来，谈颇久。下午去裁衣店“试身”，以缝工适外出，未试而返。晚读《中学生》，胡绳之《历史丛谈》颇好。日来心绪恶劣，工作不上紧，颇感寂寞与无俚也。物价升涨，米已涨至每石五万。柳无垢、胡伯恳来。

二十三日　晴

写给阿庄及沈丽娟信，均未发，因接阿庄来信，尚须补写一封也。午后本拟外

出，而曹建章等来，作叶子戏，到晚十时才散场，负五千六百元。

二十四日　晴

午后至鸿翔服装店试衣。至今铎寓所，谈颇久，遇李公朴、柳无垢。在商务酒店晚餐。回寓时，芷芬与同业多人在作叶子戏，余未参加。昨宵饮酒不多，但至今晨二时许忽感头痛，盖酒性暴烈所致。今后当觅好酒饮，如无好酒，宁可不喝。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写信给阿庄（昆字第八号），并致潘怀素、傅彬然、朱达君。下午偕妻赴北门街访杨承芳。杨住北门街二十七号，其房主有余屋出租，计楼下三间，索租金六万元。余拟以三万余元承租，请杨代为接洽。三时赴南屏街南屏大戏院看电影（系芷芬请客）。五时赴护国路一四四号访吴炳昆，谈颇久。复转南屏，在一北方饭馆吃面饺，共费千二百元，今日与妻往来皆徒步，颇觉吃力。阅《中国语文研究》毕，余冠来信。

二十六日　晴

终日未出门，随便看些书报，连写信都提不起兴来。晚，赴北门街看杨承芳，杨谓已与房主刘君说过，刘谓须与余面洽，约定明日早上再去。

二十七日　晴

晨八时赴杨承芳寓所，与房主刘君面洽租屋事，刘仍索价六万元，但云可略减，约定午后五时左右彼来开明书店谈妥。归途访朱佩弦、浦江清、尚健庵，均外出未晤见。曹建章、车载青偕一同业某君来，邀作雀战，余与芷芬合一家，略胜。李朋来，嘱代贺德铭写一回信，致罗幸理，约定明日来取。晚又作叶子戏，负数百金。房主刘某失约未来。阿龙来信。

二十八日　晴

晨，李朋来。代贺德明君所写之信，已写好，即交李朋携去。李朋言，彼租三屋已满期，亟欲另租别屋居住，而遍寻无适当者，大为焦急。昆明租屋不易，可见一斑。房主刘君今日仍未来。晚访杨承芳，欲与屋主刘君晤谈，杨谓不亟，乃约定明日再谈。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至小西门外宝元米店看屋主刘君，未看到。午后车载青等来，作叶子戏，至夜十一时方散，余负二百金。今日雷声普、凌成竹先后来。杨承芳携房主刘君所提条件来，三间屋租价让至每月五万元，惟当先缴六个月，即三十万元。条件如此苛刻，何能接受，只好谢绝。阿龙来信。

三十日　晴

前天阅重庆《时事新报》，见黄溯初先生讣告，昨天成竹来，没有告诉她，我

以为他们早已知道了。今日午后到今铎那里去，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黄尧先生死了！原来他刚刚接到电报。黄氏于二十六日逝于渝大兴场某兵工厂寓所，电报四五天才到，可谓慢矣。晚在商务酒店吃夜饭。最近一般所谓“文化人”如周钢鸣之流，因不满意今铎，造作种种诽谤之辞，甚至牵涉到我，真正无聊。成诗一首，题为《流言》。诗曰：

流言起止浑无端，捕影追风众口欢。
自是名高招俗忌，从来理得即心安。
诗书够我三年读，口腹累人一片肝。
（有书一筐在渝，已托王望梅君带来）
愤懑中宵常兀坐，月光如水只斑斓。

一九四五年五月

一日　晴（今日起实行夏季时间）

下午芷芬约去洗澡，但今天是劳动节，澡堂都不开。看了谢来、孙超孟。谈些闲天。七时，今铎在商务酒店请客，邀余作陪，座有王亚光（第五集团军驻桂办事处处长）、彭孟缉（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一旅旅长）及柏赍士（英国陆军心理作战部）等共十二人，饮酒甚欢。李昌庆来，为《评论报》约稿，并送来稿费五百元。

二日　晴

上午成竹来，携来国币六万二千五百元，因物价涨，故食宿费略增也（此系补上月份者。如此，则四月份为十一万二千五百元）。三时半赴商务酒店，以贺君及柏赍士邀吃茶点也；但至商务酒店，方知已改期为明日午后四时。至云南服务社洗澡，费七百金，至某本地馆小吃，叫宫保鸡一盆，买酒百元，连饭共费八百三十余。晚，车载青、曹建章来，作叶子戏。负五千金。

三日　晴

下午应柏赍士之招，偕今铎夫妇赴其寓所吃茶点，谈甚欢。代今铎拟挽黄溯初联：“革命元勋，民主保姆，德泽长留人间，先生允称一代杰。欧战将毕，日寇未平，英灵遽归天上，遗憾未见九州同。”但今铎与黄氏有深交，此联实嫌空泛，故决定不用。当另为撰哀辞一章。回寓时，芷芬与四五友人正作叶子戏，余亦加入，至深夜方散，初负万金，后形势转好，只负一千六百金，可谓幸矣。汪允安来信。为《评论报》撰一短文，纪念五四，今日亲自交去。李昌庆来，未遇。圣陶来信。

四日　阴晴，入夜雨

上午赴云大访尚健庵，借《说文通训定声》一部归。下午赴商务酒店看今铎，途遇学生游行，行列甚长。所呼口号为：（一）立即停止一党专政；（二）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三）取消特务组织；（四）取消审查制度；（五）恢复“五四”为青年节；（六）全国学生组织起来；（七）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并发通电，呼吁团结，争取民主。今铎为《扫荡报》撰星期论文，题为《论政局》，文长万言，枝蔓其辞，强余为其修正字句，至十时半始冒雨归。今日某方企图分散学生心力，怂恿某某等电影院招待联大学生看电影，联大学生洞烛其阴谋，将赠券数千张转送于荣誉军人，一面登报道谢，亦趣事也。阿龙来信。

学生游行

五日　晴

晨起，心绪恶劣。至鸿翔服装店，取重庆呢制服一套归。《进修月刊》社来函，聘余为编辑委员，并约编高中国文教材。

六日　星期　晴

晨间车载青等来，即邀张鸿飞太太等来打牌，余加入不久，而今铎偕其夫人来．邀往云大李教授处午餐，即由妻入局。李以酒请客，尚可饮。归途便道至青云街一二六号《自由论坛》社看房子，一大间，索租金每月三万五千元，先缴付三个月，约定明日付租金。回寓，妻雀战正酣，胡伯恳自百保村来，临时加入（芷芬退出）。妻略负，让余入局，大胜，赢二万金，但饭后再入局，局势大变，反负一千金。陈迩东来信。

七日　晴

上午偕妻及芷芬赴《自由论坛》社，接洽租屋事，由芷芬签出支票一张，计国币十万零五千元，作为三个月租金（即自五月七日起至八月七日止）。午后，王望梅等来．又作雀战，余初负二万金，及结局，只负百金，可谓幸矣。伯韩来。

八日　晴

上午偕妻赴商务酒店看今铎夫归，并告以房子已租定，租金系向开明暂借者。今铎谓哈德门将于十二日左右返昆，当向伊商量预支云云。晚应《进修月刊》社之邀，商谈编辑事宜。谈后，起孟邀余作密谈，据谓有人告渠，谓京兆确受杜某、方某之津贴，且为方某作种种辩护。又有人告渠，京兆夫人常出入某街五十一号，行动至为可疑云云。起孟谓后一说未证实，前一说则人言凿凿，不为无因。渠意以余之身份及名誉，似不必与京兆共事。余告以外间流言，恐不止此。京兆为人浅妄而夸大，最易招致各种毁谤，然谓渠系一特务之流，则大不应该，我们批评一个人，必须明白其过去历史及最近言动，一切捕风捉影之谈，不宜轻信，更不应轻易传播也。惟起孟对余之关切，深可感动。余本不谙英语，与盟友交接，殊不相宜，今后

对人之评价宜谨慎

当另觅工作岗位也。

九日　晴，下午阵雨

今日搬至青云街一三六号住，栗六终日。一切用具，都向开明借，计木床一、写字桌一、椅二、茶几一、木橱一，及其他缸、罐子等。芷芬并赠余铝质饭锅等三件，盛意可感。超孟来信，谓已替阿庄找到一工作，在中央电工厂，或任厂长室文书统计，或任工政科登记内勤工作，惟阿庄尚未来，而该厂需人甚急，当即去函促之。

十日　晴

王望梅君为余带来《鲁迅全集》及《二十二史札记》等。晚卢芷芬招饮，座有起孟、力厂及新自西昌归来之芷芬夫人等。芷芬以老卤酒饷客。老卤酒为此间最佳之酒，价每斤三千二百元，但有香气，味不醇正。傅又信来函。酒后与唐力厂围棋一局。阿庄有信来，云十五日可能飞昆。寄阿庄信两封，一寄重庆化龙桥，一由云裳转。李朋夫妇来。

十一日　晴

访徐梦龄（云大文史系主任）未值。又往商务酒店看今铎夫妇，亦未遇。芷芬夫妇来，携有阿庄来信，即写一回信托其寄出。五时许今铎夫妇来，留吃夜饭。刘思慕来。

十二日　晴

早起，为《扫荡报》写星期论文，即以前写之《察变》略加改动，于午后四时亲自送去。又去开明书店，携回阿庄来信一封及《中学生》、《天文台》等刊物。晚《扫荡报》主笔高紫瑜来，以余文措辞过激，商谈删改，即为涂去四五百字，精神全无矣。写纪念愈之文字。尚钺偕同徐梦麟来。

十三日　星期　晴，早有阵雨

今铎前天约余夫妇去商务酒店午餐，早起觉疲倦，遂未往。午后访朱佩弦、杨承芳。三时赴商务酒店，今铎大喊冤枉，说今午特备了五样菜，专候余夫妇不至。偕今铎及中法大学办事处主任徐海帆伉俪赴孙大夫处（孙建毅），坐谈一小时。向云南土产社买泸州大曲一瓶，价千八百元，甚佳。即在商务酒店吃夜饭。归寓时则阿庄已携其子女飞来昆明矣。《扫荡报》社送当天报纸十份来，因余之文章于今天刊出也。

十四日　晴

今日大忙，领阿庄拜访今铎、孙起孟及包尚清（顾葆裕之甥）等。向包尚清借床架、方桌、方凳，他一口允许。向孙起孟说明阿庄不能去中央电工厂工作，因在乡下，带小孩子不便。又为阿庄写履历片一，托今铎转交史公载。史任粮食部西南

区军粮调配管理处科长，允录用阿庄为科员，管理文书事。晚阿庄寒热大作。今携今铎往访贺德明。以千八百元购泸州大曲一瓶，味其醇美。

十五日　晴

阿庄热仍未退，本约定上午去看史公载，由内人前往，托今铎向史说明。下午访起孟、伯韩，商量编高中国文教本。余提出约钱闻同编，起孟、伯韩均赞成，适钱闻来，即约与商谈。晚写纪念愈之文章，未完篇。芷芬偕其夫人并携子女同来，章士敢亦偕来。

十六日　晴

李朋送来生活津贴四万一千元。阿庄热已退。撰纪念愈之文，竟，约四千字。伯韩来信催稿，明日当动手写。阿龙来信，电伯宁，嘱其在湘筑继续包工。

十七日　晴

李朋又补来生活津贴一万五千元。纪念愈之文用航空快信寄出。圣陶前来函，谓须在二十日前集稿，恐不及赶上，特又去一电，谓文已寄出，请稍待。汪允安来信，云《国文杂志》第十五期已出版，为增加销路起见，仍用“叶圣陶主编”字样。下午开明送来《国文杂志》十五期十册，目录都排错，封面上果印有“叶圣陶主编”字样。特函圣陶道歉，又函告彬然，请与允安一谈，盖此举极不妥也。

十八日　晴

上午写短文一篇，无甚意思，写成即弃去。下午毛多松、吴炳琨来，约明日下午在“乐乡”吃饭。连日意兴甚不好，读书写文都无心绪。贺德明复今铎信，拒绝余之请求（今铎因余租屋，一次付出十万五千元，欲向贺暂支）。

十九日　晴

阿庄开始到管理处办事。偕妻及阿新、阿平去护国路理发，又去今铎处。晚在“乐乡”大吃，应吴炳琨之召也。饮泸州大曲大半瓶，颇有醉意，归来和阿平、阿新跳舞作乐，踏断床架横木一根。

上午为《进修月刊》撰评论，十成八九。《扫荡报》送来稿费三千元。

二十日　星期　晴

昨宵饮酒过多，今晨颇觉疲惫，不思食，唯口渴甚，中午饮水豆腐一小碗，三时后即觉肚饥，颇思呕吐，吃山楂糖等，即平复。晚复饮酒少许，精神渐振。卢芷芬来，托他带去短文一篇，转交曹伯韩。吴大琨自长汀飞来，云将去渝。钱闻送来国文教材选目及开明活页文选合订本若干册。

二十一日　阴，间有雨

代今铎撰《永嘉黄先生哀辞》长千言。久不写文言文，遣辞造句，倍觉困难。审查钱闻所选国文教材目录。林润青来。

二十二日　阴，时有雨

本约钱闻今日赴进修社看曹伯韩，共同商定国文教材目录，因余尚未详细看过，决改期。下午去开明，芷芬不在，即再写一信给范洗人及赵晓恩，要求他们替阿庄出一服务证明文件。去商务酒店看今铎，途遇王了一，即与偕往，谈甚久。即在商务酒店晚餐，回寓已十二时矣。

二十三日　阴，时有雨

上午十一时起床。下午赴工合看林润青。去小西门买鱼五尾、酱油一斤，又去云南土产社买泸州大曲一瓶。今铎夫妇于四时半来，芷芬亦来，饮酒大乐。

二十四日　晴

午后去工合掘花草，种植院中。吴公冕偕夏云奇（峰）来。夏，浙江象山人，在此开设仁洛药房，公冕则于今晨方由渝飞来也。偕夏吴至暇娱楼晚餐，三人共饮绍兴酒（仿制绍酒）一斗，菜四味，共一万二千金，夏云奇付。公冕为余带来书一包，有《经籍纂诂》、《四库总目提要》、四史等，皆实用书也。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十一时赴正义路仁济药房看吴公冕，偕之往金碧路一西餐店早餐，又偕往大观楼游玩。午后三时，偕往晚东街吃面两碗，又偕往航检所。回寓已五时半，颇觉疲惫。吴世昌、阿龙、伯宁、沙玉琴、云裳均有信来。

早些时此间流传一种谣言，谓在克里米亚会议中，苏联与美国订有秘密协定，将朝鲜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并谓苏联要求满洲及台湾之统治权。此消息据云由某地盟军总部传出。此间各大学墙壁上皆贴有此项新闻（系用打字机打出者），一部分头脑不清醒之学生，颇为所惑。四日前有两联大学生来，以此事相询，余告以此乃法西斯余孽所造之谣言，其目的在挑拨离间。前日此间《中央日报》社论论及此事，题为“欣闻一项谣传不确”，盖关于将朝鲜划入苏联势力范围一说，已经美国务院正式否认，然该报记者犹作恶意之讥刺，可恨已极。余将撰一文呵斥之。文于昨日撰成，交《大路周刊》发表，特补记于此。

二十六日　晴

晨九时，吴公冕来，云此来为买西药，携款不多，拟向开明商移一二十万，赴渝后即交还开明总店。当与吴同往开明访卢芷芬，卢允借五十万，余在旁未便当场阻止（盖借五十万，似觉太多。吴本不想借此巨款，但能借到五十万，则吴自亦高兴万分矣。余事先未与芷芬谈，芷芬亦不知吴只希望借一二十万也），然颇觉不放心也。下午去祥云街买大曲酒一瓶。晚，公冕及夏云奇、卢芷芬均来，余妻粟六终日，备酒饭菜五六味，饮酒谈天，甚快。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为绀弩主编之《艺文志》撰一短文，即以此间《中央日报》社论题《欣闻一项谣传不确》为题，尽讽刺之能事，颇觉满意，即用航快信寄出。晚应芷芬之招，在芷芬寓所晚宴，妻及阿庄、阿平、阿新均去，真正“阖第光临”矣。芷芬夫妇所备酒菜极佳，本约公冕、云奇，而竟爽约不来，可谓不近人情矣。九时半赴仁济药房看公冕。公冕定明日午后飞渝。

一九四五年六月

七日　晴

十天不写日记，懒极。这十天中有几件事可记：

（一）写了两篇短文，一篇的题目是《旁观者》，交《自由论坛》；一篇题目是《策士的簧鼓》，是驳斥何永结的论文的，交《大路周刊》。

（二）汇阿龙一万元。李朋在贺君处取来五万六千元。贺君去印度未返。这款子是李朋自动代我去取的。本来这种招待费应该由他们送来，不好自己去取的，但李朋替我取来了，也只得暂时收下。

（三）吴公冕前此所购西药未报关，临行时被海关扣留，交涉至今，迄未离昆，又向开明借去二十万元。

（四）复汪允安长信一通。芷芬代《国志》社定制信封五百，信笺二千，价在二万四千元以上，他直接向允安算帐。

（五）星期日曾请芷芬夫妇及唐兰等吃过一顿饭，今铎亦参加，费去万余金。

（六）读汪中《述学内外篇》，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又读《诗经》，用陈奂《诗毛氏传疏》本。

（七）星期三访罗努生，未遇。

（八）为进修社编国文教本，目录（第一册）已拟定。

上午将已写好之《策士的簧鼓》重抄一份。下午芷芬来，云日内有飞渝之可能（因圣陶到渝，范洗人来函邀芷芬去商谈业务也）。晚，王汉华又偕章士敢来，云芷芬明晨可能飞渝，余写长信一封，给夏衍，十时半写好，亲自送交芷芬，托他带去，当面交与夏衍。文供社寄到《中国文学史简编》十册。

八日　晴

芷芬今日上午不来，必已飞昆矣。《大路周刊》侯建虔君送来《大路周刊》一份，余文已刊出，惟错字甚多。下午士敢偕一联大学生来（王姓），携围棋一副，邀余对局，余两局全负。晚饮升酒约一两，微觉头痛，盖酒性暴烈所致也。写《抄

抄札札录》一节，题为《赵瓯北的书生误国论》，未竟。

九日　晴

上午访罗努生，谈甚久，在罗处午餐。罗邀余加盟，余允考虑。下午二时去商务酒店访今铎。王耀武派其高级参谋张超（字海笑，江西人）来昆，张持王名片，向余致道候之意。《抄抄札札录》第一节已写完，凡二千余字。

十日　星期　晴

致王允安信，问其何以不来回信。下午六时在王晋笙寓聚餐，到有田汉及其爱人安娥、金树培、陵鹤、尚钺、常任侠等，皆以前在第三厅时同事也，并邀有闻一多、吴晗，谈甚快。今日郭沫若过昆，惜仅留数小时，未获见面耳。餐后田汉邀观四维剧团演《江汉渔歌》。回寓已十二时矣。回来在青云路一酒家遇辛汉文、冼群、路曦、朱江。彼等住玉龙堆健全巷一号，距余寓甚近。

郭沫若过昆明

十一日　阴，入夜有雨

昨宵饮酒过多，今日觉疲倦，欲为涧青主编之《青年生活》写一短论，未果。晚，阿庄邀其同事钱、莫两小姐来吃面。阿庄生日为阴历五月朔，今日则已五月初二，记错了一天，可笑也。

十二日　雨

昨夜雨连宵，今晨未停，盖已入雨季矣。伯韩送来国文教材五篇。为《青年生活》写短论，题为《青年可不问政治吗?》凡二千言，亲自送去。吴大琨来，同往北门街看杨承芳。赴进修社访伯韩。晚在商务酒店与今铎夫妇饮茅台酒，甚佳。今日三时后放晴，但回寓因走小路，尚有数处泥泞满途也。宋易来。

十三日　晴

《自由论坛》社袁方君送来征文函一件，题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当为作一短文。曹伯韩又送来国文两篇。据云：《进修月刊》因亏本，第四期势将无法印出。冼群偕路曦女士来，云明日为端午节，邀余赴彼等寓所聚餐。致卢芷芬函，嘱其面询汪允安，何以去函久不复。又致圣陶函，附卢函中。

十四日　晴，入夜有阵雨

今日为端午节，又为“联合国日”，可谓巧合。上午开始整理《中国史纲》。胡伯恳来，留他午餐，又邀《自由论坛》社张君参加。菜有白切肉、咸蛋、炒肉丝、线粉汤、苋菜、辣椒嵌肉等。伯恳以八百元购绍酒一斤。晚应冼群之邀，赴玉龙堆健全巷一号晚餐，餐后饮咖啡，谈天，甚乐也。雷子震自八步来昆。冼群说，重庆有人戏撰一联，嘲陈铨，其联曰：“野玫瑰、黄鹤楼，法西斯细菌；金指环，蓝蝴蝶，希脱拉杰作。”皆取新剧本名，而野玫瑰、黄鹤楼、金指环、蓝蝴蝶，皆彼编之剧本。

十五日

昨宵时有阵雨，今晨未止，上午访钱闻。昨日傍晚雷子震来，余将赴洗群处，未及细谈。今日上午雷君又来，在余寓午餐，谈甚快。雷君四川人，覃必陶之学生，向在桂林文艺书店服务，此次自广西八步经梧州、戎圩、岭溪、容县、北流、郁林、横县、宾阳、武鸣、果德、思林、田东、田阳、百色、田西、旧州而人贵州之安龙，西经罗平、曲靖而至昆明，于三月六日动身，本月十二日到达。途中备历艰险，过武鸣后即被盗劫，衣服全被剥去，有数日仅以笋壳遮蔽下体云。彼带来消息甚多，拉杂记之如下：

一、李任潮于四月初在故乡遇刺，有人掷以手榴弹，幸未受伤，已赴罗定。蔡廷锴等均在罗定。（雷君在途中，于四月十一日得此消息。）

一、何香凝、梁漱溟及其夫人、陈此生均在离八步五里许之乡下。

一、陈劭先大部分时间在砂子（属昭平）住，有时亦赴八步。

一、《广西日报》在黄姚编印，黄姚离昭平、八步均两天路程，中隔大山，可阻敌人。徐寅初住经理，莫乃群任总编辑（莫曾回乡一次，已回黄姚）。千家驹、张锡昌等佐之，陈闲编副刊。彼等皆有公米可领，故生活尚无问题也。

一、千家驹在黄姚办一中学，名临江中学黄姚分校，千任校长。

一、万民一已死，万仲文、千家驹、张锡昌等办一《民主》旬刊。雷动身时犹未出版。

一、陆联棠仍主持开明书店分店事，常在八步。教科书生意甚好。开明货栈在走马乡之庇江（其地离昭平较近，离八步远），胡仲持亦在庇江。胡精神病复发，近已稍痊。

一、开明曾以一部分货（三十担），由金世荣、冯百泉押运去赣州销售，但道阻，未能运去，现在连县出货。

一、文供社在八步、砂子、白沱设有分社。

一、世界书局在八步设有分店，负责者为该店前衡阳分店经理某君，湖北人。

一、汇通行在马江（离昭平九十华里）设有分行。

一、工合在黄姚、八步、连县等处设分站，做制皮鞋等小工业；负责人为徐寅初、周匡人。

一、吴觉农之公子们均在平乐中学（现迁砂子）读书，跟炽昌行在一起。

一、何步云与曹健飞在八步、连县开兄弟图书公司。曹健飞曾赴上海，未成。汪允安之父亲在八步，住鹅塘，饭食靠兄弟公司。

一、建华印刷厂未开成。先是建华与百步先锋书店约，由先锋书店出资本，建华供给机器、材料、人工，合资营业。先锋书店之老板黄镜如，本一土豪。与建华

订约后，即着手租房子、置桌椅等等，以少报多，建华负责人遂有异议。其后八步吃紧，实行疏散，黄对建华机器材料等不为设法搬运，及局势稳定，则又向建华要求交出机器材料，盖其意在图谋建华厂之机器材料也。因此双方决裂，至今未能开厂。

一、守桂林败退下来之散兵，曾到八步，向李专员新俊索食盐二千担，李先允千五百担，强索不已，不得已全数予之，但盐务局照例收税，遂触散兵之怒，与保安大队在八步市街上开火，死伤老百姓四五百，焚毁房屋甚多，其后游击司令周洪派队来救，始将散兵驱至恭城。惟文化界人士都在乡间，未受池鱼之殃。

一、四战区民团副指挥蒋如荃，极反动，走私舞弊，无所不为，对进步分子则加压迫。

一、刘士伟前由平乐退八步，后至富川（龙虎关附近）接他的太太，遇敌人，几为所俘。现已赴阳朔，由此生介绍与阳朔县长参加组织战工队，并觅机会接此生太太去八步）。

一、盛亮明在《广西日报》当编辑。

一、李白凤在八步，想赴重庆，但又中途折回。

一、黄镇芬在岭溪宏汉中学教书。

一、雷君在八步见中央社消息，知余已到重庆。

一、雷君在百色遇何家槐，何告以陈卢获、陈残云都已回返敌后，狄超白在罗定。

一、八步物价：米每石千余元，鸡每斤七十元，猪肉每斤六十元，

一、黎民经在狮寨（苍梧辖境）。

一、昭平曾于去年二月中一度失守。

一、八步曾两次失守，一在去年九月，一在十一月。

一、韩祖祺在昭平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店事务。

一、章涤生全家住在开明。

一、欧阳予倩仍在主持艺术馆，并兼《广西日报》编辑，住黄姚。

一、叶敏颂在贺县中学教书。

二十七日　晴雨无定

近来懒极，日记好多天不写了。前天此间文艺界为茅盾祝寿，在威远街文艺沙龙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茶话会，到二十余人，朱自清、闻一多、田汉、李广田等均出席，余亦参加，至十一时方回寓。昨天上午九时周新民来，谈参加同盟事。今日中午严希纯来，留他午餐，下午大雨。余偕希纯往访夏峰，谈生意经。再访今铎，谈甚快。昨天写短文一篇，题为《朋友毕竟是朋友》，交《扫荡报》发表。前接朱纪

耀自印度来信，今作一书复之。

二十八日

上午天雨，一清早就到小东门去买菜，很高兴。下午天晴了。注《史记·刺客列传》，未毕。晚胡昆山宴客，今铎邀我去，在厚德福，菜颇佳，共费七万八千金。

二十九日　晴

汪允安、赵晓恩等没有信来，甚为可恶。特写信去骂了他们一顿。晚七时与钱闻同赴起孟处，商教科书编辑事。回来天黑，以为总有一场大雨了，却没有下。给伯宁、阿龙信。

三十日　晴

整天未出门，注《荆轲传》未毕。昨晚多走一点路，今天身体很疲倦，大便又不通，也许要生病了。

北游日记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

一九四九年二月

二十六日

昨李实（罗雁子）来告，今日可登轮，嘱先赴大中华旅社，与圣陶、彬然等会集。晨十时渡海赴大中华旅社，圣陶等已先在。因避人耳目，到旅社后即未出门。下午九时许李实来告，今日搬行李上轮时因件数过多，颇受人注意，此间目标已显露，须迁移他处，明日方可登轮也。即由吴逖舟导往大同旅社，辟三室，余与彬然同一室，圣陶夫妇同一室，余一室较宽大，则振铎父女与万家宝（曹禺）夫妇居之。



1949年2月，一批民主人士由香港北上北平（照片中排左起为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后排左起为傅彬然、沈体兰、宋云彬、张绮伯、郑振铎、叶圣陶、王芸生）

二十七日　星期

晨七时起床，出外购毛巾、牙刷、牙膏等归，因盥漱用具在行李袋中，而行李则已于昨日上轮矣。寓所无俚，雀战消遣。昨日在大中华，剑行伴余一整天，盖欲知余于何时登轮，归报乃母也，及余等匆匆他迁，彼乃怅然而返，亦不知余等迁居

与叶圣陶等人登轮北上

何处矣。今日大可返九龙寓所一转，而李实坚嘱不必外出，即通一电话亦觉未便，殊可笑也。午后赵超构、王芸生、徐铸成、刘尊棋均来大同集中。彼等皆改服短装，殊不相称。下午四时许，圣陶夫人与家宝夫人先登轮。九时许，李实来导余等登轮。余与彬然、尊棋、家宝、超构先下汽艇，则有两警士跃下，以手电筒照余面者再，余衔烟斗徐吸之，故示镇定。警士指余身旁之帆布袋问是中为何物，余谓汝可检视之，彼等遂逐一检视而去。盖警士视余等服装不称，神色张皇，疑为走私或别有图谋者。圣陶、振铎、芸生、铸成在后，见有警士下船，则趑趄不敢前，尊棋复登岸觅之，未几相率下艇。约半小时，汽艇已傍大轮，缘梯而登。余与彬然、振铎，合住一舱，未几张季龙亦来，共四人，而此舱则有铺位六，故颇宽敞也。

二十八日

昨宵睡颇酣畅。清晨李实复来送别，并告余等，此行共二十余人，而合法之搭客规定只十二人，余等皆不能作搭客，须自承为轮上职员或押管商货者，苟遇港府派员检查时，余须自承为任总务者，季龙为副会计员，彬然与振铎则皆为押货员云。午后一时许，轮始启碇。微有风浪，船颇荡，余与徐铸成、柳亚老、王芸生作雀战，两圈未毕，芸生已不支，张季龙代之，未几，余亦头昏昏思睡，则由彬然代之。一卧即不思饮食，更不能吸烟，闻烟味即作呕。犹忆一九二六年秋由沪乘招商局新昌轮赴广州，船行凡七天，即七天未吸纸烟，此行不知何日能达目的地，殊可虑也。

一九四九年三月

一日

昨宵时睡时醒，颇不宁适。起床盥漱毕，茶房送来麦片一盘，食少许，欲呕吐，复睡。然今日风浪已平。彬然云遥望有一白色兵舰，与我轮并行，且曾向我轮打旗语，颇可注意，余即起，登楼望之，海风吹面，顿觉清醒。回舱，开罐头果品食之，便觉可口。午餐食饭一碗，饭后又思吸烟，盖已不复晕船矣。七时有晚会，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圣陶以我等此行为谜面，请打庄子篇名一，余射中为《知北游》，意谓知识分子北上也。谓圣陶应有奖品，余请圣陶赋诗一首代之。会散后复与徐铸成等作雀战，至十一时方罢。

二日

早起圣陶即送来七律一首，盖应余昨晚之请者，录之：

应云彬命赋一律兼呈同舟诸公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柳亚子、陈叔通、张季龙先后成和章各一首。午后雀战消遣。七时晚会，陈叔老谈民初掌故，涉及杨晳子（度），余作补充，并谓杨晳子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与圣陶合唱昆曲《天淡云闲》一段。方瑞女士歌《剌虎》，博得掌声。散会后复与彬然等雀战，十二时许方散局。

三日

昨晨船行过福州洋面，今日已近长江口。上午十时座谈会，题为《在文化及一般社会方面如何推进新民主主义之实现》，张季龙主席，余任记录。题既冗长，范围又广，发言者大抵不切实际。出席者陈叔通、王芸生、马寅初、包达三、傅彬然、张绚伯、赵超构、柳亚子、徐铸成、曹禺、郑佩宜、郑振铎、郭绣莹、冯光灌、叶圣陶、邓裕志、胡墨林、刘尊棋、沈体兰、张志让，吴全衡及余凡二十二人。此次同舟者仅郑振铎之女公子郑小箴、曹禺夫人方瑞及包小姐未出席耳。夜照例有晚会，陈叔老谈胡林翼故事，谓胡曾联络官文之妾，收为寄女，使官文不加钳制。万家宝谈戏剧电影，特别注意记录影片。

四日

连日风平浪静。上午十时座谈会，圣陶主席，谈今后之新闻工作兼及电影。和圣陶诗成，录之：

蒙叟寓言知北游，纵无风雨亦同舟。
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
好向人民勤学习，更将真理细追求。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

船明日可达烟台，作家信一封，托轮船账房携回香港。晚会时叔老谈甲午之役，清廷先增兵朝鲜，实由袁世凯张大其辞所致。袁与日驻朝鲜公使争闵氏女，以为有兵在手则势力足以抗日使，后闵氏女果归袁，然中日之战亦由是起矣。船员倪君报告一故事，谓抗战胜利后彼在招商局某轮服务，于加尔各答返沪途中遇飓风、

见一渔船已失控制，轮上人员尽力拯救之，然船中已空无一人，惟满载鲜鱼，遂将鲜鱼移入轮船，置之冷气室，运往上海，售之渔市商人。渔商谓此种鱼甚名贵，惜沪上制罐业停顿，殊难销售，船主再三勉强之，始成交。迨卸货时，管理虬江码头（时为军用码头）之军官，指为非法，欲吊销渔商执照，纳贿若干，事始寝，而海关人员又来刁难，时已起卸三分之二，天热，驳船中所置冰块渐融解，鱼遂溃烂，腥臭不可闻，渔商欲将鱼投之黄浦江，则卫生机关人员又来干涉，最后由渔商雇船载出吴淞口外弃之海中。

五日

昨夜风浪渐大，晚会时振铎已感震眩，先退席。今晨起床时发见衣被皆有水渍，其色深黄，盖海水泼上甲板，铁锈漏入舱中也。船主西人某言，昨夜遇国民党军舰盘问，告以系开往南韩者，船遂改道向南韩行，以避国民党军舰注意，迨复转向烟台开行，则已延缓一小时余矣。午后一时余，船抵烟台，泊船中，待海关人员登轮查检。三时许，海关人员登轮。未几军队及市府人员登轮迎候。船泊码头，余等坐汽车入市。徐市长报告国民党军舰重庆号起义事，听者大悦。徐市长、贾参谋长以张裕公司葡萄酒享客，余饮十余觞。烟台离第二次解放才四个月，为国民党占据者一年有半。张裕公司之葡萄园，占地甚广，今尽被国民党军队破坏，言之切齿。晚饭后，余与圣陶、铸成、芸生赴澡堂洗澡，由市府派员随往。复由市府派车送余等至宿舍。宿所在郊外，为一西人别墅，甚整洁。余与彬然、季龙及沈体兰共一室。

六日　星期

晨七时半起床，饮牛奶一杯，糕饼数件。华东党部郭子化秘书长及匡亚民（宣传部长）已自莱阳到达，赶赴余等宿所，一一握手道劳苦。郭氏年五十余，为鲁南老战士，近任调配粮秣，支援前线。据谈，山东去年努力于救灾，今年工作着重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午刻自宿所乘汽车至餐所，途遇空袭，下车避之，然只国民党侦察机一架，不足虑也。饭后与圣陶、振铎等游街市，商店十有九闭，萧条甚。烟台人口多时二十万，近亦十余万，何萧条如是耶？六时，烟台市党政军民欢迎会，徐中夫市长及郭子化秘书长先后致词，陈叔老、柳亚老及张绚伯致答词，继演京戏《四杰村》、《群英会》。十时大宴，饮酒尽欢。返宿所已十一时矣。今日以十元港币换得北海币四万八千元。北海币百元值人民币一元。今晚演剧为胜利剧团第二大队评剧部。

七日

自烟台赴潍县须坐汽车。十二时午餐，一时开车，四时歇桃村，其地解放已近十年，土改已完成。五时复开车，九时至三李庄，距莱阳城三十里，党政军各机关

现皆散处于周围二十里之农村中。此地亦为老解放区，军民融洽一家人。十时许，招待者分别导余等至农家借宿，余与刘尊棋同睡一土坑，被褥已铺，解衣欲睡矣，忽招待员又来，谓顷悉此间屋主系一肺病患者，故已为另觅借宿处，请即迁往云云，足见招待之周到也。

八日

昨夜未能安睡，因坑未生火，又未垫稻草（此间只有麦秆，无稻草），寒冷殊不可耐；然房间颇清洁，以屋主人新婚未久，曾重加纸糊也。午后至一党务人员薛姓之宿所，其人颇风雅，藏有少数字画古董，有一黑陶碎片，振铎断为殷代遗物。今日为妇女节，此间妇女界有集会，圣陶被邀出席讲话，余与振铎等未被邀请，故未前往参观。夜间有欢迎会，在田野中开，别有风味。柳亚老自请讲话，颇慷慨而得体。表演节目有四：一、拥护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为花鼓戏形式，而以集体演唱出之；二、交易公平；三、积极生产，皆叙解放军之优良传统；四、开荒，述刘连长开荒故事。九时半散会。

参加欢迎会

九日

晨六时半起床，居停主人（姓高，名富顺）送来鸡子八枚，情意甚殷，未便坚却，遂受之，与尊棋谋，封北海币二千元，封面书《贺仪》二字，并署余等二人姓名，置一肥皂缸中，藉作答谢。八时许开车。自烟台至三李庄二百余里，三里庄至潍县约二百四十里。北方少石子，泥路甚不平坦，车行颠簸甚。午后一时歇平度，午餐，二时车复开行，九时至潍县，宿招待所，为一大院，振铎谓此系北平式也。余与振铎同宿一房。晚餐已十二时，饥肠雷鸣矣。潍县今名潍坊特别市，解放已一年余。市长郭姓，副市长臧姓，臧克家之本家也。

十日

上午市府邀看电影，为一苏联片，自始至终余不知其所演为何本事，询之万家宝，亦摇头答不知。散场后，与振铎、圣陶及张绸伯参观图书馆，副市长亲为引导。馆在十笏园，馆长陈姓，藏书多为丁氏捐赠，亦有铜器、瓷器，然精品殊少。三时进餐后，即赴火车站。当局为余等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六点十分开车，与徐铸成、叶圣陶谈京剧、昆剧，兴致甚好。八时半抵青州（益都），党政军人员在站迎候。入城，至招待所，其地为一教堂。在此须耽搁二三天，由招待者分配卧室，余与彬然、王芸生同一室。

十一日

早起即闻飞机声，盖国民党自青岛运粮食赴太原，闻每日必有数十架云。在院中见金满成及朱蕴山之公子。彼等先自香港到此，卧室与余室只隔一壁也。满成喜围棋，遂对下一局。二时赴孟村，距城二十五里，华东党军政机关俱在于此。所谓

许世友演讲

"华东"包括鲁、皖、江、浙、闽五省。先茶叙，四时大宴，有白酒，余饮五、六杯，微有醉意矣。六时入大会堂，木构平屋通十大间，极宽敞，中间有舞台一座。先由华东负责人员演讲，有一司令官名许世友者，发声宏大，措辞简捷，余笑语同座者，此莽张飞也。陈叔通、柳亚子、曹禺、叶圣陶等先后登台发言。九时游艺开始，演评剧《空城计》、《三岔口》、《御碑亭》、《芦花荡》。演《三岔口》者武功极佳，演《御碑亭》之青衣为被俘国民党军之军官，演唱俱佳。返寓已深夜二时矣。

十二日

八时有女医生来，问路途劳顿，有感不适者否。偕圣陶参观托儿所。全所儿童凡八十五人，年龄自两岁至五岁，皆工作人员之子女，父母出外任事。每二人有一保姆，年龄较大者则四人共一保姆。每日食五次（连点心），每餐食馒头与小米粥。午后二时，至城北四十里外萧庄，参观俘虏。俘虏皆淮海战役国民党高级将领，以王耀武为领袖。余素识王之参谋长罗幸理，特与交谈十余分钟。王耀武以下三四军官向余等作简短报告。王谓已读小册子及哲学书凡二十余种，颇能领悟。罗则报告生活学习情况。彼等对解放军之宽大，皆表感谢，并愿今后能为人民服务也。晚，刘组织部长与余等谈王耀武被俘经过颇详。王耀武被俘后送入军官团，忽有所悟，自撰一联云："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要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又写一横额："你也来了！"

十三日　星期

上午女医生来，为余检血压，稍低，盖路途劳顿故也。整理行箧。午饭后，同人行李一一搬上卡车。三时许，杜聿明被带至招待所，与余等相见。杜为战犯，故不得与王耀武等同受训练。足加镣，状至狼狈。振铎等均向之质问，彼答辞狡猾，但亦承认济南撤退时曾奉蒋命放毒气。余问：君与杜冰丞同族，杜被捕后何不出全力营救？答称：当时曾发一电向蒋解释。余谓：以汝当时之地位，苟能尽力营救，杜先生必可免一死，而汝竟只发一电，显系搪塞无诚意，即此一端，可见汝之毫无心肝矣。杜闻言，俯首不答。五时赴车站，乘卧车赴济南。

杜聿明

十四日

上午四时车停济南站，六时下车，姚市长及各部人员均到站相迎，驱车至商埠区，歇于招待所。晤恽逸群、赵平生、毕平非、俞仲文、叶籁士、李仲融等。略进早餐，即驱车赴大明湖游览。大明湖略似昆明之翠湖而较大，寒风砭骨，稍稍徘徊，即赴图书馆参观，复赴趵突泉，又至广智院参观博物馆。同人等有欲参观大学者，有欲参观工厂者，余与徐铸成、王芸生坐汽车返招待所，由市府人员陪往澡堂洗澡，舒服之至。午餐后有座谈会，余提出询问：在此情况下能容许私人办报纸否？恽逸群作答，谓日前私人办报，事实上甚为困难云云。四时登火车，经数小站

至桑梓店。自此到沧州四百余里，路未修复，须改坐长途汽车。余等一行三十余人（因至青州后有青年若干人加入），需坐大小汽车若干辆，由火车载来，至是，汽车悉落地，余与铸成、彬然、芸生、尊棋、超构及曹禺夫妇同车，路不平，颠簸甚，司机路径不熟，曾一度迷路，至临邑打尖，已十二时矣。

十五日

整夜行车，气候复寒冷，疲惫甚。柳亚老夫妇与陈叔老同坐一小汽车，中途覆车，幸无恙。晨六时抵德州，至市府，不见有人来招待，约八时许，始有人来，导至招待所，布置殊草，衣被复不洁。假寐约两小时，即与振铎、彬然、超构等赴市，购烧鸡、酱肉归。在济南车站购白酒一瓶，未及饮，至是乃邀圣陶等同酌，酒酣耳热，相与剧谈。圣陶颇虑平津当局处理大学教师有偏向，余亦以此为虑。下午三时正副市长设宴为余等洗尘。晚与曹禺同榻。市长谓德州居民不过三万。

叶圣陶颇忧虑

十六日

晨八时复坐原汽车，向沧州进发。开行未久，振铎等所坐之汽车发生故障，振铎与志让、体兰挤上余等所乘之车。振铎本欲与余等同坐一车而未果，至是乃大乐。午后二时在东光打尖，饮白干甚佳。沿途见军民赶修铁路，至为紧张，一牛车载铁轨一条，络绎不绝。夜八时抵沧州，见有电灯，皆鼓掌表欢喜。至招待所，始知天津已开来专车，略事休息，即至火车站，在火车中进晚餐，时已十一时矣。即宿车上，与尊棋、铸成、芸生同一室。

十七日

晨八时与铸成、芸生、尊棋至车站附近食白粥、油条，至佳。十时车开，明晨五时车抵天津。今日同车人有主张抵北平后，联合发表宣言者，赵超构与马寅初谓大可不必。杨之华、邓颖超、田价人（今改名赵范）、何惧等皆于车上相晤，杨、邓均自石家庄来。

十八日

闻北平有人来，促余等赴北平，不必在天津耽搁。晤连贯，即以有人主张联合发一宣言，君意如何，则亦谓无此需要。七时车即开行，此一段为双轨，行驶较速，十时许即抵北平东站，叶市长及李维汉、郭沫若、马夷初、沈衡山等约二十余人均在车站相候。坐汽车到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下榻，余与彬然同住一三二号房间。午餐后，先到北平之友人纷纷来访，彼等皆住北京饭店。芷芬来，同至琉璃厂开明北平分店，晤经理王稚圃，即在开明晚饭。六国饭店陈设仿西洋式，被褥软且厚，颇感过分温暖。今日发一电致剑行，告以平安到达。

抵达北平

十九日

今日续有友人来访，人多，不悉记。赴北平饭店访陈劭先，谈文供社情况。

晚，叶剑英、齐燕铭、连贯等设宴为余等洗尘。徐铸成购有戏券，邀余同观京戏，遂不终席，偕余至戏园观剧。谭富英演《空城计》，殊平平。

二十日　星期

晨见飘雪。午后，与郑小姐、包小姐、彬然、铸成同游北海公园。彬然等先回寓，余与铸成在西单一小饭馆对酌，别有风味。复至长安剧园观剧，返寓已十一时半矣。

二十一日

早起已过八时半，未及进早餐　振铎嘱修绠堂送来《章氏丛书》正续编，索价银十版。晚会罗迈报告，谓解放军胜利之原因在于实行土改。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涉及和谈、新政协、统一战线诸问题。

二十二日

前日赴东安市场，顺道购白酒一瓶归。中午许昂若来，与之对酌，下酒物仅花生米，昂若则谓此乐不可多得也。今日董老（必武）来，至各房间殷勤一番而去。晚七时，救国会同人请柳湜作报告，在北京饭店。

二十三日

上午十时许，张闻天来，略谈即去。偕圣陶、振铎、彬然赴北京饭店，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在平会员谈话会"。会散后，与圣陶夫妇暨振铎赴东安市场附近酒馆小饮，二时回寓，则符定一在座，方与彬然大谈古韵也。三时与彬然赴中山公园，游客无多，冷落不堪。晚，舒湮来，谈甚快。铸成自摊场购象牙质象棋一付归，费千余金，连称便宜不置。即与铸成对酌，郑小箴等亦来，大谈狐鬼，小箴为之变色，即归去，云将蒙被睡觉云。今日以银八版合人民券二千四百元向修绠堂购得《章氏丛书》正续编。

二十四日

上午叶苍岑来。吴晓铃来，谓东安市场某书铺有旧杂志甚多，将作为废纸出，以斤两计，每斤约人民券二十五元至三十元，已嘱店主暂缓出售，不妨前往一观。即偕之往东安市场，振铎亦同往，至则店主不在，由店员领往机房观看，杂志甚多，如全部购买，约需十万元。归寓，即与圣陶、振铎等联名致书"文管会"，请其备款收购。二时半偕彬然赴王府井大街凤凰厅听大鼓，五时半散场，即赴东安市场小饮，余一人尽白干六两，归来与张季龙、储安平长谈，酒酣耳热，说话甚多。

二十五日

上午得通知，下午一时半罗迈召开座谈会，讨论"统战"问题，并谓为郑重起见，特发入场券，将凭券入场云。下午二时许，座谈会开始，罗迈宣布毛主席将于四时许到北平，请同人往西郊欢迎云云，始知所谓座谈会者，设辞也。三时半乘

毛泽东到达北平

"巴士"赴西郊飞机场，改乘卡车，约二十人共一车。五时许，毛等已至，军乐大作，并放照明弹数次。旋举行检阅，余等立车上绕场一周。今日因前往欢迎者人数过多，故另推代表若干人，鹄立迎候，一一与毛握手，圣陶亦为被推代表之一。归来已近七时，即赴王稚圃宴。芷芬方自天津归来，饮谈甚畅。

今日上午愈之来，与柳亚老剧谈，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尉荐之也。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呜呼，此亦一往之论也！人能不忘其过去之光荣历史，必知自惜羽毛。张申府于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彼苟不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岂肯出此。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却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

柳亚子每谈必多感慨

二十六日

上午十时赴北京饭店，出席学协理事会。中午偕圣陶夫妇暨振铎、彬然同赴北大俞平伯等之宴。列名具柬邀请者凡十七人，俞平伯、王重民、朱光潜、金克木、郑天挺、林庚、吴晓铃、季羡林、沈从文、顾小刚、向达、孙楷第、黄文弼、魏建功、杨人楩、韩寿堂、赵万里。地点为子民纪念堂。圣陶饮白干不及半斤，竟大醉，泣不可抑，盖怀念其好友朱佩弦，触景多感故也。回寓后，有招待处人来访，一为李炳祥，一为吴良珂，问余家庭状况甚详，余具告之。张季龙看京剧兴致甚浓，偕铸成来，约于今晚出外小饮，并观京剧。梁小鸾演《得意缘》，谭富英演《捉放曹》。梁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

二十七日　星期

上午柳湜来。沈志远送来学术工作者协会会章要点，以昨日理事会决议推余拟新会章草案，以旧会章之要点作参考也，赴唐宁寓午餐，同席者圣陶及其夫人、彬然、芷芬。晚，国民戏院有晚会，为欢迎所谓民主人士者，及欢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出国，节目甚多，以戴爱莲之舞蹈较可观。出国之和平代表团由郭沫若、马寅初分任正副团长，今晚郭、马先后致答辞。郭氏所陈都老生常谈，并无精彩处；马氏则近乎荒唐矣：彼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强可爱，惜所见不广耳。

二十八日

镇日无事，来客亦不多，看《蓟汉微言》，补抄日记。夜，长安剧院有评剧晚

会，仍为欢迎民主人士及欢送和平代表而开。在场晤见郑坤廉、候太太，邓太太等，彼等甫于今日由天津抵此也。

二十九日

上午九时才起床，以昨宵睡迟也。振铎等今日出国，上午十时许登车，朋辈中有赴车站送行者。下午一时赴东安市场，购得郭淇波撰《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一册，原稿纸二百张（直三百四十元）。归寓时，适王芸生、徐铸成、刘尊棋及彬然将同游天坛，遂与之偕往。天坛有回声壁，以被封闭，未能入内参观。出来时未循原路，误入禁地，遭军士检查。彬然告以我等乃民主人士，并出六国饭店之小木牌示之（余等寓六国饭店，出门时取一块小木牌置衣袋中，木牌上写明房间号数，归寓时出木牌示守门者，方得放行。赴北京饭店访友时，亦须凭此木牌放行），窘状可掬也。赴天桥“落子馆”听大鼓。到“都一处”吃面食，饮白酒四两。又赴劝业场打弹子。归寓，始悉圣陶被接赴某处出席座谈会未归。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前托王稚圃找裁缝制蓝布大褂，今日交来。价共计千五百元。

三十日

上午赴北京饭店访陈劭老，以尚久（劭老之公子）甫自香港来，携有余之家书也。剑行书中述近况甚详尽，复附乃母最近相片，较前丰满，为之大慰。剑行似急欲北上，谓“宁哥如暂不北上，我将单身赴平”。当作复信，劝其少安毋躁。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十年来一家人甚少团聚之日，老妻复多病，“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甚望能及时南下，全家得团聚也。以此意委婉告剑行，特恐年青人未必作如是想耳。邮路尚多阻梗，此函不知于何时得达。午后二时与圣陶及其夫人赴王府井大街凤凰厅听大鼓书。徐铸成不约而来，散场后遂同往东安市场润明楼小酌。微醉归来，安步当车，至东交民巷口，铸成忽谓劭老约余等晤谈，遂与圣陶夫妇别。铸成欲邀余往八大胡同，所谓与劭老有约者，托词也。余早闻八大胡同之名，颇思一往，欣然应之。入门，先在一客人室小坐，面向外，有一人在外高声唱名，妓女则鱼贯在门外过，某妓至门口，则唱某妓名，余等须一一注视。唱名毕，即有人来问，有当意者否。余谓一名金媛者尚可，铸成遂举其名以告，乃至金媛室小坐，金媛陪余等笑语移时，即起外出，未几复来，如是者凡三次，则客人应告辞矣。方余与金媛笑语时，娘姨忽仓皇来，命余等起之，且戒余勿叩烟斗在口，云有警车来查房间矣。余谓此非禁地，何用如此紧张。娘姨则谓国民党时代曾有客人因不起立受查问而遭军警捆殴者。余大笑，告以今非国民党统治时代矣。金媛亦大笑，责娘姨不懂事。警士亦未来查问。出金媛所，复至一

游八大胡同

院，名潇湘馆，约坐半小时即出。铸成于临行时出人民券三百元置果盘中，于金媛所亦如之。

三十一日

读郭湛波之《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内容贫乏，叙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振铎留下洋酒两瓶，圣陶开一瓶与余对酌。连日天气寒暖失常，半夜睡醒，觉喉头作痛，咳嗽不止，且有微热。

一九四九年四月

一日

患伤风，拟作整日之休息。上午十一时沈志远等来，开学协理事会，勉起应付。医生来诊断，配药两服，今夜睡稍安。

二日

刮风，气候甚恶劣。伤风仍未痊愈，消化不良，每餐仅食粥一碗而已，部力子来，略坐即去。

三日　星期

精神稍佳。看《蓟汉昌言》，约尽三分之一。午后三时与圣陶、彬然赴中山公园。天气渐暖，公园游人亦渐多，不似前次之冷落矣。参观妇女展览会。所谓妇女展览会者，盖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所举行之展览也。

四日

午后三时偕圣陶、彬然、圣陶夫人赴俞平伯家，唱昆剧。伤风未痊愈，喉嘶哑，歌不成声。平伯及其夫人合歌数折，亦不见佳。夜饭菜甚丰，有唐立庵、向觉民、罗□□、许昂若等同座，谈笑甚欢。饭后吹笛者已去，某女士下唱《寻梦》，带道白，甚好。　赴俞平伯家

五日

今日民盟在来今雨轩招待来平盟员，时间为上午九时，请柬于前数日送到，余已完全忘却。下午三时许于案头见此请柬，则时间已过矣，不禁为之失笑。余于抗战时及旧政协前后，颇作党派活动，今则无此雅兴矣。盖以前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不得不凭借党派作活动，今革命已将大功告成，此后建设事业须脚踏实地，空头宣传无用，余当脱离民盟，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赵超构为北平《新民报》被职工控制，甚愤愤，与余对酌，

连尽白酒数杯，且邀余观评剧，余漫应之。适胡绳来，谈编审教本事，卒未果往。来此一月余，编书事仍无头绪，以房屋未找到，人手亦不齐也。今日上午罗迈在北京饭店作报告，报告和谈情况。今晚接港电云三十日函收到，何神速也？

六日

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余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有招待会，余亦被邀出席。于座谈会中坐三十分钟，听杨刚发言未毕，即向主席告辞，赴北京饭店参加文艺界招待会。柳亚老发言，述及彼与民革、民盟关系，余急书一字条劝止之，亚老立即接受，其雅量可佩也。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招待会设宴，六时半宴会即散，酒后兴浓，独往东安市场巡览一周，购烟丝一盒归。今日胡绳、叶蠖生、沈衡老来。

七日

上午答访邵力子，约谈半小时。艾青偕其爱人韦荻来（解放区通称妻曰爱人），谈甚久，吃午饭后才去。艾青与前在桂林时判若两人，见面几不相识。为余述整风经过甚详，谓倘不整风，则此次胜利实为不可想象云。午餐时见范志超，丰姿不减当年。下午二时民盟小组在亚老房间开会。此一小组约五六人，组长为杜任之，余与黄任老、柳亚老均在内，余则已忘其姓名。杜山西人，观其谈吐，亦一革命八股家也。自谓近在辅仁大学教唯物辩证法，余因问陈援庵先生近况，彼瞠目不知所对。余曰“即陈垣先生，辅仁大学校长也”。则答曰“喔，不很熟悉，此人盖老顽固也”。余曰“君知陈先生有何著作否？”则连摇其首，曰：“怕不见得有吧？”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养。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哉！六时与圣陶小饮，趣味无穷。余告圣陶，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实则余只与民盟及所谓救国会有联系耳，曰一切者夸辞也。圣陶大表同意。晚赴国民戏院看大秧歌表演，应招待处之邀也。

八日

上午十一时学协理事会开会，约一时许即告终结。二时半听妇女代表报告，首钱正英报告治黄河经过，详尽有条理，为之欢喜赞叹。天津《进步日报》假北平女青年会招待文化界，时间为午后三时。余不待报告完毕（今日出席报告者钱正英外尚有其他二人，一为爆炸女英雄某，忘其姓名）即与夏康农同离席赴女青年会，未雇车，又绕远路行，至到已五时许矣。晚六时陆定一、周杨、晁哲甫请客，在北京

饭店。余准时至，则圣陶、彬然等已先在座矣。陆等请客，为商谈如何组织教科书编审机构事，故凡准备参加此机构者皆被邀，除余等外，有胡绳、孟超、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诸人，而华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澜等均到。商定机构名称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副之。

九日

招待处备车请游颐和园，上午九时开车，约一小时即达。即在园内午餐，四时半返寓。颐和园为清那拉后移海军经费建筑者。余语王芸生，说当时那拉后不移海军经费筑颐和园，中国海军亦未必能建立，而余等今日不能游此名园矣。相与大笑。颐和园景物模仿西湖，有堤、有桥，然不能与西湖比也。后园植梅松甚多，景稍胜。六时小饮，尽白干四两。贾余勇往观京戏，尚小云演《汾河湾》，跳踉不堪入目。演京戏为招待南京和平代表。

十日　星期

起床甚迟，吃饼干数枚充饥。下午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五时座谈会散，即与圣陶小饮清谈。芷芬来，写一信托他寄上海转香港。孟泳泉来，欲下围棋，而棋子锁在尊棋房间内，只得作罢。

十一日

陈叔老患肝病多日，因肝病而引起黄疸病，状颇严重，倘系肝癌，则无可救药。西医林某每日来诊视。昨日于报告会场中晤彭泽老，余即邀泽老为叔老视诊察，开“温胆汤”一剂而去。叔老似不信中医，且以煎中药麻烦，故未配服。今晨彭泽老又来，余具告之，遂偕往叔老处略坐片刻而去。柳亚老以三万元购苏曼殊真迹二小幅，可谓豪举。亚老故与曼殊稔，购此含有纪念作用，与购藏古董者目的不同也。在亚老处遇张文白、邵力子，谈张溥泉（继）惧内故事，颇堪发笑。下午杨人楩来。与圣陶、彬然及圣陶夫人同往东安市场润明楼小吃，请杨人楩作客，共费一千六百元，余应派四百元。尊棋送来相片两张，一为杜聿明被质问时的情状，一为在轮船与亚老等合摄者。振铎自满洲里来信。

十二日

上午招待处请看电影，在美琪映，片为苏联出品，未终场电流中断者再，遂与圣陶先返寓。下午补抄日记。每日草草记录，未加誊正已十余日。胡绳来，商编审教科书事。晚开明书店在润明楼宴请同行，到黄洛峰、徐伯昕等。

十三日

上午又有电影可看，未去。下午二时有三位农民作报告，北京饭店之民主人士均来听，因晤陈劭老，知尚明已到天津，将于五时许来平云。前数日，柳湜、胡绳忽思余等编一青年杂志，经连日商谈，已得结果，决由开明书店印行，并组一编委会，请赵超构负总责。今晚由开明书店出面邀请，在□□饭庄宴饮，到袁翰青等约二十人。席间经商定，定名为《进步青年》，由叶圣陶、傅彬然、胡愈之、金仲华、袁翰青、周建人、孙起孟、赵超构、茅盾及余共十人，组编委会，五月四日出创刊号。与张季龙、狄超白赴长安剧院观叶盛兰《木兰从军》，大佳，为到北平以来看京剧最满意之一次

十四日

上午写家信，托邵力子设法带至上海或南京付邮。赴北京饭店看陈尚明，果带有余之家信及药品、烟丝。又有榴梿糕三筒，则王贯三自新加坡带至香港，又托尚明带来者。榴梿糕在新加坡视为珍品，然有臭味甚浓烈，余在香港时曾尝试一次，据云食后忌酒，故未敢多啖也。榴梿糕臭味较淡，在香港时费振东亦曾送来一筒，当与陈太太等分食，未觉其佳也。晚，仲华来谈至十二时。

十五日

仲华有友人将赴香港，上午特写一长信，请仲华转托带交剑行。久不见予倩，以为渠以事忙常外出也，早餐时忽于饭厅见之，始知近数日因关节炎发，故未出房门一步耳。下午编审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地点在六国饭店。出席者圣陶、彬然、胡绳、周建人、王子野、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孟超。商决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国文组为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及余四人，每周开会一次，余为召集人。超白来，发起为刘尊棋饯行，遂约同胡绳、金仲华、赵超构、萨空了同赴大栅栏小吃，余等皆作东道主，俗所谓“罗汉斋观音”也。席间超构畅谈时局，谓十日内大军必渡江，且必在江南建立起桥头堡，仲华则谓不能如此之速，二人遂打赌，负者请客。余与胡绳附和超构，空了、超白则附和仲华。既醉饱，则同赴劝业场打弹，顺道往访永安饭店诸友。时已十点钟，瞿赞和尚独睡一室，被余敲门叫醒，亦大恶作剧矣。今日学协理事会开会未成。

十六日

上午七时起床，天已大暖。与予倩长谈。消化不良，中午仅食馒头两枚。柳老为纪念南社、新南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茶话会，下午二时与圣陶伉俪应邀而往，来宾甚多，中共方面李立三、叶剑英、连贯、杨之华、周恩来等先后来到，今日亚老乐哉。余与圣陶伉俪先退席，步行至西单，小饮，共尽白干半斤，购梨子、糕饼归，晚八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前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尝聆周氏报告，时作悲愤语，今则时移势迁，满怀愉快，语调亦转为轻松矣。周氏报告与南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

京代表谈判结果，并出示最后决定，等待南京签字之和平协定，凡八条，二十四款。周氏结论谓不外两种结果：一、全面破裂，局部和平；二、全面和平，局部破裂。可谓得其要领。此次和平协定签字之期限为四月二十日，如遭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则大军将于二十日渡大江。超构闻此报告大得意，盖彼赌胜金仲华矣。

十七日　星期

写《读〈闻一多全集〉》约二千余言，全文未就。教育座谈会今日第二次开会，不去出席，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傍晚金灿然来，在房间内小饮，圣陶亦参加。夜徐铸成来，谈甚久。港来电，伯宁、阿庄已抵港。

十八日

晨九时读《新民报》，见有启事一则录之。

呜谢

启者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二九师运输队长在敝号买游泳表一只，当时敝号售货员因收东北券折合率算错，少收人民券一万七千五百元。后该运输队长由防地具函驻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政治部请代偿付，经该政治部调查属实，将该款照数补付敝号。为聊表寸心，提出表款一部分购肥皂敬奉献该军，该军原物退回，并未收受，足证解放军保持风纪，贯彻保护工商业之政策。敝号无以为报，特志报端以呜谢忱。前外大栅栏恒义钟表行谨启。

续写《读〈闻一多全集〉》，下午写毕，交圣陶。圣陶详读一过，谓文句有小疵，如“有着特别的意义”，多一“着”了。并谓近人犯此病者甚多。救国会开会，藉辞请假不去。

十九日

午后楼下饭厅有解放军战士作报告，一为王祥年，一为王振英，一为萧思，皆所谓“塔山英雄团”也。

二十日

昨晚在圣陶房间内作长谈，兴致甚好，回来方欲与彬然谈，彬然忽谓招待处李女士携表四份来，请各人填写学历，家庭状况及将来志愿等等，李女士说此系照例手续，不必请各人自己填写，可请傅先生代他们三位一填（三位指圣陶伉俪及余）所以我已经替你和圣陶、圣陶夫人都填了。余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须加以调查、研究呼？李女士明知此时欲余等填表，可能引起反感，故不直接送与圣陶，而请彬然代填。既知此种措施能引人起反感，又何必多此一举？今晨起身特早，以

对填表颇反感

此事告之圣陶，圣陶亦有同感。余拟至招待处索回昨宵彬然代填之表，视其内容何如，圣陶亦赞同。遂至招待处，向吴良琦索取。吴为状颇尴尬，支吾一番后，将三份表格交余。彬然知其事，大不谓然，谓余有意使招待处人难过，不合民主作风。余为详述彼等此种措施之不当，然彬然不悟也。彬然代余填浙江私立法政毕业。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官僚机关重出身，故每次填表必写“浙江法政大学毕业”，实则余仅在童杭时创办之共和法政大学作校外生耳。现在解放区，大可不必以此欺人自欺矣。因将此一行划去，改填“中学未毕业”五字，并于经历下添注“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民十五——民十六）”及“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秘书（民十六）两行，仍将原表还之吴良琦

下午六时偕赵超构赴大栅栏小饮，并看京戏，十一时方回。今日作家书托徐铸成带香港。彼为《文汇报》事，决定赴香港一行。

二十一日

晨间与圣陶闲谈，谈及昨晨与彬然吵嘴事，圣陶谓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下午二时赴北京饭店出席文化界拥护巴黎和平大会座谈会，到会者颇多，夏康农主席发言多无次序。法国政府限制代表人境人数（限定每国只准五个代表入境，而此次我国代表有四十多），余主张发电抗议。吴晗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下令全线总攻击，迅速、彻底、干净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全场鼓掌。归，为圣陶言，圣陶亦称快。《人民日报》出号外，载毛、朱命令全文，并预告明日发表为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字之和平协定全文，芷芬来，三人共饮，尽白干半斤。晚间接剑行自香港来电：“邵通知宁龙五月动身，尚明到否。”邵谓邵荃麟也。今晚北京饭店又有周恩来的报告，李女士来邀圣陶，圣陶以疲倦不出，叶师母愿偕柳太太一起去。余问李女士，余等是否亦被邀，因余不在房间内，恐招待处无法通知也。李女士去后复来，谓招待处已决定请宋先生去，余婉辞拒之。今日传言，当局为防空袭，北京、六国、永安等饭店所住民主人士，将设法疏散云。

二十二日

陈乐天于一周前来信，云在张家口中华书局服务，最近来北平，于报纸上见余名，相别几三十年，未敢确定是否三十年前老友，抑系姓名偶同，询之开明书店卢芷芬，始知确为三十年前老友，然以六国饭店门禁严，未敢过访，不日将回张垣，特修书致意。又，林山前日托人带信来，云在延安文协。沈丹枫自沈阳来信，云在新华社东北总社服务。朱子廾（现改名朱悦）自天津来信，云在《天津日报》服务，并附乃父宇苍三月三十日手书。今日一一作书复之。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会址已觅定东四二条五号。下午二时即在东四二条五号开会，惟彬然以他事未到。会后赴琉璃厂开明书店，偕同王稚老、芷芬、李通汉、圣陶伉俪及彬然赴韩家潭小吃，南

方菜馆老板、堂倌皆作吴语，培觉亲切，菜亦不坏。

二十三日

早起整理行装，因已决定后大迁出，而明日将赴燕京大学，恐无时间整理也。陈叔老于今日上午迁住医院。此老为人通达，为老辈中不可多得者。铸成已赴津，人去房空矣。相聚一月余，今忽星散，不免怅惘。忽有赵文丛来访，其人瘦且黑，骤见面几不相识。据谓桂林撤退后，曾在成都新世纪社服务，后入新四军，以受不起艰苦，图逃跑被扣两年余。家中原有田四十余亩，土改后所剩无几，不能度日，欲余为之向“公安部”保证，俾得自由就业。彼之身世，余亦不详，只在桂林时应邵荃麟之请，为之介绍工作，以后彼之行动如何全不知悉，何能为之保证。即以此意告之。彼谓在成都时识沈志远、叶丁易、将向之请求作保证云。大军数十万已渡长江，人心振奋。

二十四日　星期

晨九时乘车赴燕大，应蒋太太梁女士之邀也。同行者圣陶伉俪、彬然及王稚老。在燕大闲步一时许，即赴梁女士寓，女士殷勤招待，以莲花白酒饷客。梁女士与达君夫人为姐妹行，达君有一子，寄养梁女士处。午后四时乘北京饭店便车返城，于车上遇愈之、空了等。大军已解放南京，街头有宣传车、秧歌队。仲华前与赵超构赌东道，今已全输，践约邀超构及尊棋、空了等赴东安市场五芳斋讌饮，余与予倩、圣陶、彬然、墨林等作陪。归寓写家信，托邵力子觅人带沪付邮寄香港。

二十五日

早六时起床，整行李。十时半迁入东四二条新居，暂与彬然同住一室。午后疲倦甚，小睡一时许。下午七时赴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常会。衡老报告民盟已决定开除冯素陶盟籍。冯于三十四年向云南某巨商以民盟名义募捐二千万法币，又于三十七年三月续募二万元港币，其后又募二万元港币，共港币四万元，三十四年份的法币二千万元，均未缴民盟总部。又曾向某富商募捐美钞三千元，亦未缴付总部。其后捐港币之富商告之张澜，张致电香港盟总查询，冯知其事，迳函某富商，请其承认只捐二万港币，一面则以值一万五千元港币之麻袋移交香港盟总，谓其中五千元已被偷窃。某富商持冯函见张澜，张特将原函摄影寄香港，对冯提出检举。冯致某富商函，末有“新民附候”字样。新民者，民盟秘书周新民也。余谓冯平时生活不甚舒裕，意者彼第一次捐到巨款，即以该款作投机生意，图于中取利，不幸失败，以后又多方设法募款，再作投机生意，以图翻本，不幸愈陷愈深，遂致出丑。衡老称是。散会已十一时，北京饭店招待处特派汽车送回。

开除冯素陶

二十六日

晨六时许闻警报，即起床，未几即隐隐闻解除警报声。今日起可按时办公矣。

办公时间每日为七小时，并有所谓“学习”时间，皆华北人民政府规定者也。下午三时历史组开会。晚饭后出街购藤萝饼，味殊不见佳。晚与圣陶、胡绳饮。叶蠖生来，作长谈，至十一时。

二十七日

今日起开始改编初小国语课本一、三两册。余与圣陶傍晚必饮酒，自迁来此间后，晚饭时间规定为五时半，与下办公厅时间相衔接，且六七人共一桌，未便二人对酌，因与圣陶约，晚餐不吃饱，八时后在房间内小饮。《进步青年》校样已来，阅五六页。赵文丛来信。

二十八日

晨起看《进步青年》校样。又隐隐闻警报声，细察之乃鸽铃声。昨晨所闻，亦鸽铃声也。高小国语第三册目录已拟定。晚餐后游隆福寺。芷芬来，与圣陶等同饮酒。

二十九日

陈乐天自张垣来信。午后委员会例会，孙起孟、朱智贤来参加。晚餐有酒。芷芬来。今日定国语第一册目次。《进步青年》已校毕，“五一”节可出版。

三十日

今日起开始改国语课文，期于两周内完成一、三两册。下午六时应芷芬约，吃砂锅居。砂锅居为北平著名菜馆，专以猪肉做菜，名目繁多，然味殊不佳。彬然未去，又信却自清华来参加。前在琉璃厂一古董店看定端砚一方，索价六千元，芷芬以四千元为余购得。晚九时许，周扬来，一坐即去，彼等皆忙人也。南京解放后，平港间电信皆中断，不知妻近来何如，殊可念也。复陈乐天、赵文华信。赵在唐山。

一九四九年五月

一日

上午与叶蠖生、孟超赴东单看地摊，志在购得围棋子一副，然遍觅不得。十时，参加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开学典礼。该会会所乃前清刑部衙门，内有明杨椒山手植榆树一株，有椒山祠，盖椒山就义之所也。一时许，赴中山公园看牡丹，在藤萝下饮茶。三时，再赴东单，遍看各地摊，并无围棋子出售，遂与叶、孟在地摊旁一小食店吃面，饮白干。至东安市场，购烧料围棋子一副，质殊不佳。归来时与叶蠖生连下五局，余技平平。叶更不如也。

二日

改写课文三篇，国语第一册即可告成。今晚叶蠖生购绍酒一斤，并嘱厨子做酒菜三碟，与圣陶等共饮，绍酒不足，辅以白干，陆剑秋来，谓昨晚失窃，行李衣服全失，并皮鞋亦被偷去，约计损失银元六百元云。

三日

开始写国语读本课文，每日写两课已很费劲，幸所补不多，写七八课即可。于右生君来谈，渠于《明史》颇有研究。余出所购端砚一方示之，谓非佳品。于君赠余旧墨一小锭，颇佳。晚，开明书店在玉华台宴客，主要客人为邵力子，以渠为开明董事长也。归来已十时许，将睡矣，彬然忽命工役持热水瓶至厨房取水。此热水瓶可装五磅水，牌子不坏，从香港带来，余从不交工役灌水，恐其不慎打破也。未几工役空手来，嗫嚅言瓶已破矣，果不出余所料，妙极妙极。《进步青年》今日出版。

四日

《人民日报》出“五四”纪念特刊，载余短文一篇，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下午赵超构来，同赴灶温吃面，大谈所谓知识分子的包袱等等。杨之华、沈兹九来，彼二人鸡皮皱脸，老了！

五日

今日为纪念马克思节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报告至六时半宣告休息，余与圣陶乘机脱身，赴三庆戏院观叶盛兰演全部周瑜。余先以电话邀圣陶夫人，故圣陶夫人亦来。座定后，余与圣陶赴一“清真馆”小吃。圣陶谓余言，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

六日

拟为《进步青年》写卷头言一篇，成三分二，未完篇。魏建功来。久不洗澡(约十天)，附近有颐和园澡堂，前往一试，脏极，令人起不舒服之感。前住六国饭店，间日一洗澡，今则大成问题矣。向林春阳购藤萝饼五枚，干而且硬，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也。

七日

上午国文组开例会，孙起孟来。下午改课文四篇。晚《进步青年》社宴客，雁冰、愈之、超构均到。超构即将赴津，转车南下。徐铸成尚未离平，将偕超构南返

云。写家信一封，请愈之转托章伯钧太太带去。徐云尧来。

八日　星期

上午八时半乘电车赴中山公园，出后门，至故宫博物院。双日东路不开放，仅能参观中、南、西三路，购门票共三十元。先观南路、武英、文华两殿，次观中路三大殿，次观西路御花园。独游无伴，别有趣味。一时半雇车返东四牌楼，至灶温吃炸酱面一碗，一百零三元。三时半，夏康农、沈志远、楚图南先后来，举行学协理事会，五时开会毕。超白来，同去吃乳酪，味甚佳。八时偕超白赴凤凰厅听大鼓，回来已十一时半矣。

独游故宫

九日

柳亚老来信，邀游颐和园。亚老前曾来函相邀，以无暇未往。方欲作复，而柳太太偕范志超来，遂面告柳太太：下星期须赴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天津分店开幕礼，恐仍无暇赴颐和园。改课文两篇，校阅课文十篇。晚与圣陶小饮。杨之华来，嘱写纪念秋白论文。今日天大热。

十日

赶写课文，成两课。傍晚得通知，华北人民政府董主席作报告，地点在中山公园。与建人、蠖生、灿然、墨林、彬然同坐汽车前往。中山公园有一露天音乐堂，可容四五千人。今晚华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均出席，恐有三四千人之多。董老先报告国内外形势毕，休息十五分钟，余拟先退席，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休息十五分钟后，继续报告，多勉励工作人员及党内团结之话。天忽微雨，余大窘，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今日与会者数千人，惟余一人穿长衫。秘书长某特来向余等招呼一番。此必渠见余服装独特，询知为编委会中人，特来打一招呼耳。连日天热，今晚微雨后，突转凉。

十一日

日间写课文。下午七时有晚会，讨论昨日董老之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九时散会与圣陶小饮。今日接香港家信，赵阿良带来。

对学习之态度

十二日

迩来物价步涨。今日沽白酒一斤，三百二十元，一周内涨百元。理发一百十元，上次只六十元。晚与圣陶小饮，谈小资产阶级。余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连日天气转冷，今日尤甚。

十三日

编审会有例会，下午二时半开，孙起孟亦出席。傍晚接一署名宋云鹤者自苏州来信，照抄如下：

云彬哥哥：妹在苏州河大读书，精神不爽，想到北平看看哥哥，哥哥以为如何。我们要时常通信，不要失掉联络。最近北平情形，请来函告知一二。祝你

教安

妹　　云鹤上　　五月四日

并附照片一张。其通信地址为苏州大街弄四号王秀兰女士转。此函甚怪，岂真有余同姓名者？靳为霖、邵力子先后来。

十四日

开明书店天津分店明日开幕，芷芬约余等赴天津。晨十时半王稚圃、李通汉来，同坐汽车赴东车站。十一时五十分邵力子亦赶到。十一时开车，二时到达天津。开明书店在罗斯福路，闹市中心也。略进午餐，即赴大观园听白云鹏大鼓。晚间开明有晚会，新同业除新华书店外，均有代表赴会，《进步日报》徐胤、李纯青亦参加。

十五日　星期

清晨洗澡后，精神为之一爽。吃豆浆加鸡蛋，甚佳。开明今日开幕，门市部拥挤不堪。黄药眠、陈迩冬、巴波等自香港北上，滞留在津，均来参观。药眠偕一女子，指谓余曰“我的太太”。在香港未闻药眠结婚，别仅数月，居然有一位太太矣。中午应徐胤、李纯青之邀，赴中原公司六楼吃饭馆。饭馆主为侯喜瑞。侯本平剧名角，今改业饭馆，且亲自下厨作菜。菜肴甚佳，尤以甜品为最。二时上火车。四时半返平。车中成诗一首，题曰《自嘲》。诗云：

黄药眠自香港北上

《自嘲》诗

结习未忘可奈何，白干四两佐烧鹅。
长袍短褂夸京派，小米高粱吃大锅。
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
中层阶级坏脾气，药救良方恐不多。

超白来。

十六日

早上搬房间，从外院搬至内院东厢。写《端午节·屈原》未完篇。复宋云鹤信，

并将来信及照片寄还。晚与圣陶小饮至十时许。墨林看话剧未回，圣陶枯坐待之。

十七日

早起续写《端午节·屈原》成，全文五千余言。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会后饮酒，甚畅。买白芍药插瓶中，置之窗间，大有风趣。

十八日

范文澜等所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备作高中教本。第一册删改完毕，交余审阅。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费一日之功，将第一册阅览一遍，并加标号。提出意见八项，说明以此书作高中教本，实在勉强之至。

十九日

赵文丛来信，附有自传（实为自供），嘱向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请求重予侦查，并请余与沈志远、叶丁易为之具函证明。瞿赞和尚来信，并寄来印刷品《北平市佛教同人为改革中国佛教上中共中央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书》。陈劭先来。

二十日

编审会开例会，孙起孟来出席。今晚不喝酒，写《进步青年》卷头言一篇，二千字。

二十一日

今日起，每星期六下午休息。天雨，门前积水没踝，不能出门。雨天不见有打赤脚者，此北方特色也。看《辩证法》四十余页，圣陶已看六十余页矣。晚照例饮酒。

二十二日

与柳亚子、俞平伯等宴于颐和园

晨九时许，俞平伯伉俪来，同赴颐和园，应柳亚老之招也。在颐和园午餐，亚老作东道主。归来疲倦甚，洗澡后即睡。今日圣陶伉俪及彬然同往。途中平伯出示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致其先曾祖曲园先生函若干通，裱成册页，颇堪重视也。

二十三日

下午赴北京饭店访晤林砺儒、李鹤鸣，彼等皆于一周前来自香港者也。即在北京饭店午餐。晚七时出席救国会例会。雁冰交来家书一封，盖沈起予从香港带来，托雁冰转致者也。

二十四日

魏建功约定明天来，商讨高小国语课本。今日殊觉疲惫。晚饭后赴隆福寺街买白月季一盆归，价一百八十元。又买素火腿等下酒物，与圣陶对酌，欲藉酒力以振作精神。九时半即睡。

二十五日

晨起仍照例作运动，颇觉疲惫。上午魏建功来，共同商讨国语课文。阅天津《进步日报》，有民主人士九十余人自港至津，料伯宁、阿龙必在其内。下午四时许，更是疲惫，量体温，三十七度五，吞阿思必灵（即阿司匹林）两片，食稀饭一碗，即睡觉。今日王健来电话，救国会召开临时会，辞以病，未出席。

二十六日

早起体温已正常，但四肢酸楚。照例作运动。胃口尚佳，惟大便溏而不畅。振铎来。彼方出席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归来，携有纪念品分赠友好。赠余纸烟匣一，余告以向不吸纸烟，则谓尚有捷克式烟斗一只，存放寓中，遂偕往北京饭店，取烟斗归。徐云尧自天津来，云在津遇剑行、伯宁，彼等不日可来平。下午四时后，体温又升高，但不久即退。于石生来。

二十七日

剑行、伯宁自津来。下午编审会开委员会。晚，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李维汉报告政局，沈志远发言，涉及私人，为李纠正，失态之至。归来已一点半钟矣。

二十八日

上午审阅教本。伯宁、剑行来，同赴灶温吃面，又赴北海公园。傍晚赴韶九胡同陈振汉处访亚老。亚老今日生辰，至友七八人在萃华楼设宴庆贺，余亦参加。饮绍酒一斤余，颇觉飘飘然矣。

二十九日　星期

上午十时偕伯宁、剑行游故宫博物院东路，遇药眠伉俪。中午亚老在中山公园上林春设宴答谢，偕同伯宁、剑行往。午后二时逛东单市场，买旧墨一匣。端砚一方尚佳，索价二千五百元，以二千元成交，所携钱不敷，嘱店主于明日送来。中午食过饱，晚未饮酒。平伯所藏太炎手札已自亚老处取来，今日开始以打字纸复写，俾供参考也。

三十日

魏建功约定上午来，爽约未到。腹胀满，以积食故也。上午未进早餐，中午亦只食稀饭一碗而已。复写太炎手札两通，晚阿龙来，云觉疲倦，以体温表量之，三十七度五，嘱其早归早睡。与圣陶对酌，尽白干四两余，精神稍振。会中无洗澡设备，附近澡堂多肮脏，已四五日不洗澡，颇有腻垢之感。

三十一日

早上伯宁来电话，谓剑行昨晚发烧未退。下午又来电话，谓剑行体温升至三十八度余。晚饭后赴远东饭店看剑行，热未退，但精神尚佳，明晨如能退烧，则必系

感冒无疑。与伯宁在附近小饭店饮白干，商今后工作问题。

一九四九年六月

一日

上午伯宁来电话，云剑行烧仍未退，拟进医院。几时许坐汽车赴远东饭店，剑行病似系感冒，余主张暂不进医院，且看今日变化何如。魏建功上午来，余与圣陶适皆外出，下午又来，商定国语第一册课文。

二日

剑行今起烧果退尽。下午赴北京饭店出席学协理事会。会毕，访陈勘老，饮白干，以花生米下之。赴远东饭店看剑行，渠病已大愈。偕伯宁赴戏园看评剧，小翠花演《挑帘裁衣》，甚佳。十二时回远东饭店，招待处特为余辟一室，即在远东饭店宿。

三日

师大请余讲演，今日准备讲演稿毕。晚偕圣陶等赴北海公园看放烟火，遇林山，彼再三询余为何穿长袍，余问君何以穿短装，相与大笑。

四日

上午赴师大讲演，圣陶须赴东四牌出席教育会议，同坐汽车往。先送圣陶至东四牌楼，转赴师大，车在途中“抛锚”三次，到师大已九时半，逾预定讲演时间已半小时。入门，无接应者。询之号房，则谓不知有讲演之事，引余至客室。未几，叶苍岑来招待，始知请余讲演者为辅仁大学而非师范大学。苍岑在师大任课，前数日介绍一青年名燕学诚者来，请余讲演，余以为燕君系师大学生；初不知苍岑在辅大兼课，燕君系辅大学生也。燕君前曾数度来请圣陶讲演，甚面善。今晨圣陶知余将赴师大讲演，问何人来邀请，余以燕君对，圣陶怀疑，谓燕君系辅大学生，何以代师大邀请，既而笑曰，燕君殆专为各大学生会邀请讲演者，相与大笑。实则苍岑之介绍片，亦已写明系辅大国文系邀请，余当时未细看，遂闹此大笑话。急驱车赴辅大，车又“抛锚”两次，至则已逾十时。燕君在门外等待，急邀余入，谓听讲者坐待一小时，现已上课矣。与国文系主任顾羡季，教师郭豫衡谈约半小时，雇三轮车归来。同人知其事，皆大笑。圣陶谓此《世说新语》材料也。下午北京饭店有重要报告，偕圣陶、彬然、墨林往听。所谓重要报告者，乃刘少奇、陈云所作之经济政策报告也。伯宁、剑行亦在被邀之列。报告完毕后，邀圣陶伉俪暨伯宁、剑行至东安市场五芳斋小饮。归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

《世说新语》材料

作，颇感踌躇。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

五日　星期

早起复写太炎手札数通。中午振铎及其女公子小箴、卢芷芬先后来，同赴灶温吃面，彬然作东　归来午睡正酣，忽被唤醒，则黄娄生君已推门而入，谓偕柳亚老、柳太太来访，为门房所阻，柳老大怒，正在办公室等候。亟披衣出，则柳老余怒未息，柳太太满身蓝墨水，金灿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辞去，余送之登车。询金灿然，始知柳老进门时，门房请其登记，彼大怒，谓此系官僚作风，不顾径入，警卫员随之入内，柳老至办公室，见案头有墨水瓶，举以掷之，溅及柳太太衣，幸彬然、灿然均闻声而出，向柳老道歉，并申斥警卫一番，事始寝。晚饭后，赴韶九胡同陈宅向柳老道歉。柳太太谓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归与圣陶、灿然言。圣陶谓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徐云尧来，请与邓初民接洽书稿。傅又信自东北归来，购赠《联共党史》一册，画片数幅。

柳亚子怒

六日

今日为教师节，天津《进步日报》载有教育专论，多人同具名，余亦在内。论文系林砺老起草，邀余等同署名，未便推却，余于教育实为门外汉也。魏建功上下午均来，商定国语第三册课文十八课。抄太炎手札三通。晚照例饮酒。

七日

上午伯宁、剑行来。中午偕之同往灶温吃面。余作午睡，剑行写家信。二时许伯宁、剑行辞去，未几即下大雨，恐尚在途中也。剑行肛门外生一瘤，医生谓以割除为是。抄太炎手札数通。晚照例与圣陶对酌。

八日

阿龙来电话，谓已至北大医院请诊，医生主张动手术割除，已办妥手续，定星期五去割，不须住院云云。周建人夫人王女士将返沪，写一信给朱达君，托她带去。晚七时出席救国会例会。衡老报告，政协筹备将开会，救国会得派代表七人。李章达对外代表救国会，是为当然代表，但已赴香港，不能赶回出席，须另派同志代他出席，即所谓代表之代表也。邓初民谓可请云彬代表，余不表同意。会散后，至初民房间内坐谈片刻。余告初民，今后如讨论政协代表，万勿提及余名。晤许广平，系初次见面，她说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我们曾通过信，许记忆力之强也。关于救国会推政协代表事，同志间颇能互相谦让，独曹孟君争之最力。张志让今晚亦出席，一听到谈判政协代表，不终会而去。

初晤许广平

九日

《中建》准备复刊，由费青、吴晗、张志让出面邀请座谈，并备午餐，以事未

能去。下午三时，学术工作者协会开常务理事会，沈志远连来电话邀请，未便坚拒，于三时半方催车赴会。张志让、王亚南、李达等均出席。据志远报告，学协恐须改称“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周杨、齐燕铭均有所暗示也。会毕，赴远东饭店。伯宁外出未返，与剑行赴韩家潭南方菜馆小吃，尽白干五两，酒兴大作，复返远东，与孙起孟等剧谈，至十时方雇车返。夏衍尝谓余饮酒有三阶段，一说话渐多，二声音渐高，三伦次渐少。今宵已到第二阶段矣。今日接章昌黎来信，自安庆发。久不得昌黎消息，今接来信，始知已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军干部学校”学习，为之大慰。接孙国藩信，自杭州发，彼仍在浙赣路工作。宋云鹤又来一信，谓明知余非彼之胞兄，然望余能暂时认彼为胞妹。其人殆有精神病者，否则欲骗取一复信，以资招摇耳。以后当置之不理。

夏衍称宋饮酒有三阶段

十日

摹写太炎手札毕。上午伯宁来电话，谓剑行已赴北大医院动手术，割去之瘤似鸽蛋大，不住院，医生谓七八天即可收口云。另付检验费，将割下之瘤检查，是否结核性。下午教育座谈会，徐特立作报告，殊甚精彩。余尝谓此老与方与岩同一类型，圣陶亦以为然。振铎来，携有敦煌唐写本佛经残本及三种《道德经》写本各一卷，唐代户册一卷，皆可宝贵，惜索价太昂，振铎与我等皆无力购买也。偕振铎、圣陶赴灶温小饮，无话不谈，积闷尽抒。归过修绠堂，看王静安、沈乙庵手札，甚佳，但亦以索价昂，无力购得也。掌柜孙启谓有一宋代端砚至佳，以手抚摸，有温润柔软之感，售银六十版，合人民币三万元。余嘱其送来一看。复章昌黎信。又复孙国藩信，附至沈锦如、马君松、周松夫、周渭滨信，嘱其转致。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本定今晚开文艺晚会，请余出席，接电话谓已改期。

十一日

今日下午有教育座谈会，请丁瓒作报告。昨日之会，盖专请徐特立来，谈谈所谓教育方针等等，余误以为教育座谈会，可见余对谈教育问题之不关心也。丁瓒出席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归来，曾在莫斯科参观学校，并与若干大学教授晤谈，颇有所得。报告甚长，不能悉记。据谓苏联采十年一贯制，从三年级起即学外国语文。可见外国语文实为学术研究之重要工具；我国近颇有人主张中学校不学英语者，何也？齐燕铭来。晚与圣陶小酌，有肉松下酒。

十二日　星期

早起洗澡，精神为之大爽。中午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请客，由孙乾三、伊见思、宣信予出面邀请，在欧美同学会吃西餐，同座有陈叔通、马寅初及振铎、圣陶等。散席后独赴“中建”同人宿舍参加一哲学座谈会，张天麟作报告，冯友兰亦在座，终未发言。五时半赴远东饭店看剑行，创口未合，仍时时作痛，大可虑也。伯

宁于八时许才归寓，即偕同往方悦和吃夜饭。复回远东，谈今后工作地点及安顿家眷问题，无妥善之策。十时半雇车返。接钱君甸信。

十三日

昨宵酒食过饱，胃不消化，归来又吃杏子多枚，口腔发炎，便泄。写纪念瞿秋白文一篇，约二千言，送交杨之华女士。国语第三册须补课文四课，尚少一课，殊难着笔。晚上与圣陶共饮，尽白干三两许，睡甚安。

十四日

入夏天时转变，潮湿甚，颇似江南黄梅时节，友朋多有疲倦之感，圣陶尤甚。穿西装上衣顿觉较前宽大，裤带亦紧缩一眼，久不称体重，必已减轻不少矣。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下午六时许，特约胡绳赴灶温共饮，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 拟到上海

十五日

蒋仲仁自香港来，余以为必携有余之家信，询之，则谓临行匆匆，未及去九龙，但知余之妻女等均安好。阿龙创口仍未合，且作痛，傍晚特赴远东，与招待处负责者商谈，结果定明日上午进北大医院疗治。阿龙身体瘦弱多病，如何能参加紧张的工作？这也是一桩烦恼的事情。

十六日

上午九时坐汽车至远东饭店，即用汽车送阿龙进北大医院。北大医院借口缺乏床位，不准留院，经再三交涉，始谓下午二时以后，有一病人出院，可留一床位，遂由伯宁办入院手续，余偕阿龙返东四二条。下午三时，用汽车送阿龙入院。朱孟实来。

十七日

天时潮闷甚，宛如江南黄梅时节。伯宁来云剑行体温高升至三十七度五，想系天时潮闷之故。下午六时，赴东车站接朱达君。火车准时到站，芷芬及上海开明两同事偕来。同赴菜馆吃饭。饭后赴远东饭店，与招待处负责者缪君谈伯宁、剑行工作问题。余再三申明，彼等欲南下，原为安置家庭起见；如需彼等在北方工作，亦甚愿意。总之，任凭负责方面指派，不必顾及彼等愿望也。遇王小姐（已忘其名，在香港柳寓见过），介绍郑太朴夫人与余相见。

十八日

中午在玉华台吃饭，座有朱达君、郑振铎等十余人。赴东安市场买茶食，五百元置柜上，一转身即失去，可见北平亦多所谓“扒手”之类也。赴北大医院看剑

行，热度已退尽，创口亦不觉痛，大约七八天可出院矣。归来疲倦甚，一睡至五时许。洗澡后，赴西长安街一川菜馆吃饭，应《新民报》邓季惺邀也。与林山、药眠、敬文同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归来安步当车，至东安市场附近方雇车。

十九日　星期

上午柳亚老介绍于寓真来晤谈，渠已加入南下工作团。潘家询来，向圣陶告诉，谓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圣陶致函周恩来，请加调查。函稿交余斟酌，余谓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下午四时达君来。七时偕赴方悦和吃饭，开明北平分店同人公宴达君也。超白来。接伯宁电话，剑行不日可出院。

二十日

上午魏建功来，共同推敲国语第三册课文。达君闻有专车送陈叔通、马寅初、黄任之等数十人南下，欲附车返沪。黄任之来辞行，立谈片时即去。晚与达君、振铎、芷芬、彬然及圣陶伉俪在润明楼聚餐，商谈开明今后方针，彬然一人意见最多，余固无从插嘴也。伯宁决定南下。剑行出医院，返远东饭店。

商谈开明今后方针

二十一日

达君、伯宁今日均附搭专车南返。下午达君来，四时同赴北京饭店，至陈叔老、黄任老等卧室，应酬一番。在北京饭店晚餐，与达君等同车赴东车站。送行者甚多。遇沈衡老，谓拟提余名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已函告上海方面救国会同人，当无问题。又谓："我觉得你应该由救国会提名的。"车八时十分开行，达君坐头等卧车，伯宁则坐二等，然亦甚舒适也。赴远东饭店看剑行，据谓创口仍出血，不知何故。



宋云彬与郭沫若（左三）等在北京郊游（宋云彬叨烟斗）

二十二日

于石生送来册页一帙求售，内张康卿（裕钊）、吴挚甫（汝纶）致王晋卿手札二十余通，余竟不知晋卿何名　下午三时赴北京饭店一一三号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学协受某方暗示，似非改换名称，重新组织不可。李鹤鸣、侯外庐、沈志远等似颇不平。鹤鸣谓我们应开一名单给他们看看，愤懑之情见于辞色矣。散会后在劭先房间饮白干，即在北京饭店晚餐，剧谈至九时半，雇车返。圣陶接新政协筹备会通知，知社会科学工作协会由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召集发起，然则今日学协之会诚多此一举矣。

二十三日

史良今日自沪到平，上午九时特赴东车站接她，久不见，似又胖了些矣。同来者有张澜、罗隆基、郭春涛、秦德君等。德君前传已遭枪决，然竟无恙，真大幸事。剑行来电话，谓检验结果并非 TB 性的，创口亦渐愈，已不出血，为之大慰。晚七时怀仁堂有晚会，节目为谭富英之《空城计》、《失街亭》、《斩马谡》），程砚秋之《锁金囊》。十二时散会。下午柳太太来，携有亚老手札。

史良来北平

二十四日

上午为《进步青年》写卷头言，成一千字，殊不佳，以示圣陶，圣陶亦谓不佳。晚饭后重写，至九时尚未完篇，遂与圣陶共饮，尽白干约四两。夜半醒来，开灯续写，总算写成了，但仍不甚佳。

二十五日

上午编审委员会例会，所谈皆琐碎事，无足记。下午三时赴勤政殿出席“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座谈会”。主席周恩来报告，略谓今日由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指定的三位代表（周、沈、郭）召开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商讨代表会议筹备会的进行计划。其进行步骤，第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分工筹备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及政治学五方面的组织，如何筹备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所谓五方面的组织，除新法学研究会已定明日开发起人大会外，其他四方面的组织，均应定期召开发起人大会。然后集合五个团体的筹备会举行联席会议，协商如何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并协议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继续起立发言者甚多。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侯外庐则以泛滥无归之言词，历述学术工作者协会之工作成绩，亦近孟浪。参加今日座谈会之名单共五十七人，余被列入史学方面。史学方面凡十三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郑振铎、宋云彬、吕振羽、吴玉章、吴晗、傅彬然、杨绍萱、叶蠖生。据超白言，名单经周恩来详细拟定，列名单前后皆费一番推敲云。会后留饭，菜甚佳，且有酒，余与振铎、蠖生同席，共饮绍酒五

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

壶。天雨，凉快甚。

二十六日　星期

上午，补抄日记。剑行来，渠创口仍未“收功”。陈学昭来，同往灶温吃面。饮酒不到四两，而疲倦殊甚，归来午睡两小时。晚上复饮酒。《光明日报》来信请写专论，信由章伯钧、胡愈之具名。下午柳亚老邀赴来今雨轩，以疲倦未往。

二十七日

上午写给柳亚老长信，录如下：（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国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过去确有论斤两卖旧书的，但那些旧书大都是《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之类的残缺不全的木版书以及旧杂志等等，真正“宋元故籍”，旧书店老板识货得很，哪里肯论斤两卖出来。不但宋元故籍，就是明刻本，他们也当作宝贝的。我在这里颇认识些旧书店老板，这是事实，我敢向您负责这样说的。

写信规劝柳亚子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虑，对人不多加分析，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实有些并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绍介之函，日必数通，何亚老之不惮烦也？

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

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我得声明，我还不至于这样），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颇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炉火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绍介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否则“杀君马者路旁儿”，我虑亚老之马力将竭矣。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

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

写成后以示圣陶，圣陶连称好极了，即挂号寄出。下午七时救国会例会，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有主张即将名单提出讨论，并及早提交新政协筹备会者，决议推胡愈之、张志让、萨空了会同衡老作初步拟议，下次会议提出讨论，但张志让力辞，谓绝对不愿参加讨论也。今日出席者有史良、袁青伟、冯亦代，皆新近从上海来者，对上海情形均有所报告。正开会时，衡老接到上海来电，王造时等发言，请缓提新政协代表名单。衡老将电文向大家报告后，谓此系王造时所鼓动者。

二十八日

上午写给沈衡老信，略谓昨晚上海方面之来电，颇引起余之疑虑。意者衡老已将拟议之代表名单抄寄上海，引起彼方之不满。而余与王造时素不相识，彼见余名必甚诧异。衡老既已将余名提出，希望不因上海方面之不满而重行圈去。末复说明，此间同人如叶圣陶、周建人均已确定被提名为新政协代表，此外必有二三人从别方面提出者，余倘不能出席新政协，殊为难堪，恐将影响及于工作情绪也。唐弢、柯灵来。十一时，巴金、李健吾、赵家璧、王辛笛先后来，同赴灶温聚餐。巴金兴致甚佳，态度亦好，前传彼已避台湾，皆好事者故造蜚语也。

二十九日

本会同人待遇将改供给为薪给，上午与金灿然等共同商讨，大抵以北平大学教授为标准，余可得小米千斤有奇。文代大会出席代表按地区分为十个代表团．本会同事（建人、圣陶、胡绳、孟超及余）俱在南方第一团，正团长欧阳予倩，副团长田汉、冯乃超。下午二时，南方第一团在北京饭店集会，议决各分小组，余等五人为一小组，公推孟超为组长，负联络各方之责。五时散会。余与圣陶各买绿豆烧一

将改供给为薪给

瓶归，价八百元。晚芷芬来，渠拟于一周内南返。

三十日

上午八时赴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文代大会筹备会，雁冰主席，报告筹备经过甚略，加以一口南方话，听者多不了了，致引起甚多质询，散会已十二时矣。下午二时，赴勤政殿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发起人第二次会议。讨论筹备会简章，余提出修改意见甚多，均获通过。决议七月十四日召开筹备会，一切筹备事宜，由十八人小组会担任之。散会已六时半，即在勤政殿晚餐。

一九四九年七月

一日

今日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毛泽东氏有文告，各报均有特刊。上午九时出席辅仁大学文艺会，讲关于写作的问题，历时三刻钟。黄药眠、钟敬文均有讲词。中餐编委会添菜加酒，为庆祝中共诞辰也。下午三时，赴北平饭店出席新史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讨论章程草案，成立筹备会，至六时半始散会。归来，圣陶方与芷芬对酌，召余共饮，叶夫人为余煮鸡子四枚，即以此当晚餐矣。今晚先农坛有纪念大会，建人、彬然均往参加，天忽大雨，幸不久即止，否则他们必成落汤鸡矣。文化供应社、文光书店、海燕书店、新群出版社、群益出版社合组“北平新时代图书发行所”，地址在西长安街五十二号，今日开幕，余竟无暇前往参观也。

出席新史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

接柳亚老复函，谓：“辱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

二日

上午全国文代大会开幕，出席代表及来宾共约六百余人。余之席次为四百零三号。旁有沙发二，专供齐白石、高士其坐。白石老人年八十有九，貌甚清癯，腰脚似尚健，拄一红漆藤杖，宛然画中人矣。见亚老与白石老人招呼，方起立欲与语，则已振铃开会。散会已十二时，不见亚老，或早已退席，可谓失之交臂矣。后天有专车南开，剑行、芷芬将搭此专车南下。晚，芷芬携下酒物来，与圣陶等共饮。

文代会开幕

三日　星期

连日天气潮闷，时作阵雨，夏行秋令，殊非正常。晨起天气阴霾，一庭愁雨。作函复查仲坚、王贯三、吴欣木（前日接仲坚、贯三、欣木自沪来函），准备交剑行带去。下午偕剑行赴东安市场购“别针”等数件，将分赠沪上友好。即与剑行在五芳斋晚餐。

四日

上午剑行来电话，谓接招待处通知，专车铺位不多，请待下一班车走。芷芬来，即将致仲坚等函件托其带去。接香港家信，系六月八日付邮者。柳亚老来信，谓在文代大会未见余出席为异，又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晚七时在北京饭店一一三号开救国会例会，商讨新政协提名问题。衡老谓已将名单交齐燕铭斟酌　名单共列十四人，以示救国会人才之众多云，按救国会代表名额规定十人，候补二人，共十二人。今开列十四人，预备有二人自别方而产生。史良谓今日出席诸君，大都皆在名单之内。又谓如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绀弩偕金满成来，同往灶温吃面，赶赴北京饭店已七点半矣。

五日

楼适夷自香港来，带到夏威夷衬衫五件及阿庄、月涧信。芷芬赴沪，托他带去端砚两方，交朱达君。晚文代会有曲艺晚会，与阿龙同去。侯宝林之相声，新岚云之平韵大鼓，王贞禄、胡宝均、白凤岐、白凤麟、于少章之五音联弹，皆佳。连阔如为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会之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冀鲁豫民间艺术联合会说唱组演唱落子、坠子，纯粹土音，不易听懂。嘱阿龙打电报给香港：“物到，人安。”

六日

上午偕孟超赴修绠堂看旧书，买端砚两方，共一万六千元。下午出席文代大会，周恩来作报告，自二点半至七点半，整整七小时，期间休息时间不及一小时也。五时半，周正作报告，毛泽东忽出现主席台上，全场欢呼鼓掌再三，约十分钟始息。归来已八点钟，与孟超饮酒，又食杏子多枚。赵范来，下棋数局，余全胜。

毛主席出席文代会

七日

五时起床，刷牙漱口，忽觉口腔发炎，大不舒服，复睡，至九时方醒。食杏子稍多，口腔必发炎，屡试不爽，未知何故。今日机关学校均放假，所以纪念“七·七”也。中午添菜，且有酒，饮白干三四杯，即昏昏思睡。以二百元购西瓜一只，切而食之，凉爽可口。中医谓西瓜乃天然白虎汤，以其有消炎之功也。晚七时天安门有群众大会，余未参加。有警报，未几即解除。接海宁青年蒋为民信，谓于本月一日来平，现寓前门外北孝顺胡同万福宾馆，想入华北大学，请具函绍介。又谓携有许志行介绍信，已在途中遗失。当作复函，约他来会一谈。

八日

昨宵睡眠甚好，口腔发炎已消，岂西瓜之功欤？致柳亚老函，末附诗云：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

连日阴雨无常，工作情绪殊不佳；而上海被封锁，港沪交通断绝，念及远在香港之妻女，辄怅然不乐。

九日

连日天雨，昨夜落了一整夜，到早上还没有停止。上午委员会开会，讨论课程标准问题。中餐有酒，与王子野等共饮，谈国文教育，又谈到杜诗。下午剑行来。五时许，振铎偕小箴来，同往灶温喝酒吃面，圣陶作东，约费二千余元。归来遇大雨，胡同内水深及踝，皮鞋浸透。赤了脚到厨房里去取开水，路滑，跌了一跤，手指微伤，无大碍。

十日　星期

上午赵学良（赵晓恩之弟）、陈南厚（陈劭先之子）来，二人均已加入南下工作团，本月二十日前即将南下。华英（方光焘之戚）来，渠亦加入南下工作团，但与赵、陈不同队。致方光焘函，托华英寄。下午三时，偕圣陶伉俪乘电车赴西单牌楼，至西单商场，欲听大鼓，则星期天无日场。雇车至中山公园。连日晴雨无常，游客不多，而泥土润湿，风不扬尘，此境不易得也。在上林春小饮，余与圣陶共尽白干十二两。至东安市场购烟丝、桃脯等。经过一西瓜摊，余邀圣陶伉俪同吃西瓜，圣陶谓这样吃不雅观，余谓反正没有熟人，吃几块何妨。正在立吃之际，忽有人拍余肩，曰："吃不得的。"回头视之，则振铎也，相与大笑。缓步归来，不坐车。

东安市场食西瓜

十一日

上午魏建功来，推敲高小国语课文。一、三两册均已改编完成，不久可见清样矣。孙国藩来信，云高先斌已于今年五月间病逝故里。买写字桌一张，书架一个，共四千八百元。晚救国会例会，沈衡老报告拟定提出之新政协代表名单，共十二人，后二名为候补，余列第八名。

十二日

高小国语第三册又有一课须加修改或调换，拟重写一课，构思一上午竟未着一字。上午天晴，然潮闷不可耐，思路亦为之阻塞也。修绠堂前送来钱谦益《列朝诗集》、明刊杜集及端砚一方；将端砚、杜集送还，以四千元购《列朝诗集》。周渭滨、周松夫来信，当即分别作复。傍晚又大雨。九时许与圣陶共饮畅谈。

购钱谦益书

十三日

朱文叔、叶至美自上海来。文叔参加本会工作，渠今年五十四，长余两岁，然

头秃齿豁，老态毕露矣。绀弩伉俪来。文供社托审阅邓初民之《寻找知识的方法》，看前三章，无论文字内容，均有问题，修改太费事，拟提出意见，仍请邓老自加删改为妥。夜与圣陶共饮，谈国文教本编辑问题。

十四日

第三册高小国语由圣陶改写一课，总算完成矣。午睡时阿龙来，被他惊醒。下午三时，赴勤政殿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此会将连开三天，星期六休会，至十七日选出新政协代表即闭幕。会中遇吴觉农，较在桂林见面时衰老多矣。今日有十多个机构共同设宴请文代大会全体代表，时间为下午五时，余不能赴宴。满以为勤政殿必备晚餐，孰知不然。归来与叶蠖生、金灿然共饮，有酱肉佐酒。与文叔围棋，余负一子半。伯宁来信，费黄金五条余在上海顶到房子一幢。伯宁做事不多考虑，此亦一例也。亚老命汪树滋来，取回自传稿（前业老将自传稿托余介绍开明出版）。汪君原为会计师，人颇爽直，余将摹写之章太炎手札托他送琉璃厂裱画店裱成册页，彼欣然允诺。

谦太炎手册

十五日

上午赴北京饭店，出席文代会南方第一团会议，圈定委员会选举票。振铎赠余理发券，即在北京饭店理发。理发师朱君好谈论，为余言，彼每月可得小米三百斤，每月在北京饭店吃大灶两餐。北京饭店之大司务即彼之胞兄云。理发毕，付与小帐，坚却不受，谓生活已改善，无需小帐矣。赴文代展览会参观。下午二时半，国文组商谈国文教本编辑方针。孟超发言多，然泛滥无归宿。傍晚有雨。天气潮闷，倍感不适。至美携来苏州采芝斋玫瑰烧，晚与圣陶共饮，味至佳。吴甲原来信，云仲坚已赴杭州，主持民盟事务，寓青年路二十号。

理发师的收入

十六日

上午文代会来电话请出席，以今日选举委员，事关重要也。圣陶、孟超皆出席，余独未往。下午赴怀仁堂，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会，周恩来演说历二小时。振铎邀赴灶温小饮，座有圣陶、蠖生。归来与文叔弈，余连负两局。阿龙来。

十七日　星期

上午抄日记（余自香港北上开始写日记，途中无适当日记本，随时记之手册，来平后重加誊录。今已抄到六月二十以后矣）。中午蠖生、灿然邀赴灶温，座有曾彦修，新华社记者，蠖生等同志也。四人皆能饮，共尽白干十八两。归来午睡，至二时半方醒。三时偕彬然、蠖生、灿然赴勤政殿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沈钧儒主席。中有“发言”一项目，发言者有陶孟和等，大抵皆空泛，尤以樊弘为最冗长而最不得体，听者必多反感也。最后通过政协代表名单，连候补凡十七人。代表名单并非开会时公共提名商讨，乃经常务委员在会外与统战部协商定妥，

由主席将名单宣读，众无异议，即作为通过矣。散会后，在春藕斋设宴欢饮。归来偕超白赴大华戏院听音乐，十时许返。今日在勤政殿晤见吴觉农，谈及剑行工作问题，彼允向负责方面进言。

十八日

上午作函致仲坚，告以今后之民盟实与中共分工而非分派。剑行来，嘱其赴六国饭店与吴觉农一谈。六时半赴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衡老告余，今日接南强电，仲坚在杭州病逝。仲坚自上海解放以来，颇兴奋，近方扶病赴杭州，主持浙方民盟之务。每致余函，必道相思之苦，力谓秋后南返，可与晤面畅谈，孰料其遽匆作古人也？救国会所讨论者仍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中，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驰，向衡老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尊青聆衡老报告名单毕，大发牢骚，谓本人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云云。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衡老举一故事告尊青：全国妇代会开会时，统战部因为刘清扬作布置，选举委员时刘可得百票以上，刘不知其事，自向代表们商请，选举结果，刘得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颇高，然至复选时，统战部将前为刘布置之百票全部抽去，结果仅得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衡老举此故事，言外之意，盖谓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然尊青面红耳赤，意殊不平，恐未能了解也。归来与圣陶对饮红玫瑰酒，谈今宵开会情况，相与大笑

自评：好名，而有自知之明

十九日

剑行来电话，谓昨赴六国饭店见吴觉农，觉农已与负责分配工作之刘某谈过，刘意先须了解来历，不妨先入训练班云云。剑行来平，系先得统战部同意，电告香港方面之中共负责者，初非来历不明之人，余前日未将经过告觉农，致有此误会。下午赵平生等来。晚饭有酒。饭后偕圣陶赴国民大戏院观舞蹈，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之表演为最佳。彬然日来忙于筹备教代会事。今日彬然告圣陶，谓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之名单，彼亦列名在内。如余名果在救国会提出，则将来新政协开会时，本会同人将有五人出席，即圣陶、建人、胡绳（胡在社代筹备会产出，为候补代表）及余也。

二十日

上午校国语第一册毕。许杰来。下午陈学昭、胡愈之、吴觉农先后来。据愈之言，昨日民盟开会，决议提新政协代表名单中有愈之名。如此，则救国会又可多提出一人矣。将剑行由港来平经过为觉农详言之，觉农始恍然，谓前与刘君谈时，未举剑行名，无妨也。晚，开明在润明楼宴客，两桌，愈之、觉农及余等均赴宴。天大热，潮闷甚，然余犹尽白干五六杯。

二十一日

柳亚老来函并附和诗一章：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

下午五时，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宴请文代大会全体代表，余与圣陶、建人、孟超应邀前往，宾主共约七百人，设席七十桌，可谓盛会矣。王健交来信一封，乃王贯三自嘉兴发，托衡老转者。王健为余言，衡老已将非正式之新政协代表名单交齐燕铭。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十五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未便追问也。

二十二日

早起，愁雨一庭。入夏以来雨水过多，黄河、长江流域均闹水灾，殊可虑也。复王贯三函。前致仲坚之函未及付邮而仲坚已作古人，今将该函封入，寄供贯三参考，以贯三方负责嘉兴方面盟务也。送还赵万里《金藏雕印考》。

二十三日

下午照例休息二时半，偕同叶师母、叶至美赴八条胡同看房子。乘电车至东单，在东单摊场买茶具一套，三千元；水盂一，三百元。朱宝茂自上海来，携来朱光暄函，光暄颇有意北来，稍缓当向本会推荐。

二十四日　星期

上午偕剑行、朱文叔、朱宝茂、吴得厚、叶至美及其女宁宁，乘清华校车赴颐和园。同至益寿堂看柳亚老，即在亚老处午餐。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体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饭后天忽阴雨，幸不久即止，与吴得厚等雇船下昆明湖游泳　得厚、剑行一下水即面白唇紫，瑟瑟作抖，可见身体之不健康也。文叔、宝茂均未下水。游泳技术以剑行较熟练，余与得厚、至美，所谓伯仲之间也。五时许，雇一木炭吉普车归，中途下大雨，吉普车仅用白布遮阳光，剑行等全身湿透，淋漓尽致。余与司机并坐，然上衣亦全湿矣。疲倦甚，喝玫瑰烧以振作精神。晚复大雨，剑行携余之洋伞、电筒返远东饭店。

二十五日

朱文叔校国语第三册，发见《细菌》一课有问题，与圣陶商讨一个上午，加以

正。《光明日报》曾来函征文，拟作《论新史学》一篇，于会中遍觅参考材料，无所得，殊难着笔。晚七时救国会例会。衡老报告，最近民盟开会，公开批评罗努生，以楚图南发言最多，罗除一二事不服外，余均接受，态度尚好。毛泽东氏曾两次至北京饭店访张表方，勖以为民盟努力。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悽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衡老又将拟向政协筹备会提出之名单朗读一过，计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刘思慕、孙晓村、张曼筠。末二人为候补。余名列第九，亦可笑也。几时半归来，则圣陶方出席教代会，参加聚餐回，出示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竟无彬然名，为之大诧。今晚救国会开会时，吴觉农曾问余，彬然能否在教代会产生，余谓可能。及闻衡老读名单，方与严不从教代会产生，列入救国会名单，则教代会方面减少一人，彬然当更无问题。孰知事出意外，有如是者？

七君子

二十六日

上午王统照来。骨董商李万通送来端砚一方，石章三枚，笔筒一件，索价一万五千元，以一万二千元成交。迩来物价大涨，若在一个月前，六七千元足矣。不久可迁人新居，而钱已用罄，不能置备家具，殊可笑也。蒋为民来，出示志行介绍函，誉为“海宁最进步之青年”，为写介绍片，嘱其赴《光明日报》找胡愈之，或可能解决工作问题。志行函中有“兄需要见毛主席否，我可去函介绍，或有效力”云云，此公憨态可掬也。五时半，林山来，同往灶温小饮，座有孟超、蠖生及李蕤。圣陶与潘家询、郑振铎、钟敬文亦在灶温共饮。郑振铎与余等同返，剧谈至十时半，方归去。

二十七日

范文澜主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权作高中本国史课本，交余作最后之校阅。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叙述明代与南洋交通情况，所举沙瑶、文郎马神、苏禄诸国，直抄《明史》，不注明今为何地，教员讲解时必感困难。尤可笑者，叙述东林党事，记王锡爵与顾宪成对话云：大学士王锡爵对宪成说，朝廷的是非，天下人一定要反对，真是怪事。宪成说，我止见天下人的是非，朝廷一定要反对简直不知所云。及检蒋平阶《东林始末》，乃知原文为“锡爵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编者将“反之”译为“反对”，遂成笑柄。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晚陆剑秋来，与之对酌。彬然连日过于劳顿，今日病，体温最高达三十八度，然彼不知休养，仍与剑秋谈编辑计画（划）等等，此亦无可奈何之事也。彬然计画（划）为文

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光书店编学习丛书，命余写《中国现代史》，余漫应之。

二十八日

接从妹蕙芬白硖石来信，述十多年来情况甚样。寿婶于一九四一年去世。妹夫毛宝珏，现在五十岁，抗战前在税务机关任职，抗战时在家乡小本经营度日，后受蒋帮金圆券影响，无法经营，至今尚赋闲在家。大甥名华云，现年二十岁，毕业县立中学，曾任小学教员，近已考入华东军政大学。次甥名刘云，现年十七，曾在沈荡一百货商店当学徒，该店停闭后，亦闲住在家。彼意欲经余之推荐，使宝珏及其次子均有业可就，初不知余离故乡久，本地情况全不熟悉，无从推荐也。久不得香港消息，嘱阿龙去一电报，只用“安否”两字，已费二千元。致范文澜函，举《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附近六条胡同有游泳池，阿龙偕至美、周蕖先经一试，据谓水寒澈骨，非大热天不宜尝试也。今晚长安大戏院有晚会，周信芳（麒麟童）演《四进士》，专为招待文代会代表。迟去恐无好座位，五时半即与叶太太、周太太驱车前往，携馒头二枚充饥。至则正座前几排座位已被先到者占据，坐偏座第二排，离台甚近。李桂云演《蝴蝶杯》，秦腔，高唱入云，闭目听之，殊觉回肠荡气也。李桂云年已四十有六，而表演小儿女态惟妙惟肖，惜配角不佳，满脸荒伧气，未免减色耳。周信芳主演《四进士》饰宋士杰，配角皆一时之选：小翠饰宋妻，叶盛兰饰田伦，张春元饰毛朋，袁世海饰顾读。周为“海派”袖领，自成一家。如此好戏，今后恐不易看到，特详记之。嵇文甫来。

故乡家事

二十九日

国语第三册最后校样签字。高中本国史排校进行甚慢，恐不能应秋销矣，特致函新中国书局催促之。徐云尧送来初中精读文选清样全部，此书在香港时曾由孟超、王任叔等改编，内容杂乱，余以事忙无暇过问，然亦列名编辑人。晚与圣陶对饮，费三百元买熏鱼头、皮蛋下酒。

三十日

整日大雨至傍晚尚未停止，门外积水成河。天骤凉，须穿夹衣。写《论新史学》，约千言，全文未完成。至美坐汽车外出，买来虾子鲞等下酒物，五时许即与圣陶对酌。晚与文叔弈，连负两局。

三十一日　星期

上午汪廷咏来，为言故乡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尽量享乐，赌风为之大盛。四乡散兵游勇及国民党特务横行骚扰，使城镇上的人不敢下乡。下午本会假西堂子胡同女青年会，请出席教代会筹备会者座谈。到陈鹤群［琴］、吴研因、董纯才等数十人。圣陶主席。散会已六时半。晚餐有酒。与文叔弈两局，一胜一负，均相差一子半，可谓巧矣。剑行来。赴东安市场买烟丝三匣，十日前每匣一

百元，今已涨至二百二十元矣。

一九四九年八月

一日

香港阿庄来复电云："剑康复否？家安。电复。"彼等不知拍香港电每字四百元，余实不易担负也。（电香港七月二十九日发，三十一日到。）本会新来一同事，名李克俊。方光焘自衢州来函，介绍周之挺（原名恩铭）君，云与彬然有旧，当请彬然作复。教育部交来农民读本第一册，备作冬学课本，为之审查一过，提出意见若干条，请圣陶综合作复。写《论新史学》仍未完篇。今日救国会有例会，但至下午五时未接王健电话通知，打电话去问，始悉因衡老另有要事，例会停开。余对于救国会例会向少出席，自被提名新政协代表，每会必到，深恐有人先我得鹿，或被排挤出去。今日例会停开，不能聆听衡老报告，未知名单已否提交新政协筹备会，所提人名有无更动，念念不能忘，甚矣余之热中也。庄生朝受命而夕饮冰，良有以哉。晚与圣陶对酌，尽白干一大杯，说话渐多，已近第一阶段矣。购日本式小橱一，五千元。

自衛热中之甚

二日

续写《论新史学》仍未脱稿。香港庄女又来一电，一日发，内云"函电悉，母、涓、平康复，时出散步"。始知昨日接到之电并非复电，既云"函电悉"，则余不必再去电告以阿龙早已康复矣。蔡楚生送来照相底片一，被折断，可惜之至。《中国近代史》课本排装已毕，午后送来最后一批校样。七时半，出席中国青年社座谈会，归来已十一时一刻，饮白干一杯即睡。今日复朱光暄一函，甚长。阿龙来。

三日

校《中国近代史》最后清样一批，尚有改动，须再校一次。此书定名为《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备高中学校教学之用。由新中国书局交一家小印刷厂排印，铅字已旧，棱角全无，工人装版技术复不佳，将来印成书本必模糊不醒目，错误亦必甚多，每见校样便感不快。从彬然方面得来消息，上海开明书店同人组织店务委员会，联名函请常务董事章锡琛退休。二十年前雪村策动同人，联名请经理杜海生辞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马君松自硖石来函，当即作复。晚，郑振铎偕赵万里来。伯宁致剑行函，竭力辩解在上海顶房子事。夜半彬然接电话，知傅师母等已到，时正大雨滂沱也。

四日

上午李广田来。国文组开会，商谈分工事宜，决定国语二、四两册之改编由朱文叔负责，初中国文选文由余作初步审阅。写《论新史学》一文毕，题目改为《从旧史学到新史学》，拟抄一份寄上海《新中华》杂志社。下午五时芷芬偕新自上海来北平之开明同人来，同赴灶温欢宴，设两桌，圣陶作主，共费壹万肆千元。来北平之开明同人，有卢濈玉、钱琴珠，陈延辉、孔黎明皆女性，孔系亡友孔雪雄之女，钱与王润华订婚，为伯翁未来之媳妇。王润华十多年不见，高大成人，几不复相识矣。孙国浩亦同来，云将在天津开明分店任职。芷芬谈开明内部情形甚详。芷芬赴沪时，余与圣陶、彬然、振铎等曾提意见，请开明编辑部一部分人员来北平，在平设编辑分所。余等原意，无非以将来首都在北平，北平为人才集中之地，在此设一编辑机构，编书征稿，均较方便耳。而周予同竟误会余等别有用意，谓将以此作退步，备将来脱离编审会时重返开明，殊令人齿冷也。

开明同人

五日

上午写纪念杨贤江文，只四百余字，连同《从旧史学到新史学》一文，寄《光明日报》。午后开全体编委会，检讨过去成绩，确定今后工作计划。余主张多聘请能手，如吕叔湘，非立即去函敦促不可，然胡绳等表示殊淡漠，不知何故。吴觉农来电话，云为剑行介绍工作，已有头绪，嘱剑行前往一谈。据剑行言，统建战部亦已有表示，谓如愿赴东北则绝无问题，不久可成行也。昨夜芷芬为余言，拟集合在北平开明新旧同人开一次联欢会，邀余参加。今日上午开明来电话，彬然接，接后正色谓圣陶曰，开明今夜有晚会，请你参加。午餐时，叶师母问今夜晚会宋先生参加否？彬然又正色答曰，刚才电话里没有提到云彬。余闻之窃笑。六时半圣陶伉俪偕彬然前往，临行时彬然亦未问余去否。盖彼今日必预备一大堆“教育话”向自上海来平之同人讲，若余在场，必受余之腹非，故深幸开明电话未邀余也。实则必系打电话者一时粗心，若见余未到场，必再来邀请。七时半果有电话，吴得厚君且骑单车来邀。适振铎偕其女小箴自东安市场购酒菜三包来，正在开怀痛饮，赴开明路又远（今夜晚会在西安门大街台山会馆，芷芬寓所，离赴开明更远）。遂婉却之。酒后以千元购西瓜一个，分而食之，甜爽可口。今日补发七月份全部薪水。小米一千零四十斤，以每斤八十八元折算，九万一千五百元，视市价每斤一百二三十元，相距甚远。

工资与市价不符

六日

上午剑行偕章士敢来。剑行昨见觉农结果，知所介绍之工作为华北大学农学部分［疑应为“农学分部”］，有工厂在石家庄，制造农具等等，故需要机械人材。剑行之意仍欲赴东北也。今日下午彬然搬家，余与圣陶皆无事，遂赴什刹海游览，同

去者叶师母、叶至美、章士敢及剑行，未几叶蠖生偕其女来，共饮茶，茶资千二百元，除清茶外，只吃菱角一斤耳。购《元诗纪事》两册归，商务《国学丛书》本，三百元。七时半与圣陶步行赴东安市场西德盛吃羊肚，各尽白干四两，共费千六百元。圣陶谓今后喝酒方法宜改变，非节约不可，余亦有同感。范文澜来信。

七日　星期

昨日勉强晴了一天，潮湿如故，晨起见阴云密布，大有压下来的样子，本想午后去游泳，看来又不成了。彬然搬出，文叔搬进来，住东厢北间，余住南间，中间预备布置一下，成一共同的会客室。上午偕叶师母、叶至美赴隆福寺街，买了几束花，又买白糖半斤，六百四十元，陈学昭、臧克家先后来。下午关大姐特赴西单，为余购五屉柜一，价七千元。晚上照例喝酒，叶师母备了金华火腿，节约云何哉，一笑。本月十二朱佩弦逝世一周年，欲写纪念文字，构思未成熟，不能下笔。

八日

天晴矣，然潮湿如故。中华书局编辑所寄来《新中华》五册，内载余所撰《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此文实为余写考证文字之第一篇，颇自喜爱，特请文叔致函中华书局，补寄此五册来，以便拆订成单本，另装封面，分赠友朋中喜爱陶渊明并于中国文学有研究者。纪念杨贤江文，今日在《光明日报》刊出，短短四五百字，全系应酬之作，不必剪存也。周渭滨表弟来信，述故乡情况颇详，谓“硖石市况比较还算繁荣”，则前数日汪廷咏之言殆非事实矣。王汉华来，送余茶叶一小瓶。汉华详述周予同、丁晓先等对时局及余等之工作态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恶意揣测，谓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头脑恐已无法改造，日后必为新社会所摒弃，余敢作此预言。剑行来。晚餐面食，难下咽，购烧饼煎虾，与圣陶共饮。叶师母煮火腿冬瓜汤，甚佳。

九日

庄女自香港来电，祝余生日，并告平安。余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七月十九日生，以阳历计则为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也。今日阴历七月十五，距余生日尚有四天。剑行来电话，已与统战部及东北派来物色技术人员之刘君谈过，决意赴沈阳。傅又信等四百余人将于十六日前赴东北，但刘君告剑行，不必与之同行，可约二三人同去，较为舒适云。《中国近代史》最后一批校样今日才真正校好，送去。傍晚赴隆福寺街，过灶温面馆，见已关门，门上贴红纸告白：“修理内部，暂停营业。”理发，付人民币四百元。近百物昂贵，惟西红柿最便宜（北方人呼番茄为西红柿），百元可买最大者六七个。晚，高祖文、卢芷芬、王汉华来，共饮酒，至九时方散。今日汪廷咏来，云不赴东北参观，明晨即南返。

十日

早起洗汗衫两件，短裤一件。夏天衣服换得勤，近来洗衣服的价钱大涨，衬衫一件起码百元，汗衫短裤亦非五六十元不可，只好自己动手了。为选初中国文课本材料，把开明甲种国文翻了一下，每本可取的材料不到四分之一。剑行来。晚餐蠖生、灿然买酒请客，喝了好几杯。与文叔围棋，连胜两局。

自洗衣服以节约钱

十一日

昨晚酒喝多了，又多吃了一点东西，一夜乱梦颠倒。做的梦不外是被逮捕了，或者是受特务追捕，幸而脱逃了，二十多年来所受刺激，深印脑际如此。早起洗衬衫两件，汗背心一件，颇觉疲惫。剑行要买《工程手册》等工具书，均龙门书局翻版本，定价高得惊人，买一二册就非一二万元不可。不得已写信给陆剑秋（文光书店），向他预支版税五万元，请他照公布的折实储蓄标准实物单位牌价记账（今日牌价为七四八．〇二元）。这样，我答应为他们写的《中国近代史》非立即动笔不可了。下午一时半，偕蠖生、至美赴附近游泳池游泳。蠖生游泳技术甚差，与余实相伯仲，至美较好，然亦不能换气也。三时半归来，签到办公，则已迟到一小时矣。与愈之通电话，知救国会之新政协代表名单至今尚未提出，因统战部屡向衡老表示，不妨慢慢提出也。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章雪村率眷黯然北上，昨天深夜到，住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晚饭后，约圣陶伉俪、周师母、文叔去看他们，可是到前门路远，我们的汽车又被人开用了，只得作罢。振铎偕其夫人及子女来。振铎夫人高女士，从前在上海时跟她打过好几次牌，但她好像不认识我了。据说，她态度一向如是云。与圣陶共饮白干，尽六七杯，酣睡至天明，无梦。

十二日

上午八时偕同圣陶伉俪及朱文叔、王蕴如赴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看章雪村、谈三刻钟即返。以前每有开明同人到北平，北平分店必招待一番，宴饮尽欢。此次雪村挈眷来平，仅分店经理王稚圃往迎，芷芬则匆匆挈眷赴津，分店同人一若不知有章雪村其人者。王稚圃本为雪村老友，抗战胜利复员时，开明总店派芷芬为北平分店经理，时雪村在台北，以函电力争，方改任王为经理。王为人懦怯，店中少壮派如李通汉、吴得厚（新自上海来者）等皆轻侮之。此次雪村来平，王竟不敢以分店名义设宴款待，亦懦怯无能之一端也。雪村思想落后，不合时宜，然创办开明之功亦不可没；何所谓少壮派者竟冷酷无情，一至于此。此亦所谓“偏向”，余甚恶之。剑行来电话，谓平沈路桥梁被大水冲断，须二十日左右方能动身。天晴，但潮热甚。晚与文叔弈，负三子。与圣陶、蠖生共饮。

剑行电话中又告余一事：杜麦青自香港来，乘一八千吨之货船，至大沽口，遇

国民党兵舰拦阻，适我方亦有兵舰一艘在海面巡逻，发生遭遇战，国民党兵舰共三艘，我方以寡不敌众，竟被击沉，然货船则乘机逃逸云。

十三日

今日阴历七月十九，若以阴历计算，则为余之生日。晨六时赴隆福寺街购苍兰（香港人呼为剑兰）五株，千年红一束。购千年红，吾乡谚语所谓“讨口彩”也。

自庆生日

下午有教育座谈会，余不出席。章雪村伉俪偕其女阿蜜来，未几魏建功亦踵至。圣陶留雪村等晚餐，设酒。余已先约定胡绳、金灿然、叶蠖生及至美、剑行赴前门外肉市口全聚德吃烤鸭，未能作陪。全聚德烤鸭甚佳，又添酒菜数色，共付出人民币一万四千元。

十四日　星期

昨晚吃烤鸭后又吃西瓜数块，油腻夹生冷，胃不消化，晨起腹中辘辘作响，急登厕、微泻，仍觉腹满。早餐饮粥汤一小碗。泡铁观音茶饮之，以代神曲。下午又小泻两次。中餐晚餐均吃薄粥一小碗。至美买鸡三只，辅以火腿、冬瓜，煮一大锅，为剑行、又信、江冬等饯行。剑行大醉，呕吐，不能回去，即与江东同睡。余与圣陶对酌，吃冬瓜鸡，酒一下咽，便觉腹中温暖，舒适异常。睡甚安，一觉到天明。

十五日

毛泽东撰《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谓“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寻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一般青年对于康有为、严复，认识均模胡，特撰《康有为和严复》一文，预备刊登《进步青年》杂志，成二千言，竟全文三分之一耳。晚七时半赴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聆吴大锟报告美国情况，渠甫自美国归来也。有人问衡老新政协代表已未确定，衡老谓已全部确定，二十五日将开筹备会，下月十日正式开会云。救国会所提名单是否依照前次决议，不得而知，亦未便问衡老，恐为人窃笑也。归来已十时半，在圣陶卧室独饮白干四杯，以章太太送来之鱼干下之。此种鱼干为绍兴特产，将青鱼醃后晒干，浸茶油中，隔一年始取出（多则有隔三四年者，愈久愈好），蒸熟后味极鲜美，昨日起风向改变，气压渐高，潮气尽退，居然秋高气爽矣。

蔡兢雄来函，谓“仲坚已作古人，余亦年逾耳顺，恐不久于人世。弟纵忙碌，何并作一复函之时间而无之”。亟作长函复之。

十六日

昨晚救国会时，吴觉农为余言，章雪村为开明创办人，又为现任董事，此次被同人劝请退休，黯然挈眷北上，应有以荐之。嘱余转告彬然，由彬然通一电话与王

稚圃，请王赴北京饭店找觉农一谈，拟定名单，由邵力子（开明董事长）书面邀请友好，为雪村洗尘云云。今日以此意转告彬然，彬然唯唯否否，顾左右而言他，若不欲听者。然则觉农诚多事，余亦作了傻子矣。余与开明了无关系，不过总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应如此冷酷，颇思从旁醒觉之，今碰上钉子，则亦已耳，从此不再多嘴矣。会中发本月上半月薪水，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一百七十三元。折合人民币八万九千九百六十元。付出上半月馆食费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元。杜麦青来，谓彼等船抵大沽口，人已登岸，船以吨数过大，停泊口外，遂遭国民党军舰轰击。被击沉者系另一武装货船，彼等所乘之船则已逃至秦皇岛。然则剑行前日电话中所报者与事实不符矣。剑行来，帮余晒冬衣，继续写《康有为与严复》，仍未完稿。晚九时与二叶（圣陶、蠖生）共饮，剧谈至十时半，已近第一阶段矣。

人与人不应如此冷酷

十七日

李万通送端砚一方来，形式大方，确系明坑，且合实用，以旧有之一方端砚向之掉换，并补偿人民币六千元。此方端砚甚为称意，置之案头，顾而乐之。托刘会计存人民银行“折实储蓄”五万元，合六十个单位。徐云尧偕其爱人陶玲来，留他们在会中午餐。陶玲仪态大方，活泼可爱，翻看余所摹写之太炎手札，谓颇感兴趣。剑行来。写《康有为与严复》仍未完稿。晚与吴大锟、潘介泉、高祖文等在圣陶卧室共饮，尽白酒一瓶。介泉语言松爽，富有幽默感，常令人忍俊不禁。说圣陶年青时一故事：某次宴饮，主人强客酒，圣陶恶之，再四拒绝。伯翁从旁解劝，谓圣陶故不善饮，请勿强。圣陶正色曰，否否，余故善饮，独今夕不饮耳。祖文在中南海任事，谓已见新政协代表名单中有余名，然则救国会名单确已提交筹备会矣。

叶圣陶的质朴

十八日

昨宵睡不甚安，或饮白酒稍多之故。圣陶亦失眠，且觉心口胀满，谓今晚决停止饮酒。续写介绍康、严之文，以参考书不足，未能完成。看宣传部所编之《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文代会送来《人民文艺丛书》五十四册。

十九日

上午李万通送来图章旧墨，见之又心动，以五千元购石章一，旧墨两条。迩来旧书石章之类最不起价。昨晚赴隆福寺街修绠堂与掌柜孙助廉闲谈，彼从天津购得口口口口藏经口口口，盖以斤两论价者也。又，彼有商务出版之“十通”，全新无损污，一月前索价八万元，余竭力怂恿会中购买，而金灿然被八万元重价吓倒，不敢承购，昨问孙掌柜，则已以美钞四十元售出矣。当时余亦有存款数万元，海不购为己有，坐视此数万元存款跌值，殊可惜也。审阅新华书店出版之《中等国文》第三册，选有徐特立文章两篇，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近来朋

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概。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晚七时，觉农发起，由开明北平分店王经理召集，在中山公园上林春聚餐，凡两桌，到者皆与开明过去或现在有关系者也。

叶圣陶的语言观

二十日

上午看国文课文。下午循例休息。二时半彬然等召开教育座谈会，徐特老亦出席，余不参加，续写介绍康、严的文章，但时有来客打岔，仍未完篇。剑行偕陈正飞来。陈君向在《新民报》任编辑，此次由港来平，与剑行同船。彼谓有某出版社拟编《现代中国历史丛书》一套，请余帮忙。晚，叶蠖生备酒肴请同人，饮绿豆烧甚佳。与文叔弈，一局小输，一局大胜。接徐沧舲自香港来信。

二十一日　星期

上午芷芬全家来，留他们午餐，约费五六千元。曹伯韩自香港来北平，（闻邵宗汉亦来）昨晚剑行特赴翠明庄看他，问香港家中情况，有无信件带来，曹谓无信件，亦不知余家情况。此所谓秦越相视，漠不相关也。续写《康有为与严复》，居然完稿，凡七千言。金灿然扬言胡乔木将于傍晚来本会，与同人商讨《论人民民主专政》（曰商讨者客气话，实则领导同人学习也），彬然及时赶到，但待至八时尚无踪影，亦无电话来，何轻诺寡信如是耶！蠖生谈组织中故事，皆闻所未闻，惜不便详记耳。

二十二日

刘建安自香港来，云在港时曾赴大道中文供社访问，但不知余之眷属尚留居汉口道也。闻拍香港电已涨至每字千元，欲将近况电告家中，颇费踌躇矣。解放军已越大庾岭，广州群丑作鸟兽散，广州解放已不在远，然则年内吾妻必能来平矣。会中从某处搬来《四部丛刊》及《小山仙馆丛书》，惜已不全。晚七时赴北京饭店访陈叔老，谈约半小时。叔老于数日前自沪来，曾与毛泽东作六小时之长谈。彼告毛氏，目前各方皆呈“脱节”现象，非经长期努力不能克服，而最主要者为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亦非空话所能做到，除土改外，政府必须帮助农民凿井开沟渠，以利灌溉，必须广设大规模之肥料厂，供给农民肥料。必待生产发展，农民生活程度普

陈叔通向毛主席进言

遍提高，然后谈得到“城乡交流”也。叔老告余，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叔老人极通达，所言皆切中时弊，然对于中苏关系不能了然，他日有机会当为详细解说之。救国会有例会，衡老报告，谓此次各方所提政协代表必须能来平报到出席者，否则应另易他人；刘思慕已有信来，不能出席，拟将孙晓村递补为正式代表，而另推一候补代表。经愈之等推出秦柳方、李庾、陆诒、庞蒘菁四人，由衡老决定之。

二十三日

上午本会政治组开会商讨高小政治课本编辑事宜，下午偕圣陶等赴东总布胡同出席座谈会，商讨编刊《月报》事宜。一九三七年愈之受开明书店委托，主编月刊一种，就各种报章杂志选择各类文章，分门刊载（其中亦有特约撰述之稿，但不多），定名《月报》，只出八期，即行停刊。愈之今后将主持出版部，特邀请我们商讨，拟依照《月报》格局，出版一种综合性的刊物。商讨结果，定名为《新华月报》，十月十日出版第一期，每期二百五十面，约五十万字。

胡愈之商定出《新华月报》

二十四日

看愈之所著《少年航空兵》，拟写介绍文。文供社送来《初中精读文选》样书，欲本会代为推荐，惜为时太迟，本会之审查意见书早已印发，无法推荐矣。晚与圣陶饮酒，剧谈至十时半。大风雨，剑行、至美、江东等应芷芬之邀，在韩家潭方悦和宴饮，归来已十一时半，衣履尽湿。

二十五日

张今铎自港赴津转平，寓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携来蕴庄、月涓手札，彼等拟由海道赴津，征余同意，当发一电：“可来津。”贯三、作之、竞競均有信来。复競雄信。

二十六日

伯宁久不来信，昨嘱剑行去信，余亦附一信，致朱达君，询伯宁近况。昨发之香港电太简单，今日再发一电：“有妥人妥船可来。”盖以国民党匪舰常在海上截击商船，甚可虑也。拍香港电仍为每字四百元，前传每字千元者，误。将贯三、作之来函送衡老阅，以所述皆有关民盟也。初中国文（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审阅毕。与文叔弈，连胜两局。超白来。晚照例饮酒。

二十七日

下午一时半顾颉刚来。二时出席国文座谈会（在北大孑民纪念堂举行），讨论大一国文教学问题，余对于清华所选大一国文目录颇表不满。晚七时偕圣陶等赴北京饭店，在振铎卧室饮酒畅谈。北京饭店六楼露台有舞会，剑行亦参加。归来已十

一时有半矣。苏济方自上海来信。

二十八日　星期

上午搬家，由本会搬至八条胡同八号，剑行来帮忙。下午四时赴中国旅行社招待所访今铎，偕今铎、初大告赴大栅栏“馅饼周”小饮，费三千四百元。蒋为民来信。

二十九日

自八条胡同至会所，约行二十分钟，相离殊不近也。竟日审阅清华所选之“大一国文教材”，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丁晓先携眷来平，将在本会工作，亦住八条胡同。晚七时出席救国会例会，衡老报告，傅作义、邓宝珊赴归绥已六日，此行可有好结果。毛泽东告傅、邓，蒋介石造谣，谓君等失自由，今请君等自由赴归绥，如君等愿重返蒋亦为君等之自由云。昨《光明日报》收到重庆蒋方广播，居然谓傅已脱险归来，将派机往接云云。然众料傅等必能完成其使命，重来北平也。

三十日

不知谁带到香港家信，阿庄写。妻最近又发高热，体重减轻四磅，乘船来津，恐不可能，香港又待不下去，进退维谷，为之奈何。今日收到下半月薪水五万六千八百四十元。北大教师赵西陆、清华教师王瑶，上午来会，商讨“大一国文”编纂事。平沈路又断，剑行未成行。

三十一日

选“大一国文”若干篇。为纪念冯玉祥逝世卅周年，撰挽联一副，殊不惬意。下班归来，与圣陶对酌，未几叶蠖生亦来，饮酒甚多，与蠖生剧谈至十一时半，盖已近第二阶段矣。

北京日记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九五一年六月）

余来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故称所写日记曰：《北游日记》。兹为职务所羁，一时恐不得南归，应改称《北平日记》，庶几名实相副。然吾闻联合政府成立后，将以北平为首都，恢复“北京”旧称。名曰《北京日记》，以示得风气之先云尔。

一九四九年九月

一日

自今日起，三餐皆在叶家吃。剑行明日赴东北，江冬及又信夫妇偕行，途中当不寂寞。余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下午一时二十分，偕周建人、武纡生赴艺专参加追悼冯玉祥大会。余所撰挽联，有“何来会议徐州，功过须后世定”之句，愈之认为对冯有微辞，不采用，改书“大树凋零。”四大字代之。按庾信《哀江南》赋序：“将军一去大树飘零”，未闻“大树凋零”也。四时，柳湜及平市高中国文教员五、六人来，商讨高中国文教学。振铎伉俪挈其儿女并偕曹禺、方瑞来，谈至九时许始去。有王楷元者，自汉口来，与叶家颇熟，圣陶介绍相见，谓“八·一三”前曾在开明编译所服务，然余与彬然皆记不起有王楷元其人，亦怪事也。卢瑛带到蕴庄八月六日函。姨甥毛华云自苏州来函，附有乃母信。

悼冯玉祥

二日

关大姐为余定制大草垫一个，今晨送来，工料万六千元，贵极。剑行今日动身赴东北，余以二千元添菜，与江冬等饱吃一顿而去。下午三时编委开全体会议，议决分组审查各科课程标准，国文组推定三人，以余为召集人。晚照例饮酒，华北酿酒公司之“二锅头”酒，性烈甚，叶至美谓不啻饮酒精也。《光明日报》送来稿费四千五百元，以每千字一千二百元计，未免太少。

《光明日报》稿酬

三日

准时赴东四二条会所工作，见案头置有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来函三件，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一为通告制发代表证须贴各代表半身相片，嘱于下午赴北京饭店摄影；一为通告本月六日赴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并附有新政协组织法草案一份。九时北大教师赵西陆、清华教师王瑶来，共同商定大一国文（现代文之部）篇目。下午三时赴北京饭店摄影。与叶师母、叶至美赴东单商场，购玻璃高脚杯四只（二千元）、台灯一具（三千五百元）归。蠖生在东单商场购日本围棋两匣、茶具一套，皆甚精致。

四日　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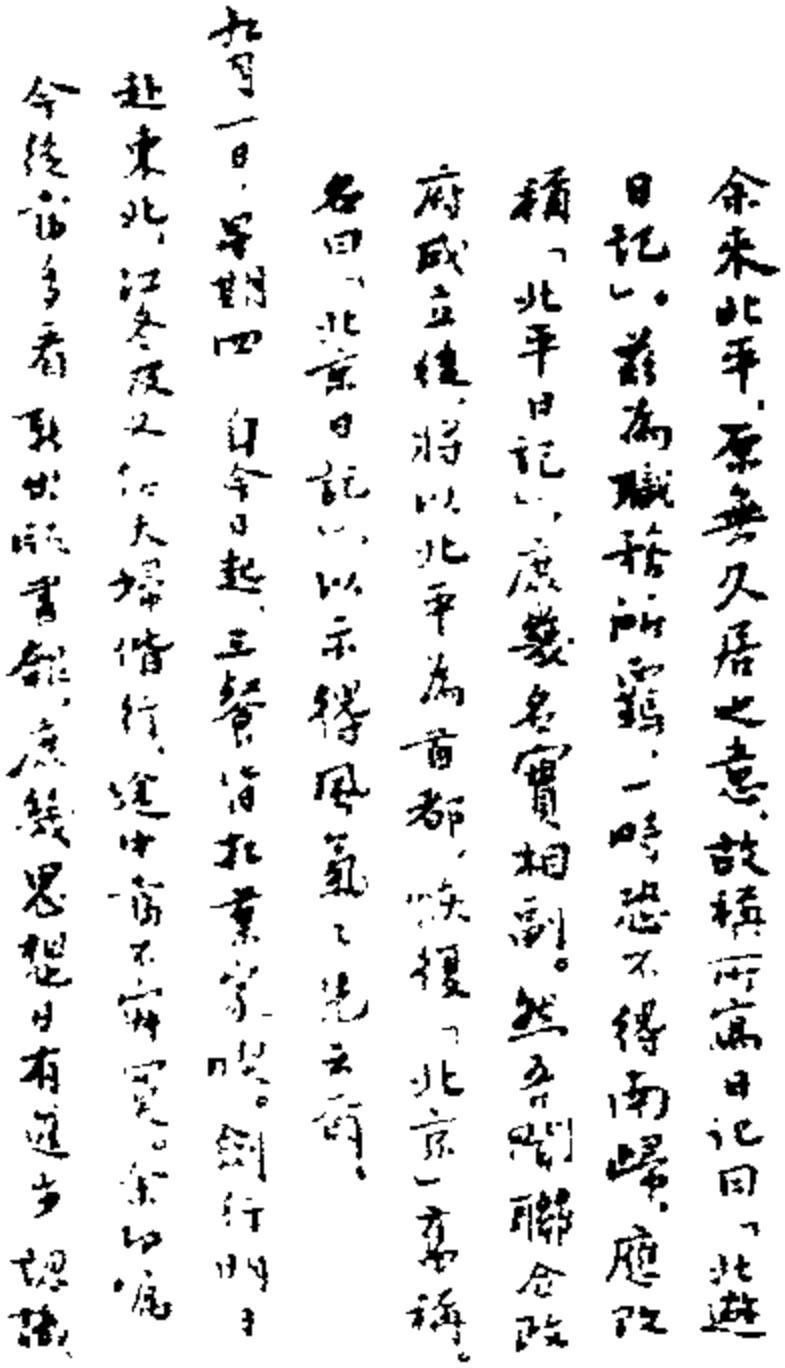
上午雪村伉俪偕其女阿蜜、子士敢携白兰地一瓶并下酒物来，即与共饮。午后偕赴东单市场，购衣橱一口归，价一万元。又购高脚玻璃酒杯四只，与昨购之四只相同，价一千五百元。伯宁来信，房子尚未顶出，颇焦急。朱达君来信，谓伯宁个

性太强，前曾劝其不必在上海顶房子，不料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云云。晚八时，开始为《光明日报》写一短文，居然一气呵成，凡二千五百字。表忽损坏，脱稿时殆已夜半矣。

五日

思家兼成梦

昨宵睡不好，乱梦颠倒，梦回故乡，与许多亲友相见，殆醒觉，始悟所梦见者大都已作古人矣。妻在香港，久未通信，不知病体如何，一念及此，辄惘惘若有所失也。晨九时，将昨所作文派人专送《光明日报》彭燕郊君。午后，开明书店送来阿龙电报，已安抵沈阳。拟一电，请开明王经理代发，致香港家中，问“安否来否”。坏表交钟表店修理，发条已断，需修理费五千元。复伯宁信，由达君转。今日救国会例会，然王建无电话来，殆已停开。晚与圣陶共饮。



作者手迹

六日

开明王稚老转来香港电，五日发，云“行期确定再告”，则妻已决定来北平矣。惟船行须八九天，不知她病体能熬得住否也。稚老因是香港已有来电，将余昨日所拟电稿搁置未发，此老细心周到，可感也。致蔡鉷雄函，照录如下：

鉷雄我兄：九月十一日快到了。早想写一篇追悼仲坚兄的文章，几次动笔，总是写不下去，古人说的“人琴俱亡”，大概就是这个境界吧？无论如何，明年仲坚兄周年祭的时候，我一定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到那时候哀感已稍减杀，一定可以写成功了。请把我的意思，转告镜依先生暨南强弟、开弟。

盖浙中友好定本月十一日开会追悼仲坚也。致金子敦（兆梓）函，附文叔函中。晚七时赴北平饭店向政协筹备会报到，领得纪念章一枚。访衡老、陈叔老及劭

先、振铎等。衡老于数日前跌了一跤，今已痊愈，能步行矣。李维汉（罗迈）亦于数日前跌了一跤，骨头跌碎，医言须卧床四个月方能痊愈云。遇秦德君女士，谈在上海被捕情况，云已判死刑，但候执行，初不料能恢复自由。又谓倘意志不坚强，遭此横祸，必成疯子矣。善言之犹有余悸也。

七日

上午，徐铸成、浦熙修、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及章元善等先后来，彼等皆为出席新政协于最近自上海来也。下午赴北京饭店聆周恩来报告，凡三点，一，政协代表之推选，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之内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之内容，历三小时有半。在会场遇李任仁、邵荃麟、乔木、龚澎等，一一与之招呼。归来与圣陶、振铎及章元善等共饮，尽白干六两，微有醉意。昨日夜饭吃面一碗半，夜半腹胀，晨起临厕，微泻，不进早餐，饮铁观音茶，便觉舒适矣。

听政府工作报告

八日

上午接陈云裳自上海来函，谓吴文祺在上海人民法院告她。云裳受此刺激，悲愤异常，要我和振铎、愈之替她说一句公道话。适圣陶赴北京饭店开会，即托圣陶将此函先交振铎一阅。政协筹备会送来《共同纲领草案》，凡七章、六十条，冠以序言。继又送到妇联、文联、科代、教代、全总、上海人民团体六个单位的代表名单各一份。李万通送来松烟墨三十锭，万年红一锭，索价八千元，以六千元成交。傍晚圣陶归来，谓云裳函已交振铎看过，振铎谓夫妇间事，旁人颇难插嘴。与圣陶共饮，以糖炒栗子佐酒，大佳。九时睡。明月一庭，夜凉如水。

九日

昨晚吃栗子过多，不消化，多梦。晨十时赴青联会出席小组会议，商讨《共同纲领》，至下午四时商讨完毕。按《共同纲领》（草案）分组讨论，全体政协代表分成二十一组，每组指定一召集人，余之一组，召集人为蒋南翔（新青团代表，共产党员），到洪深等二十余人，前年驾飞机飞延安之刘善本亦在内。赴东单市场购水盂一、寒暑表一，共千元。毛多松自上海来信，谓伯宁因房子无人受顶，一时不能来平，当复一函，请其从旁帮忙。沈锦如来函，谓碾石住宅中租户尚有四户未搬出。又谓："坟地远在去年九月间查着，坐落二都三五图，地号一二一四号，面积一亩□□三，原卖主倪阿四（即倪少泉），冒领人叶宗余，住伊桥三保叶家坝。现有管坟人虞阿五，住虞家藤桥，小地名沈家浜。去年九月二十一日，锦以代理人资格，向本县地籍整理处提出申请异议，后因地籍整理处人事更动，无下文，不过收件二三九〇号码尚可查询。"郁佑人自川沙龚镇来函，问候而已，无他事。

十日

今日领本月份上半个月薪水，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一百七十一元，折实人民币八万八千九百二十元。下午偕至美赴东单市场，购台毯两条，共七千四百元，携之赴北京饭店，振铎夫人见之，连称便宜不置。与振铎谈云裳被文祺控告事，决定由振铎致函予同，向文祺恳切劝告。晚开始为文光书店写《中国现代史》，颇有难以起头之感。

半月薪水

十一日　星期

上午写《中国现代史》。中午张菊老在欧美同学会宴客，偕圣陶赴宴。菊老以八十三高龄，北上出席新政协，而精神矍铄，腰脚甚健，殊可佩也。席间愈之谈及七日香港渣甸公司一轮船被炸沉，此船系预备开来天津者，政协代表李章达、刘思慕可能在内。余立即忆及数日前接阿庄来电，大有准备北上之意，万一彼等乘此轮来，何堪设想。午后二时，有国文座谈会，系编委会召开者，匆匆偕圣陶返编委会，已二时有半，北大清华两校国文教师均已到齐。余心神不宁，略坐即起去，打电话与孙起孟，请他向统战部查询有无正确消息。起孟谓统战部但知轮船被炸时尚停泊码头，章伯钧夫人有乘坐此船来津消息，但未证实，当请起孟转请统战部即电香港询问究竟。又电话开明王稚老，请他发电香港文供社询问，稚老适外出。四时许，托丁于发电致香港文供社，问宋家安否。归来与圣陶细推究，圣陶谓万一有事，则今日距七日屈指已五天，必有消息传来，请余安心。正谈论间，开明娄君忽匆匆至，余与圣陶均大惊失色，以为香港有电报来矣，询之，始悉王稚老派来取电稿者也。余曾告开明接电话之某君，谓有一电，拟托稚老拍发。稚老之诚挚，令人感激。晚饭时饮酒一杯，神经愈敏，独坐思索，愈想愈觉可怕，几欲失声痛哭，即和衣蒙被而睡。同居闻此消息者，如叶蠖生、丁晓先诸君皆表关切，且多方推究，百般安慰，独彬然唯唯否之，若不知有此事者，盖名虽朋友，实同路人矣。今晨七时许，有费安国君来，系革命大学学生，受其同学蒋为民之托，来取信件者，当将碛石汇来之四千元交他带去。

悬念家属

十二日

昨宵未能安睡，而疲倦殊甚，七时始起床。八时许电问起孟，起孟谓统战部已电港询问，未得复电。并谓炸沉之船确在渣甸码头，料乘客未必已上船，务请安心云云。下午三时半，赴北平图书馆参观赵城藏经。余本无心参观，盖欲借此排遣，并欲觅友好相与推究，果遇叔老、振铎，皆竭力安慰，谓香港无电报来，即可证明必无意外之事。偕振铎赴北京饭店，饮咖啡一杯，即雇车至东总布胡同沈衡老处，衡老亦谓事隔多日，并无消息，可见事态并不严重。然又谓伯钧亦为此已两夜失眠云云。今晚救国会同人聚餐，即在衡老寓所，席间史良报告，谓统战部已接香港复电，被炸之船并无我们的熟人在内云云，为之大慰。然未接阿庄复电，仍不免悬念

也。归来十一时半，追日记写毕，已十二时矣，但愿今宵能安眠。

十三日

昨宵仍未能安睡。晨九时赴东总布胡同沈寓出席政协小组商讨政协组织法及人民政府组织法，至下午二时商讨完毕。偕同闵刚侯、孙晓村、千家驹、沙千里、萨空了、王健赴天坛。五时回东四二条胡同编委会。徐铸成来，偕之返八条胡同寓所，未几圣陶亦返，共饮天津伏酒，谈笑甚欢。余以未接香港复电，终觉忐忑不安也。陆剑秋来。

十四日

仍未接香港复电，殊念念。上午打电话询孙起孟，知统战部亦未接到香港复电。孙君谓至今日为止，接香港来电报告无恙者只章伯钧一人，发电者亦非章太太，系李任公之公子云。当托陆剑秋发一电，致香港大公书店徐车正副经理，请其打听消息后复电。下午二时赴朝阳门大街九爷府出席政协小组商讨共同纲领，六时始毕。陆剑秋来，出示电稿，则系致香港文供社陆韦古者，文曰："宋太等安否速电复尧。"尧者徐云尧也。电报费六千元，即交还陆君。剑行来信。致蒋为民信。

十五日

上午开明送来香港阿庄复电，云："电悉二十五日起程庄。"为之大慰。阿龙已连来三封信，因未得香港方面确讯，不能写回信，既得阿庄复电，遂将经过情形，详细为阿龙言之。天气渐凉，将来她们乘轮北上，七、八天海轮颠荡，复受气候转变影响，妻病体能支持否邪？伯宁冒昧从事，在上海顶进房子，今一时不能脱手，统战部派他在铁道部工作，以房子未脱手不能北来就职，岂不给人以极坏印象。凡此种种，皆令余不能安心者也。今日起开始改作小学国语二、四两册课文（高小），又校《大学国文》。数日前蔡競雄来函，云已辞职返故乡，欲推荐其戚某君与恽逸群，昨与逸群言，逸群有难色，谓各方均在裁人，恐无能为力。愈之欲台潘君毅来平。今日分别函告蔡、潘。晚照例饮酒。食汤面大半碗，饱极。复云裳函。

十六日

昨夜食面过饱，多梦，大叫而醒者一次。昨今两日天雨，寒暑表在七十度以下，穿单裤已觉冷。阿龙来信，谓派在工业部，但进何工厂尚未决定。北平水果多，红枣、葡萄尤鲜美。至美自东安市场买得冰糖葫芦归，此物消食解酒，余最爱吃。但愿妻和庄、涓、阿新、阿平均平安到达，我当每天买二三斤葡萄，让他们吃一个饱。方与严函告，我们的房间开在北京饭店东二楼二二〇号，明日当前往沐浴理发，并取得北京饭店之出入证。中南海筹备处来电话，我们的汽车通行证已办妥，当即嘱会方派人去取。晚照例饮酒，饭减食半碗，以颇感消化不良也。卢瑛来，为言广西宾阳人梁瀚嵩，向以办地主武装民团著名，近以不满意广西当道，在

其故乡谋有所活动，有人向李（宗仁）白（崇禧）告发，白批交李品仙查办，李派保安队一营赴宾阳围捕。梁初作抵抗，继以众寡不敌，全家被杀，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凡死四十余人。广西军阀之残暴如是。

十七日

上午接通知，今夜怀仁堂演京戏，附有入场券，载明不得遗失，亦不得转给他人，其慎重如此。下午一时赴北京饭店，救国会出席政协代表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余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三时理发，四时半洗澡。自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没有洗过这样舒服的澡。五时半颇思饮酒，叩陈太太房门，无应者。转至振铎处，振铎出席政协筹备会未归，询之小箴，果有酒，且有牛肉干，大喜，开瓶独酌，尽半茶杯。在北京饭店晚餐，遇郑坤廉女士，邀她同赴怀仁堂看戏，则谓广东人听不懂京戏，无兴趣。餐毕，至坤廉房内小坐，未几黄鼎臣来，黄亦广东人，对京戏无兴趣者，看样子，他们殆将清淡终宵矣。七时半赴怀仁堂。八时一刻，戏开演，首为《红拂传》，程砚秋饰红拂女，全剧松懈无可观，唯最后舞剑一场甚好。次为袁世海、李少春之《野猪岭》，林冲与鲁智深最初会见一场，令人感动。归来已一时有半矣。

怀仁堂观戏

十八日　星期

上午九时赴东总布胡同衡老寓所，谈至十时半。中午吃蟹，饮酒约四两。一时半赴北京饭店，取得出入证一纸。归来假寐片刻。六时偕圣陶赴北京饭店。北平各机关社团共二十余单位，公宴政协代表，到者约六百余人，诚盛会也。余与侯外庐、徐铸成先退席，至外庐家饮茶清谈，归来已十一时矣。

此次新闻工作者出席政协代表十人，又候补二人，徐铸成名列候补，殊为委屈。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

十九日

整日写救国会首席代表发言词，凡二千言。下午六时，邵荃麟、卢芷芬等来，同饮白干。七时赴东总布胡同沈寓，救国会同人史良等十余人已先至。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余推刘思慕重新起草，众表赞同。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推定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关于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

二十日

上午九时赴北京饭店，与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即在北京饭店午餐。晤雁冰、振铎。振铎煮咖啡请客，甚佳。与李重毅、陈劭先商谈文供社事。吕方子为民

革出席政协候补代表，任联络，为言各单位任联络之代表上午在中南海集议，决定转告各代表提高警觉，不鲁莽接见宾客，不轻易至游乐场所，因日来反动派特务活动，中南海附近甚至天津、唐山等处，连日发见反动标语甚多也。今日得白金龙香烟两罐。据吕方子言，各代表均可得到呢制服一套云。至东单市场买沙发一套（计三件）、圆矮桌一张、方桌一张、椅子四只，连送力共五万九千元。晚芷芬夫妇来，饮酒剧谈。陆剑秋来，送来《望海楼杂文》原稿，文供社自香港寄来者。

昨日领九月份下半月薪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一百七十二元，扣除救灾捐二十斤，实得八万六千元。又，同事陆地需款购置寒衣，圣陶捐助三万元，彬然一万元，余适领到《光明日报》稿费七千八百元，悉数与之。此前数日事也，兹补记之。

二十一日

六时起床，布置房间，沙发三张太多，安排不好。下午托词救国会开会，赴北京饭店洗澡。晚七时，偕圣陶、建人、胡绳赴怀仁堂出席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首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宋云彬（第二排左起第4名）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

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

由周恩来报告代表名额及已到达北平之代表人数，提出预先拟定之大会主席团名单，计毛泽东等八十九人，又提出秘书长人选，均无异议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毛泽东等凡三十九人。秘书长林伯渠、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九人）。主席团全体登主席台，由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乐队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鸣礼炮五十四响。毛泽东致开幕词。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牺牲的英雄们致哀，默念三分钟。主席团除执行主席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五人外，各归原位就坐。中共代表刘少奇、特邀代表宋庆龄、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主席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解放军代表陈毅、民建代表黄炎培、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依次讲话毕，即奏乐散会。先是周恩来报告特邀代表杨杰将军在香港遇刺身亡，全场愤慨，主席宣告“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哀”时，特加“并为最近在香港牺牲的杨杰将军”一语。大会并通过电杨杰将军家属致唁。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因天曾下大雨之故，散会时有一部分汽车开至怀仁堂前，一时拥挤不堪，归来已十二时矣。

二十二日

上午照常赴编审会工作。下午三时赴怀仁堂出席政协第二次大会。今日执行主席为刘少奇、何香凝、章伯钧、黄炎培、陈毅。主要议程为听取筹备会之四个报告：一、筹备会代理秘书林伯渠（原为罗迈，即李维汉，因跌伤住医院，故由林代）。报告工作经过；二、筹备会第二小组组长谭平山报告政协组织法起草经过；三、筹备会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报告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四、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报告共同纲领起草经过。此三项草案在全体会议开幕前已分发全体代表，分组作精密讨论，此后尚须整理委员会整理。整理委员会有六：一、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二、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三、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四、宣言起草委员会；五、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六、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余名列在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计李克农等五十五人，以马叙伦为组长，徐寿轩、彭光涵为秘书。今日作报告者，大都就拟定之报告书宣读一过，所费时间不多，独谭平山作口头报告，一口广东话，说来又不甚有条理，费时一点钟，令人生倦。剑行来信。

二十三日

上午赴北京饭店，出席由田汉、李立三召集之小组会议，讨论国旗、国都及纪

年三问题。国旗图案应征者甚多。应征稿件一千九百二十件，不同之图案实数则为二千九百九十二件，以一人所投之稿，往往包括图案两个以上乃至十余个之多也。经第六小组整理后，选定三十八幅，彩印后装订成册，分发各代表参考。第六小组推荐“复字第三号”及“复字第四号”，征求全体代表意见。复字第三号之图案，原为初选之第十七号，根据郑考度之图案修正后制成者。全旗红色，左上角一五角星、黄色，五角星下黄线一条，贯通全旗，骤视之，一面旗似已分裂成两面，不知第六小组诸公何以加以推荐也。复字第四号系就初选第十一号制成者。红地，但上面三分之一作黄色，左上角缀一红五角星。余对此两幅图案均不满意，发表意见，大致谓我们的国旗应该是红的（红色象征革命），此为先决条件，第四号图案三分之一为黄色，与此条件不合，第三号图案将一面旗割裂为二，尤为不合。与其就第三面第四面两幅图案选定，不如选“复字第一号”。按复字第一号之图案与第三号相近，但一条横线较细，并不通到底。发言者甚多，以赞成采用第一号图案者为多数。讨论不采表决形式，由各人自填意见表一份，汇送第六小组参考。下午与圣陶同赴中南海，出席政协会议。到会者六百二十六人，由马寅初、张奚若、乌兰夫、李德全、陈云担任执行主席。今日起开始进行大会主要发言。发言者为李济深（民革）、黄克诚（华中解放区暨四野）、刘伯承（二野首席代表）、傅作义（特邀）、成仿吾（教育工作者）、陶孟和（特邀）、章乃器（民建）、杜国庠（待解放区）、粟裕（三野）、陈伯达（社科）、廖承志（民青联总）、陈铭枢（民联）、陈叔通（工商）、蔡廷锴（民促）、沈雁冰（文联）、梁希（科代）、谢雪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胡乔木（新闻工作）等十八人。傅作义发言最坦率，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往重庆，有“足下此次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会毕，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饮白干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昆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胡同口，沿途大叫“三轮”，旁若无人。今宵乐哉。

讨论国旗方案

傅作义最坦率

二十四日

接阿庄自香港来电，已于二十三日动身北上，船如直接开来天津，则月内即可到达，余方出席新政协，未便赴津，拟托徐云尧或陆剑秋前往接候。下午出席政协全体会议，今日执行主席为高岗、马叙伦、蔡廷锴、陈嘉庚、史良。继续由各单位代表作主要发言。发言者朱德（总司令）、沈钧儒（民盟）、陈嘉庚（华侨首席）、马明方（西北解放区首席）、邵力子（特邀）、高崇民（东北解放区）、彭泽民（农工民主党首席）、刘英源（特邀劳动英雄）、张云逸（华南解放军首席）、乌兰夫（内蒙古）、张难先（特邀）、沙千里（救国会）、梅兰芳（特邀）、陈其尤（致公党



宋云彬与沈钧儒等在一起（后排右二宋云彬）

首席）、陈瑾昆（特邀）、邓颖超（全国妇联）、潘震亚（自由职业首席）、冯文彬（新青团首席）、沙文汉（华东解放区）、许德珩（九三学社）、连贯（华南解放区首席）、谢邦定等二十二人。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学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读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最后一段谓“本席这个小组的代表中如张代表元济、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岁的人，数十年不愿参加什么政治性的会议。再如李代表书城、宁代表武、张代表酥村等都是中国同盟会的老

张难先善发言

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什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却是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之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故本席附带的报告一下”。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鼓掌。许德珩之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接项士元信，系自政协秘书处转来者。此君前曾主《之江日报》笔政，民国十五年在广州时曾与一晤，即不复通消息，相别盖已二十年矣。

会议进行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大会献旗。新疆代表团向政协献旗，并向毛主席献维吾尔族衣帽。帽名“图马克”，又有一便帽名“多普”，衣丝质，绿色，无袖，乃一外套也。又西北回族代表向毛朱献旗。

二十五日　星期

上午补抄前数日日记。方与严来，即偕之赴北京饭店，量身材做制服。制服呢质，上青色，政协代表均可得到一套。二时许，与救国会同人赴同生照相馆摄影。十一人合摄一张，各人又分别摄一寸半身相，供政协秘书处编印纪念册之用。三时赴怀仁堂出席政协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为谭平山、刘伯承、蔡畅、刘格平、董必武。仍由各单位代表作主要发言。发言者有郭沫若（无党派首席）、刘晓（上海人民团体首席）、贺龙（一野首席）、朱学范（全国总工会）、陈明仁（特邀）、薄一波（华北解放区首席）、刘格平（少数民族首席）、马叙伦（民促首席）、张晔（各解放区农民团体首席）、邓宝珊、孙兰峰（特邀）、蒋光鼐（民促）、黄绍竑（特邀）、黄敬（平津首席）、朱俊欣（上海人民团体）、吴奇伟（华南人民解放军）、李秀真（各解放区农代）、吴耀宗（宗教首席）、钱昌照（特邀）、周信芳（特邀）等二十人。其中以陈明仁言辞最诚挚，大可钦佩。钱昌照根据事实发议论，颇不空泛。若马叙伦之流，大抵八股一套而已。会议进行中，北平民主妇联筹委会、内蒙古人民代表团曾向大会献花，亦不可缺少之点缀节目也。

二十六日

今日政协全体大会休会。上午仍赴编委办公。朱光暄来，约之同返寓所午餐。光暄翻看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谓复字第三十二号红色五星旗最好，余亦云然。饭后偕光暄赴北京饭店，访晤陈劭先、李重毅等。余与方与严在北京饭店辟有房间（二百二十号），午后有热水可洗澡，光暄方自上海来此，急需沐浴，遂在余之房间内

洗澡休息。三时出席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集人马叙伦报告，国旗经第六小组再三研讨，认为复字第三十二号最为可取。余首先起立发言，除表示赞同第六小组之决议外，指出上星期五分组商讨时，第六小组推荐复字第三号及第四号之图案，先予人一种暗示，实为不妥。审查会决定以下五项：一、国旗，拟采用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三十二号图，并改正其说明，甲，红色象征革命，乙，星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按原说明为：红色象征革命与斗争，大星代表共产党之领导与人民解放军，四个星代表新民主主义之四个阶级联盟，黄色代表中国为黄种人）。二、国徽，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三、国歌，在未制定正式国歌以前，拟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之。四、国都，拟定于北平，并改名北平为北京。五、纪年，拟用公历。五时许散会。邀光暄在北京饭店晚餐。与陈邵先、李重毅等谈，归来已十时矣。

二十七日

昨日陈劭先夫人为余言，最近自香港开天津之轮船大抵五、六天即到达。计算妻自香港动身已五日，即电话陆剑秋，请他明日赴天津接候。下午二时半，偕圣陶赴怀仁堂，出席政协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继续作主要发言，计有李任仁（民革）、阿里木江（新疆）、蓝公武（华北解放区）、赵寿山（一野）、李锡九（民革）、张轸（四野）、李达（无党派）、林遵（特邀）、范小凤（民主青年联合总会）、邓兆祥（特邀）、张冲（少数民族）、王琪翔（特邀）、王国兴（少数民族）、林砺儒（教代）、朱德海（少数民族）、朱早观（少数民族）、田富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天宝（少数民族）、汪世铭（特邀）、罗隆基（民盟）、刘善本（解放军总部）、李承干（自由职业）、杨拯民（西北解放区）、张学思（解总）、刘清扬（民主妇联）等二十五人。其间有中共要求其发言者，如李任仁；有自己要求发言者，如罗隆基、刘清扬等。尤其是刘清扬。余笑语邻座之吴茂荪："清扬如得不到这次的发言机会，将死不瞑目也。"罗努生在旧政协时代为最出风头之人物。此公对美帝一向存有幻想，对苏联素来具有成见。（日本投降时余在昆明。努生主编《民主》周刊，余亦为编辑委员之一。努生告余，据彼观察，此次日本投降，先与苏联默契，换言之，即苏日默契，共同对付美国也。余问以何证之。努生曰，君不见苏联进军东北，日关东军之迅速崩溃乎？设非苏日先有默契，以关东军过去之作战能力而论，决不会崩溃如此之速。且君安知关东军崩溃，非即关东军撤退之别称乎。余闻之大诧。告以余之所见适与君相反。余以为日本之投降，出自美国之诱胁，杜鲁门闻苏联与日本宣战而表示惊惧，日美两方均竭力夸张原子弹力量之大，皆其证也。努生不以为然。）此次政协主席团无此公名，当非无故。然此公究为政客出身，颇能活动，闻曾与张东荪相约，分别谒见周恩来，互相推荐。周站在统一战线立场，当然予以抚慰。今

述罗努生

日努生居然登台发言，可知中共已准备给他相当照顾矣。各单位代表发言毕，继续讨论下列各案：一、政协组织法；二、中央政府组织法；三、定都北平，改称北平为北京；四、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五、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六、以五星红旗为国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讨论过程中，袁翰青忽起立发言，对于中央政府组织法有文字上之修改，遂引起辩论，好出风头者乘此时机纷纷要求发言。余有意见发表，起立两次报号数，均为他人抢先夺去，主席周恩来问余有何意见，余谓众说纷纭，漫无目标，余固有意见，但不愿发表矣。争辩数小时，幸周恩来作主席，能控制，居然逐案通过，然散会时已十点多矣。归来与圣陶、章元善饮白干，各尽四两许，疲倦已极。今日执行主席分两批，前一批为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后一批为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

二十八日

陆剑秋今日赴津，但不知何时上车，上午特赴东单新时代书局看他，适外出未遇，问之该店同人，云已定今日下午动身。在东单候电车，邂逅章雪村，即偕赴其寓中小坐。赴北京饭店，甫入门，即遇孙晓村等，邀往东总布胡同沈衡老寓，云有紧要会议，正觅余不得也。沈老报告中央政府委员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协商情形。史良两个委员会内均无其名，大为不平；实则已内定任彼为司法部长，被选为委员与否，无关宏旨也。沈志远、千家驹等聆衡老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预拟名单中有丁西林、竺可桢，大不谓然，以为彼等平时不谈唯物辩证法，有何资格当选。彼等浅薄无聊如是。今日政协休会。在衡老处午餐后，偕孙晓村、闵刚侯、沙千里等赴天坛。天坛有回声壁，壁作圆形，对径在二十码以上，两人东西立，面壁发言，宛若对话。再进至前，立殿前第一块石板高声呼唤，有回声一，立第二块石则有回声二，第三块石板有回声三，累试不爽，亦一奇也。三时半回编审会，处理一部分稿件。晚照例与圣陶对饮。

二十九日

上午陆剑秋自天津来长途电话，云宋师母等未到。下午二时半偕圣陶、建人、胡绳至中南海，出席政协第七次大会。执行主席为彭真、张东荪、陈铭枢、章乃器、周恩来。今日通过之议案为：（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与全体委员名额；（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全国委员会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此外又通过要案数起，不备记。今日预料会议时间必甚长，孰知仅历两小时又半，殊出意外也。

三十日

上午接缊庄自青岛来电，知彼等已在青岛登陆，剑秋赴津等候，虚此一行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排右四为宋云彬）

当即电话徐云尧，请其转告剑秋。下午二时半偕圣陶赴中南海出席政协第八次会议。执行主席为刘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会议开始即举行两项选举：一、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之选举，依据二十九日全体会议决定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而全国委员之选举，则以经各单位协商通过之名单提付表决。盖以全国委员有一百八十人之多，若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则开票手续至繁，为时间所不许。然此中尚有一重要之原因：名单中有章士钊，为多数代表所不喜，若不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章必落选无疑也。中央人民政府之选举，依选举法规定，代表在选举时仍有权舍弃名单中之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行选举。故选举票每一候选人姓名之下均留空白，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某人之姓名上加一×，而于其下另填所欲选举之某人之姓名（仅"×"去某人之姓名，不填他人姓名亦可）。余在选举票上"×"去张治中、张东□。

一九五〇年一月

一日　星期

昨宵睡过迟，九时才起床。十时赴松竹园洗澡。恐有客来，不及一小时半即匆

匆归。俞仲武本约定中午来，竟爽约。亦未有他客来。写《康有为》约七百字。五时半赴王府大街八面槽开明书店分店宴饮。席散后有余兴，余与王汉华同歌《牡丹亭·惊梦》。归来，俞仲武方在傅家与叶蠖生、朱文叔围棋，叶、朱皆大败。余与之弈，连胜两局，皆大胜，叶、朱均惊服，自叹不及也。

今日开明宴客仅邀请先后同事，未及同事之“太太”，彬然因此愤不赴宴。

二日

上午写《康有为》，成五百字。中午陆剑秋来，留他午餐。邵荃麟、葛琴来，迳赴彬然处，月涓过去招呼，葛琴遂亦过来小坐。余与葛琴略谈，即赴蠖生处下棋。据妻云，荃麟亦来小立片刻，即去。下午三时半，朱光暄夫妇归来，留他们晚餐，并约叶蠖生。

三日

拟定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分目录，待约请北大、清华教授商定。秦柳方来信，谓孙国豪曾偕同达君去看他，目前无法为孙国豪介绍工作云云。同人集议认购胜利折实公债，圣陶首先认购五十份（每分一万四千〇五十五元），建人认购三十五份，余亦认购三十五份，言明分三个月交款。月涓认购十五份。可谓不自量力矣。蒋为民来信，谓在革大学习大有进步，并感谢余之指导云。

认购公债

四日

上午赴出版总署，出席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应邀赴会者除教育部出版总署高级人员外，皆此次来京出席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召开，其实应称为教育行政工作者会议）之人员，即各省教育厅厅长或副厅长也。出版总署翻译局副局长金人简单报告翻译计划。开口就是八股一套，令人作呕。晚照例饮酒，照例赴圣陶处闲谈，照例看一些喜欢看的书。

五日

上午文叔在局中作学术演讲，讲汉字，未及细听。看高中近代本国史上册改排清样。中午赴开明书店东城分店参观，该店今日开幕也。给剑行信。最近《进步青年》刊载他的作品，前日送来稿费六万五千元。信中奖励他一番，谓郭沫若、茅盾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其实亦非过奖。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人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阿庄来信昨日发薪（一月上半月），计小米五百二十斤，以每斤人民币八百二十六元折合，计四十二万九千五百二十元，扣去公债十一分，十五万四千六百〇五元，福利米八千五百九十元，救灾米八百二十元，余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九元。补记之。月涓认购公债十五份，经同人评定，认为过多，只许她认购五份。如此方为合理。

对茅盾、郭沫若之评价

六日

明日师大请余讲演，题为“戊戌政变”，今日整天作预备。刘季平（抗战时去刘姓，单称季平，在政治部第三厅与余同事）派一张姓者来，谓华东区下学期小学教本尚未编好，索全部样本备作参考，当电话总署华应申君与之接洽。《人民日报》袁君来索稿，出示投稿一件，系对圣陶所作《语文随笔》表示异议者。圣陶《语文随笔》载三日《人民日报》副刊，对当前写作家颇有所针砭，居然引起异议。余笑谓圣陶，吾辈今后最好作文盲，一任谬种流传，不闻不见，岂非快事。阿龙来信，谓已见过姜君辰君。章昌黎自安庆来信，果不出余所料，旧病大作，不能继续入训练班学习矣。

七日

下午一时半赴师大二院讲演，题为“戊戌政变”，历二小时余，听者尚无倦态。归来疲倦甚，假寐片刻。局中正在开学习会，讨论高岗的《荣誉属于谁的》，余无兴趣参加讨论，乐得藉故违避。七时老舍、曹禺伉俪先后来，与圣陶合作东，请他们喝绍兴酒，有文叔、蟫生作陪，约尽七八斤，尽兴而散。

八日　星期

欧阳予倩之太夫人作古（享年八十三岁，无疾而终），今日在铁师子胡同三号开吊，离寓所甚近，偕同圣陶、彬然前往吊唁。顺道赴北海公园看溜冰。北海封冻后，可在冰上步行至对岸，试走数十步，恐跌交，仍折返。有数十工人在凿冰，运至冰厂藏之。诗《七月》谓：“凿冰冲冲，纳于凌阴。”情形大抵如是也。至漪澜堂饮茶，十二时半始返。晋秀斋送来图章、歙砚，代光暄购八方，共付八万五千元。歙砚至佳，有伊秉绶所刊之铭文，索价十万元，云系潘复家中物，余还价三万元，未谐，明日或再打电话一询究竟也。光暄夫妇来。章元善来。蕴庄来信，谓伯宁工作问题仍未解决，岂中途又有变故欤？

九日

早准时八点钟到局，殊难得也。出版局送来国语一、三两册样本，第一册仍照旧版印，第三册虽照改，但未依照余所签字之清样付印，而另行改排，行款版式都不对。经再三研究，始知出版局未将改排后之纸型交联合出版社付印，而由联合出版社依照样本另行排校也。出版局由黄洛峰、华应申负责，平日侈言学习，妄谈改造，而办事不负责任如是，令人气结。余主张第一册非重印两面，插入原书不可。尤应究明责任，予以惩处。至美归来，谓翻译局开学习会，所谓副局长之金人也者，大言炎炎，自命进步，同人皆起反感。共产党整风已属十年前事，似非再来一次新整风运动不可矣。

办事不负责任如是

十日

文叔昨日肩背痛，请假归来，今日病不能兴。前日游北海公园，晤狄超白，托

余致函达君，抄一履历来，谓某经建机关拟聘用熟悉银行业务之人才也。今日特将超白意函告达君，并附致阿庄函。邮费今日调整，平信五百元。千家驹转来人民银行公函，前汇沈沦之五万元已查明，送交华北大学正定分校矣。晚应张雪岩之邀，赴欧美同学会聚餐，商讨“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结束事宜。应邀而来者，有何思敬、陶大镛、甘祠森、句适生、孙荪荃等。该会在旧政协开会时发起成立，余在重庆，曾出席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时隔三四年，已不复忆及，今晚自谓以来宾资格出席，经雪岩说明，始恍然，付去餐费八千五百元，合车费盖近万元，可谓冤矣。晋秀斋又将刊有伊秉绶铭文之端砚送来，前云歙砚，非也。以五万元成交，约定明晨付款。

十一日

文叔昨宵体温增至三十八度五，今晨退至三十七度五，特为邀请沈大夫诊治，谓大有变成肋膜炎之可能。妻近来亦觉不适，请沈大夫诊察，则谓补血针宜随时打，镇定神经剂则不宜常服云云。写《康有为》第二章，极顺利。下午四时十分，文叔量体温，高至三十九度，殊为可虑，明日应进医院。《人民日报》送来稿费八千八百元。晚七时国文组开学习晚会，九时半始散会。

十二日

文叔今晨体温三十七度，肋痛亦止，但午后又上升至三十七度八，六时半升至三十八度四，而汗出不止。体素弱，殊为可虑，明日当劝他进医院。今日致函金子敦，请他转告文叔夫人。续写《康有为》第二章。接张季龙复函，对于所谓某世纪几十年代有极详细之解释。晚周建人太太、马时芳、孟超来。妻精神疲倦，背痛、注射“好福奇龄”一支。（上午八时胡绳在编审局讲演，余未暇聆听也）

十三日

文叔今晨进北京医院（前德国医院），潘君毅、武纡生偕往，住二等病院，每日住院费小米三十五斤。续写《康有为》第二章，成一千五百字。解方（余已忘其号）自济南来信，谓令铎已偕郭子化到济南，今后将参加救济工作云。沈衡老七十六诞辰，晚七时特赴东总布二十四号道贺。阿龙生辰，吃面。

十四日

《人民日报》索稿，允于下星期一送去。写《康有为》第二章甚利。下午三时半开学习会，讨论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余匆匆翻阅一遍，未能了了。同人讨论甚热烈，未敢赞一辞也。

十五日　星期

晨九时起床。写《关于五十年代》一文，成千二百字。下午二时赴松竹园洗澡，费四千元。修绠堂送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及《礼运注》，云系向别家书

店借来，索价甚巨，不妨借阅云。晚在圣陶处饮绍兴酒。近数日来感消化不良，以“健脾丸”方加减煎服，良觉舒畅。朱光暄夫妇、卢芷芬、陈尚久来。

十六日

上午十一时偕同圣陶、蠖生、丁于赴北京医院视文叔疾。下午二时开第二次处务会议。蔡竞雄来信，嘱向《大公报》、《文汇报》介绍工作，谓三个月后如仍失业，当自杀以了此残生云云。当即致函《文汇报》徐铸成，并函复蔡竞雄。

十七日

上午北京医院来电话，文叔有事欲与余面谈。下午一时半驱车往，以非探病时间，不能进去，待至二时，始获入内。据文叔云，昨日透视结果，肺部无病，然夜间仍发烧达卅七度八九，检验白血球增加，故仍吞服消炎片云云。舌苔厚重，所患似胃肠病。彼亟欲出院返寓，然返寓后无人照顾，亦一难事。归来，亟修函文叔夫人周女士，告以详情，并劝其来京。外甥毛华云自苏州华东军政大学来函，谓自入校以来，颇有进步，而乃母函招其返家一行，颇感踌躇。又谓乃母贫病交迫（患气喘病），函中有愿见子一面而死之语，而彼已向校方保证，毕业前决不回家，未便请假，恳余代为解决此问题。明日当作复函。徐沧舲自香港来函，谓欲返上海，愿得余之介绍信云云。达君来函，并送来履历单，明日当转交超白。阿庄托开明同人某君带来茶叶、笋尖等。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一短文，题为《从自我学习说起》。致超白信，约他星期六出席学习会。

十八日

复毛华云函（寄苏州金门外北大营华北军政大学二总六团五中），劝其安心学习，不必返家，并告以当设法汇款给乃母。复达君信，竭力推荐毛刘云为开明练习生，并附致阿庄信。孙国豪来信，附有自传，修改后当转交狄超白。国豪信中有“庄妹和伯宁兄今天开始办公了”之语。伯宁前经吴克坚介绍为国营建筑公司顾问兼组长，阿庄则不知进何种机关办公，殊觉奇突也。复徐沧舲信，告以无法写介绍信。续写《康有为》第二章，成千二百字。今日上午语文组开组务会议。

十九日

上午商讨同人薪水，略有增减，尚须得总署之同意也。下午领到本月份下半月之薪水，仍照原额发，计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以八百四十元计，扣去所谓“福利米”、“救灾米”，实收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二十四元。接《新建设》杂志社请客通知，余亦列名主人之一，颇觉奇突。下午张季龙来电话，谓此次专邀文艺家，以余与文艺家多所往还，故请余作主人云云。续写《康有为》第二章，成一千五百字。

二十日

续写《康有为》第二章，述说“公羊三科九旨”，颇费考查。下午五时，圣陶

作关于语文学习之讲演，颇精彩。朱文叔太太致彬然信，谓以事不能北上，殊觉不近人情也。沈春晖来信，谓“农田受今夏水灾影响歉收，缴纳农业税后，明春乡农颇有断炊之虞”。前三日达君来信，亦谓“今冬秋征数量较大，每亩一百零四斤，由地主、农民分担。大地主无力缴者多已逃亡。中小地主则以为数较小，勉强凑缴。农民缴后多无余粮，明春不免饥饿”。究竟实情如何，当再去函请其详细调查后作复，当为转送政务院作参考也。

农民负担过重

二十一日

上午准时到局。魏建功来，请其主持编辑高中语文教本，允考虑后作复。下午四时学习会请超白讲《政治经济学》第三章，六时讲毕，邀同来寓所饮绍兴酒。近来酒价飞涨，竹叶青每斤售价六千元以上。阿庄来信，谓已进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系吴克坚所介绍。附有君松函，谓“请租户出屋问题，经商请街政会调解，尚无解决办法”。

二十二日　星期

上午九时半偕圣陶赴编审局，与北大、清华两校国文教师商谈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选目。两大学教师出席者有张克强、李广田、章廷谦、游国恩、周祖谟、吴组湘、王瑶、赵西陆、许骏斋、马汉麟、阴法鲁、刘禹昌、浦江清、魏建功等。吴组湘主张大学不读文言文，谓文言文有如希腊文，不宜使现代青年费时间心力学习云云。余谓白话与文言不能以英文与希腊文相比拟。大学生读文言文，在养成阅读古书之能力。如大学生看不懂文言文，如何能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吴君语塞。商讨约四小时，将全部目录拟定。与魏建功等商讨高中国文编辑事，魏君允约北大同人共同担任。五时半偕圣陶赴《新建设》社宴饮，座有老舍、赵树理、吴晗、周杨、何思敬、张志让、费青等。厨子系福建人，肴蔌烹调甚佳。今日刮风，天气寒甚，幸向总署借得小汽车往返，否则必甚狼狈矣。

商谈大学国文选目

二十三日

昨日《人民日报》载有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一文，今晨始看到。冯君自认过去观点错误，语甚爽直。近来作此类文章者甚多，要以冯君为最能说老实话者。开始编大学国文，标点《国语》及《墨子》各一篇，颇费工夫也。圣陶今日偕同金灿然、周建人访周作人。梁漱溟亦已到京，明日圣陶将偕彬然往访。余则谓“行客访作客”，通例也。梁不来访余等，余亦断断不往访。梁氏傲岸自高，而实空无所有，政治观点极反动，余深恶之。韩镜侬来信。

对冯友兰的评价

二十四日

整理大学国文材料，《荀子·天论》分段标点甚难。此种文字普通大学生读之，有何益处邪？两日未大便，昨晚服Cascara竟无效，头痛腹满，殊觉不适。晚饮绍

酒一斤，以绍酒刺激肠部，有通便之功也。刘文霖夫人自硖石来函，要求准其继续租住，待余返硖时迁出。

二十五日

教育部与编审局合组一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余与圣陶、金灿然、叶蠖生均为委员，名单已送文教会，专候文教会批准，时隔三周，杳无音讯，谓非官僚化而何？今日教部柳湜来电话，谓将不待文教会批准，于二三日内先行集会商讨一切。下午，圣陶特邀同人商讨，预备提出关于精简自然科及各科每周时间分配诸问题。整理大学国文材料。晚在圣陶处遇黄裳，知其原名熊［容］鼎昌，余自昆明赴渝时，曾与同行，时彼方任翻译官也。孙雨农来信。

二十六日

复朱达君、沈春晖、张君铎、孙雨农、马君松函。君松为余在硖石催促租户迁出，颇招怨，特复函道谢。晚徐铸成、柯灵、黄裳等来，在叶家饮酒，余仅添酒菜两色，殊抱歉也。迩来酒价涨，竹叶青每斤六千余元，实无力酤酒请客矣，奈何奈何！

二十七日

赴编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殊紧张。选《四库提要》一则，标点竟有错误，为圣陶发觉，学业荒落，殊可惧也。蹇雄寄来李叔秉书七言联一副，睹物思人，弥深怅触。晚为《中国青年》写一短文，题为《为什么写不通文章》，凡千言。

二十八日

汇人民币十万元与蕙芬妹。致阿庄信，劝其认真学习。昨晨阅报载匪机滥炸上海闹市，当托开明打长途电话问朱达君，回言匪机炸十六浦西区，亲友均无恙，今特嘱阿庄注意，闻有警报，须觅安全地区躲避。晨九时全处同人举行漫谈，检讨过去工作缺点，拟定本年第一季工作计划。下午四时举行学习会，商讨《政治经济学》第四章。

二十九日　星期

昨宵饮食过饱，时作怕梦。晨起，写《康有为》第二章，成千余言。下午二时赴松竹园洗澡，费六千元，可见日来物价之高涨也。下午朱光暄夫妇来，留他们吃夜饭。郑振铎今日自上海返，即来访圣陶及余等，谈笑尽欢而去。

三十日

晨十时编审局开组务会议（国文组），决定今年第一季工作计划。复韩镜侬信，明日发出。校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白居易《与元九书》。致振铎函，问《孔雀东南飞》有敦煌抄本否。文叔病经医生检查结果，病在胃部。胃收缩成葫芦形，恐须割治。文叔夫人拟将上海房子顶去，迁来北京，今文叔病状如此，万一须回家

休养，则上海房子似暂缓顶出为是，明日当作函以此意告之。

三十一日

彬然、蠖生皆不以余拟劝告文叔夫人暂缓顶出房子为是，一若余主张逐文叔出京者然，大可发噱　本来全为朋友安全设想，既不为人所谅，则听之而已。吹皱一池春水，干我底事！下午二时赴东总布胡同出席编审局局务会议，各处负责人作冗长之报告（余之报告最短，仅一刻钟，语皆扼要故也），凡历四小时而毕，殊可厌恶。今日之会重在检讨过去。彬然谓他所领导之第四处工作不够紧张，以视东北各工厂，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数小时者，颇感惭愧云云。呜呼，此果由衷之言邪？编辑工作万不能与体力劳动者比。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他日彼如再发此种妄言，余必请其躬自一试，以作表率也。

会议报告长，殊可厌恶

一九五〇年二月

一日

今日上午雨雪霏霏，不久即停。上午九时半教育部林砺儒、柳湜来局，共同商讨教科书编辑事，我局参加者圣陶、蠖生、灿然、仲仁、智贤及余，至下午三时半始毕。校勘大学国文课文。致振铎函。晚写《康有为》第二章，成千言。

二日

陈迩冬来。以为迩冬尚在《新民报》编副刊，询之，始知在太原山西大学任教，方自太原来也。据云带来竹叶青酒，极佳，余约其于星期日携酒来余寓小饮。致剑行函，嘱其乘春节请假来京。为孙国豪修改自传，重抄一遍，送交狄超白。校大学国文《孔雀东南飞》等若干篇。晚写《康有为》第二章，约八百字。

三日

校大学国文数篇。晚五时许忽感觉冷，急取皮大衣披上，又觉头昏，遂归寓。略睡片刻，仍照例饮酒，吃糯米粥一碗。半夜炉子忽熄，醒来头作痛，大不舒服。

四日

昨宵睡不好，头仍作痛。上午十时始到局办公。回寓吃午饭。自开一中药方，用柴胡、升麻等，即所谓“柴胡升麻汤”也。睡一小时余，三时服药，再睡一小时，便觉头目清爽。章雪村夫人偕其女儿来。傅太太病，请一西医来诊，诊费五百元，车费六千元，药费二万元。这种时代，人可以生病乎！文叔出北京医院，下午回寓。为言北京医院两次算错账，一次付二十五万元作付五十万元算，一次少算一天（每天小米三十五斤），彼皆请其更正，以北京医院系市立，医院之损失即公家

对医院之意见

之损失，故非指出其错误不可也。然文叔临出院时，看护取其热水袋再三审视，疑彼攘取公家物。事之可笑有如此者。晚十时服第二次煎药一大盏，即睡。

昔墨子止楚攻宋，归过宋，遇雨，庇其阎下，门者不纳。文叔之事得毋类此。一笑。

五日　星期

头病已止，胸膈不舒畅。上午朱光暄、宋之英、陆剑秋先后来，留他们午饭。之英强余代撰杨虎城将军哀辞，历一小时半始成。久不作韵文，殊感费力。四时许章雪村来，与之共饮，仅尽白干一杯耳。阿庄昨日来信，谓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当文书，工作学习，兴趣均浓。

六日

下午二时半处务会议，商讨文、史、地中学教本及教学法编撰问题，至六时方毕，累极。前昨两晚均感头痛，今晚止酒。写《康有为》第二章，仅成三四百字。

七日

下午二时赴总署出席局务会议。愈之认为编辑中学教本为极简单容易之事，余反唇相讥，谓编教科书与编《东方杂志》不同，君但知编杂志耳，对于编教科书固不了了也。会至六时半方散，即在总署晚餐。振铎、老舍、平伯等来叶家，饮酒谈笑甚欢。振铎言小箴正努力学俄文，每星期三小时，与沈衡老、萨空了、愈之及兹九等同学，在东总布胡同衡老公馆，共聘一俄国教师。衡老年已七十有六，过去未习外国文字，乃欲学俄语。谓为好学不倦，不知老之已至欤？田世英伉俪来。

与郑振铎、老舍、俞平伯饮酒

八日

下午二时半魏建功、游国恩、赵世陆、刘禹昌（字建俞）、周祖谟（字燕孙）来，共同商讨高中国文编辑事，至五时半方散。

九日

整日赶编《大学国文》。原定计划于今日编竣付排，然以前昨两日均有会议，耽搁时间不少，不能不延长时日矣。晚饮酒少许，盖止酒已两日矣。续写《康有为》第二章。

十日

《大学国文》居然编好，送请圣陶复阅一过，即可付排矣。达君来信，述内地征粮情况甚详。兢雄来信，谓其夫人病逝，负债百余万，请余汇款三十万元济急，彼真不了解此间情况也。晚照例饮酒。续写《康有为》第二章。

十一日

审阅新华书店初中国文第六册，谬误百出，简直不成东西，非常愤慨。下午四时有学习会，忽接振铎电话，谓余心清代章乃器请客人喝酒，并看古董。未几，振

铎坐汽车来接，余即退席，偕振铎、赵万里及蠖生前往。章氏购有铜器、瓷器、陶器三千件，大抵皆赝鼎（品）也。章氏最后郑重捧出一手卷，楠木作匣，装潢极精致，曰："此非赝本，大可观赏也。"视其题签，则为《李龙眠阿房宫图》。李龙眠而画阿房宫图已甚奇突，展卷视之，则虽以余之不懂书画，亦不必终卷而知其为赝本矣。章氏长袖善舞，在香港作地皮掮客，获利数十万，便强附风雅，殊可哂也。

赵斐云（万里）为余言，彼此次南下，与常熟瞿氏有所接触。瞿氏以负债累累，愿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出售一部分。结果经斐云与振铎之绍介，由政府（文化部）以三千万人民币代价，购得藏书三百零二种，另由瞿氏捐献政府五十二种。按铁琴铜剑楼藏书共约千二百种，已去其四分之一强。其中有宋刻宋印者，在十年前仅三四种可得重价百十万矣。斐云又言，瞿氏领到书款后，又来电告急，谓粮价飞涨，以书款还债尚不敷千万元，斐云乃为介绍无锡丁惠康君（丁福保之子）由丁氏出资千万元，购铁琴铜剑楼书如干种，即由丁福保出面，捐献人民政府云。铁琴铜剑楼藏书，实为苏州派之最后堡垒，今能化私为公，归之国有，亦盛事也。（茅盾任文化部长，致电振铎，谓只可以人民币一千六百万元购得此三百种书。其时振铎已与瞿氏说妥，未便贬价，仍出资三千万元。）

茅盾、郑振铎购铁琴铜剑楼藏书

因过旧历新年，向局方借米二百五十斤，每斤以一千二百十二元折合人民券，计三十万零三千元。

十二日　星期

上午陆剑秋来，王汉华来。下午赴松竹园洗澡，费七千元。于石生来，适余外出未归，留言而去。写《康有为》第二章，成二千言。

十三日

中午潘君毅来言，谓八条寓所即将迁移，新址为某某胡同，离总署仍极远，且房子旧，远不及八条寓所。又谓叶副署长将与胡署长、周副署长同居云云。局址本已决定迁东总布胡同，寓所迁否，任总务之金灿然从未与余言及。余骤闻此言，大怒，即面责灿然，问以何故不事先洽商。灿然谓既然大家不主张搬，则不搬可也。晚饭后，余又与叶蠖生言之，且言余本不欲久居京师，今得有机会南归矣。

十四日

上午蠖生为余言，灿然因另有住宅一所可与之调换，其地离东总布胡同较近，欲余等前往一看，非已决定搬迁。然则昨日君毅之传言误也。开始选初中国文第一册目录，仅十余篇。阿龙来信，谓请假不获准，但已得到科长之同意，先一日动身来京，迟一日回沈阳云云。所谓先一日者，春节放假开始之前一日，即十六日，阴历年廿九也。迟一日者，春节假期届满之后一日，即二十日星期一也。得消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在莫斯科签字，明日可见诸报端矣。

十五日

上午八时半，新华社广播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文。选初中国文第一册目录，仍未满二十篇也。下午总署开扩大会议，余亦被邀出席。文教会亦派二人出席，其一为左恭，相别数年矣，晚十时正准备睡觉，阿龙自沈阳来，妻大为兴奋。

十六日

今日为阴历大除夕，上午总署继续开会，余亦应邀出席，陪坐而已，无聊之至。在总署午餐。二时返编审局。四时即下班，赴隆福寺街购花一盆归寓。吃年夜饭，有阿龙在，便觉热闹矣。

十七日

即阴历庚寅元旦也。早起吃汤圆。妻嘱阿龙、月涓，须先吃汤圆，后喝汤，否则出门必逢雨天云，闻者大笑。中午邀蠖生、江东、至美等午餐。张亚青来，与之围棋，连负两局。章锡琛、朱光暄、卢芷芬及开明同人相继来，据丁晓先夫人统计，今日三十五号来客在五十人以上云。晚与张亚青对饮。

十八日

继续放假。来客络绎，有柳亚子、柳夫人、陈叔通、陈劭先、陈夫人等。晚六时振铎、余心清、赵斐云及曹禺伉俪应邀而来，共饮绍兴酒尽七斤，振铎犹呼“热酒热酒”。酒后剧谈，至十时许方兴尽而散。今日开始为《新建设》写论文，题为《谈中学语文教学》，成一千字。陈叔老婉言讽余止酒，盛情可感也。

十九日　星期

邵荃麟、葛琴来。金灿然昨日与张苑香结婚。金灿然者编审局办公室主任，张苑香为第一处语文组练习员。灿然已结婚生儿女，苑香也已结过婚。上午一对新夫妇来，在余处小坐片刻即去。晚杨承芳挈妇将雏而来，应彬然之邀也。剑行挈月涓赴沈阳，五时半赴东车站。江东亦偕同回沈阳。剑行闹肠胃病，甚见消瘦，去后乃母大不放心，为之出涕，余再三安慰，然亦不免惆怅也。续写《谈中学语文教学》，成一千字。

二十日

继续放假。潘家洵、左恭、陈之一、宋之英等来。续写《谈中学语文教学》，成，凡五千五百字。四日来饮酒食肉，颇觉不适。今日为赶写文章，十一时半方睡，弥觉疲惫矣。

二十一日

上午八时一刻到局办公。文叔亦到局办公。疲倦甚，十一时半归来，睡一小时余，便觉神清气爽矣。人春以来，天时渐和暖，办公室炉火甚旺，文叔穿皮袍厚棉袄，入室则脱皮袍，出外又穿上，如是者数日，即大打喷嚏。余劝其返寓休息，不

听。至下午四时渐觉不支，始归去，今夜必发烧无疑矣。《谈中学语文教学》一文送《新建设》。开明转来股息收据一纸，签名盖章后即送还。



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仁合影（第一排左二为周建人，第二排右二为叶圣陶，右三为宋云彬）

二十二日

选定初中国语课本课文四篇，并着手修改文字。编课本实大难事，人手少，仅一蒋仲仁可帮忙，奈何奈何！晚饮酒两杯，飘飘然矣。白酒性劣，绍酒价贵，圣陶已开始止酒，余亦欲停杯，恐人笑余模仿圣陶也，且继续喝几天再说。

二十三日

徐伟堂自贵阳来信，信封写“北京中国人民救国会代表宋云彬收”居然送到，奇矣。看信封贴有签条二，一书“初送南地子五十九号政协会也不知此人，退他局”。一书“贸易部沙千里转”。覃必陶、吕叔湘及其夫人自上海来。吕君馈余茶叶一包，罐头食品一罐，茶叶甚佳。月涓来信，于二十日下午五时安抵沈阳。今日补领二月份下半月余薪小米二百七十斤，评定米价一四六五元，共计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九元。李万通送来旧墨端砚，均佳品，惜无钱购买也。

二十四日

改课文两篇。下午到某胡同（忘其名）去看房子。因编审局将迁东总布胡同总署，离寓所太远，局方拟将八条宿舍之房屋与某胡同某机关之房屋调换。房屋同为四合院子，但少最后进之北屋四间，又较陈旧。彬然主张调换最力，谓仍住八条胡同恐有妨于集体活动。不知宿舍与所谓“集体活动”有何关系。出言不脱八股气息，此等新学究最讨人厌。

二十五日

赶编教科书甚忙。下午参加学习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第五章。六时赴开明书店宴会，在八面槽玉华台，座有吕叔湘、覃必陶、郑振铎及圣陶、彬然等。散席后，余与振铎赴东安市场，略一巡视，即各返寓所。余为振铎言，俟教科书编纂工作告一段落，当赋归去来，或余妇先南归，余暂留京。振铎笑答曰：“何必悲观。”沉思有顷，又曰：“请汝编教科书，实在是分配不得当的。”

赋南归

二十六日

上午赴松竹园洗澡，费一万一千元。中午圣陶招饮，座有叔湘、必陶等。昨宵饮酒稍多，微感不适，中午喝白干，尤不相宜，仅饮一杯，即昏昏欲睡矣。叶丁易来，谓《光明日报》将出“学术”两周刊，请余写稿，漫应之。

二十七日

上午接剑行二十四日信，谓月涓赴沈阳后，又发热不退，拟返北平。当复一函，嘱其稍待，看病情如何，再定行止。如非回北京不可，则速回，俟静养数月后，再觅一比较轻松之工作。十一时又接一信，则二十四日晚发出者，谓月涓热已稍退，暂不返京云。开第五次处务会议，蠖生发言最多。此公亦一空谈家也。接云裳信，述与文祺离婚事甚悉。

二十八日

赶编初中国文课本，选定课文多篇。张禾草来信，云有“雨过天晴”瓷器欲出卖，嘱与振铎接洽。又谓阆声已赴杭州，就浙江图书馆馆长职。按柴窑陶器久绝人间，禾草何由得之。此亦所谓妄人也已。

一九五〇年三月

一日

上午九时半开局务会议，一开就是半天，毫无意义，徒妨工作耳。语文课文修改完毕者六篇，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晚又饮白酒一杯，甚矣止酒之难也。

二日

达君自上海来。剑行、蕴庄均有信来。课文又改好三篇，进展甚速，月内或可编成一、二两册。六时赴和平门外台山会馆卢芷芬寓宴饮，座有叔湘、达君、国豪、必陶、振铎及圣陶、彬然等，饮白兰地甚多。归来已十点一刻矣。

三日

今日为旧历元宵，阿龙今年二十初度，依故乡俗例须吃面以表祝贺。妻自前日起即已准备，今日制大卤面十余碗，分送同居者。达君中午来，也吃了面去。下午局中准备搬家，几停止工作。晚饮酒少许。看小孩子们放花炮，甚乐。

昨晚归来兴致甚浓，为叔秉所书联作题跋，开新笔磨旧墨书之。跋云："此亡友李叔秉之遗墨也。叔秉善书，工篆刻。与余及沈仰高、蔡兢雄有金兰之契。仰高已作古人，余与兢雄亦垂垂老矣。睹物思人，盖不胜今昔之感云。"

四日

编审局搬场，整天不去办公。写《康有为》第二章成二千言。今日发薪，叶蠖生代领送来。评定米价每斤一五五六元，计八十万九千元。买公债九分。

五日　星期

韩挺英来。续写《康有为》，成二千言。陆剑秋、朱达君、卢芷芬来。写给阿庄、阿龙、周渭滨、沈沦信。前日月涓之兄汤林文自济南旅次来函（住济南西关估衣街一〇二号广沅号），昨作复书，告以月涓已赴沈阳，并请其来京一游。兹补记之。致谓滨弟函，托其访问惠芬从妹，看看外甥毛刘云人品何如。

六日

上午赴东总布胡同办公，三轮车费千五百元一次，亦云贵矣。中午仍回寓所吃饭。晚欲续写《康有为》，须多查参考书，仅翻阅一二种，已过十一时，竟不著一字云。

七日

上午八时到局，准时到，亦难得也。改国文课文一课。商讨各组工作如何加紧，无甚结果。刮风，气候转冷。晚早睡。日来情绪殊不佳也。今日起午饭包在总署。

八日

编国文教本外无他事。孙伏园来京，将在出版总署工作，与之晤谈约半点钟。

九日

王一铭今晨因吐血请假。午后来局，谓经医生检查结果，患增殖性肺结核，须进医院作长期治疗云云。王曾入华大受训，工作颇努力。近来年青人往往不知保养身体，吃得太坏，营养不足，而又拼命工作，结果传染了这种难医的病。此亦一偏向也。

十日

午后刮大风。六时坐三轮［车］回寓，遇顶头风，几乎踏不上来。口占一绝句：

刮大风，尘蔽晴空

料峭春寒料撇风，京尘十丈蔽晴空。
从容坐得三轮去，一脸灰沙两耳红。

后两句简直不成东西了。达君来，吃晚饭后，以风大，留宿余处。开明送来版税四万余元。只足购白酒两斤也。达君贻我威士忌酒一瓶，甚佳。

十一日

早起吃赤豆糯米饭。《中国青年》送来稿费三万八千元。晚睡甚早，未过十时也。复徐伟堂、张禾草函。

十二日　星期

昨宵多梦，腹饱胀，以昨晨吃糯米饭过多，中午又吃面过饱之故。早起如厕，大便不通。中午在松公府北大子民堂聚餐，应振铎之邀也。振铎发起组织古典文艺整理委员会，邀余参加。余原担任整理《西游记》，而周扬则谓不如整理《三国演义》，强余主持其事，不得已允之。李万通送来旧墨十锭，以二万五千元购之。赴团城。洗澡，费万五千元。买五洲白酒一瓶，一万九千元。晚在彬然处宴饮，座有达君。

郑振铎发起组织古典文艺整理委员会

十三日

例须开处务会议，以无要事，停开。初中国文进行极慢。一组里能真正作编辑工作者，除余外只仲仁、文叔，而文叔兼第四处工作，不能专心修改课文，奈何奈何。前日接云裳信，已辞去上海方面职务，将来北京，而看其语气，则北京方面初未找定工作。今日特致函阿庄，嘱其转告云裳，北京找事甚难，万不能贸然北上也。

十四日

《新建设》送来稿费十八万元。晚邀达君、必陶、芷芬、彬然、圣陶及达君之公子等宴饮，尽白酒一瓶。谈笑至九时方散。

十五日

改写国文课文一课。周而复、陈侬非等来京开会，在总署相晤。叶丁易、张季龙先后来电约稿，皆漫应之。

十六日

拟为叶丁易主编之《学术》周刊撰文，未成。竟日为赶编教科书而忙碌。六时

散工后赴东安市场购烟丝、酥糖等物，价皆稍涨。又赴开明书店，托达君买白干若干瓶，以达君明晨赴天津，天津之白干较佳也。

十七日

上午居然写成一篇文章，题为《略谈整理古书》凡二千五百言，即送师大文学院叶丁易收。张季龙为《新建设》约稿，曾电催数次，须明日交去。下午胡绳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冗长之报告，以观察深刻，立论正确，听者尚无倦容。晚饭后疲倦殊甚，不能执笔，写一信去道歉，明日当专差送去。

十八日

上午十时许，《新建设》果来电话催稿，告以实无暇执笔，并已函致张先生说明一切矣。下午编审局同人开联欢会，三时始，六时毕。愈之于五时始赶到，作一简短之报告，述昨晚政务院开会情形，谓今后编辑教科书、通俗读物等等，皆宜注意新爱国主义及土地改革等等。六时半应胡绳邀赴玉华台宴饮，座有圣陶、建功、叔湘，谈语文问题甚畅。今日为阴历二月初一，上午偕彬然驱车赴雍和宫看打鬼，至则游人无多，询之门者，则已于昨日下午二时举行矣。参观欢喜佛而返。

愈之述政务会之情形

十九日　星期

写《康有为》第三章成二千字。晚七时赴东总布胡同衡老寓所，救国会同人到者二十九人，吃茶点，作漫谈。按救国会已解散，此种集会并无党派性质，亦未谈及政治问题也。徐寿轩、胡愈之报告杜仲远夫人近况甚详。十时半回寓。

二十日

初中语文课本课文十五课，复写后分送罗辛田、魏建功、吕叔湘校阅。下午补开学习会。仲坚夫人韩镜侬来信，嘱至衡老处为南强解释一切，并附有南强上衡老函。南强前随殷汝耕在冀东伪组织工作，抗战时曾返浙江向黄绍竑自首，并在难民工厂工作。仲坚作古，身后萧条，南强亦不能自立，潘念之拟招之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恐遭人反对，欲由衡老保荐。然余观南强上衡老书不够坦白，恐衡老未必肯出面介绍也。渭滨弟来信，云已见过毛刘云，人品端正，大可造就云云。局中发三月下半月薪，评定米价一千五百四十四元，计得人民币八十万零二千八百八十元，扣去公债九分，计二十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元，所剩只五十万元矣。欧阳文彬之姑母来。

二十一日

昨晚食过饱，早起腹痛，休息半天，未到局办公。下午到局，照常工作。将渭滨弟来信送达君，匆促间竟将韩镜侬之函封人。晚芷芬来，即将渭滨弟函托他转交达君，服中药一剂。

二十二日

消化仍不良。中午吃饭甚少，带去鸡油饼三枚，四时许充点心，颇佳。晚达君来，云昨日由总署送去之函并未接到，其事甚怪，明日当向局方一查。

二十三日

金灿然为余言，八条宿舍决计仍旧，仅迁出叶蠖生及曾次亮夫妇，并云此后当备车接送。下午二时半开处务会议，仅邀编辑以上之人员出席，非全体会议也。致文怀沙函，请他送一部好版本的《三国演义》来。

二十四日

国文课本第一册尚缺两课，一为“开国大典”，一为“黄河”，几次起稿都写不好，甚为着急。达君来电话，邀赴玉华台宴饮。下午六时散班后与圣陶、彬然同往。今日本为开明董监事集会，余非董事，亦非监察，贸贸然往，彬然颇为惊讶也。

二十五日

上午朱达君偕胡仲持来编审局。今日总署俱乐部成立，有晚会，余未参加。晚达君又来八条寓所，作闲谈。

二十六日　星期

上午赴大栅栏买蜜枣、杏仁，托达君带往上海交阿庄。理发，洗澡。陈叔通邀赴灯草胡同彼之寓所吃葱油饼，四时雇车往，则圣陶、彬然已先在矣。陈寓中悬汪容甫所书联，甚佳。联云：“此身已作浮邱子，嗜好今同桑宁翁。”下署“乾隆五十年江都汪中”。汪不以书名，而书法实甚佳，盖为文名所掩也。浮邱子古仙人，桑宁翁则陆羽别号也。

二十七日

十九日《光明日报》副刊《学术》（两周刊）第二期载郭□□一文，述安阳发掘发现殷代先王墓，以奴隶殉葬，有“人周以后，此风稍戢”之语。郭沫若读之大怒，撰一文驳之，结论则谓郭□□不懂马列主义云云。《光明日报》不将郭沫若文转与《学术》编者，而二十日该报在第一版特辟专栏刊载之。余今日致函《学术》编者叶丁易君，谓“论理，《光明日报》编者应将郭沫若文转与阁下，编入《学术》，今竟特辟专栏刊载之，大抵见了‘郭沫若’三个字，不敢怠慢，觉得非‘特载’一下不可也。郭沫若先生火气亦太大，郭□□仅仅说了‘人周以后，此风稍戢’，就被戴上一顶‘不懂马列主义’的大帽子。学术讨论，须平心静气，此种学术专制作风实在要不得也”。国文第一册仍缺两课，今日覃必陶允写“黄河”一课，而“开国大典”一课圣陶亦允撰写，殊可感也。

郭沫若大怒而撰文

二十八日

《新建设》索稿，今日开始写，题为《再谈中学语文教学》，仅成五百字。晚饭

后疲倦殊甚，早睡。□□□来函，云陈秀玉已于去年在粤游击区被害。

二十九日

月涓来信，谓学校同人对她评议甚好。前数日公评薪水，她得一百卅七分，在全校中为最高。下午找总署庶务科长孙京林，请他叫匠人在八条宿舍东屋开一小窗，以流通空气。彼谓无经费，目前不能开。余问他："为什么叶家的厨房可以修筑，我连开一个窗洞都不可以？"他说："实在没有经费，请过一两个月再说。"余笑曰："不是没有经费，是我的官做得太小了。"彼尚欲辩说，余不理而去。

三十日

上午学委会分会开会。下午二时半处务全体会议。周祖谟送来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选文目录及文言文选目，均甚佳。给月涓、阿庄信。

三十一日

昨日处务会议决定，史地组分为历史、地理两组，各推举一组长。今日地理组五人，票选田世英为组长，曾次亮大为不高兴。曾为人孤高，青年同志皆嫌恶之。然其人实有专长，田世英不及也。圣陶谓人事处已决定田之月薪为小米七百斤，曾则仍为六百斤，余颇不谓然，请圣陶设法纠正之。欲为《新建设》撰文，数易稿，不成。

一九五〇年四月

一日

上午开局务会议，检讨三月份工作，并预定四、五、六三月份工作，历三小时始毕。吕叔湘来。下午请假回寓，欲写《再谈中学语文教学》一文，而陈云裳自上海来，谈与文祺离婚事，且谈且泣，为之败兴，遂搁笔。晚严希纯来。

二日

写《再谈中学语文教学》一文成，不满三千字，皆抄袭圣陶去年所拟之中学国语科课程标准，了无新意。近来编国文教科书把头脑都搞得混沌了。朱光暄夫妇来。陆剑秋来。

三日

上午七时半到局。马祖武今日到职，上午组务会议，推定蒋仲仁为组长，并决定由蒋主编初中语文教本第二册，杜子劲第三册，马祖武第四册，余则任第一册未了工作。吴世昌自伦敦来信。吴梦三自上海来信，并附转郭春涛、范长江信，即转去。

四日

初中语文第一册须补课文六课，圣陶选定一课，由蒋仲仁修改。尚缺五课，无适当材料，殊感棘手。张禾草又来信，欲余为之向郭沫若说项，殊可厌也。

五日

评定薪水

中午愈之召科长以上人员谈话，报告薪水已经评定，大抵老干部照旧不动。所谓“老干部”指十月一日以前参加工作之人员而言。并谓自四月份起将征收房租，每间自三十斤米至五十斤米不等。下午将愈之之报告传布与第一处同人。阿龙、月涓均有信来。

六日

中午愈之又召全体人员作报告，余不耐聆听，在圣陶办公室假寐一小时半。下午发薪，余之薪如旧，上半月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以一千三百十一元人民币折算。募救灾米，余认捐薪米百分之二，计人民币一万三千六百元。续写《康有为》第三章，成千余言。

七日

中午圣陶办公室小憩，愈之来，余问曾见陈云裳否，答曰：“未也。”余云：“云裳曾来总署看你。”答曰：“余未见云裳。彼来欲谋事邪？”余曰：“然也。”曰：“那你可以替她想想办法。”余报之以冷笑，此公对朋友全无诚意，余早已看穿，张静庐谓伏园与孟超均愿向总署提云裳名，使她任图书馆中职务。晚约云裳来寓，以张静庐言告之。云裳谓愈之在外扬言，云裳不宜先找张静庐，张静庐流氓也。且尚有其他闲言闲语，故决不愿去看愈之，亦不愿在出版总署工作。致函阿片，以云裳狼狈情形告之，宇苍来信，由云裳带来。致韩镜侬函。沈衡老来函。

八日

昨衡老来函，有“弟已于星期三出院，特以告慰”云云，余即托光暄转询愈之，衡老患何病入医院，何以不使我知之。今晨光暄来言，谓据愈之云，衡老入院检验，并非害病。故致衡老一函，询检验经过。中午赴振铎、宦芗之宴，在欧美同学会，饮伏特加三四杯，微醉。下午学习会，未讨论《政治经济学》，但作漫谈，谈薪水问题、救灾问题、节约问题及政府统一财政收支问题，历二小时始毕。芷芬来。

九日　星期

写完《康有为》第三章

上午赴南小街十五号沈规徵医院，邀请沈谦（字汝兼）医师来视内子疾。沈医师谓肺病已愈，背痛系神经受压迫所致，无大碍也。洗澡。买花三盆。中午芷芬邀赴萃华楼宴饮，婉辞却之。芷芬所请的是金仲华等。仲华此次来京后，即赴出版总署看愈之、圣陶、彬然等，却没有看我，我又何必去做陪客呢。写《康有为》第三

章毕。李文钊偕一广西青年毛绍之来，留他们晚餐。毛绍之说，朱琴可想来北京，请余为之设法介绍工作。叶蠖生今日迁出。圣陶太夫人等将于下星期日来京。

十日

上午处务会议，仅编辑以上人员出席。检讨各组工作，皆未能依限完成。云裳来，留宿一宵。《新建设》送来稿费九万元。

十一日

楼适夷曾参加南郊土改，今日午后在俱乐部作报告，语少伦次，余不终席逃去。致郭沫若函，将张禾草前后来信附入。《光明日报》送来稿费四万七千元。

十二日

张静庐热心为云裳找工作，已与徐伯昕、孙伏园、胡绳等谈妥，欲云裳送自传及履历来，请余转告。彼之热心可嘉，其如云裳不愿何！晚六时偕圣陶赴《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宴，座有欧阳予倩、刘海粟、千家驹、罗努生、曾昭抡及徐铸成、浦熙修等。菜甚佳，醉饱而归。

与刘海粟、千家驹等人赴宴

十三日

沈沦、月涓均有信来。彭燕郊来。写国文课文《广西的大瑶山》未成。读刘元卿《贤弈编》。天气骤暖，宛如初夏，人谓北京无春天，信然。

十四日

寄包裹给沈沦，由桂林开明李君转。复张禾草信。给阿庄信。写《广西的瑶民》一文，备作初中国文教材，圣陶谓不合用，弃之。云裳来。

十五日

下午北大教授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赵西陆、刘禹昌、杨慧修等来编审局，座谈中学国文教本编辑方针，六时始散。天雨，彼等皆冒雨来，热忱可佩也。

游国恩、周祖谟等座谈中学国文教本

十六日　星期

圣陶老太太及小墨夫妇子女自沪来京，文叔夫人偕来，八条三十五号骤觉热闹矣，天雨镇日未出门。愈之、云裳、王蕴如（周建人之太太）来。

十七日

下午学习会，余未发言，因事忙未暇读书也。云裳偕嘉燕、嘉真来。沈春晖来信。晚七时赴北京饭店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十时半返。

十八日

上午列席署务会议，但听报告，无聊已极。文叔夫人代余向上海西泠印社购印泥一两，人民币二十万元，九折付款。前文叔言西泠印社有熟人，买印泥可打折扣，余谓君如购买，可为余带一两，初不料如此昂贵也。且文叔自己不买，可怪之至。下午在王蕴如处晚餐，餐毕回总署看京戏，至十二时始返。今日总署业余补习

学校开学，有京戏助兴。

十九日

下午三时愈之传达周恩来报告统一战线问题，历三小时又半，余详细记录，殊为难得也。

二十日

今日本约定徐铸成在家小饮，铸成忽来电话，邀余于下午六时下班后赴《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小饮，饮毕赴大众剧场看小翠花《绒花计》，归来已十二时三刻矣。

二十一日

昨宵睡过迟，九时始赴总署。语文教本第一册课文已齐全，但注释及提问题等等尚须时日，连日赶紧工作，殊感紧张也。下午学委会分会开会。昨日发四月下半月薪，评定米价每斤一〇九四元，扣去救灾米百分之二，实得人民币五十万七千五百元。

二十二日

下午学习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第八章。晚陈迹冬来，饮山西汾酒，剧谈至十一时许始去。

二十三日　星期

上午李万通送端砚旧墨图章来，未有成交。洗澡、理发，赴东安市场购烟丝。下午陈叔通来，晚云裳来，谈约一小时。

二十四日

上午处务会议。下午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送来新华银行汇款正副收据，款额一百二十四万二千元，自上海汇来，但未写明汇款者姓名地址，疑系云裳亲友汇来，托余转交者，特电话询云裳，则谓非是，殊可怪也。

二十五日

孙雨农来信，云被调赴上饶车务段工作，该处取二班轮值制，每值一次班，整整二十四小时不得休息（晨七时卅分接班至翌晨七时卅分下班）。彼身体甚弱，如何支持得下去，殊可念也。晚云裳来，留宿一宵。

二十六日

致君松、锦如、渭滨、刘大妈、徐君伟及阿庄信。赴西总布胡同三联总管理（处）向负责人赵公闻打听，上海之款究竟何人汇来，赵称不知其祥，须向新华银行询问云。云裳来，仍留宿。

二十七日

中午吴甲丰偕一同乡黄君来总署，传达室曰不予通报，而打一电话至第一处，必欲余至传达室与之相晤。余大怒，当向徐伯昕（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务处长）责

问，此种办法是否有条理规定。徐谓“没有”，并允予以查究。甲丰自碛石来，将进科学普及局工作。黄君携有马君松函，并谓带有糕饼、马兰头等，在寓所，未携来。晚云裳来，留宿。

二十八日

昨宵忽失眠，至晨三时方睡熟，上午请假未到局办公。下午仍请假，偕妻赴中山公园，牡丹已盛开。有所谓“文官花”者亦正盛开。近来工作紧张，此半日闲不易得也。

二十九日

马君松、沈锦如馈余酥糖、蜜糕、蛋糕等，由黄君带来，今日始由潘君毅处转到，已不可食。唯马兰头干甚佳，此故乡风味也。晚八时半偕云裳及女嘉燕、傅小文赴大华看苏联影片，归来已十一时矣。

三十日　星期

上午田世英来。下午吴甲丰来。续写《康有为》第四章，来客不绝，仅成千五百字。赴东四二条四号看定旧竹帘三张，价人民币十八万元。晚八时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送来“五一”节庆祝会入场券及佩章各一件。

一九五〇年五月

一日

昨晚下雨，至清晨未停，十时许少止，继以蒙蒙细雨，可谓天不作美矣。二时许偕圣陶、彬然坐汽车赴总署，与愈之、胡绳同赴天安门，登城楼。三时许毛主席、周总理等到来。三时十分开始检阅。大雨倾盆，游行队伍皆冒雨而行。四时半雨稍停，至六时许雨止。七时半偕振铎坐汽车归，游行队伍犹未过尽也。

毛主席和周总理检阅游行队伍

二日

局中同事昨日参加游行者，上午皆休息，然蒋仲仁等均照常工作，以初中国文第一册亟待油印，送请中学教员审读也。晚偕圣陶、彬然赴怀仁堂观苏联青年文工团表演，十时表演毕，驱车返，即睡，倦极。

三日

章昌黎自安庆来信。整日赶编国文，无事可记。

四日

昨日天气甚好，今又发大风。下午二时赴天安门，参加青年节庆祝大会，登城楼，看青年游行队伍经过。今日毛主席未到，由刘少奇主席。四时半即与愈之、圣

刘少奇观看游行队伍

陶坐汽车返。今日发上半月薪，人民币五十五万一千二百元。

五日

王伯祥、陆联棠、范洗人自上午来。下午六时赴开明，偕同伯祥等赴鹿鸣春吃烧鸭。伯翁谓毛刘云事须待开明召开店务会议后解决。又，达君托为转告，伯宁被调至福建修筑飞机场，坚决表示不去，殊为不合，嘱余去函督责。即托王汉华打一电报给伯宁："速遵令赴闽。"费四万余元。北京饭店有鸡尾酒会，未及赴会。

六日

上午伯翁等来出版总署。下午四时学习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第八章，谈扩大再生产极详。六时赴萃华楼，开明请客，酒三席，来客有夏衍等。

七日　星期

上午超白来，同赴荃麟家，吃午饭，有酒。买竹帘三张，十八万元。洗澡。伯翁等来。

八日

今日例须开处务会议，以大家工作忙，停开。赶出课文三篇。四时许头昏欲睡，以天热，衣服穿得太多，又以事忙竟忘却脱去毛线衫之故。圣陶邀伯祥等晚餐，余亦在座。云裳来，留宿。写长信给伯宁、阿庄，对伯宁好言劝告，嘱其须服从上级命令，并以公家事放在第一位。

九日

给伯宁、阿庄信，用快信寄出。张阆声自杭州来信。晚彬然请伯祥等吃夜饭，余亦被邀。

十日

伯宁来信，谓奉调福建事已作罢论，仍在原厂供职，惟此后须经常派赴各地工作云云，晚晓先家宴饮，伯祥等均来，余亦被邀。

十一日

上午督促同人，将油印国文课本装订完毕，于下午一一运出。下午改第二册课文。晚邀伯祥、洗人、联棠及卢芷芬等吃夜饭，以国货白兰地享客，尽一瓶半。云裳来。

十二日

连日饮酒食肉，肠胃颇受影响，大便不畅，头昏昏然。四时半赴王府大众理发，归来顺道至隆福寺街溜达，欲买花，以价昂未成。

十三日

章昌黎来信。下午四时学习会，讨论刘少奇报告，六时毕。

十四日　星期

上午赴东四牌楼菜场，买鲫鱼两条、芍药花一束，又赴隆福寺购月季一盆，万一千元。云裳及其女嘉燕、嘉芷来。吴甲丰来。下午未出门，圣陶谓余在家纳福也。

十五日

上午学委会分会开会，据王某报告，总学会将另订学习办法云。伯宁来信，谓福建已决定不去，观其语气，似未接到余去信也。

十六日

中午二时国文教科书座谈会，应邀来者中学教师九人，教育部派王泗原来。大家对我们新编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都表满意，王泗原更称赞不绝口。五时半始散。蔡競雄托蒋有芬送来茶叶、手帕、袜及扇面一张。

十七日

中午二时半初中地理教科书座谈会，到大、中学教师十余人，大家对曾次亮编的初中地理课本第一册，攻击得体无完肤。五时半始散。云裳来，留宿。

十八日

上午打电话给蒋有芬，约他和他们的夫人星期天来吃中饭。伯宁、蕴庄来信，详述伯宁被派往福建之经过情形。谓全系主任秘书某之诡计，彼乘总经理赴东北，不征求伯宁意见，将伯宁等六人加以“整编”。所谓调往福建，是脱离原机构，改入航空处。事果属实，则该主任秘书实犯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

十九日

今日发本月份下半月薪，小米五百二十斤，以每斤一千零六十元折算，合人民币五十五万一千二百元。自本月份起扣房租，计扣去小米八十二斤，合人民币八万六千九百元。四时半早退，赴隆福寺，购石榴两盆，三万元。

二十日

早七时至八时半业务学习时间，继续讨论刘少奇报告。下午四时起至六时，学习小组开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第八章。月涓来信。

二十一日　星期

中午蒋有芬夫妇来。余以为蒋君系硖石人，及见面交谈，始知非是。彼系无锡人，在硖石开设久大有记皮毛行已二十余年，与仰高、競雄均有交往。买白月季、吊钟花各一盆，芍药一束。下午云裳偕守真赴东单买东西，余则续写《康有为》第四章，成二千字。甲丰来。复阿庄、伯宁信。

二十二日

寄阿庄信。上午九时处务会议，十时半毕。今日起工作时间改为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下午三时半至六时半。上午七时至八时为学习时间。

二十三日

整理初中国文课本第一册。沈锦如来信。云裳来。今日总署有汇报，愈之谓“编教科书时间迫促，何以不各人带回去，晚上在家里继续工作”。此公愈来愈颟顸，闻其语如见其人也。一笑。

二十四日

下午二时历史教科书座谈会，晓先所编高中近代本国史颇受好评，唯略嫌头绪繁，尚须加以修改也。伯祥亦出席，会散后同来余寓晚餐，共饮白兰地（中国货）半瓶。范洗人、陆联棠来。

二十五日

整日为整理初中语文课本紧张工作，累极，晚饭后稍休息即睡。日患心痛，疲且倦，实则消化不良，大便闭结，胃病之象也。九时即睡。妻居然单身赴东安市场购物。致达君函。

二十六日

应丁玲之邀出席《文艺报》座谈会

下午二时，应丁玲女士之邀，出席《文艺报》座谈会，我署金灿然、叶蠖生、王子野、胡绳、傅彬然均出席，文教委员会邵荃麟、林默涵出席。其他曹禺、田汉、田间等二十余人。备有晚饭，酒菜均佳。阿庄来信，谓阿平身体大坏，而医言无病，近请王师母来看护云云。剑行来信。

丁玲谓曾出席工人写作座谈会，有一工人起立发言，谓文艺工作者侈言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服务，然所有创作大都不为工农兵所能了解。此犹五一节有数家店铺大事鼓吹为工人服务大减价，而出售者乃绸缎呢绒，非工人所需也。此言实幽默而深刻。丁玲谓“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也。

穿毛线衫太热，离座赴盥洗室，脱去毛线衫，复返座，忽发觉派克自来水笔不在袋中，复赴盥洗室寻找，不得，意或放在办公室未携来，偶检沙发夹缝，则水笔赫然在焉。可谓侥幸之至。

二十七日

国文第一册整理完毕，再经文叔看一遍即可付排矣。工作紧张，至下午五时许忽觉头昏，五时半即雇车返。晚十时睡。

二十八日　星期

上午赴隆福寺街买番秋海棠两盆、芍药一束。下午赴北京子民纪念堂出席古典文艺整理讨论会。余前担任整理《三国演义》，振铎希望能在九月份以前完成。散会后偕振铎赴北京饭店，饮白兰地尽半瓶。与陈劭老等闲谈，十时始返。

二十九日

昨宵多梦，以消化不良故也。下午疲倦极，提前半小时回家，饮酒一杯半，食

稀饭一小碗，即睡。

三十日

晨六时起。天雨，而总署之大汽车已坏，开小汽车来，叶师母冒雨坐三轮车往，圣陶有不豫之色，连说“无聊、无聊”。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付排。六时返寓，饮酒一杯，九时即睡。

三十一日

晨七时赴总署，以愈之有所报告也。改课文一课。云裳来，云连日患心痛，疲且倦。实则消化不良，大便闭结，胃病之象也。九时即睡。妻居然单身赴东安市场购物。致达君函。

一九五〇年六月

一日

五时起床。入夏以来，早睡早起，此旧习惯也。读圣陶所编之《西洋史》。为云裳开药方，用大黄、积实等九味，消导之剂也。

二日

昨宵睡未安，头痛。上午请假不到局。洗澡。下午照常上班。

三日

照常到局工作。晚云裳、甲丰、振铎先后来，振铎谈至十时半方去。

四日　星期

阿庄来信，谓阿平日见消瘦，医生检查则云无病。王伯翁来，与圣陶、小墨等共饮国货白兰地，夜半头痛大作。李万通送旧墨来求售，未成交。

五日

今日领到六月份上半月薪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一千零二十元，计五十三万元有奇，扣去所谓福利米、救灾米及房租等，实收四十六万七千三百余元。今日起中午不包饭，与圣陶等拼吃零菜，反较包饭便宜也。

六日

语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受人指摘，谓内容空泛，不真实，特改写一课，题为“学好三门功课”。所谓三门功课，指语文、数学、体育也。

七日

月涓来信，谓须补领迁移证，以便在沈阳登记，特向警察所交涉，尚无结果。中午陆桢祥在萃华楼宴客，酒菜均佳。

八日

昨晚临睡时觉头痛，整夜睡不安，多梦，且有汗，连日工作紧张，疲劳过甚之故也。晨七时半始起。致阿庄、阿龙函。云裳来，云胃病复发，嘱其仍依前方继续服三四剂。今夜云裳留宿余寓。

九日

警察所已将月涓之迁移证送来，即付邮。下午六时半王伯祥之公子润华与钱女士结婚，假西堂子胡同女青年会宴客；来客近百人，每人送贺钱万五千元。人多，餐厅小，闷热甚，菜又不佳，八时许即雇车偕妻归寓。云裳仍来留宿，且服煎药。

十日

月涓来信，谓经医师检查确系怀孕。王了一来东总布胡同总署，稍坐即去。晚七时半复偕孙伏园来余寓．坐甫定，秦似亦来。秦似，了一之了也。自广西来，不意与乃父在余寓相见，连呼巧极巧极。秦似先告辞，了一与伏园谈至十时方去。

十一日　星期

上午俞平伯、张梓生来。十一时半雇车赴肉市口全聚德宴饮，应老舍、李伯钊、赵树理之邀也，坐有梅兰芳、周信芳。徐调孚今晨抵平，亦应邀而来。偕振铎赴琉璃厂通古斋看古董。又赴荣宝斋，购九行格日记本五本。荣宝斋生意清淡，行将关门。晚在圣陶处唱昆曲。章元善偕一童姓者来，年七十有三，歌《游园·惊梦》，嗓音尚佳。

应老舍、李伯钊、赵树理之邀赴宴

十二日

语文课本第三册编辑工作进行极迟缓，杜子劲尤懈怠，殊为可恨。甲丰来。

十三日

朱达君自上海来。外甥毛刘云居然随来，且看开明当局能破格录用否。达君偕刘云中午来余寓，余在总署，未获晤见。晚刘云复来，携有蔡兢雄函一件。

十四日

整理并注释语文课本第三册，栗六终日。下午五时许，突来一声爆炸，余办公室南窗震碎玻璃一块，碎片四飞，幸未受伤。出后门登高北望，见浓烟冒起数丈，爆炸地点当在朝阳外。六时回寓，坐三轮穿过朝阳门大桥，但见警士仓皇奔走，行人驻立观看，莫知究竟。今日伤亡必多，惜未暇详细打听也。达君来。

火药厂爆炸

十五日

早上阅报，知昨日爆炸者乃朝阳门外一火药厂，炸毁房屋千间，死伤数百人。死伤之数或不止此。火药厂不应设在近郊，地方当局应负疏忽之责也。注释语文课本，发见杜子劲修改《撞车》一课，反将原文改坏了，点金成铁，此之谓也。庄、涓均有信来。

十六日

早五时半起床，种花一盆。整日为修改课文忙。晚朱达君、王知伊、孟伯泉来。章昌黎自安庆来信，颇有来京之意。

十七日

注释课文并加修改。达君送来绍酒一瓶，独酌，尽半斤，微醺而已。唐锡光来，云钱普容尚在人世。

十八日　星期

早起种花一盆。写《康有为》第五章。赵晓恩、赵文廉、吴甲丰来。开明书店召开干部会议，各地分店经理云集北京，昨日以筹备会名义发柬，邀请开明旧同人于晚七时在来今雨轩座谈，交换意见，并备小吃云云。余准时往，颇思有所建白，至则见到会者各自据桌饮啖。既无主席，亦未有人要请发言，未几经理范洗人即告辞而去，来宾亦作鸟兽散。此为何等作风，可笑可气。余归寓时大发议论，并誓言以后但以开明名义来邀请者余皆谢绝不往。

十九日

晨起小墨向余解释，谓昨晚来今雨轩之会，皆因筹备不周全之故，非有他意。上午九时处务会议，至十一时半方散，今日发本月上半月薪，余得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一〇二五元，折合人民币，扣去房租、水费及所谓福利米、救灾米，实得四十六万六千四百元。今日端午，中午饮啤酒一瓶。疲倦甚，早睡。

二十日

改课文，看田世英地理课本稿。买绍兴酒五斤，每斤万二千元，云已三十年陈，味极醇。小饮半斤。仍感疲倦，十时即睡。致蔡兢雄、沈锦如信。复章昌黎信。昨日午后齐鲁大学张西山来访，携有张今铎、李仲融介绍信，兹补记之。

二十一日

看田世英地理稿本，文字多“别扭”。我处宜添聘一文字通顺，能专事修改原稿者。以此意告之圣陶，圣陶亦以为然，其奈不易物色何。晚饮绍酒半斤，已微醉，腹胀满，颇感不适。明日夏至节，遍体酸楚。年龄渐大，身体居然如此矣。

二十二日

上午以倦疲未赴局办公。下午勉强到局，敷衍半天，没有做什么事情也。

二十三日

照常到局办公，然疲倦甚，所谓勉强支持也。初中语文第一册排校样送来，尚佳，惟注音符号大小不称，且无音符，非设法改排不可。

二十四日

上午勉强到局办公，至中午忽觉精神转佳。圣陶连日疲倦，有微热，余为拟中

药方，用厚朴、茯苓、藿香等。晚朱达君、吴甲丰及潘君毅全家来。

二十五日　星期

上午写《康有为》第五章，约二千字。二时半应开明之邀，赴青年会参加该店全体干部会议开幕典礼。胡愈之以出版总署署长身份登台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噜哩噜苏，聆之欲睡。邵力子继胡讲话，亦少趣味，急托辞先归。俞平伯来，出示为《朱佩弦遗集所作》序文，并附感怀二首：

钟胡愈之讲话

花映帘波绿间红，南枝欹出艳玲珑。
芜庭行迹年时换，邻笛黄垆感叹同。
露电根尘是有涯，江郎枯管不重华。
故人自为千秋重，和墨还愁泪点加。

平伯言，其苏州故寓即曲园老人之曲园，为军队占住，破坏不堪，已由文化部去电嘱军队迁出云。

二十六日

改写课文一篇。续写《康有为》第五章，成一千字。天热，颇感疲倦。

二十七日

早起大雨，未赴总署。下午赴总署办公。日来赶编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工作颇紧张。

二十八日

照常工作而已，简直无事可记。

二十九日

今晚七时半，总署中共支部负责人召集党外同志座谈，商讨公开方式。毛泽东主席命令各机关支部，限于本月内实行公开。余首先发言，述及二十余年前余亦为党员，引起了甘蟄园君的感慨。座谈至十时半方散。

三十日

上午列席署务会议，余以语文课本及晓先所编历史课本均待付排，先退席。

一九五〇年七月

一日

晚七时半总署中共支部发起召开纪念“七一”、“七七”大会，余被推为主席团

主席之一。胡绳、胡愈之相继演说，冗长而无精彩。余亦致词，谓吾辈所谓“非党员同志”固无理由可以自高自大，然亦不必妄自菲薄，当与党员同志互相切磋，尽朋友责善之道云云。闻者鼓掌。返寓已十二时矣。

二日　星期

圣陶病已旬日，余两次为开中药方，辄一服即止，故无效。今日进北京医院。九时半赴总署，与教育部刘凯风、柳湜、吴研因等商谈下学期中学教科用书问题。下午一时归寓。来客多，欲写《康有为》未成。六时许芷芬来，邀赴演乐胡同，与伯翁等饮，尽绍酒二斤，说话渐多，已近第三阶段矣。夏衍尝谓余饮酒有三个阶段：一、说话渐多；二、声音渐高；三、伦次渐少。

三日

昨晚总署有晚会，至一时许方散，今日上午全体停止学习。余以昨宵饮酒多，亦感疲倦，虽依时到局办公，敷衍而已。晚早睡。

四日

第三册语文课本付排。灿然谓所选鲁迅之《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乃鲁迅早期作品，思想有问题，其言甚是，为另选一课。今日领到本月份上半月薪水，扣去房租等等，实收四十三万一千五百元。

五日

昨宵大雨，今晨犹未止，特电话总署，派汽车来接。补注所选鲁迅文，毕。

六日

整日为注释语文教本第三册，头昏目眩，甚矣其惫。晚复续写《康有为》第五章，只写数百字，即昏昏欲睡矣。

七日

语文教本第三册今日才交排字房。第二册原定本月十日付排，只成三分之一。连日赶编，紧张之至。

八日

圣陶今日出院，脸色苍白，显未痊愈。下午有学习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第八章。

九日　星期

天潮热甚，写《康有为》第五章，成二千余字。云裳偕朱子长夫妇来，午后三时妻偕之赴北海公园。李重毅、陈劭先先后来。晚赴陈劭先寓所，谈文供社事，李重毅、陈此生、胡愈之、章士敏等均在座，十一时半返寓。

十日

天仍潮热。连日腹胀满，适沈谦大夫来，请他诊察，谓余平日饮水过多，胃涨

大，今后当少饮水。写语文课本编辑例言，未成。

十一日

不赴局办公，在家写语文课本编辑例言，成，适吕叔湘来，请他审读一遍。圣陶谓写来见通畅，尚须修改。范洗人、朱达君来，谈开明事。

十二日

昨晚天雨，天时转凉。

十三日

审读晓先编中国近代史。审读吴梅遗稿。写课文，又修改课文注释。工作堆积过多，颇有日不暇给之感。

十四日

十五日

因赶编课本，今日学习例会停开。下午六时偕晓翁赴演乐胡同视覃必陶疾。必陶患 TB 性肋膜炎。

十六日　星期

为《学习》杂志写文章，题为《语文学习三阶段》，成三千言。朱光暄夫妇、陆联棠、云裳等来。来客多，文章写不终篇。

十七日

上午续写《语文学习三阶段》，成，凡三千五百字，交光暄送三联书店。看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校样、第二册注释。

十八日

上午处务会议，余提出杜子劲工作懈怠，请予批评。会散后，杜表示接受批评。看第二册语文课本注释。月涓来信。

十九日

郭沫若让开列中国文学家名单

今日发薪，扣去房租四十一斤，实得人民币四十四万一千二百元。应文教会郭沫若之请，开列中国著名文学家（自古及今）姓名名单一纸，自屈原以下，仅得二十五人。近时文学家未开列，以标准太严也。此项名单将送苏联，供彼邦编。

二十日

周祖谟、魏建功先后来局，接洽高中语文课本编辑事宜。看课文注释六篇。朱达君来，为言开明书局支撑为难，章雪村卷土重来，大肆挑拨，范洗人庸懦无能。彼定明日南返，此去恐即与开明脱离关系矣。伯祥、芷芬来，阿庄来信，述伯宁缺点，语多中肯。

二十一日

高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先由周祖谟等起稿，不甚惬当，继由朱文叔改写，恐亦未能满意也。朱达君等被胡愈之留住，向火车站退票，行李已上车，亦取回；然伯翁、调孚已上车，无法截回矣。彬然大起劲，青筋暴起，脸红红地像番茄，大谈开明应如何如何改革，章雪村等如何如何不进步，从旁听之，大可解颐。

二十二日

语文课本第二册快编完，每篇非亲自动手修改不可，令人气闷。下午四时半起有学习会，讨论国际情势，余发言多次。罗莘田前来，嘱代向开明补购《国文》月刊，今日复他一信。告诉他无法补购。

二十三日　星期

上午欲继续写《康有为》，未成，十时三刻偕妻赴北京饭店望柳太太病。柳太太患风湿痛，已渐就愈。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也。十一时半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以雪村的女儿阿蜜结婚，友好在彼举行公宴也。余与妻往，应付餐资两份，计四万元。振铎对开明事殊愤愤，彼告余，顾均正等若干人有所结合，思把持一切。又谓伯翁系被迫而走。时彬然方在围廊中与人议论，振铎指谓余曰：“彼亦思把持开明之一人，我不知彼以何理由横身干涉开明事。”余报以微笑，并向之说明，关于开明事余不仅不欲“问”，且亦不愿“闻”，以开明及顾问开明事的诸君子，皆琐碎无远见，与之谈，徒乱人意耳。邵力子闻余言，谓：“宋先生可以劝劝他们。何必如此消极。”余笑谓：“余与开明了无关系，今日且谈他事何如？”彼亦笑颔之。席间章雪村起立为新郎作介绍，结语谓新郎系一工人，过去因受新郎父母之托，彼俨然为新郎之保护人，今后则工人处领导地位，彼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受新郎之领导矣。彬然亦发言，有“我们应向新郎新娘学习”之语。夫结婚则结婚耳，吃喜酒则吃喜酒耳，何必来此八股一套。贺客向新郎新娘学习，尤不成话。学些什么呢？余方举杯饮啤酒，聆之几欲“喷酒”。

参加婚宴感慨颇多

二十四日

东总胡同十号出版总署“五四”前后为俄文专修学校，瞿秋白尝肄业其间，为纪念秋白，特辟一室为秋白纪念堂。“七一”正式成立，展览秋白纪念品，中有《秋白全集》拟目一份，录秋白遗作甚备；惟鲁迅《伪自由者》中之《曲的解放》、《迎头经》、《王道诗话》亦列入目录，余以为此三文决非秋白所作，函秋白夫人杨之华，请予删去。今日得之华复函，谓《王道诗话》及《曲的解放》两篇，确为秋白所作，犹忆秋白以原稿示鲁迅，鲁迅大笑不置云云。又，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全大会，余曾列席旁听，犹忆未开会前，秋白印有一小册子，专供党内同志阅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之机会主义攻击甚力。此小册子实为极宝贵之党史材料，今已不易访求，余函告之华注意。今日之华来书中亦提及，谓小册子之名称为《中国革命中

之争论问题》，又小标题《第零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已访求得之，当刊入全集云云。

上午学习会讨论国际情势。吴世昌自牛津大学来函。

二十五日

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课文注释将看毕，只剩四篇矣。晚五时半赴和平门外师范大学出席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纪念会，方与严主席、邵力子、杨卫玉、林砺儒、田汉、萨空了等相继讲话，余中途退席，归寓已十一时半矣。王泗原来。

二十六日

晨七时赴总署，以出席学习会故也。妻患伤风，昨为拟方用柴胡、前胡、黄芩、升麻、葛根、桑白皮、荆芥、赤芍。昨服一剂，今日又服一剂，稍见松。圣陶由陈哲文（贝满中学教师）处得一秘方，用鲜水葱、槟榔毛、山楂煎汤，可健脾开胃，云有神效。

二十七日

妻伤风仍未减轻，再服煎方一剂。致宇苍函。

二十八日

晨匆匆赴总署，忘佩证章，烟匣亦未带。中午向光暄借证章佩之始得出总署门，返寓午餐。下午四时半赴欧美同学会，出席《学习》杂志座谈会，备晚餐，西式菜甚佳，余饮啤酒一瓶。

二十九日

剑行来信。下午学习会，讨论公私兼顾问题。《学习》杂志社送来稿费十万四千元。

三十日　星期

购收音机一具，价玉米面一千零八十斤，分二十次扣清，每月两次。本月份扣五万四千元，已于十九日付出。今日请工匠装电线，一切皆由潘君毅指导。朱达君、顾均正、吴甲丰、章士扬等来。达君将返上海。

三十一日

昨夜临睡前吃生番茄，晨三时许忽吐清水，难过已极，以胃不消化故也。上午仍赴总署，签发初中语文第二册稿。至此初中语文课本前三册均已发排，工作告一小段落。下午返寓休息。

一九五〇年八月

一日

上午赴总署。语文课本第二册原稿送请教育部审读。又《屈原》一课，系取郭沫若原作删改而成，但仍具郭氏名，特复写一份寄去，请其同意。下午返寓休息，写《康有为》第五章约二千字。

二日

上午赴总署，下午仍返寓休息。续写《康有为》第五章，成三千余言。朱采真自上海来信。

三日

为续写《康有为》第五章，全天请假。今日整天大雨不停。下午三时半赴文物局，出席古典文学整理委员会。余本担任整理《三国演义》，今日决定余与魏建功、黄药眠三人为一组，余为召集人。七时偕振铎伉俪赴解放饭店，应余心清等之邀也。车至中途，振铎忽忆及今日为星期四，须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之学习座谈会，遂中途下车。余与振铎夫人坐车赴乃兹府丰顺胡同，邀老舍，与之同载。至解放饭店已七时半矣，饮陈年绍兴酒及螃蟹，同席者张友渔、吴晗、陈家康、曹禺、廖沫沙等等。十一时返寓，已酩酊大醉矣。

与魏建功、黄药眠等人商议整理《三国演义》

四日

昨宵醉酒，今日惫不能兴，请假一天。叶圣陶夫人代余领到本月份薪八十五万九千七百元，内扣福利米、救灾米四十余斤，房租八十二斤，水电费一万五千四百元。本月份起薪工一次发付。近来小米跌价，猪肉、白糖及其他日用品皆涨，每月收人不敷开支矣。

五日

照常赴总署签到办公。下午有学习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第九章。给阿庄、阿龙信，复朱采真信。钱君匋为余刻石章两方，昨日送到（由乃弟带交总署第一处，王漪代收），甚佳。

六日　星期

《康有为》全书告成，约六万七千字，审读一遍，即可交付商务书馆排校矣。蔡苍岑来。连日天气潮热，今日尤甚。

七日

上午圣陶为语文同人讲苏金伞诗《三黑和土地》，颇多发挥。下午二时半语文组组务会议，四时半接开小型处务会议。叶蠖生辞历史组组长兼职，公推丁晓先继任。今天全天时间，尽被开会占尽矣。

八日

语文课本第二册校样送到，篇幅较第三册多二十余面，决删去一课。俞平伯之戚郭君有鲍刻本《太平御览》，由余介绍，售与总署图书馆，价十六万元。下午五时总署召各部分负责同志商讨精简节约事宜，至七时始毕。云裳拔去牙齿两颗。

九日

上午七时到总署，召集语文、教育两组同人漫谈精简节约问题。仲仁病假未出席，少一主持人，就谈得没有精彩了。教育部王泗原送还《语文》课本第二册原稿，校阅极仔细，可佩可佩。下午本有学习会，以方集中于检查精简节约，暂停止。

十日

上午七时继续漫谈关于检查精简节约的问题，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润斋谓余有官僚主义作风，王毅则谓平润斋走上层路线。下午各处长与检查小组负责人开联席会议。

十一日

上午漫谈精简节约问题，十时始毕，天大热，在总署以冷水洗澡。下午各处领导人与检查小组有汇报。审读罗尔纲著《洪秀全》。

十二日

天恶热。肠胃不佳，大便痛，夜多梦。周建人亦多梦，苏联医生谓是脑血管硬化之现象，殊可惧也。午后二时半起召集全处同人检讨精简节约，圣陶亦参加。以事前准备不充分，会开得很糟，圣陶谓为“惨败”。昨日下午政协全国委员会送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册》一册，兹补记之。又，致达君函，谈美钞跌值事，昨日发出。

十三日　星期

为商务印书馆撰《康有为》一书，今日全书脱稿，约六万五千言，再经修饰，即可交稿矣。仲坚婿李鼎芳来，留他午餐。鼎芳言韩端由何叙甫介绍，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南强在南京（或苏州，余实健忘，当天所谈事亦不能记忆，奈何）学习。今年七月为仲坚逝世一周年，余竟忘却。去年曾函告兢雄，谓仲坚周年祭时，当撰文追悼，宿诺未践，实对不起朋友也。

《康有为》脱稿

一九五〇年十月

十九日

两月余不写日记，懒可知也。今日继续写，以后不使间断。两月来有数事可记者：（一）余在香港编书所得稿费，妻兑成美钞携来，托王稚老向银行兑取人民币。（二）出版总署编审局分化为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余被推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筹备委员。大约下月即可正式成立矣。（三），《康有为》一书脱稿，商务补来稿费贰佰五十万元。今日接剑行自沈阳来信，于昨日携月涓随机关赴北满齐齐哈尔。妻闻讯涕泗交流，余譬说万端，无效。

编审局分化为两出版社

今日《光明日报》发表余所撰鲁迅纪念文章，题为《从注释鲁迅作品说起》。圣陶来余室小坐，为言莲溪公秘密赴东北未返。又复再三叮咛，不可为外人道。剑行同学陆纯煊来。

二十日

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编注工作已大体完毕。下午四时赴青年宫参加《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纪念座谈会。茅盾、胡风等均发言。清华大学女学生某君发言最长，亦最具体。六时聚餐。回寓已八时许。陈迩冬夫人及王伯祥、王太太等来。阿庄、月涓均有信来。月涓信自沈阳发，谓定十九日动身赴齐齐哈尔。沈阳赴齐齐哈尔须坐十八小时火车云云。开明送来校书费十四万六千元。

二十一日

下午二时偕圣陶、建功赴教育部，出席拟订课程标准座谈会，商讨中学语文科教学问题。推定起草员五人，教部派三人，余与建功亦被推在内。昨日阿庄信中，主张去函促阿龙夫妇南返，语极激昂，怪余不肯为儿女作打算。她之主张，全由个人主义观点出发，若用“解放话”来批评她，即所谓“思想没有搞通”也。

二十二日　星期

写寓言数则，皆从《列子》等书译出，预备译成四五十则，即寄与万叶书店钱君匋，出一小册子，定名为《小故事，大道理》。能得丰子恺插图，则相得益彰矣。云裳来。晚七时赴总署出席秋白文艺社召开之纪念鲁迅座谈会，余作报告，历一小时始毕。阿龙来信，尚在沈阳，未动身，以齐齐哈尔觅屋困难故也。

在纪念鲁迅座谈会作报告

二十三日

今日起总署办公时间改为上午八时起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起至五时。致阿庄

函，告以阿龙服务机关之北迁，含有“保密”性质，不可随便向人说起。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已编成，送吕叔湘等审读。晚云裳来，留宿。吴奔星经圣陶函约来谈。余等对之印象均不佳。

二十四日

上午愈之传达周总理昨日向各杂志主编人之报告，内容为朝鲜问题。下午二时开第十七次处务会议，余报告朝鲜问题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筹备情形。晚吴甲丰偕其夫人来。贾祖璋、徐云尧来。妻今日赴北大医院检查身体，血压正常，肺部已钙化，为之大慰。

二十五日

下午二时《新华月报》召集座谈会，各杂志社均派人出席。愈之传达周总理报告。晤丁聪，知巴金、金仲华等已动身来京。晤端木蕻良，谓有某学校拟请余讲语文问题，余辞以无暇。

二十六日

开始注释初中语文第六册课文。晚甲丰夫妇来，请他们吃饺子。《文艺报》来函，聘余为顾问。

二十七日

上午写给阿庄信，凡二千言，详谈朝鲜问题。赵万里来电话，谓刚从上海回京，曾赴无锡，晤薛福成后人，知薛家尚存有近代史料甚多，拟设法购归北京图馆保存。五时一刻返家，月涓已偕同章士贤由沈阳归来。剑行仍在沈阳，暂不赴齐齐哈尔，妻为之大慰。

二十八日

早起腹痛作泻。至总署又泻一次。十时赴青年宫（旧太庙）瞻仰任弼时遗容，十二时返署。晚发微热，早睡。

二十九日　星期

热已退，起床已十一时矣。一时半出外洗澡理发，赴东安市场购棉毛衫一件，酒精棉花匣子一个。遇狄超白。晚餐不饮酒，吃粥两碗。为《中学生》写卷头言，题为《我们不能坐视美帝侵朝》，凡一千七百字。

三十日

为《中学生》所写之卷头言，今晨复写一份送《新观察》，此所谓一稿两投也。薰宇腹痛不思饮食已数月，今日为拟一中药方，用木香、厚朴、香附等，皆健胃芬芳剂，加白术、茯苓等以调和之。叶丁易来信。

三十一日

昨叶丁易送来中学教师对初中语文课本所提问题若干则，邀余于星期五赴师大

作一次讲演，今日又送来问题数则。文怀沙来，约明日中午偕魏建功至黄药眠处午餐，谈整理《三国演义》问题。章士敏来，言有人编儿童丛书，托文供社出版，征余同意。余告以原则上可以接受，但我们必须有修改文字之权。《新观察》编者来信，对于余所写《我们不能坐视美帝侵朝》一文提出修正意见。所提意见甚是，即将原文重新修改一遍，惟报《中学生》之稿已于昨日付邮，急电话唐锡光，请设法通知上海开明书店，将校样留压二三天，待接到修正稿加以改正后付印，但不知来得及否也。近来文章真难写，一不留意，便出乱子，此后还是“封笔”为妥。三联书店来函，请余将《中国近百年史》重加改编，谓如同意，当约期谈条件云。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一日

中午赴师大宿舍黄药眠处午餐，魏建功、文怀沙均在座，商讨整理《三国演义》，决定由建功担任标点，余担任《三国职官表》，药眠担任准备序文材料。三时半总署召开干部会议，愈之报告改制情况。薰宇服药后病见减轻。剑行来信。今日教部派来教育出版社工作之王芝九等六人均已报到。

二日

今日《人民日报》头条新闻载各机关各团体各工厂人员纷纷请求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载有来函多起，表示愿以志愿军名义赴前线作战。又载我军进入西藏消息。国际风云渐紧，锣鼓愈敲愈急矣。圣陶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归来，转述张闻天君等发言，大致谓能把朝鲜抵抗力量加强，持久下去，即为我之胜利，敌之失败。又谓援朝方式当取志愿军办法，即公开的而非秘密的，人民的而非政府的。如此可拖垮美帝，但不引起世界大战。局方定后天（星期六）下午分组讨论时事。五时半邀超白在东来顺吃羊肉。归来与至善大谈赌博故事，饮酒只四两，居然有醉意矣。

国际风云渐紧

三日

陶大镛送来《新建设》第二期，内载所谓“学术论文”，有侯外庐之《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一文，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圣陶赴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报告归来，谓政府将动员机关人员一部分赴东北作后勤工作。

四日

上午圣陶传达昨日周恩来总理之报告。略谓目前应思想方面之动员及组织方面

之动员。所谓思想动员，即对抗美援朝之认识统一是也。有人认为目前应关起门来从事建设，美帝侵朝可暂置不理。殊不知美帝抄袭日本老文章，先取朝鲜，再侵我东北。假如朝鲜全部被占领，鸭绿江电厂被控制，我东北工业建设即无从进行。况敌人得寸进尺，今日扬言决不占领朝鲜，不久即当撤兵云云，实则决无此理。美帝在朝鲜立定脚跟，即进一步侵我东北，决不会放手，亦不会停止。我们想关起门来建设，其如门关不起来何？有人主张少理，即仅予朝鲜以精神上物资上之援助，不直接参战。此在美朝战争初期，朝军节节胜利，吾人略予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即可；今日美帝大军压境，朝军节节败退，战火已延烧到我们大门口，不迅速出兵援助，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不将束手待毙乎！有人主张缓理。殊不知让美帝在朝鲜立定脚跟，它第二步向何处进攻，制造何种事件，哪一天发动，皆由它决定，它取得主动。在我方则建设受束缚，国防受束缚，处处是被动。故不理不成，少理不够，而缓理不如立即理。现在美帝一切准备未完成，西德、日本均未武装起来，国内民心亦未鼓动起来，种种形势均于我有利。我以大力援朝，美帝有两条路可走：一知难而退，一铤而走险。知难而退固大佳；铤而走险亦不足惧。盖美帝准备工作未完成，即失败因素更多也。无论知难而退或铤而走险，美帝皆处于被动，我处于主动。主客之势既定，胜负之数亦无待说矣。援朝在我固亦有困难，然力量是从战斗中生长的。古人所谓“多难兴邦”，实有至理。我抗美援朝，即所以增强自己力量，削弱敌人力量也。所谓组织方面之动员，即征调一部分人员赴东北从事支援工作。先从政府部门起，现中央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约两万人，先征集十分之一，即二千人。自各部副部长以下，自愿报名参加。赴东北工作后，仍保留原职原薪。特别照顾其家属，使无后顾之忧。

对抗美援朝之利弊的分析

中央各部门工作人员约两万人

下午第一处各组分别开会，讨论抗美援朝事。语文组王泗原发言甚精彩。五时讨论毕。

今日发十一月份薪，扣去福利米、房租、合作社股款，实收人民币一百零二万余元。

五日　星期

上午九时半偕圣陶、彬然赴老君堂俞宅，吊俞平伯尊人之丧。撰写《三国志演义的整理》一文，构思未纯熟，仅成五百字。晚陈尚久、吴甲丰等来。

六日

上午愈之向全署工作人员传达周恩来总理之报告，历一小时半始毕。王钊、楼适夷以下工作同志纷纷报名，并争先讲话，情绪激昂异常。下午与圣陶、灿然、仲仁、晓先、薰宇商谈人民教育出版社事。灿然已致函何汝芬、马祖武，借口机构改变，另请高就，而余竟不知，盖事前未与余商榷，事后亦不向余报告也。圣陶大抱

楼适夷等人报名赴东北工作

歉，谓应作自我检讨，并向余道歉云云。今日报告愿赴东北工作者达三百余人（连新华书店同志在内），只批准四十人。彬然昨日扬言亦愿赴东北，今日又对灿然说："我极想去，但如果得不到批准，我就不报名了。我家里人不赞成我去，但只要我愿意去，对家里人很容易说服。"云云。不由衷之言，我是最不愿意听的。

七日

董鸿撰自龙州仁义街一七七号来信，云："小儿去苏北时弟已在龙州。他若能写信，一定明白向广西邮局探询。今音讯杳然，弟亦怀疑已为国牺牲。还有弟之长子，二十年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于一九三一年入党。原名董大名，党名王灿。'九·一八'后不甘日本之蹂躏，于一九三三年去苏联阿穆尔省（伯力），在《工人之路》报馆工作。一九三四年接来一信，谓四年后一定回国，为党工作。迄今十七年无消息。弟之老运如此，那能止我悲伤？又，于静安党名王琛，与大小儿同时入党。他俩不断联络。敢请先生将二人事略向中央组织部一为探询，则弟感荷多矣。"

按九月间接董君自龙州来信，谓其次子董大任曾在上海立达学园高中肄业，偕同剑行于一九四二年参加新四军，迄今杳无消息，嘱为代向中共中央组织查询，余曾复一函，告以照办。商务印书馆送来《康有为》校样一部分，约为全书三分之一。今日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纪念，总署中苏友协分会有晚会，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与北京分会联合在青年宫召开晚会，并有音乐助兴，余皆未参加。去年苏联大使馆鸡尾酒会余处有请柬，今年则无。盖余虽忝为中苏友协总会理事，而任职于出版总署，职位在"局级"之下，太低微故也。与圣陶、灿然等商人民教育出版社事。

八日

上海《大公报》又有人批评余所编之高中本国近代史课本，取原书略加修正。此书本为余所编之《中国近百年史》前半部，匆促成书，不妥之处甚多，用作教本，必受批评。然无暇改编，则亦听之而已。云裳来，与妻谈家常，留宿。

九日

上午与圣陶、仲仁、文叔等谈语文课本编辑要旨，预备明日赴师大作报告。晚与王泗原等同修改课文。上海《大公报》送来稿费五万九千元。

十日

上午接叶丁易电话，师大报告改于下星期五举行，为之松一口气。阿庄来信。前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查询董大名下落，迄已一月有余，尚无回音。七日接董鸿撰来函，正拟作复，而中共中央组织之复函适送到，可谓巧矣。兹将前董鸿撰来函及今日接到之中共中央组织部复函照录如下：

董鸿揆来函（九月十日发）

中组部复函

云彬先生赐鉴：素昧生平，但于大著中钦仰已久。弟籍隶东北，服务邮局三十余年，到龙州后因年老退休。在上海时小子董大任读书于立达学院高中部，于一九四二年同令公于参加苏北新四军工作，到时一信之后久无消息，全国解放十余阅月仍无音讯来家。大子董大名（王灿）从事革命二十年，亦十八年无消息。弟因两子无下落，欲归不得，用请阁下向令郎一询，知否董大任踪址所在，盼请赐教为感。此祝撰安。弟董鸿揆顿首。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来函（十一月八日发）

宋云彬同志：转来董鸿揆先生查询董大名、董大仁二同志下落一件，经我处查后均不详他们下落。兹将原函退回请收。此致敬礼。

中央组织部干部处

按董鸿揆第一次来信寄《学习》杂志社转，盖于《学习》上读到了我的文章，便写信来探询他儿子的下落也。余当将董函抄寄剑行，一面请中共中央组织部查询下落。剑行复函，谓确与董大任同学，且甚亲密，自赴重庆后即未接其来信。大约董大任留在家里的日记簿之类写有剑行及余之姓名，故乃父误为与剑行同赴新四军工作也。

十一日

昨夜校《康有为》至十一时睡，血气上冒，面红耳赤，遂致失眠。今晨九时起床，十一时到总署。下午三时全处同人共同讨论时事，蒋仲仁转述胡乔木报告，甚有条理。毛泗原发言甚长，但不中肯。晚校《康有为》约十页，即睡。今晚止酒

十二日　星期

昨夜睡不甚安，早起腹泻一次。九时半赴松竹园洗澡修脚，共费万元有余。潘君毅之子患水肿，为开“五皮饮”方治之。下午三时赴沈毅大夫处量血压，最高百二十度，最低八十度，极为正常。晚复饮酒。《康有为》已校毕。潘君毅、云裳、吴甲丰、叶蠖生等来。胡锡年来，渠自英伦返国后，即在“革大”学习，今方毕业云。

十三日

大风，天容黯惨。早赴总署，忘佩证章，幸坐汽车进门，无碍也。下午三时欢送总署同人四十三人赴东北，愈之、乔峰、圣陶均讲话。日来国际形势似稍缓和，朝鲜问题或有和平解决之望欤？初中国文第四册付排。

十四日

为《新建设》写论文，特请假一天，只成三千言。广西青年毛绍之来辞行。渠已毕业“革大”，将赴东北。渠问柳亚老地址，余偏觅小本本不得，追渠出门，则发见小本本在桌上，亦可笑也。

十五日

阿庄来信，请余对时局作最坏之打算。彼欲来京与余面商一切，谓将来伯宁工程紧张，不能携家眷走，彼亦不愿随工作机构迁移云云。特复一长函，嘱镇静，照常工作，不必多虑。阿龙来函。续为《新建设》写论文，仍未完篇。晚章士敏带同徐云尧、常君若、李鸿祥及某君来，商讨文供社出版儿童读物事。

十六日

毛多松来，余在总署，未能晤谈，妻约他星期六来吃晚饭。看陈原编外国地理课本上册，为之修改文字，颇吃力。晚云裳来。

十七日

早续写论文，题为《从甲午中日战争说起》，毕，凡五千五百字，面交《新建设》主编陶大镛。注第六册语文课本课文《非攻》。

十八日

上午与圣陶、灿然等谈教育出版社事。继续注解《非攻》，看课文。五时半毛多松来，饮伏特加及绿豆烧，毛君酒量颇佳。晚改苗培时所写儿童故事集，文字不通已极，修改颇不易也。

十九日　星期

上午九时半访柳亚老，并送还《南社记略》原稿。亚老近来又大兴奋，喜管闲事。前数天“民革”开会纪念孙中山，邵力子讲话，谓亚老长于文学，不懂政治，亚老大怒，书一长函致邵，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经人劝阻，未发出，今日以原稿交余阅看，相与大笑。在振铎处吃午饭，饮酒一杯。振铎谓开明已拒绝印行古典文艺丛书，皆“傅胖子”从中作梗云。三时许赴砖塔胡同访陈劭先。劭老之亲戚张治安考取新华书店校对，余有意招他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劭老则劝其进“革大”学习，定明日进校云。陈迩冬、云裳来。

柳亚子大怒

二十日

赶编第六册语文课本，整日紧张工作。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来函：

本盟杨荣国同志控告张毕来同志在桂林解放前背叛立场中途变节一案，其中牵涉谭丕模、王西彦之处颇多，谭、王两同志平日思想言行如何，杨、张两同志争端真象何在，统希函告经过，并提供意见，以资参考为荷。此致敬礼。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启。十一月十八日中组员字七九号。

民盟负责人如周新民之流久不与余往来，此函可谓冒失之至，惟有置之不复耳。士敏、云尧来。

二十一日

有饭大家吃

整日为赶编第六册语文课本紧张工作。王伯祥受同人排挤，今日提辞职书，并致函圣陶、彬然说明原委。墨林大兴奋，谓“伯翁来信了，你可以去看看”，余报以微笑，急以他语乱之。有饭大家吃，我不知彼等何必欲挤去王伯翁为快也？

二十二日

昨夜食过饱，做了一夜乱梦。今日午饭只吃小半碗。晚照常饮酒，吃粥一碗。毛刘云来。接文艺青年陈梦熊来信，问余是否著有《鲁迅杂文研究提纲》一书，即复一函，告以并无其事。陈君通信处为上海长寿路三五六弄二二号。

二十三日

漫成二首谏王伯翁：

交态原随世态新

萧朱却末多先例，交态原随世态新。
长乐平生风谊重，甘抛心力作调人。
（长乐谓郑振铎）
但闻涸辙鲋濡沫，岂有危巢鹊逐鸠。
世事沧桑心事定，且将余怒付东流。（借定庵句）

诗成交晓先阅，相与一笑。文供社李君送来《新儿童丛书》稿两种请审读。

二十四日

下午二时赴“师大”，为中学教师调训班作讲演，历两小时又十分，颇累。晚陈云裳来。

二十五日

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编辑会议，林砺儒等均出席。杨维君告余，渠之眷属在菲律宾被捕，已送集中营。午后在圣陶办公室看《参考消息》，吉少甫自外来，金灿然忽为余二人作介绍，头脑昏乱至此，亦可笑也。

二十六日　星期

改《新儿童丛书》稿两种：《蛤蟆学牛》，苗培时作；《打狼要打死》，何公超等作，共约五千字。为商务校《康有为》毕，共一百三十一面，目录两面。洗澡，费九千元。于石生来，黄业雄来。

二十七日

近数日来又感消化不良，昨晚服卡司卡拉，今晨大便仍不畅。午后修改课文连

续三小时余，即觉腰部疼痛。晚饭仍饮酒，早睡。

二十八日

腰痛大作，勉强到社工作。中午只吃馒头一个。三时雇车回寓，即拥被而卧。腰痛与消化不良有关系，自开药方，用制香附二钱、苍术二钱、川芎一钱二分、山栀子四钱、神曲四钱，煎，分两次服。

二十九日

昨晚多梦，消化不良故也。腰痛小减。上午服煎药一次。为赶编语文课本，仍到社办公。下午四时回寓，即拥被卧，又服药一次。晚吃白米粥一小碗。文供社李君送来《新儿童丛书》稿两种。数日前麦克阿瑟在朝鲜调集十万大军，齐头并进，向北攻，谓为“结束战争”之总攻，今日阅《参考消息》，则受我志愿军之反击，已全线总崩溃矣。

麦克阿瑟发起总攻

三十日

腰痛已愈十之七八，准时到社办公。与圣陶商定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及练习编辑名单。语文课本第六册原定今日发排三分之二，以手续未完，不果。六时半赴北大子民纪念堂北大文科研究所同人之宴。主人为罗常培、汤用彤、向达、金毓黻、陈天挺、王重民，被邀者除余外，有圣陶、伯祥、调孚、均正及振铎。先是于国庆纪念日晤罗常培，知北大一部分同人方搜辑近代史料，特为介绍开明出版。现第一册《太平天国史料》已付排校，下月中旬可出版，故宴请余等，表谢意，示联络也。席间陈天挺谓北大一部分同人拟编撰历史丛书三套：一、中国史；二、西洋史；三、近代中国史，分题编号，各成小册，合之则为一部历史，亦拟交开明出版。均正闻言，急谓此后开明拟专出中学生读物，此种丛书恐标准太高。振铎谓不出这一类书将出些什么书，声色俱厉，甚矣均正之陋也。

去北大赴宴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一日

腰痛痊愈。上午出版总署署务会议，余已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事，不必列席，忽接通知，不得已去签了一个名，小坐即退席。语文课本第六册发排三分之二。晚餐照常饮酒。阅《参考消息》，朝鲜美军溃不成军，美帝惶急无措。阿庄来信，谓定本月中旬请假来京，当复一函。

二日

下午二时半出版总署开全体干部会议，人民教育出版社亦为出版总署直属单

位，余不得不出席。黄洛峰报告赴苏联参观情形，历两小时余，散会已五时半。偕刘熏宇赴东安市场五芳斋小饮，共饮“五洲白酒”三小瓶，计十二两，微有醉意。《新建设》送来稿费二十八万元，以每千字十个单位计算。

三日

下午二时开明书店青年进步社召开语文学习座谈会，七时半始。座谈青年会，晚餐无酒，余携酒一小瓶往，与熏宇共酌。余发言，谓中国人写不好文章系缺乏幽默感之故，闻者大嘬啃。

四日

整理第四册语文课本课文，六小时仅整理四篇，可谓慢矣。彬然重伤风，为开中药方。文供社李君送来《新儿童丛书》稿一种，请审查。今日发薪（仍由出版总署发）一百零五万七百八十元（内扣福利米二十二斤、房租八十二斤），被扣去出版会议饭费四万二千元。按全国出版会议开会时每人发饭票一本，既未通知会后应将余下之饭票缴还，亦未说明将来须扣饭票，余剩下饭票二十二张，可谓冤矣。

五日

早赴总署，即将余剩之饭票二十二张交总署会计科，请按值扣还。整理课文，仍未完毕。为文叔开中药方（昨又为丁太太开中药方兹补记之）。写《三国志演义的整理》，成一千五百字，未完待续写。

六日

早起开无线电，不知何故竟烧坏灯泡一只。总署会计科将饭票送回，云已结账，不能补还。此皆意外损失也。致王稚圃、王鞠侯、章昌黎函。圣陶得消息，平壤已解放，初步统计，毙伤俘美军二万七千五百名，获战利品无算。

七日

李何林来信，谓于十月间由教部调来师大训练班搞国文组工作，拟敦请专家惠赐专题报告。闻兄近曾在文史教员轮训班作了一次“关于国文课本”的报告，故谨请惠赐给国文组学员也讲一次云云。稍缓当复函允其所请也。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稿今日发排。下午二时偕同圣陶赴协和医院视朱智贤疾。院例，视病者须穿白衣，戴口罩，且二人不能同时进入病室，麻烦之至。又偕圣陶赴大华观《攻克柏林》影片下集，殊鲜精彩，而报纸影评赞不绝口，何也？

八日

看周光岐所编《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字不佳，须大加修改也。大风，天气转冷。散工时雇三轮赴松竹园洗澡，风沙扑面，殊狼狈也。前于《文汇报》读梅兰芳述《舞台生活四十年》，记宣统三年秋间在文明茶园第一次赐演《玉堂春》，梅雨田操琴，其新腔皆雨田所授，曾成诗一首，兹补录之：

为梅兰芳举师赋诗一首

舞衫歌扇忆当年，妙绝琴师梅雨田。
新授《玉堂春》一曲，尽收幽怨入哀弦。

朱达君自香港来信，详述家庭问题无法解决，拟暂居香港，不北上。

九日　星期

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第一次社务会议，到者叶圣陶、柳湜、魏建功、朱文叔、金灿然、吉少甫及余共七人。下午赴科学院听罗莘田作报告，题为《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与中国语言研究的联系》。罗报告毕，胡乔木致词，语多不中肯。归来时已六时余矣。

十日

六时半月涓腹痛，七时进产科医院，下午二时半生一女。剑行同事何雨喜自沈阳来。云裳及嘉燕、嘉芷、嘉真等来。

十一日

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大会，马叙伦等来，余代表工作同人讲话。下午出版社办公处自楼下迁楼上，忙了一天，未做任何工作也。

十二日

月涓生女三朝，分同居者每人红蛋两个。甲丰夫妇来。

十三日

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会议。中午赴西总布胡同中华书局之宴，振铎等均在座。余以达君来函示振铎。《古典文艺丛书》振铎原拟交开明出版，而开明业务委员会予以否决，振铎大不高兴。旋与中华舒新城接洽，舒满口允应。今日商讨条件，标点每千字三个折实单位，注释每千个字十个折实单位，序文每千字十二个折实单位。其中《红楼》、《水浒》之注释校勘部分另出单行本，除每千字致送六个折实单位外，单行本另抽版税。条件至为公平，两相比较，显得开明气量狭小，所见不广矣。开明主持者皆庸才，彬然在幕后操纵。此次拒绝出版《古典文艺丛书》，小墨亦竭力主张者。赴开明书店晤王伯祥，以达君函示之。彬然升级副司长，今日得到戏票一张，转赠于余。五时半在王伯翁寓饮酒，七时驱车至长安大戏院观剧。梅兰芳演《游园惊梦》，其子梅葆玖饰春香，姜妙香饰柳梦梅。兰芳咬字正确，唱做俱佳。惜“迤逗的彩云偏”之“迤”字仍唱“移”字音，为美中不足耳。

郑振铎出书之稿费

十四日

教育部张萃中来，商讨中学史地课程标准及教科书编辑事，至下午五时半始去。晚写《说迤逗》一文，十时半始毕，仅六百字。

二十二日

多日不写日记，懒可知也

又多日不写日记，懒可知也。今晚刘薰宇在全聚德请吃烧鸭，共十二人，费三十六万元。薰宇请客之目的，在使朱孟实（光潜）与胡愈之见面。彼等前在法国留学时往来极熟，今则愈之为民主人士，且任出版总署署长，与孟实久绝往来，董宇特为拉拢，殆可谓古道热肠也已（月涓于十九日出产科医院）。

二十三日

整日修改第五册国语课文。晚审读并批改《新儿童丛书》两种。

二十四日　星期

上午于石生来，偕往柳亚老处，谈二小时。亚老出示章太炎手札影片一张，余抄入手册，拟写《旧事新谈》，交《新观察》发表。中苏友协总会送来中南海晚会券一纸。下午五时又至亚老所，晚餐毕，同赴中南海怀仁堂观剧，叶盛兰《辕门射戟》，周信芳《四进士》，甚佳。归家已十二时半矣。

二十五日

被提名浙江省政府委员

上午中央政府人事部来电话，谓余已被提名为浙江省政府委员云云，然则阿庄前次来信所述周面复语为不虚矣。身体疲倦，胃口呆钝，殆将病矣。晚饭仍饮酒。十时许睡，果然发烧矣。

二十六日

上午请假，服中药一次。下午力疾赴社，出席社务委员会，归来疲惫甚，颇觉不支矣。

二十七日

昨晚又发烧，多汗。睡一日，未起床。晚甲丰来。

二十八日

勉强起床，洗发。不思食，亦不吸烟。自开药方，一剂，分两次服。夜仍发烧，多汗。

二十九日

病少愈，起床，但仍不能吸烟，饮茶亦无味。晚有微热，仍出盗汗。

三十日

疾大愈，能吸烟矣。赴社办公，不做什么事，但看宋诗及唐人笔记消遣而已。晚有微热，仍出盗汗。阿庄来函，谓文祺发神经病。

三十一日　星期

云裳来，闻文祺发疯，涕泣不能仰，余再三安慰之。文祺因何发疯，阿庄来信语焉不详，余亦不愿去信打听。余告云裳，假使你发了疯，文祺会这样关心吗？然云裳未免有情，殊未能淡然置之也。下午五时刘薰宇来，与之对饮，尽伏酒四两。

一九五一年一月

元旦

昨宵睡眠甚好，不发热，亦未出盗汗，盖病已痊愈矣。今日来客甚多，不备记。

二日

下午语文组组务会议，由圣陶主席，确定本年第一季工作，甚具体。晚赴文供会俱乐部祝衡老寿。

三日

下午历史组组务会议，余亦出席，以余领导语文、历史、地理三组工作故也。余担任改编小学历史教科书。晚偕文叔赴长安剧院看梅兰芳《穆柯寨》。

四日

下午地理组组务会议，余亦出席。明日发薪，有若干人原定薪水过低，应加调整。王泗原在教育部每月小米四百八十斤，圣陶、灿然、仲仁商定加八十斤，余不谓然，乃再加四十斤，共六百斤。王君于语文学颇有根柢。余不及也。

五日

下午自然组组务会议，余以副总编辑名义出席　余谓自然课本亦须注意语文方面，否则我们辛辛苦苦编语文课本，而其他课本之文字不能与之配合，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不等于白费工夫乎？圣陶颇韪余言。今晚怀仁堂有京剧晚会，以大雪，未能往。

自然课本亦须注意语文方面

六日

雪仍未止，但不甚寒。为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作勘误表。晚赴松竹园洗澡，早睡。

七日　星期

雪未止。整日不出门。妻旧疾复作，劝她注射华尔蒙，不听。妻常以开支大、收入少为虑，实则余每月稿费及校阅费等收入可资补贴，不必作此无病呻吟也。余因妻多怨善病，不知宽解之道，大不怿。

八日

雪仍未止，购鹦鹉眼端砚一方，值十一万元，妻颇不谓然，然能顺余意，不加责难也。《光明日报》、《文艺报》、《新观察》、《中国青年》均来约稿，《中国青年》且派一同志来，当面约定，颇难推辞。

九日

上午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中人总字第二十一号”函，内开“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台端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除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外，特此通知。”

前接风珍姐来函，谓藤桥坟地被评定为地主成分土地，将予以没收，当即致函马君松，托其代探究竟，迄未得复。余又向出版总署提出报告，请总署致函浙江省政府转海宁县政府查明更正。今日特将余之报告原文及总署致浙江省政府函原稿抄录一份，寄沈锦如、马君松，请其速向海宁县政府进行交涉。

沈女士叔父受辱

吴甲丰偕其夫人沈女士来，为言沈女士之叔父被诬为私藏手枪，摄至乡政府，受刑数次，愤而取割草刀自杀，幸获救。事后乡政府承认他并未私藏枪械，但又谓自杀系威胁政府，罪无可逭，将予以严重处分。又谓她母家几房一共只五十多亩地，她的母亲、婶婶均下地劳动，与一般地主有别；此次土改，不特田地房屋一起分光，她的叔祖母、婶婶等均被吊打。当为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吴克坚，请设法调查纠正。

十日

天大寒。上午写给阿庄信，叫她去看吴克坚，把甲丰夫人事当面告诉也，并且说明我写信给他的信不可作公函看，只当是私人通信，但希望他能设法实地调查一下。下午赴教育部出席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座谈会。晚在圣陶处小饮，座有王泗原、蒋仲仁、计志中、王芝九等。

十一日

天寒，室外在零下十几度。阿庄来信，云数日前洗澡时忽昏去五六分钟，此过分疲劳之故也。阿龙来函，表示在东北久，有厌倦之意。晚文供社李鸿庠来，将已校改完毕之《新儿童丛书》一种交他带回。黄药眠有函致文供社，亦托他带去。

十二日

上午看稿子。下午二时赴玉华台出席《学习》杂志社座谈会，备有酒席，醉饱而归。连日写旧事新谈《苏报案》，已成二千余言。

十三日

《苏报案》完稿，即交《新观察》。章昌黎来信。

十四　星期

下午赴北长街访柳亚子，借得照相册两本归，内有邹容遗像、瞿秋白遗墨等，弥可珍贵。为《中国青年》写历史故事，题为《墨子止楚攻宋故事》，约二千余字。下午陈守实来，晚祖璋来。

十五日

昨晚临睡吃冰冻柿子一只，大不舒服。下午语文组组务会议。晚照常饮酒，但胃口不开，殆将病矣。

十六日

早晨量体温，三十七度半，请病假，不赴总署办公，下午体温升至三十八度半，微有咳嗽。自开药方，服一剂。

十七日

早晨量体温，三十七度半，请假。另开药方，小柴胡汤加减，服一剂。热虽未退尽，但无腰背酸痛等现象，当非伤寒症也。马君松来信。

十八日

热已退尽，体温三十六度九，然较前昨两日反觉疲倦。夜有盗汗。今日仍请假。未服药。

十九日

疲惫甚。坐卧均不适。晚餐食粥两碗。自开药方，温胆汤增减，服一剂。今日仍请假。

二十日

昨晚仍有盗汗，但睡眠较安，温胆汤之效也。晚饭后精神转佳。叶蠖生来，谈改编小学历史教科书事。今日仍请假。沈锦如来信。

二十一日　星期

下午赴王府井理发，又赴松竹园洗澡。小病数日，颇觉消瘦矣。云裳携其女儿来。阿庄来信。

二十二日

谭震林来信

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全体会议，圣陶主席，柳湜亦到，至十二时始散。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来信，表示欢迎之意。方扶云自兰溪来信，谓“广州之别，垂二十六年。回忆一九二六年秋，你我与中华、秋人时常在东山邮局后边昭德住的小房子里晤会。记得有一次你与中华、秋人合摄一影，他们两人立在你座椅后面，当底片放在桌上时，被秋人巨掌一压，急取视之，他们已身首异处，面你无恙。不料次年他俩竟在沪杭两地先后被害。此岂亦有先兆邪？闻选青尚在莫斯科。亡友传略的编撰，吾兄义不容辞”云云。张天一自宁波来信，谓庄智焕已于上月病逝沪寓。晚甲丰夫妇来。给阿庄信。

二十三日

下午赴教育部，出席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座谈会，至六时始散会。陈守实亦被邀出席。昨日《中国青年》社送来稿费十一万元，补记之。

二十四日

摘录各方批评语文课本要点，归纳为若干项目，供圣陶参考，因圣陶拟撰文作一总答复也。高允升自杭州来信。复章昌黎、高允升、张大一、方扶云函。昨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送来复函一件，谓“来信再查董大名、董大任情况，我处仍查询不到”，今日特函告董鸿揆、并加劝慰。候圣陶同坐汽车归，候至八时始归来。朱楣英及其爱人杨君在寓坐候，即与共进晚餐。饮酒三小杯。临睡时微觉头痛。

二十五日

昨日中午吃饭，胃口大升，添了一个馒头。今日天气极为暖和，办公室中炉火过旺，又感不适。上午与柳湜、黎明、仲仁、晓先、文叔等谈语文、历史课本编辑上种种问题，至十二时未毕，疲倦已甚，即请假回寓休息。下午三时量体温，升至二十八度。急开一方，用柴胡、前胡及枳实、神麦等药，煎，分两次服。晚吃挂面一小碗。

二十六日

昨夜下半夜热已退尽，今晨不起床。中午吃牛奶饼干。下午体温正常，起来在室中缓步运动。晚早睡。今日居然写成《西门豹故事》一文。致阿庄、阿龙信。

二十七日

上午柳湜来，召集社中同人，报告新爱国主义教育问题，语多精彩。人民出版社某君送还《苏报案》原稿及邹容相片，以《新观察》编者认为不适用故也。《西门豹故事》送《中国青年》社，该社即来电话道谢，谓已编入下期《中国青年》矣。今日提前发薪，除去捐助朝鲜难民十万元及水电费等，仅余九十万元矣。

二十八日

上午为文供社校《新儿童丛书》稿《桥》一册，审读苗培时《鞋》原稿。祖璋之老母在故乡因失火惊悸面死，下午特赴小油坊胡同祖璋寓所慰问，适祖璋外出。又至伯祥处，谈一小时而出，再至胡同口，遇振铎，复折回伯祥处。偕振铎赴隆福寺街看旧书，购石章四方归。文供社送来人民币五十万元。

二十九日

上午偕圣陶赴教育部出席中等教育会议预备会。九时开会，马夷老致开会词，林砺儒司长作报告，即宣告散会。归来与圣陶在西总布东口一小饭馆中吃面两碗，饮酒四两。下午小组会议，改由蒋仲仁、陈侠出席。下午开始修改高中本国近代史。晚云裳来，说她的堂妹夫徐烈生在海盐被扣押，因曾在国民党通联部任职，解放后未向公安部门登记之故。窥其意，欲余致函海宁县府，代为解释，婉言拒之。

三十日

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课文三课修改注解完毕，送圣陶复阅。改高中本国近代史。复朱宇苍、孙斌函。晚云裳来，代她起草致陈学昭函，恳为徐烈生被扣事就近

向海宁县府探听消息，并予以援手。吴甲丰夫妇来。

三十一日

改编高中本国近代史。下午三时语文组组务会议，讨论改编初小国语，余主张小修改，必须于三月内竣事。晚朱继文来，谓定星期五与卢漱玉结婚，因乃父在港未来，请余代为主婚人。今日周建人接浙江省主席谭君来信，谓定二月十五举行就职典礼，并召开扩大会议。但余未接通知。

一九五一年二月

一日

改编高中本国近代史。语文组新来一同事张中行，北方人，向在贝满中学教国文，为文化供应社校《新儿童丛书》三种。今日仍未接到浙江省府开会通知，何也？

张中行来任职

二日

政务院交际处陈规同志来，接洽留京浙省委赴杭开会事宜，周建人主张十日动身，余无定见，但告以余妻或将偕往上海，请代购赴沪车票。小毛头前日起小有咳嗽，似患伤风，今晨七时半命媳汤月涓持柬请沈谦大夫，但未请到，煎钩藤汤饮之　朱继文与卢漱玉结婚，余与月涓均往道贺。

三日

小毛头仍有咳嗽，但不严重，服消炎片，每片分六次，杂苏打片吞服。为开明书店审读《豪门梁冀》一稿，甚佳。昨将审读意见交徐调孚，今日向圣陶推荐该书作者，拟请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历史教科书，圣陶表示同意，待赴沪时与周予同面商。晚李万通送砚来，以二万元购木质砚一方，甚轻，旅行携带极方便也。

四日　星期

上午赴北小街请沈谦大夫为小毛头诊察，谓伤风，痰甚多，不可受寒，以免转变为肺炎云云。赴东西二条访孙起孟，又赴东耀堂灯市口西口配药。下午赴隆福寺街，于修绠堂遇振铎、蜚云及张葱玉等，购红梅一盆归。得消息，范洗人于今日上午在沪寓逝世。沈国豪夫妇来。

五日

昨晚陆联棠来，转述达君自香港来函中语，谓章雪山与之有意见，故不愿来京云云。今日开明书店董事会中彬然提议，由邵力子等私人具名去函促其来京，并请余从旁劝驾。雪村于会中大骂范洗人，殊可厌恶。此人绍兴师爷气味浓，心术不

开明书店开董事会

正，皆可于此等处见之。狄超白来吃年夜饭。小毛头半夜忽大咳嗽，余披衣起床视之。韩镜侬来信。

六日

今日阴历元旦。早起打五关，一副就通，可谓巧矣。整日来客不绝。大部分为开明书店旧同人，其他有于石生、王泗原、叶蠖生、吴甲丰夫妇及李鼎芳（查仲坚之婿）等，总计不下四十人。傍晚云裳挈其女儿们来，至九时始去。小毛头仍有咳嗽，月涓亦发微热。

七日

上午来客不绝。留金灿然、陆剑秋午餐。下午包三轮一辆，至陈叔通、柳亚子、陈劭先、邵力子、郑振铎家拜年。于陈劭先处遇陈翰笙夫妇。陈守实来，待良久，始去。

八日

上午八时半偕晓先赴南河沿新史学会春节座谈会，范文澜主席，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等相继讲话，振铎作一年工作报告。徐特老发言泛滥无归，耗去时间不少。陈垣发言，责问科学院何以不设历史研究所，颇愤愤也。下午一时始散会，归家已高朋满座矣。今日来客有潘怀素夫妇、沈志远夫妇、邵力子夫妇、陈劭先夫妇，及人民出版社教育组全体同人。政务院交际处李慕来电话，赴杭车票已定好，十日可动身云。

参加新史学座谈会

九日

上午赴社办公。致朱达君函，劝他速离港来京，送交王伯翁与开明书店董事联名去函同时发出。电话李慕，告以妻决定不随同赴沪，请将已定车票退还。月涓昨今两日均寒热无常，为开一中药方，用柴胡。中午衡老邀吃午饭，座有俞寰宸、周建人、沈兹九、胡愈之、萨空了、千家驹、沈志远。文供社李鸿庠来，取去校样三种，原稿一种。

十日

动身赴杭州

上午仍赴社办公。作一报告致正、副社长，说明定今晚动身赴杭，参加浙省府委员就职典礼，并出席委员会，预计会期约一周，连同往返日期，共约半个月，请以“公出”论。会后尚须返故里，沪上亦拟停留若干天，请给假一周至十天。中午伯翁为余饯行，饮绍酒约一斤。四时回寓，妻忽决定伴余赴沪，急电话政务院交际处李慕同志，请定软席卧铺位。七时交际处用汽车来接。同行者周建人夫妇、许广若夫妇、俞寰宸夫妇及沈兹九。马夷老、沈衡老及吴觉农、胡愈之均来送行。七点五十五分开车。

十一日　星期

昨夜车中热水气管忽失作用，冷甚，幸携有丝棉被，复以大衣覆之，始睡去。早起，妻头昏呕吐，复怀念月涓及其女孩，以为不应贸然同行，神经过敏至此，亦身体衰弱故也。余亦为之不欢，未进午餐。五时许与昂若共饮白干，精神稍振。今晚车可抵南京，明晨即到上海矣。

十二日

昨宵睡眠甚好，妻精神亦转佳。上午八时半车抵上海北站，上海市政府招待所派人来接，阿庄亦偕伯宇在站恭候。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招待处派车送往巨鹿路阿庄寓所。余等转乘沪杭车赴杭，十时十八分开车，下午二时九分准时到达杭州城站。至站相迎者有省府秘书长霍士廉、民政厅长刘建中、文教厅长刘丹、财委会主任张劲夫、交际处长胡成放等。晚中共统战部设宴为余等洗尘，由副市长吴宪主席，西菜、绍兴酒甚佳。车过硖石未停，遥望沈山宝塔巍然独存，树木被日寇斩伐殆尽，乡思甚浓，欲作一诗未成。

莅临杭州

十三日

上午九时赴省府交际处（南山路四十九号）与谭震林主席晤谈。十一时省府各部门负责人均来大华饭店聚谈。十二时会餐，余连干十余杯，大有醉意。一时偕周建人夫妇、俞寰宸、沈兹九同坐汽车参观博物馆，地滑，居然跌了一跤。又赴省立图书馆，晤张阆声馆长。临别约后会，阆声笑谓“最好少喝些酒来”，然则余已醉态毕露矣。复偕俞寰老分访吕戴之、何燮侯，六时归寓，郑晓沧已坐待多时，留他吃夜饭。饭后剧谈至九时，兹九亦参加。致阿庄及孙雨农函（上午寄出）。汪志青来。余外出未返，留字条而去。

十四日

八时半晓沧来，偕往杭州师范，对中学语文教师作报告，并听取他们意见。十二时座谈始毕；而历史组同志又约余于今晚七时作一报告，题为《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余诺之。归来与兹九言，兹九大诧，谓：“汝昨与姜震中约定今晚邀民盟同志晤谈，何竟忘之?”可见昨日确已大醉。饮酒极易误事，后当慎之。急作函致晓沧，请转告历史组同人，取消今晚之报告，复致函张同光，请他转告历史组同人。与同光一别十五六年，不意于今日相聚。又开明旧同事袁学中，现改名袁微之，亦于今晨座谈会上晤见。又晤见孙斌，即孙尚侠，一九二四年在杭州搞国民党之老同志也。下午一时赴将军路九号访韩镜侬，镜侬不在，晤南强夫人韩女士及其母，韩女士甚胖，乃母则老态龙钟矣。二时赴省府交际处，出席预备会议，四时散会，取到证章一枚，号码为一三七七。五时姜震中在天香楼宴请民盟同志，余与乔峰、兹九均被邀赴宴。酒菜均佳，鲥鱼炒春笋已二十年未尝到矣。六时赴民盟办事处参加晚会，姜震中主席、乔峰、兹九及余先后致辞。余等出席晚会原以民盟员资格听取

各方对民盟之观感及意见。不料姜震中点名来宾发言，来宾大都为大学教授及其他民主人士，既被点名发言，就说了一大套恭维我等三人的话，座谈会一变为欢迎会矣。余方欲发言说明余等参加晚会之本旨，有田汝康者忽倡议个别谈话，会遂草草终了。田君在浙大人类学系任教，其人颇活跃，今晚会场全受其控制。归来与兹九检讨，兹九亦大懊丧，谓今晚之会实在开得不好。洗澡。十时睡

十五日

上午八时张阆声来。九时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及主席、副主席、委员就职典礼。仪式相当隆重。列席者有浙江省首届人民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杭州市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浙省府直属机关科长以上工作人员及杭州市局长以上工作人员，各专区专员及省市各界人民团体代表等，共约一千余人。午饭后谭震林主席邀请参观农业展览会，余托故不去，雇车赴西湖图书馆访张阆声并晤蒋伯潜。与阆声商谈天一阁及硖石蒋氏藏书事。五时赴弘道女中，出席杭州市历史研究小组座谈，并参加聚餐。余讲述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约历一小时。座谈至九时许始毕。今晚人民大会堂有晚会，闻某女票友演出拿手好戏《拾玉镯》，以感疲惫故，未及往观，殊可惜也。

十六日

浙江省府扩大会议

今日为省府扩大会议第一天，上午谭震林主席报告《浙省人民政府二十个月来的工作概况及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谭启龙副主席报告《关于土地改革工作》、张劲夫委员报告《关于财经工作主要情况》。下午李丰平委员报告《关于政法工作情况》、林乎加委员报告《关于文教卫生工作情况》。二时四十五分即告结束。赴孝女路二号访高允升。允升地址余已忘却，来杭后向公共汽车公司打听得之，问之果有其人，但云已外出。余问此高允升是否海宁人，则谓非是。余大诧，又打电话问汽车公司，始知允升住址实为孝女路城德里二弄十八号，即在孝女路二号之对面。此一错误可谓巧极。允升方被调训，见其夫人及允斌之子秉贤。秉贤卅余岁，已娶妻生女矣。患口吃，颇似乃父。彼前在国民党军队服务，不敢向公安机关登记，因之失业在家。又赴清河坊、大井巷买剪刀、香榧、山胡桃、蜜枣等。至中山路百福弄三号访汪志青，志青留吃夜饭，饮绍兴酒约一斤余。晓沧亦来，谈甚畅。兹九、乔峰等与吴宪谈话，遍觅余不得。兹九言，乔峰专为民促拉同志，对民盟颇冷谈云。今日来访者甚多，均留条而去。

十七日

上午第三小组开会，余主席。讨论取漫谈形式，发言颇踊跃。下午继续讨论，改由副组长刘丹主席。六时后，汪庭咏、覃晓晴、高允升等相继来。竟雄自硖石来，上楼气喘不止，十多年不见，老态龙钟矣。八时赴人民大会堂观越剧《信陵公

子》，未终场即返。昨日中午偕余寰澄赴羊坝头聚水馆吃面（虾仁鲢鱼面），今午又同往德元馆吃虾仁鳝面，均佳，而聚水馆尤较德元馆为佳。孙斌来。

十八日　星期

上午八时许高允升来，张阆声偕其夫人来邀吃晚饭，谢之。九时出席第三小组会，余主席。讨论以一九五一年五项工作任务为中心。下午继续讨论，刘丹主席。明日大会余须发言，今晚拟作准备，而来客不绝，未果。杨士林、朱幗英来，并赠小孩绒线帽一顶。

十九日

六时半起床，拟发言稿，而晓晴七时许即来，详谈她过去参加中共情况，甚详。发电致阿庄，告以定二十三日返硖。九时出席浙省府扩大会议，临时拟发言稿，宣读一通。下午继续开会，发言者甚多，五时散会。郑晓沧招饮，适马君松自硖石来，即与偕往。席间有他客，均不相识。周子廉来，留字条而去，高秉贤送其履历来。今日来客甚多，不备记。

二十日

今日上午休会。朱子如来，偕之往杭师访张同光，适同光买菜未归，遂与子如赴小菜场觅之，途经金华将军庙，香火甚盛，盖今日为元宵节也。与子如、同光往大井巷正昌酒店饮竹叶青酒，尽十碗。一时半出席扩大会议，大会通过决议及致毛主席电，余提出修改文字甚多，大致均被接受。谭主席致闭幕辞。四时半大会闭幕。五时聚餐，公安厅王芳副厅长以大杯劝酒，婉却不获，为尽一杯。今日来客极多，不备记。上午张任政来，谈半小时。下午任政送来李壬叔（善兰）照相一张，当珍藏之。今日下午七时民盟杭州市负责干部在民盟办事处开座谈会，余与兹九、乔峰均出席，至十时一刻始散会。

二十一日

朱匡时来。上午出席文教卫生及新闻出版座谈会，张阆声亦被邀参加。下午继续座谈。五时偕阆声在某酒店小饮，各饮五碗，阆声颇有醉态矣。马君松来，谈至十时半始去。托李士豪之警卫员带蜜枣、剪刀等至上海交伯宁。

二十二日

上午七时十五分赴西湖饭店，与马君松、钱祖梁赴知味馆吃早点。九时赴谭震林主席公馆，跟他谈了半个多钟头的天。出席座谈会，今日上午专听卫生厅正副厅长之报告，余未发言。下午听新闻出版方面负责人之报告，余发言甚多。决定明日赴硖。托马君松向方裕和买山胡桃等一大包，下午已送到。晚在乔峰房间内饮绍兴酒一大杯。今日除丁零外无其他来客。

二十三日

七时半赴西湖饭店访马君松、钱祖梁，同赴知味观吃早点。九时半赴车站。省府派一警卫同志随行。姜震中、丁零等来送行。君松亦同车返硖石。十时十分许车抵硖石站，有警卫及中小学生列队欢迎，并奏军乐，戚友数十人亦在站欢迎，大出意外，窘不可言。赴县府午餐。二时许赴欣木家，又至宜园茶室饮茶。宜园老板娘年已八十一，步履甚健，与余谈往事，笑声震瓦屋。又赴工商联合会，与诸戚友晤谈。六时许，蒋有芬君招饮，土绍兴酒甚佳。又赴欣木家，彼备有夜粥，又饮酒数杯。至君松家，小坐即去。晚宿周松夫襟兄家，县府派有警卫同志六人，分班守夜。如此情景，何能久留邪？（阿庄已先一日到硖候余。）

二十四日

早八时赴县中讲演，题为《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附带述及语文教育，历一时半始毕。中午在周渭滨表弟家饮宴，与诸戚友谈往事甚乐。二时赴工商联合会，与工商界人士座谈。与蒋霞举谈衍芬草堂藏书事。余告以此种藏书理应捐献国家，由北京图书馆加以保藏。又告以中央愿仿铁琴铜剑楼例，付以适当之代价。霞举允于一月内拟好办法，再行函商。又君松之外祖父新仓朱姓，藏有太平天国史料，余嘱曾县长派员前往调查。晚诸戚友在工商联合会举行聚餐，曾县长、宋政委、王局长等均列席。凡四席，有蜜汁火方、夹沙羊尾、八宝饭、嵌宝鸭等，均为余所喜食之家乡菜也。晚仍宿周宅。

余之住屋被房客刘文霖夫人、程承第夫人占住至今，已三年余不付房租。今日上午特偕同君松、锦如等前往，告以余将归来，须于本年六月底以前迁让。彼等均允诺，但刘文霖夫人忽于晚间来周家，谓无处可搬，请展期一年云云，余坚却之。

二十五日　星期

上午十时乘快车赴沪。阿庄及蕙姐偕行。警卫员王明胜随行。至站欢送之戚友不下二十人。曾县长等欲至站送行，余阻之再三，始已。下午一时余车抵上海西站，伯宁挈其子女在站相候，即雇车同赴巨鹿路七四一号二九室寓所。亲友陆续来晤，计许志行、徐□□、顾作之、孔令俊、吴甲瑞、吴甲原、高星垣（竹林夫子之子）、陈亦卿、马介眉、郑缤、姚文辉等。志行、作之等五六人作东，买绍兴酒五斤，叫川菜六七品，已费三十余万，可谓贵极。

二十六日

上午赴华东军政委员会访吴克坚、潘念之等，谈甚久。余嘱警卫员王明胜将所携购至北京火车票费交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即返杭复命，此后招待之责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际处负之，并作谢函，请其携回杭州。中午周而复派汽车来接往百老汇九楼午餐，席间有潘汉年、陈依非、刘人寿、吴羹梅、许昂若及周而复。饭后与而复略谈杭州盟务，告以余在民盟无何种名义，仅一普通盟员，不能起领导作用。

与周而复、汤汉午健餐

而复频频点首，深以为然。晚陈缤招饮，座有李鸿祥、朱柏苍及仰高之子阿炳。阿炳有子女四，上有嫡母、继母、每月收入不能养家也。其人头脑不甚清楚，尚须努力学习，否则前途可虑。归来已十时半，许多亲友来访，不及久待，均已归去矣。

今日午前访朱柏苍。柏苍老病缠绵，初见几不复相识。弥姐已六十五岁，较前更见康健。福宝生有儿女四，最长者已十五岁。小阿宝与福宝同住一楼，其夫系张庆仁之子，在人民银行服务云。午后偕志行赴红十字会医院访吴文祺。

二十七日

本拟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借一汽车，于下午分访在沪诸戚友，忽接“上海各界反美武装日本代表会议筹备会”请柬，邀余以来宾资格，于今日下午一时出席该会，分访戚友之议只得作罢。阿平已请假半天，欲偕余同赴诸戚友处，闻余取消前议，大恚。下午一时赴逸园参加代表会议，聆听刘长胜报告及各代表发言。工人代表唐阿弟诉说日寇暴行，声泪俱下。于会场中晤周予同、赵超构、陈望道、徐铸成、金仲华、包达三等。会议中发言者甚多，徐铸成告余，今日散会恐须在九时以后，余即向秘书长周而复请求先退席。六时返寓。何柏苍及其母（亚姐姐）来，同吃夜饭。渠决定明日赴硖石，邀欣木来沪，余特写一信托他带去，俾得据以向公安局请签发旅行证。

二十八日

上午偕伯宁赴大马路，预备洗澡、理发，无如上海澡堂早上不开门，只得回来。顺道赴徐君纬家，坐谈约一小时，回家午餐。下午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借汽车一辆，与妻及伯宁、阿庄与外孙、外孙女同往各亲友处访问。先至朱宇苍、朱采真家。继往杜克明医生处，妻与阿庄为感冒就医。又赴晶益眼镜公司配眼镜。复访钱君匋、郑明德、顾作之。归来顺至大马路王开照相馆照相。晚朱伯苍招饮，妻与阿平均未去，因坐汽车久，颇感不适故也。

一九五一年三月

一日

上午马逖声来。中午应中华书局舒新城之邀，参观中华书局编辑所及图书馆，即在中华午餐。餐毕，中华特放映幻灯及纪录影片娱客。银娥姨偕小弟来。徐家大姊及四姊来。晚钱君匋在杏花楼宴客，余偕伯宁往。席间晤章克标。丰子恺托辞不来。

二日

上午吴欣木来。李鸿庠来电话约今晚赴高长兴小饮，谢之。民盟上海市支部邀出席动员大会，却之。五时赴百老汇大楼，与周而复谈统战工作，即在百老汇晚餐。原定明日动身赴京，周而复坚留，谓后天上海六十万工人大游行，不可不看，只得应允。

三日

上午赴徐君伟处，谈甚畅，吃八宝饭一小碗。中午汪允安偕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同事赵景源、宋亮寰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科李震同来，同赴杏花楼午餐，谈改编小学国语课本事。人教社假余吉普车一辆，乘之往访何叙甫，谈两小时。晚毛多松、汪先生、汪太太、裘家驹等来。

四日　星期

连日阴雨，昨始放晴，今早日出杲杲，气候亦稍转暖。上午七时半为游行故，若干地区断绝车辆往来。伯宁、阿庄伴余步行至西侨青年会访陆诒。因昨日周而复特别介绍，至该处看游行也。至则陆诒不在，无人招待。十时许离西侨青年会，赴大马路某茶室饮茶。步行回寓，顺道访张庆仁，庆仁外出未晤。下午朱柏苍、徐君伟、徐家四姊、张庆仁等先后来。八时赴火车站。上海市府交际处派汽车接送，人教社亦开一吉普来装行李。华东军政委员会派一汽车来，无所用之，请其开回。上车时以行李过重遭留难。今日星期，市府交际处仅派一值班者来，不善辞令，几无法解决，幸人教社朱林同志颇机警，将旅行袋一口、网篮一只送行李房挂票，始得上车。九点二十八分开车。沈兹九同行。

五日

晨九时赴餐车吃早点，妻勉强陪往，面浮肿，精神疲惫甚，以连日劳顿，昨宵又未能安眠故也。途中买烧鸡一只，即当午餐。晚吃西菜，尚可口。看《金子久医案》消遣。夜八时许即睡。

六日

上午九时半车抵北京车站，政务院交际处及出版总署均派汽车来接。十时余返抵东四八条寓所，月消多日不见，面色红润，小女孩更觉肥胖可爱。下午赴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圣陶、文叔、仲仁等谈社务，五时返寓。伤风咳嗽，消化不良，疲惫已极，自开药方，煎服一剂。晚云裳来。

七日

上午休息，未赴人教社办公。昨开药方分量太轻，略加重，续服一剂。下午赴人教社，顺道访沈衡老，谈一小时。听圣陶演讲毛泽东《实践论》，颇精彩。晚饮酒少许。

八日



1951 年宋云彬在北京郊区

写出复信五六封，几占上午一半时间。徐伟堂自贵阳来信。彼自去年来信告贷，余未作复，断绝音讯者数月，此余之不近人情处也，此信即须作复。妻病胃，为拟黄连汤，服之即吐。云裳来。

九日

复沈叔英、北京师大、全国文联及其他友人函五六件，费时间不少。上午开语文组组务会议，圣陶亦出席。下午办公事若干件，疲惫已甚。妻病少愈，服原方，甚觉有效也。

一九五一年四月

十一日

昨晚沈谦大夫爽约不来，晨七时赴东总布胡同面邀，约定下午四时半用汽车到中南海接他。到社整理稿件。中午回寓所吃饭。四时赴社，接沈太太电话，知沈谦大夫在中苏友协总会，急驱车往。中苏友协派赴苏联代表团二十九人，不久将出发，沈被派为工作人员随往，今日特向各代表询问健康情况，至六时十五分始毕，即挟之来，为妻诊察。据谓病非严重，但须静养。七时赴东站，云裳伴余前往，匆匆上车，仅购蛋糕、面包充饥耳。此次浙省府开会并无要事，尽可请假不赴会，特以一月来工作紧张，心绪恶劣，借此机会小作休息而已。同行者俞寰澄、周建人。

十二日

车行稳速，各站均准时到开。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消遣。中午饭均饮啤酒一瓶。

十三日

下午二时余抵杭州站，省府交际处唐副处长、叶科长来接。住大华饭店正楼，余与寰老同一室。三时半坐划子赴平湖秋月，参观土特产展览会，仅看省际馆、工业馆，已费时间不少，周建人急欲归去，遂坐划子返寓。复偕寰老赴王顺兴吃饭，饭后饮咖啡，散步，十时始返寓。车抵上海时曾与阿庄通电话。

十四日

昨日天气燠暖，早起愁雨一庭，西湖山色迷蒙。上午十时半，阿庄偕伯宁及子女来，偕往王顺兴吃饭，件儿肉、鱼头豆腐均佳。参加博览会农具馆。赴省立图书馆访张阆声，知蒋霞举已被捕，其罪状为恶霸地主大汉奸。兢雄则已避往上海。数日前曾接蒋霞举来信，允将衍芬草堂藏书出售于北京图书馆，余以无具体办法，置不复，初不料其已作狱中囚也。蒋氏本为地主，霞举于硖石沦陷时闻曾入伪县政府

办事，此次被捕原非意外，特于收购衍芬草堂藏书一事恐现有波折矣。兢雄闻亦在伪县府办过文书，系属胁从一类，何必畏罪出走耶？五时半返寓。六时谭主席及谭、包两副主席偕吴宪等来。余与吴宪略谈民盟事，并以田汝康之情况告之。八时偕俞寰老赴某菜馆吃面，余饮绍酒一斤。天雨，皮鞋湿透。

十五日　星期

上午九时出席预备会议。此次开会以省协商会委员为主体，省府委员列席。决定每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一时半，下午六时半至九时半为开会时间。今日天放晴。十时偕俞寰老参观丝绸馆。上楼外楼吃西湖醋鱼、莼菜汤，佳甚。雇三轮，经苏堤，绕钱塘江边，赴九溪十八涧。余曾住杭州四五年，未登六和塔，未游九溪十八涧，此次得偿夙愿，甚快。六时半，出席第一次会议。九时半返寓。阿庄等来，谓下午曾电话询余行踪，不得要领，颇怪余不约他们同游，余则以为他们已约定朱帼英同游西湖，故迳与俞寰老往，未来约他们也。

十六日

天雨且寒。上午八时半出席会议，十一时返寓。史良来访，谈民盟事，小坐即去。中午偕阿庄等赴聚水馆吃面，并邀俞寰老。偕阿庄赴惟和酱园买豆豉，赴方裕和买金橘脯、山核桃。六时半出席会议。归来见伯宁留条，决定明晨返沪，九时后前来取回行李，嘱稍待云云。今夜寓中戒备加严，九时后门已上锁，而伯宁不来，殊为焦急。正脱衣欲睡，则伯宁来矣。余问怎么能进来，则谓与门房交涉良久，颇费唇舌云云。特嘱茶房送之出外，幸未发生口舌也。

十七日

上午出席会议。中午归寓，房间已调过，较大，仍与寰老同住。下午天放晴，与寰老闲步湖滨，拟步行至白堤参观展览会，忽有人上前招呼，谓两委员应乘汽车往，此地人多而杂，宜小心云云。此人交际处派来，已尾随余等多时矣。余告以决无危险，不必乘车，并邀之同赴展览会。参观国药馆，颇感兴趣，历一时又半。归来时，随余等作警卫之同志，坚请余等坐汽车返，由彼电话交际处派车来接。今晚本欲与寰老上菜馆小饮，既受警卫同志再三劝告，只得坐车回寓，扫兴扫兴。六时半出席会议，九时半散会，回寓即睡。

十八日

上午出席会议。下午二时偕邵裴子等赴车站接振铎。天雨且冷。振铎偕唐弢等来，相见极欢。下午五时聚餐，文教厅长刘丹等殷勤劝酒，连干五六大杯。六时半出席会议，余发言，主张首恶必办，并提出顾达一姓名，问此人作恶多端，何以至今不杀也。自觉颇有醉意，即退席。坐汽车归寓，即拥被而卧，一觉到天明。

十九日

竞雄投河而死

上午马君松来，谓竞雄于四日前投河身死，闻之惋愕。去年竞雄曾来函表示生活困难，将以一死了此残生，初不料竟成事实也。君松言，竞雄最近赴沪找得一职业，欣然返硖石，向公安局请发迁出证，局方告以君乃管制之人物，不能随便离开，遂萌短见云。最近余连接竞雄两函，嘱为觅一适当工作，余性疏懒，又兼事忙，尚未作复，今竞雄已作古人，此憾将无可弥补矣。上午出席省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振铎今日动身赴宁波，坐小汽车去。中午偕君松、俞寰老及硖石华丰昶绸缎店主许君赴正昌吃面，交际处唐副主任表示殷勤，必欲派警卫员随往，令人无欢。本拟赴清和坊买茶叶糖包，以有警卫跟随故，只得托君松去买。覃晓晴来，谈甚久。晚七时偕寰老赴中国实业银行许昂若之宴。同席有许雨香、张厚甫（该行经理）、许叔平及昂若伉俪。宴毕唱昆曲。余歌《惊梦》一折，虽喉音沙哑，尚能上笛也。今日吴凯来，谈民盟事。

二十日

上午以竞雄自杀消息电话告张阆声，彼亦惊叹。曹湘渠来，略谈民盟杭州市支部事，约定明日详谈。乔峰此次赴杭，其惟一目的为组织民进杭州市分会，今日下午有六七新会员来开会，俞子夷亦在内，余佯作不闻不见。三时许，俞仲武坐车来接，约赴其寓所围棋消遣，并备绍酒越鸡，饮谈至乐。刘丹、程孝刚、张劲夫轮流与余弈，皆不能取胜，程引东坡“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以自解嘲。归来已十一时有半矣。

二十一日

上午九时至省府，列席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下午交际处唐副处长来。商请调换房间，移至外间三层楼，诺之。曹湘渠来，谈民盟杭州市支部事甚详。据云，吴凯作风极坏，资望亦不够；姜震夫能力虽差，尚属正派。苟有得力干部从旁协助，亦不至偾事也。周德祥来，谓将离开杭州，言辞吞吐，似有隐衷。二时半与寰老雇划子游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在三潭印月吃藕粉一盏，甚佳。归来在湖滨小饮，以茶叶蛋、花生米、白鸡下酒，吃白米粥、粽子，别有风味。迨归寓，则振铎已自宁波归来，彼邀余至湖滨饮酒，勉强追陪，仅饮三杯，不到四两也。至旧书店看书，振铎以七十万元购得初刻《六十种曲》（内缺《琵琶》等两种），大乐。余亦购得《纪元本末》一部，仅费二万元，可谓廉矣。振铎为唐弢言：“余最喜与云彬小饮清谈，彼风度潇洒，数十年如一日，不若一般自命前进者，一脸正经，满口教条，令人不可向迩也。”

风度潇洒，数十年如一日

二十二日　星期

上午乘快车赴沪，沪市府交际处有人在车站接候，驱车至百老汇大楼，看定十三楼十一号房间，又驱车至巨鹿路庄女处。吃粽子一只，小睡。阿新、阿平较两月

前健康，脾气亦改好，大慰大慰。庄女出示云裳来信，谓妻病体未见好转，三时半与庄女至杜克明医师处商调养之法。杜谓或系神经性官能胃痛，但为郑重起见，不妨赴协和医院检查，为开健胃方，并赠针头三只，盛意可感也。夜饮洋河高粱二杯，昏昏欲睡。洗澡。罗隐来，谈半小时。宿庄女处，不返百老汇大楼。

二十三日

在庄女处休息，不看任何亲友。晚六时统战部在百老汇大楼请客，由潘汉年、盛丕华等作主，宾客除余及周建人、俞寰澄外，尚有史良、沈志远等。九时登火车返京。

一九五一年五月

二十六日

一月余不写日记，事忙又懒故也。晨九时偕圣陶乘车赴天津，应民盟天津市支部临工会之招，作关于学习方面之报告。十一时半抵津，乘电车赴开明津分店，适章士敭、张绍同等亦在天津，遂在开明午餐，饮绍酒极佳。赴附近某浴室洗澡，睡两小时，畅快之至。民盟支部派车来接，下榻三五旅社。晚民盟支部请客，饮葡萄酒。听常书鸿关于敦煌石窟报告。九时半睡。

二十七日　星期

八时半赴民政局大礼堂作报告，题为《怎么样处理文学遗产》，听众约八百人，历二时又半。以语言隔阂，李鼎芳君为余写黑板，甚可感也。讲毕，金秉英女士前来与余招呼。金女士为萨空了前妻，多年不见，颇有老态矣。中午天津市府教育局梁寒冰、何启君两副局长假周家食堂请客，菜有红烧排骨、糟肥肠、燉鲤鱼、皆佳。周家食堂之主人本为一大律师，解放后以开设食堂为业，自厨子、管帐以至堂倌，皆由家中人担任。二时偕圣陶赴民政局，由圣陶作报告，题为《语文教学杂谈》，至五时四十分始毕。民盟负责人王振华等送余等至车站。七时四十四分火车准刻到站，归家约八时许。

二十八日

上午赴教育部列席文教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小组会，余与周建人皆编入第六小组，讨论问题以教育部学制建议为中心。十二时偕圣陶、蘧生返东总布胡同，在一小饭馆吃面一大碗。返出版总署作午睡，至三时半方醒，甚矣其惫也。晚饮酒少许。甲丰夫妇来。致阿庄信，告以满子带来药品食物均已收到（夏满子于星期六由沪返京）。

二十九日

上午偕圣陶赴教育部，出席文委会小组会议，今日以人数过少，四、五、六三组并为一组，商讨学制问题。吴研因对小学教育方面大放厥词，而语多不中肯，圣陶谓此老满脑子糊涂也。下午请假不出席。五时语文组有会议，商讨工作作风等问题，复沈春晖信。

三十日

上午出席全国文教委员会全体会议，沈体兰、韦□□〔憲二，见《叶圣陶日记》〕报告各小组讨论情况，李四光被指定发言。下午请假不出席。三时出席人教社教育组组务会议。校高中本国近代史。晚七时沈盘生笛师来，张允和来，唱昆曲，至九时始散。聂绀弩来电话，约定后天来。

李四光在全国文教会发言

三十一日

上午校高中本国近代史。下午出席全国文教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今日为会议之最后一天，由陆定一作总结报告，四时半即告结束。偕圣陶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今晚文委会主席郭沫若宴请出席代表，即在来今雨轩。六时入席，与丁西林、朱启贤及圣陶等连干数杯，小有醉意。七时半赴民主剧场观剧。童芷苓演《贵妃醉酒》毕，余即雇车返家，剧目尚有《荒山泪》，不足观也。

郭沫若宴请代表

一九五一年六月

一日

上午九时出版总署中共总支书记卜明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发展问题。余与牛平青代表民盟出席，与民进、九三学社负责人洽商所谓发展对象之名单，有具体决定。继续校高中本国近代史，未毕。六时与刘熏宇在一家小饭馆里喝酒，谈各种问题，两人观点相同，见解一致，至可喜也。今晚召开出版总署及其直属机构全体盟员会议，余为主席，定七时开会，以饮酒故，忘了时间，匆匆赶到，已七时四十分矣，幸牛平青已开始作报告，否则到会者枯坐以待，不将责难交至邪？十时会毕。

二日

上午艾寒松来总署作报告（寒松自朝鲜慰问归来），详述朝鲜情况，历三小时半始毕。出版总署全体同志及直属各单位全体同志以及开明书店同人均来聆听，共一千余人。报告毕，余代表民盟、民进、九三登坛发言，声明民主党派愿以最高热情最大努力来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之三大号召（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

抗美援朝之三大号召

炮，优待革命烈士家属）。下午校高中本国近代史，毕。聂绀弩、钟敬文来，饮酒畅谈，甚快。

三日　星期

上午八时半赴修绠堂，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买得商务版《十通》一部、《渊鉴类函》一部、《中西历对照表》一册，共计一百六十万元。九时赴史学研究会，商讨大学文法学院一年级中国通史提纲问题，编《苏联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概要部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问题，决议由人教社历史组担任写最先二节。理发。叶蠖生、刘熏宇、周德祥等先后来。晚审读开明书店交来黄裳著《旧戏新谈》稿。阿庄来信。

四日

上午学习会讨论《联共党史》第六章，余未参加。校改高中《本国近代史》毕。人教社工会讨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三大号召。余特别指出应着重在增加生产、增加收人，而王芝九等欲以竞赛方法鼓励同人踊跃输将，视余言蔑如也。自订《实行爱国公约守则》五条，第一条规定每月增加收人二十个单位，作捐献之用，第五条有“少饮酒”字样。晚赴王府井大街刘家食堂宴饮（开明书店请客）。座有巴金、老舍等，谈甚快。

五日

欲为《学习》初级版写《语文学习》稿，未成。会议甚多，大抵皆讨论响应捐献运动事，说来说去老是一套，可谓废时失业也矣。晚与圣陶对酌。云裳来。

六日

上午语文组讨论各人自订之爱国公约，余将第一条“每月增加收人二十个单位”改为四十个单位，并说明以六个月为限；第五条“少饮酒”三字删去。叔湘撰《语法修辞讲话》自今日起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人民日报》且撰社论以张之，即所谓“大张旗鼓”也。中午参加围棋比赛，凡两局，余皆大获全胜。今日未睡午觉，晚饭后倦极，未十时即睡矣。

七日

上午学习会讨论《联共党史》第五章。晓先谓□□年□□加人第□□杜马，争取合法地位，颇与抗战前后中共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合法地位相类。王芝九不以为然，以为中国革命之特点在革命武装打倒反革命武装，争取合法地位并不重要。两人大抬其杠。晚七时张允和、王汉华来，唱昆曲，由沈盘生吹笛。余歌《牡丹亭·游园》，喉嘶哑不成声。

八日

上午看看稿。下午二时出席出版总署召集之座谈会，讨论补贴专门著作问题。《新观察》二卷十一期出版，发表余致编者信一件。圣陶阅后，指出某几点语带讽

文如其人，实有至理

刺，易使读者起反感。余细加思考，顿悟昔人谓“文如其人”，实有至理。卖小聪明，说俏皮话，为余一生大病。写文章态度不严肃，不诚恳，即余为人不严肃、不诚恳之表见，今后当痛改之。平生益友，首推圣陶，特记之，以资警惕，以志不忘。阿庄来信，谓得故乡消息，董守恒已枪决，许行彬、谭裕卿均已入狱。君松亦为人所不满，恐有问题云。为预备至人民游泳场游泳，请医师检查身体，血压正常，肺量亦充足，毫无问题。

平生益友，首推圣陶

九日

今日端午，中午饮白干，吃粽子。下午人教社编辑部全体同人讨论武训问题，余作十分钟之发言。晚饭后至修绠堂小坐。今日晓先与王芝九为订增加生产计划大抬其杠。芝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作教育局长，近来颇表示前进，含有立功自赎之意。晓先局器不宏，最易与人闹别扭。二人各有所短，宜不能和好共处也。

十日　星期

上午为文供社审读书稿。下午陈叔老来，谈甚久。以香港脚复发，足趾间腐烂，今日未能赴人民游泳场游泳。

十一日

上午起床特早，未到五点钟。整日为文供社审读书稿，约看四万多字。晚云裳来。前接章昌黎、董鸿揆、张阆声等来函，今晚一一复之。董鸿揆五月二十八日函照录如下：“云彬同志：一月二十四日手稿收到多月。我本俗人，未能忘情于舐犊，郁闷之极，竟尔卧病，致吾兄几番深情，未克即时函谢，抱歉良深。近经年余调查，得悉与小儿大任同时参加新四军之王兴华同志，服务于中共东北政治分局，当与王君去信，于病困中漏却‘中共’两字，被邮局退回，敢请通知令郎，就近到沈阳中共东北政治分局见王兴华君，详询董大任的究竟。倘已牺牲，请哲嗣同王君向东北政治分局请求证明书寄来，以便在当地军分区登记。并将办理结果，请令郎直寄我信。回信广西宁明共和辗米厂内。”

十二日

致剑行函，嘱他转托傅又信在沈阳就近往访王兴华，打听董大任消息；又致蕴庄函，均今晨付邮。上午圣陶邀丁晓先、王芝九谈话，余与灿然、仲仁均列席。两人互作自我检讨，并互相批评，然皆缺少诚意。下午历史组开会，江继筠当面批评丁晓先，态度颇激烈，此人患歇斯底里甚剧，颇令人起无法应付之感。

十三日

上午学习会，继续讨论所谓“合法斗争”问题，殊无聊也。学习会开毕，继续开语文组组务会议，十时方散。下午看高中语文课本选文六篇。散工归寓，妻换新衣服，着绣花鞋，欲于晚饭后赴北海公园，以大风起，作罢。

十四日

众人唱昆曲

王纪元自南洋来北京，下午来访，坐十分钟即去。整天看高中语文教材。晚唱昆曲，张允和及其三妹张□和来，歌《惊梦》、《番儿》，甚可听。王汉华唱《思凡》，嗓音甚好，惜咬字未到家。余歌《游园》、《惊变》，哑嘶不成声，大可懊丧也。王伯翁、王芝九、蒋仲仁、刘熏宇、计志中、罗〔卢〕芷芬、吴甲丰等均来听曲，颇热闹，九时半方散。君松来函。

十五日

上午写语文学习稿，成六百字。下午赴铁师子胡同人民大学参加《实践论》讨论会，五六人相继发言，批评胡华报告甚为苛酷，最后由胡华作答复，散会已近七时。赴文化俱乐部吃西餐，今晚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画家商谈教科书插图问题，圣陶以社长名义请客也。与围棋导师过君下棋一局，余受五子，胜。叶至美感冒甚重，壮热，遍体酸楚，为开药方，用羌独活、防风、荆芥等。

二十五日

多日不写日记，又间断矣。上午参加临时学习基层委员会。所谓临时学习，即清查机关干部之历史，有人拟议称之为“忠诚坦白，政治自觉运动”，甚为确当。一周前陈叔老来，即谈及此事，谓出自刘少奇等主张，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出面。上星期六彭真作报告，并组织全国委员会临时总学习委员会，即由彭真任主席，李维汉、蔡廷锴、章伯钧等副之。其下有分会，文教委员会分会即为其中之一。再下有基层委员会，出版总署之基层委员会直属文教委员会分会。由胡愈之任主任委员，叶圣陶、周建人副之。委员十八人：黄洛峰、卜明、金灿然、傅彬然、沈志远、张君悌、孙伏园、朱泽甫、王子野、华应申、宋云彬、魏建功、吉少甫、徐伯昕、王益、史育才、储安平、祝志澄。会议通过办公厅工作人员名单及学习办法等案。学习为期五周，自今日起至七月二十八日止。明日由叶圣陶作一启发报告，叶蠖生作补充报告。晚七时半出版总署范围内各民主党派成员集议，由余任主席，周建人作报告，一致表示愿热烈参加临时学习，散会已九点三刻矣。今日看高中语文课本选文七篇。

彭真任临时总学习委员会主任

二十六日

上午九时赴长安大剧院聆听胡乔木报告中国共产党建党卅周年纪念的意义，自九点十分起至一点十余分钟止，足足四个多钟头，疲倦之至，然报告甚精彩，值得一听也。今日前往听报告者，入场券有红白之分，余持白色券入场，不得坐前列，归来时在蠖生寓午餐。余告蠖生，请出版总署注意关于余之政治待遇。彼殊木然无所觉也。机关中办公厅主任及人事处负责人皆由老干部充任，彼等一脑子八股，对于统一战线的道理大都无正确认识，蠖生亦复如是。圣陶本定今日在出版总署作报

胡乔木报告甚精彩

告，因与胡乔木之报告冲突，遂作罢。看高中语文课本课文五篇，天热，疲倦甚。云裳来。吕叔湘来。

二十七日

上午圣陶对出版总署及其直属机构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历一小时有半。叶蠖生作补充报告。余代表民盟同志讲话。政务院送来浙省府电一通，定七月九日开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天热，且社方正进行临时学习，万难离京赴杭，恐须请假矣。许宝驹来电话，亦谓拟向浙省府请假。下午四时开始临时学习，语文、历史、地理合并为第四小组，余任小组长，蒋仲仁副之。今日发言不踊跃，一般情绪不佳。王芝九一副心事面孔，近来憔悴多矣。他主张每天规定由某人报告其生平历史，大家加以讨论。余立加纠正，告以此次学习重在自觉，按名检讨，非所宜也。骨董商李万通来，无成交而去。

临时学习发言不踊跃

二十八日

早上与孙伏园谈，彼允向民盟登记。伏园最近赴上海近郊参观土改，为时一月余，据谓在乡下食宿大成问题，久居城市者几乎不能想像云。致俞寰澄函。下午两时半卜明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谈，决定后天赴先农坛参加庆祝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人数，计民盟十人、民进八人、九三学社二人。四时临时学习会，仍由余主席。今日发言较踊跃。

今晨叶师母问余杭州开会预备去否，余谓天太热，决定不去。叶师母谓欲去亦不可能，因临时学习正在进行中也。余曰："我要去就去，为什么不可能？"后经反省，此种论调，实为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下午与圣陶等同车回寓，途中晓先谈读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之感想，圣陶忽谓余曰："兄今天早上的谈话，实为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余大惭。益友良师，圣陶兼之矣。

此种论调，实为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杭州日记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九五三年二月）

一九五一年九月

二十四日

九时零七分火车准时达上海北站，交际处管易文处长朱副处长均在站迎接，伯宁、蕴庄亦在站。妻乘交际处汽车赴巨鹿路伯宁寓所。余与乔峰、寰澄、昂若改乘上海直开广州快车，一时五十分抵杭州，省府沙副主席、霍秘书长暨交际处唐副处长等均在站迎候，分坐汽车赴大华饭店，沿途桂花香味扑鼻。住二〇五号房间。手提行李四件，已将壁橱塞满。尚有九件挂行李，将行李票交唐副处长。四时半，与寰老驱车赴楼外楼小饮，绍酒一斤，醋鱼、莼菜羹、桂花栗子羹，计六万元，寰老付。坐划船回大华。旅途劳顿，又微醺，颇倦怠，九时许入睡。

二十五日

上午七时半发一信致阿庄。八时赴人民大会堂。八时半省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始，谭震林主席作汇报，历一小时有半。决定下午分组讨论《一年来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务》报告草案。午饭后小睡。二时半小组会议开始。余与乔峰均编入第四小组，组长刘丹、王国松。讨论取漫谈形式，历三小时始毕。瓶有余酒，买花生米千元，邀昂若、乔峰各饮一杯。八时半与昂若驱车赴张阆声寓，谈一小时。阆声夫人卧病七个月，每日必发高烧，中西医均不能断为何病，瘦骨如柴，殊可虑也。

二十六日

早上送出一信致张同光，约他晤谈，又致阿庄函。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四小组，讨论修正及补充谭主席报告。下午一时，张同光来，谈一小时半。出席省府委员会议，发言，主张另组一小组，从事谭主席报告文字之修正。谭主席指定沙文汉、周建人、陈冰及余四人，担任修正报告文字。五时半散会。六时半独赴湖滨小饮，交际处备汽车送，却之，然仍派一警卫紧随身后。警卫谓小酒店独酌不相宜，导余至杭州饭店。饮绍酒一斤，以拌软硬肝下之，面两碗与警卫同志分食之，共费四万五千元，可谓冤矣。回忆二十年前与楚原、仲坚等小饮清谈，此乐何可再得邪！理发五千五百元，已属最高等矣。归来，姜震中在寓所候，谈民盟事，约一小时。昨今两日均晤胡成放，据云将于日内邀同吴宪与余商谈民盟事。

沙文汉、周建人、陈冰及余修正报告文字

二十七日

早赴南山路省府办公处与沙文汉商谈修改谭主席报告文字，陈冰未来。下午修改文字，仅修改三分之一，已费三小时矣。阿庄来信，力言必向省政府争取一所理

想的住屋云云。晚饭后与俞寰老逛旧书店，购《刘舍人遗集》一部，又向茶叶店买狮峰龙井半两，六千元，贵极贵极。周商甫、张楚英来。商甫庸俗犹昔，语言无味，楚英已五十九岁，犹绰约若处子也。

龙井价

二十八日

上午修改文字，张冷僧来。俞仲武邀吃午饭，饮茅台酒，吃聚水馆爆鳝面。归来继续修改文字，至五时许头痛不可耐，遂草草了事。晚与寰老下围棋两局，均大胜。十时睡，头仍作痛。今日接人民教育出版社朱美琨来信，乃父朱锡荃在家乡（金华）受严格管制，请余向当局说项；又接沈迪康自天津来信，为乃父沈志棠在家乡受管制（萧山），欲余向当局缓颊，彼等不明事理至此，只得置之不复矣。

二十九日

早起头痛已止，大便甚畅。丁零来，谈民盟事甚详。中午偕寰老赴羊□头聚水馆吃虾鳝面，复至方裕和购桂花糖、香榧等，余仅购蜜枣、金橘饼一万元，备临睡时下酒。二时半省府会议，通过文教委员会名单，余任副主任委员，又通过全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名单，余亦列名在内。谭主席当场说明，宋委员已决定留浙江工作，并表欢迎之意。又谓请宋委员回浙江，我们曾与政务院详细商讨云云。四时半防空演习。在寓所与寰老围棋一局，余胜四子。

三十日　星期日

上午修改谭主席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词。张同光偕任铭善来，谈半小时即去。实业银行张经理请昂若、寰老及余赴楼外楼吃饭。今天星期，明后两天国庆放假，湖上游客甚盛，大都来自上海，楼外楼无隙座。天气甚热，中午室内七十八度。归来洗冷水浴、午睡。三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四时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国成立两周年大会。主席团二十余人，余名列第八。作五分钟之发言。七时三刻散会。郑晓沧来。晚饭后与寰老围棋一局，又获大胜。

一九五一年十月

一日

上午赴灵隐，在干校座谈文教工作问题，林乎加主席。即在灵隐午餐，餐毕已近下午二时。四时半在大华聚餐，为庆祝国庆也。座有苏联专家、志愿军代表、战斗英雄，热闹之至。六时代表会议开幕。通过代表团名单等，九时即散会。此次会议筹备仓促，显见忙乱。所有报告文件开幕词等等，几无一篇文理通顺者。谭主席

之开幕词文句别扭已极，余费半天工夫为之修改，而秘书处以已经付印，竟照原文一字不改，可笑可恨。

二日

连日咳嗽，上气管发炎，上午交际处特邀一医师来，为余诊治。朱声、钱念文先后来。下午服药休息，午睡甚畅。晚六时出席人民代表会议，聆谭主席等报告。十时返寓，十一时睡。

三日

服药良效，咳嗽已止。上午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十一小组，讨论谭主席之报告。小组组员为各民主党派，以胡成放为召集人。座有亦幻、弘妙两法师。亦幻故与夏丏尊结善缘，丏尊火化，亦幻特赴上海为之主持云。下午继续座谈。晚接通知，余被改编入第三小组。晚七时与寰老同观越剧《刘胡兰》，居然终场。

四日

上午赴横河桥民主建国会出席第三小组讨论谭主席之报告，主持者为衢州区代表钟正斋。下午继续讨论。寰老明日赴沪，特邀他赴更新酒家小饮，酒六碗，香稻米粥及白鸡、羊肉等，所费不到三万元，可谓廉矣。应姜震中约，赴民盟市支部与温州、宁波、绍兴等地来杭开会的民盟同志座谈。十时归来，与霍秘书长谈至十二时。在民盟市支部晤任壮飞。

五日

上午赴横河桥民建会出席第三小组讨论会。下午二时出席文教座谈会，人多，发言者均不得要领，遂赴卫生组旁听。嘉善专员报告嘉善一带任血吸病蔓延，情况严重。其他有报告钩虫病、肺吸虫病传播情况者。萧绍一带姜片虫病患者亦多，但情况并不严重，因医治较易也。晚主席团有会议，讨论明天大会发言等事，在人民大会堂。会后与谭主席闲谈，彼对余返浙工作甚表欢迎，并说曾有电致政务院，要求周建人、俞寰澄及余三人返浙工作，但周俞均表示不愿去。归来与建老谈及，彼谓不知有此事。阿庄来信。

血吸虫病情况严重

六日

上午出席代表大会，余为执行主席之一，发言共十五人。正午十二时半，召开提案审查委员会。一时半出席大会。七时与俞仲武等讨论文教方面之提案，凡五十八件。陈叔老托人带来一函，抄示旧作三首，皆系咏陶渊明者。与俞仲武弈，余负三子半。今日闻声为余言，蒋迈伦已判死刑，但详情不悉。

七日　星期

上下午均出席代表大会，聆听各代表发言。晚有聚餐，菜甚俭，无绍酒，仅饮啤酒三大杯。七时出席主席团会议。散会时被沙副主席等拉住，协助修改明天提交

大会之文电，十二时始回寓。下午三时半大会发言已毕，与胡成放、余纪一谈民盟事。胡成放不主张余兼市支委员，意见极是。

八日

昨晚睡迟了，今晨八时才起床。八时半匆匆赴大会堂，出席代表大会。谭主席致闭幕词，极精彩。下午出席吴宪等主持之各党派座谈会，余未发言。会中余纪一私语余，温州市支部叶显文曾有包庇地主行为，其人思想尚有问题。五时半回大华，谭主席欢宴年老代表，适马寅初自上海来，相见极欢，余遂作不速之客。与阎声、戴之赌酒，喝葡萄酒甚多，微有醉意。食过饱，睡不甚安。

九日

上午被提请列席浙江省第一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下午出席省府会议，谭主席又有精彩报告，四时半会议结束。赴日新浴室洗澡，买牛肉干、香蕉归来。与赵得三委员谈租房子事，彼谓此间正闹房屋荒，省府只供给他房子一间半，而他全家有六口，颇感局促不安。八时半饮烧酒两杯，即睡。被褥又换了新的，太厚；帐子已卸去，有两三只蚊子叮扰一夜睡不舒服。致阿庄函。上午张楚英来。

十日

上午未出席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写了两封信，一寄朱文叔，一寄朱美琨；又写了两封，一致谭主席，一致胡成放。下午四时许，省府某君偕唐巽泽来，共同商量修改此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各种文电及议决案。晚餐后与俞仲武围棋。

十一日

上午姜震中来。接阿庄信，当作复函。下午二时半赴平海路民盟市支部，与温州、宁波、绍兴来杭出席各界人代会之民盟代表谈话。归来与唐为平处长谈租房屋事，据谓已有对象，惟尚需时日云。俞仲武来，与之围棋四局，余胜三局。桂苍林来。

十二日

上午沙文汉来，谈今后工作甚为具体，似奉谭主席命而来者。霍士廉送来报告一份，嘱为修改文句及标点符号。余纪一、胡成放约谈民盟事，决定提出省支部筹委会名单及市支部委员名单。省支部筹备委员：宋云彬、姜震中、刘开渠、丁零、蔡邦华、俞仲武、王国松、胡显钦（温州商工校长）。还须补提宁波方面一人，女同志一人或二人，未能确定。市分部委员：姜震中（主任委员）、郭人全（副主任委员）、朱声（宣传部主任）、王西彦、王若水（建新化工厂，曾参加救国会）、陈友三（市协商委员会驻会委员）、王化均（原为组织部主任）、沈待春（原市支部委员）、吴容（组织部副主任）、苏步青、宁奇生（浙大学生会）、宋云彬。下午修改霍士廉之政法工作报告，费三小时，吃力之至。朱寿潜来。

十三日

上午七时唐为平等陪同赴城站，七点四十分火车准时开。车中与黄宾虹对坐，谈考古，谈历史，颇不寂寞。宾老已八十八岁，此次应邀赴北京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宾老为特邀代表，以无座位席次名单，竟不知他曾出席否也。余闻宾老名久，初未谋面，以意度之，必老态龙钟矣，而孰知竟不然。宾老为余言，平生不与人争名位，争权利，虽处逆境亦欣然自得。又谓望长寿必须胸襟扩大，即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也。余平生幸心胸阔大自诩，然不能忘名位，闻宾老言，不禁爽然自失矣。十二时十分许抵伯宁、阿庄寓所。妻患伤风已渐痊愈，然形容较憔悴矣。晚许志行来，谈甚畅。

以黄宾虹语自警

十四日　星期

寓蕴庄所。沈志远来。访朱柏苍，柏苍赴苏州未返，其夫人亦外出，与福宝谈片刻。访徐君纬，谈半小时许。

十五日

寓蕴庄所。志远约吴克坚等今日与余会谈，但吴克坚今日无电话来，必因事忙改期矣。慧第来。徐君纬来，约后天晚餐。晚赴何叙圃之宴，座有缪剑霜、陈颂洛，饮泸州大曲稍多，微有醉意。归来许志行、徐易宣、吴甲原已坐候多时。不久吴克潜亦来，为妻诊治，开的中药方颇合余意。

十六日

寓蕴庄所。昨晚饮酒多，颇不舒适。午后赴品芳茶楼，与克潜围棋一局，偕之返寓，共进晚餐，谈至十时许方去。上午何叙甫来。

十七日

寓蕴庄所。下午志行偕文祺来，谈甚欢畅。四时半沈志远来，偕赴某招待所，与吴克坚、陈同生商谈民盟事。克坚邀妻及阿庄赴招待所共进晚餐，菜少而甚精美。八时回寓。韩端来，未遇。

十八日

寓蕴庄所。一九四八年剑行与月涓在石灰窑结婚，余在香港，特于《大公报》登启事，通告诸亲友。此启事托开明书店友人送交《大公报》，登出后，友人未将该报剪寄，云仙独剪而藏之，前日检出交余，亟粘贴于左。“宋云彬、汤擷兰通告余友：小儿剑行、舍妹月涓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湖北石灰窑大冶电厂结婚，以时局动乱交通梗阻，未能柬邀诸亲友观礼，特此登报通告。”晚赴徐君纬之宴，饮绍酒两斤，既醉既饱。致胡愈之、郭则沉函，将在杭州与统战部协商拟定之省支筹委会及市分部委员名单寄去。

十九日

寓蕴庄所。上午预备讲演稿。朱文叔之女公子来。下午一时半许志行来，偕赴格致中学，作关于研究中国历史之报告，历一小时。遇陆峙岳，彼在主持业余夜校。五时陪妻赴杜克明医师处就医。罗英来。致唐为平信，告以定下星期一返杭。

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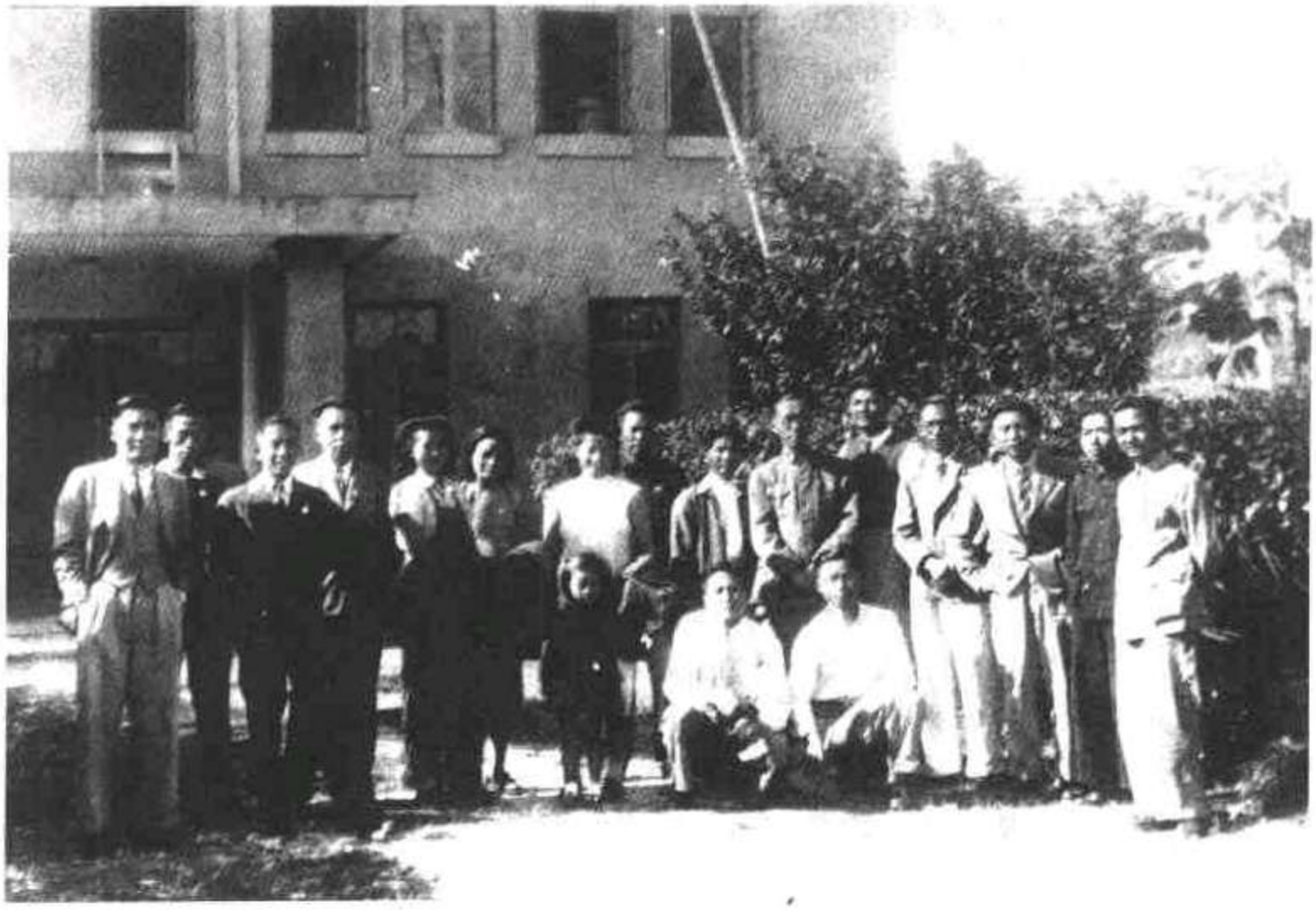
寓蕴庄所。上午九时半赴铜仁路访金子敦，谈一小时。子敦数月前有中风状，今已渐愈，酒早戒绝，烟亦少吸。午后陈守实、柏苍夫人、莫芷恒夫妇、韩端及罗英父女来。晚吃蟹。南方老根据地代表团抵沪，蕴庄被派任招待，未能归家同吃蟹。连日闷热，昨今两日室内温度竟达八十度。

二十一日　星期

寓蕴庄所。上午来客不绝，有徐四表姐、张卿仁（苏州来）及其子润明、郑缤及其夫倪君、徐积锜等。中午吃蟹两只，饱极。致朱文叔、剑行函。看《唐宋传奇集》。晚饮酒少许，吃香稻粥。

二十二日

上午九时一刻，赴西站，玉珍陪去。车票由军政委员会买好送来。乘沪粤通车，下午一时五十分抵杭。寓西湖新新旅馆四十三号房间。写信寄蕴庄。又写信通



宋云彬与友人在一起

知沙副主席及霍秘书长，告以已返杭。晚独酌，约饮糟烧四两，即睡。今日天气转凉，且有雨，可穿夹袄矣。姜震中来，出示与统战部最后商定之民盟杭市分部委员名单，照录定下：姜震中、郭人全、宋云彬、朱然（即朱声，又名方然）、王西彦、王化均、吴容、宁奇生、吴灿、王若水、陈友三（最后两人系候补）。并指定下月四日开会选举云。

民盟杭市分部委员名单

二十三日

上午赴省立图书馆访张阆声馆长，借《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考略》归。下午一时马青来，谓已找定学士坊弄堂房子一层，有四五间，并有卫生设备，惟须稍缓时日，俟李厅长搬出后方可着手布置云云。致阿庄函。傍晚湖边散步，购呛灰柿子食之，味不及桂林的好。致胡愈之、郭则沉函，快递。十二时发出。

二十四日

上午丁零偕叶显文来。下午信步至南山路，赴杭师访张同光，同光患感冒，方拥被而卧也。赴文管会，晤邵裴子、朱寿潜、张惠衣、孙孟晋（瑞安孙仲容先生之公子）、卢鸿基等，看五代唐昭宗赐钱镠（钱武肃王）铁券。五时半赴更新酒楼独酌，大王绍一斤半，小菜三碟，丝粉一碗，费二万元。归来买佛手一只、《学习》初级版三本。今日赴大华饭店取来信件多封、杂志三四种。途中遇南强之夫人。她在平海街八十一号组织一湖山家庭妇女艺品社，准备就绪，即可正式开张。

二十五日

人民教育出版社转来吴县木渎镇初级农蚕技术学校徐茂本信、河北涿县中学卓申甫信，一一复之。致霍士廉秘书长信。复钱君匋信。给阿庄信。致查猛济、楼静玄信。下午为《新建设》写答复关于孔子问题的文字，成四五百字，即搁笔。晚应林乎加之邀，赴中共省委办公处（日本领事馆旧址）谈今后工作问题，刘丹亦在座，谓二十七日第一次文教卫生工作会议，请余出席讲话云云。

二十六日

上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归来桌上放有浙江省第一次文教卫生工作会议秘书处函一件，拆视之，则有用半张十行纸墨笔书通知一件，谓某日某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敬请莅临指导云云，则似请余作来宾矣；然又附有出席证一纸及《预会须知》、《开会日程》等，不知其用意何在。下午三时赴省立图书馆，与阆声闲谈。明日为省立图书馆馆庆日，放假，同人集会庆祝，阆声应作报告，然又从别处得来消息，明日文教卫生工作会议开幕，图书馆长必须参加，但并未接到正式通知，阆声无所适从，馆中同人亦彷徨无计。余打电话与俞仲武探询意见。仲武谓图书馆长应出席，通知已发出，并谓今晚七时在文教厅开主席团会议，当派汽车来接你云云。此间工作作风由此可见一斑矣。晚赴文教厅，讨论主席团名单，共三十人，余

慨叹当地工作作风

以省府委员名义参加，以文教委员会委员名单，尚未经政务院通过故也。

二十七日

上午第一次文教卫生工作会议举行开幕式，余讲话，大意说明开会亦含有教育意义，也是一种学习。在俞仲武家午餐，晤石天行，互通姓名后，石即告余，他的爱人即蒋定保，又说："定保是你保她到延安去的，她常常提起你。"定保现已改名华，在江西木材公司任职，已生了四个女儿了。石天行在江西省财委会工作。下午大会，林乎加作报告，我醉欲眠，竟一句都不记得了。散会后与阎声在更新酒家小饮，酒十碗、芽蚕豆一盆、辣菜一碟、鸡肫一碟、蟹面一碗，二人分食，费二万四千元。七时赴平海路民盟市支部，出席干部会议。归来已十一时矣。阿庄来信，附有马君松信，谓生活费来源已断，生既不能，死又不可，读之令人感喟，其如爱莫能助乎！

二十八日　星期

上午八点一刻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文教卫生工作会议。刘丹作报告。下午定仲武作报告。仲武谓彼之报告不长，约两小时余可毕；余谓如此散会未免太早，可由余作一点钟之补充报告，谈谈如何消灭语言文字混乱现象，仲武极表赞同，而刘丹言色间颇不赞同。此公满脑子党八股，见解极为庸俗，恐将来甚难相处也。下午开会，余与陈礼节分任执行主席。俞仲武作报告，颇精彩面有内容，比较林乎加、刘丹的报告好得多。散会后，刘丹召开主席团会议，出示各专区出席人员之联名信，谓报告太多，消化不了，请添加两个半天的小组讨论云云。刘丹不欲余作报告，故意作此把戏耶？果尔，亦太无聊矣。晚，任壮飞来。

二十九日

上午八时出席文教卫生工作会议。十时散会，赴杭州师范约张同光至□□酒店吃蟹，每人一只，酒六碗、面一碗、百叶包子一碗，费三万余元。下午二时出席会议，聆听洪式闾厅长之报告。散会后理发、洗澡，吃面一碗，买条头糕四条，乘黄包车回寓。查猛济来信。今日邵裴子为余言，省府送薪水不按时，常需催讨。即打电话与马青，数次均回说"不在"。马君松来信，阅之困恼。

三十日

上午打电话给马青，先说在，及问何处打来，又回说不在，未过七点钟，何至已离其寓所（电话打到他寓所的），此中必有□□，颇悻悻，即写一封信送去。八时半赴大会堂听谭主席报告，遇马青赫然在座。据谓一早赴某处开会，则余之疑虑实为神经过敏矣。近两个月来神经颇不正常，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祟也。今后应时时反省，否则殆而殆而。谭主席号召节约，并勖其老干部发扬井冈山精神，闻之殊觉汗颜也。下午二时半听财委会张劲夫报告，说话快，口齿不清，殊难听懂。

近来神经不正常

四时半偕阆声、裴子赴徐曼略（韬）寓所，饮酒，剧谈至九时许，雇三轮车回寓。

三十一日

上午不去开会，看报，空想。昨日与马青言，十月份起应支省府委员薪水，给他的信里也这样说了，以为他今天会送来，而竟杳无消息。有三大问题不能决，心里总是不安：一、房子问题；二、薪水问题；三、北京民盟开会去不去的问题。近来头脑十分敏感，处处怀疑，种种不快，竟无法自解脱，如何是好？下午一时半欲赴人民大会堂开会，叫汽车又发生一些麻烦，愈觉不快。聆沙文汉副主席报告，老生常谈，无甚精彩。归来接到浙江省第一届全省人民体育大会筹备会通知，明日上午八时半大会开幕，请余参加主席团，并附纪念章一枚。阿庄来信，报告乃母经过透视，肺部病已痊愈。转来云裳、文叔及阿龙函。云裳之女嘉真患黄疸病进医院，问中药有何验方。当作复函：海金沙、绵茵陈各五钱，煎服（代茶）；黄栀子七个、糯米一斤，煮饭，每餐即以此代食（如胃不佳，可煮粥），须忌油，能忌净最佳，否则易复发，黄退后两星期，脂肪鱼腥皆须忌食。此皆从阆声处打听得来也。阿庄信中劝余不要常常催问人家房子的事情，谓不如静待，免得令人家讨厌云云。大概她也看到我的弱点了，此女毕竟聪明。阿龙信中谓余换一个岗位也好，可以改掉买端砚、插瓶花等等风雅习气。此儿亦聪明，能道着乃父短处也。余纪一自沪返，与余隔一房间住，介绍了他的太太，大谈中医中药，因他的太太的父亲是一位中医也。渭滨弟何遂来信。

有三大问题令心里不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一日

上午八时半赴公共体育场，参加全省体育大会开幕典礼。中午即在大会秘书处午餐。下午一时半起，看足球、篮球比赛。五时许搭乘吴宪副市长便车回寓。省府办公厅送来通知，明日行政会议例会停开。薪水仍未送来，北京民盟总部复函亦未来，又不胜其烦闷矣。复阿庄信，附致何叙甫及贺昌群信，因叙甫昨日来函，谓南京图书馆要人，请余致函贺昌群介绍陈颂洛也。致渭滨弟函，附带述及君松事，请他即以余函示君松。君松连连来信，告诉苦况，余不敢直接复信，恐犯错误，致使彼我皆不利也，

二日

上午与余纪一谈今后工作任务，结论应着重在学习方面。下午赴民盟市分部，与姜震中商更改候选人名单问题。今日余纪一告余，接到北京统战部来电，谓杭州

市分部候选人名单有缺点：一、无农工民主党分子；二、旧执委保留太少。余作为私人意见向姜提出。姜谓杭市分部中农工民主党员仅五人，无法挑选。此亦实情。又谓总部已来电批准候选人名单，殊难更动云云。赴龙游路六号视郑晓沧夫人疾。她患乳癌，动手术，出医院甫数日也。北京胡愈之仍无信来，殊闷闷也。省府送来十月份薪人民币壹百六十万零三千二百元。

三日

上午继续为《新建设》写答复关于孔子问题的文字，居然完篇，凡三千言，挂号寄出。下午赴民盟市支部，探问北京有无信来，丁零同志谓确无信来，如有，当立刻送上，不致延搁也。赴杭师看张同光，同赴贞昌酒栈小饮。竹叶青两斤、羊肝一盆、羊肉一盆、豆腐干三块、鱼球一小碗、百叶包一小碗、羊肉面一碗，与同光分食之，只付人民币壹万七千元，价廉，酒好，菜亦好，北京就找不到这样的酒店。六时半赴文教厅出席文教卫生工作会议主席团会议，与刘开渠同坐三轮回寓。桌上放有胡愈之函、阿庄函。愈之函嘱余早日赴京，阿庄函颇怪余不知目前工商界情况，贸然请托李鸿祥为马君松谋职业。省府薪水昨已送到，愈之回信亦到，三个问题已解决两个，只剩一房子问题矣。

四日　星期

上午七时半姜震中来。民盟中央派申葆文来杭监选，昨天到，寓新新旅馆。素与申君不相识，今天第一次见面。与姜、申及余纪一、魏科长同车赴民生路救济分会，出席市分部第一届盟员大会。中午在杭州酒家吃午饭。下午二时继续开会。选举执委，出席九十四人，余以九十四票当选。四时半闭幕，余致闭幕词。接着召开第一届市委首次会议，余为召集人。互推姜震中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暂不推定）；吴容为组织部主任，王化均副之；朱然为宣传部主任，谷超豪副之。晚在杭州酒家聚餐。市委会推定王化均、朱深赴京出席会议。

五日

上午徐行之（梅昆）来，谈甚久。与彼同来浙江者有华东司法部及中央文化部等人员，将赴浙东乡间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为期一月云。行之谓有陈年绍酒藏周永年处，将来房子找定，可向周永年取一坛。整理行李。致函沙副主席告假，托余纪一交去。周仰昭、胡铠来邀申葆文游湖，同时亦邀余，余婉却之，彼等皆农工民主党同志，必有事商谈，余不便夹杂其间也。下午申葆文一人归来，胡成放、姜震中、王若水先后来，谈至五时许，始赴车站。沪粤通车原定下午三时十九分由杭开沪，今日因故脱班，至六时三刻方到站，至沪已十一时半，到阿庄所已十二时，阿庄方在睡梦中也。

六日

上午何遂来。彼欲余介绍陈颂洛至出版总署图书馆，亦一伤脑筋事也。托管易文处长买卧车票，居然买到，计币四十九万一百元。许志行及其夫人先后来，谈马君松事。志行夫人似与君松有不快处，故多攻讦之辞。作一长函给君松，告以形势如此，无能为力，并劝其极积学习，改变向日作风，或可取得人家谅解。晚餐吃蟹。七时一刻与伯宁、阿庄同赴北站　京沪通车准时开，余与一童姓同一房间，有两个上铺空着，可见乘软席卧车赴京者人数不多，故能当天买到车票也。

形势如此，无能为力

七日

上午九时始进早餐，下午一时半中餐，九时晚餐，与平日进餐时间不同，颇不习惯也。有一援朝司机队长名李中波者，自徐州上车，见余之房间有两空铺位，占其一，余与童君皆表欢迎之意。李中波三十二岁，东北人，幼时受日伪教育，通日语，日文程度亦高。抗战爆发后，进关为祖国服务，在徐州当火车司机。一九四九年已被评为一等功臣。志愿赴朝鲜，任援朝司机队长，参加研究如何免除火车在山洞中乘客受煤气窒息之危险，历时三月，居然有所发明，且已被采用，并膺头等功臣之荣号，赴大连休养。彼在大连住五天，自以身体壮健无痛，不愿受优待，遂返徐州老家，盘桓四五天，即赴朝鲜销假云。

八日

童君及李中波君均在天津下车。上午八时四十分准时抵北京，雇三轮赴民盟总部，于东厂胡同遇陈新桂同志，谓宣传组工作委员正在罗努生寓中开会，即折往努生家，出席会议。十二时，萨空了以汽车送余至前门外煤市街新华饭店招待处。对面馅饼周之馅饼极有名，吃馅饼五个，小米粥一碗，仅一千七百元，廉极。杜迈之自长沙来，石兆棠、李文清自桂林来，叶文自温州来，出席全国组宣工作会议，均来与余闲谈。石兆棠对于张毕来被选为中央委员颇表愤慨，谓张毕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广西盟务即无法展开云云。云裳来，偕之赴馅饼周小酌。洗澡。九时许睡。

九日

上午丁晓先、朱文叔先后来电话，约礼拜天来看我。杭市分部朱然、王化均已报到。昨夜吃冰糖葫芦一串，胃中贮酸过多，早起饮茶两杯，几欲呕吐。山楂本助消化，但食之过多反有碍消化也。停止早餐，午饭亦少吃，至下午三时后便觉舒适矣。至六必居买白干一瓶，购杏仁、栗子各一包，喝白干一小杯。晚饭后胡愈之、曾昭抡等来，一坐即去。写赴杭协商浙省支部筹委会名单经过报告，附开名单一纸，并作详细说明，适郭则沉来，便当面交给也。

十日

上午偕朱奇卓（潮汕分部副主委）、彭友真（南方总支部组委会秘书）赴出版总署看胡愈之，顺便看了叶圣陶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诸同志。又赴彬然寓所，与彬然

嫂立谈片刻，即与愈之等同坐汽车赴全聚德庄希泉之宴。庄希泉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回国华侨都尊称之曰庄老。酒量甚宏，与余连干四五杯。下午二时半出席茶话会，沈衡老、胡愈之等均发言。晚七时半赴总部出席组织、宣传工作组联席会议，讨论愈之与药眠共同起草之工作报告。药眠与空了几起冲突。余反对愈之所说内容尚可，文字须改，反复说明思想与语言不能分开来说，愈之亦露不快之色。归寓已十一时矣。

思想与语言不能分开说

十一日　星期

上午八时才起床，已过早餐时间，赴间壁紫竹林（广东菜馆）吃汤饺十只，二千二百元，味甚佳。修改愈之、药眠共同起草之工作报告，历两小时始告完毕。雇车赴史学会，适高崇民在作关于西安事变经过之报告，遂坐而听之。伯祥、晓先及张允和等均在座。又晤陈竺同，匆匆未及细谈。偕赴晓先所，圣陶、文叔均在家，遂在晓先处午餐，晓先向圣陶乞得葡萄酒一瓶，余只饮三杯而已。饭后与文叔长谈，遂在文叔处吃夜饭。文叔特开樱桃酒待客，味醇厚，佳酿也。文叔温厚，然言谈间亦有牢骚。

十二日

上午赴烟草胡同访陈叔通，以赴天津未返，不值。赴北长街访柳亚子，相见甚欢。亚老有一同乡张大年，在香港购存工业用品芒旦蜡，政府不许进口，特来京托亚老设法疏通，亚老无法可想。余谓此等事可问熟悉侨商情况者，特为作书介绍费振东，亚老与余同具名。在亚老处午餐，饮玫瑰烧两小杯。下午二时半出席预备会议，作十分钟之发言。前日张允和为余言，今晚青年会有昆剧晚会，今日下午送入场券来。待至下午三时许尚未送到，打电话问，则谓已在上午交人民教育出版社送信人送去。待至四时半仍未送到，再打电话问，张谓如不送到，请在七时半迳赴青年会，当为另行设法云云。七时半赴青年会，张在门口等候，相偕入场。八时开演，《训子》一出，唱作平平。《惊变》稍可观；饰玄宗者命杨国忠准备幸蜀时，起立唱一段，复坐下，而值场者已将椅子撤去，跌了一跤，全场哄然，亦趣事也。演弹词，饰李龟年者唱作俱佳，十多年没听过这样的好戏，过瘾。因此想起了沈仰高，二十年前他唱的好曲，而今墓草宿矣！归来已十一时，桌上赫然放着张允和的信，里面有入场券，问茶房，云送到时已近九点钟了。临睡，饮白干一小杯。

十三日

上午八时起床，遍觅表不得，以为昨晚被人扒去了，大为懊丧，后于枕套中觅得之。赴垂露胡同访俞寰宸，并围棋一局。十二时赴小雅室胡同应王伯祥之宴。二时半出席组织宣传工作会议第一次大会。张表老致辞，沈衡老作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四点一刻即休会。晚朱美琨来，谈其父母及妹妹在本乡

被管制情形。

十四日

上午组宣工作大会，罗努生作报告。中午黄药眠邀赴致美斋吃烤鸭、沈志远亦在被邀之列。谈及叶蠖生，志远甚恶其自高自大，谓不像一共产党员也。下午小组会，余编在第一小组，召集人叶刚侯、杜迈之，讨论国内外形势及三大运动。晚查猛济之女周瑞兰（她从她姨母的姓）、毛刘云、沈幼祥先后来。

十五日

上午小组会继续讨论国内外形势及三大运动。晚云裳来，谈甚久。彬然来信，约定期晤谈。蕴庄来信。

十六日

上下午小组会，讨论思想改造问题。下午六时半赴北京饭店聚餐，应张澜、沈钧儒、章伯钧之邀也。归来与胡显钦谈，又与石兆棠、莫乃群、李向平等谈至十一时。连日皮肤发痒，今晚尤甚，十二时犹有热水，洗澡后痒稍杀。

十七日

上午小组会，讨论民盟的性质，余发言多次。下午出席盟史资料组讨论会。改陈颂洛文章《鲁迅日记一部分的考证》。晚赴大众剧场看戏，杜近芳《宝莲灯》，袁世海《牛皋招亲》，叶盛章《时迁偷鸡》，均佳。复阿庄信。填旅费表送秘书处。

观袁世海等人戏

十八日　星期

上午小组会，继续讨论民盟的性质问题，萨空了发言甚辩。下午赴宣武门外某处听彭真作报告，晤向达、罗常培等。报告历四小时，至六点半始毕。彬然邀赴其家小饮，急雇车往，七时十五分始到。周乔峰、贾祖璋、朱光暄、陈云裳皆应邀作陪，不耐久待，已杯盘狼藉矣。饭后小坐，即归。余与彬然竟无话可谈矣。陈叔老昨今两日均有电话来。

十九日

上午小组会讨论组织与宣传问题。下午赴北京饭店听彭真报告，大部分与昨日报告相同。重复听报告，亦一浪费也。晚应民盟北京市支部及《光明日报》之邀，赴文化俱乐部聚餐。有余兴节目、杂技表演甚佳。将陈颂洛文交《光明日报》邵宗汉。

二十日

上午小组讨论组织与宣传问题。下午二时赴北京饭店听胡乔木报告思想改造问题。会场中遇见熟人甚多。俞寰宸亦来听报告。渠腹泻仍未止，医言有肠结核嫌疑，殊可虑也。

二十一日

今日上午均为大会发言，发言者约二十人，牵涉范围甚广，其中李伯求发言最无次序，内容空虚，不知所云，此公改造恐无希望。杨向奎赠余山东大学编行之《文史哲》第一卷第四期一册。与关梦觉谈东北情况。领到来京旅费六十万零四千六百元。

二十二日

昨天起气候转寒，八点半赴中山公园候蒋仲仁茗谈，看公园的寒暑表零下二度。与蒋仲仁茗谈两小时。赴灯草胡同访陈叔老，不值。赴修绠堂书店，代浙江省立图书馆买旧墨三锭，九万元。下午组宣工作会议大会，罗努生、萨空了作工作业务报告。晚间与广西来的同志剧谈至十一时。

旧墨之价

二十三日

上午小组讨论会，讨论关于开展群众运动性的宣传问题。《光明日报》送来稿费十五万八千元，又送来陈颂洛稿费七十余万元。中午赴东四牌楼市场买道光官窑大碗两只，五万元；花盆架两个，三万元。下午大会，千家驹报告对于刘王立民同志反动思想的检讨，历时两小时许。刘王立民登台发言，表示接受这个报告，发言时泣不成声。报告毕，继续讨论。晚间续开小组会，讨论盟史资料问题，同志中颇多对罗努生昨日之报告表示不满者。

二十四日

上午小组讨论，讨论的问题是盟讯和出版工作。天津民盟支部推邀叶圣陶作关于文法修辞的报告，电话征他同意，居然一口应允。文叔来电话，书六包已运出。下午一时赴北京饭店出席统战部招待会。余继华北代表之后作简短发言，引述某同志曾听见两位党员互相批评，甲党员谓乙党员："你这样吊儿郎当，很像一个民主人士。"引起全场大笑。罗迈作报告，甚精彩。晚间云裳来，谈甚久。致沙文汉、林孚加、马青函。

二十五日　星期

上午小组会，讨论《光明日报》改进问题。中午偕莫乃群、石兆棠、李向平赴砖塔胡同应陈劭先之宴，雇三轮往，西北风迎面扑来，三轮又常常脱练（链），历一小时始达。归来已三点半，出席小组会仅数分钟，可发一笑也。致余纪一函。又致阿庄函。接阿庄信。

二十六日

上午小组会，讨论胡乔木二十日在北京饭店之报告。下午小组会，讨论李维汉二十四日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之讲话。晚约王化均、朱然、叶显文谈浙江盟务。待毛刘云不来。

二十七日

上午大会，通过决议案多起。下午继续开大会。六时会议闭幕。十四日《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发表余所写《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甚短，不满三千字。今午《光明日报》编辑部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电话，询余之履历，并问有何著作。《光明日报》记者电话询余，余均略答之。后又得《光明日报》记者电话，谓《真理报》记者将直接与余通话，以正值开会，接电话者不为传达，终未接通，而余又不知《真理报》记者之电话号码，无法与之直接通话，甚为惋惜。此文或将译载《真理报》。前数日小组会中闻有人谓此类文章不结合现实，无登载必要。呜呼，夏虫固不足与语冰也。晚七时，文化俱乐部有晚会，表演杂耍甚精彩。与过君围棋一局，过让余四子，余一心要看杂耍，不经意，负半子。归来买酒三瓶，独酌。

夏虫固不足与语冰也

二十八日

上午修绠堂掌柜孙助廉来。陈叔老来，谈甚久。李维汉谓叔老："民盟这次会开得甚好，但送新华社之新闻稿写得不好，辜负了这一次会议。"当将此语转告罗子为。下午愈之来，重写新闻稿。余三十日离京，愈之谓尚有具体问题待商讨，挽余多留几天。姚绍华来。六时云裳来，同赴紫竹林小饮。毛刘云来，渠患淋巴腺病，正发高热，嘱他回去休息。孙晓邨来，谈丁零来北京进革大学习事。八时参加华东区同志座谈会，十一时半散。

二十九日　星期

上午开始写《给梁漱溟的一封公开信》，应《光明日报》之请也。愈之约定后天邀统战部林青谈浙省盟务，谓"今明两天你可自由行动"。下午赴王府大街买书、理发。丁晓先将赴南京为其女主婚，购蜜腊别针赠之，三万元。赴出版总署访孙伏园，谈介绍陈颂洛进出版总署事。六时赴宝玉胡同陶大镛之宴，座有关梦觉、梁纯夫，谈土改经验颇详。七时半赴东四八条，与圣陶、文叔等谈甚久。归来已近十一时矣。今日在出版总署晤孙春台，为余述陈醉云受劳动改造处分之经过，谓系当地农会主任之恶意摆布。春台思想似未搞通也。

访孙伏园

三十日

上午继续写《给梁漱溟公开信》。王泗原来，同往紫竹林小饮。泗原与余大有好感，谓"在一起工作时不觉得什么，分别了就不时想起你"，大有依依不舍之慨。下午继续写《公开信》。四时赴沂园洗澡。五时半赴石驸马大街卢芷芬之宴，陆联棠、周振甫、王伯祥夫妇、胡墨林、刘薰宇、张允和、沈盘生等均在座。饮山西竹叶青约四两，余又大放厥词，臧否人物矣。盘生吹笛，余歌《游园》一折，居然上笛，喉音甚亮，怪事。赴联棠寓所小坐，谈朱达君事。十一时乘电车归寓。

大放厥词，臧否人物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一日

上午继写《给梁漱溟公开信》毕，凡三千七百字，即送《光明日报》。下午赴北京饭店看林青，愈之已先到，不久沈志远亦至。余报告浙江盟务，并将预拟之省支部筹委会名单提出讨论。温州方面原提胡显钦，胡年轻（二十五岁），在温州担任事务多，恐不能常来省城开会。前数日叶文曾提出沈练之、金荣轩，愈之认为沈练之可考虑，待赴杭后再与统战部商定之。最后林青发言，谓“我们对云彬先生在政治上百分之百地信任，在思想方面还望能提高一步，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云云。即在北京饭店晚餐，回寓后又饮酒一杯。林青对陈仁炳有微辞，对傅子琛更多不满。

二日　星期

上午赴文化俱乐部访章伯钧，谈半小时。赴史学会，参加讨论《苏联百科全书》中国近代史部分之起草。十一时半赴垂露胡同四号访余寰老，偕往文化餐厅吃西餐，晤吴羹梅、金臻庠、张聪玉及清华教授多人，一一应酬一番。下午张允和、陈云裳先后来，偕赴紫竹林晚餐。允和先回，云裳送余上火车。十时四十五分车开。车中开水汀，暖极，头为之昏。

三日

七时即起。同车者有颜思，云过去读余著作，甚仰慕；有华东海运部部长邓某，四川人；有建筑公司职员周某，相谈甚欢。今春返硖石，颇有所感，欲写七律一首，迄未成篇，车中无聊，居然续成矣。诗曰：

七律一首

避寇离乡十四年，归来触景意惘然。
残阳独照沈山塔，遗迹尚留白水泉。
黄土深埋亡友骨，青春争着祖生鞭。
（仰高前数年病殁，葬沈山麓）
相逢亲旧多衰病，我亦繁霜侵鬓边。

四日

六时半即起，整理行装。十时一刻车靠上海站，照原定时刻迟一点十五分。行李过重十五公斤，被补征过重费七万七千余元，抵巨鹿路蕴庄寓所已十一时有半

矣。车中太热，微感伤风。午后睡两小时。晚饭后偕蕴庄赴吴克坚寓所，谈一小时。妻病又作，为注射女性华尔蒙一针。

五日

上午整理讲演稿，预备返杭作传达报告。下午三时偕妻赴杜克明医师处看病，杜医师谓但凭休养，不必服药。妻量血压过低。余亦量血压，为一三四——八四，正常。妻今日精神甚佳，与昨日判若两人矣。致函杭州交际处，告以定七日乘沪粤通车返杭。

六日

上午整理讲演稿。吴欣木来，谈君松近况。下午赴愚园路俭德坊访何叙甫，畅谈大欢。叙甫出示敦煌发现之古代茧纸及唐人写经，又出示彼精心结撰之山水若干幅，皆大可欣赏者也。叙甫又为余画山水一幅，欲于两小时画成，余不及待，辞归。徐益智、孙雨农及欣木夫人先后来。伯宁买来昆曲唱片多张，惜太旧，不甚悦耳也。为妻注射华尔蒙，针头脱，药液尽漏出，大恚。

敦煌煌之古代茧纸

七日

上午整理行装。何叙甫偕陈颂洛来，并送来山水一幅。阿庄早退还家，为言上午某秘书叫她参加精简节约讨论会。适遇吴克坚，吴问："你父今天动身吗？我有一文件，已派人送还他了。"经此一招呼，引起人事处某女同志之妒忌，命其退出，不必参加会议。此诚怪事也。十二点赴西站，阿庄及女工月珍伴往。零点十七分车开，准刻到达杭州车站，交际处派车来接，五时许抵新新旅馆。徐梅坤已自金华返，寓新新，谈片刻，彼定明晨五时乘车赴沪。乔科长交来十一月份薪水支票一纸。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曾于上月十二日来访，留条而去。打电话给马青，打通了而马青不接。

八日

上午与马青通电话，据称六包书已到，但学士坊房子将另派用场，现省府正在全部调整干部住宅，须至月底边方能解决云云，闻之大恚。雇车赴市统战部，正在开会，与胡成放打一招呼，朱然特从会场退出，与余谈十分钟。赴民盟访丁零，未遇。下午赴省立图书馆，与阎声谈颇久。四时胡成放约谈。五时赴杭师访张同光，不值。雇车赴青年路元信昌酒家，张同光亦不在，转赴清河坊贞昌酒家，甫坐定，同光果偕一傅姓者来，遂共饮，谈甚欢。

九日　星期

上午七时三刻雇车赴民盟市分部，听朱然作传达报告，甚详尽而正确。俞仲武亦来，略以赴京开会情况告之。十二时赴杭师看张同光，同光以火腿烧鸭饷客，饮酒两碗。昨晚饮酒稍过量，晨起觉口渴，大便不正常，中午又饮酒，颇感不适。二

时半赴民盟市分部，与姜震中谈一小时余。赴龙游路访郑晓沧，其夫人患乳腺癌，经割治已愈，但是否复发，不敢必也　归寓饮大曲一小杯，以盐水炒山桃下之，食柿饼三枚即睡。今日在市分部看到六日《光明日报》，《给梁漱溟的公开信》已发表。

十日

上午欲整理讲演稿未成，致俞寰澄、孙伏园及春台信。今日省立图书馆循例休假，饭后赴阆声寓所，看唐人写经，谈故事极欢。晚任壮飞来，借三万元而去。今日赴阆声所，来回皆步行，不花车钱，仅费五百元购花生米下酒，方自庆幸，以为节省之至，而孰知任壮飞一来，就拿去了三万元，命也夫？一笑。

十一日

上午写信两封，一致邵宗汉，附致愈之函；一致新青团出版委员会。午后二时赴省立图书馆，借《史记》一册，从阆声处取得《蒋氏衍芬草堂藏书目》。三时赴民盟市分部，商讨宣传工作。四时半赴文管会，与朱寿潜、张任政谈家乡事甚畅。五时半赴更新酒家独酌：酒四碗，黄春一只，皮子卷二，花生米，乳腐，白粥，花一万元。赴某浴室洗澡，花一万二千元。雇黄包车归寓。

十二日

上午整理讲演稿。下午赴省立图书馆，借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归。向湖州笔客张艺林堂购狼毫三支，万元。致胡成放函，托交际处送去。晚丁零来，谈甚久。昨晚饮酒后大感不适，今日未吃早餐，午饭改食粥。

十三日

上午忽发雅兴欲为渭滨弟写小条幅，写了四条都不中意。赴省委统战部看余纪一，谈甚久，即在彼处午餐。余纪一告余，民盟同志中颇有对余不满者，谓宋某人自高自大，不易与之团结。赴市分部，与姜震中闲谈。左腋下搔痒，且出水，赴市民医院诊治，携油药纱布一包归，连挂号费一万元。赴杭师找张同光，买酒六碗、花生米一包，与之对酌。步月归来。自南山路至新新旅馆，凡四千步有奇。

十四日

上午九时赴大会堂，出席省府五十三次行政会议，通过节约检查委员会名单，余亦列名在内。曹湘渠昨晚来电话，云已看定房子两三处，可往一观。散会后即赴保佑坊工商联合会看他，正在开会，不见客。赴聚水馆吃面一碗，即乘汽车赴省立图书馆与阆声闲谈。下午二时返寓，见省府转来信件、刊物一大束，一一拆视，中有王燕棠、范云迁、卓申甫、高沈育等信。接蕴庄十二日信。五时赴阆声家小饮，谈至九时许返寓。曹湘渠送信来，表示道歉，以传达人不肯传达，使余徒劳往返也。

十五日

上午复王燕棠信。致王伯祥信。伯祥前来信向浙江省立图书馆购黄以周《礼书通故》，此书图书馆尚存两部，愿以《清儒学案》互易，即以此意函告伯祥。给阿庄信，极长，告以必须改去种种不良习惯，如背后批评人、自高自大等等。俞仲武派李成故来，携来师专学生历史笔记三本，嘱为审阅。与李君谈如何批判历史人物，并以《光明日报》所载《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示之。下午小睡，看笔记本两册。晚饮大曲一杯。九时即睡。今日省府送来十二月份薪一百六十万三千余元。



宋云彬五十年代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作报告

十六日　星期

上午看历史笔记本。十时三刻乘公共汽车赴湖滨路，在某书店购《人民周报》两本。至某饭馆吃大肉面一碗，三千五百元。雇车赴长明寺巷四十三号访沙文汉，谈甚久，据云，文教委员会名单，政务院尚未批复。向药铺购樟脑二千五百元，携赴大华酒店，开视衣箱，取出由京赴杭时放入之开洋（?）两瓶，即将樟脑分包放入每套西服中。赴杭州师范看张同光，买酒六碗，与之对酌。王晞辰来访张，与之接谈，彼语气间对姜震中颇不满也。王系民盟盟员，前向杭州分部登记，姜回说，你是在上海入盟的，就向上海登记好了。因姜对能力强的便嫉忌也。

十七日

上午托交际处干部光帆同志携十一、十二两月份薪金支票向人民银行取现转入存户，据云十一月份之支票过期已久，不能兑取，而光帆同志自作聪明，持赴省府

供给科，将十一月支票改为十二月，再赴人民银行取现，即照付，但十二月份之支票变成重复，不能兑现矣。此事已引起纠葛，系铃解铃，恐还须供给科想补救办法也。此种琐事亦令人气闷，可恶，可恶！看师专学生历史笔记本。下午郑晓沧来，为言胡庆余堂鸬鹚涎丸治小儿百日咳有特效，最近阿龙来信，京奕方患百日咳，明日当赴庆余堂买丸药寄去。晚七时半民盟杭州分部招待杭市教育工会代表，到六七十人。姜震中致词并报告民盟略史，言无伦次，又不得体，屡称民主政团同盟为《民盟政团》，亦可笑也。此公前曾在一小组会上发言，谓“何谓有生力量。‘有生力量’四个字不通”云云，可见其文化水平之低。余作报告，就民盟性质及任务略作解释。来宾发言极热烈，至十时始散。

十八日

上午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行政处供给科来函，略谓“你们十一月份薪金，过了一个月未去银行领取，银行因为严格执行现金管理与收支计划制度，将这一笔款如数上缴财政厅。目前补救办法，要我们补造收支计划，经上级批准后才可向银行提款。期限大概要在一星期后，因为手续是麻烦的”。余向不注意此等事，今得一教训，亦大佳事。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来函，就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及《夜记》二文向余有所征询，特赴图书馆借《三闲集》查阅后，逐条答复之。市统战部来电话，谓温州地委负责人之意见，民盟省支部筹委会委员可仍请胡显钦参加，不必提沈炼之。即正式开具名单，请民盟总部照协商定妥之名单委派。为表示与姜震中遇事洽商之意，特持函赴民盟杭州市分部请姜一阅，姜谓还须与负责同志及统战部同志一谈，取余函纳入袋中。人谓姜老实，以余想之，此公极阴险也。然省支部筹委会系属中央指派。且已与各方充分协商，姜欲反对，亦无所施其技也。赴胡庆余堂买鸬鹚涎丸二十颗，途经贞昌酒栈，为该栈之竹叶青酒所诱惑，不能自制，饮酒四碗而归。丁零来，谈至九时半始去。丁对姜似颇不满，但吞吐其词，未敢直陈也。丸药封好后，即托丁邮寄。阿庄转来张履绥致许志行函。许志行自硖石来函。

今得一教训
亦一大佳事

十九日

昨夜睡梦纷扰，以酒菜过饱，胃不消化也。下午一时进城，赴孝女路看高允升夫人。一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出席节约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沙文汉主席，至五时五分才散会。赴平海路湖山家庭工艺社看韩镜侬，彼已坐待三小时矣。有汪翘公者，于民国二十九年向仲坚募合兴公司股法币二千五百元，今仲坚已作古，汪翘公亦于去年伏法（恶霸、反革），其财产充公，镜侬欲向法院起诉，退回此款，而又恐起诉无把握，欲余为之代向法院打听。赴市分部看姜震中，彼坚持省支部筹委会名单还须与各方充分讨论。此公别有居心，余只得与之敷衍一番。寓中晚饭时间已

过，至更新酒家饮酒四碗，年糕一小碗。归来写信两封，一给阿庄，一给阿龙。

二十日

缺乏政治经验

上午九时赴蝶来饭店看余纪一。余认为我缺乏政治经验，不应直接与姜震中谈省支部委员名单。又谓“姜与你多少有些隔阂，此等事非经统战部作桥梁不可也”。其言甚中肯。余又谓此事及时纠正，尚不严重，亦严重不到哪里，可请放心，日内当由统战部约姜一谈。与余纪一同赴华东美术学院分院访刘开渠。下午雇车赴浙大访王国松，同时访蔡邦华、苏步青，蔡、苏均不在，与王谈一小时余。赴平海路市分部看姜震中，谈半小时，又赴文管会访邵裴子，由裴子介绍，以一万元购明代龙泉窑瓷器一件归。

二十一日

上午八时半出席省府行政会议，通过撤销绍兴、丽水两专署、省级各机关节约方案、省级机关房屋使用办法、成立浙省转业建设委员会、成立浙省筹建毛主席立像及烈士纪念碑馆塔筹备委员会等要案多起。筹备委员会设正副主任，谭震林为主任，谭启龙、包达三、张爱萍、刘开渠、宋云彬为副主任。谭启龙谓浙省将有十万人转业参加建设。十时半赴文管会，抄太平天国文件三种，即在文管会午餐。三时返寓。天气闷热，室内温度达到六十度，疲倦已甚。晚略饮酒，吃饭半碗即睡。

二十二日

早起阅报，云寒流将南下，然犹闷热，虽有微雨，而时雨时止，颇显黄梅时节，早八时半赴检察署，出席节约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午听各小组报告，下午继续开会，至四时方散，疲劳之至。晚笔客张云林来，以三万五千元向他购狼毫一支。今日开始读斯特罗果维契之《逻辑》，读完第一章。

二十三日　星期

上午看《逻辑》第二章。张同光来，与之散步湖滨，过西泠桥，至省立图书馆小坐，沿白堤至东坡路，进一北方饭店小饮，两人饮绍酒二斤。至平海路看韩阿兰不值。缓步归寓。中午食过饱，未吃夜饭。试狼毫新笔，写尺半长条幅一张给渭滨弟，颇满意。张履绥托谷景源带来便条一纸。

二十四日

上午看《逻辑》第二章毕。下午访阆声，长谈，有人从硖石带来板羊肉，阆声坚留晚餐，饮天津五加皮酒，甚佳。归来于途中遇胡成放，立谈移时。成放谓今日已约姜震中谈过，彼表示态度甚好，统战部方面亦将我之历史为姜氏详述一番。

二十五日

上午八时许，赵万里自浙大打来电话，约定下午在文管会晤面。八时半赴检察署，商讨节约检查事宜。十一时半赴文管会，即在文管会午餐。二时许赵万里来，

商讨处理朱泽民家书籍及收购硖石蒋氏衍芬草堂藏书事。三时半伴万里赴文教厅，晤见刘丹厅长及俞仲武副厅长。万里拟赴硖石一观蒋家藏书，刘丹特为写介绍信一封。归寓见愈之来信，谓余离北京后又有新情况，姜震中函张、沈两主席，主张浙省支部委员人选宜郑重，而革大浙籍盟员亦在总部会议中公开询问是否派宋某人赴浙，为浙支部筹委会主任委员。因之愈之主张浙支部筹委会暂缓成立，嘱余多作报告，多写文章，多联系群众云云。读之气闷已极。

二十六日

上午十时赴省统战部晤余纪一。余纪一的看法，阻挠及时成立民盟浙省支部筹委会者仅姜震中及其羽翼三数人。姜认为浙江民盟的天下是他打出来的，让宋某人来得现成天下心有不甘。余谓已警告姜，如民盟内部再闹不团结，姜应负全责云云。十一时半赴省立图书馆，约同赵万里、徐曼略及阆声赴太和园午餐，吃醋鱼、响铃、件儿等，共费九万六千元。万里明日赴硖石，迳经上海返北京。晚写关于思想改造的文章，应《当代日报》之请也。接俞寰澄、王伯祥、毛刘云及阿庄等信。

二十七日

上午重读昨天写的文章，觉得不好，须重写。下午赴大会堂，出席沙副主席召开之座谈会，商讨明年一月召开省府委员会全体会议事。赴湖山家庭工业社看韩阿兰，不值，留一字条，请她转交韩镜侬。邵宗汉来信，怂恿余写自我检查文章。回寓即起稿，题为《对思想改造的初步认识》，至晚十一时脱稿，凡三千言，自我检讨相当深刻，态度亦无过火之处。另抄一份送《当代日报》，至午夜一时始毕，甚矣其惫也。腋下湿症大作，奇痒，出水。今日天气极清朗，既不潮热，何以湿症大作，怪极。

二十八日

上午赴大会堂出席省府行政会议，通过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委员名单，余亦列名在内。经卫生厅长洪式闾介绍，赴省立杭州医院医治左腋窝湿症。赴民盟市分部整理昨晚所写文稿，分别寄送。归寓接包达三电话，约明晚小饮，有羊肉。

二十九日

上午八时赴杭州医院换药。八时半赴检察署出席节约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午仅食汤圆六枚，至十一时许肚饥，胃病大作，额汗涔涔下，历十分钟始平复。下午继续听取财政厅系统下各单位检查报告。五时偕赵得三赴包达老寓，饮绍酒，吃羊肉，绍酒不佳，羊肉烹调亦未善。归寓已九时矣。

三十日　星期

上午写信多封，分致毛刘云、文供社、沈幼清、王伯祥、叶至善及阿庄。前数

日接文供社转来日本吉田岩邮函，谓准备翻译余所著《中国文学史简编》，请求同意。余与吉田君素不相识，不清楚他的历史，未便贸然与之通信，特请文供社出面去信，谓已征得余之同意，允许他翻译《中国文学史简编》。给阿庄信未发，适接阿庄来信，谓乃母感冒已多日，邀杜克明诊治，费十万余元云云，特再补充数语始封发。下午三时赴阆声寓所（先访刘开渠，渠已赴皖北参加土改）闲谈。五时偕阆声赴徐曼略寓所小饮，酒菜俱佳，茶亦好。九时返寓。

三十一日

上午赴杭州医院换药。归来接省府办公厅电话，谭主席于下午一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下午一时赴省府办公厅取入场证。遇马青，问他，我的房子几时可以定局，回说“快了，快了”。赴人民大会堂听报告。三时半报告毕，以为时候早，顺道赴杭师看张同光。今晚杭师师生聚餐，不便久留，即归寓。晚参加招待所同人之晚会，余歌昆曲助兴。

一九五二年一月

一日

上午赴杭师看张同光，同赴河坊街贞昌喝酒。登城隍山，见有所谓“火牛劫”碑亭，初不知何谓“火牛劫”，谛视之乃纪念“七七”事变者也。“七七”事变发生于丁丑年，故曰“火牛”。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事变归之于劫数，可谓荒谬已极，当函杭州市政府予以适当处理。与同光及其外孙同照一相，以为纪念。五时汪廷咏偕其爱人覃晓晴来，谈甚久。

二日

上午赴杭州医院换药。中午在文管会晚饭。一时半赴文教厅出席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明日开党代表会议，电话问余纪一，我应否列席，余谓应列席，但未接通知。甚怪。学昭来，谈一小时有半。

三日

上午接省府办公厅电话，嘱赴省府取列席党代表会议证。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列席浙江省省级机关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谭启龙作报告，余听三分之二，即赴杭州医院看病。今日注射维他命 B 及维他命 C。中午在文管会吃饭。下午继续列席会议。散会时遇徐曼略，即赴其家饮酒清谈。回寓得阿庄信，云乃母旧疾复作，心绪恶劣。读之大为气闷。

心情恶劣

四日

上午赴省协商会，与民主党派之列席党代表会议者举行小组讨论。赴杭州医院换药。中午与姜震中在杭州酒家吃面。访俞仲武不值，赴文管会与张惠衣等闲谈。晚接电话，明日党代表有会议，大会请余代表民主党派列席者发言，即赴蝶来饭店，与余纪一商谈发言内容。丁零来，谈甚久。预备发言稿，至深夜始睡。

五日

上午赴蝶来饭店，将发言稿交余纪一看，余谓“好极好极”。八时半列席党代表会议。中午在俞仲武处午餐，托俞向省府办公厅说明余不能在新新饭店久住，房子必须早日分配定当。下午列席党代表会议，作十分钟之发言。五时半赴元信昌喝绍酒四碗。六时半党代表会议继续开会，谭启龙作总结报告，指出余发言有不正确处。余谓贪污问题为历代政府所不能解决之大问题，只有共产党领导之新中国才能解决。归寓时，因门口的警卫同志态度恶劣，几引起争执。

六日　星期

上午省统战部派黄玉麟同志来，约余于明日上午八时赴革大对民主党派调训学员作动员报告，请他们坦白交清历史。即着手准备报告材料。下午二时赴民盟市分部出席第七次全体委员会。归来继续作报告材料之准备。五时半接统战部电话，谓决定改为座谈会，不作动员报告，出尔反尔，不知葫芦里卖些什么药也。即赴蝶来饭店与余纪一谈半小时，决定明日出席“革大”之座谈会。

七日

上午七时即起，八时赴蝶来饭店，九时许偕同姜震中及民革、民进、农工民主党之负责人赴革大。十一时许，民建负责人唐巽泽、胡海秋亦至。即在革大午餐。下午与民盟调训同志（共十七人，一人请假）座谈。余作一小时之报告。接阿庄信，谓乃母经注射华尔蒙后，情绪已较好云云。致函谭启龙，说明余发言措辞太简略，易滋误会，请将发言纪录修正一下。

八日

上午先赴杭州医院，经医师注射维命 B 及 C。后赴检察署，听取广播电台贪污案检查情况。该电台有陈天贵，犯严重之贪污；有郭平，抗拒检查，殴打同志，皆已逮捕法办。下午在张同光处长谈，即在同光处吃夜饭。同光之女儿由其家乡（浦江）带来鲜猪肉，整块红烧，味甚佳。归寓见谭启龙复信，同意余之修改意见。

九日

俞仲武允为向省府办公厅催促分配房子，结果如何，未得回讯，打两次电话，均不得要领，殊令人不怿也。上下午均赴省立图书馆，与阆声闲谈解闷。晚看《毛泽东选集》，至十一时半始睡。阆声夫人病极危。

十日

上午赴杭州医院，经医师注射维他命 B 及维他命 C。赴文管会与朱寿潜闲谈，即在文管会午餐。至省立图书馆与阆声闲谈。归寓饮酒少许。睡甚早。

十一日

上午赴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席浙江省老根据地访问团会议。中午赴湖山家庭工业社看韩镜侬，谈半小时。下午一时老根据地访问团会议继续开会，三时许即散会。赴平海路民盟杭市分部，约丁零同往学士坊看房子（今日省府办公厅主任马青告余，已指定学士坊三号为余寓所）。两人在湖滨闲步。丁零复邀余至更新酒家小饮，酒后无所不谈，将彼对姜某之种种不满倾吐无遗（丁零之意，民盟省支部应从速成立，须用快刀斩乱麻法）。

十二日

上午写信给阿庄，告以房子已经分配到，但属暂时性质，将来或者更作调整也。八时半赴省府办公厅，出席老根据地访问团会议。下午赴张同光所，约同光到荐桥街堂子巷看旧木器，看定写字桌一张，付定洋叁万元。在同光寓所饮酒长谈。归寓已八时半，见宋蕙芬在房间外坐候，大为惊诧，询之，知从硖石来访余，招待所已为之安置铺位矣。即与蕙芬谈故乡情况，至十时半始睡。

十三日　星期

今日本拟再偕同光赴堂子巷看旧木器，以有蕙芬在，且天雨，不果往。下午二时蕙芬动身返硖。蕙芬赠余烧酒、文旦，余为蕙芬买火车票并赠以五万元，又写信给周渭滨，托她带去。三时赴省立图书馆看张阆声。接阿庄及鲁迅著作编刊社来信。

十四日

上午赴杭州医院，经医生注射维他命 B 及 C。赴湖滨路八号访童友三（民主促进会），又打电话给曹湘渠（民主建国会）、杨吾冰（民革）。约期谈民主党派参加老根据地访问团事。赴文管会吃中饭。下午偕张同光赴荐桥街，向光明寄售行买沙发一套，共四件，三十五万元。赴堂子巷买写字桌一张、红木凳两张，三十一万元。同赴元信昌饮酒，吃菜豆腐、白燉猪蹄等，二万一千余元。致沈志远及阿庄信。

十五日

上午赴检察署，与陈雨笠谈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问题。赴堂子巷买床一张，三十一万元。赴文管会午餐。朱寿潜告余，阆声夫人于昨日逝世。下午二时赴阆声所慰问。阆声拒不受赙仪。其大女公子及八公子皆自上海奔丧来杭州，明日即须返沪销假。邵宗汉来信。

十六日

上午赴民盟市分部，邀民革、民建、民进、农工民主党负责人，谈参加老根据地访问团事，决定于十八日中午开具名单，由余选交总团。在文管会午餐。归见韩镜侬所留短简及羊肉一篮。镜侬欲向人索旧债，撰有给有关领导们书信一通，欲余代为修正文字。羊肉与陈学昭分而食之。胡如龙自江西寄来欠资信一封，费一千六百元向邮局领取。不久以前此公曾寄来一欠资信，此已第二回矣。省府送来一月份薪一百六十万三千二百元。又送来省委会全体会议入场券一张。

十七日

上午列席省协商委员会全体会议，谭震林、张劲夫先后作报告。下午参加小组讨论，晚上继续小组讨论，均以“三反”为中心。

十八日

上下午及晚上均列席省协商会全体会议。晚上大会发言，余以列席代表资格作简短之发言。蔡邦华提到蒋经国亦曾假装反贪污，立即受到指斥，蔡窘甚。工商界列席代表有当场坦白、作种种之交代者。谭启龙作总结，散会已晚上十时半矣。

十九日

上下午均出席省府委员会全体会议。仅聆听报告，无要事可记。

二十日　星期

省府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开会。下午余作简短之发言。晚民盟市分部开会，商讨盟内学习“三反”等事。

二十一日

晨七时半赴民盟市分部，参加“三反”学习。姜震中作动员报告，余与朱然同志加以补充。下午小组讨论。五时半赴阆声寓中，饮酒闲谈。晚姜震中、朱然作交代报告。

二十二日

早七时半赴民盟市分部，八时一刻余作交代报告，历半小时。准备不充分，且对“三反”运动不够重视，因之报告甫毕，同志群起责难，大出意料之外。下午及晚上均有小组讨论，紧张之至。丁零将各小组对余不满之种种意见和情况为余详言之，可感也。

遭到群起责难

二十三日

上午七时半赴民盟市支部。小组讨论紧张甚。下午任壮飞在大组会上作交代，大受呵斥，结果由主席宣告，停止坦白交代，听候处理。鲍传声与冯萌东有亲戚关系，曾协助冯萌东进行贪污，亦令其在大组会上作交代，语言支吾，同志皆表不满。晚六时半鲍继续交代，仍不尽情坦白。与郭人全吃夜粥，谈思想问题，大有收获。

二十四日

上午七时赴人民大会堂，张劲夫报告省级机构“三反”运动情况，谭启龙亦有所指示。下午余在民盟市分部大组会上作补充检讨，同志大多数表示满意。朱然作总结。“三反”运动的学习至此告一结束。此次“三反”运动学习，姜震中等颇思乘机打击余在同志间之威信，结果适得其反，此所谓心劳日拙也。

“三反”运动学习结束

一九五二年一月

二十五日

下午一时出席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委员会。晚写三反运动书面交代。今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广场开公审大会，余未列席。

二十六日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省协商委员会与省人民政府共同召开之座谈会，讨论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成立浙江省学习委员会，沙文汉任主任委员，林乎加、刘丹、宋云彬、刘开渠、汤元炳为副主任委员，王国松等四十五人为委员。又成立高教界学习分会。昨日写好的书面交代，丁零认为不得体，午后重写一过，晚七时送于丁零，请他设法代抄一份，准备送交省府存查。乘八点十三分钟车赴上海，至阿庄家中已深夜一时矣。今日为农历除夕，坐四个多钟头火车，居然过了一年矣。

二十七日

今日为农历壬辰元旦，上午赴徐君伟家拜年。下午访吴克坚，谈甚久。克坚谓谢仁冰患脑溢血，于昨日逝世。又赴朱柏苍家拜年，吃粽子、糖糕。买花炮归，晚饭后与阿新、阿平同放之，大乐。

二十八日

上午赴乐义饭店看沈志远夫妇，谈甚久。今日来客甚多，不能悉记。晚饮酒，放花炮甚乐。连日天气太暖，倍觉疲倦。

放花炮甚乐

二十九日

上午吴甲原来。凤珍姨姐患感冒，久不愈。今日决定返硖石休息。下午三时乘车返杭，九时到达杭州城站，雇三轮返新新旅馆。疲惫已极，略饮酒即睡。

三十日

上午吃粽子两只、年糕一小块。打电话给余纪一，据谓这两天很忙，无谈天机会。又打电话给沙文汉，则谓病莫能兴，改日晤谈。午后返城，至龙游路四号访王民力，见铁将军把门，废然而返。顺道访郑晓沧。偕晓沧赴延安路看徐曼略，曼略

病已多日，气色甚不佳，又偕晓沧赴阆声寓，即在阆声处晚餐，饮陈绍酒，以野味下之，大佳大佳。九时雇车归家，大雪，但一着地即融化，为气候不太冷故也。与学昭剧谈至十时。

三十一日

学习委员会送来明天听林乎加传达报告入场券五十张，嘱分送各民主党派，上午分别写信，由民盟市分部派人送去，赴文管会吃午饭，闲谈。赴堂子巷买旧木器数件。晚与丁零在更新酒家小饮，今日为农历年初五，又加“五反”运动紧张，故一般商人均不赴酒家买醉，全个酒楼，为余等二人独占。

"五反"运动紧张

一九五二年二月

一日　星期

上午赴人民银行湖滨办事处取款，认存有奖定期储蓄四个整户，缴第一次款十二万元。在张同光处吃午饭。下午一时赴人民大会堂听林乎加传达饶漱石在上海交通大学向高教界所作之报告。林平日作报告多不精彩，今日例外，详尽而生动。赴堂子巷添置木器。归家，独酌，吃面一碗。与孟加、陈学昭剧谈至九时半。

二日

上午在学士坊三号督勤工打扫房间。中午在文教厅吃午饭。下午一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文教卫生界坦白检举大会，到会人数近二千，余为主席团主席之一。会议至五时半始毕，当场逮捕所谓“大老虎”孙义良、徐世轮两名。赴更新酒家饮酒一斤，吃粥两碗。整天大雪，至晚已止。

三日

上午督勤工打扫房间。所购家具均已陆续送到。云仙偕嗣梁、毛毛自硖石来，并装来旧木器二十余件。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妻偕蕴庄自上海来。丁零同志亦在车站接候，盛意可感也。检点新购家具，计樟木衣橱一口，三十四万元；床一张，三十一万元；写字台一张，二十七万元；红木凳两只，九万元；书橱一口十一万元；又书橱一口，十九万元；沙发一套（连几共四件），三十五万元；四仙桌一张，十一万元；椅子两只，十二万元；写字椅一只，五万元；红木茶几一只，二万五千元；三尺床一张，十五万元；共二百十一万五千元也。其他零星添购及装运费等均不计算在内。同光来，小坐即去。

家具价格

四日

分别写信通知省府办公厅、省委林乎加同志、省统战部余纪一同志、市统战部

胡成放同志等，告以余已迁入学士坊三号。整理书籍，整天未出门。俞子夷介绍一陈姓女勤工来。

五日

上午丁零来。中午俞仲武、陈学昭来。上海寄来饶漱石报告记录一份。下午赴民盟市分部。赴电料店买台灯未成。五时三刻，携阿庄、云仙赴清和坊王顺兴，应丁零邀。王顺兴以未过元宵，不开门，改在状元馆吃面，饮绍酒一斤半。缓步归来，阿庄买香榧、香糕等若干包。

六日

阿庄自上海设法取到饶漱石关于思想改造运动之报告记录一份，今日配合林乎加之传达报告，重新为之整理一遍。阿庄于下午三时动身返沪。张世禄自南京来。张惠衣、朱寿潜来。

七日

上午赴萱寿里访张世禄。嗣良、毛毛于今日返硖石。硖石来信，凤珍姐病仍未愈，胃口不好，可念也。继续整理饶漱石之报告。

八日

上午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参加高等教学界代表会议，听沙文汉作报告。晤张闻声。下午会议转入小组讨论，余未出席。赴民盟市支部，要求召开委员会，对高教界“三反”学习有所布置。自姜震中以下之负责同志均不在，仅对丁零言之。一个多月不洗澡，特赴湘海浴室洗了一个澡，又理了发，畅快、畅快。

九日

上午赴民盟市分部，适吴容亦在。吴亦认为市分部对高教界“三反”学习应有所布置，即电话约郭人全来，商定明日下午二时召开委员会。自姜震中、朱声以下均强调为参加市“五反”运动，不能兼顾高教界。他们忘记了民盟盟员主要为知识分子也。姜震中作风一贯庸俗，朱亦自大不虚心，于盟务发展大有妨碍也。赴杭州师范邀张同光吃夜饭，同光适赴沪未返。下午赴文管会，邀朱寿潜、张惠衣来寓小饮。邵裴子偕来，小坐即去。惠衣不能饮，寿潜量极宏，惜以胃病故，不能多饮也。俞仲武来，围棋三局，至晚十二时。

民盟盟员主要为知识分子

十日　星期

上午继续整理饶漱石报告记录。下午吴容来，偕同至民盟市分部，出席委员会。决定由余代表市分部，参加领导浙大及省立医学院盟员同志的三反学习。邵季昂来。郑晓沧来，余适外出未遇。俞子夷今日搬来，住在楼下。陈亦卿子曾德来。张苑香来信，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组检查存书，缺少旧书如干种，问余是否借阅，当即复信，告以并未借阅。

十一日

上午赴思鑫坊三号访顾学裘（民盟同志），不值。开始为青年出版社写历史故事，取邹衍“大九州”说为题材，成千言，未毕。下午六时顾学裘来，约定明晚召开小组会。

十二日

继续写邹衍的“大九州”说，成，凡二千言。下午六时许，张惠衣、俞仲武来。七时赴思鑫坊，出席医学院之民盟小组，仅到顾学裘、张香龙（市民医院医师）及余三人，略谈医学院进行三反情况。即散会。

十三日

天雨不出门，写历史故事《廉颇与蔺相如》，未完篇。给阿庄信。

十四日

看赵之谦《张忠烈公年谱》毕。下午冒雨赴文管会，拟与惠衣等清谈消遣，彼等适在开会，又冒雨而回。陈学昭、孙斌、孙士仪等先后来，留学昭吃夜饭。六时半赴浙大，出席民盟小组联席会，余作主席，至十时余方散。朱文叔来信。

十五日

上午冒雨雇车赴太平洋大戏院，听林乎加对高教界代表会议作总结报告，忘带车钱，向周仰剑借千五百元。续写廉蔺故事，未毕。晚六时，赴浙大出席民盟小组长联席会议，九时毕。连日天雨，今晚开始下雪。归来雇三轮车，上车时不慎，碰坏膝骨，破皮出血。

十六日

下雪，温度骤降。上午民盟同志胡铁生来。下午买绍酒二斤，邀张同光共饮，适俞仲武来，邀与同饮。与俞仲武对弈三局，二胜一负。今日省府送来二月份薪一百六十万三千二百元。文教厅某同志来，商榷《农民历史课本》目录。

十七日　星期

大雪严寒。所谓春行冬令也。续写廉蔺故事毕，都凡三千言。下午谷超豪来。俞仲武来，与之对弈四局，三胜一负。致阿龙及云裳信。昨日接阿龙自大连来信，月涓于元宵（十日）节前一日（九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半生一男，体重二千八百五十克，可喜也！

春行冬令

十八日

大雪未止，晨起室内温度华氏三十五，冷不可耐，生炭风炉取暖，以无火缸也。整天不出门。写历史故事《弦高却秦师》。晚雪止天霁。

十九日

上午赴旧书铺购连史纸影印《十三经注疏》一部，三十二册，二万元，盖以十

斤重，每斤二千元计也。买兰花四丛，二千元。又赴旧货市场买长方灰色瓦盆一，四千元，用以植兰，甚佳。改写《弦高却秦军》，成二千言。晚邀丁零、俞仲武小饮。平润斋自北京来信，以遍觅《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不得，问是否夹在余之书籍中。当即复信，告以无有。

二十日

上午赴中山中路买《左传句解》一部，四千元。赴池塘巷旧货铺取回砚匣等件，又赴万隆买家乡肉。归来见阿庄来信，谈伯宁在工作中犯错误事。当即去函，切责伯宁促其彻底坦白，并检举他人，将功折罪。勉以重新做人，彻底悔过。下午赴文管会，与邵裴老等闲谈解闷。晚在张惠衣家小饮，吃闷酒，虽少量竟觉微醉矣。又接阿庄电，仅“勿来”二字。此次阿庄自动向华东工业部检举伯宁，甚是。

二十一日

接阿庄来信，伯宁经坦白后，公司方面认为满意。但阿庄信中语气间颇责怪公司中之军事代表，谓与伯宁有私怨，故不予帮助，贸然作停职反省之决定云云。即去函切责阿庄，促其改正此类错误思想，并附致吴克坚一函。下午赴车站，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及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陈学昭来。前接汉口第四高级步校吕永轩来函，并附《通俗历史故事》一册，今晚特作长函复之，指出其中错误不通处甚多。

二十二日

中午赴大华饭店，参加欢宴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及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至下午二时始散。饮酒十几杯，颇感疲倦，赴文管会与惠衣等闲谈。归来接通知，今晚人民大会堂有欢迎晚会。六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听报告，观京剧。十时回寓，京剧犹未终场也。今日于宴会中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金宁泽，又名金路丁，能操华语，相约以后互相通信。

二十三日

昨于宴会中晤谭启龙、沙文汉、林乎加，知浙大有“大老虎”，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表示不满。上午拟打电话给谷超豪，而谷超豪已先来电话，约来余寓商谈。十时许谷超豪来，据谓除苏、蔡外，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均有大小不等之问题。决定明后天召开小组合并会议。阿龙来信，月涓已出院。写历史故事《商鞅变法》，未完篇。晚张惠衣来。

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

二十四日　星期

上午韩镜侬来，谈往事，娓娓不倦，至下午一时半始去。俞子夷、俞仲武来，商谈编农民用历史课本。与仲武对弈三局，二胜一负。阿庄来信，谓伯宁交代彻底，别无隐瞒。

二十五日

上下午均出席文教召开之农民课本编辑座谈会，同时商讨速成识字法。谷超豪来电话，明晚开民盟小组会。

二十六日

上午写历史课本第一课《劳动创造了人》。六位青年同志来访问：王瑁珑（宁波人）、侯定球（乐清人）、邱学宏（新登人）、邢晋元（嵊县人）、孙祉龙（绍兴人），商谈如何编历史课本。下午赴文管会，与张惠农等清谈。云仙返硖。晚出席浙大民盟小组会议，十时始散。苏步青思想未搞通，确有问题。森林系同志六人，将赴海南岛工作，为期三月。作何工作，事属保密，秘莫能宣也。

二十七日

整日写课本，未出门。

二十八日

上午写农民课本，赴文教厅商谈农民课本事。下午丁零来，谓接顾学裘电话，张香龙有问题，须鼓励其彻底交代。晚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欢送朝鲜代表团会，观舞蹈，中加越剧一出，可厌之至。

二十九日

上午写课本。下午赴市分部，打听张香龙消息。赴文管会，与邵裴老闲谈。与张阆声通电话，谓方围剿“大老虎”，星期一亦不休息云。买绍酒一斤，饮之尽。

一九五二年三月

一日

昨夜睡眠不好，体温增高，清晨量之，竟有三十八度。急开方撮药服之，用柴胡、紫苏叶及其他消食利胃之药。整日未起床。青年七人来索课本稿，辞以疾。嘱他们星期一再来。云裳来信，旧疾复发后，愁苦万状。

二日　星期

热退尽，仍服中药，去柴胡、紫苏，加山楂等消食药。俞仲武来，围棋三局。傅彬然、吴甲丰来信。晚睡甚早，尚感不适。

三日

上午王瑁珑来，取一部分课文去。连日天雨而寒，今始放晴，雇车与妻赴西湖游览，沿白堤，经省立图书馆，访阆声。经北山路归来，赴新新旅馆看陈学昭。学昭卧病在床，为言交际处副处长唐为平亦有贪污嫌疑，正彻查，嘱勿为外人道。又

赴大街，向万隆购火腿、家乡肉而归。

四日

上午写课文。下午冒风雨赴文管会，与惠农等闲谈。晚未饮酒，写课文一课。给阿庄信。

五日

上午送出信债一批：复宋惠芬、吴甲丰、陈云裳、傅彬然、张同光（同光曾来信，任心叔欲请余担任中学教师训练班功课，复函拒之），致函谷超豪。下午赴民盟市分部。买兰花一盆。孙雨农来信。今晚又饮酒矣。

六日

上午侯定裘等来，取课文若干课去。下午赴延龄路买茶叶四两。赴文管会，与惠农等闲谈，归来顺道看包达三，渠大吐血方止，立谈一二语，即辞归。

七日

写农民课本课文四篇。天雨不止，未出门。阿庄来信。

八日

阿庄因天雨且寒，今日未来杭。云仙来信托买二月十日之《时事手册》，书店早已售罄，买不到。打电话给谷超豪。晚邀张同光、丁零小饮，谈甚欢。

九日　星期

写农民课本。无事，整日未出门。谷超豪来，为言浙大正在进行“打虎”，民盟小组会不易召集。又谓浙大医务所主任某畏罪投水自杀。日来对门市民医院救护车每天出发数次，以工商界在“五反”运动中畏罪自杀者多也。给云仙信。

工商界在“五反”运动中自杀者多也

十日

上午王琯珑来，取去课文若干篇，下午出席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系统之打虎大会。有孙世立者，当场坦白贪污黄金四千五百两，其兄孙世轮已早受逮捕，贪污黄金五千两之多，其他银元谷米等尚不在内。医师王季平当场坦白，贪污黄金及其他物资，数量超过孙世立。打虎大会至深夜二时半方散，余为主席团主席之一，未便早退，疲惫极矣。张惠农来，留渠所编《平民诗抄》一册而去。

十一日

上午十二时始起床。下午赴民盟市分部，与姜震中谈片刻。丁零为余言，沈待春留厅（农林厅）交代已初步坦白贪污一亿多。久不洗澡，特赴湘海池洗澡，畅快之至。赴文管会，谈昨晚打虎情况，闻者大噱。邵裴子赠余扇骨一副。晚饭后与俞仲武奕，两局余皆大获全胜。在文管会遇沙孟海。

十二日

入春以来，天雨连绵，室内温度常在四十五六度左右，植兰两盆，以天寒不能

开放，下午特赴中山中路买宜兴火缸一只，生炭火取暖，温度骤增至四十七八度。写农民历史课本，已成二十八课矣。

十三日

天居然放晴，下午偕妻赴中山中路闲步，信步至老大房，购茶合数式，雇三轮归。晚又下雨矣。俞仲武来，谓接中共党中央宣传部来电，嘱讨论张东荪最近在清华大学刊物上发表之文章，并谓已由民盟总部将张文印交各支分部矣。

十四日

上午写课文。下午农校教师某君来，适最后一课已写毕，全书三十二课，即交他带去。理发。赴文管会，与邵裴子等闲谈，韩祖琪来，留他吃夜饭。十五日改农民历史课本课文注解。写信多封：给阿龙、阿庄、云仙及其他友人。云仙来信，谓凤珍姨病象甚恶，殊可念也。赴民盟市分部，问北京总部有无文件写来，答称"无"。

十六日　星期

上午黄鸣祥来，谓上海有一"桂园大王"因在"五反"中受店员检举，私用砒霜置饭锅中，全家与店员同归于尽。然语焉不详，确否未敢必也。吴渌影来。致胡愈之函，问关于张东荪事件详情如何。

询问张东荪事件

十七日

毛宝钰、宋蕙芬来。毛宝钰受海宁县政府委托，向农场苗园购树苗，预备在东、西两山植树；蕙芬特来作客。蕙芬携来陈学川之子所开书画清单。中有王石谷小立幅，索卖五百万。下午四时赴文管会，偕张惠衣、朱寿潜、邵裴子赴青年会附近一北方馆吃面，甚佳。邂逅姜震中，问他市分部有无接到总部通知，嘱讨论张东荪思想，答谓"不知道"。

十八日

下午一时廿分，文教厅送来通知并主席团标识一张，嘱于一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三反"大会，急雇车往，则谓已改期，决定二十日开会云云。此间一切都忙乱无序，此特其一端耳。农校教师王珀珑等来。毛宝钰携来瓷瓶一，似甚佳，当请内行人一鉴定之。晚俞仲武来，围棋四局，余三胜一负。仲武谓本省拟于本年秋季开始，训练教师一批，招小学（高小）毕业生及初中毕业生，分别加以短期之训练，为期一年，需要历史课本，编写则时间迫促，代用课本鲜有适当，颇感困难云云。

十九日

上午还出信债一大笔：致圣陶函，为张世禄介绍工作；致丁晓先、田世英函，商讨历史、地理代用课本；致朱光暄函，促代催胡愈之写复信，致陶大镛、梁纯夫、牛荫青函，问《新建设》编辑部及民盟出版总署区分部近况。下午赴文管会，

与邵裴子等闲谈。晚饭后赴张阆声寓闲谈，至九时半始归。阿庄来信。

二十日

上午审阅修改农民历史课本注解。下午一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省级文教卫生新闻出版机构围剿贪污分子大会，到会者千余人，余为主席团主席之一。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场有集体贪污情事，解放后贪污之款项达二十亿，院长蔡邦华有重大嫌疑，蔡为民盟盟员，特于休会时与之恳切一谈，劝他及时坦白交代。彼矢口否认，谓绝无其事。于会场中遇陶秉珍，十多年不见，几不相识，交谈间，有人扯余衣角，低声谓“请回主席台去罢”，余恍然大悟，陶亦为浙大畜牧场“老虎”之一。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于虎口哉，一笑。会议至二十一日侵晨始散，归家已五时，天将破晓矣。

参加围剿贪污分子大会

二十一日

熟睡至十一时，犹觉疲倦。下午赴文管会，闲谈。晚赴东街振垣里看王劲夫（国松），邀浙大教授民盟盟员李寿恒、蔡邦华谈交代问题。李有贪污嫌疑，但情节不甚重；蔡仍一味狡赖，无法使之开悟。

二十二日

上午出席省府第五十六次行政会议，张劲夫报告“三反”运动情况。包达三亦出席，与之同车返寓。包谓吐血两个月，起因是那天请我吃羊肉，多喝了半杯酒。下午赴文管会，仅晤娜、张二君，小坐即返。德润自崇德来。

二十三日

上午访王国松，约苏步青、蔡邦华谈。苏交代问题不老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据谓已经认识错误，准备再作老实交代。蔡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下午李士豪、王晞辰来。吴渌影来，吃午饭。下午五时偕丁零同访王仲侨，谈苏、蔡交代之事。德润返崇德。

与苏步青、蔡邦华谈话

二十四日

妻感受风寒，为开中药方，用羌独活、柴胡、川芎、前胡、枳壳、桔梗、云苓、桑叶、薄荷等。改农民历史课本注解。天雨，未出门。

二十五日

修改农民历史课本注解，上册已修改完毕。下午二时赴民盟市分部，招蔡邦华来，晓以利害，劝他及时交代。郭人全、丁零均在座，亦向之反复开导。彼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

二十六日

学士坊之警卫队已撤去，电话无人接，今日两次有人来电话，下楼去接，则电话早已挂断，可笑亦复可恨。下午赴湖滨人民银行取汇款（云仙昨日汇来十五万

元)。买木笔一枝归，插瓶中，姿态甚佳。兰花两盆开放已十余天，犹幽香满室也。赴文管会，遇张惠衣、朱寿潜、孙孟晋，折回，偕赴官巷口买旧书，以二千元一斤之代价，购《文心雕龙》、《十驾斋养新录》、《雪桥诗活》(辽阳杨钟羲撰)、《谈天》(李壬叔译，木刻初印)、《简庄缀文》(海宁陈鳣仲撰)及其他杂书多种，大都皆木刻精印，费三万一千元。阿庄来信。

二十七日

前数日《人民日报》转来北京西苑外国语学校张泰金函，谓余删改之《洁本水浒》，前后矛盾，支离破碎，见得不够负责云云。今日特复一信，并函告开明书店，请将《洁本水浒》连同坊间行销之七十回本《水浒》寄来，以便检查。审查农民国语课本。毛宝钰来。宋惠芬下午返硖石。晚俞仲武来，围棋至十一时半。妻咳嗽，全身作痛，更年期病亦大作。

二十八日

审查农民国语课本第一册，提出详细意见。下午国语课本编者五六人来，为之详加解说，欢喜信受而去。赴文管会，闲谈消遣。晚张劲夫来，为言李寿恒又发生新问题，苏步青未作最后交代，蔡邦华仍一味狡赖。又言陶秉珍于昨日(前夜?)用剃刀片割喉管自杀。陶肖山人(余前误为祖璋同乡)，浙江第一师范出身，与傅彬然、贾祖璋同学，彼等往还极熟也。

陶秉珍割喉管自杀

二十九日

上午赴民盟市分部，与王仲侨谈蔡邦华、苏步青事。下午赴文管会，闲谈。翻查《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史部分的原稿。晚赴车站，候阿新、阿平等。

三十日　星期

上午审查历史稿。下午偕阿新、阿平、玉珍游西湖，遇大风雨，划船蓬帐被风吹去，亟在涌金门靠岸，衣履尽湿。归来饮生姜汤一碗。晚早睡。

三十一日

审查历史稿毕。命阿五伴阿新、阿平游岳坟、灵隐。下午赴文管会，与邵裴子等闲谈。

一九五二年四月

一日

昨晚吞服卡司卡拉，今晨大便极通畅。阿新因前日游湖感受风寒，头痛身热。下午赴文管会看该会所藏书画。张阆声来，小饮清谈。历史稿今日挂号寄交范文

澜。

二日

昨晚乱梦终宵，以消化不良故也。左腋窝又发痒，赴省立医院注射维他命 B、C。下午偕阿新、阿平、玉珍游玉皇山，三轮车去，徒步归来。疲倦，早睡。

三日

上午起床已十时，身体不舒服。下午偕妻及阿新、阿平等游西湖。归来量体温三十七度二，吃稀饭半碗，即睡。张惠衣来，谈纳兰容若词，硖石毛宝钰托人送来花种及清明团子。

四日

上午十时赴省立杭州医院注射维他命 B、C。买花盆五个，泥一小篓，种月季四盆。明日清明，妻依旧例过节祭祖。下午韩镜依偕李步青夫人来，谈甚久。仍感疲倦，晚早睡。

五日

上午出席省府五十七次行政会议。沙文汉与余谈蔡邦华、苏步青事甚详，并谓“三反”学习告一段落后，民盟应即从事发展盟员云云。下午偕阿新、阿平、玉珍游城隍山、徒步，未雇车，玉珍竟疲惫不能堪。晚偕阿平赴阆声所，闲谈。

六日　星期

阿新、阿平等今晨乘车返沪。审查并修改农民历史课本注解。写《给教师》一文。俞仲武来，下棋两局，留他吃午饭。午睡两小时。下午写信五封，分寄剑行等。晚又与仲武下棋。

七日

上午赴省立医院注射维他命 B、C。下午修改农民课本注解。写《谈一首旧诗的标点》，未完篇。沈春晖、马逖声、张金泰、叶圣陶、朱文叔来信。下午赴文管会，闲谈。顾均正来信。

八日

上午写《谈一首旧诗的标点》，成，凡一千五百字。下午李景龙、孙士仪、陈学昭等先后来。留学昭吃夜饭，她患鼻炎，拟赴沪诊治云。晚赴阆声所闲谈。洗澡。

九日

上午改农民课本注解。下午偕丁零赴师范学院（之江大学），与王西彦等谈该院民盟同志学习“三反”情况。五时半归来，邀丁零来寓小饮。晚俞仲武来，谈农民课本编辑事。阿庄来信。连日天气清和，来杭半年，没遇到过这样好天气也。

与王西彦谈“三反”情况

十日

上午赴省立医院注射维他命 B、C。准备为《新建设》写纪念“五四”的文章。下午向丁零取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赴文管会，与惠农闲谈。晚赴文教厅参观萧山青年农民来得时试验新发明之木汽灯，浙大教授程孝刚亦在座。

十一日

读《毛泽东选集》第二册。写纪念“五四”文章，题为《五四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未完篇，仅成一千多字。

十二日

三日前洗澡时受凉，今日起咳嗽大作。上午赴省立医院注射维他命 B、C。顺道赴民盟市分部看丁零。上海开明书店转来日本吉田岩村（住东京都新宿区上落合壹丁目二二七番地）函，云翻译余所著《中国文学史简编》已毕事，得中日友好协会之允许，将版权（彼名为翻译权利金）缴存中日友好协会，盼余写《致读者》一文寄去。晚丁零估酒买菜来余寓，邀俞仲武小饮，与仲武弈，四局皆余获胜。

十三日　星期

昨晚所饮之绍兴酒欠陈，夜半头痛大作，咳呛加剧。续写《五四》纪念文章，仍未完篇。晚赴阎声所，请代开中药方，用紫苑、浙贝、桑叶、苏梗、豆豉、桔梗、款冬花、鲜竹茹等七味。阎声第八子张成，在上海人民银行服务，被人诬攀，又被逼供

又经打虎团逼供，承认贪污，而无赃可退，甚感狼狈。阎声之大小姐自上海来，为言郑缤之丈夫倪君跳楼自杀未遂。

十四日

上午服药、两次煎，一次服，服后熟睡数小时。今日困倦殊甚，静卧看书而已。晚张惠农来，出示焚诗四首。

十五日

咳呛稍止。上午续写纪念五四文章。下午赴文管会。郦衡叔（承铨）为余书画扇面已成，字胜其画。陈锡钧（衡叔）为余所购得之汉三老碑拓片作题跋，并付装潢，已成，取归悬之壁间，大可欣赏也。晚饭后访林乎加、陈冰。林、陈住学士坊四号，与余为邻居。彼等迁来后未尝访余，盖老干部作风大抵如是也。纪念五四文章于九时半脱稿，全篇不逾五千言。俞仲武今晚赴沪。

十六日

上午将纪念五四文章快邮寄《新建设》，并附致梁纯夫一函。余胜椿自广西贵县来函，请开疗治慢性疟疾之中药方，为开“常山乌梅汤”方寄去。复马逖声函。下午赴延龄路井亭桥闲步，购铜画牙六枚归。

十七日

上午邵裴子来信，谓省府薪水昨日未见送来，必须去函催询，窥其语气，似欲

由余去函催询也。下午赴文管会，看书画多件。伤风未痊愈，颇感疲惫。服中药。

十八日

下午赴民盟市分部，晤王若水。姜震中夫人言，据杨羽旋说，杭师二反学习进入紧张阶段，吴容被停职反省。晚赴阆声所闲谈，惠农亦在，继续服中药。

十九日

省府薪水昨日仍未送来，早起写一函向办公厅催问，嘱学士坊管理员王德宝送去。九时许薪水果送来，可谓快极。丁零来，谓接市府电话，嘱余于下午一时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关于杭州市五反运动之联席会议。十时半赴中山大街向翁隆盛买新茶叶。下午一时出席会议。晚九时一刻，正预备写信给阿庄，忽闻阿庄喊“爸爸开门”，她从上海来了。

二十日　星期

上午出席小组会，发言，劝工商界今后应认真学习《共同纲领》。下午及晚上继续开会，余又发言。

二十一日

上午十时许偕同妻及阿庄雇车赴里西湖新新旅馆看陈学昭，偕往楼外楼吃西湖醋鱼。乘公共汽车赴灵隐，饮茶闲谈。今年西湖游客寥寥，灵隐一带更冷落，做小生意者无不叫苦连天。四时许归寓，学昭亦来，谈往事，诉苦衷，至七时半始去。阿庄乘八点十三分钟车返沪。

做小生意者无不叫苦连天

二十二日

上午改写农民历史课文一课。下午赴人民银行兑款，行员态度恶劣，刁难多端，余大怒，索回原支票，不取款。赴文管会，与邵裴子等闲谈，凤珍来信。

二十三日

上午差女勤工阿五赴中山中路人民银行第一支行取款无着，再向湖滨路分行兑取才兑到，可谓麻烦矣。为开明书店《语文学习》写稿。晚冒雨赴湖滨及中山路一带蹓跶，以饮酒过多，不耐在屋子里久坐也。

二十四日

连日咳嗽不止，今日起止酒，并服中药。先后已为《语文学习》写成短文三篇，今日寄出。下午赴文管会，以五万元买得青海出土之三老碑拓片一张。

二十五日

咳嗽仍未止，继续服中药。下午偕妻赴中山路万隆买家乡肉，复赴西湖知味馆吃蒸馄饨，买文竹一盆归。

二十六日

上午九时注射鼠疫苗半CC，下午四时许赴文管会，以防疫演习被阻折回。匆

牙利文工团来杭州，今晚由文教厅主办，在人民大会堂表演，竟未送人场券来。晚早睡，而张惠衣忽来访，坐余床前，谈龚定庵、纳兰容若，至九时半方去。服中药。

二十七日　星期

文教厅邀余商谈课本事，托辞拒之。俞仲武昨晚自沪返，特来访余，余为文教厅未送匈牙利文工团表演大会人场券来，向之质询。张同光来，吃午饭。碛石程学川之媳携来书画多件，欲余为之向文管会推销。下午郑晓沧夫妇、覃晓晴等来。咳呛稍好，继续服中药。晚邀张惠衣来看程姓送来之书画，大都赝品，仅张子祥画及翁同和书扇面是真迹，然亦不值钱也。

二十八日

为《当代日报》写“五一”应时文章一篇，题为《工商业家的觉醒》，请民盟市分部勤工同志送去，丁零谓《当代日报》已决定自五月一日起停刊，为之懊丧不已，因此文只能在《当代日报》发表也。欧阳予倩来信，商略《谭嗣同书简》事，当作复。下午赴文管会，归来，妻言陈学昭来访，小坐即去。学昭前晚在人民大会堂看匈牙利文工团演出，以未见余为怪，询之吾妻，始知其故，连称“岂有此理”。晚阆声邀饮，座有何燮侯等，年皆六七十岁，以余为最年轻。俞寰宸来信。

二十九日

写纪念“五四”文章，以构思未成熟，竟不能终篇。下午赴文管会。复俞寰宸信。晚陈冰、俞仲武来。陈冰之来，含有联络之意，盖彼等知余为未得人场券而不快也。

三十日

上午看《当代日报》，未见有停刊启事，急将纪念“五一”文章送去。下午一时出席省及杭州市各界纪念“五一”大会，余为主席团之一。会开一小时而毕，轻松之至。

一九五二年五月

一日

上午曹湘渠来，谈甚畅，留他吃午饭。民盟市分部定于三日下午召开“五一”、“五四”纪念座谈会，余于昨日拟定座谈大纲，今日下午送请丁零同志照发。丁零同志昨日接朱然电话，邀他赴市府面谈，当面交他座谈通知书一份，命其照发。丁零谓朱然系宣传方面负责者，不照他所拟之通知发出，恐引起误会。余即将两份

通知书交姜震中，请其决定，并说明座谈会必须有大纲，朱然所拟之通知措辞笼统，令人无可捉摸。结果将余所拟之通知及大纲照发。湘渠为余言，朱然过去属于胡风派，其人虽年青，八股气极重，一派官僚主义作风，信然信然。“五一”纪念文《当代日报》今日照登。给阿庄信。

二日

上午续写“五四”纪念文章，准备在十时前写好，另抄一份寄《文汇报》，但以构思未成熟，愈写愈不对劲，只得作罢。下午丁零、郭人全、王仲侨来，谈民盟盟务。晚俞仲武来。给阿龙信。

三日

上午另行起头写纪念“五四”文章，题为《五四纪念与思想改造》，成二千言，交《浙江日报》发表。午后谷超豪来。下午一时与谷超豪同赴民盟市分部，出席“五一”、“五四”纪念座谈会。盟员到者二十许人，由余主席，座谈至五时三刻始散。姜震中托故他去，朱然亦未出席。此种工作彼等皆不愿参加，以政治思想水平太低故也。伯宁、阿庄来信，并附来阿龙信，谓月涓决定即携儿女南返云。

四日　星期

给阿庄信。预计月涓今日可抵沪矣。下午俞仲武来，与之围棋五局，余皆获胜。陈学昭来。晚俞子夷等来谈。

五日

今日阴历为四月十二，妻之生日，欲赴聚水馆吃面，以天雨作罢。赴弘道女中讲演，上午九时起，历一小时而毕。接阿庄信，月涓果已抵沪。阿平出痧子，已愈。顾均正、叶至善来信。《新建设》五月号寄到，余文列第二篇，重读一过，颇觉精彩也。下午赴文管会及阅声所。

六日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浙江省及杭州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联合人民法庭审判预备会议。先是谭震林主席指定以李丰平任审判长，刘建中、陈雨笠、方琦德、何燮侯、宋云彬、赵得三任副审判长，赵克明、李紫辉、姜震中、汤元炳、胡天民、童超、王国松、柯里、温玉明、王涌涛、段克杰、霍瑛任审判员，陈子方任书记官，并定于今日下午召开宣判大会。会议决定免予刑事处分者四十九名，判处机关管制者十二名，判处劳役者十八名，判处有期徒刑者十六名，判处无期徒刑者一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者一名，判处死刑者一名。下午一时三刻宣判大会开始，余宣读施华等十名判决主文，皆免于刑事处分者。大会至五时始毕。妻在家收听大会情况，颇感兴奋。晚有微雨，以饮食过饱，外出蹓跶一小时半。

七日

上午写复吉田岩村信，未写成，因须附《告日本读者》一文，殊难着笔也。赴南司巷口某花园购代代花一盆，七千元。胃病又作，头昏，微汗，静卧半小时始愈。下午赴文管会与邵裴子等闲谈。晚，疲倦欲早睡，而刘丹忽来访，谓连天大忙，只有此时此刻有闲，意欲与余围棋，遂与对弈两局，一胜一负。给阿庄信。

八日

消化不良，倦怠嗜卧，上午竟未起床。德润昨晚自长安来，宿余家，今日欲偕之游西湖未果。德润在崇德德牲油坊任记账，该油坊经理某，因业务不振，遽萌短见，留绝命书出走，德润来杭寻觅未见。

九日

上午与德润乘公共汽车赴虎跑，复由四眼井步行，经石屋洞、水乐洞赴九溪十八涧，赤足涉水，愉快舒适。吃炒面一盘，白干两杯。一时许乘公共汽车归。德牲油坊经理某果在杭州自杀，尸首已觅得，德润闻之，大为感恸。剑行、朱文叔均有信来。晚与俞仲武围棋。《新建设》汇来稿费二十三万元，并约写稿。

十日

德润于今日上午返里。下午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邀余参加。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首先发言，反映“三反”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彼对此次领导“三反”之孟加最为不满，曾面告孟加：“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配领导思想改造！”程孝刚、梁永康、吴耕民、李寿恒、陈建功、杨耀德、卢鹤绂、苏步青、白郁筠、张树森、王国松等先后发言。谢仲謇自硖石来，为孙汶滨缴税及韩友仁之女继续读书事与余有所商榷。晚偕妻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少数民族之晚会，归来遇雨。伯宁、阿庄来信。人民出版社来信。浙大将开始思想改造，领导者鲁莽从事，引起恐慌，机械系教授柯元恒于昨晚留绝命书出走，浙大派人四出寻觅，未得结果。

束星北谈“三反”种种偏向

十一日　星期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与浙大教授赵仲敏、周洵钧、朱宝琳、陈锡臣、丁振麟、沈学年、朱祖祥、王懋鎏、杨士林、程开甲等座谈，由沙文汉主持，王国松亦在座。座谈至十二时方散。谢仲謇下午三时乘车返硖。谷超豪来。俞仲武持老母鸡一只来，嘱阿五宰而烹之。晚与仲武对饮，又围棋数局。陈学昭来。伯宁来信。

十二日

上午微雨。以感觉消化不良故，至湖滨散步，行六七里许。午睡方鼾，而月涓携其两儿自上海来，一时热闹非常。女佣玉珍陪来，乘三点五十分钟车回沪。四时赴文管会闲谈。晚赴胜利大戏院看电影。

十三日

上午谢仲謇自硖石来，携来孙汶滨报告一件，当为转送商业厅孙章录厅长。余纪一来，谈半小时。下午谢仲謇返硖，写复孙汶滨信，让他带去。朱然、魏鉴清来，谈民盟事。傍晚，刘丹来，围棋一局。夜丁零来，谈至九时始去。

十四日

上午偕妻赴旧货市场买铁床。女勤工董宝珏今日上工。倦怠，整日未做任何工作。周德润来信。商业厅孙章录厅长有复信，谓关于税务事项应问财政厅，已将孙汶滨报告转财经委员会张劲夫主任及财政厅任厅长。

十五日

上午赴省协商会，出席省统战部主持而由省协商会、杭市协商会出面召集之各党派负责同志座谈会。余发言提及柯元恒失踪事，余纪一对柯有极苛刻之批评，甚无谓也。下午学昭偕赖少其来，晚赴浙大，主持民盟小组联席会议，至十时半始散。吴克潜来信。

十六日

上午应日本吉田岩村之约，为《中国文学史简编》在日本出版特撰《致日本的读者》一文，未竟。下午赴文管会，与邵裴子等闲谈。晚出席民盟杭州市分部委员会议。前点接税局三次送来资料，揭发王□□受贿事，并有“将处理情况见复”之语，今晚会议竟搁置不提。民盟杭州分部自姜震中以下皆庸俗不堪，如此则民盟威信将何从提高邪！

十七日

上午八时半出席省府行政会议。刘建中作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工作初步总结报告。谓部分干部作风甚坏，群众反映“干部是新式懒汉”，并谓干部“豆腐当常菜，冰糖当豆嚼，水果解口喝，列宁装一套又一套”。去年征粮时，余姚城南区干部王相子对村干部说“缴不出粮，卖东西来缴，卖到剩条被头为止。群众不卖，干部带头”。有陈季才、陈本尧等因缴不出粮被殴辱，结果只好拆屋卖钱来缴粮。贫农楼德千，因缴不出粮，被明山乡副乡长王泉来从台上踢到台下，脚骨跌断溃烂，奄奄一息，王泉来竟置之不理，因此群众非常不满。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余主张拆掉的房屋，应由政府赔偿，不法干部应予惩处，并将惩处情形在《浙江日报》公布。商业厅副厅长报告物资交流大会准备情况。张劲夫告余，孙汶滨补税事已向当地了解。与沙文汉谈浙大思想改造事。下午凤珍姨偕其大媳妇来杭，将有一时期之逗留。复吴克潜信，致谢仲謇信。晚俞仲武、张惠农、丁零来。

群众对干部之反映

十八日　星期

写《致日本的读者》一文，二千字，拟复吉田岩村信稿，连同吉田来信三通，《中国文学史简编》一册，寄教育部马叙伦部长，请其批准，俾得与吉田直接通信。

中午，张惠衣偕费贵堂来，谈一小时许。谢仲赛来信。晚有大雨。圣陶来信，约编写高中近代史教本。

十九日

寄马叙伦部长两件，上午双挂号寄出。下午一时半，沙文汉以汽车来接，偕赴浙江大学，与一部分教授座谈。沙将已准备好的动员报告详述一遍，征求大家意见，历两小时余始毕，大家对沙之报告认为满意。归来时沙在车中语余，浙大在思想改造中必出现若干积极分子，民盟大可发展。又谓杭市盟员中前进通彻者少，落后胡涂者多，目前只能装聋作哑（他引《老子》“大智若愚”云云），一俟新盟员增多，情形必可改善云云。晚访丁零，以沙言告之。

二十日

省府转来胡愈之信，这封信十二日由北京寄出，十五日到了杭州，被省府延搁了五天。愈之谓“三反”结束后，浙支部可以重行考虑建立，希望先和统战部方面磋商后，再与总部联系。愈之二十年前留法时，识一女友卢瀛洲，以后即断绝一切关系，近忽接卢函，告以失业在杭，急欲觅一工作，愈之特嘱余调查其政治底细。下午赴浙大，听沙文汉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王国松副校长当众宣布“宋云彬先生参加学习”，群众鼓掌表欢迎。沙报告历三小时半始毕。晚与仲武围棋。农民历史课本上册今日修改完毕。

二十一日

上午细雨纷纷，欲游九溪十八涧未果，但仍至湖滨闲步一小时。下午朱然来，谓华东局招各地民主党派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会期三天，二十六日起，民盟决定去两个人，我即其中之一。探其口气，似统战部方面如此决定。下午接阿庄函，知阿新发烧七八天，常在一百零三度左右，医生不能断定为何病，已于昨日进医院。晚冒大雨赴阊声处，商量医治办法，连写两信寄去。

二十二日

复胡愈之长函，五千言。详陈民盟杭市分部之腐败落后。复叶圣陶函，允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中本国史。

二十三日

上午与月涓、月宝游九溪十八涧，赤足涉水，合摄一影。一时许欲搭公共汽车归来，而汽车已早五分钟开出，适有一三轮经过，只坐一人，招手停车，商请许予搭乘。一时五十五分赶至人民大会堂，出席省协商会扩大会议，聆谭震林、张劲夫报告。

二十四日

六时许中共省委送来省级机构党代表会议列席证。七时与余纪一通电话，纪一

主张余赴上海出席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丁零来，亦主张余赴上海，遂作一函致中共省委，告以会议日期与华东召开之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冲突不能列席，并将列席证送还。此次党代表会议未邀其他民主党派列席，对余独例外。下午二时赴西泠桥省统战部商谈准备赴上海开会事。吴克潜自上海来。晚出席浙大民盟小组，王国松作自我检讨，不甚切实。丁零来，谈至十一时始去。

二十五日　星期

晨七时赴车站，唐巽泽等已先在，魏鉴清亦随至。下午一时抵上海，寓东湖路第一招等所，离阿庄家甚近，稍事休息，即至阿庄所。朱柏苍闻余至，扶病而来。柏苍患血管硬化症，消瘦如枯柴，殆不久于人世矣。二十年来世事沧桑，故旧凋零，殊令人感喟也。晚七时，华东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邀各省区代表谈话，以人数过多，请各省区推定二人为代表之代表，浙江省区推余及唐巽泽为代表。

世事沧桑，故旧凋零

二十六日

上午大会座谈，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礼堂。余发言，历四十分钟。余指出“三反”运动中种种偏差，举柯元恒自杀为例，证明领导上作风鲁莽，对正派人士照顾不够，又举宁波张申之自杀为例，证明下级干部认识不足。下午小组座谈。晚有电影，不看，在阿庄家饮酒谈家常。高觉敷代表九三学社，自南京来，骤见几不相识矣。

指出“三反”运动的偏差

二十七日

上午均小组座谈，余在第一组，谈民盟今后发展方针，大多数主张以中上层为主。余指出浙江党政当局不甚重视民主党派，视民主党派为中药中之甘草。晚在旧大舞台原址看所谓改良京剧《黑旋风李逵》，殊不佳。秦秋谷来。彭锡三代表九三学社，自无锡来与会。

二十八日

上午大组座谈。沈志远代表第一组发言。民盟分两组，第二组意见与第一组不合，彼等主张今后发展盟员仍以中下层为主。下午谭震林作报告。偏重五反方面，无甚新意。今日旧历端午，阿庄备夜饭，并邀许志行，而统战部亦有宴会，却之不恭，遂不赴阿庄所。晚李维汉报告，极精彩，彼亦主张民盟今后应以中上层为主。陈劭先自北京来，今日下午及晚间均列席。章乃器亦来。

二十九日

上午陈毅作时事报告，并及思想改造，语多风趣。吴克坚作总结性的报告。在阿庄家午餐，招一裁缝来，量尺寸，制夏季服装一套，五十五万元。晚，民盟上海市支部招待会，余作简短之发言。晤闵刚侯、林亨元。

陈毅作时事报告语多风趣

三十日

上午赴乐义饭店看闵刚侯，沈志远亦来。余将民盟杭州市分部种种恶劣作风为

闵详述一番，请他转告愈之。下午又与魏鉴清言之。与吴克坚谈半小时。晚五时赴四明村访柏苍。在阿庄家晚餐。裁缝来试身。晚闵刚候来，与王化均等谈至十二时始去。

三十一日

昨晚睡太迟，颇感疲倦。在阿庄家午餐，下午乘车返，至家已晚间九时矣。

一九五二年六月

一日　星期

今日儿童节，上午至市场购玩具送给“小老虎”（孙女京奕，三岁）。妻患伤风，为开一中药方。与魏鉴清通电话。晚赴东街路看王国松。

二日

上午赴文管会。准备传达报告。下午二时，浙江军区第七兵团司令部邀作座谈，讨论蒐集近百年来外人侵犯浙江战史材料。晚赴大华饭店，杭州市府欢宴印度文化代表团，并邀作陪也。郑晓沧来，送来莴笋四枝。

三日

上午赴大华饭店看陈劭先不值。妻服药两剂，体温正常，咳嗽未止，为改药方，紫苑乌胶汤加减。微感不适，量体温，三十七度二。下午二时赴浙大参加思想改造小组讨论。晚陈学昭来。

四日

十一时半赴大华饭店访陈劭先，即在大华午餐，饮绍酒约一斤，在座尚有聂轰。午后三时量体温，三十七度半。妻体温亦增高，殆天气不正之故。原定今晚赴浙大作传达报告，接谷超豪电话，谓市统战部王民力科长主张统一传达，今晚不必作报告。此种作风坏极，并对民主党派负责人表示不放心也。

五日

上午赴省立图书馆，与司令部王科长商谈蒐集战史材料事。昨约陈劭先、聂轰今晚小饮，午接电话，谓统战部邀作谈话，时间冲突，不能践约。酒菜已准备，遂改邀吴渌影母女。今日体温仍不正常，然亦照常饮酒。复孙汶滨信。丁晓先来信。

六日

早起量体温已正常，精神甚好。上午出席文教厅召开之文教行政会议，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下午开始写高中本国近代史提纲。晚赴浙大，讨论成立一互助小组，专帮助苏步青、王国松、谈家桢做好思想检讨。参加小组者除苏、王、谈外，

尚有谷超豪、吴微铠、吴济民及余。妻连日午后体温增高，特与阆声商改药方。复聂绀弩信。孙汶滨来信。胡愈之寄来燕京大学思想检讨材料。

七日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文教行政会议典型报告。连日天气潮热，今日转凉，妻体温亦遂正常矣。续拟本国近代史提纲。下午四时赴法院路访包达三，商孙汶滨补缴税款事。晚赴浙大，主持民盟小组联席会议，谈家桢作自我检讨极深刻。田世英来信。

八日

胡愈之来信，谓省支部筹委会名单可即商定寄去。晨六时许，伯宁自上海抵此。彼与阿庄有所龃龉，专为诉苦来也。陈叔亮、孙孟晋来，商谈蒐集战史材料事。军区司令部王科长来。下午赴省文联，应陈学昭之约，谈谈她的创作小说《一个基点村》。学昭曾参加海宁斜桥区土改，所写皆亲身经历，然平铺直叙，有似流水账　余谓写文艺作品必须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否则未有不失败者也。学昭唯唯称是，然何谓理性认识，彼殊不了了也。座谈会散后，与文教局长李微冬谈半小时。伯宁夜车返沪。晚张惠衣来。白蚁蜉化，先后飞集灯下者不下数十万只。

文艺作品必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九日

写本国近代史提纲，竟。童友三来。致孙汶滨函。晚赴浙大，互助小组讨论苏步青自我检讨事。

十日

上午魏鉴清来电话，约下午二时商谈传达报告事，告以须赴浙大听沙文汉报告，时间冲突，不能去，请改约王化均（魏表示不必约王化均，谓可改日再谈云）。下午赴浙大、沙文汉作关于思想的报告，甚切实。致胡愈之函。

十一日

抄本国近代史提纲，重加修正。写致圣陶长函。俞寰澄自上海来信。晚赴浙大，互助小组讨论苏步青同志思想检讨之第三部分及结论。

十二日

本国近代史提纲抄毕，挂号寄出。复俞寰澄信。文教行政会议今日第七天，上午谭启龙作政治报告，特往听之。此公八股气息甚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颇有成见。下午赴民主促进会杭州分会办事处访童友三。晚赴金城饭店参加文教行政会议之聚餐。戚若耶送来讲话纪录两篇。

十三日

昨晚接浙江大学学习委员会通知，谓为加强领导，经第五次会议通过，新增宋云彬，周洵钧、张树森、周芝山等四位委员云云。文怀沙介绍其戚徐雅新（女）

苏步青 谈家桢作报告

来，托找工作。朱然来。整理李维汉讲话记录，与戚若耶所记者对照一遍。下午赴浙大，参加思想改造第二阶段报告大会。苏步青、谈家桢先后作报告，全场鼓掌，足见影响不坏。晚出席民盟市分部委员会。汶滨来信。

十四日

上午冒雨赴西泠桥省统战部看魏鉴清，魏工作正忙，与余纪一谈半小时。绕道苏堤步行归来，途遇胡铁生，至其寓小坐。下午拟关于思想改造的报告，晚赴民盟市分部，与朱然等商酌修改一遍。李孤帆自上海来信。

十五日　星期

上下午均出席杭州市盟员大会，假弘道女中开，离余寓甚近。余作关于思想改造之报告，同志均表满意。姜震中作“三反”、“五反”的总结报告，依朱然所拟稿朗读一遍，口音不清，闻者茫然，下午小组会反映均表不满。

十六日

上午姜震中来，谈半小时，彼对朱然作风大表不满。下午赴文物保管委员会，与邵裴老等闲谈两小时。拟为《新建设》写稿，以构思未成熟，竟不能下笔。

十七日

上午向南司巷底某花园以二万元购秋兰一盆。文教厅袁学中等来，约写关于历史教学之文章。下午赴浙大参加小组讨论，通过公约四条。晚出席民盟市分部委员会议、讨论修正总结报告。

十八日

上午赴遂安路五号看徐曼略。曼略一病半年，近已卧床不起，面目浮肿，甚见沉重。曼略知医，常自开中药方服，近改服西药。彼谓服药亦聊以自慰云云。赴龙游路市统战部看王民力科长，据谓余初到杭州，不仅民盟盟员，其他各方面对余亦不甚了解，自“三反”、“五反”后，各方对余观感均好，故组织省支部之条件已臻成熟云。下午赴文管会，晚赴民盟市分部，与丁零谈。查南强、姜震中来。张今铎来信。

十九日

整天为民盟市分部修改总结报告，未出门。晚将已修改好的总结报告送市分部。整天雨不止。

二十日

上午写信两封，皆长信，一致张今铎，一致胡愈云。又以花笺书老子告孔子语“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赠今铎，藉作规劝也。徐雅新来。下午赴浙大，听吴徵铠、严钦尚作思想检讨报告。夜俞仲武来，谈鲁迅。昨今两晚均有无数白蚁飞集灯下。

书老子告孔子语赠人

二十一日

民盟市分部干事吴奇，品质恶劣，贪污腐化，下午特开会加以检讨批评。晚赴浙大，出席小组联席会，讨论王仲侨之自我检讨报告，归来遇大雨，雇不到车，赤足行二里许。

二十二日　星期

上午俞仲武来，围棋三局。下午赴工商联听魏鉴清作关于华东民主党派座谈会之传达报告。晚丁零来。

二十三日

下午赴庆春街新华书店买书，适值星期一，该店照例休息，折赴阆声寓，闲谈一小时。

二十四日

上午朱然、王化均来，谓星期日魏鉴清作传达报告，满口山东土话，大家听不懂，无法进行讨论，同志要求由余再作一次报告。余允于明晚在分部作传达。下午赴庆春街新华书店买《列宁文选》等十余种。赴文管会与邵裴子闲谈。陈学昭来信，谓病了好多天。

二十五日

上午赴里西湖新新旅馆看陈学昭。又赴西泠桥省统战部看魏鉴清，索借李维汉讲演记录。魏谓最近各方面对余印象甚佳。下午为广播电台写庆祝“七一”文章，成一千二百字，亲自交去。徐调孚来信。致马夷初信。晚赴民盟市分部作传达报告。

二十六日

写《七一》纪念文，题为《以思想改造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未完篇。顾学裘来。

二十七日

“七一”纪念文完篇，抄一份送《当代日报》。下午赴浙大出席学习小组，听蔡南山作自我检讨。

二十八日

昨晚将“七一”纪念文章抄一份，今日寄《文汇报》。上午出席省府第六十一次行政会议，通过浙江省速成识字法推广委员会委员名单，余亦列名在内，但列名而已，未必有何实际工作，此间各种委员会大都如是也。天气奇热，妻与凤珍姨均发烧，余亦感不适，午饭后量体温，三十七度六，不久即升至三十八度。前抄送《当代日报》之文稿，句有未妥，特电该报请送回修改。欲另抄一份送《浙江日报》，以发烧疲倦，不果。

二十九日　星期

热不退，便闭，腹中大不适，自开药方，用大黄、黄连、黄芩等。任心叔来，约于下星期日为中学教师讲语文修养。服药后泻三次，尚畅。晚俞仲武、李蓝炎为邀省立医院内科主任陶秉曦来诊治。凤珍今日返硖。

三十日

热仍未退。今晚人民大会堂有庆祝晚会，省委宣传部邀余参加，特函林乎加，声明以病不能出席为歉。林乎加来。下午姜震中来，谈蔡邦华事。

一九五二年七月

一日

上午赴省立医院，请陶主任复诊，并透视肺部。热度已渐近正常，唯小便短赤，腹中不舒。连日发热，室内温度达九十七。阿庄来信，拟于星期六晚车来杭，太热，去函止之。

二日

热度已退尽，小便短赤，口渴喜饮，服西药鲜效，改服中药，用焦神曲，绵茵陈、福泽泻、广陈皮、云伏苓、大麦芽、生扁豆衣、炒银花。晚赴民盟市分部，出席委员会。魏鉴清亦来列席。致王国松等函。

三日

诸恙悉平。写信给胡愈之、周建人、丁晓先、朱文叔、马逖声。上月二十七日接教育部复信，谓与日本吉田岩村通信事须问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接洽，今日特将一应材料检寄邵荃麟，双挂号寄，邮费九千八百元。徐铸成来信。下午赴文管会，与郦衡叔等闲谈。晚丁零来。

四日

盛祖嘉作思想检讨

下午赴浙大，参加学习小组，听副教授盛祖嘉作思想检讨。盛嘉兴人，曾留学美国，学摩尔根的一套遗传学，回国仅两年，认识尚极模糊也。

五日

下午沙文汉邀赴人民大会堂二楼谈话，谈浙大农场集体贪污案处理问题，浙大副校长王国松，教授陈建功、沈学年、方悌、陈士怡亦参加。晚赴浙大，出席民盟小组，听李寿恒作思想检讨报告。夜十二时，阿庄自上海来。日本吉田岩村又来信，并附有相片一张。

六日　星期

上午任心叔来，偕赴弘道女中，对四五十个中学语文教师作关于语文教学的报告，历两小时。下午准备思想检讨报告。

七日

继续准备思想检讨报告。晚丁零来，谓胡成放已由北京返杭。

八日

上午赴龙游路四号市统战部访胡成放，魏鉴清、朱然亦在。朱然见余至即避去．其鬼祟如此。胡成放透露，陈同生主张浙江民盟省支部应即成立。丁零来吃午饭。下午二时赴浙大，以今日小组会停开，即返。青年出版社退回稿子三篇。六时半阿庄乘车返沪。

九日

遍体酸楚．精神倦怠，静卧休息。晚民盟市分部开委员会，请假。张任政来。

十日

仍疲倦，服中药，用荆芥、防风等祛风药。姜震中来电话，邀同赴师范学院，辞以病。

十一日

继续服中药。陈学昭来，谓病仍未愈，拟赴北京，换换环境，余竭力怂恿之。渠一直牢骚满腹，孤独寂寞，长此下去，恐将成神经病也。晚赴民盟市分部，出席委员会，归来客室中电灯大开、俞仲武方与程孝刚围棋也。

十二日

上午出席省府六十二次行政会议。与沙文汉谈组织民盟省支部筹委会事。归来，正打五关消遣，忽闻直梁格格地作响，急写信给省府办分厅主任马青，告以白蚁蛀空直梁，速派人来检查，以免危险。邵荃麟来回信，提出意见三点。晚赴浙大出席民盟小组会，传达李维汉的报告。张同光偕楼静玄来，余适赴浙大，未晤。

十三日　星期

上午刘丹来，下棋，留他吃午饭，谈师范学院情况。下午程孝刚、俞仲武来，下棋多局，饮酒畅谈。

十四日

阿庄来信，报告朱柏苍于十一日逝世。又接一来自殡仪馆之讣闻，匆匆拆看，则朱宇苍亦已逝世，于十三日大殓。开历史书目，赴阅声所，托他向图书馆借。赴文管会小坐。归来妻言殡仪馆前来之讣闻乃朱柏苍非朱宇苍，视之果然。余拟函唁朱子武，幸妻发觉，否则闹大笑话矣。致叶圣陶函。兰花开放，满室生香。

十五日

人民教育出版社寄来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提纲十份。丁晓先来信。复徐益智

信。晚民盟纪念先烈大会，余就闻一多、陶行知两烈士作简短报告。

十六日

上午七时乘车赴师范学院向民盟同志传达李维汉之报告，历两小时，副院长熊梦晓（党员）亦列席。偕王西彦赴九溪，赤足涉水，其乐无穷。历史提纲分送陈乐书、沈如各一份。张今铎有复信来，表示谢意，措辞极诚恳。童友三来，讨论思想改造问题。

十七日

上下午均出席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午谭启龙作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报告，张劲夫作财经工作报告，下午李丰平作政法工作报告，林乎加作文教卫生工作报告。北京各委员均请假。省府办公厅派人来检查白蚁，发觉客堂中间直梁已蛀空，且在继续蛀蚀中，云当于日内再来检查，且加修理。

十八日

上下午均出席小组会，余任第一小组正组长，朱讯副之。晚各小组长作汇报。今日温州、宁波等处有台风。

十九日

上午大会发言，余综合第一小组意见，作十五分钟的发言。下午谭启龙作总结报告，大会闭幕。晚在大华聚餐，又赴人民大会堂看京剧。月涓亦来。

二十日　星期

整日微雨，以台风尚未过去也。准备思想检讨稿。晚楼静玄来。赴张惠农家闲谈。给邵荃麟信。给周德润信，以曹湘渠来信，嘱其于月内来杭，解决工作问题也。

二十一日

上午赴阆声寓所，渠正预备赴《浙江日报》社出席会议，略谈数语，即辞去，赴文管会，归来遇大雨。准备思想检讨稿仍未毕。晚俞仲武来，围棋两局，余皆负。昨晚吴渌影交来关于弘道女中情况调查的书面报告，余竟忘转交仲武。

二十二日

致叶至善函，并附函圣陶。汇马逖声十万元。下午浙大政治教员孟加约谈发展盟员事，余告以今后浙大党支方面应注意机关统战工作。晚七时出席市分部委员会议。

二十三日

准备为《浙江文教》写关于历史教学之文章，看参考书多种。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对中央六项制度座谈会所谓“六项制度”者，一、分工负责，二、工作计划，三、工作检查，四、请示报告，五、会议问题，六、公文处理也。谭、沙两副

"六项制度"

主席报告，此次台风在温州北登陆，波及台州及宁波，初步统计淹地三百万亩，冲毁房屋万余间，死伤三四十人，省府已发粮食七百万斤急赈。台属之温岭、黄岩受灾最重，水高三米突，与楼板相接。

二十四日

上午楼静玄来，吃了午饭去。下午赴浙大出席学习委员会，沙文汉提出交代历史问题，余赞成之。归来语沙文汉，此间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如浙江省学习委员会，建筑纪念烈士碑、馆、塔委员会往往仅通过一名单，以后即未开会，故成立之日即结束之日也。沙谓以后当努力纠正。晚出席浙大民盟小组长会议。周法润有回信来，定二十八日左右来杭。丁晓先、章昌黎来信。科学院寄赠《中国语文》创刊号。

成立三日即结束之日也

二十五日

思想检讨书面报告脱稿，近七千字。下午二时赴浙大，听沙文汉报告。给吴甲丰、吴梦三、孙引珍信。

二十六日

上午出席省人民政府第六十三次行政会议，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正副主任黄延芳、赵朴初列席。农林厅朱讯厅长报告台灾情况：此次被灾者金华、温州、台州、宁波四专区，据目前估计，水田被淹者三百三十三万九千亩，受风灾者一百四十万亩，其中受灾严重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房屋被毁六千六百余幢，人死伤一百四十余人。温岭、黄岩有几个乡全部撤退，水高达树梢。黄岩桔子树被水淹，今年纵有收成，质量减低，不能运销国外矣。黄延老今年七十岁，镇海人，彼于九岁时曾遭与此次情形相仿佛的风灾，距今刚六十周年，岂台风亦有所谓周期性欤？下午赴昭庆寺游泳，胳膊痛，不能高举，身体失其平衡，无法游泳，失望而归。晚赴浙大，在民盟小组会上作自我检讨，提出意见者四五人，以谷超豪所提为最恰当而深刻，彼固中共党员也。

二十七日　星期

张同光来，谈近代史编辑问题。李锡曾自硖石来，诉说种种受迫之苦。抗战前彼参加梅坛，当法师。——梅坛者，硖石一部分地主豪绅所组织，彼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拜忏、降神、扶乩等迷信行为作消遣。锡曾一向糊涂，亦遂随波逐流，乐此不疲。然彼等与所谓一贯道等并无瓜葛，亦不涉及政治，此余之所知也。锡曾当晚即返硖石。谷超豪来谈浙大森林系民盟同志情况甚详。

梅坛性质

二十八日

下午赴华家池浙大农学院，参加森林系小组，听阳含煦作思想检讨报告。张静甫提意见，谓阳参加民盟，乃政治的投机，想在政治上向上爬云云，足见张对民主

党派性质任务，均不甚了了也。

二十九日

上午华家池浙大来电话，小组开会，邀余列席，以故未去。晚赴浙大与沈光史同志谈话。沈为沈仲九胞弟，过去任裕华垦殖公司上海办事处主任，直至抗战结束，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瓜葛，一身肮脏，非大加洗濯不可。余鼓励他作彻底之交代。

三十日

上午谷超豪、阳含煦均有电话来，邀余下午赴华家池出席森林系学习小组。下午雇车赴浙大，则赴华家池之班车已开出，怅然而返。香港脚又发作，以石榴皮、金银花、枯矾煎汤浸洗，再涂油药，冀其不致蔓延也。叶圣陶、吴嘉燕来信。

三十一日

香港脚浸洗后渐愈。上午姜震中来，约于星期六赴市分部对盟员作启发报告，下午忽又来电话取消前议。晚赴人民大会堂商讨郭静唐治丧事宜。酷热，室内最高温度达百度。

一九五二年八月

一日

上午赴文管会，有持北方出土之灰陶羊求售，索八万元，余与郦承铨约，如文管会不买，余愿以六万元购取。酷热，下午室内温度竟达百度，不能工作。晚，丁零来，与陈冰、林乎加等谈至十时许，犹觉热不可耐。葛琴自北戴河来信，述避暑生活，令人羡慕。

二日

酷热依然。下午赴华家池浙大农学院，出席森林系学习座谈会。邵均作自我检讨，哽咽不成声。余发言，就民主党派之性质与任务有所说明。归来顿觉体有不适，饮酒两杯、粥一碗，又雇车赴浙大校本部出席民盟小组会，勉强支持至十时许，雇车返址体温三十八度六，腹泻。

三日　星期

昨宵腹泻十数次，体温最高达四十度。上午腹泻五六次，下午稍稀。张同光来，余撰挽郭静唐词，托张书立轴送去。李蓝炎邀省立医院医师来，诊视一过，以为必须进院治疗，遂借李蓝炎汽车赴省立医院。

四日

昨晚去医院，体温已趋正常，泻仍未止。医言有细菌性痢疾嫌疑，但未断定，终日吃流质。

五日

腹泻已止，仍吃流质，忌牛奶、豆浆。同房间者为蔡同志，交际处科长，熟人也。隔壁房间住两同志，一为王晓风，张劲夫之爱人，一为杜眠，王文长之爱人，彼等皆识余，常来谈笑，颇不寂寞。

六日

诸恙悉退，天气亦转凉，余欲出院，而医生不允。连日接到陈君葆、吴甲丰、徐善治等来信。又接民盟市分部及省府等开会通知多起。钱以桢持俞寰老函至学士坊访余。

七日

得医师许可，于上午十一时出院。舌白腻，口干，开中药方，用大麦冬、鲜石斛及其他和胃之剂，服后颇感舒适。丁零来。上海市统战部来信。张同光来信。致阿庄、谷超豪信。

八日

继续服中药。丁零来。陈学昭来。

九日

中药停服。俞仲武来，谓大学调整院系，浙大理学院与复旦合并，农学院森林系将迁南京。中国史学会寄来《捻军史料从编征引书目》、《鸦片战争史料从编征引书目》各一份嘱审查。吴嘉燕来信。

浙大理学院与复旦合并

十日　星期

开始写高中本国近代史绪言。胡愈之来信，并附致胡成放函，主张民盟省支部筹委会在九月间成立。雇车赴龙游路四号访胡成放，谈甚久。胡已奉调华东统战部工作，明日将启程赴沪。郑晓沧送来午时花（铺地锦）两盆。晚，谷超豪偕阳含煦来。李蓝炎来。

十一日

上午访阎声。又赴文管会，与邵裴子、郦衡叔等闲谈。写高中本国近代史绪言。俞仲武来，借去《新建设》数册。晚，丁零来。志行夫妇自上海来杭，送来桃子、饼干等。

十二日

上午偕志行夫妇赴省立图书馆看阎声，借到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一、二两册。下午赴浙大，参加电机系小组，听王国松作思想检讨。魏鉴清约谈，以时间冲突，未去。大便又不正常，轻度泄泻，但无不舒适感觉。上海《解放日报》来信，

请为该报写《谈谈水浒》一文，复函，当于月内写好寄出。

十三日

许志行夫妇来吃午饭。下午偕志行赴文管会看朱寿潜。寿潜因拔牙及腰痛，请假在家休息，即赴寿潜家，余与邵裴老等闲谈至五时始返。今日腹泻一次。

十四日　星期

硖石庆云桥有一民兵周某，参加卫生清洁运动，装鸟枪打狗，火药爆发，下巴受伤，于本月二日由云仙伴同来杭求诊，余转托李蓝炎，送入省立杭州医院，取出铁子二十颗，今日出院，由嗣良陪同返硖石。医费记卫生院帐，仅付饭食等费四五万元。下午赴省统战部，与魏鉴清谈民盟成立省支部事。魏粗鲁不深悉浙江盟务，故殊不得要领也。

十五日

上午张惠衣来。惠衣为余购得宋龙泉窑双鱼盘及晋越窑水盂各一，仅费四万元，可谓廉价。双鱼盘甚佳，惜不知何来妄人，在盘内镌一“张”字，大杀风景。高中本国近代史前言已写毕，开始写第一章。致孙汶滨信。税务局余念一、杨敬宇来函，谓海盐沈荡镇泰兴酱园五一年所得税负担问题已解决，税减二千四百四十一万三千四百元（包括附加），原函寄于孙汶滨。谢仲寒写来函。

十六日

上午出席省人民政府第六十六次行政会议，通过成立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及省劳动就业委员会，皆列有余名。下午赴文管会。晚七时偕姜震中赴浙大，出席民盟小组联席会议，讨论如何作思想改造总结问题，省统战部派张明列席。又讨论邵均思想检讨问题，同志间对邵有极严厉之批评。《语文学习》汇来稿费十三万元。谷超豪今日赴沪。

讨论思想改造总结问题

十七日　星期

上午张同光来。写高中本国近代史第一章，整天未出门。俞仲武来。剑行因久不接月涓信，来电问平安否。宁波等有台风，今日天气甚凉，居然似深秋矣。

十八日

下午赴阆声寓闲谈，又赴文管会。晚七时出席浙江省劳动就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孙汶滨、沈佐宸来信。致剑行信。写历史课本成二千言。

十九日

王西彦立志创作

下午赴华家池浙大农学院，出席森林系学习小组，听邵均作补充交代。晚王西彦、丁零来。西彦立志创作，在师大当系主任颇不安心。

二十日

上午赴文教厅出席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晚赴浙大，出席民盟第一

小组，归来遇雨。

二十一日

上午出席浙大学习委员会，孟嘉作总结报告，余对总结报告提补充意见若干点，并为修正文字。下午出席浙江省劳动就业委员会，听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金华、湖州等七市代表汇报。丁零寄来各方对高中本国近代史提纲所提意见，大致皆甚妥善。

二十二日

上午看刘丹，谈王西彦不能安心工作事，又谈及文管会房屋事。下午赴文管会闲谈。买江西磁器四件。修改短期师资训练班《中国历史教学大纲》。复沈佐宸、丁晓先函。致魏鉴清函。

二十三日

上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听刘丹报告中央教育部召开中小教育会议情况、李微冬报告召开文化馆工作会议情况。余提议改善小学教师政治待遇。与沙文汉谈文管会房屋事，沙表示可以考虑购买房屋，归来即以电话通知邵裴老。起草浙大思想改造关于民盟方面的总结报告。晚七时赴浙大主持民盟小组。谷超豪赴沪未返。复张允和信。

二十四日　星期

上午向月涓讲《矛盾论》甚详。妻近来旧疾复作，精神不佳。整日未出门，开始为《解放日报》写《谈谈水浒》。谷超豪自沪返，有电话来。陈学昭自北京来信。

二十五日

上午赴浙大，看谷超豪、吴徵铠，谈做总结及发展盟员事。继续写《谈谈水浒》。下午赴文管会。昨日工匠来搭木棚，开始修理房屋，今日特将卧室器物整理一过。

二十六日

上午孙尚侠来，偕往百福街看汪志青，不遇。赴民盟市分部，向丁零取回政协纪念册。续写《谈谈水浒》。秋老虎甚厉害，室内最高温度竟达九十一度。

二十七日

《谈谈水浒》写成，近五千言，挂号寄《解放日报》社。赴文管会访郦衡叔、陈叔亮，彼等对《鸦片战争参考书目》提补充意见甚多，有书面意见书交余。晚仲武来谈。

二十八日

致范文澜、翦伯赞信，将陈叔亮等对书目所提意见寄去。晚吴徵铠、谷超豪来。

二十九日

木工、泥水工来，开始拆修房屋。最初建筑公司老板来看，谓可不须迁出，今天看情形非迁出不可。俞子夷全家决定暂迁民进杭分会居住，余欲迁二号俞仲武寓所，仲武适赴沪未返，大成狼狈。阴历七月十九为余生日，阿庄夫妇早已决定来杭，特去函阻之。晚访刘丹，谈甚久。阎声写京剧本《卓文君》，为之改正标点错字已毕事。

三十日

上午花司务钱乡钦（邵水金）来，送来雪松、茉莉各两盆（昨晚钱来访，余适外出，留香片一包而去）。杭州花农组织经济花艺作物改进指导委员会，（杭州共有一百五十余个花圃）早经市民政局批准。该会铸有证章一批，事先将图案送市民政局核准，迨证章铸好，预备分发，民政局忽又嘱该会缓发，究不知何故。钱乡钦欲余为之向市民政局了解，余市民政无熟人，特转托金铃同志向之了解。上午出席省府六十八次行政会议。办公厅提《关于杭州开放后外国使领馆人员来杭游览之招待及保卫事宜的初步意见》。余提出有些名胜古迹须加整理，对名胜古迹的历史介绍须编一专册。决议由余会同邵裴子、李微冬等着手编撰。邀洪式闾加入民盟，洪谓已与马夷初有约，如加入民主党派必加入民进云云。会后赴赵得三寓所小坐，怂恿赵加入民盟，似有允意。下午赴文管会，与郦衡叔谈，郦表示极愿加入，可喜，可喜。

对名胜古迹的历史介绍须编一专册

三十一日　星期

上午汪志青、王西彦来。晚出席浙大民盟小组联席会，通过思想改造总结报告，又通过用浙大小组名义，由各同志分别签名，发一文告，表示拥护院系调整，推定李春芬、吴徵铠、谷超豪三人起草。谷超豪将出国，浙大支部欲推定杨锡龄为党盟联络员，杨今晚第一次出席。俞平伯来信。

一九五二年九月

一日

上午赴民盟市支部，欲取盟章及入盟申请表，王化均不在，未得要领。赴市统战部，与王民力谈筹组省支部事。赴阎声所，阎声留余午餐，饮绍酒约一斤。赴文管会。该会新由绍兴运到越窑及龙泉窑一大批，颇有精品。大雨。俞仲武以汽车来接，同赴省委宣传部，列席高校党书记会议，讨论发展民盟事。出席者师范学院焦梦晓、医学院周林、革大张滔、浙大李文铸、农学院张扬（女）、美术学院王德威、

与王民力谈筹组民盟省支部事

省委宣传部教育局长刘奕夫及仲武等。由林乎加主持。金铃来信，谓杭州市经济花艺作物改进指导委员会划归为市建设局农业科领导，该科负责同志云这个机构的组织还在研究中，故嘱他们缓发证章。

二日

在最近期内各大专学校及“革大”等将召开座谈会，研讨民盟发展盟员等问题，特收集材料，预备作详细之报告。《解放日报》派记者郑锽来访问。阿庄来信，对我要暂时迁居的事情大为发急。当即去函，告以事已解决。

三日

开始改写高中本国近代史前言。整日未出门。

四日

上午谷超豪来。下午访姜震中，告以省支部筹委员会委员名单应在最近期内商定，彼唯唯不置可否。继续写近代史前言。张同光来，携来月季两种，品种极佳。

五日

上午赴市分部访姜震中不值，转赴文管会，以入盟申请表两份交鄘衡叔。打电话给李维冬、孟加，均未接通。

六日

上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下午访姜震中不值。买《新华日报》、《美国侵华史》等，费四万一千余元。晚饭后访林乎加，谈民盟发展问题。偕陈冰夫妇赴胜利大戏院看电影。

七日　星期

上午张惠衣偕吴敬斋来，谈家乡情况。访姜震中不值，与丁零谈甚久。今日阴历为七月十九，余之生日，全家赴聚水馆吃面，约丁零、周德润同去。饮酒斤余，归来熟睡两小时。晚与浙大民盟同志游三潭印月。今晚起搬家住。

八日

上午访姜震中，将上星期一省委宣传部召开大专学校党支部书记会议、商讨发展民盟经过详细告之，并询伊在“革大”曾否与张滔商讨，彼答“没有”。上星期四已将开会情形约略向伊说明，并告以赴“革大”时最好能找张滔一谈，彼竟木然若无所闻，可怪也。赴阆声所，张惠衣、鄘衡叔均在。阆声为余画扇面一张，甚佳，一面写字，亦佳。赴文管会，邂逅蒋伯潜与邵裴老等闲谈。全国文联整顿组织，寄来登记表，今日填好寄出，并附一函致茅盾、丁零、柯仲平，告以浙江文联领导无人，工作无成绩，《浙江文艺》每月仅销二千余份。挂号寄出。

全国文联整顿组织

九日

上午将高中本国近代史前言全部写定，并写长函致丁晓先，下午挂号寄出。十

四时赴胜利大戏院看金华婺剧《将相和》，遇王之纲。金华婺剧颇似桂戏，平生第一次看到。晚丁零来。

十日

上午赴弼教坊针灸联合诊所打金针，治左臂痠痛也。整天写历史课本第一课第一章第一节，至晚十一时半始写定，过于兴奋，遂致失眠。

十一日

上午七时乘三轮车赴“革大”，出席“革大”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此座谈会系张滔遵林乎加之嘱而召开者，故仅邀余参加，不仅未邀姜震中，且亦未邀其他民主党派。余报告民盟历史、性质、任务、组织及发展方针，历时约一点五十分。报告毕，出席座谈会之各地中学教师（均集中在革大学习思想改造者，约四百人），分组讨论二十五分钟，再集会，由各组长提出意见及问题，余作解答。散会已十二时矣。归来倦极，午睡至二时半。京颀自前日起发高热，今午尤甚，特为走访陈礼节，请他介绍医生。伴同月涓抱京奕至对门市民医院挂急诊号，由杨大夫诊治，断为消化不良所致，无大碍。民盟市分部王化均等以余赴浙大作报告，彼等事前不知，借口农工民主党、革命委员会（编者按：此处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习惯简称“民革”）负责同志有异议，谓余不应专为民盟宣传，怂恿彼等向余抗议，用电话召集民革、农工党及民进同志，于晚七时在分部会议，邀余出席作说明。余以经过情形详告彼等，并告以余不能代表民主党派作报告，亦不能代表民革或农工民主党作报告，只能就民盟之历史、性质等作报告。彼等皆谓甚是。民进童三友且谓宋先生此次报告，虽代表民盟，然亦联带说明了民主党派之性质、任务，使中学教师对民主党派有进一步认识，甚可感谢云云。王化均此种恶劣作风，卑鄙行动，诚堪痛恨，然其他党派不受其欺，倘所谓心劳日拙者邪？非邪？

十二日

上午出席全省行政会议，谭启龙作报告历三小时，包达三亦有报告，不满一小时。下午打金针。吴曼华偕其妹吴藻华来，杨吾冰亦追踪而来，谈一小时余始去。致俞铭铨（平伯之弟）函。致阿庄函。

十三日

写稿看书外无他事。晚偕妻赴人民大会堂看罗马尼亚歌舞团演出。

十四日　星期

上午打金针七针，针灸四壮，臂痛如常，未见减轻。

十五日

浙江日报派人来，约写反细菌战稿。

十六日

写反细菌战文成，题为《鸦片到细菌》，即送《浙江日报》。打金针七针，灸四壮。晚陈冰来谈。

十七日

上午出席全省行政会议。十一时半赴交际处，偕陈冰等赴车站接新西兰及锡兰代表。吴容在车站上忽问我："张同光在抗战时期曾协助国民党逮捕革命青年，你有所知否?"余答不知。下午广播电台派张若煌来，邀余于星期--晚作反细菌战广播。张自言为张同光堂侄，余即探询抗战时期同光在家乡情况。彼谓同光在家乡系一士绅，其学生有在国民党中作特务工作者，容或有所往来，同光持其老师资格，常常不买账云云。

十八日

上午打金针，灸四壮。下午陪新西兰及锡兰代表看土特产展览，天热人挤，累极。晚有宴会。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甚佳。余对越剧向无好感，今后当有所改观矣。

十九日

上午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开会，正式宣布调整名单。星期一广播稿写成，亲自送竹竿巷七十七号广播电台编辑部，顺道赴文管会。晚赴浙大，与民盟同志商谈召开座谈会事。天雨。归来已十一时矣。

二十日

上午打金针，灸四壮。十一时半赴城站送新西兰及锡兰代表离杭。下午赴浙大，看谷超豪及金孟加。晚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节筹备会。

二十一日　星期

上午赴浙大，主持座谈会。座谈会邀请盟外人士三十八人，到者三分之二。金孟加以党员身分最先发言。余就民盟历史、性质、任务方面作简单报告。发言者极踊跃。十一时半散会。晚饭后赴思鑫坊看顾学裘，又赴隆兴路看张阆声。今日民族形式体育大会开幕，余为主席团主席之一，以与浙大座谈会时间冲突，未能参加。

二十二日

《浙江日报》征求国庆纪念文，脱稿，由月涓送去。查南强来。周渭滨表弟自硖石来。下午三时半，沙文汉来，谈二小时，对民盟发展盟员及成立省支部事均有极好意见提出。晚七时赴广播电台作广播。八时，赴顾学裘寓，参加民盟小组，通过鄢衡叔入盟。

二十三日

为《浙江文教》写《历史教学漫谈》第二节成。下午打金针，灸三壮。赴文管会，与鄢衡叔谈学习计划。雨农内侄自上饶来杭开会，送来南丰炉一只，甚佳。晚

宴渭滨表弟及月涓堂兄汤兆莱，雨农亦来，饮谈甚快。

二十四日

赤足涉水、摄影而归

上午与滨弟游石屋、水乐、烟霞三洞，又赴九溪十八涧，赤足涉水，摄影而归。买桂花一包。俞平伯之嫂某女士来。晚出席民盟市分部委员会，通过鄙承铨入盟。

二十五日

教育工会杭市委员会干部施毓英来，请余担任杭市中学教师业余进修学校中国近代史课，每周二小时，允之。渭滨弟返硖。

二十六日

为《当代日报》写国庆纪念文，题为《话说天下大势》，二千言。赴文管会，与鄙衡叔谈。

二十七日

张惠衣为余买越窑圆匣一只，五万元，妻大不怿，谓以重价购无用物。晚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纪念大会筹备会，又赴民盟市分部，参加欢送晚会——欢送调赴东北、华东等处之浙大同志。

二十八日　星期

婺戏包括三种腔

任心叔来，邀余担任师范学院历史教授，谈两小时而去。晚偕妻赴人民大会堂看衢州婺戏。衢州婺戏包含三种腔：昆腔、吹腔、高腔。昆腔自金华传去，其前身为海盐腔；吹腔、高腔皆自海盐传去。剧目甚佳，惜演员太少，其女角竟连演五六出，不其累欤？

二十九日

浙大农学院独立，其森林系师生将调往东北，教师间不无有情绪波动者，今晚特邀集森林系民盟同志会谈，有年青的党员参加，结果极圆满。谷超豪定下月二日动身赴北京，故未参加。

三十日

上午省府办公厅来电话，谓赵得三委员病，服西药鲜效，邀余前往诊视，即赴协丰里赵寓所，归来为开药方，用柴胡、半夏及其他消化剂，又复亲自送去。下午出席国庆纪念大会，余为主席团主席之一。十五时剑行自沈阳来，乃母大兴奋。十九时，田汝康、丁零来。

一九五二年十月

一日

下午全市大游行，参加人数在十六万以上。队伍分南北两路。平海街口西湖边搭检阅台一座、两路队伍均经检阅台前，会同经平海街，又分南北两路而去。余在检阅台上，频频向队伍群众挥手。游行二时十分开始，六时半队伍全已通过检阅台。归来臂疼、腿软，累极，累极。

二日

蕴庄、伯宁挈其儿女自上海来，全家团聚，甚为难得，妻更兴奋，精神大好，竟忘其有病矣。晚偕蕴庄、剑行等雇船泛湖，游三潭印月。妻恐受风寒，未参加。

三日

上午偕同伯宁、剑行及阿新、阿平赴外西湖，在物资交流会市场购宜兴窑花盆数只归，沿途照相五六张。今日中秋，妻烧八宝鸭等大菜数味，晚饮酒甚欢，德润亦来。孙葆悦自硖石来，为言自被评为地主成分后，仅靠一亩二分地耕种度日，困苦不堪。其女嘉定，在新青团工作（长生路八号），仅顾一身，不能寄家用。饭后即去，旋又复来，请寄宿一宵，明日即返硖石云，不得已允之。

四日

全家游玉皇山，上午九时出发，雇三轮赴前山麓，妻雇轿上山，余等步行。在山上吃素餐，遇赵家璧夫妇。翻后山赴虎跑，妻与蕴庄先雇三轮返。余等复游石屋、水乐、烟霞三洞，兴尽而返。章雪山来。前托滨弟携一端砚送马君松，今日接君松来长信。

五日　星期

上午全家上大街买东西，在王润兴午餐，章雪山亦来。餐费由阿庄付讫，其意为“请弟弟吃饭”也。张同光来。浙江日报宣传组派人来约写纪念鲁迅文，允之。蕴庄、伯宁等乘晚车返沪。

六日

剑行乘早车赴沪，转返沈阳。下午赴民盟市分部看姜震中，促他早与统战部商定省支部筹委会名单，彼唯唯。赴文管会，顺道看了张阆声。今日开始续写本国近代史第一章。俞平伯送来《红楼梦研究》一册。

七日

上午赵得三偕同吴秘书来，谓服药四帖，病已大痊，惟睡眠未复常态，请转



宋云彬五十年代初与妻在杭州西湖合影

方，为开一新方，用茯神、半夏等十味。晚丁零来。得省府通知，定十七日召开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继续写近代史。

八日

下午赴文管会，与邵裴子等闲谈。赴新泰旅馆看章雪山，遇丰子恺。花农邵小金来，为写介绍信一封，致建设局余森文局长。赴东街路振垣小筑看王国松，并看蔡邦华。蔡已恢复自由，然仍牢骚满腹也。归来与林乎加、俞仲武谈天至十时半。继续写近代史。

遇丰子恺

九日

下午二时赴市统战部与王民力科长谈一小时。王谓姜震中本人有思想问题，而其周围颇多不纯分子，想恐有政治问题，统战部正在进行彻底了解，设法予以彻底解决。并劝余不可灰心，统战部当予以支持云云。三轮车停待一小时，索余九千元，并谓系按照定章，不容少给云云，态度极野蛮，颇使我有反感也。赴湘海池洗澡，因被蹬三轮者索去九千元，不敷付洗澡费，欠了二千四百元，可笑可笑。顺道赴市分部，与姜谈半小时。伯宁一小箱子忘记带回，特面托章雪山带去。晚杨锡龄来，谈浙大民盟发展事。程孝刚来，围棋两局，互有胜负。继续写近代史。史学会来信。翦伯赞来信。教育工会杭州市委员会送来聘书，聘余为杭州市中小学教师业余进修学校中教部中国近代史讲师，每周授课二小时，任期自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一月。

十日

整天写教科书。报载强大寒流侵入华北。

十一日

天气果转冷。上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往清泰旅馆访丰子恺，约他星期日吃饭，以已有先约，固辞。下午一时半杭州市中小学教师业余进修学校假大会堂举行开学典礼，余代表教师讲话。晚参加浙大民盟小组。圣陶汇来三十万元。

十二日

上午买书遇张同光，看旧货摊，买假山石一块。下午应程孝刚之邀，围棋饮酒，座有刘丹、俞仲武，至晚九时方散。叶圣陶来信，谓所汇三十万元系国文讲义版税。张允和来信。妻病复发。

十三日

上午看阎声、邵裴子，讨论堕民问题。云仙自硖石来，带来方糕甚佳。陈学昭来信。晚吃蟹。房子修理已毕，今日搬回原房间，室内陈设整理一遍。

十四日

为《浙江日报》写纪念鲁迅文，未毕。晚八时赴车站迎接冰岛访华代表团。民

盟分部委员会以时间冲突，未能参加。刘开渠及文联某青年同志来。为妻开中药方。

十五日

上午赴民政厅，出席座谈会，讨论堕民是否少数民族问题，写鲁迅纪念文毕，题为《鲁迅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道路》，另抄一份寄《文汇报》。下午陪冰岛代表游西湖，计游黄龙洞、玉泉、灵隐三处。晚有宴会，并看电影。妻服药后，咳少止，为改方。浙大民盟小组开会，未能参加。

十六日

下午看魏荟清，商谈民盟省支部名单事。魏谓姜震中在外扬言，宋某人是自己跑来的，并未负有何种使命，最好请民盟总部来一书面文件，说明派宋云彬同志负责商定浙省支部筹委会名单，送请总部核准指派云云。冰岛代表五时离杭，赴城站欢送。

十七日

上午预备讲演稿。出席外宾招待会，于席中晤沈练之，谈师范学院发展民盟盟员事。下午出席省府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七次）省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谭启龙作报告，散会后赴民盟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外宾招待委员会三时召集，故略谈数语，即赴大华饭店）。晚黄玉麟（省统战部科员）、刘丹、丁零、杨锡龄先后来。晚十时《浙江日报》派人来，商修改鲁迅纪念文。

十八日

上午出席民盟市分部委员会，余对省支部筹委会名单迟迟不决定有所批评，姜震中大不怿。下午出席省府委员会，余发言后即离席，赴惠兴小学部对中小学教师业余进修学校历史组学员讲中国近代史两小时。晚赴人民游艺场（大世界）出席纪念鲁迅晚会，作两小时之报告。

十九日　星期

上午出席医学院民盟小组，赴大华饭店看许昂若。下午二时，马逖声自硖石来，留他寄宿余寓。晚邀许昂若吃饭，阎声、逖声作陪。

一九五三年一月

一日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元旦大会，杭州市长吴宪、省府主席谭启龙均有报告。下午赴市统战部参加欢迎赴朝慰问茶话会。《浙江日报》、《文汇报》、《当代日

报》均刊载余所撰之新年论文，题为《鞭策自己，勉励大家》。孙起孟来，留他夜饭，谈此间各机关统战工作情况甚详。晚八时余，伯宁自上海来。

二日

下午赴文管会访郦衡叔不在。傍晚衡叔来，留他吃饭，饮绍酒二斤。酒后剧谈，衡叔自诉身世，余告以民盟内部纠纷情况，相与感喟不已。伯宁于六时许乘车返沪。京颀伤食，呕吐。

三日

上午备课，下午赴高医，为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上近代史课，讲戊戌政变，凡二小时，中间不休息，惫甚。朱深来，张惠衣来。

四日　星期

上午十时□□□来，余犹未起床也。下午访周永年不值，晚饭后再去，谈一小时。永年赠余天目云雾茶半两。

五日

上午出席省协商会第一次常务会议，江华谈论甚多，谓姚顺甫办丝厂三十年，而不知机器生产之效能，亦未能真心诚意受工人之领导云云。又谓资产阶级存在一天，劳资纠纷亦必存在一天，必须消灭资产阶级，方能解决劳资纠纷也。下午访阆声，为彬然拟药方。三时许，叶南帆、姜震中、蔡一鸣等先后来，商谈学习事，未几何燮侯亦来，谈甚快。晚，姜震中邀往附近一北方菜馆吃羊肉，南帆、一鸣均在座，马文车亦来。与阆声共同为彬然拟方：小生地六钱（砂仁五分拌）、焦第术三钱、生西芪三钱、龙胆草（酒炒）二钱、白归身二钱、炒枳实三钱、白茯苓三钱、附子都气丸二钱。

六日

上午备课。下午省府派车来接，至马市街接了邵裴子，至苏堤蒋庄接了马一浮，一道到省府，开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只马一浮、邵裴子、张阆声、吴山民及余五人而已。浙省馆员名额一百八十人，但今日各方提出之名单未满四十人也。马一浮托觅购《王静安全集》。

七日

上午赴师范学院上课，连上三节，疲惫已甚，归来拥被而卧。晚赴澡堂洗澡，擦背，捶腿，精神复振。

八日

拟为《浙江文教》写稿，以构思未成熟，竟不着一字。下午赴文管会，与邵裴子闲谈。钱乡钦送来金桔两盆。晚钱乡钦又来。赴民盟市分部出席第八小组会议。大阿宝今日返硖。

九日

为《浙江文教》写稿，题为《再谈历史人物的批判》，成四千言，至半夜十一时方脱稿。京奕患消化不良，发高烧。下午七时许丁零来。

十日

上午看王民为，谈甚久。王出示民盟盟员朱坚白、李冰舟从事反革命活动具体材料，要求市分部召开委员会，开除其盟籍。顺道访李微冬，谈片刻。下午一时半赴惠兴小学，与宋念慈等商讨中学教师业余进修班结束讲课事。为京奕开药方，用嫩柴胡、仙半夏、枳实、制大黄、黄芩、山查肉、晚七时许京奕大便一次，热度渐退。晚六时半偕朱深赴浙大，参加民盟小组。聂绀弩来信。

十一日　星期

上午民盟市分部召各小组长传达省二届一次代表会议情况，以到者寥寥，改期举行。下午二时举行新盟员座谈会，五时十分毕。继续开委员会，决议开除朱坚白、李冰舟盟藉。复聂绀弩信。

十二日

广播俄语初级训练班今日起开讲，早六时半开收音机收听，乃为中级班，打电话问广播电台，始悉是中午十二时二十分整。下午二时半赴文管会，出席章太炎先生治葬委员会。晚俞仲武来，下棋三局，余胜两局。

十三日

整天编历史讲义，紧张之至。下午赵得三、姜震中来。出示师院民盟小组负责人沈练之来函，要求由民盟去信，挽留王西彦仍在师院任教。西彦向不满意姜，此次西彦调华东师大，姜方庆幸，遂谓院系调整，应绝对服从，不宜去函挽留云云，余笑应之。

十四日

上午七时五十分乘车赴师院，连上三节课，疲倦之至。下午买书、期刊与线装书十数册，费数万元。朱深来，谈民盟做总结及批评检讨事。昨晚下雪，今日天气甚寒。

十五日

天寒甚，虽生火，执笔犹觉手冷。编讲义数节。晚叶南帆假阆声家招饮，座有何燮候、杜伟、姜震中、蔡一鸣、张忍甫及阆声等，大多数不能饮，余与阆声对酌，尽四斤，颇有醉意矣。

十六日

昨夜饮酒过多，疲倦甚，十时未起床，《当代日报》记者来，请对中央决议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撰文表示意见，允之。下午为《当代日报》写文，五时许该报

派人来取去。姜震中来，传达报告事。晚赴湘海池洗澡，遇俞仲武，同往碧槎轩饮酒一碗。

十七日

上午编讲义。下午赴惠兴女中，李子耀遵约来上课，而学员到者只五六人，遂作罢。晚民盟开会。

十八日　星期

上午沈练之、陈乐素来，商谈组织中国史学会浙江分会事。陈先去，沈吃午饭。下午二时出席中小学教师业余进修学校结束会议。

十九日

上午编讲义。下午出席省协商会召开之座谈会，谈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余就纲领与宪法性质上大有区别之点略作说明。今日上午姜震中、蔡一鸣来。

谈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二十日

编讲义极紧张。下午二时，蔡一鸣、姜震中、叶南帆等来。晚出席民盟小组，归来访仲武，作长谈。

二十一日

上午雇三轮赴师院，连上三节课，极感疲惫。下午休息。连日编讲义，俄文生极，几不能上口矣。晚丁零来。

二十二日

上午赴文管会，与鄢衡叔谈约一小时。章太炎夫人汤国梨送来《太炎文录续编》四册。由沙孟海转。下午蔡一鸣、叶南帆、马文车来，讨论学习会事。偕蔡、叶访邵裴子，谈西湖文物保管事。晚访阆声，又访陈冰。俞仲武来，下棋三局，余皆胜。

二十三日

仲武等邀余参加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先从讨论马林科夫报告入手，今日找些参考材料，作初步研究，而蔡一鸣来，谈西湖文物保管事，且欲余为定工作计划。下午买书，又买天竹一枝，甚佳。晚丁零、俞仲武来。俞平伯来信。聂绀弩来信。

二十四日

上午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班（甲级）在省委宣传部开第一次学习讨论会，讨论马林科夫报告第一部分。姜震中来，余适在省委宣传部开会，未晤。晚七时，民盟市分部开委员会，讨论如何作总结，魏鉴青、王民力均参加。事先朱深来谈。王化均企图将总结目标移转，不展开批评，态度恶劣之至。

二十五日　星期

上午郭人全来。拟开始誊清近代史第一章未成。下午主持民盟分部召开之历史

座谈会，师范学院仅一李子耀出席，文管会则自郦衡叔以下均出席。晚与俞仲武弈。

二十六日

上午为学习小组做总结。寄夏衍信，并寄去《谈水浒》一文。复聂绀弩、傅彬然等信。下午为民盟《杭盟简讯》写短文一篇。汤国梨自苏州来信。天雨雪。

二十七日

上午姜震中来，问昨日上午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何以不出席，实则余已忘之矣。赴文管会，向郦衡叔借《世界知识》。下午备课

二十八日

上午赴师范学院上课，归来颇感疲倦。云仙从硖石带来年糕、糖糕等。赴湘海池洗澡捶背后，稍觉舒适。阿庄久不来信，写明信片问之。阿龙自北京来信。谓出国手续仍未办妥，以中央另定新标准，须回沈阳重新填表也。

二十九日

睡起甚迟，以疲倦故也　下午偕仲武赴大会堂出席省府四十七次行政会议，通过贯彻婚姻法委员会名单，谭启龙主席号召省级机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批评运动。今天上午江华在大会堂作学习报告，余未接通知，向警卫班查问，始知通知由文教厅转来，被警卫搁置未送达。

三十日

清晨雨雪，渐变为雨。开始整理高中本国近代史稿，加紧俄文学习。王化均来，谓市统战部欲明了余之子女的情况，当写成一书面报告，请他转去。晚赴民盟市分部听各小组长汇报。阿庄已有信来，谓多日不写信，全因工作太忙之故。

三十一日

上午赴省委宣传部，出席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讨论会，对马林科夫报告第一部分讨论告一段落。下午又赴省委宣传部，出席文委系统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展开反官僚主义运动。晚有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张灿河来，要求代向领导请求准予退学，参加抗美援朝。彼为一二十岁的青年，原属二十一军，在军医院服务，后来医院拨归省府，彼遂转为卫生厅副厅长李蓝炎之警卫，由卫生厅介绍入工农速成中学，然彼过惯部队生活，一意赴朝鲜作战，因之心情不定，废寝忘食，坚欲脱离学校，重回部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工作。致丁晓先函。

一九五三年二月

一日

上午为张灿河事约同李蓝炎赴文教厅与俞仲武谈。准备报告。下午赴弘道女中向中学历史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教学中国近代史的几点意见》。此次报告听众似甚满意，则准备充分故也。张同光亦来听报告，约他回家饮酒清谈。姜震中来，未晤。任心叔来，亦未晤，留下一字条，谓下学期仍请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请予以考虑云云。

甲午日记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一九五四年一月

一日　雨，室内温度十至十一度

上午八时半在体育场主持元旦篮球表演赛开幕典礼，作五分钟之讲话，并为篮球比赛开球。今日因天雨，足球停止比赛。下午出席省市统战部召开之新年座谈〔会〕。市统战部商向前发言最长，无非八股一套耳。

二日　阴，室内温度十至十一度

上午在省委宣传部集体学习总路线。下午出席文史研究馆新年茶话会。与吴山民弈，三战三胜。接剑行自苏联来第二封信，上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发。谓已见过戈宝权，戈已结婚，生子满周岁矣。

三日　星期　阴，室内温度十至十一度

上下午均在体育场看足球、篮球比赛。韩镜侬来，未晤。

四日　阴晴，室内温度十至十一度

疲倦，晨十时才起床。赴民盟省支部，批阅文件多种。赴新华书店购《学习》一九五三年合订本。下午一时赴体育场。一时半赴城站，欢迎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浙省代表回杭。三时后赴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华东队与前锋队比赛，华东以二对零胜。晚饭后，又赴体育场，参加欢送晚会，作五分钟之讲话，归来已近十时矣。（晚饭后杨源时来，谓三馆一会将划归文管会而由余领导。三馆者，省立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史研究馆，一会则文管会也。）

五日　阴晴，室内最高温度十一度

上午八时半赴省协商会，主持学委分会会议，决定由邓厚同起草小结报告，交余审阅。十时半赴文委，披阅公文多件。姜震中来，未晤。下午一时半赴市协商会出席统战部召开之座谈会，谈总结一九五三年民主党派工作问题。归来绕道至解放路，在百货公司购皮套活页记事本，值三万五千余元。今日汇人民币百万圆与张葱玉，托代订购《古典戏曲丛刊》。

六日　晴，室内最高温度十一度半

上午八时半赴市协商会出席学习委员会扩大会议，余纪一作报告，详尽而恰当，解决问题不少也。下午赴中共浙省委宣传部，参加集体学习。晚赴人民大会堂看捷克杂技团演出。场中晤沙文汉，相别一年多矣。

七日　晴，室内温度最高十一度半

起床已十点钟。周振秦、谢炎武来。赴民盟看姜震中，谈十五分钟。赴教育厅

借参考资料多种。复华东作家协会及章靳以、刘大杰、郭绍虞函。下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通过公债推销委员会名单，余亦列为委员。本省一九五四年全省收入四万三千六百七十八亿（包括农业税），为华东控制指标之百分之九九点七三，相差一百十八亿，如将交通部门利润列入，则超过华东指标六亿，较上年增百分之七点一六　文化支出为一百四十五亿，教育支出为四千五百四十一亿。税收工商税仅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一七，农业税占百分之二十点五五，企业利润仅占百分之四点一一云　晚六时半，樊□□来。七时赴隆兴路看张阆声。适郑晓沧亦来访张，其夫人前年患乳腺癌经割治，今又复发矣。昨晚在大会堂晤王文长，据谓政府决意照顾查人伟夫人生活，但生活费以何种名义支付，尚须与省统战部协商云云，今日复向王文长急切催促，务期早日决定办法。

全省收入

八日　雨，室内温度最高十一度半

晨八时半周振泰来，为言省级机关高级干部每月可配给白米二十三斤、白面粉二十五斤。我家不喜面食，购白米四十五斤，值六万六千元。上年年终，人民教育出版社寄来高中课本中国近代史十五册，版权页竟刊“编者宋云彬、李赓序”字样，实则李未尝参加任何意见，仅就第一章第一节略事修改而已。其时因急于付印，未将最后修正稿寄余翻阅，今发见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有重大错误。今日特函致人民教育出版社，清查对余之原稿，以明责任，并设法在《人民教育》上刊载更正文字。又函叶圣陶，说明此系重大错误，余不能代人受过，必须设法更正。复《文汇报》陈钦〔源〕函，复毛华云函。致韩镜侬信。晚七时，杨源时来，谓文管会即划归文委，由余直接管理云云。按文史馆依法令须由省府秘书长管理，图书馆及博物馆属文化局系统，前所云三馆一会均划归文委管理者，事实上仅文管会一会而已。

九日　阴，时有雨，室内温度最高十一度半

上午假市协商会付开学委会民主党派分会全体会议，余作总路线第一课学习小结报告，凡一小时有半。同志发言者七八人，最后由魏鉴清作指示发言。下午出席省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李蓝炎报告赴北京出席卫生工作会议经过，并传达习仲勋之报告及毛主席之指示。林乎加对卫生厅工作颇有批评。至六时十分始散会。省委负责同志有一恶习惯，即发言稿求其冗长，反而常不得要领，徒费时间。谭启龙、林乎加均犯此病。丰子恺来，未晤。晚七时赴新泰旅馆看子恺。

发言稿求其冗长而不得要领

十日　星期　雨，室内温度最高十一度

上午八时赴浙大，出席浙大民盟区分部筹委会成立大会，作半小时之讲话。十时雇三轮车赴虎跑，参观弘一法师舍利塔落成，与马一浮、丰子恺、钱君匋、张梓生、堵申甫、张同光、周天初等十余人在塔前合摄一影。即在虎跑聚餐，饮绍酒二

斤许。归来复与同光、天初赴龙游路访潘天寿不值。约同光在家小饮，复偕赴人民游艺场看昆戏《长生殿》、《惊变》、《埋玉》，至佳。归来已十时。妻言张梓生偕胡海秋来过。余因与梓生有约，饮酒过多，竟忘之矣。夜眠甚不安，以头痛口干故也。今日马一浮为余言，彼住苏堤，食油配给依乡村标准，每人仅五两，大感不敷云。孙庚生（傅彬然之表兄）介绍孔宪禹来，持有庚生亲笔函，余在虎跑，未晤。

十一日　雨夹雪，骤寒，室内生煤炉，最高温度华氏四十八度

上午以身体不适，十一时才起床。下午一时半赴省协商会，主持学委会分会开会。到有魏鉴清等，讨论甚热烈。晚人民大会堂有晚会，毛世来等演出京剧，以身体不适故，未往观。

十二日　雨，室内生煤火，最高温度九度半

上午赴胜利大戏院听商景才作赴朝慰问传达报告。下午赴文委办公。看文件四五件。致王文长及吴山民函，告以马一浮给食油五两太少，希予以特别照顾。华东作家协会寄来《彼得大帝》一册。寄表格一份给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研究组。中国作家协会寄来《作家通讯》第七期。陈云裳来信。

十三日　雨，室内未生炉火，最高温度九度

上午赴省协商会出席学委会会议。韩镜依来。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听谭启龙作关于总路线之报告。谭之报告，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七次工业大会作，出席听报告当皆为党员，非党员恐只余一人耳。

十四日　阴晴，室内温度十度

上午赴文委会，听取文化局派来同志作关于文管会之汇报。文管会向由省府委托文化局领导，现又划归文委领导，而由余主持之，交际处唐为平处长来，邀余同往车站，迎赴朝慰问团第三总分团第四分团来杭，据谓其中有民盟同志二人。十一时半车抵站，余与团长等一一握手，唐为平亦特为介绍，但彼等殊木然，余即假王文长之汽车返寓，不再与之应酬矣。下午出席文委主任办公会议。晚七时，赴人民大会堂看第四分团所带来之湘剧团作慰问演出。戏剧节目为（一）花鼓戏《刘海砍樵》，（二）高腔戏《思凡》，（三）昆剧《山门》及（四）湘剧《断桥》。十一时半返寓。演《山门》之演员，去年全国戏剧会演时曾得一等奖，技艺至佳，唱白咬字清楚，做工到家，诚不易得之人才也。高腔戏《思凡》亦甚佳。在杭州无好戏可看，今晚之机会不易得也。

十五日　晴，入晚雨，室内温度最高十度

上午赴文委办公，谢炎武、吴逢周先后来报告工作。致王文长、吴山民函，为马一浮说项，请予以照顾，配给白米白面，并依照城市标准配给食油。下午在文委邀集沙孟海、陈叔亮、蒋伯潜、董聿茂及浙江人民出版社、文化局负责同志，商谈

商谈《人民的西湖》一书

编辑《人民的西湖》。三时半偕沙孟海等同赴文管会。归来在法院路遇一卖“兰花豆腐干”之女子，衣服楚楚，面目清秀，一知识分子也。余向之购豆腐干五块。行不百步，彼忽自后追上，问余姓名。自言名俞诵椒，住灯心巷八号，高中肄业，曾为小学教师，今失业家居，卖豆腐干实不能度日，欲余为之介绍工作。言辞恳切，令人同情。晚杨源时来。复陈云裳信。

十六日　雨，室内温度最高十一度

上午在家自学。下午二时半偕王若水、魏鉴清乘长途汽车赴绍兴，五时一刻到达，即赴市府招待所。晚看驻军某部队文工团表演，甚精彩。十时半睡，被褥不洁净，转侧不能成寐也。

十七日　星期　阴，有时微雨，

七时半赴民盟。八时半民盟绍兴市分部筹委会成立大会并会，余代表省支部筹委会宣布分部主委、副主委及筹备委员名单，又作半小时之讲话。大会至十二时始散，即赴市府黎市长之宴，饮香雪酒，味甚恶。二时五十二分乘长途汽车返杭，凡两小时半而达。余尝集句索徐生翁书联，早已书就，在施伯侯处。今日携回。联句为“学非称师，文取指达”（颜延之《海徵士诔》），“勤靡余劳，心有常闲”（陶渊明《自祭文》）。集句甚自然，徐之书法亦能免俗，殊可喜也。张葱玉来信，附来《古本戏曲丛刊》预订凭单。

十八日　雨，室内温度十一度半

上午赴文委办公。十时参加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下午一时半，赴九连村扫盲委员会听取关于冬学工作之汇报。四时，携张叔未行书立幅等赴张阆声处，请其鉴定。晚开始为《解放日报》写关于《儒林外史》之文章。今日何松生来。复《解放日报》函。致金冶函，并送还记录本五册。

十九日　雨，室内温度最高十一度

上午写《谈〈儒林外史〉》。下午赴体育运动委员会，召杭州武术界同志，商讨春节举行民族形式表演会。省委宣传部送来《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一册，封面即有“党内文件注意保存”字样。接叶圣陶十四日复函。

二十日　雨，室内最高温度十一度半

扫盲委员会及冬学工作委员会为开展冬学问题，召嘉兴、宁波、金华三专署及临安、龙游两县之扫盲负责干部举行汇报，上下午均赴扫盲办公室听取汇报。以五万元买丁二仲（庚）山水立幅，甚佳。但不知丁二仲何时何地人也。

二十一日　阴，入晚有微雨，室内最高温度十一度

上午出席建设公债推销委员会。皮肤病久不愈，下午赴省立医院请皮肤科姚主

任诊治，姚不在，约定明日上午再去。向旧书铺购得《容斋随笔》（五笔俱全，商务本）、《诸子平议》（同上）、《清诗别裁》（同上）费二万余元。《容斋随笔》点句多错误，读之令人不快，此皆伧夫王云五进商务后粗制滥造之结果也。新华书店王平送来《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一册，价三万元。

二十二日　雨，室内生炉火，最高温度十度

上午赴省立医院，请皮肤科姚主任治皮肤病，除敷油膏外，佐以组织疗法，携回注射液十针，将由月涓逐日为余注射。赴文管会，听取周振泰报告昨日关于冬学的汇报情况。续写《谈〈儒林外史〉》。下午出席文委主任办公会议。杨源时宣布，扫盲及冬学工作以后由教育厅领导。萧文向任广播电台台长，今已改任教育厅副厅长矣。剑行寄来第四封信。

二十三日　大雪，室内生炉火，保持温度九至十度

晨起见大雪纷飞，天气骤寒。文委会向省府要求汽车，省府多方阻难，故交通工具迄未解决。今日大雪，交通几乎阻断，上午电话文委会，请假一日。下午电话亦断。整日写文章，无他事。阿庄来信。

二十四日　星期　晴，室内生炉火，仅保持温度九至十度

上午郑晓沧来。积雪未融，地冻难行，整日未出门。

二十五日　晴，室内生炉火，仅保持温度八到九度

上午赴文委办公，续写《谈〈儒林外史〉》一文。下午赴省协商会，以分学委会开会故也。阿新、阿平偕玉珍自上海来。晚丁零来，谈至十时方去。

二十六日　室内生炉火，保持温度八至九度

上午不赴文委办公，在家写关于《儒林外史》之文章。丰子恺来信，抄示马一浮诗，录如下：虎跑弘一律主塔成，子恺约往参观。是日寒雨，至者甚众。苏庵有诗，余亦继作，兼示子恺。

马一浮给丰子恺诗

扶律谈常尽一生，涅槃无相亦无名。
昔年亲见披衣地，此日空余绕塔行。
石上流泉皆法乳，岩前雨滴是希声。
老夫共绝伊蒲馔，多愧人天献食情。

郭绍虞来信，谓“《陶渊明集》似亦值得研究。最近张芝所写《陶渊明传论》亦有新见，惟不识此公现在何处”。下午洗澡、理发。晚偕阿新、阿平及玉珍赴人民剧场看北京杂技团表演，甚精彩。说相声甚佳，题为《思想改造》，语多讽刺。

二十七日　晴，室内生炉火，保持温度九至十度半

上午赴省协商会，出席学习委员会，听取各分会报告，余亦报告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分会学习情况及今后学习计划。下午赴省委宣传部参加学习。

二十八日　晴，室内生炉火，保持温度十至十一度

上午赴文委办公，又赴体育分会有所接洽。下午出席省府第八十三次行政会议。

二十九日　晴，室内生炉火，保持温度十一度至十二度

上午八时赴省委宣传部，召教育厅、卫生厅、团省委、工会负责干部商讨开展工厂、学校、机关体育运动问题。下午继续写《谈〈儒林外史〉》稿完篇，凡六千言。

三十日　晴，室内温度十至十一度

连日大便不通，天气又转和暖，殊觉不适。上午整理积压之信件。阿新、阿平助余翻信封约百枚，废物利用，亦节约之一端也。孙尚侠来信，谓将断炊，告贷十万元。下午出席文委主任办公会议。晚略饮酒，即睡。服通便丸（卡司卡拉）四颗。协商会派人来，请余参加春节劳军，允之。《谈〈儒林外史〉》稿今日挂号寄《解放日报》。

三十一日　星期　晴，室内温度十一至十二度半

早起大便甚畅，精神顿爽。偕阿新、阿平赴仁和路民进分会，童友三送十万元与孙尚侠。即赴孤山看梅。下午一时，孙尚侠来。三时，赴胜利戏院看彩排戏越剧《三姐下凡》，不终场而返。晚七时，赴人民大会堂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表演。阿庄昨日来信，云定今晚到杭，但待至晚十一时未至。

一九五四年二月

一日　晴，室内温度十一至十二度

昨宵十二时半，蕴庄、伯宁自上海来。上午偕伯宁、阿新、阿平游黄龙洞、紫云洞，由岳坟雇舟泛湖，归来已近下午一时矣。下午二时半赴省协商会出席学习分会。天时不正，人亦疲倦，口渴头痛，自开中药方，服一剂。

二日　晴，室内温度十一度左右

今日起放春节假。上午偕阿庄等赴湖滨买花，乃无中意者。下午赴工业馆（平湖秋月对面）看浙江名人书画展览会预展，陈列作品中缺俞曲园及弘一法师，殊不当也。作品中有杭大宗山水册页，大宗能画，余所不知也。晚偕阿庄赴人民大会堂看苏州京剧团演出。

名人书画展缺俞曲园及弘一法师



1953年春节宋云彬在杭州拍的“全家福”

三日　晴，室内生炉火，保持温度十度

今日为甲午元旦。上午与伯宁、阿庄等赴活佛照相馆拍合家欢。下午赴体育场看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余致开幕词。晚丁零来，送糖年糕一块，此公有古风也。顾学裘、俞仲武等来。

四日　晴，室内生炉火，保持温度九度半

上午朱寿潜、平远凡及张健甫夫妇先后来。下午四时许，李锡曾自硖石来。晚李士豪来。张健甫送来王湘绮书屏条四幅。

五日　晴，室内温度九度左右

上午沈链来，谈甚久，留他午餐。下午俞仲武来，下围棋。孙章禄继至，其目的亦在下围棋也。先后共下六七局，至晚十时才散。张惠衣来。

六日　晴，室内温度十度

上午章昌黎自安庆来。今日假期已满，上午学习，余请假。赴省立医院看皮肤病，带回胎盘浸出液二十支。下午赴文委办公。至宣传部看杨源时，并听俞仲武报告北京开会情况。致叶圣陶函，质问人民出版社为何对余去函置之不复。

七日　星期　晴，室内温度十到十一度

今日照常办公，余请假。上午周振泰送来文件，批阅后即交他带回。阿庄等均于中午乘车返沪。陈伯衡、孙孟晋来。连日热闹，阿庄等去后颇感寂寞。此种寂寞为三十年来所未有。午后“打五关”消遣，倦极而卧。俞平伯弟媳及章昌黎先后

至，留他们吃夜饭。晚饭后偕章昌黎赴人民游艺场看首都实验剧团表演。什么都打不起兴致，无聊已极。

八日　晴，室内温度十一度左右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抗美援朝分会及省政协联席会议，商讨组织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事。中午偕章昌黎赴楼外楼午餐，吃西湖醋鱼、响铃等。一时半赴文史馆参加新年联欢。情绪仍不佳，此非偶然，原因甚多，雅不愿写出也。今日省协商会学委会分会开会，托蔡一鸣代为主持。

情绪仍不佳

九日　晴，室内温度最高十四度

上午赴市协商会参加谈话会，商讨慰问人民解放军事宜。下午偕浙大民盟区分部同志集体游湖，晚在天香楼聚餐。

十日　晴，室内温度最高十六度

连日晴和，穿棉鞋、棉衣太暖，脚上湿症及两腋两胯皮肤病又发作矣。上午赴体育运动委员会听取温州、绍兴、杭州三地工作同志汇报。下午赴省委宣传部参加集体学习。何梅生来。潘天寿、周天初来。

十一日　晴，室内温度十五度左右

上下午赴体育运动委员会商讨体育运动计划报告。前向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订购之《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一、第二期书均已出版，前日寄到，书目如下：（四）《小孙屠》、（五）《张协状元》、（六）《宦门子第错立》三种合订一册、（七）《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一册、（八）《李卓吾批评琵琶记》二册、（九）《重订拜月亭记》一册、（十）《李卓吾批评幽闺记》二册、（十一）《白兔记》一册、（十二）《刘智远白兔记》一册、（十三）《原本王状元荆钗记》一册、（十五）《杀狗记》两册、（十七）《金童玉女娇红记》一册、（十八）《杨东来批评西游记》一册、（十九）《李九我批评破窑记》一册、（二十一）《岳飞破虏东窗记》一册、（二十二）《韦凤翔古玉环记》一册、（二十四）《周羽教子寻亲记》一册、（二十五）《古城记》一册、（二十六）《刘玄德三顾草庐记》一册、（二十七）《重校金印记》一册、（二十九）《冯京三元记》一册、（三十）《南调西厢记》一册、（三十一）《韩信千金记》一册、（三十二）《裴度香山还带记》一册、（三十三）《张巡许远双忠记》一册、（三十五）《精忠记》一册、（三十六）《姜诗跃鲤记》一册、（四十三）《刘汉卿白袍记》一册、（四十六）《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一册、（四十七）《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一册、（四十九）《胭脂记》一册、（五十五）《玉茗堂批评焚香记》二册、（五十七）《明珠记》二册、（五十八）《怀香记》二册、（五十九）《鸣凤记》二册。右共四十册，三十五种。书名上括号内数字为初集全目种次。（十二）《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一册、（十四）《屠赤水批评荆钗记》一册、（三十九）《举鼎记》一册、

（四十）《重校王伦传香囊记》一册、（四十二）《韩朋十义记》一册、（四十四）《何文秀玉钗记》一册、（四十五）《苏英皇后鹦鹉记》一册、（四十八）《玉茗堂批评续西厢升仙记》一册、（五十）《浣纱记》二册、（五十一）《王商忠节癸灵庙玉玦记》一册、（五十三）《绣襦记》二册、（六十）《红拂记》二册、（六十一）《徐孝克孝义祝发记》一册、（六十四）《吕真人黄粱梦境记》一册、（六十五）《四声猿》一册、（六十六）《谭友夏批点想当然传奇》一册、（六十七）《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册、（六十八）《管鲍分金记》一册、（七十）《长命缕》一册、（七十一）《彩毫记》二册、（七十四）《牡丹亭》二册、（七十七）《紫钗记》二册、（八十）《义侠记》一册、（八十一）《桃符记》一册、（八十二）《埋剑记》一册、（八十三）《双鱼记》一册、（八十四）《博笑记》一册、（八十五）《蓝桥玉杵记》二册、（九十）《双珠记》二册。右第二期书目，共四十册、二十九种。

十二日　晴，室内十四度左右

上午赴体委会作报告，历两小时。邵裴子丧偶，下午偕吴山民前往慰问。口腔发炎，服中药。钱君匋寄来马一浮诗集。

十三日　雨，室内温度十二度左右

昨夜服中药，晨起大便通畅，口腔炎消。上午赴省委宣传部学习。下午欲开始写《小学历史教学漫谈》，而董秋舫来，遂不果。秋舫曾在山东教书，金灿然、蔡超尘皆出其门下。此次俞仲武赴北京开会，教育部指名调董秋舫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秋舫惧不胜任，就商于余，余竭力怂恿之。

一九五四年四月

八日　阴

一月余不写日记。余性甚懒，工作稍忙即不写日记。此一月余来所做工作甚多，举其荦荦大者，则为参加慰问人民解放军工作，除在杭州市进行慰问外，曾赴余杭慰问。协助博物馆布置历史文化部。为《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写稿。协助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太平天国展览会》。为省协商会学习委员会做学习总路线之小结报告。丁晓先于三日晚自北京来，共同商讨修订高中中国近代史，于昨日返京。郑振铎参加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福建慰问，归来经杭州，下车小住。昨日陪他赴文管会、博物馆、图书馆视察，晚在余处小饮，邀阎声作陪，谈甚畅快。许杰亦来。今日上午八时半，体育干部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余代表省文委向学员讲话。十一时赴金城饭店访许杰，不值。下午赴文管会，听方杰（绍兴鲁迅纪念馆

月余所做事甚多

负责人）报告文管会征收祁彪佳遗族文物经过情形及最近祁敬五（彪佳后裔）会同北京图书馆派来之贾芳、龚汝馆赴绍兴搜集祁彪佳遗书情形。黄逸宾（省文化局长）奉有使命来，约余今晚赴岳庙有所公干。六时半与张涛同赴岳庙，既而杨源时亦来，谓今晚余可不必参加，即赴西湖饭店看振铎，正闲谈间，杨又派汽车来接，再赴岳庙，时已七时半矣。

九日　阴

上下午文委扩大会议，杨源时传达全国文教会议情况。上午刘丹主席，下午余主席。

十日　阴

上午学习时间，看冯雪峰之《回忆鲁迅》。洗澡。下午出席文化局召开之文艺作家创作座谈会。

十一日　星期　阴

上午李无仪携千家驹信来。孙尚侠携其自传来，与杨源时密函一件，长二千五百字，报告工作计划，并涉及八日晚上之事。下午七时，林乎加以汽车来接赴岳庙，为北京来之某部副部长等解说太平天国历史。有许源来者与余招呼，连称久仰，并谓梅先生久欲请教云云。梅先生者梅兰芳也。许住上海重庆北路二百弄十三号，当亦搞戏剧工作者。张同光、张惠衣来。朱寿潜来，送来龙泉窑一件，系属哥窑系统者，惜口已破碎。

梅兰芳久欲请教

十二日　晴

上午九时赴民盟省支部，听大学小组同志作汇报，十二时始毕。日来极感疲惫，遍体酸楚，下午休息，看周寿遐〔遐寿〕之《鲁迅的故家》。周寿遐〔遐寿〕者周作人之托名也。

看周作人文

十三日　晴

上午九时赴博物馆，召开整理委员会，十一时始毕。遍体酸楚，极感疲惫，下午民盟照例集体办公，请假不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寄来函件多封，并附寄人民币十万元，托向钟丰玉取民元浙江发行之军用公债券摄成影片寄去。杨源时工作忙，迄无谈话机会，今日送一信来，谓“收到你信时我立即看了两遍，我认为你的意见很正确”。又谓“今后我们不能再客气，希望我们间能够认真开展同志式的帮助”。余姚中学教师水兆熊寄来《鸦片战争教材内容的初步探索》，甚佳，当作长函复之，将《中国近代史》中错误应改正之处一一录出，以疲惫故，未写毕。

十四日　晴

上午省市协商会合组之学习委员会开会，请假不去。续写致水兆熊函，毕，付

邮。下午学习时间，准备报告材料。浙江省立图书馆约定于下月四日假胜利大戏院请余报告鲁迅作品读法。晚杨源时来，谈两小时，甚畅。

十五日　阴，时有雨

上午读书，休息。下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晚□□□来，谈越窑，若颇了解然。张惠衣来。俞仲武来，围棋两局，一胜一负。省府行政会通过宪法草案初稿学习委员会名单。彬然来信，索减低高血压中药方，当作函复之。

十六日　晴，入晚有雷雨

上午主持学委分会扩大会议。持民初浙江军用公债券赴大华摄影六寸，两面摄，十二万元。下午出席文委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成立工农速成中学及中等学校发展潜在力量问题。晚赴阎声处，商扩充文管会委员问题。

十七日　晴

整日为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写分题说明。原说明由文管会郦承铨等拟稿，郦素有官僚主义作风，不切实负责，送余校阅，指说“已由宋主任审查决定”，以卸责任，因此余不得不为之改写，殊可厌恶。傍晚郦义派人来取稿，谓亟待付抄写，原稿内容如何，彼置之不顾也。其作风恶劣至此。晚看华冈《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殊鲜精彩。

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徐曼略、屈伯刚来。曼略病年余，近止酒五十余日，体气渐佳，可喜也。曼略劝余止酒，其意甚盛。朱寿潜来。续写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分题说明，下午交文管会来人带去，尚有《清朝时期》及《太平天国时期》两说明未写好。孙尚侠来。

十九日　晴

上午出席文委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卫生厅一九五三年总结报告及一九五四年工作方案，甚详。下午，科普协会派杨勋华来，谓明日召开支会工作会议，请余出席指示。周振泰来，并邀南京文管会派来之某某两同志来，商请将太平天国展览会之四幕蜡像布景提前两天拆除。蔡一鸣送来东阳何氏珍藏之兰亭石刻拓本，极精。

二十日　寒流袭，晚有风雨

上午赴科普协会作报告。又赴博物馆，主持整理委员会会议。下午主持民盟召开之历史教学座谈会，到会者对余所编之《中国近代史》提出甚多宝贵之意见。晚，朱寿潜来。俞仲武来，围棋两局，一胜一负。

二十一日　雨，室内温度仅十三四度

上午赴体委会，主持会议，并宣布文委机关体育文娱委员会名单。又赴文管会，讨论提前拆除太平天国展览会四幕蜡像布景问题。下午在家自学。晚朱寿潜

来，谓郦承铨在青年干部面前肆意挑拨，说宋主任答应南京文管会来人提前拆除蜡像布景，万一观众有意见或发生事故，应由宋主任负责云云。大阿宝偕小阿宝自硖石来。

二十二日　晴

上午赴文委，看文件多种。朱寿潜向王文长秘书长控诉郦承铨，列举郦作风不好及有贪污嫌疑等种种事实，省府办公厅将原件转来文委，请文委处理，经认真看了一遍，即与杨源时商讨处理办法。余主张暂作秘密文件保存，向各方面进行了解，一面策动文管会做好一九五三年总结，并着手扩充文管会委员名额，杨表同意。下午，买书、洗澡，理发。晚赴隆兴路看阎声，阎声谓郦承铨作风甚劣，应随时留心。

二十三日　晴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宪法草案初稿讨论委员会。会议由江华主席，通知参加学习人员名单。学习人员一百三十余人，分省府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高教界、文艺界、工商界、宗教界等七组。余被编人民主党派组，为召集人。副召集人李士豪、姜震中、魏鉴清。组员江华、余纪一、蔡一鸣、周萌、叶南帆、戚若耶、江天蔚、章渭宣、王若水。会议散后，与姜震中、魏鉴清等商谈民主党派组如何进行讨论。下午为伯宁改序文一篇，给阿庄信，又还出了一大批信债。绍兴鲁迅纪念馆方杰来信，报告赴汤浦区渔家渡（渔浦乡）了解董竞吾藏书情况。

二十四日　雨

上午七时半，马文车来。为博物馆历史陈列室写分题说明两则。看宪法草案初稿。下午看《宪法的概念与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苏联专家科托夫的报告记录）。拟宪法讨论纲要。晚叶南帆、蔡一鸣、姜震中来。

二十五日　星期　雨

准备下月二日报告《怎样阅读鲁迅的作品》，看参考书，写提纲。

二十六日　雨

上午赴博物馆，主持会议，改正分题说明三则。下午一时赴省协商会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余为民主党派组召集人。全组十四人。今日江华等都到，请假者只余纪一一人。李士豪赴港，亦未出席。先就宪〔法〕草〔案〕初稿全部作漫谈，江华发言次数最多。

二十七日　晴

上午马文车携其岳丈吕戴之所拟《辛亥革命杭州光复记实》改正稿来，当即作书与荣孟源，并嘱马将改正稿加封挂号邮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下午二时赴民盟省支部参加所谓集体办公。

二十八日　晴

开明汇来股息五百二十余万元。此款甚难处理，将来当与傅彬然等详细商讨作一适当之处置也。今日上午参观博物馆历史部陈列情况，有所指示。下午预备报告提纲。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嘱小李持汇票向邮局取开明股息汇款，存放银行。上午赴文委办公。周振泰提出指示文管会重做总结之意见，甚为详备妥善。

三十日　晴

上午赴文委，听萧岛轩汇报教育厅做总结情况。赴文管会，参加该会会议，对做好一九五三年总结有所指示。归来与邵裴子同坐三轮车，邵表示欲辞去文管会主任职，余力劝不必，并劝其应处处表示与党靠拢，彼亦肯首。下午一时半赴博物馆，讨论文澜阁修建问题。

一九五四年五月

一日　晴

上午十时起示威游行，参加游行者六万人，至下午一时半，游行队伍均已经过检阅台。余在检阅台站立约三小时，不时举手招呼，颇感疲惫。下午作报告提纲，至晚十一时始毕。阿庄偕其同事谭女士来，预备作四日盘桓。

二日　星期　晴

上午省立图书馆假人民京剧场请余作报告，题为《怎么样读鲁迅的作品》，八时半开始，历三小时始毕，听众千余人。下午赴二七剧场看话剧，与月涓同去，中途忽散失，比至剧场，则戏已开演，折回。赴新泰旅馆看章雪山，邀之来家，留晚餐，谈处理开明股息事。

一九五四年六月

一日

久不作日记，事忙性懒故也。余于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忽发高热，遍身酸楚，坐稍久即不能起立。今晨五时，偕妻乘火车赴沪就医。十时十分许到达上海西站，伯宁、阿广在站迎候。即往阿庄家。下车时犹觉腰酸骨痛不可耐，入晚便觉舒

适多矣，大奇。久雨，今日忽放晴，天气转好，对于病体亦有好影响也。

三日　阴

上午摘录《长生殿》材料，准备写纪念洪昇文章。坐稍久即觉腰痛。下午赴淮海中路四明里六号访赵景深。赵氏夫妇方准备赴复旦大学，于今晚在纪念洪昇、吴敬梓晚会上演出《长生殿》之《惊变》，邀同去，余告以病未能也，然失此机会亦极可惜，归来过作家协会，访唐弢、黄源、王西彦，谈甚久。作家协会特派人为余接洽进华东医院治疗事。新民村徐表姐来。致杨源时、周振泰函。晚许志行及吴欣木夫妇先后来。

四日　晴

开始写《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休息时多，写作时少，以腰背及两肩酸楚故也。

五日　雨

继续写《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昨晨上海市卫生局送来致华东医院介绍信，写明医疗费自理，但又谓持华东医院收据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算还云云，补记之。晚，偕妻及伯宁、阿庄、李剑秋、徐君纬赴人民大舞台看梅兰芳剧团演出《白蛇传》《金山寺·断桥》，天雨，寓前积水盈尺，坐三轮车往，宛如所谓“陆地行舟”矣。余等坐第六排中间，距舞台较近。梅氏已花甲一周，但一上装犹是二十许丽人也。其子葆玖，身段、扮相、唱工均平平。姜妙香年近七十，演许仙，甚不相称也。

梅氏花甲一周犹是二十许丽人

六日　星期　阴

上午继续写《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下午偕妻及伯宁、蕴庄、阿阶、阿平等赴南京西路买衣料，定制初夏服装一套，工料费六十六万余元。又赴新亚酒店饮茶，吃广东点心。

七日　阴，晴

纪念洪昇文上午脱稿，近九千言，寄《解放日报》，并附一信，说明此文不甚通俗，似应刊载《光明日报》之《文学遗产》或《文艺月报》，徒以原为《解放日报》特约撰述，不能不先请该报审阅决定也。下午二时，由伯宁、阿庄陪同赴华东医院看病。先看内科。医生诊察结果，谓心、肺、肝部门均无病，两肩及臂与腰部酸痛必须及早治疗。经透视后，医师决定先施物理治疗两星期。所谓物理治疗四种步骤：一，高压电疗，二，按摩，三，腰部照红外线，四，肩部及两臂作运动。共约费一点零五分之时间。在华东医院遇见不少熟人，有谢雪红、陈冰及其他本相熟识而忘其姓名者若干人。月涓来信，并附来函件多封。杨源时来信。

八日　阴雨

下午四时三十分赴华东医院受“理疗”。整日无事，看书消遣。伯宁以六百万元购电气冰箱一具。

九日　阴，时有微雨

与朱宇苍别又三年矣，上午十时特赴其寓所石门二路二十四弄七号访之。宇苍今年六十七岁，精神似较三年前为健旺。谈约二小时。临别赠余恽铁樵著医书若干种。下午二时，偕妻赴服装店试身；又赴杜克明医师处求诊。妻体重只七十余市斤，其瘦弱可知也。但杜医师谓无甚大病，只瘦弱而已。四时三十分在华东医院受“理疗”。晚饮冰冻啤酒。初，阿庄甚以余之不肯止酒为虑，七月赴华东医院诊疗时，阿庄征医师意见，应否戒酒，医师笑谓饮酒有大害之理论已成过去，令尊既一向饮酒，则亦不必戒绝，饮少量酒非特无害，且有益也。阿庄默尔无言，余则大笑，亦一趣事也。月涓来信并附阿龙自苏联寄来信与照片。

十日　星期　阴，时有微雨

上午未出门，看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下午谢雪红来，送来鲜花一大束。谈二小时，所谈皆二十年前参加革命故事也。雪红原名飞英，一九二五年在杭州曾与余同做革命工作。四时半赴华东医院受“理疗”。

十一日　阴，雨

上午张允和来，留她午餐。下午四时半赴华东医院受“理疗”。六时许张允和复来，晚饭后偕之往赵景深寓听昆曲。赵景深夫妇、汪一鹅（女，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训练班负责者）、李小峰夫人及允和均歌数曲。吹笛者张传芳。

十二日　晴

上午赴江湾复旦大学第一宿舍访吴文祺，即在文祺处午餐，同座有周予同、陈守实。伯宁亦在座。饭后访苏步青，略谈片刻。中午，张禾草来访，不值。三时许离江湾赴华东医院，则已四时三刻矣。晚许志行夫妇来。

十三日　星期　雨

上午十一时［赴］赵景深寓。张允和与赵合作主人，请余吃午饭，饭后大唱昆曲。被邀来者有谭其骧、甘致轩（女，复旦经济系学生，唱旦，甚佳）、罗玉君（□□山天文台主任李晓舫之夫人，唱旦，甚佳）方佩英（女，唱旦，甚佳。云与圣陶熟识，曾在北京出版总署圣陶办公室与余晤见过）、汪一鹅及允和之丈夫周有光。轮流清唱，由张传芳、汪一鹅轮流吹笛，至四时许始散。同谭其骧赴修文堂看书，以二万元购得《梁燕荪年谱》两厚册。此书有极丰富之中国近代史资料。吴欣木夫妇来。前数日写信于月涓，命其寻找余所著《康有为》邮寄来沪，月涓复书谓遍觅不得，实则早在余之箧中矣。今日特复函月涓，向之道歉。

十四日　阴

新文艺出版社派钱伯城来约稿，意欲请余选注唐宋散文，余告以选唐宋散文无此兴趣，不如选一册清代散文，并加注释，决定明年六月交稿。下午赴华东医院受理疗。晚，何鹏、韩蕴来，谈甚久。

十五日　阴，晴

上午赴南京西路雷蒙服装店定制哔叽夹服。偕伯宁赴四马路新华书店古书部买旧书。访丰子恺。下午四时赴华东医院受理疗。晚偕伯宁赴曙光剧场听大鼓。

十六日　雨

上午《解放日报》社派文艺组干部郑锃来，商谈修改关于洪昇及《长生殿》一文。郑去后，即动手修改。下午四时赴华东医院受理疗。本与吴克坚约定今晚晤谈，因风雨，寓前积水盈尺，不能往，作罢。

十七日　阴，时有雨

上午修改文稿。下午四时半赴华东医院治疗。

十八日　阴雨

上午华东人民出版派编辑张玫来，面约编写《孔子》一书，允之，约定明年三月底交稿。下午二时许，沈恒一来。其人浮夸犹昔，略与接谈。即赴华东医院，先挂理疗科号，经医生决定，今日起停止腰部照红外线，授予腰部运动动作若干种，并决定自下星期一起，暂停一周理治疗。转牙科，检查全部牙齿无病，向来刷牙不得其法，以致牙肉萎缩，今后应用小型软毛牙刷，刷时不过重，上下刷，不横刷，临睡前刷牙尤关重要。晚偕妻及伯宁、缵庄赴大众看京剧《白蛇传》，欣木夫妇亦去。韩镜依赠余白兰地一瓶，交欣木带来。杨源时、周振泰来信。

十九日　晴

上午改文稿。华东人民出版社张玫派人送来荣宝斋印《敦煌壁画选》及《新观察》杂志，供予阅览消遣。又送来预付《孔子》一书稿费二百零六万余元，并约稿草约。下午四时赴华东医院受理疗。六时半，丰子恺招饮王宝和酒家，伯宁偕往，同座有徐菊庵、钱君匋及子恺公子华瞻。子恺近以廉价购得弘一上人出家前及出家后放大照相十数幅，内有上人出家前饰京剧武生“黄天霸”、“楚标”及在日本演出话剧饰“茶花女”之剧照，弥可珍也。今日徐表姐偕其女福宝来。在华东医院晤金铃，谈十分钟。前数日在华东医院遇见林平，彼入院疗养已数月，尔后常晤谈，所谈皆回忆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时情况也。

丰子恺以廉价购弘一相片

二十日　星期　晴

上午徐君纬来，赠予云南普洱茶两饼。吴克坚夫妇来，谈甚久。吴谓谭启龙已调往山东工作，余竟一无所知也。中午偕妻及伯宁全家与阿庄同学金凤宝赴薇村酒家午餐。赵景深、汪曾鹏来，余等适外出，未晤。下午五时许张允和来，谈至晚十

时始去。昨日汇中央文化部社管局三十二万元，补前付《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书价不足之数也。补记之。

二十一日　阴

上午赴南京西路雷蒙服装店试裤子身样。归来经华东作家协会，访唐弢、王西彦、黄源，唐弢已赴宁波，王、黄二人亦不在。今日起理疗停止一周。下午未出门，整理行装，准备明晨乘车返杭。

二十二日　阴晴

上午五时半雇三轮偕妻赴上海北站乘火车，伯宁、阿庄送往车站。六点三十八分车开，十一点零七分准刻到达杭州城站，文委派汽车来接。下午休息。晚，杨源时偕商景才来，谈半小时。周振泰于午后一时许来，报告二十天来文委工作情况。晚访张阆声不值。

二十三日　阴，晴

上午赴文委看文件多种，修改文管会一九五四年度工作计划。在上海接周振泰信，谓干部管理处欲向余了解黄新波于一九四四年在英国东南亚心理作战部工作之情形，并询及英国东南亚心理作战部内情如何。其事甚怪。岂彼等对余曾受英国东南亚心理作战部之聘而有所怀疑，故以了解黄新波为借口，向余有所质问欤？按，余受英国东南亚心理作战部聘为高等顾问，偕妻赴昆明，事在一九四五年春间。初张今铎屡自昆明来信，促余携妻赴昆明，就英国东南亚心理作战部之聘。其时余方在重庆待车赴延安，因“国民政府”之阻难，车行无期，正犹豫未决，适周恩来先生来重庆，余遂将张前后来函送周先生，请为余决定去就。五六日后，周先生即嘱夏衍同志邀余赴曾家岩五十号晤谈。约晤谈一小时，夏衍、邵荃麟均在坐。周先生谓可暂赴昆明，待有车开赴延安时可坐飞机来重庆，乘车赴延安也。余告以对所谓英国东南亚心理作战部内情不明，且与张亦阔别十余年之久，抗战时才在桂林复晤，故不敢冒昧前赴昆明。周先生谓：“余深悉张之为人，其人无他，但爱夸语耳。心理作战部即聘君为顾问，则亦不妨应聘，不必多所顾虑也。”余意遂决。在昆明八个月，从未赴心理作战部之办公处所。有时讨论战局或有宴会，皆心理作战部负责者哈德门亲来邀请或以通知相邀，地点则大都在延津街商务酒店。黄新波在桂林相识，初不知彼在心理作战部工作，偶于街上遇见，询之始知也。彼为一画家、木刻家，所作工作，大抵不外绘画等等，所绘者当为对敌宣传品也。今日特将上述情况用书面送干部管理处，由周振泰转。彼等不熟悉历史，又善于对人怀疑。为黄新波事而向余作了解，实甚冒昧也。下午访阆声，谈文史馆事。写《康有为》再版题记。孙尚侠来。寄还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古典文学选题目录》及《整理古典文学名著计划》各一份。

不熟悉历史
又善对人怀疑

二十四日　雨

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出席讨论宪法草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包达三主席。九时半赴文委，看科普送来文稿多件，并加修改。下午续写《康有为》再版题记毕。孙福熙来，为言“三反”时受委屈、作痛苦状，盖犹有憾焉。晚，在民盟主持一座谈会，到者大半为民盟同志之任中学校长者，盖教育厅召开中学校长会议，宁波中学钱念久等均来出席也。讨论之问题为如何进行劳动教育。会散后，姜震中约余谈，出示所拟之市分部委员名单，朱声被剔去，则以朱曾对之作严厉批评故也。姜实为一政客，政治文化水平低，独善于争名位，排异己。余雅不原与之往还，为加强统一战线，不得不虚与委蛇耳。

二十五日　雨

下午赴省商会看周曙光，谈学习委员会工作。赴博物馆看江问道，又赴图书馆看蒋伯潜，还出借书一批。又赴文化局看黄逸宾，谈正式成立省文联事。黄任之寄来《读资本论第一卷》附诗《马克思颂》，谓为未定稿，请赐教云云，此老兴复不浅也。

二十六日

晨四时三刻即起，五时十分偕妻坐吉普车赴城站，大雨倾盆，道鲜行人。五时二十二分火车开行，十时余抵上海西站，伯宁在站候接。上海今晨未下雨。下午王西彦、沙孟海先后来，谈甚久。西彦已与其夫人协议离婚，每月津贴其二子教养费八十万元，至高中毕业止。黄任之寄来《读资本论》小册子，拟赋诗答之，于火车中成二绝：“从来学术数儒家，道统源流尽自夸（改为“从来道统数儒家，大义微言众应夸”）。《资本论》传禹域后，先贤古圣等虫沙。”“阶级斗争劳与资，危机来复有周期。此闲真意谁能辨？马克思和恩格斯。”

见识如此

二十七日　星期　阴，雨

上午赴石门二路福临里看朱宇苍，谈二小时。张允和携八宝鸭、玫瑰酒来，中午饮酒大嚼。下午三时许，应方佩英之约，偕伯宁、阿庄及张允和，赴长乐路友华村周萼轩家听昆曲。方佩英为余言，彼等组织曲社，每月第四个星期必举行“同期”。今日到同志甚多，由方一一为余绍介，计周萼轩、殷震贤、朱尧文、陆济民、徐韶九（徐凌云子）、张子方、张慰如、陈禹九、程遂良、管际安（唱老旦甚佳）、王伦夫、陆树森、葛荪吉、吴德初、姚明梅（女，姚轩宇之妹，小生），赵曾和、沈竹如（女，唱旦）等十余人。尚有未到会者，则为李棻（医生，唱小生）、潘方仁（女，唱老旦）、顾鸣九、王洁（女，曾与梅兰方配戏，饰春香）、叶小泓等。所唱为《见娘》、《受吐》、《独占》、《望乡》、《折杨》、《水门》、《断桥》等等。皆甚佳。与殷震贤别三十年，见面互不相识矣。震贤特为余歌《拾画叫画》，韵味之佳，

不减三十年前。相见各问年，震贤已六十七岁矣。年来工作紧张，苦不得闲情逸趣，今日之会益我身心。归来已八点钟，余音犹绕耳际也。

二十八日　雨

寄黄任老诗，续成一首：

巨书三卷从头读，分析入微领悟速。
任老精神胜少年，愧吾摸索凭空腹。

寄黄任老诗一首

下午赴华东医院受理疗，今日起左肩臂用热烧法，右肩臂照红外线，凡历半小时。《文艺月报》编辑部送来钱百城文稿，《关于洪昇及其长生殿》者，请审阅。《青年报》编辑部送来《中国青年》杂志关于《三国演义》的读者意见调查一份。

二十九日　晴

上午续成寄黄任之诗一首：

先生才气故无伦，旧什新篇字字真。
记否前年湖上住，长言永叹颂人民。

（前年（去年?）任老养疴湖上作《人民的西湖》诗数十首）前后已成四绝，邮寄任老，冠以序言："黄任之先生以所著《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及《马克思颂》见寄，卒成四绝句。聊以达意，匪敢言诗；志切抛砖，敢图引玉。"下午赴华东作家协会看西彦，交还钱百城文稿，赴华东医院受理疗。今日发出信件多封：除致黄任之外，致陈叔通、陈云裳、张允和，吴文祺、张阆声各一件。

三十日　晴雨无定

开始写《论陶渊明》。下午三时赴华东医院受理疗，遇沈志远。

一九五四年七月

一日　晴雨无定

上午赴襄阳公园，以人言金寿生常在襄阳公园坐，希望能邂逅遇之也。赴四马路新华书店古书部买书。看丰子恺。下午续写《论陶渊明》。赴华东医院受理疗，遇赵朴初。

二日　晴雨无定

续写《论陶渊明》。阿庄准备后天请许志行夫妇、吴文祺、丰子恺、王西彦吃午饭，昨天晤丰子恺，约他吃夜饭，特出函更正之。下午赴华东医院受理疗。《解放日报》送来校样，即为校订送还。

三日　晴雨无定

续写《论陶渊明》。下午赴华东医院受理疗。晚七时半赴常熟路一百弄华东歌剧实验团参加沈沦、吴德稚结婚晚会，归来已十时半矣。

四日　晴

今日中午设酒邀子恺，并邀文祺、志行及王西彦。张允和偕方佩英来，方小坐即去，张留午餐。与文祺谈竟日，彼与志行至晚九时辞去也。毛多松夫妇来。《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今日在《解放日报》刊出，中间数句被增删，文句不通，为之大恚。子恺得讯，圣陶夫人胡墨林患肠癌动手术云云。

五日　阴，入晚有雨

继续写《论陶渊明》一文。照常于下午赴华东医院受理疗。晚张允和招饮，座有谭其骧、张传芳等。允和寓虹口，与余寓相距甚远，往来须两小时，极不便也。

六日　阴

写《论陶渊明》，赴华东医院受理疗，别无他事。

七日　阴，晴

续写《论陶渊明》。下午赴华东医院受理疗。徐寿轩赴粤、汉、杭等地视察盟务，返京过沪，特来访余，谈浙江盟务。

八日　阴晴

续写《论陶渊明》，脱稿，凡一万二千言。赴华东医院受理疗。

九日

修改《论陶渊明》文，并补注释。赴华东医院受理疗。晚大雨，门前积水盈尺。阿庄同事谈小姐冒雨偕其爱人李某来。

十日

早起，门前积水已退。沈恒一来。他窘状毕露，云欲以唱戏为业，请余为之介绍加入昆剧团，不自知其历史不清，思想有问题也。午后又大雨。雇车赴华东医院，水几没及三轮车踏蹬。理疗已两星期，疾只去其久，与医师商，请准许暂返杭州。

十一日　星期　时有微雨

徐铸成来访

上午偕妻及阿庄全家赴绿杨村吃扬州点心。乘便看了朱宇苍。徐铸成来，留他吃午饭，谈至下午一时半始去。吴欣木夫妇来，吃晚饭后，与之赴静安寺路闲步，

十二日　雨

上午赴湖南路二九六弄二六号看谢雪红，谈二小时半。雪红赠孙尚侠人民币二十万元，托余转交。下午许志行来，同赴南京西路老正兴吃夜饭。民盟浙江省支部来函慰问。

十三日　阴，晴

张允和来，吃中饭。饭后余小睡，允和赴其亲戚处，四时许复来，至十时始去。看《历史研究》第三期。重读余所作《论陶渊明》，觉立论尚有问题，分析亦不深入，非再加研究，重新写过不可也。

十四日　阴，晴

晨五时起床，六时零五分偕妻等到北站，阿庄、伯宁同送到站。六时二十分登车。十一时十分左右抵杭州，月涓及姨甥女朗珠在站接候。谢仲骞于昨日偕韩友仁之女芬宝来杭州考高中，芬宝寓余家。体委会谢炎武来。晚俞仲武、丁零来。

十五日　阴

上午主持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召开之游泳选拔比赛大会选拔委员会议。文委已迁省府内办公。批阅文件多种，并与吴山民等商谈省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宜。下午五时看张阆声。陈冰派人来索胃病方，予之。赴民盟市分部，缴半年盟费九万六千元。

十六日　阴

上午下午均赴文委办公。郑厚同、夏璐琦来报告工作。

十七日　阴

上午九时，对体委会裁判员会议作指示，赴文委办公。下午学习。樊炳飚来。

十八日　雨

上午偕妻及朗珠赴玉泉游泳场参观比赛表演。以天雨，未举行开幕仪式。在明远中学午餐。下午继续参观。杨源时、黄逸宾及邵荃麟夫妇等先后来参观。

十九日　阴，下午有雨

下午有雨。上午赴文委办公。周振泰口头报告对文管会的调查情况。下午偕同月涓之侄女赴玉泉游泳场参观游泳选拔比赛。闭幕仪式由余主持，并给奖。下午六时半刘开渠来，谈一刻钟。七时余，鄘承铨来，谈甚久。据谓曾向陈冰、杨源时等表示请求入党，未得结果。提及洪式闾之入党，其意若曰，洪可入党，吾辈独不可入党乎，可谓不自度量也矣。苏靖忠送来所编越剧本，请审查。

鄘承铨请求入党

二十日　阴

上午主持选拔委员会议，决定赴华东参加选拔比赛之代表名单。与彭海涛谈文委工作。下午休息。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偕妻赴省立杭州医院看病。下午学习。晚六时半在楼外楼请邵荃麟全家吃饭，我们也全家去。傍晚有雨.

二十二日　阴，晴

妻忽头昏欲呕吐，刮痧后稍好。上午赴省立杭州医院照红外线。下午赴文委办公。晚赴龙〔隆〕兴路看阎声。

二十三日　阴，时有微雨

妻仍觉头昏，特赴省立医院看赵院长，请他调查那天用的是什么药。调查结果，的确用了麻醉剂，殊可恶也。下午照常办公。

一九五四年八月

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六时赴包达三寓所，姚顺甫已先到．六时半，偕同包、姚二人到城站，乘七点钟早车赴沪。十二时四十五分抵上海北站。华东交际处派人来接，阿庄、伯宁亦来接。赴东吴路招待所午餐。下午二时回北站，乘京沪通车赴京。二时三十五车开。夜半车抵浦口，渡江。余等所乘之车系临时添挂者。车中熟人甚多，皆赴北京出席或列席政协扩大会议者。二十多天不写日记。此二十多天中甚忙：先开全省文代大会，结束了省文联筹备工作，正式成立省文联，余被推选为主席，陈学昭、黄逸宾、莫朴副之。继开省人民代表大会，余任副秘书长，修改文件章则，甚忙碌也。本月十日上午，省委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协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浙江省按照人口比例，应选出二十九人，杭州作为工商业城市，人口超过六十万，应选出代表六人，共三十五人。由中央提名须浙江选出者，陈叔通，马寅初等十九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又推选俞平伯等三人，如是则应由浙江方面考虑者只十三人耳。余纪一部长将所拟名单提出协商。浙江方面提出之十三人为杨思一、朱之光、邱清华、文芸、张杏花、罗祥根、陈双田、洪式闾、宋云彬、李士豪、王国松、刘开渠、姚顺甫。余纪一说明理由，谓省委考虑提名时，不复顾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因民主党派负责人中之应该提名者，已由中央作全盘考虑矣。省委所据以作考虑者，一为曾参加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者，如洪、宋、李是也；一为具有代表性之专家或工农业劳动模范，如王国松、刘开渠（洪式闾亦为专家）、张杏花、罗祥根、陈双田是也；一为中共党员而籍隶本省者，如杨思一、朱之光、邱清华是也；一为照顾妇女，如文芸、张杏花是也（张杏花亦为劳动模范。劳动模范中可提名者不止张杏花一人，但为照顾妇女，故特提张杏花）；一为工商界即民族资产阶级而具有代

马寅初被提名人大代表

表性者，姚顺甫是也，（丝绸为中国轻工业主要产品，而浙江以产丝绸著名，姚为浙江第一丝厂经理，故具有代表性）。余说明理由后，到会之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致表示同意（民进无人出席，不知何故）。姜震中亦起立发言，谓乍看此名单，甚怀疑惑，中共方面何以不提谭启龙、江华等，闻余部长言，始释然矣。彼之作此言，实对省委及其统战部有所不满也。初，民盟总部寄来全国政协协商提出之四百余人之名单，姜秘藏之，不出以示人，因名单前有一说明，谓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之未列入名单者，将由各地方协商提出云云（据闻如是，余未见原文也），姜恐交余阅看有所不便也。姜自信统战部必考虑及他，初不料名单竟列宋云彬不列姜震中，故悻悻然现于词色矣。十二日，由省委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少数社会人士，再作一次商讨，全部名单即决定。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于十三日开幕，预定十九日下午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十三日下午，余纪一口头通知，谓全国政协召开扩大会议，请杭州市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及民主党派一人赴京列席，经省委考虑结果，由余与姚顺甫代表市协商会、刘开渠代表民主党派赴京列席，即留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四日下午，市统战部送来正式通知，故余与姚顺甫于今晨偕同包达三赴京也（刘本在北京）。

十六日　晴

车行甚慢，因蚌埠以南大水浸及路基，不能速开也。天复燠热，温度徘徊于华氏九十四五度之间。幸所坐系旧式头等卧车，车间较宽大，车中复多熟人，心情亦愉快，故不觉其累也。傍晚始抵徐州，买烤鸡两只，与姚顺甫、陈遂衡（南京某面粉店经理）同饮，只一小杯虎骨木瓜酒，已觉微醺矣。晚九时，车抵符离集，又买烧鸡，其味远胜徐州站所买者。章元善由南京上车，相见甚欢。彼谓叶圣陶之老母年过九十，性情渐趋怪癖，动辄疑其儿孙们有毒害之意，甚难服侍云。沿途见解放台湾物资南运者络绎不绝。

十七日

下午五时半抵北京站，已慢十八个钟头矣。政协全国委员会派人在站接候，民盟总部亦派张曼筠同志来接。余等均被接往西什库后库华北局招待所。陈叔老已在招待所等候，略谈二十分钟。余住二五五号房间。入晚天雨，甚凉爽。刘国钧携来马远子（麟）《寒香幽鸟图》大幅画，欣赏久之，顿忘旅途劳疲。

十八日

清晨，雨犹未止。偕包达老、姚顺甫赴东安市场买白兰地酒及信笺、信封等，又赴鼎新理发。与刘开渠、丁晓先通电话。写信给家中，又给傅彬然、陈云裳及阿庄信。下午五时赴北京饭店，参加全国政协欢迎以艾德礼为首之英国工党代表团之欢迎会。八时宴会，与郑振铎同坐。沈雁冰、张志让等熟人一一前来招呼。同寓已

在宴会上遇沈雁冰等人

十时半矣。陈此生及上海代表沈志远、金仲华等今日到京。

十九日　晴

上午赴中南海紫光阁参加统战部召集之座谈会，又遇见许多熟人。李维汉作对于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及《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草案之说明报告。十一时半赴文化俱乐部，参加民盟总部之欢迎会。十二时午餐。午餐毕，摄影。一时半座谈，由章伯钧作报告，胡愈之补充，所谈皆有关国际形势及解放台湾问题，并传达北戴河会议之情况。章谓北戴河会议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某君，主张运用外交争取进联合国，以解决台湾问题。所谓某君，以余猜度必是黄炎培，询之萨空了，点头称是。萨空了亦作一短报告，说明组织同志对台湾作广播宣传之情况。民盟总部同志往往不择时地，谐谑嬉笑，尤以萨空了为甚。殊令人看不惯也。下午四时，彭真作关于《法院组织条例》草案及《检察署条例》草案起草之说明，地点亦在文化俱乐部，至六时二十分始毕。圣陶邀赴其寓所饮酒清谈。王泗原适来圣陶所，相见甚欢。酒后与圣陶、王泗原商改《联合宣言》文句。坐三轮归寓，已十时半矣，

二十日　晴

上午九时座谈《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余被编入第二组，出席者三十余人。对工商界情况余全不熟悉，无从发言，静听而已。下午二时，云裳来，为言嘉燕病况严重，医生迄今犹未断定其为何病。下午二时半赴中南海紫光阁，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先由周恩来总理作报告，对目前国际形势及解放台湾问题分析甚详，历两小时余，听者无倦容。休息二十分钟后，由李济深、章伯钧等发言。会中备晚餐，有绍酒，与振铎、圣陶同席，余心清、陈其瑗等来敬酒，干杯者四五次。回寓已十时左右矣。傅彬然来信。

二十一日　晴

上午继续座谈《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余向组长请假，为包达三起草发言稿。今日《人民日报》刊登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十时半偕姚顺甫、刘国钧赴王府井大街新华社摄影部摄影，便道赴东安市场，购得蜜蜡香烟嘴一只，计人民币九万五千元。其值甚昂，然余别有用意：以之作纪念品，价虽昂亦值得也。下午三时，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今日发言者甚多。梁漱溟亦发言。包达三持余所拟之发言稿登台，然不照发言稿念，自己说一套，措辞极不得体。七时余，主席宣告尚有十四人报名发言，明日上午继续开会。会中备晚餐，与圣陶同席，饮绍酒，酒尚佳。回寓见周鲸文留有“特来拜访”字条。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云裳来，谈至九时许始去。九点十分将乘车赴中南海紫光阁，甲丰夫妇适来访，仅在寓所门口立谈一分钟也。今日发言者有二十人之多，大抵皆十分钟而毕，然亦有较冗长者，至下午一时许始通过《联合宣言》。回寓午餐毕已二时许，欲小睡而丁晓先来访。同晓先坐汽车至东总布胡同看彬然，看周建人。在彬然家晚餐后，又同晓先步行至小雅宝胡同看伯祥。伯祥夫人患癌病，二十多天前已入昏迷状态，苏联大夫亦告束手，致请中医孔伯华诊治，服后大有转机。所用药，主要为犀黄。伯祥大兴奋，谓不仅有转机，且大有根治之可能。其实治癌病尚无特效药，孔大夫之药方亦只能使病象好转一时，终必无救也。坐电车归寓，疲倦已极，洗澡后即睡。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同陈此生逛琉璃厂，看了不少古董和书画。购兽耳铜炉一件，殊古雅，可代烟灰缸。下午三时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合营企业条例，历五小时始毕，即在政务院礼堂晚餐。今日《人民日报》刊载《联合宣言》及各界人士在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包达三之发言摘要系从余所拟之发言稿中摘出，彼发言时并未说过那几句话，亦可见彼那天发言之不合适也。杭州寄来当选通知书。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无事。刘国钧又出示其所珍藏之宋马远子绘《寒香幽鸟图》。余谓书甚佳，是否马远子真迹则为另一问题矣。寄出家信一封，又给毛刘云信。中午与姚顺甫对酌，饮玫瑰烧甚佳。下午三时同达老、顺甫逛北海公园，饮茶闲谈。六时归寓，又与顺甫对酌。晚饭后赴中南海，在政务院礼堂看曲艺曲剧表演。曹察禄说《快书》（武松故事），侯宝林、郭启儒相声均佳。曲剧《罗汉钱》亦佳。所谓《曲剧》系新剧种之一，以梨花大鼓调为主，辅以别种腔调，以歌剧形式演出。归来已十一时余。右足大指又有发炎之象，殊可虑也。阿庄自上海来信。

二十五日

昨晚有雨，今晨有阵雨。上午赴全国工商联参加第九小组讨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九时起至十一时五十分止。下午民盟总部假文化俱乐部开中常会扩大会议，余被邀列席。其实所谓扩大会议乃传达报告会之别称。到会同志在百人以上，由萨空了传达周总理在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上两次讲话及李维汉部长发言内容，历一小时有半。罗隆基继续发挥其对国际局势之看法，讲了近一小时的话，颇有洋洋自得之态。彼谓一九四四年罗斯福在任时美国已定下了包围东南亚、侵略中国之政策，引证了不少所谓“资料”。实则美国的侵略政策常在摇摆不定之中，无所谓一贯也。天热，会场又小，坐三小时半，殊不可耐，颇悔多此一参加也。晚

毛刘云来。接家信。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参加第九小组之座谈会，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及《国务院组织条例草案》毕。下午未出门，写长信一封给阿龙。毛刘云来，云裳同嘉燕来。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参加第九组讨论《法院组织条例草案》。俞平伯亦编入第九组，今天开始参加。下午坐电车赴西牌楼，至隆福寺街修绠堂看孙助廉不值，至人民市场买景泰蓝烟具一套，十万元。陈叔通来，坐谈片刻。晚赴民盟总部参加座谈会。

二十八日　晴

讨论《检察署组织条例》

上午参加第九组讨论《检察署组织条例》。第一条援引《宪法草案》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检察长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最高检察职权”，而删去宪法草案原文“行政”二字，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地方检察机关监督之下。竺可桢首先提出疑问。余谓“我们如同意条例原文，则须建议修改宪法草案第八十一条”。盛丕华反对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地方检察机关监督之下，俞平伯、竺可桢等和之，而杨逸棠独为条例原文辩护，谓此即民主集中制，可谓不知所云矣。周新民出席作起草条文的经过之说明，对于第一条亦不能自圆其说也。下午赴文化俱乐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之座谈会，谈今后政协之组织及任务问题。余谓《共同纲领》必须修改，今后各级政协之组成成员必须广泛吸收各方面代表人物，而尽量避免重复。余举例，浙江有个别同志既参加市协商会，又参加省协商会，同时又兼省府委员，甚无当也。晚与姚顺甫对酌，饮玫瑰酒。包达老亦来，彼忌酒，不敢饮，但坐而观之。酒后谈兴甚浓。章乃器言，今年全国粮食生产总数可达到三千四百亿斤以上，较去年增加一百亿斤以上。假使今年不遭水灾，粮食增产数量必更可惊人矣。陈叔老接张菊老（元济）自上海来信，谓当选全国人民代表无上荣幸，必当扶病来京出席，死在北京亦所欣然云云。按菊老自参加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回沪后，即患半肢风瘫，至今卧床不起，年龄较叔老长九岁，今年为八十八岁（依中国习惯算法），其势万不宜来京出席，叔老已去函婉加劝阻矣。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偕同包达老赴西郊公园，后驱车浏览新北京建筑。十时半回寓。昨宵饮酒过饱，颇感疲惫，熟睡二小时。下午三时赴黄化门大街十七号看郑振铎，欢谈数小时，饮苏联白葡萄酒，以兰花豆等下之。未几小箴偕其爱人萨空了来，遂同进晚餐。振铎赠余折扇一柄，甚佳。归寓已九时半。今晚夜凉如水，非盖棉被不可矣。

今日交一百三十四万元与振铎。为附印《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之预付款。

三十日　晴

上午参加第九组，讨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草案分两种，一为综合式的，一为分节写的。下午赴文化俱乐部，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座谈会，讨论今后政协之组织及任务问题。散会归来已近六时半，迳赴餐厅晚餐，餐毕回卧室，桌上有文化部郑振铎、王冶秋之请客柬，又复驱车赴前门外煤市街丰泽园。座有李一氓，初见面。李与朱光均爱古书画，能鉴别瓷器及版本，亦共产党中之佼佼者也。彬然托周建老送还烟袋一只。晚七时起，民盟总部有座谈会，请假不去。民盟座谈会谈解放台湾问题今天已第三次，据闻尚须续谈两次。专尚空谈，不切实际，总部诸负责人之作风一贯如是也。

三十一日　雨

上午参加第九小组，继续讨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下午无事，读《参考消息》及王泗原著《离骚语文疏解》。与唐锡光、陆联棠通电话。四时半，覃必陶来，谈一小时余。晚余胜椿自蒙古来，留宿，谈至十一时始睡。给阿庄信。阿庄来信。

一九五四年九月

一日　晴

上午招待员高君来言，调整房间，搬至三四四号，与姚顺甫同一房间。包达三等则迁至北京饭店及和平宾馆。待遇显有高低，余大不怿。十时赴工商联。参加第九小组，讨论组织条例。今日起开始报到，大部分代表均已接到通知，依规定时间前往北京饭店向选举委员会报到，余与姚顺甫独未接到通知，亦怪事也。下午赴中国青年出版社，晤覃必陶、郑缤、贾祖璋、顾均正、唐锡光、徐调孚等，皆开明书店旧人也。赴隆福寺街修绠堂书店买《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价二十万元。掌柜孙助廉殷勤招待。又赴东四八条看圣陶，其夫人已出院，健康如常。在圣陶家小酌晚餐，九时回寓。

二日　晴

整日无事，亦未出门。毛刘云、陈云裳来。云裳买来油炒花生米一瓶，佐余下酒，盛意可感。现在无论杭州、上海、北京都买不到花生米，故可贵也。周振泰来信，彼已考取华东师大。给严希纯信，为阿庄调动工作事。

三日　阴

华东各地代表今晨乘专车到达北京，分住北京饭店及华北招待所。徐铸成、刘思慕等均住华北招待所，今后可晨夕晤谈，不致寂寞矣。十时，偕刘国钧、姚顺甫参观雍和宫。十一时与姚顺甫同赴饭店向代表报到处报到，乘便看包达老，适沙文汉亦在座，与沙谈及章太炎安葬问题，沙谓可再与齐燕铭商谈，请齐向周总理请示，如周总理有所指示，则此事易办矣。下午五时赴隆福寺街修绠堂看旧书。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期及《史学译丛》第一期各一册。赴演乐胡同覃必陶家吃螃蟹，座有巴金、顾均正，畅谈甚欢。归寓，则程孝刚已坐待甚久，欲与余围棋，向招待所借棋子不得，遂作罢。

四日　晴

昨晚饮酒吃蟹稍多，今晨腹中微觉胀满。上午沙文汉、王国松等来。前写信嘱家中向浙江省立医院配油药，连同人民币一百万元。托王国松或洪式闾带来，今日询之王、洪，均言不知有此事，月涓亦无信来，殊属不当，即写信与阿庄请她查询。下午偕同徐铸成、刘思慕、姚顺甫赴故宫博物院参观绘画馆，历二小时半，走了不少路，左足大指又溃痒出水矣。五时半，与徐铸成、姚顺甫在房间内小饮，而何燮老来访，边饮边谈，又喝了四五两玫瑰酒。晚与程孝刚弈，两局皆胜。疲惫已极，十时即睡。中国青年出版社派谢宗玄来，约聚餐会谈，遇余外出，留字条而去。

五日　晴

一宵睡眠酣畅，晨起精神爽健。上午未出门。胡愈之来访。下午三时林伯渠在北京饭店大厅召集全体代表，商谈有关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准备事宜。达赖喇嘛、班禅均出席。报到代表已达一千一百十六名。四时半，浙江小组开会，推定沙文汉为组长，包达三、杨思一为副组长。晚与邱清华奕，让六子。

六日　阴

上午八时赴北京饭店，参加浙江小组，讨论《宪法草案》。余四次起立发言，主张《草案》第八十一条维持原文（有若干人主张将“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之“行政”二字去掉，使总检察长得对地方各国家政权机关亦得行使最高检察职权）。会后在愈之家吃午饭，与愈之谈盟务。下午继续开会。晚与程孝刚奕，二局，一胜一负。

讨论《宪法草案》

七日　晴

上下午都在北京饭店参加小组讨论。晚七时又参加民盟总部座谈会，谈解放台湾问题。一天三个会，疲倦极矣。

八日　晴

上午在北京饭店参加小组讨论。前日邵力子发言，认为用拖拉机耕地，将使大

批农民无事可做；工商业改造将导致大部分人失业。其言甚谬。余今日三次发言，于驳斥邵说外，并要求澄清此种不正确思想，检讨自己，稳定立场。下午二时四十分，柳亚子夫人坐汽车来接余，同往北京医院看亚子。亚子最近患颜面左部神经麻痺，口眼略有歪邪，血压常在一百八十度以上，殊可虑也。亚子赠余《曼殊大师纪念集》一册。在医院中遇何燮侯，彼来视其夫人疾，其夫人患胃癌。近来患癌症者甚多，癌症诚人类大敌也。晚七时，赴前门外全聚德，中国青年出版社请客也。同席有巴金、傅彬然、顾均正、覃必陶、王统照等。为李庚开中药方。

九日　晴

上午赴北京饭店，始知上午小组讨论停止，遂与王国松、姚顺甫坐小汽车赴隆福寺人民市场。欲购日本瓷器，以为时尚早，大多数摊子未摆开，仅巡游一周，即赴修绠堂小憩。买酒两瓶，下酒物数事，即返招待所。下午小组开会，沙文汉报告昨日列席宪法起草委员会情况，包达三报告昨日出席统战部谈话会情况毕，即散会。昨宵酒食过饱，颇感消化不良，向医疗室取消化药片二日量。傍晚与姚顺甫对酌。八时许，宋之英来。今夜有雨，

十日　晴

上午无会。写信给阿庄，催询一百万元有否汇出。又致函马叙伦，为章太炎安葬问题。又代柳亚子复向锦江函。下午赴北京饭店参加小组讨论，讨论主席团名单及《全国人民大会组织法草案》、《国务院组织法草案》，毕。晚民盟张澜主席在和平宾馆设宴招待民盟同志之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者，到者百余人。千家驹此次未被提名，然亦以盟员资格被邀，与余握手言欢，若甚愉快者。接阿庄来信。

十一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法院组织法草案》、《检察院组织法草案》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毕。下午赴中国作家协会看艾青、邵荃麟。艾青方自南美洲归来，赠余香烟三包。今日中秋，周建人请吃蟹，坐有沙文汉、冯宾符。给阿庄函，诘问月消何以不复我信，亦不将款子汇来。孙尚侠来信，附有致谢雪红、章乃器等函。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陆联棠、陈叔通及民盟总部干部某同志先后来。联棠谈最久。彼自“三反”时受行政处分后，深自怨艾，不意旧友往来，又有心脏病，其子则患中耳炎毒侵入骨髓，将动手术，而动手术后又有残疾之虞，故意态甚颓唐也。中午赴真如镜（地名）云裳寓所吃蟹。下午三时偕同顾均正赴人民市场，购望远镜一具，三十万元。晚，杨思一来。

十三日　晴

上午同徐铸成赴北京饭店，分别看何遂、谢雪红、陈此生、莫乃群等。下午不出门，与程孝刚围棋两局，大获全胜。晚与程孝刚、舒新城、周谷城泛舟北海，浩皓月当空，夜凉如水，胸襟为之一爽。马叙伦有复信，略谓“章太炎先生葬事，前年章夫人一再相商，中央许拨张苍水墓近之地，惟章夫人期之于国葬名义，蹉跎迄今。现据教示，知仅在经费一节，并欲为之自当努力。第恐近月总理无此暇日相晤，当有机会，仍当报命”云云。字如胡桃大，以日本白棉写成横幅，其意盖欲余付之裱装，留作纪念也。

十四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包达三携来有关中医之提案，小组决定交洪式闾、王国松及余审阅。下午参观历史博物馆之“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傍晚，胡愈之来，谓高教部调姜震中至华东师范大学当教师，征求民盟总部意见云云。重庆地质学校陶端方来信，自称“旅渝浙籍公民”，提议重印《四库全书》。晚，在实验剧场看秦剧《花木兰》。

十五日　晴

上午小组开会，沙文汉报告《宪法草案》有两处须加修正。散会甚早，偕姚顺甫、李士豪赴兴隆大院访何燮侯。乘便访徐行之，不值。下午二时半，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参加开幕典礼。刘少奇作关于《宪法草案》之报告，历三小时有余，散会时已七时半。今晚疲倦已甚，早睡。

十六日　阴，大风

上午小组会，讨论刘少奇对《宪法草案》之报告。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讨论修改宪草文字时，毛主席对辛亥革命之评价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之划分等有所发挥，各小组组长列席，广东小组组长叶剑英于次日在小组会议上传达，但浙江小组组长沙文汉竟未作传达，今晨余首先提议，请沙补作报告。沙传达后，对辛亥革命性质问题有所商讨，发言者有邵力子、冯雪峰及余等四五人。下午出席全国人代会。晚杨思一偕金城来。金城者，浙江诸暨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也。阿庄来信，谓杭州之款于三号或四号汇出，但迄今未送到，可怪之至。

十七日　晴

昨日刮风后天气骤凉。上午参加小组讨论。包达三谓江苏省小组曾提出疑问，谓刘少奇宪法草案报告中有“在将近五十年前，清朝统治者宣布了预备立宪，并且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纲》之语，公布《宪法大纲》恐非事实。陈叔老凭记忆，谓当时确有一个《宪法大纲》。但未经公布。去年八九月间，余曾为《新建设》撰一文，述五十年来的宪政运动，与所谓宪法草案，惜手边无《新建设》不能翻查，忽思《新建设》社在南夹道，距北京饭店仅数百步，遂赴《新建设》社查检原文，蒙

该社赠余去年十月份出版之《新建设》一册，携归北京饭店，交小组同志传阅。余文叙述甚详，清政府确于一九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公布所谓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归来复为江苏小组刘国钧、钱孙卿两代表言之，以释其疑。下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晚，在长安大戏院看吴素秋演《红娘》。素秋出荀慧生门下，活泼可爱，嗓音扮相均佳，大有青出于蓝之概。惜编剧者未能正确了解红娘性格，演来遂过分轻佻。阿庄汇来人民币一百万元。

十八日　晴

连日睡眠不足，甚感疲惫，上午小组讨论请假不出席。为包达三起草一提案稿，未就，下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息时与张志让谈中医中药问题。晚八时，赴长安大戏院看李少春、袁世海演《野猪林》。阿龙自苏联来信。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赴真如镜十五号云裳寓所看云裳，拟邀她和她的三个女儿到全聚德去吃烤鸭子，她出去了，门反锁着，留个字条，交给住在她隔壁间的白先生，就回来了。整天没有再出门。晚上至怀仁堂，看保加利亚人民歌舞团演出。

二十日　晴

上午有小组会，请假。下午二时十五分到怀仁堂。今日出席代表大多衣服整洁，休息室中到处闻谈笑声。三时正，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开会，进行第一项议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右方用汉、蒙、藏、维吾尔四种文字标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正中用同样四种文字写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方用线条界成空格，代表即在此空格中表示意见，同意，打上个圈，不同意，打上个叉。余以庄严虔敬的心情，用毛笔在票上打上个圈。四时四十五分，投票开始，五十五分完毕。计票人与监票人点票结果，发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投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主席宣布投票张数与发票张数相等，本次表决有效。全场鼓掌。主席宣布休息。由计票人、监票人计算票数。五时二十五分复会。执行主席根据计票人、监票人报告，宣布表决结果：投票数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代表全体起立，鼓掌欢呼达五分钟之久。执行主席又根据投票表决之结果，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通过。全体代表再次起立，鼓掌欢呼。进行第二项议程，以举手表决方式，全场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今日在投票表决宪法之前，由大会工作人员某同志宣布《宪法草案》最后定本全文，念字正确，听者皆表敬佩。入晚，市民狂欢庆祝。

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十一日　晴

上午休息，未出门。《浙江日报》来信索稿，拟写一短文寄去，未写成。下午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全体摄影。晚饭后，与徐铸成乘电车赴大栅栏，听相声，吃酸梅汤。沿途学生、市民成群结队，打腰鼓，呼万岁，天安门前尤热闹，所谓狂欢之夜也。月涓于上月三十一日汇来一百万元，今日始送到，在北京邮局已搁了十八天矣。

二十二日　晴

今日休会。上午偕姚顺甫、徐铸成、刘思慕、舒新城赴博物馆，参观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主办之《祖国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展览》。主要为钢、铁、煤、石油之炼制及开采过程，以机器模型及图表表示之，活动装置，一目了然，而讲解员亦皆训练有素，讲解极清楚有条理。余对此方面知识甚少，今日不啻听了几堂大课，获益匪浅。展览费用达五十亿之多。下午四时半，偕姚顺甫赴真如镜看云裳，约她和她的女儿嘉燕、嘉真同赴前门外全聚德吃烤鸭子，费十四万元弱。全聚德已公私合营，故菜价大减，若在两年前，此一顿小吃非二十万不办矣。归来与程孝刚弈，输十余子，盖酒后多失着也。

二十三日　晴

昨宵食过饱，多梦。今晨不进早餐。上午徐铸成来，纵谈一小时。十一时半，包达三来，邀余及姚顺甫赴西交民巷口玉华食堂小吃，饮玫瑰酒三两，归来熟睡半小时。二时半赴怀仁堂出席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作五年来工作报告，历两小时余。陈云、郭沫若、程潜、邓子恢相继发言，七时散会。晚过旭初、过惕生来。惕生与程孝刚弈一局，让五子，孝刚负。旭初赠余《围棋死活研究》一册。旭初为余言，日本《围棋杂志》今年八月号载，吴清源与坂田荣男最近比赛升降棋十局，至第八局，吴清源已胜六局，遂告结束，坂田荣男降为“定先”，吴清源已确定为当代棋坛第一高手，日本棋界认为日本棋院应确认吴清源为十一段，以表敬意云。有二事皆有结果，甚慰：一、吴克坚为余言，关于阿庄调动工作事已接上海方面回信，必当予以照顾；二、孙斌前有信来诉穷苦不堪之状，并附有致章乃器等函，今日当面为乃器言，乃器允再向统战部门提出，务请当地政府予以照顾云。

吴清源为当代棋坛第一高手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为包达老起草一文稿。十时半，携制服乘环行电车赴王府井大街交洗衣作洗，复乘环行电车归来，已十二时十分矣。下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晚饭后即与李士豪、程孝刚等弈，至十一时始终局。

二十五日　阴，时有微雨

上午小组讨论，谈联合提名的各项人选名单问题。下午出席代表大会。晚上小

组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天三个会，紧张极，亦疲惫极矣。因忙乱便发生可笑之事：昨日送去洗涤之制服，今日发现上衣仍在衣架上，昨日送去乃裤子两条，非制服一套也；又今日换汗背心时未先脱下穿在身上的那件汗背心，而将已洗净的汗背心罩上，等到要把换下来的衬衫裤及汗背心交招待员去洗的时候，到处找不到那件汗背心，真可发一笑也。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今日代表大会上下午均开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并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及《提案检查报告》等。晚，浙江代表组在西单全聚德分店聚餐，三十五位代表中仅钱崇澍因体弱、刘开渠因招待外宾、顾功叙因事未到。饮绍兴酒，兴致甚浓。归来与程孝刚弈，负三子，则饮酒过多之故也。



毛主席等人在一起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浙江小组在北京饭店开会，由杨思一报告下午选举会写票、投票方法。会毕摄影。下午三时四十分，大会开始投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出席代表一千二百十人，毛泽东以一千二百十票当选为主席，朱德以一千二百十票当选为副主席。执行主席宣布选举结果时为五点三十七分，全场掌声雷动，全体起立，

高呼口号，如是者延续十分钟之久。今日又选出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王昆仑等六十五人为委员，彭真为兼秘书长。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秘书长均用无记名选举法，即一张选票上印上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秘书长之姓名，上下均留空格，同意者在其姓名之上方空格中加圈，不同意者加叉，而于下方空格中写自己所愿意选出之人之姓名。投票完毕后，检查票数少一张，进行复查达半小时之久，仍少一张，执行主席宣布此次投票有效。但在计算票数时发见票数并未缺少，因选举票过长，检点时未将摺小而夹在中间之一张检出故也。今日又选出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毛主席当选后，即提名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由大会投票表决。投票选举结果，是晚上十时大会继续开会时由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的。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及周恩来总理之表决票均全票，刘少奇委员长少一票，则以选举票上所列人名太多，有个别劳模代表文化程度不高，写选票时忘记加圈之故也。委员中得票最少者为黄炎培。剑行自莫斯科来信，并附最近照片。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武纡生来，接洽重印洁本《水浒》事。纡生主持宝文堂出版事，宝文堂已公私合营矣。中午郑振铎代表文化部在西长安街全聚德请客，余亦被邀，同席者有李一氓、朱光、沙文汉、杜国庠等，并赠余刊物多种，皆关于考古者也。下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于三时三十分开始，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及委员人选后，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本次会议的全部议程已经进行完毕。全体代表起立，奏国歌，闭会。今日来我国参加国庆典礼之九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应邀到会。九个国家为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蒙古、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德意志及越南也。晚六时半，全体代表在北京饭店新厅聚餐，设一百二三十席，每席十人，中菜，酒用绍兴酒及葡萄酒。余在第五十席，同席除符定一外，皆浙江选出之代表也。毛主席起立举杯祝代表们身体健康，说："为了各方面的进步，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族更好地团结起来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干杯！"郝建秀首先起立举杯祝毛主席健康，各方面代表陆续起立举杯祝健康者不下二十次。歌唱家周小燕等先后唱歌颂毛主席之曲。八时，赴中南海怀仁堂观剧，常香玉演《断桥》，程砚秋演《三击掌》，周信芳演《打严嵩》，梅兰芳演《醉酒》。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赴太平胡同民盟总部出席座谈会，谈《盟讯》之编辑及如何进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学习问题。即在总部午餐。晤千家驹，告以介绍赵无仪工作事毫无办

法。下午民盟继续开座谈会，余请假，赴台基厂国际俱乐部出席外文出版社召集之座谈会，主要谈向全世界介绍我国优秀文艺作品问题。今晚怀仁堂演京剧，余以疲惫未往观。易礼容来。狄超白送来经济史料一份。

三十日　阴

上午偕同徐铸仁赴琉璃厂荣宝斋，购该店摹印之沈石田卧游册等多种，计三十万元，并参观该店刻版、印刷部门。同赴前门外都益处小吃，饮白干四两，归来熟睡一小时余。晚六时赴怀仁堂参加建国五周年庆祝大会。外宾赫鲁晓夫等相继讲话，情况热烈。

赫鲁晓夫讲话

一九五四年十月

一日　阴晴

上午九时赴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余等被指定在西二台观礼。台下有休息室，备烟、茶及汽水、桔子水等。余不耐久立，常至休息室与乔冠华、夏衍、胡绳、狄超白、叶圣陶、郑振铎、巴金、老舍等谈笑。今日参加观礼者万余人。十时开始阅兵式与示威游行，游行历时二小时四十二分。游行队伍通过后，广场内少年先锋队队员与机关干部拥向天安门，向毛主席热烈欢呼。回至华北招待所已近下午三点钟。中餐甚丰富，备有山西汾酒及啤酒、葡萄酒。餐后熟睡一小时半。晚七时半再赴天安门，登西二台观放礼花。回招待所已十时半，濛濛细雨，聚集天安门广场狂欢跳舞之数万群众，恐亦尽兴而归矣。今日庆祝有数特点：一、游行队伍整齐严肃，所呼口号不甚多，亦不狂呼乱喊；二、少年先锋队员未向毛主席献花；三、举行阅兵式时飞机九架一队，每队分三行飞过，未作任何表演；四、游行队伍中无高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像者；五、腰鼓队经主席台时并未停留。

庆祝会有数特点

二日　大风，阴晴

上午浙江代表组在北京饭店开会，余以约定《文艺报》记者谈话，请假，在房间内整理文件。但《文艺报》记者竟爽约不来。下午赴西郊参观苏联展览馆。今日苏联展览馆开幕，备有纪念章赠送来宾，以来宾众多，争先抢取，秩序大乱，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取得一枚，亦可笑也。晚七时半，赴云裳所。云裳年来处境不佳，心绪恶劣，精神颇多变态，今晚为一极微小之事，与其女嘉燕争执，哭泣不止，如此生活，亦云苦矣。

三日　阴晴

上午浙江小组有会，余以约定丁裕长晤谈，请假不去。九时许，朱达君之子偕

孙国豪来。十时许，传达室送来一字条，系丁裕长所留者，谓走访未值，甚感惆怅云云，盖传达室工作人员以为余已外出，予以挡驾也。下午三时，赴云裳所，未几胡公冕来，谈甚久，余力劝云裳开拓胸怀，自寻乐趣。五时半，赴东安市场购桃脯、苹果脯约十七万元，将带回上海也。六时半，赴顾均正寓所，吃蟹，同吃者有巴金、王统照。

四日　阴晴

上午赴政务院，出席钱俊瑞主持之座谈会，商讨接待苏联文化代表团之种种具体问题。正午十二时，赴南夹道《新建设》杂志社之宴，座有张志让、沈志远、储安平等，章伯钧作主人　下午二时，赴民盟总部，参加文教座谈会。马哲民发言，冗长而多荒谬，此公殆不可救药矣。晚七时，赴文化俱乐部，参加民盟北京市分部主持之晚会，节目甚多，有灯谜，余猜中三条，皆二、三等奖者。王国松为余言，南返车票已买到，明天一早动身。急赴北京饭店晤沙文汉，坐小汽车返华北招待所，整理行李。明日之车票系集体购买，十数人合一张票，直赴杭州，而余须在上海小留，闻文芸已购到晚车票，乃与之商调，文芸欣然允诺，盖彼急欲返杭，如此一调，各得其所矣。

赴《新建设》杂志社之宴

五日　雨

上午赴民盟总部，参加文教座谈会。今日发言者极踊跃，至下午一时始散会。赴东总布胡同沈衡山先生之宴，吃西餐，甚佳，座有杨东莼、陈此生等。三时返华北招待所。云裳来送行，赠与二十万元，彼含泪收之。六时晚餐，七时赴车站，招待所派人送行，照料非常周到也。马寅初赶赴车站送行。七时半，火车开行。

六日　雨

昨宵睡眠甚好。此次因外宾众多，头等卧车均供招待外宾用，余等所乘乃二等卧车，统舱，旅客往来通过，颇感扰杂也。中午饮啤酒一瓶，甚感饱满。晚餐仅饮啤酒一瓶，菜一味耳。

七日　阴雨

九时半抵上海，交际处派阿庄坐小汽车来接，即赴巨鹿路阿庄家。妻未返杭。早在楼窗口张望，相见大欢。下午理发、洗澡，旅途疲劳完全恢复矣。晚许志行来，同饮苏联白兰地，谈至十时许始去。今日沿途有雨，上海独阴晴。

八日　阴

上午赴卡德路福临里看朱宇苍，谈半小时。午睡至三小时半，盖以旅途劳顿故也。晚上吃蟹四只，饮苏联白兰地。偕妻女赴四明村看徐表姐，十时始返。

九日　阴

昨宵吃蟹用生姜过多，又兼微有感冒，晨起咳嗽，喉头微有发炎，甚感不适。

十时，同伯宁赴南京西路买皮鞋，未买成。中午吃面一小碗。下午一时，吴欣木来。四时，又同伯宁赴南京路，向拔佳鞋店购黑皮鞋一双，三十三万元。晚又饮酒吃蟹。徐表姐偕其大女、二女等来，谈至十时始去。

十日　阴

上午志行来，送来黄铃子，装一玻璃匣，甚精致。下午乘二点四十分钟车返杭州，阿庄、伯宁及新阶、阿平均送往车站，到杭州站已八点一刻，文教委员会派车在站接候，月涓、周德顺亦来，取行李甚费时间，返家已九时半矣。两个小孩子还没睡觉，大叫爹爹、奶奶，热闹之至。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写全国人代会回忆录　下午向文委干部作目前国际形势解答报告。叶圣陶夫妇自无锡来，寓南山招待所，下午六时偕妻赴招待所看他们，同往楼外楼聚餐，由圣陶作东，因无锡有人陪送他们坐小汽车来，圣陶特请他们吃饭，以示感谢也。九点半归家。今晚居然有两次空袭警报。上海归来后，忙于做报告，写文章，日记因之中断。可记着，十八日下午主持纪念鲁迅逝世十八周年座谈会，向中学语文教师提供教学鲁迅作品意见如干条。次日，在《浙江日报》发表《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些什么》一文，凡四千言。苏联文化代表团二十日到达杭州，晚间浙江中苏友协在楼外楼设便餐欢宴，余与团长亚伊杰尼索夫及团员著名历史学家安·尼·潘克拉托娃同席，谈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对中国影响甚详。

二十八日　阴晴

上午赴文委办公。浙江人民出版社派潘一平来，商谈《人民西湖》的编辑问题。为《青年报》写《怎么样看〈三国志演义〉》一文。下午二时赴文史馆，对一部分馆员作国际形势报告，谈全国人代会开会情况。晚，吃螃蟹，饮绍酒一斤。俞寰澄来，谈至九时始去。交际处来通知，明晨五时前赴交际处集合，前往车站迎尼赫鲁等。

二十九日　星期　阴晴

晨三时半即起床。四时三刻赴交际处，则王国松等已先在矣。五时十分，顾春林作报告，谈招待尼赫鲁之意义。其实在座者皆高等知识分子，此理人人懂得，何必噜嗦，且彼所背诵之教条亦不见纯熟。实多此一举也。五时半赴车站。尼赫鲁等所乘专车今晨三时已到达杭州，彼等皆在车上熟睡也。六时，迎尼赫鲁等下车，余即归家。九时许，章雪山来。本已约定雪山去看圣陶，同游虎跑，以上午还须陪尼赫鲁等午餐，遂不果。九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十时，陪尼赫鲁随员们午餐，餐毕即同往笕桥飞机场。今日尼赫鲁及其随员分两批起飞，故饭亦分两次吃。随来之新闻记者中有浦熙修及一非常面熟而忘其姓字之记者，握手道别，甚感亲切。第一批

两架起飞。未几尼赫鲁等到机场，一一与欢送者握手。随来之王炳南，余所熟识者，袁仲贤则向不相识，亦未便招呼矣。归家已下午一时半。二时半偕妻坐汽车赴清河坊买火腿送圣陶，圣陶送来高丽参及其他名贵食品。顺道约雪山同坐汽车赴南山招待所。六时偕同圣陶夫妇及程浩飞、洪永华（上海新闻出版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赴楼外楼聚餐，余与雪山作东，未几雪山夫人携其长孙来，而月涓亦挈其子女来，一时大为热闹。

三十日　晴

上午为《浙江日报》社写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章，题为《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仅成一节，全文未毕。中午省府宴请叶圣陶，召余作陪，地点亦在楼外楼，所谓名菜仍不外“叫化鸡”、“鱼头汤”及“西湖醋鱼”之类。下午继续写文章。

三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欲继续为《浙江日报》写文章，而张同光来，遂不果。留同光午餐。下午两时许，圣陶夫妇来，谈至四时许始去。圣陶定今晚夜车赴沪也。昨晚胜利大戏院之音乐晚会由文联及文化局合办，纪念冼星海逝世九周年。陈泽民琵琶独奏《十面埋伏》甚佳。其人为一青年，似为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乐器组组员。国风苏昆剧团表演长生殿《密誓》中《鹊桥》一节，亦佳。其演员卸妆后皆面黄肌瘦，询之，则云近方集中学习政治云。政治学习固重要，演员健康亦必顾及，今乃强调政治学习，不顾身体健康与否，此亦所谓偏差也。

健康亦必顾及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一日　晴

上午八时，出席省府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仅开一天，上下午均开会，北京来者仅俞寰澄一人，即陈学昭亦未出席，显得冷落。会议讨论三事：一、如何贯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二、关于一九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及农业税征收附加方案；三、研究调整本省部分县区行政区划方案。先是杨思一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传达报告，继将传达报告印成文章，交今天省府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议。杨之报告第一部分甚多笑话，如云“这次代表大会引人注意的是少数民族的代表，但最最吸引人的自然是毛主席”，可谓不知体统矣。现在一些高级干部往往读书不多，文理欠通，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对党外则任何人都不加信任，往往自以为是，不倾听党外人意见，甚则骄傲

读书不多，文理欠通

自满，其结果非犯严重错误不可矣。杨为人尚忠厚，但不够虚心，彼之传达记录稿不先请其他代表考虑修正，而送付印刷，提交会议，其自以为是之程度亦大可惊人矣。所可怪者，王国松、邵裴子等发言，皆谓传达报告甚好，不必大加修改云云。呜呼，此所谓阿谀顺从者邪？非邪？

二日　晴

余所写《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一二两节今日在《浙江日报》登出。第一节小标题为《默哀三分钟》，其中提及恽代英、萧楚女、安体诚、宣中华、张秋人、应修人，《浙江日报》编者皆年青干部，恽代英、萧楚女彼等尚耳闻其名，安体诚以则非常陌生，而又不敢信任作者。以余非党员故，昨日在省府委员会会议席上，《浙江日报》派来列席之记者即持余原稿，向余询问，余将安体诚等革命历史及殉难经过，一一告之，并嘱其放心登载，不必顾虑，但今日登出之第一节仍将关于应修人之一节删去。彼等不读历史书，平时只听报告、背教条，谬妄无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来杭州，上午八时半赴城站迎接。近来到杭外宾甚多，余不参加迎送，甚感轻松。但苏联文化代表团及舞蹈团等来杭州，余为浙江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不能不参加迎送。所可笑者，前次苏联文化代表团决定来杭州，其时余尚在北京，总会总干事钱俊瑞邀请开会，再三嘱咐，回杭布置招待工作，以余为主体而由浙江省及杭市中苏友协为辅助。余返杭后一一与省委、中宣部言之。不知何故，彼等于短时期内即将浙省中苏友协正副主席调整，以吕志先、洪式闾及余为副主席，吕志先、洪式闾名列余前，以吕为省委宣传部长，洪新人党，而余为党外人士也。余尝谓北京党高级干部凡事能见其大，能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精神，浙省之党领导干部则所见者小，文化程度亦不高，殆所谓夏虫不足与语冰也。晚八时，参加欢迎舞蹈团之宴会。

三日　晴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约定明日下午请余广播，几次派人来取广播稿，谓须送省委宣传部审定云云。今日连来两次索稿，余告以无暇起稿，届时请通知听众，宋某人因事不能作广播。广播的事情就这样推掉了，但是《浙江日报》的稿子还得继续写，费半天工夫写成两节，并声明写到这儿为止了。文章交出，如释重负。晚，饮白干约四两。李立三来杭休养，邀余及俞仲武赴大会堂下棋，余胜两局。

四日　晴

昨夜下棋到十一点钟，吸烟过多，今日口腔轻微发炎，大便亦随之闭结，颇感不适。上午赴车站迎接港澳国庆观礼团。团长某，为香港《大公报》负责人，彼一见余即呼“宋云老”，如甚熟识者。又有身躯肥胖，面有麻点者，向余殷勤招呼，并附耳低言“余以商人身分参加观礼团”，然余已忘其姓字矣。下午四时再赴车站，

欢送苏联民间舞蹈团离杭。口腔炎加剧，休息，早睡。

五日　晴

口腔炎仍剧。昨晚已服黄连、石膏、生地等，今日继续服，并停止烟酒。下午二时赴人民大会堂，听吕志先作关于中苏会谈公报之报告。四时半赴车站送港澳观礼团离杭，早睡。看冀汸长篇小说《这里没有冬天》。

六日　雨

口腔炎服药后已见痊可，惟吸烟仍无味。朱宇苍前来信嘱为其同乡好友居粹卿谋工作。华东人民出版社前来信问《孔子》一书明年三月能否如期交稿，武纡生前来信谓北京宝文堂拟重印《洁本水浒》，征求同意，今日上午一一写信复之。吕剑自湖南来，寓第一招待所，下午一时半特往访之。赴文联，听工作汇报；又赴文委，处理文件多种；再赴第一招待所，同吕剑来家，请他吃晚饭，谈至八时始去。继续看冀汸《这里没有冬天》。

七日　星期　雨

上午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王子野及编辑二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潘一平同志偕同来访，谈该社选题计划，余允为该社写《章炳麟》一书，惟交稿期恐须在一九五六年矣。下午三时，李立三来，下围棋三局，余胜两局。

八日　阴

上午赴文委，批阅文件多种。向宝贻斋选定旧书若干种。赵无仪来，她为自己及其爱人就业问题常来纠缠，殊可厌也。下午二时赴杭师参加该校开始试行劳卫制体育大会，余讲话二十分钟，并看种种表演。晚赴人民大会堂，看保加利亚人民军歌舞团访华演出。张惠衣来。

九日　晴

上午赴文委批阅文件。赴文史馆，将图章交周仰钊，此后由周代余盖章，并对余负责。过去文史馆开银行支票由余盖章，余不善管钱，信任干部童庚申，将图章交童，童遂乘机盗用公款，被扣押法办，余亦准备作检讨，为惩前毖后计，今日向周再三叮嘱，必须切实负责。十时偕吴山民赴北山招待所，与李立三围棋，至下午五时始返。晚，曹湘渠、夏钦瀚来，谈甚久。渭滨弟自硖石来，留宿余家。

十日　晴

上午偕同吕剑、滨弟赴岳王庙看菊花展览会，顺路赴栖霞岭访黄宾虹，并索得山水一小幅。十时半赴车站接华侨归国观光团。下午参加集体学习。晚赴胜利剧院观吕剧《李二嫂改嫁》。吕剧为山东地方戏，发生于老黄河下游一带，流传河南、江苏（北部）、安徽、河北（南部）、山东及东北辽东个别市、县。此次山东省吕剧团在华东区观摩演出以后，来杭公演。吕剧原从说唱形式（坐腔洋琴）演化而来，

吕剧之见解

有“洋琴戏”、“驴戏”、“缕戏”、“迷戏”及“蹦蹦戏”等名称，但最初见于文字记录者均作“吕戏”，驴、缕、迷、吕音相近，殆文士以“吕”字较文雅，遂写成“吕戏”也。吕剧腔调极简单，只“四平腔”、“二板”两种，辅以悲调“大广口”，小调“西北姐儿”、“银纽丝”、“铺地线”、“叠断桥”、“上河调”、“下河调”、“太平年”、“阴阳句”、“呀儿哟”、“呀儿僧”、“相思”、“小上坟”、“靠山调”及“娃娃腔”等，然不常用。锣鼓点子采用京剧与梆子。乐器以坠琴为主，辅以二胡、洋琴、京胡、三弦、笛子、唢呐等。基本曲调之特点在灵活，运用长、短、高、低、快、慢之节奏，表演喜、怒、哀、乐之情感。饰李二嫂之演员郎咸芬，华东戏曲会演时获一等奖。表情细腻，诚杰出人才也。其他演员亦多称职。吕剧之特点在愉快而健康，不为越剧曲调之哀伤，其前途未可量也。

十一日　晴

今日起开始休假。上午整理书架。下午赴省立图书馆看张阆声，坐甫定，即接电话，阿庄自上海来，吴克坚亦在家坐候，即驱车归。四时，偕吴克坚、阿庄等坐车绕白堤、苏堤一周。克坚今乘六点零二分车赴沪。

十二日

上午赴北山招待所，偕李立三夫妇、杨思一夫妇坐汽车赴江干，乘船游富春江。下午一时，抵富阳，当地党委招待午餐。富春山水之胜在桐庐一带，冬日苦短，今日起程过晚，不及上溯，而天又濛濛细雨，遂乘汽车返，至家已五时许。交际处今晚宴请华侨归国观光团，邀余作陪，却之。妻偕阿庄看菊花展览会，购菊花两盆归，今晚持蟹赏菊，兴致倍浓也。阿庄已决定进新知识出版社，亦一喜事也。

十三日　阴晴

上午搜集关于讨论《红楼梦》研究材料。张同光来，吃了午饭去。上海章靳以介绍吴征来杭，由文联招待。下午姜震中来，谈甚久。晚上又大吃螃蟹。

十四日　星期　晴

开始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文章。阿庄乘下午六点钟车回上海。晚，赴阆声处闲谈。

十五日　晴

中午看吕戏《王定保借当》，沈涛饰王定保未婚妻之妹，扮相演技均佳。晚，文联有座谈会，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刘钝报告体验生活经过。刘钝山东人，与张今铎相识，座谈会散后，送他回旅舍，谈今铎事，十时始返。翁心惠来。

十六日　晴

上午继续写稿。下午及晚上民盟均有会，省府送来“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在大会堂演奏之入场券，以民盟有会，不能入，殊可恨也。民主党派工作余

其厌倦，而又不能摆脱，亦苦事也。

十七日　晴

中午文化局宴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团长及部分团员，邀余作陪，与古琴家查阜西谈古典音乐，查亦全国人民代表也。归来继续写稿。晚，赴大会堂看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招待演出。此巡回演出团系由“中央歌舞团民间合唱队”、“中国歌舞团民族乐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民族乐队”及古典音乐家合组而成。查阜西之古琴独奏，管平湖、查阜西之琴萧合奏，冯子存、王傅云之笛子独奏，蒋风之之二胡独奏，赵春亭、刘凤桐之唢呐独奏，李延松之琵琶独奏，均佳。民间合唱队皆陕北农民妇女，从三千人中挑选三十人，分三次挑选组成一队，所歌皆陕北民歌。陈云裳来信。

十八日　晴

上午赴大华饭店访何燮侯，彼将乘九点钟车赴上海转赴北京。九时半赴文管会，听陈万里讲陶瓷。中午陪陈万里在杭州酒家便餐，餐毕赴湖滨摄影。冯敏贞传达王文长秘书长意见，谓扩大文管会委员之名单最好能于日内拟定云云。

十九日　晴

下午二时，赴省文联，主持《红楼梦》研究座谈会。关于《红楼梦》研究之文章今日脱稿。

二十日　晴

关于《红楼梦》研究之文章重看一遍，凌乱无次序，立论亦有偏颇，重新写过，题为《展开思想斗争，提倡老实作风》。晚上在大会堂看京戏，遇沙文汉，彼住孤山路一号。前向王国松推荐伯宁，今日王国松来信，谓曾与华东工程管理局联系，原校不同意他离校云云。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吴敬生来，谓所入不敷所出，欲编书写稿以作弥补。文章改写完毕，挂号寄《解放日报》，并加寄一信。下午偕妻赴省立图书馆，请张阆声看病。又偕妻赴栖霞岭看黄宾虹，长谈，吃包角酪，味甚可口，京奕同去，乐不可支。晚赴胜利戏院，陪自日本归来之李德全、廖承志、倪斐君等看戏。余问廖在日本见到吴清源否，廖谓吴除下棋外一无所知，争取其回国恐不易也。

陪廖承志等人看戏

二十二日　晴

上午约同姜震中赴北山招待所看李立三，与李围棋四局，三胜一负，直至下午三时始回。中饭吃酒，已觉饱闷，晚又吃蟹，更感饱胀矣。何香凝送来画集一册，题“文联主席宋文彬同志”字样。丁零来。

二十三日　晴

郑振铎来信，谓天一阁藏书中孤本交北京图书馆影印或拍照一事，已托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及社管局傅忠谟即为办理云云。下午二时，民盟文教委员会开会，仅到沈炼之、陈鸿达二人。沈炼之反映，有省委宣传部王秘书长，于一周前在中学教师训练班做传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说话极不得体，影响甚坏云云。此所谓王秘书长必系王健英。余嘱柳城进行了解，将致函省委宣传部，促其注意。四时半赴车站送何香凝及李立三夫妇赴粤。鄘承铨送一信来，附邵裴子所开文管委员名单，内有沈尹默、夏鼐、陈从周等，皆不在杭州，所谓草草塞责者也。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浙江人民出版社派潘一平来，签订《人民西湖》约稿合同，余为代表人，并送预付稿费二百万元。冯敏贞送来文件若干种。十时赴文委，与王文长秘书长商扩大文物保管委员会之名单。有宋士铛者，为一九一二年宗文中学同学，现住塘栖东家桥乡土山坝，在《浙江日报》上读余所撰文字，特嘱其女携手函来问候。

二十五日　阴雨

上午《当代日报》编辑陆加、□□□来，取《人民西湖》预付稿费一百万元去，约定下月上旬将初稿一部分送来审读。千家驹之戚赵无仪来，坐多时始去。预备关于《儒林外史》之讲稿。晚六时半，赴楼外楼陪民主德国历史学家某吃饭，同席有江问道、鄘承铨及阎卢等。餐毕，捉阎卢来家为妻开药方。

二十六日　晴

公安局派人了解枪支问题

上午海宁县公安局派一名范少卿者来，谓欲“通过宋云彬先生了解硖石枪支问题”。余告以此为一九二七年以后、解放以前之事，恐难调查。吴欣木一九二七年即避寇在外，恐亦不甚明了。因谈及沈锦如管制五年事。余谓管制五年期间太长，不合规定，现管制已将三年，如彼在管制期间表现尚好，似可考虑予以解除管制。彼唯唯而去。下午赴马市街十九号看邵裴子，谈文管会委员名单事。继续准备《儒林外史》讲稿。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准备关于《儒林外史》之讲演稿。下午一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向全市中学教师作关于全国人民大会之传达报告。晚，六时许，费□□来，约赴东街路居民俱乐部看杭州滩黄化装演出，全家都去，十一时始返。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半，赴人民京戏场作关于《儒林外史》之报告，历时二小时半。张同光、朱寿潜来，以做报告未返，均不值而去。下午张惠衣来。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赴文委，与省府王文长秘书长商文管会委员名单。下午，赴省文联，主持

讨论冀汸著《这里没有冬天》之座谈会，发言者有曹湘渠、夏钦瀚、高光、苏东、沈行、林长夫等。邀曹湘渠来家晚餐，谈甚快。

三十日　晴

前为章太炎葬事，致函齐燕铭，请中央电浙省人民政府，从速协助办理。今接二十七日齐燕铭复函，谓“来函敬悉。关于章太炎先生移葬杭州事，国务院秘书厅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华东行政委员会并浙江省人民政府请即协助办理。望在杭就近查询”。前寄《解放日报》文稿一篇，多日未见刊出，曾函阿庄，嘱阿庄电话催问，如不拟刊登，请即寄还。今接阿庄来函，谓《解放日报》决定刊登，但须稍缓数日刊出。又接阿龙来信，谓下月上旬将动身回国。今天接到的三封信都称我意，甚感愉快。前曾介绍吕戴之所撰辛亥革命史料两篇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一篇在《近代史资料》第一期刊出，而戴之已于七月二十三日晨一时逝世。十日前其如夫人何韵菊来索稿费，当即去函催问。二十六日接第三所荣孟源复函，谓因接上海金美怡函，稿费七十四万四千元迳寄金美怡处（广中路一百五十号），科学出版社已接到金美怡收条云云。金美怡亦为吕之如夫人，原为韩镜侬家使婢，韩献之戴之者也。今日上午，何韵菊又来，谓亦已接到北京复函，但第二稿费希望能改寄杭州云云。特电话马文车，请来一谈。马文车者，戴之之婿也。下午四时马文车来，谈戴之身后情况甚详。《浙江日报》送来稿费三十万元。今日起校订《洁本水浒传》。晚六时，《解放日报》送到，余所撰文已刊出。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一日　阴

上午赴西湖饭店，出席科普协会、工会及文化局联合召开之“工人科学技术宣传工作座谈会”。此会已开三天，今日上午结束，最后余以文委副主任身分作了指示。下午校订《洁本水浒传》。施伯侯来，谈一小时余。晚俞仲武来。

二日　阴

昨日起天气转冷，宛然冬天矣。上午赴文委，无公可办，只与省府办公厅主任吴山民闲谈片时，遂赴图书馆，与阆声商谈章太炎改葬事。下午校订《洁本水浒》。向宝贻斋买旧书多本。《解放日报》，送来稿费四十五万元。《解放日报》稿费每千字以十万元，视《浙江日报》刚一倍。

三日　阴晴

天气仍冷，室内温度八度。上午写长信致沙文汉，言三事：（一）张烈进文史

馆事，温州方面迄未将调查报告送来，时历一年余，催询数十次，均置之不理，请党委去函催促；（二）章太炎改葬西湖，沙曾谓西湖为风景区，不宜造新坟，特为之解说；（三）王健英前在中学教师训练班做报告，态度轻佻，言语油滑，特举例以纠正之。接李鹏年来信。李鹏年者，四十年〔前〕在大牲行店作印刷工人，余为老板，呼余曰“小东家”或“云彬叔”。四十年来未通音问。彼在本市中山中路七〇七号恒源昌印刷所服务。本星期日恒源昌工作人员在人民京剧场听余讲《儒林外史》，归去为李鹏年言，主讲人宋云彬，海宁人，曾在宗文中学读过一个月书。鹏年顿忆前事，作书与余，寄省文联，谓愿约期晤谈。当复一函，约下星期日在家相候。下午赴文委，仍无公可办。又赴图书馆，看阎声，示以致沙文汉信，阎声同意，遂付信差送去。又致王文长秘书长函，对文史馆童庚申贪污作自我检讨。晚，韩镜侬来，继续校订《水浒传》。

四日

上午十时卅分，赴车站接华侨回国观光团第二批团员及南非、越南华侨。下午汪志清之女汪青青来，请余向民建介绍，做打字员，即为作书致唐巽泽。晚，人民大会堂有文娱晚会，天忽下雨，遂未参加。继续整理《水浒传》。

五日　星期　阴晴

上午李鹏年来，张同光亦来，都吃了午饭去。与鹏年谈三十年前往事，既多感触，亦复愉快。鹏年长余五岁，憨态犹昔，盖一未经凿窍之混沌也。有子二，长名受谦，年二十二，善游泳，在游泳池为救护员；次名受圭，高中二年级生。所谓恒源昌印刷所者，鹏年独资开设，仅有一学徒，大有不能维持之势。鹏年平生未见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乃在浴缸中小便，小京奕见之乃大笑，亦趣事也。彼谓接余复书后喜而不寐，其诚朴可爱如是。下午一时半，民盟机关系统区分部成立，余出席讲话。晚赴西泠饭店，陪华侨观光团吃饭。团长朱某，谓久仰某大名，今获见面，深感愉快云云。有团员张乙鸥者，广东梅县人，任印尼万隆新明中小学校长。彼投余名刺，故记之。

六日　雨

上午九时赴大会堂，出席公债募集委员会之结束会议。下午二时，赴文史馆，商讨章太炎葬事及文史馆新聘馆员、造报预算等事，张阆声、邵裴子均出席。沙文汉有电话来，谓温州方面已去电话严催云云。

七日　雨

上午，湖北省委组织部派石某来，约余在文委相晤，了解伍禾在重庆某中学任教时情况。此事在一九四四或四五年间，因毛多松介绍其本家毛某来，欲聘余任某中学国文教师，余却之，后伍禾失业，贫困，遂向之推荐，伍禾任教若干时日，余

已忘之矣，只记得当时其怀疑毛某为一特务分子，曾向伍禾说明，嘱其小心应付，后伍禾曾为余言，彼上课时课堂外每有人窃听云云。即就记忆所及，告石某。石某欲余写一书面报告，从之。批阅文委文件多种。张任政偕费雨洵及费贵堂之夫人来。下午，赴文联及文化局，四时半赴车站，送华侨观光团离杭赴广州。晚与俞仲武围棋，连胜两局，余近来下棋有进步。丁零来。

八日　雨

晨六时半赴车站，乘车赴上海，下午一时抵阿庄家　晚六时，应唐弢等之邀，赴锦江酒家宴会，同席有唐弢、魏金枝、巴金、黄源、孔罗荪、章靳以及王西彦伉俪。西彦九月间新结婚，今晚其友人为之设宴祝贺，闻余来沪，遂邀余作陪也。许志行、吴甲原来，谈至十时余始去。

与多名作家聚宴

九日　阴晴

上午偕伯宁赴复兴中路五一七号看丰子恺。子恺新居甚佳，闻租费已花去六七千万矣。子恺患肋膜炎，医生检查有肺结核，嘱其绝对休息，子恺乃日在惶恐不安之情绪下，形容消瘦，精神疲惫不堪矣。此类医师最可恶可恨。彼等对巴甫洛夫学说全不了解，向病家危言耸听。余竭力安慰子恺，劝他改请高明医师诊治。下午校订《节本水浒》。

十日　晴　天气转冷，结薄冰

上午偕伯宁赴六马路永安公司定做哔叽面子皮大衣。赴福临里看朱宇苍。步行回寓。下午校订《节本水浒》。

十一日　晴

上午校订《节本水浒》。下午偕阿平逛城隍庙。不逛城隍庙已十多年，情况大非昔比矣。然南翔馒头即所谓小笼汤包仍甚佳，与阿平同吃一笼。归来买陶汽锅一只，宜兴出品，不能与昆明出品比也。吴欣木来，赠余日本式瓷器一只。

十二日　晴

上午校订《节本水浒传》。十一时半，许志行偕吴文祺来。阿庄备午餐极丰富。下午一时半，志行以有事先去。四时，朱表姐偕其婿张某来。四时半，伯宁、阿庄同余往永安公司试大衣身样，文祺亦同坐三轮车至永安公司门前而别。偕伯宁、阿庄访购草狐皮，剪纺绸里子料，归来已七时余矣。

十三日　晴

上午赴作家协会，出席理事会扩大会议。孔罗荪传达全国文联主席团全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情况。中午约志行、孔另境吃午饭。下午一时陈乃乾来。二时作家协会继续开会，夏衍作补充报告，报告会议后一阶段情况。黄源作《文艺月报》工作检查报告。有电影晚会，不赴，准备明日大会发言稿。

夏衍作补充报告

十四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下午继续开大会，余被指定第一个发言。余之发言稿原分三节，一为考证工作今后有何地位及作用，二为分清敌友必须肃清宗派主义，三为对《文艺月报》检查报告之意见，以时间有限，只说一二两节。第二节盖针对胡风及其门徒而言。

十五日　晴

上午大会发言踊跃，均极锐利。邀谷斯范来寓午餐。下午到会稍迟，冀汸已开始发言，精神激动，责人重而责己轻，俨然胡风嫡派也。散会及被邀列席主席团会议，归来已七时许矣。

十六日　晴

上午休会。写信给彭海涛、王参如、叶圣陶、傅彬然。下午继续开大会，斯民、王西彦、白得易相继发言，全系《文艺月报》编辑部内部争吵，毫无意义。夏衍最后作总结发言，历两小时有半。散会后偕罗稷南赴文化俱乐部下围棋，余当白子，负七子半。即在文化俱乐部晚餐，餐毕参加文娱晚会，看淮剧《偷诗》、越剧《评雪辨踪》、昆剧《醉皂》及评弹《黛玉焚稿》、《党员登记表》，均佳，尤以《醉皂》为最佳。

夏衍作总结发言

十七日　晴

上午十时才起，以连日疲惫故也。中饭后又睡午觉，至下午三时始醒。赴永安公司取皮大衣。大衣式样甚好，满意已极。五时许，赴高长兴酒店吃酒，应孔另境邀也。座有许志行、苏渊雷及春明出版社之副经理某。归来阿庄为余言，文祺连来两次，第一次在下午二时许，揿电铃数分钟，余方熟睡，竟充耳不闻。

十八日　晴

上午赴山阴路东照里看张允和，允和患头痛，兼有胃病，甚憔悴。又赴复旦大学第一宿舍看吴文祺，文祺昨约余午餐也。周谷城、陈守实均来作陪，言笑甚欢。访陈望道，谈一小时许。陈望道欲聘余任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笑谢不敏也。五时半返寓，欣木夫妇已坐待两小时矣。徐君纬来，同进晚餐。许志行来。

拒任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许夏衍来，谈三刻钟而去。孔另境来，吃午饭。下午二时作家协会开汽车来接赴北站，乘二一七次车返杭。韩镜侬来。

二十日　晴

上午赴文委，批阅文件。赴省府，与王文长、李丰平、霍士廉谈明年一月召开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事。赴文史馆，嘱咐数事。下午二时赴省文联，

听林辰夫向文联干部作关于华东作家协会传达报告。今日冯敏贞送来王文长本月九日复函，全录如下：十二月三日信悉。童庚申的贪污应由他本人负责。他的思想品质的败坏乃是造成贪污的根本原因。您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使人感动的，同时在今后工作中引以为戒也是应该的。但他这种恶劣行为确实也出于我们一般意料之外，您把责任都归到在自己身上，也是不必。请勿再为此分心。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赴大会堂，出席省府委员第七次全体会议。霍上廉就关于定期召开第一届省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作报告。下午一时赴民盟，讨论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事。省委统战部李处长召集各党派负责人，于下午二时在省协商会商讨明年一月四日赴上海出席华东统战部召开之民主党派座谈会。余表示民盟方面已有姜主委出席，我不必参加，李谓已决定请二位同时参加云云。今日包达三出示北京中苏友协总会来电，于本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请包及余二人以理事资格出席。包方患咯血症，不能赴北京，坚请余往，余诺之，即请冯敏贞与浙江友协分会联系，请友协分会通知交际处代买赴京车票。联系结果，谓友协分会已派代表三人赴京出席，定今晚赴沪，而交际处则表示不能代购车票。即以此情况电告包达三。晚，丁聪、吴敬生来，将译好之寓言数则交敬生。

二十二日　晴

上午赴大会堂，出席省府委员会议，余发言。三次之多。吴山民及包达三之秘书吴君告余，赴京车票已由交际处与上海市交际处商妥，由上海交际处代购明日赴京夜车软席卧铺票，惟旅费须由本人垫付，再向友协总会结算。下午写信多封：复遂昌金岸祝胜华（蔡储品医师转）函、萧山义桥峡山村韩标函，复缙云中学吴凤庠函，复安定中学戚光涛函，复乐清（城内）施公敏函，复浙江军区青年部张志坚函，复本市大东门朱耀庭函，复杭师一学生问医疗体育函，复章昌黎函，致文联林辰夫等函。

昨接剑行来函，已由苏联返沈阳。返国后尚须赴各地参观，来杭日期无定。

二十三日　晴

乘七点钟车赴上海，坐硬席，人又拥挤，不舒服之至。车准时到达上海北站，上海市交际处派汽车来接，即赴巨鹿路阿庄家休息。余在北京购蜜蜡烟嘴一具，甚爱护之，十九日即由上海返杭之日，以纸条通之，忽中断，孔被塞住，复以针通，针亦折断，伯宁自告奋勇，携往城隍庙，请制造烟嘴之工匠设法透通，蜜蜡性脆，工匠以细铁条通之，遂裂。今日伯宁特往旧货商店购一蜜蜡嘴偿余，价八万元，质较余在京所购者为佳。余以烟嘴孔塞、咎不在伯宁，遂偿还伯宁八万元。伯宁所购蜜蜡烟嘴，质固较佳，但专供吸雪茄用，而余在北京所购则供吸纸烟用者，此其不

同耳。晚十一时，上海交际处派汽车来接赴车站，乘二十三点四十三分开之十六次车赴北京。软席卧铺舒适。致阿龙信，在车中付邮。

二十四日　晴

今晨火车渡江后，车中热水汀忽然停止放送热气，寒不可当。入晚稍有热气，然仍不能解衣而睡也。同车有罗某，上海市建设机构之干部，携同干部二人，皆老干部气十足者，无可谈，寂寞之至。

二十五日　晴

上午九时四十八分火车准时到达北京站，中苏友好协会派人在车站接候，坐汽车赴北京饭店。有罗苕渔者，一九二六年黄埔军校同事也，在中苏友协总会任职，负责招待，相见大欢，即在二一四号房间剧谈，据谓已指定房间供余住宿，但须至下午一时半以后方能确定某号房间云。沈志远已先一日来京，住饭店二一一号房间。下午二时，搬进四二九号房间。汤元炳、唐巽泽来京出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全体会议，住四二九房间〔疑有误〕，即往访之。吴觉农亦在，彼方自莫斯科与阿龙同车返京也。五时，在汤元炳房间内晤见邵力子。力子谓现在内地仍在逮捕国民党专政时代曾任伪职之人员，而中央方号召台湾反动分子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恐反动派有所借口，欲向领导建议，慎重其事，但又恐犯错误，踌躇未决。傅彬然、王子野、张明养、胡愈之来。房间内开热水汀，温度达七十八度（华氏），热不可耐。急将热水汀关住，并开窗通风，然温度仍在七十三度左右也。以此通宵未能安睡。给阿庄、阿龙及月涓信。

仍在逮捕曾任伪职人员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晨八时起床。看寒暑表仍为七十三度。九时半雇三轮赴彬然家。今日天气甚寒，彬然家火炉甚旺，然室内温度仍在六十度以下。在彬然家午餐，座有胡伯恳。看周建人。彼谓高教部工作甚繁，下月恐不能赴杭出席全省人代会。偕彬然夫妇赴大羊宜宾胡同看陈劭先。劭先夫人患肺癌，仍在医院中，恐无痊愈之望。赴真如镜十六号看陈云裳，云裳外出，只遇其女嘉燕。晚与沈志远在八面槽小吃，吃湖南菜，甚佳。原欲赴东来顺吃涮羊肉，以东来顺拥挤不堪，须坐待一小时半，遂顾而之他云。

二十七日　晴

上午九时赴和平宾馆，出席中苏友协在京理事干事联席会议，讨论中苏友协五年来工作报告草案，讨论修改会章草案，协商下届会长、副会长、干事会人选。会章修改最主要部分为取消理事会，原有理事二百余人改设干事会。干事会干事拟定二十九人，选经常在北京者充任，惟沈志远一人为例外。志远常在上海。副会长名单中无罗隆基，因之罗隆基数次发言，主张设理事会，并设常务理事。余主张会章

中加“加入本会的团体会员的成员，即为本会会员”，众无异议。又工作报告中引用“故步自封”成语，“故”误作“固”，余特指出其错误。此次中苏友协总会电邀余来京出席代表会，所费车旅招待费在一百万以上，只改正了一个错字，可谓“一字千金”矣。一笑。下午，荣孟源、武纡生先后来。开始写《节本水浒序言》。晚七时，赴天桥剧场看苏联国立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罗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访问演出歌剧《暴风雨》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续写《节本水浒序言》。中午，云裳来，与之在餐厅同进午餐。下午三时赴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苏友协全国代表会。晚七时，赴天桥剧场看苏联音乐剧院访问演出舞剧《天鹅湖》。阿龙在苏联一年，欲看《天鹅湖》而不得，我却有此机会，殊可喜也。休息时遇到不少熟人，如连贯、范文澜、冯培兰等。散场时，于衣帽所邂逅孔德沚，面目臃肿，厥状可笑。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赴太平胡同民盟总部，出席文教工作座谈会，仅坐一小时余，即与沈志远同赴中苏友协总会出席紧急会议，讨论修改会章，恢复理事会之组织，取消干事会，拟定理事名单，罗隆基果在其内矣。下午二时，赴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苏友协全代会，发言者甚多，以吴耀宗较为得体，且无“八股”气息。许德珩朗诵其发言稿，声调全仿郭沫若，而画虎不成，怪声怪气，听者皆忍俊不禁。晚俞寰澄来，畅谈两小时。周鲸文来，少坐即去。

许德珩朗读发言稿

三十日　晴

上午赴太平胡同民盟总部，出席座谈会，谈明年召开全国性会议等等问题。即在民盟总部午餐。赴云裳所，立谈十分钟。下午三时，宋庆龄在北京饭店新大厅欢宴苏联音乐剧院全体同志，余亦被邀参加。与吴觉农、张明养、张炯伯、许宝驹等同席。今日出席宴会者约千人，宴会进行中中苏艺术家作了一些表演，宾主尽欢。晚八时半，闵刚侯来，谈浙省盟务，约一小时半。今晚怀仁堂演出话剧《凡尼亚舅舅》，余以约定闵刚侯谈话，将戏票赠与云裳，云裳来取戏票，偕罗苕渔等同坐汽车往，云裳故与罗相识也。

三十一日　晴

上午十一时，赴北长街八十五号看柳亚子，亚子出席全国人代会常务委员会未返，与柳夫人闲谈，未几亚子返，略谈片时，即与辞别。亚子患高血压，又患牙病，乃成疲癃状态矣。十二时半赴煤市街丰泽园宴饮，同座有圣陶、墨林、雪村、伯祥、彬然、晓先、粲然、芷芬及文叔、薰宇。文叔、薰宇六十初度，圣陶各赋五言一绝以赠。其赠文叔诗云：旧学蜂成蜜，新知鲸吸川；祝公持一语，六十尚青年。

赠薰宇诗云：青年心所系，白发兴犹豪，六十逢初度，疾书未惮劳。下午二时赴沈衡老所辞别，明年一月二日衡老八十诞辰，千家驹等送泥金祝寿题名册，衡老嘱余题名以志纪念。赴东安市场购糖果。回寓整理行装。

乙未日记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一九五五年一月

元旦　晴

早五时起床，与沈志远同乘六点五十分开行之十五次京沪通车返沪。与志远同占一房间，甚舒适。惜志远学经济，余治文学、历史，乃不能畅谈学术，稍感寂寥耳。

二月　星期　晴

晨八时许，车过滁县，积雪甚厚。十一时二十分抵南京，积雪渐薄，迨过无锡，抵苏州，则已不见有雪矣。下午五时四十分准刻抵上海站，上海市交际处派车来接，阿庄亦挈其儿女来接，遂同坐车至巨鹿路阿庄所。阿庄谓京奕、京颀方患麻疹，决意明日乘早快车返杭。

三日　阴

乘上午六点三十七分开杭州五十九次车返杭，上海交际处派汽车来接送，阿庄、伯宁送上车。车中识周亚伟。亚伟嵊县人，向在军界，最近复员，安置在中央文史馆，并当特邀政协委员。其人文化程度不太低，与光复会有关系，余请其写关于光复会之回忆录，彼谓了解不全面，恐不足当历史资料也。十一时零七分，车达杭州站。归家见京奕活泼如常，始知她并未染上麻疹。京颀麻疹亦已褪尽，可喜也。下午休息，未出门。在车中成诗一首，步圣陶韵，写寄朱文叔，附长序。其诗曰：

寄朱文叔诗

山河长不改，岁月如逝川；
白发同搔首，踟蹰莫问年。

感岁月之不居，念聚离之无定，语意慨慷，遂不类寻常祝寿诗矣。

四日　雨雪

上午赴文委。与吴山民谈文管会人选，山民谓已由沙文汉决定，黄源与山民任第一、第二副主任，余亦为委员。余坚持不当委员，请山民转告沙文汉。赴文史馆，知周子豪已于昨晚逝世。赴隆兴路看阆声。下午，文委送来公事数件。省府办公厅送来省人民代表大会之章则数件，为之修正文句。开始重写《节本水浒序》。晚丁零来。

五日　下雪，严寒

上午赴省府一转，又赴大会堂，将修改之章则交大会筹备处。赴省立图书馆，借到《胡适文存》第二、三两集及《胡适论学近著》、《白话文学史》等。又赴文管会，与潘臣青、朱寿潜、张惠衣、郦承铨等谈。下午赴文委，参加集体学习。晚民主党派负责人公宴胡成放及军部联络员石某于楼外楼，余亦被邀列席。

六日　晴

上午写《节本水浒序》，未完成。下午二时，赴大华饭店老厅楼上，应统战部之邀，商谈省人民委员会省长、副省长、委员人选问题。今日被邀者仅陈立、王仲侨、□□□及余四人，属文教科技界。昨日统战部曾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余不在被邀之列，可知他们已将余归入文教界，此甚符合余之欲望也。晚，张惠衣来。刘湖深寄赠他所翻译的《阿里杰的末路》。

七日　晴

上下午均出席省府委员会会议。晚续写《节本水浒序》，成一节。

八日　阴，傍晚有雨

上下午均在人民大会堂与王文长、吴山民、唐为平等修改省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章则。所有这些文件章则大都文句不通，甚感棘手。上午宋质彬、下午李浩川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

一日

保留陈其美墓

下午赴文委，批出重要公文一件：湖州人民主张拆除陈其美墓，改建为烈士墓，民政厅征求政法委员会意见，正〔政〕委会研究组认为不可以拆除，但不敢自信其意见之是否正确，征求省委统战部意见，统战部亦认为不必拆除，最后向文委征求意见，余曾与沙文汉等商讨，亦主张不必拆除，今日将此意见答复民政厅。又赴文联。新近党方派郑伯永来做文联工作，特与林辰夫、冀汸赴浙江旅馆访之，不值。张同光来，任心叔嘱携所绘《凉意》图一幅赠余，甚有意趣，当珍藏之。今日上午公债推销委员会开会，决定加强宣传，余特嘱《浙江文艺》编辑部加以注意。不写日记几近一月，以事忙性懒故也。此一月中开会甚忙。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开第二次会议，选举省长、副省长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余被选为委员，但未能得全票（四百十六个代表出席，余得四百十三票）。阿庄于农历年卅偕同伯宁来度春节（阿新、阿平先于年廿七偕同玉珍来杭），阿龙于农历年廿八来杭。今年春节全家团聚，其乐融融。阿庄于年初三，阿龙于年初七先后归去，一时又有寂寞之感矣。昨日（一月卅一日）上午与沙文汉省长及彭瑞林秘书长谈文管会、图书馆、博

物馆问题。省府决定，今后此一会、两馆仍归余掌管。昨日省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谈今后如何扩大统一战线问题。要求余等就下列各项人物提出名单：（一）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而现在默默无闻被人遗忘者；（二）过去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瓜葛，解放后要求进步，且其人有一定的代表性，予以适当照顾后，对解放台湾斗争能起一定作用者。

一九五五年四月

三日　星期　晴

连日雨且寒，昨始放晴。上午八时同月涓及两小孩并携相机赴蒋庄，摄影四幅，即偕同马一浮、张阆声等赴章太炎墓地。九时半，安葬典礼开始。马一浮主祭，余与田桓、江东等六人陪祭。余代表政协浙江省委员会致词。下午，章夫人汤国梨来谢。晚，省人民委员会宴请章太炎先生治葬委员会同人及章夫人。太炎先生安葬西湖南屏山麓张苍水墓右侧。促成其事者以余之力为多，余别有记。（二月余不写日记，忙乱故也。无法补写，听之。）晚毛多松夫妇来。　安葬章太炎

四日　晴

改写《人民的西湖》（概说）一节，送还浙江人民出版社。上午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党员代表会议，余以浙江政协副主席名义致颂词。中午，应农工民主党之邀，赴杭州酒家宴饮。下午二时赴人民大会堂，应沙文汉之约，商谈在杭全国人民代表联系等问题。到者王国松、文芸、张杏花、李士豪、洪式闾、杨思一等，独沙文汉不来。商决请唐为平为秘书，负责联络。余就保存文物古迹方面有所反映及建议。

五日　晴

开始起草《红楼梦》讲演提纲。批出关于文管会及体育运动委员会公文多件。下午四时半，赴省协商会出席办公会议，到者仅余纪一、吴山民及余三人而已（汤元炳、唐巽泽在北京开会）。郭绍虞自无锡华东疗养院、周振泰自上海师大来信。

六日　晴

整日写《红楼梦》讲演提纲。下午散步至小扬州裱画店，以三元购得木刻艺术品一件，雕刻极工。

七日　晴

上午赴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出公事一件（关于文管会者）。又赴省委文教部，与黄源、郑伯永等谈文联工作。下午二时半，赴省文联，商讨《红楼梦》讲座提纲。

顺道看阎声，章劲宇在座，谈文管会收购书画事。晚，看关于《红楼梦》讲座参考材料。

八日　晴

昨宵有失眠现象，体温超出三十七度。今日整天准备《红楼梦》讲座讲稿。入晚，体温仍上升至三十七度半。

九日　晴

体温不正常，稍有咳嗽。整日为准备《红楼梦》讲稿忙。彭子冈来，为《旅行家》约稿。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人民京剧场，作关于《红楼梦》之报告，历三小时始毕，听者约千人。

迎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下午三时，赴拱宸桥接章伯钧。章以交通部长名义出巡，沿运河南下，今日自嘉兴乘专轮来杭州。省交通厅正副厅长均赴拱宸桥迎候，忽得消息，谓章之专轮须六时后方能到达，以坐候无聊，偕李士豪、蔡一鸣、姜震中参观农业技术改进所，顺道看拱宸桥，并看张大仙庙，姜震中为述张大仙故事。余至拱宸桥为平生第二次，第一次在一九二五年，以潘枫涂（潘念之）、顾作之、韩宝华等制造谣言，谓夏超将逮捕余及宣中华，迫余自拱宸桥乘轮船避往苏州也。邂逅张杏花，方立谈之际，忽闻轮船马达声，见一单放小轮疾驶而来，急上汽车回码头。至则交通厅正副厅长均已不在，一干部谓顷接塘栖电话，章部长所乘专轮离塘栖尚远，估计到达杭州当在八时以后，故厅长等已赴船厂参观去矣。余指疾驶而来之专轮，问“此轮非即章部长之专轮乎”，答谓“否否，此间过往轮船甚多也”。方立谈间，船已靠岸，此干部忽指船上谓“此非赴嘉兴迎章部长之某副厅长乎？然则船已到矣”。急奔至电话室，盖打电话与正副厅长也。余等迎章登岸，至休息室小憩，即赴大华饭店。设余等亦随正副厅长参观船厂，则无人迎候矣。此间各机关干部办事粗忽，往往如此。今日疲惫已极，入晚体温上升至三十八度半。病矣。

十一日　晴

发烧未退尽，自拟药方，用牛蒡子、瓜蒌皮、霜桑叶、子皮等八味。上午洗澡后，稍感轻快，下午体温又上升矣。晚，李士豪来。

十二日　晴

谈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亦一快事

体温最高达三十八度三，请陶秉院长诊察，断为感冒，无他病，同意余自拟之药方。整天睡，无聊已极，然有机会读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参考材料，亦一快事也。今晚民盟、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在楼外楼宴章伯钧，余以疾病未赴宴。晚有阵雨。

十三日　阴，时有阵雨

一九五五年五月

一日　星期　晴

上午出席庆祝五一节大会。下午朱寿潜来，同赴吴山民寓所，谈三小时。朱新被推为文物管理会委员（上月二十九日省人民委员会会议通过）。渠与文管会主任邵裴子、副主任郦承铨意见甚深，此次被推为委员，邵、郦均表示反对，郦且曾向余表示，谓朱如任委员恐引起青年同志之不满。余故特邀朱赴吴山民处，勉其努力工作，搞好群众关系，不斗无原则纠纷。彼表示诚意接受，且看以后何如。吴甲原来。曹驹来。妻偕月涓及两小孩于今晨返硖石故乡。

多日未写日记。上月十六日梁漱溟来，谈甚久。渠自谓方努力钻研巴甫洛夫学说，且谓思想改造必从自觉起，甚言殊诚恳也。十七日赴大华饭店与陈同生谈两小时。陈谓鲁迅为其师章太炎写结论，非常正确；瞿秋白生前亦曾为鲁迅作结论，亦甚正确。又谓党与非党分子之关系，秋白与鲁迅可作典型云。余近来忙乱不堪，可记事甚多，惜以懒怠兼疲倦，未能按日写日记也。

秋白与鲁迅可作典型

二日　晴雨无定

上午乘七点钟早车赴硖石，即在北关厢下船，赴柏墅乡黎明村扫墓。农民结队欢迎，鼓吹，放爆竹，十分热闹。为农民摄影多幅，成绩如何，殊无把握。四时半返硖石。县政府请吃饭，且强余饮酒。县长乔逵，强留余过夜，坚辞，彼若有不豫色然。当晚十一时半返杭。月涓同返。

三日　晴

妻于今日十一时半返杭，阿奕、阿颀同返。疲倦甚。上午洗澡后精神略振。下午二时半浙江省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委员会推刘亦夫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题为《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听众一千余人。此次报告会由余主席，因为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也。五时半赴文史馆。又赴省立杭州医院看陈文徽。陈患肾脏病，初疑膀胱肿瘤，现经诊断确定非是，为之大慰。晚，看张阆声。

四日　晴

上午修改西湖风景古迹说明稿。下午赴师范学院，参加该校民盟区分部例会，章渭煊、宋质彬同去。余久不顾问民盟事，最近姜震中做了司法厅长，置盟务于不顾，支部干部同志坚欲余多顾盟务，却之不可，又增添一种工作，如何摆布，烦恼之至。晚，张惠衣来。

五日　晴

上午赴文管会，商谈召开委员会会议事。十一时偕吴山民赴省政协委员会，与之商谈如何摆布工作，安排时间问题，彼亦无善策也。下午三时，参加医学院民盟区分部委员会。黎明村农民来信，措辞诚恳之至，当作函复之。又致乔逵县长函。

六日　阴雨

上午九时赴文联听汇报，陈学昭副主席亦到。准备作批判胡风思想报告提纲。下午六时吴觉农来，小酌长谈，至九时余始去。觉农从学昭处得来反映，谓余自任省文联主席及省协商会副主席以来，眼望上看，不望下看，促余自加警惕。又谓余担任工作过多，必须好好安排时间，切实负责，若照目前情况长此下去，必招来严重批评。药石之言，其可感也。

药石之言，其可感也

七日　雨

上午学习时间作报告提纲。下午二时三刻偕同林辰夫、吴藹、宋丞赴杭二中，作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历三小时始毕。胡识因（郑采臣烈士之夫人）来。杜时霞、沈剑英（上海公安部门复员军人）、李微冬等先后来。定制大型写字桌今日送到，价一百二十一元六分。

八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偕妻赴古塘浙大。今日浙大民盟区分部招待本市各大学民盟同志，参观新校舍，并请浙大刘丹副校长报告出席高教部召开之全国工业大学校长教务长会议情况。报告会由余主席。十时半余退席，偕妻赴灵隐，看灵隐寺新上匾，在灵隐寺午餐，座有张冷僧、马一浮、邵裴子、吴山民、吴敬生及杜时霞等，商谈塑佛像事。归来，与冷僧、李微冬看旧货摊，购花盆一只。钱乡卿送来松树一盆，甚佳。

九日　晴雨无定

上午赴省协商会，听周曙光等汇报了解各大学党支负责人与教师间存在之若干问题。赴体委会，写信约与沙省长晤谈。赴省府秘书长室看彭瑞林，适余纪一在座，谈一小时。余告以职务繁杂，时间安排极难，恐负党及行政方面之重托，彭、余均表同情，允为设法重新安排。下午修改西湖风景古迹说明。林辰夫、胡识因先后来。为胡识因写一说明书，说明郑采臣革命历史及被难经过，交识因转送民政厅。

十日　闷热，有阵雨

上午赴民盟，为干部思想检查作启发报告。十一时偕林辰夫赴车站迎以克拉默博士为首之瑞士文化代表团，即在大华饭店陪他们午餐。下午四时，赴孤山路一号看沙文汉。余告以职务繁忙，能力不足，恐负党及行政方面之重托。彼谓此次分配职务确不甚适当，应予调整。彼之意见，欲余以协商会工作为重点，文联及民盟工作次之，体委会则挂名而已。晚七时，章渭煊、陈友三、李洁川来，谈盟务，至十

时始去。赵得三来访，不值。

十一日　晴

上午将改好之西湖风景古迹说明送浙江人民出版社潘一平。赴文史馆，参加馆务会议，通过新馆员一人，章劲宇由馆方每月送四十五元，维持其生活，但不作为馆员。批公事一件（文管会为清理东瓯窑址请拨经费事）。下午二时半赴省委宣传部，听黄源传达党中央宣传部关于批判胡风及其小集团之指示。传达既毕，留十余人商讨批判胡风小集团中方然、冀汸思想。十余人中仅余一人非党员也，五时半赴车站送瑞士文化代表团离杭。七时，市青年团派杨泽民、施秀珍来，商谈利用柳浪闻莺为儿童公园，拟将钱王祠拆去。余告以兹事体大，须与各方协商也。

事体大，须与各方协商

十二日　阴

上午列席文管会常务委员会议。下午四时，沙省长邀谈文管会事，座有黄源、吴山民。余告以掌管文管会、博物馆、图书馆事实上有困难，与文化局权限亦很难划清。沙谓对余之工作将重新安排，将来可不管此一会两馆，而以协商会工作为重心。准备第二次文艺讲座讲稿。晚看张阆声，约定明日看花时间。

十三日　晴

上午准备《红楼梦》讲稿。下午三时同妻赴阆声家，一道到武林门外□□家看月季花。四时半赴民盟，与统战部李处长等商谈民盟省支部委员名单。晚出席民盟省支部筹备会委员会议。阆声以所作山水横幅见贻。三联书店寄来《康有为》二十册。

十四日　阴

上午准备《红楼梦》讲稿。昨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来函，谓拟将去年在《解放日报》发表之《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一文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集》，征求同意，今复一函表示同意。下午二时半赴省委宣传部，出席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刘丹传达在北京所听周扬之报告。晚准备讲稿至深夜。

十五日　星期　阴晴

上午七时，屈伯刚来，送来已加标点之《太炎文录》。七时卅分，赴省立医院看张健甫，渠患胃病甚剧，有胃癌嫌疑。八时半，在人民京剧场作关于《红楼梦》之报告，历三小时始毕，累极矣。下午章劲宇来，送来蒋宝龄小画一幅，甚工，鸡血石章一小方，刻“长相思”三字。六时赴麻纺织厂，以该厂体育委员会成立，请余致词也。李则刚来，不值，留字条而去。陈同生自上海来信。

十六日　阴

上午赴浙江旅馆看李则刚，偕赴文管会看字画及其他文物。赴体委会、文史

馆. 下午请陶秉义院长为妻及阿颀看病。疲倦极，睡两小时。嘉兴专署文教科视导组在长兴雉城镇中心小学视察，有一历史问题不能解决，来函询问，当作函复之。晚七时赴民盟，魏鉴清邀谈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事。

十七日　晴

上午赴市协商会，听唐巽泽作关于民建代表大会之传达报告。下午修改旧作关于《长生殿》之文稿。四时，赴省协商会出席主席秘书长办公会议。新登盟员金沛仁寄来报告一件，外书“谨送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支部俞副主委、宋副主委”字样，猛烈攻击姜震中，列举姜劣迹多端，对余则表示推崇，殊可厌也。报告书累万言，写明“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于新登。主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沈主席，各位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抄送民盟总部各委员会、宁波、温州、绍兴三个市分部、浙江省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抄报中央统战部、浙江省统战部、新登县委”。

十八日　晴

下午二时统战部在市协商会召开座谈会，出席者八十余人，讨论如何展开各民主党派及政协方面之批评检讨，并请积极对统战部作批评。

十九日

晨起读报，全国人民大会代表须赴原籍或其他地区视察，即致函唐为平，请专商沙文汉、杨思一，召在杭人大代表商讨视察办法，并约赵得三拟同赴嘉兴专区，赵亦欣然愿往。九时半赴车站，接匈牙利作家培尔多什、蒂伯尔，未接到，殆已改期来杭矣。

二十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座谈会，大悲和尚及基督徒鲍哲庆等提出很多意见。下午三时，赴大华饭店，与华沙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克·布泽克座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情况，出席者尚有陈学昭、蒋祖怡、林辰夫、王绮等。晚上，出席民盟座谈〔会〕，主要是向统战部提意见。

二十一日　晴

昨接蒋伯潜来信，指出《康有为》一书中叙述西汉经学派有错误，及《史记》误作《汉书》，当即写勘误一则，五百字，分别抄寄《光明日报》、《图书评论》、山东大学《文史哲》、《文汇报》、《历史教育》及河南出之《新史学通讯》，请予以刊布，以代更正。晚，黄源、郑伯永、张亚中、沈行等来，商谈明天上午召开省文联在杭会员扩大会议事。上午赴车站接匈牙利作家，接到了。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省文联假杭江纱厂礼堂召开在杭会员扩大会议，余任主席。发言甚

踊跃，一致斥责胡风反党反人民罪行，并向有关方面建议撤消胡风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及文联作协方面所任各种职务。下午，民盟召集一部分盟员，座谈胡风问题，余作主席。六时，赴大华。看由京来杭之人大代表陈叔通、马寅初、许宝驹、梁希、项叔翔、王志莘及严景耀等。七时陪匈牙利作家培尔多什吃饭，其译员马恩德亦匈牙利人，留学北京大学已四年，操华语甚流利。饭后畅谈至九时余。

座谈"胡风问题"

二十三日　晴

上午为浙江人民出版社审阅《西湖胜迹》稿，毕。下午三时，赴大华饭店与自京来杭之人大代表座谈下乡视察事，与匈牙利作家培尔多什、马恩德等合摄一影。即在大华与各代表晚餐，餐毕，偕沈炼之、王国松赴民盟，姜震中等均外出，仅丁零一人在，坐谈半小时，各自归去。屈伯刚交来已断句之《国故论衡》及《太炎文录》，今日寄文祺审阅。

二十四日　阴雨

上午八时半赴大华饭店，与陈叔老等商谈下乡视察行程安排等问题。此次视察分三路：一、嘉兴专区，以叔老为组长，参加者，全国人民代表文芸、宋云彬、姚顺甫及由京南来之项叔翔、王志莘与省代表赵得三、郭颂铭；二、宁波专区，以梁希为组长，参加者全国人民代表王国松及由京南来之马寅初、严景耀与省代表李文灏、沈炼之等；马寅初偕王国松、沈炼之先赴温州视察，再赴宁波。三、金华专区，以许宝驹为组长，参加者有省代表王文长、吴山民等。明晨分别出发。下午二时，赴省协商会，与董先河、汤元炳、唐巽泽等谈今后工作问题。云裳自北京来。写批判胡风一文，未成。致潘一平函，介绍何崎所译小册子。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八时二十分出发赴吴兴。全组十余人（包括警卫员等），用小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十时五十分抵吴兴。下午召县委书记张世贤、县长田一民等座谈。地委书记李焕自嘉兴来参加。晚饭后，闲步至公园，偕赵得三至王一品笔店，买笔四支，又至一旧书店，买木刻《木联斋》一部，二元五毛。晚宿余园（丁家花园）。今日在车中看《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令人愤懑。

二十六日　阴晴

上午八时乘小汽车赴新荻，十时抵达。乡长罗晋楚详述本乡情况。下午三时三十分，访问西舍墩（一自然村名）。五时半，乘小汽车赴菱湖，约半小时即到达，宿区公所。晚饭后，写一短文，题为《彻底消灭胡风反党集团》，约千字。李焕从公安部门得到情报，今日下午七时以后有人在厕所附近贴反动标语，已发现十四张，均经揭下，携来三张，标题为"浙江省吴兴县拯救民众服务军紧决布告"，下红笔签"我军主席"四字，用"中华民国"年号。李焕电话杨思一副省长请示，杨

谓可请视察代表不在一地停留过久，以防意外云云。今日下乡视察分两组：陈叔老、项叔翔、文芸及余为一组，赴新荻；王志莘、姚顺甫、赵得三、郭颂铭赴苕南。均用小汽车送。

二十七日　晴雨无定

上午坐小船赴阮家圩视察。老农金阿财，八十四岁，犹能操作，叔老与之谈话，余为之摄影。顺道看农民新修水闸。下午二时，邀农民来乡公所座谈，到农民八人（内有妇女代表）及小学教师王祖宁（女）。谈两小时。农民提五项要求：一、农忙时粮食不够，应有所增加；二、已调职之农村干部凌集宜作风恶劣，品格卑下，应予惩处；三、延期还农贷；四、发放鱼粮贷款；五、解决鱼秧问题。今年因天气关系，鱼秧尚未买到，四时半，坐小汽车返吴兴，七时半抵达。宿余园。连日便闭，颜面皮肤发痒，昨宵服卡司卡拉，今日大便两次，稍觉舒适矣。

农民提出五项要求

二十八日　阴晴

上午休息。下午陈叔老召集赴新荻乡视察之代表座谈视察体会。四时半，赴苕南乡视察之代表归来。阅报知胡愈之、费振东、林汉达、沈兹九、倪斐君、陆士嘉、张琴秋、俞平伯、张绚伯等已到杭州。晚饭后赴县委打长途电话与胡愈之，未接通，改与民盟章渭煊谈，知愈之明日即赴沪，民盟省代表大会已决定延期召开。

二十九日　星期　晴雨无定

上午与赴苕南乡视察之小组交换视察情况。下午三时，环渚乡乡长卢云龙报告该乡情况，晚饭后继续报告。八时许，偕王志莘、赵得三上街，买鹅毛扇、毛笔。

三十日　晴

上午分两组访问农村，余与叔老、文芸、项叔翔、李焕为一组，访问前庄村（属吴兴四选区）。下午访问吉三社。

三十一日　晴

上下午在余园座谈，总结视察吴兴情况，张世一、田一民、李焕等均参加。

一九五五年六月

一日

八时半全体代表离吴兴，十一时十五分抵嘉兴，寓干部学校。张澄秋专员、武晓山市长、周学章副市长、郑寄民部长（统战部）、燕明书记（地委）、刘慎言县长均来，谈半小时，即进午餐。下午游南湖烟雨楼。晤陶锏士。接民盟姜震中来电，谓全省代表大会定五日召开，请即返杭。陈叔老接北京电话，促返北京。叔茗决定

今晚乘车赴沪，派其警卫员小崔坐小汽车赴杭取行李，余书一家信，托小崔送去。晚饭后，与叔老等商谈改变视察计划，决定不赴海宁。八时半，全体代表均赴车站，送叔老赴上海。王志莘与叔老同返上海。

二日　晴

上午七时半赴荐桥河东三十三号访紫表组。紫表姐为六娘舅之长女，适嘉兴李氏，其夫早故，子李庆良及媳妇均于解放前去世；孙女李月华，适谈柏龄（在上海开一纸行），住上海金陵东路五十九号；女婉宝，适岳叔厚。岳原作摊贩，现任递送报纸工作，婉宝则织袜，两人月入三四十元，勉强度日，紫姐即寄居其家。紫姐年七十八，与余三十多年未见面，几不相识矣。八时，听刘慎言县长报告统购统销情况。下午二时起，刘县长继续作报告，县委副书记马吉德作补充报告，至六时始毕。晚饭后，与姚明甫、赵得三上街，欲购豆酥糖、糟蛋，均不得。

三日　晴

上午乘火车返杭，嘉兴公安部门派员护送。十一时返家。下午二时赴浙江日报社，参加文联召开之扩大会议，揭露并声讨胡风，余发言主张将胡风反党集团之骨干分子方然、冀汸从省文联清洗出去。今日之会由文联副主席陈学昭主持。晚，出席民盟委员会议。　声讨胡风

四日　晴

上午七时半赴西湖饭店看金嵘轩、翁心惠，谈民盟事。又赴黄源家，与黄源谈两小时。下午，洗澡理发。赴体委会，与陈文徽谈半小时，又赴文史馆。四时半，赴民盟，与金嵘轩、翁心惠、施伯侯、王若水、章渭煊、姜震中等谈盟务。今日又接到金沛仁控告姜震中之补充文件。余告金嵘轩等，三年多来，余与姜之团结问题迄未解决，遂为人乘隙而入，肆行攻讦，今后应大家披肝沥胆，将问题放到桌面上来，只要我们团结得好，一切问题均不难解决也。金等均以为然。晚应黄源之邀，赴西泠饭店陪德国作家威利·布莱德尔及威利·迈恩克晚餐。布莱德尔作品《父亲们》、《五十天》、《一个德国兵的遗嘱》，均有中译本。八时赴红星剧场看昆剧。

五日　星期　阴

上午六时半赴车站，送别布莱德尔等。八时，赴西湖饭店，出席民盟第一次省代表大会。今日下午本已约定黄源为大会作关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之报告，黄源以临时有要事，爽约不来。下午二时，由余作报告。报告内容为传达刘奕夫五月三日所作之《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之报告，并结合胡风问题，历三小时。晚赴红星剧场看昆剧，张传芳演《思凡》，华传浩演《碎皂》，均佳。《新建设》总编辑刘一农来杭，携有张志让介绍信，今日在西湖饭店匆晤，为之介绍任心叔。

六日　晴

上午参加小组讨论盟章修改。下午大会发言。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王国松、金嵘轩、翁心惠及余均以六十三票全票当选，沈炼之以六十一票当选。晚，写短文一篇，题为《从揭露胡风想起的一桩事情》。

七日　阴，时有微雨

上午出席民盟省支部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下午偕翁心惠赴省文联、省文管会、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四时半，王若水、章渭焌来，均谓姜震中思想尚未开通，极难讲话云云。柯桥（阮社）康复二院休养员裘夏川来信，谓寄去《为了守卫祖国大门而英勇负伤的英雄们》稿，事隔三月，未得回信。此稿前已交文联审查，当向文联查询也。

八日　阴

前三日接具名“一群农民”来信，谓海宁硖石区铁西乡、铁北乡、石路乡及与海盐交界之狮岭乡农民缺粮情况严重，希望前去视察，即于次日将来函抄送省府办公厅唐为平并分寄嘉兴专署及海宁县府。今日唐为平来电话，谓杨思一副省长同意余等往海宁视察，惟文芸代表以事不能同去云云。余告以决定后天乘早车赴硖石，并嘱其专邀姚顺甫、赵得三、郭颂铭同去。上午统战部派张明来，谈民盟事。下午陈学昭、钱念文先后来。

接农民来信

九日　雨

上下午均出席省政协召开之座谈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楼，谈如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并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余于上午作半小时之发言。任心叔寄来沈镜如批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稿，嘱为决定发表与否，当即复函，认为此等反动著作无批评价值。接陈叔通来函，当将原函转唐为平处理。复裘夏川函。

十日　晴雨无定

早六时半赴车站，偕同姚顺甫、赵得三、郭颂铭乘七点零五分车赴硖石，同行者尚有省府派来之姜秘书及警卫员，一行共六人。车至笕桥忽停住，有上海开来之专车飞驰而过，前后凡三次，我等所乘车等待约一小时，始得开行。在等待中车窗关闭，乘客不得随意走动，情况至为严重。郭颂铭谓一定是毛主席到江西或湖南视察，猜测之辞，亦不无理由也，硖石下车已近十一时，县长郑东坡、县委统战部于部长、省代表孙金贵等在站迎候，即赴县府。十二时午餐。下午二时半听汇报，出席者县长郑东坡、县委组织部长李德绪、秘书刘英德、县委工业部长宋奇胜、县委统战部长于振华及省人民代表孙金贵等。首由郑县长谈统购统销情况。晚饭后继续汇报，由李德绪谈互助合作及农村治安情况。决定明日视察马桥乡。

十一日　晴

上午八时，乘汽艇赴马桥。丁乡长、张指导员报告本乡情况。下午访问新塘村（选区）新民合作社。又访问高地村（选区），听由联群社转为互助组之组员张学五等谈转组后情况。刘政委自嘉兴返，晚饭后谈约一小时。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访马逖声，又看渭滨弟、凤珍姐。八时乘小汽艇赴石路乡，乡长陈炳林（兼支部书记）、副乡长宋永甫报告全乡情况。下午访问共和村、合理村。晚，看越剧《新玉蜻蜓》。

十三日　晴

上午赴伊桥乡，看两个大合作社，一金星社，一万龙社，皆一村一社，户数甚多也。返硖石午餐。下午三时，与刘政委、郑县长座谈视察观感，余等皆强调此后应注意培育桑园，发展蚕丝生产。乘六时半车返杭。车至临平站又停靠四十多分钟，待开往上海之专车驰过，情况全同十三日上午，亦云巧矣。

十四日　晴

上午赴大华饭店，与文芸、姚顺甫、赵得三、郭颂铭等总结此次视察经过，准备下午在省人民委员会召开之座谈会上发言。下午二时，赴人民大会堂出席省人民委员会召开之座谈会。梁希、马寅初、张绚伯、许宝驹报告视察经过及感想。晚，七时半赴民盟，与姜震中、王国松、沈炼之、王若水、章渭煊等小组座谈，统战部魏鉴清、张明亦在座。余再三说明团结之重要，姜木然无动于衷，此亦所谓无可奈何也。

团结之重要

十五日　晴

上下午均出席省人民委员会召开之座谈会，余于上午发言，报告视察观感并提出批评与意见，历一小时半。继续发言者有沈兹九、王国松、俞平伯、李士豪、费振东。最后杨思一作总结性发言。晚，邀俞平伯、李士豪来家小饮清谈。

十六日　晴雨无定

上午六时半，赵得三、郭颂铭来，同赴车站，送梁希、马寅初、费振东、严景耀、许宝驹、张绚伯等离杭。下午十二时余，又赴车站，送俞平伯、沈兹九、陆士嘉等离杭。下午二时，赴省协商会参加主席秘书长办公会议。写短文一篇题为《胡风事件给我的教训》，嘱孙尚侠重抄一份。与黄源通电话，谈文联工作。

十七日　风雨，潮闷

上午修改文稿，分别寄送《光明日报》、《浙江日报》。北京宝文堂转来辽宁兴城县二〇四医院内科一〇一病室病员卢学贵信，问《节本水浒》第十五节标题《宋江亡命》作何解释，彼不懂“亡命”一词之意义，误作“死亡”解，当作函复。赵得三来，出示吴识因函。撰《郑烈士采臣墓表》，仅五百来字。

十八日　雨

下午二时赴省协商会，主持座谈会，谈胡风事件，并及大赦问题。发言者吴山民、邵荃子等十数人。晚民盟小组漫谈。姜震中表示尚佳。魏鉴清谓余之缺点在清高自大，文人学士气重，政治工作经验少，诚定评也。

定的定评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偕妻与云裳并将阿奕坐汽车赴蒋庄，并至花港观鱼，摄影。看马一浮，谈半小时。复赴九溪十八涧，赤足涉水，凉人心肺。遇彭瑞林，约于八月下旬游黄山。下午四时，偕妻赴龙游路看郑晓沧夫妇。姜炜交来视察海宁县情况记录，完备而有条理，可嘉也。张惠衣来。

二十日　晴

平湖周默庵寄来五月间平湖旧东门出土明嘉靖三十五年孙植撰《平海寇碑》碑文。植字斯立，平湖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卒谥简肃。下午赴文史馆，与陈伯衡谈租用勾山山庄为馆址事。又赴体委会。送“视察记”与姚顺甫。傅彬然、张云雷来信。

拟以勾山山庄为文史馆馆址

二十一日　阴，有时有微雨

上午赴市协商会，参加省统战部召开之民主党派座谈会，各党派汇报检查情况。邀唐巽泽来吃午饭。下午赴省协商会，谈检查工作事。致上海人民出版社函。致王若望函。

二十二日　雨

上午文史馆召集在杭馆员，座谈胡风事件及大赦问题，余作主要发言。下午三时，文史馆馆务会议，通过聘金致淇为馆员，月致五十元。金致淇，□□人，今年六十余岁。仅读私塾五年，即入商店为学徒，后在南洋烟草公司服务数十年。无妻子。解放以来，为某咸羹店记账，月入不满十元，赖以度日。著《文字源流考略》，不分卷。取邓书部首，以殷虚书契及三代金石款识，证其初谊，复以秦汉隋唐金石铭文通其演变，将以究邓君之遗失，匡世俗之传讹。间参己见，施以按语。末附文三篇。其一为《戚字关于干支纪年及建除家等之历史迟早考正》，释〔国差甗〕铭文首句“国差立事岁戚丁亥”为〔国差莅事岁成日丁亥〕。“国差”即左宣十一年经“冬齐侯国佐来聘”之国佐，“差佐”“古能用”。戚为“成”“日”二字合文。自来诸家皆释为“感”而不能通其谊，今得此说，涣然冰释矣。金君实为一诚笃之学者，而安贫乐道，尤为难能可贵。文史馆成立两年才知金君之名而延聘之。巷有颜子而不知，亦吾辈之耻也。

巷有颜子而不知

二十八日　晴

整天整理行装，清理积件。妻旧疾复作，令人无欢。下午六时赴火车站，与王

国松、文芸、张杏花、沙文汉、罗祥根、陈双田、杨思一、姚顺甫、李士豪、邱清华及田汉、袁牧之等代表及工作人员杨炳乘车赴沪。十一时半到达上海，寓上海大厦十五层楼。行装甫卸，即闻有人接电话云："晤，姓宋的？"余即告以此电话必系打给我的，接听筒听之，果阿庄打来之电话也。沙文汉在旁甚为诧异，谓设非事前接洽，何如此之巧；即事前接洽好，亦不能如此之巧也，相与大笑。

二十九日　晴雨无定

昨夜面部头部皮肤病大发作，痒极，几至失眠。八时赴巨鹿路阿庄所，吃蟹壳黄、馄饨（粤人谓之云吞，亦相同也）。十一时半文祺来。下午四时半，志行亦来。七时半回上海大厦，文祺、志行、阿庄、伯宁都同去。八时二十分赴火车站，文祺先回江湾，志行等均送上车站，直至车开才回去。

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未写日记，人忙而且懒也。此五日中开会极忙。二十七日上午，省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余提意见颇多，主要不满意《浙江日报》及文化局负责者之作风。会后黄先河邀余谈，谓前数日余在省协商会座谈会上谈对大赦意见有唯心论倾向，举例既确切，态度亦诚恳，诚良师益友也。

三十日

在赴京途中。此次由上海动身赴京之代表约六七十人（连工作人员在内），路局特为加挂软席卧车三节，餐车亦布置一新，在餐车中玩纸牌，下围棋，甚乐，惜天气大闷热耳。

一九五五年七月

一日

车过天津，适逢倾盆大雨，顿觉凉爽如秋天矣。八时余，车准刻到达。寓新侨饭店五百八十一号，房间西向，恐甚热。下午二时半赴北京饭店报到。四时，赴东总布胡同十号看彬然。彬然开会未回，与周建人谈一小时余。六时半，彬然归来，同进晚餐，餐毕长谈。九时半回寓，果然热不可耐，偕徐铸成、刘思慕登屋顶饮冰淇淋。睡已十一时矣。

二日　晴，有时有风

上午看陈此生、杨东莼、周谷城等。项叔翔来，谈写视察总结事。十时医务组派女同志韩宗淑陪同赴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看皮肤病。医师谓余两臂两小腿有鱼鳞癣，系缺乏维他命 A 之故，配鱼肝油一瓶；此外仅配维他命 C 药片及外涂硫磺膏少许。头部发痒，多皮屑，面部有红点，发痒，则断为脂肪过多，皮肤过敏。韩宗

淑言，原有一苏联专家主持皮肤科，已回国，今日为余诊断之医师非专家也。下午，午睡甚熟，微有消化不良之感。四时，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集会，彭真报告会议准备事项。晚饭后，与徐铸成、姚顺甫逛琉璃厂。冯宾符为余言，聂绀弩已被宣布为胡风分子。聂在桂林时十分钦佩胡风，余常与之“抬扛”，然自一九四五年以后，聂似已与胡风闹翻，曾为余言胡风作风如何恶劣。今年五月间聂来杭州，作反胡风集团之报告，余曾笑语聂：“君过去不亦十分钦佩胡风乎？”彼答谓“过去思想落后……”，并连说“落后落后”，相与一笑而罢，初不料聂果为胡风分子也。语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非易”，信然信然！

聂绀弩被定为胡风分子

三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吴克坚来。八时半，赴东四八条三十五号看叶圣陶，即在叶家午餐。丁晓先夫妇、叶至美及其爱人叶蠖生都来叶家，徐铸成亦来，热闹之至。剧谈至下午四时余，丁、叶、徐等先后告退。六时，胡愈之夫妇坐汽车来接，同赴愈之家，即在愈之家晚餐。谈杭州盟务及胡风分子朱声（方然）混入杭州市分部事。八时半，与愈之、兹九同去看衡老，谈至十时许，愈之夫妇送余回寓。此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单中上海市六十三人，细数之只六十二人，少一潘汉年。愈之告衡老，陈毅已在上海组开会时约略说明潘汉年被取消代表资格之原因，将来代表资格检查委员会当有正式报告云云。回寓后，与沙文汉聊天，至十一时半始睡。

潘汉年被取消代表资格

四日　晴

上午九时赴赵登禹路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浙江代表组会议。今日为第一次会议，由原组长沙文汉召集，即由沙文汉主席。主席请推定新的正副组长，一致主张仍旧贯，邱清华起立发言，谓原副组长包达三因病请假，主张补推宋云彬为副组长，经全体同意。归来顺道赴东安市场买西瓜。下午，写家信，并与王国松联名致函民盟姜震中。七时半，偕王国松、李士豪赴民盟总部之茶会。归来与赵超构、徐铸成、潘大逵、刘思慕、周谷城等登屋顶花园吃冰淇淋，至十时半始散。

与赵超构等相聚

五日

上午九时偕徐铸成赴北京饭店看赵超构，同往王府井大街百货公司买照相机一具，苏联出品，牌名“摄影爱好者”，方形，价九十元。又同赴西单百货公司买胶卷两卷。下午三时，赴怀仁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开幕仪式，通过主席团名单后，会议即进入第一项议程，由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七时三十五分钟休会。李之报告约七万言，今日仅读三分之二，明日须继续报告也。晚饭后，杨思一邀下围棋，虽疲倦犹勉强应命也。今日下午五时许有阵雨，便觉凉爽多矣。

六日　晴

上午邵力子来，谈金沛仁事，坐久不去，欲为《盟讯》写一短文，未果。下午二时赴怀仁堂，出席全国人代会议。李富春继续报告五年计划毕，李先念作国家预决算的报告，七时十五分结束。会议休会，各省代表组正副组长集会讨论如何布置学习五年计划，由彭真主持，决定临时各省代表组分别合并为十五个组，每日三小时，集体阅读文件，并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派人进行讲解。今日接家信，知已于五日迁入武林路二五七号暂住。接绍兴富盛区小辂山小学教师赵可祥信（六月二十八日发），建议改革重量制度。晚，写给郭沫若信，附去金致淇所著考订《国差甎》文字一篇。

七日　晴

上午，写关于肃清胡风分子之文章，仅成半篇，而来客不绝，时时被打断。上午来客有金仲华、沈志远、徐梅坤、周新民，仅周新民小坐即去耳。下午三时，赴赵登禹路政协全国委员会，参加集体阅读文件。浙江省代表组与陕西、贵州合并为一组，约八十人。担任宣读讲解者为李登瀛、张琴秋及一不知姓名者。今日仅读《五年计划草案》绪言及一二两章。晚，与徐铸成闲谈。热甚，入晚犹未转凉。

八日　晴

上午赴政协全国委员会，参加小组学习，仍由国务院派来同志朗读《五年计划草案》，并加解说。下午休息。晚，与徐铸成赴东安市场，饮酸梅汤；又赴《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与浦熙修、谢蔚明等“摆龙门阵”，十时半回寓。入晚，天气转凉，然寓中室内温度仍徘徊于八十七八度之间。

九日　阴晴

昨晚疲倦已极，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晨五时许，忘盖被，遍体冰凉，遂感不适。上下午均赴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听朗读并讲解五年计划草案。晚看电影。十时即睡。

十日　星期

上午八时半赴中山公园，在来今雨轩与邵力子、傅彬然、章雪村、王伯祥、丁晓先、卢芷芬、朱文叔、张梓生等饮茶清谈，并为彬然、晓先、文叔摄影。中午，赴煤市街丰泽园聚餐，文叔作东道主（邵力子先回，未参加）。二时半回寓，即偕王国松赴民盟总部，参加座谈会，六时半回寓。以前晚受凉故，喉头发炎，微有咳嗽，大感不适。晚，蒙古人民军歌舞团在怀仁堂演出，招待全国人民代表，余以身体不适，不赴。今晨何叙甫偕其子何鹏、媳韩蕴来，余以外出未晤。

十一日　阴雨

大凉爽，室内温度在八十度以下。上午请医务组大夫看病，欲自开中药方，大夫不同意，谓吃中药必须请正式中药师开方也。下午五时，由医务组女同志王星明

陪赴协和医院请李洪回大夫看皮肤病。李大夫谓忌酒大可不必，烟则必须戒除。为民盟总部出版之《盟讯》写一短文，题为《从方然事件吸取教训》。

十二日　晴

上午无会，写致阿庄、阿龙等信。赴东安市场买水果、糖包。下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强调中国人口过剩，余起而驳之。项叔翔来。王志华送来鸡毛掸帚一柄。晚，程孝刚来，介绍沈阳代表靳树梁与余围棋，对子，余大负。李子良（李子良系浙江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来京有所公干也。今日于东安市场邂逅于立群（郭沫若夫人），彼患精神病新愈，然无病容，言谈举止亦均正常。

反驳"人口过剩"论

十三日　晴

上下午均赴赵登禹路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马寅初、邵力子等大谈人口问题，实则不满意五年计划，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失业失学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人口增加过速，而又谓马尔塞斯人口论极端反动。余两次起立发言，问此种论点与马尔塞斯有何不同之处，则皆哑然无言。马寅初面红耳赤，谓余不能企图阻止他在大会发言（此公准备在大会发言中谈人口问题）。晚七时赴民盟总部列席中常会第六十五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缓至九月以后召开。章伯钧关于当前重要问题有所报告。归寓已十一时。

马寅初、邵力子大谈人口问题

十四日　阴

上下午小组讨论均由余主持。余特声明：昨天两次提到马尔赛斯，盖恐邵、马二公对于人口问题之见解不自觉地陷入马尔塞斯人口论之泥潭，所谓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耳。沙文汉递一字条给我，说："你说他们重复了马尔塞斯人口论原没有说错，只是说得太早一点，容易阻碍辩论的展开。"下午，骆耕漠（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来列席，准备对代表提出之问题作解答，而马寅初坚请骆对五年计划作全部讲解，谓"大家愿意听大课"云云，使骆局促不堪，幸沙文汉为之解围，谓时间已晚，留待明天讲解。人谓马天真，以余观之，实无知也。杨思一最后发言，极有条理，共产党员故自不同也。毛刘云偕其母亲来，并送来玫瑰烧酒、饼干。

十五日　阴晴

上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仍由余主席。陆士嘉、张琴秋等均对人口问题有所发挥，惜邵（力子）马（寅初）二君不肯倾听也。下午三时赴中南海紫光阁列席主席会议。会议决定变更日程，于明日下午开大会，报告《兵役法草案》，因四国会议将于下周在日内瓦召开，《兵役法草案》之报告实间接对美英帝国主义有所表示也。马寅初将发言稿清样送请王国松看，其内容谓目前兴修水利、开荒等等皆非

马寅初送上发言稿

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在限制人口，满纸荒唐言，不仅贻笑大方，且将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据为口实。沙文汉看后，大为惊诧，经与王国松商议，由王找竺可桢谈，请向马劝告。晚饭后，王赴竺公馆，又赴马公馆，归来已十一时矣。

十六日

上午，竺可桢、闵刚侯先后来，谈甚久，欲赴人民市场买古董，未果。下午赴怀仁堂，出席全体大会。彭德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彭真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王维舟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不及一小时即休会。与王国松、姚顺甫、陈见真赴北海公园小喝啤酒。晚赴东长安街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原青年宫）看话剧《种桔的人们》。阿庄来信。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偕徐铸成父子赴景山。景山开放不久，今日又值星期，游人拥挤甚。十一时半赴煤市大街丰泽园小吃，应傅彬然之邀也。同座有金仲华父女、冯宾符等，徐铸成父子作不速之客。

十八日　晴

上午分组讨论，继续讨论五年计划。下午四时半赴怀仁堂，出席大会。邓子恢作关于黄河整理规划的报告，全体代表兴奋异常。散会后各小组正副组长在怀仁堂后面草坪座谈，由陈毅报告潘汉年反革命罪行。回新侨饭店已九时余矣。

宣布潘汉年为反革命

十九日　晴

上下午均分组讨论，继续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等又大谈人口问题，争吵甚烈。上午，首先由杨思一传达昨日陈毅所作关于潘汉年反革命罪行之报告，余作补充。

二十日　晴

上午十时，由医务组王星明（女）陪赴协和医院，请李洪迥大夫看皮肤病。今日上下午均有小组讨论会，财政部派王学明来解说关于决算、预算上各项问题。

二十一日　晴

上午赴怀仁堂参观介绍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情况的模型展览。展览室设在怀仁堂西休息室。下午三时出席全体会议。郭沫若等十三人发言。

二十二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体会议。今日发言者董必武等十五人。安文钦书面发言。连日大热，室内温度最高在九十七八度之间。晚八时半，张劲夫来，与之登屋顶露天花园，吃西瓜冰淇淋，下棋两局，一胜一负。

围棋与张劲夫相伯仲

二十三日　晴

下午三时出席全体会议。今日发言者宋庆龄等十四人。晚，看露天电影。天大

热。

二十四日　星期

上午莫志恒夫妇携其次子来访，毛刘云偕其母来访，郑苏苏亦来，留他们在新侨饭店午餐。午后大热，房间西向，室内最高温度达百零一度。晚，赴中南海怀仁堂看闽南实验剧团、江西省赣剧团及香玉剧社演出。闽剧《睇灯》为福建梨园戏《陈三五娘》一折，赣剧《借女冲喜》、豫剧《花木兰》，各有特点，而以《借女冲喜》为最佳。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沙文汉提议不再谈人口问题，专谈预决算、兵役法及常务委员工作报告。冯雪峰准备发言，专谈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而李士豪忽作冗长之发言，占去三刻钟时间，遂不果。下午出席全体大会。今日发言者刀京版等十九人。实际登台发言者只十四人。

二十六日　晴

上午，以副组长身份列席法案委员会。彭真报告，报名发言者尚有八十余人，有若干代表表示只作书面发言。二十八日休会一天，原定二十九日闭幕，是否延长一天，尚待决定。廖承志介绍“各国议会联盟”情况。谓“各国议会联盟”成立于一八八八年，已开过十三次会，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将在芬兰首都召开第十四次会。参加该联盟者已有四十七国。参加形式有所不同，例如保加利亚议会全体参加，美国亦全体参加，而英国则部分参加。该联盟自一九五一年以来有过一些比较公正的决议案。例如反对原子战争、主张我国应进入联合国等。该联盟表决权依据每个国家的人口数而定，美国有二十七权，我国可得三十二至三十七权。该联盟为一联络机构，决议的约束性不强。参加后可以与各国作广泛之接触，可以仗义执言。依照该联盟章程，要加入这个联盟必须在开大会以前一个月作正式表示。因此，我们已用彭秘书长的名义打电报给该联盟的主席和秘书长。出席代表一致表示应当参加，并决定由各代表签名，组织议员团，参加该联盟。散会后，看时间尚早，即赴赵登禹路全国政协，参加浙江代表组讨论会。冯雪峰正在作关于胡风事件的报告。浙江代表组甚少文艺界人士，大部分代表听了冯的报告，闻所未闻，倍极高兴。下午三时，出席全体大会　今日发言者荣毅仁等十五人，其中十一人系书面发言。下午二时三刻全体代表在怀仁堂草坪摄影。今年浙江代表排列在中间，余在第二排，与毛主席相隔甚近。

议参加各国议会联盟

与毛主席合影。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参加小组会。到会代表签名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余亦签了名。今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均登载毛主席与代表合影之照片，余与王国松、周建人

等均被摄在内，且甚清晰，可喜也。下午出席全体会议。今日发言者薄一波等二十三人，其中十一人书面发言。

二十八日　晴

今日全体会议休会。上午偕李士豪、王国松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避热也。下午怀仁堂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请各代表组组长、副组长参加，讨论各项决议草案等事项，余请假未列席。晚，史良招饮，同座有乔傅珏、马哲民等。

二十九日

上午小组会，余主席。下午出席全体会议。今日发言者叶季壮等三十二人，其中十五人系书面发言。天时仍热，房间内两人合一桌子，无法工作，而陈叔通再三催促，谓非将视察报告整理出来不可，殊无法对付也。晚吴甲丰夫妇来。今日上午傅彬然来。

三十日　晴

此次出席会议之代表有一千零九十名签名，表示愿意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今日上午怀仁堂有会议，研究《各国议会联盟章程》，决定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加入“各国议会联盟”，并选出六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彭真为主席，程潜等八人为副主席，吴克坚为秘书长。余因整理视察报告，未赴会。整个半天时间，才把视察报告整理完毕，腰背痛楚，几不能起立矣。下午三时，出席全体会议。首先周恩来发言，说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王震等四人作书面发言。代表发言至此结束。休息十五分钟后继续开会，一致通过五年计划、国家预决算、黄河规划与兵役法等重要议案，并通过其他两项决议，补选邓初民、陈其瑗为常务委员（张澜、司徒美堂缺）。前日小组讨论各项名单中有卫立煌（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今日未正式提出，闻卫表示不愿居任何名义，愿对国家有所立功云。五时许，全部议程进行完毕，执行主席宣告闭幕。回寓比平日早两小时，原约何鹏、韩蕴晚餐，韩蕴以为寻常晚餐必在八时许，姗姗来迟，等了她两三小时。何鹏因事未来。韩蕴挈其两子来，皆甚聪明可爱。何遂赠余山水小横幅，精品也。

三十一日　星期

铁道部招待参观官厅水库及丰沙铁路。一早出发，至青龙桥，望八达岭，摄影两张。复由青龙桥至沙城站，直达官厅水库。下午四时许，火车开离官厅水库，走丰沙线回北京。经落坡峰站，风景甚好，赵超构为余摄影一帧。官厅水库分由三部分组成，曰拦河坝，曰输水道（水洞），曰溢洪道。输水道有进水塔，高与坝顶平，安装八个一．七五米宽之方形油压启闭高压闸门，以控制泄水。由塔拾级而下凡一百七十八级，陡甚，下上一次，已觉疲倦矣。官厅水电站于一九五四年五月正式施

工。计划于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第一台水轮发电机开始发电。全部装机于一九五六年七月完成。官厅水库之拦河坝、输水道及官厅水电站之各部门均为巨大工程，余一一参观，未尝落后，有部分代表不能追随，但在凉棚下饮汽水、摇扇子而已。丰沙铁路由丰台至沙城，为京绥路一新线，最近甫通车，凿山开道，工程甚浩大，隧道数十，最长之隧道，火车开过历七分三秒，沿途风景至佳。

参观官厅水库

一九五五年八月

一日

民盟总部假文化俱乐部开座谈会，上午分组谈，余与马哲民、王统照、张国藩、王国松等同一小组，由罗隆基、胡愈之主持。下午，全国文联全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座谈会，余被邀出席（假国际俱乐部）。茅盾主席。周扬（代表全国文联）、刘白羽（代表全国作协）先后发言，历时甚久。老舍（代表北京市作协）、巴金（代表上海作协）、王统照（代表山东文联）、任白戈（代表四川文联）及余（代表浙江文联）先后发言（任白戈发言在王统照前）。最后郭沫若作总结性之发言。散会已九时余。偕陈望道、王统照、方令孺赴文化俱乐部，欲进晚餐，而文化俱乐部餐厅今日适值休息，折回至北京饭店，吃极简单之西餐一份。回寓已十时矣。

郭沫若发言

二日　晴

上午八时，偕舒新城赴兴化寺街吴克坚寓，巴金已先在，同进早餐。十一时半，丁裕长来，留他吃中饭。下午三时，赴东总布胡同看傅彬然。朱光暄、潘君毅来，谈甚畅。王子康亦来。王子康者，硖石人，一九五一年同吴甲丰来北京，由余介绍进出版总署当工友，现在工农速成中学肄业，且已加入青年团矣。五时偕王国松赴文化俱乐部，应闵刚侯之约也。即在文化俱乐部晚餐，刚侯作东道主，同座有李士豪、萨空了（王国松因事先去）。九时，郑苏苏送来托新华社翻印之相片十张（即上月二十七日载北京日报者）。偕郑苏苏赴大羊宜宝胡同看陈劭先。苏苏之父母郑明德、梁闺放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在上海被捕，陈群、杨虎城必欲置之死地，已判决死刑，并拟定报告死刑之布告矣，适蒋介石下野返奉化，陈、杨亦离上海，白崇禧等强陈劭先代理军法处长，清积案，陈乘机释放青年多人，苏苏之父母亦在内。苏苏乃其父母出狱后所生者。苏苏语劭老，无陈公公亦无我郑苏苏也。相与大笑。

无陈公公即无郑苏苏

三日　阴晴

上午整理行装。陈叔通来。十时半，赴北长街看柳亚子。亚子腹大如鼓，行动

柳亚子老态

蹒跚，青年豪气消磨殆尽，恐不久人世矣。夫人及其女无垢与余谈往事，亚子但默坐，气咻咻然。辞别归来，倍觉酸楚。七时赴前门车站，邵力子、陈叔通、许昂若、历景耀均来相送。独马寅初未来。此老在小组会中谈人口问题与余等意见相左，岂尚耿耿在心耶？车准刻开。前日起，天气凉爽多矣。下午，沙文汉邀余等谈商回浙后传达问题。傅季文来，送来口蘑一包，并附赵平生介绍医生杨国亮之函件。

四日

整天在火车中，无事可记。

五日　晴

上午七点四十分，车准刻到达上海站。上海交际处派一科长来接，云裳则偕阿新、阿平在站外迎候，即坐交际处派来之汽车赴巨鹿路阿庄所。下午吴欣木送来火腿烧鸡。晚，慧姐来。许志行来约明晚在锦江饭店十一楼小吃。

六日

上午偕阿平赴华山路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请杨国亮大夫看皮肤病（赵平生有介绍信）。中午赴会宾楼，应孔另境之邀也。座有春明出版社编辑二人，互通姓名，旋即忘矣。晚，许志行邀赴锦江十一楼小吃。同座十三人：云裳、嘉淑及其爱人陈人骅，阿庄、伯宁、阿平与阿新、欣木夫妇、余夫妇及志行夫妇。虽小吃亦同整席矣。邻桌为巴金、唐弢、魏金枝、孔罗荪、王若望等。“隔台呼取尽余杯”，兴高采烈。今日徐表姐来。

七日　星期　晴

上午十一时半，陈见真来，约赴文化俱乐部小吃。下午一时，赴锦江饭店理发，归来午睡一小时余。妻与阿庄出外购物，余未出门。复绍兴辂山小学赵可祥信，并将赵之来信寄北京常委会。

八日　晴

上午赴石门二路福临里看朱宇苍。宇苍咯血，时发时止，自谓来日苦短，将诗稿郑重付余。中午赴锦江饭店十一楼小吃，应文祺之邀也，同座有志行。余语文祺，嘉燕读大学，下学期起将支膳费，嘉真读中学亦须学膳费，君应担负一部分，将来可在《太炎丛书》校阅费中扣除。彼一口允应，请余办理。福宝来。

九日　晴

下午乘二二一次客车返杭州，三点钟开车，八点二十九分到达。老张汽车来接，即赴武林路二百五十七号。云裳偕来。

十日　晴

上午，驱车赴文联、文史馆、体委会、省政协及民盟省支部。郑伯永为余言，

文联查出历史不清者多人，沈行、苏东及李一航等皆是。下午七时赴民盟，出席欢送顾学裘、严□□赴沈阳之晚会。遇姜震中，相对一笑，依旧无话可谈也。

十一日

上午，看俞子夷，不值。赴省协商会。又赴文管会，与吴山民、郦承铨等谈甚久。下午三时，沈炼之来，未几，王若水、章渭煊亦来，谈浙江盟务及金沛仁控告姜震中事，谈至七时始去。王、章均谓此次干部对姜提出不少尖锐之批评及意见，而姜漠然无所动于中。晚，陈文徽来汇报工作。

十二日　晴

整日未出门。下午，樊炳飚来，谓彼参加之民盟小组，曾共同具名，向总部控诉姜震中私刻王化均妻姓名图章（王妻亦民盟盟员）。请予彻查。晚，丁零来，亦谈及姜震中，摇头长叹，谓此公断难改造，浙江民盟前途未可乐观云。

十三日　晴

上午，民盟工友徐焕昌送信件来，向余报告姜震中虐待其妻王远佩情况及章渭煊等之恶劣作风，约一小时余始去。晚七时，赴民盟省支部，姜震中、王若水、王国松、沈炼之、章渭煊、丁零等谈今后工作，余主张取消文教委员会，改设高教工作委员会。前日接马哲民自上海来信，将于明日乘沪粤通车来杭州，嘱为觅定宿舍。今晚电话交际处，答谓无正式介绍文件，不能招待，托章渭煊向西湖饭店定房间。昨日起，天气渐热。今日傍晚有雷声，然未下雨。吴甲瑞来。

十四日　晴

上午金致淇、汪志青、朱耀庭、钱乡钦来。下午三时半赴西湖照相馆接洽放大照相事。四时十分赴火车站接马哲民，至则姜震中已先在，谓交际处亦已派人来接。交际处赵处长谓不知昨晚余有电话给交际处，此托辞也。粤沪通车准刻到站，陪马哲民至大华饭店，小坐片时，即回。章渭煊已为马哲民定西湖饭店二〇一号房间，每日房租七元二角，余嘱交际处负责退租。晚，八时，钱乡钦又来，谓其知友吴某发明一种“化学板”，利用木屑制成，耐水，耐火，隔音，价格低于普通木板。余允代向科普协会反映。天大热。

十五日　晴

天热，整日未出门。上午，潘一平来，吴家七太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送来《西湖胜迹》一册并审稿费五十元（前后共一百五十元）。《光明日报》寄来王有容《评〈康有为〉》一文，为加按语寄送。晚，大风不雨。

十六日　晴

上午赴文联与郑伯永谈。赴体委会。下午三时半，偕妻及云裳并挈京奕赴学士坊，看房子修理情况。又赴灵隐。至楼外楼小吃。归来顺道看张阆声，知图书馆干

部陈光汉因自觉历史有问题，畏罪自杀矣。今日五时许灵隐一带有阵雨，天转凉。

十七日

上午赴文史馆，参加馆务会议；又赴体委会，参加主任会议。体委干部李嘉因历史问题被逮。下午赴文联，听取郑伯永秘书长汇报一月多来学习肃反情况。文联十〔部〕沈行、程帆、李一航、苏东、沈祖安均有问题，在检讨中。又赴民盟省支部，向章渭煊取来工作检查开会纪录，晚饭后细读一遍，干部对姜震中所提意见甚尖锐，皆余腹中所欲言者。

二十五日　阴，有台风

昨接圣陶来信，今日下午八时二十九分到杭州，当即通知交际外赵处长。下午三时，省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省人民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杭代表及省政协在杭委员开座谈会，由沙文汉传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历三小时半。余未发言。下午八时赴车站接圣陶，教育厅刘奕夫、李微冬副厅长及省府办公厅阎康侯副主任赴车部迎接，同赴南山路“红房子”招待所。八天未记日记。此八天中有数事应补记者：（一）二十日上午八时赴文联作传达（全国人代会）；下午七时半，民盟省支部开委员会议；云裳于二十日早车赴沪返北京。（二）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半参加民盟省支部高教工作会议；（三）二十四日上下午均出席省人民委



宋云彬与叶圣陶（左二）等摄于金华双龙洞

员会会议。

二十六日　台风少杀，阴，时有阵雨

上午八时半袁心灿来。九时，赴南山招待所看圣陶，又同圣陶看包达三。十时，同圣陶坐划艇游西湖至三潭印月、湖心亭，由平湖秋月登岸，即赴楼外楼吃饭，又赴灵隐。下午三时回招待所。招待所某同志谓已与黄山招待所联系，定明日七时由大华饭店出发，坐旅行车赴黄山。即赴文管会看张惠衣，商谈游黄山日程，以惠衣去年此时曾游黄山也。

二十七日

上午六时三刻赴南山招待所。七时一刻，与圣陶同坐交际处之旅行车出发赴黄山。圣陶带来警卫员鄂凤祥，交际处又派警卫员张继仁、沈大根，连同司机某同志，一行六人。九时半抵于潜，十时半抵昌化，即在昌化县委午餐，委员秘书程某殷勤招待，政委刘某亦来招呼一番。十一时半车复开行，下午二时抵安徽歙县，摄影一帧。五时抵黄山招待所。招待所□科长等招呼极周到。与圣陶、鄂凤祥同浴温泉。浴温泉，余平生第一次也。余等之住所乃今年新盖者，离温泉较远，拾级而上，颇感费力。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杜部长在此养病，闻余等来，亟出迎见。黄山管理处处长沙处长亦来周旋一番，其人年已六十，为一老干部，颇健谈。与圣陶同饮白兰地。十时睡。今日汽车整天在山中开行，晴雨无定，谢灵运所谓昏旦变气候也。

二十八日　星期

晨八时从黄山招待所出发，坐汽车至苦竹溪。由苦竹溪登轿上山。余与圣陶坐轿，警卫员等步行。抬轿者、挑行李者，共七人，轮流替换。九时许过九龙瀑，摄一影。十时五十五分抵云谷寺，小憩，即在云谷寺午餐。寺僧宝山，年七十余。自言来此三十年，已二十年不下山矣。畜一猫，甚肥，日给鸡子一枚，以山中无鱼也。寺前有一树，名之曰“异罗松”，实则柏之异种也，为摄一影。由云谷寺东北行，下午三时许抵狮子林。沿途忽阴忽晴，有时似有细雨。昔黄晓汀为余绘山水，题句谓“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今始有此体会也。一路风景，美不胜收。有所谓“喜鹊登梅”者，不知其意，为摄一影。望五指峰，五指宛然，修短亦相称，大拇指微屈。将到狮子林时，满山云雾，咫尺不辨人。住招待所，周为云雾所蔽，闭户读《黄山志》油印本，多前人游记及诗文。晚与圣陶对酌。田科长来谈，谓明早为天晴，可看日出云云。今日余等上山者凡十五人：轿夫、挑夫七人，鄂凤祥及杭州随来之两警卫，凡三人，黄山招待所又派警卫三人，而田科长与干部小王从别路先来狮子林。昔谢灵运游山有此气派，余等亦仿佛似之矣，思之失笑。狮子林高千六百八十二公尺。今日温度为华氏六十四度，加毛线衫一件犹感单薄也。

九龙瀑摄影

二十九日

早起雨声淅沥，满山云雾笼罩。招待所干部汪某谓今日无放晴之望。又谓今日雨天，如有西南风作，则明日可放晴矣。问之抬轿者，或谓秋天无长雨，明日必晴，或谓不发西南风便无放晴希望，人言人殊。雨整日未停，无聊已极。看《黄山志》，看《新观察》、《文艺月报》、《语文学习》，与圣陶闲谈，中晚饭均饮白兰地。晚，沈大根来谈，谓明日如不放晴，只好依原路回黄山招待所。余谓来此不易，明日如仍下雨，决再等一天，圣陶亦以为然。晚九时许忽见月光，大喜。然山中晴雨无定，不知明日果能放晴否也。

三十日

六时起床，看天，云雾迷漫，不免焦急，然招待所同志皆喜形色，谓天放晴矣。七时许，招待所汪同志在门外高呼，谓北边已见晴天，遂登清凉台观云海，此景不易得也。急呼圣陶等同登清凉台，果见云海茫茫，一望无际，山峰露出云端，宛若海岛。此景余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自重庆乘飞机赴柳州时曾见之。为摄数影。复回寓所早餐。餐毕，乘兴登始信峰。始信峰高千七百四十八尺。峰巅有石突出，可容五六人。余与圣陶等立而眺望，两旁悬崖一落千丈，股为之慄。此峰之名甚奇，殆谓游客至此，始信黄山之高之险也。归至狮林精舍小憩，再看云海，摄影。狮林精舍在修葺中，去年作家丁玲曾在此避暑也。出狮林精舍，乘轿登光明顶。光明顶高千九百四十三尺。南望天都、莲花两峰，为摄一影。天都峰高千九百十尺，莲花峰高千九百四十八尺。此系一九三六年南京大学教授费师孟所测者。或谓光明顶实高于莲花峰。恐未必然也。光明顶将设气象测验所，房屋在建筑中。立光明顶回望，黄山诸峰皆在其下，云海迷茫，诸峰忽隐忽现，蔚为奇观。前晚黄山管理处处长沙君为余言，游黄山当体会大自然气象万千，以拓我胸襟。其言甚有见地也。下光明顶，绕道莲花、莲蕊两峰之间，达鳌鱼背，下舆步行，出鳌鱼洞，上百步云梯。复登舆，过莲花沟，石级甚陡，欲下舆步行，舆夫力言不必，乃以两手撑住轿前把手，舆行甚逸，手不敢稍松，紧张极矣。中午抵文殊院。此处高千七百六十八公尺。文殊院于一九五二年毁于火，黄山管理处于原址建两层楼屋；以石代瓦，弥觉坚固，尚未完工也。文殊院之左有松名“迎客松”。前年上海交通大学一教师领学生数人来此，出快刀刮去树皮一尺见方，准备刻字题名，为寺僧所见，报告公安部后，令教师学生当众作检讨。然树皮刮去，不能复生矣。大学师生无道德、无常识一至于此，亦可叹也。自文殊院望天都峰甚清楚，上海某影片公司在此摄五彩风景。在文殊院煮饭作午餐。出文殊院，绕天都峰麓至半山寺。遇险峻窄路皆下舆步行。看天都峰石级历历可数。石级甚陡，谓之天梯，名副其实矣。梯旁有铁索。舆夫宋梅祥为余言，一九三六年汪精卫妻陈璧君来游黄山，建议政府于石梯旁加铁索，

黄山云海

便利游客攀登。又谓登天都峰巅过所谓鲫鱼背，仅数尺宽，下临深壑，往者游客至此，多裹足不敢前，自加铁索后，游人称便矣。余自文殊院以望远镜看天都峰，所谓鲫鱼背者隐见之，旁有铁索也。又谓前日上狮子林，沿途石级皆抗战时期以工代赈筑成者。余笑语圣陶，国民党坏事做尽，独此二事尚差强人意耳。宋梅祥者，不仅与余同姓，且同年，彼于一八九七年四月生，长余四个月。彼呼余为“老先生”，余则称之“老大哥”。憩半山寺约半小时，复登舆下山，至慈仁寺小憩。慈仁寺原来规模甚大，今仅存天王殿及佛殿，佛殿且系新修者。寺甚荒芜，惟玉簪花盛开，小作点缀耳。返黄山招待所，已下午四时矣。浴温泉。拾级赴宿舍，中途为圣陶摄一影，时已薄暮，恐感光不足也。在此休养之杜部长闻余等归来，亟出相迎，并致慰劳之意。余面部经日晒风吹，既热且红，然犹与圣陶共饮白兰地。今日天公作美，使余等能尽游兴。在文殊院摄风景片之工作同志为余言，在此已等候五天，今日始完成任务，公等诚有幸哉。圣陶亦大乐，谓不虚此一行也。

宋的生日

三十一日　晴

六时即起。前日托招待所买茶叶十斤，今晨送来，余与圣陶各买五斤。膳宿费亦由沈大根结清，余负担十三元余。轿夫七名，每人每日两元八角，前后共三天，余与圣陶各负担二十八元九角。在黄山休养之杜部长名野坪，自言患羊癫疯。余忆邹韬奋之女儿患羊癫疯，经上海某医院治愈，为作函致金仲华，请向韬奋夫人了解。七时五十分坐原来汽车返杭州，杜野坪特来相送，颇有惜别之意。车抵歙县。加汽油。十二时半抵昌化。昌化县委未接到长途电话，不为余等备午餐，遂至汽车站觅一饭馆，与警卫员、司机等同吃午饭，共六人只费二元六毛。下午四时三刻同圣陶等返至武林路寓所。五时半，同圣陶赴大街买火腿、檀香扇，妻及京奕随往，赴楼外楼小吃。交际处派车接圣陶返南山路招待所。余同妻、京奕返寓，颇感疲倦，九时即睡，

一九五五年九月

一日　晴

疲惫甚，整天休息。项叔翔寄来《视察报告》六份，复函谢之。政协林秘书来，谈工作问题。作一函致余纪一，交林送去。江庸自上海来函，谓“至好竺尧生有住宅在杭州〔长生路八号〕，急欲出卖偿债，久为市团委租驻，不肯迁让，交涉经年，迄未解决……竺君复恳转托我公赐予援手”云云。晚饭后偕妻及京奕赴南山招待所看圣陶。圣陶定明晨三时五分南昌〔至〕上海客车赴上海，即转乘上海九点

五十九分开之京沪通车赴北京。圣陶谓过南京须下车看小三宫，在南京勾留两天云。

一九五五年十月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小病四日，今天热度退尽。上午屈伯刚、金致淇、张惠衣、章雪山、黄源等先后来，大有高朋满座之概。下午为《浙江日报》写欢迎苏联莫斯科“小白桦树”舞蹈团来杭州的文章，将用文联主席名义发表云。青年王天锡来，他住闸口小桥里街三十一号，十九岁，高小毕业后未升学，常来信请教，今天第一次见面。俞仲武来。晚七时，偕妻赴人民大会堂看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演出，富东方情调，予人以极深之印象。今日周仰钊转来孙慕唐绘赠山水小立幅，装裱极精致。九月一日后日记即中断，补也无从补起，但愿今后能不间断。

孙慕唐赠山水小立幅

二十四日

上午出席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兵役问题。下午，杜伟派傅伟臣来，接洽赴碛石办理起运灵柩事，当作函致毛宝钰，交傅带去，并交傅五十元运用。傅云明日动身。傅去后，又寄一函与毛宝钰，告以欲知我父母坟墓之详细地址，可问周宅。俞子夷来闲谈，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谈到郑晓沧、张同光等之思想问题。莫乃群自广西来信。傅彬然之侄傅岳泉自萧山临浦田头庄来信，当即复之。

二十五日

上午写信六封。章渭煊、吴崎来。下午，《杭州日报》副刊编辑朱侃来。莫乃群寄来桂林龙隐岩《元祐党人碑》拓片一张。新文艺出版社寄来《古典文学研究汇刊》第一辑两本。晚七时，偕妻赴解放剧场看昆剧。十一时，赴车站迎接苏联莫斯科小白桦树舞蹈团。

二十六日

上午文史馆有会议，商讨编辑西湖诗歌集，马一浮亦参加，会后偕赴马一浮寓所，看查伊璜山水手卷。下午看张阆声，聊天。晚有小雨。赴人民大会堂看小白桦树舞蹈团演出。在会场遇民盟同志李馥清、杨晓初。归来已十一时，傅伟臣在客堂坐候，报告赴碛石运灵柩经过。

二十七日　雨

上午七时半章渭煊来。八时赴文管会，参加委员会会议。下午继续开会。毛宝钰自碛石来，傅伟臣亦来，同吃蟹。

二十八日

上午八时，姜震中来，谈吴龄事，约一小时始去。十时偕妻及毛宝钰赴湖墅珠儿潭码头接灵柩。先父及先母周氏灵柩埋葬三十多年，完好如故。先母王氏之灵柩表面黑漆有剥落。下午一时赴南山公墓。二时半，灵柩用汽车运到，四时下葬。晚在杭州酒家宴请自海宁柏墅乡黎明村运柩来杭之朱关宝、王兴发、王祯荣、王顺饮、朱家生及傅伟臣、毛宝钰与运输行职员范某，酬劳也。

二十九日

上午九时半偕毛宝钰赴南山公墓，看坟墓施工情况。据公墓管理员谓石灰十六担不敷用，又添八担。十一时赴盖叫天家，因其子张翼鹏病故上海，表示慰问也。盖叫天赴沪未返，其儿媳妇小盖叫天之妻殷勤招待。盖家在□□桥□堍，中式，小有园亭，布置不俗。下午赴民盟，赴省协商会。看陈伯衡。伯衡赠余初拓本《渤海藏真·灵飞经》，第三行“齐室”二字不损，“宗法”二字起末凿十八刀，洵善本也。余报以桂林龙隐岩《元祐党籍碑》拓片。毛宝钰于今晚九时乘车返硖石。

三十日　星期　晴

整日未出门，亦少来客，译《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未竟。《解放日报》社来信嘱写纪念司马迁文，复函允之。

三十一日

上午赴民盟，听大学工作组汇报，下午继续译《魏其武安侯列传》。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一日

继续译《魏其武安侯列传》。晚看张阆声，剧谈二小时。

二日

上午九时起床。文史馆有会，不赴，为译《魏其武安侯列传》也。今日全篇译完，连注释共一万字。晚，吃蟹。毛宝钰来函谓向西寺房头和尚调查阴册，据谓光绪二四年以后之阴册被虫蛀甚多，无法查检，只查得先母周氏、王氏之生卒年月。

三日　晴

上午陈伯衡来，谈甚久。下午赴城站接印度电影代表团。硖石孙维贤携渭滨弟信来，为解决职业问题恳余予以帮助，当作一函致孙金贵及海宁县副县长沈君请为设法。然职业问题非一通私函所能解决也。晚七时半赴大华饭店，参加欢迎印度电影代表团之宴。代表团团长普·拉·卡普尔自言今日是他五十生辰，宴会后特为之祝

寿，大啖蛋糕，宾主尽欢，归来已十一时有半矣。

四日

前日吃蟹过饱，腹中已觉胀满，昨宵参加宴会。今晨又吃油条三枚，愈感不适。李锡曾自硖石来，携来红烧羊肉、红烧鸭。晚与锡曾对饮，食羊肉、鸭少许。七时半，赴体育场，看乒乓球比赛，十时返，即睡。

五日　晴

晨二时，觉腹痛欲呕吐，微泻一次。八时许，又泻一次。腹痛，用热水袋暖腹部，稍止。体温上升至三十八度五。自开药方，中和汤加减。整日未进粥饭。渭滨弟及其夫人自硖石来。省市党政机关及人民团体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假胜利大戏院开会，吴宪市长作报告，余去函请假。解放日报、文艺月报编辑部均有信来，为约撰纪念司马迁文事。

六日　星期　晴

整日休息，下午四时起床小坐。昨日服药两剂，腹中已觉舒畅，体温亦已正常，惟口喝欲饮，吸烟无味。晚汪庭咏来。

七日

病已大好，唯口干无味，不欲吸烟。上午与妻偕同锡曾及渭滨夫妇赴南山公墓看先父先母坟。又赴六和塔、西山公园，摄影三张。在楼外楼午餐，居然饮酒半斤。赴岳庙看菊花展览会、金鱼展览会。赴玉泉观鱼。玉泉寺之天王殿不知何时拆掉，破坏风景，可恶，可恶。赴灵隐。归来已下午五时半矣。京颀今晨闻余等将出游，不肯赴幼稚园，遂挈之去，及归来则已熟睡矣。

八日

上午七时半，赴城站接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领队维·斯·杰格曼诺夫领队以下二十余人。锡曾中午返硖石。下午赴民盟出席工作会议。看张阆声。先是章劲宇出其所藏奚铁生《石湖记游图》立轴、金冬心真迹册页、施茗柯《抚黄鹤山樵村舍卷》求售，共索价二百元，阆声怂恿余买之。余以迁葬先父先母墓费七百余金，一时无此余款，且妻向不以余购买金石书画为然，勉强为之，必闹无谓之闲气，遂商之阆声，请其暂为垫付二百金，待余得有稿费时陆续偿付，陆续取件。今日新文艺出版社汇来发表费（余所撰《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收入该社出版之《古典文学论文集》）一百四十八元五角，拟以一百元付阆声，先取回奚铁生《石湖记游图》及施茗柯《抚黄鹤山樵村舍卷》，阆声欣然允诺。五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余所撰《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一文，甚清晰可听。李微冬来。晚八时，赴大华饭店陪苏联足球队便宴，其领队维·斯·杰格曼诺夫以疲劳过度，病矣，未出席宴会。宴毕，送他们上火车，归来已十时余矣。黄炎培寄来近作四首。

九日　阴

上午出席文史馆馆务会议，阆声亦到。将新文艺出版社之邮政汇票签名盖章，嘱文管会工友向邮局取款，即以一百元付阆声。偕邵裴子赴南山招待所，看包达三、渭滨弟夫妇，于中午乘车返硖石。下午赴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与刘海粟、张之光等座谈。刘等一行五人，将赴兰溪并沿富春江作生活体验。赴博物馆看水产展览馆及民间艺术品展览。余以新文艺出版社汇来发表费之余款四十八元五角交妻，伪言原数为六十八元五角，二十已交张阆声作买字画之用，妻大笑，谓："汝又费钱买无用之物矣"。余计大善，此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宋明辉来，适余外出未归，不值。

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十日

上午准备为《浙江文艺》写稿，积思未成熟，不果。八月以来未下大雨，钱塘江水有咸味，西湖小部分亦复干枯。杭州自来水向来取用钱江水，最近改取西湖水，而西湖水不甚清洁，乃多放漂白粉以消毒。余蓄大金鱼一条，今日换水，鱼中漂白粉毒，不两小时即死去，可惜之至。下午三时许余纪一来，云将赴北京开会，归来恐在下月初，嘱余对省协商会工作可放手做去。余将民盟内部倾轧情况约略告之。看张阆声，谈半小时。渭滨弟来信。给阿庄信。又致冯雪峰函，商翻译《史记》事。奚铁生《石湖记游图》题乾隆甲午作。按奚铁生生于乾隆十一年丙寅，卒于嘉庆八年癸亥，乾隆甲午铁生二十九岁，此图为铁生早期作品也。

日　　记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九五七年六月）

一九五六年六月

十日　星期　晴

好几个月不写日记了。最近因为左臂感觉麻而酸痛，肠胃不和，舌有厚苔，进浙江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查，昨天才出院。今天知道我已经出院而来探望的人很多。下午乘六点五十多分快车赴上海，妻、阿庄（她于六日请假来杭州）、阿英及两个小孩子同行。他们于上海西站下车，我和沙文汉、杨思一、李士豪、姚顺甫、张杏花、朱之光、罗祥根及秘书杨彬等于北站下车，文芸先已赴沪，在北站会集，即转乘京沪车赴北京。余与沙文汉、杨思一、朱之光同一房间，余睡下铺。今天上午，还主持了灵隐寺修复会议。

主持灵隐寺修复会议

十一日

沙文汉谈及灵隐寺塑佛像事。他说如果大家认为塑三尊好。那么就塑三尊。经费可以追加，只要造一份预算，请国务院批准就是。又说，他看见过邓白教授等所绘的佛像及浮雕飞天等设计图，觉得不甚佳妙，飞天不像飞天，倒像嫦娥奔月。沙说的话我深有同感。我们约定到北京后就找赵朴初他们商量。下午，我忽然想到没有把全国人民代表当选证带在身边，告诉沙文汉，他们也觉得我太疏忽了。杨思一他们在前一节车厢打纸牌，我特地去告诉他们，杨思一就说："噢，代表证，我也忘记带了，怎么办呀？"这真叫做"无独有偶"，既然杨也忘记带了，我就宽心多了。

十二日　晴

上午火车到达北京站，误点约半小时。全国人代会接待组派车来接。秘书刘新先一日到京也在站上接我们。他告诉我们，浙江代表还是跟去年一样，住新侨饭店，但新侨饭店目前有一批罗马尼亚的什么代表团住着没有走，我们的房间给他们占了，暂时只好住到西郊的苏联专家招待所里去。约十时半，我们到了苏联专家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正式名称叫友谊宾馆。我跟姚顺甫同住一个房间：北工字楼六楼九号。前接剑行信，十号左右将来北京，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北京了，他到北京大概住第一机械部招待所，特写一信通知他我已到北京。又写信给陈云裳。下午赴北京饭店办报到手续。我和杨思一都忘带代表证，先由秘书刘新、杨彬向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说明。同姚顺甫、文芸等逛百货大楼，买草拖鞋、照相胶卷。归来跟傅彬然通了电话，知道剑行确已到了北京，并且约好明天到他那里吃中饭。寄给阿庄两封信，一封在友谊宾馆写，一封在北京饭店写。又写信给邵裴子、吴山民，告诉他们

灵隐寺佛像有仍旧装三尊的可能，请他们注意。

十三日　晴

上午跟傅彬然通电话，打了六七次，总是接不通。原来彬然家里装的是分机，要出版局接过去，而出版局那个管接线的女同志偏不肯接，再三要求，无效，可恶之至。云裳来电话，说下午来看我。今天是端阳，午餐有角黍及葡萄酒。餐毕回到卧室，刘新告诉我，有个姓宋的打电话来，他在傅家，请你打电话去。连忙打电话给彬然，那个接电话的还是不肯给我们接通。我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夏满子，叫她代我打电话给出版局徐调孚，请他到彬然家去看一看，剑行是不是还在那里。这个办法很好，不一回傅彬然就来电话了，说剑行来过，现在走了，他准备四五点钟上友谊宾馆去。约三时许，剑行来电话，说明天就得动身赴苏联，目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能上友谊宾馆去了。我们约定下午五点到五点半的时候，在东安市场门口会集。刚好云裳也来了，我们就要了一部汽车，同到东安市场。五时十分光景，剑行来了，同到森隆吃饭。我不喝酒，以鲜桔水代之。剑行和云裳都喝了啤酒。在菜馆里又写了封家信。吃好饭，三个同坐汽车，把剑行送到西单，把云裳送往真如镜她的寓所，我回友谊宾馆。

十四日　晴

上午赴北京饭店出席预备会议。接着浙江小组开会，选正副组长，多数主张仍旧贯，即沙文汉为组长，杨思一和我为副组长，周建人忽提议以杨思一、文芸为副组长，没有通过。下午赴紫光阁，以浙江小组副组长身分列席常务委员会。

十五日　晴

上午沙文汉召集住在友谊宾馆的浙江代表讨论如何开好小组讨论会以及哪几位准备在大会发言等等。余表示准备作大会发言。中途退席，同文芸到苏联红十字医院看病，宾馆方面派一负责医务的女同志（名金铁玲）。内科医师问了病情以后，要我去透视臂部有无异物障碍。内科医师是个女同志。她告诉我，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可以请苏联专家诊察，要我于下星期二或四再来。下午三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我们于二时半动身赴怀仁堂。昨天叶熙春给我开了中药方，写明三剂，今天同仁堂三剂一起煎好送来，每剂有头二煎，共分装六瓶，今天服一剂。

十六日　晴

上下午都是小组讨论，而且都由沙文汉主持。今年小组讨论不如去年之有生气。

十七日　星期　阴

上午与李士豪、姚顺甫游动物园。搬进新侨饭店，同姚顺甫住一个房间，四六

一号。下午准备发言稿。六时半赴和平宾馆沈衡老之宴。

十八日

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大会讨论，发言者郭沫若、李富春、陈云、李德全。郭沫若谈到百家争鸣，说要争得好，鸣得好，将“争鸣”一词离而为二，仍未脱二十年前轻浮故态。

对争鸣之见解

十九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我请了假。九点钟，医务组一位女同志陪我赴苏联红十字医院，嵇文甫也要去检查身体，我们就同坐汽车去。今天给我看病的是个苏联大夫。他的态度好极了，比较第一次给我看病的那个中国大夫（是女的）的那种傲慢态度，真有天渊之别。他细细给我检查了一番，断定我动脉硬化。他要求我绝对戒烟，相对戒酒。我表示接受他的意见，他就跟我握手，向我道喜。他给我配了人参酊，要我等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进医院来，详细检查身体，并疗治右臂酸痛麻木的毛病。回到新侨饭店已经十一点多钟了　烟斗里还装着烟，我把它吸完了，然后对烟斗行了鞠躬礼，表示从此跟它断绝关系。一面写信给阿庄，表示决心戒烟。下午大会讨论，发言者邓子恢、章伯钧等九人。

幽默戒烟

二十日

上午小组讨论，主要讨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下午大会讨论，发言者有张奚若、乌兰夫等。

二十一日　阴，时有雨

上午小组会，结束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讨论。下午大会讨论，发言者陈叔通、马寅初等。我被排在第四名发言。我的发言的主要部分是关于文物保护工作问题，历十七分钟而毕。休息的时候，张奚若、郭沫若、嵇文甫等都来跟我握手，表示同意我的发言。晚赴郑振铎之宴，沙文汉、朱之光同往，在座有冯宾符、王统照等。振铎为《十竹斋笺谱》写的一篇序，请王统照写字，写得非常好。我跟剑三（王统照）相识好多年，不知道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们谈到灵隐塑像的事情，振铎主张恢复原来的样，装三尊，他并且主张找装佛匠来塑，不要请教那些艺术家，弄得不成体统。前天在会场上碰到赵朴初，跟他商量，他也赞成塑三尊，不过他并不坚持，只说“装三尊也好”，又说“如果装三尊的话，留下来的尚未毁坏的那一尊也许还有用处”。看他样子不甚积极，也许他对浙江当局不重视佛教，不给主持灵隐的大悲和尚以积极的帮助和支持，心里有点不痛快。阿庄前天来信，主张把我的发言稿先交给沙文汉他们看，征得他们的同意。这真叫做不识大体，今天写回信批评了她。

王统照为十竹斋笺谱手写序言

二十二日　晴

上午休会，想到琉璃厂、百货大楼去买东西，而陈叔通、俞寰澄、黄延芳、易礼容等先后来，谈谈说说。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大会讨论，张鼎丞、罗瑞卿就镇反斗争发了言。巴西众议员德毛拉等五人应邀参加了会议，德毛拉还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二十三日

上午偕同姚顺甫赴琉璃厂，向荣宝斋买石章四方、扇面若干个、印泥一盒。适遇剑三，即交给他扇面一个，请他写字。又赴百货大楼，买香水及玩具多件。下午大会讨论，发言的有何香凝、邵力子等。邵力子的发言还是谈他一再提出并一贯宣传的老问题：节育。他这一次介绍了一个避孕的秘方，据说是叶熙春告诉他们："用春天产生的蝌蚪，在冷开水中冲洗干净，行经后三四日活吞十四条，次日再吞十条，可以避孕五年之久，以后倘仍要避孕，续吞两次，可以永久不受孕。"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胡说八道，居然在大会中讲出来。我感到十分惊异。我立刻记起归有光写的《先妣事略》，说他的母亲生他的弟弟归有功的时候，感到生育过多之苦，有一老妪用杯水盛二螺进，告诉她说，"饮此后妊不数矣"，她接过来一口把二个田螺肉吞下去了，从此就"喑不能言"，一命呜呼了。吞两个活的田螺（当然不会连壳吞），同吞十四条活的蝌蚪，我想道理是一样的。这种不科学的单方，居然在号召向科学进军的今天拿出来公开，岂非笑语。我写了个字条给邵力子，劝他通知新华社，发表他的发言稿的时候把这一段话删掉。但是他不接受。

邵力子听说的避孕妙方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丁晓先、王伯祥、章雪村、徐调孚、卢芷芬先后来，云裳也同了她的族妹和她的女儿嘉真来。圣陶和文叔本来也约好来，因为要修改一个报告的稿子，就不能来了。同云裳他们照了几个相。十时许，到章伯钧家里参加座谈会。章伯钧谈到衡老也曾经申请入党。我觉得衡老这种做法有点不得体，尤其是在号召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今天。下午三时，《人民日报》在新侨饭店二楼礼堂召开座谈会，出席者陈望道、向达、朱光潜、李达等约三十人，邓拓主持，胡乔木也讲了话。邓、胡都表示，《人民日报》从七月一日起，每天增为八版，第七版载学术性论文，第八版是没有名称的副刊，登些杂感随笔之类的短文章。他们希望大家写文章。邓拓还说不论大文章小文章都好，所谓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邓、胡讲话毕，周谷城、向达等相继发言。向达说，过去大家不敢写文章，就是怕小鸣则小扣，大鸣则大扣（扣谓扣帽子也），闻者为之哄堂。我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会后聚餐，菜甚丰富。又，邓拓说，今后《人民日报》七、八两版登载的文章，要做到古今中外，各科具备，兼收并蓄，深入浅出云云，特补记之。

向达的精彩语言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偕姚顺甫游陶然亭。陶然亭布置得很好，东单西单两个牌楼和中南海的云绘楼都搬来了。下午出席大会。圣陶约好在会场相见，散会后坐他的汽车到他家里吃夜饭。可是今天休息的时候找不到圣陶，问振铎，说今天圣陶没有出席。散会后，我回到新侨饭店，打电话问阿满，阿满说，叶先生因为参加修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没有出席大会，但他有信通知你，请你坐邵力子先生汽车到我家，云云。我就坐车到叶家，在叶家吃夜饭。小三官（叶至诚）和他的爱人姚澄，都到北京来看他的母亲。叶师母癌病复发，在医院里。叶至善他们告诉我，在天津搞到一个单方，是一种胎盘制剂，因为叶师母还没知道自己的病是癌症，所以没有法子把这种胎盘制剂拿来叫她吃。他们要求我在叶师母面前说个谎，说是我从杭州带来的治肠结核的单方，我说，只要对病有利，说个谎也无所谓。圣陶一直到十一点钟才回来，连说对不起。跟圣陶略谈十多分钟，回新侨已近十二点了。

二十六日　阴，有阵雨

上午小组讨论，杨思一传达主席团会议决定大会延期闭幕。下午大会讨论，叶熙春发言，不照发言稿念，多所发挥，一口南方话，绝大多数代表听不懂，费了四十多分钟时间。休息的时候，夏衍对我说，叶老先生发言的内容还不错，可是经他这么一来，大家只有厌恶，没有好感了。我以为有些代表先缺乏民主精神，他们不懂得发言太长，占去了别个代表的发言时间，就是不民主。叶熙春是个老年中医，当然不会懂这些道理，其他号称所谓民主人士者，也很少能够懂这种道理。散会后约金仲华在大同酒家少饮。何鹏、韩蕴、云裳及甲丰夫妇先后来，谈至十时余始去。

二十七日

上午约姚顺甫、李士豪、赵超构等赴十三陵，司机同志说中途有积水，小汽车不容易开进去，就改游碧云寺，又游卧佛寺。赵超构在上海寄售商行里买到一只极好的德国制的照相机，带去给我们照了好几张相。下午出席大会。大会发言者李四光等十数人。王葆真发言冗长，使得今天的会议时间不得不延长半个多钟头。此公每次会议都发言，发言必冗长，而内容空洞，八股一套，听者厌之。狄超白邀往大同酒家夜饭，座有杨东莼、陈此生、莫乃群。回新侨饭店，与张劲夫弈，负十五子，以新戒烟，思想不能集中故也。

李四光等在大会发言

二十八日

今日上下午均进行大会讨论。我上午请假，准备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短文章，但没有写成。施存统来，谈起他有一些日文书放在故乡金华，准备捐给浙江图书馆。三联书店编辑史枚、朱南铣来，说朱少滨（师辙）给三联写一本稿子叫《清

史述闻》，三联已付稿费二千多元，可是内容文字都有毛病，不能出版，要我跟朱少滨谈一下，请他大加修改。我要求他们把原稿送来给我看了再说。下午出席全体会议。今天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苏联议员访华代表应邀出席，团长苏克舍拉宁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措词极得体。

二十九日　阴，时有雨

上午小组讨论预决算提案审查报告、常委会工作报告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等。中午在徐铸成家吃饭，同座有赵超构。连日饮食不慎，舌又生苔，此肠胃不好之征也。下午出席大会。先听取预算委员会及法案会的报告，接着劳动部长马文瑞等发言。吴克坚请吃饺子。学习杂志社陈翰伯、张先畴、郑公盾等在西长安街全聚德请吃饭，不可能同时应酬两个饭局，只好辞了吴克坚到全聚德去。吃过晚饭，又到怀仁堂列席主席团会议。何燮侯寄来一个提案，提议大赦，提案审查委员会认为目前大赦条件未成熟，不予成立。邵力子则认为提案审查委员没有把人家的提案不予成立的职权，应该改为交常务委员会研究。我认为反正交常务委员会研究的结果也不过是目前大赦条件尚未成熟，本案暂不处理，倒不如干脆不予成立。讨论结果，还是照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意见通过。散会回寓，已经午夜十二时半了。

三十日

上午叶至诚来，请叶熙春去为他妈看病。九时半，我同了叶熙春到叶家。叶太太睡在床上，见了我们很高兴。叶熙春给她开了个药方，好好地安慰她一番，并且告诉她，宋先生介绍的胎盘制剂是可以吃的，她也非常相信。何叙甫送我一个手卷，潘天寿画，王梦楼字，相当好。下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陈云、周恩来都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发言。周代表国务院向大会表示接受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批评，并就代表们在发言中涉及到政府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说明和解答，他也提到了保护文物的问题。全体一致通过决议批准国家预决算，并一致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七时十分，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告会议闭幕。回寓还不到八点钟，等云裳来同到大酒家去吃饭，而云裳偏偏吃了饭来。沈阳代表王文山明天动身回去，我把一个小包裹托他带给月涓。甲丰夫妇来。约他们明天中午同去吃饭。

得潘天寿手卷

一九五六年七月

一日　星期

上午七点多钟毛刘云就来了，接着徐梅坤也来了。梅坤告诉我，听说俞仲武因

为有一段历史还没搞清楚，月前已停止职务，从事学习云云。又告诉我，云裳有功臣思想，还背了个进步包袱，实在不大好，是要吃亏的。梅坤走后，云裳来了，我把刚才梅坤的话全部告诉了她，她似乎接受又似乎不接受。彬然来电话，一定要我在他家吃中饭，却之不恭，只好同云裳先到甲丰那里，告诉他们不能一道去吃午饭了。到东总布胡同看彬然，在他家里吃中饭。回寓小作午睡。三点钟，在怀仁堂听放送周恩来传达毛主席谈的十个矛盾（或说十种关系）。晚饭后，杨思一召杭州来的代表座谈，沙文汉没有参加。接张运锃来信，说统战部准备用出其不意的方法把他调开民盟省委员会，看了很动气。为《人民日报》第八版写的一篇小文章昨天写好，今天寄出。文章的题目叫《蝌蚪和田螺》，大意说，叶熙春介绍了一个避孕单方——先后吞二十四条活蝌蚪，使我想起归有光写的《先妣事略》。归有光的先妣就是因为生吞了两个田螺肉（当然也是活的，但不是带壳的），从此就“喑不能言”、一命呜呼了的。我认为两个田螺肉和二十四条活蝌蚪是两个单方，一个来源。目前我们一方面喊向科学进军，一方面却在传授那些不科学的而且含有危险性的单方，实在是不应该的。

二日

上下午均参加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地点在赵登禹路全国政协会议室。余未发言。晚，张志让请吃饭，地点在国际俱乐部，同座有陈望道、潘震亚等，都是张在复旦大学时候的老同事，只有我不是。沙文汉、杨思一等今天动身回杭州。

三日

有张一庵者，能刻图章，□□碑帖，他看了我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今天上午八时许特地到新侨饭店来看我，想我给他介绍一个工作。刚好圣陶带了小三官（叶至诚）来看我，张一庵立刻就同圣陶招呼。原来张是四川人，抗战期间在成都，认识圣陶。今天上下午都有座谈会，出席的多数是各省政协的副主席。座谈会地点在赵登禹路政协会议室，由李维汉主持，谈的是政协工作。我本来不想发言，有人指点我，浙江只有我一个人出席，应该发言，我就报了名。但是今天发言人很多，轮不到我，要明天上午才能发言。今天中饭在西长安街全聚德吃，潘震亚请的客，座有不速之客刘大杰等，他们刚从上海来。夜饭在政协吃，服务员上菜不小心，泼了我一身汤，可恶可恶。

四日　阴，时有小雨

开大会的时候想找朱学范，谈谈杭州东坡路二号的房子问题。（那里的房子，浙江省文联想租来做会所，但是被浙江邮电局的正副局长当住宅在使用，杭州的房产管理处无权处理，我只好向朱学范商量了。）可是在会场上总没找到他。今天上

午他打电话，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情，我详细告诉了他，他回说等向杭州了解情况后再说。九时赴全国政协，出席座谈会。今天出席的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我和马哲民等四个人，都是因为昨天报了名没有来得及发言，所以被邀出席。首先马哲民发言，王葆真继之，我轮到第三个发言。我把浙江党政方面种种偏差都说了，李维汉说还可以写成文章发表。下午二时半赴民盟总部，谈组织工作，余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闵刚侯约我吃小馆子，谈谈杭州民盟的情况，可是结果却是萨空了请吃东安市场峨嵋酒家的四川菜，又约了潘大逵等，我跟刚侯就不便谈杭州盟务了。吃饱了饭，同了他一道到北京饭店，在潘大逵的房间里大吃冰淇淋，大摆龙门阵，到十一点半才回新侨饭店。

五日　晴

上午，张--庵又来了，小坐即去。同姚顺甫去看俞平伯。前天请他写两个扇面已经写好，姚顺甫一个，我一个，都写得认真。从俞家出来，又逛了人民市场和东安市场。中午在衡老家里吃午饭，同坐有胡子婴、潘大逵、沈兹九、金仲华、沈志远。下午二时赴文化俱乐部，参加民盟召开之座谈会，谈百家争鸣。即在文化俱乐部晚餐。归来整理行装。

得俞平伯扇面

六日　晴

上午写关于百家争鸣的短文章一篇，分寄《人民日报》及盟讯。整理行装。下午二时半，云裳来，同赴苏联红十字医院。经苏联大夫（女）诊断后，决定住院检查并疗治。住七号单人病房，甚舒适。姚顺甫今天趁下午五点钟开的京沪快车南返，我的行李就寄放在云裳寓里。晚上有个值班的医生来跟我敷衍了一下。过旭初今天上午来看我，送我《围棋布局要则》一册，题胡检安译，过旭初校，一九四一年出版。旭初说，细细读了这本书，你的棋可以高一二子。

七日　晴

上午十一时，有个姓邢的女大夫来（后来知道她叫邢舒），给我量血压，并作听诊。她告诉我说，早几天有一位姓徐的告诉她，宋某人要进苏联红十字医院检查身体了。我问她姓徐的叫什么名字，她说不知道，她是因为每天早上到中山公园打太极拳才跟他认识的。但只知道他姓徐，浙江人。我想那一定是徐行之（梅坤）了。我问她，您姓邢，姓这个姓的不多，邢西萍即徐彬是不是您的本家。她说：是我的父亲。我告诉她，我在杭州碰到过她的父亲。她问："您可看见他带的那个小孩？那个小孩是我的，外公喜欢他，带了他去。"她要我劝劝她父亲，不要再吸烟饮酒了。午睡了两个小时多。护士在我指头上取了血去做检查。晚上放映苏联影片。我去看了。

八日　星期　晴

上午跟傅彬然通了电话。午睡醒来觉得头昏脑胀。下午三时半云裳来，买来桃子、糖果．谈两小时，觉得神清气爽了。写信给阿庄，给曹〔湘〕渠，都交云裳去寄。

九日　晴

上午，那位苏联专家来给我看病了，邢大夫一道来，还有一个翻译。那位苏联专家说我的样子显得苍老些，不像五十九岁，倒像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据他说是吸烟吸得太久之故。他认为如果真正戒了烟，还可以变得年轻一点。他说我没有什么大的毛病，能够戒绝烟酒，可以长命百岁。此亦所谓信口开河也。下午三时半，云裳来。香港脚和头部、面部的皮肤病有复发之势，云裳今天把我那只装满药品的匣拿来了，今晚可以搽药了。人民代表大会接待处派人送车费来，我告诉他们，将来还是要请你们给我去买火车票的，所以拒绝不收，仅收途中餐费五元。晚饭后散步，碰见陈万里。他因为高血压症住院治疗。

十日

上午，神经科大夫来会诊，诊察了许久，说我没有什么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处长任民偕同接待处的陈同志来看我，送来苹果、桔子等。任民说，那笔车费还是要送来给我。将来买火车票的时候，再把钱交给买票的人就是了。写信给傅彬然，介绍曹美英（云裳的朋友，住西安门惜新司西岔六号）进古籍出版社。昨晚多梦，今天晚饭后觉得头痛，胃纳亦呆，其原因是大夫规定我吃十号饭，十号饭是淡食，又没有油，我每顿都是勉强吃一点，弄得胃口不好，消化不良。傍晚照例散步一小时，这里楼上单人房间只有八间，也没有住满。我跟几个病人渐渐都熟识了：一个叫黄正清，藏族，甘肃省副省长（？或者是省人民委员），全国人民代表。他过去带过兵，跟马步芳打过仗，是赫赫有名的。一个叫阿不列孜，维吾尔族，全国人民代表。一个叫萧彬（女），是公安部的一个处长。一个叫吴采卿，山西农林厅厅长。他们全跟〔我〕搞得很熟了，说说笑笑，很可以解寂寞也。今日下午三时许，大风，万窍怒号。大雨。

十一日　晴

上午邢舒大夫给我量血压。她跟我谈打太极拳的好处，劝我回杭州以后就学打太极拳。今天起，注射维生素 B。开始作左臂一槽浴治疗（上午）。并作心电图检查。午后透视胸部。接待处送来车费九十元零八毛。云裳来。写信给邵裴子、吴山民、赵万里。晚饭后照例散步。

十二日　晴

上午八时半，左臂作一槽浴治疗，压二十分钟。牙科萧大夫（女）为我检查牙齿，说少三根必须作透视。她又大谈其拔牙齿的道理，说等透视结果，再确定应不

应该拔掉几根。我告诉她，我的牙很好，生平没有牙齿痛过，前年华东医院的牙科医生也给我检查过，说很好，没有病。云裳来。晚，看电影。

十三日

今天开始感觉到胸怀宽舒，大概注射了维他命之故。上午牙齿部分照了X光片。没有做理疗。下午，看眼科，测验了视野。下午四时赵万里来。五时许雨雹，如黄豆大，室内温度立刻从华氏八十八度降到八十四。晚饭后，照例在外面散步；回来恰巧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打来的电话，说我写的那篇关于百家争鸣的文章明天见报，打算删掉几句批评郭沫若的话，征求我同意。我说，你们怎么改就怎么改，我没有意见。今天报上登的新华社电讯，说上海半个月来天气非常热（为百年来所未有）云云，特地写信问阿庄。给曹湘渠信。

十四日　晴

《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写的那篇文章，题目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前面一段经他们略加删改后就不大合逻辑了。我之所以不大高兴给党报写文章，就是为此。并不是我对共产党有所不满，实在那些编辑先生满脑子党八股，一时改不转来，往往使人家啼笑皆非也。上午，左臂一槽浴治疗。看牙科，萧大夫说X光片证明我缺的三个牙是真的没有生出来，所以是健康的，没有什么问题。她还说我的牙实在好，这样的年龄有这样一副好牙，实在是少见的。她给我刮去了牙后面所谓“齿垢”。说不刮掉是有碍健康的。民主妇联国际宣传部来信，向我借秋瑾的照片。我回他们信，请他们向浙江博物馆去借，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介绍给浙江博物馆副馆长江问道。下午三时，傅季文来，林山来电话，说来北京开会，从朱光暄那里打听到我在医院里。我一时听不清他是谁，打电话问了朱光暄才明白。向护士朱锦芳借《毛泽东选集》看。我想看看我的病历，朱锦芳拒绝了，说病历不可以给病者本人看的。晚有电影，十时始睡。

编辑先生满脑子八股

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王稚圃来，谈起他父亲藏有王羲之真迹手卷，他父亲死后一直由他保管，从前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现在藏在家中，很想捐献给公家。告诉他王羲之真迹怕靠不住，但不妨给懂此道的人看看。他又告诉我鹌鹑蛋能治心脏病，要我转告傅彬然。下午，甲丰夫妇来，说云裳在楼下会客室里，因为照规则不可以三个人一同进病房来。但没有多少时间，云裳笑眯眯摇摇摆摆进来了。她说，她来过好几次，熟了，所以医院方面特别通融。忽然护士来报告，下面又有两个客人，在会客室里。我只得下去会见。来的是郑缤和朱继文。谈约二十分钟，谈昆曲，因而谈到金寿生，谈到曹仲陶。晚上广场上有露天电影，略看一回，就回房间里来了。看电影的时候碰见姚舞燕，他进医院已经好几个月了。给张阆声信。以前寄给《人民日

报》的那篇短文章一直不见登出来，大概不发表了。

十六日

前天吃了两个没有熟透的桃子，肚子就觉得不舒服，昨天大概吃得过饱了，所以昨晚十一时半大叫醒来。今天吃早饭的时候，黄正清对我说，昨天晚上有人怪声叫喊，大概叫两三声，声音很可怕，问我听不听见。我听了暗暗好笑，可没向他说明叫的就是我。八时半，左臂一槽浴治疗。护士曹清漪跟我闲谈，问我是不是喜欢昆曲，又告诉我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爱昆曲。我问她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外祖父叫什么名字，原来她的祖父是曹殿臣，叔祖父是曹仲陶。苏联大夫米希科夫（我今天才知道他叫米希科夫）又来查病房，他说我脸色比进院时候好多了。他说我看样子很年轻，不像五十九岁，又说我还可以活六十年。上次他说我见得年老，今天说我见得年轻，上次说我可活一百岁，今天又说我还可以活六十年，那就不止一百岁了，此所谓信口开河也。下午朱光暄来。院长达米林来看我，说我身体好，又说我的戒烟靠不住，将来一出院，恢复工作，又想吸烟了。苏联大夫大概喜欢这样乱说的。今天天气很热。晚上吃了通便丸。

十七日　有阵雨，天气转凉

理疗，注射维他命 B，服丸药，一切照常。看护长周欢跟我聊天，知道她是唐巽泽的内侄女。晚饭后照例散步，跟陈万里谈医理，陈万里原是学西医的。

十八日

昨晚上又怪声叫了醒来，消化不良之故也。中饭不吃，医生护士都来问我，我说明了原因，他们也同意。左臂一槽浴、注射、服药一切照常。写信给阿庄和朱文叔。下午，云裳买了西瓜来。晚饭后，散步。

十九日

上午左臂作一槽浴，并且经苏联专家诊断。下午云裳带了阿庄的信来。信上告诉我，伯宁已经从西安回上海，他已被决定调北京工作。朱洁夫来，谈甚久。注射，服药，晚饭后散步，一切如常。

二十日　晴

天气转热，上午苏联大夫米希科夫来查房间。下午，傅季文来。分别写信给阿庄和曹仲陶。左臂一槽浴、注射、服药，一切照常。进院以来，忽忽两星期矣。

二十一日　晴

阿不列孜今天出院，他告诉我，饭钱也归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付，我们一切都不管也。自从萧大夫给我刮去了“齿垢”以后，下面中间的两根牙总觉得不舒服，原来有点动摇，现在愈加动摇了，而且齿根有发炎的样子，连这一部分的牙肉也有点肿。晚，看电影。十时半睡。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朱文叔、周振甫来访

昨夜睡不甚安，一则因为天气热，一则因为牙床有点肿胀，酸痛，感到非常不愉快也。上午，朱文叔偕周振甫来。文叔说，他正在写自传，因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党方负责人向他暗示，要他申请人党。又说，刘薰宇以前曾经申请人党没有结果，最近党方也向他表示歉意，希望他再作人党之申请。看来文叔和薰宇都有被批准人党之希望矣。下午甲丰夫妇来。云裳带了阿庄的信来。天热室内温度最高达九十二度（华氏）。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做一槽浴治疗以后，就同苏联专家理疗科一位女大夫商量，打算回上海去请华东医院继续疗治。那位专家表示同意，写给我一张证明书，写道：宋云彬同志在本院理疗科诊治（门诊号 56－4651，住院号 1669），临床临时诊断：因血管功能不全，在我科进行一槽浴（MGSO4 透人）共做了 10 次，现病情已显著好转，但还须继续治疗做 8－10 次，然后休息两个月。牙肉还是肿胀疼痛，要看牙科，护士同志说星期一专看门诊，必须等到明天。我又向邢大夫要求，并且在护士同志面前发了牢骚，说我的牙齿本来好好的，给那位萧大夫刮坏了；我明天就要出院，她偏不肯在今天抽些时间给我看一下。大概护士同志把我的牢骚话传给萧大夫了，下午她来请我去看。她极力辩说不是她刮坏的；并且埋怨我为什么上星期六不告诉她，如果上星期六告诉她，可以透视一下，今天可不能透视，要再等一两天。我告诉她，已经决定明天出院，不能再等了。如果牙病不严重，打算回上海后到华东医院去看。她也同意了。打电话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告诉他们决定明天出院，那位任民处长自己接电话，说下午三点钟他到医院里来看我。等到下午五点多钟，那位任民处长踪迹杳然。护士同志替我打电话去问，回说因为有紧要的会议，所以不来了。这些同志都会看人头戴帽子，他们自己从头到脚都是一种虚伪。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又做了一次一槽浴。牙肉仍旧肿胀而且酸痛，但我决定不再去请教那位萧大夫了。邢大夫给我写证明书。大意说，患者因左臂麻痛进入本院内科检查。红血球四 O 二万，白色素百分之七十，血〔红〕血球五千六百，血沉□□□，尿比重试验较差，大小便常规正常，胸部透视以及动脉未见异常，华氏反应阴性，心电图未见病理变化，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动脉硬化，视野正常。建议出院后注意生活规律，忌鸡蛋黄及脑、肾、肝等，绝对忌烟忌酒。最后加一句："诊断动脉硬化。"邢大夫说我很懂养病。她还告诉我，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病，据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交际处的任民处长在电话里告诉护士同志，说下午三点钟派车来接。下午二时，云裳来了。三时半，任民处长带了一个青年（叫王忠）坐汽车来，接我出院。

住新侨饭店二三一号。云裳同那个王忠到真如镜去，把我的行李拿了回来。同云裳在大同酒家吃夜饭，又回新侨去大吃西瓜。云裳告诉我，那个任民处长盘问她跟我是什么关系。

二十五日 晴

新侨饭店二三一号房间坐西向东，下临马路，各种车声都有，火车、大卡车、小汽车、三轮车，以至马车，各式各样的声音，吵得不能入睡，午夜十二时以后才慢慢静下来，一到早上四点钟，又吵闹起来了。因此，昨晚睡得很不好。面部皮肤病大发，痒极。上午赴东总布胡同看傅彬然，彬然要看医生去，我就同朱光暄一道去看胡愈之。我把张运锃的信给愈之看了。愈之说，这件事情很奇怪，统战部哪里可以作主调动民主党派的干部呢。从愈之家出来，再到彬然那里。坐了一回，彬然从医院里回来了。他在门口碰到聂绀弩，聂告诉他，“老宋在你家里呢”。原来聂因为有胡风分子嫌疑，一直在东总布胡同十号隔离反省，就住在彬然家的后面一个院子里，我在彬然家里高声谈话，他是听得到的。现在他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自由出入了。在彬然家吃午饭，饭后还睡了午觉。请徐调孚到彬然家来，谈了个把钟头天。向西总布胡同□□堂买膏药。还配了十副追风丸。到太平胡同民盟总部，托他们代我向邮局领《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三十元）。回到新侨饭店，云裳已经在房间里等我了。忽然大风起，雷雨，同云裳一道在新侨餐厅吃晚饭。章雪村来，同吃西瓜，谈到九点多钟才去。雨后天气转凉。临睡前脸上涂了油药。

聂绀弩被隔离反省

二十六日

上午看《人民日报》，见第八版登了费孝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为西湖不平》。他讨厌西湖上的坟墓，说像个馒头，非常讨厌；又讨厌岳飞的塑像，说是个泥菩萨。他说的话不是没有理由，但看问题不全面，而且经他这样一说，一般蓄意破坏西湖古迹风景的妄人如余□□之流倒振振有词了。想写篇短文来纠正他，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写不出。打电话给振铎，问他看过费孝通的文章没有，他说没有来得及看。下午二时半吴觉农来，谈了两小时。六点钟郑振铎来，同赴大同酒家吃饭。振铎刚刚陪周总理看了全国国画展览，周说：“今天费孝通那篇文章还不错，我也有同感，”又说，“此次杭州掘坟，我去电报叫他们恢复，但是忘记补充一句话，就是不一定要恢复原来样子。”饭后坐了振铎的汽车去看圣陶，谈到九点多钟才回来。早几时三联书店的史枚、朱南铣请我审查朱少滨写的《清史述闻》，我在医院里很详细看了几遍，写了意见书“主张不要出版”，昨天连同原稿送还史、朱，今天特地打电话问他们，他们回说已经收到了。

费孝通为西湖鸣不平

二十七日

上午赴北长街八十九号看柳亚子，适蔡邦华夫人亦在，谈新近杭州西湖掘墓及



宋云彬与李君毅（右二）等合影

“三反”时蔡邦华被软禁于文教厅事，以为欢笑。中午，云裳来，同吃午饭。午饭后，我作午睡，云裳去买东西。三点钟就打电话给交际处，请他们早点派车来把我送上车站，回话答应四点钟以前派车来，等到三点三刻，车还不来，打电话去问，说已经派出了，等到四点一刻还是不来，只好带了行李到下面去，向新侨饭店交涉借车子，新侨饭店没车可借，正在急得无法可想的时候，交际处那个青年干部叫王忠的坐了汽车来了，我来不及跟他讲话，立刻同云裳坐上汽车，急急忙忙开到车站，上了车，看看表，离五点钟开车的时间只有七分钟了。如果那个王忠再迟到两三分钟，那么我今天就不能上火车，那张火车票和那张卧车票都要作废了。我睡的是下铺，车上没有纱窗，煤灰吹得满身，一睡下去，连眼都睁不开，鼻子里也塞满煤屑，没有法子，看上铺空着，就想换一上铺去睡，没有短梯子，双脚望小桌子上一踮，桌子翻了，打碎了一只茶杯，破玻璃划破了足趾，双臂因为用力一撑，也痛了，狼狈不堪。但是我还是睡到上铺去。午夜十二时许，车过德州，睡上铺的两位旅客上车了，我只好让他们，仍旧睡到下面来。

二十八日

昨夜过德州的时候，下去买了一个大西瓜，今天破开来同同车的几个人一道

吃，那个好得很，德州西瓜名不虚传也。在车里碰到了赵景深、董每戡和马彦祥，就不觉寂寞了。车中最高温度达九十三四度。晚上到了上海，车误点四十多分。伯宁、阿庄和阿新、阿平都在车站接，可不见上海市政府招待所的人。可见在北京动身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并没有打电话通知上海交际处。当四天前那个任民处长到苏联红十字医院来接我出院的时候，明明白白告诉我："您一上火车，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上海交际处。"这种人就是这样言而无信！他们是势利鬼！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同吴文祺通了电话。打电话给俞振飞，回说他不在家，到医院里看他太太去了。许志行夫妇来。

三十日

上午接俞振飞电话，才知道他的太太王蔓耘患肺癌，病情严重，叶熙春特地从杭州来给她看过病。下午，赴华东医院挂门诊号，看理疗科。经理疗科医师唐某决定，从明天起继续做左臂一槽浴。又挂了星期二的牙科门诊号。写了一封信给任民，表示对国务院交际处不满。

三十一日

上午文祺、志行来，畅谈，留他吃午饭。今日开始在华东医院疗治左臂酸麻，仍旧用一槽浴方法，每天一次，每次二十分钟。看牙科，照了一个X光片。

一九五六年八月

一日

今日上午起上海开始受到台风侵袭，风力大概在六七级之间，慢慢增强，有阵雨。但是我还是照常到华东医院去接受理疗和医牙病。

二日

早上看《解放日报》，第一条新闻的标题是"十二级台风中午进袭上海"。但是事实上十级以上的台风昨天晚上已经侵入上海。我们住的是公寓，饭店七四一号三楼二九室南北向，昨晚风最大的时候也感到有点震动，则风力之强可知矣。阿庄照常到新知识出版社去工作，伯宁也赶到江湾学校里去了，他们的精神大可佩服。我不到华东医院去，整天在家里等那十二级台风来进袭。可是从午后一直等到夜晚，风并没有加强，反而渐渐减弱了。

三日

早上看《解放日报》第一条新闻的大标题是："上海人民战胜强大台风的袭击，

海塘江堤无恙，全市损失不大。”好一句“全市损失不大”！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阿庄昨天冒风雨，涉大水，照常到新知识出版社去工作，回来果然发烧，病倒了。我给她开了个药方。上午到南京西路南京理发店理发，乘便看朱宇苍。陈乃乾同吴欣木来，留他吃饭，他不肯吃，说是另有约定。欣木告诉我，陈海鸥中风多年，瘫痪在床上，昨天去世了。李乾孙托吴欣木转言，请我们吃饭，以表感谢之意，坚决拒绝。今天还是不到华东医院去看病。

四日

台风退后，天气还不好，多云，有阵雨。阿庄热稍退，给她改了药方。上午，同阿平到河南中路荣宝斋去买直行簿。下午去看牙科，两个牙医师，一个主张把我下面的一根门牙拔去，一个主张设法保存，结果主张保存者胜利，他给我做了切开牙肉的手术，让牙根部分的脓可以随时排出，还给我塞了一条小小的纱布。吃晚饭的时候，一不当心，那条小小的纱布脱出了，就同伯宁去找一位姓荣的牙医师，请他设法补救。在牙医师那里等了一小时光景，那牙医才给我看。据他说，除了拔掉那个牙根上发炎的牙齿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他不肯给我嵌纱布，也不要我诊费，我们只得扫兴而归。

五日　星期　晴

昨天华东医院的牙医师特别约定我今天早上去看一次，早上八点半钟，我去看了。给我看的是另外一个值班的医师，他对我的牙齿的病情似乎不甚了了，只给我洗涤一番，涂上一些紫药水。下午，金寿生来。金寿生是三十年前教我昆曲的老师，二十多年不见了。他有个儿子。当年他在硖石教我们昆曲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三四岁，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干部，当了什么工会干部学校（名称我没弄清楚，因为寿生说的不清楚）的副校长了。可是金寿生的脑子似乎有点毛病，他今天跟我谈的话很少伦次，什么昆曲不是昆山腔，而是昆仑曲，什么几寸长的管子吹出来的声音就是黄钟大吕等等，本来我想介绍他做国风昆苏剧团的顾问，现在看来是不适宜的了。下午，京颀有点呆顿顿，他祖母给他一量体温果然升高了，赶紧给他吃了六颗万应锭。晚，毛太太来。

六日

上午应金寿生之约，同伯宁、阿庄到复兴公园吃早茶、早点，碰到了吴翰音（吴曼华的父亲），还有一个一向吃钱庄饭的海宁人。下午，到华东医院去看病，左臂做一槽浴。在华东医院碰到吴曼华。

七日

徐凌云偕孟望渠来访。徐凌云为昆曲界老前辈，孟则俞寰澄之友，受寰澄托相机为凌云向文史馆之类的机关作推荐者也。吴曼华来，谈起蒋定保，现在叫蒋华，

已经结婚，并且生子，现在江西某委员会当秘书长。她还谈起，一九三八年同蒋定保一道到陕北延安去的三个，一个叫程鹤轩，现做沈阳市副市长；一个叫徐空照，现做黑龙江财政厅长；一个叫马雨亭，现在山东工作。他们都是我作介绍人，向当时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才被允许到延安去的。据说蒋定保还常常谈起我，其余的三个，怕早已忘记我了。张同光来。下午赴华东医院看牙齿，我要求拔去一根，医师说，再等一个星期，看到那时候情况如何再决定。今天做了理疗。京颀昨天到一个小儿科那里去看，打了盘尼西林，昨晚热度已近正常，今天忽然又高起来了。

八日　晴，大热

早上京颀体温还是很高，而且呼吸迫促，我怕他转为肺炎，打电话请杜克明医师。十时许，杜医师来了，诊断结果，是扁桃腺炎，大为放心。前天约好金寿生今天早上在襄阳公园碰头，特地叫阿平到襄阳公园去找他，向他说明不能践约的原因。下午许志行来。整天没有出门，以天热故也。

九日

上午阿庄请假，不到出版社去工作。京颀还是发烧，买了两瓶六神丸来，每次给他吃六颗。天气热，不出门，没有到华东医院看牙病。理疗已经间断两天了。

十日

牙肉仍胀痛，想到华东医院看牙科，今天可挂不上号。下午赴华东医院，请理疗科给我做一槽浴。李乾孙上午来，小坐即去。京颀烧渐渐退了。

十一日　晴而热

上午张同光来，约我同到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徐文长手写《金刚经》册页。这本册页是从经子渊家里散出来的，一向为夏丏尊收藏，抗战时期由张同光介绍卖给他的朋友，代价为白米十多担。这本册页只有马一浮写的一篇跋。同光明天回杭州，托他带去《读书》杂志四函。下午二时半，赴华东医院，先看牙齿，医生说，有脓今天不能拔。再到理疗科，做一槽浴治疗。

十二日　星期

上午阿庄陪我到华东医院口腔科看牙齿，医生决定明天上午拔。下午三时半，伯宁陪我去看国画展览，向荣宝斋购得湘妃竹骨扇子一把，价四十五元。到许志行家里，文祺早已到了。坐一会儿，妻、阿庄同了阿新、阿平来了，一道到知味馆去吃夜饭。因为是星期天，菜馆里座无虚席，等了约莫半个钟头，才占了一张圆桌。回来又到志行家小坐，妻忽然觉得难过，呕吐了一阵。

十三日

上午拔牙，先拔去一根，觉得旁另外一根也不成了，结果拔了两根。回来整天

休息，下午不到华东医院去做一槽浴。赵超构来电话，准定明天上午来，并吃中饭。

十四日

上午十一时，赵超构、欧阳文彬、徐铸成来，吃午饭，有绍酒，菜甚丰。饭后闲谈，谈到两点半钟才告辞而去。到华东医院去理疗，回来叫不到三轮车，步行，遇到阵雨，躲在人家的大门口约半小时之久。

与赵超构等人闲谈

十五日

上午，安步当车，想到陕西南路三十九弄看丰子恺，中途碰到魏金枝，拉我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去坐坐，约莫谈半小时光景，看看天色不好，赶紧告别，走到陕西南路离子恺家不过百步之远，忽然大雨倾盆，躲在一家的大门下，足足躲了三刻钟，到得子恺家，裤脚管都湿透了。回来，作家协会门口已变成一条河了。下午，赴华东医院，继续作一槽浴理疗。钱镜塘携来马湘兰手迹：给王伯谷（稚登）的八封信，成一个手卷，我看了真是爱不忍释。我把买来的那把柄湘妃骨扇子给他看，他说出价似乎贵了一点。他答应我拿回去把扇面揭下来，请吴湖帆画山水或松树。

十六日

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张孟闻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说了一些牢骚话，今天《解放日报》第三版用《我们不能同意张孟闻先生的论点》的大标题，发表了三封所谓“读者来信”，一封是一位教授写的，一封生物学系七学生联名写的，一封是一位职员写的（都是复旦大学的）；那分明是复旦党支方面组织起来，打击那位教授的。现在党政方面正在鼓励大家提意见、鼓励大家大胆发言，但是张孟闻一发言，就给他一个打击，这种作风实要不得。我看了报非常生气，打电话给金仲华，请他向上海党政当局提醒一下。今天是我的生日（阳历的生日），特地请海宁厨子办了一席酒，请钱镜塘、欣木伉俪都来吃酒。酒后喝咖啡，又大吃西瓜，热闹之至。

对《解放日报》文章不满

十七日

上午赴襄阳公园，同金寿生吃茶，看围棋。同金寿生到红房子吃西餐，由金寿生出钱，是他请我的。碰到张孟闻，他同他夫人也在那里吃西餐，我安慰他一番，看他样子非常颓丧，快要气得发疯了。下午六时，赴老半斋，赵超构请吃夜饭也。同座有欧阳文彬及新民报编辑某君。徐铸成后到，一坐下就谈到《解放日报》整张孟闻的事情。他说：“其实何必呢？不但表示小气，而且有背于统战政策。”亦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今日到华东医院继续一槽浴治疗。

有背于统战政策

十八日

上午赴襄阳公园，吃茶，看围棋。回来同伯宁一道去看丰子恺，谈得很久。下

午照常到华东医院去看病。晚上接到俞振飞的电话。知道他的夫人王蔓耘病死，明天在万国殡仪馆入殓。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徐君纬来。妻同阿庄到杜克明医师那里去看病，我同伯宁到万国殡仪馆附近定扎了一个花圈，一同到万国殡仪馆去吊唁一番，碰到徐陵〔凌〕云、周传瑛、王传松，他们谈起陵〔凌〕云的儿子徐韶九因生活腐化被判处劳动改造，现在哈尔滨，想设法要他回来，参加国风苏昆剧团，仍加管制，作为在职改造，我表示赞同。事实上我已经托欧阳文彬、徐铸成跟上海市委文教部负责人张□□谈过了。从殡仪馆出来，到杜克明医师那里，妻和阿庄都在等我们，同杜医师谈了一回天，一道回来吃午饭。下午，徐兆蓉的女婿（姓胡）来，谈他的爱人患癌病治疗经过。五时半，同妻和伯宁、阿庄到南京西路绿杨村菜馆，应文祺之邀也。乘便看选皮箱，准备明天携款去买。今晚一道在绿杨村吃饭的，有文祺夫妇、志行夫妇及陈守实。

二十日 多云，时有阵雨

上午，妻同伯宁和两个小孩去买皮箱，回来遇雨。皮箱甚好，价亦贵——六十八元。下午到华东医院理疗科，请唐医师决定应否再继续疗治，唐谓可以停一下，过一两个月看情况如何，再定治疗办法。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赴华东医院口腔科看牙齿。医生谈，拔了以后牙肉长得很好。他揿了两个模型，准备给我装两根活动的假牙。下午，看丰子恺，与子恺共同签名，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刘季平（上海市副市长），介绍吴翊如应聘。晚，志行在绿杨村请客，我们都去，文祺夫妇也来。吃了饭，大家又到志行家里去闲谈。

二十二日

整天没有出门。写了好多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叶圣陶，告诉他徐兆蓉表兄的女儿怎样医治她的肛门癌，居然维持了生命，并且能照常起坐行走。

二十三日 阴

整天未出门，想写文章也没写成。晚上，舒新城在锦江十二层楼请客，座有田汉及其秘书，新城夫人也来。新城借我关于广学会及李提摩的材料多种。席间新城谈及最近上海市政协开常委会，市统战部长刘述周指此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些代表批评党和政府批评得不得当，而且刘述周说话的时候声色俱厉。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偕妻及伯宁、阿平、京奕、京颀逛城隍庙，吃南翔馒头，买金铃子、叫哥哥。妻和阿平等先回家，我和伯宁到精华眼镜公司买了两副眼镜，一远视，一近

视，共二十元六角，约定下月三日取。下午，赴华东医院口腔科，问他们我的假牙有没有做好，他们说“做好了”，立刻取来给我装上。到二楼去看瞿白音（白音因病在华东医院疗治，上星期六我看他进院），谈了一个多钟头天。他告诉我，在昆明的时候，他们都不了解我为什么会同张今铎一同受英国心理作战部的聘请，但是后来他们全明白了。虽然谈了很长时间的天，并不觉得装的假牙有过分不舒服之处，特地又到口腔科去把这情况告诉那位医师，表示感谢之意。阿庄约好同到老半斋去夜饭，忽然接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通知，说巴金等在锦江十四楼设宴饯别许杰（许将赴苏联教中国新文艺，为期两年），请我去作陪，我只得到锦江去了。

二十五日

整天未出门。晚上阿庄请吃老半斋，刚坐上三轮就碰到一阵很大的雨。今晚吃饭的共有十二人之多，其中有欣木夫妇，朱家福宝的两个儿子，朱家小阿宝的女儿，满满的一桌。

二十六日　星期　多云，有阵雨

上午欣木给我们买了后天的火车票。韩镜侬来。下午，志行、甲原、欣木等来。志行、欣木吃了夜饭才去。甲原怕他的老婆，不敢多留，早回去了，然而他的老婆却又同欣木夫人一道来看我们了（含有送行的意思，谁谓甲原的老婆蛮而不懂礼貌也）。七点钟，我和妻及伯宁、阿庄到大舞台看湘戏《拜月记》。湘戏实在不高明，只因报纸上鼓吹得起劲，居然场场满座。

二十七日

明天要回杭州了，整理了半天行李。在上海一个月，乱得很，书看不进，文章写不成，所谓一事无成也。下午因为烦闷，去找丰子恺闲谈，在子恺那里喝了好多杯葡萄酒，以花生米下之。

二十八日

早上四点多钟大家起床了。阿新和阿英先带一部分行李，雇了两辆三轮车上火车站，我们叫公用汽车到火车站，伯宁全家出动，大有浩浩荡荡之势。十点半，到达杭州车站，民盟同志丁零、章渭煊在车站接我们。一到家，孙斌坐在客堂里，他告诉我，文史馆正在开会，他们都希望你参加。我坐车到文史馆去，他们早已散会，问馆中办事员知道今天的会议并不怎么重要。孙斌实在有点老木了，总是乌兹葛搭，搞不清楚。午饭以后想睡午觉，有两个青年农民来找我，为报考学校的事情要我给他们解决。他们以为我是什么招生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告诉他们，对报考的事情全不接洽，叫他们找教育厅的负责人员。午觉醒来不久，章渭煊来了。他告诉我，张运铿已经调到九三学社去工作了。

二十九日

从今天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每天没有好好写日记，只在日历上有时记上一些重要事情，现在把它按日抄下来。

三十日

那天日历上没有记下什么。

三十一日

张运铿来。其余未记。

一九五六年九月

一日

下午政协办公会议。送姚顺甫扇子一柄，有俞平伯字、丰子恺画。朱寿潜来，未遇。韩登安送我银印一小方，朱文，刻得很好，是托朱寿潜带来的。

二日　星期

下午游湖，是政协组织的。我同曹湘渠、姚水娟等同坐一只船。姚水娟颇有牢骚也。

三日

上午王若水来看我，我盛怒之下，给他碰了几个钉子，他就走了。郑伯永、林辰夫来。下午看阆声，谈一小时，再到文联。傅大文从福建来信。

四日　雨

有弱台风。上午赴文史馆。吴克坚来，未晤，下午赴省政协，召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的宣教处长商谈学习问题。民盟总派了两个干部来，今晚来看我，一个叫□□□，一个叫□□□，看样子这两干部又是一对宝贝。

五日　阴，有时有雨

上午，金仁沛来。整天未出门，因为前几天《解放日报》登了苏堃的一篇文章，是针对我以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写的，文章里充满一种八股气，而态度又十分恶劣，所以费整天时间，写文章来驳回去。晚上张惠衣、曹湘渠来。曹湘渠来，为姜震中、王若水等脱卸责任，说了许多好听的话，我随便应付他一下，没跟他多谈。丰子恺来信。

文章态度恶劣

六日

上午赴省政协，召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的处长级同志商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

七日

下午统战部在省政协会议室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余纪一主持。朱之光调统战部工作，今天也来参加座谈。

一九五六年十月

十九日　晴转多云

上午出席纪念鲁迅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由余主持，黄源讲话，许钦文报告鲁迅生平，会后放映影片《祥林嫂》及《鲁迅生平》。下午无事。久不写日记，每天有时候在日历上简单记一点，有时候不记，因之也无法补抄上去，只好算了，今后一定每天写。这一个多月来，实在有点忙，也是不写日记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个多月来实在做了不少事情，单就写关于纪念鲁迅的文章来说，长长短短一共有六篇，分别登载在《文艺月报》、《人民日报》、《东海》、《浙江日报》、《杭州报》、《浙江青年报》。还做了两次报告，一次在东坡剧场，听众约七百人；一次在行政学院，听众约八百人。《文汇报》于十月一日复刊，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韩愈的〈师说〉》，后来有人写文章跟我辩论，我还没有答复他——因为忙，没有时间写文章。九月间，《解放日报》登了一篇署名苏堃的文章，对于我写的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大加批评，我写了文章答复了他，发表在九月三十日《解放日报》上。此外亦无大事可记，只到过绍兴一次，并参加迎送国宾如苏加诺外宾，如比利时国会代表而已。又，梅兰芳来杭州演出，这两天还在演，我同他在楼外楼吃过饭，讨论过《牡丹亭·游园》"迤逗"的注音问题。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沙文汉省长特为之设宴庆贺，席间谈到戏改问题，余大发议论，并歌《长生殿·惊变》、《牡丹亭·惊梦》，借以说明唱昆曲如何讲究出字收音。余自九月□日起每天洗冷水浴，从未间断，特记之。

二十日

上午出席省人民委员会会议。下午三时，赴文教区水电学校作关于鲁迅之报告，听众约六百人。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乘六时五十分开的火车赴嘉兴，应嘉兴市政协之请，作关于鲁迅的报告。报告下午二时三十分开始，五时三十分结束，听众约五百人。嘉兴市政协招待得很周到，还陪游了三塔，拍了照。有贺□复者，三十年前追随宣中华干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即返嘉兴原籍，现在做小学教师。他在黑板报上看到我来嘉兴的消息，特地来看我，初见面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了。乘当天下午六时二

十分开的火车返杭州，市政协、市统战部、市政府负责人都来送行。周朗珠幼儿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嘉兴，也来送行。

二十二日　云

上午赴政协省委员会同叶遐修、曹湘渠分别商谈问题。下午，在湖山堂参加农工民主党召开的彭泽民追悼会。晚看梅兰芳演《宇宙锋》。

二十三日

上午十时赴车站以对外文协副主席名义迎英国作家萨姆菲尔德。偕同萨姆菲尔德来者及冯亦代同志，另偕翻译员（女同志）一人。萨姆菲尔德为英国名作家、共产党员。下午一时半赴政协省委员会，主持一座谈会。叶熙春来，为妻看病。晚七时，在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作报告，题为《学习鲁迅》，历两小时，听众约三百人。

二十四日　多云

省政协组织之《八大文件学习讲座》于上午八时开讲，第一讲由余担任，题为《学习八大文件的重要意义》，讲两小时余，听众九百人。今天也算是开学的第一天，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讲了话，对他们的成员和他们所联系的群众作一番鼓励。下午，整理书架、书桌。晚，邀请萨姆菲尔德来家吃蟹，由冯亦代及翻译杨维和（女）、交际处干部周君偕来。饮绍兴酒。饭后请他们喝铁观音茶，尽欢而去。送萨姆菲尔德《西湖石窟艺术》一册。

二十五日　晴

下午主持省政协召开之小型座谈会，到会者王惠熹、胡士铎（师范学院）、吴美维（浙大）、杜修昌、孙恒（农学院）、朱恒璧、郁知非（医学院）、吴茀之、萧传玖、张漾兮（美术学院），谈党与非党人士的相处问题。青年团第二次省代表大会开幕，余作来宾，讲了十分钟的话。马一浮、陈叔通来信。陈叔通信当即交政协省委员会处理。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沙孟海、李浩川来。赴人民大会堂听江华传达“八大”精神。下午五时半政协参观团团员们在杭州酒家晚餐，六时上火车，十时三十五分准时到达上海。上海市政协负责同志多人在车站接我们。宿锦江饭店。余与姚顺甫、姜震中、蔡一鸣同一房间，五楼十五、十六号。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参观团名单：团长宋云彬，副团长姜震中、蔡一鸣、姚顺甫、秘书长曹湘渠、团员马文车（民革）、江天蔚（民革）、谷寅侯（温州第三初中校长）、何志斌（省盐务管理局局长）、吴农华（省参事室参事）、祝更生（航运管理局嘉兴办事处主任）、施伯庐（宁波天主教神甫）、张元和（杭州市工商联，女）、赖中和（归国华侨）、钟雯娟（女青年会）、张千里（政协委员）、金海观（萧山师范校长）、祝其乐（民进）、翁心惠（宁波副市长）、

计克敏（民进）、王凤祚（民间艺人）、任铭善（教授）、陈冬辉（农工民主党）、吴贤哲（造纸专家）、罗汉正（拱宸区小学校长）、夏承焘（教授）、张树森（教授）、蒋芸生（教授，农学院）、赵竞初（医生，五官科）、钱念文（宁波第一中学校长）、林镜平（温州医院院长）、徐君赐（金华第二医院院长）、裘启宇（湖州医院院长）、方恭敏（温州工商联）、陈景甫（绍兴工商联）、竺培元（民丰造纸厂）、金志朗（华丰造纸厂）、洪仰昆（金华工商联）、方玉麟（湖州工商联）、周信涛（宁波市政协）、詹国宝（杭州纺织品公司）。此外医师杨继昌、工作人员黄玉麟、赵亨初、钱甫生、王嗣、段福建，记者莫高，一行四十九人。工作人员黄玉麟于先一日动身赴汉口。今日到上海北站欢迎我们的有盛康年、屠基远（均政协副秘书长）、武和轩（民革）、周煦良（民进）、洪铭深（九三）、许士林（农工民主党）、刘良模。

二十七日　晴

晨六时，照常冷水浴。九时一刻，欣木偕阿平来，送来香蕉、梨子。偕欣木赴钱镜塘家。钱镜塘赠予扇面一，陆小曼画，沈玉还字，皆题双款，精极。沈玉还，沈淇泉之女，所谓沈七小姐者也。又为予求得吴湖帆画扇面，上题“云彬先生六十寿”。偕镜塘及其女赴美术馆看宋元明清名画展览会。在阿庄家里吃午饭。下午一时半，集体参观工人文化宫，在上海工人运动史迹馆中看到应修人牺牲后的照片，念旧伤逝，不知涕之无从也。三时半，上海市政协邀请我们座谈，由黎照寰副主席主持。晚，在文化俱乐部宴会，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作主陪。八时半上江顺轮，九时整开行。

获赠陆小曼、沈玉还字画

二十八日　星期

上午与方恭敏等弈。中午过镇江，看金焦山。余自一九二七年乘江轮往返武汉、上海，已二十九年不乘长江轮矣。晚有电影，不耐久坐，稍看即回客厅，与任心叔、翁心惠、钱念文等谈中学语文教学，批评高中文学课本。

二十九日　阴，下午有雨

上午张树森为全体团员谈长江大桥建筑情况，即进行分组座谈，分五组，我参加马文车召集之一组，祝更生、何志斌、张千里、施伯庐、赖中和、吴农华、江天蔚等都发了言。下午，民主同盟的同志举行漫谈。晚有晚会，广西各民族参观团参加，我唱了一段昆曲。

三十日

上午听各组长汇报。下午一时半到达汉口，湖北省政协周副主席、省统战部马秘书、武汉市政协戴副秘书长、交际处王处长、统战部宋处长、工商联王副主委、民盟市委会金委员、农工民主党宋委员均在码头迎接，与之一一握手。陈壮飞亦来迎接，与之略谈，即乘汽车赴璇宫饭店，住四百十一号房间。行装甫卸，即写信与

妻及阿庄。陈壮飞住华中里七十六号，即在璇宫饭店附近，特送一信去，告诉他我住在璇宫四一一号。四时，武汉市副市长熊飞、市政府张秘书长（女）、统战部路副部长来拜访。六时，陈壮飞来。七时，与姚顺甫等逛马路，买浏阳豆豉。

三十一日

上午看武汉大桥施工情况，先由工程局政治处科长徐金麟作简单介绍，然后坐轮船看桥墩施工情况。江中间八个桥墩，桥墩间相距一二八尺，较钱江大桥为短。据钱科长说，钱江大桥的施工是由三个资本主义国家承包的，他们故意让桥墩的距离放得宽一点，可以多用钢梁。武汉大桥去年九月间正式开工，争取在明年二月间八个桥墩全部完工，十月一日通火车，年底公路部门通汽车。下午，由水利局副局长涂运成陪同参观武汉堤防，并到武汉观看长江水位记录。涂副局长为一留美学生，颇有热情。晚，陈壮飞邀吃蟹，并有绍兴陈酒，甚美。八时，省政协副主席周杰等来拜访。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一日　晴

上午八时赴青山参观武钢工地。青山区在武昌东北，离武昌约三十华里。下午一时半在东湖吃午饭。遇熊子民，相别十多年矣。二时半，坐船游东湖，参观屈原纪念馆。晚，看汉剧《四郎探母》。

二日　晴

上午偕同姜震中等访问民盟市委员会，游中山公园。下午，省市政协在德明饭店召开座谈会，先谈国际形势，对英法武装侵略埃及表示愤慨和抗议；次谈政协及党派工作。晚，省市政府、省市政协及各民主党派设宴招待我们，由副省长聂国青主席。八时，赴民盟市委员会座谈。今日，作协武汉分会韩柏村、《长江文艺》编辑王溯耘来。

三日　晴

上午收拾行李，十时上船（江汉轮），晏勋甫、周杰等殷勤送别。下午四时，船在黄石港靠岸。一九四六年余在石灰窑小住，常赴黄石港，其时尚为一小镇，今则已成为工业基地，迥非昔比矣。

四日　星期阴，时有雨

上下午均分小组座谈，谈时事。下午八时半到南京，政协省市委员会均派人来接，住安乐酒家，即省府招待所。

五日　晴

上午十一时参观永利化工厂，由杨总工程师介绍情况，即在永利厂午餐，回南京已下午四时半矣。偕任心叔、夏瞿禅赴南京大学宿舍看方光焘，谈一小时而别。晚，省市政协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访。

六日　晴

上午率全体团员谒中山陵，献花环。游明孝陵、灵谷寺。下午，率全体团员赴雨花台，谒烈士墓，献花环。买石子。游玄武湖。晚，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省政协设宴欢饮。

七日　晴

乘早车离南京，一时余到达上海。在车站打电话给阿庄，阿庄送来衣服一包、黄铃子两盒（计七只）。转乘沪杭车，晚十时抵家，喝老酒，吃南京板鸭，顿忘一天疲劳矣。

八日　晴

上午赴省政协，主持时事座谈会，出席者皆参观团之团员，并在杭州酒家聚餐。下午睡两小时，晚，吃蟹，蟹已肥矣。看张阆声，剧谈。

九日　晴

上午赴市民政局开会，商讨灵隐寺佛像装塑的事情。下午赴浙医第一附属医院看张惠衣，惠衣近吐狂血，住院医疗也。晚六时半，偕潘一平赴杭州饭店，主持一个座谈会，苏联作家波烈伏依等三人同杭州的文学作家及编辑谈关于特写及编辑工作等等问题。十点钟回家，雨声淅沥，天气变矣。久不得章昌黎信，今天忽接他从安徽望江县大北门五十八号寄发的一信，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大慰。

十日　雨

上月初接舒新城信，附有王池（住杭州马市街一〇六号）的自传及履历，因为陌生，未予理会，前数日王池忽直接来函催询，今日特将舒信及王池来信并自传履历等转省统战部文教处叶遐修。又接嘉兴椿树弄二十六号许秉贤呼吁书一份，指出省合作社办事处的五点错误，要求我“伸出正义和援助手来，制止官僚主义对有病同志的残酷迫害”。此函拟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前数日接李哲明为其夫许振常呼吁，请政府宽大处理（李住上海徐家汇路一六八号二楼），又接吴有秋报告一件，请政府准许他保释他的父亲吴志远，均送省政协处理。下午赴政协，与曹湘渠略谈。今日政协办公会议停开。

十一日　星期　阴，偶有小雨

昨宵十时半闻空袭警报，不久即解除，晨起阅报，方知昨宵有敌机一架，侵入萧山上空，为我空军部队击落。星期日实行休息，不工作。准备明天纪念孙中山大

闻空袭警报

会的讲话稿。

十二日　晴

晨六时起床，室内温度华氏五十二度，照常冷水浴。上午，理发，买茶食、白兰地酒。下午，出席纪念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大会，余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市地方组织讲话。马一浮为余言，邵力子曾邀他一道赴西安视察，他很想去。我也想到西北视察，当写信跟邵力子联系。

十三日　晴

蕙芬妹于上月十六日来我家，今日回去。致竺培元信，请他送二十元给孙建成（孙患肝炎在嘉兴人民医院治疗，来信借钱）。给邵力子、巴金信。

十四日　晴

上午杜时霞来，谈北京北海天皇殿三尊镂金铜佛想运到杭州来，供奉在灵隐寺，可没有这样一笔运费，我答应他跟沙省长商谈。赴省协商会，同吴山民、蔡一鸣商谈了一些事情。下午徐坚来。徐坚住菩提新村二号，是徐君伟的堂侄女，她的丈夫叫沈鼎豫。他来，是要我给她向劳动局说句话，分配她一个适当工作。晚上吃蟹。阿庄来信。

十五日　晴

上午到省政协一转。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时事座谈会。座谈会由省统战部出面召集，名为座谈，实则是一个报告会，由沙文汉作关于时事的报告。沙这次做的报告很好，分析得非常详细而正确，比上次江华做的报告要好得多。晚上吃蟹。六时半到杭州饭店同一位罗马尼亚的作家座谈。领这位作家来的是袁静，就是同孔厥一道写《新女儿英雄传》的。做翻译的是一个留学我国的罗马尼亚的青年，他的中国话说得糟透了。参加座谈的还有许钦文和孙席珍。

二十二日　阴

上午赴政协，主持一个座谈会，参加者有马一浮、赵得三等，谈国际形势。同时我又出席了在下面会议室开的民革市支部筹委会成立大会。接巴金来信。下午，许秉贤呼吁书及支持许秉贤的几个青年的来信，到今天为止接到四封，一并挂号寄全国人代会常委会，并另抄一份，送省合作社，一面将处理情况函复许秉贤。曹湘渠来，交给他几桩事情，要他妥善办理：一、老张（司机员）的评级问题应赶快解决；二、李哲明、吴有秋的申诉书应赶快分别转给有关部门；三、硖石蒋汉槎自杀问题还得进行调查了解，并且要使得海宁的领导上知道这件事情是做错了。几天不写日记，不补了，在这几天里面有几桩事情得记一下：一、徐铸成来过杭州，向我提起，想叫阿庄到《文汇报》去工作；二、甘肃政协参观团七十余人，曾来杭州参观，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来杭州游览，均由余作主陪设宴招待；三，北京北海

天王殿的三尊镂金铜佛，瞿赞、大悲等还是主张要送到杭州灵隐寺来供养，他们联名写信给杜时霞，杜把信交给我，由我转给沙文汉省长，昨接沙回信，表示运费贵，目前不想把三尊铜佛运来。

二十三日　晴

天气转冷，早上室内温度仅华氏五十二度，但仍作冷水浴。整理书籍。写出好多封信。上午余纪一来，谈约一小时，我把蒋汉槎被逼自杀的事情详细告诉了他，他问蒋汉槎家属目前生活情况如何，要我同张阆声一道提些意见。傍晚到火车站去接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酥村等，他们是从上海到杭州来游览的。朱赞〔卿〕运来陈绍酒一瓶。前三天，傅岳泉从萧山来，送我螃蟹一篓、大鸭一只，今晚正在吃蟹，朱赞卿送酒来了，巧极巧极。

二十四日　晴

上午章雪山、傅耕莘来。为浙江人民出版社审查并修改一部稿子，名叫《金钱会起义记》，是马允伦和他父亲联合编的。乘下午六时五十五分开的快车赴上海，到上海约十点三刻，交际处派人来接。阿庄也带了新、平来接，一道到上海大厦。住十二楼九号房间。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寄出家信。阿庄九时来，同到楼下服务部看呢料子，定做了一套呢制服，料子是日本货，连做工共一百十四元。又买了两件绿叶牌衬衫。这些呢料和衬衫外面都买不到的。同阿庄到知味馆吃午饭。我同阿庄坐公车汽车到富民路，下车的时候有人扯住我，问我这种牌子的衬衫是从哪里买来的。下午，同阿庄去看丰子恺。志行夫妇和欣本夫妇都来，一道吃夜饭。我吃蟹，还喝了绍兴酒。。十一时回到上海大厦，隔壁十一号房间的房门开〔着〕，一张望，原来是许宝驹刚从南京来。

二十六日　晴

上午赴五原路看俞振飞，周传瑛、张娴亦在座，谈半小时。振飞为我买到今天在长江剧场夜场演出的昆剧戏票十张，都是第六排的，远近适中。赴华山路看徐铸成，即在铸成家午餐。昨夜约好阿庄一道到徐铸成家，正午十二时多一点，阿庄也来了。我们商谈了让阿庄由新知识出版社转到《文汇报》去工作的问题。今天铸成特别邀了陈钦源来一道谈，钦源表示愿让阿庄作他的助手。晚上在长江剧场看昆剧。白云生还是老样子，火气十足，道白全是京腔，唱《长生殿·惊变》唱得糟透了。俞振飞唱《埋玉》，大概受了白云生的影响，也颇带火气，不及他从前那样炉火纯青了。在剧场上遇到郑振铎、赵万里、许涤新。振铎住上海大厦十楼三十五号，同他一道坐车回来。今天许戡宇来看她的叔叔许宝驹，我们一道吃夜饭。今天看昆剧我请客，阿庄、阿新母女以外，还请了徐贤怀夫妇、福宝母子、志行及欣木

夫人。

二十七日 晴

上午七时许，徐行之来，我冷水浴方毕，正在做体操。九时半，理发。下午，振铎约我到虹口公园看鲁迅墓及鲁迅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的说明大多文句不通。许多小学生在鲁迅墓前嬉戏，还要敲锣打鼓，实在不成样子。又去看了鲁迅故居。晚饭后，吕叔湘来谈。阿庄带了阿新、阿平来洗澡。阿庄写了一份学历、经历的报告单，预备送给徐铸成。我看了一遍，认为还得修正，叫她明天再来商改。

二十八日 晴

阿庄上午就来，一道吃中饭。觉得疲倦，午睡了二小时。帮助阿庄改好那份学历和经历的报告单，还为她写信给石西民——这是徐铸成的意思，说如果石西民同意把阿庄从新知识出版社调到《文汇报》，那就万事大吉了。下午三时同阿庄到江湾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去看吴文祺。又同文祺去看了周予同和陈守实。予同极口称赞我新近写的杂文。在文祺家吃夜饭，有绍酒，守实作陪。跟徐铸成通了两次电话，谈的都是关于阿庄调工作的事情。

二十九日 晴

昨宵睡不甚安。因为最近我国访问南美洲的艺术团（京剧团）有十个团员和工作人员乘飞机在瑞士和西德交界处失事牺牲，前天振铎警告我，叫我不要坐飞机至重庆，但我已经同巴金约好，未便变更，而心里又不免有点恐惧，所以就睡不好了。四时五十分起床，洗冷水澡，体操毕，已经五点半了。六点钟，交际科郑彩菊同志（女）和另外一位男同志一同伴我赴龙华飞机场。巴金和我们同时到，可谓巧极。七时起飞。遇南京、汉口、宜昌均停留。在南京遇到一位波兰作家，他候机飞北京。在汉口午餐，发出了几张纪念明信片给阿新、阿平。到重庆是下午三点五十分。从白市驿飞机场坐小汽车到第一招待所，历一小时，凡三十一公里。住第一招待所二百零七号房间。吃晚饭时饮白兰地一杯，饭菜甚好。章雪山托带香椪等给他们的儿子章之奇。我一到就托交际处王克孝同志打电话到新华书店找章子奇。告诉他我已到了重庆，请他自己来拿。晚饭后，章之奇的爱人周文霞来了。她今年三十岁，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但看去只像二十来岁，人也老实。给阿庄电报。在飞机场发出一张纪念明信片给阿庄，航空寄。又寄出家信一封。从上海到重庆的飞机票价二百五十五元，加保险费一元二角八分，共二百五十六元二角八分。我们坐的是运输机，只有六个座位，今天乘客只有我们两个人。

三十日

早起大雾弥漫。八时半由王克孝陪同我们赴北碚。十时后大雾已散，然仍多云。浴温泉，泉水不甚热，亦无硫磺味。在北碚午餐。数帆楼饮茶小憩。游温泉寺、

乳花洞。北碚风景甚佳，惜未携照相机，甚感遗憾也。下午四时半返招待所。五时晚餐。六时赴火车站，王克孝陪去。重庆文联曾克及某同志送我们上车站，他们主要是送巴金，而不是送我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一日

与巴金等人视察都江堰

上午七时十七分，火车准刻到达成都站。李宗林（统战部长、成都市长）、常苏民（文联秘书长）及其他同志约四五人，在车站接我们。住永兴巷招待所，我住十二号房间，巴金住十五号房间。政协全国委员叶至善、国务院参事余遂辛、李一平及全国人民代表罗隆基、刘王立明、廖梦醒、杨逸棠等均在成都视察，而且都住在永兴巷招待所，相见甚欢。八时半，与叶至善、陈修和、巴金同坐一小汽车，赴灌县视察都江堰，并参观紫坪铺水力发电站工地，游大王庙、二王庙。大王庙、二王庙祀李冰父子。归来已下午五时。民盟由潘大逵、彭迪先、田一平等出面请客，酒设两席，巴金亦被邀。七时一刻，赴春熙北段人民剧场看成都市川剧团演《穆桂英》，不甚佳。寄出家信，并给阿庄信。

二日　星期　阴

上午，看杜甫草堂，张秀蜀、李劼人陪我们一道去，罗隆基他们也来了。又到三洞桥，看王建墓。潘大逵等请吃饭，在三洞桥堍一家小饭馆里，烧的菜很可口。有醉虾一盆，重用花椒，大家料我江浙人不会吃花椒，我却吃得津津有味，于是李劼人大为佩服云。饭后同潘大逵、巴金一道到东门外沙河堡李劼人的家里去看字画，吃咖啡。李劼人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他家的房子是泥墙草顶，但里面的陈设很讲究，布置得很雅致。他说他的屋子因为泥墙打得厚，好比人家窑洞，所以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云。晚，看成都市川剧团演《春灯谜》。给曹湘渠信。

三日　晴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概况

上午，随同北京来的代表、委员、参事们参观成都郊区西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是成都郊区最早成立的八个老社之一，一九五四年一月成立。一开始就是个高级社。一九五六年一月，把西城全乡以及城区乡、站西乡的一部分共二十个半社并为一个大社。计一千三百五十九户（其中地主十四户，富农七户）五千零六十三人。耕地面积六千七百二十九亩（其中蔬菜地二百十亩，花果园圃地七十亩，社员自留地二百十三亩七分）。有牛一百二十三头，双轮双铧犁、新式步犁二十六部，新式打谷机八十四部。公积金、公益金共五万二千九百元。全社最高管理机构为社

员代表大会，有代表一九九人。由社员代表大会选出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五人，委员二十二人，管理社务；监察委员会正副主任各一人，委员七人，监察社务。管理委员会下设农业、副业、园艺、计划财务、文化福利、治安保卫六股，股设股长及技术员。全社共分十九个生产队（其中十六个农业队，副业、蔬菜、花果各一个队）。每个生产队多至一百十户，少至二十六户。根据各队情况，又划编两个到五个的生产小组，小组有组长三至五人（其中有妇女组长一人。全社小组长、队长以上女干部凡九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百分之四十）。绝大多数的委员兼任了生产队长。该社情况大抵如此。经巫正主任为我们详细讲述。据说，今年因为不能把握因地制宜原则，种了二万六千三百多亩银坊粳稻，以致少收黄谷四十四万斤。访问农户。这里的农家住的房屋似乎不及我们江浙好，粪坑猪羊栏都在一起，臭气熏天。有个女干部叫鲁树花，殷情地招待了廖梦醒和刘王立明，我给她和廖梦醒拍了一张照。再到三洞桥看王建墓，我补拍了几张照。又到草堂，也摄了影。下午，湖北省政协召开座谈会，刘文辉副主席报告了政协工作，潘大逵副主席报告了学习情况。晚，统战部请客。范朴斋请看川戏，剧名《谭记儿》，乃据关汉卿新剧《望江亭》改编者也。

四日　晴

上午，省府办公厅陈主任来，商定了视察日程。九时，同巴金、唐午园及民盟总部干部李宇游人民公园（原名少城公园），园中有辛亥秋川路风潮烈士纪念碑，为摄一影。看了博物馆。中午张秀熟（原名秀蜀，教育厅厅长）假耀华饭馆请客。座有王维舟，人皆称之曰王老。饭后赴李劼人宅（在城里的住宅，不是那个菱窠）看字画。有人送字画来卖，我买了一张立幅，是郭尚先写的字，价二元五角。赴省文联，跟段可情等谈，约一小时半。晚上，李宗林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菜好极了。同座有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及名中医王文鼎等。

五日　阴

上午偕巴金游昭觉寺。昭觉寺风景甚好，要照相，而照相机忽发生障碍，不果，大为懊丧。又游了文殊院。回寓，打开照相机一看，原来并无什么大障碍，一加调整，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中午李劼人请客，菜极好。下午，同巴金去看省立图书馆。馆长伍非百及馆员穆济波等殷勤招待。穆济波者秦德君之前夫，向作语文教师，与圣陶等均熟识。又到他们的藏书库里去看善本图书。有顾亭林著《肇域志》稿本，向藏海宁蒋寅昉家，后归杭州许季仁，原稿遗失，秀水杨象济为录副本，匆匆翻阅一过。又看到《野草》。不全，一共只十七册。晚，省文化局派彭先述、苏成纪、谢雁翔来，谈文物保管情况，并谈及文史馆情况。

六日　晴，多云

上午，农业厅长徐孝恢偕蚕管局局长秦绪先及科长张智鹏来，谈蚕桑问题，甚为详尽。下午三时，偕巴金赴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已约好卢剑波、胡鉴民、张默生等，候余等至，略叙寒暄，即参观图书馆，并望江楼，看薛涛井等古迹，登崇丽阁，饮茶清谈。前数日，余曾向李劼人等询及任中敏下落，知任在川大教书，彭迪先以为余与任有旧，今日特邀他来谈，并同游望江楼。参观图书馆时，彭迪先乘闲为余言，任中敏于肃反时被确定为属于百分之五者，其意欲引起余警惕。余告以任言行一贯反动，我所深悉，特彼于中国戏曲史极有研究，应善为处置，俾能发生积极作用。任中敏亦甚知趣，托故先去。六时半，在彭迪先家晚餐，餐后闲谈至十时始返。交际处未派车来接，此李宇作事不踏实之过也。今天有范朴斋及川戏省剧团送来戏票，均未及往观。

七日　阴晴

上午九时，市教育局张家亨偕同九中语文教师钟树梁、二中语文教师张璠白来，谈汉语文及文学课本教学问题，据谓教古文学并无十分困难云。下午偕巴金、吴先忧游昭烈庙、武侯祠，在南郊公园饮茶清谈。吴先忧者第十三中学校长，据他说中学教古典文学困难甚多，适与钟、张二人所谈相反。南郊公园有刘湘墓，规模宏伟，今则墓已改为平台矣。六时半，与廖梦醒、张天民、狄子才、贾一血、李宇等同乘车赴渝（车七时三十五分开）。

与巴金等人同游

八日　阴

上午八时四十分火车准刻到达重庆站，统战部李部长、市政协方振华副秘书长及交际处孔令伍同志等在车站接我们。方振华者，抗战时以邓锡仪之代表的身分驻桂林，与余往来甚密。一九四四年日寇侵桂，余狼狈西奔，在独山犹与方邂逅，饮酒甚乐，匆匆已十二年矣。仍住第一招待所，房间则已易为一〇四号矣。下午，参观曾家岩五十号，廖梦醒感触甚多，泫然泪下。余在签名簿上签了名，并注明“十年后重来”。又参观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余在重庆时未到过八路军办事处，故无印象可言，廖梦醒则又感触万端矣。离办事处约数百步有歧路，路口有黄桷树一枝，从树右斜路上坡，达办事处，树左斜路下坡，则昔年国民党于此设有特务机构，专事绑架进步青年，国民党特务常在树下守株待兔，遇有初来重庆，欲赴办事处报到而不熟途径，向之询问者，则诒曰“左”，左，乃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从此失踪矣。曾有一青年为国民党特务所诒，沿树左斜路下坡，顿觉情况有异，欲回原路，特务阻之，遂大声呼救，八路军办事处同志闻声前往，特务跑，此青年乃得救。办事处遂通知各地凡初来重庆欲赴八路军办事处者，必须注意歧路口之黄桷树沿树右斜坡上，慎勿向人问津也。今黄桷树巍然高耸，枝叶繁茂，为摄一影。

往事回忆

九日　星期　云

上午同于学忠、叶至善参观博物馆，馆员潘必琼（女）殷勤招待，未几，马馆长亦来，并参观了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下午，同叶至善乘公共汽车赴临江门，逛街，找保安路开明书店原址无着。此间定例，礼拜六下午及礼拜天，解放碑一带禁止任何车辆通行，行人可以在马路上自在行走，因之熙来攘往，颇为热闹也。乘无轨电车赴上青寺，步行返寓。在解放碑附近一家中药铺子里买黄蓍、党参各一斤。

十日　阴

上午，余与余遂辛、陈修和、于学忠、狄子平、贾一血、刘岱、李宇、张天民陪同廖梦醒分乘汽车赴□□□谒李少石墓。余等九人合送一花环，上款题“李少石同志永生”。廖梦醒涕泗滂沱，余亦为之泫然。摄影数帧留念。下午，出席民盟市委员会召开之《关于汉语文同文学分科设教问题的座谈会》。到会者三四十人，李嘉仲主席。发言者市教育局张同志，二中教师蒋阆仙、十一中校长邝斋、四十一中高中教师熊久健、四十一中初中教师张杰（女）、三中（南开）教师崔玉琳（女）、市立师范教师杨静予、市六中教师何光证、二十中教师宋璞、一中教师叶巨六。余注意倾听，摘要纪录。会散后，民盟请吃饭，座有杨春林、刘盛亚等。饭后赴□□□茗谈，谈重庆文艺界情况及《红岩》的编辑发行情况。参加茗谈的除民盟主委萧华清外，有鄢中铁、杨禾、康坚、刘盛亚等。叶至善原定今晨乘飞机返北京，以天气不佳，飞机停航，未果。

十一日　阴

上午八时三刻，与廖梦醒等坐大客车赴北碚，上缙云山，山坡陡，车子老旧，爬行困难。下午一时半下山，在北碚吃午饭。三时半参观西南师范学院。那辆大客车终于出毛病了，开不动，向西南师范学院借了一辆大客车开回人民路，已经七点多钟了。累极，饭后就睡觉了。今天本来提议游南温泉的，不知道怎么改为北温泉。南温泉我没去过，明天还想去。叶至善今天飞北京了。

十二日　阴

廖梦醒昨天回来就病倒了，她本来也想游南温泉的，现在已不可能，我一个人也不好意思叫交际处派车子，看来南温泉之游只好作罢了。上午同陈修和等一道参观了重庆钢铁公司，下午，一个人出去逛街，到临江门，想找一九四五后住过的那所屋子，找不到，也许是找错了地方，因为我的记忆力实在太坏了。晚上，统战部请客，因为节约的关系，改其名曰“便饭”。菜甚佳，酒用西凤酒，则甚暴烈也。饭后，还招待我们看了川剧《花仙剑》。此剧未经多大改动，故甚佳。

十三日

早起见天雨，南温泉之游绝对无望矣。九时赴市协商会看方振华。方振华收藏砚甚夥，有所谓黄山谷的桃核砚，李义山用过的唐官砚，曹雪芹的脂砚，李后主的

龙尾砚，以及吴门顾二娘手琢的小月砚等等，无虑数十方。余于此道全外行，反正石不能言，只是由他说去。惟顾二娘琢的小月砚，底及四围琢成竹编形式，宛若置于篾筐中者，殊为可爱，余把玩不忍释手。振华断弦多年，独居无聊，嘱余为物色一半老徐娘作伴，余笑应之。顺道赴解放碑买围棋子一副。午饭后与余遂辛围棋四局，皆大获全胜。李畴副市长来招呼一番，含有送行之意。晚七时，赴朝天门上江和轮。余与陈修和、余遂辛同住一个房舱。江和轮甚小，没有客厅。设备亦简陋，所谓被者，毛毯两小条而已，天转寒，只好和衣而睡。

十四日　阴

上午想下棋而没有适当的桌子，只好在床上下，不舒服之至。下午饭厅空出来了，临时改为图书室，许多人在那里看书，我们占据了桌子的一角，勉强下了三局。晚上到了万县，因为装卸货物，停靠甚久。我们都上岸去溜达。上岸的时候，船上那个梯子很难走，亏得一位青年解放军同志扶着我，才免于跌交。唐午园先一日到万县，他在码头上等我们，大家先到港务局休息，吃了橘子、广柑和米花糖，才由市政府的一位青年同志陪我们逛街，并看了大桥。唐午园请我们吃抄手（馄饨），只有九分钱一碗，便宜之至。

十五日

上午九时半出夔门，进入三峡。我们经船主许可，上三楼，登驾驶台观三峡风景。我拍了好几张照，只是阴暗，不知成绩如何。我从来没有见过三峡，吾妻则于抗战时两过三峡，余甚妒之，今宿愿已偿，吾妻不能以此骄我矣，快哉。傍晚大雪。下午七时许到宜昌。江和轮到宜昌后不再下航，我们要换乘江明轮东下。重庆交际处没有打电报告诉宜昌市政府，所以没有人在码头上接我们。刘岱先登岸，想跟江明轮交涉，让我们的行李先搬上江明轮，最好人也在今晚上轮船。可是刘岱登岸以后，呆立在码头上，一无办法可想。幸而杨逸棠以交通部办公室主任身分向江和轮负责同志交涉，要他们想法打电话通知宜昌市政府。八时许，市政府派一干部（刘全仪）来，并开来小汽车一、吉普车一，先把我们的行李存放在码头上，然后把我［们］接进城去。江和轮未备晚饭，大家饥肠辘辘，在一家饭馆里大吃一顿，逞喝了汉口酿造的所谓汾酒，时已九时有半矣。大雪纷飞，路上积雪甚厚，从码头进城，路甚遥远，我亲见一位老太太，带了两个小孙子，从江和轮上来，一步一跌地要跑进城去找住宿的地方。这里的交通情况如此之糟，真令人发指。宿招待所。没有开水，也不生火盆，好像住在冰窟里，狼狈狼狈！

十六日　星期

昨晚饮所谓汾酒，极恶劣，半夜头痛醒来，幸余未多饮，不久亦即入睡，一觉醒来，开亮电灯，陈修和即谓“已经五点钟了”，即起床作早操。未几刘全仪带了

一大壶热水来，还带来了洗脸的毛巾，那条毛巾之脏，十倍于我家之抹桌布，余不敢领教，只好用手擦擦脸，擦擦眼算了。大家到了轮船码头，看看表还只六点零五分，码头上面的栅门未开，一般旅客冒着雪、踏着冰在那里等。看看港务局挂的那块板上，明明用白字写着“江明轮六时上客，七时开船”。等到六点三刻，栅门还没有开。有个旅客告诉我，这里是从来不守时间的。杨逸棠忽然记起，昨天江和轮快造岸的时候，向旅客们广播说“江明轮明于七时开始上客，九时开行”。我也记起来了。那么为什么港务局的黑板上要写六时上客，七时开行呢？而且现在早已过了六点钟，而栅门未开，为什么不赶快在那块黑板上更正一下呢？这种作风真是岂有此理！七时，栅门开了，旅客异常拥挤，雪未止，码头的铁板上滑得很，几乎寸步难行。直到八点多钟，好容易人和行李都上了船了。九时余，船开行。江明轮设备甚好。余与余遂辛同住一房舱。江明轮原有客厅，今改名会议室。十时进早餐后，我跟余遂辛、陈修和等占了一只桌子下围棋，而江明轮的干部们则在那里学习《八大》文件。下午他们又有会议，等到三点钟他们会议完结，我们才进去下棋。晚上，我同陈修和下棋，余遂辛则跟廖梦醒他们打麻将。余遂华和错了牌，面红耳赤，十分认真，此老大有孩子气，可发一笑也，昨宵和今晨的备觉辛苦，到这时候大家都忘记了。

这种作风真岂有此理

十七日

晨七时起床，雪犹未止。我们想在客厅里下棋，而船员们正在讨论“八大”文件，未便扰乱他们。十时，他们的学习会已经散场，我们才开始下棋。午饭后，他们又有会议，开到三点钟才散，我们抓紧时间，下了三局棋。据船员们说，他们开航一次，所有大大小小的会议必得都开一次。天长地久有时尽，开会绵绵无绝期，为之奈何？过嘉鱼赤壁，天已放晴，凭栏眺望，颇有怀古之意，可惜不能作诗。五时半晚饭。七时抵汉口，武汉市府交际处派人来接。住江汉饭店（即德明饭店）二三二号，与于学忠同房间。

天长地久有尽时，开会绵绵无绝期

十八日 晴

六时三刻起床，洗冷水澡，体操毕已七时三十分矣。九时许，唐午园来，同游归元寺，看藏经阁，看雍正藏全部。游伯牙琴台。下午渡江，赴阅马场湖北剧院看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公演，武汉市代表团演出楚剧，剧名《乌金记》，饰吴天寿之黄楚材，唱作俱佳，名角也。廖梦醒、余遂辛、陈修和、于学忠、刘岱今晚乘车返京，余等乃不终场而出，亟渡江返寓，匆匆晚餐，唐午园特别为我们添一名菜——砂锅鱼头，甚佳。六时，廖等上车，余与杨逸棠还得留一晚。今天早上，交际处一位同志告诉我，船票已定好（但未拿到手），今晚十一时上船，余即写信告诉阿庄，等到我看戏回来，他们又说没有买到船票，要明晚十一时才能上船，我又得赶快写

信告诉阿庄。我看各地交际处的工作，除了上海交际处之外，都做得不够好。

十九日　晴

上午唐午园来。十一时，杨逸棠动身赴南宁。下午五时，叫交际处备汽车到华中里去看陈壮飞，约壮飞和他的夫人、四个孩子到冠生园吃夜饭，一只火锅，三个菜，四两汾酒，大家吃得饱饱的，只费了六元八毛钱，可谓便宜矣。四个小孩子吃得快活，壮飞说他们还是第一次上馆子呢。十一时，由交际处钟同志陪送上江华轮，住二号房舱。江华轮无头等舱，余所住者为二等舱，每间二人。与余同舱者名陆洪菲，戏剧工作者.

二十日　晴

轮船今晨三时开，上午过黄石港，停靠五十分钟，余与陆洪菲等登岸。黄石港有宽大的水泥马路，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百货公司。一九四六年我在石灰窑小住，常常到黄石港去，那时候还是一个街道异常狭窄的小镇呢。

二十一日　阴

上午船抵芜湖，陆洪菲登岸，他原是在合肥工作的。下来一个操山东口音的旅客，服务员领他到我住的那个房舱里来。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荒伧。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我想，糟了，跟这个人同住一个房舱真是受罪呢。后来才知道他是到南京去的，我才放了心。船到南京靠岸后，又下来了一些旅客。这次跟我同舱的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店员，人颇不俗，我还请他喝了半杯大曲酒。

二十二日　晴

船上午七时半进吴淞口，直到十点钟才在十六铺靠岸。上海市交际处郑彩菊同志（女）坐汽车来接，同赴上海大厦，住十三楼九号房间。我本来打算当天乘沪粤通车回杭州，阿庄坚决要我留一天，并且要求我带她和她的朋友□□□一道到楼下服务部买日本商品。原来日本商品展览会这两天正在上海展出，为了让人民代表及机关首长购买物品方便计，特在上海大厦楼下的服务部陈列一些日用品及玩具等让大家选购。十一时半，我带了阿庄他们进去，却给一个服务员挡驾了。我告诉他，我是全国人民代表。那个服务员出言不逊，他说："人民代表多得很呢！你要进去，须得有交际处的同志陪你进去。"我打电话给郑彩菊，请她下来，陪我们一道进去。郑彩菊责问那个服务员为什么态度这样不好，我也教训了他一顿，他说"是我错了"。我给郑彩菊买了一些东西，阿庄他们也买了围巾、雪花膏等等，我自己买了一柄洋伞、一双尼龙袜、两只梳子、两个皮球。晚上在阿庄那里吃夜饭。许志行来，送了一双很精致的养黄蛉子的匣子，是用象牙雕成的。吃了晚饭，阿庄全家和志行都到上海大厦去，阿庄他们洗澡，我同志行谈天。

二十三日　星期　阴晴

昨晚不慎打碎了表的玻璃面，上午到大马路修理钟表店里去配，回说现在没有人用这样大的挂表，没有法子配玻璃了。到阿庄那里吃午饭。吴欣木自告奋勇，说一定有法子配，结果果然给他配到了，只费五毛钱。下午二时半，欣木、阿庄和她的儿女都送我上火车，交际处郑彩菊也送我，还给我拎行李。六时十一分，火车准刻到达杭州站。在车中碰到了林乎加他们，林乎加的秘书代我拿网袋，一直送到我的汽车上。因为取行李，等了一个小时，回家已经七点钟了。饮绍兴酒，吃稀饭，愉快之至，忘却旅行劳顿矣。楼下俞子夷的太太患肋膜炎甚剧，今夜进医院。

二十四日　晴

上下午均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已进入讨论阶段，发言者甚为踊跃。

二十五日

上午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休息的时候我托故退席——同张阆声到大华饭店去看刘景辰。下午出席代表大会，我担任执行主席。晚上参加主席团会议。看昆剧。

二十六日

上下午均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下午三时许闭幕。

二十七日　雨

上午八时出席民盟省委第三次常务会议，姜震中因事未出席，由余主席，讨论总结及工作计划。下午赴大华饭店，参加省长召集的教育卫生工作座谈会，出席者均为省人民代表。樊炳飚的爱人是个小学教师，因受校长无理压迫，刺激过甚，患中毒性□□□腺病，经割治后已脱危境，但身体衰弱不堪。樊炳飚送来控诉书一份，我今天在座谈会上当面交给杨思一副省长。晚，张同光来。

二十八日　阴

上午赴省协商会，同中央统战部处长周仁谈话，谈了三个多钟头，市政协副主席胡海秋也参加。下午，应《浙江日报》之请，写了一篇新年应景的短文，题目叫《青春》。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六时半，罗妈说，俞子夷的太太于今晨二时许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世了。据俞子夷说，她生的是肺癌。患癌病者如此之多，实属可怕。上街专定了一个花圈，送俞太太；又买了一对枕套，预备明天到杭州饭店吃张杏花喜酒的时候送给她。我想起了龚定庵的诗句："东邻吊罢西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下午出席政协办公会议。到宝善街殡仪馆吊俞太太。在政协吃晚饭，饮绍兴酒一斤余。

三十日　星期　阴

上午张运锷、陈伯衡先后来。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师范学院、中国化学会杭州分会等若干单位联合发起的庆祝王教授七旬诞辰茶话会，我代表省政协致祝贺

词。晚，偕妻赴杭州饭店张杏花结婚喜宴。

三十一日　阴

上午任心叔来，同到小扬州那里去看书画，买了一幅陈奕禧写的字，价四元（加褚上六元，共十元）。王竹斋家里卖出来的一批字画，可惜都是残缺不全的，有三条屏条，是钱献之（坫）写的隶书，缺第一条。第三条第二行和第四条拼起来，刚好一首诗，我出价二元买下来，叫小扬州给拼成一幅主轴。到浙江昆苏剧团去看周传瑛他们，周传铎为我吹笛子，要我试试嗓子，我唱了《牡丹亭·惊梦》的引子和《绕池游》一曲，三十年不唱，还能够上笛，心里着实高兴。下午，朱少滨、郑伯永先后来。少滨出示他的《上毛主席论新简体破坏中国文化有害无利书》。郑伯永谈文联的事情，主要是谈林辰夫作风恶劣。晚参加政协召集的新年晚会，我同许戡宇合唱《牡丹亭·惊梦》（游园部分）。戒绝吸烟以来，嗓音大有好转，如有机会，我要重新练习昆曲，不但唱，还想演呢。

一九五七年一月

元旦　阴晴

上午到龙兴路看阎声，遇见杜伟和朱寿潜。寿潜告诉我，小扬州那里那幅陈奕禧写的立轴是赝品。马文车同王新亚（住嘉兴乌镇观后街三十八号）来看我，未遇。下午俞仲武来，下围棋。陈亦卿来。李士豪的儿子结婚，邀我到他家去吃喜酒，同座有文芸、朱之光、金铃等。我送了一对花瓶，作为贺礼。

二日　阴晴

上午赴省政协，参加学习。下午赴大华饭店，参加军区召开之和平解放台湾座谈会。在大华晚餐，看电影。

三日　阴

上午政协学习委员会商谈学习计划，商订讨论大纲。下午赴文史馆参加新年联欢。写《视察外记》。

四日　雨

上午八时才起床。胡觯送戏票两张来。下午赴灵隐寺，主持修复委员会会议，讨论塑佛像事，决定派性空和尚赴北京，与大悲和尚、赵朴初居士及郑振铎副部长商谈迎北海天王殿的三尊镂金铜佛像来灵隐寺供养。

五日　阴晴

上午参加政协学习。包达三派人来邀，十二时到法院路他的寓所去看他，他的

病相当严重，要我去谈谈，大有来日苦短，以后见面的时间不多了等等的感慨。今后应当多去看他几次。下午，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由余纪一主持，江华最后讲了话。并备晚餐，可惜没有酒。

六日　星期

上午飘雪，赴二七剧场，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参加浙江省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典礼，讲了话。赴民盟参加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下午写文章，未出门。

七日　阴

上午，郑伯永、沈静芳、宋晓地、□□□来，谈省文联的事情，曹湘渠也来参加讨论，谈到十二点钟才散。下午，写文章，未出门。

八日　晴

上午七时赴政协学太极拳，初学极难。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看皮肤病。赴文史馆，参加馆务会议。

九日　晴

上午参加省政协学习。下午在省政协主持一个座谈会，谈的是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体会，参加者马一浮、张阆声、邵裴子、许钦文、叶熙春、郑晓沧、俞子夷。买水仙花二枝、迎春一枝。

十日　晴

上午七时在政协学打太极拳。整天写文章，不出门。晚，杨承芳来。

十一日

上午写文章。下午理发洗澡，在澡堂中熟睡半小时。自星期二以来因皮肤病未作冷水浴。晚五时半偕妻赴大华饭店看杨承芳，京奕同去，一道到楼外楼小吃。归来时细雨濛濛。报载寒流南下，明日有小雨或雪。

十二日　时有小雨天气转冷

上午赴政协参加学习，展开讨论和批评，唐巽泽首先发难，大家狠狠地批评了马文车。下午省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由余纪一说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道理。大抵皆老生常谈也。晚，参加政协办公会议。

唐巽泽批评马文车

十三日　星期　雨

上午八时在省政协学太极拳。九时半，赴文管会，看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残卷和王叔明的《松窗读易》图卷。这两件宝贵的真迹，是最近沙孟海向吴湖帆那里买来的。吴湖帆索价一万元，经钱镜塘从中斡旋，以八千元成交。所以我主张文管会或者博物馆应该聘钱镜塘做顾问。下午写文章。晚，黄源来，谈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方针，至十时始去。

十四日　雨

上午赴民盟参加办公会议。下午写文章。晚，陈叔谅、金致淇来。严树桂、邵声远来，谈组织曲会事。

十五日

上午七时赴省政协学太极拳，牛老师不来，学拳的同志也只到李士豪、马文车、江天蔚、袁心粲。天雨雪而与寻常之雪不同，盖在雪与雪珠之间。落下来粘在树枝上，又好像冻结在树枝上似的，甚奇甚奇。上下午均在家写文章。下午叶遐修来，谈文史馆的事情。

十六日

对"冻雨"的解释

早起看报知道昨天上午所看见的现象，气象学家称之为"冻雨"。发生冻雨之原因为近日低空有冷空气南下，杭州地区温度降低到零度左右，然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在冷空气上面滑升，使千五百公尺之空中气温反在四度以上，而自千五百公尺再向上，湿度又继续下降，在三千公尺以上之高空中因气温已在零度以下而飘雪，落到一千五百公尺之空中时，雪花融化为雨滴，继续下降到温度在零度及零度以下地面时，遇到某些物体，立即冻结，形成冻雨。此次杭州地区所下冻雨，平均在一立方厘米之物体表面结集二点九克重之冻雨，如一立方厘米树木之重量以零点八克计，则一立方厘米树木上所担负之冻雨重量即超出其本身重量二倍半。冻雨余从未见过，故详记之。上午参加政协学习，辩论甚烈，皆针对吴山民。省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今日上午开幕，余代表文联致词。下午写文章。

十七日　阴

上午七时至七时半学太极拳，到者寥寥，以市人代会开会故也。八时半为灵隐寺佛像事召开委员会商讨，各人意见不一致，无结果而散。下午写文章。

十八日　晴

上午写文章。下午赴省政协，主持学习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十九日　晴

上午参加政协学习。有杨良瓒者，屡次来政协求见，今日特抽出学习时间一小时接见他。据称曾在开明任校对，与莫志恒友善，抗战时在桂林丽君路莫志恒寓中与余见面。又谓曾入上饶集中营。语少伦次，似有神经病。下午，出席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公债推销问题。赴政协参加所谓"雅集"。屈伯刚送我《清建国别记》（章炳麟撰）、《庚子西行纪事》（唐晏撰）、《拳教析疑说》（劳乃宣撰）。

二十日　星期

上午八时学习太极拳。黄鸣祥来。写文章。下午赴车站，接阿新、阿平。杨良

赞来，告以有事外出，无暇接见，并为介绍至政协找何思诚秘书谈。第一中学来电话，谓杨良赞请见某教师，而某教师适外出，彼在会客室等候，与人谈话，语少伦次，应作何处理。余告以杨某向不认识，如何处理系你校的事情，何必问我。朱寿潜、吴甲原先后来。晚赴西湖饭店看俞振飞。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写文章。朱坚白来。朱系被民盟浙江省支部开除盟籍者。其人极无聊，下次来当拒见。前向王邈达买绍酒一罐，今日开封；中午揣绍酒一瓶，约俞振飞赴杭州酒家小吃，菜极精美，而所费甚少，盖不满三元云。下午，东海文艺出版社召部分作家开座谈会，由余主持。六时，赴东站接李四光。

二十二日　晴

上午七时同新阶一道去学太极拳。下午寄出文稿给《文汇报》。

二十三日

上午学习。下午写文章。天雨雪，下地即融。

二十四日　晴

上午起床已八点多钟，不去学太极拳。近两三天来肠胃不和，疲倦，不洗冷水澡者已四日矣。晚，民盟请金华盟员何战白在杭州酒家少饮，同座者姜震中、章渭煊、王若水、宋质彬。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李四光来。下午同阿新及京奕、京颀两个孩子出去看马--浮。晚赴龙兴路看张阆声。阆声女小九将结婚，送她枕套一副、台毯一幅。昨今两日，天气和暖。

二十六日　晴

上午赴政协学习。买兰花四盆。东阳金循华来信，云有作品拟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请余作序。

二十九日

浙江文联全体工作人员写信给我说：际此一九五七年之春节，我们满怀诚意，热烈庆贺你过去一年的成就和努力，并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为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日　晴

三天不写日记，无甚大事，不补了。今天是农历丙申大除夕。文联邓伯永等五人--早来预贺新年，并送来年糕等礼物，有墨西哥文化代表团--行九人（内翻译二人，领队一人）于上午十时二十余分钟来杭，余以对外文协杭州分会副会长名义赴车站接他们。阿庄同伯宁也乘这班车来杭州。晚上应该在家里吃年夜饭，而对外文协要我去陪墨西哥代表团吃饭过年，真是煞风景的事情。我在家里吃了半斤绍酒才

到杭州饭店去陪他们吃饭。同他们干杯，喝了好几杯茅台酒，再陪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去，颇有点醉意了。昨今两晚，人民大会堂均有联欢晚会。我送几个外宾进大礼堂，就同他们告别了，到楼上去下围棋，打麻将，一直搞到十二点，可谓兴高采烈矣。

三十一日　晴

今日丁酉元旦　余丁酉生，花甲一周矣。上午平远帆来拜年。平远帆刚去，有十多个厅长、主任来拜年，挤满了一屋子。此外来拜年的人甚多，有霍士廉等，不一一记。下午，同姜震中到沙文汉、余纪一、江华那里去拜年。晚上人民大会堂军民联欢，我没有去。

一九五七年二月

一日　雨

上午八时许，妻忽患头晕，甚剧，飞邀陶秉曦来诊，初断为脑贫血，及量血压，舒张压九十，收缩压一百六十，则有血管硬化之嫌，头晕或系血管痉挛所致。午后渐归平复。中午赴多益处吃喜酒，闻卢九女新婚也。下午六时七时分批送墨西哥代表团离杭，彼等部分赴广州，部分赴上海。又赴清泰第二旅馆与文联所组织之赴苏旅行参观团同志们见面，彼等明天一早乘轮赴苏州也。九点吃夜饭，饮酒。

二日　雨，入夜转晴

上午看李蓝炎，商量请医生及送阿新进医院割扁桃腺问题。欲出外访友，以司机老段不来，未果。下午陈伯衡、余纪一来。杨源时、黄源来拜年，在客堂里旋一转身即去。晚，同阿庄等赴民盟，参加联欢晚会。下午丁绪贤揣熊淑英花卉册页来。熊淑英者，昆明人。其夫名倪建章，向在铁路局任职，肃反时被撤职，现住清泰门铁路新村十八号。失业后，以摆小摊卖荸荠为生。

晚赴清泰第二旅馆，向文联组织之赴舟山、黄坛口的两参观团团员讲话。

三日　星期　晴，下午雨

上午陶秉曦来为妻看病，我也请他量血压，大有偏高的倾向，甚奇，难道连日饮酒过多，居然对血压有影响吗？金致淇来，见有医生在，稍坐即去。下午，汪曼之等来。

四日　阴

妻病稍愈。阿新进浙医附属医院第一医院割扁桃腺。晚上请李蓝炎、俞仲武等吃饭，饮陈绍酒。欲将熊淑英画册交文联国画负责人，但文联今日未派人来。

五日　雨

伯宁、阿平上午乘加班火车返沪。日来常有气急之感，不知何故，或春节饮酒过多之故矣。下午出席民盟省委员会常务会议，熊淑英画册今日交给文联国画组负责人了。

六日　雨转为雪

上午赴政协参加学习。发言时呼吸急促，实不知何故，可虑也。下午休息。今日止酒。

七日　雪后初晴

上午睡到九点多钟，太极拳也不去学。看报，粮食部副部长陈希云患癌病死，年只五十四岁。又接何镜清之子自上海来信，镜清已于去年十二月间逝世，亦患癌病。此两消息甚可厌恶。下午服保和丸两次，每次三钱。汪庭咏来。同阿庄、汪庭咏一道去看国画展览会，并参加展览会筹委会召开之座谈会。气急稍为好一点。今日止酒。

八日　阴

早上看报，王志莘又患癌病（胃癌）死，甚恶之。阿庄乘十一点钟车返上海。下午，曹湘渠来。打电报给上海市工商联转王志莘治丧委员会，文云："惊悉志莘先生逝世，特电吊唁。"今日止酒。入晚，天气转冷，早睡。

九日

昨晚下雪，积得很厚，今晨犹未止。上午赴政协，主持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推余记一、陈礼节列席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拍雪景照相二张。下午，新阶出医院。京颀发烧。阿新体温三十七度四，亦不正常。晚，俞仲武来，围棋三局，余皆胜。

十日　星期　阴，入晚又有雪

上午，金致淇来，朱寿潜偕韩登安来。姚顺甫来，留他吃中饭，饮绍酒。马雪明来，也留他吃中饭。晚，又饮酒。俞仲武来，弈三局，余皆大获全胜。

十一日　晴

天气仍冷，雪未融，冰冻，洗脸盆铁管因冰冻已三日不通矣。上午未出门。下午赴金子庙巷看何燮侯。何燮侯的太太大前年为了胃癌曾经在北京医院割治，近又复发，西医束手，但中医王邈达则坚认非胃癌。我去看何燮侯的时候，王邈达也在，大谈其什么肝肠、胃强脾弱等等，可谓痴人说梦矣。又赴蒋庄看马一浮，送他花椒面一瓶。回来，妻又卧床呻吟，老病发作，大为气闷，独饮绍酒约半斤，打五关消遣到九点多钟。口腔有发炎感觉，舌左边隐痛，不知何故。近来感觉体内总有什么毛病，又怕请教医生，矛盾矛盾！

十二日　晴而冷

持欲交谈不洽意之事

上午睡至十一时始起床。下午一时半赴中苏友谊馆（大世界）主持国画展览评奖会议。许钦文向我讲了许多不快意的事情，归结起来是：文化局局长、副局长除了他都是党员，他管文物保管的事情，但局长和其他的副局长对文物方面毫无知识，又不了解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道理，对他支持不够，信任也不够。许所言皆实情，我也有同感。同许钦文去看古画展览。妻病稍愈，京奕体温亦已正常。傍晚，杨继昌医师来。舌头左边还是痛，怪极怪极。今日止酒。今日不去学太极拳。因天冷身体不适故也。

十三日

上午主持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余传达邓小平一月十二日在清华大学所作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根据民盟中央寄来的纪录稿凡历三小时，只传达了一半，定星期六上午继续传达。下午，赴省委六楼看江华书记，谈文联的事情，谈了两小时有半。今日自己开了药方，服一剂，且看明天情况如何。舌左边还是有点痛。今日止酒。

十四日

今日农历元宵节。下午赴文史馆，参加他们的文娱活动，听张味真、孙慕唐、金致淇及徐晓英（女）弹古琴。晚上赴省政协，主持商讨国画评奖工作的会议。舌痛已愈。今日止酒。

十五日　晴

阿龙、月涓的同事姜女士自徽州来。她受龙、涓之托，来看他们的儿女。留她吃中饭。写信给阿庄、阿龙、傅小文、张今铎。与今铎已数年不通信矣。钱南扬送来《宋元戏文辑佚》一册。

十六日

上午赴省政协继续传达邓小平的报告，并传达了陆定一的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讲话，历二小时有半。下午出席政协办公会议。查南强来。晚，章劲宇同画家唐云及若瓢和尚等来。腰间忽觉酸痛，晚饮绍酒半斤。

十七日　星期

上午赴政协，主持剧协召开之筹备成立业余昆曲研究社的会议。决议去信上海，请金寿生来杭州，教授昆曲。党委宣传部文教处王参亦来参加会议。下午，俞仲武来，下了三局棋，余二胜一负。晚，章劲宇、唐云、潘天寿、石瓢和尚来，稍坐即去。昨晚饮绍酒后，感觉不舒服，腰间仍疼痛，怪极怪极！今日止酒。

一九五七年六月

九日　星期　晴

上午赴省政协，出席文联青年作家座谈会。昨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这是为什么》，全文皆驳斥写匿名信恐吓卢郁文（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者，结论谓“那些威协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浙江日报》今日以头条新闻刊出，而以大字标题曰“阶级斗争还未熄灭”。读者为之悚然，谓“放”“鸣”自此收矣。余勉励出席座谈会之青年，仍应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顾虑，并说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谬论必须驳斥，但正确的意见、正确的批评必须任其继续鸣放也。中午赴楼外楼，与阆声、晓沧等公宴张惠衣，惠衣六十岁，公宴所以志庆也　下午七时，在大华饭店，与捷克作家某共进晚餐，座有黄源。

《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十日　晴

上午处理来信，有直接予以答复者，有分别送文联、政协、省统战部、文史馆、史学会处理者。下午二时出席省统战部召开之座谈会。余首先发言，谓对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不甚赞同，以《人民日报》社论针对卢郁文接到之恐吓信发议论，初不知写恐吓信者决非人民内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视，一重视适堕其术中也。晚出席民盟办公会议。《浙江日报》重视余今日之发言，特将纪录送余阅。

十一日

上午继续处理来信。《浙江日报》以头条新闻刊载昨日统战部召开之座谈会消息，而加以小标题曰“宋云彬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其为善意宣扬邪，抑恶意挑拨邪，不得而知矣。下午四时盛康年来。大雷雨。五时雨稍止，赴人民广播电台作五分钟之广播，将昨日在座谈会之发言重述一遍，较有次序，可使听者不致有所误会。五时半赴张惠衣之宴。六时半偕妻及京奕、京颀乘车赴沪，省府办公厅派张村来送，德润亦来送。十一点二十分准时到上海北站，阿庄挈其子女在站迎候。

十二日　晴

上午，志行、文祺来，留他们午餐，阿庄亦回家用膳。凤尾鱼已上市，油煎食之，甚可口。今日《新闻日报》、《解放日报》均攻击《文汇报》。昨晚曾与徐铸成通电话，今日两次打电话均未能与徐通话，知其开会忙也。文祺谓传闻章伯钧、章乃器等有小集团，欲乘机取禄位，果尔，彼等之心不可问矣。傍晚，徐表姐偕其女

福宝来。晚，志行偕其夫人来，欣木夫妇来，甲原来、志行、欣木谈至十时始去。

十三日　晴

上午九时赴华山路六九九号六四室看徐铸成，即在徐家午餐，下午二时许才回来。铸成谓章伯钧确有反党情绪。储安平之发言，可能取得章伯钧之同意，且受章伯钧之支持。五时，吴文祺来，邀赴中苏友好大厦，参加《学术》月刊之编委会，并参加晚餐。归来，阿庄将借来之十一、十二日《人民日报》交余阅看。

十四日　晴

上午十时，赴陕西南路看子恺，子恺邀往城隍庙松风阁吃素斋，同座有钱君匋，三人共饮绍酒二斤。归来小睡。下午三时半赴北站。新平及欣木送余赴北站，志行亦来送，盛意可感也。车中与沙文汉、杨思一谈。余谓章伯钧、储安平辈别有野心，固不必言，然一般言不由衷，转以逢迎为能者，亦大有予以警惕之必要，所谓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也。沙颇以为然。晚餐饮白兰地一杯。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十五日

下午八时三十五分，火车准时到达北京站。伯宁在站迎候，同赴前门饭店。余与王国松同住三五六号房间。

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赴民盟总部，见到叶笃义。叶一见了我，就问上海的沈志远怎么样，观其神情，似颇紧张也。赴东总布胡同十号看傅彬然，伯宁已先在。十一时，偕伯宁回前门饭店，留伯宁午餐。下午二时半，与伯宁同赴文化俱乐部，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召开之座谈会。会后余兴，唱清曲，袁敏宣之《乔醋》，言慧珠之《琴挑》，查阜西之弹词，皆佳。胡保棣、许宜春表演《牡丹亭·游园》，唱做俱佳。胡保棣十三岁，袁敏宣之女；许宜春十一岁，许时珍之孙女也。振铎邀赴北京饭店之川菜馆，饮绍兴酒，甚佳，同座有圣陶、伯祥、萨空了。

十七日　晴

上午赴琉璃厂，购同文书局石印本《聊斋志异》一部，价十元，铜墨匣一只，价八元四角。下午云裳来，留她同进晚餐。与沙文汉谈民盟往事。九时半，徐铸成等自上海来，住四楼，即往看之。十时半，徐铸成来，谈十余分钟即去。邵荃麟来，以余外出未晤。

十八日

昨接通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讨论章伯钧、罗隆基等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问题，召开扩大会议。上午准备发言稿。在沙文汉房间内晤徐彬，谈半小时。下午二时半，与王国松、李士豪同坐车赴文化俱乐部，列席民盟中常会扩大会议。章伯钧亦出席，厥状甚狼狈。余作十分钟之发言，驳斥章罗等反社会主义谬论，亦

自作检讨。六时半休会，即在文化俱乐部晚餐。餐毕于别一餐室晤闵刚候，闵握手道贺，谓余之发言甚得人心云云。晚，邵荃麟、陈伯吹、刘白羽、艾芜、张天翼来，谈甚欢洽。今日傍晚有阵雨

十九日　晴

上午十一时许，徐铸成、赵超构、刘思慕来。与铸成、超构同往东安市场升隆午餐，饮啤酒。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小憩，看上海报。下午三时，同杨思一赴中南海紫光阁，列席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晚上，出席民盟中央常委会扩大座谈会。王统照赴会，首先发言，气喘声断续，此人病已深，奈何？陶大镛发言，谓大受冤屈，声泪俱下。陈新桂、张云川亦发言作检讨，殊无足取，以其言非出衷也。

二十日　晴

上午徐行之来，取盆景去。下午四时，赴怀仁堂，出席筹备会。遇振铎。振铎笑谓“你也作检讨了”。浙江小组推选正副组长，仍旧贯：沙文汉任正组长，杨思一与余任副组长。

二十一日　晴

上午浙江小组讨论，谈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陈叔老谓近有借驳斥右派为名以表示其进步者，实则自己的历史亦不堪追究，此即所谓投机分子，亦不可不警惕也。若干代表不同意叔老之言。下午二时一刻，许志行来，谈昨日下午见主席情况甚详。三时，浙江小组开会，由余主持。阿庄来信。晚偕王国松赴文化俱乐部看昆剧。遇圣陶、小墨及郑缤。郑缤为余介绍徐静怀夫妇。徐静怀小名嘉宝，徐雅纶（君纬）之女，余之姨甥女也。

昨非庵日记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

……九五八年二月

十八日　晴

今日为戊戌元旦。日记间断近一年矣，今日起复写日记。本月八日下午六时半，阿龙陪同苏联专家自上海来，次日晚回沪。十四日晚，阿新、阿平自上海来。乃母于八日与阿龙同车来。阿新患流行性感冒已两周，热已退尽，但腰背酸痛，疲惫无力，肤现黄色。十五日赴医院诊治，医生断为传染性肝炎，当日进院。医院病房即在余寓西邻，探望极便也。今日阿庄情绪恶劣，余亦感慨多端，全家悒悒无欢。金致淇来贺春节，稍坐即去。

十九日　晴

整理书架，阿平助我，阿龙由济南来信。

二十日　晴

下午三时应朱之光邀，赴省政协谈话。应邀而至者有王国松、王承基、李寿恒、李士豪、马文车、施有光。朱谓拟集体赴绍兴参观工厂、农村，征求同意。施有光以血压高，有难色。朱谓身体不好，请勿勉强去。阿平偕乃母在西湖六公园坐待，余以谈话情况告之，彼等皆大慰。

二十一日　晴

上午韩梦兰来，贺春节也。中午十二时赴省政协，与朱之光等二十八人同车赴绍兴。下午三时参观绍兴铁厂。当晚宿招待所。招待所在鲁迅纪念馆隔壁。晚饭后参观鲁迅纪念馆。邂逅柯灵，略与寒暄一番。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参观龙虎山水库工地。即在工地午餐。下午参观琶山村农业合作社。晚，绍兴县委某部长作报告，介绍绍兴全县农业生产情况。晚十时就寝，失眠。今日阿平返沪。

二十三日　星期

上午八时乘车回杭。中途参观了鲁东社，到杭州已正午十二时矣。下午二时，应省委江华书记之邀，赴大华饭店参加座谈。被邀者有王国松、王承基、李寿恒、李士豪、胡海秋、马文车及余，皆所谓“右派分子”也。此外有马一浮、汤元炳、王琎、王季午、徐赤文、陈礼节、吴民、吴山民。省委统战部正副部长余纪一、黄先河、朱之光均参加。江华谈浙江工农业建设计划甚详。并备晚餐。晚餐后马一浮先告辞而去，余等继续座谈。所谓“右派分子”者均有所表示。余以《编纂〈史记

江华邀“右派分子”座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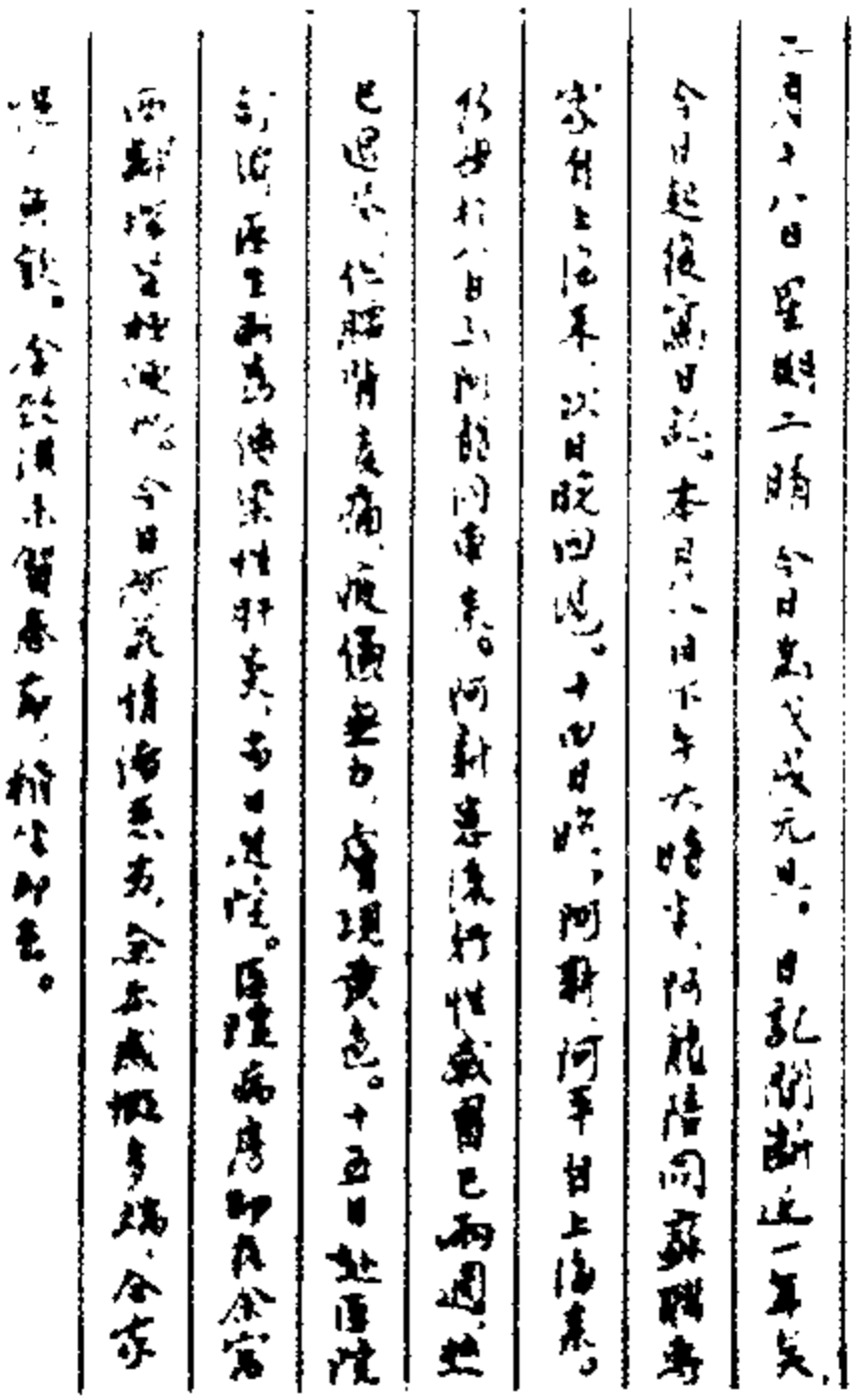
集注〉计划（初稿）》一份交江华。连日天气既晴且暖，今晚有小雨。阿龙自北京来信。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九时赴岳王路二十号看朱少滨。赴解放街拜经楼书店看旧书。又赴松泉阁书店看旧书，与掌柜王松泉谈旧书业情况。下午韩镜依来，谈甚久。保姆孙银香于昨日上午返其故乡建德。银香今年二十二岁，性情温厚，工作积极，此次被动员回乡，吾妻甚惜之。月涓自沈阳来信。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洗澡。下午一时偕妻赴龙兴路七号请张阅声看病。妻患咳嗽多痰已多日矣。赴文史馆，交还馆员来君书稿一册。拜经楼书店送来《史记论文》一部，价三十元。交本年一至三月民盟盟费共三元四角五分。



作者手迹

二十六日　雨

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初稿，昨面托文史馆馆员田宿宇君刻蜡纸，油印六十份，今日电话金致淇君，请其转言田君，增印四十份，金君谓田君不敢承接此项工作，正向省委统战部请示云。拟写赴绍兴参观感想，未成。晚饭饮酒，百感交集，不知涕之无从也。云裳来信。

百感交集，涕之无从

二十七日

竟日大雪纷飞。为《史记论文》写书根，为便检查也。田宿宇来。读杨树达《汉书窥管》。参观感想写好寄出。

二十八日　阴

上午十时许，金沛仁来，立谈十分钟即去。余告以此后不必来看我，对自己要好好检讨。下

午整理书架。晚又下雪。

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日　阴

翻译《史记·商君列传》。写读《史记札记》一则。春节以来酒肆有好绍兴酒出售，余无夕不饮。偶成一绝云：

骁讠叹为右派

驱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业敢心灰。
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

写信托张阆声借《史记》。致王松泉函。

二日　星期　阴

上午朱少滨来，谈甚久。少滨谓汪容甫著《群书蓄疑》，多所发明，刻在某种丛书中。异日当托张阆声访求之。译《史记·商君列传》。《商君列传》“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顾颉刚标点《史记》及王伯祥《史记选》均读为“名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通鉴》作“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无“以家次”三字，胡三省注文置“各以差次”之下，亦以“各以差次”属上为句。今按，皆非也。名者占也。应读为“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盖明尊卑爵秩等级为一事，各以差次占有田宅为一事，奴婢多寡及服饰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而定，又为一事也。“层次”犹言次第，亦犹言等级也。“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语意重复，为不辞矣。

三日　晴

上午田宿宇来。田君为写印《编纂〈史记集注〉计划》，订成一百册，工料费只十三元一角，可谓廉矣。王松泉送来原刻本《史记评林》，价四十元，购之。银香自建德来信。

四日　晴

上午，田宿宇介绍周毅修来为妻看病。致王伯祥长函，以不知其门牌号数，托圣陶转交。朱宇苍来信，当即复之。寄发《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共十六份，叶圣陶、王伯祥、郑振铎、齐燕铭、傅彬然、金灿然、章雪村、徐调孚、陈乃乾、余纪一、黄先河、朱之光、朱宇苍、夏承焘、邵裴子、马一浮各得一份。

五日　雨

寄邵荃麟、朱文叔、陈此生、许宝驹、邵力子、俞平伯、赵万里、吴克坚、陈叔通、陈伯衡、刘薰宇、田宿宇、屈伯刚、金致淇《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各一份。译《商君列传》。

六日　阴

理发洗澡。赴龙兴路看张阆声。阆声语余，有人对他说，“宋云彬借口整理《史记》，又想露头了”，嘱余小心谨慎。德润来，留他吃晚饭，饮酒。妻肝病作。译《商君列传》。

“又想露头了”

七日　晴

译《商君列传》。妻遍身痛，消瘦，脸色亦不好，差幸胃口尚好耳。

八日　晴

从张阆声处取来毛氏汲古阁单刻集解本《史记》及百衲本《史记》各一部，教阿庄取汇注本《史记》对校，写校刊记。钱甫生来，谓下星期一民盟同志集体净寺附近植树，问余愿去否。余告以如天不下雨，极愿参加。傍晚民盟又有人打电话来，阿庄接听，谓其人粗声大气，直呼宋云彬，妻闻之大不怿。

九日　星期　云

译《商君列传》毕，连注释凡七千言。

十日　晴

上午七时半赴民盟省委会，准备参加植树，至则谓已改期矣，遂返。为妻开药方。开始校勘《史记》。复银香函。上午赴岳王路三十号访朱少滨，谈半小时。

十一日　晴

昨夜有雨，今放晴。校勘《史记》。上午十时接圣陶函。词意恳挚，雒诵再四，为之泪下。当作复函，并寄去《编纂〈史记集注〉计划》三份，请其分别转交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分组及翦伯赞、胡绳两君。下午赴解放街看王松泉，送回《无邪堂答问》一部，取回《陔余丛考》一部，《舒艺堂随笔》一部。

十二日　阴雨

校勘《史记》。下午张同光来。

十三日　阴雨，下午阴晴

摘录《史记集注》材料，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毕。

十四日　阴，时有小雨

摘录《史记集注》材料。王伯祥来信。致王伯祥信。下午赴湘海池洗澡，遇范尧峰。

十五日　阴

上午七时三刻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各民主党派自我改造大跃进大会。下午赴医学院参加小组讨论。晚赴民盟省委会参加小组讨论。归来时遇大雨，幸有伞，否则狼狈不堪矣。

十六日　星期　雨

上午赴《浙江日报》社，参加民盟系统之小组会。中午十二时赴平海街民盟省委员会，集体排队赴大会堂，参加自我改造跃进大会，至深夜一时方散会。松泉阁送来局刻《史记集解本》一部。

十七日　阴

上午赴解放街松泉阁书店买旧书。又赴马市街看邵裴子，借到江宁局刻本《史记》一部、张文虎《史记校刊札记》二册、《史记索隐》一部。阿庄自上海来。妻病无好转，胸满，腰背疼痛，嗳气，体益不支，忧虑之至。写学习和工作规划八条，送省委统战部。

十八日　阴晴

上午八时赴二圣庙前二十九号看叶熙春大夫，未遇。整理旧书旧杂志。下午开始译《史记·高祖本纪》。学习和工作规划抄送民盟。

十九日　晴

下午一时赴二圣庙前二十九号看叶熙春，叶允明天中午来诊妻病。赴松泉阁书店，购得涵芬楼影印本《鲒埼亭集》，价九元六角。此书有浙江图书馆藏书印，余初不愿购，及见第一册粘附浙大图书馆致陈光汉函，谓：本馆同意以《四部丛刊》初编本《鲒埼亭集》一部与先生交换《敬乡楼丛书第一、二、三集》云云，遂决意购之。陈光汉者故浙江图书馆馆员，于《肃反》时自杀。此书有陈光汉朱笔誊录前人批校语。扉页有陈光汉题记，谓“海宁张冷僧先生藏有手录严修能批校《鲒埼亭集》，予假得照誊一过。修能名元照，一字久能，号悔庵，归安人，许周生宗彦《鉴止水斋集》卷十七有传。修能卒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此书批阅，自甲戌至丙子皆注岁月及力疾伏枕字，则其校勘之精勤可知。原书朱墨兼施，今概用朱笔。庚寅秋后陈光汉记于杭州西湖寓庐”。庚寅为一九五〇年。观此，则光汉为学亦甚辛勤，严校甚精核。此书书贾实大可居奇，余竟以不满十元之价得之。续译《高祖本纪》，已成二千言。

二十日　晴，入夜有雨

中午，叶熙春来为妻看病。译《高祖本纪》一千六百字。肠胃不和，服保和丸。

二十一日　晴

下午二时，赴湘海池洗澡，遇黄先河。续译《史记·高祖本纪》。

二十二日　晴

译《高祖本纪》。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译《高祖本纪》，整理三楼木箱内之旧书。上午赴解放街松泉阁看王松泉。下午叶熙春来为妻看病。松泉阁主人王松泉来看旧书，携数大包而去，付款壹百元。

二十四日　晴

大扫除。下午，王松泉携买卖旧书清单来。余售于松泉阁者计：《小说月报》三十一册（作价十五元五角），《东方杂志》一百十四册（四十五元六角），《解放与改造》十九册（十五元），《改造》五册（三元），《浙江》四册（四元），《太平洋》八册（八元），《新中国》九册（十元），《庸言》二十四册（十六元），《周报》合订本二册（五元），《新青年》三十四册（三十元），《新华月报》三十一本（六元），《南北史》三十二本局版（六元），《尧峰文钞》十二本（三元），《庄子因》四本（一元），《一切经音义》四本（一元二角），《聊斋志异》十六本（一元六角），《曲谱》八本（二元），《农书》一部十二本（武英殿聚珍版三十元），《资治通鉴》正续（世界书局版十元）《旧唐书》（浙江书局版一部四十八本，十元），《安阳发掘报告》合订本一册（三十元），《城子崖》一本（二十元）。余向松泉阁购进者，除前已记录之《史记评林》、《鲒埼亭集》外，有《甘泉先生〈史记〉校语残本录存》五册（二十五元），《礼朴》一部（六元），《张啸山遗著》八本（六元），《陔余丛考》一部十二本（十二元）。又托松泉阁向上海购局刻《史记》一部，张文虎校记五卷二册，连邮汇费共十四元，又局刻单集解本《史记》一部，连邮汇费共十元。傅彬然来信。

二十五日　晴

售与松泉阁之旧书必须开单由余所服务之机关盖章证明，上午特赴政协看林元长，拟请政协盖证明，林不见，且有人止余上楼，态度恶劣已极。赴文史馆，请周仰钊为盖文史馆办公室印，周一口允诺，毫无难色。赴延龄路理发店理发。译《高祖本纪》。晚，校勘《史记》。

二十六日　阴，有断续小雨

译《高祖本纪》。校勘《史记》。复傅彬然信，未写毕，中止。

二十七日　阴

译《高祖本纪》。下午，赴松泉阁看王松泉，王外出未遇，即将盖印之卖书清单交其兄。归来顺道看邵裴子。

二十八日　晴，天气骤寒

上午赴岳王路三十号看朱少滨，借到朱骏声《经史答问》一部，四卷，家刻

本，朱少滨《史记补注》一册，抄本。下午赴中山中路买纸，途遇樊炳彪，云久欲来余家谢罪，余告以不必来。开始抄《经史答问》，因此书版已毁，不易购得也。下午四时许，王松泉送来《史记探源》及李军著《史记订补》各一部。妻已能起床小坐矣。

二十九日　　晴，天气仍冷

抄《经史答问》。王伯祥寄来郭松涛《史记札记》一本，商务排印本；《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一册，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辑。月涓来信，当即复之。

三十日　　星期　　晴

抄朱骏声《经史答问》。夜半雷雨大作。

三十一日　　阴，断续有小雨

抄《经史答问》第二卷毕。

一九五八年四月

一日　　阴　　有断续小雨

上午电话局来拆去电话。前三日政协有电话来，谓余处之电话应拆去，否则以后每月费用当由余私人支出云云。居民委员会派人来检查清洁。阿庄情绪恶劣，再三慰之。复傅彬然信，长三千言。致王伯祥函。抄《经史答问》。

二日　　阴　　有断续小雨

抄《经史答问》。

三日　　阴

抄《经史答问》。下午洗澡。傍晚，阿庄头痛大作。

四日　　阴晴

抄《经史答问》。下午赴解放街松泉阁书店看王松泉。今日寒食，循例祭祖。王松泉送来《十七史商榷》一部，纸张已霉烂，未购。王伯祥来信。整理《丛书集成》。

五日　　阴，上午有雨

抄《经史答问》四卷毕。下午偕阿庄赴新开张之古旧书店买书，仅购得《史记集说》一部归，价一元二角。《史记集说》为程淑园（余庆）所编辑，有光绪壬辰武进钱铼序。民国七年上海交通图书馆石印本。此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印之《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中未列入。整理《丛书集成》毕，发见有短缺者若干

种。报载四日上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撤销右派分子宋云彬等八人行政职务。

六日　星期　阴晴

上午，阿庄陪乃母赴二圣庙前二十九号叶熙春家看病，九时去，至中午十二时才回，以叶昨晚参加政协召开之交心会，至晨一时余方回，高卧未起故也。继续翻译《史记·高祖本纪》。

撤销宋云彬行政职务

七日　阴

上午赴岳王路三十号看朱少滨，谈甚久，送还《经史答问》一部。继续译《高祖本纪》。

八日　雨

上午赴解放街古旧书店看旧书，购回《匡谬正俗》一册，《古今同姓名录》、《九史同姓名略》各一部。继续译《高祖本纪》。下午命罗妈赴政协取四月份薪，已降为十四级，一百三十一元（原九级，二百三十二元五角五分），房租则已增为十六元零七分（原九元四角五分）。朱宇苍来信，并附照片一张。有杨良瓒者，宁波人，自言抗战前曾在开明书店及美成印刷厂任职，与莫芷痕（志恒）谂，去春曾有事向政协申诉，亦曾来余处嚕苏，今日下午忽来访，借人民币三元而去。其人似有神经病。

九日　晴

译《高祖本纪》，大扫除。德润来，吃夜饭。

十日　雨

圣陶来信。下午赴湘海池洗澡。译《高祖〔本〕纪》。读刘贵阳《说经残稿》。阿庄为余整理文件及书报。晚，阿庄忽有感触，流泪，余与妻只譬慰之。

十一日　阴

上午，居民委员会来查清洁。下午一时半，赴省协商会出席第二十五次常务会，决议停止杨思一、宋云彬副主席职务，停止李寿恒等十二人常务委员会职务。马一浮问余《史记集注》工作进行如何。又谓“这是一部不朽的大著作”云。

十二日　阴，上午有小雨

翻译《高祖本纪》。

十三日　星期　晴

译《高祖本纪》。

十四日　晴

上午赴岳王路三十号看朱少滨，还他《史记补注》抄本。赴解放街松泉阁书店看王松泉，携回江都《汪氏丛书》一部。译《史记·高祖本纪》。

十五日　晴

上午，大扫除。下午，居民委员会来检查清洁。译《高祖本纪》。傍晚，全家赴奎元馆吃面。

十六日　晴

译《高祖本纪》。下午赴吴山堂，参加居民委员会听报告。作报告者乃一科长，报告内容为如何办好这次选举。晚上，参加小组讨论。上午韩镜侬来。杨良瓒派一小名王旦元者，持函来借路费三元。

十七日　晴

译《高祖本纪》。上午，理发，洗澡。下午四时许，文史馆派人来代邵裴子索还《史记》等。晚饭后，阿庄去看邵裴子，并送还前向他所借之《史记》等。阿庄归来，言邵来索书并无他意，原想将局刊本《史记》出售而已。并带回邵赠余《史记索隐》一部。

十八日　晴

上午偕阿庄到解放街松泉阁书店看王松泉，始知余托王松泉向上海古籍书店购买之局刊本《史记》已寄到。遂顺道访邵裴子，告以王松泉已为我买到局刊本《史记》，故不拟买他的局刊本《史记》了，并向之再三道歉。下午，王松泉送《史记》来，即托王送还邵裴子要卖给我的那部《史记》。译《高祖本纪》。开始读列宁之《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昨日接月涓来信，并汇来一百四十元。

十九日　晴

日有食之，译《高祖本纪》毕，尚须加注。读《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晚，居民委员会要我到吴山堂去听报告，报告内容为捉麻雀。

听捉麻雀报告。

二十日　星期　晴

上午四时起床。全市动员捉麻雀，呼喊声，敲铜盆声，炮竹声不绝，至中午始止。读《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德润来。

二十一日

天气骤热，极感不适。读《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傍晚雷雨大作。

二十二日　晴

看《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阿庄偕新阶返沪。

二十三日　晴

看《哲学研究》中论文两篇。详读苏联费多谢亚夫等《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京奕早起，头昏呕泛，嘱其静卧一天。

二十四日

竟日写《一个半月来学习工作情况报告》。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早起，参加室内清洁工作，揩洗琴桌。重抄报告书一份。午睡醒来，忽觉坐骨神经痛，勉强写三封短信，一致省委统战部，一致民盟，一致阿庄，并将报告书分别封寄。洗澡后，痛愈剧，静卧。

二十六日

坐骨神经痛甚剧，非特不能起床，转侧亦不方便，自开中药方服之。苏济方自苏州来信，谓爱芬患脾脏下垂而肿大，医言须动手术，问此种手术有无危险性。

二十七日　星期

痛甚，不能转侧。张治寰来打金针，上下午各一次。又服中药一剂。

二十八日　晴

下午一时德润陪同伤科虞佩珍来，拔火管〔罐〕，按摩，贴膏药一张，并开一中药方而去，诊费共五元。写信请叶熙春。服 APC 二颗，汗出，痛稍解。

二十九日　晴

上午陈伯衡来，谈甚久。林元长来，谓得机关事务管理局通知，将调整房子，嘱先准备。下午，韩镜侬来。民盟骆裕民偕同新华书店一青年，调查王平过去与余往还情况。寄阿庄信。请德润写回信与济方。痛未除，体温最高为三十八度一。

三十日

一早派罗妈持函请叶熙春大夫。下午居民委员会派人携流动选举票匣来，请余投选举票。五时，韩镜侬来。六时，叶熙春大夫来诊。

一九五八年五月

一日　雨

痛稍减，体温仍不正常，脉搏每分钟九十余跳。上午德润来。晚十一时阿庄自沪来。

二日　雨

上午写信与余纪--，双挂号寄出。派罗妈持函邀请叶熙春。

三日　雨

中午，叶熙春来诊。叶谓已交过四次心，仍不能得人之同情与满意。又谓看病是我分内事，参加各种会议则为额外负担云。下午韩镜侬来。

四日　星期　阴，入夜雨

终日静卧，服药。德润来。

五日　阴雨

上午接机关事务管理局电话，叫我们迁住涌金门外六十七号，仍与俞子夷同住，俞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下午，阿庄去看房子，据云尚佳。与黄先河信，双挂号寄。体温仍不正常。天气亦不正常。寒冷如初冬。

六日

王松泉来两次，为接洽买卖旧书事。购归方评点《史记》一部，仅费两元。阿庄领人赴涌金门外新居打扫。有洪福木偶昆剧团姚荣才、姚荣珍来访，云出自袁花李守仁之介绍。李守仁何人，余竟忘之矣。新华书店发行组胡孝义送来新书多种，余选购四种。晚，派罗妈送还八十回本《红楼梦》一部与张惠衣。阿龙来信。今日稍起坐，即觉痛不可耐。体温亦未正常。

七日　阴

上午民盟市委送来（58）盟杭整字第 171 号通知，内开："兹定于本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一时半起至十一日下午五时半止，假武林路浙江群众艺术馆礼堂召开全市盟员整风辩论大会，你应参加大会，接受教育，彻底改造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争取重新做人。"政协来电话，统战部黄先河约阿庄上午九时半谈话，阿庄准时前往，谈一小时，据云黄态度甚好。十时许，政协又来电话，谓宋委员有病，可暂缓迁居。卖去《鲁迅全集》等旧书若干种，得七十元。下午，妻赴市人民医院看病，检查肺部。韩镜侬来。

会议通知到有意味

八日　雨

下午二时余，政协派林元长来传达统战部梁处长意见，谓宋某人欲迁往上海，可打正式报告请领导上批准，如获批准，即可迳迁上海，不必搬往涌金门外矣。即写报告一份，由阿庄亲自送往政协，面交林元长。妻赴人民医院照 X 光。晚，阿庄访叶熙春，拟请叶为余证明因病不能赴会，叶谓医生不能出证明书，可凭药方作证云云。

九日　雨

上午，阿庄赴中医门诊部，请叶熙春为余改方。中午德润来。体温仍不正常，脉搏每分钟九十二跳。

十日　雨

上午写信向民盟请假，以叶所改之药方作证明。寄售行派人来看家具。中午德润来。下午，运输派人来接洽运行李、家具、书籍。惠芬族姐偕其子华云媳郝秋敏自硖石来。仍有数分热度，服中药。

十一日　星期　雨

体温脉搏皆不正常，服中药。华云夫妇来，午饭、夜饭。余以病，且心绪不

佳，未能与他们畅谈也。

十二日　晴

下午阿庄赴松泉阁取回不能出售之旧杂志。阿龙、月消均有信来，并汇来二百元。妻检查肺部结果，均已钙化，为之大慰。体温脉搏仍不正常，服中药。

十三日　阴，时有小雨

下午，王松泉送来万历本《战国策》第一部，索价八元，七元成交。妻送痰请市医院检查。

十四日

蕙芬等于昨晚回硖石。中午，德润来。下午，古旧书店派严某来收购旧杂志。称斤计算，约百斤，共售十五元。下午仍有数分热度，卧床静养，看《战国策》消遣。

十五日　阴

上午，阿庄打电话给林元长，问报告有无批复，答云不知。整日静卧，无聊之至。

十六日　阴

病虽稍轻，体温仍不正常。阿庄情绪亦恶劣。

十七日　阴

阿庄情绪恶劣，全家为之无欢。读《战国策》消遣。

十八日　星期　阴晴

致华云函，请于返东北时乘便将京奕、京颀送回沈阳。阿庄情绪有好转。德润来。派罗妈赴叶熙春家，探问叶在家否，回言叶亦有病，已一周不下楼矣。

十九日

情绪稍佳，体温亦趋正常矣。下午，派罗妈去取薪，并致林元长一函。

二十日

疾大愈，开始工作，摘录钱大昕《史记考异》十余则。复毛华云信。告以两小孩均患水痘，暂不送往东北。

二十一日　晴

摘录《史记考异》。下午四时，林元长来电话，嘱先搬往涌金门外六十七号，静候省委批复。

二十二日　晴

搬家，雇钢丝板车九辆，三轮车十辆，忙碌了一整天，头面部皮肤病又发作矣。毛华云来信，谓极愿意带两个小孩子赴东北，复函谢之。

二十三日　晴

德润来，帮忙整理一切。装电灯。此次搬家共费去三十余元。

二十四日　晴

下午赴民盟市委会，参加辩论大会。晚上继续开会，地点改在女青年会，回家已十一时有半矣。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各民主党派辩论大会。下午继续开会，地点改在工人文化宫，至六时才结束。傅彬然来信。

二十六日　晴

上午陈伯衡来，心情不舒畅，颇觉长日无聊也。京奕、京颀改进南山二小。晚饭后，与妻赴公园小坐，即返。

二十七日　晴

开始继续摘钱大昕《史记考异》。一家人情绪都不好，阿庄尤甚。傍晚，阿庄与乃母因商量粉刷上海巨鹿路房屋问题，意见未合，几乎吵嘴，乃母又嗳气大作，旧病复发矣。

二十八日　晴

抄钱大昕《史记考异》。

二十九日　晴

抄《史记考异》。

三十日　晴

抄《史记考异》。日来天气燠热，身心皆不舒畅。致叶圣陶函。

三十一日　晴

摘抄《史记考异》毕。下午，阿庄偕同乃母赴中医门诊部看病。派罗妈去看韩镜侬。致彬然书。

一九五八年六月

一日　星期　晴

开始为已经译成之《史记·高祖本纪》作注释。傍晚，德润来。前向邵裴子借来之《史记·汉书考异》四册，托德润送还。给阿龙、月涓信。

二日　阴

注释《高祖本纪》。下午，阿庄偕乃母赴中医门诊部看病。叶熙春已满号，由一女医师诊。

三日　阴，时有小雨

注释《高祖本纪》。下午民盟王遂今、骆裕民来。

四日　阴

注释《高祖本纪》。韩镜侬上午来，至下午七时始去。妻又病了。

五日

注释《高祖本纪》。上午，政协干部曹门偕另一青年干部来。下午大阵雨。

六日

上午理发洗澡，归来遇大阵雨，注释《高祖本纪》毕。下午阿庄偕乃母赴中医门诊部请叶熙春看病，先于清晨三时半派汝珍去排队挂号。

七日　晴

上午七时半赴民盟参加座谈会，谈学习总路线心得。余首先发言。参加者有姜震中、蒋震同、董太和、方巽山、路嘉永、陆伯锋、储镐由、李茂之及陈某主持。下午读《红旗》半月刊。月涓来信。

八日　星期　晴

中午阿兔来，至下午四时许始，帮助我们打包了两大包书。傍晚德润来，吃了夜饭才去。整日休息。

九日　晴

写学习工作报告未毕。

十日　晴

上午阿庄陪同乃母赴中医门诊部看病。写报告毕，誊清两份。晚饭时觉头痛，早睡。

十一日　阴，有阵雨

昨宵发烧，清晨量体温为三十七度六，静卧休息。两份报告均付邮，一寄省委统战部，一寄民盟。

十二日　晴

上午，韩镜侬来，转述阆声意见，谓此时欲迁沪，尚非其时，且还沪不如迁京云云。下午，新华书店发行组杨志向送来新书多种，购《斯大林全集》一册、罗根泽撰《诸子考索》一册、陈垣著《通鉴胡注发微》一册、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一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二两册、《社会主义教育课程阅读汇编》一、二集两厚册、列宁《反对修正主义》一册，共二十一元一角。开始译《平原君虞卿列传》。叶圣陶来信。政协派人来取公费医疗证去。

十三日　晴

译《平原君虞卿列传》。

十四日

译《平原君虞卿列传》。下午大雨。韩镜侬来。许昂若自北京来信，云三月初忽患食管癌，在肿瘤医院医治约两月，用钴60同位素放射治疗，近渐痊愈，大约性命可保矣。又谓今年或可遄归，与足下相晤于三竺六桥间也。自遭颠沛以来，友朋通信者惟朱宇苍、叶圣陶、王伯祥、傅彬然四人而已，今得昂若信，则增至五人矣。

十五日　星期　晴

译《平原君虞卿列传》。阿庄返沪，带去旧书旧杂志两大包。德润来，送阿庄上车。

十六日　晴

译《平原君虞卿列传》，复许昂若信。

十七日　晴

阿庄来信。复阿庄信，致朱宇苍函。译《平原君虞卿列传》毕。凡七千字。政协介绍烟台市赵厚轩来了解凌强（又名凌憬飞）情况，谓凌某曾谓一九二九年经余介绍进《浙江民报》社当编辑，且与余同乡。告以余自一九二六年离开浙江后，至一九五〇年才回杭州；同乡中亦不识凌某其人。赵要求写一书面答复，从之。译《魏公子列传》。

十八日　晴

上午为妻定所谓“六好规划”十条，以书面送交居民委员会。译《魏公子列传》。

十九日　晴

译《魏公子列传》毕，凡六千言。阿庄来信，剪附十七日《解放日报》，载作协上海分会于十三日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右派分子屈楚、郑伯永、陆侃如、宋云彬、臧云远、王希坚、戴岳等理事职务。下午，张阆声来为妻诊病，坐谈约两小时而去。

二十日　晴

今日为戊戌端午，循旧例吃粽子，饮雄黄酒。开始译《范雎蔡泽列传》。韩镜侬来，言南强失业。

二十一日　晴

日长至。译《范雎蔡泽列传》。

二十二日

译《范雎蔡泽列传》。给阿庄信。下午有阵雨。傍晚德润偕其妇来。

二十三日

昨宵雨连夜不止，清晨犹然，赤足与罗妈往小菜场买菜，赤足行最感舒畅也。译《范雎蔡泽列传》。晚饭后进城理发。月涓来信，当即复之，促其请假南来，领回其子女。俞平伯来信。

二十四日　晴

译《范雎蔡泽列传》。京颀一年来性情变坏，大可忧虑。今日上午不肯上幼儿园去，譬诱再三无效。下午偕其祖母赴定安路定安坊二十六号看月宝，回来后又向之作说服教育。

二十五日　晴

京颀仍不肯上幼儿园去。下午，经妻再三说服，似稍有效。月宝来。译《范雎蔡泽列传》。

二十六日　晴

京颀早起，居然说“我要争取做个好孩子”。上午上幼儿园，中午忽单身回来，谓老师带他们远足，故回家吃饭云云，则又说谎矣。晚七时赴省政协，参加一小型座谈会。主持者为吴山民及所谓梁处长者。参加者有李士豪、金海观、马文车及余。谈至十时许。译《范雎蔡泽列传》。阿庄来信。

二十七日　晴

天大热，室内温度达华氏九十八度。译《范雎蔡泽列传》。致阿庄信。夜十时许，妻咯出鲜血数口，服云南白药。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汪曼之来。续译《范雎蔡泽列传》。王伯祥来信。妻痰中仍带鲜血，续服云南白药。傍晚多云，有作阵雨之势。温度稍降。

二十九日　星期

早七时赴二圣庙前二十九号看叶熙春大夫，与之偕来，为妻诊察，谓吐血系肺管中小血管破伤之故，开方用旱墨莲、白蔹皮等。德润夫妇来，吃中饭、夜饭，至晚九时方去。傍晚有雷雨，温度骤降。

三十日　晴

昨接省委统战部通知，今日下午二时半在杭州饭店四楼举行座谈会，上午又接通知，暂缓举行。译《范雎蔡泽列传》。

一九五八年七月

一日　晴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会，江华作报告。译《范睢蔡泽列传》。战国策士游说之辞蔓衍交错，颇难翻译。妻病渐愈，痰中不带血，咳亦渐止。

二日　晴

译《范睢蔡泽列传》。阿庄来信，附有月涓信，谓厂方正展开反右斗争，她为对象之一，龙亦受其影响。读之骇然，妻为之泪下。立即写信复阿庄，命阿庄去信，告以二个小孩子决定暂时不送去。

妻为之泪下

三日　晴

上午七时半赴省政协，讨论赴丽水参观早稻大丰收，决定明晨三时半赴城站集中出发。参观团由省人委省政协共同组成，唐巽泽任团长，吴山民任副团长，分四组，余编入第四组。第四组共十六人，为祝更生、周仰钊、高德明、杨少山、杨佛心、吴襄芸、钱祖恩、胡国柽、章元济、韩雪屏、宋云彬、王承基、徐陬、李士豪、李云豪、蔡一鸣、李云泉及医师陈某。第一组中有沙文汉。译《范睢蔡泽列传》。阿庄来信。

四日　晴

早二时半起床，三时雇三轮车赴车站。九时到达金华，在金华小憩，吃粥。下午四时乘汽车到达丽水，住招待所。晚，听县委王副书记介绍早稻丰收情况。丽水全县人口原为十五万余，最近新增一区，云和县合并于丽水，全县人口增至二十四万。全县属山区与半山区，水稻出产占百分之七十，山芋占百分之二十，其余为油菜、茶、麻等，最近蚕桑亦有发展。晚饭后赴江边洗澡，令人回忆抗战时在漓江游泳情况。

五日　晴

一早赴丽东乡，参观后铺社。党委纪君作报告，略谓丽东乡二千零七十八户（其中农户一千九百五十户），七千一百余人（其中农人六千六百二十二人），土地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五亩。全属平原地区，条件好，故今年春花获得大丰收。下午一时余回招待所。三时分组座谈。晚饭后参观农业展览馆及工业展览馆。十二时始睡，疲倦极矣。

六日　星期　晴

一早赴碧湖镇。碧湖离县城四十华里，为丽水县早稻丰产区。据张副书记谈，全镇二千一百二十四户，其中一千一百二十四户为农户。有三个合作社。土壤、水利条件均好。全体干部种试验田，参加并指导生产。群众干劲甚大。三百零三个干部种六十七亩试验田，早稻有亩产二千四百斤者，平均在二千斤以上。赴田间参观，并参加割稻。在碧湖午餐。据唐巽泽传达，碧湖第一合作社第十二小队干部所种试验〔田〕两亩，每亩四万丛，每丛二十二枝，每株一百二十粒，两亩可收谷八

碧湖镇水稻种植情况

千四百斤。下午四时回招待所。晚饭后自由活动，与王承基逛街，遇吴襄芸等，吃西瓜、汽水。

七日　晴

上下午均分组座谈。有杨佛心者，乃一专治痔疮之中医，态度轻浮，专攻计别人，抬高自己，殊可厌也。晚，参加文教专业组，听取丽水县文教方面各负责人之报告。报告扫盲工作者谓经过八昼夜苦战，扫了五万文盲，每人认识一千五百字，骤聆之，殊难相信也。

八昼夜扫盲五万，殊难相信

八日

早再度赴碧湖，赤脚下田割稻，并帮助打稻。今天所割未满一亩，仅六分余。经现割现称，亩产量为一千零七斤。午饭后，听梅社长及张副书记报告。回招待所已四时五十分矣。途中遇雷阵雨。有晚会，颇热闹。

九日

早动身，十时到金华，在金华午餐。下午二点五十分上火车，八时三十分到达城站。回家洗澡，喝茅台酒，十一时睡。此次下乡未带长脚管裤，亦未带长袖衬衫，两腿两臂晒得发红，陈医师谓已接近皮肤发炎矣。幸昨日下田割稻时向李上豪借得长脚管裤，否则不堪设想矣。今日下午有雷阵雨。

十日　晴

上下午均在省协商会座谈。前数日月涓来信，谓已被斗过，又谓彼之犯错误直接影响于阿龙。又数日前由协商会送来公费医疗保健证，仍得享受随到随诊之优遇。阿庄自上海来，上午接阿龙信。

十一日　晴

上午赴省协商会与统战部白处长晤谈，白谓中央统战部有信来，促余赴北京，有愈快愈好之语。问以要我赴北京作何事，则语焉不详，但谓，据彼了解，恐系中华书局请参加整理古书工作。九时许，偕同妻及阿庄赴灵隐，看新塑佛像，甚不满意。灵隐塑佛像，余曾主持其事。设计者为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史岩与□□□。余对两教授之艺术水平早已觉得不太高，今果证实矣。与妻及阿庄详商移家赴京事。在太白宫午餐。下午三时，打电话给白处长，告以必须与余部长详谈后，方作赴京准备。致傅彬然信。在碧湖参加收割时，颇感愉快，作七律一首，仅成四句，今日足成之。诗曰：

喊参加收割水稻诗

赤脚居然下水田，镰刀到手各争先。
分行按把齐根割，遣致闲情彻底蠲。
两度参观期换骨，一经担荷便休肩。

碧湖水碧名符实，濯足河边喜欲颠。

十二日　晴

译《范雎蔡泽列传》。十日接剑行来信，谓“为了使组织上了解我对你所犯错谈的认识，请将过去写给你的信连同信封全部寄给我们的支部书记”云云。昨日检出十六封，自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本月七日止，一并双挂号寄交沈阳第一机床厂设计科李崇峰收。

十三日　星期　晴

译《范雎蔡泽列传》。写参观早稻丰收感想一篇。剑行来信。晚，德润夫妇来。

十四日　晴

上午赴省政协，将所写参观感想文面交钱甫生。偕妻、阿庄、两小孩及月宝赴正兴馆吃汤包。译《范雎蔡泽列传》。少年儿童出版社来信，索还预付约稿费一百元。

十五日　晴

译《范雎蔡泽列传》。查南强来。寄余纪一信，双挂号寄。

十六日

译《范雎蔡泽列传》毕。民盟干部骆裕民等来。接政协通知，明日下午四时余纪一约谈。

十七日　晴

开始注释《范雎蔡泽列传》。下午三时赴省政协，参加讨论出发参观的事情此次余被编入第二组，召集人为李茂之，组员有吴耕民、吴载德、郦承铨、沙孟海、吴璨、骆裕民及王国松等。余与王国松特于名单上注明“右派分子”，上次赴丽水参观时则并未注明也。四时赴省委统战部与余纪一谈。余谓中央统战部来信极简单，只说中华书局金灿然同志要调宋云彬赴北京，参加整理古书工作，其机构尚未成立，希望能即赴北京报到云云。晚作长函与金灿然。阿庄另致函伯宁，请伯宁就近与彬然接洽。

十八日　晴

上午二时半起床，三时二十分赴城站，七时到达诸暨安华镇。当地农业社同志热烈欢迎，各社都来报喜。吃鸡蛋作早点。在安华镇午餐，餐后吃大西瓜。听王乡长作报告。参观沼气发电厂。午后参观安华水库、农田及发电厂。在某处休息，听县委许部长作情况介绍，即在某处晚餐。晚餐后分组座谈。宿新乐社。

十九日　晴

上午七时，听新乐社周社长作情况介绍。八时半乘火车赴诸暨，改乘汽车赴丰

桥。先参观水库，至镇上休息，吃午饭。听陆社长作丰产情况介绍。在三联社休息，睡午觉。下午三时，三联社葛社长略作情况介绍后，即伴同我们参观丰产田，并介绍若干优良品种。据葛社长谈，全社早稻亩产一千至一千五百斤者二十三亩，一千五百斤至二千斤者八十亩，二千斤至二千五百斤者六十亩，二千五百斤至三千斤者六十亩，三千斤至四千斤者四十五亩，四千五百斤至五千斤者十五亩。品种最优良为有芒早梗、六才号及南特十六号云。至某处休息，其地离丰桥镇七、八十里，待汽车不来。经电话联系，直至八时余始开来汽车两乘，回诸暨已十时余矣。宿某中学校。

二十日　星期　晴

上午分组座谈。下午乘汽车赴草塔镇，参观民办工厂及丰产田，并参加收割。全团四十余人，经一小时，收割一亩五分二。据社长谈，大麦收割后方插秧，六乘五密植，今日收割稻谷一千八百六十斤（折合燥谷计算），平均亩产一千二百四十斤。此丘田七、八寸以下即为砾土，故土质极差。又云，今日收割后，明天翻耕，后天即插晚稻秧，二乘二密植，指标为万五千斤。此即所谓抢种抢收也。回诸暨某中学宿。晚餐有酒。

二十一日　晴

晨九时四十分乘火车回杭州，十一时半到达城站，回家已正午十二时矣。下午，赴省政协参加座谈。晚饮绍酒斤许，几天疲劳渐渐恢复矣。

二十二日　晴

注释《范雎蔡泽列传》。晚月宝来。

二十三日　晴

在安华参观时，见农民乘夜插秧，有作诗之意，今晨始成。诗曰：指标高出万斤田，抢种抢收夜不眠。新月如镰天上挂（七月十九日当农历六月初三），明灯似炬地头悬。敢教贲育齐低首，莫让羲和快着鞭。试读商君书一过，便知耕战本相连。注释《范雎蔡泽列传》。

作诗赞农民劳动

二十四日　晴

注释《范雎蔡泽列传》。晚十一时半，阿庄接阿新电报，谓阿平有病，希于明日返沪。阿庄即赴电话局打长途电话，问病情严重否。决定明日乘早车返沪。

二十五日　晴

阿庄乘二一六次杭沪普通客车返上海，六点四十六分开。赤脚赴小菜场。上午接伯宁信，详述与傅彬然晤谈经过。当即致函金灿然，告以我应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前赴北京报到。前次信上所提种种问题，实为失当，现决定于下星期三或四先赴北京面洽一切，然后决定如何安置家眷等。并函告彬然、伯宁、阿庄。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小雨，赤脚赴清河坊，向宓大昌购旱菸半斤。注释《范睢蔡泽列传》。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赴小菜场买小菜，打赤脚去。近日在家终日跣足，畅快之至，几乎忘却人应当穿鞋矣。阿庄、阿新来信。阿新信中谓接舅舅十八日信，有“做梦也想不到会如此严重”之语。致阿庄函。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接北京中华书局文字第76号函，照录如下：

云彬先生

你给金灿然同志的信收到了。所问各点答复如下：

一、你来我局以后，工作完全要服从分配。至于《史记集解》工作是否继续进行，也要看工作需要而定，目前很难作具体答复。

二、北京住房很挤，最多能分配到两间，你究竟带几口人来，请自行决定。你可以在九月份北来。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五八、七、二三

当即函告伯宁。并致函阿庄，告以星期四北京之行作罢，车票如已买到，赶快退掉。阿庄来信。

二十九日　晴

上午，韩镜侬偕其孙女来，至下午五时始去。分别致余纪一、傅彬然函，告以决定于九月间携眷赴京。晚饭后，赴解放街新华书店买《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月宝来。阿庄来信。晚十一时，接伯宁电报，催速赴京。

三十日　晴

下午二时半赴省政协，参加座谈会，谈国际形势。主持者吴山民，参加者有李士豪、蔡一鸣、胡杜国、杜伟、姜震中，皆所谓右派分子也，阿庄来信。

三十一日

整天未工作。读列宁《国家与革命》。阿庄来信。傍晚有小雷阵雨。

一九五八年八月

一日

整天未工作。读《国家与革命》。上午韩镜侬来。上午及中午有阵雨。阿庄、阿新来信。

二日　晴

清晨，赤脚赴小菜场买小菜。九时许，陈伯衡来。下午，读书看报。

三日　星期　晴

致伯宁函。下午，张惠衣来。伯宁自北京来信。

四日　晴

注释《范雎蔡泽列传》毕。云裳来信。

五日　晴

译《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阿庄来信，并附伯宁信。复阿庄信。

六日　晴

上午赴省政协，参加集体学习。范尧峰发言达一小时之久，可厌之至。与统战部梁处长谈赴北京事。译《秦楚之际月表序》毕。

七日　晴

上午赴青年路某电影院听市委宣传部某君作时事报告。报告达四小时余，天气恶热，殊不可耐。遇周仰钊，向其索回存放在文史馆之私章。下午，整理书籍。

八日　晴

上午五时半，带领罗妈乘车赴净寺，在雷峰塔遗址下割草，得二十余斤，赤脚步行而归。阿庄来信，附有月涓信。下午，周仰钊来，还我私章一枚。

九日　晴

注释《秦楚之际月表序》。晚，李士豪来。阿庄来信。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整理书籍。下午二时半，带同罗妈、阿四赴雷峰塔遗址下割草，共得五十余斤。晚有雷阵雨。阿庄来信。

十一日　晴

整理书籍。阿庄来信。给阿庄信。伯宁自北京来信。晚餐后，赴青年路某电影院看电影，途遇前省文联干部储剑鸣，立谈片刻，据谓已下放在绍兴漓渚吴家埭社，紧握余手，谓祝宋先生康健，泫然欲泣。

故友泫然欲泣

十二日　晴

上午在省政协集体学习。下午整理书籍。伯宁自北京来信。

十三日　晴

上午四时许，为打锣声（为捉蚊虫也）惊醒，即起床。居民委员会不许大家挂蚊帐，临时将蚊帐三顶撤除。五时半，光脚赴小菜场买小菜。整理书籍。天气闷热，下午休息。云裳自北京来信。

十四日　晴

上午六时，赤脚赴小菜场买小菜，整理书籍。致云裳函，航空寄。给阿庄信。

十五日　晴

上午七时赴省政协，随参观团参观华丰造纸厂，即在厂中午餐，下午五时回家。

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赴省政协，随参观团参观麻纺厂，即在厂中午餐，下午五时回家。阿庄自上海来。七时赴民盟参加座谈。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赴省政协，随参观团至笕桥参观通用机械厂，即在厂中午餐，下午，参加劳动两小时，回家已六时矣。

十八日　晴

上午休息。下午赴省政协参加座谈。晚十一时，接月涓来电，谓“沈地开学，京奕应在杭报名入学，取得转学证书，即能来沈续学”。

十九日　晴

上午赴省政协参加座谈会，并写大字报。余写大字报两张，其一乃改定庵诗，诗曰：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奔腾亦壮哉；
六亿人民齐抖擞，工农队里出人才。

下午休息。阿庄接上海市民盟通知，定二十一日集中整风，不能请假，为之大恚。晚十一时接月涓自沈阳来电，谓京其进幼儿园已有办法，但京奕、京其必须于月内到沈阳。

二十日　晴

上午赴省政协参加座谈会，余请假先退席。下午，月宝来，助阿庄运行李赴火车站。六时，阿庄携京奕、京其乘车赴沪。妻终日流泪，百端譬劝无效。记前人有

联云，“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不啻为余今日之处境写照也。致凤珍姊函。

二十一日　晴

上午赴省政协参加座谈会。下午休息，接月涓信二通。傍晚，省政协介绍杜天经（女）来，了解李鼎新之政治历史问题。告以只知李鼎新为查人伟之婿，一九四九或一九五〇年他曾到北京来看过我一次，以后我同叶圣陶赴天津作关于语文教学的报告，因天津人不懂南方话，他曾自告奋勇上台来给我写黑版。此后就没见面，从来也不曾通过信，他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全不清楚。杜要求我写一书面给她，并打听了韩镜侬的地址而去。晚看电影。

二十二日

卖去一部分书籍，《丛书集成》论斤计算，每斤一毛钱，可谓“羊肉当狗肉卖”矣。共得四十二元。买主为古旧书店。晚德润来，帮助理书。归去遇阵雨，打赤脚。伯宁自北京来电，谓中华书局宿舍在牛角湾十号。

二十三日　晴

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

上午赴省政协，听朱某作参观总结报告。买龙井茶叶一斤。中午，凤珍姐自硖石来。两年多不见，衰老多矣。与妻相对泫然。彼此胸中蓄有万千种话，不知从何说起也。晚逛街，遇费君于某瓷器店。

二十四日　星期　雨

上午陪妻赴二圣庙前请叶熙春看病，送他茶叶一斤，并向之辞行。叶送我《花笑庼杂笔》一部。《花笑庼杂笔》六卷，乌程范声山（锴）撰，刻于道光二十五年。韩镜侬来。陈伯衡来，送我某君临《快雪时晴帖》一幅（木刻印，绢底）。伯宁来信，谓北京余之宿舍又换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五号矣。

二十五日　雨

中午德润来。金沛仁来，谓王若水于旬日前饮安眠药自杀。云裳、伯宁来信。晚看电影，赤足而往。

二十六日　雨

整日理书。晚，酒后无聊，赤脚张伞，赴清河坊一带逛街。

二十七日　雨

早赴羊坝头吃温州汤团，赤脚去。下午二时半，赴政协省委员会参加学习。晚赤脚赴清河坊，向密〔宓〕大昌买旱烟半斤而回。胡美成来。下午六时许。

二十八日　雨

早，赴小菜场买菜，到羊坝头吃汤团，赤脚去。十时，接沈阳来电，谓两小孩已安抵沈阳。整理书籍。云裳、阿庄来信。

二十九日　雨

德润今天休息，偕同月宝、毛毛来帮我整理书籍，装好一木箱。月涓来信。

三十日　雨

晨五时，赤脚赴小菜场买小菜。下午赴杭九中参观“杭州市文教卫生系统大办工业展览会”，乘便看了王松泉和邵裴子。阿庄来信。给阿庄、伯宁、云裳信。晚月宝来。统战部送来调职证件。

三十一日　星期　雨

晨五时，赤脚买小菜。八时，陪妻赴二圣庙前请叶熙春看病。云裳来信。整理书籍。

一九五八年九月

一日　雨

上午，赤脚赴清河坊胡庆余堂买药。整理书籍。下午，赴省政协取调动工作证件，赴龙兴路六号看张阆声。中途遇大阵雨。理发。晚，赤脚赴太平洋电影院看电影。十一时，阿庄自上海来。

二日　晴

上午，张阆声、韩镜依、李士豪先后来。阆声脱玉镯赠余，并赋诗送别。今日为余生辰，农历七月十九。中午偕同妻、阿庄及月宝、毛毛、罗妈赴奎元馆吃面。下午，整理书籍。伯宁来信。

三日　晴

整理行李书籍，雇临时工老王。捆扎书箱等，老王一人力不能胜，下午又由老王介绍一临时工来。阿庄上街买火腿、熟食等，并接洽运输行。接民盟杭州市委员会通知，五、六两日开盟员大会。临时工老王之侄王平，原在杭州新华书店工作，过去奉命与余联络，常送新出版书刊来余寓。大鸣大放时，王向书店领导人提出许多批评，并写文字投《东海》，曾请余修改，余以事忙拒绝。反右斗争时，王平被划为右派，曾数次奉命送书至余寓，亦为罪状之一。处理结果，降为勤杂工，月薪二十元。王平一家七口：上有老母，一夫一妻，下有儿女四，二十元何以养活全家耶？今日老王为余言，王平已被开除出店，因刺激太深，神态失常云云。呜呼惨哉！呜呼酷哉！夜十一时，被呼唤“开会”声警醒。问之。始知有台风警报，居民彻夜开会，并作防台措施云。

王平之遭遇

四日

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警报。早七时许，运轮商行派一姓汪者来，谓防台工作紧张，今日不能派人来包扎书籍家具。下午有大雨。雨稍止，阿庄上街买火腿、茶叶等。检出《中国医学史》一册、《洪式闾墓志文》（草稿）一份，寄还卫生厅李蓝炎。又寄还文史馆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不知作者姓名）一篇。致民盟杭州市分部函，告以明日离杭北上，不能参加盟员大会，交老王送去。

五日　雨

上午，赤脚赴羊坝头买汤团，运输行派来七个人，包扎书籍、家具，老王、德润等助之，至下午五时始毕。计运北京者四十件，运上海者九件。预付运输费一百五十元。据云须十一日起运，运到北京当在二十一日以后矣。今日月宝、毛毛都来帮忙。

六日　晴

正午十二时，凤珍姊乘车返碛石。偕妻及阿庄雇划子游西湖，在太和园吃中饭，吃砂锅鸭锟饨，饮酒一斤。西湖水作紫酱色，问之划船者，谓经疏浚后上面的黑土被挖去，下面的黄土泛上来，故水色混浊不清云。乘公共汽车返寓。下午四时，老王赴城站挂行李，计十五件。五时三刻老王雇到三轮车六辆（近时杭州三轮车极不易雇到），浩浩荡荡赴城站上火车。送行者德润、月宝、毛毛、罗妈及老王。罗妈涕泗横流，一送上车即掩面而去。德润等直至车开才去。十一时抵上海，阿新在车站候接。随身行李大小十六件，雇汽车一辆，赴巨鹿路阿庄寓所。

告别杭州

七日　星期　阴

在阿庄家，整日未出门。买到十二日赴北京六次车票及卧铺票三张。致伯宁、云裳函，阿庄写。

八日　阴，时有阵雨

上午十时，偕阿庄赴石门二路福临里看朱宇苍，谈甚久。晚，京兆来。伯宁、云裳来信。

九日　时有阵雨

在阿庄家，整日未出门。

十日

下午，许志行来，吃了夜饭才去，甫出门，即有大阵雨，途中狼狈不堪矣。志行赠金蛉子六只。宇苍有电话来。

十一日　阴晴

连日心绪不佳，又少走动，积食不化，终日昏昏欲睡。唇起小泡，不思吸烟。晚，京兆来。

十二日　阴，时有小阵雨

身体大感不适。下午一时，赴石门二路福临里看朱宇苍，略谈片刻，即回。二时半，许志行来。三时三刻，雇汽车赴火车站。手提行李甚多，赖志行、阿新送上火车，一一为我们安顿好。他们看火车开了，才回去。

十三日

上午，车过德州，买烧鸡两只，午餐时饮啤酒两瓶。下午四时五十分抵北京站，云裳、伯宁在车站接我们。雇汽车三辆，带同随身行李赴东堂子胡同五十五号寓所。寓所只一间房，另有小房间一，那么多家具书籍如何搁得下。床铺均未运到，向局方借铺板三副。偕同云裳、伯宁赴东安市场森隆吃夜饭，遇潘怀素，只招呼了一下。忽大雨，雇汽车回。我们夫妇俩同云裳睡在一个房里，阿庄同伯宁睡在小房间里。

十四日　星期

昨日雨甚大，至今晨十时许渐止。云裳回其寓所，未几即携同嘉燕来。下午，赴东总布胡同十号看傅彬然，未几金灿然亦来，谈甚久。傅师母偕小文来。

十五日　晴

上午八时，赴中华书局看金灿然。归来，又赴外交部街派出所报户口。有一女子亦来报户口迁移，睹余姓名，视余而笑，与之招呼，自言姓严名玉华，向在《时代日报》工作，亦南方人也。又言，君之姓名甚熟，似曾相识云云。下午，赴遂安伯胡同三号看章雪村，又赴小雅宝胡同五十一号看王伯祥。伯祥送余回寓所。章雪村夫人来。伯宁来。晚饭后，章雪村来。先是云裳介绍一女服务员来，亦姓宋，其实满族也，今日辞职回去。云裳来。心绪不佳，早睡。

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一刻，赴中华书局上工，途遇孙明心，立谈片刻。历史一组负责人为介绍同组同志凌珊如、徐溥泽、孟默闻、瞿蜕初、朱彦俯、原孝诠、刘光业。下午，陈乃乾为余介绍彼组（丛书组）同志章熊、周云青。周云青武进人，与余同一寓所，彼住楼上，余住楼下也。与人事科魏子杰谈车旅费及书籍、行李运费报销问题。云裳母女来。丁晓先夫人来。章雪村夫人介绍一女服务员，下星期可来上工云。

赴中华书局上班

十七日　晴

杭州交运输行运来之书籍家具四十件下午送到。费十余元，请送来的工友五人打开包札，一一安置好。房间太小，一只长沙发，一只藤椅无法安置，暂搁于过道中。云裳来。寄私章一个给阿新，准备运上海之一部分书籍行李送到时盖回单之用。致德润函。

十八日　晴

今日阿平生日，下午云裳携嘉燕来，伯宁亦来，晚餐吃蟹吃面。傅师母、丁师母来。

十九日　晴

阿新来信，云运上海之行李尚未运到。晚，朱光暄来。

二十日　晴

书局出布告，明日星期天加班，此布告余至下午散工时始见。上午陈乃乾谓明日上午伯翁来同余赴他家午餐，既见此布告，即于晚饭后赴伯翁处，说明明天不能同赴乃乾处。伯翁费六百元购一电视机，仅使用数次即发生故障。伯宁今日赴天津参观新力村亩产十万斤稻田，当天即回，买来小蟹一篓。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照常到书局工作。上午，傅师母来，余不在家。下午五时听报告，回家吃饭已七时半矣。晚饭后赴金鱼胡同理发店理发，此理发店由上海迁来，设备技术俱佳。

二十二日　晴

书局各部分均停止工作，讨论昨日之报告。余在乃乾之工作室草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午后，阿满来，余不在家。章师母来。下午五时，又听报告。晚，阿庄去看云裳。伯宁来。寄信给民盟浙省委员会。

二十三日　晴

拟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据金陵局本《史记》校黄善夫本及殿本之异体字，以决定将来排印时能否统一字体。上午，云裳来。余不在家。章师母介绍之女服务员不愿来，只得另外设法寻找矣。阿新来信，寄回余之私章，云杭州运来之书籍行李早已送到，此私章已无所用之矣。德润来信。伯宁来。

二十四日　晴

书局办红专大学，今晚历史班开课，以非必修，余不参加。晚，吃蟹。

二十五日　晴

下午四时，办公室大扫除，捉蚊虫。聂崇岐交回审阅的《史记》标点稿第一批。晚饭后，赴东四八条三十五号看叶圣陶，谈标点《史记》问题，回来已十一时矣。伯宁来。

二十六日　晴

上午与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将顾颉刚所标点的和我所标点的式样各印样张一份，先寄聂崇岐等，然后定期开会讨论。《史记》原定年内出版，作为一九五九年新年献礼，但顾颉刚之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年内出版绝对不可能矣。章师母又介绍一女服务员来，韩姓，甚整洁而干练。

二十七日

今日中秋，上午雨，中午渐放晴，至晚月色皎洁。写好标点样张交金灿然。陈世觉昨日要求余让出女服务员睡觉之小房间，今日特向金灿然说明不能让出之理由，金嘱张北辰酌办。下午四时，参加全体会议。傅师母、云裳来。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书局参加讨论会。下午未出门。下午六时，阿龙来，未几云裳、伯宁亦来。阿龙此次出差来京，彼未被戴上某派帽子，仅处以留党察看云。阿新来信。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历史一组讨论第四季度发稿计划。云裳来。晚，嘉燕亦来。接浙江省政协来函，询问余此次运北京之书籍家具中，书籍占多少分量、体积。

三十日　晴

上午工间操后，书局党支书记王春邀集所谓右派分子开会，余所认识者，除雪村、晓先外，仅一卢文迪。下午，开会讨论标点《史记》问题、出席者：金灿然、张北辰、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傅彬然、陈乃乾、章雪村、姚兆华及余。余发言甚多。阿龙来，吃了晚饭，七时半始去。他于今晚八时卅分乘车返沈阳。

讨论标点《史记》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月

一日　晴

上午九时，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未几王伯祥亦来，在雪村家吃午饭，饮白兰地。伯宁打电话给张允和，告以余已来北京，住某胡同某号。

二日　晴

上午九时二十分，偕妻及伯宁、阿庄赴红星戏院看纪录影片发掘明神宗陵情况。赴东安市场买食物，即在森隆午餐。阿庄淋巴腺肿痛，赴王府井永仁堂药店请赵绍琴大夫诊。买毛线裤一条，三十五元二角。归来，整理书籍。疲倦甚，卧二小时许。上午十时许，张允和来，余等皆不在家，失迓。

三日　晴

复政协浙江省委员会信，挂号寄。云裳挈其女嘉燕来，旋去，晚复来，阿龙来信。

四日　晴

晚饭后，赴东四八条三十五号看圣陶。

五日　星期　晴

上午赴彬然家，适圣陶亦在，谈三小时余。云裳来，谓北海附近有房屋出租。

下午，听传达报告，并进行讨论。

六日　晴

阿庄去看云裳，同去看房子，所谓出租之房子，乃姚蓬子所有也。阿庄与乃母吵嘴，乃母大不怿。伯宁来。云裳来。晚参加政治学习。

七日　晴

无事。韩大娘回家休息。伯宁来。

八日　晴

书局连日讨论出书计划，今晚政治学习停止。

九日　晴

下午，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张允和来，吃了晚饭去。

十日　晴

妻病。阿庄为乃母买回中药一剂，不及煎服。

十一日　晴

上下午参观工业交通展览会。妻病未愈，继续吃中药。伯宁来。云裳挈大女嘉燕来。

十二日　星期

下午，赴小雅宅胡同看王伯祥。伯宁来。妻病仍未愈，服叶熙春所开之方药。阿庄偕伯宁赴小黄庄看房子。

十三日　雨

晚，参加政治学习。伯宁来。

十四日　晴

下午，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今日天气骤冷。云裳挈其女嘉燕来。

十五日　阴晴

晚上参加红专大学历史学习，看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修正本第一分册中之绪言，自昨六时半起至九时止。

十六日　晴

写成《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一文，凡七千言，并作致金灿然信，交姚兆华转去。

十七日　晴

下午参加打碎烂铁的工作，晚饭后继续参加。伯宁来。

十八日　晴

祝贺“十月人民公社”成立，成韵语三章，写成大字报张贴。下午，参加“十月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晚上有晚会，以疲倦甚未参加。伯宁来。伯宁患急性喉

炎，服中药。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访王伯祥，不值。看章锡琛。下午，又去看锡琛，遇张梓生。伯宁为余买到废铁十一斤，值二元。

二十日　晴

送废铁十一斤交中华书局炼钢部门。得郑振铎死讯。晚饭后，与妻女闲谈，甚感不快。访王伯祥，遇卢芷芬，闲谈甚快。芷芬送余返家，已近十时矣。十二月〔时〕许，忽下冰雹。

郑振铎去世

二十一日　阴晴

晚，听陈翰伯作政治学习动员报告，甚精彩。云裳偕其女嘉燕来。阿庄赴协和医院检查身体。

二十二日　晴

下午，参加政治学习。晚六时至八时半参加红专大学学习历史。连续六小时半学习，疲倦极矣。阿庄赴协和医院检查新陈代谢。

二十三日　晴

下午将下班时，忽得通知，有紧急会议，必须参加。六时，会议开始，主席报告本单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须出钢二吨。人民公社全部社员除年老病废者外，皆编入炼钢部队。余被编入后勤第八组，组长为凌珊如。会散后，匆匆回家吃饭。饭后即赴局参加劈木柴。十时半回家。

全部社员被编入炼钢部队

二十四日　晴

晨八时始到局办公。十一时，忽得通知，第八组全部组员参加劈柴。下午，第八组全体组员继续劈木柴，余以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未参加，仅于下班前半小时参加十数分钟而已。阿庄检查新陈代谢结果，适与在上海所检查者相反，医生谓须作第二次检查云。

二十五日　晴

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汇来火车费、行李费、书籍运费等共二百二十六元一角七分。又公债票两张，每张百元。下午与调孚等赴□□门参加搬土。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照常上班，云裳偕其女嘉燕来。

二十七日　晴

晚六时至八时半，参加政治学习。章雪村于晚饭后来，为言傅小文已结婚。阿庄今日赴协和医院检查身体。

二十八日　晴

妻略有感冒，兼消化不良，一日未起床。晚饭后赴王府井清华园洗澡，十时半方回。傅师母来。云裳来。复政协浙江省委员会信。

二十九日　晴

下午参加政治学习。晚六时至八时半，参加红专大学历史班学习，归家已九时许，饮酒。

三十日　晴

昨夜饮酒稍多，兼感冒，咳嗽，喉头似发炎，购银翘解毒片服之。伯宁每夜来，今晚返小黄庄宿。

三十一日　晴

仍有咳嗽。致许志行、周德润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一日　晴

伯宁请吃全聚德烤鸭，下午四时定座，邀其岳母与阿庄务必于五时卅分以前到，一面打电话邀余径赴全聚德。余于五时三刻到全聚德，而妻及阿庄均未到，待至六时半仍无影踪，伯宁又雇车亲自到东堂子胡同去接。伯宁去不十分钟，而妻及阿庄到矣。盖阿庄下午出去理发，归家已五时半，故姗姗来迟也。七时半，伯宁回来，始入席。回家已九时半矣。全聚德以烤鸭著名，然近来每天分配到的填鸭子不多，供不应求。伯宁此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定到一只，然鸭身小，烤法亦不如从前矣。

全聚德烤鸭不如从前

二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半，王伯翁来，同乘三路公共汽车赴西直门，换乘他路公共汽车赴八大处。带面包二只、烧鸡一只。在二处饮茶，买啤酒两瓶，吃面包、烧鸡，别有风味也。复游三、四两处，即乘无轨电车赴动物园，看长颈鹿、小熊猫。归来已下午六时半矣。今日妻偕阿庄赴傅宅，雇定一老妈子，名张秀贞，言定十五日来上工云。

三日　晴

阿庄为雇老妈子事，与乃母吵嘴。中午，我把已经另外雇定老妈子的事情告诉了王妈，并向之说明，她在北京没有户籍，不能长期做下去。王妈听了也大不高兴。晚上参加政治学习。咳嗽大作。

四日　雨

上午参加十月人民公社全体会议，听炼钢小结报告，会散后又分小组讨论。下午一时，赴王府井中医门诊所看病　大夫名徐子玉，七十三岁矣。蕙珍偕其子刘云、媳陈富英来，吃了夜饭才去。刘云带来他哥哥写给我的信，并诉说他哥哥为了不服从领导指示，不肯跟秋敏离婚，已被开除党籍，并且遣送还乡矣。

五日　阴

昨宵服药后，咳嗽依然如故。中午又去复诊。徐子玉大夫用药甚怪，中有沈香面六分，此与咳嗽何关，可谓不得要领矣。下午，政治学习。晚历史学习请假　致叶熙春函。

六日　晴

连日服中药，咳嗽不止，入夜尤甚。下午二时，中华邀请顾颉刚、聂仲岐、贺次君、叶圣陶、王伯祥等座谈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问题，余提问题甚多，大部分得到解决。

七日　晴

下午，参加中华全体会议。许志行来信，辞极恳挚，读之感动　吴克坚来。云裳偕其女嘉燕来。致张闻声、朱宁苍函。

八日　晴

照常工作，无事可记。吴克坚来找阿庄，托她送旧《国闻周报》给《大公报》。

九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中华书局参加大扫除。下午照常上班工作，四时许，赴农业出版社，参加欢迎下放干部归来。云裳偕其女嘉燕及嘉燕之爱人来。七时半，丁晓先来。八时同赴中华书局，参加欢迎由东北归来之下放干部，回家已十一时半矣。

十日　晴

腰部及坐骨神经痛，勉强支持了一天工作，晚上还参加政治学习。归来，向药房买虎骨酒一瓶。

十一日　晴

腰及坐骨神经痛，不去上班，在家工作。上午十一时半，姚兆华来。写《标点〈史记〉凡例》毕，交姚兆华。下午，周云青携傅彬然字条来，借去《龚定盦集》。

十二日　雨

腰部及坐骨神经痛，不去上班，在家工作。上午十一时半陈肇斌来　陈原在财经出版社工作，现调中华书局历史一组，民盟盟员也。伯宁今夜不来，当系工作忙，回小黄庄寓所宿矣。

十三日　晴

下午二时，阿庄陪同我到崇内大街中医门诊部去看病，大夫名张淑贞，诊断殊

草草。为余开一证明书，谓“腰部酸痛，宜避免过力运动”。何谓“过力运动”？可谓狗屁不通矣！傍晚，中华书局派人来装炉子。今晚伯宁宿小黄庄。

十四日　晴

周云青转述姚兆华意见，谓张淑贞大夫所开之证断书不足据以请病假。陈乃乾介绍章次公大夫，谓可于星期六晚赴章之宿舍就诊。傅太太介绍之女工张秀贞于下午来，见王大娘未去，即赴傅家宿。王大娘不肯走，谓非做满三个月不可，与阿庄闹，同到派出所去解决。朱宇苍来信，德润寄来豆豉、元奇烟。阿龙来信，信封是京奕写的，稚气十足，可爱也。

十五日　晴

王大娘一早就啼啼哭哭，令人不宁。晚上打三次电话给章次公，都回说“没有回家”　叶熙春寄来药方。

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雇汽车赴德胜门内大街甲七十四号章次公寓所就诊，章一见如故，适其友徐衡之大夫亦在，共同诊视，商量立方，并为余开一证明书，谓“腰痛不能俯仰，建议休息一周”。妻及伯宁、阿庄同去，妻亦请章、徐两大夫诊脉开方。归来已下午一时矣。章雪村、云裳、姚兆华先后来。余以章大夫之证明书交姚，姚视之笑曰：“这才是证明书呀。”王大娘已找到工作，欣然辞去。临去时指后院而言曰：“我上了她的当，对你们不起。”她者，住后院一北方妇人，长舌妇也。晚，张秀贞来上工。阿庄买到两用炉子一只。

十七日　晴

周云青由局中取来金陵局本《史记》第二册交余。朱光暄来，吃了夜饭去。新阶来信。

十八日　晴

下午，王伯祥来，商讨《史记》标点问题，至五时半始去。

十九日　晴

甲丰患神经病

上午，王伯祥来，谓今日下午有会，不能来商讨《史记》标点问题矣。下午，吴甲丰来。甲丰于今年春间下放至高邮农村劳动锻炼，才于数日前回京。自言为某种问题想不通，神经错乱云云。其人神思恍惚，确有神经病。问有何种问题想不通，则坚不肯吐实。

二十日　晴

整日标点《史记》　病已大愈，明日可销假矣。

二十一日　晴

照常到书局工作。

二十二日　晴

下午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商谈标点《史记》问题。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赴清华园洗澡。下午，同王伯祥游陶然亭，晚在菜市口美味斋菜饭店吃饭。

二十四日　晴

下午看王伯祥，商谈标点《史记》问题。晚，参加政治学习，学所谓“纸老虎”问题。右派同为一组，由一青年名魏子杰者主持之。

二十五日　晴

云裳母女来，吃了夜饭才去。伯宁请阿庄看所谓宽幕电影。

二十六日　晴

阿庄回上海，邻居周太太、王太太等均来送别。云裳送阿庄上火车。下午政治学习，仍由魏子杰主持。晚学习历史。

二十七日　晴

大阿宝来。甲丰来。致叶熙春函。

二十八日　晴

晚甲丰夫人来，未几，甲丰亦来。甲丰神经犹失常，再三慰劝之。

二十九日　晴

云裳来。甲丰来。

三十日　星期　晴

上午照常上班，大扫除。下午，访伯祥未晤，至雪村处闲谈。晚，同伯宁往吉祥戏园看秦腔《三滴血》。阿庄来信。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一日　晴

中午甲丰来。晚，参加政治学习，已恢复原来样子，右派不再另分一组矣。魏子杰来向余了解蔡宏中（又名企商）政治思想情况，谓蔡系应修人之友，曾由应介绍至黄埔军校工作，与余曾同过事云云。余告以不复忆及友朋中有蔡宏中其人，惟应修人确曾偕一友人来黄埔工作，是否即蔡宏中，事隔三十余年，不复能忆及矣。下午，看王伯祥，商谈标点《史记》问题。

二日　晴

写一书面材料，说明余认识应修人经过，交魏子杰。

三日　晴

甲丰大发神经病

下午政治学习。二时许大礼堂有传达报告，报告陈毅在民主党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分二十一条，说明纸老虎问题。右派分子不得听此传达报告。晚上学习历史　归来，吴甲丰夫妇坐在家里等我。甲丰又大发神经病矣，多方譬劝之，不知有效否也

四日　晴

晚看王伯祥不遇，到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略坐片刻而已。阿庄来信。

五日　晴

云裳母女来，吃了午饭才去。晚，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

六日　阴

中午看王伯祥。复阿庄信　阿龙来信。

七日　星期　雨转阴

上午赴王府井大街清华园洗澡。到东安市场稻香村排队买到卤猪头一个。午后访伯祥不遇。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适张梓生亦在，手谈消遣。晚严希纯来。致张阆声、陈伯衡函。

八日　晴

上午，赴小雅胡同看王伯翁，商榷标点《史记》问题。下午，金灿然作所谓检查工作之动员报告　晚政治学习。

九日　晴

下午奉陪开会，讨论检查中华书局出版书籍之质量问题。

十日　晴

下午政治学习。晚照例应学习历史，余仍标点《史记》。

十一日　晴

下午奉陪开会，余惟作标点工作而已。阿庄来信。

十二日　晴

下午奉陪开会，晚上补作标点《史记》工作。又接阿庄明信片。

十三日　晴

云裳来。云裳买来烧鸡两只，大不盈握，余谓鸟也，非鸡也，云裳坚谓是鸡，疑莫能明也。又买来熏黑鱼头一个，其状如蟒蛇头。下午奉陪开会。

十四日　星期　晴

照常上班工作，下午奉陪开会。

十五日　晴

中午奉陪开会。晚上政治学习。

十六日　晴

中午奉陪开会，晚上补作标点《史记》工作。有名陈洪海者（女），通知我民盟关系已转，后天晚上开小组会云。

十七日

连日天气甚和暖，今日忽下雪，随下随融，宛如南方下雪天矣。下午政治学习，讨论商品问题，有名徐波者（女），高声发言，旁若无人，而言多不逊，可憎也。阿庄来信。晚历史学习，余仍标点《史记》。

讨论商品问题

十八日

昨宵连下小雪。早上地冻，余赴中华书局途中连跌两跤，幸未受伤。下午奉陪开会，讨论到所谓右派分子可否担任责任编辑问题，又受一次侮辱。晓先告余，今晚民盟之小组会不开。

又受侮辱

十九日　晴

晚参加民盟小组〔会〕。

二十日　晴

原定今日发排《史记》第一批稿，五十万字，以印刷厂未将排样送来，发不出。下午有会。晚理发。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半赴清华园洗澡。十七日接昂若十六日信，谓“久已闻兄来京而未详住址，故未通音讯。日前偶遇圣陶、伯祥，始略悉近况。弟仍住景山东街大学夹道三号，得暇甚盼相晤”。又谓“弟病后很少出门。昨晚吃桔子偶一不慎，梗阻在食道间，上下不得。饮食又成问题，今早到医院医治，尚未解决”云云。今晨特往访之。又赴东四八条看圣陶，托圣陶转交一百元与覃必陶，还青年出版社预支稿费。晚饭后赴小雅宝胡同看伯祥。

二十二日　晴

照常工作。晚参加政治学习。

二十三日　晴

妻有病，体温升至三十八度半，但傍晚即下降，服药。

二十四日　晴

下午学习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晚上参加历史学习。

二十五日　晴

中午云裳来。云裳为我们买到一斤丝棉。晚饭后甲丰来。甲丰病有好转。

二十六日　晴

晚上学习六中全会文件两小时半。

二十七日　晴

陈乃乾自上海来信，云应修人之爱人曾岚（住上海南昌路一百二十五号 A·· 室）正在写应修人的传记，想知道应在黄埔时的情况，请我写信告诉他。下午，金灿然作报告。全体大会。。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今天居然整天休息。下午，云裳来。四时许，沈久之夫妇来，谈至五时半始去。

二十九日　阴

晚上政治学习，看八届六中全会文件。

三十日　阴，有雪

照常工作，无他事可记。

三十一日　晴

上午，大扫除。下午，参加所谓联欢会。晚，饮绍酒一斤，吃八宝鸭。朱宇苍来信。因工作忙，心绪又不佳。故日记大都几天写一次，名曰“日记”，等于回忆录矣。

一九五九年一月

一日　晴

上午，标点《史记》。下午，赴景山东街大学夹道三号看许昂若，谈约一小时，有他客来，即告辞而归。

二日　晴

照常工作。

三日　晴

下午组务会议。

四日　星期　晴

天大寒。上午七时三刻冒严寒赴王府井大街清华园洗澡。下午，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讨论《史记》标点问题。

五日　晴

晚上政治学习。阿龙来信。

六日　晴

中午散工时，伯宁赶来报告，云“妈又吐血了”。伯宁到医院里请医生，请不到。检出叶熙春去年夏间所开药方，请周师母向永仁堂配三剂。请云裳来照顾，余仍到局办公。陈伯衡来信。

七日　晴

妻昨晚睡甚安，今晨四时半，又吐出几口血。七时半，将室内大煤炉换掉，换一烧蜂窝煤的两用炉子。向中华书局请假。九时许，云裳来。未几，嘉燕亦来。妻咯血仍不止。下午，由云裳去向协和医院挂号。雇汽车，由云裳母女及余陪赴协和医院诊治。透视肺部，并照X光片。医师云，肺部大部分已钙化，可能有小血管破裂。请住院，不许。配药用云南白药、维他命K、雷米峰及镇静剂。医嘱静养。吐血稍止。晚九时许又患头晕矣。傅太太来。周太太常来问病，照顾备至。

八日　晴

妻头晕，因服镇静剂之故也。为妻开中药方，照叶熙春去年所开方加蛤粉炒阿胶及侧柏叶炭。今日中华书局下午有会，余因妻病早退。云裳来。

九日　晴

早七时半赴局办公，今日余值日，故提早到局也。妻咯血已止。云裳来。

十日　晴

照常到局办公。云裳来。

十一日　星期　晴

星期应休息，但余照常点校《史记》。云裳来。

十二日　晴

照常工作。晚上政治学习，云裳来。

十三日　晴

照常工作，夜大风。

十四日　晴

风仍大，寒冻。下午政治学习。晚上学习历史，余仍点校《史记》云。云裳来。

十五日　晴

妻病大愈，胃口亦好。伯宁新配到房子，约同云裳去看。书局下午又有会。

十六日　晴

今日余值日，早上提早半小时到局。云裳来。星期五晚上之政治学习今日起取消。

十七日　晴

阿庄来电报，对伯宁新配到之房子表示不满。晚洗澡理发。

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写信给曾岚，详述应修人在黄埔军校时之情况。看王伯祥，没有见到。十时半赴北长街三十九号看陈乃乾，周振甫、姚兆华已先在，即在乃乾家午餐，打电话给许昂若。今日伯宁赴上海。

十九日　晴

晚上政治学习。周振甫来信。

二十日　晴

下午，局方传达彭真市长所作关于副食品供给问题之报告。云裳来。

二十一日　晴

下午政治学习，晚上历史学习。给章师母看病。

二十二日　晴

云裳母女来。阿庄来信。

二十三日　晴

曾岚来信。晚，丁晓先来。

二十四日　晴

发出《史记》第二批稿，约七十万字。阿龙、月涓来信。彬然在医院中遇见邵力子，邵谓甚念余。昨日徐调孚语余，阆声抄校之《国榷》，原定致送稿费一万元，已先后汇去五千元，现在稿酬办法另有新规定，不拟再付。余谓应再酌付若干。金灿然在旁，谓余言甚是，当再考虑云。补记之。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写信给阆声、阿龙及罗妈。下午访圣陶不值，顺道至东四五条二十号看邵力子。邵谓前年反右斗争时彼在民革委员会上发言，引用《论语》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起同志间极尖锐之批评云。

二十六日　晴

下午看王伯祥，商谈关于标点《史记》各问题。晚上政治学习。阿庄来信。云裳来。

二十七日　晴

照常工作，无事可记。

二十八日　晴

下午政治学习，晚上学习历史。云裳来。

二十九日　晴

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全体大会，王春报告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派张大娘到西

城棉花胡同六十一号为阿庄打扫房间，阿庄今晚到京。

三十日　晴

因值日，早上提前半小时到局，中午阿庄全家来，云裳亦来。晚饭后，甲丰来。阿庄又偕伯宁来，为郭妈报户口报不进，甚为着急。

三十一日　晴

下午四时许，阿庄来电话，谓郭妈户口已经报进，甚为喜悦云云。晚，阿庄全家来。齐燕铭对《史记》排样提出问题，谓《史记》大题下之正义，不应仿照殿本合排在小题之下云云。

一九五九年二月

一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赴清华园洗澡，十时半始毕。下午午睡方醒，邵力子来，谈半小时而去。有卢美意者（一名天白，七十四岁，安徽庐江县人，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毕业，现住南京和平路四号），致函邵力子，愿参加整理古籍工作，邵今日以卢函交余，嘱向中华书局绍介。

一九五九年四月

十七日　晴

上午九时全国政协派汽车来接，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出席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此车专供送余与杨崇瑞（女）委员及其他一位姓杨的委员。今日举行开幕式，选举会议主席团、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听取李维汉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余之席位在楼上第一排六号。与费彝民、方光焘、沈体兰、沈志远等同在楼上一二两排，互相招呼了一番。云裳母女及阿庄等来，吃午饭。下午无会，赴中华书局取《史记》校样。《史记》一百三十卷于昨日点校完毕，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翁。下午六时半，王伯翁来，与之同坐汽车赴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看江苏京剧团演出《火判》、《倩女离魂》、《虹桥赠珠》，并皆佳妙。回来看到政协秘书处的通知，云特邀人士的编组已根据主席团在大会宣布的意见，按地区重新编组，召集人也作了适当的调整。我本来被编在第二十八组，跟同坐一辆汽车的两个姓杨的委员同在一组，开会地点在工商联。重新编组后，我被编在第

二十五组，开会地点在东交民巷正义路团中央，一辆车不能接送两个地方，交通工具又成问题矣。

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每夜工作到十点钟左右，筋疲力竭，无兴趣写日记了。在此两个多月中间有许多事情值得追记的。（一）二月五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华书局聚餐归来，见妻病感冒发烧，嘱其早睡休息。次日热未退尽，至晚九时高升至四十度三，急赴药房购盘尼西林片服之。七日（阴历三十日）晨，电话阿庄，嘱其速来。九时许，吴克坚夫妇坐了汽车来，送妻赴第六医院请杨济生大夫诊治。时热度已稍退，即赴阿庄家休养，余亦移住阿庄家。八日为阴历元旦，妻体温已正常，服余所开之中药方似有效。九日，仍有数分热度。十日，偕阿庄、伯宁去看章次公。下午，章次公来，为妻诊脉开方。十一日，妻热已退尽，当晚余亦返寓所。次日到中华书局照常工作。妻则至二十日始返寓所云。（二）约在二月中旬，有人来向余了解彭南先的政治思想情况，云彭曾在黄埔与余共事，余对彭某已全无印象，其人不得要领而去。（三）三月十日阿龙自沈阳来京，十四日返沈阳。二十五日又来北京，云已奉调来京，但月涓则一时不得离沈阳也。（四）三月中旬，忽接全国政协秘书处电话，云邀请余当政协委员，通知书寄杭州被退回，现已经派专差送去云云。未几果接到通知书，内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扩大）协商决定。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本月十三日上午，偕同王伯祥同赴前门饭店报到。

十八日　晴

早起打电话给政协秘书处，告以编组情况有变动，余与杨委员等不能用同一汽车接送，秘书处允另行派车。上午九时半，政协派汽车来，乘车赴东交民巷团中央出席小组会议。下午二时，赴怀仁堂列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休息时遇吕振羽、杨东莼、孙晓村、何叙甫、江竦云、叶熙春、陈叔通、闵刚侯、吴觉农等，均一一招呼，而以吴觉农态度最好，对余表示极大之关怀云。

听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东交民巷团中央出席政协小组会议，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余未发言。同组熟人有方光焘、沈志远、余纪一、周瘦鹃、黄启汉等。中午赴文化俱乐部参加民盟沈钧儒主席之宴会，遇见熟人甚多，有史良、黄药眠、苏延宾、曾昭抡等。下午，为校对《史记》，向小组会请假。王伯翁来。晚，伯宁、阿庄携阿平来。

二十日　晴

上午写发言稿，未出席政协小组会议。下午三时赴东交民巷团中央出席政协小

组会议，余首先作十五分钟之发言。休息时，周瘦鹃谓余发言勇敢，甚可钦佩云。发言稿交小组长沈体兰。《史记》校样今日上午亲自送中华书局。阿庄来。昨今两日天气转暖，今日傍晚起大风。

二十一日　晴，风未止

上午赴中华书局，与傅东华等讨论前四史标点问题，参加讨论者尚有陈乃乾、赵守俨、姚兆华、张北辰等，而由金灿然主持之。《后汉书》问题最多，决定暂不发稿。王伯祥来。下午二时赴中南海列席全国人大，听李富春、李先念、彭真等报告。休息时见到杨东纯、叶熙春、赵超构、陈劭先、李重毅等。陈、李二人对余态度如旧，热情横溢。又遇见余心清，态度阴阳怪气，余亦趋而避之。晚赴清华园洗澡。月涓来信，附有京奕的信。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第二十五小组，未发言。下午赴中南海怀仁堂列席全国人大。今天人大举行大会讨论，听班禅等先后发言。休息时遇见易礼容，紧紧握手表示极大之关怀，可感也。中华同事张北辰二日前患腹痛，昨日讨论前四史标点问题时，余见其肤色黄，眼睛亦作黄色，告之曰，君病胆结石或胆囊炎即肝炎耳。后经医师诊断，果为传染性肝炎。今晚为开处方，用茵陈、茯苓、木瓜、蒺藜、鸡内金、白芍、甘草、乌梅、夏枯草等，皆是厥阴之药也。张君亦知医，颇以余之处方为当云。

二十三日　晴

上（午）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出席政协全体会议，今日开始大会讨论，发言者有方鼎英等。休息时遇章乃器，傲岸态度依然似昔也。下午二时赴中南海怀仁堂列席全国人大。晚，王伯祥来。吴甲丰及阿庄、伯宁来，他们去看了罗英，方光焘。阿龙自大连来信。

章乃器傲岸似昔

二十四日　晴

昨日在怀仁堂、政协秘书处一工作同志送来字条，谓明日上午政协发言名单有我在内，嘱赴会时坐在前排，以便上台发言云云。上午八时半赴政协，看发言人名单上并无余之姓名，始知已有所变更矣。下午一时半赵守俨来，将《史记》目录及附录交他，如此，全部《史记》校点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下午赴怀仁堂列席人大。云裳、阿庄来。

二十五日　晴

昨夜十二时半，政协秘书处送来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一份，计副主席十四名，常务委员一百四十二名。常务委员中有右派分子章伯钧、龙云、黄琪翔，皆所谓右派分子也。今日上午小组讨论，组长沈体兰作传达

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右派三十八人

说明，谓全体委员一千零七十一人中有右派三十八人，常务委员中有章伯钧等三人，并说明提名章伯钧等为常务委员之理由。有朱遂者，首先起立发言，谓右派分子周围有三千万人民围绕云云。苏延宾向之质问，朱又起立解说，谓综合右派分子之家属亲戚朋友共约三千万人云云。胡说八道，蠢如鹿豕。政协特邀人士及民主党派人士中胡涂昏聩如朱某者实不乏其人，顿令人起羞与为伍之感也。下午赴政协礼堂，出席大会。今日大会讨论，余最后发言，约十分钟。休息时遇陈望道，略与交谈。甲丰来。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半，政协派接送汽车来，与妻同赴棉花胡同阿庄所，阿庄同我们一道坐车到前门饭店四二七号房间，看叶熙春，请他给妻及阿庄诊病，十一时回寓所。午后四时偕同阿庄去量身材，做布制服。理发。

二十七日　晴

对"迤逗"发音之解释

上午出席政协大会讨论。与韩世昌谈昆曲。余问他《牡丹亭·惊梦》折"迤逗的彩云偏"之"迤逗"一向是否唱作"拖逗"，他笑笑说："从前赵子敬教我唱作'拖逗'、吴瞿安教我唱作'移逗'，我没有法子，只好在赵先生面前唱'拖逗'，在吴先生面前唱'移逗'。"我说："赵吴两先生都在场的时候，你怎么唱法呢？"他大笑。我又告诉他应该唱"拖逗"，此双声联绵词也。韩君患气喘甚剧。他回忆十多岁时在上海徐凌云家参加同期的盛况，不禁感慨系之。下午二时赴怀仁堂，列席全国人大。今日人大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有若干代表发言，散会已八时许矣。阿龙自大连来信。

二十八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大会。今日选举主席及常务委员。下午赴怀仁堂列席人大，并参加全体摄影。晚，与干伯祥同赴人民剧场看豫剧《双对枪》，演员崔蓝田唱作俱佳，令人回肠荡气也。归家已近十一时矣。

二十九日　晴

周恩来握手而谈

上午出席政协大会，班禅发言驳斥尼赫鲁，语多风趣，全场活跃。十时许，大会宣告闭幕。沈志远语余，其他政协委员已接到参加五一节庆祝大会之通知，所谓"右派分子"之委员均未来接到此项通知云。下午三时赴政协参加周恩来主席召集之茶话会。周与余握手时谓"我前天听了你的讲话"，态度极诚恳。今日被邀参加茶话会者皆年满六十岁以上之老人。余亦在老人之列，"人生几何，去日苦多"，不禁感慨系之矣。政协全体委员一千零七十一人，今日被邀请者三百八十三人，占全体委员三分一以上。阿庄来。

三十日　晴

上午赴中华书局上班，同事皆询及昨日周恩来主席召开之茶话会。今日《人民日报》报道茶话会情况，标题为《敬老会上尽开怀》。十时许，接政协秘书处电话，询余明日是否准备赴天安门观礼，余告以尚未接到通知。下午一时，政协送来观礼证。五时许，政协又来电话，谓已准备汽车，明晨八时开赴东堂子胡同接送云云。阿庄、伯宁来，吃了夜饭才回去。晚饭后，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

一九五九年五月

一日

上午八时，政协派汽车来，接赴天安门观礼。同车者有韩寿萱、沈从文、周凤九。余等皆在东二台。十时十分游行开始，十二时半结束。在台后休息时遇熟人甚多，皆握手恳谈，绝无不自然之神态。独顾均正态度阴阳怪气若一向与余不相识者。此次政协自开会至结束，遇见之熟人中态度阴阳怪气者，除今日之顾均正外，尚有孙起孟、余心清。余心清为酒肉朋友，不足责，孙起孟、顾均正相交均在十年以上，今若此，殊不可解也。余遇见之熟人中若张志让、赵朴初以至瞿赞、陈樱宁等皆不改旧态，且致思念之忱。周总理与余握手时，态度诚恳，轻轻语余曰“我前天听了你的讲话”，语重心长，令人感奋。彼孙起孟、顾均正辈何人也，而若此！

在天安门观礼遇许多人

“尔忘孙起孟、顾均正之见面若不相识乎？”

“唯！不敢忘”。

下午疲倦极，睡一小时。晚饭后，政协又派车来接赴天安门参加晚会。今年五一节不放焰火，因附近大建筑搭有鹰架甚多，恐酿成火灾也。九时半回家。今日上午九时许，忽有雨，雨点甚粗，幸不久即止。

二日　晴

上午看王伯祥、章锡琛。下午，甲丰夫妇及云裳、阿庄、伯宁先后来。今晚本约定有汽车来接赴北海公园看放民族焰火，阿庄、云裳劝毋往，而汽车亦未来。

三日　星期　晴

晨七时半，赴中华书局照常上班。伯宁五十初度，妻发起在丰泽园饮宴庆贺，阿龙适自沈阳归，亦来赴宴。今晚中华书局有所谓时事学习，余托辞请假。今晚参加宴会者除伯宁全家四人及余夫妇、阿龙外，有云裳及其女嘉燕、嘉真。归来已十时余矣。

四日　晴

照常工作。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史记》点校说明，而《史记》校样又大批寄到，颇有应接不暇之势矣。晚六时，民盟小组开会，仅到陈肇斌、张静庐、丁晓先等，可谓冷冷清清矣。今晚为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工人文化宫有晚会，余未往。

五日　晴

整日校《史记》前五卷四校样。下午，与陈乃乾等商讨《三国志》标点问题。晚，赴清华园洗澡。归来阿庄及阿新、阿平均在，挤满一屋子，笑语声达户外。

六日　晴

上午校《史记》四校样。下午政治学习，讨论今日《人民日报》发表之《印度的革命及尼赫鲁的哲学》。晚上历史学习，余以疲惫告假。晚饭后即睡。

七日　晴

校《史记》四校样，准备写点校《史记》说明材料。

八日　晴

叶圣陶称宋发言稿有骨头

校《史记》四校样一批毕。晚，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伯祥亦在。圣陶谓看到我在政协的发言稿说，里面有骨头，其意谓余未心服也。云裳、阿庄来。

九日　晴

准备写点校《史记》说明材料。校《史记》二校样一批。晚，偕妻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雪村双脚浮肿，脸色清白，想心境不佳，工作紧张故也。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欲访许昂若，先打电话去，回说家中有客，遂未往，赴小雅宝和平胡同看王伯祥。下午，同阿庄到王府井东华服装店改呢大衣，赴东安市场买花。伯宁来，他今天动身赴包头。甲丰来。东安市场源兴酒店送来绍酒五斤。

十一日　晴

上午，金灿然找我谈，云准备调任心叔来。未几彬然亦与谈，并谈及楼静玄。下午赴怀仁堂，列席人大常委扩大会议，听民主德国议院代表团团长狄克曼演说。晚，政治学习，讨论西藏问题。

十二日　晴

上午，在家写点校《史记》说明。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全体大会，金灿然、徐调孚等作报告。云裳来。

十三日　晴

上午，在家写点校《史记》说明，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全体大会，徐调孚等继续做报告。晚，写说明，至十一时才睡。

十四日　晴

上午，赴清华园洗澡。阿庄来。整天在家写点校《史记》说明。

十五日　晴

上午在家写点校《史记》说明。下午赴中山公园音乐堂听一位从西藏回来的同志做报告。遇赵万里，态度甚殷勤。与赵守俨夫妇、陈乃乾夫妇及孟默闻饮茶吃糯米糕，回家七时矣。晚，阿庄来。

十六日　晴

上午，阿庄来，为买不到蔬菜而大发牢骚。妻又作嗳频频，大有旧病复发之势。整天写点校《史记》说明。云裳上下午均来。上午过旭初来。王燕棠来信。

十七日　星期　晴

点校《史记》脱稿，万六千言，甚惬意。前日乃乾约今日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中午电话问乃乾，乃知原约定上午，余竟忘之也。伯宁今日自包头归来，偕同阿庄及新阶、阿平来，甲丰夫妇来，俞寰澄来，满满一屋子人，热闹极矣。阿庄买来白色芍药花，甚佳。

十八日　晴

上午校出一批《史记》校样。阿龙自洛阳回来。下午三时半，中华书局开全体大会，张北辰报告粮食供应及副食品供应暂时紧缺情况，并诫同人勿购私自出售之鸡蛋等。晚政治学习，学习周恩来在人大之工作报告。

十九日　晴

上午，阿庄、嘉燕来，午后去。下午，偕王伯祥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听周恩来报告西藏问题的录音，遇彬然，同坐车归。晚，偕妻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锡琛，谈甚快。近来前门牌香烟已绝迹，遑论牡丹、大中华等牌矣。市上最佳之香烟惟推红金牌，价每小包二角四分。今日赴政协礼堂时拟购回前门或牡丹等高级香烟数包，而购桔子、面包、水果、香烟者拥挤不堪，竟无法购得，亦可笑也。　供应紧缺

二十日　晴

上午金灿然对《史记》点校说明提意见，建议改为两篇，一为出版说明，一为点校说明，余甚韪之。余本主张分两篇写，当时金灿然、张北辰等皆谓不必分也。下午学习。

二十一日　晴

整日在家改写《史记》出版说明。晚六时半，赴商务书馆出席民盟小组会。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史记》出版说明脱稿。下午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参加学习。政协在京委员分组学习周恩来主席对西藏问题之报告及《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之《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余编入第六组，与王伯祥、方与严、梁漱溟

等同组。买回面包、香蕉、香烟等。

二十三日　晴

上午修改《史记》出版说明，下午赴中华书局交稿。理发洗澡。六时赴全聚德，妻、阿庄及云裳母女已先到。至七时，伯宁、阿龙、阿平、阿阶陆续到齐，开始吃鸭。吃两只大鸭，费二十余元。阿龙为乃母祝生日也。叫汽车回家，阿龙同来，大阿宝来。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整日在家改写《史记》点校说明。伯宁、阿庄及其子女都来，云裳亦来，挤满一屋子人，热闹极矣。阿龙今晚宿伯宁家。月涓来信。信封京奕写，云彬写作彬云。硖石李锡膺寄来香元奇十匣。

二十五日　晴

金灿然对《史记》出版说明甚满意

上午改写《史记》点校说明毕，较前所写者有条理得多，自视甚满意。下午，赴中华书局。赵守俨语余，金灿然对《史记》出版说明甚满意，嘱油印分送专家提意见。余力主请晓先写钢版，因局中任打字及写钢版者为一女同志，其人未读古书，性又颟顸，一定打不好、写不好也。晚，参加政治学习。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校《史记》二校样一批。下午二时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在电车站遇王伯翁、巧极。晚阿庄来。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校《史记》二〔校〕样一批。下午政治学习。晚业务学习时间大组讨论曹操问题，余作二十分钟之发言。阿龙今日动身赴沈阳。阿庄来。

二十八日　晴

《史记·天官》二校样寄到已多日，今日复校一遍，标点错误甚多。余于历律为门外汉，前标点时皆请教曾次亮，曾则于标点亦属门外汉也。晚饭后赴文化俱乐部看电影，至则方知在政协礼堂放映，时已八时十分，赶赴政协已不及，只得败兴而归。天气奇热，晚忽起风，据广播报告有冷空气南下云。

二十九日　晴

下午二时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参加学习会，讨论西藏问题。召集人申伯纯发言扼要而精彩。章行严亦作简短之发言。休息时陈半丁殷勤问余近来身体何如。

三十日　晴

校《史记》。阿庄、云裳及嘉燕来，吃了夜饭回去。晚饭后赴章雪村处作雀战游戏。

三十一日　星期　晴

阿庄上午来接她的母亲到棉花胡同去，我午饭后睡了一大觉，下午四时也到了棉花胡同。伯宁买到了绍兴善酿酒，甚佳。叫汽车回来。云裳母女亦在阿庄家，同车回来。

一九五九年六月

一日　晴

《史记》校样源源而来，大有难于应付之势，而《天官书》一篇问题最多，原来没有标点得好，更难应付。有几个问题想同王伯翁商量，他又不在家。致朱宇苍、张阆声函。晚上，中华书局党支部召集所谓“右派分子”开会，说要做总结，从明天开始到二十号为止。先要大家写大字报向党交心，然后每人起草书面总结，在会上当众宣读，再经群众批判。据说，经过这次总结，对的确愿意悔改并且表现得好的可以减轻其处分，甚而可以摘掉帽子云。

让写大字报交心

二日　晴

上午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下午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参加学习，讨论西藏问题。晚，民盟支部开会。

三日　晴

上午，照常赴中华书局工作。下午政治学习不参加，写所谓交心大字报。晚睡甚早。

四日　阴

上午起身甚早，写大字报，八点钟赴中华书局，将大字报面交王春。晚，偕妻赴首都剧场看话剧《蔡文姬》，未终场而归。

五日　晴

下午二时，赴政协参加学习，讨论西藏问题。西藏问题讨论至此告一段落，余始终未发言。今日上午张北辰为余言，群众对我写的大字报不满意，认为质量不高，希望继续写。我又去找了陈肇斌，请他提意见。他说：“你在这里大家都尊重你，希望交心交得好一点”云云。

六日　晴

上午，魏子杰找我去开会。王春说，这次大家写的大字报都不算好，比较好的是文字组一个姓傅的，最坏是丁晓先。工间操以后，张北辰找赵守俨等去开会，过一忽儿许许多大字报都贴出来了，对丁晓先攻击得最利〔厉〕害，对我的也有五六张，无非说我不肯放下架子等等，有几张还是称我“宋云彬先生”的。

大家写的大字报都不算好

七日　星期　晴

上午陈肇斌来，托言原要找张北辰，张不在，故到你处坐坐云云。阿庄、伯宁先后来，吃了午饭去。写大字报六条。晚八时半即睡，而甲丰夫妇来，睡在床上跟他俩闲谈了半个多钟头。情绪极坏，夜多噩梦。

八日　阴，时有小雨

早起即写大字报，一共写成十条，面交魏子杰。大字报愈来愈多，集矢于丁晓先、陆高谊和李鋆培。对于我的也有两三张，其中一张是徐明霞写的，说宋某人大放大鸣期间在杭州是个主帅，为何不好好交代。下午赴政协，听钱俊瑞做传达报告。遇周新民、萨空了及民进之葛君，态度均好。喉头微有发炎。张阆声来信。

九日　阴雨

今天大字报更多了，仍集矢于丁晓先、陆高谊及李鋆培。关于我的只有一张，是谢方写的，说“你难道交心已经交完了吗”云云。晚饭后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喉头仍发炎，咳嗽。圣陶送回《出版说明》等，改得很好。

十日　昨夜有雨，上午转晴

大字报又添出了不少，集矢于陆高谊。关于我的有一张，是徐明霞写的，说宋某人又按兵不动了，难道想混过关吗。下午政治学习。晚阿庄母女来。朱宇苍来信，并附有最近相片。

十一日　阴晴

一早起来，写了几张大字报。局方广播参加割麦人员名单，有朱彦俯、孟默闻等在内，朱、孟皆有病，且并未自愿报名也。晚，王春召集所谓“右派”分子开会，消丁晓先、陆高谊、李鋆培须继续交心，其余可准备写书面材料矣。咳嗽未止，且有加剧之势。

十二日　晴

咳嗽仍剧，自开药方，用麻黄、桔梗等镇咳剂。下午，局中召开全体会议，王春等报告明天集体赴农村参加小麦收割。会后朱彦俯表示患气喘不能参加。晚偕阿庄赴政协礼堂看弋阳腔《还魂记》。遇吕叔湘夫妇。咳嗽甚剧，不终场而退。阿龙自沈阳来信。

十三日　晴

今日历史一组大多数下乡割麦去了，留者朱彦俯、宋茂华、丁晓先、张北辰及余五人而已。咳嗽未已，服药无效。晚，赴清华园洗澡，又赴四联理发。

十四日　星期　晴

咳嗽仍剧，买施今墨咳嗽丸服之。欲写思想总结，精神不能集中。

十五日　晴

咳嗽仍剧，请假休息。

十六日　晴

咳嗽稍好，照常办公。下午二时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参加学习。学习西藏问题已告一段落。今日余作十分钟之发言。

十七日

照常上工。下午政治学习。晚上业务学习以写思想总结故，未参加。

十八日

照常上工，校《史记》。

十九日　晴

晚赴首都剧场看话剧《蔡文姬》，终场。遇熟人甚多。陈劭老之新夫人约四十余岁，丰姿甚好。

二十日　晴

上午十一时半，月涓携其子女从沈阳迁来北京。余妻见到孙女、孙儿，甚快乐。阿庄、云裳照顾月涓亦甚周到也。下午赴政协参加文教组讨论会，讨论郭编《蔡文姬》，老舍发言，几乎全部否定，余亦表示同意。

老舍否定郭沫若《蔡文姬》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整天未出门，写思想总结。

二十二日　晴

白天照常办公，晚上写思想总结。

二十三日　晴

晚饭后，赴红星戏院，看时事纪录片《康巴的新生》等。回来写思想总结至十二时始睡。先是云裳、阿庄等看了我写的思想总结表示不满，坚决主张必须〔重〕写过，伯宁、月涓亦同意重新写过，今晚伯宁、阿庄亦至十时半方回家。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将思想总结交与张北辰。下午，参加政治学习，晚上参加业务学习。月涓今日迁入北郊新居。

二十五日

阿龙自沈阳来信。照常办公。

二十六日

下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参加政协学习委员会所布置的学习会，学习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有雷阵雨，史良夫妇邀余同坐汽车回来。

二十七日

下午赴政协出席文教委员会座谈会，继续讨论新编《蔡文姬》，并涉及历史人

力曹操翻案

物评价问题，余首发言。最后吕振羽发言。今日发言者大都同意为曹操翻案，惟邓初民独持异议。月涓携京亦、京其来，京其留宿，未回家。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圣陶外出，未晤。赴大学夹道三号看许昂若，谈甚快。昂若近编昆剧《文成公主》，甚佳。下午未出门，补定《改造规划》十条。月涓来，同京其回去，上午，云裳来。下午，嘉燕来。伯宁来，吃了晚饭才回去。

二十九日　阴

上午将《改造规划》交张北辰。下午，张北辰召开讨论会，讨论余之总结报告及改造规划。出席者除历史一组全体人员外，有商务之民盟盟员二人及文学组之陈某（一青年干部）。发言者有赵守俨、朱彦频、赵畸、李易安、陈肇斌、徐明霞、瞿蜕初、刘光业、宋茂华、姚兆华、丁晓先等，及--不知姓名之女士与文学组之陈某。此讨论会延续至晚上九时（六时至七时休会）。最后张北辰作总结发言。会散后，张北辰语余，今日同志们所提意见未必尽是，如认为有可采取者，不妨采取若干部分，将总结报告稍加修改及补充云云。余颔之。

三十日　阴，时有小阵雨

上午赴国务院礼堂，听北京市委刘仁书记作报告。今日下午历史一组讨论丁晓先之思想总结及改造规划，一致表示不满。

一九五九年七月

一日　阴，时有小阵雨

下午，王春传达刘仁书记之报告，并加讨论。刘之报告题为《目前经济情况》，内容着重说明最近期内副食品供应紧张之原因及增产节约之意义。晚，参加业务学习。

二日　阴，时有小阵雨

下午历史一组讨论丁晓先之思想总结及改造规划，余亦发言。大家对丁之总结及规划不满意，张北辰谓此次思想总结总结得最不好的是丁晓先。云裳来。阿庄来。今日上午妻偕云裳、阿庄赴月涓处。

三日

下午赴文化俱乐部参加学习，余昨十分钟之发言。六时学习讨论结束，在俱乐部吃肉包子，归来遇阵雨。

四日　晴

月涓挈其子女来，当晚回去。

五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东四八条三十五号看叶圣陶，圣陶适外出，遂赴大学夹道三号看许宝驹，畅谈两小时，昂若牢骚满腹，然语多中肯。下午，改写《思想总结》。腹中作恶，呕吐。晚饭仍饮绍酒，夜半又呕吐四五次。

六日　晴

请假休息，服保和丸。

七日　晴

上午请假。《总结报告》改写毕。云裳母女来，阿庄来，为之校正错字，并抄出底稿一份。下午，照常赴局工作，并将《总结报告》面交张北辰。

八日

下午政治学习，晚上业务学习。

九日　阴晴

下午二时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集体乘车赴新街口北京电影制片厂参观，同去者有顾颉刚、吕叔湘、叶至善等。

十日　晴

下午，赴文化俱乐部参加学习，即在俱乐部晚餐，吃西菜，饮四川大曲，与黄药眠谈往事。餐毕，赴东四八条看圣陶，谈至十时方回家。圣陶谓予所写《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说明皆佳，且有必要，然伯翁、乃乾则皆不以为然云云。

十一日　阴晴

云裳、阿庄来，吃了夜饭才去。她们去后，伯宁又来，稍坐即去。

十二日　星期

上午大雨，月涓挈其子女冒雨而来。京亦、京其赤脚涉水，大欢乐。阿庄、伯宁亦来。三家肉票集中，购得猪肉两斤，包饺子，大吃一顿。阿平、阿新方应大考，不能来，乃母带回饺子若干，供他们晚餐。入晚，京其发烧，不能回去。

十三日　云

京其烧未退，购盘尼西林片服之。《史记》校样积压甚多，今日校出百余页。

十四日

《史记》校样积压千余面，今日校出百余面。

十五日　雨

傅东华函中华历史组，不同意曾次亮对标点《史记·天官书》及《汉书·天文志》之意见，所言皆获我心，去信表示赞同。下午政治学习。晚上业务学习。

十六日　晴

下午赴文化俱乐部，参加政协学习会。到会人数甚少，邓初民发言甚长，此公满脑子教条，殊为可厌。月涓来同京其回去。晚上阿平来。致东华函，致圣陶及吕叔湘函。

十七日　晴

下午赴赵登禹路政协听周而复报告南美观感，于十路公共汽车中遇王伯翁，在会场上遇见徐梅坤、李一萍。李一萍谓成都一别，已数易星霜矣，言下不胜感喟。散会时遇陈之一。晚上阿新来。

十八日　晴

早上接圣陶复信。整日校《史记》。李锡曾寄来宓大昌元奇十匣。

十九日　星期　晴

整日未出门。下午，阿庄全家、月涓挈其子女来朝，吴甲丰来，都吃了夜饭才去。今日肴馔丰富，人也挤满了一屋子。

二十日

早上大雨，冒雨赴中华上班。下午，听王春报告所谓右派分子思想总结问题，徐波报告人民公社整社问题，晚上徐继续报告，王春又传达了关于防火等安全问题。吕叔湘有复信来。

二十一日

上午九时许大雨倾盆，入晚方稍止。中华书局将《纲鉴易知录》重付排印，请贺次君分段标点。此书原有注，古地名皆依《大清一统志》注明今为何地，贺君复加新注，注明清之某府某县即今某地。陈肇斌不懂装懂，主张将原注“某某今某府某县”之“今”字，统改为“在”字，余晓之曰，“今”与“在”字义不同，例如注“西湖”可曰“在杭州”，而注“杭州”不可曰“在杭州市”，必须说“今杭州市”。陈犹哓哓争辩不休，且曰此小事，无关大体云云，真小人而无忌惮者矣。

二十二日

昨宵仍有大雨，今晨转为多云，而燠闷不可耐。下午学习，讨论陈伯达在《红旗》十三期上发表之文章。晚上业务学习停，座谈所谓安全问题。云裳来。

二十三日　晴

看《史记》清样百余页，又发现标点欠妥处不少，甚矣古书之难读也。晚饭后，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妻胃病又作，服叶熙春所开方药。

二十四日　晴

改正《货殖列传》断句错误者一处，发见标题各篇排样前后不一致，请赵守俨去函上海排版所更正。晚，偕妻赴金鱼胡同“四联”理发。阿庄来。

二十五日　晴

下午二时赴赵登禹路政协听驻阿联大使陈家康作关于阿拉伯国家形势的报告。陈氏能读古书，吐词清雅，庄谐杂出时令人解颐。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来接乃母到她家里。十时许，阿新、阿平带了京亦来，带他们到文化俱乐部午餐，饮啤酒，吃西瓜，西菜中吃，颇为别致。二时半，到阿庄家。京亦、京其都于昨天来阿庄家，未几，云裳、月涓先后来。京其又稍有发烧。在阿庄家吃晚饭。月涓定要带京亦、京其回去，余大不怿。偕妻乘车回东堂子胡同，已十时许矣。

二十七日

中午大雨倾盆，几乎不能去上工。下午五时，阿庄来。晚上政治学习，张北辰不在，无人主持，大家不免松劲矣。今天阿庄叫阿新去看京其他们，回来说京其热未退尽。

二十八日　晴

天气燠闷，令人烦恼。晚，月涓来，谓京其热未退，请医生看，打了盘尼西林和链霉素。今天妻派张大娘去看京其，月涓知道我们不放心，所以晚上特来报告也。

二十九日

下午二时大雨倾盆，杂以冰雹。下午政治学习，以张北辰请假故，未作讨论。月涓来电话，谓京其热已退尽。晚上业务学习。连日燠热，大雨后凉爽如秋矣。

一九六〇年一月

二十七日　晴

今日为己亥年除夕。上午，张北辰及人事组一女党员邀所谓“右派”座谈，谓今年当有更多人摘去帽子云。下午大扫除。四时半雇汽车偕妻赴阿庄家，吃年夜饭，阿龙全家来参加，热闹之至。今晚即宿阿庄家。有感赋七律一首：

赋诗感叹遣遇

离群孤立已三秋，丧气垂头一楚囚。
今日方知狱吏贵，平生不作杞天忧。
屏除私见看全局，结束浮言归下流。
且自开怀倾粤酿，臣心如水复何求。

狱吏谓陈某也。

二十八日　晴

今日为庚子元旦。上午译《史记·吕后本纪》，未几，即有伯宁研究所中十余青年来贺春节，至下午一时方去。三时许，雇汽车偕同妻及阿庄赴北长街看柳亚子夫人，谈甚久。今晚吃饭更热闹，云裳及大阿宝都来，大小共十二人。八点一刻，广播电台播送欧阳予倩昆曲，珠圆玉润，胜梅兰芳百倍矣。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十时方起床，有笔记消遣。下午赴北长街看陈乃乾，归来汽车乘客拥挤，雇三轮车无着，即安步当车。云裳挈其女嘉燕、嘉真来。晚九时雇汽车偕妻及京颀回东堂子胡同寓所。张大娘言，昨天章雪村来拜年。

三十日　晴

上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雪村在王伯祥家，即赴小雅宝胡同看伯祥，与雪村同归。赵晓恩、朱光暄来。陈肇斌来。下午，陈劭先来。晚，阿庄全家、阿龙全家及云裳都来吃饭，挤满了一间屋子。

三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译《史记·吕后本记》。傅彬然来，稍坐即去。为楼上林老先生开方，用党参、淮山药、茯神、远志、甘杞子、五味子、桔白、甘草、炒谷芽等。下午赴东四五条看邵力子，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均不值。傍晚，大阿宝偕其子华云、媳秋敏，并抱其小孙子（方生六个月）来，吃了夜饭才去。

一九六〇年二月

一日　晴

今日照常上班，标点《三垣笔记》。晚，政治学习，讨论时事。京颀病积食，发烧，半夜呕吐。

二日　晴

京颀昨晚呕吐后，积食已消，热亦渐退。下午，齐燕铭来中华书局，金灿然命俞筱尧来邀余参加座谈。参加座谈者除余外，有傅彬然、陈乃乾、张静庐、徐调孚、潘达人及一不相识之某君。齐语余，前接到《史记集注计划》甚善，但欠详细，可再拟一具体计划云云。晚，参加组中一会议，商选先进工作者。阿龙来，吃了夜饭才去。

三日　晴

上午，孙人和讲《目录学》，甚好。近来停止校对《后汉书》工作，审读李清《三垣笔记》，为之断句。下午，组务会议，余对姚绍华有所批评。晚上又有会议，选举先进工作者二十一人。丁师母、云裳、阿庄、阿平来，吃饺子。

四日　晴

校点《三垣笔记》。下午又有会议。陈肇斌语余，明晚民盟开小组会议，商讨个人总结云。晚，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



宋云彬1920年与女儿合影

五日　晴

早六时半即起床，以京其顽皮，朴责之，而妻不以为然，余怒甚，中午未进餐。晚，局方布置学习中印边疆问题，民盟之小组会因之延期。看《念劬庐丛刻》谭仪所叙《董子篇目》、《春秋说》十六篇、《复堂日记补录》。

六日　晴

点校《三垣笔记》。下午，组内有会议。晚，看张阆声所编之《董子》。昨日下班时，余语赵守俨，前曾建议可命我女标点《通鉴纪事本末》，现吾女正在研读俄文，为《建筑译丛》翻译专文，恐无暇标点古书，不必向局方提出也。

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半，赴松竹园洗澡。十时，赴东四八条看圣陶，晓先先在，谈标点问题。下午，柳太太来，送来茅台酒等，谈二小时，由阿庄雇汽车送她返家。晚，看《鲒埼亭集》。

八日　晴

上午，与赵守俨、朱彦频商讨《三垣笔记》断句问题。下午，奉陪开会，所谓总结会议也。晚，学习中印边界问题。看张阆声所辑《董子》。朱耀庭来信。阿龙来信。

九日　晴

上午，继续与赵守俨商讨《三垣笔记》断句问题。下午，奉陪开会。晚，学习中印边界问题，余作三十分钟之发言。今天京其生日，晚云裳来吃面。月涓亦来。

十日　晴

上午听孙人和讲目录学。下午奉陪开会。晚，讨论范文澜所编《中国通史》。看孟心史《明清史料丛刊》。

十一日

昨晚雨雪，今晨未停，约二三寸厚，十时后渐放晴。上午，看《汉书》校样。下午奉陪开会。

十二日　晴

对开会大发感慨

上午，看《汉书》校样。与伯祥通电话，伯祥问明晚政协庆祝“中苏同盟条约”十周年晚会准备参加否，告以未接通知，而伯祥谓彼已昨晚就接到通知云。此事甚怪，大可研究。下午，奉陪开会。天长地久有时尽，开会绵绵无绝期，呜呼。大阿宝、阿庄来。复阿龙信。

十三日　晴

上午，在家写《三垣笔记》出版说明。与伯祥通电话，伯祥谓彼先接政协电话，问能否参加晚会，然后送来通知。这几天我都在办公室中，办公时间并未离开

办公室，政协有电话不会不接到，可知此中定有蹊跷也。昨晚为此失眠，甚矣余之想不开也。下午，赴中华书局，问傅彬然，情形与伯祥所说相同。今天下午居然没有会，余回家继续写出版说明，五时写毕，阿庄来。京颀又发烧矣。

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赴小雅宝胡同看伯祥，坐谈未半小时，余冠英来，余即告辞。下午，伯祥来，未几，其女□华、汉华、其子□华亦来。阿庄、伯宁来。傍晚，丁晓先伉俪来。月涓来，晚饭后，带了京亦、京其回去。京其烧已退矣。

十五日　晴

校点《后汉书》。晚上参加政治学习。云裳来，吃了夜饭去。

十六日　晴

校点《后汉书》。晚注释阮孝绪《七录》序。

十七日　晴

上午校点《后汉书》，听孙人和讲目录学。下午学习毛主席论文艺。夜，业务学习，以停电中止。

十八日　晴

上下午校点《后汉书》。阿庄招徐嘉宝来吃夜饭，余因之多喝了几杯酒。

十九日　晴

上午八时，伯祥来，偕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听水利部张鼎副部长作关于水利建设的报告。报告毕已正午十二时，即在三楼小吃部午餐，遇颉刚夫妇同桌，餐毕，颉刚夫人破钞作东。回家已下午一时半，阿庄适来，谓上午接月涓电话，京其患肝炎，她已到和平里去看过，准备进医院云。二时，赴中华书局，拟发出《三垣笔记》全部稿付排未果。晚政治学习。

二十日　晴

昨日天气太暖，穿棉衣太厚，遂伤风矣。上午，准时赴中华书局，将《三垣笔记》稿付排。连打喷嚏，涕泗横流，几不能支持矣。下午，请假，睡眠休息，吃药。京其已进地坛公园内之传染病院。下午政协文化教育组为抗议美国政府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开会，余因病未出席。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一天未起床。继续服中药，用前胡、桔梗、荆芥、防风、杏仁、厚朴、贝母、苏梗、甘草等九味。伯宁、阿庄、阿新先后来。妻溺爱京其，意欲于京其出院后接来东堂子休养，一间屋如何容得病孩作休养，可谓糊涂矣。吴甲丰来。

二十二日　晴

今天请病假，卧床休息。下午，云裳、阿庄来。晚，月涓挈京亦来。看《鲒埼

亭集》，看《谭复堂日记》。谭氏谓浙东西学截分两途，东学朴质而近迂，西学隐秀而入琐。谭氏于浙东推黄氏昆季、毛西河，而不甚服万氏，尤不喜全谢山。不喜全谢山，余亦同意，推重毛西河，则余所不解也。又谭氏服膺汪容甫，推重龚定盦，亦余所首肯也。今日仍服药.

二十三日　晴

请病假，卧床休息。服药，改方，用紫苏叶、白杏仁、川贝母、浙贝母、前胡、制半夏、炙远志、橘红、桔梗、荆芥、莱菔子、竹茹等十二味。读《越缦堂读书记》。此书乃由云龙从《越缦堂日记》中辑出，商务印书馆加标点印行，由氏分类极不妥，商务标点更错误百出。李越缦极推重全谢山史学，今日复取全氏之《经史答问》读之，则多疏略失考处。余于一九五八年在杭州旧书店购得孙颐谷（志祖）校本，乃陈光汉借张阆声手录本誊抄者。谢山答郭景兆问项王自据梁楚地九郡，是何九郡，谓项王所得楚地凡六郡，曰东海，曰泗水，曰薛，曰会稽，曰南阳，曰黔中；所得梁地凡二郡，曰东郡，曰砀，而尚少一郡，则秦灭楚所置之楚郡也。孙颐谷非之，谓秦昭襄王讳楚，不应置楚郡，《史记》并无置楚郡之文，此《通鉴》之误，而谢山据以为说者也。按：《史记·楚世家》：王负刍五年，秦灭楚名为楚郡，楚郡之楚乃衍文，钱竹汀等皆云然，谢山不加深考，亦其疏也。陈光汉曾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任职，甚好学，亦善读古书，昔年不知何故自杀，其藏书亦遂流入坊间，为余所得。展卷朱笔灿然，而其人已化为异物，为之怅怅不乐。

二十四日　晴

请病假。吃药，仍前方。下午，赴王府井清华园洗澡。云裳、阿庄来，吃了午饭去。看陈直《汉书新证》。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到中华书局办公。校《后汉书》第四卷讫。晚伯宁来。

二十六日　晴

上午，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出席赴河南参观的会议。十时，会议已毕，赴金鱼胡同四联理发。政协散会时临走匆匆，遗落围巾一条，下午二时往取，有工作人员名石玉喜者（女），谓确见有此围巾，恐已入保管库矣，而此时保管库负责人适外出，俟负责人回来问明后回余电话云云。中华书局之党委负责人王春于下午三时四十分召开全体会议，云十号院子内发现反动标语，请大家帮助破案云云。晚上政治学习，张北辰要求每人用钢笔照写标语若干条，云将以之照对笔迹云。有傅振伦者，以工作不负责，今日有人大贴其大字报。

对笔迹查反标

无愧室日记

（一九六〇年二月——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一九六〇年二月

生平坚持正义，横遭物议

予作日记，十余年来时断时续。大抵处境顺利，心情愉快，能每日记录，一处逆境或工作紧张，则日记本束之高阁矣。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斗争剧烈时，日记中断，至戊戌元旦才继续写，名之曰“昨非庵日记”。及今思之，昨天未必尽非，今亦未必全是也。自问平生同情革命，坚持正义，徒以嫉恶太甚，横遭物议，下流所归，不寒而栗。今而后括囊无咎，失得勿恤，纵不能尽如人意，亦庶几无愧我心，因更名曰“无愧室日记”云。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校勘《后汉书》。工间操后，又有所谓学习，谈北京市群英大会问题。这一晌所有工作时间大都被此类会议占去，对工作影响极大。下午，阿庄、月涓先后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车。睡的是上铺。参观团分三组，我在第二组，叶圣陶父子亦在第二组，王伯祥则在第三组云。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昨夜十二时方睡，车中未通热水管，冷极，至今晨二时许，热水管通了，则又热不可耐，余感冒未痊愈，因之咳嗽复剧。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与李祖荫、庆承道同一房间，李甚可厌，庆则忠厚笃实君子也。房间设备甚好，服务员招呼亦甚周到。写信给妻及阿庄。晚看豫剧，一武打戏，一包公戏，祇演两出，散场已十一时半矣。

二十九日　晴

昨晚咳嗽甚剧，欲煎服中药则无条件，徒唤奈何。致阿庄信。上午参观轴承厂，此厂为中央直属，规模甚大。为一五六项中之一项，亦为重点建设之一，苏联帮助设计。厂〔里〕的负责同志作简要介绍，谓一九五四年开始勘察，五七年下半年三个车间开始生产，五七年七月正式交工验收。又谓轴承需要量甚大，每种机器都离不了它，一辆汽车需要四十多个轴承，一台拖拉机需要的更多。轴承厂表现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云云。参观车间时有叶至善在一道，随时向余作解释。下午参观耐火材料厂。此厂于五八年六月下旬开始建设，原定今年年底建成，现提前至本年二季度即可基本完成云。新建各厂皆采取三边方针，即边建设、边设计、边施工也。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咳嗽甚剧而不能戒烟，亦一矛盾也。

一九六〇年三月

一日　晴

咳嗽甚剧，医师给我药片二，谓内含少量麻醉剂（鸦片），不敢服，服 APC 两片。上午参观拖拉机厂。杨厂长作介绍，谓于去年十一月一日正式投入生产，现有二万余职工，其中生产工人占一万六千余。此一万六千余工人有一万人来自农村。主要产品为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现在十六分钟可产一台云。余与圣陶、至善在一组，参观时亦在一起，至善对拖拉机颇了解，随时向余解释。下午，继续参观，一工友邀余坐上拖拉机，绕场兜一圈子，惜未带照相机，不能摄影留念也。今日中午，偕振东赴新华书店买书，欲购《洛阳历史简介》一书未得。晚，赴附近浴室洗澡，擦背较北京认真，满意之至。向贩卖部买桔子、梨子各一斤，坏极，几不能入口云。

二日　阴

昨晚咳嗽稍止，而消化不良，吐口水，半夜起来吞服保和丸。上午参观矿山机械厂。先由总工程师高文彬作简单介绍。该厂主要产品为卷扬机，先造一百二十万吨至九十万吨大型卷扬机，小型的不造。尚在进行扩建，将来成为一综合性的工厂，目前有些零件还不能自己制造云。中午，约伯祥及圣陶父子拟乘公共汽车赴洛阳旧城参观，而汽车少，人又拥挤，不能去，回旅社午睡。下午座谈，余未发言。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看钱钟书《宋诗选注》消遣。

三日　阴

教育与生产相结合

上午，先在旅社礼堂听洛北区刘区长介绍洛北区社办工业情况。随即赴洛北区参观麻袋厂、宫灯雨具厂。此类社办工厂有一共同特点，即原来都是手工业合作社，五八年以后渐转变为小型工厂，且亦大闹技术革新，搞机械化和自动化矣。下午，参观敬事街小学六一联合厂。敬事街小学学生一千一百八十一，教师四十八，分二十四个班级。学生每天劳动两小时，主要为装配广播收音机。十几岁的小学生居然当厂长、副厂长。此即所谓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也。今日上午参观回来，途中见有卖生姜者，以一元二毛钱代价买得半斤，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晚上在章伯钧房间中闲谈，章氏夫妇谓上星期六晚上在北京车站见到我时，我的脸色甚不好，人亦消瘦，这两天好得多了。坐不久，叶笃义、陈铭枢先后来，余即告辞而去。黄药眠吐泻，今晚进医院。朱光潜亦发烧，我劝他服银翘解毒片。

四日　晴

上午参观洛阳钢铁厂，此属地方工业，规模不大。游关林，看博物馆，照了两张相。下午座谈，余发言。何惧发言时直呼余姓名，后生小子多不懂礼貌也。晚看洛阳市豫剧二团演出，不甚佳，

五日　晴

上午游白马寺，看了白马寺附近的舍利塔，照相三张。白马寺前有石马二，余骑上石马请沈济川为余照相。下午，先在礼堂听瀍河区人民公社社长作报告，随即赴瀍河区参观。瀍河区人民公社是城市人民公社。有敬老院，环境甚静，房间亦清洁。敬老院中有一位百岁老太太，我们想访问她，别的老人回说，她昨天看她的闺女去了。问坐车去还是走去，回说当然是走去的呀。她的闺女今年多大年纪，回说八十二岁。此间已近三个月不下雨，每天有成万人从事抗旱，报上亦大事鼓吹。傍晚天转阴，东风，大有下雨之势矣。晚上座谈，章伯钧发言。有谢家荣者，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会上发言追忆前事，作今昔之对比，谈到蒋介石曾收购铜元来炼铜，为之哄堂。晚上，韩寿萱来闲谈，余问韩傅振伦何如人，韩摇头太〔叹〕息，谓此人实无专长，作事亦极不负责云。吃通便丸。接阿庄信，三日发。

蒋介石收铜元炼铜

六日　星期

上午雨，不甚大。早起，喝盐汤一杯，为通大便也。原定上午看龙门石窟，以天雨，改为座谈。下午雨止，二时一刻赴龙门，看宾阳洞、万佛洞、莲花洞、魏字洞、唐字洞、奉先寺、药方洞、古阳洞。以天阴，只拍一张照，买了一套照片。晚上洗澡，在行箧内觅一替换汗背心不得，始知上次洗澡时忘却携回也。自去年十月以来，心绪恶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所谓“居则忽忽若有所忘，出则不知其所往”，余亦如此。

七日　阴

上午，看汉墓。写信给阿庄。得消息，全国政协定本月下旬开会，遂与叶至善找团中负责人，说明为赶编辑工作，必须于十四日乘夜车返北京。下午二时，接阿庄信。下午三时乘火车赴三门峡，六时半到达，住交际处招待所第五楼五号房间，与韩寿萱、庆承道同住一房间。韩长于考古，倒是可以谈谈的。八时，听刘市长报告，看纪录影片。

八日　阴

上午八时半，乘汽车赴三门峡，九时半到达。先听秦定九副局长介绍情况，继看三门峡工程。李健生给我照了一张相。自己照四张，天色阴暗，毫无把握也。下午四时一刻回交际处。晚看曲子戏，不甚佳。散场时演员下台来跟我们握手，乐队

吹打送到门外，甚殷勤也。十二点半方入睡，临睡吃通便丸。按：三门峡水利工程于一九五五年通过规划，一九五七年四月开工，今年十月大坝可基本竣工，施工期限仅三年余，较原设计时间提前两年多。三门峡工程建成后，首先可解除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洪水灾害。三门峡水库容积达三五四亿立方米，有效库容为二九五亿立方米（正常高水位在三五〇米高程时），能拦蓄大量洪水与泥沙，将千年一遇之洪峰由三五五〇立方米秒削减至六〇〇立方米秒，且从三门峡水库下泄的水流含沙量可以大减，使下游河道有刷深之可能，从而消除由于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河"之祸根，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将形成以三门峡为中心的电力网，对三门峡周围新工业基地有重大作用。水量经过水库调节后，可使灌溉季节的最小流量三六〇立方米秒提高至九五〇立方米秒，保证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广阔平原上四〇〇〇余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利用三门峡水库放到下游的灌溉用水还可以使利航运。由于冬季最小流量将从二八〇立方米秒增加到七〇〇立方米秒，使下游河道水深不下于一米，从邙山到海口八〇〇公里的河段在整理后就可通行排水量五〇〇吨的拖轮。三门峡一带向无居人，五七年三月十四日开始建市，现有十七万人口。城区分两区，有两个人民公社、八个乡。

三门峡水利工程简况

九日　晴

早起，看天气晴朗，到外边去照了两张相。九时早餐。给阿庄信。十时到火车站，看附近虢国墓葬的车马房。按：黄河水库考古队于一九五六、五七两年在上村岭发掘了二百三十四座古墓，四座车马坑，此即其中之一。坑南北长一五点一米，东西宽三点八米。车轮直径一二六厘米，毂的外形如剥去尖端的橄榄核，全长三五厘米。十一时开车，下午六时半到郑州。住紫荆山宾馆，与查阜西同房间。房间陈设极好，服务员之服务态度则远逊洛阳、三门峡云。肠胃不和，大便两次。

十日　晴

上午听郑州市副市长介绍郑州市情况。下午参观河南省展览馆及治黄陈列馆，走马看花而已。晚看□□□□。

十一日　晴

上午参观纺织机械厂。回宾馆又出去照了两张相，一张展览馆，一张治黄陈列馆。下午，参观郑州国棉三厂。晚上小组开会，张曼云表示希望大家能全始全终，不中途回北京。会散后余问圣陶是否取消十四晚乘车回京之议，圣陶云不取消。又问圣陶，我若坚持提早回去能不受到批评否，圣陶答云，这有什么关系呢。章伯钧、叶笃义来谈，均劝我不要提早回去。上午致函阿庄，告以已定十五日上午回到北京，乃复去一信，告以决定不提早回京。连日天气甚暖和，入夜大风，又转寒矣。

十二日

早大雪。上午听关于城市人民公社之报告。郑州市各人民公社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成立。先由各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于八月十六日纷纷向市委报告，报告成立人民公社，十七日市区六十万居民都参加了公社，正式成立了一百三十个社，现在调整为一百十四个云。下午，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岁左右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旁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晚上在章伯钧房间中闲谈，章太太泡六安香片茶请我喝，精神为之一爽。（上午，费振东请我照相，拍雪景，雪正下得紧，无法拍摄，午睡醒来，则雪渐止，树上雪尽融矣。）

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听解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报告。下午，原定参观花园口工程，以雪后道途泥泞，不能去，改为座谈，余作九分钟之发言。晚饭后，叶笃义、费振东、朱光潜、倪徵燠邀余赴二七广场一带逛街。为节约用电，市区照明灯甚少。参观百货商店后，赴附近所谓“市场”，拟买糖果，无适口者。余大便急，不能耐，问一杂货店员何处有公共厕所，店员指对面胡同内，叶笃义愿意陪我往，朱、倪、费则在



宋云彬随全国政协委员考察组在外地视察

杂货铺中等我们。一进胡同，灯光暗，几不能辨方向，而路又泥泞难行，几至倾跌者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厕所，回来却又走错了方向，向人打听前面出去是否通大马路，其人见我们二人行迹可疑，大事诘责。出胡同后，始知弄错了方向、东转西弯，约过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找到了那个杂货铺，不见朱、倪、费等。欲雇三轮车回宾馆，则又无车可雇，马路上无警察，问一行人，则指高高在上之岗亭，谓汝等可爬上岗亭去问警察。最后才打听到有二路公共汽车可乘，至河南饭店门前下车，再步行十余分钟，才回宾馆。叶笃义谓毕生不能忘此事也。

城市人民公社

十四日　晴

上午，参观东郊人民公社，先由孙社长报告情况，详尽而生动。社中以花生、红枣饷客。下午休息，偕圣陶等赴宾馆附近看商代城基遗迹。又偕费振东、叶笃义赴二七广场一带看了昨晚迷路的那条黑胡同。买了两张三门峡图回来。晚上，章伯钧与余同桌吃饭，见余饭量大减，晚饭后其夫人特为余泡普洱茶，嘱费振东来邀余饮茶，又赠我肠胃病药 Enfero－Vioform 一片，可感也。圣陶父子今晚乘车返京。

十五日　晴

上午九时十分到花园口，先由水利厅彭厅长介绍花园口水利枢纽工程情况，遂至工地参观。此间河面甚宽，岸高数十丈，新堆泥土甚松，大家立在岸边看，余欲摄影，排众上前，蔡方荫大声谓“当心，跌下去是无救的”。余近来不知何故心神恍忽如是，事后思之，犹为心悸也。归来顺路看了蒋介石当年扒开决口处，照了一张相片。蔡方荫为余照了一张相。下午座谈，讨论王芸生执笔之参观总结。晚，看豫剧，演唱皆平平。

十六日　晴

上午八时赴火车站，乘车返北京，下午九点三十余抵北京，回家已十时矣。阿庄在家等余，谓夏行时拟介绍她进技术情报局工作，欲余代她决定去否，余谓绝不容犹豫，以机会难得也。妻又发病矣。张阆声来函。

十七日　晴

疲惫已极，不赴局办公，《后汉书》校勘工作在家里做。《章帝纪》，建初七年，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引《三辅黄图》曰，高祖初都洛阳，太上皇崩，葬栎阳北原，陵号万年，仍令（绍兴本作分）置注万年县，在今栎阳东北，故祭祀焉。绍兴本洛阳作栎阳，局本同。以上下文语气观之，作栎阳是。然高祖未尝都栎阳，今辑本《三辅黄图》作高祖初居栎阳，则“都”乃“居”之误也。晚，章雪村来。阿庄、云裳来。

十八日　阴晴

为妻开中药方，令服两剂。在家校《后汉书》。灵帝纪注引《续汉志》，京都童

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绍兴本》作"父为吏，子为徒。"案下文云，言蛮夷叛逆，父既为军吏，子弟又为卒徒，往击之也，则作父为吏是也。晚，章雪村夫妇挈其外孙女来。阿庄来。

十九日　晴

在家校《后汉书》。妻病稍愈。

二十日　星期

上午赴清华园洗澡。校《后汉书》。下午，阿庄全家来，大阿宝来。晚有雨，阿庄他们借了雨具回去。

二十一日　阴晴

为妻改药方，用瓦楞子、蛤壳、冬瓜仁、竹茹、桔红络、白芥子、降其香。在家校《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章怀注，下意犹出气也。周寿昌谓注意隔。下意犹礼下气怡色之谓；难问，辩难诘问也。黄山校补云，案前书蒯通传，"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周说下意，义与彼合。惟辄相难问，方事辩诘，抑岂下气怡色之时，仍非确诂耳。窃谓章怀注气字即意字之误，下意犹出意者，谓别出己意与诸兄论难。《战国策·秦策》，"下兵三川"，高注，下兵出兵也，此下得训出之证。桓荣传，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注，下说谓下语而讲说之也。下意难问与下语讲说之下同。今案，绍兴本正作下。于此见古本之可贵，而前人之读书认真，论断精确也。下午，赴政协参加座谈会，听胡愈之、王了一等报告到晋南参观情况。云裳、阿庄来。

二十二日　晴

在家校《后汉书》。上午八时，陪妻赴协和医院看病，未几阿庄亦来。十时许回家，云裳亦来。妻病本已渐就痊可，但彼颇怀疑肠胃中有名堂，今经医生诊察谓并无什么名堂，则亦释然矣。

二十三日　晴

在家校《后汉书》。下午及晚上皆有学习，特赴中华请假。云裳来。

二十四日　晴

在家校《后汉书》，已校《帝纪后记》，凡十卷，送交宋茂华填写注释号码及页码，明日可如期发稿矣。阿庄来。

二十五日　晴

上午赴中华书局，填写《后汉书》发稿单及内容提要。九时五十分，偕彬然赴前门饭店报到，以全国政协定二十九日起开会也。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座谈会，谈此次赴各地参观后感想。罗隆基首先发言，历一小时余，至最后声泪俱下也。妻于前两日赴协和医院看病，又感风寒，体温微有上升矣。阿庄来。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赴长安大戏院听录音报告，报告者为胡克实，题为《学习毛泽东著作》，但听“an、ao、en”之声不绝于耳。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座谈会，余发言历五十分钟。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遇张梓生。中午，政协交通组派司机员王志东来，谓政协开会期间由彼驾车接送，车号为二二四号。先是政协有通知，谓已函请中华书局为余备汽车接送，昨日又接通知，忽又云“您参加会议和大会各项活动时，由大会交通组派车接送”云云。余甚怪之，电话问彬然，则谓中华书局之汽车太小，近且有漏油现象，故由中华函政协，请政协派车接送云，其然岂其然乎？阿庄全家人来，吃了夜饭才去。

二十八日　晴

上下午照常在中华书局工作，晚上参加政治学习。阿庄工作问题又有变化。政协送来开会通知书并签到卡一本。通知书一张白纸，但盖有秘书图章，办事之粗心如此。校《后汉书》。隗嚣传注，葬置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绍兴本葬置九卿之“置”作“制”。按：作“制”是也。如绍兴本，则应读为葬制句，九卿分属三公云云。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起来，拆炉子。九时半，政协有汽车来接，同车者四人，除彬然外，一为关玉和，一为张景祜，皆七十余岁，属文联单位，杂技团中人也。政协开幕，陈叔通做工作报告，仅一小时即休会。赴民族饭店，看了马一浮、沈体兰，沈志远邀我同吃饭，饭后又谈了一个钟头。遇丰子恺，仅立谈片刻。下午，校《后汉书》。晚，伯宁、阿庄来。

三十日　晴

上午，九时半，偕妻赴前门饭店请叶熙春看病，坐了政协汽车去的，司机王志东谓交通组负责同志嘱转言，此车专为接送委员开会出席之用，下不为例云云。下午二时半，坐车赴人民大会堂，列席人大会议。休息时遇叶誉虎，叶谓一向承你关心我的健康问题，深为感激云。云裳、阿庄来，吃了夜饭才去。今日大风，天气转寒，炉子却拆掉，妻又觉受寒矣。

三十一日　晴

今日无会，阅读文件。上午九时，赴清华园洗澡。下午，准备小组发言稿。傍晚，张北辰送医费来。看章雪村，雪村说伯祥患传染性肝炎，已进医院。怀仁堂有话剧晚会，不赴。

一九六〇年四月

一日　晴

上午八时赴中华书局，与宋茂华谈《后汉书》校勘事。八时半赴政协，出席小组会，发言者武和轩等六人。在政协午餐后，回来睡午觉。下午二时半又赴政协，出席小组会，余发言历一小时。阿庄来，吃了夜饭去。

二日　晴

上午赴政协，出席小组讨论会，即在政协午餐。下午请假，准备大会发言稿。大阿宝来，表示愿意帮月涓管小孩子。下午看章锡琛，遇见张梓生。傍晚，月涓来，当面与大阿宝接洽定妥。连日天气转冷，余又伤风咳嗽矣。政协寄来《文史资料》第三辑。

三日　星期　晴

整日未出门，准备大会讨论发言稿。上午，月涓携京其来。下午，阿庄来。晚，伯宁携阿新、阿平来。月涓、京其、阿庄都吃了夜饭去。政协送来《红皮书》及关于中印边界参考地图等。

四日　晴

上午赴政协，参加小组讨论。中午，阿庄携《柳亚子诗词选》精装本三册来，盖从柳太太那里取来，一册赠余，余两册柳太太嘱转圣陶、彬然者。亚子早年领袖南社，作诗甚多，亦最精彩，晚年则多不经意之作，然才气横溢，胜郭沫若等多矣。下午，赴政协参加大会讨论，首先发言者邵力子也。

五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会，继续大会讨论，首先发言者王芸生。在政协午餐，午餐后与费孝通、刘道衡下围棋各一局，一胜一负。下午继续大会讨论。在政协晚餐。晚餐后，与张景祜同车赴民族文化宫看电影纪录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八时始放映，又放科学历史片《中国猿人》等，归家已十一时半矣。张景祜者即所谓“泥人张”也，前记误以张为杂技团中人。且张未满七十岁，前记云七十余岁者亦误也。晚，阿庄来。

张景祜即“泥人张”

六日　晴

上午政协继续大会讨论。休息时与张奚若、顾颉刚等立谈，周恩来总理过来与余等一一握手。午餐后欲坐汽车归家午睡，乃四处找同车者张景祜不得，只好请司机单独送余回家。下午列席全国人大，听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而奋斗》的报告，历一小时余，继续大会讨论，陈叔通等发言。谭震林报告中指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要求还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完全实现，故不作修改，惟“除四害”一条，应将麻雀改为臭虫，因林木果树面积逐年发展，而麻雀乃林木果树害虫之天敌也。

“除四害”将麻雀改为臭虫

七日　晴

上下午均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大会讨论，发言者有王绍鏊等。下午，沈志远等发言。休息时，请卫生组护士量血压，为九十与一百三十，低血压高至九十，诚可异也。护士谓明日上午再量一次，看是否因神经紧张之故。晚饭后，偕张景祜赴北京展览馆剧场看戏，河北邯郸市艺术剧院平调落子剧团演出武安落子《端花》，广东琼剧院演出《红叶题诗》，归来已十二时半矣。

八日　晴

京其发烧，早上派张大娘去看。上午，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出席大会。先请护士量血压，低七十八，高一百二十八，正常之至，为之大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餐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午餐后理发。下午继续大会讨论，余登台发言，历十五分钟。休息时，邵力子、吴觉农等四五人均来与余握手，表示赞同。晚饭后回家休息，有戏剧晚会，不赴。

九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小组会，讨论谭震林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报告。下午，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蒙古巴扬勒·贾尔卡赛汗主席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休息后，陆定一等发言。晚上首都剧场演出《文成公主》，以疲倦不去看。接到惠芬函。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列席全国人大，周恩来总理作《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报告，至下午一时始毕。归来，征得司机王志东之同意，偕妻及阿庄乘车赴前门饭店，请叶熙春为妻看病，归来已二时半矣，请王志东吃饭，二时三刻赴人大会堂，列席人大。人大下午闭幕，晚上有宴会，饮绍酒一大杯，酒味醇厚，佳酿也。宴会散后看杂技，十时半回家。今日下午休息时遇杨扶青、赵超构，皆向余慰问，盛意可感也。阿庄来。

十一日　晴

周恩来作讲话

上时九时半赴政协，先交还密件四种，取得收据。十时，政协开会，通过决议，举行闭幕式后，周恩来又作一小时半之讲话。在政协午餐后，赴民族饭店看马一浮、丰子恺。又看了沈志远。下午三时赴文联礼堂，列席全国文联第四次委员会

扩大会议，遇林山，态度无异曩时，诚可谓君子之交矣。阿庄来。朱耀庭来信。

十二日　晴

上午赴中华书局，照常工作。校《后汉书》。致惠芬函。晚，月涓来。

十三日　晴

上午工间操后，听孙人和讲《音韵》。下午，政治学习，晚上继续学习，讨论尚钺的历史观点。

十四日　晴

上午，赴东华门参观永乐宫展览。下午，照常工作。校《后汉书》。冯异传云“盖萧曹绍封，传继于今”，注云“和帝永和四年，诏绍封萧绍之后，以彰厥功也”。黄山校补谓“永和四年乃永元三年”之误。绍兴本正作永元三年，此古本之可贵也。

十五日　晴

照常工作。校《后汉书·臧宫传》：“帝以蜀新定，拜宫为广汉太守。”绍兴本“蜀”下有“地”字，文气较足，此亦古本之可贵也。晚，参加学习。　古本之可贵

十六日　晴

下午，组务会议。《史记》标点有错误，余作检讨。萧项平出言不逊，余报之以微笑。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睡至十时始起床。下午阿庄来。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雪村留我吃夜饭，有干菜烧鸭，甚佳。饮绍兴酒一斤，已当微醉后矣。惠芬来，由张大娘送之往月涓处。

十八日　晴

照常工作。校《后汉书》。《吴汉传》：“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邓禹及诸将多知之，数相荐举，乃得召见，遂见亲信。”“乃得召见，遂见亲信”，“乃”、“遂”二字语意重复，绍兴本“乃”作“及”，是矣。晚，学习会讨论尚钺之修正主义历史观。

十九日　晴

照常工作，校《后汉书》。

二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工间操后，听孙人和讲校勘学。云裳、阿庄来。下午，参加学习。讨论《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万岁》。下午六时携阿庄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看北昆剧团演《文成公主》，先在食堂吃饺子与面。阿庄遇其旧同事徐某，与秦德君等同桌。徐某为一三十余岁之女子，与吴克潜有交往，寄居秦德君家也。

阿庄大悦，谓今日我们做了福尔摩斯矣。月涓来。

二十一日　晴

照常工作，校《后汉书》。阿庄来，与乃母谈工作问题，不欢而去。

二十二日　晴

照常工作，校《后汉书》。下午，看电视，放映人民大会堂纪念列宁大会。晚饭时，伯宁来，谈阿庄近来心绪恶劣。工会请看电影，未赴。今日人民大会堂纪念列宁九十诞辰，余未接到通知，盖凡属右派，皆不令参加也。阿龙来信，自沈阳来。

二十三日　晴

北京无春天，昨日起温度增高，宛如初夏矣。上午，赴政协礼堂，听刘文辉作关于林业问题之报告，即在小吃部午餐。与费振东围棋一局，让费二子，居然和局，甚难得也。晚，云裳、阿庄、月涓先后来。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月涓携京其来，云裳来。妻近日身体尚好，兴致亦高，月涓发起同赴赵登禹路政协礼堂午餐，妻欣然赞同，云裳亦颇高兴。十一时，赴政协礼堂，吃饺子、旦旦面等，颇佳。在政协理发。购得高级香烟及梨子等，满载而归。下午三时半，阿庄来，云已得汪积□来函，嘱赴技术情报局人事科谈话，工作问题当可解决矣，为之大慰。晚，偕伯宁、阿庄赴□□□看赵燕侠演《荀灌娘》。赵燕侠唱腔独创一格，闭目静听，令人神往。晚饭时，我谈自己思想情况的变化，云裳听了大为高兴，阿庄亦颇受感动云。

二十五日　晴

中午阿庄来，已与技术情报局人事科负责人谈过，明日赴医院检查身体后，即可确定具体工作矣。校《后汉书》。《岑彭传》“彭以将伐蜀汉，而夹川谷少，水险难漕运”。钱大昕谓“谷”当作“榖”，按绍兴本正作“榖”，此古本之可贵也。晚，参加政治学习。

二十六日　阴

校《后汉书》。写关于《史记》标点错误之检讨书一份，交张北辰。阿庄来，检查身体无严重疾病。连日天气和暖，昨下午起转寒，今日又须穿毛线衫、呢制服矣。购《念劬庐丛刻》一部，价三元。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听孙人和讲校勘学。下午，听局中某君作报告。晚上学习。今日接阿庄电话，谓已上班工作矣。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月涓送京其来。校《后汉书》。《窦章传》注引马融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疑“见”字有误，检严铁桥《全后汉文》，“见”作“次”。按：严氏录自《艺文类聚》三十一，其文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则后书注不独此讹见，且脱“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十一字矣。古书多脱讹，非细心校勘不可也。晚，阿庄来。

二十九日　晴

校《后汉书》。《马援传》马严上封事有“无功不黜，明阴盛陵阳”语，疑“明”字有误，检绍兴本，“明”作“则”，此古本之可贵也。萧项平交回余之检讨书，云“说的是真话，便觉深刻”也。晚，参加建国门人民公社晚会，稍坐即回矣。

三十日　晴，大风

校《后汉书·马援传》毕，晚饭后赴清华园洗澡。伯宁、阿庄来。

一九六〇年五月

一日　星期　晴

上午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写学习工作情况汇报，未毕。上下午都去看了章雪村。月涓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送来请柬，请参加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未赴。致朱宇苍、朱耀庭函。

二日　晴

今日补放假一天。上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下午，阿庄、月涓和京奕、阿新、阿平及蕙芬先后来。晚月涓领了京其回去。

三日　晴

照常工作，校《后汉书》。下午，听梁涛然做传达报告，传达钱俊瑞谈出版革命问题。晚，阿庄来，阿龙自沈阳来信。

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晚上学习。

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开讨论会，讨论出版革命问题。所谓出版革命者，谓过去重数量轻质量，今后当改变为大力提高质量，相应发展数量也。晚，看章雪村。

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韦彪传》“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置官选职，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谏曰”云云。殿本“史”作“更”，王先谦谓作“更”，是。按：《群书治要》作“吏治之后”，吏治谓任用苛吏为治也。章怀避唐讳，改“治”为“化”耳。王先谦之说非也。下午，开会讨论所谓出版革命问题。晚上学习。云裳来。

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开会，讨论所谓出版革命问题，晚，阿庄、月涓、伯宁先后来。妻生日，吃面。

八日　星期　晴

写思想情况汇报毕，凡五千言。下午，阿庄同阿新、阿平来。妻兴致甚好，一同到政协礼堂小吃部吃烧饼、包子、旦旦面，余饮西凤酒三杯，遇见熟人甚多。饭后喝龙井茶，归来已九时矣。阿龙来信，谓月涓五月一日寄去之粮票三十六斤，迄未收到，此函未挂号，定已遗失矣。妻又凑集粮票三十六斤，由阿庄写信寄去。张大娘回家，请一老大娘来代庖。朱耀庭来信。

九日　晴

上午，将情况汇报交张北辰。上下午校《后汉书》。《冯衍传》“沈孙武于五湖兮”，注“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故谓之五湖”，绍兴本作“太湖有五道”，查《御览》北部三十一引亦作“太湖有五道”，则作“五道”是也。今日下午局中大部分同事参加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故晚上政治学习停止。晚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致阿龙信，附粮票三十六斤。

十日　晴

凡事必须实事求是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饭时，伯宁来，云裳亦在，余方饮酒，谈凡事必须实事求是，如在郑州参观展览会，讲解员指陈列的七个大鸡蛋，谓是一只鸡在一天内所下，并谓现已跃进到每天一只鸡下十四个蛋，又如前年有人赴天津参观农村，谓一亩试验田产粮达十万斤，皆与事实不符也。伯宁不以为然，且戒余不得在阿庄面前说，妻复从旁附和之，余大生气，大家为之不欢云。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及晚上政治学习。阿龙来信。

十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梁涛然报告，谈各组讨论出版革命情况。报告毕，继续讨论。

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讨论所谓出版革命问题。云裳来。晚上理论学习，讨论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与萧项平、张北辰谈，决定《后汉书》改用绍兴本作底本。

十四日　雨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讨论出版革命问题。晚看雪村。朱宇苍来信。

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月涓带了京颀来，我带他到清华园去洗澡。下午，到新车站西面参加义务劳动，从三点钟起到五点半止。做的是平路工作，大家挖泥，挑泥，我只在旁边捡捡砖头石块而已。阿庄、云裳来。

十六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上政治学习。

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王春邀所谓右派分子开会，说又要做“总结”了。晚，伯宁来，带来硖石凤珍姊信，月宝于本月六日患脑□血在杭州病故，妻闻之悲伤万分。

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梁涛然报告。晚上学习。

十九日　晴

上午，在家写所谓“交心”。下午，参加讨论所谓“出版革命”问题。阿龙自沈阳来信。

二十日　晴

整天在家写所谓“交心”。傍晚，阿庄来，她参加了天安门群众大会来的。妻今天到傅家去看小文。朱耀庭来信。

二十一日　晴

上午，所谓“交心”已写好，交张北辰。下午，妻偕云裳赴和平里看京亦、京其。张惠衣来信。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赴金鱼胡同四联理发店理发。下午，看朱耀庭标点的《庚申外史》。阿平来，搭了个鸡棚。

二十三日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半，赴政协，参加文教组座谈会。晚上参加政治学习。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政治学习，下午校《后汉书》。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政治学习。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近来会多，能整日工作，殊难得也。

二十七日　阴，间有小雨

上午，参加讨论出版计划，由张北辰主持，出席者萧项平、徐调孚、姚兆华、朱彦颃等。下午，听孙人和讲校勘学，甚精彩。晚上业务学习。

二十八日

腰痛请假，在家校点《后汉书》。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心情都不正常

上午，赴清华园洗澡，赴东单买芍药花一束。今日端午，妻裹了粽子，还烧了干菜鸭，伯宁、阿庄及阿新、阿平、月涓及京亦、京其都来，午餐有酒，大家很高兴。京其忽然发脾气，伯宁三杯酒落肚，居然打了京其，而阿平亦从旁助之，月涓怒，拖了京其到小房间里去，关上房门打，连一根红木尺都打断了。妻大怒，流泪，而伯宁殊木然无所动也。近来大家似乎心情都不正常，究竟何以故，则佛言"不可说不可说"也。下午，大阿宝来。晚甲丰来。

三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偕伯祥赴赵登禹路政协，参加文化教育组扩大座谈会，《讨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理》草案及《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草案。所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一百七十四处，可谓少矣。晚上学习。

三十一日　晴

上午，政治学习。下午，校《后汉书》。晚上，参加民盟小组会，归来遇雨。阿龙来信，自沈阳。

一九六〇年六月

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看电视。京其一个人乘公共汽车自和平里来，发烧，体温达华氏三十九度半。给他吃万应锭，又开了一张药方，煎药给他吃，今晚不让他回去。给阿龙信。大阿宝来，吃了夜饭才去。中华书局缩印宋本《太平御览》，两页并成一面，十六开本，分装四册，定价五十元，余购得一部，书

款分三个月扣还，例得享七折优待云。

二日　晴

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公祭林伯渠，遇见熟人其多。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下午校《后汉书》。阿平拿蚕豆来。大阿宝来，同京其回去。云裳来。

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孙人和谈校勘学。晚上业务学习停止。伯宁拿蚕豆来。朱耀庭来信。

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梁涛然作所谓“出版革命”之总结报告，徒托空言，不切实际也。四时后，进行所谓时事测验。买《扬州画舫》一册，中华书局新版，纸质劣，装订坏，提高质量之谓何。余十六七岁时曾读此书，忽忽四十余年矣！

徒托空言，不切实际

五日　星期　晴

整天审阅朱耀庭圈点之《庚申外史》，为之是正句读，做了几条校勘记，挂号寄送，又另作长函一通。上午，阿庄来。大阿宝于下午一时才同了京亦、京其来。

六日　晴

整天校《后汉书》，晚上政治学习。赵守俨劳动一个月，前天期满，今日照常上班矣。阿庄来电话，派张大娘去取蚕豆。

七日　晴

上午，政治学习。政协秘书处来电话，谓暑期中将组织在京委员赴北戴河休养，为期两周至三周，问余愿去否，如去，请于七、八两月中选定一个时期，余答愿于八月中去。中午，又去一信，请改在七月中旬。伯祥愿与余偕往。下午，民盟北京市支部邀余参加欢迎出席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民盟成员，地点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余以工作忙，不赴。晚，赴金鱼胡同四联理发馆理发。前张大娘买来母鸡一只，勤生蛋，已生了三十八个蛋，昨天起忽似有病，惧其病死，杀之，腹中卵珠累累，余与妻均惋惜不置，今夜妻必失眠矣。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政治学习，阅读文件。月涓挈京其来，吃了夜饭才去。月涓下乡劳动一个月，今天满期归来也。

九日　阴晴

整天校《后汉书》，没有什么所谓“学习”，一星期中难得有这样的一天也。妻旧病复发，嗳气频频。阿龙自沈阳来信。

十日　阴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听梁涛然作报告，谈台湾解放问题。四时后听孙人和讲校勘。晚，业务学习。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写政治学习发言提纲交张北辰。傍晚有阵雨。八时后，阿庄冒雨来。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半，阿新来，同往赵登禹路政协礼堂，阿庄已在汽车站等，阿平已先至，余等不知，老在汽车站等他。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小吃部进中餐，伯宁亦来。余前函政协请配售香烟，无回音。上星期四瞿麐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日见郑洞国，我问他配到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今天伯宁替我买了十多包斗烟丝来，都粗恶不堪吸。晚上长安戏院有晚会，演河南戏，本约伯宁同去看，以情绪恶劣，不去。

难以配到香烟

十三日　晴

早上醒来，觉得疲惫不堪，请病假不上工。睡了一天，看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今天起，决心戒烟。

十四日　晴

继续请病假。上午，韩镜侬挈其长女来，留她吃午饭，谈至下午五时三刻始去。云裳来。马绪傅来。周德润自杭州来信。

十五日　晴

上午照常到局工作，校《后汉书》。下午政治学习，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此问题极明白易晓，而讨论不休，何也。晚榴花胡同有电话来，派张大娘去，取来大鸭一只。看章雪村，雪村近亦有病，气色甚不好。今日与彬然谈《章氏丛书》问题。

十六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京其下午来，晚上回去。此后将日以为常云。

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前后已校毕六册。（同文书局影印本，共二十八册）。京其下午来，六时许，月涓忽又跑来，拖他去照相，谈为买公共汽车月季票之用云。下午，听孙人和讲校勘。晚业务学习。

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业务学习。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赴北长街三十九号看陈乃乾，约乃乾夫妇同赴政协文化俱乐部小吃。下午一时，偕乃乾夫妇赴新车站东侧某胡同看孙人和，剧谈移时。晚，云裳、月涓、阿庄来。

二十日　晴

校《后汉书》。天气热，晚赴中华书局参加业务学习，归来满身大汗，不稍休息即洗澡。睡不甚安。

二十一日　晴

早起腹微痛，大便不甚正常。中午，吃炒面一大碗。下午，散工回来，觉疲倦，不思饮酒，殆将病矣。睡不甚安。

二十二日　晴

晨量体温，摄氏三十七度六。请病假，自开药方，用藿苏梗、陈皮、半夏、厚朴、赤苓、大腹皮、白蔻壳、砂仁、神曲、焦山查，外纯阳正气丸吞服，以腹痛且泻也。阿庄来。

二十三日　晴

昨日体温始终徘徊于三十七度五六之间，今晨亦未退尽。章雪村来，谓永安堂药店有中医应诊，但不见得高明。仍自开药方，照昨方去大腹皮，加炒谷麦芽。泄泻不甚剧，但腹中作疼，口渴不欲饮。

二十四日　晴，间有阵雨

早上量体温，三十七度六，以后逐渐上升至三十八度也，此所谓湿症也，自开方，用豆卷、厚朴、半夏、神曲、鲜佩兰、大腹皮、赤苓、泽泻、炒谷麦芽、陈皮、竹茹、鲜荷叶。午后，热渐退，至晚上七时，居然退尽矣。连日未起床，读谈迁《北游录》、《越缦堂读书记》消遣。朱耀庭寄来已加朱之《庚申外史》两卷。

二十五日　晴，间有小阵雨

续请病假，继服前方。腹中稍觉舒服，而大便不通。起来小坐，看《太平御览》消遣。晚阿庄来。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派员来调查房屋情况，云将建大楼，东堂子一带房屋须拆除也。

二十六日　星期

继续服药，自开方，用太子参、连皮苓、白扁豆、淮山药、陈皮、炒谷麦芽、苡仁、半夏，加生姜、红枣。阿庄、月涓、云裳来。晚，伯宁亦来。心绪极不佳，与妻话言抵牾。伯宁亦不知趣，为言阿庄如何如何，我不理他。

二十七日　晴，有小阵雨

续请病假，看朱耀庭标点之《庚申外史》毕，为是正若干处。伯宁又来，吃了夜饭才去。

二十八日　晴

续请病假。下午，理发洗澡。有老虎钳一把，京颀取来玩弄，被别的顽童劫偷而去，可恶可恨。傍晚，姚兆华来。得政协通知，云将组织委员赴北戴河休养。

二十九日　晴

上午休息。下午一时半，王伯祥偕其小女汉华来，商赴北戴河休养事，伯祥以有病在身，不欲往，余力怂恿之。二时半，赴中华书局。工间操后，讨论理论学习。五时五十分看王春，告以东堂子胡同房屋将拆除，局方分配房屋时，我至少须两大间，王谓应当照顾。又告以将赴北戴河休养，王谓彼无意见，可与张北辰商量。

三十日　晴

上午看张北辰，商量赴北戴河休养事，并告以原拟参加第一批，于七月十一日前往，现因总结未做好，工作亦须有所布置，拟参加第二批，于八月一日前往，二十一日返京。张谓俟与萧项平商之，再作答复。工间操后，张又告余：萧项平未来，我赞成你参加第二批。当即电话王伯祥。下午，填表一份，填明第二批，不带家属，挂号寄政协联络组办公室。晚上，民盟开小组会，陈肇斌、丁晓先及一不知姓名之女子胡扯一阵，散会已九时半矣。今日写大字报一张，庆祝党生日。

一九六〇年七月

一日　晴

上午，校对张文虎《史记札记》。下午，业务学习，听孙人和讲《三统历》。晚上，庆祝党生日，有文艺晚会，未赴。

二日　阴晴

晚之不恭，乃有鸡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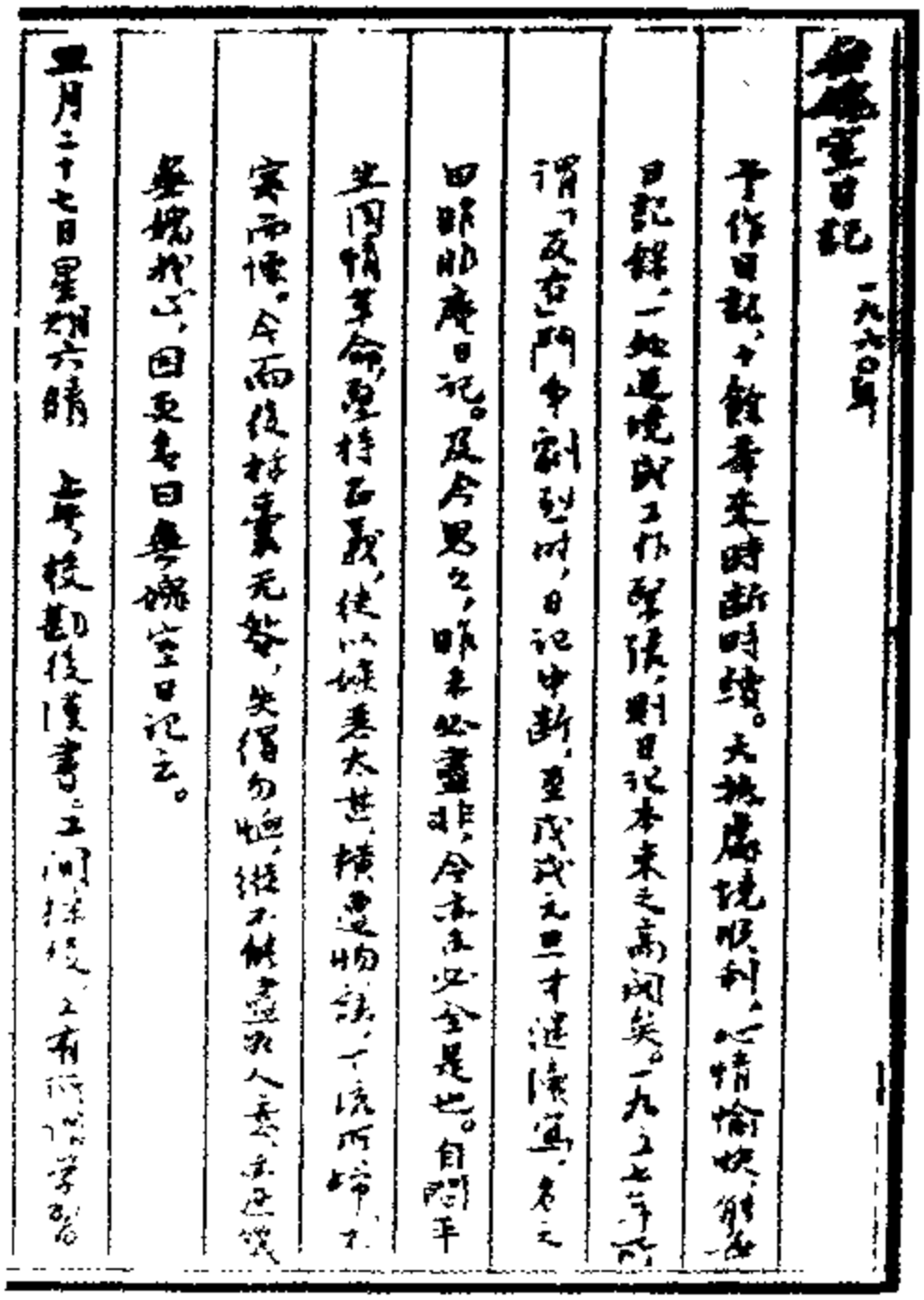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业务学习，讨论《通鉴纪事本末》，陈肇斌、丁晓先又胡扯一顿。今日宰一母鸡，腹中生一大瘤，脏腑尽为所包，约重二斤余，妻不敢烹食。此母鸡一周前张大娘买来，重四斤余，价九元，阿庄欣然付款，嘱大娘于今日宰好送大半只去，初不料乃一极奇怪之病鸡也。云裳来，以为此鸡不可烹食，正中妻意，妻遂托云裳去看阿庄，叫阿庄也不要吃。阿庄电话问余，余初不知云裳与妻均认为此鸡有毒，不可烹食，乃告阿庄尽可烹食，不必顾虑。归来对妻言之，妻大恚，余亦为之不欢云。晚饭后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大谈鸡祸事，余谓貌之

不恭，乃有鸡祸，岂谓是欤？雪村大笑。

一九六〇年十月

二十九日　晴

昨晚发烧，今晨量体温，三十七度半，托王季康代向中华请假。前日俞平伯送来北京昆曲研习社彩排晚会参观券两张，昨日张允和复特来相邀，今晚必须赴文联大楼一观，然以体温未趋正常，颇感疲惫，恐不能赴会，妻特赴电话传呼处打电话给阿庄，想叫阿庄偕同伯宁去看，而电话未能打通。下午三时许，刘光业来，谓王春同志有事邀我一谈，要于五时半下班以前去看他。（原来王季康忘记给我请假，王春以为我到外面开会去了。）我说今天有病，不能去看他，预料明天热可退尽，当于下午二时赴王春寓所晤谈。刘光业去后，我想王春今天邀我谈话，定有要事，不如勉强起来去看他一趟好。四时赴中华书局，迳至总编室会议室，见王春方在主持一会议，见我到来，即招呼我坐，并谓正在谈你的事情。萧项平招余同坐，笑谓喜讯喜讯。时姚兆华发言未毕。王春向余说明，此会专为摘去你的右派帽子开的，同志们正在提意见，请你



作者手迹

摘去右派帽子



宋云彬与友人在一起

先听同志们的意见云云。姚兆华继续发表他的意见。继姚发言者有傅彬然、徐调孚、傅璇琮、章雪村、丁晓先。王春请余表示意见，余心情激动，热泪欲夺眶而出，哽咽几不能成声。五时一刻散会，王春留余小坐片时，谓中华党组织方而于国庆节前向市委及中央统战部建议摘去你的右派帽子，今晨十一时接市委电话，已蒙批准，故于此刻向全局广播，下月一号《人民日报》当有消息报道云云。又谓你可犯了两次大错误，今后必须吸取教训，不能再犯第三次错误云云。今日会议参加者，有萧项平、傅彬然、张静庐、姚兆华、徐调孚、陈肇斌、陈洪海、严健羽、朱彦颍，右派分子被邀参加者有傅璇琮、丁晓先、方承谟、章雪村。归来，吃粥一碗，余为妻言，人逢喜气精神爽，今晚当力疾赴文联大楼参观昆剧彩排也。写信告知阿龙。马绪傅来，表示道贺之意，七时，雇三轮赴文联大楼，平伯在场内招呼来宾，与余握手。遇章元善夫妇，余以摘帽子消息告之，元善连呼“好极”，握手道贺。适涂允檀偕其夫人至，元善即以此消息告之，涂亦连称“好极”。又遇钱宝琮，握手略谈数语。今晚彩排节目有《西游记·胖姑》、《白兔记·出猎》、《长生殿·小宴》、《烂柯山·痴梦》、《牡丹亭·学堂》。小宴终场后，余即出场，乘公共汽车返家，则阿庄、伯宁已先在矣。

三个多月不写日记，以心情抑郁故也。此三个多月颇有值得一记者，略述如下：（一）八月一日赴北戴河休养，二十日回北京。在休养期间，吴大琨几次提醒我，必须努力争取摘掉帽子，而欲争取摘掉帽子，必须自动靠拢组织。吴先回北京，特嘱托董渭川多方督促我做好此次之总结。董亦十分热心，再三督促我，启发我、见我不上劲，甚至加以怒斥。王伯祥亦从旁开导再三。余回北京后，即找张北辰谈，又找王春谈。在北戴河曾两次写信给张北辰，又写信给陈肇斌。写了份报告，作为前次总结报告之补充。适阿龙在京，对补充报告提了若干极为正确之意见。（二）王春和我谈话时，对我作了极为正确的分析。他说："你的参加民主革命，并非投机。参加民主革命的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有信心，有决心，愿为革命而献身；一种是带有投机性质的；一种是被五四以后的革命浪潮卷进来的。你属于第三种。惟其是被卷进来的，所以当革命遭到挫折、白色恐怖十分厉害的时候，你就跟党脱离关系，做了革命阵营里的逃兵。惟其不是投机的，所以你还跟党靠拢，因为你觉得除跟党靠拢外别无其他出路。但也因为是被卷进来的，所以你的革命意志始终不够坚强，到了民主革命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就忘记了革命，专从个人主义出发，一味追求名位。个人主义的名位追求，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你从靠拢党慢慢变为对党不满，一有风吹草动，你就向党进攻，堕落成为右派分子了。但你究竟是受过党的教育的，所以一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你就如梦初醒、悔恨过去，决心要改造自己。你一生已经犯过两次，可不能再犯第三次了。"他的分析，使我心悦诚服，也帮助我进一步认识过去的错误。（三）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忽接民盟中央电话，谓闵刚侯同志邀我谈话，约定下午二时在他的寓所谈，下午二时，我赴苏州胡同七贤里七号他的寓所，跟他谈了两小时。他说"这两三年来我们疏远了，你可能感到不快，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对你说来，孤立一个时期也是必要的"。此次谈得极诚恳，他还微露摘帽子问题已经容易解决之意。（四）十月二日，我与妻都在阿庄家宿。三日上午十时返家，大阿宝她在替我们看家。说邵力子昨天来，今天又来，此刻在傅彬然家里。我即赴傅家，与邵见面，谈约一小时，但未谈及摘帽子问题也。

因心情抑郁三月不写日记

对宋进行分析

三十日　星期　晴

上午赴章家借打电话。先打给邵力子，他一听见我的声音，就说："我昨晚就知道了，恭喜你。"打〔电话〕给闵刚侯，说："好极了，过几天约你长谈。"打俞寰澄电话没打通。又打电话告诉了圣陶。写信告诉张惠衣、张阆声、陈伯衡、许志行、朱宇苍、董渭川。下午，京奕、京其先来。未几，月涓亦来。阿平与伯宁先后来。云裳来。阿庄于四时许才来。叫阿庄打电话给陈劭先和柳亚子太太。写对摘帽子的感想一篇，准备交给中华党组织。晚饭后，偕同伯宁、阿庄赴政协礼堂看赵燕

侠演《救风尘》。场内遇见邵力子、陈劭先、马寅初等。戏散后，坐了马寅初的汽车回来。傍晚甲丰来。

三十一日　晴

昨晚体温仍在三十七度以上，今晨三时起忽腹泻，至晨七时，又腹泻一次。上午请假。写信给邵裴子。下午，赴中华。将对被摘帽子后的感想一篇，面交王春。照常工作，校对张文虎之《史记札记》。在彬然家见到金灿然，他说："明天摘帽子的事情可见报，今晚有广播，可收听。"云云。晚八时三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可未讲到摘右派分子帽子的事情。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

一日　晴

早上，历史一组讨论精简机构问题。下午继续讨论，忽有人提出大字报问题，大家就讨论起大字报来了。原来上星期四下午，梁涛然作了一个报告，讲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及精简机构问题，星期五开始讨论，我只参加上午的讨论，下午到文化俱乐部参加政协学习小组，星期六生病请假，下午扶病参加了讨论摘去我帽子的会议，昨天上午也请了病假，下午去办公，办公室里冷清清的，我自顾自校对了几十面《史记札记》就回来了。到此刻才知道昨天上午大家写大字报。而我们这个办公室里有好多人没有写，如朱彦颍、宋茂华、孟默闻、瞿□初、丁晓先都没写，我当然也没有写。陈震之流遂大肆批评，辞锋甚锐。余即赴人事科找王春，先问他看我的那篇感想觉得怎么样，他说"你讲的都是心里话，那是很好的。"我就说："这次关于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及精简机构问题，我没有能够好好参加讨论。此刻我组正在热烈讨论，并催促大家贴大字报。我有点为难；要我写一张大字报，要求让我去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或者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吗？那我决不写，因为如果这样写了，分明是欺骗党，欺骗群众。"王春说："这样写当然不好，但你可以写一张讲摘掉帽子的事情，表示感谢党，感谢同志们，最后带上一笔，说自己受年龄和体力的限制，不能追随同志们上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只有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说："好，那我回去就写。"工间操后，讨论停止，大家写大字报了。我到外面去看了几十张大字报，带了一张绿纸回家，准备写大字报。今天有人发见童第德写的一张大字报，转弯抹角地说了一些俏皮话，说老年人要求下乡是自欺欺人，多此一举，还说他要保养身体，延长寿命，看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原孝铨写的大字报，说他决心要求批准他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虽然他的八十岁老母听到他要求到农村

去，吓得昏倒了，但是他还是坚决要去，他说“谁无父母，我还是坚决请求党批准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有许多人针对这两张大字报贴大字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晚饭后，我开始写大字报，约一千多字，到十点钟才写好。最后我说：“现在大家正在努力加强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同志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我受年龄和体力的条件限制，不能追随同志们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我也必须真正懂得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向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贡献一切力量的青年同志学习。勤勤恳恳，艰苦朴素，树立起热爱劳动的思想，更加鼓足干劲，做好自己的工作，使自己的业务和知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日　晴

上午，历史一组继续讨论大字报的问题，大家集中批评原孝铨。下午，继续讨论，原孝铨自己做了检讨。工间操后，梁涛然作报告，谈到那两张大字报，说有两支毒箭，一支叫“自欺欺人”，一支叫“谁无父母”云云。梁又说：大部分的大字报都是好的。例如有人表示自己受年龄体力的限制，不能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但表示必须认识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也间接支援了农业，这些都是真心话，也是好的。今天上下午大家批评原孝铨的时候，我发了两次言，却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罗妈，一封给孙银香。此亦所谓分秒必争也，一笑。又写信给叶熙春、王燕棠。

三日　晴

今日起继续讨论检查中华出版之图书质量问题，上午作准备，我却又写了几封信，一封给赵超构和徐铸成，一封给章雪山，一封给吴觉农，一封给张允和。下午讨论，余未发言。董渭川来信，说他比我晚一天摘掉。晚六时半，出席民盟小组。陈肇斌向同志们宣布宋某人已经摘掉帽子，言下大有不胜遗憾之概。盖彼一无知识，又无能力，过去以监督我改造自任，摆出一副狱吏面目。现在我已经摘去帽子，他的狱吏当不下去了，未免感到寂寞。此人真是一个肆无忌惮之小人。昔周勃谓“吾常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可贵乎”！我于陈某亦云。还有一个叫陈洪海，是女的，其可恶程度不亚于陈。八时半回家，阿庄与甲丰均在，我跟他们谈那两张大字报，大家笑得肚皮痛。

狱吏面目

四日　晴

上午还是继续讨论图书质量检查问题，我发了言，陈肇斌接着又胡说八道一番。还有个丁晓先，想拍陈马屁，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为什么跟这一类人同事呢？真正倒霉。下午赴政协俱乐部参加学习，王芸生一见我，就跟我握手，说“欢迎你回来”。我问他为什么知道这桩事情。他说：“昨天听了统战部的报告，被摘帽子的名单中有你在内。”看来不久就可见报了。五时散会，到四联理了发。朱

宇苍来信。

五日　晴

上午，历史一组开会，讨论领导作风。下午无会，居然校对了《史记札记》数十面。晚，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月涓挈其子女来，京其留宿。

六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接许志行自上海来信，恳挚已极，令人感奋。七时半，挈京其赴清华园洗澡，遇阿庄。十时，阿庄来。下午二时，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谈极畅，圣陶留我吃夜饭，饮金奖白兰地。八时返家。妻谓大阿宝、月涓已来过。今日打电话给闵刚侯，谓于数日前陪同沈衡老赴沪检查身体去矣。阎声寄来诗一首，题为《重阳一绝》。其诗曰：

闻说重阳风落帽，孟嘉仍是旧丰神。
已收陌上歧途泪，想有篱边送酒人。

十时许，伯宁忽匆匆而来，谓阿庄失去存单一纸，特来开箱检查。（阿庄存单都搁在我们的箱子里。）检查结果，则并未失去。阿庄近来受刺激太多，神经大不健全，人亦消瘦。

七日　阴

整日校勘《史记札记》。下午政协学习讨论会，请假未去，因闻齐燕铭将于下午来书局约我们谈话也。然齐因事未来。晚，月涓来。

八日　阴

"摘帽"发言俗不可耐

上午校《史记札记》毕。下午二时半，赴府右街中央统战部参加座谈会。被邀者皆最近被摘去右派帽子者，约十六七人，余所熟识者惟叶笃义、董渭川、黄绍竑、李俊龙、周颖、刘王立明、谭惕吾、王葆真、金宝善、李伯球、梅汝璈、钱伟长等十二人而已。座谈会由平杰三副部长主持，谓今天欢迎各位回来（回来者回人民队伍来也），不妨大家谈感想云云。黄绍竑首先发言，随后发言有王葆真、李俊龙、金宝善、刘某（九三学社社员）、宋云彬、王寄一、刘王立明、董渭川、钱伟长。以王寄一为最不得体，什么"章伯钧是个大流氓，我王寄一是个小流氓"云云，真不堪入耳。刘某亦大可讨厌，什么"从前是个鬼，现在重新做人"云云。伧俗不可耐。最后平杰三发言，谓限于时间，未发言者可改为书面发言云云。又提三点，勉励大家：一曰接受教训，继续改造；二曰努力工作，对工作与劳动当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方针；三曰言行一致。散会归家已七时半矣。云裳来，吃了夜饭才去。

九日　晴

上午，讨论所谓“重点规划”。下午及晚上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王燕棠来信。叶熙春寄来膏方。

十日　晴

上午，继续讨论重点规划。下午学习毛选。晚七时，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出席政协联络委员会召集之茶话会，清茶外有杏仁、苹果、纸烟。并由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昆剧助兴。周铨庵演《痴梦》，唱演俱佳。归来，阿庄在家等我，谈至十时才去。凤姐有信给阿庄。在文化俱乐部遇李文宣，李谓今后你可参加民盟小组，学习毛选。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勘《后汉书》。下午，参加政协直属小组学习，我告诉王芸生，以后将参加民盟中央之学习小组，王谓“你原来是应该参加民盟小组的”。邵裴子自杭州，丰子恺自上海来信。晚上，赴中华书局参加学习。

十二日　晴

上下午校勘《后汉书》。傍晚，京其居然单独由和平里乘车来。晚饭后，赴遂



与陈翰笙（右四）等人合影

安伯胡同看章雪村。罗妈自苏州来信。

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半赴松竹园洗澡，遇叶圣陶父子。十时许，阿庄、伯宁来，同乘车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吃饭，阿平、阿新亦相继至，以到得晚了一点，桌子都已坐满，轮到第二批，已无菜可吃，只吃五盆汤，五份面包及两盆□□而已。遇倪征燠、陈翰笙。下午，月涓挈京奕来。云裳来。阿庄、云裳、月涓及京奕、京其都吃了夜饭才去。伯宁也赶来吃了一顿饭。

十四日　晴

上下午校勘《后汉书》。下午五时三刻邓初民来。云裳来，吃夜饭，还喝了咖啡。八时十分，云裳告辞而去，甫至大门口，遇阿庄，复回。阿庄谓今天局方已正式告诉她，决定解雇矣。

十五日　晴

上午八时，中华开全体大会，金灿然做报告，主要谈重点规划问题，并谓自明天起，中华书局划归中央文化部直接领导（原由北京市委领导）。李侃就重点规划之某一部分作说明。下午继续开会，由徐调孚、赵守俨、陈金生分别作说明。云裳、阿庄来，都吃了夜饭。阿庄谓局方负责同志向她作了说明，态度尚诚恳云云。甲丰、伯宁先后来，谈至十时余方去。民盟市委孙国云到中华来看我，请我明天去开会。

十六日　晴

钱伟长、冯亦代等发言

上午，讨论重点规划。下午，赴东四羊肉胡同民盟北京市委会开会。到会者十余人，余所熟识者仅吴晓恒、汪金丁、陶大镛、浦熙修、冯亦代、钱端升、李健生等七人而已。会议由汪金丁主持。发言者钱伟长、宋云彬、黄大能、冯亦代四人，皆最近摘去帽子者。陶大镛、浦熙修已于去年摘去帽子。钱端升、李健生看样子还没有被摘去也。五时散会，赴政协小吃，遇张明养、梁纯夫、吴研因、叶笃义、黄药眠等。七时，赴中华参加学习。

十七日　晴

上午赴文化部听钱俊瑞作关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报告。下午，学习毛选。晚上，讨论钱俊瑞之报告。

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徐调孚忽来邀余赴傅家，云金仲华在傅家，想看看我。即赴傅家与金见面，寒暄数语而已。金一副假腔，令人作恶。佛言“怨憎会苦”，信然。下午，学习“毛选”。晚，云裳、阿庄、月涓、甲丰来。

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阿庄邀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吃西餐，妻与云裳、京其先去，我提早半小时下班，直接去，甲丰亦于十二时前到。遇胡愈之、萨空了等。下午，听梁涛然作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的传达报告。晚，偕妻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今晨晓先为余言，卢芷芬在北大荒病故，此消息尚未告知王伯翁云。朱耀庭来信。京其今晚留宿。

二十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半，赴松竹园洗澡，九时毕。赴东四八条看圣陶。又赴东四五条看邵力子，不值。下午二时，陆高谊来，谈至四时半去。京奕、大阿宝、月涓先后来。张惠农来信，云患肝硬化极严重。晚，七时，赴隔壁五十五号参加居民会。

二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及晚上，学习十二条紧急指示。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

二十二日

京其牙病发烧，阿庄陪他去看医生，送他来东堂子胡同。上午，校《后汉书》。下午，继续学习十二条紧急指示。晚饭后，赴小雅室胡同看王伯祥，汉华亦在。伯祥满腹牢骚，苦无词可慰藉也。归来已飘雪花，今晚可能下大雪矣。

二十三日

昨夜雨雪，清晨已止。京其烧未全退，见雨雪，欲外出玩雪，禁止之。上午，校《后汉书》。妻感冒，为开一药方。下午，赴大六部口十号邓初民家参加第一小组，学习“毛选”第四卷。出席者有邓初民、萨空了、汪世铭、杨一波、刘请杨、刘王立明、罗隆基、张曼筠、黄君庸、曹孚、吴又熊等。余作十分钟之发言。晚上，赴中华书局，参加学习。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京其回家去。下午，学习十二条紧急指示。云裳来。晚饭后，赴金鱼胡同四联理发，归来，伯宁、阿庄在家等我。郑晓沧自杭州来信。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回家吃饭，云裳已先在，一见面，就说“果然见报”了，始知今日《人民日报》已发表摘帽子的消息，余固未之知也。消息载第一版，文曰：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根据一九五九年

《人民日报》登载摘帽消息

>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最近又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黄绍竑、刘王立明、钱伟长、王葆真、董渭川、宋云彬、李俊龙、李伯球、谭惕吾、刘季惺、楼邦彦、叶笃义、徐诵明、瞿敬伯、王寄一、周颖、金宝善、骆介子、万枚子等二百六十多人。

下午继续学习十二条紧急指示。晚，阿庄、月涓先后来。嘉燕偕其爱人来，他们俩定后天结婚云。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六部口邓初民宅参加学习。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半，赴宝泉堂洗澡。回来，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谈及伯祥的大儿子、大媳妇下放内蒙古，此后伯祥无人照顾生活，甚为愤慨云。校《后汉书》。京奕、京其来。下午，阿庄、阿平、伯宁先后来。沈春晖自新胜来信。复郑晓沧信。致张惠衣信。惠衣患肝癌，已为旦暮之人矣，殊可念也。

二十八日　晴

上下午校勘《后汉书》。整天工作，不听报告，不参加学习，殊难得也。

二十九日　晴

整天工作，校阅《后汉书》。上午阿庄同京其来。下午，云裳来。

三十日　晴

上午校勘《后汉书》。下午，听梁涛然作关于学习十二条紧急指示之报告。电话邓初民，向学习小组告假。赵超构来信。晚上，参加学习。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十二条紧急指示，听张北辰读党内文件，其中有湖北沔阳大战共产风之报告，极精彩。下午，张大娘丈夫送鸡来。阿庄来。

二日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十二条紧急指示，听张北辰读党内文件。月涓来吃夜饭，携红烧鸡回去。晚，阿庄、伯宁、阿平来。

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六部口十号邓宅参加学习。云裳来。云裳已决定退休矣。晚，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

四日　星期

上午七时半赴宝泉堂洗澡，因热水不够，只能洗池塘。八点半洗毕，想去看叶笃义，而雨雪霏霏，大为扫兴，就回来了。九时，赴外交部街二十四中学投基层选举的票。下午，校《后汉书》。雪已止。月涓挈其儿女来，还带了两只鸡来。晚，伯宁、阿庄来。

五日　晴

上下午均校《后汉书》。晚上继续校。

六日　晴

今日各报刊载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组内集体阅读，并且由张北辰同志等朗读了一遍。校《后汉书》。

七日　晴

上午，民盟来电话，谓今日下午的学习停止。下午，赴政协，听潘梓年作关于自然辩论法问题的报告。与叶至善同在政协晚餐。回来已七点半，赴中华书局参加学习。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听孟用潜作关于美国经济危机问题的报告。遇王伯祥。与叶至善同在政协晚餐。云裳、阿庄来。

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听梁涛然的报告。晚饭后，赴政协看电影《南征北战》，遇叶笃义，回来已经十点半钟了。月涓来。

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六部口邓宅参加学习，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余首先发言　晚，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京其来过夜。

十一日　星期　晴

早七时半，挈京其赴宝泉堂洗澡，立候半小时才开门，掌柜谓今天无盆汤，亦无擦背者，只得回来。九时三刻，赴西四羊肉胡同看叶笃义，同赴政协小吃，即在政协理发。洗澡，回家已下午三时矣。挤满一屋子人，蕙芬、伯宁、阿庄、京其之外，还有孙雨农。雨农从江西出差来北京开会，上午五点钟到，在招待所吃了一顿饭，就来看我们。傍晚，月涓携京亦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董渭川来看我，没有见到，留了个字条而去。

十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一刻，赴文化部听钱俊瑞做报告，遇左恭，态度尚殷勤也。阿龙自沈阳来信。

十三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下午工间操后，见丁晓先被叫去开会，快下班时，见章雪村从总编室出来，大概他们就在那里开会，可能又摘去一二顶帽子了。晚，看朱耀庭圈点的《震泽纪闻》。复阿龙信

十四日　晴

上午，同萧项平、张北辰、赵守俨、丁晓先谈《晋书》校勘问题。中午回家时，徐调孚为余言，昨天开会，摘去了章雪村、傅璇琮的右派帽子，即到章家看雪村，雪村言阿达已分配在山西工作，将于今明日从北大荒来北京云。下午，赴邓初民家参加学习。归来，妻对我说，今晚中华书局不学习，实行劳逸结合云云。看《震泽纪闻》。

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声明，专看文件，不讨论。云裳、阿庄来，吴甲丰来，吃了夜饭才去。看《震泽长语》。

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讨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声明，未发言。晚，审读朱耀庭点校之《震泽纪闻》，毕。天寒大风，不去看雪村，不知道阿达回来了没有。

十七日　晴

卢芷芬死于浮肿病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邓宅参加学习。刘王立明谓目前战争可能性甚大，与之辩驳。晚，伯宁、阿庄、阿新、阿平来。赴遂安伯胡同看雪村，知阿达尚未回京也。近来学校学生及各机关干部多患浮肿病，初起时觉全身疲倦，小便多，常觉饥饿，随即面目手足浮肿，食欲不振，甚至全身浮肿，有死亡者。卢芷芬即患此病死也。

十八日　星期　晴

整天未出门，也没有人来，校《后汉书·马融传》毕。晚，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阿达还是没有来，雪村发急矣。

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伯宁来。阿庄送红烧兔子肉来。下午，校《后汉书》。晚，审阅《震泽长语》。蕙芬来信。接郑晓沧十五日自杭州来信，云张惠衣于旬日前病故，葬南山公墓。

二十日　晴

上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阿达已于昨晚回来矣。与萧项平等讨论《晋书》校勘问题。下午，校《后汉书》。晚，阅《震泽长语》。

二十一日　晴

上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送他全国粮票五斤。校《后汉书》。下午，赴六部口邓宅参加学习，晚，阿庄来。

二十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晚六时，民盟小组开会，决定撤消章雪村的留盟察看处分。开会时间不到一小时，据陈肇斌说，这样才叫劳逸结合云。我与雪村先后摘掉帽子，大家都高兴，只有陈肇斌不高兴。因为他不懂业务，识字不多，在书局里只靠民盟这块招牌，算是在做帮助所谓右派分子改造的工作。现在我和雪村已经摘去帽子，只剩一个丁晓先了，他以后无所凭借，不免有虚空之感矣。阿龙来信。

二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云裳、阿庄来，吃了夜饭才去。梁围放来函，托云裳转。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赴政协礼堂听班禅作报告，即在政协小吃，并且理了发。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七时一刻，赴松竹园洗澡，原来已变更时间，上午九时开门，扫兴而回。阿龙从沈阳回来，想到馆子里吃一顿，就同他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去吃西餐。文化俱乐部只限定带一个人。九点半到达，领到了牌子，十一时开始吃，十二点半，阿龙回家，我到赵登禹路政协去洗澡，又没洗成，只得回来。阿庄全家来，月涓带了京奕、京颀来。孙雨农来。阿庄他们都回去吃夜饭。雨农和阿龙全家都吃了夜饭才去。雨农定明日返赣。

二十六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彬然感冒，为他开药方。

二十七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下午工间操后，开全体会议，金灿然报告一九六一年工作计划。晚，章雪村偕士敭来。致许志行函。甲丰来。京颀有病，阿庄同他去看医生，今晚留宿在我处。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洗澡，吃了夜饭回来。王燕棠来信。阿庄来。

京颀仍有数分热度。

二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讨论紧急指示十二条。云裳、阿庄来，吃了午饭才去。致陈劭先、叶笃义函。

三十日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讨论紧急措施十二条已毕。晚，待阿龙不来。阿庄、伯宁来。他们买来了山鸡、野兔等。

三十一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下午四时半，偕赵守俨等赴什方院二十四号贺陈肇斌新婚。阿庄来，杀鸡一只。晚，阿庄、伯宁、京颀一道吃年夜饭。阿龙不来。月涓来，我们已经吃了夜饭了，她只吃了一个馒头。阿平来，炒饭给他吃。为吴昭静的孩子开了一个方子。

一九六一年一月

一日　星期　晴

风和日暖，全不像北方的冬天。上午，到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打了一圈〔麻〕将。下午，阿庄、伯宁、阿新、阿平和阿龙、月涓、京奕、京颀先后来到，挤满了一屋子人。晚上吃年夜饭，一共十个人，热闹得很。饭后伯宁推牌九，大家又掷状元红。今年这个新年过得比去年要快活得多。

二日　晴

上午，未出门。下午，偕同云裳、阿庄赴西便门国务院宿舍看徐梅坤（行之），谈约两小时。梅坤谈五七年整风时杨思一因脑冲血逝世情况甚详。梅坤谓浙江反右斗争时有偏差，我没有答应他，作为不听见。梅坤又给我谈了一些关于叛徒沈玄庐的情况。云裳又陪我回家，吃了夜饭才去。大阿宝来，吃了中饭、夜饭。章雪村来，送我酱蚶子。

三日　晴

今日照常上班工作，上下午都校《后汉书》。沈叔羊来信，问我几个问题，当即复之。京颀今天回去了。阿庄来。

四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午饭后，觉得很不舒适，决定不赴邓初民家参加学习，打电话请假。二时后果然体温增高，头痛，微有咳嗽。睡了半天，就没有起来，连夜饭

都坐在被窝里吃的。自己开了药方，吃一剂。阿庄未来，她昨晚回去时已觉不适，怕也生病了。

五日　晴

昨天服药无效。体温最高达三十九度二，头痛如劈。改方，用牛蒡子、连乔壳、栀子皮、金银花、杭菊花、霜桑叶、天花粉、瓜蒌皮、薄荷等。阿庄仍不来，一定病了。

六日　晴

上午量体温，三十八度六。叶笃义来。他昨天参加政协召开之学习会，讨论十二条紧急指示，没有见到我，问了民盟的王玉琴，知道我病了，所以特地来看我。阿庄来了，她那晚回去果然发烧。下午，妻也发烧病倒了，情形跟我相仿佛。为她开了个药方，不敢多用发表药，因为她身体太亏了。阿龙、月涓、云裳都来。马绪传也来望我病。

七日　晴

早上量体温，已降至三十七度六。妻体温升至三十九度六。阿庄来，买了四瓶羚翘解毒片，嘱妻照仿单吞服，一面仍旧服煎药。阿龙、云裳先后来。章士敭来。他明天就要动身到太原去了，我关照他两句话：态度严肃，向党靠拢。入晚，体温又升高到三十八度二。许志行来信。

态度严肃，向党靠拢

八日　星期　晴

早上量体温，已降至三十七度，渐归正常矣。妻体温退至三十七度八，但又继续上升至三十八度六。阿龙、月涓、伯宁、阿庄、阿新都来了。妻继续服羚翘解毒片及煎药。我头痛，吃了两片复方阿司匹林，才慢慢止下来。上午，沈叔羊来。下午陈劭先来。

九日　晴

早上量体温已正常，而妻则仍有三十七度八。阿庄带了合霉素来，嘱妻每隔四小时服两片，谓可退烧也。我又为她改了药方，张大娘至王府井永安堂去配，总算一味也没缺，甚为难得。傅太太来。云裳来。伯宁、阿龙都来了。阿龙因为有会，到晚上八时后才来。晚饭后，章雪村夫妇挈了他的外孙女来。

十日　晴

今晨四时，妻尚未入睡，体温又上升至三十八度半。余亦失眠。午后，妻体温渐入正常。阿庄来。妻停服合霉素，仍服余所开之药方。校《后汉书》一卷毕。

十一日　晴

妻热已退尽，惟疲惫不堪耳。校《后汉书》。阿庄来。

十二日　晴

上午十时起床。下午，校《后汉书》。张惠衣的女儿来。阿庄、云裳、大阿宝、伯宁先后来。晚，阿平来。

十三日　晴

上午，九时起床。五天不大便，昨宵服通便丸，上午，大便甚畅。校《后汉书》。致张阆声、叶熙春、郑晓沧函。沈叔羊来信，当即复之。

十四日　晴

上午十时，赴赵登禹路政协文化俱乐部，小吃，遇浦熙修、费孝通、潘光旦等。与费孝通下围棋一局。理发。欲洗澡，服务员谓无热水，不能洗。余径赴浴室，见陈撄宁等正在洗澡，水固不太热，然室内温度在华氏八十度以上，遂解衣入浴，且请小刘为我擦背。四时半，领到购点心的牌子，买所谓高级糕点一斤而回，至家已五时半矣。

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偕阿庄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吃西餐，遇吕叔湘、戈宝权、陈翰生等。下午，作午睡。校《后汉书》。

十六日　晴

张大娘的爱人从乡下带了鱼和兔子来。余嘱阿庄今后万万不可以再托他们买东西了，大娘的爱人也说今后不再替人家买东西了。今日起照常工作。李乾孙自上海来信。云裳来。

十七日　晴

上下午均校《后汉书》。妻病又发，体温最高达三十八度以上，咳呛甚剧，人亦消瘦，可虑也。阿庄来。

十八日　晴

妻体温升至摄氏三十八度六，为开一药方。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大六部口邓宅学习。阿庄来。

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梁漱溟作报告。妻体温最高为摄氏三十七度九。云裳、大阿宝、阿庄来。

二十日　晴

上午，为妻开药方。校《后汉书》。下午，政协有座谈会，由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徐迈进作《关于文教工作的意见》的发言，余以中华书局有会，讨论整风问题，未能赴会。我对中华书局领导方面的作风问题提了一些意见。阿龙有电话来，问乃母病况。阿庄、月涓来。妻体温最高为摄氏三十七度七。叶熙春来信。

二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大六部口邓宅，参加学习。妻体温最高为华氏三十七度六。云裳、阿庄上午来。阿龙晚上来。章雪村来。张阆声来信。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校《后汉书》。千家驹来。下午，校《后汉书》。中共杭州市委派徐柏年、诸葛彬、余天根、方毓刚来，了解一九二五年沈定一在萧山衙前召开国民党浙江省省党部扩大会议，及同年十一月间，我们在硖石东山嘤求社召开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与叛徒沈定一及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展开斗争情况，谈了两小时。阿庄来。晚，伯宁、月涓来。妻体温最高为三十七度四。沈春晖来信。

二十三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上继续校。阿庄来。

二十四日

早起喜见雪，积寸许，惜至十时左右即止，而气候和暖，至下午已融化殆尽，宛然南方下雪情状矣。上下午校《后汉书》。妻体温仍未正常。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金灿然作报告，邓宅学习请假未去。妻体温仍上升至三十七度六。阿庄来。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参加学习，陈震夸夸其谈，言不中肯，至可厌也。妻体温渐趋正常。大阿宝来，云定三十日返硖石。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先洗澡，小王为我擦背。三时半，出席座谈会，讨论百家争鸣等问题。余编入第九组，共二十八人，吕振羽、翁独健、裴文中、沈从文、赵万里、张全新、顾颉刚、王书庄、向达、王伯祥、宋云彬、高履芳、张珩、邵循正、金灿然、左恭、邓广铭、齐思和、张政烺、贺昌群、胡厚宣、唐兰、徐邦达、陈万里、王毅、白寿彝〔彝〕、滕净东、傅乐焕，以吕振羽、翁独健为召集人。秘书李道庸。发言者有邵循正、白寿彝〔彝〕、齐思和、唐兰。即在政协吃夜饭，饮西凤酒。与伯祥、颉刚一同乘车回家。云裳、阿庄来。

讨论百家争鸣问题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阿庄来。下午，赴邓宅参加学习。五时，坐罗隆基的汽车同赴政协俱乐部晚餐。在政协理发。妻体温最高达三十七度八，消瘦不堪，至可忧虑。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偕伯宁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吃西餐，遇顾颉刚等。颉刚谈起朱师丹

九，怂恿我为朱师写一小传，送交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十二时半，与伯宁同赴北长街三十九号看陈乃乾，托乃乾写一介绍信，请徐衡之大夫为妻看病。伯宁先回，与阿庄一同去找徐大夫。余与乃乾闲谈二小时，回家，知阿庄已去请徐大夫矣。六时半，阿庄回来，云徐大夫不在家，与徐太太约定明晨八时由阿庄在人民医院门前等候，与徐大夫当面接洽云。京奕、阿平、阿龙先后来。阿龙、阿庄和阿平都吃了夜饭才去。

三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五时，阿庄请了徐衡之大夫来。为妻诊病，处方以小柴胡、苏子降气及三子养亲方增减，赖柴胡二钱，半夏二钱，莱菔子四钱，炙苏子三钱，白芥子一钱，桂枝尖一钱，陈皮二钱，厚朴一钱，杏仁三钱。徐喜饮酒，请他喝金奖牌白兰地，谈至八时始去。章雪村太太、赵守俨太太都来附看。赵太太送来罐头笋及果酱。

三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　下午二时，赴政协，出席抗议美帝国主义企图劫去我国在台湾之珍贵文物的座谈会。座谈会由胡愈之、王冶秋主持。发言者有陈垣、朱启钤、梁思成等。即在政协晚餐。同王伯祥一道回来。今日下午金灿然作关于学习毛选心得之报告，余以出席座谈会，未能听到也。阿庄、阿龙来。

一九六一年二月

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大六部口邓宅，参加学习。阿庄、伯宁来。张大娘设法给我们定到半磅牛奶。

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金灿然作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心得之报告。阿庄来。晚，甲丰来。

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与徐衡之通电，改药方。下午二时，赴政协，参加文教卫生座谈会。胡愈之所主持之一组与第九组合并，到会人数就多了。裴文中、梁漱溟、章乃器、贺昌群、唐兰等先后发言。梁漱溟谓中医属道家，贺昌群驳之。章乃器搬弄许多数字，表示对农村缺乏劳动力及去年粮食减产之说怀疑，唐兰驳之，谓章诽谤了大跃进。章谓唐随便扣人家帽子，不合神仙会精神，应作检讨，并谓胡愈

章乃器对大跃进质疑

之主持座谈会，未能依据神仙会精神予以纠正，亦属不当云云。余先退席，洗澡，并且修了脚。在政协俱乐部晚餐，有油花生，难得之至。买高级糕点一斤、鱼一瓶、梨子一瓶而归。阿庄来。阿平来。晚，阿龙来。

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叶圣陶的母亲病故，享年九十五岁。九时，赴叶家吊唁。下午，赴邓初民家参加学习。买了一盆花回来。阿庄来。晚饭后，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月涧来。

五日　星期

上午雨雪，着地即融。校《后汉书》。下午，赴和平宾馆，参加民盟四个学习小组的联合座谈会。座谈会自下午二时半起，至晚上九时半止。备有晚餐，菜甚丰富而可口。先后发言者有邓初民、曹孚、杨敏如、叶笃义、冯友兰、朱德熙、高名凯、芮沐、张毕来、黄子通、胡愈之。朱耀庭来信，云稿费未收到。

六日　晴

上午，以朱耀庭尚未收到稿费事语朱彦频，彦频即转问张北辰，张允向总编室查问。下午，讨论提高书的质量问题。

七日　晴

上午，接徐衡之电话，云明日下午来为妻诊脉。校《后汉书》。下午学习，余仍作《后汉书》校勘。阿庄来。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赴大六部口邓宅参加学习。五时半，徐衡之大夫来，留他吃夜饭，并饷以白兰地。阿庄来。致朱耀庭函，告以稿费早于去年底汇出。

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想理发洗澡，而理发券、洗澡券早已为捷足者先得，幸遇徐梅坤，彼将洗澡券让给我。吃了晚饭才回来。阿庄来。

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欲理发，而理发券又为捷足者先得，只好回来，参加中华书局大扫除。云裳来。沈叔羊来信。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继续讨论提高出版物质量问题。工间操后，参加民盟小组，谈了些生活琐事。接吴大琨信，当即复之。晚饭后，赴金鱼胡同四联理

发。阿庄来。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赴嘉兴寺吊叶老太太，阿庄、阿龙也去，即在阿庄家午餐。下午二时，赴政协。政协有酒、茶叶、罐头食品及水果可买，但须先领凭证，皆抢先排队，余不能与年轻者争，领到之凭证已一百二十四号，欲买山西竹叶青酒及金奖牌白兰地，皆为捷足者所得。而买时匆匆，仅购得葡萄酒一瓶、茶叶两包、果酱一罐，尚忘记了买桔子，懊丧之至。与费振东、费孝通围棋数局。吃了夜饭回来。阿龙、京其及阿庄全家都来。

十三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饭后，看章雪村，遇吴翊如，将沈叔羊来信交他，请他就信中所提问题一一解答。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今日为庚子大除夕，十一点三刻，中华书局聚餐，有北京白兰地及啤酒。下午四时返家。晚上吃年夜饭，阿庄、阿龙全家都来，酒有白兰地，菜有鱼翅、鸡、肉，丰富之至。饭后，掷骰子，推排九，十时许方散。

十五日　晴

今日为辛丑元旦。早上，到同居的林家、张家、王家、周家拜年，他们也都来回拜。晚饭后，王春也来，看我们挤满一屋子人，只好小立片刻即去。阿龙的同事裘家驹来。偕同伯宁、阿庄、阿新、阿平及阿龙、月涓、京奕、京颀赴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晚会，十点半乘公共汽车返家。晚八时半，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六日　晴

上午八时，赴赵守俨家拜年，赵尚未起床也。又赴人民大学红三楼甲组四号吴大琨家，又赴叶圣陶家。午饭后，赴陈乃乾家，又赴柳太太家，在柳家吃八宝饭，甚佳。章雪村、吴翊如、傅太太及其子季文来。云裳及阿龙全家来，都吃了夜饭才去。丁晓光夫妇挈其女秋、子方来。

十七日　晴

梅兰芳唱戏发音错误

上午八时，赴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看电影《游园·惊梦》，梅兰芳饰杜丽娘，言慧珠饰春香，俞振飞饰柳梦梅。梅唱绕池游《迤逗有彩云偏》，“迤”字仍作逸字切，不知“迤逗”为双声联绵字，须唱“拖”字音也。又将山桃花“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稍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饷眠”，改易词句，可谓多此一举矣。散后，想赴丁晓先家，找错了门牌，只得回来。冯晓岚挈其女来拜年。

下午，打电话给彬然，想约他同到陈劭先家拜年，他说借不到汽车，只得作罢。阿庄全家来吃夜饭。朱光暄夫妇挈其女儿来拜年，小坐即去。

十八日　晴

上午，孟默闻挈其子来拜年。中午，与金灿然、傅彬然、王伯祥、徐调孚同坐汽车赴棉花胡同四川饭店，应胡愈之之招也。同席尚有齐燕铭、赵静、朱文叔、陈翰伯、俞平伯。饮四川大曲及四川黄酒。雪村患头晕，招我去看，余断为脑贫血，嘱静卧，用低枕头。吴家燕及其爱人赵锡龄、妹嘉真来。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晚阿庄来。写信两封，一寄上海李乾孙，一寄本市沈叔羊。

十九日　星期　晴

今日照常工作，补上星期六之放假也。中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他头晕已经好一点了。阿庄来。

二十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接沈叔羊信，致徐衡之信。下午一时半徐嘉宝来。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二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陈翰伯作关于学习毛选第四册之报告，相当精彩。阿庄来。

二十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毛选，讨论陈翰伯之报告。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二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毛选，看书不作讨论。

二十四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阿庄来。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赴赵登禹路政协俱乐部洗澡，忘带出入证，只好回来。四时半，赴四联理发。阿庄来。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傅彬然来，稍坐即去。阿庄全家都来吃午饭。下午一时，偕阿平赴政协俱乐部，由后门入，总算排上了队，买到了洗澡券，吃了夜饭才回来。阿龙挈其子女来吃夜饭。

二十七日　阴晴

上午，校《后汉书》。徐衡之大夫来电话，谓拟于后天来看病。下午校《后汉

书》。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二十八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毛选”，看书而不讨论。晚，看章雪村，他的女婿从哈尔滨出差来。阿庄来。

一九六一年三月

一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王清华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晚徐大夫来，请他喝白兰地，谈极愉快。章雪村夫妇都来请徐大夫看病。阿庄来。

二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毛选之老年组第一次座谈，由金灿然主持。

三日　晴

上午，赴政协，听宦乡作关于英国情况及国际形势之报告。下午，校《后汉书》。阿庄买到一百微克的维他命 B_{12}四匣。我又去买了五十微克的五十支。王清华来为妻注射。

四日　晴

上午，赴政协听陈家康作关于刚果情况之报告。遇陈劭先，将代他写的复梁闰放信交给他。下午，校《后汉书》。张大娘向同居姓刘的买到一只猪蹄。阿庄、阿龙、月涓及京奕、京其都来。晚饭后，赴遂安胡同看章雪村，他同了他的女婿到升隆吃饭去了。王清华感冒在发高烧。

五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赴东四二条七号看赵守俨，正在谈得高兴，孟默闻也来，同他一道到隆福寺，买了金鱼回来。下午，伯宁来，取去半只猪蹄，妻分肉手段不如阿平，等伯宁取走了，才发觉分给他们太多了。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工间操后，又开了一个业务会议。下午，校《后汉书》。阿庄来，送回猪蹄一部分。云裳来。晚，章雪村夫妇来。

七日　晴

上午，赴政协听李维汉在双周座谈会谈话的录音。下午，在中华书局听梁涛然作关于学习毛选的报告。

八日　晴

上午，听梁涛然继续报告。云裳、阿庄来。吃午饭。她们是送郭妈回上海、从新车站回来的。月涓亦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傍晚，徐大夫来。留他吃夜饭，并饷以白兰地。章雪村费十五元买北京白兰地一瓶，嘱转送徐大夫，今晚当面交给了他。

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看书，不讨论。

十日　晴

照常工作，无他事可记。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一日　晴

上午，赴政协听陈毅国内外形势报告的录音。下午三时，赴政协洗澡。吃了夜饭回来。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小睡。傅小文携了她的孩子来。傅师母接踵而至。阿庄来。阿龙全家都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三日　晴

照常工作，无事可记。

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云裳、阿庄来吃午饭。下午，听王春做传达报告，说要开始进行形势教育了。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沈叔羊来信。

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五时半，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中华书局民盟小组之聚餐会，商务印书馆之民盟同志及王春等均被邀，共十八客，有畜牲焉，十七人而已。 有感而发

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伯宁来。下午，中华分组进行所谓形势教育，采神仙会方式，余作简短之发言。阿庄向文化俱乐部买到花生、龙井茶叶。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参加文教组召开之座谈会，谈百家争鸣问题。吃了夜饭回来。

十八日　雨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想去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有小雨，风大而止，在

家校《后汉书》。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蒸烟叶，将烟叶切细，拌以金奖牌白兰地，蜂蜜，稍加些咖啡，居然成为上等斗烟丝矣。下午，孙雨农来。阿庄、阿龙全家都来，共吃夜饭，一共十一个人，挤满了一屋子。饭菜甚丰，昨日宰鸡一只也。

二十日　晴

照常工作，无事可记。

二十一日　晴

上午，赴政协听周总理二月十六日在统战部召开之座谈会的讲话的传达报告，传达者申某，陕西土音极重，几乎听不清，无法记录。下午，赴中华，听王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云裳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二十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学习，讨论目前国内外形势。六时，赴政协俱乐部，阿庄先去买好了餐券，一道吃了饭回来。

二十三日　晴

上下午都工作，极难得也。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二十四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参加老年组座谈，金灿然主持，大家无所不谈。赵万里到中华来讲目录学。晚，阿庄、阿龙来，孙雨农来。参加民盟小组，归来遇雨。

二十五日　雨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请假，赴政协洗澡。晚七时，赴王府〔并〕大街中国文联礼堂看北京昆曲研习社第八次彩排，剧目有《藏舟》、《琴挑》、《梳妆》、《思凡》、《借茶》。《藏舟》袁美成饰邬飞霞，过亚丽饰刘蒜。《琴挑》许淑春饰潘必正，吴受璿饰陈妙常，唱做俱佳。《梳妆》王亨恺饰吕布，陈颖饰貂蝉，陈曙辉饰丫环，金树饰董卓，王、金二人唱作俱佳。《思凡》韦梅饰赵色空，年未满十六也。《借茶》邹慧兰饰阎婆惜，王剑候饰张文远，唱做俱佳。吹笛者李金□，一干瘪老头儿，然笛锋甚利，又无火气。此老正直人，今年大概有七十多岁了吧。此老胸中藏曲数百折，远过金寿生也。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校《后汉书》。致赵朴初函，复沈叔羊函。下午，偕同雨农、伯宁、阿龙赴政协俱乐部晚餐。云裳未。

二十七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阿庄来。

二十八日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梁涛然报告，谈他参加晋南及太行山游击经过，颇动人也。云裳、阿庄来。

二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一时半，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二时半，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章伯钧谈尼泊尔国情，杨一波谈美国经济危机，皆扼要。晚，雨农、阿庄、伯宁来。雨农定明晨返南昌。

三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本来金灿然要邀老年同志座谈，因事中止。向中华书局买到一只老鸭，重约三斤，每斤四元。

三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讨论本年第二季度出书计划。

一九六一年四月

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二日　星期　晴

上午未出门。京亦、京其来。下午二时，两个小孩子一定要我同到交道口电影院看美国进步片子□□□□，勉强去看了，不终场而回。赵守俨送来川剧票两张，晚上同伯宁一道到吉祥戏院去看。演出者重庆川剧团，剧名《绣襦记》，甚佳甚佳。剑行、阿庄来。

三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云裳又送川剧票来，以昨晚刚看过，却之。

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形势学习告一段落，改学“二百”方针。“二百”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晚校《后汉书》到十一时半。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双百”方针

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在政协晚餐。八时即睡，以疲

倦故也。

六日　晴

上午，在商务听一位李大校讲长征故事，甚动人。下午校《后汉书》。阿庄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七日　晴

上午，偕同伯宁、阿庄赴体育馆看国际乒乓球赛。同赴康乐吃午饭。下午，照常工作。阿龙今日动身赴无锡。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南河沿俱乐部，参加民盟联组学习讨论，至晚十时半始散，愈之传达周总理二日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之报告，甚详尽。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吴世昌自伦敦来信。

九日　星期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同阿平一道到政协，洗澡，理发，吃了夜饭回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甲丰来。伯宁、阿庄来。月涓挈其子女来。

十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一日　晴

上午八时，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八时半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乘政协所备专车，赴颐和园。在听鹂馆吃中饭，买到四川大曲一瓶，甚为高兴。今日同去春游之政协委员百余人，备十多桌饭菜，每人四元，菜丰富而可口。下午五时半回家。

十二日　晴

与陈寅恪联系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云裳、阿庄来。为中华与陈寅恪函，持草稿赴东四八条请圣陶斧正，圣陶不在，留交阿满。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晚饭后再去看圣陶，谈至十时始回。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三日　晴

上午以致陈寅恪函稿交张北辰。下午学习。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四日　晴

上午，同王伯祥赴体育馆看国际乒乓球比赛，下午学习，谈“二百”方针，陈肇斌、丁晓先胡说八道，讨厌之至。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五日　晴

读书专风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先赴政协买餐券两张，再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讨论国内形势，我提到去年在郑州参观“河南省展览会”，陈列品中有鸡蛋七个，说是一只母鸡在一天内连续生的，这也是浮夸风。大家热烈讨论了一个钟头。同阿新在

政协俱乐部晚餐，买了一份面点回来。晚，张允和偕其爱人周有光来，谈至十时始去。朱耀庭来信。大阿宝自硖石来信。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复吴世昌信。复朱宇苍信。下午，阿庄陪柳亚子夫人郑佩宜来。柳夫人送我们金奖牌白兰地、罐头猪肉，我们请她吃西点。谈到四点钟才回去。

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与北大青年教师向仍旦、吴忠烈谈整理古籍。

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听钱学森等作关于宇宙飞船之报告，即在政协晚餐。阿庄来。

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

二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学习。

二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与北大研究生金竹槐、麻守中、曾伟强、黄品兰、徐岭谈注释《论语》问题。金，浙江人。麻，吉林人。曾，广东人。黄，广东梅县人。徐，天津人。

二十二日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学习。阿庄来。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未出门。下午赴政协俱乐部理发、洗澡，吃了夜饭回来。阿庄全家来。

二十四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与北大青年教师向仍旦、吴忠烈谈整理古籍问题。

二十五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梁涛然传达陆定一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二十六日　阴间有小雨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上午月涓来电话，谓阿龙已由上海回来。晚阿龙来吃夜饭。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校《史记》，改正错字，预备再版。下午，全组学习，我校我的《史记》。

沈叔羊来信，晚偕妻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雪村甫于昨晚自南京回来也。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校《史记》。下午，列席民盟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千家驹传达周总理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张毕来传达张执一（统战部副部长）关于学习问题的讲话。叶笃义为我买到玫瑰露酒一瓶，六元五角。阿庄也买到两瓶，还买了一瓶白葡萄酒。张大娘回来，带来了鸡及鸡蛋。一下子买了许多东西，用钱多，大不怿。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列席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李烛尘报告轻工业情况。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六时，杨东莼来。阿龙、月涓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三十日　星期　晴

今日中华照常工作，余因臀部起一疙瘩，红肿而痛，请病假。此疙瘩起已久，有时消失，有时复发。阿庄来。

一九六一年五月

一日

中华放假。政协送来白天和晚上庆祝会的参观券，我都未去。阿龙全家下午来，伯宁也来，都吃了晚饭才去。阿庄及大小子女吃了夜饭才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二日　晴

今日补放假。上午九时半，阿龙全家来，同赴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吃饭，应阿庄之邀也。阿庄与伯宁结婚二十五年，所谓银婚也。云裳亦被邀，共十二人。下午，赴阿庄家，吃了夜饭大家谈天，十时乘公共汽车回来。妻久未出门，这两天身子又不大好。回来的时候，大风起，又有小雨，在东单换乘十路车时，挤得不堪，今天的行动真有点儿冒险也。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下午，偕同伯宁、阿新、阿平、京亦、京其赴北海，请溥雪斋写扇面。

三日　晴

上午，校《史记》，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阿龙来吃午饭。妻于午饭后小睡醒来，忽发见痰中带血，昨日疲劳过度故也。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四日　晴

上午，校《史记》、中午，阿庄偕阿平来，吃中饭。下午二时半，赴北大附属

医院看病，医生言臀部之疙瘩乃皮脂线囊肿，无大碍，又言腰部下有一小核，此乃淋巴腺之小小肿瘤，良性的，亦无大碍。四时，赴中华，参加老年组座谈，孙人和、马宗霍等亦参加。妻痰中仍带血。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晚云裳来。

五日　晴

上午，校《史记》，下午，校《史记》。与向仍旦、吴忠列谈整理古籍问题。妻痰中仍带血　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六日　晴

上午校《史记》。下午，赴政协俱乐部欲洗澡，则洗澡堂正在修理。欲理发，则理发券已发完。买了一瓶玫瑰酒、一斤多苹果、一斤袜底酥、两包茶叶、半包火柴。回来到清华园洗澡，四联理发。阿庄中午来。云裳下午来。阿龙晚上来。妻痰中仍带血。维他命 B_{12}暂停注射。

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京奕来。向对门借铁铲，开地一小方，想种些丝瓜之类，然院中小孩子太多，恐不及发芽，已被践踏光矣。晚，阿庄来。

八日　晴

中午，阿庄、阿龙先后来。京其发烧，经医院注射盘尼西林不见效，为开中药方。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九日　晴

上午，阿龙来电话，谓京其昨晚服中药后，今晨烧已退。云裳来。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

十日　晴

上午，校《史记》。下午二时赴政协，参加文教组与民族组召开之座谈会，谈民族史如何编写问题，主持者载涛。妻及阿庄于四时后赴政协，一同吃了晚饭回来。

十一日　晴

上午，打电话给杨东莼，约定后天去看他。下午，照例学习“毛选”，余独作校《史记》工作。

十二日　晴

上午校《史记》。下午，历史组有会，余仍校《史记》。晚，陈肇斌召集民盟小组会，余请假。复沈叔羊信。

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学习。费孝通约赴政协吃夜饭。归来赴宽街炒豆胡同看杨东莼，谈约两小时。

十四日　星期　晴

中午，赴前门外全聚德吃烤鸭，全家十人（包括女婿、外孙在内），付出二十六元，带回四川大曲半瓶，鸭壳子一个。

十五日

上下午工作，校《后汉书》。

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赴政协，先洗澡，然后到大礼堂听齐燕铭报告，吃了夜饭回来。

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学习。晚，甲丰来，天忽有雨意，借了一顶伞给他。前请溥雪斋写的扇面，阿庄今天给我拿来了，写的一笔赵字，甚好。沈叔羊来函。

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老年组座谈，由彬然主持，孙人和、马宗霍等均出席。晓先大谈其最近剃去胡子的情况，胡说八道，人皆笑之。统战部转来嘉兴朱庭舫信，问朱楚珩消息。

十九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闻王清华将调山西工作，晚，特偕妻到雪村家看之。

二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学习，回来在金鱼胡同四联理了发。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被中央统战部邀请座谈

伯宁将出差，而妻之生日已近，特于今天提前庆祝，大吃其寿面，云裳偕其女嘉真来参加，挤满了一屋子人。下午四时，中央统战部邀请座谈，被邀出席者有胡愈之、杨东莼、潘光旦、费孝通、向达、谢冰心、吴文藻、顾颉刚、周培元、黄子卿、游国恩、王瑶、陆平、傅□□、徐寿轩等十七八人，徐彬主持。黄子卿发言最多，我也发了言。谈毕吃夜饭，有茅台酒，李维汉亦来参加，徐彬等都同我干杯，吃得很高兴。又看了电影《红色娘子军》。派汽车送我回家。

二十二日　阴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伯宁、阿庄来。

二十三日

照常工作。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参加民盟学习。



宋云彬为潘光旦等人拍的照片

二十五日　晴

照常工作。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一时半，偕妻女赴政协，妻欲洗澡，因为夏令用水多，水打不上三层楼来，俱乐部停止供应洗澡，所以洗不成。三时，在大礼堂听蒋南翔作报告。吃了夜饭回来。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云裳来，谈嘉燕被计量局撤职事。剑云、阿平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云裳先走。云裳走后，我跟阿平谈，劝他安心学习，要精通英俄两国文字。吴欣木自硖石来信。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未出门。以烟叶制板烟。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在江西厅座谈，齐燕铭召集，谈的是《辞海》中关于经学的几条条文，出席者有陈乃乾、孙人和、马宗霍、顾颉刚、陆宗逵、魏建功及金灿然等，至六时半始散。

二十九日　晴

照常工作。

三十日　晴

照常工作。晚，赴政协，参加联络委员会召集之茶话会，遇聂绀弩夫妇，看了湖南木偶皮影戏，甚佳。

三十一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政协听周培源传达周扬的两个报告。阿庄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

一日　晴

照常工作。云裳、阿庄来，都吃了中饭、夜饭去。

二日　晴

照常工作。付出七元，托沈玉成买烟叶。

三日

清晨有雨而不透。今年北方又遭旱灾也。上午校《史记》，下午，赴民盟学习。回来理了发。

四日　星期　晴

昨夜眠不安，多梦，消化不良故也。停止晨餐，并服保和丸。上午，朱光暄偕黄达三来。阿庄偕其子女来，下午阿龙夫妇挈其子女来，京其已入少先队，得意之态可掬也。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晚九时许，甲丰夫妇来。致许志行、方光焘及凤珍姐信，复吴欣木、沈叔羊信。

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阿庄来电话，谓阿平昨晚回家后即吐泻。下午，校《后汉书》。

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以消化不良，身体疲倦在家休息，但仍校《后汉书》。张阆声自杭州来信，谓已迁居东街路金打枝巷十二号矣。阿庄来。晚，赴遂安伯胡同看雪村。

七日　阴，上午有阵雨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民盟学习请假不去，在家校《后汉书》。晚，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阿庄来，复张阆声信。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云裳来。下午，校《后汉书》。傍晚，萧项本、曾

次亮来。晚，赴遂安伯胡同看雪村，打了两圈麻将。

九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下午，偕妻女赴赵登禹路政协吃晚饭，云裳约好先在那里等。晚饭后看京剧。赵燕侠演《花田错》，近乎胡闹，然此君唱腔有独到处，咬字清楚，是其特长。马连良演《义仆救主》，此公唱作俱有独到处，我从未看过他的戏，惜时间已近十点半，不能不偕妻乘公共汽车归，未能终场，殊为憾事。回来，妻发见望远镜的皮匣子没有带回大恚。

观赵燕侠、马连良戏

十日　晴

上午，阿庄来电话，我告诉她昨天晚上回来，发见望远镜的皮匣子未带回，她答应我去找回来。下午，参加民盟学习。晚上阿庄来，果然把皮匣子给找回来了。

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赴东四二条看赵守俨，偕往国子监买旧书，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六卷、钱泰吉《曝书杂记》三卷，共六元。归来，盛此君在，留她吃了午餐。

十二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阿庄来。

十三日　晴

上午在中华。下午在家校《后汉书》。方光焘自南京来信。阿庄来。

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学习。杨东莼来信。孙雨农自江西、许志行自上海来信。

十五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老年组座谈。下午，六时半，陈肇斌召开民盟小组会，托故不去。

十六日　晴

在家校《后汉书》。下午三时，打电话给南河沿俱乐部，决定星期天参加戒坛寺之游，回说额子已满，大恚。满子奉叶先生命送两小包茶叶来，一包是碧螺春，一包是庐山云峰，均不满半两也。晚饭时喝了一升多生啤酒。睡甚早，感到疲倦，腹中不舒服。

十七日　晴

昨宵小便六次之多，今晨量体温三十七度半，有继续上升之势，腹内极感不适。叫阿庄打电话给南河沿俱乐部，决定下星期一参加戒坛寺之游，请他们给我登个记。

十八日　星期　阴，时有小雨

腹泻七次，体温升至三十八度。叫阿庄打电话给南河沿俱乐部，说因有病，明天戒坛寺只好不去了。阿龙来，伯宁来。硖石凤珍姐来信。

十九日　阴

腹泻已止，体内不安。章雪村来。阿庄去请徐衡之大夫，说来吃中饭，但过午仍未来，直待至下午七时许始来，说饭已经吃过了。给我开了个方子。雪村、伯宁都请他诊了脉。

二十日　晴

病大好，在家校《后汉书》。云裳、阿庄来。陈肇斌来，稍坐即去。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民盟学习，请假不去。致许志行函，复孙雨农函。

二十二日　晴

照常上班，上下午均校《后汉书》。

二十三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工作。下午在家校《后汉书》。五时许，偕同妻及阿庄赴赵登禹路政协小吃，在三楼听古琴演奏。遇熟人甚多，王伯祥亦挈其大女儿、小女儿来。坐了章乃器的车子回来。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孙斌自杭州来信，诉说贫病交迫，告贷三十元。阿庄、阿龙、伯宁来。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偕同王伯祥参观革命博物馆，在南河沿俱乐部午餐。下午，阿龙全家来，伯宁、阿庄、阿平来，都吃了夜饭才去。以二十元交阿庄，叫她汇给孙斌，还写了封信给他。

二十六日

上下午校《后汉书》。云裳上午来，吃了夜饭才去。晚，吴世昌的女儿吴令徽来，她从伦敦回国已快两个月了。伯宁来。

二十七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校《后汉书》。下午，在家校《后汉书》。李昌安送我丝瓜苗一枝，下午殷大娘帮助栽在地里。晚，丁师母来。沈叔羊、吴欣木来信。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民盟学习。五时半，坐罗隆基的汽车赴政协，同阿平一道小吃。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参加老年组座谈。晚六时半，参加中华书局民盟小组座谈，谈些对党的回忆。

三十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下午均在家校《后汉书》。晚七时，坐千家驹的汽车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党〔的诞辰〕四十周年，归来已十一时矣。

一九六一年七月

一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校《后汉书》。下午，赴南河沿俱乐部，参加民盟召开的庆祝党〔的诞辰〕四十周年座谈会，我在分组座谈时发了言。张大娘从乡下来，带来鸡和鸡蛋。据说她的丈夫眼病没有治好，看来她不想再去我们那儿工作了。阿庄来

二日　星期　晴

上午，想去看叶誉虎，先通一个电话，据接话的人说，他上医院去了，因此没有去看他。京奕上午就来了。京其他们下午四点多钟才来，都吃了夜饭才去。阿庄晚上来。

三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下午，在家校《后汉书》。张大娘回乡去了。

四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下午，在家校《后汉书》。阿庄来。

五日　晴

上午，偕彬然赴政协，听傅连璋等谈老年人如何养好身体，延年益寿，颇多中肯。阿庄来，杀了一只鸡，晚上大吃一顿，伯宁、月涓他们都来。阿龙出差赴大连，吃了鸡去乘火车。

六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叶誉虎派了一位姓石的老先生持手札到中华来找我，说“屡承电询，未克晤谈，久病一切脱节，歉怅之至。有何事见教，可否面告石君，俾得承教。”我告诉石先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只想看看他，谈谈而已。并且告诉他，我将赴青岛休养，等回来再去看他。下午，在家校《后汉书》。阿庄来。

七日　晴

昨宵睡不甚安，颇感疲倦。上午，赴中华捡了些参考书回来。下午，理发修脚。阿庄又向政协俱乐部买了小吃票三张，五时半，同阿庄、伯宁一道去小吃。又在屋顶花园乘凉吃冰淇淋。遇胡公冕夫妇，谈往事，颇多感慨也。

八日　晴

上午，赴中华，略为整理一下书籍，就回家来校《后汉书》。下午，复沈叔羊信，给他解决了一些典故的来历。复杨东莼函。晚，看章雪村，打了四圈麻将。

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写了四封信，一致丰子恺，一致张宗祥，一致王燕棠，一致朱庭舫。朱庭舫者，朱楚珩的侄子，五月间曾由中央统战部转来了他们的信，打听朱楚珩的下落。朱楚珩现在的地址我也不知道，写信问许志行，志行也不很清楚，只知道他以前曾经在吉林河口第三中学教过书，我就据此答复了朱庭舫。下午三时，赴民族饭店，参加民盟四个学习小组的联合讨论会，即在民族饭店晚餐。九时，偕妻赴新车站乘火车往青岛休养。云裳、伯宁、阿庄和阿新、阿平、月涓和京奕、京其都送上车。同赴青岛休养者有俞寰澄夫妇、杨一波夫妇、田奇瑞夫妇、梅汝璈父子及于学忠、韩寿萱、倪征燠、叶叔衡，一共十四人。政协干部曾宝琳同志同往。十时半火车开行。车厢中风大，妻睡上铺，避风也。（田太太名朱梅仙、俞太太名吴志珍、杨太太名李雪若。）

十日

昨宵睡不甚安。妻在上铺，虽无风而热不可耐。车中早餐甚丰盛，妻感泛恶，不能多食。我喝了一瓶青岛啤酒。午餐更为丰盛，妻泛恶已止，吃得很高兴。我又喝了一瓶青岛啤酒。四时许到青岛站，交际处派汽车来接，住金口一路四十一号。统战部李部长、马副部长、政协廖主席、交际处平处长都来看我们，在会客室中谈约半小时。我和妻住二楼十号房间。房间内设备不齐全。无挂衣架，亦无衣橱，甚感不便。尤感不便者，整幢房子里没有洗澡间。盖本一别墅，临时取作招待所者，故一切设备不齐全也。每人每天餐费二元，而饭菜不甚可口，不能与去年北戴河相比矣。打电报给阿庄。

十一日　阴

上午九时，交际处用大车接我们赴市内天德堂浴室洗澡，又赴中山路一带买东西，我们买了一只西瓜，两只银瓜来。银瓜形长，味如故乡雪团瓜。午餐各自分开吃，我们两人合一份，若单身人，则一人一份也。我们建议每餐分两桌，共十六人，每八个人一桌，为此则餐事员易于调度，然梅汝璈等不赞成，则亦只好听之而已。下午，参观水族馆。晚上，统战部交际处请到光陆剧场看吕剧《小忽雷》，归来已近十一时矣。致阿庄信。

十二日　阴

上午，杨一波约我逛站桥，我不去，开始写开明书店创业史，只起了个头。晚饭后，偕同倪徵燠赴栖霞路十五号看王伯祥、狄超白，他们都看戏去了。

十三日

上午，集体逛中山公园，游祺山寺，参观工艺品展览馆。下午，天放晴，有太阳，同杨一波、梅汝璈下海游泳。晚十一又下雨了，梅谓我们可谓能抓紧时机矣。今天下午五时有医生来检查身体，妻量血压，九十度到一百卅度。我请他配了氧化锌软膏。

十四日　阴，时有雨

上午，集体冒雨参观大港　下午，王伯祥、狄超白、谢国桢来，谈约两小时。致云裳信。

十五日　晴

上午，参观月子口水库。叶老、俞老以八十高龄，居然爬了上去。妻则不能上去，只好在下面等我们。下午，偕同杨一波、倪徵燠等下海游泳。晚上赴政协俱乐部参加舞会。不会跳舞，同俞寰老下了两局围棋。妻坐小汽车先回，我到十一点钟才回来。接阿庄十二日信。致张北辰、赵守俨、陈肇斌函。黄振勋夫妇、谢奇父女昨夜由北京来，住在三楼。

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偕倪徵燠赴栖霞路十五号看王伯祥、狄超白，他们都出去了。逛中山公园，想在公园中看到他们可也没碰到。下午二时半，下海游泳，妻也同去，她在更衣处的阳台上看我们。致阿庄信。

十七日　阴

上午，集体坐车赴大德堂洗澡，我不去，同杨一波、田奇瑞坐市政协的小汽车赴民盟市委会访问，又去看了贮水山公园（这儿原是日寇时期神社，所谓太庙者是也），还到太平局一路十八号看了邓初民。下午天阴，风亦大，杨一波邀我下海，我不去。校《后汉书·天文志》。与俞寰澄围棋两局。晚上，集体赴工人剧场看山东省歌舞团演出。市政协廖主席等都来陪我们。张瑛的女高音独唱好极了，其余节目也都精彩。接阿庄十四日信。

十八日　阴晴

上午，与杨一波、田奇瑞、韩寿萱讨论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王伯翁偕王静如来。医生又来检查身体，我量血压，八十度——一百二十二度，极为正常。妻量血压，八十度——一百二十二度，亦正常。医生还给她配了药，大概是维他命B之类。午餐后，与俞寰老围棋一局。二时半下海，今

天我胆子大一些，一个人试泳了十多次，似乎有进步。偕韩寿萱赴栖霞路十五号看王伯祥、狄超白等。晚上，同倪徵燠、俞太太及妻打了四圈麻将。张闻声自杭州来信。云裳来信。

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二时，下海游泳。政协小卖部送来甜瓜、苹果、杨梨等，妻买了三斤苹果，其味甚酸。又买了一斤梨子，亦不佳。只有甜瓜看样子还可以吃。

二十日　晴

昨宵黄振勋吐泻交作，于夜半送入医院。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一时半，赴栖霞路十五号看狄超白、王伯翁。伯翁云昨天坐小机轮船游劳山，颠簸不堪，大都呕吐，又无码头可停靠，坐小三板船登陆，危险之至。伯翁及王静如、谢国桢今晚动身回北京。他们本来有一个月假期，只住了二十天就回去了，原因是每天伙食费只一元，吃得太差了。同狄超白一道下海游泳，还照了一张相。五时许，沈从文来，谈约一小时。今日在太阳下晒得太久，皮肤有点疼。

与沈从文谈话

二十一日　晴

妻早起闪了腰，几乎不能动弹，早点送到房间里来吃。胡大夫来，给妻诊断一翻，说是太劳累了之故。统战部李部长来看我们。中午，妻腰痛稍好，下去吃饭。下午，下海游泳。我的游泳游了几天颇有进步，当继续努力为之。胡大夫给妻配了药，又送来了热水袋。

二十二日　阴

上午，集体参观黄海水产研究所，所长谢树屏，还有一位所长王某，陪我们看了各个部门，并一一作介绍说明。下午，下海游泳，几次皮肤起鸡皮疙瘩，怕连日下海，受了寒了。今日能初步作仰泳。回来觉得疲倦，晚上不去看电影，吃了通便丸睡觉。接阿庄十九日信。

二十三日　星期

上午有中雨和大雨。妻腰痛稍好，又跟于学忠他们打牌去了。我牙痛甚剧，不能咀嚼。晚饭只吃三碗薄汤粥。俞太太送来优散痛药片及银翘解毒片，因有半分热度也。与俞寰老围棋两局。晚睡甚早。

二十四日　晴

上午，集体赴市中心天德堂浴室洗澡。我不洗澡，偕倪徵燠赴中山路旧书店买书。买了扫叶山房影印本《段注说文》一部，一元六毛；点石斋《佩文韵府》一部，七元；天宝书局景印本《中华字典》一部，两元五毛。其价之廉，出乎意外也。找到一家女子理发店，我和倪都理了发。那位女理发员爱说话，又爱管闲事，

我怕她一不小心会割破我的脸，真是提心吊胆。那家理发铺之脏，亦不堪想像也。下午，偕同梅汝璈、倪徵燠赴青岛医学院，请院长潘作新大夫验光，准备回北京后配眼镜。又向口腔科挂了号，大夫说我右边下面最后两个臼齿都坏了，有窟窿，回北京后得向口腔医院就诊，决定镶补还是拔掉。他给我配了黄连片和止痛药。韩寿萱请了一位针灸大夫来，妻也请那位大夫扎了一针。

二十五日　晴

齿痛稍可，而天气闷热潮湿，两腋皮肤病大作，难过之至。又不下海，只好校《后汉书》消遣。下午，我们夫妇俩和于学忠、俞太太打麻将四圈。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参观青岛啤酒厂，喝了三大杯啤酒，舒服之至。又参观冀鲁针厂。下午，下海游泳。我的游泳确实有所进步。

二十七日　晴

上午五时起床，起草了一张大字报的稿子——向炊事员、服务员道谢。八时，座谈，至十一时始散。下午，下海游泳。晚饭后与妻及俞寰老夫妇散步海滨。归来又在俞寰老房间内剧谈至九时许。今宵月色甚好，俞寰的房间东南向，面海，关了灯远望，别有一种景致。接阿庄、阿龙廿三日信。并附有两个小孩子写的信。量血压，八十七——一百二十二，正常之至。

二十八日

早起，杨一波送来黄振勋起草的给疗养院的一封信稿，要我抄写，那封信稿文句多不通，杨的意思是要我随抄随改，这怎么成呢？我只得照抄了事。杨自己写大字报，把我起草的原稿妄加改动，通的改成不通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也。九时许，赴鲁迅公园集体照相。下午下海游泳。照相。晚，赴永安大戏院看柳腔戏《白莲花》。管秀兰饰白莲花，唱作俱佳。

二十九日

上午八时半，偕同俞寰老等赴统战部向当地市委、政协负责同志辞行，谈一小时即回。校《续天文志》下卷，至下午四时校毕。妻上下午都打牌，我也打了两圈。下了一天雨，至傍晚放晴。七时半，集体乘车至太平路新建礼堂看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演出歌舞，遇陈微明、聂国清、沈从文等。

三十日　星期　晴

上午，偕同杨一波夫妇、田奇瑞夫妇坐汽车赴太平局一部十八号看邓初民。偕妻及俞寰澄夫妇、叶老、杨太太赴海滨，拍了三张相。下午一时半下海，四时始返。晚九时四十分集体坐汽车赴火车站，政协、市委统战部、民盟、九三等负责人都来送行。十时四十分车开。

三十一日

上午七时，车中吃早点，每份八毛，三块黑曲面加枣浆，难以下咽。妻发病，胃口不好，只吃半块面包。我们与于学忠同房间，于私下对我说，五七年反右时，他只差一点点没有给戴上帽子。他说我一直态度爽朗而愉快，实在难得，大可钦佩。他还谈了一些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午饭每份一元，我和妻合吃一份，饭菜只一味，煎带鱼，尚可食。下午四时八分火车准点到北京站，政协派李觉等来招呼。中华书局派原孝铨来接。云裳、阿庄和阿平、阿新、京奕、京其都在车站接，叫了出租汽车，只费五毛钱。晚饭月涓、阿龙也来吃。京其留在我们这里，睡地铺。

一九六一年八月

一日

照常工作，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在家校《后汉书》。晚饭后，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雪村，跟王伯祥通了一次电话。京其去看晚上九时二十分开映的电影，十一时二十分才回来。今天下午和晚上都有阵雨。

二日　晴

上午，照常上班，校《后汉书》。下午，在家校《后汉书》。阿平来。阿平把我在青岛照的相片交照相馆冲洗，结果两张团体照都拍坏了，懊丧之至。阿龙来吃夜饭。

三日　晴

上午，在书局校《后汉书》。下午，在家校《后汉书》。晚章雪村来。书局送来高级油票一斤半，原有两斤，从本月份减少了半斤。

四日　晴

上午七时半即赴书局，校《后汉书》。下午，四时，梁涛然传达周扬的讲话。六时半，赴红星戏院，看《星火燎原》影片。这家电影院没有降温设备，又没通风设备，一进去好像上了蒸笼。《星火燎原》是一张革命历史记录片，这些历史我们多亲历其境，看一遍也没有多大意思。七时三刻回家，阿龙、阿庄、月涓和他们的子女都在等我同吃夜饭，又有云裳，一间小屋挤满了许多人，热极了。今天宰了一只鸡，早上我亲自动手宰的。

五日　晴

上午在书局校《后汉书》。下午，在家校《后汉书》。上清华来。阿新来。

六日　星期　晴

整日未出门，在家校《后汉书》。晚，阿新来。

七日　晴

上午八时，赴东四二条看赵守俨，偕往东四猪市大街中华医学会礼堂听齐燕铭作关于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传达报告。下午，在家校《后汉书》。

八日

上午，八时，赴中华医学会礼堂听齐燕铭作传达报告。齐首先报告梅兰芳于今晨四时许，因患急性冠状动脉梗塞症逝世。下午，在家校《后汉书》。连日天气闷热，今日下午有雨，顿觉凉爽，所谓一雨便成秋也。

梅兰芳病逝

九日　阴，时有阵雨

上午八时，赴中华医学会礼堂听齐燕铭作传达报告。下午，在家校《后汉书》。晚上，吴嘉燕偕其爱人赵锡龄来。阿庄来。甲丰夫妇来，他们俩刚从乡下劳动归来，送了我们大蒜头和苹果。

十日　阴，有小阵雨

上午，赴首都剧场参加公祭梅兰芳，遇熟人甚多。杨东莼对我说："你的房子问题快解决了，他们把你们房子问题排在第二位。"回来赴西总布胡同牙医张辅臣〔处〕挂号，约定本星期六下午二时去就诊。傅师母来。下午，在家校《后汉书》。

十一日　晴

上午，赴中华医学会礼堂听林默涵作报告，没有听完，就回来了。下午，校《后汉书》。张大娘自乡下来，带来鸡、大蒜头、鸡蛋等。晚，章雪村来，谈甚久。

听林默涵作报告

十二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林默涵还在继续做报告，不去听。阿庄来吃中饭。下午三时，赴西总布胡同张辅臣牙医师处看牙齿，据云右边那个尽根牙窟窿甚大，怕拔的不得法会出毛病，劝我到协和医院去看，无结果而返。

十三日　星期　雨

上午七时，殷大娘的儿子给我到协和医院去挂号，八时，冒了大雨去看。星期天，负责医师不在，我要求拍片子也不得，约我明天再去。下午，校《后汉书》。阿龙全家来，吃了夜饭才去。

十四日　阴，时有小雨

上午八时，赴协和医院看牙，拍了个片子，医生说可以拔，但又问我血压情况如何，有无心脏病等等，似乎十分紧张。但结果终于拔掉了。那位医师姓赖，手术甚高明。下午，半休息，只校了几页《后汉书》。

十五日　阴

参加公祭陈嘉庚

上午十时赴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公祭陈嘉庚。下午，赴中华取参考书，回家

校《后汉书》。阿新来。

十六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文化部，出席齐燕铭召开之座谈会，夏衍亦在座，晤见熟人甚多。今天宰了一只鸡，晚上阿龙全家和伯宁、阿庄、阿新都来吃夜饭。伯宁刚从长沙出差回来，买来烟叶和烟丝，还有水烟。

十七日

做领导工作首先要了解人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金灿然先作了动员报告。我指出过去领导方法过于简单，并且有点粗暴。举去年冬天梁涛然给童第德、原孝铨扣帽子，非常不好。又告诉他们，做领导工作首先要了解人。伯宁买来的水烟，我们不吸送给丁太太。邹身城自杭州来信，附有《戚继光诗选序》一篇。

十八日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丁师母来，留她吃了中饭。

十九日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云裳来，玩了一天。

二十日　星期　晴

在家校《后汉书》。晚上一共八个人吃饭，挤满了一屋子，阿龙全家来，阿庄、伯宁亦来。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丁晓先又发了一大篇议论。

二十二日

昨宵下了一宵雨，上午十时许放晴，妻同京奕到朝阳门市场去买肉。农历十九日（今天是十二日）是我的生日，为了阿龙要下去劳动，我们提前吃面，以当祝贺。阿龙全家来，阿庄、伯宁、阿新都来，阿平南游未返，云裳亦来，十个人挤满了一屋子。今天下午，到清华园洗澡修脚，到四联理了发，真正一身轻松。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张惠衣之夫人挈其子女来，我不在家，妻亦不打电话通知我。京其生皮肤病，妻同他到赵家楼医院去看，打了一针盘尼西林。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复邹身城函。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在中华书局校对《史记》勘误表。下午，在中华书局参加讨论。下午，北大古籍整理专业派其秘书吴竞存来，邀请我给该系学生和研究员讲《史记》，为期一学期。张阆声派其孙子送来《冷僧书画册》，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

二十六日　晴

上下午均在中华书局工作。晚上，同阿庄、阿新、京奕在政协俱乐部吃夜饭。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章家阿蜜来，她是从哈尔滨送她的母亲到北京的。下午，阿庄来。晚上吃夜饭有阿龙、阿庄、京其、京奕，又是挤满了一屋子。晚七时，赴吉祥剧院看北昆剧团《李慧娘》，不终场而回。

二十八日　晴

上午，在中华校《史记》校勘记。下午，听梁涛然做报告。今大，赵守俨下乡劳动，为期一个月。京其上午出去，由云裳陪往北大医院看病，到晚六时半方回，妻急得不得了。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在中华校《史记》校勘记，毕。与王春谈房子问题，王春说将来迁到复兴门外，给我配三间房子，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我说，我们雇有娘姨，也得有睡的地方，他说是。下午三时，偕妻和京其到西单晶益眼镜店配眼镜。本来约好阿庄，叫她先向政协俱乐部买好菜券，我们到她家里，然后一道到俱乐部去吃夜饭，妻配眼镜要验光，很费时间，到得阿庄家里已经六点多钟，她等不及，先到政协去了。等我们到得政协，已经快七点钟了。复张阆声函。

三十日

上下午均在中华工作。丰子恺寄来《弘一法师小传》，是为应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之请求而写的。徐嘉宝来。晚有阵雨，阿平冒雨来。吴竞存送来《孟子讲读提纲》和孙人和《左氏春秋提纲》各一份。

三十一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参加讨论。

一九六一年九月

一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参加讨论。陈肇斌又发谬论，谓陈登元编《国史旧闻》，为秦桧辩护，又持历史循环论，均属学术性问题，不关政治。

傅小文的儿子出盗汗，给他开了个方子，用龙骨、浮小麦、稻豆、红枣。曹宝琳寄来谢奇瑞在青岛给我们照的集体照一张。

二日　晴

上下午均在家校《后汉书》。

三日　星期

昨晚下雨，至今晨未止。上午，赴企鱼胡同四联理发。下午三时，赴和平宾馆参加民盟召开之座谈会，谈苏联声明恢复核武器试验问题。备有晚餐甚丰富　送杨一波照片一张。

四日　晴

上午，到中华一转，即回，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参加讨论。

五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阿庄来，吃了中饭去。下午，在家校《后汉书》。赴协和医院看牙病。云裳来，吃了夜饭去。

六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晚上，与妻在阿庄家吃蟹，云裳亦在。张大娘自乡下来，彼决定回乡矣。

七日　晴

上下午都在家校《后汉书》。阿庄来。张大娘迁户口。

八日　晴

上下午都在家校《后汉书》。晚上，同阿新、阿平在政协俱乐部小吃，遇冯宾符、徐伯昕，谈甚快。坐了徐伯昕的车回家。张大娘回家，她户口已迁去，今后不能再来北京工作矣。

九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讨论。与妻赴阿庄家，吃了夜饭到人民剧场看京戏，即睡在阿庄家。阿平让出床位，在我家睡。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我先回家。妻于下午三时回家。在家校《后汉书》。张阆声来信。谓马文车已作古人，姚顺卿已光头，李士豪则冠戴依然也。晚，甲丰夫妇来。月涓他们来。

十一日　晴

上午，赴中华书局，知从今日起下午停止讨论，照常工作。俞筱尧谓北大有电话来，云希望今日下午，开始讲课，余告以事先未作具体接洽，未准备，自下星期一开始。

十二日　晴

整日在家校《后汉书》。

十三日　晴

开始准备讲《史记》课。

十四日　晴

整日校《后汉书》，并准备讲《史记》课。晚上民盟小组开会，谈目前国际形势，丁树奇亦被邀参加。

十五日　晴

上下午均在家校《后汉书》及《史记》勘误表。

十六日　晴

上午，将校讫之《史记》勘误表交宋茂华。下午，赴东厂胡同太平胡同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史良亦来。民盟学习中止已久，今日始恢复也。五时半，乘罗隆基车赴政协吃夜饭。晚，孙雨农自江西来，送来南湖菱甚佳。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章雪村来。下午，赵守俨太太来，嘱向中华买高级香烟两大匣，并交余六十六元。最近文化部有高级香烟配给，每大匣十二包，价二十六元五毛余，可谓贵矣。月涓、京奕来，同京其回去。阿龙在南口劳动，今日接他来信。

十八日　晴

上午，赴中华书局，准备下午讲《史记》课。叶恭绰遣其前秘书石君来。下午，赴中华书局，为北大古代文化专业学生及研究生讲《史记》。是他们来学，不是我往教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庶几合于古礼也夫！一笑。听课者九人：黄品兰、徐苓、麻守中、何双生、武青山、曾伟强、孙钦善、金竹槐、陈铁民，书局内厉□□旁听。晚，伯宁来。

十九日

上午，在家编《史记》讲稿。下午三时，赴协和医院看牙病，左下一臼齿有窟窿，医生今天给我补好了。

二十日

上下午均在家编《史记》讲稿。民盟学习请假。

二十一日　晴

上下午均在家编《史记》讲稿。

二十二日　晴

上下午均在家编《史记》讲稿。

二十三日　晴

上下午均在家编《史记》讲稿。民盟学习请假。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赴灯草胡同看叶誉虎，谈甚久。赴东四某文具店买毛笔四支。下午，编《史记》讲稿。今日中秋，我们三家合起来大吃一顿，妻做出了十样菜，孙雨农、顾友宇都来，只有阿龙在南□劳动未回，阿新因学校不许请假，未能来。

二十五日　晴

上午赴中华书局，将讲稿交给厉□焕，丁晓先为我校对一遍。下午，赴中华讲课。晚，孙雨农来，他定明天回南昌。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下午，准备《史记》讲稿。沈叔羊来信。张北辰谓民盟有电话，约余明日上午九时赴沈老家。

二十七日　阴，有小雨

上午九时，赴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沈衡老家，胡愈之已先到，其后萨空了亦来。今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各方要求沈衡老写回忆录，沈老年迈，许多事记忆不清，民盟总部干事张毕来等为之搜集材料，历举若干事项，请沈老回忆一下，然沈老不能作明确之答复焉。胡愈之要我执笔为沈老写一篇回忆录，此真强人所难矣。即在沈老家午餐。下午二时半，赴赵登禹路政协俱乐部洗澡，即在政协晚餐。胡公冕夫妇买了餐券，邀云裳、阿庄同吃。政协小卖部有毛线衫及其他日用品出售，阿庄大为高兴，买了毛线衫、洗脸盆等。晚上九时许，伯宁送蟹来，蟹甚大，惜已煮熟矣。今日民盟学习请假不去。

二十八日　雨

上下午均在家校《后汉书》。中午，吃蟹。伯宁又买了蟹来，晚上，伯宁、阿庄都来吃蟹。阿龙刚从南口劳动回来，他也同了京奕、京其来吃蟹。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赴金鱼胡同四联理发，至则坐待理发者已数十人，约定下午二时至三时。下午二时再去，才算理成了。整日校《后汉书》。晚餐仍有蟹。

三十日

昨晚十二时许，妻感腹中不适，至晨三时许，腹痛甚，作呕，泻了三次，寒战，呼殷大娘起，敲中药铺门买药。方用黄芩、神曲、大腹皮、扁豆衣、焦查炭、枳实炭、银花炭、陈皮，乂香连丸一钱吞服。九时许，痛止，泻亦已止。电话月涓，请她通知阿龙、阿庄。十时许，阿龙来。中午，赴中华书局参加聚餐，每人一份，有小拼盘一、面一碗、发糕一块、馒头一个、味皆不佳，食之几令人欲呕。下午，阿龙回去，阿庄、伯宁、阿平及云裳都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

一日　星期　阴晴

上午，搭坐韩寿萱、沈从文之汽车赴天安门，参加国庆集会，在西二台看游行。归来已下午一时许矣。胡伯恳来。阿龙买了蟹来，是活的。晚餐大吃其蟹，餐毕，偕阿龙及京奕、京颀赴天安门看焰火。月涓以体不适未去。今年焰火比去年的更好，有一种焰火带有鸟鸣之声，可观也。回家已十时，徒步来回，亦不觉累也。

赴天安门参加国庆集会

二日　阴晴

昨晚往来天安门皆徒步，累极，一觉醒来，已经八点钟了。九时半，赴东受禄街看孙蜀丞，他卧病在床，云自昨天起忽发高热，食不下咽，今热虽少退，喉头犹梗阻，只能饮汤液。他说，如果是食道生毒瘤，那就完了。坐后半小时即告辞。余语孙夫人，病稍可，应就医院检查也。阿龙等来，吃了夜饭才去。

三日　阴

上午，与傅彬然同坐汽车拜访陈劭先、陈叔通、杨东莼、胡愈之、邵力子。陈劭先、杨东莼、胡愈之皆外出未晤。与陈叔通谈约一小时。他客厅中悬有康生篆书联一副，画一幅，皆精极，余初不知康生书画造诣如是之深也。叔老赠其所著《百梅花书屋诗存》一册。与邵力子谈辛亥革命故事，约半小时。下午，阿庄、伯宁、阿平先后来，都吃了夜饭才去。

康生书画造诣如是之深

四日　晴

上午赴中华，张北辰云，孙人和病已痊可，为之大慰。整天为沈衡老写辛亥革命回忆，至深夜。

五日　晴

上午八时起床，因昨晚写文章至深夜，颇感疲惫也。九时许，民盟派人来取稿，告以须至下午三时左右脱稿。下午三时王健来取稿，予之。王健约明日沈宅午餐。阿庄来。朱宁苍来信。

六日　晴

上午九时赴沈宅，即在沈宅午餐，座有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萨空了及钱□□之父亲，菜甚丰盛，并有茅台酒。下午五时，再至沈宅，即在沈宅晚餐，与胡愈之、萨空了、千家驹、张毕来商讨修改文稿，回家已深夜，妻大恚。

七日　晴

上午赴中华，听梁涛然作传达报告。阿庄来。下午准备《史记》讲稿。晚，甲

丰夫妇来，他们给我们买了三条鱼来。

八日　星期　晴

大有今不如昔之感

上午，预备《史记》讲稿。阿龙来，谓到前门外全聚德领餐牌未能领到，月涓留在那里等领下午的牌子。下午，民盟送来沈老回忆录校样。五时许，偕妻及阿龙、京其乘公共汽车赴全聚德吃烤鸭，月涓、京奕已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六个人吃两只烤鸭，饮四川大曲。烤鸭小而瘦，大有今不如昔之慨。回来到东总布胡同看沈老，当面将校样交其秘书何鲁陶。

九日　晴

上午，准备《史记》讲稿。下午赴中华，为北大古代文献专业学生讲《史记》。晚，偕彬然、调孚赴人民大会堂，参加辛亥革命纪念会。会后余兴，戏曲学校实验团演出《八仙过海》，甚佳。会场上遇王子野，当面谈妥为人民出版社写《康有为》一书，明春交稿。

十日　晴

整日校勘《后汉书》。

十一日　晴

上午，在中华书局听金灿然做报告。下午三时，与傅彬然、梁涛然赴文化部听传达周总理上月二十八日讲话的报告。

十二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在沈老家吃饭，同坐有林端甫、张效巡、胡愈之等。下午二时，民盟总部派汽车送妻到真如镜看云裳，送我赴政协俱乐部。阿庄已为我买好菜券。在政协洗澡。五时许，妻偕阿庄赴政协，同进晚餐，归来已九时许矣。

十三日　晴

看陈祖德等下围棋

上午，在家校《后汉书》。中午，王季康来言，中华搬家事急转直下，下午起停止办公，整理书籍等等。下午一时半，赴中华书局，将重要书籍及校好之《后汉书》等打包，取回东堂子胡同。四时半，偕妻和阿庄赴赵登禹路政协俱乐部吃饭。在政协三楼看过惕生与陈祖德围棋，归来已近十时矣。

十四日　晴

上午，赴中华一转，取回茶杯、烟缸等。妻雇三轮车去看傅太太，她患血压高也。下午，三时，偕彬然、丁树奇同坐汽车赴复兴门外翠微路看中华书局将要搬进去的房子，妻也去，分配给我们住的是一幢小洋房，是从前东洋人盖的。我看了非常满意，妻却认为不能满意。晚，阿龙来。俞筱尧偕其爱人沈芝盈来。俞沈是夫妇，我今日方知，亦可笑也。

十五日　星期　晴

阿庄全家，顾友宇、阿龙都来帮助整理书籍和家具，忙了一天，预备搬家也。

十六日　晴

上午，继续整理东西。王季康谓中华搬家行动迟缓，看来我们不会在本星期内搬。我又从事校勘《后汉书》矣。阿庄来，即以此意告之。

十七日　晴

上午，照常校《后汉书》。下午，阿平来，他是来看看情况，是不是明天要搬。刚好俞明耀来关照，说金灿然家决定明天搬，丁晓先和同住的一家也决定明天搬，后天雇牌子车来搬我们的家。我又继续整理东西了。妻大兴奋，今夜肯定睡不好矣。

十八日　阴晴

上午偕同阿庄和殷大娘到翠微路打扫卫生。妻整天整理东西，伯宁、阿龙、阿平都来帮助，大家忙了一天，月涓因病经医院用橡皮管检查气管，疲惫不堪，只来看一下，就回家休息去了。京其知道我们要搬家，散学后迳来东堂子胡同，他极想再在我们这儿住一晚，看看不成，就乖乖地随他父亲回去了。致张阆声函。

十九日　晴

上午七时前，伯宁、阿庄都来了，阿龙也来了。八时许，到来两辆大车，用驴子驾驶的一辆板车，居然把所有东西都装上了。剩下一些零星包裹之类，雇三轮赴火车站，作为旅客，雇到一辆出租汽车，我和妻及伯宁、阿庄一道坐了到翠微路新居。殷大娘于一小时先雇三轮车来，我们的汽车到时，她的三轮车也到了。十一时，赴附近一家山东菜馆吃饭。十一时三刻光景，三辆车子都到了，搬运工人帮助我们摆好衣橱、眠床及写字桌等。阿平下午来，帮助我们整理安排。伯宁和阿平吃了夜饭回去，阿庄过夜。致政协秘书处函。

二十日　阴，有零星小雨

上下午整理书籍。下午四时，阿庄回去。今天，赵守俨也搬来了。

二十一日　阴，有小雨

整天整理书籍。天气不好，有寒流，因之伤风，流清水鼻涕，急开一药方，服一剂。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阿庄全家、阿龙全家都于上午来了。孙雨农刚好自南昌出差来北京，也于上午来了。张亿复也来了。张亿复，张□□之子也。他们帮我们打扫房子，揩玻璃窗，还帮助清理屋外场地，整整忙了一天。经大家的出力，我们的家布置得相当好了。致朱宇苍函。

二十三日　晴

今日开始上班，在新的办公室内工作，校《后汉书》。下午七时，孙雨农来，他今天花了半天时间，为我们办好了户口迁出的手续。

二十四日　晴

照常上班，校《后汉书》。致宋蕙芬、孙风珍函。

二十五日　晴

听梁思成谈访内蒙古之观感

上午照常上班，校《后汉书》。金灿然及马宗霍夫妇来看我们的房子。下午一时，偕阿庄赴政协，领到第一号洗澡票，三时洗澡毕，出席政协文教组召开之讨论会，听梁思成谈访内蒙古之观感。五时半，在政协俱乐部吃饭，王伯翁父女同桌。归家只七时三刻也。

二十六日　晴

昨夜有雨，早起地上犹湿。七时许，至回民食堂排队买豆浆。整日校《后汉书》。晚，王春、赵晓恩先后来。

二十七日　晴

上午，赴惠丰堂排队买豆腐脑。十一时半，王伯祥来，彬然来。整日校《后汉书》。晚上写《史记》讲稿。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讨论苏联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若干问题。回来汽车甚挤，今后星期六出门大不方便矣。晚，编写讲稿，沈叔羊来信。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阿庄、阿龙、阿平、阿新、京其等都打上午就来了，顾友宇也来了。他们整整待了一天，帮助我们种菠菜，可惜下种太晚，怕不会生长了。

三十日　晴

对陈之总结

上午，编讲稿。下午一时，中华书局有个小会给陈肇斌做总结，因为陈要调到商务印书馆去了。张北辰要我发言，我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陈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人，如果要我给他做结论，只有十八个大字：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二时，为北大古代文化专业的几个学生讲课，四时毕。晚，到西北楼看赵守俨，谈甚久。

三十一日　晴

上午，张北辰忽然问我对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有何感想，我说情形还不十分明了，正在研究中。中午，阿庄来，我们老夫妇和她一道到惠丰堂吃中饭，喝了一升啤酒。下午，萧项平召开一个小会，我竟睡得鼾声大作，可笑可笑。章雪村来。

上星期三出席政协文教组会议，同人家穿错了一件大衣，我居然一直不发觉，直到昨天政协服务科打电话来才知道，今天叫阿庄去换转了。张阆声、宋蕙芬、毛华云来函。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一日　阴，时有小雨

上午七时三刻，赴大六部口邓初民家。九时许，与邓及林仲易、曹孚同坐汽车赴香山，在香山饭店座谈，谈苏联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问题，参加者邓、曹、林外，有罗努生、吴昱恒、张曼筠、汪世铭、杨一波、徐仲道、冯亦代等。在香山饭店吃午饭，菜甚丰富，难得吃到。饭后与徐仲道逛山，看红叶，惜天不作美，细雨濛濛，不能远望也。四时半回家。

二日　阴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李侃谈最近武汉召开学术会议，讨论辛亥革命情况。伯宁出差大连，今天回京，同阿庄来，吃了夜饭才回去。

三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昨天李侃谈到康有为，说康曾经加入会党，并且做了正龙头，我问他要资料，他交给我杨苏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试论自立军事件》，里面谈到康有为做正龙头，说是根据清档案，稍缓当找清档案来看。

四日　晴

不去办公，在家编《史记》讲读纲要。上午，丁晓先来，说王春找他谈过，告诉他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给丁太太、唐珍贤和赵守俨的儿子开方子。阿庄来。

五日　星期　晴

整天未出门，编《史记》讲读纲要。阿庄全家都来。张亿复来，稍坐即去。致叶熙春函。

六日　晴

上午编纲要，下午二时讲课。准备两足天，两小时就讲完了。

七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今天下午，晓先他们有会。中华书局还有十个右派，今天开会，摘去七顶帽子，未摘去者为马非伯等三人。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同阿庄到政协，洗澡，理发，吃了夜饭回来。晚上，

为沈叔羊解答问题，查了几个钟头书，有几个问题还不能解答也。

九日

上下午校《后汉书》。复沈叔羊函，挂号寄。中华书局约我写知识丛书《科学与八股文》，允之。宋茂华来修电灯。

十日　晴

校《后汉书·郡国志》毕。致许志行、杨东莼、劭力子、陈叔通函。致胡愈之函，介绍孟默闻参加政协文教委员会书法篆刻小组。晚，赵守俨来。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闻傅东华来北京，想同赵守俨到北京饭店去看他，未果。下午，赴政协参加民盟学习会，讨论大学教学六十条，潘光旦、费孝通、千家驹先后发言，语多中肯。即在政协晚餐。丁家方方来，他当炮兵，少尉级。

十二日　星期　阴晴

上午，用竹子搭一鸡棚，下午，阿庄、阿龙全家都“来朝”，阿平帮我搭好了那个鸡棚。碘石凤珍姐来信。致张阆声、郑晓沧函。

十三日　阴

上下午校《后汉书》。阿庄伴云裳来，留云裳宿。《史记》讲读今日停讲。张阆声寄来《深柳读书堂图》一幅。

十四日　阴

上下午校《后汉书》。云裳上午回去。晚，梁涛然来。陈叔通、杨东莼来函。

十五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邓初民家参加学习，在四川饭店聚餐，装了一小瓶大曲酒回来。沈叔羊、吴甲丰来函。致张阆声、杨东莼函。

十六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沈叔羊来信。

十七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阿庄来。

十八日　晴

上午，中华书局派来一位姓孙的，给我们装好了一只炉子，装得非常草草。阿庄买了一只大鸭来。下午，民盟学习小组在政协讨论大学教学六十条。我在政协洗了个澡。晚在政协吃饭。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顾友宇来，稍坐即去。未几，阿庄全家来。阿新、阿平及殷大娘都开垦了地，我也参加。今天居然还校毕了一卷《后汉书》。俞平伯送来本周末昆剧彩排

参观券。

二十日　阴，时有小雨

上下午校《后汉书》。狄超白来信。

二十一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许志行来复信，甚长，当晚作长函报之。郑晓沧来信。

二十二日　晴

上午，编《史记》讲读提纲。下午，赴邓初民家参加学习。

二十三日　晴

黄药眠等人摘去右派帽子

上午，编提纲。下午，赴民盟总部列席中常会。中常会宣布黄药眠、钱端升、吴景超、陈达、丘克辉、吴春选等六人已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二十四日　晴

编《史记》讲读提纲。阿庄来。吴甲丰替我们买到了鲜鱼，可惜太小一点。

二十五日　晴

中华书局整天学习关于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修正主义倾向问题，我作了一小时半的发言。晚上看昆剧不去。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阿庄全家来。阿龙带了京奕、京其来。顾友宇、张亿复来。阿龙把我们的炉子烟囱整修了一下。阿平、阿新整理门外砖头铺的路。阿龙于下午四时许，带了京奕、亦其回去了。其余的人都吃了夜饭才回去。

二十七日　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上《史记》讲读课。满子来。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中午，傅家搬来了，都在我家吃中饭，俞筱尧夫妇及严健羽等都来看他们，挤满了一屋子人。下午一时，我同阿庄一道到政协去洗澡理发。回来发见写字桌上被热水茶杯烫出一块白色瘢痕，令人气恼。这张写字桌，是我在杭州自己设计定做的，用的喷漆，很好看，现在给破坏了，可恼可恼。

二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晚饭在政协吃，阿庄先为我买好饭票。晚，王汉华来，她的帽子也摘去了。沈叔羊来信。

三十日　晴

讨论整理古籍问题

上午，应齐燕铭之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讨论整理古籍问题，参加者有陆宗达、孙人和、马宗霍、吴晗、翦伯赞、陈乃乾、魏建功、傅彬然、金灿然及由东北来之某君。备有午餐，且有茅台酒。下午二时回来休息。晚上出席民盟支部会议。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听梁涛然报告关于苏共二十二次大会的问题，陈云裳、阿庄来。彬然说，他的儿子来信已摘去帽子。复沈叔羊函。

二日　阴有细雨

上午，杭州市委派诸乘炜、陈开绪来，向我征求有关宣中华、安体诚等史料，谈一小时而去。下午，民盟小组学习，请假不去。今日开始生炉子，因为煤的质量太差，总是生不好。买《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

三日　星期　晴

上午，月涓挈其子女来。林仲椒夫妇来，留他们吃午饭。林仲椒者，福建人，今年六十余岁，能诗。解放前，在银行界服务。我们同他们在东堂子胡同甲五十五号同居三年多，颇相得也。

四日　晴

上午，在家备课，中午，陈乃乾夫妇来。人民出版社派吕一方（女）来，约我写《康有为》。下午，讲《史记》。叶笃义来。杨东莼来信。

五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阿庄来。许志行来信。进修学院朱仲玉来信。

六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与杨伯峻商谈《续汉礼仪志》标点问题。民盟黄玉琴来电话，下午民盟学习停止一次。

七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沈叔羊来函。复朱仲玉函。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一时，偕阿庄赴政协，听南汉宸报告巴西、阿根廷及智利情况，晚在政协吃饭。

九日　晴

上午，参加学习，谈苏共二十二次大会及赫鲁晓夫派其女婿访问肯尼迪问题。下午，民盟学习请假不去，在家校《后汉书》。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阿龙挈其子女来，吃了中饭回去。下午，杨东莼夫妇、吴甲丰夫妇、朱

仲玉、顾均正夫妇、张亿复等先后来。朱仲玉借去《章太炎书简》、《太炎文录》等。

十一日　晴

上午，局中有小会，谈征求读者意见问题，也谈到了补送阆声《国榷》稿费问题。下午，校《后汉书》。致叶熙春函，航空。

十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全部校毕，月内可发排最后一批稿矣，如释重负，精神为之一爽。下午休息。致张阆声函。

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下车后走了回头路，一直到黄亭子，才又乘三十八路车回来，可笑也。沈叔羊来函。

十四日　晴

整日在家编《史记》讲稿。晚，孙雨农自南昌来。

十五日　晴

在家编《史记》讲稿。欲去政协洗澡理发，以阿庄忘将出入证带回，未果。晚，巩绍英来。

十六日

早起见天阴大有雪意，至十时许，居然雨雪霏霏，可惜下得不大，到下午就停止了。在家编《史记》讲稿。孟默闻来。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章伯钧来，谈约一小时，我卖给他《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全集。孙雨农来。晚，徐衡之来，约定星期三到人民医院检查身体。

十八日晴

上午，整理《后汉书》校勘记。下午，讲《史记》。晚，孙雨农从西单买了一盆梅花送来，盆甚大，他乘一路公共汽车到公主坟，捎了那盆花来，费力极矣。复沈叔羊函。

十九日

上午，整理《后汉书》校勘记。下午，偕同阿庄赴政协，洗澡，理发吃了夜饭回来。伯宁今日出差赴镇江，阿庄来我家住。

二十日　晴

上午，赴人民医院看病，适该院外科主任因病请假，不果而归。下午，民盟学习不去。沈同衡来信。晚，孙雨农来吃夜饭。

二十一日　晴

上下午整理《后汉书》校勘记。今天是冬至夜，孙雨农来吃夜饭。晚六时，赴西四羊市大街电影联谊会看内部电影。

二十二日　晴

上下午整理《后汉书》校勘记。阿庄伤风咳嗽甚剧，为她开了药方，用荆芥等发散剂。孙雨农今日返南昌。复沈同衡信。

二十三日　晴

上午，整理《后汉书》。阿庄发高烧，竟达摄氏四十度，为她改开一张药方，用重剂。下午，民盟学习请假不去。请中华医务室张大夫为阿庄注射青霉素。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烧已退，但未退尽。阿新、阿平及张亿复来。阿龙带了京奕来。下午，章伯钧来，我把前三集《古本戏曲丛刊》都卖给他了。

二十五日　晴

上午，赴人民医院，由徐衡之介绍该院外科主任□□□大夫为我检查臀部两颗小核子，据□大夫说，是一种良性瘤，没甚要紧，叫我放心，并约定春暖后再检查。下午，整理《后汉书》校勘记。沈叔羊来信。

二十六日　晴

上下午整理《后汉书》校勘记。阿庄热未退尽，又复咳嗽，为开一药方。又为傅彬然开药方，用西洋参、麦冬等。前数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寄来一稿，嘱审查，今晚细看一过，提出些意见寄还。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整理《后汉书》校勘记。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来通知，嘱将何地参观访问通知他们，以便安排，我写了上海、杭州两地，并且注明主要是杭州，用挂号信件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审查的那份稿件，亲自送去。在太平胡同邂逅于学忠，问他往何地参观，他说未定，我约他同赴杭州，他高兴地答应了。云裳来。

二十八日　晴

《后汉书》校勘记整理完毕，交宋茂华，准备付排。开始看《后汉书》校样，并补校勘记。

二十九日

看《后汉书》校样，并补校勘记。发排《后汉书》最后一批稿。云裳来。孙荃人来。

三十日

上午，看《后汉书》校样，并补校勘记。下午二时赴人大常委会参加该会办公

厅召开之小组会，商讨赴浙江参观访问问题，决定下星期六即六二年一月六日乘早班火车赴沪，预计次日晚八时到达杭州。今日下午二时起有小雪。

三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平来。下午，张亿复、顾友宇及阿新来。张世富送来明年度乙级供应证，肉、蛋、糖、烟分量仍旧，增黄豆三斤。明年度发供应证限度放宽，伯宁、阿龙都得到，皆大欢喜。许志行来信，云肝病未愈。他对苏联二十二大的看法跟我有不同处，当作长函复之。今晚人民大会堂有联欢晚会，天寒路远，我不去，让阿平他们去。邹身城从内蒙回浙江，路过这里，傍晚时，特地来访。他告诉我，潘一平在反右斗争时，被指为右派分子，还借口他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写过几种书，由该社出版，他自己开的稿费过高，认为是一种贪污行为，送法院法办，竟判了八年徒刑，送宁夏去劳动改造。他又告诉我，杨思一是自杀的。

潘一平被判刑

一九六二年一月

一日　晴

上午九时，赴民盟总部，参加团拜联欢，我唱了一支昆曲。吴翊如等五六个青年同志来拜年，我不在家。阿龙全家来。阿庄家只有伯宁出差未回，其余都来了。张亿复来。云裳偕其女嘉真及其内侄女来，都吃了夜饭才去。彬然的女婿来。

二日　晴

照常上班。看北大古代文献专业学生试卷。

三日　晴

上午，看试卷。下午，偕同阿庄赴政协俱乐部洗澡理发，归家已六时半矣。云裳来。

四日　晴

上午，看试卷。下午二时半，叶圣陶、朱文叔来。三时，参加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伯宁自上海来信。

五日　晴

上午，看试卷。下午，云裳偕胡公冕夫人来，沈九之的女儿来。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何双清来。致丰子恺、傅东华、徐衡之函。

六日　晴

上午六时半，与阿庄同坐中华书局汽车赴车站，各代表、委员在东门贵宾室集合。七时半，火车开。同行者：代表五人，于学忠、荣毅仁、金善宝、刘开渠、陈

翰笙（及其夫人顾淑型）；委员五人，陈达、杨清源、千家驹、谢家荣和我。参事二人，王卓然、曹杰；工作人员二人，魏云峰、何钦贤。与陈达、杨清源同房间，余睡上铺。午饭、夜饭都喝了啤酒。菜甚佳，每人每顿只一元二角，所谓内部价格也。

七日　星期　晴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火车准时到达上海站，赴上海大厦休息，与陈达同一房间。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在餐厅遇见张劲秋、陆士嘉，彼等将赴江西参观也。与张脉奎、徐楚卿、福宝通了电话。写信给阿庄。下午三时许，伯宁来。四时三刻赴车站，七八个人一个房间，谈笑风生。八时二十分，火车准时到达杭州站，副省长任一力、省人委秘书长方琦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朱之光、省政协副主席汤元炳、徐亦文、副市长张世祥、市政协副主席商向前等在车站欢迎。坐车赴杭州饭店，指定住二一三号房间。杭州饭店暖气设备与一般不同，用吹风法，即将暖风吹进房间，而二一三号房间有两个风孔，因此室内风声甚大，温度亦高，竟达华氏七十八度。余念此房间如何住得，当与服务员商量，服务员即去报告负责人，结果调了一个房间住二二一号。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洗澡后睡，已十一时矣。

八日　阴

上午，赴余打芝巷看张阆声，相见甚欢，约我吃晚饭，在阆声处遇田宿宇。下午，同人座谈参观地点及项目，省委统战部赵处长向我们作了简单的交通情况等报告。四时，乘公共汽车赴省政协，看曹湘渠、金海观，金沛仁亦在，谈次，始知前阆声函告谓湘渠、海观均已摘去帽子者妄也。余欲赴余打芝巷阆声家，政协工作人员王茂泉闻之，即打电话叫汽车，送余赴余打芝巷。阆声饷我茅台酒，下酒物有油炒花生，饭菜有鳜鱼、猪舌、红烧肉，大吃一顿。阆声雇三轮车送余回寓。

九日　晴

上午欲赴二圣庙前看叶熙春，甫下楼梯，遇一熟人（已忘其姓名），问宋委员欲何往，告以想看叶熙春，彼谓无汽车如何去得，即为余叫一辆小汽车，开赴二圣庙前。叶见余至，欢喜握手，叶太太也出来相见。余告以托胡庆余堂煎的膏滋药尚未寄到，叶太太自告奋勇说“我今天再去催问”。云裳托带一包糖给她的朋友，她的朋友住二圣庙前十四号，即在叶家对面，当即交出。从叶家出来，到涌金门外六十七号看俞子夷，放出三十元，托余〔俞〕家的阿四买鲜鱼来腌。又到华侨饭店看马一浮，让汽车先回去。步行至岳王路，看朱少滨，又到孝女路萱寿里看张惠衣夫人。在平海街雇到一机器三轮，乘便看了周德润，德润不在，留一字条给他。下午一时半，德润来。二时，在杭州饭店礼堂听霍士廉作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报告。遇

听霍士廉作报告

熟人甚多，有吴柱国、胡思诚、丁绪贤、王琦、杜伟、王敬五、祝更生、李士豪、郑厚同等。晚上，德润偕其续弦来，并带有药酒一瓶，黄豆煮猪蹄一小碗，意欲在房间内与我对酌，但我已经吃了晚饭，只好谢谢。田宿宇偕孙元起来看我，未看到，留条而去。曹湘渠转来许志行信。

十日　晴

上午八时二十分，集体乘汽车赴新安江，十一时许到桐庐，小憩，十二时四十五分到达新安江，住招待所。午饭后，乘轮船游水库，照了几张相。归来，在大坝上走了一转。六时吃晚饭，六时半，参观模型展览。七时，听党委书记陈赞作报告。十时睡，与陈达同房间。

十一日　晴

上午，看水力发电厂。归来中途看白沙桥。到七里泷，看水坝，听工程师刘震南作报告。七里泷水力发电厂本来今年可以发电，只因发电机是向苏联订购的，赫鲁晓夫跟我们捣蛋，不把机器全部装运来，所以要推迟到六四年才能发电。十二时半到桐庐，吃午饭后，登桐君山，照了相。三时许，由桐庐开车回杭州，到杭已傍晚矣。满身灰尘，相当狼狈。晚，孙慕唐来，谈至十时始去。韩镜侬来看过我，留有字条。

十二日　晴

上午，赴新开街看韩镜侬，谈到南强情况，临别镜侬泣然欲涕，谓此次恐最后一别矣。到萱寿里看张夫人，打听费贵堂地址。到岳王路看朱少滨，遇徐映璞，携回朱骏声未刊稿若干种。下午赴政协，叫了小汽车去看叶熙春，在巷口碰到，他说胡庆余堂的膏滋药早已寄出了。赴马坡巷看邵裴子，不遇，乘便看了孙斌，他瘫痪在床上。赴余打芝巷看张阆声，不遇。回来到栖霞路甲三十二号看孙慕唐，不遇。住在孙隔壁的严群殷勤招待我，跟他谈了二十分钟。晚，霍士廉请客，大喝善酿酒。周德润来，任铭善来，他们都在房间里等我。任铭善谈至九时始去。

十三日　阴

上午，发出家信。九时，集体乘汽车赴绍兴，十一时到。下午一时，听商县长介绍情况。看鲁迅纪念馆。晚上，看绍兴大班演《龙虎斗》。归来遇雨。住招待所，房间、饭菜都好。

十四日　星期　雨

上午，集体乘汽车赴柯桥，先看云集酒厂，厂长王阿牛做报告甚详。继看管墅人民公社。赴管墅人民公社有漫长一段小路要步行，我本带有雨伞，大家说天气已转好，不必带伞，就把伞搁在车上，不料行至半途，雨下大了，皮大衣几乎湿透。人民公社一位同志做报告，说不清楚。坐船回柯桥，雨仍不止。下午，在招待所听

县人委及管墅人民公社的负责人报告情况。晚饭喝酒。

十五日　雨

上午，不出门，买了一罐乳腐，两瓶糟烧，一瓶绍酒。十时半，提前吃午饭。乘火车赴宁波，十一点五十分开车，二点多钟到宁波。在车站上接我们的大都是熟人，一下子可叫不出他们的姓名，实在是一桩窘事。住交际处，一人一间房，设备甚好。饭菜尤佳，胜过杭州、绍兴也。晚上，看宁波戏《杨乃武与小白菜》。

十六日　晴

上午，看天一阁。宁波的统战部长黎明，先把朱赞卿接到天一阁，我和陈翰笙跟他作了长谈。由天一阁出来，看了姚江大坝。下午，看海洋渔业公司。大伙儿要去参观工厂，我和陈翰笙不去，由黎明陪同坐小汽车到孝闻街看朱赞卿，携回万季野《明史稿》三册。晚上，在招待所看电影《羌笛颂》。今天《宁波日报》登载我们来宁波参观访问的消息，才明白昨天在车站接我们的有副专员贾山、地委统战部长黎明、专署办公室主任戴琎琪、副市长周文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昌华、市政协副主席冯梯云、市人委办公室主任方亮、市交际处副处长范高佩等。其中贾山、黎明、刘昌华，皆熟人也。

十七日　晴

上午，集体乘汽车赴穿山，中途参观了育王寺。育王寺藏有佛舍利，乃在一小铁塔中，欲观者，先请和尚把铁塔从佛橱中请出，和尚捧了铁塔到殿外阳光充足处。观者跪在蒲团上从塔下面的缝中往里看，有看到的，也有说看不到什么的。我也看了，仿佛有一颗小小的黄色的珠，和尚说“恭喜恭喜，看到黄色的是最有幸福的了”。这实在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海军方面派有一交通轮，把我们送到了蚂蚁岛。

全国最早的一个人民公社

蚂蚁岛者，舟山群岛中一小岛，全岛两平方公里，全是渔民。六百四十四户，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在五四年，他们已经由初级社并为一岛一社，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一个人民公社。蚂蚁岛上有个叫夏金塘的渔民，当他的第四个小妹妹生下来的时候，全家已有五口人，无法生活，父母都把小妹妹看做是多余的，给她取个名字叫“多余”，不去抚育她，想把她冻饿死，亏得她的舅母领去把她养活了。解放后全岛渔民都得到了解放，多余改名多月，进了学校，初小毕业，今年已经十九岁，在社里当会计，是一个积极分子。现在夏金塘家里有十条棉被，二千元存款，要盖新房子了。我们给夏多月照了相。我们还参观了几家新房，他们都睡宁波床，宁波床是有名的，我结婚的时候，母亲想法给我买只宁波床，终因价太贵，没有买呢。下午，仍乘原轮赴普陀，住九七〇九部队招待所。看了普陀前寺。晚上参加了部队的晚会。

十八日　晴

上午在普陀，舟山田文吉县长为我们介绍舟山情况。看后寺，游紫竹林，观潮音洞。下午，乘指挥船（机帆轮）赴沈家门，住招待所。晚上，看越剧《点秋香》

十九日　晴

上午，看水产食品厂、通用机械厂（造船厂）、水产联合加工厂。本定今天回宁波，因风大，田县长邀我们在舟山过夜，宿县人委招待所。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

二十日　晴

上午，由舟山乘指挥船赴穿山，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原来我们走的是捷径，平时这条海道是不准通行的。由穿山乘汽车赴宁波，中途在五板桥汽车抛了锚，我已经四天不大便，忽然觉得要大便了，就在那里登了坑。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位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下午四时，乘火车赴杭州，坐的是一节瞭望车，非常舒适。八时到杭州饭店，九时吃晚饭。洗澡后睡觉。在宁波临行时，接到朱赞卿请帖，云备有二十年陈绍酒，托黎明同志婉辞谢之。好多年喝不到陈绍酒，此次竟交臂失之，殊为憾事。桌上搁有不少封来信，阿庄的两封、云裳的一封、还有朱少滨、徐映璞、孙元超的信。云裳的朋友托我带的一包东西也搁在房间里，体积相当大，分量倒还轻。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半，德润来。九时，朱之光邀我们座谈。下午，德润陪我到俞子夷家，刚好他们代我买的鲜鱼已经送到，托阿四腌，送了她五块钱。又去看了张闻声、邵裴子，回杭州饭店已经七点钟，一个人吃晚饭，喝了半斤善酿。文化部王益局长也在饭厅吃饭，他过来跟我招呼，谈十多分钟。

二十二日　晴

上午九时许，费贵堂夫妇来。叫汽车到浙江人民出版社，谈《吴越文化》退稿事。到华侨饭店看马一浮，到政协看曹湘渠。下午一时许，德润来。二时，雇三轮车到余打芝巷看闻声，中途看了韩梦兰，交给她桔子两斤，请她交韩镜侬。从闻声家出来，又去看了韩镜侬，她借给我小网篮一只，坐原车回来，车费一共二元二毛六。晚饭饮绍兴酒、茅台酒。金沛仁来，谈约一小时。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在餐厅遇见王伯祥等，他们是昨晚来杭州的。跟姚顺甫通了电话。写信给朱少滨、朱赞卿。德润向俞家取了腌鱼来，并向费家取了一旧网篮，把腌鱼装进，用绳子细细缚好。韩镜侬那只篮，我叫德润带去还了。下午休息，未出门。晚饭后，德润又偕其小女儿曼珠来。八点钟上火车，十一点多到上海，住上海大厦十

四楼三号，与谢家荣同房间。

二十四日　晴

与李子恺、徐铸成晤面

上午，打电话给许志行，对方接电话的不肯去叫，等于没有打通。想打电话给丰子恺，电话上查不到他的号码。打电话给傅东华，傅告诉了我丰的号码，就跟子恺通了话。叫汽车到子恺家，并约东华在子恺家晤面。一回儿东华来了，谈约半小时，适《文汇报》的记者来找东华，我问他徐铸成的电话号码，他告诉了我，居然一打就通，约定下午五点钟来看我。东华约我到上海政协俱乐部去吃饭，碰见魏金枝，他答应代我打电话给许志行。饭后喝咖啡，又遇见徐铸成。叫汽车先开回去，雇了一辆三轮，到四明村看徐幼英表姐和福宝，到复兴中路看徐楚卿，又到石门二路看朱宇苍，四时五十分回寓，车费三元五毛。五时，徐铸成偕沈志远来，同在十六楼吃晚饭，饮绍兴酒。七时，金仲华在十七楼作报告，因为要跟徐、沈谈天，没有去听，等徐、沈都走了，才上楼去听，已近尾声矣。写信给阿庄。



20世纪六十年代去上海时与许志行（中）、吴文祺（左）合影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志行来电话，约定下午来看我。参观上海手表厂。下午，许志行偕吴文祺来。徐楚卿偕其侄三弥来，送了我花生油、白兰地及高级糖、饼干。赵超构来。

志行邀赴江湾一家中等馆子吃饭，有红烧划水等，味尚可口，惜无酒。先在志行家小坐，吃饭回来又去，瑞瑜饷我以果子露。回寓，洗澡后即睡，而欧阳文彬又同郑缤来看我，只得穿衣起床接待。许志行送我四只黄蛉子。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会见刺绣艺人金静英

二十七日　晴

上午，看狮子林，到周瘦鹃家看盆景，又看了拙政园、博物馆和李秀成忠王府遗迹。下午，看东吴丝织厂。又访问了工艺美术研究所，会见了老艺人金静英，她是个刺绣名手，今年七十七岁，眼不花，绣《红楼梦》十二金钗，已绣成十一幅。她绣的一幅鲁迅像，比画的更好。想给她照一张相，可惜时间已晚，我的技术又差，怕照不好，只得作罢。晚饭饮洋河高粱。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劝酒，喝醉了。饭后熟睡，他们去看网丝园，我不能去。三时许，扶醉起来，赴铭帆路看章夫人（汤国梨）。乘车返沪。到上海大厦时，从汽车里出来，一手提照相机，一手提塑料袋，一失手，把塑料袋里的大半瓶洋河高粱给打破了。上楼即睡，未吃晚饭。

二十九日　晴

早起，发见桌面上那块大玻璃已经打破，问了谢家荣，才知道昨晚回到房间里，急于要打开塑料袋来看那个酒瓶，不料又一失手，把那块厚玻璃打碎了。我告诉服务员，应当照价赔偿。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服务员说，打碎的那块玻璃，须赔款八元九角三分，当即付之，并取得收据。

三十日　晴

上午，发出一个电报，告诉家里，明天动身，一日下午七时到达北京。雇三轮到南京路，看百货商店，想买一只日光台灯，没有买成，乘电车回来。下午二时，理发，在理发处碰到黄先河，他来上海看病，住十二楼三号。四时四十分，他来约

我同到华东医院去看吴化文，说吴化文胰子里生了毒瘤，不久于人世了。在门口刚要坐上汽车，忠行来了，他又送了我两只黄蛉子。我们匆匆握手告别。五时到华东医院，看了吴化文，回来已经快六点钟了。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三十一日　晴

黄先河理论水平高

上午，整理行李。与黄先河谈，约两小时。黄理论水平高，话又诚挚，昔人谓"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良〕有以也。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箱，一号铺位，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一九六二年二月

一日　晴

杨石先谈学外国语问题

昨宵睡眠甚好　中饭、晚饭都喝了酒。长途无聊，找人聊天。天津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谈到学外国语文问题，说过去大家学俄文，鄙弃英语，其实作科学研究还得看英、德、法等国的书，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补课云云。下午七时，车准点到达北京站，中华书局派有汽车来接，阿庄、阿龙、阿平和云裳都在站上接我，到家已八时余矣。京其在我家，昨天起发高烧，今晚犹未退。

二日　晴

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今天实行休息。到中华书局去了一趟，跟张北辰、赵守俨等略谈片刻。沈同衡早有贺春节片寄来，还附了一首诗。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观感。京其烧不退，请中华张大夫看，打了一支退热针，热稍退，但晚上又高了。

三日　晴

中午，参加中华书局聚餐。二时许，偕阿平赴政协俱乐部买东西，买了一个热水瓶，一斤高级糕点，一瓶酒。人民出版社寄来贺春节信，并附月历一张、图书目录一本，还附有素笺一纸，要我提些意见。傅又信、季文来。孟默闻来，京其热度早上稍退，下午又高了。

四日　星期　晴

今日为辛丑除夕　下午，阿庄全家、阿龙全家都来了。京其热度早上退至三十七度三，但到下午升至四十度二，雇出租汽车由阿龙夫妇陪他到儿童医院去看，到六时半，阿龙单身回来，云京其患的是化浓性扁桃腺炎，打了针，吃了药，已由他妈伴送回家了　吃年夜饭，妻备了许多菜，而京其和他妈都不来吃，妻大不高兴，

经我再三譬解，方释然　今晚被邀参加我们吃年夜饭的有云裳和顾友宇。饭后，傅太太和义信、季文等都来了，挤满了一屋子人。今天写出许多信，分别给朱赞卿、张阆声、周德润、郑晓沧、黄先河、俞子夷、沈同衡、谢家荣等。

五日　晴

今日夏历壬寅元旦。早上，住在西北楼的多到一区来拜年，相互往来，热闹之至。由城里到这儿来拜年的，只有一个周振甫。下午，陈驰来，同他下了两局棋。

六日　晴

上午，阿龙、月涓挈其儿女来，京其病居然好了，妻很高兴。狄超白夫妇来丁裕长来。请义信吃午饭，彬然亦来。下午，阿庆全家来。吴甲丰夫妇来。沈同衡来。留甲丰夫妇吃晚饭，十二个人共一桌，热闹之至。京其不回家，留在我们这里。

七日　阴晴

上午，赴北长街看陈乃乾。归来，妻言徐伯昕、潘达人都来过　下午一时二十分，偕同阿平赴政协俱乐部，买东西，吃咖啡，我还洗了个澡，擦背修脚都做到，舒服之至。在政协碰到彬然夫妇。傍晚雨雪。

八日

昨宵积雪寸许，今天又是个好晴天。上下午均在中华书局工作，看《后汉书》校样，补了几条校勘记。

九日　阴，时有小雪

照常在中华书局工作。把从朱少滨那里取来的稿本八种，计十二册，交张北辰，并提出一些意见。前在杭州，阆声托带《董子》稿，以行李过多，托德润邮寄，今天上午送到，当即交傅彬然　京奕来，因雨雪，没有回去。

十日

昨宵下了一场相当大的雪，厚约五寸　上午，魏建功的秘书卓清钦来找我，说有二十多个研究生要我给他们讲《史记》，说魏早已跟金灿然谈过，金是同意的　下午，应刘开渠、千家驹之邀，赴金鱼胡同和平饭店座谈。座谈在和平饭店东院，出席者有谢家荣、于学忠、王卓然、金善宝、陈达、杨清源及何钦贤、魏云峰。谈的无非是此次参观访问的印象、体会等等。谈毕聚餐，每人派到的聚餐费有八元八角二分之多，因为开座谈会的房间租金就要十六元，而何、魏两人不派到，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担任得多了　我带回了小半瓶大曲。

与刘开渠、千家驹等座谈

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看金灿然，谈起昨天魏建功派来跟我接洽教《史记》的事情，他说他完全不知道。当即致函魏建功，要他跟金谈一次，并说明昨天跟卓清钦谈的都不算

数。周建人夫妇来，王汉华偕其女儿来。孙雨农自江西来信，当即复之。谢家荣来信。下午，阿庄全家来。为了阿平转学的事情，去看金灿然，托他向师专校长说话，金答应交王春去办。顾友宇来。

十二日　晴

上午，为阿平转学事，托王春去向师专校长说，王春一口答应。阿庄也去当面托了王春。过旭初来信，附了一篇《围棋精华选集》的序言，托我修改。京奕回去。

十三日　晴

上午，问王春，关于阿平转学事有否向师专校长联系过，他说已托人去办了。阿庄来。晚张亿复来。

十四日　晴

上午，又问王春关于阿平转学事有否向师专校长联系过，他说今天可能有回音。下午，阿庄、阿平、云裳、伯宁先后来，都吃了夜饭去。阿庄无端向阿新发脾气，责备她一番。晚，张亿复来。京其回家。

十五日　晴

上午，代过旭初写《围棋精华选集》序言，下午抄好寄出。下午一时半，偕阿平赴政协，与潘光旦、费孝通谈一小时。理发。致张阆声函。阿新来。京其回来。

十六日　晴

上午同阿庄到统战部看徐冰，没有看到。回来写了封信给他，由阿庄亲自送去。下午，魏子杰告诉我，已经向师专联系过，师专对阿平转学问题，只要建筑工业学院允许他进去。又告诉我，统战部徐冰副部长有电话，约我明天下午四点钟去谈。下班回家，阿庄告诉我，统战部有电话打到金灿然家，约我明天下午四时去看于刚秘书长。硖石宋蕙芬来信。

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三时十分，同阿庄到统战部去看于刚，刚出门，碰到陈叔通，他是来参加商务六十五周年纪念会的。邀他到家小坐，又请他用汽车送我们到一路公共汽车站。到统战部刚好四点，与于刚谈一小时余，甚畅快。他一口答应向建筑工程部联系。

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到金灿然家，适魏建功在座，遂作长谈。下午未出门。阿龙来。

十九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阿庄来，说阿龙那个机关所属的工厂可以招徒工，阿平如不能转学，可进工厂作徒工云。

二十日　晴

上午，中华书局有会，无人听电话，我却急于等统战部有电话来，幸赵守俨机警，听得隔壁室内电话铃声，嘱我急往接听，果然是统战部打给我的。他们问我阿平过去成绩如何，准备入建筑工业学院哪一系。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座谈会，谈此次视察观感，余分属第五组。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在俱乐部接阿庄电话，谓民盟有电话来，今天聚会改在晚上七点钟，我就同彬然等坐车回家了。下午四时许，忽接千家驹电话，谓潘等在民盟中央等我，问我何以失约不去。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又在俱乐部吃饭。今天两顿饭吃的都是猪头肉，中菜西吃，不适口之至。

二十二日　晴

整天改稿，等统战部电话不来。

二十三日　晴

上午，接统战部电话，云阿平转学事已办妥，嘱阿平先向建筑工业学院报到，再向北京师专办理退学手续。前天吃了两顿猪头肉，体内不适，下午请假休息。伯宁同阿平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报到，他们说不行，须向师专取到准许转学的文件，伯宁就去师专交涉，于下午六时取到准许转学的文件，大家非常高兴。云裳来。张劭能（张惠衣之子）来信。

二十四日　晴

上午，请假休息；下午去办公。阿平今天到师专去办理转户口等手续。阿龙出差赴郑州。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整日未出门。京其、京奕先后来。伯宁来。

二十六日　晴

上下午在中华书局为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三年级生讲《史记》，学生共二十九人。过旭初来。为阿平转学事向王春道谢。阿庄同阿平来。

二十七日　晴

上午，看《后汉书》校样。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座谈，衣服穿得太单薄了，回来就感到受凉，不舒服。

二十八日　晴

伤风咳嗽流鼻涕，但还是照常工作。伯宁来电话，说师专的校医给阿平量血压量错了，发生体格不合格问题，再去请求重新量过，总算量对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

一日　晴

上午，看《后汉书》校样　下午，赴政协礼堂，参加文教委员会第九组座谈会。在政协洗澡理发，吃了夜饭回来。

二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请假休息，阿庄同阿平来。阿平今天去学院报到，恰好该院整天政治学习，没有报成。

三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京其来，他又有点发烧，开了个药方，叫他服药休息。下午，赴人大参加座谈，我作二十分钟的发言。阿平今天去学院报到，没有回来，可知已无问题矣。阿龙自郑州来信

四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半，赴苏州胡同三元巷十三号过旭初家吃中饭，过惕生亦在座，有四川大曲，菜其丰美。下午，未出门。月涓、阿庄来。朱耀庭自杭州来信。

五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徐衡之来电话，嘱于明日下午三时赴人民医院挂号检查身体　京其量体温仍在摄氏三十七度以上，叫他服药休息。云裳来。晚七时，赴东堂子胡同看林仲椒，费孝通来信。

六日　晴

上午，看《后汉书》校样。下午，偕妻赴白塔寺人民医院检查身体，我挂外科号，妻挂胸腔外科号，皆由主任医师诊断，因徐衡之事先与他们联系过了。检查得很认真。我还得转内科继续检查，妻定下星期二再去透视胃部。

七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　下午五时许，陈劭先来。六时十分乘公共汽车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民盟联组座谈会。徐衡之晚上来，我刚开会去了。京其今天回去。张阆声来信。

八日　晴

上午八时，赴人民医院请医生抽血检验。下午三时，赴人大出席座谈会，到了

那里才知道第五组已经停止座谈了。回来又参加了中华书局古代史组的业务会议。陈守实来信。郑晓沧来信。阿庄来。

九日　晴

上下午看《后汉书》校样。阿庄来。向仍旦来。

十日　晴

在家备课。

十一日　星期　晴

阿庄全家来，阿平等垦地，种蓖麻子。

十二日　晴

上午备课。下午，约定由中华派车送我到北大上课，等到三点钟车还不来。据说管理人员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三点十分车子来了，赶去上课，脱了两节。

十三日

上午同妻到人民医院去照胃，阿庄也去了，我先回来。下午，同阿庄到政协俱乐部洗澡，还参加了文教组第五组的扩大座谈会，谈稿费问题。

十四日　晴

妻早上吐出几口血，后来就没有了，她还是照常起来工作。晚上，民盟在南河沿开联组座谈会，我去参加，把一副云南棋子交给过旭初。

十五日　晴

早上三点钟，妻咳得很厉害，又吐血了。给她吃云南白药，又开一个中药方，还吃了一点参三七，但血仍未止。

十六日　晴

妻血仍未止，上午请中华医务室的一位女大夫来打了一针维他命 K，还请她配了止咳药。中药云南白药照常吃。阿庄到人民医院去问检查结果，说胃部无问题，还配来了维他命 K，及内服止血药等。晚上阿龙来。

十七日　晴

妻吐血仍未停止，早上请医务室的张大夫来打了一针维他命 K。中药及云南白药、参三七等照常吃。阿庄来。晚上，徐衡之大夫来。阿龙请了假来，今晚不回去。汇五十元给苏济方。

十八日　星期　晴

妻痰中仍带血。阿庄全家都来。月涓也带了京亦、京其来。阿龙给乃母打了一针维他命 K。阿平垦了地。

十九日　晴

上午同彬然到前门饭店去报到。回来彬然到北京医院去看病，我在医院附近买

了一盘雁子海棠回来。妻痰中仍带血。阿庄到人民医院去配药，医生说维他命K不可多服，也不可多注射。因此，今天妻专服中药。

二十日　晴

妻痰中偶而还带有血丝。上午，坐汽车到前门饭店接叶熙春来，给妻看病，叶说脉象甚好，此次吐血全因咳伤细血管所致，无大碍。傅太太也来附诊。下午，到民族饭店看张阆声、邵裴子、郑晓沧、王国松等。同张阆声等去看黄润之没有看到。邀阆声、晓沧及陆维钊来我家。徐调孚亦来。阆声要见见童第德，等我把童第德找来，他们却已不别而去了。晚上，再到民族饭店看他们。

二十一日

上午，金子敦来，同他到民族饭店，即在民族饭店午餐。饭后，看了沈志远、丰子恺、刘大杰等，与刘大杰谈最久。云裳来。阿庄来。

二十二日　晴

收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

妻吐血已止。收到政协送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各一份。又收到政协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各一份。今日未出门，准备功课。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小组会，即在人民大会堂午餐。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作简单发言，陈叔通作工作报告，即在人大晚餐。收到外交部红皮书一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总结部分），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问题文件选集一件。阿庄来。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同彬然全家一道赴中医研究院吊瞿宪文，又赴前门饭店看叶熙春。下午，出席政协小组会，梁漱溟发言颇牢骚。晚上在和平宾馆参加民盟召开之晚会，看电影《三打白骨精》。阿庄来。京其也来了。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赴前门饭店看叶熙春。九时半，阿龙、月涓也带了京亦来了，他们都请叶看了病。下午，莫乃群来。阿庄及其儿女都来了。傍晚，伯宁也来了。

二十六日　晴

连日有寒流，今日仍未转暖。上午备课。下午，到北大上了三节课，陈震同我一道去。晚上十一时十分，政协送来明天请列席人大开幕的通知及《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一份。

二十七日　晴

今晨风止，天气稍转暖。上午，到民族饭店去看刘大杰、丰子恺。阿庄来。下午，列席人大，听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即在人大晚餐。苏济方来信。

听周总理作报告

二十八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作二十分钟之发言。下午，列席人大，听周总理作政治报告（第二部分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即在人大晚餐。任心叔来信。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中午，赴政协，同潘光旦、浦熙修、费孝通游北海公园。下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

三十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我就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点发了言。中午，赴政协休息。又赴民族饭店看刘大杰及阎声等。下午，在人大会堂参加小组讨论。晚上，黄药眠邀赴莫斯科餐厅吃饭，同去的有沈志远、傅彬然。云裳、阿庄、阿龙来。

三十一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下午三时，继续参加讨论。

一九六二年四月

一日　星期

上午冒雨偕同彬然及俞筱尧等赴前门饭店，他们要去访问嵇文甫等，我却是为了请叶熙春来看病。前门饭店不肯派汽车送叶熙春，我只得要求彬然他们在前门饭店等，先用我们的汽车把叶熙春接到我家里。叶熙春给妻及月涓都诊了脉，开了方，就由原车送他回前门饭店，接彬然等回来。送叶熙春景泰蓝烟匣一套。阿庄来，说阿平患重感冒，在北大医院挂急诊看病。下午，忽下雪，但仅十余分钟即止，天就放晴了。刘大杰来。阿龙到同仁堂去配了药，晚饭后，才同月涓和京奕一道回去。京其照例留宿。

二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午饭后，即在人大休息，此出于彬然之主张，据说是为了给国家节省汽油云。下午，继续参加小组讨论。

三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中午，赴政协洗澡。三时四十分，又赴人大，

继续参加小组讨论。今晚七时三十分，工人体育馆举行体操、乒乓球优秀运动员表演，我想去看，而彬然不去，只好跟他一道回来，真真倒霉。

四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中午，赴政协理发。午后三时，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阿庄同阿平来，阿平吃了早夜饭就回学校，等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五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中午，应黄润之之邀，赴四川饭店吃饭。同席除主人黄润之、王艮仲外，有沈□□、张阆声、邵裴之、郑晓沧、陆维钊、张知辛、秦怡、□□□、江希明、□□□。下午，小组讨论请假不参加，就乘公共汽车回来了。今天上午十时许，柳太太偕其妹及女儿来，我不在家，她们坐一回就走了。云裳来，阿庄来。

六日　晴

上午赴人大，参加小组讨论。午后，与邵循正在政协下围棋，我连胜两盘。下午，在人大参加小组讨论。中华书局的汽车不来接我，我搭了刘仁术的车子回来。

七日　晴

上下午均在人大参加小组讨论，我发了言。京其来，留宿。

八日　星期　晴

上午偕妻和阿庄到前门饭店请叶熙春看病，乘便看了周谷城。下午在家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会后要收回的，不得不把它抄下来，全文约五万字，这几天来一有空就抄，到今天晚上居然抄完了。

九日　晴

马连良、俞振飞演戏

上午，云裳来。京其回去。嵇文甫来，就坐了嵇文甫的车子到民族饭店，看张阆声、邵裴子、郑晓沧和王国松，他们都出去了。又看了刘大杰、魏金枝、罗荚及俞振飞。即在民族饭店午餐，遇林汉达，坚邀到他家去休息，在林家坐了一小时左右，回家休息。晚饭后，赴政协，参加文艺界联欢晚会，周总理伉俪也来了，周跟我闲谈，他还以为我是从杭州来的。今晚节目甚多，而且都精彩，最后马连良、俞振飞演出了京戏《打侄上坟》，回家已近十二点钟了。伯宁来，我没见到他。

十日　晴

上午，赴怀仁堂出席政协大会讨论。中午在人大午餐，赴政协休息。下午，又赴怀仁堂，出席政协大会讨论。晚饭在民族饭店吃。晚饭后，又在民族饭店十一层楼喝茅台酒。看了阆声和邵裴子。伯宁明天要回碛石去，因为他的父亲病危。

十一日　晴

连日开会劳累，上午褥食，十一时才起床。下午，政协大会讨论也不去出席。五时半，偕阿庄赴民族饭店，即在民族饭店晚餐。看沈尹默，谈一小时，我与他还是第一次见面呢。又看阆声，他已经喝过酒了，我就同阿庄上十楼去喝了三杯茅台酒。

十二日　晴

上午，政协不开会，休息。下午，赴怀仁堂，出席政协大会。夜饭在政协吃，饭后饮汾酒三杯，遇胡愈之，约明晚在政协第五会议室吃饭，主要客人是沈雁民。

十三日　晴

上下午均出席政协大会。下午，溥仪发言，博得热烈鼓掌。晚餐在政协吃，胡愈之请客，有沈雁民、丰子恺、陈叔通、王绍鏊及愈之夫人沈兹九等。

溥仪博得热烈鼓掌

十四日　晴

上午，政协继续大会讨论，我缺席。十一时赴政协，即在政协吃午饭。饭后洗澡修脚。又下了两盘棋，跟赵斐云聊天。晚饭亦在政协吃，饭后赴民族饭店，阆声请我喝茅台酒。又看了沈尹默和丰子恺。子恺昨晚跟我谈起钱稻孙，说他处境极不好，我建议由子恺、尹默、阆声等联名写信给周恩来主席，请予以适当之照顾，尹默等均同意，子恺请我起草一信稿。

十五日　星期　晴

阿平来。三月中旬种的蓖麻子，至今尚未发芽，阿平翻开来一看，原来下的种子都烂光了，重新又下了种。下午，赴怀仁堂参加全体摄影。四时许，摄影毕，即回家。李锡曾于十三日午夜逝世，特去电吊唁。

十六日　晴

上午在家休息。北大□□□来。下午三时，赴人民大会堂，列席人大。今日会议程序为：一、陈毅副总理发言，二、周恩来总理讲话，三、通过各项决议。大会即于今日闭幕。晚饭在人大吃。

十七日　晴

上午，政协继续大会发言，发言者胡先骕、陈毅。下午，政协分组讨论。昨日周总理讲话中讲到今后应就大市镇及人口稠密之乡村宣传节育，今天小组会中有多人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十八日　晴

上午十时，赴民族饭店看张阆声等，即在民族饭店午餐。又赴政协，跟人家下围棋。下午三时，赴人大，参加小组会，组长傅鹰报告上午列席政协常委会，常委会否定了两件提案。两件提案都是章乃器提的，一件攻击黄炎培，一件攻击千家驹、孙晓村、吴大琨，就性质而论，实不成其为提案也。四时，参加政协全体会

议。今日通过各项提案后，周恩来主席作两小时之讲话，即宣告闭幕。晚饭在人大吃，饭后赴民族饭店看丰子恺，约他上十楼去饮酒，我喝了三杯大曲，他喝了一瓶啤酒。他告诉我，关于钱稻孙的事情，他跟愈之谈过，愈之认为不必写信给周恩来主席，可以写给齐燕铭。我说，那就不必写信，由我向齐燕铭口头说一说就是了。

十九日　晴

上午十时，乘公共汽车赴前门，又雇三轮赴李铁拐胡同新雅餐厅，应陈劭先之邀也。同席除主人陈劭先夫妇及其小儿子外，有李重毅夫妇、吕方子夫妇、盛此君母子及彬然。新雅皆江西菜，有狗肉，甚佳。归来又赴政协买了两斤果酱。阿庄、云裳来。

二十日　晴

在家备课。

二十一日　晴

在家备课。阿新来。陈乃乾来。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在家备课。下午，阿庄偕阿新来。

二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北大上课，看了向觉明，陈振同去听讲。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政协理发。孙雨农自南昌来信。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同阿庄到政协去洗澡。洗澡毕，跟人家下了一盘棋，还喝了一瓶啤酒。王星贤来。子恺来信。阿龙来。

二十六日　晴

上下午均在家校《后汉书》。孟默闻来。致盛此君、杨一波函。

二十七日　晴

在家校《后汉书》。

二十八日　晴

上午，云裳、阿庄来。整日校《后汉书》。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今天各机关照常工作。整天校《后汉书》。

三十日　晴

上午，阿庄来。今天伯宁出差回来。整日校《后汉书》。

一九六二年五月

一日　晴

白天未出门。伯宁、阿龙来。晚上，同京其赴天安门，登东四台看焰火。妻受感冒，兼消化不良，体温增高。

二日

昨晚到今天下了一场透雨。上午，阿龙来。下午，吴甲丰、顾友宇先后来，留他们吃了夜饭去。妻病，未起床。

三日　晴

整日校《后汉书》，上午，黄纺眠来。阿庄来。妻病，未起床。

四日　晴

整天校《后汉书》，妻病稍愈，仍未起床。章伯钧送来书款一百七十元。陈乃乾来。

五日　晴

妻热早已退净，但四肢无力，未起床。上午，备课。下午，赴政协洗澡修脚。殷大娘的父亲自乡间来，准备玩几天。

六日　星期　晴

整天备课。妻病渐愈，但乏力，不能久坐。

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到北大讲课。

八日　晴

整日校《后汉书》。

九日　晴

整日校《后汉书》。妻勉强起床。晚徐衡之大夫来，为妻诊脉，开方而去。

十日　晴

整天校《后汉书》，妻服中药。过旭初来信。

十一日　晴

整天校《后汉书》。妻服中药。

十二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一时，赴赵登禹路政协理发。三时，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民盟学习小组联组座谈会。云裳来。京其下午来，留宿。

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丁裕长来，送我一幅马一浮写的字，阿龙来，垦了一块地，补种粟米、黄豆。

十四日　晴

校《后汉书》。

十五日　晴

校《后汉书》，发出校样一批，二百多页。

十六日　晴

补写《史记讲读纲要》稿。沈叔羊来信。

十七日　晴

写《史记讲读纲要》。复沈叔羊信。

十八日　晴

写《史记讲读纲要》。

十九日　晴

上午备课。下午，赴民盟总部学习，改入第二组，史良任组长，她提议下星期三在她家里开会。

二十日　星期　晴

上午一早补种了玉米，九时，赴南河沿政协俱乐部，听过旭初、过惕生讲围棋布局，同张劲夫下了一局，余大败。赵琪也来看。云裳偕其婿赵锡龄来，赵给我们翻了几小块地，准备种扁豆，他们都吃了中饭才去。京其来了。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备课。下午一时三刻，赴北大授课。

二十二日　晴

整天写《史记讲读纲要》。阿庄上午来，吃了夜饭才去。她为张亿复事大懊丧，余好言劝之。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十七日　晴

半年多不写日记了。没有旁的原因，就是懒。下午二时，赴北大授课，此为本学期最后一课矣。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三年级四班，学生二十九人：徐停云（女）、马蓉（女）、栾贵明，许树安、关立勋、刘尚荣、冯惠民、邬玉堂、韩锡铎、陈宏

天、高文超、吴永坤、孙适中、楼志伟、吕永泽、张柏君、韩林德、严绍璗、包遵信、沈锡麟、张厚惠、关步勋、崔泊儿（女）、钟文、黄先义、白舒荣（女）、魏连科、梁运华、孟庆锡。云裳、阿庄来，为另找大娘事。

十八日　晴

上午九时才起床，因身不大舒服也。下午二时，赴府后街真如镜看云裳，告以贾大娘愿意改过，继续干下去，不必另找大娘矣。想去看王伯祥，打电话，他不在家，我就回来了。四时半陈震偕同□□□来。复薛大生函，寄杭州艮山门石弄口二十三号薛宝生转。复孙雨农函。

十九日　晴

连日消化不良，甚感疲倦，十时才起床。下午民盟学习，请假。开始复校《续汉志》。□□□来，不见已十余年矣。

二十日　晴

上午，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锡琛。下午，修改《沈衡山年谱》。打电话给王健，叫他派人来取，电话由冯亦代接。杭州张同泰药店来信。

二十一日　晴

整天校《续汉志》。京其来，过夜。

二十二日　晴

京其上午回去。整天校《续汉志》。阿龙自大连来信。致孙雨农函。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偕沈玉成赴历史博物馆看鄂伦春族展览馆布置，□□□副馆长殷勤接待。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看围棋，与一十岁小孩子姓聂的，对下一局，胜二十多子。这个小孩子极聪明，下棋有天才，再过一年半载，怕他要让我两子了。即在俱乐部午餐。下午二时，参加民盟学习小组联组座谈，先后发言者有曹孚、费孝通、陇景仁、刘崇□等。吃了夜饭才回来。吴甲丰来，送来裱件二。

靳力展卫平

二十四日　阴

上午，叶笃义来。下午，交出《后汉书》校样一批。王健派人来取去《沈衡老年谱》初稿。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向民盟中央全会报到。赴文化部出席座谈会，夏衍作主要发言。下午，阿庄来。朱耀庭来信。

二十六日　晴

上午，看试卷，下午赴政协理发洗澡。

二十七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列席民盟中央全会预备会议。下午，小组学习讨论。晚回家，忽见柳太太郑佩宜讣告。

二十八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赴护国寺棉花胡同，约同伯宁、阿庄同赴嘉兴寺吊柳夫人，送花圈。下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学习讨论。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学习讨论。中午在三楼开房间午睡。下午，继续讨论。民盟每天派车接送也。

三十日　星期　晴

上下午均在和平宾馆参加学习讨论。朱赞卿寄来贺年片。

三十一日　晴

今日民盟全会小组讨论停止。上午，整理书架，至晚九时才毕事。

深柳读书堂日记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一九六三年一月

一日　晴

上午，莫志恒来。庄、龙全家都来。下午推牌九消遣，余作庄，他们都下重注，余大负，结果一笑散场。临睡读《陶渊明集》，集句成联："地为罕人远，时还读我书."

二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午饭后开房间休息，案头有信笺信封，就写了一封信给许志行，下午继续小组讨论。

三日　晴

上午在家看试卷。下午赴和平宾馆，参加联组讨论，吴晗、陈望道、刘思慕相继发言。

四日　晴

上午，在家看试卷。下午，赴和平宾馆，参加联组讨论，发言者项叔、贺麟、蒋荫恩、张国藩。

五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午饭后在六一二号房间休息，洗了个澡。下午联组讨论，陈翰发言历三小时，极精彩。莫志恒来信，对我写的开明旧事，提出意见。

六日　星期　晴

京其昨晚来，今天上午回去。看北大试卷毕，写信给向仍旦，请他来取。胡锡年自陕西师大来信。看金灿然，告诉他在会上碰到武伯伦，据说有张绪的《姓氏五书》中的三种未刻稿，请他派人直接跟武伯伦接洽。

七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午后，理发，并在六一二号房间休息。致许志行函今天才发出。下午二时半，联组讨论。发言者王越、费孝通、朱绍熙。

八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联组讨论，胡愈之一人发言历三小时，精彩之至。晚上看电影《停战以后》，归家已近十时矣。韩蕴晚上来，余不在家，候至七时始去。赵琦送来《项羽》稿费一百二十元（前已预支二百元）。

胡愈之发言精彩之至

九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今日起，从国际问题转入国内问题，余作历时十五分钟之发言。午饭后，仍在六一二号房间休息。下午继续小组讨论。阿庄来。

十日　晴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午饭后，仍在六一二号房间休息，洗了个澡。下午继续小组讨论。明天准备请假休息，已对召集人说过。晚上九点半忽接民盟秘书处电话，说明天下午有重要报告，则请假不成矣。向仍旦来信，说星期天来看我。

十一日　晴

妻咳嗽大作，早起为开一药方，“三子养亲汤”加减。八时五十分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中间曾退席赴王府井永仁堂为妻买药，午饭后去取。仍在六一二号房间午睡。下午二时半，坐大车赴人民大会堂，听彭真作国际形势和思想改造报告，三时半讲起，七时半讲毕。回和平宾馆晚餐。归家已九点半矣。盛此君来信。中华送来《项羽》十册。

十二日　晴

今天请假休息，赴〔起〕床已十二时矣。昨晚当面通知民盟管调拨车辆事务的老何，请他明天不必派车来接，但今晨九时许，他又派车来接，浪费了汽油。阿庄来、京其来。

十三日　星期　晴

京其上午回去。阿庄、伯宁上午就来了。阿龙、月涓下午来。向仍旦来信约定今天来取试卷，而竟不来，怪哉！

十四日　晴

大前天在人民大会堂听报告，未脱大衣，出来坐大车，等人齐了才开，一暖一冷，回家已经觉得不大舒服，前昨两天倒还好，今天就不成了，流鼻涕，咳嗽，但未发烧耳。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午饭后，仍在六一二号房间休息，洗了个澡。二时十分，赴医务室看病，医生给了我羚翘解毒丸及止嗽药片。下午继续小组讨论，五时结束。五时半，集体乘大车赴北京饭店，出席统战部招待宴会，与潘光旦、叶笃义、费孝通、费振东、浦熙修、张曼云等同桌。回家已近十时。吞了两颗羚翘解毒丸睡觉。阿庄来。

十五日　晴

昨晚服羚翘解毒丸后出了一身汗，但病仍不解，咳嗽加剧。八时半，民盟有车来接，仍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至十时半，渐觉不支，急赴医务所求诊，体温高达三十八度八，医生嘱即睡觉休息，遂在六一二号房间休息，服羚翘解毒丸、

合霉素片及止咳水。叶笃义、黄药眠上六楼来看我。服务员为我弄来病号饭一份。至下午三时，体温稍退，请民盟派车送我回家。晚上又服了两颗羚翘解毒丸，阿庄来。月涓同京其来。王燕棠来信，当即复之。

十六日　晴

昨晚又出了一身大汗，至今晨体温已正常，咳嗽亦稍止。下午起床，赴中华服务部，代史良等买《历史小丛书》，又买《项羽》二十册，分送给本组同志。送周振甫《项羽》一本、《开明旧事》油印本一份。又寄许志行《项羽》一本、《开明旧事》一份，晚七时，向仍旦来取试卷，并送来钱，所谓兼课费一百二十五元。薛大生来信。阿庄上午来，京奕下午来，京其已进医院割扁桃腺。

十七日　晴

上午八时半，民盟派车来接赴和平宾馆，列席大会，沈衡老致书面开幕词，沈老住北京医院由秘书长宣读。杨明轩作工作报告，史良作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报告。赴医务室量体温，正常。量血压，低八十，高一百卅，亦正常。由协和医院派来之女医师汪正清和蔼可亲。午饭后，在五一四号房间休息。下午小组讨论。晚有电影，不看，同陈翰伯一道坐车回来。买梨子三斤，橘子一斤。送金竹槐、曾伟强《项羽》各一册。

十八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赴和平宾馆，参加小组讨论，余发言甚激动。中午在五一四号房间休息，洗了澡。下午大会发言，发言人有丁履德、廖世承、寸树声、华罗庚、陈先舟等，以华罗庚为最有内容。寸树声之姓甚奇，潘光旦谓即爨字之简写是也。晚七时半，参加座谈会，听新从古巴归来的秦牧谈古巴问题。买广柑、潮柑各二斤。送苏资琮《项羽》一本。周振甫来信。

华罗庚发言最有内容

十九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中午，理发。下午，大会发言，发言者周世钊、冯素陶、原政庭、梁思成，以梁思成为最有内容。许志行来信。

梁思成发言最有内容

二十日　星期　晴

民盟三届中央三次全会今日上午闭幕。派来接我的汽车十点半才到，到得和平宾馆，闭幕仪式已经完毕了。今日天气特别冷，在和平宾馆的院子里照相，冷不可耐。中午会餐，跟苏资琮干了杯。下午二时回家，阿平来，送来顾友宇从上海带来的粽子、豆沙团子。开了一坛绍酒，甚佳，致吴欣木信。

二十一日　晴

今天想校《续汉书·郡国志》，但还定不下心来，同时感冒也没有全好。京其下午出医院，由他妈陪同来，京奕也来。

二十二日　晴

上午校《续汉书·郡国志》，毕一卷。午睡至下午三时许，王春来，谈约半小时，谈到了丁晓先。张世富通知我，明天上午座谈，请彬然和我谈此次参加民主党派学习后种种体会和情况。

二十三日　晴

上午九时，出席中华召集之座谈会。座谈会由金灿然主持，应邀出席者都是比较年龄大一点的。彬然先谈，我作补充，谈得很好。下午，校《续汉书·郡国志》。

二十四日　晴

今日为壬寅除夕，中午，中华聚餐，商务亦聚餐，在餐厅遇见俞寰老，餐毕邀他到家里小坐清谈。寰老已八十三岁矣，而精神健旺，可称难得。下午，阿庄、阿龙都全家来，顾友宇也来，一道吃年夜饭，热闹之至。晚九时许，阿庄他们都准备回去了，而妻忽又嗳气频频，老毛病发作矣。吕一方来信。

二十五日　晴

今日为癸卯元旦，妻睡一晚，肝气已平，欣慰之至，上午，看了傅彬然、张北辰和赵守俨等。十时，参加中华书局团拜。邀赵畸来家，下了一盘棋。邀吴翊如、金竹槐吃午饭。下午，韩蕴及其爱人何鹏来。周振甫来。阿庄来。下午三时文化部团拜，我因家中有客，不去。晚上人民大会堂有联欢晚会，我也不去，把票子送给阿新、阿平了。

二十六日　晴

上午，龙、涓带了京奕来。中午，邀俞筱尧喝绍酒，阿龙吃了午饭就回去了。下午，沈同衡挈其第六女来；陈驰来，跟他下了一局棋；陆建秋来；王伯翁的女儿、儿子、儿媳妇、孙子、外孙和外孙女都来了，挤满了一屋子人。阿庄全家来，吃了夜饭去，人民大会堂有联欢晚会，我不去，把票子交给月涓，由她带了京奕、京其去，今晚京其就回家睡了。今天《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六代大会上的发言和致词的摘录，预料明天又有大文章可看了。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晨六时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果然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又收听了一次。下午，吴甲丰夫妇来，留他们吃夜饭。陈尚久来。中华《辞海》编辑所、硖石毛宝珏、吴欣木来信。

二十八日

上午有小雪，不久即止。下午，贾祖璋来。陈此生夫妇来，送来蛤蚧酒两瓶。

二十九日　晴

上午，修改《康有为》稿。下午，由阿平、京奕、京其陪同参观厂甸。想乘便去看俞寰澄，而忘其住址，向荣宝斋打电话问王伯祥，伯祥说只知道他住在炭儿胡同，却不知道门牌几号。我们就到炭儿胡〔同〕，向派出所打听，居然打听到了，是二十八号。在俞家小坐片刻，再到厂甸，买了桂圆、龙虾片等。又买了一只风筝、一只风车。今日大风，奇寒，两手冻得发木，小风车带到家里，才发见那风轮早已丢失了。

三十日　晴

上午，修改《康有为》稿。毕，写信给吕一方，请她有便来取。中午，睡午觉至二时许，张四小姐（阆声第四女）偕其爱人孙叔彭来，送来二锅头烧酒一瓶，谈约一小时始去。校《续汉书·郡国志》。李乾孙来信。

三十一日　晴

上午校《续汉书·郡国志》毕。下午，与萧项平、赵守俨谈工作计划。

一九六三年二月

一日　晴

整日校《续汉书·百官志》。

二日　晴

上午，吕一方来电话，云事忙不能来取稿，即交中华书局送去。整日校《续汉书·百官志》。

三日　星期　晴

上午，校《续汉书·百官志》。下午二时，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听昆曲，应俞平伯之邀也。彩排《游园》、《琴挑》，甚佳。上午，冯亦代偕同孙玄常来。

冯亦代、孙玄常来访

四日　晴

校《续汉书·礼仪志》。阿庄偕其子女来，吃了午饭、夜饭才去。阿平把我们的沙发修好了。

五日　晴

校《续汉书·礼仪志》。下午，陈乃乾来。吕一方来信，说《康有为》稿已经收到了。

六日　晴

校《续汉书·礼仪志》毕。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我们第二组又添了贺麟、金岳霖、余冠英等四五人。薛大生自杭州来信。

七日　晴

上午八时半，偕彬然赴江西餐厅，应陈劭先之邀也。即在江西餐厅午宴，菜甚丰，有狗肉。陈劭先邀我们谈文化供应社事，应邀来者有胡愈之、陈此生、邵荃麟、杨承芳、黄洪年、赵晓恩、林涧青。回来的时候，跟彬然一同到人民医院看徐大夫，没有碰到。回家已下午三时矣。在东单买月季花一盆。

八日　晴

上午，将《续〔汉书〕·礼仪志》复看一过，即交宋茂华。下午二时，带了京颀到政协去洗澡，遇孙师毅，谈三厅故事。即在政协晚餐。七时一刻，赴人民大会堂，应文化部召集之元宵节联欢晚会，见到很多熟人，其中有吴世昌。在政协晚餐时，见到李立三，就跟他打招呼，谈起几年前在杭州下围棋的事情，他说都忘了，此李立三之所以为李立三也，可笑可笑。

李立三之所以为李立三也



宋云彬与吴世昌在一起（左一为吴世昌）

九日　晴

开始三校《后汉书》，校《光武纪》上，毕。张云川来信。晚，吴翊如、沈玉成来。彬然转来陈功懋写的《西山会议派的沈定一》。睡在床上看了一遍。陈功懋不知何人。他对沈定一叛党事绝不提及。对沈定一的批判，其辞若有所贬，其实乃赞扬之，但彬然似乎没有能够看出来。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校《后汉书·光武纪》下。写信给任心叔、李乾孙、胡锡年。寄给朱宇苍《项羽》一本。京奕来。下午，阿庄、伯宁、月涓来，都吃了夜饭才去。京其由乃母带回家了。

十一日　晴

校《后汉书·光武纪》下。下午，阿庄来，云云裳患冠状动脉输血不足症，已决定入医院动手术。毛刘云来，带来硖石寄来的年糕两块，留他吃夜饭。阿龙来吃夜饭。

十二日　晴

消化不良，昨宵做了许多恶梦，睡至十一时半始起床。丰子恺来信。下午校《光武纪》下讫。复子恺信。给毛宝珏信。

十三日　晴

上午，代张云川向中华买到《聊斋志异》一部，即写信给张，要他自己来取。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在王健那里看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出版之《浙江潮》第二期，载有我写的杂文两篇：《公娼与公妻》、《曾琦的妙论》；又七月十三日第七期，载有我写的杂文一篇：《班禅喇嘛等》。《浙江潮》乃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刊物，浙江省党部在头发巷十五号。事隔三十多年，我还清楚记得，当时宣中华曾对我说，丁济美极反对我写的杂文。中华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成仁，丁济美则堕落成为国民党反动派。今天上午与彬然谈半小时。

十四日　晴

今日起，仍赴局办公，校《后汉书·明帝纪》。

十五日　晴

校《后汉书·明帝纪》讫。下午，张云川来。开始译注《汉书·高帝纪》。

十六日　阴，有小雪

上午，再把《后汉〔书〕》第三卷校样看了一遍。下午，写校勘记。京其照例来过夜。

十七日　星期　晴

阿庄、伯宁及其子女，上午就来了。京奕也来了。下午，阿龙也来了。京其这

个孩子今天又发了脾气。

十八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校毕第四卷。

十九日　晴

校《后汉书》第四卷毕。下午，陈劭先来，我在办公室，他就到彬然家去了，在彬然家里跟他谈了一个多钟头。北大同学黄先义来信。

二十日　晴

校《后汉书》第五卷。中午，黄波拉来，请她吃了一碗面。下午二时半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阿庄来。张阆声来信。

二十一日　晴

校《后汉书》第五卷毕。下午，中华书局同人集体读报，我不参加，在家工作。朱宇苍来信。

二十二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六卷。下午，在家工作。阿庄来。黄洪年来信，谈以前桂林建设印刷厂的一些情况。徐调孚送来吴检斋杂文若干篇，是齐燕铭请我校阅的。

二十三日　晴

《后汉书》第六卷校毕，开始校第七卷，整天在家工作。傍晚，京其来了。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张阆声，一封给杨东莼。京奕上午来，月涓下午来，他们吃了夜饭，就同京颀一道回去了。

二十五日　晴

校《后汉书》第七卷。阿庄来。

二十六日　晴

《后汉书》第七卷校毕，续校第八卷。朱赞卿自宁波、任心叔自杭州来信。写信给徐衡之，约他来喝绍兴酒。

二十七日　晴

昨宵十二时，起来开收音机，听广播今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广播历一小时半，至今晨一时三十分钟始结束。贾大娘梦中醒来，听见收音机未关，而房间内未开电灯，大为诧异，以为我们中了煤毒了，又不敢进来问，竟异想天开，敲开三号俞筱尧的门来报讯，筱尧披衣起床，在我们卧室窗外窥探，见我开了小台灯，坐在床上听广播，他就告诉贾大娘："没有什么事，你回去睡觉好了。"校《后汉书》第八卷毕，开始校第九卷。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二十八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八、九两卷毕，开始校第九〔十〕卷。下午二时，赴政协洗澡修脚。

一九六三年三月

一日　晴

校《后汉书》第十卷上。下午，赴政协听吴世昌讲《红楼梦》，吃了夜饭回来。任心叔寄示其所撰《孔子故宋探微》一文。

二日　晴

《后汉书》卷十上校毕，续校卷十下。下午，赴政协听陈翰伯作报告，题为《谈谈现代修正主义》。阿庄来，京其来宿。

三日　星期　晴

《后汉书》卷十下校毕。今天阿庄、阿龙都全家来。顾友宇亦来帮我们垦了地。友宇吃了中饭回去。阿庄、阿龙他们都吃了夜饭去。复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组信。

四日　晴

整理《后汉书》校勘记。《广西日报》社来信征文，盛此君来信，托买《张南通日记》。

五日　晴

上午，赴猪市大街冶金部礼堂听宦乡作报告，题为《资本主义世界》。报告历时甚长，余不待报告毕，即离场，乘车回家。下午，校《后汉书》第十一卷。

六日　晴

校《后汉书》第十一卷毕。下午一时十分，乘车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先到翠苑胡同看了于孝侯，他刚从天津开会回来。晚上在四川饭店聚餐，买了生汤圆回来，一斤粮票可买四十个，我买了二十个。打电话给陈此生，告以中华书局未出版《张南通日记》。

七日　阴

标点本《史记》又将再版，先由宋茂华就全书检查一过，凡应改之处，皆一一标明，我又复看了一遍，《高祖本纪》分段有错误处，重排两页。下午，阿庄来。校《后汉书》第十二卷毕。此卷影印绍兴本原缺，取它本补，故讹俗字特多。傍晚，韩蕴来，请她吃了一碗面。这个干女儿很聪敏，思想进步，早已入党，余甚爱之。

八日

昨晚十二时为闹钟唤醒，即起开收音机，听广播今天《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宣言》全文，历时五十分。这篇社论，对赫鲁晓夫的谬论严加呵斥，听了痛快之至。校《后汉书》第十三卷。今日下小雪。

九日　晴

校《后汉书》第十三卷毕。阿庄来。下午二时半，赴政协礼堂二楼，与叶笃义、张毕来讨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第三大段，准备下星期三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陆宗达和杨一波也参加了讨论。向服务〔部〕买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二两集。即在政协餐厅晚餐。六时返家，甲丰在客堂里等我，报告我〔吴〕欣木已于本月三日患脑溢血逝世。京其来过夜。

孙功炎自山西来信

十日　星期　晴

身体觉得不大舒适，睡了一个上午。京其身体也不好，呕吐，不想吃东西。妻也好像快要病倒了。看《舞台生活四十年》大有兴趣。孙功炎自山西来信。

十一日　晴

身体还是不大舒适，决定休息，不做什么工作，上午还是不起床。京其病倒好了，一清早就上学去了。阿庄来。张阆声来信，他提出陶诗“且共欢此饮”亦可对“时还读我书”。这很好，跟我的生活情况符合，决定请他写一副小对联。我们和阿庄两家合汇二十元给欣木夫人，作为赙仪。《广西日报》来挂号信索稿。

十二日　晴

还是休息，不上班，但为整〔准〕备明天学习会发言稿，反而很紧张。上午，王先义（北大学生）来。连日看梅兰芳述、许姬传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颇感兴趣。其中述及一九五〇年秋间我在《新民报》上写的一篇短文，指出《还魂记·惊梦》《迤逗的彩云偏》之“迤”字应作“拖音”，迤逗双声联绵字，梅氏特驰函俞振飞，请他们研究后作出决定。按：迤逗之“迤”唱“移”音，始自吴瞿庵，俞粟庐等盲从之。彼等以吴氏为昆曲专家，深通音韵，实则吴氏音韵学根底极浅，彼等不知也。彬然交来关于回忆文化供应社一文的提纲。

十三日　晴

上午休息。下午一时，赴东单花店买花，无中意者；又至隆福寺，买了西番莲、晚香玉等。二时半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我作主要发言，谈了一个钟头。阿庄买了兰花来，其实已过时，种不活了。

十四日　晴

照常赴书局工作。妻患头昏目眩，无适当医生，只能嘱其静养而已。孙健华（阆声之外孙女）来信。校《后汉书》第十四卷毕。

十五日　晴

妻仍患头昏。阿庄来。校《后汉书》第十五卷毕。

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十六卷。阿庄来。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常委会扩大座谈会，听周新民传达周总理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新民一口安徽土话，听来殊不了了也。毛刘云来信。京颀来过夜。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全家来。阿龙来。阿龙因为请朋友吃晚饭，吃了午饭，就带了京其回家了。阿平给我们垦了地。复孙健华信。

十八日　晴

上午，接阿庄电话，说伯宁昨晚乘三十八路公共汽车，把一包书稿遗失在车中了。校《后汉书》第十六卷。许志行来信。吴欣木夫人来信。

十九日　晴

校《后汉书》第十六卷毕，开始校第十七卷。张阆声来信。

二十日　晴

校《后汉书》第十七卷毕。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偕妻及阿庄赴政协理发洗澡，即在政协俱乐部吃中饭。回来觉得疲倦，睡了两个钟头。阿庄吃了夜饭才回去。

二十二日　晴

今日大娘进城去，阿庄上午就来。校《后汉书》第十八卷。

二十三日　晴

校《后汉书》第十八卷毕，开始校第十九卷。晚上，在二号开选举会，妻为召集人，实际则由俞筱尧主持也。京颀来过夜。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赴龙福寺买了一盆令箭荷花，顺道到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圣陶大为高兴，即电话王伯祥，请他来一道吃中饭，我喝了三杯白兰地，回家已经三点钟了。阿龙、月涓带了京奕来。阿龙买来春兰一盆，甚佳。夜饭特别提早吃，五点三刻差不多要吃好了，而徐衡之大夫匆匆赶到，幸而还剩有绍酒，他倒也喝得很高兴。阿龙他们先回去，徐大夫到九点半才回去。《广西日报》又寄来参考资料。

二十五日　晴

上午七时，伯宁哭丧着脸来，诉说昨天阿庄又骂了新阶，新阶不吃夜饭就回校里去了。下午，阿庄同韩蕴来。韩蕴先回去，妻留阿庄吃夜饭，开导了她一番。何

〔吴〕世昌送来一本他自己的诗词集。校《后汉书》第十九卷毕。

二十六日　阴晴

校《后汉书》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卷。虽有感冒，而校书倒甚顺利。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校完《后汉书》第二十三卷。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二十四卷毕。下午，偕同阿庄赴费孝通家，掘了几株玫瑰花、一枝紫丁香回来。晚上又校《后汉书》第二十五卷。

二十九日　晴

看雷锋展览会

整日校《后汉书》，校毕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孙玄常自山西来信。傍晚，张曼云来，留她吃了夜饭，同到军事博物馆看雷峰〔锋〕展览会。

三十日　晴

校《后汉书》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卷毕。晚上，偕同丁树奇、沈玉成赴长安大戏院看俞振飞、言慧珠演昆剧《游园·惊梦》。今天京颀不来。香港《大公报》来信。

三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赴遂安伯胡同看章锡琛。又去看了陈乃乾。伯宁、阿庄带了阿平来。伯宁和阿庄给我们垦了地，还拆了炉子。下午，有小雨。复《广西日报》社信。

一九六三年四月

一日　晴

连日在家工作，今天又搬到局里去了。校《后汉书》〔第〕二十九、三十两卷毕。

二日　晴

校《后汉书》第三十一、三十二两卷。下午，阿庄来邀其母赴她家，今夜看电视，明天才回来。妻久未出门，今天居然高高兴兴地跟阿庄去了。虽然气象台报告有冷空气南下，她们走的时候已有四五级大风，但她们不管，居然去了。

三日　阴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三十二卷。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民盟小组通知定星期五集体游大觉寺。记得当年政协组织游戒坛寺，我已登记，临行前一天忽发高热，不能去，至今引为憾事。我想，这次游大觉寺一定游成了，不料回家来忽觉体

有不适，发冷，遍体酸楚，饮酒半杯，喝粥半碗，即睡，至午夜量体温，已升至摄氏三十八度矣。妻于今天上午返家。

四日　阴晴

上午量体温、摄氏三十七度。买羚翘解毒丸四颗，分两次服。下午，又请中华医务所张大夫来看病，他给我吃了 APC。今天一天没有起床。

五日　阴

早上量体温，摄氏三十七度，已正常矣。急起床，盥洗后，乘公共汽车、电车赴太平胡同民盟总部，集体坐大车出发，十一时许到大觉寺，回至颐和园午餐。菜甚佳，余未敢多吃，酒也不敢喝，只喝了两杯啤酒。下午四时半回家，途中遇小雨。

六日　阴晴

照常赴书局工作，校《后汉书》〔第〕三十三、三十四两卷。小病后身子反觉爽朗，亦一奇也。阿庄偕阿新来。

七日　星期　阴，气温下降

阿庄全家来，月涓挈其儿女来，都玩了一天才去，只有阿龙不来，据说又跟月涓闹气了。

八日　阴晴

校《后汉书》〔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卷。下午，妻因感冒发高热，嘱其静卧，不服药，因为她体太弱，不敢给她吃发汗退热之猛剂也。今天起，晚上准备做一点工作，注释《汉书·高帝纪》，而妻又病矣，精神如何集中得起来！

九日　晴

妻早上量体温，三十七度二，接近正常矣。下午，请张大夫来看病，给她吃了西药撒烈痛片，我劝她少吃药，宜以静养为主。校《后汉书》〔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晚上，注释《汉书·高帝纪》。朱赞卿自宁波来信。

十日　晴

今日气温回升至二十五度。上午，校《后汉书》〔第〕三十九卷毕。妻体温正常，惟疲惫不能起床。阿庄来。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浦熙修对我说，政协编辑之文史资料第三十五期中载有我跟丰子恺合写的《弘一法师》一文，中华书局某副总编辑主张抽去，而政协编委会不同意，僵持至今，故迟迟不出版。据她说，中华还向政协调阅我以前为文史资料写《开明旧事》的原稿。用意何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姑且在这里记一笔帐，将来有机会，我要向金灿然提出严厉责问。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四十卷，下午校毕。云裳今日出医院，来我家休养，下

午五时阿庄同她一道雇了出租汽车来。

十二日　阴，有小雨

校《后汉书》第四十一卷。下午，张惠衣之女茂能来。京颀来。

十三日　阴晴

校《后汉书》第四十二卷。下午，赴政协理发洗澡，刚换好衣服要出门，妻忽吐几口鲜血，扫兴之至，幸而理发洗澡回来，妻说没有再吐，那就放心了。

十四日　星期　阴晴

今天阿龙全家来，都吃了晚饭才回去。

十五日　晴

校《后汉书》〔第〕四十三、四十四卷毕。

十六日　晴

校《后汉书》第四十五卷毕。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送回《康有为》原稿，提出不少意见，要求修改。阿庄来。千家驹来信，说他家新生的小猫已能独立生活，要我去取。晚上，注释《汉书·高帝纪》。

十七日　晴

校《后汉书》第四十六卷毕。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十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四十七卷。下午，赴政协听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作关于中东形势的报告，即在政协晚餐。阿庄来。晚上，注《汉书·高帝纪》。复三联书店信。

十九日　阴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四十七卷毕。伯宁来电话，说明天决定一道游潭柘寺下午，校《后汉书》第四十八卷。晚上，注《汉书·高帝纪》。

二十日　阴

上午七时，伯宁、阿庄就来了。八时十分参加中华集体春游，坐大客车赴潭柘寺，回来游戒坛寺，又到了卢沟桥，一共照了十张相，可惜天气不好，胶卷又过了期，怕拍不好呢。晚八时半，林仲易介绍章振乾来看我，说他有个同学黄子孟，著有《周易今释》、《系辞传论》、《读易随笔》、《孙子兵法论略》、《孙子兵法今译》，要我介绍给中华书局出版。我请他先把稿本寄来，请中华审查。章振乾亦民盟盟员，黄子孟是他在中学时候的老师。振乾，福建人，曾在厦大任教，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现在帽子已经摘掉，来京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告诉我，同组有胡明树，亦曾戴过右派帽子。我告诉他，胡明树我一向认识他。

二十一日　星期　晴

今天阿庄全家来，顾友宇也来，云裳的女婿赵锡龄也来，他们替我们垦地种玉米黄豆。云裳的女儿嘉芷偕其爱人来。我继续注《汉书·高帝记》。

二十二日　晴

校《后汉书》〔第〕四十八卷毕，续校第四十九卷。晚上，注《汉书·高帝纪》。

二十三日　晴

三联书店昨有电话跟我约定，说今天上午派人来跟我谈关于修改《康有为》的事情，上午忽又来电话，说有会，不能来。校《后汉书》第五十卷毕。

二十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五十一卷。沈九之夫妇来，留他们吃午饭。下午赴大羊宜宾胡同看千家驹，取了小白猫一只，带到民盟总部，等学习小组讨论完毕，坐民盟所雇之出租汽车，带了小猫回家。阿庄来。张云川来信。

二十五日　晴

校《后汉书》第五十一卷毕，续校第五十二卷。过旭初及其弟惕生来信。

二十六日　阴

校《后汉书》第五十二卷毕，续校第五十三卷。北京昆曲研习社送来戏券。

二十七日　阴有小雨

上午，中华古代史组开检讨会，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据云以后将每月开一次云。下午，校《后汉书》第一卷最后清样。复过旭初信。

二十八日　星期　阴

今日照常办公，不放假。校《后汉书》第二卷清样。复张云川信。《新建设》前送来汤志钧文稿请审阅，今日审阅完毕，送还。

二十九日　晴

校《后汉书》清样第三卷。致吕一方信。晚上，赴文联礼堂看昆曲研习社演出《见娘》、《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为亡友许昂若遗作，昂若逝世已三年，追念旧游，盖不胜黄垆之恸。在剧场中遇圣陶、伯祥等。广西人民出版社来信索稿。

三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四卷清样。中午，中华书局聚餐。胡明树来，同他一道去看了李又然。李又然者，商务编辑，胡明树之友，右派，未摘帽子，曾下方〔放〕劳动四年，住一区七号，观其人，似乎神经有点失常。阿庄、阿龙来。

一九六三年五月

一日　晴

上午，与丁晓先、宋茂华游玉渊潭公园。搬到郊外已多年，完全不知道附近有这么好的一个公园，亦奇事也。买了一只燕雀回来，下午京其来，玩那燕雀，一不小心，把它放走了。云裳之女嘉真偕爱人赵家和来。李又然来，我游玉渊潭去了，没有见到他。下午，伯宁骑脚踏车送来芍药一丛，即植之园中。又种了牵牛花。晚上，带了京其到天安门看放焰火。傅季文今天结婚，傅师母却瞒着我们。

二日　阴晴

今天补放假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准备换了西装，同阿龙、阿庄他们去逛玉渊潭公园，可是阿龙同月涓一到就吵嘴，阿庄他们没有兴趣游园，阿平在外劳动，今天没有来。扫兴之至。注释《汉书·高帝纪》。阿庄、阿龙他们都吃了晚饭才回去。

三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清样第五、第六两卷毕。晚上，注释《汉书·高帝纪》。过旭初来信，邀我星期天到他家去吃中饭，复函谢之。李又然来。

四日　晴

上下午校《后汉书》第五十四、五十五两卷。阿庄来。

五日　星期　阴晴

今天妻生日，阿龙全家上午都来了，阿庄、伯宁、阿新也来了，阿平在劳动，不能来。顾友宇也来了。中午聚餐吃面，云裳及其女嘉芷也参加，一共十二人，相当热闹。阿庄、阿龙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回去。注释《汉书·高帝记》。

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五十六卷。下午，赴政协，听荣高棠作关于世界乒乓球比赛的报告，还看了比赛纪录影片，七点多钟才回家。

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五十六卷毕，续校〔第〕五十七卷。下午，赴政协理发洗澡，吃了夜饭回来。

八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五十七卷毕，续校〔第〕五十八卷。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九日　晴

上午，人民出版社朱南铣、范用来，谈我所编写的《康有为》，提了不少好的意见。他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得好，我自愧不如也。校《后汉书》第五十八卷毕，续校第五十九卷。阿庄、阿平来。

十日　晴

校《后汉书》〔第〕五十九卷毕，续校第六十卷上。福州黄之孟来信，并挂号寄来他所著的《周易今释》、《系辞传论》及《孙子兵法论略今译》，今天只收到《孙子兵法论略今译》稿一本。晚上，注《汉书·高帝纪》。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六十卷上。下午，中华书局有人做传达报告，不去听，在家注《汉书·高帝纪》。京颀来过夜。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出门，赴二里沟西苑宾馆参加民盟召开之报告会。先由吴组湘传达周恩来、周扬在全国文联会议中所作之报告，次朱光潜、余冠英、胡愈之先后发言。会开了一天，在西苑宾馆吃午饭，买了新疆葡萄干一匣，回家已下午七时矣。今天阿庄全家来，补种了南方玉米及黄豆等。

吴组湘传达周恩来、周扬之报告

十三日　阴

昨天听了一天报告，今天感到疲劳，上午睡着休息。下午，听陈翰伯作报告。收到黄之孟寄来的《周易今释》稿六本、《系辞传论》稿一本。

十四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六十卷上毕，续校第六十卷下。下午，沈九之夫妇来，吃了夜饭才去。阿庄来。今天把黄之孟的三种稿子交中华哲学组审阅。

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六十卷下毕，续校第六十一卷。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小猫患肛门炎已多日，给它吃黄连素片，未见大效，昨天起给它涂盘尼西林油膏，极有效。

十六日　晴

上午，复黄之孟信，寄福州鼓西路互爱巷十四号。校《后汉书》六十一卷毕。

十七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六十二卷。董渭川来电话，决定下星期天偕同钟敬文来。晚，注《汉书·高帝纪》。

十八日　阴

校《后汉书》第六十二卷毕，续校第六十三卷。晚，注《汉书·高帝纪》。京其来过夜。

十九日　星期　雨

上午即下雨，并且下得大，董渭川他们不能来了。阿龙来。注《汉书·高帝纪》。

二十日　阴

校《后汉书》〔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卷毕。《汉书·高帝纪》注释基本上完成，开始编《刘邦年表》。

二十一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六十五卷毕。下午，赴政协听传达徐冰在双周座谈会上两次作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新建设》汇来审稿费十元。

二十二日　阴晴

上午，赴政协理发、修脚。下午，赴民盟学习。阿庄上午来，穿了夏季服装，下午气温骤降，不能回去了。

二十三日　阴晴

伯宁因为昨晚阿庄没有回去，今天一早就来看阿庄。校《后汉书》第六十六、六十七两卷毕。晚上编《刘邦年表》。

二十四日　阴晴

校《后汉书》第六十八、六十九两卷毕。晚上编《刘邦年表》。阿庄今天还是没有能够回家，因为天气尚未能暖也。

二十五日　阴晴

校《后汉书》第七十卷毕，开始校第七十一卷。晚上编《刘邦年表》。阿庄今天回去。董渭川来电话，约定明天游玉渊潭公园。京其来过夜。

二十六日　星期　阴晴

与董渭川、钟敬文游园

上午十时，董渭川、钟敬文来，一道去逛玉渊潭公园，京其也去。带了酒菜、馒头去，在那里饮酒谈笑为乐。十二时许，陈乃乾夫妇和徐衡之大夫也来了。董、钟带了京其先回去，我跟乃乾等又谈了好一回。二时回家，妻又发烧了。阿庄来。

二十七日　晴

校《后汉书》第七十一卷毕，开始校第七十二卷。中华开始搞增产节约运动，下午看文件。写信给徐大夫。阿庄来。

二十八日　晴

校《后汉书》第七十二卷毕，续校第七十三卷。下午，讨论昨天阅读的文件。

二十九日　晴

校《后汉书》第七十三卷毕。下午，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讨论五反问题，特向民盟请假。晚上编《刘邦年表》。阿庄来。

三十日　晴

校《后汉书》第七十四、七十五卷毕。晚上编《刘邦年表》毕。

三十一日　晴

校《后汉书》第七十六卷毕，续校第七十七卷。晚上十点多钟，月涓匆匆赶来，说阿龙打骂京颀，叫他滚出去，京颀负气出门十多分钟还不见回来，怕他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匆匆赶来找他。月涓回去搭不上车了，就睡在我们这儿。今天傍晚徐大夫匆匆来，替妻开了一个药方，就走了，约定星期天或星期一再来。阿庄来，吃了夜饭才去。傅大文偕其爱人回家来休养医病。

一九六三年六月

一日　晴

昨晚我和妻都没睡好。月涓四点多钟就回去了。八点钟打来电话，说京颀昨晚一会儿就回家了，叫我们放心。阿龙也打来了电话。上午，校《后汉书》第七十七卷毕。下午，赴政协听乔冠华作关于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的情况的报告。阿庄来。

二日　星期日　晴

上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听顾水如讲围棋。过旭初补给我云南子黑白各二十子。阿龙带了京奕、京颀来，吃了夜饭才去。

三日　晴

上午八时三十分，文化部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由徐光霄作关于“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中华书局备有几部运货卡车，装我们去赴会，我不坐，乘公共汽车前往。回来已经下午两点钟了，疲倦已极，吃了饭就睡觉，睡到傍晚才起来。开始译《汉书·高帝纪》。

听“五反”运动动员报告

四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七十八卷毕。下午，参加中华讨论会，主要是对文化部提意见。近来连续为妻注射维他命 B_{12}，今天打完二十针，告一段落。晚上，赴民族文化宫，看上海滑稽剧团演出《笑着向昨天告别》。

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七十九卷毕。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讨论会。

六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八十卷毕，续校第五〔八〕十一卷。晚上，偕同吴翊如赴长安

大戏院看福建泉州市高甲戏剧团演出，演的四个折子戏，都好。

七日　晴

上午，偕同丁晓先赴嘉兴寺吊吴昱恒。吴昱恒于三日晚赴其戚友某君家，回来在木樨地被二路无轨电车撞死，可谓冤矣。在嘉兴寺遇何叙甫，他要到我家玩，就跟他同坐汽车回来，谈约半小时即去。校《后汉书》第八十一卷毕。妻今天起开始吃高丽参。阿庄来。

八日　晴

高甲戏很好

校《后汉书》第八十二卷未毕。阿庄偕阿新来。阿新早几时患口腔腐烂，今已愈，尚在休假医治中。晚上偕吴翊如等赴长安大戏院看高甲戏《连升三级》，极好。京颀来过夜。

九日　星期　晴

上午睡至十一时始起床，反觉不适，好像要生病了。整天没有做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人来。

十日　晴

审阅张鹏一遗稿《史记类正》。校《后汉书》第八十二卷毕。

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三卷。下午，赴政协理发。四时，乘车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向他打听针灸名医师叶心清的情况，因为傅大文来京医病已多日，不能进医院，又没有名大夫给他悉心诊治，所以我想设法能请叶心清给他针灸也。即在圣陶家吃夜饭，喝白兰地，还看了一回电视才回家。赴圣陶家途中，在七路公共汽车站遇见史公载，他告诉我，沈衡老于今晨三时逝世。

十二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八十三卷毕，续校第八十四卷。阿庄来。

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四卷毕。下午二时，赴中山堂吊唁沈衡老。三时，应政协联络组之邀，赴政协礼堂参加座谈，由劭〔邵〕力子、胡子昂主持，谈五反运动问题。应邀参加者尚有周太玄、曹谷冰、沈从文、叶至善（吴景崙因病未来）。备有晚餐，菜甚精美，惜无酒。

十四日　晴

上午，与陈翰伯、陈文彬、傅彬然同坐汽车赴中山堂，参加公祭沈衡老。徐寿轩、王健都向我声明，说本来应当请我参加为衡老守灵，开名单的人不熟悉情况，没有把我的名字列上去，表示十分抱歉，希望我原谅，并且要我于公祭毕后，同赴八宝山。十时半，公祭毕，我同杨扶青一道坐车送往八宝山。回来，杨扶青到我家

坐了片刻。下午，校《后汉书》第八十五卷。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五卷毕。阿庄来。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北京全体职工联欢会。晚上，译《汉书·高帝记》。郑晓沧来信。京其来过夜。

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译《汉书·高帝纪》 下午，剑行、月涓、京奕来。何燮侯的儿子裘家驹及其爱人李光兰来，留他们吃夜饭。八时半收听中共中央委员会复苏共中央委员会信全文广播，至十一时十分全文广播毕。

十七日　晴

上午六时许，民盟总部送来紧急通知，定今晚七时讨论中共中央复苏共中央信。十时，一面读报，一面听广播。下午，译《汉书·高帝纪》。晚上，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沈叔羊来信。

十八日　晴

上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会，讨论中共复信。下午，参加由严健羽主持之分组小型座谈会，谈谈对文化部出版局长昨天的公开检讨。我昨天没有去听王益局长的检讨，无意见可谈。阿庄来。晚李又然来。

十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六卷。下午，参加民盟中央学习。

二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六卷毕。下午，校《后汉书》第八十七卷。晚上，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二十一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八十七卷毕。晚上，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

二十二日　晴

校《后汉书》第八十八卷。晚上，参加民盟学习。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阿庄他们上午就来了，阿龙他们下午来，都吃了夜饭才去，今天热闹之至。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丁树奇代表四个党员同志作检讨，章雪村他们都从城里来听。下午，赴政协听艾思奇作关于《现代修正主义几个问题》的报告。阿庄买了粽子来。晚上，胡明树、李又然来，跟胡明树下了一盘棋。

听艾思奇作报告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八卷毕。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这几天的

讨论，着重在所谓对领导提意见。晚上，翻译《汉书·高帝记》。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九卷。下午，向民盟学习小组请假，参加了中华书局的小组讨论。韩蕴来。孙雨农自上海来信。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二十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第八十九卷。朱赞卿自宁波来。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晚上，译《汉书·高帝纪》。复孙雨农信。

二十八日　阴晴

云裳来我家养病，大有好转，几乎恢复了健康，今天早上她回家了。校《后汉书》八十九卷毕，续校第九十卷。

二十九日　晴

上午，赴政协理发修脚，赴西单买绍兴酒。下午，校《后汉书》第九十卷毕，至此《后汉书》九十卷全部校勘完毕。阿庄买了鸭来。京其来过夜。

三十日　星期　晴

请朱赞卿吃午饭，九点半赞卿就来了，还带来了绍兴酒。请童藻孙、陈乃乾作陪。今天白天，阿庄、阿龙两家都没有人来。晚上，阿龙来，他将于星期二出差赴上海。八点半听广播，说今夜零时将广播一篇重要声明，我和阿龙都认为这个声明一定是声明不准备派代表去跟苏共会谈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

一日　晴

昨夜零时听中共中央声明的广播，原来是声明我们还是准备派代表去跟苏共中央会谈的。这一点，证明了我和阿龙的政治水平太低了。最近赫鲁晓夫千方百计阻挠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如果不派代表团去，不正是中了赫鲁晓夫的诡计吗？上午，中华书局有报告，但我因为要到政协去听平杰三的报告，只好不听中华的报告了。平杰三报告的是十个问题，极为重要，可惜他一口山西土话，听不大清楚。下午，疲倦极了，午睡一直睡到了四点钟。

二日　晴

讨论反浪费问题

上午，开始校《续汉书·律历志》。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讨论反浪费问题。下午六时，赴民盟总部讨论昨天平杰三的报告。史良说，这次听报告的通知是统战部发的，不但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得不到通知，就是有几个已经摘了帽

子的也得不到通知。致许志行函。

三日　晴

上午，把《律历志》交给赵琦校，并请他交曾次亮看一遍。开始校《礼仪志》上。下午，向民盟学习小组请假，参加中华书局的小组讨论。

四日　晴

上午，校《续汉书·礼仪志》上〔卷〕。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反浪费问题。

五日

上午，校《续汉书·礼仪志》上〔卷〕毕。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反浪费问题。韩镜侬自杭州（法院路新开弄七号）来信。

六日　阴

上午，校《续汉书·礼仪志》中卷。下午请假，在家译《汉书·高帝纪》。晚上，陈乃乾请朱赞卿吃饭，邀我作陪，同座有来□阁书店老板。京其来过夜。

七日　星期　晴

上午，译《汉书·高帝纪》。阿庄偕阿新来。下午，偕同阿庄赴叶圣陶家，为圣陶的孙子三午开了一张方子。圣陶同我们一道乘公共汽车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听昆曲。俞平伯领导的曲会，今天特地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举行清唱也。吴世昌也在那里听。

八日　晴

上午，校《续汉书·礼仪志》中卷毕，开始校下卷。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还是讨论反浪费问题。

九日　晴

上午，校《续汉书·礼仪志》下卷毕，开始校《舆服志》上。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把《礼仪志》三卷交杨伯峻，请他再看一遍。晚上，仙人球开花，特邀宋茂华来观赏。今天阿庄买来两只蝈蝈，叫得很响，我说笑话，我们现在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翁维章自甘肃来信。

十日　晴

开始校《续汉书·舆服志》，进度甚慢。下午参加民盟学习。

十一日　晴

校《续汉书·舆服志》上未毕。阿庄给我剪了衣料来。

十二日

上午有雨，校《续汉书·舆服志》上卷毕，但仍有若干问题待解决也。下午，请假在家译《汉书·高帝纪》。晚上到政协听贺麟讲实用主义。

十三日　晴

开始校《续汉书·舆服志》下〔卷〕。下午，中华书局有讨论会，讨论中共中央七月十日声明。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十四日　星期

阿庄、月涓他们都来，顾友宇也来，都吃了夜饭才去。晚九时许下大雨，阿庄、月涓不能回去，留宿一宵。友宇回去一定成为一只落汤鸡了。

十五日

校《续汉书·舆服志》下〔卷〕毕。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十六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十七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下午，参加民盟学习。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十八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十九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晚上，译《汉书·高帝纪》。许志行来信。

二十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二十一日　星期

译《汉书·高帝纪》。

二十二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晚上译《汉书·高帝纪》。

二十三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新建设》编辑部送来陈大年《南越赵氏年谱》长编，嘱为审阅。

二十四日

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下午，参加民盟中常会扩大会议，听邓初民传达双周座谈会上李维汉及徐冰的发言。

二十五日

上午校阅《后汉书》四校清样。下午，中华书局丁树奇做报告，说增产节约运动已进入自我教育阶段。

二十六日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讨论所谓自我教育。

二十七日

上午，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

二十八日　星期

阿龙等来，下午，陈此生偕朱光来，要看朱赞卿带来的字画。

二十九日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

三十日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晚上，赴民盟总部，参加组织生活。

三十一日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晚上，带京其赴革命军事博物馆，参加庆祝晚会。

一九六三年八月

一日　晴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晚上，赴政协，参加民盟召集之纳凉晚会。孙凤珍姐来信。

二日　晴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

三日　晴

上午雨，偕彬然赴政协，听周恩来总理对大专毕业生做报告的录音报告，即在政协午餐。下午，在政协理发。

四日　星期

上午，阿庄偕京奕来。下午大雨，阿平等本来说定来吃夜饭，因天雨不能来。

五日　晴

上午，赴政协听李先念关于我国经济情况的报告。下午，请假，未参加中华之讨论，汇二十元给凤珍姐。复韩镜侬信。

六日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入夜有大雨。

七日

整天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整天大雨。

八日

上午，参加中华书局讨论会，所谓自我教育阶段至此告一结束。整天大雨。京

自我教育告一结束

奕来，被雨阻，不能回家，留宿。张阆声来信。

九日

《汉书·高帝纪》译注完毕，上午交给徐调孚。中午，月涓来。京奕回家。校《后汉书·天文志》。下午，雨止。送回《南越赵氏年谱》给《新建设》。

十日　晴

校《后汉书·天文志》。收到公债并息共三百元有零。京其回家。

十一日　星期　晴

上午，赴西北楼童藻孙宿舍看朱赞卿。阿龙带京其赴儿童医院看病，医言有蛔虫。阿庄全家来，阿龙挈其子女来，都吃了夜饭才去。

十二日　晴

上午七时半，朱赞卿来辞行，他来北京已四十多天，今天才动身回去。校《后汉书·天文志》毕。

十三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五行志》一，毕。下午三时，丁树奇作动员报告，说局中双反今日开始云云。复张阆声函。

十四日　晴

上午，照常去书局上班，忽觉头昏脑涨，疲惫不堪，遂回家休息。下午，中华书局有讨论会，不去参加。阿庄带了阿平来。晚有大风，下小阵雨。今晚民盟有纳凉晚会，不去参加。

十五日　晴，傍晚有小阵雨

整天在家休息。下午四时，浦熙修来，她是奉费孝通之命，来邀我到孝通家去吃玉米的，她看我有病在家休息，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去了。

十六日　晴

上午，到中华书局办公，校《续汉书·五行志》。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古代史组讨论会，讨论所谓双反问题。晚上，到民盟中央过小组生活，今晚我们这一组只有六个人，即千家驹、罗涵先、王健、费振东、刘王立民和我。

十七日　晴

校《续汉书·五行志》毕。阿庄来。过旭初来信。

十八日　星期　晴

上午，阿龙、月涓带了京奕来，阿庄、阿平来。下午，伯宁来，云裳同陈慧平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看《太炎文录》。为香港《大公报》副刊《文宗》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谈章太炎的文章》。

十九日　阴，傍晚有雨

重校《续汉书·五行志》六卷，发见了若干错误。下午，参加中华书局小组讨论，讨论所谓双反问题。傍晚六时二十分，民盟中央雇汽车来接，参加一小型讨论会，讨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有无反复的问题，召集人张毕来、王健，参加者朱德熙、杨敏义、费孝通和我。

讨论"反复"问题

二十日　阴，傍晚有小阵雨

开始校《续郡国志》。下午五时，中华书局同人都到首都电影院看电影，我不去。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八时半，中华书局同人集体赴军事博物馆看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展览。下午，校《续郡国志》。晚上，赴政协，参加民盟召集之纳凉晚会。

二十二日　晴

整天校《续汉书·郡国志》。阿庄来。

二十三日　晴

整天校《续汉书·郡国志》。张阆声来信。

二十四日　晴

校《续汉书·郡国志》毕，开始校《百官志》。

二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来。下午，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祥，谈了一个多钟头。赴政协，吃夜饭，理发，徐大夫来。参加了笑的晚会，回家已十时余矣。

二十六日　晴

校《续汉书·百官志》。胡〔吴〕翊如调古代史组。

二十七日　晴

校《续汉书·百官志》毕，开始校《舆服志》。下午五时，赴政协请老王给我修脚。晚上，月涓来，留宿，准备明晨带京其到儿童医院看病。

二十八日　晴

校《续汉书·舆服志》上下两卷毕，送杨伯峻再看一遍。上午，为赵守俨的儿子看病。徐衡之约好来吃夜饭，等到下午八时许还不来，接电话，说要到别的医院去会诊，不来了。月涓今天一早带京其到儿童医院去看病。

二十九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六、第七〔卷〕清样。徐大夫来吃夜饭。阿龙来，留宿，准备明天一早带京颀去看病。

三十日　晴

阿龙一早就带京颀到儿童医院去看病。校《后汉书·列传》第八、第九两卷清

样。阿庄来。

三十一日　阴，上午有小雨

上午，阿平来，雇汽车陪他外祖母到他家去。校《后汉书·列传》第十〔卷〕清样。下午五时，赴阿庄家　今天阿庄备了许多菜，阿龙全家及云裳都来吃夜饭。七时，赴文联在大楼看北京昆曲研习社第十二次彩排。他们的彩排，一次比一次精彩。最后一出《断桥》，吴受璿饰白娘娘，唱演俱佳，难得难得。饰小青之过亚丽也不错。吴受璿为吴则虞之女，过亚丽则过旭初之女也。回家已十一时，未几，月涓陪妻雇了小汽车回来，月涓留宿，预备明天一早同京颀到儿童医院看病，

一九六三年九月

一日　星期　晴

月涓--早带京颀到儿童医院看病去了，看了病，就带京颀回家，因为暑假已过，小学要开学了。昨晚食过量，今天腹中不适，极感疲倦，整整休息一天，还吃了保和丸。

二日　晴

月涓来电话，说京颀到儿童医院看病的结果很好，医言无大病，但嘱继续量体温，并作出记录。校《后汉书·列传》第十一、十二两卷清样。阿庄来电话，问乃母安好。

三日　晴

上午，人民出版社吕一方来电话，催问《康有为》一稿修改情形如何。校《后汉书·列传》第十三、十四、十五三卷清样。阿庄买了蟹来，晚上都吃蟹。

四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十六、十七两卷清样。中午、晚上都吃蟹。晚上赴政协，参加民盟召集之纳凉晚会，谈国际问题，胡愈之作了冗长发言。

五日　晴

复校《续汉书·舆服志》上下两卷毕。校《后汉书·列传》第十八〔卷〕清样。晚上吃蟹。赴民盟中央参加小组生活。

六日　晴

上午，中华书局号召全体同志听广播，我不去听，校《后汉书·列传》第十八〔卷〕下清样。下午，中华有个小会，金灿然主持，讨论《二十四史》标点工作问题。阿庄来。晚上八时半听广播，历两小时三十余分钟始毕。今天是我生日（阴历

七月十九日），中午吃面。

七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列传》第十九〔卷〕毕，续校第二十〔卷〕。下午，参加历史一组学习讨论。阿庄来。伯祥来电话，说《汉书·高帝纪》已审读完毕。

八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赴东单，想买假山盆景，以价昂不果。庄、龙两家的人都来了，他们买来不少东西，鱼、肉、蟹及茅台酒给我补庆生日，中午大吃一顿，晚上又大吃其蟹。我们还照了相，三家人全都照进了，还添上一只猫。下午傅彬然来，谈约半小时。上午，陈乃乾来，小坐即去。

九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二十〔卷〕毕，复校第二十一〔卷〕。十时半，邓初民来，带来罗元贞《武则天研究》稿，嘱为审阅。下午，赴首都剧场看内部放映苏制影片《士兵之歌》及《雁南飞》。晚上吃蟹。

收到罗元贞书稿

十日

校《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一〔卷〕毕。下午二时赴首都剧场看内部放映苏制影片《伊凡的童年》及《第四十一》。中途遇大雨，幸亏是坐小汽车去的，不致狼狈也。回到家里，才知道西郊并未下雨。连日蟹吃得太多，腹中不适，然而今晚还是吃了蟹。杨济安来。

十一日　阴晴

上午，校《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二〔卷〕。阿庄来。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小组学习。大阿宝从硖石来信告急，请帮助。今天上午十时，中华又开了一次为时甚短的会，还是谈的双反。

十二日　晴

上午九时半，赴小雅宝胡同看王伯翁，伯翁邀我到南河沿俱乐部吃西餐。下午，中华书局有个小型的讨论会，讨论那几部修正主义的电影片。

十三日　晴

一早赴民盟总部，坐大车赴颐和园。今天是民盟小组发起的一次郊游，同时也算过小组生活。先在听鹂馆座谈，谈的主要是今天发表的《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在听鹂馆午餐后，同光旦、亦代、毕来及章伯钧等散步到龙王庙，吃茶闲谈。坐章伯钧的小汽车回来。妻由阿庄陪同坐公共汽车，赴颐和园，她们不知道到听鹂馆来找我，所以没有碰到。等我回家的时候，他们早已回来了。

十四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卷毕。连日吃蟹过多，消化不良，口

腔受姜醋刺戟〔激〕，发炎，今晚止酒。

十五日　星期　晴

口腔发炎，连烟都不能吸了。下午，吴甲丰来，留他吃晚饭，谈至晚上九时始去。

十六日　晴

口腔发炎，请假不上班。听说今天下午中华书局又有什么报告，既已请假，就不去听了。在家校《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卷。

十七日　晴

口腔发炎，请假不上班，自己开药方治疗。在家校《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卷清样。

十八日　晴

口腔炎已愈，仍请假在家休息。校《后汉书·列传》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卷清样。民盟学习请假不去。宋蕙芬来信请补助，汇给她二十元。阿庄来。晚，吴翊如来。

十九日　晴

照常上班。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卷〕清样。下午，中华有会，讨论调整工资问题。据赵守俨传达，谓凡曾犯错误者，只能升一级云。回来对妻讲了，她大为忿恚，再三譬劝之。

二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一〔卷〕毕。下午，还是开会，讨论所谓调整工资问题。晚上，伯宁、阿庄来。

二十一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二〔卷〕毕。下午，还是开会。此次调整薪水，升两级者有赵守俨、魏正杰、俞筱尧等三人，有人对俞筱尧的升两级表示不赞同。黄先义、沈叔羊来信。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伯宁、阿庄偕同汪□□来。汪□□者，汪荣宝、汪东之小弟弟也。他学的是建筑，但受了两位哥哥的影响，也读过不少古书，人又聪敏，大有谈头。又懂围棋，我跟他下了两盘。留他吃中饭。我是抗战时期在桂林认识汪的。那时候介绍我跟汪认识的是狄超白。一九五七年以来，狄、汪都曾犯过严重错误，而我总觉得跟他们气味相投，大可深长思之也。阿龙来。

跟犯错误者气味相投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复校《后汉书》改版清样，并摘录《校勘记》若干条。所谓改版清样

者，盖另加框框，改成线装本之排样也。下午，组内仍旧开会讨论所谓加工资的问题，我自顾自校《后汉书》改版清样。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偕妻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理发，阿庄也来，在政协吃了午饭回家。今天有五级风，我颇担心妻受寒也。下午，校《后汉书》改版清样，并摘录校勘记若干条。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改版清样，并摘录校勘记若干条。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新建设》社汇来审稿费十元。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改版清样，已校毕第一批共二百余面，寄回上海。下午，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三〔卷〕。

二十七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三〔卷〕毕，续校第三十四〔卷〕。阿庄来。

二十八日　晴

阿庄上午七点半就来了。今天中华书局集体游览八大处，八时十分开车，阿庄同去。先到第二处，邂逅瞿赞和尚，他领我们参观了新建的舍利塔内部，登第二层。由二处往三、四、五、六、七处，又上八处，阿庄只陪到七处，八处她就不能去了。回来又到了一处，这样，八大处全到过了。下午五时许回家，睡了一觉。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星期日不休假，照常工作。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四〔卷〕毕，续校第三十五〔卷〕。晚饭后，妻忽感不适，头昏目眩，扶她上床睡了。

三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五〔卷〕毕，续校第三十六〔卷〕。阿庄买了两只母鸡来。下午，王春作关于日本工业展览会报〔告〕，半小时毕。打扫一下编辑室，大家都回家了。晚上，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看话剧《三人行》。妻头昏已愈，仍感不适。

一九六三年十月

一日　晴

上午，同赵守俨、罗继祖、王永兴同坐汽车赴天安门，参观庆祝国庆游行大

会，同去年一样在东四二台，遇见了不少熟人。今天商务、中华两家参加观礼者共十人，而文化部送来汽车通行证只有一张，因此须分两次，耽搁了不少时间，回家已下午二时矣。晚上，看放礼花不去。

二日　晴

今日阴历中秋，庄、龙两家都全体来，顾友宇也来，中午大吃一顿，晚上又吃了蟹，热闹之至。

三日　晴

今日补放星期假。下午，韩蕴偕阿鹏来，吃了夜饭才去。

四日　晴

照常办公，校《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卷。

五日　晴

为要加紧校《后汉书》的工作，今天起在家工作，不上办公室。梁涛然调人民出版社，上午他做报告，检讨自己，算是补课，以前他出差在外，三反时没有做检讨。下午，全局分组讨论他的报告，我都没有参加。京其来过夜。今天校了《后汉书》四卷，即《列传》第四十至四十三〔卷〕。又今天上午，阿庄来，说公主坟百货商场有做夹大衣的好料子，就同妻一道去看，剪一段料子。

六日　星期　晴

上午，跟金灿然等聊天。下午，陈乃乾同范盘铭来。

七日　晴

在家校《后汉书》三卷，即《列传》第四十四至第四十六〔卷〕。

八日　晴

开始校《后汉书》改版校样。致过旭初函，约定下星期天同范盘铭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下围棋。

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改版校样。日本工业展览会送来所谓“接待参观”的请柬，陈文彬也接到同样的请柬，他来看我，想今晚同坐中华的汽车去参观。我告诉他，中华的汽车坏了，我们一道到傅彬然那里去接洽借商务的车。彬然告诉我们，他已约同丁树奇一道去。我看今天怕不能去了，就托彬然再向商务接洽一下。下午，我到民盟学习去了，回来已经六点多钟，彬然告诉我，陈文彬已经坐车去了，因为找不到我，他只好独个儿去了。阿庄、伯宁来吃夜饭，据说新阶旧病复发，已进医院。又说新阶的病非常严重，而学校当局置之不顾。她今天牢骚很多。

十日　晴

《后汉书》改版样看好一批，交宋茂华。晚上，同阿庄及丁晓先夫〔妇〕一道

乘公共汽车去看日本工业展览会。我以为带了那张请柬，请去参观是非常便当的了，不料一到那里，因为我们不是坐了自用小汽车去的，就得排队等候，我最不喜欢排队，就同阿庄回转了，丁晓先夫妇还在那儿排队等候。任心叔来信。

十一日　晴

在家修改《汉书·高祖本记》的注释和翻译，开始写《前言》。下午，陈劭先夫妇来。

十二日　晴

上午，写《刘邦传》的前言。下午二时，赴民盟总部过组织生活，大家谈得很好。

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带了京其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去，过旭初摆一盘围棋给我看，是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吴淞笙（十八岁）跟日本八段棋手宫本直毅下的，吴淞笙黑子，共一百七十七手，黑中盘胜。范盘铭应邀而至，跟过旭初下了一盘，范输十二子。我跟张劲夫下一盘，负七子半。同范、过到政协文化俱乐部吃中饭。回来睡了一大觉。连日伤风咳嗽，流鼻涕，今天才好一点。

十四日　晴

整天修改《汉书·高帝纪》的注释和翻译，前言也脱稿了。阿庄来。

十五日　晴

上午九时，赴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参加分组讨论，商议出发视察问题。我参加的是江苏组，共二十余人，推选陈叔老为组长，史良、季方、胡子昂为副组长，决定十七日上午十时出发，乘火车赴南京。赴百货大楼买了些零物回来。下午，重新把注译的《高帝纪》细细看了一遍。阿庄来。

十六日　晴

上午，跟吴翊如商讨《高帝纪》的注释和翻译，赵守俨也参加，这样就算定稿了。下午，赴文化部，听陈荒煤传达最近周总理作的报告，谈国内外形势。六时，赴大同酒家吃面，喝了一杯大曲。六时四十分，赴首都剧场看话剧《年青〔轻〕的一代》，看了两场（全剧共四场）就回家了。妻告诉我，人大办公厅有电话来。改为十八日一早乘火车赴南京，须于六时前到达车站贵宾室。阿庄来。阿龙来。

十七日　晴

上午，向中华书局接洽汽车，要他们于明晨五时半派汽〔车〕送我上火车站。写信给香港《大公报》费彝民。

十八日　晴

上午五时半同阿庄一道坐汽车到火车站贵宾室，潘光旦等早已在那里坐等了。

六时□分火车开行。我同浦熙修同一房间，睡下铺。秘书吴群敢和黄枫睡上铺。早饭在火车中吃。何惧等常到我们房间里说笑话，唱歌，颇不寂寞也。

十九日　晴

上午六时半到南京，住福昌饭店四百零二号房间，与吴文藻同一房间。早点有干丝烧饼等，甚佳。发出家信一封。下午二时半，听报告。报告会由副省长管文蔚主持，工、农和文教的负责干部分别作报告，颇详尽。晚上，同吴文藻逛马路，回来洗了一个澡，然后睡觉。

二十日　星期　晴

上午，游玄武湖，与季方等登台城，游鸡鸣寺。下午三时，向交际处要了部小汽车，到小粉桥去看方光焘。方的地址和门牌我都忘了，是临时打听来的，但他们告诉我的门牌号码不对，幸亏司机金宝荣知道方的住址，他把车开到小粉桥五号，这是南京大学的宿舍，他又领我找到十八号方的宿舍。光焘伉俪见我去十分高兴，小坐片刻，就一道坐那部小汽车到夫子庙去吃点心，饮茅台酒二两。晚上，到百花书场听评弹。吴子安说《隋唐》，姚荫梅弹唱《双按院》，皆不甚佳。

二十一日　晴

参观南京化学公司，是坐轮船去的，整整参观了一天。这个化学公司的前身是永利化学公司，一九五□年我率领浙江政协代表团去参观过，现在已经扩建成为联合企业，从事化工生产，规模比从前大得多了。几年来各方面的变化也真大，不觉感慨系之矣。晚上，逛马路，买了几斤花生米。

各方面变化也真大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参观汽车厂。下午原定自由活动，史良却约我们到民盟市委会去。一时半，坐三轮到小粉桥看方光焘，方约我吃夜饭，我说不成，因为要到民盟去，他就约定明天，并且把他明晚要召开的一个会也延期了。三时，与史良等同赴民盟，回来时间尚早，又去看方，方夫妇俩同我安步当车，到大三元去吃夜饭。饭后又赴方寓长谈，回寓已十时半矣。

二十三日　晴

上午，看江宁营防人民公社。在栖霞山午餐。下午，到方家去，光焘夫人代我买了一斤多碧螺春茶叶，每大两一元二毛八分，不收工业券。理发。晚上又买了几斤花生来。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七时二十分坐火车离南京，赴镇江，又坐轮船赴六圩，换乘汽车到扬州，住梅林西园二十八号，仍与吴文藻同房间。与光旦、孝通、熙修等在附近冶春园徘徊了一回。下午三时，扬州专区负责人给我们作报告。四时，与陈叔通等上平山

堂。晚上，听王少堂的孙女说评书《武松醉打西门庆》。

二十五日　晴

上午，看万福桥，又看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下午，二时半，扬州师范学院讲师李人鉴来，与谈约半小时。三时，与光旦、孝通、文藻、熙修等赴市中洗澡，擦背修脚，舒适之至。回来同光旦看旧书店，买了一部汪中《述学》，价只一元。晚上看扬剧《夺印》。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八时出发，九时到邵伯，水利厅长洪宗义跟我们讲大运河及其他水利工程情况。到高邮吃中饭。饭后与何惧等逛街，二三十个小孩围绕着我们，大家有点儿紧〔张〕，只好赶快回寓所。二时半，到三垛看电犁，听贺仁杰讲《夺印》故事。扬剧《夺印》原是真人真事，剧中之何支书即贺仁杰也。归途中又看了一个灌溉站，到梅林西园寓所已六时半矣。满身尘土，晚饭后洗头。

贺仁杰即《夺印》之何支书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看玉器雕琢工业和漆器工业，看史可法祠，下午，游瘦西湖。陈叔老有诗云：

扬州名与杭州并，同是西湖胜景收。
若以美人相比拟，环肥燕瘦各千秋。

此老诗兴极好，但此诗殊平平也。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看施桥人民公社（属邗江县），看运河第一道船闸。下午二时半，史良邀谈观感。三时有座谈会。

二十九日

上午大雾，至十时许雾稍开，才能渡江。余口占一绝云：

冶春园里小徘徊，阁部祠堂敬吊回。
怀古但凭诗遣兴，一天云雾渡江来。

亦殊平平也。游金山，看天下第一泉，悬有一联，集毛主席词句，“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自然之至。晚抵苏州，住□□□□。

三十日　晴

上午，听报告。赴人民路看罗妈，同居的人说她已经搬到十全街二百二十一号

了，原来就在饭店的斜对面，回来就找到她，她高兴的了不得。下午，看长桥大队，听陈永康讲种水稻经验，还到田间去看割晚稻，拍了几张相。晚上，同潘光旦、吴文藻、浦熙修、费孝通一道去看孝通的父亲费璞庵。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而精神甚好，望之如六十许人。

三十一日　晴

上午，游洞庭东西山，在船里吃午饭。归途中乘便看了紫金庵的宋朝雪潮夫妇塑的十八尊罗汉。晚上听评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一日　晴

上午，看苏州电机厂制造潜水泵，看医疗器械厂。下午座谈，管文蔚谈三面红旗的相互关系，甚透辟。晚饭后，又去看了罗妈。晚上看苏昆第三剧团演出。

二日　阴

上午，游天平山，回来逛了拙政园。下午，赴观前街买茶食。写家信。三时二十分离招待所，乘车赴无锡。到无锡住太湖饭店，仍与吴文藻同房间。晚饭后，听广播《人民日报》社评。

三日　星期

上午，听无锡市长报告，看梅园公社大箕山西湾生产队养蚕情况，河埒生产队鱼〔渔〕业情况。下午，游蠡园、鼋头诸，遇雨。晚看锡剧《珍珠塔》。

四日　雨

上午，看柴油机厂、无锡机床厂。下午，看生化搪瓷厂、协兴毛纺织染厂。一天看了四个厂，累极矣。

五日　阴

上午座谈。下午一时半，听红旗公社农联大队钱南生产队谈丰收情况。三时，离太湖饭店赴火车站，顺道逛了惠山。六时半，到上海，住上海大厦十一楼十一号，仍与吴文藻同房间。发出家信及致许志行、张阆声、郑晓沧信。徐铸成、沈志远来，在浦熙修的房间谈到十点半钟。

六日　晴

上午，打电话给丰子恺、徐楚卿、钱镜塘。听上海市秘书长报告。下午，参观合成纤维试验厂。晚上，钱镜塘父女来。补看《参考消息》。

七日　晴

上午九时半，许志行来。十一时十五分，傅东华来。中午，与傅、许同在十一楼吃饭，反客为主，傅东华付了酒饭钱。下午，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召集座谈会。徐家四表姐由她的女儿福宝、外孙顾□□同来看我，请他们在十六楼吃饭。九时，吴文祺来。田汝康来看吴文藻，跟我谈了许多话。打电报给家里，告诉他们定后天回北京。

八日　阴，有小雨

上午，参观照相机厂。下午，雇三轮车去看徐君伟和朱宇苍。四时许回寓，陈同生派汽车来接，到市统战部跟他谈了一回〔会〕，同到政协俱乐部吃蟹，他还带了一瓶绍兴酒去。两个人喝了一瓶绍兴酒，吃了六只大蟹（我吃了三只多）。他跟我谈得很亲热，真不愧为老朋友也。五七年反右以来，许多老朋友都不了解我，只有陈同生不变故态，此其所以可贵也。原由许志行约吴家燕四点钟来看我，我离寓时四点半，家燕尚未来，我以为许志行没有跟她约好，等到我回寓的时候已近十点钟，桌上留有家燕的字条，她果然来过了。

只有陈同生不变故态

九日　晴

一早到火车站，乘特快车回京，跟何惧同房间，两个上铺都空着，颇觉舒适也。

十日　星期　晴

下午二时到北京站，阿庄、阿龙及平、新等都在车站接我，中华书局竟未派车来接，由人大干部朱光海雇一出租汽车陪送我们到家。据朱光海说，早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通知中华书局，但他们不仅不派车接我，连我家里也不去通知一声，如果我不先打出电报，那末，今天一下车，连行李都没有人照顾了。真正岂有此理。

十一日　晴

上午，赴前门饭店向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报到处报到。下午休息。

十二日　晴

在家休息，写一短文，题为《从汉朝的耕田歌谈到陈永康的落谷稀》。阿庄来。

十三日　晴

上午，在家休息。把昨天写的短文寄给《光明日报》。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费彝民从香港带来了板烟斗，是英国货三马牌的。

十四日　晴

上午，在家休息。下午换衣服准备出门，发见自来水笔掉了。昨天下午从民盟回家是坐出租汽车的，不会失掉笔，一定是落在民盟会议室了，打电话去问，说不见，特地亲自去找，也找不到。想找浦熙修，政协办公室找不到她，到她家里，她又出去了。

十五日　晴

上午，赴民族饭店看郑晓沧，郑一见我，就从行箧里取出阎声托他带来送我的周玛的《九歌图》小册。这册《九歌图》，一九五六年曾由章劲宇送来请我看，索价一百元，我曾经带来北京，请张葱玉鉴定，他说很好，怂恿我买下来，我因为一时付不出钱，后来由阎声买去，去年我曾写信向阎声要，他答应送给我，可一时找不到，最近他找到了，就托晓沧带给我。又赴前门饭〔店〕看叶熙春大夫。下午三时，赴人大浙江厅，谈《二十四史》点校问题，周扬、齐燕铭等均参加，即在新疆厅晚餐。

谈《二十四史》点校问题

十六日　晴

上午，赴民族饭店看马一浮，即在民族饭店吃午饭。下午，赴前门饭店看叶熙春。丰子恺来。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政协开幕。下午，人大开幕，政协委员列席，听李富春副总理作《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在人民大会堂遇见费孝通，告诉他上星期三在民盟学习回来失去一支钢笔，他说费振东正发见多了一支钢笔，你可以向他要。今天休息的时候备点心，吃饱了，晚饭就回家来吃。

十八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赴人大常委办公楼二楼二四七号会议室参加小组集体阅读文件，十一时半赴政协，又遇见了费孝通，他说你那支钢笔在振东那里，放心好了。即在政协午餐。下午三时，列席人大，听李先念副总理作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晚饭，就在人大吃。金满仁来信。

十九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赴人大办公厅二楼，参加小组讨〔论〕，我作了简短的发言。午饭在政协吃。下午，继续小组讨论。这次我被分在第二十五组，那些委员们大都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而且大都是民革的人，我跟他们极生疏，又听不到什么好的意见，甚觉无聊也。傍晚，阿庄同乃母到前门饭店，请叶熙春看病，阿庄今晚住在我们这儿，不回家。

二十日　晴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阿庄吃了中饭回去。下午，参加小组讨论。休息时，打电话给费振东，他说那支钢笔放在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蔡同志那里，他也忘记从哪里取到这支笔的，听说政协的一位周同志也失去一支钢笔，怕不一定

是你失去的那一支，请你自己去看吧。我不等小组讨论完毕，就驱车赴政协，向那位蔡同志索取那支钢笔。一看，果然是我的，就拿来了。即在政协吃晚餐。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下午，参加小组讨论，我又作了简短的发言。晚饭在政协吃。黄先义来，我开会去了，没有见到他。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参加小组讨论，下午，出席大会讨论，发言者有蔡廷锴等。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大会讨论，发言者有许德珩等。下午，列席人大，听陈毅的发言。

许德珩、陈毅发言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带阿新到前门饭店请叶熙春看病」今年是阿龙同月涓结婚十五周年，今天特别烧了些菜，阿龙全家、阿庄和平、新都来（伯宁出差到南京、上海去了），闹了一天，而阿庄却又头痛大发，连夜饭都不曾吃。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在家起草发言稿。下午，参加大会讨论，发言者有曾广福等。写信给云裳。告诉她托费彝民买的□□素，他坚决不肯收钱，也就算了。（此次费彝民受我的委托，由香港带来□□素三匣，我还他钱，他坚决不收。而这三匣针药是云裳要来送给嘉真的。）任心叔来信。

二十六日　晴

上午，接到电话，说我们的小组今天分为三组来谈，我参加的小组在民族饭店四一三号开会，我就准时去了。讨论由徐冶时主持，参加者钱钧、张松龄、董竹君（女）、武惕予、傅柏翠等。谈得还好。钱钧说浙江的海岸线长七百七十八公里，有大小一千二百〇七个小岛，钱是军区司令，故知之较详也。下午，大会讨论，先有马师曾等联合发言，继有谈家桢等发言。

浙江海岸线长度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仍在人大办公厅二楼，发言者有李学海等，我也作了简短的发言。

二十八日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下午，出席大会讨论，发言者有王绍鳌等，以沈雁冰等之联合发言为较有内容。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下午，出席政协大会讨论，发言者有史良等，我也发了言，

题为《谈谈古书的整理和出版》。我此次本不打算发言，是金城怂恿我的。他说，一般的发言都不联系自己的工作，你可以谈谈关于古书的整理。

三十日　晴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下午，出席政协大会讨论，发言者有吕叔湘等。京颀来过夜。云裳来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一日　星期　晴

上午，向中华书局要了汽车，同妻到前门饭店请叶熙春看病，阿庄、阿新也去了。下午，阿平来，吃了夜饭才去。京其不吃夜饭就回去了。

二日　晴

上午，休息。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列席人大会议。四时十分，周总〔理〕就当前国内外形势和任务作了讲话，并且解答了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三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列席人大。先由张国华、荣高棠发言，休息一小时，执行主席彭真报告中共中央今天接到由苏联大使交来的苏共中央的一封信，由邓小平朗读一遍，并且加以解释，七时半，大会闭幕。

四日　晴

上午，出席政协全体会议，徐冰、彭真都发了言。十二时十分，大会闭幕，主席周恩来说“明年再见”。下午，在家休息。晚上到民族饭店去看了马一浮、郑晓沧、蔡〔堡〕、丰子恺、沈尹默等。赵九章交我三十元，托代买商务版《资治通鉴》。

五日　晴

整天在家休息。

六日　晴

照常上班，校《后汉书·列传》若干卷，凡八十余面。

七日　晴

上午，在中华书局工作，下午在家工作，《后汉书·列传》已校到《李杜列传》第五十三〔卷〕了。阿庄来，京其来过夜。

八日　星期　晴

上午睡到十时半始起床。丁晓先来。京其吃了中饭回去。致云裳函。

九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三卷。下午，听杨伯竣〔峻〕讲《左传》，甚精辟。

十日　晴

上午，校《后汉书》三卷。阿庄来。下午，赴政协理发、洗澡。

十一日　晴

上下午均校《后汉书》，并复校前六卷，解决了若干问题。至此，已校至《列传》第六十〔卷〕了。赵守俨患感冒，给他开了个方子。

十二日　晴

上午，黄先义来，跟他谈了二个多钟头。阿庄来。下午，校《后汉书·列传》第六十一〔卷〕毕。人民出版社江同志（女）来。林仲易来。

十三日　阴

上午有大雾，树枝上像积了一层雪，北方人称之为“树挂”，南方无此景象也。沈尹默寄来医治气喘单方，抄了一份，托郑天挺转给邵循正。校《后汉书·列传》两卷。下午，中华书局有人做报告，不去听，在家休息。任心叔寄来他写的发表在杭大《学报》的小文一篇，是为《论语束脩议》。傍晚，王春来，谈约一小时。致赵九章函。

十四日　晴

上午有大雾，仍有树挂。八时半，中华书局邀集少数负责干部，听我和傅彬然作关于参加政协全体会议的体会的报告，由金灿然主持。下午，校《后汉书·列传》两卷。京其来过夜。

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教京其围棋。十一时，与彬然、调孚同赴丰泽园，参加庆祝圣陶七十大庆聚餐。饮绍酒约两斤，兴致特好，又应俞平伯之邀，赴南河沿政协俱乐部参加昆曲同期，居然同王汉华一道唱了一出《游园》。回家已七时矣。

十六日　晴

上午，阿庄买了蜜糕来。校《后汉书》两卷，已校至《列传》第六十七〔卷〕矣。杭州张同泰国药号来信。

十七日　晴

上午，阿庄来。校《后汉书·列传》第六十七、六十八两卷。张阆声寄来《读四库五桂两种〈明文海〉目录书后》稿。

十八日　晴

上午十时赵九章来。校《后汉书·列传》第六十九〔卷〕未毕。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张同泰国药号寄来膏滋药一罐，计人民币九十四元余，我亲自到万

寿路邮局取来　碑石房管处汇来本年度房租四十五元余。致张同泰函，表示感谢。

十九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六十九〔卷〕毕，续校《列传》第七十〔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一寸小照。阿庄来。

二十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七十〔卷〕毕，续校《列传》第七十一〔卷〕。

二十一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一卷，续校《列传》第七十二〔卷〕。今天是冬至夜，庄、龙两家竟没有一人来，殊感寂寞也。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半莫志恒来，余未起床，而阿庄、阿平等同毛多松接踵而至，赶快起来招呼，殊感狼狈也。今天冬至，阿龙和毛多松都吃了中饭就回去。阿庄母子吃了夜饭才去。京其吃了夜饭去看戏，直接就回家了。

二十三日　天气骤寒，有大风

上午，校《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二〕、七十三〔卷〕。下午，听杨伯竣〔峻〕讲《左传》。晚上，复过旭初等函，一共写了五封。

二十四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七十四、七十五〔卷〕。贺昌群送来他写的小屏一幅，甚佳。

二十五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七十六、七十七〔卷〕毕。民盟学习，请假。

二十六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七十八〔卷〕毕。下午听王春做学习报告。

二十七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九〔卷〕毕。下午，参加古代史组批评讨论会。

二十八日　晴

校《后汉书·列传》第八十〔卷〕毕。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在家休息。下午，赴政协洗澡。

三十日　晴

上午，吴世昌偕刘节来。校《续汉书·律历志》上。

三十一日　晴

校《续汉书·律历志》中未毕。中午，中华书局聚餐，下午赴民盟过组织生活，

晚聚餐，有晚会。

一九六四年一月

一日　晴

阿庄、阿龙全家都来，伯宁出差在上海未能来。吴甲丰也来。中饭菜甚丰，有八宝鸭。下午，顾友宇也来了。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热闹了一天。

二日　晴

中华书局开始停工学习，先学《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下午，王春做了报告。翁维章来信。 学习文件

三日　晴

继续学习，看文件。下午有报告。香港《大公报》鲍立初寄来贺年片。

四日　有小雪

上午，赴政协俱乐部洗澡，即在政协午餐。回家睡了几个钟头，天就黑了。阿庄来。京其来过夜。

五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赴二里沟西苑大旅社，参加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召开之报告会，由千家驹、陈翰伯、冯友兰、朱光潜、严仲平、邵循正先后作了关于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或作领导同志的讲话的传达，或谈体会，皆精彩。会开了一天，午餐即在西苑旅社。

一九六四年二月

一日　晴

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讨论石油工业部康副部长关于大庆油田的报告。京其已放假，今天起就住在我们这儿了。人民出版社吕一方来电话，催问《康有为》稿。日记间断二十多天。此二十多天中，中华书局停止工作，专搞学习，我则在家校阅《后汉书》，没有认真阅读学习文件，只于组内讨论时前往参加。妻于一月六日起又患感冒及消化不良病，卧床不起者十天。

二日　星期　晴

阿龙全家都来。伯宁、阿庄和阿平都来，阿新因患腹痛未来。今天，我跟他们

谈了一些大问题，阿龙也发表了他的意见。上午，冯亦代偕同孙玄常来。马一浮寄还布短衫裤两套。写文章一篇，寄香港《大公报》。致《大公报》鲍立初函。致张阆声函，并寄还文章一篇。

三日　晴

上午，听丁树奇作报告。章锡琛也来听报告，我留他吃午饭。下午，中华续有报告，我不去听，在家改写《康有为》。晚，李民来。

四日　阴

上下午都参加中华书局古代史组讨论会，讨论今年和明年的出版计划。

一九六四年三月

十七日　晴

日记间断一个多月，无从补写。本来每天记些某人来访，某人来信之类，并无大意义，从今天起想换一个写法，除了记身边琐事之外，就读书看报所得摘要记一些。有没有决心每天记呢，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

《人民日报》转载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摘录其结论如下：1、我国太阳年总幅射量超出西欧和日本，若以较高的幅量利用率百分之一计算，在“农业八字宪法”相当安排的条件下，长江以南大面地〔积〕每年单季稻产量达九百四十市斤是不难的。黄河流域下游下半年日光幅射总量大于长江下游，如有适当水利条件，夏季作物每亩稳定产量可不少于九百四十市斤。2、我国具有季风气候，宜于水稻生产。在同一纬度上，我国各地夏季温度均高于日本。据日本农业气象学家的多年研究，日本各地夏季温度愈高，则水稻产量也愈高。因此，我国各地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应高于日本。3、华北冀鲁豫三省雨量变率甚大。如种小麦，则四、五两月小麦需雨最急之时，华北的平均雨量已嫌不足，如降雨在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无灌溉设施，华北种小麦是不适宜的。过去曾在华北平原地区广泛筑坝开渠，灌溉农田，因引起次盐碱化而停止灌溉，不免因噎废食，似应做好排水工程，疏浚下水道，恢复灌溉。4、水稻是高产粮食作物，在东亚、东南亚季风气候区域特别适宜于种植，每亩收获量一般高于小麦。全世界小麦产量每年约二亿吨，为数略多于大米。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市场上出售的小麦都五六倍于大米，因此米贵麦贱是世界市场的一贯趋势。目前欧美更趋向于肉食，小麦需要量将更减少。而亚非人口增加速于欧美，据最近《联合国人口年鉴》统计，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十一年中间，世界人口增加五

亦可横读气候和粮食作物的关系。

亿六千万，所增加的人口百分之六十是以吃稻米为主的亚洲人，稻米的需要量将更增加，所以我国米麦两宜地区应尽量种植水稻。5、我国沿海各省每逢夏秋之交常遭台风袭击，对棉花晚稻等晚秋作物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目前气象科学虽已在研究改变台风行径〔经〕方向，但尚无法控制。因此除了抓紧台风预告外，尚须广泛地用电力排除台风所遗留的田中积水。浙江萧山县山河人民公社一九六二年十四号台风下雨三百五十二毫米，七千多亩水稻田积水深达二三尺，经用电力排水，两天就排完，双季稻仍每亩收八百七十二斤，排灌机械化对于保证农业增产的重要性可见一斑。6、新疆地区日光幅射量特别丰富，不亚于阿联，宜于种植水稻、小麦和棉花，据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新疆考察队一九五六至
一九六〇年考察结果，尚有大量荒地可以开垦。新疆地区地表上径流资源估计仅七百亿立方米，远不足应付需要。但新疆地下水资源富有潜力，应该进行广泛详细调查，使几万千年以来贮藏于地下的资源和天空灿烂的丰富幅射资源统能充分利用，变荒沙为绿洲，使新疆自治区成为稻、麦和棉花的仓廪。同时黑龙江区域适于种植春小麦与水稻，亦尚有容易开发的大量荒地，应尽量利用。7、我国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与美国中西部大平原、苏联哈萨克斯坦北部同为北半球温带三大肥沃草原。雨量在三百至四百毫米之间，地形平坦，气候适宜于牛羊的生长，实为天然的良好牧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小麦昂贵，地主们以为有利可图，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大量地把美国中西部牧场开垦为麦田。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八年，美国连年干旱，雨量比常年平均少百分之二十五，三亿亩草原土地受风吹蚀，土壤被吹去数厘米到一米，尘土飞扬，黑霾蔽天，起风时白天须点电灯，甚至对面不见人，以致交通断绝。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一次黑霾长二千四百公里，广达一千四百四十公里，高达三公里，使美国东部大城如纽约的天空也为〔之〕变色。这五年间风尘灾祸使中美地区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美国费数十亿美元来做善后防止土壤吹失工作。苏联于一九五四年起，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开垦草原为麦田，一九五四年到五六年开垦了三亿亩。这个地区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土壤肥力开始减退，又值连年干旱，当地时区“黑风暴”，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尤其是巴夫罗达州最为严重。我们利用东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不能再蹈此复〔覆〕辙。必须开发草地使之成为牛羊马骡的乐园，而不能大面积开垦任风吹荡，使肥沃的土壤从空中飘浮进入大海。8、我国西北和西南各省区多为丘陵山岳区，在山上开荒易致水土流失。再加季风气候，雨量集中于夏季三四个月，一到雨季更容〔易〕造成土壤的侵蚀。如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晋、陕、甘各省，原属森林草地，经二千年来大面积开垦为农田后，每年十亿吨以上的黄土，从中游冲刷而下，淤积于潼关以下的黄河下游，使黄河底部抬高，并高出于平地数米，以致三千多年来发生泛滥一千五百多次，重要的

改道二十六次。据另一统计，自秦到西汉末二百五十三年，黄河大决口凡六十二次，自王莽至隋初五百八十年只二次，自隋初至元末七百七十九年凡四百四十八次，自明初至一九三六年五百六十八年凡四百六十一次。据复旦大学谭其骧认为，自王莽到隋唐黄河之所以平安无事者，乃由于那时黄土高原隶属于兄弟游牧民族管辖，把已开垦土地恢复为草原之故。从而可知利用山地必须以牧业森林为主，如大面积开垦必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9、我国气候资源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是相当丰富的。如加以充分利用，我国稻麦单位面积产量应该居于世界的先列。从“表一”中数字，把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的五年平均稻米产量和一九五三至五七年五年平均相比，世界各国增加最快的是阿联百分之三十七点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美国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其次是日本百分之十二点二，澳大利亚百分之十。在这二十年间，我国虽有增加，但其数甚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日本近年来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激增，应给我们以极大启发。朝、日两国均为近邻，其气候资源并不胜于我国，我们只要《根据发展农业纲要》的精神，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力量，同时做好农业科技工作，则在相当期间内，达到世界农业生产最先进水平是有把握的。

今天上午校《后汉书》。下午局里开会，讨论五好运动问题。阿庄来。妻患感冒咳嗽已好多天，还吐过血，已经吃了十八帖中药，今天还是睡在床上。

十八日　阴晴

上午，校《后汉书》。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回来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讨论农村二十条，无所发明，只是闲谈而已，真所谓废时失业也。阿庄来。

十九日　阴

上午起来，院子里屋上都有积雪，大概是昨晚二三点钟下的。那只白猫昨晚出去，今天一早回来，混身都是泥巴，可发一笑。整天校《后汉书》。阿庄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

一日　晴

上午偕妻及京其乘公共汽车赴阿庄家。十一时，赴梅兰芳家看许姬傅，谈甚欢。云裳、顾友宇及吴子臧之姊先后来阿庄家，同进晚餐。晚餐后看电视。又从窗外看天安门放礼花，甚清晰。

二日　星期　晴

与秀珍结婚五十年，西人所谓金婚者也。上午九时，偕同阿庄全家赴王府井中

国照相馆照相，阿龙全家已先在照相馆等候矣。十一时，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聚餐，云裳亦来。吃的是恩顺居的菜，甚好。在文化俱乐部阿平又给我们照了几张相。餐毕仍赴阿庄家。阿庄约一裁缝来，为余量身裁衣，做布制服一套。晚看电视《南方来信》。阿新之友方中亦来，彼将于明日出差赴沈阳矣。十时半，雇汽车返家。京其同来。

三日　多云兼阴

照常工作。看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若干卷。填所谓《干部履历表》一份。我从没有填过这样的表。表中有一项“何时何地被捕被俘过，经过情形及表现如何”。我在上海被捕过，关在南市的公安局里五天，记得他们讯问我的时候，问我是否参加过闽变，所谓闽变，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而言。那么，我之被捕必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间。然而据丁晓先的回忆，似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间，阿庄也说不在一九三四年，倒使我疑惑不定了。本来我的被捕，是朱亚林等捣的鬼。究竟原因何在，始终不曾查清楚。如果我把年代填错了。很容易引起人家怀疑。因此，我于上月三十日，特地为这桩事去访问王伯祥，查王伯祥的日记，果然在他的日记里查到了，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那天是星期日）被捕，二月二日释放的。我因此感到写日记的重要，决定从五一节起又要写日记了。

四日　阴转多云

看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若干卷。香港《大公报》鲍立初来函索稿。晚，访宋茂华。

五日　阴

上午，看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若干卷。下午，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讨论美帝国主义扩大越南战争问题。阿庄来。

六日　晴间多云

看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已至第五十五卷。晚，为香港《大公报》撰文，题为《侯方域及其〈壮悔堂集〉》，未脱搞。

七日　晴，温度骤升至摄氏二十九度

上午，在政协礼堂听王昧真作报告，报告他们九位同志在巴西斗争不屈的经过情况。下午，中华古代史组开业务会议。晚上，赴民盟参加学术问题座谈会，归家近十一时矣。

八日　晴

上午，看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稿，看至第五十九卷，全书已看毕，再复看一过，即可付排矣。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座谈会。晚，丁晓先夫人来。

九日　星期　晴

上午，月涓同京其来。下午一时半，赴政协洗澡，买了三瓶五粮液回来。写成短文一篇，题为《侯方域和他的〈壮悔堂集〉》。

十日　晴

上午，复看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凡十一卷，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下午，赴政协听刘思暮〔慕〕作报告，题为《目前国际斗争中两大问题》，仅罗列事实，缺少分析批判，殊令人失望也。复香港《大公报》鲍立初函，并寄去短文两篇。阿庄来。政协听报告归来，腰背酸楚，殊不可耐，晚饭后即思睡，而收音机广播罗瑞卿大将之论文，又不可不听。甚矣其惫也。

十一日　晴

看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十余卷。下午，大阿宝来做客，送来蛋糕等。晚上，看宋茂华。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

十二日　阴，有雨

今日阴历是四月十二日，为妻生日。云裳、阿庄先后来。中午吃面。余饮五粮液两杯，即感不适，下午民盟学习，请假。中华书局之花房已拆除，处理品中有睡莲一盆，连同水缸，只售四元，余得之，甚快。晚上，王仲荦来。阿庄、云裳都吃了晚饭才去。

十三日　晴

王仲荦校点之《南齐书》全已部看毕，今日交龚梅亭送去。看《马骕绎史》，准备校点，晚，妻又发病，而丁太太来，不知趣，大谈往事，令人生厌。

十四日　晴

妻病大发，嗳气频频，卧床不起。阿庄来，下午三时才回去。看《马骕绎史》。下午六时半，民盟派车来接，参加学术问题座谈会，余作主要发言，谈整理出版古籍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若干问题。朱孟实发表意见，传来我国又一原子弹在西部上空爆炸成功的消息，大家都转而谈论第二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好消息了。

十五日　晴

上午，看《马骕绎史》。妻病缓，又起来做菜了。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座谈。

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伯宁、陈迩冬、吴甲丰来。留迩东、甲丰吃午饭。陈文彬来，谈国际形势约半小时，即辞去。下午三时，赴政协理发洗澡。六时回家，甲丰未去，阿龙来，他们和阿庄都吃了晚饭才去。今日迩冬为余言，上星期六下午，陈真如在民革中央参加学习座谈，对国际形势发表意见，共有两点，刚说完第一点：感觉极

不舒服，即停止发言。往户外吸取新鲜空气，一出户，即不能支持，慢慢地倒下去死了。这大概又是心肌梗塞之疑。伯宁今晚动身赴大庆，参观爆炸法打桩工程。

十七日　晴

审读马绪传注译之《张居正传》。看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校释》样稿（僖二十三、二十四年），甚好。伯峻为杨遇夫之侄，盖有家学渊源也。下午，应王伯祥之约，赴陈乃乾家，与之晤谈，谈关于《南齐书·百官志》的校点问题。三时，赴民盟，过组织生活。六时返家。

十八日　晴

看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校释》样稿毕。开始为马绪传修改《明史·张居正传》译文。妻晒呢大衣，整理衣箱，忙了一天。大阿宝为余言，前昨两晚，贾大娘引一女友来宿，天明即去云云。

十九日　阴，有时有阵雨

上午，听吕朗传达荣高棠关于二十八届乒乓球国际比赛之报告。阿庄来，吃了午饭就回去。下午二时赴民盟参加学习，当乘三十五路公共汽车赴阜成门，转乘一、二路无轨电车时，适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

二十日　晴

补写上月进行之所谓《思想小结》。谷应泰之《明史纪事本末》，经校点，并撰《前言》一篇。文学组之赵诚等提意见，谓谷应泰由明入清，不知民族气节为何物，其人盖当与侯方域辈并论，其著作不当予以整理出版云云。赵守俨决定于明天下午开会讨论。

二十一日　晴

继续补写所谓思想小结。因为下午政协国际问题组开会，不能参加组内召开之讨论《明史纪事本末》前言的会，特写成书面意见交赵守俨。下午三时，参加政协国际问题组组员会议。三时半，在第三会议室听连贯作访问非洲五个国家的报告。六时，偕同潘光旦、张毕来坐民盟的汽车赴民盟总部，即在总部吃鸡蛋面一碗。七时十分，参加学术问题座谈会，由贺麟作主要发言。十时半返家，咳嗽大作，且有发烧感觉。

二十二日　晴

昨夜发高烧，清晨未退，以体温表量之，为摄氏三十八度六。咳嗽，声音嘶哑，以竹叶石膏汤治之。下午，又易一方，用牛蒡子、连翘壳、栀子皮、瓜蒌皮、霜桑叶、天花粉、杭菊及薄荷等。入夜，热未退尽，疲惫甚。阿庄来。京其来过夜，陈乃乾来信。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体温仍高达三十八度六。阿庄早上向大同酒家买了广东点心来，略一尝之。仍服前方，一天服了两剂，欲求速效也。月涓带了京奕来，留她吃夜饭。

二十四日　晴

热仍不退。早上写条子给吴翊如，托他代向局里请假，并代邀医务室之张丽蓉来，前方既无效，改开一方，用荆芥、防风、前胡、枳实、桔梗、神曲、焦槟榔、焦山查〔楂〕、灸草等。上午，张丽蓉来，为余听诊一番，说我的肚子里在打架，意谓消化不良，肠胃亦有病也。下午，她送了止咳药水一瓶来，还给妻打了金针。政协送来歌舞剧《椰林怒火》的票子，并且是前排的，我就送给张丽蓉了，她大为高兴。是在天桥剧场演出的。晚，热度稍退。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吴翊如来。量体温，三十七度二，尚未退尽也。中午，阿庄来，吃了午饭去。晚上，丁晓先夫妇来。今天，仍服自己开的药及张丽蓉所配之止咳药，临睡服通便丸。

二十六日　晴

上午量体温，三十七度，已接近正常矣，赵守俨来。伯宁来，他于昨天下午由大庆归来，云此去只在凤凰参观爆炸打桩工程，未及参观大庆油田也。下午，姚鉴、章熊来。张丽蓉又为我配了合霉素及止咳药，并为妻子打金针。她是上午来的。说她星期一晚上去看了《椰林怒火》，座位在第二排，非常满意。

二十七日　晴

体温仍未正常，咳嗽亦未止。上午，杨伯峻偕肖项来。下午，傅振伦来。整日看《太平广记》消遣。

二十八日　晴

体温仍未正常。静卧休息，看《太平广记》消遣。下午，阿庄来，吃了夜饭才去。

二十九日　晴

在家休养，看《太平广记》消遣。此《太平广记》乃中华书局重印本，汪绍楹点校，甚精确，惜校对不精，每出错字也。继续服中药。

三十日　星期　晴

仍有微热，继续服中药。阿庄全家来。阿平将于下月二日动身赴石灰窑一水泥厂实习矣。下午，沈丹枫来。韩镜侬自硖石来信。

三十一日　晴

上午，照常办公。体温最高仍为三十七度四，盖未正常也。下午四时半，赴四联理发，遇王仲荦。赴五芳斋饮啤酒两杯，吃馄饨一碗。七时，参加民盟中央常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听萨空了传达昨天周恩来总理在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联席会议上所作之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归来已十一时十分矣。韩镜侬又自硖石来信。张丽蓉来，为妻扎金针。

一九六五年六月

一日　晴

上午，照常办公。体温仍未正常，颇感疲倦。下午四时许，即回家休息。

二日　晴

上午，照常办公。体温未正常，仍感疲倦。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阿庄来。

三日　晴

上午量体温，三十七度二，决意在家工作，不到书局上班。阿庄买粽子来。孙尚侠自杭州来信。

四日　晴

上午，阿庄来，稍坐即去。体温仍未正常，在家工作，不去书局上班。今日为阴历端午，吃粽子。午饭有黄鱼、白切肉、咸蛋等。高尔松来。

五日　晴

体温仍未正常，午后升至三十七度三，所谓低烧也。看《太平广记》消遣。傍晚，与妻移植莴笋数枝，即觉腰背酸楚矣。

六日　星期　晴

早起，忽觉腰痛，复上床睡。莫志恒来望病，送来苹果六只，云市场上已无苹果，特向民族饭店访购得之。阿庄来。月涓带了京奕来。下午四时许，京其才从游泳场回来，尚未吃午饭也。近来报纸上大力提倡游泳，小学生最为高兴，儿童节那一天，许多小学生到附近河沼里游泳，因为没有人领导，出了一些事故。因此，我告诫京其，不许他到河里去游泳，只准他到游泳池里游泳。自己开方，服中药。

七日　晴

腰痛甚剧，起坐行动皆不方便。下午量体温，为三十七度三。赵守俨来，谈《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吴翊如、傅璇琮来。服中药，仍前方。

八日　阴晴

腰痛如旧，下午仍有低烧。看《实践论》、《矛盾论》。赵守俨来，谈《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赵琦、刘光业、王文锦来。阿庄来。彬然来。服中药，仍前方。

九日　阴晴，傍晚有阵雨

腰痛稍减．下午仍有低烧。晚，丁太太来，请开药方，婉言拒之。改方，服中药。看《实践论》、《矛盾论》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云裳自郑州来信。

十日　阴，有时有小雨

腰痛又有减轻，下午仍发低烧，服中药。看《世说新语》消遣。阿庄来。大阿宝今天回家．

十一日　多云转阴，有小阵雨

腰痛渐愈，下午仍发低烧，服中药。看《世说新语》消遣。写信给徐衡之大夫，交阿庄送去。傍晚，阿庄来电话．云已看到徐大夫，他答应星期天来给我看病。

十二日　阴，有时晴

腰痛已愈，惟不耐久坐．坐半小时许，起立行动即感困难。体温亦渐趋正常。下午洗澡。晚八时半，徐大夫来．给开了个方子，用桑皮、炙草、黄芩、地骨皮、银柴胡、党参、沙参、滑石。请他喝五粮液，吃面。彬然夫妇闻徐大夫来，就很高兴地来看他。民盟学习小组寄来一份材料，是费孝通就能不能利用帝修之间的矛盾把苏修纳入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问题，归纳为五个论点．说供大家参考，准备发言。因此，我又读了一遍《矛盾论》，又把彭真在印尼阿里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仔细地读了两遍。京其来过夜。

十三日　星期　晴，傍晚有阵雨

腰痛已愈，但仍不耐久坐，体温下午最高为三十七度二，已接近正常矣。服中药。阿庄上午就来。伯宁下午来．月涓傍晚来，她已经吃过晚饭了。晚八时半，听广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十四日　阴　下午有小雨，渐晴

体温已接近正常。服中药。写信给张毕来、费孝通，对他们领导的小组学习讨论提出意见。丁晓先来。

十五日　晴兼多云

体温仍未正常，最高为三十七度三。服中药。下午，赵守俨来，谈甚久。阿庄买糕点来，晚上，吴翊如来．接阿龙自大连来信。

十六日　阴晴，傍晚有小阵雨

前天将徐大夫的方子交给阿庄，请她找徐大夫改，徐大夫照原方加了炙芪、生芪各二钱。下午，阿庄配了两剂药送来，她不吃夜饭就回去了。一年多以前，陈劭先特在江西餐厅宴请以前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同事。胡愈之、邵荃麟、林涧青、杜麦

青、黄鸿年、赵晓恩、傅彬然等均被邀，当场公推我执笔写一篇记述文供社从创立到结束的经过的文章，我答应了，但始终没有动笔，今天决意乘在家养病之际，开始写。病仍未全愈，下午有低烧。毛留云来信。

十七日　晴，有时多云

写记桂林文化供应社的文章。伯宁来，诉说阿庄脾气坏。中华标点本《史记》准备印线装本，有多处标点错误，应改正，赵守俨把应改正〔之处〕一一用铅笔画出，送来复核。体温仍未正常，服中药。

十八日　阴晴，傍晚有阵雨

上午，续写记文供社的文章。原孝铨来，他是到八宝山参加了公祭张北辰回来的——张北辰患肝癌，于昨天上午八时逝世。阿庄来，吃了午饭，准备回家，吴世昌来了，我们谈得极畅快，留他吃夜饭，阿庄同他一道出去，各乘车返家。《史记》标点本应改正处已审核完毕，送还赵守俨。今日起，停止服药。

十九日　晴

整天写记桂林文供社的文章，快写完了。京其来过夜。

二十日　星期　晴

记文化供应社一文脱稿，上午挂号寄给陈劭先，另致陈劭先一函。上午，伯宁、阿龙、京奕来。阿龙出差赴大连，昨晚才返京也。下午，月涓偕其二哥汤兰九来。伯宁下午回家，阿龙等都吃了晚饭才去。晚八时半听广播，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本贝拉被迫下台，是必美帝国主义及苏联修正主义破坏亚非会议阴谋之一，以阿尔及利亚乃此次召开亚非会议之东道国也。邹身城自杭州来信。

二十一日　晴

开始把王仲荦校点的《南齐书》批定排版格式。阅报，知阿尔及利亚政变全系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非出于美帝国主义及苏修之颠覆阴谋，昨天所作之判断，完全是错的。

二十二日　晴

批《南齐书》排版格式。阿庄来。

二十三日　晴

批《南齐书》排印格式。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傍晚，宋茂华来。

二十四日　晴

上午，赴宣武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在口腔内量体温，三十七度三四不算是低烧。量血压正常。透视肺部，清晰，没有什么毛病。左动脉略有延长，但左心室无扩大现象。前昨两日起，天气骤热，今日室内温度达华氏九十六度。继续批《南齐书》排版格式。

二十五日　晴

批《南齐书》排版格式毕，交唐珍贤编页码。上午，打电话给宣武医院门诊部办公室萧天沛，问昨天验血及验小便结果，据云肝功能无问题，惟验小便结果如何，因一时找不到验单，故无可奉告云。可谓疏忽矣。阿庄来。

二十六日　晴

《南齐书》点校稿因唐珍贤页码未编好，今日不能发稿。下午一时半，刘节来，谈半小时，他今晚动身返广州。二时，听王春传达文化部萧副部长（不详其名）之报告。王春传达毕，王代文又有什么报告，余以腰痛不耐久坐，即回家休息。京其来过夜。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才起床，正在听广播弹词开篇，陈劭先来了，谈了一个多钟头才去。阿庄来。下午，阿龙来，商量京其考初中填志愿进哪一中学的问题，一时不易解决，特去赵守俨家，与守俨商谈。阿龙吃了夜饭就回去，说准备再去找京奕的小学老师商谈。月涓腋下起一核子，曾请癌瘤医院检查，尚无结果。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电话月涓，问京其填志愿事如何解决，月涓云，表已填好送出，第一志愿填清华附中、第二北京师院附中。阿龙有电话来，所云与月涓同。妻病又作，嗳气频频，下午有低烧。晚上，参加中华学习座谈。

二十九日　晴

《南齐书》发稿单已经龚梅亭填好，我签了字。手头无具体工作，读《毛选》，看文件。

三十日　晴

上午，读《毛选》，看文件。下午，参加民盟学习。贾大娘请假一天，晚上近十点钟才回来。妻带病料理一切，疲惫已甚。

一九六五年七月

一日　晴

妻病依旧。胃口大减，下午体温升至三十七度八。阿庄上午来，一到就扳起脸，大发牢骚，使妻大感不快。无具体工作可做，整天读《毛选》，看文件。复孙尚侠、邹身城函，致韩梦兰函。

二日　晴

开始看张维华校点之《陈书》。发见新出版之《后汉书》目录有错误，特与赵守俨、潘达人商量补救办法，决定印一勘误表。妻病依旧，甚感焦虑。伯宁来，诉说阿庄种种狂妄行为。晚，参加民盟学术问题座谈。与林仲达、张曼云同车归来，天气闷热，汽车急驶虽有风，而仍汗出不止也。

三日　阴，时有阵雨，天气转凉

上午，看张维华之《陈书》点校稿。下午，参加民盟学习，余首先发言，约二十分钟。妻病依旧。彬然来。给阿平信。

四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半，赴白堆子请徐衡之大夫。在徐家谈了两小时，才与之同来。他为妻开了个药方，以小柴胡合逍遥加减，柴胡二钱、当归三钱、黄连六分、黄芩三钱、白芍三钱、厚朴二钱、党参五钱、灸草一钱、茯苓三钱、秦艽四钱、寄生四钱。妻下午体温仍升至三十八度。月涓带了京奕、京其来。京其初中考试已考过，据云看错一道算术题，第一志愿恐不能达到矣。阿庄、伯宁先后来。京其从今天起就住在我们这里了。

五日　晴

上午，古代史组开了个小会，谈《廿四史》标点问题。阿庄昨晚带了徐大夫开的药方去，上午，买了药二剂送来，即匆匆返家。下午四时许，陈劭先来看彬然，邀我一道谈天，谈至七时许才去，所谈皆二十年前往事，我不知听到过多少遍了。晚餐吃酱炒蟹，蟹虽小而甚足，南方在此时还吃不到这种蟹也。

六日　晴，傍晚有小阵雨

看张维华点校之《陈书》。下午，赴政协俱乐部洗澡、修脚、理发。阿庄上午来，吃了晚饭才去。她思想上有些问题，今天对她略作批评，她一时亦未能接受也。阿龙下午来，欲与阿庄谈，被拒绝。

七日　多云，有阵雨

上午，看张维华点校之《陈书》，并修改校记文字。下午三时，参加民盟之联组会。即在民盟晚餐，餐毕继续开会，至九时四十分始散会，归家已十时余矣。今日发言者有余冠英、朱孟实、黄艮庸、金岳霖、徐仲航、辛志超、曹孚、冯友兰、吴组湘。

八日　晴

看张维华点校之《陈书》，并改正校记文字。阿庄特在人民医院为乃母挂了号，请徐大夫改方，下午二时送来。照前方去当归、白芍、秦艽，加香附、苏梗叶，仍服两剂。

九日　多云，有阵雨

上午，看张维华校点之《陈书》，并为之修正校记文字。下午二时，听王代文作报告，报告内容分三部分，一、凡已调往外地工作者，其留京之家属，亦必须于最近期间调去；二、国际国内形势；三、关于四清问题。其国际国内形势部分，大都依据周总理前在人大常委所作之报告，然亦小有错误，则为水平所限也。王代文之报告于五时半始毕，赵守俨即召集全组同志谈四清问题，刘起纡、傅璇琮、姚鉴、吴翊如、龚柏亭、赵璜、刘光业等纷纷报名，希望能参加第二批四清工作。韩梦兰自杭州来信。

十日　晴

上午五时半，赴车站欢迎由山西归来之参加四清同志。看《陈书》点校稿，第一卷看毕，校勘记亦已写定。下午，参加民盟联组会。今日发言者有张毕来、胡愈之、刘王立明、费孝通。除刘王立明外，发言都很精彩。在民盟晚餐。晚，黄先义来。

十一日　星期　阴转晴

上午九时，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即在叶家午餐。座有叶子美及其爱人叶蠖生。下午，月涓偕京奕来。五时许，阿龙亦来。我们正在晚餐时，伯宁也来了。

十二日　晴

上午，看张维华点校之《陈书》第二卷，并改写校勘记。下午二时，参加欢迎四清同志归来大会。由萧项平讲欢迎之意义。继由自山西归来之丁树奇，自湖南归来之浦一之相继发言。休息二十分钟后，自山东归来之刘知津，自山西归来之包守信、程毅中及报名参加第二批四清之赵守俨相继发言。六时半始毕。

十三日　晴转阴，晚有阵雨

看张维华校点之《陈书》第二卷，续看第三卷，并改定校勘记。

十四日　晴

上午，看张维华点校之《陈书》第三卷毕，并写定校勘记。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小组座谈。

十五日　晴

上午八时赴民族文化宫，参加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务院参事室、政协直属组等单位学习国际形势部分的心得经验交流会。先后发言者有孙晓村、刘仲雄、魏建功、曹孚、□□□等，由曾一帆主席。下午，看张维华点校之《陈书》第四卷，并改写校勘记。

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半起〔赴〕民族文化宫，参加学习心得经验交流会。交流会仍由曾一帆 主席。发言者有秦伯未、朱光潜、杨鉴清（荣毅成〔仁〕之爱人）、许问天、王

芸生、林汉达等。散会时已十二点半矣。阿庄来。下午，看张维华点校之《陈书》第五卷，未毕。晚七时半，在首都电影院看《在烈火中永生》，归家已十一时矣。

十七日　晴

上午，看《陈书》点校稿第五卷毕，并写定校勘记。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小组讨论。

十八日　星期　晴

阿龙全家都来。阿庄、伯宁也来了。下午，京其又大发其牛脾气，倔强不听话，单独到玉渊潭去游泳，至六时余尚未回家，阿龙、伯宁去把他找回来。晚饭后，大家开导他，他若有所悟。这个孩子相当聪明，就是脾气坏，当好好教育之。

十九日　阴，有时晴

看《陈书》校点稿第六卷，未毕。

二十日　晴

看《陈书》校点稿第六卷，未毕。上午看《参考消息》，知道李宗仁将经瑞士返还祖国。下午三时许，有人说李宗仁已到了北京，是溥仪夫妇到飞机场去接他的。大家都说这倒是一个绝好讽刺，伪皇帝接伪总统。我觉得事实决不会如此。此次，李宗仁回来，极有意义，对爱国反美，对台湾解放，都有好处。我就想打电话给陈劭先，打听情况，以未悉陈劭先之电话号码，特询之彬然，电话接通了，果然不出所料，到飞机场去接他的有周恩来（他以政协主席身分去接他的）、彭真等多人，溥仪夫妇亦在其内。五时许，在楼梯口碰到彬然，我告诉他，跟陈劭老接通电话了，他告诉我，他今天也去接了李宗仁。彬然听了，立刻沉下脸说，这种电话打它干吗？这位同志平时想问题，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我对他笑笑，不理他走开了。

李宗仁归来

二十一日　晴

上午，萧项平召开一个小会，讨论《廿四史》点校问题。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小组座谈，谈到了李宗仁自美国返回祖国的问题。

二十二日　多云

审读《陈书》第七卷校点稿，并写定校勘记。

二十三日

晨四时许，大雨倾盆，渐放晴。审读《陈书》点校稿第七卷毕，开始审读第八卷。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审读《陈书》点校稿第八卷毕，并写定校勘记。阿庄来。下午一时，赴金鱼胡同四联理发馆理发。在东安市场邂逅费孝通，他请我吃冰砖。三时至六时，

参加民盟学习小组座谈。此次座谈后，放假十天，准备集中学习矣。莫志恒来信。

二十五日　星期

上午有雨。阿龙来。分别写信给许志行、吴克潜。下午，赴北长街看陈乃乾。

二十六日　阴转晴，时有小雨

京奕前天参加夹道欢迎奈温将军时，突然昏过去，状似中暑。今天起，她来我处住，以资休养。看《陈书》点校稿卷九、卷十两卷毕，并写定校勘记。午后阿庄来。

二十七日　晴

看《陈书》校点稿第十一卷毕，并写定校勘记。下午，参加一小会，谈四清问题。蕙芬来。韩镜侬自杭州来信，云阆声病危。现住西湖疗养院，当即复信。详询病情。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看《陈书》校点稿第十二卷未毕。民盟学习放假两周，下午无事，拟约王伯祥同赴陈乃乾处闲谈，而伯祥须参加民进学习，不能去。又电话圣陶，问他下午在家否，回说下午有事不在家。这样，就只好呆在家里打五关消遣了。分别写信给张九小姐、郑晓沧、任心叔，询问阆声病况。

二十九日　晴

看《陈书》校点稿第十二卷毕，并改写《校勘记》。开始看第十三卷。傍晚，月涓来。

三十日　晴兼多云

看《陈书》校点稿第十三卷毕，并写定《校勘记》。开始看第十四卷。今日气温上升，最高温度为摄氏三十七。

三十一日　晴

看《陈书》点校稿第十四卷毕，并改写校勘记。下午，听丁树奇作关于学习《毛选》的报告，仅一小时，不甚精彩。天气仍热，听完报告不参加讨论，即回家休息。接许志行、吴克潜复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

一日　星期　晴

阿庄全家来，都吃了夜饭才去。阿平在启新水泥厂实习归来，体重约减十斤云。

二日　晴

上午，看完《陈书》点校稿第十五卷，并改写校勘记。下午，古代史组与近代史组联合开一个小会，讨论近代史组写的影印《湘报》出版说明，由李勘主持，发言者都说些空话，令人不耐，工间操后，我即退席。京其午后即与若干小朋友赴工人体育场作深水测验，至晚九时半才回家。他深水测验居然合格。接任心叔复信。

三日　晴

上午，开始把前已改定的《陈书》点校稿及校勘记重新看一遍。下午，听严健羽、陈金生谈参加《四清》的收获。

四月　晴

上午，与萧项平、傅璇琮、吴翊如谈卢南乔所提出的《梁书》校勘记的写法问题。重看《陈书》点校稿。京其接到北太平路北京市十一学校的通知，说已被该校录取。这个学校的名字从未听见过，大家觉得诧异，尤其是京其自己，他这次考得并不坏，但他所填的三个学校都没有被录取，而分配到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学校。经月涓向地坛小学的老师打听，才知道这个学校原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专为解放军军官子弟办的，今年起交给了北京市，才决定挑选几个成绩比较好、家庭成分也比较好的非军官子弟入学肄业。事情搞清楚了，大家非常高兴。接张阆声女小九自杭州来函，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父亲的病况，看来还是癌症，可能是肺癌，但医生未敢肯定。下午，赴政协洗澡，修脚，理发。

五日　晴

上午，与卢南乔、萧项平谈《梁书》校勘记的写法问题。下午，赴北长街看陈乃乾。五时半，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向他借周总理去年在人大所作之《政府工作报告》，在叶家吃了晚饭回来。

六日　晴

上午，重看《陈书》点校稿。下午，听了一个不大重要的报告。张玖来信，已接到医院七月三十一号发出的病危通知单，他父亲的病已无法挽救了。当即复了她一信。

七日　晴

上午六时半，京奕陪我赴民盟总部，乘民盟所包大客车赴香山饭店，七时二十分开车，沿途有停留，到香山饭店已九时三十分矣。余与余冠英同住三百二十五号房间。九时五十分，萨空了作报告，传达政协学委会对第一阶段学习的几点总结及第二阶段学习的方法方式，并附带传达了平述三副部长的讲话。下午四时，刘述周作动员报告。我一向轻视刘述周，以为他态度不甚严肃，讲话随便，没有什么道理。这次听了他的动员报告，不觉肃然起敬，恨自己之轻浮而浅薄也。牙肉浮肿，

牙痛，但晚饭时还是喝了一瓶啤酒。晚饭后与余冠英等散步。

八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开始小组座谈，谈刘述周的动员报告。下午不讨论，读文件。天气仍热，牙痛又剧，翟雅琴给了我三十多片黄连素片，服之当有效也。晚餐时仍喝啤酒。看电视上乒乓球单打比赛，紧张之至。

九日

上午小组讨论，常任侠发言，还是一种表态，此公进步实在慢。下午二时半有阵雨，一直不停地下，天气亦转凉。小组讨论叶笃义发言甚长，而观点错误，引起全组的注意，看来对他又要有一场严厉的批评矣。

常任侠表态

十日　阴，晚上有雨

上午，小组讨论如何认识大好形势，我发了言。下午，继续讨论，沈兹九发言最长。赵朴初来。晚饭后与林仲易等散步。赵朴初患心脏病，在香山疗养。他写有政治讽刺词三首，调寄《采桑子》，甚佳。

十一日　阴，有时晴

上午，小组讨论，叶笃义大放厥辞，谈到所谓四类分子，地富与好〔反〕坏应分别看待。此公观点一直有错误，此次非对他大大批评一下不可矣，下午，尚〔常〕任侠也发表了一些谬论。傍晚，赵朴初来，在浦熙修的房间里小坐片时。与林仲易等散步。回京后与费孝通等谈天。

十二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我首先发言，认为叶笃义的毛病在敌我不分，但小组讨论的主持人费孝通开了红灯，主张先对常任侠提意见，于是大家开始批评常任侠。下午，大家对叶笃义提意见。晚餐时，朱光潜请我喝五粮液。晚餐后，与潘光旦等散步。

与朱光潜聚饮

十三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大家继续对叶笃义提意见。下午，继续提意见，詹永泰、张毕来都事先作好准备，谈得极诚恳而深刻，叶笃义说使他大为震动。晚餐时，金岳霖兴致大佳，说想喝一杯，我就请他喝了一瓶五粮液。七时半，与朱光潜等同至玉华台赏月（今日为夏历七月十七日），至则胡愈之等已先在，至十时许始回寓所。

十四日　晴

上下午皆为联组座谈。上午发言者有华罗庚、马大猷、朱德熙。下午发言者有项冲、梁思成、千家驹。晚饭后，乘千家驹之小汽车赴阜成门，转乘三十五路公共汽车返家。至则阿庄、阿平及月涓等已在家等候矣。陈云裳自郑州来信。

梁思成等发言

十五日　星期

今日为夏历七月十九，余之生日。前数日阿庄已向康乐酒家定座，并邀请了吴甲丰伉俪，于中午聚餐。晨起，大雨倾盆，至十时渐止，但未全止。十时五十分打电话叫出租汽车，云无车可派，须待一小时后再说。傅家又传来阿庄电话，说她不来接我们，要我们迳赴康乐酒家。于是偕妻及蕙芬、京奕、京颀，乘三十五路公共汽车赴阜城门，转乘三路无轨电车赴灯市口。到了康乐酒家，则阿庄等都未到，大为诧异。其时已过十二点钟，而天亦已放晴，我们就点了几个菜，吃了面，喝了酒，又到东安市场逛了一回，回家已二时半矣。贾大娘说，李先生来过了，说我们如回家可打一电话，他们就来。四时许，阿庄全家都来了，甲丰夫妇也来了。原来阿庄看天雨不停，料想我们不能出门，所以打电话给傅家，请他们转告我们，说中午不到康乐去吃饭了，下午如果天晴，改在晚上聚餐，而傅家把她的话传错了。晚饭菜很丰富，甲丰等都大吃一顿而去。昨日回家，看到张璇（阆声第四女）自杭州来信，今日复了她的信。

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赴沙滩，乘民盟所雇之大客车赴香山，八时半到达。九时，小组讨论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下午继续讨论。常任侠又说了一些表态式的不由衷之言。其他同志的发言，亦少精彩。傍晚，与金岳霖、潘光旦、浦熙修等散步。回来，看科学影片，十时余始映毕。余尚穿短裤、短袖衬衫，而夜凉如水，殊不可耐。余冠英因妻病，未回香山，余一人住一间房，颇感清静。

十七日　晴

昨天朱光潜约定今天五时十五分起程登山，上鬼见愁。而余一觉醒来，已五时十分，不能践约，人将谓我怕登山矣。上午，小组讨论，余首先发言。继余发言者为潘光旦，精彩之至，大家叹服。下午，继续讨论。晚，与潘光旦等散步。

十八日　晴

上下午小组讨论，续谈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大都能联系自己思想，少说空话，又能互相批评。阿庄来信，云昨天中午接任铭善电报，说阆声于十六日十五时逝世，即命阿平发一唁电（唁电文句是我预先拟好了的）。傍晚，与浦熙修等散步。

十九日　晴

上下午小组讨论，继续讨论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并决定明天之联组讨论，本组由潘光旦、贺麟两人发言。晚餐喝五粮液，我买的那瓶五粮液，今天请大家喝，一下子喝光了。饭后与潘光旦等散步。

二十日　晴

上午八时半起，联组座谈，芮沐、潘光旦、谢家荃、林亨元先后发言，以潘、谢二人之发言最为精彩，林亨元态度激昂，而空论一套，人皆笑之。下午继续联组

座谈，贺麟、胡愈之、辛志超先后发言。愈之本应最后作总结性的发言，以有要事须进城，故提前发言。晚餐后，乘民盟所雇之大客车返回城中，直到民盟总部下车，京奕已在那里等我，她给我提皮箱，乘三路无轨电车至王府井，转乘一路公共汽车，再转三十八路公共汽车返家，时已九点半，阿庄同阿平在我家里等得不耐烦，准备回去，在大门外碰到我们，又回来坐了一回〔会〕。

二十一日　晴

上午，赴古代史组看《参考消息》，知道他们正在开会，讨论杨伯峻的《春秋左氏传》校释稿，我也参加了。下午二时，带京奕、京颀到民盟总部去游泳，四时返。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夫妇及阿平来。下午，月涓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阿新因为跟她的朋友（姓向的）另有约会，没有来。京奕今晚跟她母亲一道回家。

二十三日　晴

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张玖寄来她父亲的照片。天气又转热，室内最高温度达二十九度。沈叔羊、莫志恒来信。

二十四日　晴

上下午均在局中工作。复张玖信。天气仍热。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在局中工作。工间操后，李侃有所传达。下午一时十五分赴民盟，至则潘光旦已先在，询之，知道他今天上午就进城了。游泳二十分钟。三时，参加学习。

二十六日　晴

上下午均在局中工作，复看《陈书》点校稿已近全书百分之六十矣。京颀之学校已开学，请求住校未能批准，只得走读。

二十七日　阴，有时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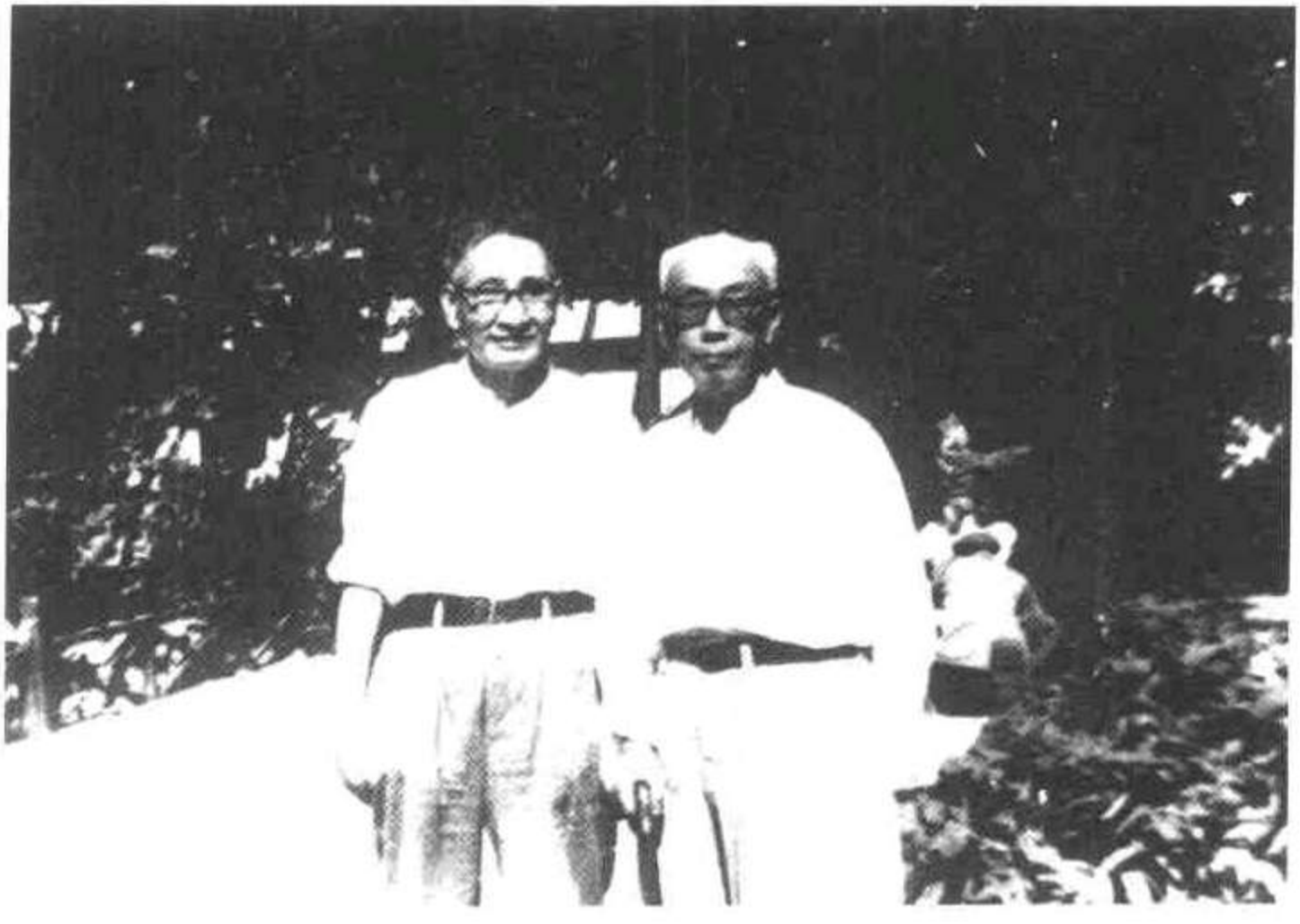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参观军事博物馆。阿庄来。

二十八日　晴转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叶笃义发言，历时七十五分。复沈叔羊函。晚吴翊如来，谈至九时余始去。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乘车赴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公祭李书城，遇见不少熟人。公祭毕，与吴世昌在公园闲步，十一时返家。阿庄、阿龙、伯宁及阿平、京奕上午就来了。月涓中午才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



宋云彬与吴世昌合影

三十日　阴转晴

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将已加工完毕的《陈书》二十二卷面交张维华。

三十一日　晴

照常工作。阿平今天动身赴甘肃天水参加四清。晚，看电影。

一九六五年九月

一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一时赴民盟总部，游泳半小时。三时，参加学习小组，我发言，主要批评叶笃义。继我发言者潘光旦，他谈得非常深刻，我自愧不如也。傍晚有雨。阿庄来。

二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二时一刻，张璇来，谈乃父临终情况，泣然欲泪。她送我雪茄烟一匣及阎声生前用之烟斗一只。她将于下星期动身赴大庆。她谈到她父亲

生前极不满意吴山民，常对他的儿女们说，吴山民小人也。

三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阿庄来。

四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中常会扩大会，胡愈之传达徐彬在双周座谈之讲话，徐彬谈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五日　星期　晴

上午，京奕来，说爸妈立刻就到，但阿龙、月涓直到午后一时才来。晚饭前，京其又大发脾气，我动怒，打了他几下，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就是见了他的父母总要发脾气，实在无可奈何。伯宁午后来，不吃夜饭就回去了。

六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天气转凉，须穿毛线背心矣。

七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赴政协礼堂听范长江作关于参加四清的体会的报告。久不见范生，总以为他态度会比以前严肃些，议论比以前深刻些，今乃知不如是也。休息的时候，请老王修了脚。不待范报告完毕，我就退席乘车回家了。

八日　晴

讨论备战备荒为人民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二时，赴四联理发馆理发。三时，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讨论备战备荒为人民，王健发言最好。

九日　多云，有时晴

上下午均在局工作。阿庄来。晚，王仲荦来，将他写的《陈书》出版说明交给我。吴克潜自苏州来信。

十日　晴

今日阴历中秋，早上吃月饼。整天在局工作。

十一日　晴

上午八时赴北京展览馆听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录音，遇见不少熟人。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座谈。

十二日　星期　阴，有小雨，转晴

今天妻备了不少菜，补祝中秋节。月涓、京奕、伯宁都上〔午〕就来了，京奕还带了一个同学来。阿庄下午才来，因为她到吴甲丰那里去打枣子，他〔她〕约了甲丰夫妇来，都吃了夜饭才去。今天我为京其写了十条标语，金灿然分给我一些草莓种子，由京其种在后院里。蕙芬来作客。

十三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二时半起，在民盟中央过组织生活，畅谈印度侵略巴基斯坦问题。晚，吴翊如来，谈至九时半才去。孙斌自杭州来信。

十四日　晴，晚有阵雨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赴政协，在三楼听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谷德振及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江爱良报告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体会。遇叶圣陶，约定他下星期天在南河沿俱乐部聚餐。阿庄也在那里听报告。

十五日　阴转晴

上午，在局工作。阿庄来。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晚，丁晓先夫妇来。

十六日　阴转晴

上下午均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后一部分已审阅完毕，面交张维华。写信给陈乃乾，约他夫妇俩于下星期天中午在恩顺居吃饭。

十七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古代史组开一小会，讨论如何写序言等等问题。王仲荦之《南齐书》出版说明初稿已送来，特组织一部分人审阅，并提意见。阿庄来。她已向恩顺居选了菜，并请文化俱乐部留一房间。

十八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张维华交回《陈书》点校稿八卷。下午，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讨论印巴战争及我国致印度照会事，发言踊跃。云裳自郑州来信，她定今天动身返京。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半，与妻及蕙芬、京其乘公共汽车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阿庄已先到。乃乾夫妇、圣陶及其儿媳妇夏满子、伯祥及其六女汉华先后到。伯宁带了照相机来，先给我们四个老头儿——伯祥、圣陶、乃乾和我——照了一张〔相〕，然后全体照了相（伯宁自己没有照在内）。今年是我和秀珍结婚五十年，五月二日曾在文化俱乐部聚过一次餐，今天特地邀请圣陶等欢聚。定的是恩顺居的菜，很好，共费四十二元五毛。我今天很高兴，从五八年回北京以来，从没有这样高兴过。伯宁骑自行车先回翠微路，阿庄陪我们回来，她和伯宁都吃了夜饭才去。圣陶和伯祥送了我们一套茶具——江西窑深蓝色茶壶一把，茶杯连盆子各四只，极精细。致任心叔、吴克潜函。复莫志恒信。志恒有个亲戚买到一个砚子，刻有铭文，云“乙酉清和月朔江邨高士奇铭”。按，高士奇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下一年方为乙酉，则为后人伪托无疑。余据实以告，想志恒的亲戚当大为扫兴矣，一笑。

二十日　晴

上下午均在局工作。晚，月涓来。

二十一日　晴

上下午均在局工作。致任铭善函。

二十二日　晴

上午，丁树奇做报告，乃乾也来听，我就请乃乾吃午饭。乃乾的夫人也来了，送了我们一只酱鸭、一匣糕点。云裳、阿庄都来了，热闹之至。下午一时半，乃乾等都还没有走，我就先乘汽车到民盟中央去参加学习座谈了，谈的还是关于目前国际形势。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听彭真的报告。下午，在局中参加一个讨论会，讨论昨天丁树奇报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晚，赴西北楼看张维华。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在局中参加一个讨论会，讨论昨天彭真的报告。下午，在局中参加另一个讨论会，继续讨论丁树奇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妻近来咳嗽大作，今天体温略有增高。

参观北京农业技术学校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八时，伯宁来。八时半赴政协，集体坐大轿车赴房山县良乡马场，参观北京农业学校。该校原为茶淀北京青年农场，后改为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六〇年一月迁来良乡，改为今名。是一个半农半读的学校。现有学生近一千人，教职员近百人，教学用地六百多亩。设有农业、农机、农田水利、土壤肥料、植物保护、果园蔬菜等专业。学生原来主要为城市青年，今年起，招收一部分初中毕业并参加过劳动生产两年的农村青年。学生四年毕业，毕业后，由公社来的仍回公社，其余的由国家统一分配。课堂教学时间约占百分之五十五，劳动生产时间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农活大忙时全日劳动，农忙时半劳半读，农闲时整天上课。九点一刻开车，到马场十点半。先由该校校长作简单报告，休息半小时，即赴食堂进餐。餐费仅收两毛钱，收粮票三两。主食有白薯、米饭、小米绿豆粥、芝麻酱夹心花卷等，饭菜有毛豆炒肉丁、炒茄子、炒鸡蛋等，还有油炒花生、盐水煮花生，大家吃得很满意，说比吃一顿大鱼大肉要好〔得〕多。饭后，还招待我们几个年老的午睡一小时，然后参观教室、农场、葡萄园、猪圈等。参观毕，举行座谈。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费五毛钱买了三斤葡萄。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云裳来，吃了午饭去。下午，同京其到师大宿舍去看了黄药眠和董渭川。晚，月涓同京亦来。任铭善来信。

二十七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阿庄来，约她妈三十号到她家，国庆节在她家看电视，晚上看天安门放礼花。下午，局里还是开会，还是讨论丁树奇的报告。晚上近八点钟的时候，阿龙来了，他还没有吃饭呢。妻感觉疲乏无力，咳嗽仍时作，量体温为三十七度八。她的健康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了。给她开了一张药方。

二十八日　晴

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妻咳嗽仍剧，体温最高达三十七度八。继续吃我开的药方。

二十九日　晴

上午，照常赴局工作。下午一时，赴棉花胡同看阿庄，告诉她妈的情况，明天决定不能到她家去了。我对她说："你妈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现在我们住在北京，找不到像叶熙春那样的好医生。进医院吗，不但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送她进医院。"我流了泪。我实在对不起她，如果不遭打击，一直住在杭州，她的身体可能会慢慢养好的。二时半，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回家时，阿庄早就来了，她已经去找过徐大夫，没有找到，决定明天上午再去。

三十日　晴

上午，阿庄来电话，说已经找到徐大夫，他答应今晚来，并且说一下班就来。下午，阿庄来。我们等徐大夫，等到七点三刻左右，他还没有来。伯宁、月涓都来了。伯宁回去的时候，顺便到徐大夫家看情形，明天可知分晓矣。明天是国庆，所以今天局里下班特别早，一整天简直没有做什么工作。只代潘光旦向服务组买了一部《清人考证笔记》。

一九六五年十月

一日　晴

上午八时，与陈文彬、傅彬然、徐调孚同坐汽车赴天安门观礼，我今天被指定在西四台（前年、去年都在西二台）。碰到不少熟人，休息时，同夏衍坐在草地上谈了十多分钟天。有人告诉我严希纯患心肌硬〔梗〕塞，突于前天清晨逝世。观礼毕回家已下午一时三刻。彬然找不到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他，只好让他留在中山公园里了（我们的车是停在中山公园里）。我们一回家，傅太太就着急得在门口等，告诉我们彬然来两个电话，说在公园卖茶的地〔方〕等我们不到（其实，我们要他在另一地方等，一道坐车回来，他竟没有听清楚）。这样，就只好让中华书局的汽车再去接他一趟了。下午，云裳来，小坐即去。月涓来，说据伯宁昨晚去看徐大夫

的结果，原来徐大夫竟然忘了，所以昨晚没有来，今晚他一定会来的。六时半，徐大夫来了，给妻开了药方，《医约心悟》止嗽散加味。又给京其开了药方。阿龙也来了。

二日　晴

上午，伯宁、阿庄和阿新、阿龙和京奕都来了。下午一时半，同陈文彬的夫人和阿新一道乘一路公共汽车转十三路无轨电车赴体育场，在十九台上看团体操表演（阿新在第一台），精彩之至。五时半回家，感到口渴疲乏，究竟上了年纪了。妻还是有热度，焦虑之至。张璇从龙凤来信。顾友宇来，吃夜饭。

三日　星期　晴

上午，赴二区看陈文彬，又赴西北楼看郑伯璋、张维华和王仲荦。傅雪潮夫妇到傅家来，顺便来看我，我不在家，没有见面。下午，与张维华、唐长孺、王仲荦等游陶然亭。晚上，张维华等在丰泽园请客，饮陈绍酒，极好。晏〔宴〕会毕后，同赴长安大戏院看河南省演出团演出越调《扒瓜园》、曲剧《游乡》、越调《斗书场》，回家已十一时矣。

四日　晴

照常在局工作。阿庄赴人民医院看徐大夫，请他为乃母改方。

五日　晴

照常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已全部看毕，即发付排校矣。

六日　晴

上午参加古代史组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国庆节社论。本来是定在下午讨论，因为我下午在民盟学习，特地改为上午云。下午，在民盟学习，谈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

七日　晴

照常在局工作。

八日　晴

上午，萧项平邀张维华、王仲荦、卢南乔讨论《宋书》、《南史》点校工作问题。陈乃乾托人送来一信，云日前与陈□老游中山公园，□老谈及宋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发表一篇文章，谈汪中的《五诸侯释名》，写得极好，但言外似有不满之意，希望我把那篇文章送给他一看。十一时，赴乃乾家，把我写的文章给他看了，他也看不出所以然。我问他陈□老究竟怎么说的，他说，没有说什么，只说“宋先生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究竟如何不一样，没有明说。即在乃乾家吃中饭，同座有于省吾、王伯祥。饭后本拟赴政协参加一座谈会，因为喝了几杯酒，感到疲倦，就不去了。阿庄又去找了徐大夫，请他为乃母改方。

九日　晴

上午听李侃传达周扬的一个报告。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六时许，到阿庄家，六时半，吴世昌也来了，一道吃夜饭，饭后和阿庄、吴世昌一道到政协去看电影。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赴政协洗澡、理发。下午，看赵守俨，请他把听到传达的陆定一的报告详细讲给我听。原来星期五的下午，局中有两个传达报告，一个是传达彭真的报告，这个报告我已经听过了，一个是传达陆定一的报告，这个报告我却没有听过。那天我在陈乃乾家吃中饭，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下午有报告，所以我没有能够听到。

十一日　晴

上午，听了两个传达报告，一个是文化部萧副部长的报告，一个是石西民副部长的报告。下午，与王仲荦、张维华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

十二日　阴，有小雨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参加古代史组讨论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及备战问题。昨天起小有感冒，今天咳呛大作。

十三日　阴，温度骤降

上午，组内继续有讨论会。下午，参加民盟小组讨论。阿庄有病，大阿宝同贾大娘特地去看她，贾大娘回来说，昨天阿庄体温最高曾达三十八度七。大阿宝今晚住阿庄家，她明天大概要回家了。咳呛仍剧，请张大夫诊，彼亦殊少办法也。

十四日　阴，有四五级风

上午，照常上班，九时三刻即回家休息。自己开了一个药方。叫贾大娘到城里去配，顺便叫她看阿庄。据贾大娘回来报告，阿庄热度已正常，大阿宝已回家。下午，参加古代史组讨论会，四时半即回家，吃汤药，休息。复张璇信。

十五日　晴

昨夜咳嗽了一个通宵，体温倒还正常。昨天我自己开的药方，主要药有白部、紫菀等，即《医药新悟》之“咳嗽散”也。今天继续吃了一剂，还整整睡了一天，不吸烟不喝酒，但咳仍未稍减。请张大夫来商量，他给我配了一瓶药水，还给了我十二片药片，叫我每四小时吞服两片，我遵照他的嘱咐吞服了。

十六日　晴

咳呛稍止，喉头仍时时作痒。上午，《光明日报》副刊编辑黎丁及其助手周恩珍来，说徐调孚告诉他说，我有病，所以特地来看我。晚上阿龙来，是妻打电话招他来的。今天民盟学习，我当然请假，但还打了个电话给王健，问政协布置的参观

学习有没有定出具体办法，他说没有。

十七日　星期　晴

咳呛已缓和，喉头仍时时作痒。下午，阿庄来。阿庄打电话给吴世昌，四时许，吴世昌来了，留他吃了夜饭。吴世昌、阿庄走后，月涓又来了。

十八日　晴

上午九时赴人民医院，阿庄已经给我挂了号，在医院门口等我。十一时，徐大夫才给我看病，还给妻改了方。在人民医院撮了药回来，已十二时十分矣。下午二时，乘车赴民盟中央过小组生活，杨明轩等来了。赵守俨、吴翊如上午来看我，我在人民医院，没有见到他们。晚上，月涓来。

十九日　晴

上午十一时，赴古代史组一转，跟赵守俨等略谈片刻，还代林仲易向服务组买了一部《全宋词》。下午，赴民盟中央，听胡愈之传达董必武十六日在双周座谈会上的讲话。阿龙、月涓今天迁往密云。

二十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徐衡之大夫前天约定，今晚来我家看病，特地打电话给人民医院，请徐大夫接话，该院回说今天徐大夫不来院。下午，赴民盟学习。回家时，阿庄已经来了，我说今晚徐大夫怕不会来了，但还是等他一下好，等到七点半徐大夫还不来，我们就吃饭了。结果，徐大夫没有来。

二十一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阿庄今天上午就去看了徐大夫，约定今晚来。等到晚上七点半，徐大夫果然来了，我们都请他看了病。阿庄感冒始终没有痊愈，也请他开了一个方子。

二十二日　晴

上午，中华书局有动员报告，动员一部分人下乡参加四清及文化工作队。下午，照常工作。服中药。

二十三日

上午，照常工作。中华书局宣布下乡参加四清及文化工作队名单共三十三人。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晚上在叶圣陶家饮酒，阿庄也参加。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同阿庄到政协洗澡，阿庄陪我回家。下午，服中药。云裳来。晚，黄先义来。京其又患头痛呕吐。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在局工作。下午，赴丰盛胡同听周培□作报告。蕙芬来，留宿。云裳带

京其到协和医院看病。

二十六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北京医院看冯宾符、金岳霖、顾颉刚。还想看陈叔通。据冯宾符说，叔老精神极疲乏，恐不宜多谈，我就不去看他，托宾符代达想念之意。又到遂安伯胡同看了章雪村。蕙芬下午回去，说过几天就要回磁石，此生恐不能再见，泪随声下，为之黯然。云裳带京其到协和医院看病，经医生认真诊疗，认为神经失调，脑功能差，须加强营养，少用功，多休息，生活有规律，减少负担。特将医生诊察结果，函告十一学校初一六班班长，交京其明天带去。

二十七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参加民盟学习。昨天给京其写的信，他竟丢掉了，没有交给他们老师，我怀疑有意不交出去，而托言遗失，大为不快。

二十八日　晴

极感疲乏，上午十一时始起床。云裳、阿庄来。下午四时，在政协参加一个会议，讨论有关出外参观问题，曾一凡作了长篇讲话。

二十九日晴

上午十一时始起床。下午，同赵守俨一道找王仲荦谈《南齐书》序言问题。

三十日　晴

上午九时赴民盟中央，参加一个小会，请〔讨〕论有关出外参观诸问题。与光旦、孝通、笃义同赴东安市场，在翠花胡同邂逅陈梦家，经孝通等绍介，遂成相识。在隆隆吃饭，又在四联理发。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小组联组会议，萨空了传达了上月彭真、陆定一的讲话。月涓、京亦来过夜。阿庄上午来，吃了午饭才去。

三十一日　星期　阴

上午十时，赴干面胡同看吴世昌。十一时二十分与吴世昌同赴四川饭店。今天吴世昌请客，客人是香港《大公报》的陈凡和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的潘际炯，陪客除了我，还有黄苗子、谢国桢、吴则虞、周汝昌等。归来在西单买了十包加味保和丸。

一九六五十一月

一日　晴

上午到办公室一转，即回家整理行装。阿庄来。下午一时，在清华园洗澡修脚，二时三十五上政协，听平述工作报告。五时许散会。遇叶圣陶，他向我索还周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说明天派人来取。

二日　晴

上午九时许，圣陶派高尚贤来取回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办公室查《辞海》，摘录《井冈山》、《秋收起义》等条。十一时半，阿庄、云裳来。十二时半，阿庄送我上车站，乘京沪车赴上海，与周同宇、汪发缵、叶笃义同一房间。

三日　阴晴

昨晚睡不甚安。早点牛奶面包。在潘光旦、费孝通、贺麟的房间里开了个小会，谈对平述三星期一在政协所作的报告的体会。下午七时五十分到上海，在上海大厦的客厅里等候分配房间，许志行来了，原来阿庄打了电报给他，所以他来看我了。住十楼三号房间。晚餐毕，即与志行闲谈，到九点多钟他才回去。

四日

昨晚睡得甚好。十时许，文祺来了，是志行打电话邀他来的。十时十五分，志行偕同竹垚生的女儿来，垚生患牙病，所以不能来看我。张世禄夫妇来看吴世昌，吴领他们到我的房间里来，坐谈片刻，他们就走了。竹垚生的女儿也走了。我同志行、文祺到四马路王宝和酒店吃蟹，我吃了四只，志行一只，文祺两只。天雨，我们是坐三轮车去的。志行因为参加集体学习，吃完蟹，到照相馆照了个相，他就回去了。文祺陪我回寓所。想替唐珍贤买龙虱，没有买到。文祺在我寓所略坐即去。下午转晴。乘上海开南昌的火车赴鹰潭，仍与周同宇等同一房间，晚上我抢上铺睡了。

五日

昨晚睡得好，六时即起床。六时五十分，车到鹰潭，潘震亚等来接我们。住鹰潭饭店三楼三四七号房间，仍与费振东同一房间。早餐后，大家到鹰潭镇上走走，我买一把雨伞，回来正值大雨，赤脚打伞而归。十一点钟有一个会，是在二楼开的，我和潘光旦等四五人，连秘书黄景钧在内，都不知道在二楼开，却坐在三楼老等，结果小黄受到了批评。下午三时，余江县副县长陈耕才作报告。晚上有宴会，我们桌上的主人叫善庭，很能喝酒，把我灌得几乎醉了。

六日　晴

昨晚喝酒多，今天觉到口渴。天气转暖，单穿一件毛线衫，还是出汗。上午，坐汽车赴余江县，参观送瘟神陈列所。招来五位得过血吸虫病已经治好了的人，谈从得病到得救的经过，五个人是黄秧发、黄春来、艾冬秀（女）、杨海生、邓梅仂（女）。在邓家埠水稻育种场吃午饭，尝了三种米：一、农垦五十八号；二、黄禾子；三、杂种加香粳稻。饭后吃南丰桔、温州柑。听张维勤场长作报告。看稻田。下午五时半回鹰潭。晚饭后与潘光旦等上街散步。

参观送瘟神陈列所

七日　星期　晴

天气仍和暖。上午，小组讨论，辛志超最后发言，说了一大套，毫无内容，令人厌听。午饭后，与吴世昌逛鹰潭公园。写家信。下午两点半出发，看白塔河水利工程。晚上，在鹰潭剧场看上饶专区采茶剧团演剧，节目有：一、革命歌曲大合唱；二、《劳模嫁女》；三、《信江渡》；四、《姑嫂渡》；五、《小保管上任》。十时回寓。读报，十一时睡。

八日　晴

上午，小组会，十时一刻即散会。游鹰潭公园，小黄给我们照了相。下午，坐大汽车赴余江县参观平定公社蓝田大队，书记刘经元介绍大队情况。参观公社归来，天气转冷，非穿棉衣不可了。买茶叶半斤。

九日　晴

上午八时半乘大汽车赴南昌。九时半到余干县黄金埠，在招待所休息，喝茶。十二点十分到进贤，在进贤饭店休息。进贤县人委及人民政府招待我们，备了丰盛的饭菜，还有饺子。饭后有房间给我们睡午觉。下午三时十五分开车，五时许到南昌，住南昌宾馆四百十九号房间，仍与费振东同房间。洗了一个澡。七时晚餐，餐毕，即雇三轮车到铁路新村看孙雨农。雨农住的是新三村五十五号三楼十四户，我的本子上漏脱了一个“三”字，几乎找不到，幸亏蹬三轮的人很机警，终于给他找到了。雨侬送我回寓所，到十点钟光景他才回去。

十日　晴

上午，发出家信一封。队委会开扩大会议，我非组长，不必参加，在房间里看《江西日报》载的一篇长文章，是讲余江县人民怎样改造大自然的。下午，小组讨论，费孝通传达了曾一凡队长的几点意见。六时，省委和省人委的负责人接见我们，互相介绍毕，即举行宴会，我在第六桌，陪我们的主人是李柱。发家信。

十一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辛志超又大发其老一套的言论，无聊之至。午饭后，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二时半，在俱乐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的同志讲八一南昌起义经过，讲毕，即乘大汽车赴八一纪念馆参观，还参观了当年朱德作司令部的旧址等等。归来，忽有数百人拥挤在街头，汽车无法开行，经打听，始知有人传言我们的参观团中有李宗仁，所以大家要来看他，经多方解释，车才开动。晚上，孙雨农夫妇来，雨农还带来了阿庄给他的信。

十二日　晴

上午，看拖拉机厂。贾副厂长介绍全厂情况，并介绍先进工人赵长生与大家见

面。参观各车间，我在车间内与工人赵长生热烈握手。下午，听赵长生作报告，看赵长生先进事迹展览。

十三日　晴

上午，看柴油机厂。张希贤书记介绍情况。下午，小组讨论。晚上，看电影《枯木逢春》，加片甚多，放映至十时半。

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看烈士纪念馆。下午休息，与光旦、笃义逛街。五时许，雨农带了他的小儿子来看我，我买了点糖果给他吃。一道到雨农家吃夜饭。雨农买了一小瓶金奖牌白兰地请我喝，还送我回寓所。

十五日　阴，有时微雨

昨晚服通便丸，今晨喝冷盐水一大杯，八时许大便，甚通畅。参观江西省国营蚕桑综合垦殖场，午饭在垦殖场吃，菜极丰美。回寓已五时半。晚上在江西艺术剧院看大型歌舞剧《井冈山颂》，由吉安专区《井冈山颂》演出团演出。今天相当疲劳，晚上只喝两小碗粥，希望把肚子弄好。

十六日　雨

上午，参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校长刘俊秀介绍情况。下午休息，因雨未出门，整理行装。晚上，雨农夫妇冒雨来送行。

十七日　雨

上午八时，乘大汽车赴吉安。九时许，车过樟树镇，有人在等候我们，邀我们下车休息，我们说不休息了，他们就把几箱桔子送到我们车上。在新淦吃了一顿丰盛午餐。四时余到吉安，住交际处招待所，仍与费振东同房间。雨彻夜未停。

十八日　雨

上午小组讨论，我未发言。下午，洗衣服三件。继续小组讨论，我没有发言。晚上开了个生活会，刘清扬大放厥辞，都是牢骚话，其矛头盖指向辛志超也。发去一封家信。

十九日　雨

上午小组讨论，我发了言。曾一凡也参加我们的讨论。下午，参观万头猪场。

二十日

早起，见天已放晴，大快。整理行装。八时半开车，中午到拿山，在共大分校休息，每人发面包两个、香肠两条。下午三时，到井冈山茨坪，住井冈山宾馆，仍与费振东同房间。补吃午饭。六时半晚餐，我只吃半碗粥。晚〔饭〕后与潘光旦等散步，买了一套纪念邮票及其他纪念品。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工作同志交给我一封信，一看，是阿庄寄来的，大吃一惊，以为家里一定有人生病了。赶快拆看，才放

心了。原来阿庄的信是寄到南昌的，她问我有没有见到孙雨农，南昌宾馆居然把这封信及时转到了井冈山，我真佩服他们的服务精神。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听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孙景玉作报告。下午，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集体照了个相。晚上，看文工团演出。发家信。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参观黄洋界哨口。井冈山有五个哨口，北面是黄洋界哨口、八面山哨口、双马石哨口，靠东是硃砂冲哨口，南面有桐木岭哨口。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毛主席率领红军三十一团，与红军二十八团在桂东会合，敌军乘机以四个团的兵力进犯井冈山，其时井冈山红军不足一营，固守黄洋界哨口，有一尊迫击炮，只有三发子弹，连开两发不爆发，到第三发，居然爆发了，山上遍插红旗，千百农民齐声呼喊，敌军以为我们援军已到，就在当夜逃跑了，故毛主席《西江月》词云“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在黄洋界哨口南面的山边有一株树，现在挂上牌子，叫做“何树”。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同战士们一道下山挑粮食，常在此树下休息，有一条羊肠小道，现在还看得到。那株何树，名称颇为奇特，我问汪发缵，他说不认识（汪是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专搞植物分类的），再问朱惠芳，他知道，说应当称作桐树，学名 SchimaCreanatee。在宁冈砻市吃午饭。下午，继续参观砻市会师桥（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总司令率领八一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和湖南暴动的农民武装上井冈山，与毛主席的部队会师）等革命遗迹。

井冈山五哨口

二十三日　阴，时有小雨

上午，到大井参观毛主席故居。回茨坪参观敬老院及其他革命遗址。下午二时半，在革命博物馆前重新集体照相（因为上次照的相不清楚）。三时，邀参加井冈山建设的男女青年（大部分来自上海）座谈。晚上，李文宜在潘光旦的房间里跟我们谈她过去参加革命的历史。她的第一个爱人是罗亦农，我一向不知道。

二十四日　雨

上午休息。下午小组讨论，我发了言。晚上有宴会，喝甜酒。放映电影《党的女儿》。

二十五日　雨

上午坐大汽车到拿山，与共大分校师生分组座谈，我参加学生组。下午一时开车，过泰和，又受到招待。六时到吉安，仍住交际处招待所。晚饭后，李文宜来闲谈。

二十六日

上午七时半开车赴丰城，有雾，车行甚慢。十时后，雾渐散。过新淦，体息，

受到招待，大吃南丰桔，十二时半到丰城，住干部招待所，与贺麟、汪发缵、周同宇同房间。天气骤寒，加穿棉袄。下午二时，与贺麟等逛街，买本地特产冻米糖、酥糖各一包，无粮票，有一顾客送我二两粮票。发出一封家信。晚上，县长来看我们，说我们的棉被太薄，每人添了一条。

二十七日　晴

上午休息，与周同宇、费振东到江边散步。又发出一封家信。下午二时半，县长费庆章给我〔们〕介绍丰城县建设情况和阶级斗争情况。晚上有宴会，地委书记黎舟、县长费庆章都向我祝酒，喝的是丰城土产黄酒，质量差，很难上口。宴会后，开了个小会，李文宜等参加。

二十八日　星期　晴

上下午学习二十三条。上街买网袋一只，向周同宇借得包袱一条，预备下乡之用。接通知，明天分三大队下乡，我分配在小港公社赣东大队。

二十九日　晴

九时四十五分开车赴小港公社赣东大队，十时十分到达，住农业科学研究所，我与叶笃义、贺麟、吴觉农同住一个房间。下午二时，与吴觉农逛街。三时半，听公社第一书记周展南作报告。晚上练革命歌曲。

三十日

有风，天气骤寒，温度室内最高十三度，最低十度。八时半，听大队书记刘瑞义作关于大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情况的报告。他自己也犯过错误，因为交代得好，群众还是赞同他继续当书记。曾一凡、潘震亚（潘这次随同我们下乡）等来看我们。下午，周展南等陪同我们参观农业生产、水利灌溉建设及社办工业等，来回走了十多里路。晚上，八号房间的张凉尘介绍他们今天值班打扫房间的情况（明天该我们七号房间值班了）。练革命歌曲。因为天冷，晚上添了一条棉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一日　晴

昨晚睡得很好。上午，听刘春寿（大家叫他刘瘦仔）谈今昔对比。下午三时，省委统战部余部长等来看我们。四时半，访问二十一队，在队长甘万根家小坐闲谈。晚上有联欢晚会，我们本来要集体登台唱革命歌曲，也算是表演，后来改为大家一同唱，我们就在台下跟着唱，我实行其滥竽充数。易礼容因为他的儿子生肝癌已频危殆，今晚匆匆赴南昌，要到广东去看他的儿子。

二日　晴

天气转暖，上午，邀贫下中农座谈。下午，小组讨论，我提出如何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晚上，贺麟等在开会，我同吴觉农在房间里闲谈，他把过去几次受到批评和斗争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三日　阴

上午，在二十一生产〔队〕参加劳动，在红花菜（紫云英）上薄薄地盖一层稻草，极容易，又不甚累。但我不小心把一支派克钢笔丢失在田里了，等到发觉，已无法寻找。小黄说，也许在房间里没有带出来，他特地回去替我找，结果没有。队长甘万根知道了，说我们给你找。十二时，在队员甘本荣家吃午饭，有糯米汤圆，好极，我一口气吃了大半碗。还喝了两碗很好的糯米酒。下午，继续参加劳动，在菜地里选拔菜秧，我实在不会拔——怕把不应当拔掉的菜秧也拔掉了，只好站在旁边看。五时许，下了几点小雨，大家就急急地回到寓所了。

不会拔菜秧

四日　阴，时有小雨

上午，参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雷义发，副所长甘本望、技术员左正祥给我们详细谈该所设立经过及发展情况。我们住的房间，原是他们让出来的，平常吃饭的时候，有个人总给我们端菜端汤，我不认识他，今天才知道就是那位所长雷义发。研究所前面有个鱼塘，养的都是种鱼，他们特地用网打起来给我们看。下午三时半，听孙晓村传达参观洛市公社斗争反革命分子情况。晚上，邀四类分子子女座谈。

五日　星期　风雨

上午九时，由赣江大队动身返丰城招待所，仍住原房间。接阿龙上月三十日信。下午，睡午觉，写家信。晚上，听费孝通传达队委会所作出的各项决定。胡子婴等九人，今晚因事先回北京了。

六日　阴，时有小雨

上午，各组交流下乡学习经验。下午，看民兵射击表演。四时，继续各组交流。买了二包酥糖、二包冻米糖。丰城党政当局又送来酥糖和冻米糖，幸有网袋可装，否则难于处置矣。

七日　雨

因为天气冷，我们搬到楼上七号房间，我与周同宇同房间。上午继续各组交流。下午，小组讨论，费孝通、费振东、潘光旦、叶笃义和我先后发言。晚饭后，大家交换意见，向地方负责人提些建议。

八日　晴

上午小组讨论，辛志超、汪发缵、贺麟先后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长，两位女

同志——李文宜和刘清杨都没有时间发言了。下午，在丰城县委集体照相。听宜春地委书记黎洲作报告。晚上有宴会，我们作主人，宴请地委、县委及人民公社大队长、书记等。我和贺麟、叶笃义、小黄坐第十三桌，陪赣东大队的刘春寿、刘万根等。喝的还是丰城的黄酒，真难上口。

九日　雨

上午八时二十九分由丰城乘火车赴株洲。这次是南昌开株洲的慢车。路局特地为我们添挂了两节软席卧车，一节餐车。午饭、晚饭都在车中吃，菜甚可口。昨晚勉强喝了好多杯所谓黄酒，到今天还觉不舒服，特地买一小瓶高粱酒，与费振东同喝，调和一下肠胃。晚八时到株洲，株洲市长特别招待我们，邀我们到招待所去看电影，还请我们吃宵夜，有湖南腊肉、东安鸡、米粉条、还有蜜桔。晚宿车上。

十日

上午三时十七分，广州开北京的火车过株洲，把我们的两节卧车给拖上了。车过长沙，我起来从窗外看情况，还在下雨。车内温度高，被又厚，热得不能入睡。五时许即起身。车过岳阳时，天已放晴。十二时，准时到达汉口站。住江汉饭店三二二号，与费振东同房间。一进房间，我就放水洗澡。下午一时吃午饭，我匆匆吃了一碗饭，就去理发。试打电话给汤兰九，居然一打就通。三时许，与巫宝三、吴觉农、谢冰心、雷洁琼等逛街，在紫陶袁吃鸡汤，巫宝三请客。与吴觉农在江边闲步，看江海关大楼，抗战期间我在这大楼里办过公，现在外貌还是老样子。我们走了两个钟头，匆匆赶回来吃夜饭。八时许，汤兰九来看我，送来一个小提包，内有毛线衫、丝绵袄等。谈到九点多钟，他才回去。他说，他的爱人想来看我。今天发出一封家信。

十一日　晴

上午有雾。参观武钢，回来已近下午二时矣。吃完午饭，即大睡其觉。五时许，贺麟传达刚才队委会开〔会〕所作出的几项决定。队委会决定十七日乘京汉路十六次特快车返京，当即写信通知家中。打电话给汤兰九，告诉他明天上午我们游东湖，回寓当在下午三时后矣。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有雾。游东湖，即在东湖饭店午餐。与朱德禽下围棋，未终局。下午三时余回寓所。四时许，正放水想洗澡，汤兰九带了他的小女儿来了。我买了两包麻糕、两包鱼面送给他们。并请兰九把那小提包带回，因为看天气这几天不会太冷。兰九坚邀我到他家吃便饭，我们就雇三轮一道去。从汤家回来，江汉饭店正在放电影，我就进去看了。忽然后面有人招呼我，回头一看，是叶圣陶。他们今天从四川来，今晚即上火车返北京。电影放映毕，在休息室同圣陶、贾祖璋等聊天。托陈文

彬把我回京的日期和时间告诉我家中。送圣陶等走后，即回房间洗澡，上床已十一时矣。

十三日　晴

上午，赴武昌，参观解放路街（八条街参观三条）四清后情况，还听了报告。回寓吃午饭，已下午一时矣。下午，小组讨论。晚饭后，与董守义聊天，谈关于开展体育运动诸问题。

十四日　雨

上午，座谈学校四清情况，先由文教局长张蔚之作综合报告，继由师院物理教授廖宅仁、中学语文教师廖企蜀、小学教师齐文婉（女）等先后谈自己在四清运动中的体会和收获。下午三时，座谈城市设计革命化，先由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张英修书记谈一般情况，次由工程师严敦奎及武汉城市建设学院缪顺（女）谈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傍晚，汤兰九派一姓佘的又送来小提包，内有围巾、毛线衫、丝绵袄并罩衫，我取出丝绵袄及罩衫，其余仍请带回。

十五日　雨

上午八时半，听震寰纺织厂宗玉民谈该厂四清前后情况。下午，参观震寰纺织厂。晚上看楚剧《打铜环》、《双教子》、花鼓戏《补锅》，并皆佳妙。归来，天已下雪。今天很冷，幸亏汤兰九昨天送来了绵袄。又发出一封家信。

十六日

六时半起床，见瓦屋皆白，雪仍纷纷下。上午，参观武汉重型机床厂，先赴各车间参观，然后听厂长介绍情况。今天参观分两组，一组参观肉类联合加工厂。下午，互相交换参观情况。打电话给汤兰九，告诉他，看来天气可转暖，那件绵袄和罩衫我不想穿到北京，留在江汉饭店，请他有便时来取回，他也同意。晚上有宴会，饮茅台酒。

十七日　晴

上午，参观技术革新展览会。下〔午〕二时半赴火车站，三点三十分上火车，与汪发缵、叶笃义、小黄同一房间。晚餐饮五茄皮酒。

十八日　晴

上午八时始用早餐。十时，车抵北京站，阿庄带了皮大衣在车站接我，坐民盟的小汽车回家。十一时，到办公室去转一下，知道宋茂华旧病复发，到他家里去看他。丁晓先来。傍晚，徐调孚来，说要请我向《二十四史》组同人做个报告，我说要等到二十七日以后了。开始整理日记。傍晚，伯宁来，吃了夜饭才去。

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赴一区看陈文彬，他还未起床呢。九时，陈文彬来，略谈他们这次

到四川参观的情况。下午，傅彬然来。晚饭后，王仲荦来。京奕来过夜。

二十日　晴

上午七时许，阿龙自长春归来。十一时，阿庄来。看金灿然，始知他患脑病甚剧，记忆力减退，体重减二十斤，殊可虑也。下午三时，吴世昌来，谈到五点钟光景，同阿庄一道回去了。日记整理已毕。兹将此次江西参观队分组名单抄录如下：

第一组十人：胡子昂、朱德禽、李文杰、吴觉农、荣毅仁、王艮仲、孙晓村、黄凉尘、谭志清、陈维稷（朱德禽、王艮仲为组长）。秘书陈汝仪。

第二组十人：叶宝删、经叔平、邱庆铭、胡子婴（女）、冯和法、杨鉴清（女）、古耕虞、张群华（女）、王筱天、华文煜（叶宝删、经叔平、邱庆铭为组长）。秘书李寒光（女）。

第三组十人：刘清杨（女）、李文宜（女）、辛志超、费孝通、潘光旦、宋云彬、费振东、贺麟、叶笃义、汪发缵（费孝通、贺麟为组长）。秘书黄景钧。

第四组十一人：于树德、易礼容、吴世昌、周同宇、谢冰心（女）、章廷谦、雷洁琼（女）、巫宝三、余之介、董守义、吴廷劢（于树德、余之介为组长）。秘书何钦贤。

第五组九人：郭则沉、王深林、孟目的、庄明远、李伯球、杨逸棠、胡一禾、黄永仁、张秋海（郭则沉、王深林为组长）。秘书张骏。

第六组十人：屈武、钱昌照、周嘉彬、李平衡、初大告、张更、朱惠方、张铁弦、沈济川、楚九英（屈武、初大告为组长）。秘书楚九英。

二十一日　晴

阿庄来，为乃母煎北瓜膏。北瓜膏治气喘有效，此方得之沈尹默。于冬至夜，用三脚北瓜六斤，洗净，打碎，去子，放入砂锅，加水煮烂，用纱布绞榨，去渣留汁，加麦芽糖三斤，川贝一两，生姜六两榨汁，继续煮成膏状，装入磁〔瓷〕罐或大口玻璃瓶。自冬至日起，每日早晚用开水冲服一汤匙，继续八十一天。在整个过程中切忌触及金属器皿，如钢刀、铝匙、铁锅等。冲服时亦忌用金属器皿。修改《康有为》稿，并补写题记。

二十二日　阴

早起看到树挂（北方人称霰为树挂），南方所看不到者。本地农民有“树挂三回小麦好”之谚，谓预兆明年小麦收成好也。《康有为》校样送还人民出版社。前天硖石房管处汇来本年度硖石住宅房租四十五元一角四分，上午十一时半，向邮局取到。整理此次参观学习记录。晚上在政协礼堂看粤剧《山乡风云》全剧八场。只看七场就回来了。

二十三日　多云兼晴

昨晚看粤剧归家太晚，又值大风，今晨犹觉疲惫，十一时方起床。下午一时半，乘公共汽车赴中山公园，到中山堂吊唁黄炎培。三时三刻到民盟中央，参加小组讨论，迟到了一刻钟。今天主要发言的有贺麟、费振东。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与傅彬然、陈文彬同乘车赴中山堂参加公祭黄炎培。下午，赴民盟中央，参加小组讨论，发言者有费孝通、李文宜、刘清杨等。

二十五日　晴

上午，赴民盟，参加小组讨论，贺麟首先发言，我继贺麟后发言，约四十分钟。李文宜传达曾一凡向平述三汇报情况的内容。在民盟午餐。下午，继续小组讨论，发言者叶笃义、汪发缵。大家决定下星期二再讨论一次，即告结束。阿庄拿了阿平十九日由天水发来的信给我看，信是写给爹爹、奶奶、爸爸、姆妈的，告诉我们，他申请入团，已经被批准（阿庄是昨天下午来的，昨天忘记记了，今天补记）。京奕来过夜。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京奕要了解我和她妈妈过去犯错误的情况，因为她正申请入团，必须向领导上有所陈述。我约略告诉她一点，还把我六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我被摘掉帽子的那一天）的日记给她看了。下午，阿龙来（阿龙在西苑宾馆开会），又对她详详细细地讲了。伯宁、阿庄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回去。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到书局上班，看《南齐书》清样。下午，向组内和组外一部分同志报告此次赴江西武汉参观学习的情况。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清样。午饭后，赴王府井四联理发〔店〕理发。下午二时半，赴民盟参加小组讨论，发言者潘光旦、辛志超、费孝通。荣毅成〔仁〕寄来相片四张，一张转交潘光旦。

荣毅仁寄来照片

二十九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清样。下午，古代史组讨论杨伯峻、何双生、王季康、孟默闻、瞿蛻初的思想小结，大家对瞿蛻初意见最多，王文锦也发了言。

三十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清样。阅报知钱崇澍于二十八日下午七时十分在北京逝世（年八十三），今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堂公祭，我看报的时候已经十点半了，不能去参加，深为遗憾。下午一时半赴清华园洗澡，擦背修脚，等了不少时间，到四点半才完毕。五时，在东安市场五芳斋吃春卷、馄饨。六时，在首都电影院看电影《胜利

在望》。八时半，在美术馆看“收租院泥塑群象”。归来已近十时矣。

三十一日　晴

上午九时赴政协，参加此次赴江西参观团的全体会议，曾一凡作总结报告历三小时，正确而又深刻。此公理论水平高，又有工作经验，不愧为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也。他今天对我说，他生于一九〇七年丁未，小我十岁。下午，照常工作，看《陈书》校样。此校样曾经贺次君校过，相当精细。京奕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

一日　晴

上午，伯宁、阿庄、阿龙来。下午，阿新同向燕生来。向燕生是向觉民的儿子，他跟阿新很好，不久可能结婚也。顾友宇来。他们吃了夜饭都走了，惟阿龙独留。朱彦频患心脏病，今天下午特地去看他。

二日　星期　晴

上午，阿庄来，吃了午饭就回去。下午二时半，赴北长街看陈乃乾，在乃乾家吃夜饭，同座有柴德庸、孙助廉。阿龙今晚回西苑宾馆。

三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复看《陈书》校样。

四日　晴

民盟派车来接，赴政协礼堂，参加学习经验交流会。曾一凡首先发言，谈江西队学习参观情况。他平时发言极有条理，可是今天的发言，不但绫乱，而且不能重点突出，不知何故。继续发言者有王了一、王力耕等。下午，照常工作。

五日　晴

上午，民盟派车来接，赴政协礼堂，参加学习经验交流会。发言者梅龚彬等五人，皆不甚精彩。下午，参加古代史组讨论会，讨论本组去年的总结。

六日　晴

上午，民盟派车来接，赴政协礼堂，参加学习经验交流会。胡愈之首先发言，谈四川队学习参观情况，历时九十分钟，因为他能抓住要点，故听者不觉疲倦也。继胡发言者为叶圣陶，历时四十五分，亦甚精彩。休息后，平杰三作四十分钟之发言，即散会。与王伯祥、傅彬然同坐圣陶之汽车赴圣陶家，即在圣陶家午餐，饮茅台酒，酒乃建国十周年时购得者，既醇且香，甚难得也。一时半，与圣陶、伯祥、彬然同赴嘉兴寺，参加公祭孙伏园。归来，坐中华书局的汽车，同车有华昌泗及彬

然，彬然主张护送伏园骨灰至八宝山，我当然同意。归家已三时半，疲倦甚，卧床休息，至六时才起床。

七日　晴

上午，复看《陈书》初校样。下午，参加本局古代史组的学习讨论，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晚上，参加民盟中央的学术座谈会，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闻家驷、朱孟实、冯友兰相继发言。我最后发言，指出了闻家驷的几点错误意见。

八日　晴

上午，复看《陈书》初校样。下午，参加民盟学习小组，对去年一年的学习，大家准备作一个总结发言。今天发言的有史良、费孝通、叶笃义等，但还不是总结发言，大家又扯到《海瑞罢官》问题上去。阿庄上午来，吃了午饭才去。京奕未过夜。志行来信，谈学习心得。

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十一时才起床。整天未出门，看批判吴晗的文章，准备明天在民盟小组讨论时发言稿。伯宁来，吃了夜饭去。

十日　晴

上午，丁树奇传达石西民的讲话，无甚精彩，皆老生常谈也。复看《陈书》初校样。下午，参加民盟小组讨论，大家谈的是时事，不谈学习小结。

十一日　晴

上午，古代史组讨论历史小丛书检查报告。下午，照常工作。

十二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小组，讨论一年来的主要收获。

十三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阿庄来。阿龙来过夜。

十四日　晴

座谈吴晗《海瑞罢官》

上下午，照常工作。阿庄来电话，云阿平已由天水归来。晚上参加民盟学术座谈会，谈吴晗的《海瑞罢官》，发言者有余冠英、千家驹、范宁、芮沐、潘光旦、费孝通。阿龙来过夜。

十五日　晴

阿龙一早就回去。上午，照常工作。下午，参加民盟学习。

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赴政协俱乐部洗澡。十一时半，赴西单，想理发未成，途遇阿平，一道回来。下午四时，赴西单理发。阿平吃了夜饭回去。昨晚写了一封给许志行的

信，今天寄出。

十七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清样一批。下午，召集本组一部分同人讨论王仲荦写的《南齐书》出版说明，参加者有赵守俨、吴翊如、杨伯峻、汪绍楹等。又看《南齐书》清样一批。写信给聂绀弩。

十八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清样一批。下午，中华书局备茶点招待退休人员，邀余作陪。到者有张杰三、王木天、丁晓先、徐寿龄、童第德、何洪辉、潘□□等。今日下午二时半，民盟过小组生活，因此请假未去。张杰三曾任中华书局桂林分局经理，后任西南区监理，今年八十七岁，而精神矍铄，殊可羡也。晚上，阿龙夫妇自密云来。

十九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清样一批。下午，中华、商务及印刷技术研究所联合举行联欢会，欢迎参加社教归来同志，因之，民盟学习小组讨论会我请假未去。四时，赴东四八条叶宅，圣陶设便餐请我们，同座有王伯祥、章元善、张纪元、葛志成。小墨四清归来，体重减轻近二十斤。

二十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清样一批。下午，在办公室小坐片刻，即回家。今天是夏历除夕，阿龙全家、阿庄全家都同我们一道吃年夜饭，甚热闹也。今天开了一坛陈绍酒。

二十一日　晴

今日为夏历丙午元旦，一清早，京奕、京其都来向爹爹奶奶道贺。上午，周振甫来，谈半小时即去。彬然来，小立片刻。下午，没有人来，甚觉无聊，往西北楼看了丁晓先、宋茂华。

二十二日　晴

上午，阿龙出去看朋友。云裳和她的侄女陈慧平来。下午，阿庄、伯宁、阿平先后来。何鹏、韩蕴来，请他们吃八宝饭。沈同衡来，云将全家调往新疆。留他吃夜饭，说了许多鼓励话，给他打打气。云裳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回去。京其大考每门都得五分，而乃母还是只就他的缺点方面对他噜嗦，因之他牛脾气发作，饿了两顿饭，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回来。这个孩子相当聪明，只是脾气不好，虽然时时在自我检讨，但总是改不过来也。

二十三日　星期　晴

去年中华书局每人要做思想小结，我因为赴江西参观，没有做，今天补写。贾

大娘请假进城休息。

二十四日

上午，有小雪。胡愈之到傅彬然家，傅太太来请我去，跟愈之谈一小时。徐调孚从别处抄来毛主席新作《水调歌头》两首。下午，阿龙、月涓带了京奕、京颀去乘火车赴密云，没有乘上，又回来了。

二十五日　晴

阿龙等一早乘火车赴密云。今日起，照常工作。阿庄来。写信给徐大夫，请他来喝陈绍酒。

二十六日　晴

照常工作。看《南齐书》清样若干卷。

二十七日　晴

上午，丁树奇作去年一年的工作检查报告。下午，讨论丁树奇的报告。晚上，请吴泽炎、赵守俨吃饭，饮陈绍酒。阿庄同阿平来。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校样若干卷。下午，继续讨论丁树奇的报告，工间操后，讨论结束，照常工作。徐楚卿之女嘉宝同阿庄来。

二十九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校样若干卷。下午，赴政协洗澡、修脚。与过旭初围棋一局，受二子，胜九目。

三十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民盟联组座谈。发言者千家驹、谢家兰、陈通夫、华罗庚。在俱乐〔部〕午餐。下午，继续开会，发言者张乔嗇、朱孟实、汪发缵、费振东、费孝通。六时返家。京奕、京颀自密云回来。绀弩来信。丁裕长来，我不在家。

三十一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校样若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阿龙来。致吴则虞函。

一九六六年二月

一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晚饭后，到陈驰家，看陈驰同刘德麟下围棋。我也同陈驰下

一局，大胜。

二日

昙晦，下黄沙，本地人谓之下土，至下午四时许渐转明朗。上午，《光明日报》记者张西洛来，谈一小时。看《南齐书》清样两卷。下午，华昌泗作关于增产节约之动员报告。吴则虞来函。致辛志超函。

三日

大风，至下午渐止。校《南齐书》。下午，参加讨论增产节约问题。

四日　晴

上午，校《南齐书》。下午二时，在政协理发。三时，听吴学谦报告中国代表团在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上的工作。本来想到民盟总部参加学术座谈会，因为疲倦，买了三斤蜜桔就回家了。阿平来，吃了夜饭才去。许志行来信。

五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校《南齐书》。阿龙、月涓自密云来。京奕来过夜。

六日　星期　晴

上午九时，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叶蠖生及叶至美均在，即在叶家午餐。下午三时，赴北长街看陈乃乾，即在陈宅吃夜饭。王仲荦自济南来信。

七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校《南齐书》。牙齿痛，向医务室取黄连素片。京奕一早回学校。月涓上午回密云。

八日　晴

齿痛，疲倦，睡了一个上午。下午，中华古代史组有会，勉强去参加，坐两个钟头就回来了。服青龙白虎汤。

九日　晴

天气转暖，最高温度达十三度。上午照常工作，校《南齐书》。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座谈。阿庄同阿龙上午来，吃了中饭才去。阿庄从一个女同志那里听来消息，说溥仪于上星期四在协和医院病逝，我信以为真，向中华古代史组的同志们讲了。等我到民盟中央，看到叶笃义，向他打听，才知道是谣言。

十日　晴

驳斥谣言

上午，校《南齐书》。打电话给阿庄，告诉她溥仪死讯是谣言，叫她转告那位女同志，以后不要传播不确实的消息。我又说："我看你们那个学习小组，学风不严肃。"不料她听了居然大发皮〔脾〕气，反问我："何以知道我们的学习小组不严肃？"又说："我不打算去追问那位女同志究竟从哪里听来的。"我听了大怒，把电话搁下，立刻写信给阿平，叫他来一趟。下午，校《南齐书》。组内开了个小会，

商讨学习问题。

十一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校《南齐书》。傍晚阿平来，我告诉他为什么那天要打电话给他妈，因为怕他妈不知道这是谣言，继续向人家传播。照理，他妈接到我电话，应当表示高兴才对，他妈那天的态度，确乎有点反常。

十二日　晴

上午校《南齐书》。下午，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胡愈之也参加，讨论国际形势。

十三日　星期　晴

上午，赴政协洗发、洗澡。回来觉得十分疲倦，睡了半天。重读毛著老三篇。 读老三篇
老三篇者，《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也。

十四日　晴

因为疲倦，睡了一天，午饭也没有吃。阿庄上午来，吃了午饭才去。她为了星期四我打的电话，还是解不开疙瘩。我重新想了一想，那天我打的电话，说话的确也有过火之处。好在这一晌我们组里同志极少，那天我打电话的时候，只有赵守俨、杨伯峻和我三个人，他们也不甚注意也。

十五日　晴

上午，赴宣武医院检查身体，还看了牙科。还是在家休息，睡在床上的时候多。写信给许志行。阿龙自密云来。

十六日　晴

在家休息。读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阿庄上午来，下午回去。民盟学习小组讨论请假不参加。晚吴翊如来。阿龙今晚动身赴大连。任心叔来信。

十七日　晴

上午，照常到局工作。俞明岳得到消息，陈叔老今晨四时五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下午三时起，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与叔老亲友将向叔老遗体告别。二时三十分，与俞明岳、傅彬然及吴泽炎同赴北京医院向叔老遗体告别。我还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叶圣陶。任心叔来信。昨晚收到。

十八日　晴

照常工作。校《南齐书》，最后一批校样已校毕。阿庄来。

十九日　晴

上午九时十分，与陈文彬同赴中山堂，参加公祭陈叔老。下午，不到中华书局工作，民盟学习亦请假。彬然血压增至一百九十，我去看了他两次，他到阜外医院挂急诊治疗。读毛选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京奕回来过夜。妻咳嗽甚

剧，给她开了张药方，《医学新悟》止咳散加减。

二十日　星期

上午四时许有雨，即转为雪，中午稍停，下午又有小雪。终日未出门，看报，读《参考消息》。京奕下午回去。

二十一日

昨晚继续下雪，到今天下午渐小，这场雪下得真好。腰痛，不上班，在家工作。妻患感冒，下午体温升至三十八度九。请医务室张大夫来诊，给她打了一针退烧针。

二十二日　阴

身体还是不好，不上班。妻体温已正常。云裳来，她说是到我家来避寒的。傍晚，阿庄来。

二十三日　多云，有时晴

在家休息。妻体温又不正常，周身酸痛，给她开了一张方子。阿庄来，她决定明天去请徐大夫。

二十四日　晴

在家休息。上午，阿庄就来了，她已经到人民医院邀请了徐大夫，徐大夫说今晚恐无暇，明天一定来。妻体温升至三十八度九，下午二时半请张大夫来给她打了退烧针。六时许，伯宁来。八时，伯宁、阿庄都回家了。他们刚走，徐大夫来了。徐大夫给妻开了药方。请他喝陈绍酒。徐调孚夫妇和彬然知道徐大夫在我家，都来了，徐调孚还送了徐大夫茶叶、蜜枣等。徐大夫是雇出租汽车来的，汽车停在院子里等他，到十点钟才回去，付出车费八元。

二十五日　晴

上午，阿庄买了一只甲鱼来。妻体温渐正常，最高不过三十七度五。我腰痛已愈，但还是在家休息。打电话给宣武医院，问上星期检查胆固醇结果如何，回说达二六六点六，偏高。

二十六日　晴

上午，赴政协洗澡，理发，阿庄同去，她先在汽车站等我。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小组讨论。得到消息，正在北京作国事访问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因国内发生政变，弄得十分尴尬矣。妻下午体温仍不正常，最高三十七度五。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徐梅坤来，谈了好久，又陪他去看了彬然。阿庄来。十一时，同她一道到帅府园全聚德吃烤鸭，应陈乃乾之邀也。同座有叶圣陶、夏满子、王伯祥及其小儿子和小儿媳妇、林汉达、陆高谊。从全聚德出来，又同圣陶等在王府井的几家铺

子里逛了一回，回家已下午三点钟矣，伯宁、阿平都来了，伯宁还特地到徐大夫家里走一趟，请徐大夫改药方。阿平先回学校，伯宁、阿庄都吃了夜饭才回去。许志行来信。

二十八日　晴

照常到局办公。妻下午体温仍升至三十七度半。下午，阿庄来电话，问乃母病况，她准备明天上午到人民医院请徐大夫改方。阿龙自长春来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

一日　晴

妻今日体温已正常。中午，阿庄来，她已经请徐大夫改了方，还配了四帖药回来。上午，八时至九时读《毛选》。九时后，校《南齐书》。下午，组内开会讨论民族英雄问题。五时，伯宁来，吃了夜饭，他同阿庄一道回去。

二日　晴

上午，校《南齐书》。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小组讨论。

三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孙雨农自南昌来信。

四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阿庄到人民医院请徐大夫为乃母改方，买了四服药回来。晚上，赴民族文化宫参加歌唱焦裕禄专场晚会，遇吴世昌，他为我占了一个座位。孙雨农自南昌来信。

对照焦裕禄找差距

五日

照常工作。上午九时，打电话给政协服务台，预定明日上午去洗澡，并且准备带阿庄、京颀一道去。十时许，突然下大雪。下午，组内讨论学习焦裕禄，每人都要对照焦裕禄找差距。雪越下越大，下班后打电话给阿庄，明天，政协洗澡不去了。晚上十时，月涓冒雪从密云来。京奕来过夜。

六日　星期

上午雪止。阿龙自长春归来。京奕晚上回学校。

七日　晴

照常工作，校《南齐书》。

八日　晴

上午五时三十分，微有地震，余方熟睡，不觉也。月涓回密云。发出一批《南

齐书》改正付型校样。妻下午有几分热度。阿庄上午来，吃了夜饭才回。

九日　晴

上午，看《南齐书》校样。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伯宁来，携来云仙六日信，云凤姐病危。

十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因《南齐书》已校毕，别无其他工作可做，只看看书而已。阿庄下午来，同赴政协礼堂看川剧，又碰见了吴世昌。

十一日　晴

照常上班，而无工作可做，想写一篇短文，亦未写成。妻已勉强起床，她一起床，又想搞煤炉了，我为之生气。贾大娘的女儿来，说他的小孩于前两天因患胸膜炎死去，我们拒绝她留在我们这里过夜。我还买了预防药片给京颀吃。

十二日　晴

上午，与阿庄同赴政协洗澡理发。阿庄说，已经汇八十元给云仙，为凤姐丧葬费之用（我们汇四十元，阿庄、阿龙各四十元）。下午，参加组内学习。妻下午热度升到三十八度一，还呕吐出几口血。阿庄在政协洗澡理发后，同我一道回来，看到乃母又发烧、吐血，十分着急。朱宇苍来信。

十三日　星期　晴

妻昨晚出了一身汗，热度已退。上午，阿龙打电话给阿庄，叫她放心。据阿庄说，接到硖石电报，凤姐已于昨日上午九时去世，我们决定暂时不给妻知道。下午二时半，居民委员会召集一个会，讨论本区基层选举候选人名单，计七人，四男三女，其中六个都是党员。

十四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宋茂华的太太代我们到玉渊潭人民公社医务室去请了一位姓黄的女大夫来给妻看病。她学的是中医，却也会搞西医的一套，听诊，量血压。她开了一张中药方，用忍冬藤、连翘、玄参、生地、白芍、苡仁、杏仁、桃仁、桔梗、橘红、天花粉、芦根。嘱服两剂后，改方。

十五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听鞍山电业局郑代雨工程师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工人相结合走革命化道路》的报告。归来，觉得有点头胀，量体温，三十七度半。照常饮酒，到九点钟再量，已经正常了。

十六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阿庄来。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顺道在王府井荣宝斋看妇女书画展览。据阿庄说，吴世昌定明天下午来看我。我特地打电话告诉吴世昌，明

天下午我在和平宾馆听报告，请他改为星期五来。六时十分回来，阿庄还没有回去。量体温，又是三十七度半。阿庄劝我明天在家休养，不要去听报告了。

十七日　晴

上午，看了一批《陈书》校样，送交张维章，请他校一遍。打电话给吴世昌，告诉他、我今天不去听报告，请他下午来。下午，阿庄、吴世昌先后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回去。下午三时量体温，仍为三十七度五，奇怪之至。

十八日　晴

整天在家休息。下午量体温，仍为三十七度五。伯宁来，吃了夜饭才去。阿龙今天回密云。

十九日　晴

在家休息。下午量体温，仍为三十七度五。晚上九点五十分，月涓自密云来。

二十日　晴

上午，阿庄同阿平来。下午，整理夹竹桃两盆。伯宁来，他们都吃了夜饭才去。下午量体温，仍为三十七度五。月涓回密云。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八时出门，赴宣武医院看病，阿庄先在那里等候我。医生说，每天下午有五分热度，肯定是病，但检验白血球正常，透视肺部正常，检小便正常，听心脏也没有什么毛病，要我每天定时量体温，过些时候看情形再决定如何疗治。配了些维他命C及复方路丁。下午三时量体温，三十七度二，我以为接近正常了，但到五点钟再量，又升至三十七度五了。正在吃夜饭，徐衡之大夫〔来〕了。请他便饭，他给妻开了一张方子，又给我开了一张方子。十一时许，阿龙自密云来。

二十二日　晴

整日在家休息。下午三时量体温，三十七度二。四时二十二分，有近五度〔级〕之地震。五时，量体温，又升至三十七度五。晚上，居民委员会一位女同志来，说今晚可能还有地震，叫我们和衣而睡，一有感觉，即往室外逃。过一会，彬然的儿媳妇秀兰又来警告我们，叫我们在十一点钟光景就得起来坐着，等到十二点钟，如果没有地震，才可睡觉。其实关于地震发生的预报，科学家们还不能做到，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对他们表示了谢意，照常脱衣睡觉。阿龙十一点多钟才回来，其时院子人声嘲〔噪〕杂，大家都呆着等地震到来，我却早入睡乡，醒来已天亮了。

二十三日　晴

上午十时始起床。因〔身〕体尚未正常，仍在家休息。民盟来电话，说今天停止学习，因为今晚有反修文章广播，明天见报，所以学习推迟一天，改在明天下

午。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在家休息。下午一时半量体温，三十七度三，已接近正常，就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讨论。回来再量体温，只有三十七度，完全正常了。阿庄买了几只野鸡来。

二十五日　晴

上午，照常在书局工作。下午二时，赴政协礼堂，听哈斯木讲反修斗争的体会，杨怀远讲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二十六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政协洗澡。与□□□下了一盘围棋。阿庄来。云裳早上回去。京奕回来过夜。她的学校里因为防地震，要她以后每晚回家。

二十七日　星期　晴

整天在家休息。阿龙上午来，下午回去。下午，王汉华、王□□及其爱人聂文权来。晚上，在政协礼堂看四川话剧，吴世昌及伯宁、阿庄早已给我占好位置了。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与赵守俨同赴政协礼堂，听山西榆次石油站王二货报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王二货是个文盲，但他做的报告很生动，毛主席著作背得熟极了。

二十九日　阴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民盟中央听胡愈之传达刘述周早几天在民盟的一个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下了一盘围棋，我大负。

三十日　晴

上午，改写《梁书》第一卷校勘记。下午，听丁树奇作报告。

三十一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钱镜塘的女儿来电话，说到北京来玩，想住上一个多月，托我给她设法买一张月票。下午，照常工作。晚上，钱镜塘的女儿带了她的同学一道来看我。阿庄买了几只野鸡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

一日　晴

上午赴政协，参加国际问题组召开之座谈会，谈苏修二十三大。下午，照常工

作。晚上，参加民盟中央之座谈会，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发言甚长，而谈的还是所谓道德继承问题。

二日　晴

上午，改写《梁书》校勘记。下午，赴北长街看陈乃乾，见铁将军把门，就到中山公园去逛了一回。上午阿庄来。晚上吴翊如来。

三日　星期　晴

上午，参加基层选举。阿龙来，帮我们种了许多花，主要是美人蕉。下午二时，同陈文彬去展览馆，参观巴黎公社文献展，遇胡愈之夫妇。

四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阿庄来。

五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晚上，赴政协看科技电影《泥石流》。

六日　晴

上午，改写《梁书》校勘记。下午，丁树〔奇〕有报告，我不去听，到民盟中央，参加学习小组。

七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改写《梁书》校勘记。《梁书》原是卢南乔担任标点校勘的，可是这位先生的水平实在低得可以，我给他加工，简直是从头做起，殊为可恨。下午，丁树奇又作短时间的传达报告，我们还讨论了一番。

八日　晴

上午，改写《梁书》校勘记。下午，组内讨论突出政治问题。

九日　晴

上午，改写《梁书》校勘记。下午，组内讨论突出政治问题。晚上，徐衡之大夫来。妻这两天体温又不正常，徐大夫来得正好。

十日　星期　晴

上午，赴政协洗澡。阿龙、伯宁、阿庄来。阿龙、伯宁动手拆炉子，搞了大半天。志行给阿庄信，阿庄复他信，我在阿庄的信上带了一笔。汇人民币五元给蕙芬。

十一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改写《梁书》校勘记。贾大娘的儿子王树明（他生下来的时候，贾大娘就把他送给一个姓王的做儿子，所以他姓王）自乌鲁木齐来信。他是二月二十二日从保定动身，乘火车七昼夜到达乌鲁木齐的，参加建设兵团。

十二日　晴

改写《梁书》校勘记第一卷毕。妻下午体温升至三十八度，到吃晚饭的时候，已退至三十七度。看《北京晚报》，有翁心植写的《再谈发低烧的原因》。我念给她听了。我告诉她：像你这种低烧，可能是功能性的，不会太严重。她听了似乎情绪舒畅些。

十三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今天下午，古代史组本有讨论会，讨论突出政治问题，我因为民盟学习不便请假，便留一封信给赵守俨，把我要说的话都写上了，算是书面发言。下午一时，赴王府井四联理发店理发，又为妻向永仁堂配煎药三服，到太平胡同民盟总部已经三点钟了。阿庄来。

十四日　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一时，阿庄买了十多条活鲫鱼来。工间操后，丁树奇作了一个传达报告，随即分组讨论一番。四时许，昼晦，下黄土。

十五日　晴

接吴晗问题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参加古代史组讨论，讨论突出政治问题。晚上，参加民盟座谈会，谈的是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我发了言。

十六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中午，徐梅坤请吃饭。座有李一平，谈甚快。下午，古代史组有讨论会，我没有发言。

十七日　星期　晴

上午，带京颀到政协去洗澡。阿龙来吃了中饭就回去了。下午，阿庄、伯宁、阿平来，吃了夜饭才回去。

十八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云裳来，吃了中饭去。下午赴政协，听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作报告，题目是《接革命班，掌阶级印》。她今年只有二十六岁，一九五五年完小毕业后，即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家乡，当上了农业社社长。

十九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政协，听沈阳军区某部班长张国珍作《毛主席的书教会我们做思想工作》的报告。宋蕙芬自砩石来信。晚上在民盟中央参加批判和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座谈会。

二十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改写《梁书》校勘记。下午，赴政协听报告。原定由沈阳军区某连指导员廖初江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以廖初江已离北京，改由□□□作《如何帮助农村青年改造思想》的报告，甚精彩。报告结束后，叶圣陶、

夏满子邀我同到他们家里吃夜饭，喝了三杯白兰地，跟圣陶畅谈了两个多钟头。

二十一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阿庄上午来，吃了中饭回去。阿龙下午来，今晚不回去。京其又发脾气。这小孩子脾气甚坏，大可忧虑。

二十二日　阴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改写《梁书》校勘记。二月上旬，先后收到许志行来信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一篇，题目叫《我是怎样跟毛主席认识的》。这篇文章是上海一个期刊约他写的，我也鼓励他写。他告诉我，文章写好后，要不要交给那个刊物发表，还得细细考虑。他想把文章寄给主席看，同时请示主席，可不可以发表。他想借此机会恢复跟主席的通信（大约在四九年或五九年，他写信给主席，说什么如果我们不跟苏联关系搞坏，可能不会出现目前这样的严重困难。主席没有回他信，后来反修斗争展开，他才知道那封信上说的话完全错误，从此他不敢再写信给主席了）。我也完全同意，催他赶快写。不料我看到他写的文章，大失所望。文没头没尾，没有什么思想性，不但不能在刊物上发表，更不应当寄给主席看。我早想回他信，跟他详细谈一谈，可总是鼓不起兴致，一直没有写。早在两三个星期以前，我动笔写写，只写一半，又停下来了。今晚总算提起勇气，把信写好，觉得全身轻松，所谓如释重负也。回信和志行写的文章，分别邮寄，交给阿龙明天进城时投邮。

二十三日　晴

阿龙今天出差到天津，早上临行匆匆，没有把我交给他的信件带走，上午十一时，我亲自去寄。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民盟学习，今天谈的是吴晗的问题，阿龙出差赴天津。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赴北长街看陈乃乾，在乃乾家午餐，下午三时始回家。在乃乾家见到一位姓张的，是苏北人，住在天津，今年六十六岁。他原是个银行家，有钱，爱买旧书，也能做些校勘工作，是一位地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又碰到了陈海鸥的女儿，她已入党，在商业部工作。伯宁、阿庄下午来，吃了夜饭才回去。甲丰的爱人来，送来苹果一篓。

二十五日　阴

上午，照常工作，看《陈书》三校样。下午，古代史组有会，谢方谈检查《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情况，晚上，丁晓先来。

二十六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看《陈书》校样。下午，华昌泗、张□□传达了他们最近听来

的关于国内外形势报告的一些内容。组内进行了讨论。

二十七日　晴

上午，看《陈书》校样。下午，参加民盟的学习，还是讨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费孝通发言最多　阿庄买鸡来。

二十八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赴政协洗澡理发。三月十二日接宇苍来信并寄来《按摩新编》一册，一直没有复他，今天特地写了封长信给他。宇苍来信中说“我们初次见面在一九二二年，距今已四十余年了”。此公记忆力不错。他早年曾患肺病，保养得好，今年已七十九岁，身体还相当好，复蕙芬信。

二十九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准备改写《陈书》出版说明。下午，阿庄来。

三十日　晴

上午准备写《陈书》出版说明。下午，听潘达人、杨伯峻、俞明岳谈此次赴河南安阳等地参观四清的体会。晚上，阿龙、月涓自密云来。贾大娘回家。

一九六六年五月

一日　星期

上午九时许，有零星小雨，偕同妻及阿龙、京其乘公共汽车赴西单，原拟改乘五路无轨电车赴护国寺棉花胡同阿庄寓所，不料雨下大了，想雇出租汽车或三轮车都没有，我们在西单一个公用电话室（亦即三轮车站）里呆了三刻钟，最后由阿龙赴宣武门雇来三轮一辆，妻先坐了三轮去，我们乘五路无轨电车赴和平里，到得阿庄家已十点多了。下午，雨止天晴，偕同伯宁到梅家看许姬传，谈了一小时天，从吴晗的《海瑞罢官》谈到梅兰芳的病和死。晚上，看电视芭蕾舞《白毛女》。从阿庄家的北窗看天安门焰火，很好　雇出租汽车回家，刚好九点钟，不久就刮起大风来了。今天下午，京其又大发脾气。这个孩子极聪敏，但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硖石有个孙玉麟来信求救济，决定不理他。

二日　晴

整天未出门，与阿龙、京颀一道种花，牵牛、莴萝、凤仙、串儿红都下了种。晚上，伯宁、阿庄来，写信给香港《大公报》鲍立初。

三日　晴

上午，重新整理《梁书》第一卷、第二卷的校勘记。下午，听胡宜柔、程毅中

作关于审查一部分《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报告。晚上傅又信来。

四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阿庄来。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晚上，到傅家看傅又信。

五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整理《梁书》一、二两卷校勘记毕。

六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下午工间操后，魏子杰传达一个文化部的通报，说四月二日中国青年艺术剧团邀请田汉、杨〔阳〕翰笙看他们演出的《春风杨柳》，恭请他们作指示和批评。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晚上，王仲荦、卢继祖来。

七日　晴

上午，照常工作。中午十二点五十分，赴首都电影院看《抓壮丁》。下午三时，在会议室听陈铮官传达驻印尼大使姚仲明等及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和讲话。叶圣陶来电话，云朱文叔因患肺癌在上海逝世。

八日　星期　晴

上午，打电话给朱文叔的女儿朱周牧慰唁，与彬然同具名。伯宁来，说阿庄患感冒发烧。下午二时，在政协俱乐部洗澡，买了橘子回来，叫京其打传呼电话给伯宁来取，一小时后，伯宁就来了。

九日　晴

上午，写短文一篇，批评坏影片《抓壮丁》。下午，学习《解放军报》的两篇社论，一篇是四月十八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篇是五月四日发表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京奕来过夜。

十日　晴

上午五时半听广播，知道昨天下〔午〕四时，我国西部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京奕听了，高兴得连早餐都来不及吃，赶紧跑回学校去向同学们报告了（她们是规定六点钟起床的）。下午十二时，集体赴革命博物馆参观大庆展览，四点半回家，觉得很疲倦。

十一日　晴

上午，看有关批判邓拓、吴晗等的文章。下午，赴民盟中央参加学习。

十二日　晴

上下午照常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看书报，看《参考消息》。想写一篇揭露和批判吴晗的文章，一时写不出，焦急之至。我过去跟吴晗没有什么往来，又不看他的所谓“著作”，实在没有什么可写。

批判吴晗的文章没有什么可写

十三日　阴

上下午不做什么工作，看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一九六二年五月间《人民日报》陆续刊登的《长短录》，看《批判〈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参考资料》。下午四时，吴世昌来。晚上，在政协礼堂看福建龙溪专区布袋木偶戏，遇郭沫若夫妇及徐彬等。

十四日　晴

上午九时赴政协，参加国际问题组召开之时事座谈会，先后发言者有吴世昌、陆殿栋、王家桢、王只谷、哈丰阿、翁文灏等，聂毅主持，至十二时始散会。下午三时，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吃了夜饭才回来。阿庄来，京奕来过夜。

十五日　星期　晴

上午，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常识》，全部共八册，我只向周振甫借到四册。阿龙自长春来信，许志行自上海来信。下午，赴政协洗澡。阿庄来。写信给黄药眠。

十六日　晴

上午，看邓拓的《燕山夜话》，又看邓拓他们一夥于六二年五、六月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所谓《长短录》。下午，讨论今天各报转载的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七日　晴

上下午皆不工作，专看邓拓一夥过去发表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及毒害青年的文章，并讨论每人分担写文章。阿庄来。

十八日　晴

上午，看《燕山夜话》等反动材料，准备写文章。十时许，《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派王福元来看我，打听吴晗主编之《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出版情况，我请他向中华负责同志去了解。下午一时半，乘公共汽车赴王府〔井〕，理发。三时，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晚饭在民盟总部吃。七时，参加民盟中央机关召开的第一支部全体盟员大会，回家已十一时矣。

十九日　晴

上午，看材料准备写反“三家村”黑帮的文章。阿庄来，云裳来。下午四时后，钟敬文、黄药眠、聂绀弩先后来，请他们吃了顿丰盛的晚餐，聊闲天，直到八点，他们才同云裳、阿庄一道出去，分别回家。香港《大公报》汇来稿费。合人民币三十元。

二十日　阴

上午，看材料，准备写文章。下午二时，华昌泗做报告，还有一个文化部派来

的叫黄焰强的，也讲了一些，到四点多钟才完毕。

二十一日　阴

今天写成一篇短文章，明天抄正后可以交卷了。上午，政协国际问题组有座谈会，我因为要写文章，没有去参加。晚上，丁晓先来，谈民盟市委对揭露和批判吴晗的态度很冷淡，一般盟员都怀疑民盟市委中也有黑帮。陶大镛来信，托设法代购新编《辞海》。

二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伯宁来。香港《大公报》汇来之稿费，已由伯宁向银行取到，写了一张大字报的稿子，邮寄民盟总部黄玉琴，请她代写，贴在民盟总部。写了一张小字报，题目叫《三家村黑帮是怎么样毒害青年的》，准备送中华书局张贴。京奕中午回来，一到就在那儿埋头抄一篇文章，我拿来一看，也是驳斥邓拓的，意思跟我写的差不多，但她的文章有力量，有感情，比我写的好得多。下午，整理书架。

批判"三家村"

二十三日　晴

上午，看学习资料，准备写小字报。下午，写了一张小字报。指责金灿然一向反对"群言堂"，提高"一言堂"，政治关没有把好，跟邓拓、吴晗等黑帮沆瀣一气。查猛济自海宁袁花镇来信。

二十四日　晴

上下午都不做工作，大家准备写小字报。我昨天写的小字报，今天交出去了。想再写一张，没有题目。复陶大镛信，告诉他《辞海》无法代购。给阿龙信，寄长春第一汽车厂七十四栋招待所一百零五号房间。阿庄买了活鲫鱼来。

二十五日　阴

上午，看材料，准备再写小字报。下午，赴民盟总部，参加学习。在民盟晚餐。晚七时，参加第一支部全体盟员大会，民盟市委派王梦初来，她也发了言。回家已十点半了。今天下午夏满子来，我不在家。

二十六日

上下午，看材料，讨论，准备写小字报。下午，阿庄同她在上海共事过的顾□□来，吃了夜饭才去。阿庄等走后不久，即下大雨，京颀九点钟才回来，满身都给雨淋透了。香港《大公报》鲍立初来信，托买《毛主席语录》。

二十七日　阴晴

上午，写了一张小字报。下午，看材料。阿庄来，吃了夜饭去。

二十八日　晴

上下午皆看材料，未做工作。与吴翊如合写小字报一张，又与赵守俨合写一张。晚上，在政协看电影《舞台姐妹》。月涓自密云来。

二十九日　星期　晴

上午十时三刻，同妻及月涓、京颀同乘车赴四川饭店，至则丁太太已先到。在路上遇见了阿平及向燕生。未几，云裳、伯宁、阿庄及阿新亦到。十二时开始进餐，饮四川黄酒，甚佳。向燕生告诉我说，早几天傅乐焕从中华书局回家，托词外出，即一去不返，自杀了。他问我知道否，我说全无所闻〔闻〕。下午二时，赴北长街看陈乃乾，告以傅自杀事，他立即打电话问刘乃和，才知道傅是在陶然亭投水自杀的。四时半，赴政协洗澡。六时回家。

三十日

上午，阿龙自长春来，说接到所长的急电才回来的。他怀疑不是要去四清，就是要调动工作。中午，大阵雨，下冰雹。傍晚，阿龙回来，他同所长谈过了，原来是要他回来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学习。晚上，同月涓到政协看电影《红日》。这一时来，局内停止工作，专门学习，写小字报。今天月涓同京颀到协和医院去看病。月涓送他妈一两多高丽参。

三十一日　晴

看小字报，有沈盎芝写的一张，揭露金灿然写给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关〕于《历代人物传记译注》的目录的报告，全篇是黑幕内讲的一派黑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阿庄来，吃了中饭，于下午三时许回家。晚上，阿龙回来，跟他谈了中华书局大家揭露金灿然的情况，他也把听到的一些情况告诉我，并要求我要头脑冷静，凡是听来的话，都不要传播。京颀今天上〔午赴〕协和医院去检查脑部。今天寄一本《毛主席语录》给鲍立初的儿子鲍霈。

凡是听来的话都不要传播

一九六六年六月

一日　晴

上午，写一张小字报，揭露周扬在《鲁迅全集》第六卷中塞进了一个攻击鲁迅的注，并且联系他几年来对金灿然说的一些黑话，未写毕。下午，赴民盟参加学习。

揭露周扬

二日　阴，有阵雨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还刊载了本报评论员的一篇文章，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还登载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家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并讨论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我说，我们

这里一直还停留在小字报阶段，明天起恐怕也要贴大字报了。果然，下午丁树奇作了所谓动员报告，说大字报也可以贴。

三日　阴

早七时半才起床，因为昨晚临睡时对京其发了脾气，睡不甚安。八点十分到局里，果然大贴其大字报了。大字报上对金灿然都直呼其名，不再称他“同志”了。我跟赵守俨等共同写了张大字报，质问俞筱尧、李侃为什么不站出来揭露金灿然。我的那张小字报也写成了，下午交出去。下午，看《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的吴晗投靠胡适的材料，都作了讨论。京颀下午由云裳带到协和医院去看病，据说检查脑部查不出什么名堂来。京颀今晚很听话，我今后也当克制自己，对孩子们不宜发脾气，应当好好地对他讲道理。晚八时半听广播，得到改组北京市委及北大党委的消息，大为兴奋。

四日　晴

上午，看大字报。我也写了一张，标题为《质问金灿然》。今天俞筱尧、李侃都回来了，他们表示要彻底揭露金灿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下午，学习今天《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并讨论了北京市委及北大党委的改组。五时半，丁树奇从文化部开会回来，传达了几项重要指示。京奕今晚不回来，也没打电话来，她的祖母很着急，我告诉她，现在许多中学都停了课，听报告，贴大字报，他们忙得很，不回家是应当的。我为了安慰她，特地打电话给师大女附中去问，回话说，学生们忙得很，许多同学都不回家，她才稍稍放心一点。

五日　星期　晴

上午，赴政协洗澡，遇袁翰青，一见面他就谈起北大的情况。下午一时，阿庄来。周振甫来。二时半，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五时半返家。正在晚餐的时候，京奕回来了，她的祖母到这时候才真正地放了心。

六日　晴

上午，学习和讨论昨天《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下午，读报，读《人民日报》转载的今天《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

七日　晴

上午，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古典文献专业》。阿庄来。接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吴晗在本盟中央和北京市委会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并责令坦白交代的通知。下午，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八日　晴

上午，读报。想写一张大字报，没有写成。下午，在民盟中央学习。农业出版社七十多人签名的一张大字报送到民盟中央来张贴，说他们揪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罗涵先，已把罗从四川调回（罗在四川参加四清），要求民盟中央支持并协助他们进行斗争。

九日　晴

《陈书》正文全部校样由宋茂华复校毕，付型。上下午惟读报看书，无事可为，大字报也写不出来。晚七十时，把妻及阿庄、阿龙、月涓四个人的相片交给传达室老白，请他去办四张出入证。

十日　晴

上午，丁树奇、李侃各贴出大字报，丁揭露金灿然曾对一位姓佟的说，他是文化部的党组成员之一，李揭露金灿然于六一年到武汉参加辛亥革命纪念会时，在签名簿上写上“学部委员”的头衔，其实是冒充。下午，赵元珠贴出一张大字报，揭露六二年金灿然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大肆向党攻击。

十一日　晴

上午，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题为《一个亲笔批注的奥妙，揭发金灿然事事听吴晗的指示》；一张题目叫《金灿然为什么不愿意观礼》，指出金灿然每年国庆节得到观礼证，但总是躲在家里，不愿意到天安门观礼，不但自己不高兴去，还劝人家不必去。下午，大字报贴到二楼的过道上来了，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联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鲍立初的儿子鲍霈从广州来信，感谢我送给他《毛主席语录》。

十二日　星期　晴

上午，伯宁、阿庄来，他们吃了晚饭才回去。阿庄从向燕生那里听到北大和教师进修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俞筱尧上下午都来。傍晚，傅彬然来，适俞筱尧亦在，我们谈起金灿然重用右派分子马非百，我问：“彬然，你似乎很知道马非百这个人，你曾在我面〔前〕称赞过他。”彬然连忙说：“没有，我没有看过他编写的东西。”我们谈到当年金灿然在出版总署的情况，彬然问我：“你也在出版总〔署〕工作过吗？”

十三日　晴

上午，黄先义贴出一张大字报，建议中华书局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引起大家的批驳，黄不服，又贴大字报辩解。下午，学习讨论上星期六《人民日报》等转载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十四日

上午八时，丁树奇传达文化部的通知，说文化工作队明后天就要来了，大家热

烈鼓掌，表示欢迎。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狡辩干么——警告黄先义》。下午二时到办公室去的时候，在一区大门口碰到彬然，我问他："上午丁树奇的传达，你去听了没有？"他说："去听了，我是坐在后面的沙发上的。"我说："三楼会议室没有沙发。"他说："嗯嗯，我说文学出版社。"我不知道此公究竟为什么，好像有点神经错乱了。

十五日　晴

上午，与赵守俨、杨伯峻、唐珍贤共同签名贴了一张欢迎文化工作队的大字报。九时许，忽然听说工作队已经来了，大家赶往楼下迎接，果是有三位解放军同志来了，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们在中华东边偏门的楼梯下小立片刻，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了。据说，明天上午，整个工作队才能到来。下午，参加民盟学习。看大字报，才知道除罗涵先外，又揪出了千家驹和萨空了。

十六日　晴

上午九时五十分，文化工作队来了，中华、商务及印刷技术研究所三个机构的绝大部分同志都列队欢迎，敲锣打鼓，热情洋溢。工作队有五十余人。在大楼正门前开了个欢迎会。中午回家来，妻告诉我，工作队来到的时候，金灿然也到门口来看，还叫住俞筱尧，想跟他谈话。丁树奇、王春、李侃、浦一之、俞筱尧、萧项平和卢文迪等七人，被调去学习，上午就动身，据说借社会主义学院作集体学习的场所。七人中惟卢文迪非党员。下午，贴出三张大字报，都是跟人家共同签名的。其中一张标题为《向俞筱尧、沈芝盈同志喊话》。阿庄上午来，下午回去。

欢迎文化工作队

十七日　晴

上午，开始分组讨论。古代史组一分为二，赵守俨等在第三组，我在第四组。第四组的召集人为何双生、金竹槐。工作队派两位同志来领导，一位叫卢俊山，一位叫姚惠芝（女）。下午，继续开会，卢俊山说先选出正副组长和一位记录。别的组大概都是举原召集人做正副组长的，但我们这一组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何双生和金竹槐都被贴大字报，看来有些问题，叫他们俩做正副组长是不相宜的。经分别商讨结果，选黄占山当组长，谢方做记录。兹将第四组全体组员名单列出如下：何双生、谢方、金竹槐、原孝铨、罗启勋、宋茂华、马绪传、张岛瀛、杨辉君、黄占山、吴树平、宋云彬。今天贴出两张大字报，都是跟人家共同签名的。

十八日　晴，傍晚有阵雨。

上午，卢俊山、姚惠芝召集我们开了个小组会，补选一位副组长，讨论结果，选张岛瀛为副组长，表决时惟罗启勋未举手，其中必有原因，有机会时当问他。下午无会。今天贴出两张大字报，都是跟人家共同签名的。阿庄上午来，下午回去。今天宋茂华告诉我，昨天选黄占山当组长是选错了，原来黄占山在北大是个保皇

派。今天下午，姚惠芝找我谈了半小时。京奕来过夜。

十九日　星期　晴，傍晚有小阵雨

上午，阿平、阿庄先后来。今天阴历五月初一，为阿庄生日，中午大家吃面。下午二时半，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五时半回家。伯宁下午来，吃了夜饭同阿庄一道回去。

二十日　晴

上午八时至九时，学习《反对自由主义》，九至十时漫谈，卢启勋指何双生、金竹槐为保皇派，金竹槐揭露丁树奇十三日上午看了黄先义的大字报，立刻召集一部分党团员和他所认为〔是〕"积极分子"的青年，开了一个会，鼓动大家围攻黄先义，以图转移目标。下午，学习今天《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工作队的□□□也来参加，并且发了言，今天又补选杨辉君（女）当记录员。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学《毛主席语录》及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进行讨论。下午，工作队召集商务、中华及印刷技术研究所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成员，在食堂开大会，刘队长作报告，五时半散会，回到小组，讨论刘队长的报〔告〕。晚上七时至八时半，继续讨论。

二十二日　阴，有雨

上午，读《毛主席语录》，学习《红旗》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下午，写大字报，我写了三张：一张是同谢方合写的，质问去年七月间，金灿然不让赵守俨参加四清，叫他在家里闭户工作了一个多月，又故作神秘，不让大家知道赵守俨是在做什么工作，这里面一定有阴谋诡计；一张是我起草，老马抄写，宋茂华、厚孝铨、刘光业等共同签名。追查何聪的来历及《宋人文集篇目索引》排版拆版费的损失；一张是同杨伯峻、吴翊如、章熊、傅振伦共同签名，揭露丁树奇的一种诡计。下午五时，阿庄来，九时许回去。傅彬然来。

二十三日　阴

上午学习一小时，学的是《毛泽东著作选集》中的《放下包袱开动脑筋》一文。卢俊山邀我到隔壁房间里谈话，他鼓励我多写大字报。下午没有会，大家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神秘种种》。又同老马等共同签名，贴了一张大字报，是质问赵守俨为什么不肯把何聪的问题老实讲出来。晚上到王府井买茶叶，又到四联去理了发。

二十四日　阴

上午，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下午，写

大字报一张，题为《〈史林杂识〉中的一支毒箭》，老原同意，他也签了名。又跟人家一道签名的有两张，一张是对赵守俨的，一张是对沈芝盈的。阿龙来。阿庄来。因为张岛瀛调在别组工作，今日补选卢启勋为副组长。

二十五日　阴，有时晴

上午，学习六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刊载的《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了讨论。下午，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我同人家共同签名，贴出了三张大字报。京其已三天不回家，他的祖母非常不放心，我要打电话给十一学校，但不知道该校的电话号码。今天上午，阿龙打电话来问京其回来了没有，他也不放心。下午四时半，阿龙又来电话，说他已查出十一学校的电话号码，打了电话，知道京其因为每天要到乡下去割麦，所以不能回家，今晚他要回来的。我们才放了心。傍晚，京奕回来，一到，就对我说："爹爹，我要到中华书局去贴大字报。"她把大字报的底稿给我看了。接着京其也回来了，看了他姊姊拟的那张大字报，说："我们还得好好商量一下。"



宋云彬1970年在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年73岁

二十六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赴棉花胡同看阿庄。阿新、阿平听我说京奕拟了一张大字报的稿

子，很感兴趣，就同到翠微，向京奕索看她想写的那张大字报的底稿。下午二时半，阿新、阿平回来，说他们同京奕、京其一道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大家认为京奕不明了中华书局的情况，去贴大字报是不合适的。在阿庄家吃了夜饭才回家。月涓今天自密云来，下午五时回去。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学习《人民日报》二十四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并进行讨论。张岛瀛又回来了，组长黄占山宣布仍以张岛瀛为副组长。下午，看大字报。阿庄上午来，晚上才回去。京奕上午返校，晚上又回来取书，就睡在家中，明天一早返校。

二十八日　阴，有小雨

上午，学习《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下午写了三张大字报，一张题为《难道仅仅是汇报业务吗》，一张题为《赵守俨同志不老实》，都是针对赵守俨的。一张题为申讨王春和梁涛然，是看了李详的一张控诉王春和梁涛然的大字报而写的。晚上，老马来，谈吴翊如的问题。京其参加割麦已毕，今天起照常每晚回家。今天张岛瀛没有跟我们一起学习。

二十九日　晴

上午，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并进行讨论。张岛瀛没有参加，他在别处工作。下午二时，工作队某副队长作报告，学习小组重新调整，原有九个小组，减为七个。我们的小组新来了姚兆华、潘维友、傅振伦、刘起钎四人。重选正副组长，黄占山、张岛瀛继续当选。两位记录员也仍旧。接阿龙来信。阿庄上午来，吃了中饭回去。阿庄把阿龙来信念给乃母听了，乃母大恚。晚上，在首都电影院看被批判的坏影片《逆风千里》。回来，见妻尚未入睡，枕上泪痕斑斑，这是她的儿子给她受的刺击太深之故也。

三十日　晴

上午，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并进行讨论。下午，组内有一部分到革命博物馆看大庆展览去了。与杨伯峻等同写一张大字报，是警告吴翊如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三十分，看大字报。丁师母来，与妻和贾大娘谈她今天参加家属小组学习的情况。我给她们念了两段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六年七月

一日　晴

上午，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的是序言和结论的第一

部分。今天是党的生日，黄占山、何双生去参加党的会议去了，副组长张岛瀛也没有来，黄占山叫何树平代为主持学习讨论。下午，看《人民日报》社论。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请问严健羽》，共提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他过去哲学组为什么要吹捧侯〔外〕庐，还出版了有侯外庐的长篇序言的明末方以智的《东西均》。《东西均》是宣扬合二而一论的。妻今天也到食堂去听报告。

写大字报《请问严健羽》

二日　晴

上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第二段。下午，与杨伯峻合写大字报一张，未及正式写好，须下星期一才能贴出去。下午五时三刻，阿庄来，小坐即去。京奕来过夜，她买了两张毛主席像来。

三日　星期　晴

上午八时半，乘车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谈甚快，即在叶家午餐，下午二时。赴王府井清华园修脚。清华园修理房屋，修脚处移在东华门，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和毛主席书《采桑子》词——一连镜框一元八毛。京其今晚住在学校中。妻病又作，遍身酸楚，时时嗳气，食欲亦不振。

四日　阴，有时有小雨

上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立场问题。下午四时，工作队召开全体会议，刘政委报告今天发生一自杀事件，自杀者乃印刷技术研究所的陆步青，留有一字条，云有“莫名其妙的怕”，又云有人监视他。群众听了十分愤怒，纷纷发言声讨陆步青抗拒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五时散会，各组进行讨论。晚上七时至九时继续讨论。

陆步青自杀

五日　雨

上午学习《讲话》，讨论态度问题，我首先发言，继之者有傅振伦等。卢启勋对我的发言有所批评。下午无会，看大字报。

六日　晴

上午学习，继续讨论态度问题，有人对我提了意见，希望我多揭发赵守俨。我没有发言。下午，工作队黄同志把已经整理出来的关于金灿然的材料念了一遍，大家作了些补充。我拟一张大字报，题为《赵守俨重用和赞赏右派分子》。阿庄、云裳上午来，吃了夜饭才回去。

七日　晴

上午，学习《讲话》。同志们都对我提了意见，我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下午，把昨天拟的那张大字报写好贴出。

八日　晴

上午，学习《红旗》杂志第九期关于批判周扬的文章，我发了言。下午，写大

字报一张，题为《周扬的黑话》。今天，唐珍贤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要求我多多揭发金灿然黑帮的罪恶言行。马绪传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为《金灿然帮宋云彬搞反攻倒算》，语多无据。今天上午，改选潘维友副组长。

九日　晴

上午，继续谈周扬问题。下午，与谢方、宋茂华谈《后汉书》返工问题，谢方准备写大字报。工作队卢俊山同志邀我谈话，他鼓励我放下包袱，多多揭发周扬、金灿然。写大字报一张，题为《质问李侃》，没有写好，就下班了，工作队的黄同志劝我回家休息，说老年人应当注意劳逸结合。阿庄上午来，吃了午饭回去

十日　星期　晴

整天未出门，准备写一份材料，供在毛主席著作学用会上宣读。京奕昨晚回来，今天返校。

十一日　阴

上午，学习《红旗》杂志揭露和批判周扬的文章。工作队同志参加我组学习的，原为卢俊山、□□□，今天黄□□不来，换了一位女同志叫唐国英。下午，写大字报，我因为那份材料尚未整理好，没有写。晚上，潘维友宣布工作队决定老年人星期一、二、四晚上的会可以不参加。

十二日

共写了二十张大字报

上午学习，讨论周扬问题。下午，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我是怎样译注项羽、刘邦的》。计〔据〕谢方统计，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写了二十张大字报了（以前写的小字报不算在内）。晚上七时至八时半，开生活晚会，我作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姚兆华。回家的时候，适值大雨，赤足而行，滑了一跤，居然“滚上一身泥巴”矣

十三日　阴

上午，学习讨论。工间操后，我在一楼看大字报，遇见胡愈之，陪他看了十多分钟，我告诉他二楼、三楼都有大字报，他后来上二楼、三楼来看，我又陪他看了一二十分钟，一直陪到商务去看。下午，正在学习讨论的时候，工作队有个叫刘建周的找我谈话，向我了解胡愈之来看大字报的情况。晚上，看坏影片《桃花扇》，回来在公共汽车中遇赵守俨，他让我坐位。阿庄来，吃了夜饭才回去。瞿麟初今天贴了我一张大字报，题为《宋云彬休想滑脱》。我想滑脱什么呢？

十四日　阴

上午，读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想写一张大字报，未写成。下午二时半，在饭厅开三个机构（中华、商务和印刷技术研究所）的全体大会。先由刘队长传达文化部党委会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黑线而斗争的形势报告》。继由孟滔传达文化部萧望东部长最近在社会主义学院对受集训的同志们的讲话。五时，传达毕，回组内进行讨论，我简单地说了几句。晚上继续讨论，我请假不去。

十五日　阴

上下午都讨论昨天的两个传达报告，工作队的孟涛也来参加。今天每个人都发了言，以谢方、何树平、方承谟的发言为最好。姚兆华还是老一套，此公发言都不得要领也。

十六日　晴

上下午都没有什么讨论，大家写大字报。我写了一张，题为《金灿然反对写批判性序言》。阿庄上午〔来〕，下午四时许回去。京奕回家来。晚上，月涓从密云来。我问她，阿龙为什么不来，她说，运动已展开，不能来。

十七日　星期

上午，赴西单理发，已排不上号，须待至下午四时以后。赴棉花胡同阿庄家，在阿庄家吃午饭。阿平今天在家，向燕生也来了。四时赴西单理发，五时余返家。晚上有阵雨。月涓讲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例如说“向达是个右派分子，所以我对向燕生另有看法”，等等。我没有理她。

十八日　晴

昨晚妻对我说，月涓翻看我的日记，本来我想问她，是不是我在日记里批评她，可是她一清早就走了，没来得及问她。京奕一早也回学校了。上午，学习讨论。十时，工作队召开商务、中华及印刷技术研究所三个单位的全体大会，由李副队长作报告，主要是谈商务的情况。他说，运动分为三个过程，六月一日以前是一个过程，六月二日到十五日是一个过程，六月十六到现在是一个过程。他说，陈翰伯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一批，今天就可以交给各组讨论云云。下午，小组讨论，念陈翰伯的材料。京其的学校，今天起放暑假。

十九日　晴

上午，继续念陈翰伯的材料，第一号已经念完，接着念第二号。下午，写大字报一张，题为《周扬反对革命歌曲》。晚上学习，我没有去。

二十日　晴

上午，学习讨论，主要是谈关于陈翰伯的问题，何树平发言最长。下午，继续讨论，我发言毕，组长即宣布停止讨论，大家写大字报。因为黄占山调做别种工作，今天改选潘维友为正组长，何树平为副组长。今天下午，唐国英告诉我，商务开斗争陈翰伯大会时，要我代表本小组发言。请作准备。

二十一日　晴

上午，学习讨论。下午，继续讨论一小时。大家写大字报，我看关于陈翰伯的材料，没有写大字报。晚上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我发了言。阿庄来。京奕的学校今天开始放暑假。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八时至十时，学习讨论。工间操后，在三楼听传达报告——关于学习刘英俊的通知。组长通知，商务开斗争陈翰伯大会时，我组推两位同志发言，一为何树平，一即我。发言范围，根据第一号材料的第三部分，即《密切配合“三家村”黑帮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想跟何树平商量一下，如何分别抓住重点发言，但何树平进城开会去了，只好等明天再说。下午，我把材料的第三部分都抄了下来。拟发言稿。

二十三日　傍晚有阵雨

上午，学习讨论。十时十五分，在三楼听孟滔作报告，他要求大家积极参加对陈翰伯的斗争，并且要求大家积极准备对金灿然的面对面的斗争。又报告文化部拟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中华将由李英祥、沈锡麟、魏连科、蔡蓉四位同志参加。文化部又将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大会，中华由包遵信参加。下午，把昨天拟的那个发言稿交给小潘和卢俊山看，他们不满意，决定重写。下午三时后，我在家里写发言稿。

二十四日　星期　晴

上午五时半即起床，拟发言稿。云裳及伯宁、阿庄、阿平先后来。阿庄、阿平看了我的发言稿，都表示不满意。下午三时，我把发言稿交给小潘，他看了不作声，当然也是不满意的。我请他和杨辉君、谢方等细细给我修改补充一下，他们答应了。阿平下午六时回学校去。云裳他们都到了八点多钟才去。

二十五日　阴

小潘他们把我的发言稿重新写过，上午九时许完成初稿。预备参加发言的同志在三楼会议室“练兵”，由孟滔主持，我把初稿也试念了一遍。下午，又在组里念，同志们听了提出不少意见。晚上七时，我把誊正的底稿交给小潘，由他去组织几位同志共同修改。

二十六日　晴

上午，学习。小潘他们已经把我的发言稿修改完毕，我重新把它誊了一下。下午，又练习念一下，大家觉得斗劲不够足，还得练。晚上，又到组里练习念〔了〕一下。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工作队召开全体大会，对陈翰伯作背对背的斗争，实际是一种演习性

质，发言的有二十多人。下午，组内讨论今天开的会的优缺点。阿庄来，带来阿龙给阿平的信。阿庄回去后，妻要把阿龙的信念给她听，她听了十分生气，差不多一夜没有睡好。

二十八日　雨

上午，学习毛主席著作，主要学习如何分清敌友，明辨是非。下午，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我又把那篇发言稿试念了一下。妻今天一天没有起床，上午不吃东西，午后冲了一点藕粉吃，吃后还是感觉到不舒服。她今天上午，找京其谈，晚上，又找京奕谈，都是一面讲，一面哭。阿龙给她的刺激如此之深，今天，我们组内同志表扬了我，说我斗争很积极。

斗争很积极

二十九日　阴晴

上下午，均参加斗争陈翰伯大会，我没有轮到发言。

三十日　阴晴

上午，参加斗争陈翰伯大会，我仍没有轮到发言。下午休会，我们在组内讨论对这一天半斗争大会的体会。

三十一日　星期　阴晴

上下午均参加斗争陈翰伯的大会。大会今天告结束，但斗争没有完，还得开中会、小会来斗争。我始终没有轮到发言，我把发言稿交给了卢俊山。

一九六六年八月

一日　晴

今天补放假。下午二时，在四联理发。三时赴东四八条看叶圣陶，圣陶正感寂寞（满子看贾祖璋的爱人去了，只有圣陶一个人在家），见我去，他非常高兴。我们谈得很畅。在叶家吃了夜饭才回来。今天孟涛副政委来看我，我不在家。

二日　晴

上午九时，孟涛召集商务、中华和印刷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在二楼会议室开座谈会，我被邀参加。孟请大家对工作队提意见。下午二至三时，继续座谈。今天被邀到会的都发了言。一、商务出版科燕春良，二、研究所杂志组李志洪，三、商务三编室文之周（发言达五十分钟），四、中华宋云彬，五、中华陈政域，六、中华雷国禄（以上上午发言），七、研究所杨南葆，八、中华冀勤，九、中华魏子杰，十、商务陈昌福。下午三时半，刘队长召开大会，先说了一些自我批评的话，然后讲解放军的三八作风。晚上有联欢会，并放映电影，庆祝建军三十九周年。京

其今天上午赴密云。阿庄来。

三日

上午三时大雨，渐止，至九时许，又降大雨。九时三十分，刘队长召开全体大会，正值大雨倾盆。许多人都赤了脚去。刘队长传达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各大专院校及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大会的情况。大会由李雪峰主持，首先宣布撤销各院校工作组的决定，然后由邓小平讲话。邓谓以前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现在遵照毛主席指示，撤消各院校的工作组。以前派工作组，因为大家没有经验，现在已经有了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了。知道这要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靠广大的革命群众，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邓又交代了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周总理、刘主席都讲了话，最后毛主席也出来向大家招呼。传达约一小时余。下午，组内讨论刘政委的这个传达。

撤销各院校工作组

四日　晴

上午九时，刘政委召集了一个大会，他首先声明昨天他传达刘主席的讲话中，有一句话可能是传达错的，应当取消。他又告诉大家，文化部要开大会，商务、中华及研究所都要选派代表出席，按照文化部的规定，中华应选出六个代表（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五）。他又说，三机构都应当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数及人选，请大家充分讨论和酝酿。十时半，组内讨论出席文化部代表大会的代表人选问题。下午二时，进行选举，选出代表六人：陈海泉、赵维奎、蔡荣、孟庆锡、魏连科、沈锡麟。三时后，核实关于金灿然的材料。阿庄上午来，吃了午饭回去。

五日　晴

上午八时至九时，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九时后，分别谈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工间操后，核实关于金灿然的材料。十一时起，继续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下午，组内的党团员另有会，我们继续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

六日　晴

上午，全组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委员会人数，多数主张九人（我组主张最多七人）。讨论至十一时半，只提出六个人。下午，公布各组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计十六人。三时，进行选举，选举结果，八个人得票过半数当选：赵维奎、陈海泉、王代文、李英祥、魏连科、孟庆锡、沈锡麟、罗成义。尚缺一人，休息后进行补选，但无一人得票过半数者。选举结束后，工作队副队长孟涛致贺词，并宣布工作队奉命撤消。

七日　星期

整日未出门。这几天的日记，都写在笔记本上，今天整理了一下，抄上日记

本。下午，阿平、伯宁先后来。阿平六时回校。伯宁因晚上有阵雨，至九时半才骑自行车回家。

八日

上午，有阵雨。核实关于金灿然的材料。下午，各组大多数同志，分别联名贴出大字报，挽留工作队，并派出代表十余人，赴文化部转达群众意见。亦有不主张挽留工作队者，计有三张大字报，一张是陈铮官、刘德麟写的，一张是段昌同、胡宜柔、马蓉、李松年、钱炳寰、吴葆蓉写的，一张是冯惠民、王宝堃、董校昌、陈洪海、王季康、徐敏霞、刘昌荣、李赓序、赵新、赫光炎、秦健生、蔡荣写的。晚上，革命委员赵维奎传达了文化部一个通知，并报告今天赴文化部挽留工作队的结果。

九日　晴

上午，听广播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大家欢呼鼓掌，敲锣打鼓。小组进行讨论。下午去上班，我们的小组门已上锁，去问了宋茂华，才知道大夥都往北大看大字报去了。晚上七时，他们都还没有回来。晚上有阵雨。

十日　晴

上午到局，一上楼就看到好几张大字报，有一张题为《我们要造反》，有几张是要求把马宗霍、陈乃乾等揪到局里来斗，我都在下面补签了名。小潘对我说："昨天我们到北大去参观，忘记告诉你，反正下星期还要去，你就等下星期去吧。"过一回，小潘又告诉我："你在几张大字报上签了名，签名是你的自由，但人家都不满意，因为你是要交代问题的人，不是造反不造反的问题。"我出去一看，人家已经用红笔把我的名字打了个×。还有一张大字报，反对赫光炎在大字报上签名，还叫他交出他自己写的几首反诗，有人在下面画了个框框，里面写"宋云彬也应当如此"。九时许，金灿然戴帽游行〔街〕。不久，马宗霍、陈乃乾都来了，马非百跟金一道戴了帽子游行〔街〕。下午，金灿然、马宗霍、陈乃乾，还有右派分子沈玉成和商务的陈翰伯都戴了帽子，立在商务的大门前，受群众的狠狠的〔批〕斗。今天，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都来支援。斗金等完毕后，在三楼会议室开了个会，赵维奎讲话，表示对北大同学的感谢。北大同学贴了几张大字报，一张是质问赵维奎，为什么斗争金灿然的时候，多方照顾金灿然？一张是质问赵元珠的，题目是《赵元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会散后，大家要求赵元珠留下，跟她展开了大辩论。我走出会场时，在过道中看见一张大字报，也是北大同学贴的，说大右派杨伯峻、宋云彬，何以到现在还让他跟大家平起平坐。我们本来规定星期一、二、四的晚上，从七时至八时半学习，因为昨晚没有学习，今晚补了课。杨伯峻问我看见了大字报没有，我说看见了。杨伯峻说，赵维奎告诉他："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政策。"

十一日　晴

上午，许多人贴大字报，要赫光炎交出他的反动诗来，赫把他的反动诗写出来了，大家在三楼会议室斗他，我也去了，有人高喊“让宋云彬、杨伯峻滚出去”，我便退出，到组里去准备写揭发金灿然的材料。下午四时余，在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的丁树奇、王春、俞筱尧、李侃、浦一之和萧项平都回来了。一进门，丁、王、俞、李、浦都带上帽子，挂上牌子，跟金灿然一道游行两圈，然后在广场上进行斗争。晚上七至九时，对工作队同志提意见。阿庄今天上午来，吃了晚饭才回去。

十二日　晴

上午，写了一篇发言稿，准备在斗争金灿然的大会上讲。马宗霍昨天抗拒不来，十时许，把他叫来，进行一阵斗争。十一时二十五分，回家吃饭，十一时三刻，乘车赴体育馆，参加斗争夏衍的大会。天气闷热异常，居然“热伤风”了，流涕，喉头发炎。归来，阿庄在家，谈至九时许才回去。

十三日　晴

上午，斗金灿然，丁树奇、王春、李侃、俞筱尧、浦一之和马宗霍、陈乃乾都带了帽子立在后面。下午，进行讨论。因伤风，八时许就睡了。京奕回来过夜。晚上有雨。

十四日　星期　晴

京颀早几天来信，谈等到双休日，就要回来了。今天是密云机床研究所的双休日，但昨晚京颀没有回来，可能这次双休日，阿龙他们又不会回来了。京奕也很想见到爹妈，我劝她不妨今天到密云去走一趟，她也同意，下午一时半就到车站去了。二时许，月涓带了京颀来了，说阿龙也来了，在北大看大字报。这样，密云家里没有一个人，京奕去怎么办呢？还有，从密云车站到家里，还得坐一段公共汽车，而今天那边有没有公共汽车，还不知道。这样，京奕到了密云，不是很尴尬吗？月涓打电话给北京车站，请他们广播，叫京奕回来。等到四点钟，京奕没有回来，那肯定已经乘车到密云去了，月涓又打电话给密云车站，请他们设法让京奕乘原车回北京。阿龙在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吃夜饭。九点半钟，京奕居然回来了。我们今天晚上谈得很多，等于开了个家庭会议。

十五日

上午学习《十六条》。萧项平参加我们这个组学习。工间操后，各人准备斗金灿然的发言稿。下午，斗金灿然。晚上，组内有六位同志跟大夥儿结队乘卡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去了。留在组内的同志，各人谈谈自己准备好的斗金灿然的稿子。阿庄来。